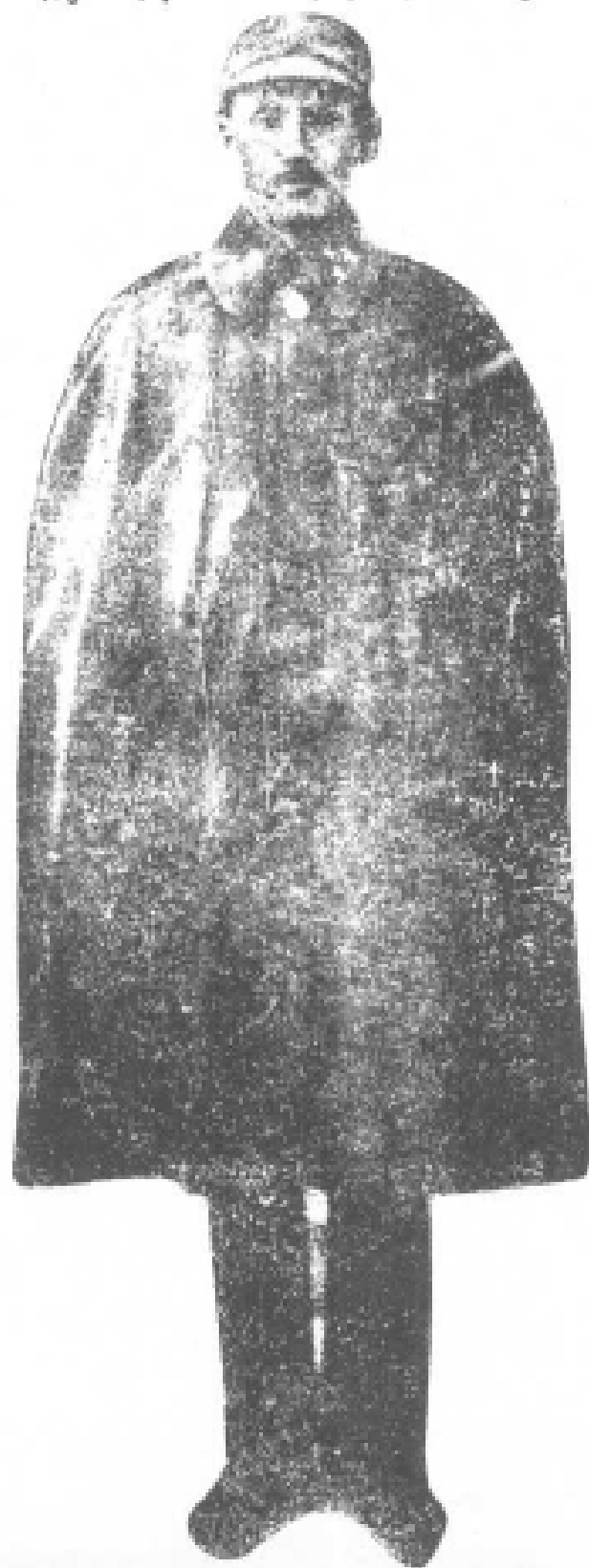


胡羽高編

興匪西竄記

蔣委員長肖像



軍政部長何應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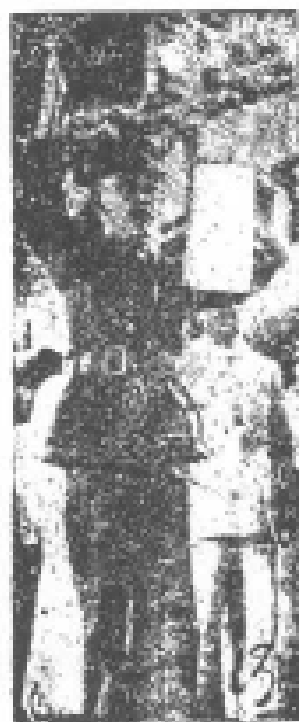
鍵何令司總軍路西



文鼎爵令司總軍路東



同統顧令司總軍路北



南路軍總司令陳濟棠



黔軍軍長王家烈



宜行總參謀長陳誠



重慶市總副軍長何應



仁宗李司令總軍桂



康軍總指揮劉文輝



徐軍總司令龍雲



川軍總指揮楊森



滇軍入黔迎剿指揮孫渡



良紹宋令司總軍甘



那諾佛諾渠西經宜



佛活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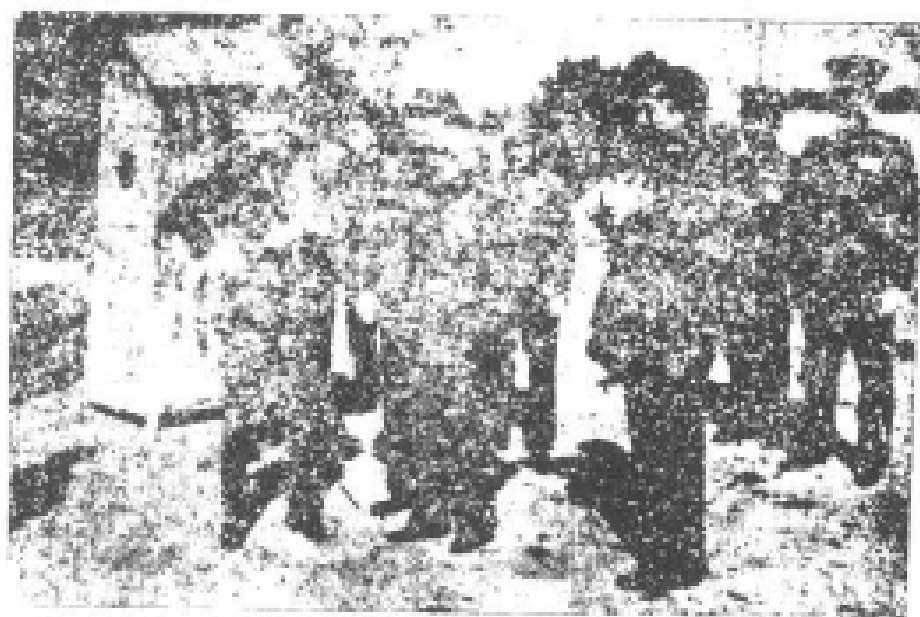
湘雲令司總軍川



萬里征之張壽



青軍領袖為步勞



西安事變之張學良楊虎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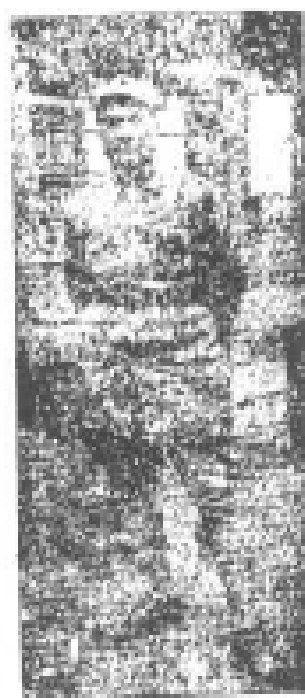
來 恩 周



庵默李之都為金瑞復牧



東 澤 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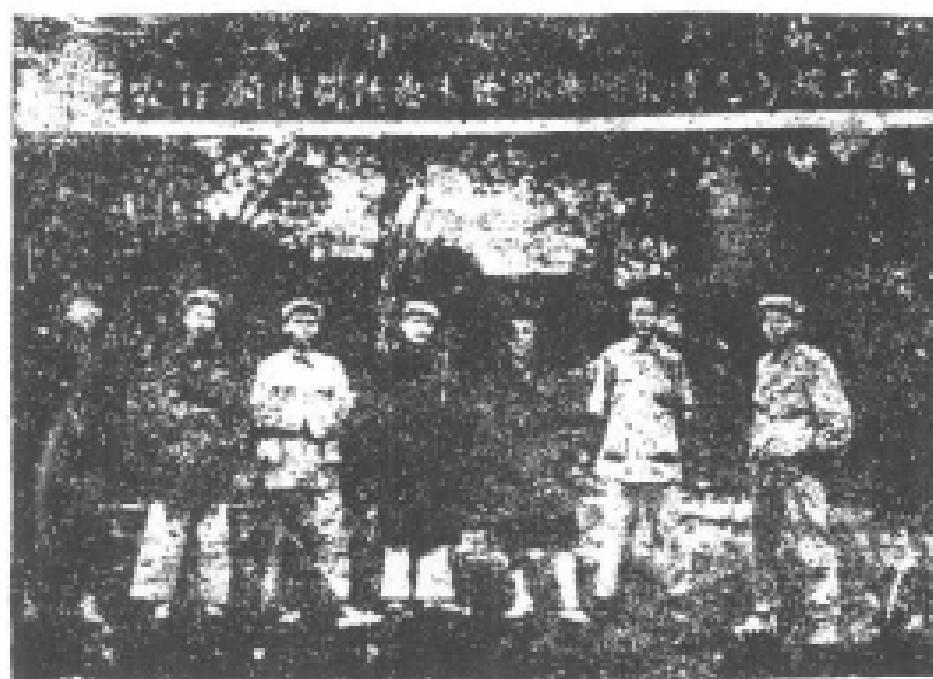
德 朱



西 貽 策



後 益 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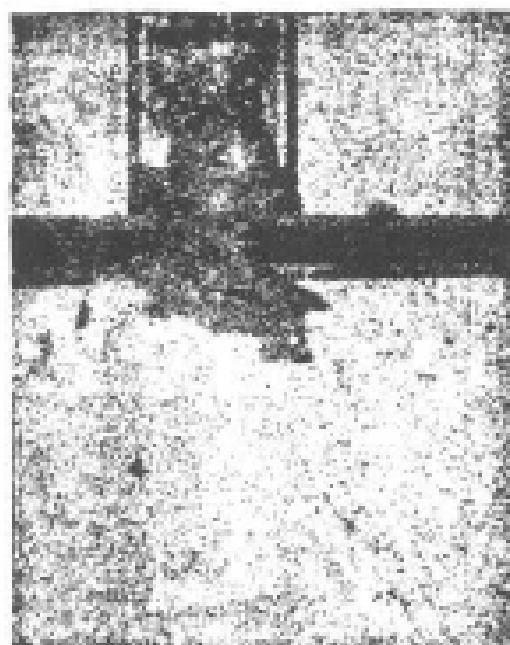


員 委 局 央 中 區 蘇 修

高胡胡胡胡胡



像等胞行



製德彭

從萬光堂主筆

手為詞意部急後張劉
共匪勢克五米毛少我後
所屬邊境情形現已飭令
各處派員查辦各屬茶一候
初稿發中不悉

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司令部

命分辦一信寧達核將來
應寄何處並將
見昔為荷事復明以
知後

李宗仁



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司令部

羽馬仁先大鑒頃接

華翰備荷

注存呈端

此居清安著述宗海歌佩無似亦
匪由窺所出塗毒帝師歷餉久未前
清實為書史以來所僅見茲得

掃筆為之紀載必可與常費諸公

群賦千古歌如賦識日所至亦正注

事免輯將前後經過函成專書以

酬海內與

尊意不怨而合一似軍事告一段落即

可將編輯所得就正

原道此刻來卷集主鈔寄報

尚祈

諒鑒幸甚中頌

答復

存

送張中書

策馬臨河柳口明南岸關西

西陵柳青去二月十日

年上從都春以賜復

足家

胡先公



明高先生

名亦書惠遠

范微軍北遠

中兩有小

後連同山

新項

或極

鄭錫侯

黃州省軍管區司令部用

軍司令部

羽而

手書

兄以樂大才

事突祥

結德

帝降

是故

為與

意欲

撰

中楊

二六

第五路軍區司令部用 第五路軍區司令部用

羽高先生惠鑒 頃郵局轉送來三

月二十二日

華給藉證

先主以碩學鴻片蒐集共匪西竄事實
蔚成大觀為社會信更如此盛事欣企何
窮至於部過去勤匪事實過承條飾
感愧益深致部各將領通分列交
去茲轉部人員廣為訂購矣專此

恭復順頌
撰安

弟孫 震 拜 上

第五路軍司令部用

羽高先生大鑒	台函一併奉報昨日昨接大令核時軍	長已將	大者詳為介紹至原七級幹部	直隸向	貴軍河內失時要印候	撰安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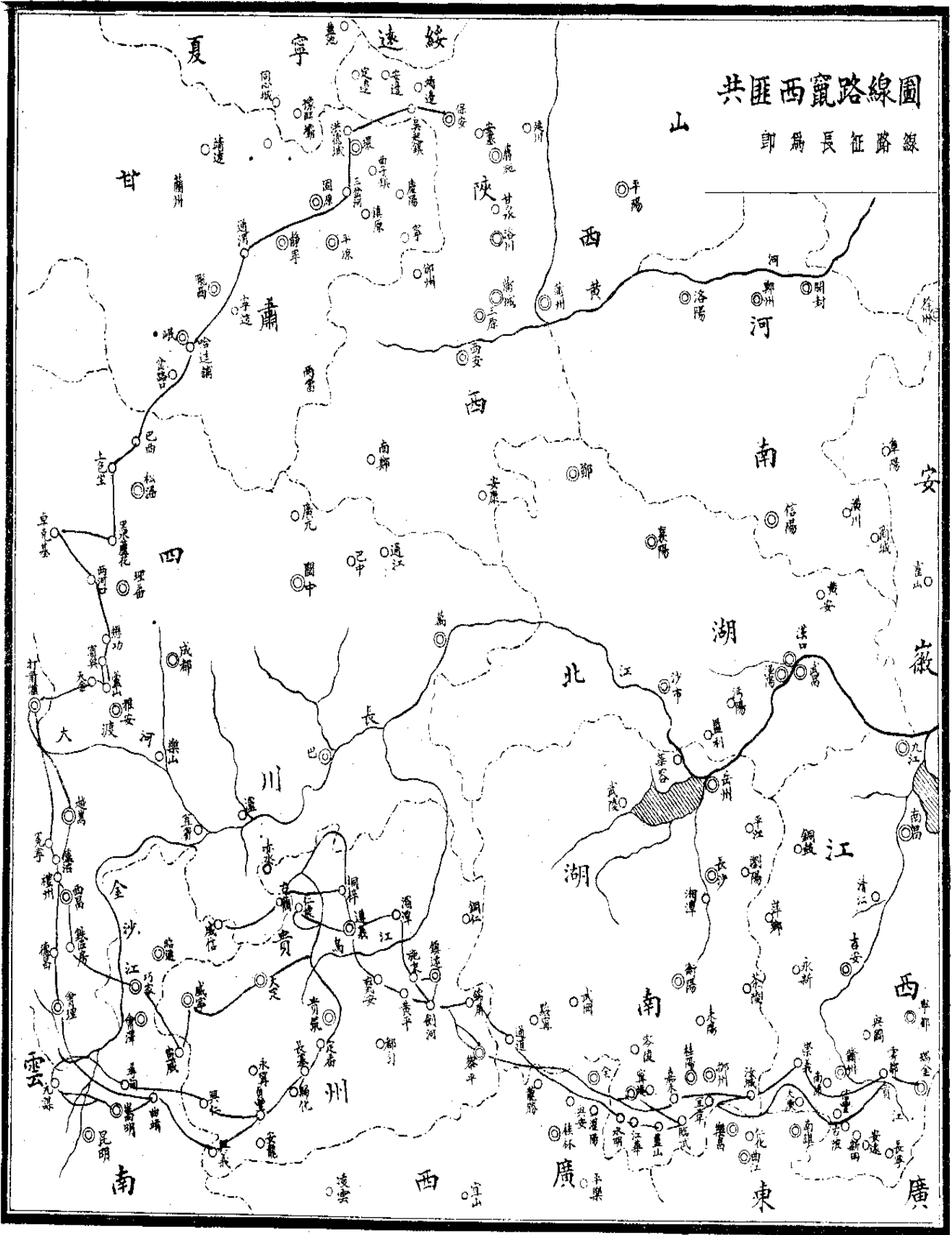
羽高先生大鑒
大函收悉茲檢上笑龍
逕首照見二紙即祈
鑒收為荷此復並頌
台祺

郭特平 拜

若能用

共匪西竄路線圖

即為長征路線



胡壯遊謹啓二四年十月十五日

敬啓者查去年十月十五日兩請

貴政府調查朱毛共匪四竄時曾經

貴府受飭，經過一案旋准各省各縣政府將剿匪各情詳細逐一開示先後寄到已達十分之九正在指手綢繆中惟查

貴縣復函尚未奉到在全剿匪過程中如少數縣不免稍形缺點而

貴縣官紳事前之防範解警事後之扶傷賑濟以及當日軍圍殺敵效果保障地方之戰績坐令湮沒無聞雖非作者表彰

賢勞之所敢望除一面推行紀章一面仍留篇幅以待查註事關於現代戰役之宣傳及將來地方文獻之資料幸勿等閒視之特函申

催祈即

賜復爲盼此致

縣長

胡壯遊謹啓二十五年元月十六日

附件請交長沙新軍路

共匪西竄記序

立政始於養成於教教養不修則民生之道窮而國
基日以動搖桀猾者乘間以起揭竿斬木驅飢民為
盜賊漢之張角唐之黃巢明之李自成張獻忠皆以
亂民糜爛神州然皆不旋踵而滅歷觀五千年之世
中流寇之禍未有烈於共匪者夫共匪以階級鬭爭
相號召藉第三國際為應援建立其所謂蘇維埃政
府嚴密組織張皇主義竊據江右一隅嗾使徒黨毒

痛海內竭全國之軍力財力五次圍剿不克聚殲於
贛江以南衆突狼奔粵湘桂黔川滇康甘陝皆被蹂
躪當時于役戎行恭承樞命親執索綯與乎西路
追剿諸役每獨居深念既不能拾遺補闕有所獻替
弭變亂於未事之先復不能如鄉先達曾文正胡羅諸
公以鄉兵平大難澄清海甸紓中樞西顧之憂撫劍
太息不能不自憾其才力之不逮而嘆神州之亂靡
有厓也設非中樞廟算式臧督率諸軍併力齊赴則

共匪之驟悍猛驚突過洪楊其為禍豈止此哉今匪
雖西竄勢已窮蹙海疆多警變且不虞修先民之政
教準時代而建國平均地權節制資本闡揚道德發
展智能此皆

先總理之遺志而全國國民之所宜努力以赴者錢
泰膺疆寄內疚方殷今讀胡君羽高所撰共匪西竄
記而不禁愾乎其言之也胡君之編纂是書蒐討甚
勤辭義雅贍文獻足徵予雖未暇詳覽亦頗見其不

夫古人博史之意後之治國聞者必有取焉爾胡君
以校印乞序辭不獲已爰書予之所欲言者以歸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醴陵何鏡序於南嶽之磨



楊序

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三都胡君羽高以所著共匪西竄記稿寄余屬爲之序並反覆申述書不諱名之義余惟共軍構亂爲禍之烈近古未有國人昧於名實乃有國共並稱正悖莫辨報章雜誌所載無論矣即官署文告亦往往類是識者蓋爲之寒心胡君此著首以董狐之筆正名直書不爲當世諱可謂卓然得良史之意矣全書凡正編十五附編六起民國二十三年終西安事變博搜慎取徵實而詳分析評論尤極客觀是不但爲當代重要之文獻亦他日可貴之史料回溯共軍之西竄也余率軍督剿曾於川北川南野豬壩菩薩壩寒飯溝猛虎岡蘆山霞關寶興懋功達維以及甲金山折戈壩一帶地區屢予重創數克要地終以大局變化不容偏師竟其功事後思之有餘憾也今抗戰方殷而共軍乘勢坐大國法所不能及輿論所不能制憂時者視此直若癰疽之發背疾痛之切膚胡君爲有心人動於中形於外發爲文章義正詞嚴言近而指遠讀者苟得其言外之意則斯編之作又不僅立言已也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楊 森序

陳序

自匪患披猖，塗毒於湘鄂豫皖贛閩之交者，垂六七載，而江西陷地獨廣，瑞金淪爲偽都，邪說悻行，眩惑中外之耳目，所謂神姦巨蠹，非往常寇亂比也，然溯其始起，譬猶燭火，撲而息之，一反手之勞耳，乃當事者忽諸，遂令坐大，及其勢成，則竭數省之力，不能速就救平，非甲兵之不利也，非將率之智力有所不及也，此中有微機焉，假之以延旦夕之命，抑非人力之所能爲也，而流俗之人，安危不繫於心，動肆簧鼓，以熊文燦之於張李流寇，向榮之於太平軍，相提並論，指爲養寇自重，爲不近情之譏訕，是未深察當時形勢及環境之艱難，而漫有云者也，豈足以服當事者之心哉，曩歲，中樞以國難方殷，而寇不可以久玩，致搖邦本，爰簡師徒，大舉清剿，匪勢始蹙，率其醜類，突圍西竄，而湖南爲必經之道，時余適參醴陵何公懌惺，以爲劉禍亂之原，雪神人之憤者，斯其時也，秉承方略，傳以未議，謀聚殲於湘水之東，詎意計畫與事實，往往不能翕合無間，極其敝也，或東密而西疏，或此勇而彼怯，匪乘此卻踰湘以西，於是黔滇川陝，大受擾累，其禍且蔓延於完善之山西，雖沿途創艾，其精銳不無消亡，而脅衷誘惑，爲術亦多塗矣，故稍伏而旋起，中茶而復振。勞師

靡餉，尚不知所底極，此則使人不能不太息引憾於其間也。

蓋嘗論之，匪之不能一鼓剿絕者，亦自有故，撮其大要，約有四端：匪之位置恆臨危絕，而能因此鞭笞其衆，集中全力，衝破一點，與古兵法一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一之義暗合，我反之，此其一也；匪能統一指揮，盡量使用兵力，我因部隊倉卒結集，將士之間，非所素習，或利於游擊，而適當正面，或畏於守禦，而驅之野戰，長短互易，巧鈍俱困，以致指揮進止，常有不能澈底之處，此其二也；匪能共認目標，協同動作，我因所處地位環境，各有不同，用志既紛，行動遂難澈底一致，匪乃利用弱點，此剿彼竄，此其三也；匪能不齟齬重，就地因糧，日夜兼程，驟如風雨，我則軍行有程，宿營預定，餽糧彈藥，勞役孔繁，追剿恆苦不及，居守處爲所乘，此其四也；匪有此四利，故得遂其狡計，殆人事之未備，不能盡委之氣數也，昔湘鄉曾文正公之於兵事，其精義所存，即在隨時改正己之所短，而竭力以制敵之所長，如李秀成以兵善取遠勢，其下浙江掠江西屢決盪於淮壖之間者，圖解金陵之圍也，而雨花臺孝陵衛之圍師，雖歷盡危苦，屹然不爲所牽動，擒之是計在於騎隊，行蹤飄忽，屢創官軍，乃設長圍，以限其馳騁，卒之均能制敵死命，次第芟夷，言防剿者，莫之能外也，今欲求速結清剿之局，唯一要訣，亦在矯我之短，感彼之

長，曾氏老遺法具在，果而行之，則匪雖凶狡，又何足平乎。

貴州胡君羽高，好學深思，遠於史地，僑居湘中有年，而辱與余交，亦非一日也，春初造余寓廬，挾其近著共匪西竄記稿本，高幾盈尺，余受而讀之，喜其義例精審，論斷平恕，不爲流俗刻覈之辭，合於史學家之態度，而文瞻意遠，能舉匪之繁複因果，及其竄軼經過，一一揭而出之，如犀照燭數，無不盡之情，其間搜集官私文電，日月不遺，地域時間，皆極詳確，用力可謂絕勤矣，不僅爲一代珍貴史料，其有裨於政治軍事，蓋甚溥也，胡君意殊謙退，殷殷以體例見商，余既略有貢獻，以塞下教之盛懷，顧自愧追剿一役，親在行間，未能將所得軍報，酌以見聞，釐訂成帙，而胡君先我爲之，其言可信於後世，不禁深自敬佩，會書成微序，因略述兵事得失之形與匪患未能猝息之故於簡端，俾讀胡君之書者，得藉以考覽焉。

李序

三都胡羽高先生，蚤歲留學燕京，邃研文史，尤長考據，學成返珂，久膺民社，所至有聲，公餘曾著有三合縣志略，牂牁叢考，胡忠簡公年譜，并校聚平黔紀略，裨益乙部，厥功綦偉，衷心儀之，久矣，客春，奉命翊贊黔政，得識先生，相與縱談古今，如數家珍，恨相見之晚，近以出席本省臨參議會，又獲良覲，并出示所撰共匪西竄記一書，受而讀之，佩其博瞻精當，洵爲昭代掌故要籍，余維中華開國五千年矣，迄於今，猶巍然靈光雄踞大地，遠不與埃及希臘羅馬諸古國，近不與德意志意大利日本諸疆國，同其覆亡之命運者，當必有其特殊之立國精神在，此種立國精神非它，卽唐虞推賢任能之民主政治，孔子天下爲公之大同主義，墨子尚同非攻之兼愛理論，管子崇尚禮義廉恥之四維學說等是，輒近喪心病狂之徒，東施效顰，數典忘祖，盲從唯物史觀，謬信共產主義，提倡階級鬥爭，打破男女界限，人禽之辨別罔分，祖國之觀念蕩然，黠桀者，更復以毒蛇猛獸之心腸，發爲赤眉黃巾之行動，無惑乎禍蔓神州，迄於今死灰未熄，國難未已也，此書罄竹書辜，挹波寫惡，關於共匪當時蹂躪朔南之實況，紀載無遺，作共黨之罪惡史讀可，作民國之流寇記讀亦無不可，吾知六合內外，誦先生之書，必有怒髮冲冠，投袂而起，或則口誅筆伐，或則戡亂剪暴，以掃蕩茲梟獍者，請以此意質諸邦人，并識所感而歸之。

大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元旦萬縣李 襄

共匪西竄記

緒言

共匪西竄，爲中華有史以來未見如此破天荒之流寇。即民國南北戰事，亦無如此綿延不斷萬里之窮兵，蓋共匪有主

義，有背景，有組織，用欺騙之手段以愚瞶類，縱橫施之能事以應國軍，故其不易根本消滅者，以此。

夫共產之邪說，舉世崇之，願中國不幸而爲第三國際之試驗品，倘其惡果果能赤化於中國，則全世界將蒙絕大之影響，故對於共匪追剿之役，在中國固屬極個問題，在國際間之社會治安經濟組合，所關極鉅，中外人士，咸注意焉。

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大凡尋常局部戰爭，均有紀略，此固全民族之生存，全世界之治亂，顧安可不記乎，在此種軍事，凡修國史綱省志輯縣乘者，秉筆之人，類謂大書特書，以告後之來者，烏用我書之心思，浪費之楮墨，作此長編廣記載。

曰，是不然，自國體變更民主，其主權在民，我亦民也，謁縣政取，則既諸其人，紀錄評論，則我何敢自外，昔仲尼紀二百四十年之往事而修春秋，筆削褒貶，雖游夏不能贊一辭，今吾人以切身利害關係，站在民衆立場，抱屠客觀態度，描寫現時情況，評論當局是非，自信無黨伐異同之私，無出入主奴之弊，就事論事，一本月旦之評，懸之國門，諒無訾議，凡一切已往過去秘密事件，現在即可公開，俟諸方來，促成爲歷史上極有價值之材料矣，吾人既生逢季世，躬與其役，目擊耳聞，最爲翔實，若不即時蒐集，記而藏之，則此茫茫歲月，滄海河山，滄桑陵谷，變遷靡常，異日雖復偵道及本本源，將過去共匪之事，如伏生之傳誦尚書，使兩漢經師，有所資取耶，京實蹟著文史通義，極言其徵文掌故之難，曾有請設立州縣志科之議，近人置宣顧志例叢話，開發其保存史料之意義尤詳，瞿氏曰，一切學問，實由最難，史也者，正所以察實事之功者也，史料而者，未嘗實事之事實也，又曰，吾曹今日所皇鴻慈後者，但能保存史料，可矣，若史，則不妨俟之方來，有賢者起，得吾人今日之史料而整理之，徐徐爲以之修史，未爲晚也，瞿氏是。瞿氏之重，蓋亦如此。

現在軍書利微，多以電文，密而不宣，且軍事機密，行止無定，並且朝令夕改，興廢無常，待其事過境遷，所以本電檔案已苦無端徵求，雖用實蹟史料之實，亦未能行於今日動亂焚燒流離追剿之世，故余本編之紀，實有不容自己也。

或者曰：共匪之亂，不始於西竄之時，剿匪之役，義止於西竄之地，予何不名爲平匪記，而曰共匪西竄記，余曰：共匪西竄記者，專指共匪西竄一段而詳言之也，其他有匪運者，亦附及焉，若曰平匪記，則今日匪尚未收平，體制不符，名實不合，共匪未出竄以前，余未詳聞，僅能作概括之總述，且本編以共匪西竄爲名者，亦有說焉，譬如織布，朱毛西竄，形同機上之經紗，軍隊夾攻，類似梭中之緯線，中央對於剿匪使命，數度更張，十有協剿軍團，莫不統括，無已，則有共匪西竄之名，名稱其實，用以示書，頗爲洽當。

余實讀計六奇明季北略，暢論明末之亂，慨然有觸於心，計氏曰：明之所以失天下者，其故有四，君之失德，不與焉。

一曰，外有強鄰，二曰，內有大寇，三曰，天災流行，四曰，將相無人。

藉此數語以評論今日之中國，其誰能否認不宜，今日者。

倭奴壓迫，千萬倍於遼左之危。自九一八及一二八兩次淞滬力侵略之外，又發生蘇北事件，更易察察疆吏，猶以爲未足，咄咄逼人，日甚一日。

共匪披猖，迨有過於張李之亂。推其焚殺則相類，聯軍魔力之大，尤有過之。

江河暴漲，民不聊生。民國二十年，長江大水，中國商業已破產，二十四年，長江黃河同時暴漲，黃災才甚，秋禾未止，是年夏秋之交，湖南桂粵浙各省，均遭水患。

將相無人，古今同慨。六奇曰：萬此天人文困之日，始以溫體仁之忌功而爲首輔，繼以楊嗣昌之庸懦而爲總制，終以張繼之無謀而爲本兵，至所用諸將：不過知唐通，姜襄，劉澤清，白廣恩之輩，

肉愛生忍死，將相如此，何以禦外侮，除內賊耶。

溯自朱毛懸踞閩贛，時逾七載，傾全國之師，經五次圍剿，雖云犁庭掃穴，未曾斷絕禍根，反使元惡大憝，率領餘孽，不出兩年，奪補十省，自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十五日起，至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止，朱毛大股竄擾江西，中間，雖國民政府最高級之軍事領袖，董督元戎，各省總其所有之軍團，協力兜剿，竟未能將此流寇剷除，赤氛沙滅，而國家元氣，因此倍傷，被禍區域，更加擴大，噫念前途，危機四伏，奈何吾國處境，進退維艱，外侮日深，內憂未已，黃災彌漫，

國事爛熳，將何所恃以作對外之長城。（此城今在他人之手矣。）對內之砥柱，興言及此，不能不令人抱杞人之憂矣。

茲就剿匪而論，恆見國軍剿匪標語云，共匪殘暴，甚於洪水猛獸，吾等分別言之，當共匪盤踞閩之際，不啻猛虎負隅，尤宜施以圍剿之法，層層封鎖，泊自清國而後，有如洪水泛濫，自應改用追堵之方，節節排洩，在軍事當局，亦曾洞鑒及此，策畫及此，運用及此，所謂匪已到總崩潰時期，正是予國軍以剿滅之機會，殊慘之事實，乃大謬不然，當局因顧慮環境之計過周，派遣追堵之兵特寡，計畫始終不一，任將隨地改移，致使將士徘徊，時機錯過，匪得從容遠去，此不能不認為剿匪失策之大，不可掩飾者也。

朱毛既離巢穴也，狼奔豕突，瞬息千里，所經贛南，粵北，湘南，桂北，湘西，黔東，黔北，川南，滇東，各省偏僻地區，皆受到威脅與懲創，其所以不愈渡橫設二江，回頭竄竄，匪已窺破國軍無能為者，匪且知渡過老鴉灘之後，還須再渡金沙江，輾轉之間，皆成背水，因此乃再擾川南，三擾黔北，此時如中央不含有其他政治作用，決心剿匪，嚴令國川滇黔湘桂各軍，分頭併進，協力圍剿，大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何至再縱其竄貴州之西南隅，雲南之東北隅，鎔金沙，超大渡，一窺貴筑，再犯昆明，三驅康定，四迫成都耶，雖然，臨近會垣各役，匪皆斃創，均未得逞，且以攻守形勢論，匪已居喧賓奪主之地位矣。

今朱毛與徐向前張國燾既會於懋功，毛澤東彭德懷與徐海東劉子丹又會於保安，蕭克賀龍與朱德徐向前復會於華坪，最後各股大會於甘肅之會寧馬營，今後匪之動向，不可預測，倘再遲延歲月，不能澈底剷除肅清，使此流寇竄入新疆，打通國際路線，仰蘇聯為奧援，藉沙漠為屏障，未來之赤色橫流，寧堪設想，況國際風雲，及鋒必試，意大利阿比西尼亞之爭，德意志西班牙之戰，業經發動，日蘇未來之戰，可以預期，惟中國陷於雙重惡劣外交環境之下，應付方式，極感困難，假如

聯日對蘇，則日與我為國仇。聯蘇對日，則蘇與我為政敵。

前門拒狼，後門進虎，前狼後虎，萬不可依，超然獨立既不能，首鼠兩端尤不可，無已，則為有如何鍾氏主張之自力更生，以與周旋，方為上策。

本上論列，則此番共匪西竄，誠屬國際間軍事上極嚴重之問題矣，然奉命屠匪窮追者，祇有原任第六路軍總指揮，電改為追剿軍第二兵團總指揮，修勳為第二路軍前敵總指揮，記名貴州綏靖主任薛岳，及所部之吳奇偉周福元兩縱隊，

萬機增加李鶴珩之一師而已，計薛氏所部不滿十師，由贛入康，隨萬里，備極艱苦，不可謂其用力不動，則其追剿所收效果，不過以五十步效百步，是亦走耳，若論沿途中央軍與各省追剿之兵力，則中央駐於閩贛鐵路之大軍，當初奉命，限於撫剿巢穴，收復匪區數縣而止。其兵力見於閩粵軍則協剿至湖南臨武藍山而止，粵軍李漢魂師，兼護師一部，由湘軍則協剿至廣西全州興安而止。追剿軍第一兵團總指揮劉建緒，率桂軍則防剿至貴州都勻麻江而止。第四集團軍第七軍團則防剿至貴州都勻麻江而止。劉建緒由兩師入黔，湘軍因受經費一撥牽制，仍應續剿至貴州劍河鎮遠江口石阡各縣，其後陳光中師推進至仁懷而止。劉建緒由遠鎮仁，王東原至石阡，陳光中至江口，李鶴珩至鎮遠，貴陽，李鶴珩至鎮遠，後進師抵平川，計軍則進剿至赤水右岸但李鶴珩部，雖係湘人，而實屬第一兵團，歸中央軍系統，而不屬於湘軍，合併走之。計軍則進剿至赤水右岸而止。黔軍屬王家烈，自克復遵制後，王旅獨川軍則截剿至橫江下游而止。劉湘之軍南岸總指揮潘文華，指揮陳此朱毛匪追剿時之大略也，及其由進東即滇再度回竄時，川軍則追至烏江北岸。郭助祺師及黔軍則追至盤江東岸。國材及何重各滇軍雖入黔追剿，回滇追剿，亦僅追至金沙江南岸，率安劉三旅兵力，然而各省防軍，何以不一鼓而氣，乘勝追迫，掃蕩盡淨，大都中道而止者，豈真所謂窮寇莫追耶，蓋別有其微機作用在也，當共匪深入湘南之後，南昌行營，除派薛岳周渾元兩部尾隨之外，並不簡派精銳師旅，總出匪之先頭或側翼，分途截堵，竟令數十師匪入兵力，攔在閩贛粵閩殘軍中，而獎其名曰緩靖，直不啻以資育之男，不用之捕狼，而使之捉鼠也，潰爛死肌，固當謀剿，而美好白肉，務使生疔，是何用意，況以全國安危一肩寄重之躬，自宜權衡輕重，和盤統籌，當此緩急分明之秋，不應存敵系我系之見，乃當局者，固意急其所緩，殺其所急，似此輕國良談，實屬令人莫解，其後中央以追剿軍總我名義，昇之湖南省主席兼贛粵閩湘鄂剿匪軍四路軍總司令何應欽，并派大使劉文島蒞湘監視以肅其他，何受命之初，立頒增剿計畫，翌日即馳赴衡陽，督師追剿，查原屬西路軍之第三縱隊陳繼承全部，及第二縱隊劉哲古之一部，皆奉行營電令，留贛緩靖，而陽以新調派北路軍之薛周兩部受何指揮，總其實力，視原轄四路軍為削弱，因此之故，湘桂當局，亟謀聯繫，協定防守計畫，何派劉建緒赴全州與白崇禧會商，議定聯剿朱毛於湘贛間之方案後，雙方分頭部署，全湘之役，果予匪以重創，中央大軍在此時如肯努力，匪患決不至如此蔓延，何應正移駐邵陽間，不圖贛贛一敗，實犯桃源常德，何為湘省主

應，實兼守土，自應專事追剿，舍已養人，置贛於不顧之理，因此統籌兼顧，防贛之東，慮朱毛之西，而所部兵力，僅有此數，竭湘軍本身力量，不免內之分給使用矣。李覺兼湖南全省保安司令，奉令由全州進趨益陽城，陶廣章亮基由通遠出沅陵，在西南方面之實力派，如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三種司令，鑑於匪勢披猖，馳流竄入黔，將來影響所及，粵桂仍難不顧，乃聯名請援，出軍追剿，中樞不特不假以事權，且復迭電阻遏，深恐最後一著之功，有被他人攫去者，始而。南昌行營復請中央發表粵省主席兼軍長龍雲為剿匪軍第二路軍總司令，并令薛周王家烈三部改隸指揮，既而改任何應欽為剿匪軍第一路軍總司令，已而又令甘肅省主席朱紹良為剿匪軍第三路軍總司令，其時四川之劉湘早經任為四川全省剿匪總司令，以故，湘粵桂三省派出援黔之部隊，先後奉令撤回，而於原有川黔三省之省防軍，忍勞耐勞，案牘紛繁，並且地形熟悉，方肯溝通，及守同盟，最適應用，中樞大可藉此生力軍以收腹背夾擊之效，但據黔省各報載，將領員長令川黔三省軍隊，非有命令，不得擅自進退，三軍奉命唯謹，各自把守陣門，袖手旁觀，口稱救命而已，外人不察，謠言說中央軍進而不剿，各省軍隊而不追，顧其中關鍵，豈局外人所得而知耶。

按此役追剿過程中，最稱得意之舉令人舉節稱快者，厥有兩端，一曰痛剿，一曰死守。

請先言痛剿，粵軍擊匪於贛粵邊陲，湘軍擊匪於湖南一帶，自崇禧痛剿於龍虎四關以西，劉建緒大破於湘潭湘水之左，吳奇偉掃蕩贛粵邊境之殘餘，王家烈搜捕湘鄂梓之聚寇，劉湘之師旅，迭創匪於土城，龍雲之軍團，力堵匪於威甯信，周福元抵拒於仁懷黔西之線，李雲杰交綏於修文息烽之間，孫渡一軍飛來，解脫貴山富水之厄，劉正富旅馳去，連網碧雞金馬之危，此共匪在金沙江以前，遭遇打擊之大槪情形也。

再言城守，如楊嗣軒之守江油，徐向前鄭應朱毛，同守西寧，劉元塘之守會理，朱毛渡金沙江後，圍鎮光仁之守汝城，全部犯汝城，不逞。羅啓隆之守常德，羅常德，羅師防守，匪傾全力威逼，卒不能攫取孤城，處處倘能如此堵守，共匪又何能安全西竄。

再論各縣，中能與城共存亡者，惟有雲南勸勸縣長何澤周，武定縣長周自得，會澤縣長楊茂康，尋甸縣長湯更新，會民縣長高煊，楚雄縣長馬顯，均陣亡殉城，死守不還，貴州之平越縣長兼專員孫洸亦以身殉，倘匪能如此忠誠，則將

國爲長遠，相戒不入，烏乎？世風不古，正氣云亡，當此內憂外患之秋，全恃此忠貞奮勇之士，捍衛國土，而挽頹風，觀不抵抗將軍，坐失數省之地，其軒輊爲何如耶？故於緒論特表而出之。

吾嘗聞兵家之忌，約有數端：孤軍深入一也，就地因糧二也，橫江阻戰三也，以寡禦衆四也，以勞抗逸五也，晝伏夜動六也，犯此六忌，全軍覆沒，十居八九，今朱毛竟率領孤軍，挺而走險，與民爭食，就地因糧，且歷渡赤水，兼水，來水瀘水，湘水，大瀘江，瀘道河，瀘江河，烏江河，赤水河，永寧河，北盤江，黃泥河，普渡河，金沙江，大渡河，大小倉川及黃河等天然險阻，日避飛機轟炸，實夜兼程，以數萬筋疲力憊之飢軍，對抗十省士飽馬騰之勁敵，千迴百折，居然達到其所預定之計畫，豈其匪之戰略戰術，有以異於國軍耶？抑或恃其悠不長死之心理，足以傾服我長官長尾之國軍耶？敢問吾姑以往事方之，當朱毛之渡過烏江也，迴環於川縣之地，流連於遵敘之間，正如明季楊應龍之盤踞播州，經李化龍調集八省之師，計廷寧鎮，河南山東天津濟南等處兵馬，并調卒以討平楊酋之亂，惜今也獨無劉繼吳國諸人享盛名，追朱毛既過金沙江，相繼大渡河，猶如太平軍之石達開走入四川末路，被賡乘璣利用夷民漢卒，計誘生擒，又惜今也獨無唐友耕翁承恩輩，收此豐功，至於朱毛與徐張合股於懋功之際，劉徐遠在陝甘，賀蕭徘徊湘鄂，地隔數千里，不用期年，而朱毛徐張賀蕭徐劉等又開合股大會於甘肅之會甯矣，昔者，乾隆四十九年四月，新教匪田五張阿渾等謀亂，聚衆數千於會寧通渭附近之石峯堡，清廷命阿桂福康安領兵圍剿，兩月平之，我中央亦曾特任蔣強兩大臣爲西北剿匪軍總司令，然全國黨政軍財，皆在掌握，論權與勢，萬倍優越於阿桂福康安，而其剿匪結果功敗垂成，竟等於李特魏爾塔之屠場，據畢沅云：譯寧通渭，南通秦鞏，逼近瀾風洮陽，層層疊嶂，跬步皆山，而甘省之秦州，爲瀾南重鎮，陝省之蘭州，爲秦州門戶，二處最爲緊要，古今兵事雖異，而地理無殊，今以重兵追堵朱毛，竟令其追奔甘省之秦，遂北陝省之蘭，將兵將將，令出唯行，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也，若是。

論者又謂中國在廿三四年間之局面，中央與西南形成對立，王寵惠奔走寧粵，胡漢民尚未出洋，在統一形式上，不免稍生枝節，故剿匪軍事之步驟，各自防範，以備不虞，又有從另一方面觀察者謂，中央與西南，愈視消滅此匪，易如脫兔，滿擬唾手可得，所以雙方在有形無形之間大事非遙，孰料此最後一餐之功，而博天下榮譽，故中央對兩粵諸將，留中不發，追剿使命，數度更張，川滇各軍，驟加限制，似將暫以有待也。無如承命始終追剿者，未能成其志，竟其功，爲可惜恨耳。

余曰否，不然，中樞視匪爲無足輕重，且樂國鈞者，過信其部屬欺瞞之文電，以爲此飢疲不堪一擊之敗寇，有因擄奪取物，易若反掌，故貿然飛筑，不料共匪揮得筑垣虛實，風雨驟至，前鋒已到黃泥峭，設非滇軍孫渡行軍敏速，幾乎空城，爲匪所乘，在蔣委員長自以救民心切，不惜以全國安危所繫之身，作此孤注之試，吾竊爲之不取也，凡居高臨下者，不宜與部將偏裨鍾更爭尺寸之功，視天下以不賈，最善之策，莫若以追剿朱毛之責，付託之於西南陳李而以抗日國防爲己任，果如此分工合作，自然上下一心，軍民莫不歡忭，且西南對中央並立之局勢，亦無形中解除，責任既經劃開，精神自趨一致，較甚於一派一系，喊口號，貼標語，歌功頌德，刊字於山者，宜昌對岸高山上，刊有擄蔣數大字，高出萬萬也，中央當局，不注意實際，而好尚形式，所以養成交相作僞，上下相瞞的一慣作風，不足深怪也。

再溯朱毛未離贛以前，以蕭克爲前導，入川之後，以徐向前爲側援，蕭克遭慘敗於湘桂黔三省聯軍，（追剿蕭克，湘主席何鍵派全督保安司令李聚奎領胡璉成缺缺等部，四第國軍總司令李宗仁派第七軍劉湘周祖晃軍兩師跟蹤入黔，貴州省主席王家烈親率柏輝章李成章王天錫杜肇五楊昭卓等所旅三部，將匪打落花流水，徐匪則退威於鄧田劉六路防地，（四川口號，向有鄧田劉）稱，蓋指鄧錫斌，田頌堯，劉文輝三人，今借世俗話反語，而劉字則指劉湘與劉五路，劉鄧倭六，邦倭二人所部，又所謂六路者，四川剿匪軍共分六路，鄧一路，田二路，李家鈺三路，楊森四路，唐式遵五路，劉鄧倭六，自蒼溪一失，徐匪則突破嘉陵，（田頌堯因此建議，改由折疊副軍長代，）土門不守，徐匪則進犯理茂，（鄧錫斌部守乾溪土門，路均稱總指揮，宗伯放走土門，徐匪向前，川軍剿匪不力，固應科罪，而行營縱匪遠竄，未開彈劾，殊可怪矣。

行營自移駐重慶督師以來，對於剿匪，雖無結果，但關於川黔兩省之複雜政局與軍隊，加以裁汰改組，頗告成功，失之於彼，而得之於此，未始非計，自時厥後，貴州分爲四域，李雲杰綏靖黔東，郭思演綏靖黔南，甘肅初綏靖黔西，上官雲相綏靖黔北，川省劃爲八區，四川八綏靖區，王鄧錫侯楊森孫震唐式，王軍類猶蜀材向爲桐梓，周西成之遺部，黔，蓮潘文華王縉緒李家鈺許曉卿分任之。黔中不復見王猶同系之爭，人稱毛王猶等爲桐梓系，二人且同鄉同部，西蜀再繼，寬叔姪同宗之閭，劉湘與劉文輝親爲叔姪，劉湘安川一役，逼乃叔入西康，從此權權掃蕩，水挽天河，未嘗不是杜絕私門之一利也。

然則劉匪聲中最堪發矇者，因中國數千年來之傳統政體，注重中土，漠視邊陲，荒遠遐陬，向不過問，此次共匪深入甘肅時，中央拜諾那呼圖克圖爲宣慰使，諾那呼佛，亦人耳，爲西昌四大圖克圖之一，民國八年，被番亂所害，率部民助戰，不幸兵敗被執，縛繫囚之於拉薩近郊之地穴中，經三年

始脫險，流寓內地，十數年宣傳勝教，頗著靈異，蔣委員長舉甘肅令嘉木棟呼圖克圖力事宣傳，嘉木棟活佛，即所謂釋尊諸那爲宣慰使，使之宣傳康藏民衆，不受赤化，計亦良得，甘肅化大帥是也，甘肅總督主任朱紹良派遣該活佛，仗此佛法無邊，超彼衆生，早登壇岸，而朱毛孽障，臨近天竺，作速涅槃，此無異演一令所屬，前往草地一帶宣傳，導富有興趣之滑稽戲，語曰，開時不燒香，急時拖佛脚，其此之謂歟，微爲當軸鑄之，烏乎，我國之國運如此，國難如此，國策又如此，誠可痛也矣，事演至此，夫復何言。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十五日胡霽草於長沙自楊堂

附編纂此書程序

第一、徵集材料

本編爲保存史料之起見，一文一字，不敢憑空捏撰，故徵集材料爲先務之急，除函電軍事當局徵求之外，編者曾歷艱險，親計騎粵湘桂滇黔而向當局索取，竭個人棉薄，成此粗糲，由此推知古人徵文考獻之不易，願閱者不可等閒視此拙述也，編者採訪方法及經過如次。

- (一) 編者參與醴陵何公芸樵戎幕，得讀一切軍書羽檄，摘要存之。
- (二) 電各省軍事當局，徵求作戰計畫，工作詳報及一切有關文電。
- (三) 三次郵簡各省各縣當局，代爲填查共匪行蹤實跡。
- (四) 游歷各省，幸謁當道，聽取戰役經過將士之言論。
- (五) 閱於新聞紙，採取名人講詞及報章。
- (六) 參考關於剿匪各種記載之圖書。
- (七) 搜羅剿匪時所得之供詞，及各類官匪四方印刷品。
- (八) 採訪門友輿論代爲搜集。

第二、依次排比

收到上項材料之後，注意共匪西竄時間，搜日記各省創匪經過中之最關緊要者，就表面觀察，似乎斷章取義，其意不然，余之著筆，頗有分寸，必以地以時以人為指歸，其間有一地一時不能決擇趨避者，按其順序，依次排比，其要如左。

一曰地，朱毛自江西瑞金偽都出竄，依地當以瑞金記起。

二曰時，僞中央政府於二十三年十月十五日移西撫署，論時當以此日記起。

三曰人，開有拒匪之西竄者，為贛粵閩湘鄂剿匪軍南路總司令陳濟棠之部隊，論人當以陳氏之電文記起。

第三、略紀顛末

傳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本編雖截去兩端，專紀共匪西竄中間一段，前因後果，閱者不明，故對於未竄以前之組織，及既竄之後之演變，於政局軍事有關防者，亦略誌其梗概，不過略而不詳耳，例如

(一) 共匪起事，先為總述，藉克西竄，作為前鋒，朱為大股，分省詳述，其有四川之徐向前張國燾，湘鄂之蕭克賀龍，陝甘之劉子丹徐海東，以及贛閩遺留之方志敏項英，湘鄂邊區之徐彥剛，川黔邊區之余鴻鴻等股，消滅雖係餘波，但於整個剿匪政策有關，記於附編。

(二) 各股分合，通以合股之日為止，庶於名實相符。

(三) 本編內容，依日序記載，各方文電有連續數日者，摘要或截收入之，緊關緊要地方，附以節見。

第四、採用圖表

古人讀書，左圖右史，便於稽考，蓋史地有密切之關係，有史則必因地，因地則不虛史，故史地不可分離也，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太史公作史記，創立年表，近世西學東漸，圖表之法，尤為進步，為節省篇幅及使閱者時間經濟計，多採用圖表。

(甲) 圖，如國軍系統圖，匪軍系統圖，各戰地圖。

(乙) 表，如簡明表，一覽表，統計表，報告表之類。

第五、審慎稱謂

綜名證實，古史所宗，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又曰，必也正名乎，故本編務求名實相符，將領以上，首見者，銜名供書，例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以次則書蔣委員長，又如追剿軍總司令何應，以次則書何總司令，餘倣此，至各師旅長姓名，則書其某軍某師長，某某旅長，某團長，欲知其屬於何軍統系，請觀統系表，即知。

匪方編制，編之於投誠匪之供詞，其番號姓名，均附錄出，以供參考。

共匪西竄記

凡例

一、本編仿春秋之例，以年繫月，以月繫日，以日繫事，又仿平定三選方略，石峯堡紀略，平黔紀略諸書，專志公私文電，附以錫誥，有徵者詳，無據者略。

一、本編重要紀載，斷自民國二十三年十月，朱毛離瑞金都時爲始起，宣至甘陝晉邊城時爲終止，以各省地區自爲起迄。

一、本編以第一編爲總述，包括共匪之起因，派系，組織，南剿，屠殺，慘狀匪首年貌等等，俾讀者閱卷了然，知中國禍亂根源之所在。

一、剿匪之役，功在國家，異乎向日挾私之爭，排異之鬥，故凡從事剿匪殺役者，皆大書特書，視其殺而別爲追剿，撫剿，協剿，兜剿，痛剿，防剿，堵剿，邀剿，截剿，迎剿。

一、本編記載剿匪部隊長官，上自委員長總司令，下至團長，皆書銜名，以次從略，惟有死事者，則無論官士兵快，以及紳民，知之必錄，用旌人善。

一、剿匪各軍之計畫書，戰鬥詳報，命令手簡，工作報告，官紳函電，以及時人之講演稿，皆屬重要參考之資料，皆擇要入之。

一、共匪流竄之區，流血滿地，凡遭屠殺蹂躪焚掠姦淫者，均據實登載，以爲後人之戒。

一、不假兵力而能逼匪退之行勳者，莫如各省大江大河，然我國軍放棄天然險阻，不棄其未渡，或擊其半渡，以制匪之死命，使匪得從容逸去，特論列各江天堑，以明剿匪者之失策。

一、在匪竄後，各省辦理善後有可紀述者，一一記之。

一、本編略寓褒貶，蓋春秋大義，責備賢者，不佞何敢非議時賢，雖有微辭，蓋心重其人，許爲當世之賢者也，其不肯者，又何足責。

一、本編附剿匪將領肖像，及死難者之遺容，匪首照片，亦附印入，留芳遺臭。留待世評。

共匪西竄記

總目

- 第一編 總述
- 第二編 共匪西竄之先鋒（蕭克賀龍）
- 第三編 共匪西竄贛南受創之經過
- 第四編 共匪西竄粵北受創之經過
- 第五編 共匪西竄湘南受創之經過
- 第六編 共匪西竄桂北受創之經過
- 第七編 共匪西竄湘西受創之經過
- 第八編 共匪西竄黔東黔北受創之經過
- 第九編 共匪西竄川南滇東受創之經過
- 第十編 共匪西竄川黔邊區受創之經過

第十一編 共匪西竄黔境受創之經過

第十二編 共匪西竄滇境受創之經過

第十三編 共匪西竄川康邊區受創之經過

第十四編 共匪西竄大小金川及毛兒蓋受創之經過

第十五編 共匪西竄川康甘陝寧晉綏青聚散之一斑

附編甲 徐向前張國燾未與朱毛合股以前廿四年三月至六月西竄川北日記

附編乙 賀龍蕭克未與朱毛徐合股以前竄擾湘黔滇撮記

附編丙 劉子丹徐海東未與朱毛彭合股以前竄擾陝甘略記

附編丁 閩贛匪區殘匪肅清記

附編戊 湘鄂贛邊區徐匪彥剛消滅記

附編己 川滇黔邊區余匪澤鴻滅亡記

共匪西竄記

第一編 總述

一、共黨初起之紀略

中國本來無共產黨，因社會上無大工廠，大地主，大資本家，形不成勞苦者與資產者之階級，故社會中不需要此主義，在初共產黨亦無由而產生，間有少數人醉心馬克斯學說，而傾向列寧之共產主義者，亦不過暗中活動。作一種社會科學之研究，並不敢明目張膽，大放厥詞的組織開會，在過去十五年前，即民國九年，西歷一九一九年，有廣東共和國代表名優林者，初到北京接洽，其時袁總統政府，由加拉罕署名，向中國聲明，將俄帝俄時代與中國所訂的不平等條約，一律廢除，而蘇聯政府遂受白色帝國主義威脅，不能不向遠東求出路，藉此一端，向中國表示親善，但此種外交方式，在中國軍閥時代的政府，麻木不仁，同時亦感受白色帝國主義的外交包圍，也不敢欣然接受，故優林來華之外交成績，不曾得到一點，但其遺留暗時毒種，也就不小了，當時與北京大學校的教授學生們，發生了極密的關係，如陳獨秀李大劍等等之入共黨，即在此時，此為共產主義在中國播種時期。

到了民國十一年，西歷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二日，蘇聯的代表，越飛，再到北京，次日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由粵驅離抵上海，越飛一面與北方之國民黨體相酬應，北京劉瀚北等十個一面派人攜函來滬與中山接洽，彼此意見，漸趨接近，中山於是決計將國民黨改組，民國十二年一月一日始發表國民黨改組的宣言，及三民主義與政綱，同月二十六日，中山與越飛發表一稿聯合宣言後，又派趙仲博與越飛同行，探詢俄國現狀，及開復派府中正赴蘇聯考察紅軍的組織，是為國共兩黨國際間最初發生之關係。

中山既決定與蘇聯攜手，共圖奮鬥，蘇聯也決定幫助東方民族革命，非幫助國民黨，則無從着手，因此才派趙仲博來廣州，是年十一月，預先發表一篇改組宣言，由中山委任鄧澤如，林森，田仲衡，覃平山，陳樹人，孫科，許崇清，謝伯英，楊庶堪等九人爲臨時中央執行委員，請趙仲博爲顧問，在廣州開始黨員登記，組織黨部，與分部，統一宣傳

，把國民黨改組爲有力量的政黨，用政黨的力量，去改造國家，換言之，就是把黨放在國上，即所謂黨權高於一切，錢

國之貧弱，其表現如次：

國民黨在社會的進行中，蘇聯代表加拉罕來電致賀，由大會表決復電致謝，當列寧逝世的消息傳來，由大會表決去電致哀，并延會三日，這是「聯俄」政策公開的表現。

在會議進行中，又有提議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的限制，其意思是想限制共產黨，李大釗即出而聲明，「第三國際共產黨員加入本黨，係服從本黨主義，遵守本黨黨章，參加國民革命，絕對非想將國民黨化為共產黨，其加入本黨，係以個人資格，加入本黨，非以黨團作用，加入本黨」，這是容共政策的明白解釋。

照前文所述，即明瞭顧俄容共政策之所由來，自此政策施行以後，海外共產份子，見有機可乘，紛紛回國，加入國民黨工作，表面上藉着國民黨的老招牌，而暗地裏則秘密進行共產黨的組織，而其潛勢力，極其澎湃，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張繼謝持等，對於容納共黨，頗抱懷疑，曾於民十三年六月十八日提出一次彈劾共產黨員的案件，揭發其陰謀，當時因中山尚在，可以鎮懾各派，共產黨從未暴露其跋扈痕迹，等到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中山逝世後，共產黨徒，毫無忌憚，而其氣焰，則日高千丈，非共產黨員，也就恐怖起來，加以顧仲愷被刺，此案發生，兩派傾軋，明爭暗鬥，尤為激烈，到十一月右派執行委員在西山孫中山先生靈前開四中會議，決開除共產黨份子，在國民黨的黨籍，並以解除顧繼廷顧問職，而廣州方面以西山會議不足法定人數，另開四中會於廣州，決議十五年元旦，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并分別懲戒參加西山會議各員，此為國共兩黨融合後，中間發生之裂痕。

劉十五年五月十五，廣州開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整理黨務案四件，（一）改善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間的關係，（二）糾正兩黨黨員妨礙兩黨合作行動及言論，（三）保障中國國民黨黨章黨綱之統一威權，（四）確定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之地位與意義，此為國民黨由容共政策，一變而為聯共政策。

同年六月六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任蔣中正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率師北伐，其時鮑羅廷升任爲黨代表，汀泗橋，賀勝橋，兩役大捷之後，國民革命軍進逼武昌城下，是時漢陽漢口皆下，獨武昌堅守不拔，守城者爲劉春榮蔣中正於是與第七軍長李宗仁，總指揮兼參謀長白崇禧等集議，一圍以少數兵力監視武昌，一兩面奇兵，先攻取長江下游，如九江安

應等處，以假其勢，而奪其領，大計已決，而僑廷猶持異議，堅執不可，不肯簽諾紙尾，而北伐大業，幾為所償逾，武昌既下，成立武漢政府，共產份子，操縱其間，頗使武漢三鎮，演成赤色恐怖，人心惶惶，不知所可，十六年三月，南京攻下，孫傳芳敗走，又湘寧漢分裂，而武漢方面，於六月初舉行國共聯席會議，國方代表為汪精衛孫科徐謙，共方代表為陳獨秀羅秋白張國燾，而鮑羅廷亦參與其議，對於十五年五月二中全会所謂解決國共一切糾紛之黨務整理案，早已推翻無遺，至武漢政府之一切設施，皆由此聯席會議決定，彼此聯席會議，無異太上政府，按國民黨容納共產黨，原想把共產份子，鎔冶一爐，在國民黨領導之下，今不但分廷抗禮，並且後來居上矣，因此汪精衛等於十六年七月廿九日在廬山密議反共，汪對人曰，共產黨者，與吾不兩立之仇也，吾人今日非殺盡共產黨，無以謝寧方同志，在汪等未集議之前，何健已授意於駐在長沙之許克祥，首先發難，打倒共產黨，即現在所紀念之湘省馬日事變者也，馬日云者，電文中以馬字韻目代表二十一日，此即民國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事也，武漢亦揭出共族徽，煊赫一時之共產黨人，紛紛又如鳥獸散，此為國共兩黨破裂之起點。

共產黨人伏在國民黨旗幟之下，暗中活動，所戴假面具自經此揭開之後，當然形成兩個對峙之大壁壘，從此冰炭不容，於是譚平山吳玉章林祖涵高語罕葉楚傖譚延闓，在南湖來一個八一暴動，朱培德的舊部被解決，蔡廷楷的態度也無可如何，而新政權遂落在C.P.的手中了，其組織大要如次：

革命委員會的組織，以主席團為最高執行機關

主席團七人，譚平山，賀龍，郭沫若，鄧演達，張發奎，後來張發奎被除名，主席團以下之機關。

參謀長劉伯誠

參謀局恩來 葉挺 賀龍 蔡廷楷

監察委員會主席 張曙時

宣傳委員會主席 郭沫若

政治部主任 郭沫若

財政委員會主席 林祖涵

農工委員會主席 張國燾

秘書處秘書長 吳玉章

政治保安處處長 李立三

江西省政府主席 譚延闓

編者按：友陳海新君云，當南昌暴動時，彼躬逢其盛，聞自奉命參謀團主任一席，原推國燾，彼見共黨情勢

複雜，不可共事，乃化裝遁，其後始改爲劉伯承云云，又謂余今日與執事作序，蓋有緣矣，否則余亦在執事描寫之列，曾次相與大笑。

右方所列關於政治部門者，至於軍隊方面，當時仍沿用第二方面軍，初推張發奎爲總指揮，葉挺以前敵總指揮，其署號姓名列次：

第二十軍軍長賀龍	黨代表廖乾吾	第一師師長賀錦齋	黨代表不詳
第二師師長秦光遠	黨代表陳恭	第三師師長周逸暉	黨代表鄧特立
第十軍軍長葉挺	黨代表馮瑞榮	第十師師長蔡廷楷	黨代表不詳
第廿四師師長顧某	黨代表陳某	第廿五師師長周世第	黨代表李碩勳
第九軍軍長朱德	黨代表不詳		

朱德一軍，實際只有兩連，因朱勇猛敢戰，故五軍人少，而名獨張，

蔡廷楷不肯附和共黨拖往福建

賀龍葉挺等，當時宣傳口號，（一）實行土地革命，（二）建設鄉村政權，（三）沒收二百畝以上土地，（四）維護農工利益，（五）鞏固革命陣線，經此暴動，大家逼上梁山了，賀龍總想趁此機會，奪取廣州爲根據地，遂率隊向閩粵方面出發，到瑞璣金之王田市，與饒大鈞部戰，敗之，陷瑞璣金，復由長汀上杭向粵境進剿，以所部之周逸羣及潘油，周世第等攻三河壩，均被國軍圍剿，賀龍率第一第二第二四各師出沒揭陽，進犯豐順，乃揭坑一戰，完全崩潰，自南昌暴動之後，到此完全失敗，同年十二月十一日，廣州又演一幕暴動的把戲，扮演的主角，自然是共黨老將葉挺張太雷，演員則爲張發奎在武漢收編的教導團，這個教導團，原來是武漢政治部鄧演達領導的教導營，及中央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的學生，混合編成，教導營份子，是以政治工作人員爲主，下級幹部次之，共產黨員，十居八九，而武漢學校學生，大部份是共產黨，張發奎收編之後，又以極著名之左傾軍官葉劍英爲總指揮，自九江以至廣州，沿途都搜獲，因發奎監視，未得其便，聞抵廣州以後，廣州以共產風潮極其高漲，當時主治廣州者以李濟爲主，李因注重衛戍赴上海開會，所以鎮壓廣州異動力量，且有張發奎與土著軍閥李景林，其時共黨中央特派葉挺由香港潛到廣州，寓東山俄領事館，進行宣傳，於發動時擔任指揮，此外尚有張太雷，鄧代英，鄧中夏，黃平穆青，彭拜，周維南何來如，共黨黨員均集於

俄領領，而第三國際赤色職之托維諾夫亦到參加，張發奎得到將要暴動的消息，已調薛岳一部來成廣州，即那要十三日方才到達，共黨恐薛到，實力增厚，不易下手，乃先發制人，原訂十五日舉事，乃提前爲十一日發動，是日上午，彭德懷赴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野外演習，及抵該處，領導者宣佈停止野戰，改開大會，請葉挺張太雷講演，葉挺乃搖唇鼓舌，大肆鼓譟，不外乎鼓動暴動，是夜十一時該團即由駐在地之北門場開始動作，槍聲一鳴，而預伏長堤廣泰來仙湖街高第街東山南堤三馬路等處共產分子與工人，分頭暴動，猛撲公安局，局長朱日輝僅以身免，而全部武裝，均被繳械，共黨得此力量，便火圍佔領各機關，十二日清晨，蘇維埃政府宣佈民衆，下午在第一公園開大會，始搖擡出蘇維埃的政府及紅軍總司令各員如次：

廣州蘇維埃政府委員長張太雷 秘書長陳代英

人民海陸軍委員張太雷 人民內務委員黃平 人民外交委員周恩來 人民財政委員（不詳） 人民文化委員（不詳）

農工紅軍總司令葉挺 副總司令葉劍英 總參謀徐光英

農民委員會委員長彭湃

東河反革命委員會主席楊殷

上列諸人，因張太雷從在上海，由張太雷代理，所有黃包車夫及工人等，均武裝充赤衛隊，鬧得滿城風雨，地覆天翻，不出三日，即被張發奎的第四軍，李景林的第五軍，石井其工廠的駐軍，分途攻擊，剷除共黨，打得落花流水，除數軍團之基本軍外，其餘車夫工人，都是烏合之衆，不堪一擊，於是四關長堤內，到處放火，任意掠掠屠殺，廣州市之人民生命財產，均犧牲於共產黨徒之手，當時張太雷被擊斃，共軍大亂，敗走海陸豐，於十四日廣州暴動一役，算告結束。

因爲南昌與廣州先後演此兩幕暴動之後，國民黨與共產黨始截然劃分，其後雖有兩湖之秋收暴動，杭州之暴而未動，無錫之動而不暴，松江之不暴不動，等等均無形的失敗，足見中國社會，無此毛病，不需此藥，如必強而用之，反使好人生病，立見危殆，此大可以證明共產之邪說，不能行於中國也。

惟有朱毛一股，復起於景岡山，盤踞於閩贛，成立偽府，稍爲悠久，以七年之積設偽都鎮，穿虎皮，披亦止此而已，試問赤匪所得之利益如何，人民所感受之痛苦如何，時至今日，已盡人知之，此即共產初期起來之大概動像也。

本書既名曰共匪四竄記，為何說許多空話在前，因為共匪之前因後果，如不從此說來，似乎無個頭緒，故必須將共匪之起因，及其滋落與中間轉變種種經過，現在有許多人不知道，再過若干年後，恐怕知道的人，更加少了，所以不惜費詞，拉雜敘述如前。

二、國共兩黨之派系

世界各國，大凡有黨之組織，期一黨之中，勢必有派，而一派之中，勢必有系，如山之分脈，水之分道，木之分枝，趨勢然也，決不會混沌初開，渾然一氣，世界潮流如此，中國亦莫不然，故自國共兩黨分門別戶之後，形成兩大壘壘，而兩黨之中，又各有若干派系，姑舉數人言論及筆記，可以概見。

(1) 在現代史料中何甫君云

在內憂外患交迫的時候，國民黨的四中全會又已開罷了，眼見衰衰諸公，老弱重彈，在開會前，已不少黨員雨雨，推原其故，完全是一黨內有派」在作祟，本來國民黨標榜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口號，殊不知今日林林總總，派系分化，與日俱進，有如下列。

- (一) 蔣系又稱幹部派 (二) 汪系前名改組派 (三) 胡系又稱復興派 (四) 孫系又稱再造派
- (五) 桂系又稱廣西派 (六) 銘權系 (七) 粵系 (八) 馮系
- (九) 閩系 (十) 超然派

(2) 香港中興日報載蔣系之下，有黃浦系 藍衣社 政學系 勵志社 C C 團等派別，惟政學系原係政團加入蔣系。

至於共匪黨則有下列之諸說。

(1) 何蓋德講演集第一集云，聞共匪黨分五派：

- (一) 正統派 此派是舊何謂會議與資本家妥協的。
 - (二) 修正派 此派是主張改良的或進化主義的。
 - (三) 工團派 此派是主張階級鬥爭的。
 - (四) 基爾特社會主義派 此派就是組合社會主義。
 - (五) 布爾什維克派 此派是主張勞工專政的。
- 五派之中，以工團派主張的階級鬥爭，最為激烈，破壞性大，各國無不排斥，今湖南所試驗者，恰是此派。

如……，破壞……，一個個份子，推翻商人制度，換換流地，廢除……的大混亂。

(2) 成聖昌記富田事變與赤黨內部分化一文說，本文為保存事件的忠實及材料的珍文件，暴露其矛盾之陰謀，赤黨內部日趨分化，其派系如次：

(一) 中央派（幹部派）又分李立三派，右派，社會民主黨，A B團。

(二) 托洛斯基派（取消派）又名北方派，長江派。

(三) 就江西赤脫區，分土著派，外來派。

(四) 就黨內職權上說，分黨權派，軍校派。

(3) 蔡成鈞記取消派的過去與現在一文，分為

(甲) 無產者派，以陳獨秀為領袖。

(乙) 我們的話派，以劉

(丙) 聯門派，以留俄東方大學出身者為中心。

(丁) 十月派，以留法勤

(4) 鍾仁善揭開了中國共產黨的面幕一文云。

中國共產黨內部派系鬥爭最烈的，就是史大林派，和托洛斯基派，史派主張派則主張開國民會議，俾共產黨能够從地底下走出來，結合羣衆，奪取政權，派權得勢，對托洛斯基派，攻擊壓迫，不遺餘力，兩派之中，復有若干對立有所謂陳獨秀和我們的話派，史大林派中過去有李立三，翟秋白，張國燾，及，直魯系，南滿系，兩廣系等，近日又混合成兩大派系，一是國際路線派，以派，即匪黨所謂改組派，以王澤周逸羣為首領，內部戰爭，至為激烈，同時還，記得前年中共反對全國總幹事會，曾經發出一個通告，在紅軍中朱德與毛澤東的同志，比較左傾，還能站在大衆與共產的立場上，反對朱德的軍閥式的荷，以上引證，見於現代史料及貴州國幣月刊，本報對國民黨之系派，姑置不論，單就共黨糊塗了，自經國民政府下令討共以來，共黨各派中，有無形形的消失不小，現今所存不

實朱毛所率西竄部份，其中亦僅有一實力派，與一學理派，其實力派又稱井岡山派，學理派又稱蘇聯派，茲摘錄如次：

（甲）井岡山派，此派原係追隨朱德在井岡山叛變之幹部，及其士兵，到後來都掌握兵權，極有勢力，對於空談共產學理之留俄學生，極其輕視，大有水火不相容之樣子，而留俄學生，亦組一派，與之對峙。

（乙）蘇聯學派，此派由留俄學生，或由第三國際遣派來華工作之流，在黨內均站重要地位，因遭受井岡山派的武夫輕視，特有蘇聯覺悟，又本所謂黨權高於一切的黨綱，故對於井岡山之草莽英雄，極懷鄙視，因此兩派暗中異常傾軋，蘇聯派常譏笑井岡山派，此能衝鋒作戰，對於布爾什維克的高深學理，毫無研究，將來是不一定可靠的。

上述兩派傾軋的內容，係根據投誠者之口供，比較外面一般揣測似是而非者，較為可信，共黨內部紛紜，對內自然複雜，且會有極大之流血，容於他論述之，但其對外則堅決一移，不似國民黨天天口頭上吶喊精誠團結，共赴國難，而暗中仍鈎心鬥角，彼此猜忌，所以使朱毛得盤踞江右一隅，日事坐大，突圍西竄之日，毫無阻礙，竟得從容逸去，請問當國諸公，是不是害的這個毛病，因為國民黨有了這個弱點，所以使得朱毛有隙可乘，有機可利，實詞可指了。

三、共匪名詞之由來

國民黨由容共而聯共，由聯共而清共，由清共而討共，再由討共而變為剿匪，關於經過周折，會詢之若干從事剿匪軍官，均不能詳舉以告，編者特函詢湖南省保安處參謀處長陳碩君，據復函云，羽高青兄勳鑒，頃奉惠書，敬悉一是，承囑代查討赤軍改為剿匪軍之明令原文一事，當飭管卷室詳查，據稱遍查檔案，無此明文，備有赤匪改稱土匪一案，茲將此件抄上，前件俟查用後，再行奉上，可也，附抄件一紙。

代電 二十二年十月六日

銜略，頃奉總司令何支來參人電，轉奉委員長蔣冬電開，赤匪匪名，浮於閩川，竟有無知官兵，不目為土匪，稱之為紅軍，認匪為軍，順逆不辨，其何以正名義，而端視聽，嗣後無論語言文字，對於赤匪者，概以土匪二字代表之，不得再用紅軍或赤匪字樣，違即嚴懲，希即飭屬遵照為要。

據共產黨自名其部隊曰紅軍，中央改之為土匪者，見於官廳文字，以前電為囑矢，又據毛澤東自傳，（美史諸錄張渠述延安文明書局出版）亦自供認爲匪，如該自傳第四章起人的忠勇和忍耐說，蔣企圖以狂風驟雨的方法，掃蕩「赤匪」，又於第三章共黨的發展中說，一九二七年冬，兩個以前盤踞井岡山附近的盜魁，加入了紅軍，這使我們的力量，增加

其時勾結
日寇風
一貫作風

張式輝
張輝瑛

王鳴鐘
徐源泉
孫連仲

鄧道源

鄧錫珪
以上諸國

朱紹良
何成時
陳誠

得勝，又與粵軍之關係，自濟南發生慘案後，粵省外方，雖有實行，而山東軍十二萬，竟不增命，於是政府特任孫良誠為山東剿匪指揮，並機防剿，然以外交關係，軍隊行動，時受限制，不易肅清，遂楊虎城，部先後離剿，匪勢稍平，十八年春，全國統一，軍事結束，政府決以全力，肅清匪患，擬定分區清剿辦法，劃分浙皖贛鄂六省為若干區，并於各該省重要都市，及邊區交界之處，劃分為若干特別區，每區配置相當兵力，此項清剿辦法，果可見其實行，自無此剿彼竄之患。乃不意事變迭興，無形停頓，十九年二月國軍集中討逆，為鞏固後方安甯計，對於有匪各省，不能無相當準備，於是特任張式輝為江浙皖三省總指揮，何錫為湖南湘鄉司令，張輝瑛為江西剿匪總指揮，分任清剿之責，惟在討逆戰事激烈，中央軍需部隊，調往前方作戰之時，赤匪朱毛彭黃，乘機蠢動，匪衆七八萬人，分據南昌長沙，各省駐軍，救援不及，而湘軍又以久戰疲勞，遂致長沙失陷，南昌勢亦岌岌，中央乃命應欽為武漢行營主任，主持剿匪之責，乃分令湘贛各軍，嚴加防堵，一面徵調軍隊，前往協助，未幾，長沙收復，南昌轉危為安，該匪等乃分竄湘贛之萍吉一帶，十月河南戰事結束，國內軍車，告一段落，政府自信此後不致再有內戰發生，可移調作戰部隊，協力剿匪，爰將前擬分區清剿辦法，就各地駐軍情形，略事變更，以李鳴鐘為豫鄂皖邊區緩靖督辦，劉鎮華為豫陝晉邊區緩靖督辦，張之江為江蘇緩靖督辦，王金鈺為湘鄂邊區清鄉督辦，徐源泉為湘鄂川邊區清鄉督辦，韓復榘為冀魯豫剿匪總指揮，孫連仲為江西清鄉督辦，並命武漢行營主任代行總司令職權，統轄湘鄂贛三省剿匪部隊，積極肅清匪患，乃朱毛彭黃等，知我大軍迫逼，行將消滅，乃乘我佈置未週，避實就虛，先發制人，在平澗之黃彭諸匪，則經孫向義西退却，希與朱毛各匪會合，以東固為巢巢，朱毛諸匪，則乘間進犯吉安，閩贛省垣，我軍以一部扼守樟樹，以鄧英張輝瑛鄧道源徐源泉等部分途圍剿，無何，吉安克復，東固亦為我佔領，惟張師長輝瑛，以孤軍深入，致在龍岡受挫，以舟車艱難，當贛匪肆虐之際，鄂西襄樊等處，匪共同時騷動，中央慮武漢行營，勢難兼顧，乃命應欽坐鎮南陽，組織行營，指揮湘贛各軍，合力圍剿，無何，蔣總司令督師發行，以應欽陳銘樞分任討赤軍左右翼總司令，追剿以來，迭獲勝利。

不料九一八事變發生，乃抽調十九路軍由贛省赴滬抵抗，又為繼續清剿及指揮便利起見，於贛鄂豫三省，各設一特別剿匪主任，以朱紹良何成時劉峙等分任之，是時東固寧都附近殘匪，乘十九路軍調防之際，突由南寧，我軍正部署進剿間，一二八滬戰爆發，剿匪軍抽調赴援，彼匪區遂漸擴大，雖於二十一年三月間，經我軍陳誠部擊破大部匪軍於贛州，然以兵單匪衆，未能盡數殲滅，遂散而復聚，分竄粵閩西，未幾閩之龍巖漳州長泰龍溪，粵北之大庾南雄間，均

徐應龍
宗南李煥
年新立煥
余濟時上
官雲相廷
光肅廷
曹張仿岳
盛宜陳濟

爲國軍攻取，同時皖北赤軍劉耀邦，進佔正陽關，津浦路線，幾爲截斷，五月五日，滬中日軍事成立協定，松滬方面之國軍，暫行調任緩增工作，以徐庭瑤胡宗南李延年等師調皖，衛立煌俞濟時上官雲相師調鄂，蔣元霜蔡廷楷所部調閩，並以蔣光鼐駐閩綏靖主任，皖西方面，以張鈞李鳴鐘岳飛龍任追剿之責，並調陳調元王均等部相機堵剿，政府爲積極剿匪起見，旋復特任蔣中正爲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應欽陳濟棠爲贛閩邊區剿匪總司令，先後出發督師，時赤匪在贛鄂皖三省者，可分爲三區及若干小股，三區中以贛繼動徐向前等股較衆，總計約七萬餘人，槍約四萬餘枝，盤踞三省邊區，自龍城至正陽關，金橋英山羅田宜化店間，其次爲贛鄂中潛江洪湖刁汊湖一帶之賀龍段德昌等股匪，約四萬人，槍二萬餘枝，至鄂省東南孔沱龍股，有衆約二萬餘，其他如鍾志超李成功張綏清諸小股，亦各衆數千，以統竄爲能，作赤匪之羽翼，其在贛粵閩三省邊區之匪衆，有僞一、三、五、七各軍團，及第八、十、十二、十六、二十一、二十二各獨立軍，並數個獨立師，約有八萬餘人，槍五萬枝，盤踞贛閩邊界，及贛西南各地，以豫鄂皖三省赤匪相呼應，其中兵力最大者，如贛西南之彭德懷股，有槍萬餘枝，贛閩毗連邊區之朱德毛澤東羅炳輝董振堂各股，總計有槍二萬枝以上，沿贛崇浦間之方志敏邵式平周建平各股，亦有槍不下四千，而人數皆倍之，至贛南之陳毅股，則有獨立師數個，地方赤衛隊若干，我軍未進剿前，先經策定方略，以黨政軍並進爲要旨，至於軍事方面，在豫鄂皖三省，則用相當兵力，分左右中三路，依堵剿進剿清剿步驟，按期奮進，自立於主動地位，不受匪之牽制，在贛閩粵三省，則先將各地小股匪共，逐步清剿，而後圍攻赤匪贛南老巢，並於清剿前，派隊扼守各要隘，實行封鎖，凡收復一地，即按預定黨政規劃，切實進行，必使根株盡絕而後已，此種策略，施行以來，甚著成效，不及三月，各省重要匪區，均經次第收復，朱毛彭邵贛方賀段等六部赤匪，擊斃無算，其餘餘，化整爲零，分竄川陝以及偏僻之區，復經劉湘楊虎城等部，極力堵剿，二十二年三月，熱河失守，北平軍分會，張代委員長引咎辭職，中央命令應欽前往繼任，贛粵閩剿匪總部撤銷，改組爲軍委會委員長南昌行營，由蔣委員長親往江西督飭進剿，二十三年三月，政府派張學良爲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職權，並將鄂北部隊南調，參加剿匪，粵桂亦出兵堵剿，現匪部重要份子，因感大勢已去，時有自報來歸者，此足見赤匪內部渙散，根本肅清，當在指顧間耳。

五、瑞金僞都之組織

在國軍未顧及贛閩剿匪以前，朱毛已竄踞江西之瑞金縣，以瑞金位於贛東毗連江西三省邊隅，四面崇山峻嶺，水道

不通，所有物產，聊戒自給，閉關可以自守，况東南毗連長江，北面可扼閩西之咽喉，而孰可持粵東之項背，地接會屬，特有筠門之險，等軍都，依軍都，進退均可自如，故偽中央定瑞金爲都，並收瑞金之金字爲京字，經有六七年歷之歷史，一切措施，也有相當可述之價值，鄧百丈隨軍進剿，著有赤匪傳都追記，言之甚詳，摘鄧文大要，以告讀者。

鄧百丈云，瑞金未陷時，全縣人口約六十萬，農民佔百分之八十，商佔百分之十，工匠百分之八，以交通不便，文化落伍，人民思想陳腐，服裝猶多古製，婦女梳頭纏足，醜狀百出，士語難參閱者，互不易解，俗尚迷信，廟宇林立，壯麗輝煌，刻繪種種可怖之妖物怪像，每當迎神賽會，少長畢集，蓋純然宗法社會也，民性獷悍，械鬥成風，往往全村互殺，血肉橫飛，殺人流血，歲必數起，十八年五月，偽第五軍司令賀國忠攻陷瑞都，進駐瑞金，民團拒之，適朱德亦佔寧都，率部協攻，遂不守，焚教堂及衙署，劫掠商店，民團合力反攻，朱賀棄城，陷長汀上杭，旋復四師攻瑞金，會三省剿匪總指揮金漢鼎派兵入城，朱匪軍竄，未幾，金部七十一團，叛降於匪，赤匪遂強，粵民譁起，暴動，鄧希平自稱主席，藍夏橋爲司令，宣傳赤化，十九年三月，縣民歐陽光指揮民團，襲破縣城，兩方死傷如積，鄧藍逃遁，旋僞十二軍楊之光反攻，民團死守，僞二十五軍鄧毅綱以兵來會，幾不守，鄧部內鬩，民團之潰，而朱德大部至，誅鄧匪，進圍瑞城，時何應欽代總司令，駐南昌，以甯都廣昌盡陷，不能遣兵援救，僅以飛機接濟彈藥，民團困守三月，力難援絕，城陷而瑞金遂淪爲赤都，復之地矣。

偽府組織：僞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副主席項英，張國燾。

總政治委員周恩來，僞中委共一百餘人，中委以下各機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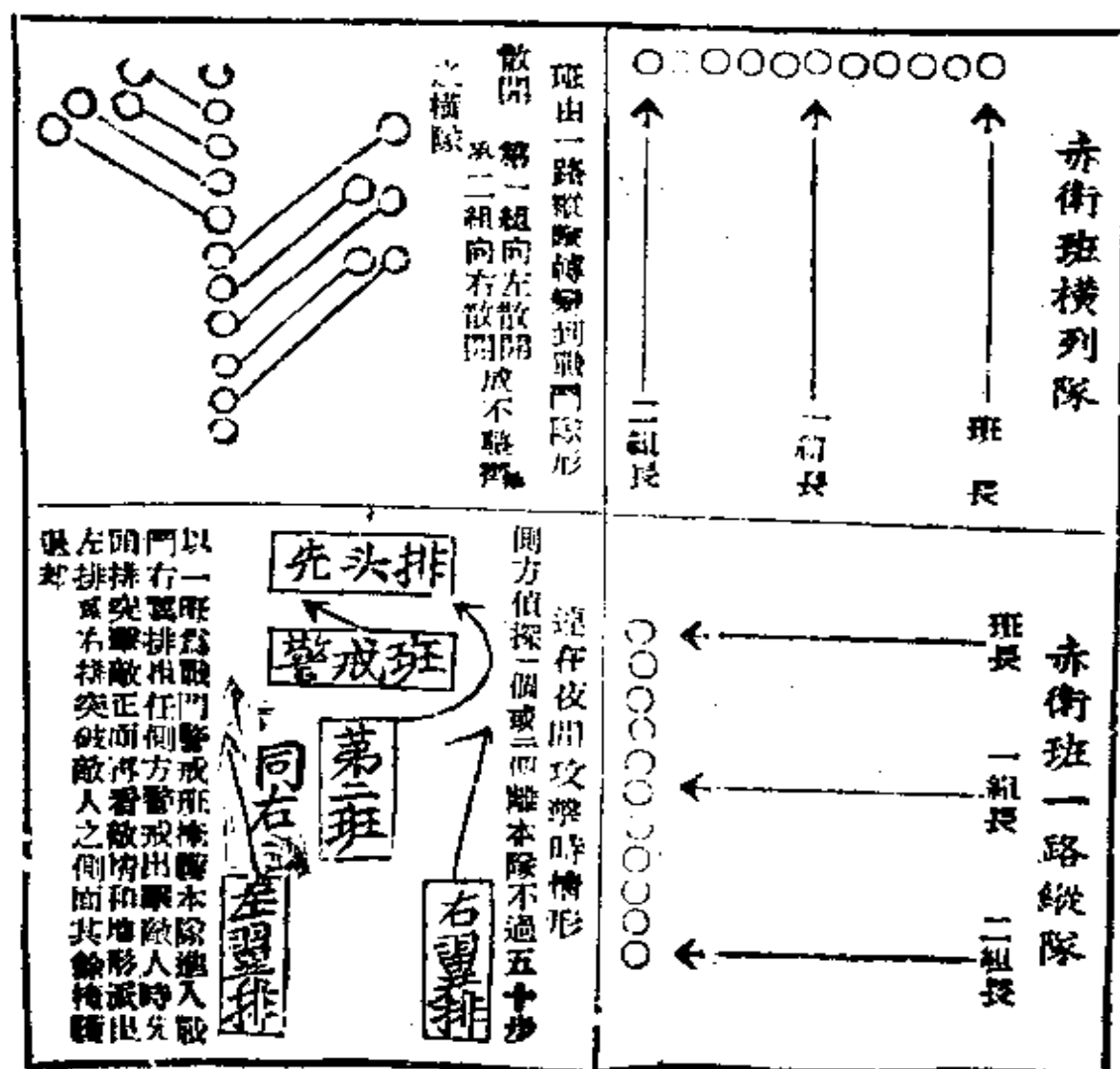
國民經濟部	部長吳平	副部長嚴樸
財政部	部長林伯渠	副部長鄧子恢
糧食部	部長陳潭秋	
勞働部	部長鄧振詢	副部長朱榮生
教育部	部長羅秋白	副部長郭沫若
內務兼司法部	部長梁伯臺	副部長李澄湘
土地部	部長高自立	副部長胡海

國家銀行	行長毛澤東
最高法院	院長董必武
對外貿易局	局長錢之光
運輸管理局	局長何佩蘭
郵政公司	經理陳聯生
中央聯合消費社	社長劉贊
中央印刷廠	廠長古遠來
	副廠長劉志澄

普通赤衛隊編制表									
級別	人數	備考	連長	指導員	排長	司書	班長	組長	門員
一	一		一	一	四	一	二	二	至一〇四
二	一				內有女性一				每班十人至十二人
三	一								沒有號車
四	一								用牛角
合計									

1. 全連四排內有女子一排每排三班一班分爲兩組每更分大器二至五

2. 第四排完全女性其任務是慰勞看護洗衣此外不服其他任務



共匪各軍之部別

偽軍委會主席 朱 德 指揮以下各部

偽第一軍團 軍團長 林 彪 後西竄

偽第二軍團 軍團長 賀 龍 原擾湘鄂川黔邊區後與蕭克合股西竄始改爲軍團

偽第三軍團 軍團長 彭德懷 後西竄

偽第四軍團 軍團長 不詳疑係朱德自兼蓋朱躍井崗山時曾任第四軍長

偽第五軍團 軍團長 董振堂 後西竄

偽第六軍團 軍團長 蕭 克 先朱毛出竄後先鋒後合賀龍西竄始升充

偽第七軍團 軍團長 尋維洲 後留贛東被國軍在懷玉山擊斃

偽第八軍團 軍團長 楊同昆 原以紅軍大學生編組到黎平縮編時撤銷該團番號

偽第九軍團 軍團長 羅秉輝 後西竄

偽第十軍團 軍團長 劉西驤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九日與方志敏同時被獨立四十三旅在懷玉山生擒

上述偽軍團長番號與姓名，搜探時頗不容易，嗣經多方探取匪供詞，前後湊合，共計十個軍團。但賀龍蕭克兩軍團在西竄之後始升充，初尚無有也，林彪、彭德懷董振堂楊同昆羅秉輝均隨朱毛西竄，惟有尋維洲劉西驤兩股是留在贛皖閩中活動者，後發生擒，根本撲滅，蕭克賀龍兩股，在贛東合股之後，於朱毛西竄後一年，騷擾湘黔滇三省，直到赤坪與朱德徐向前合股，惟有偽第四軍團軍不詳，編者疑係朱德自兼，詢之若干剿匪將領，均無知者，按上述南昌八一暴動，賀龍軍總指揮之職，而朱德乃第九軍長，而其身畔，只兩連兵耳，不到數年之間，後來居上，朱毛在井岡山合股，一躍而爲匪中之領袖人物，全軍在握，賀龍反退居下僚，於此亦足見匪區中之官海浮沉云。

六、政府剿匪之決心

中國有兩句俗話，叫做什麼禍不雙降，禍不單行，據編者看來，說禍不雙降，言過有准，禍不但不會雙降，連降的影平，都看不見，只有大禍來臨，真是禍不單行了，如像民國二十年長江大水，人民流離失所，二十四年長江與黃河同時

暴激，各省有大禍的，莫不都受水災，這種損失，在歷史上自禹疏九河之後，還未曾見過洪水泛濫於中國不可以數目形容的這種天災，非人力可能抵禦，我國被災人民，流離飄泊，困苦窮迫，只好聽造物者的安排罷，中國當此天災嚴重之時，還加上一個內憂外患的人造大禍，說起來，是多麼痛心的事，我中國政府在此天災人禍交侵之下，掉扎着開了一個國難會議，地點在洛陽，因為當時的首都「南京」，已在倭寇砲火威脅之下，不能不遷都到洛陽去暫避倭寇的砲炸，這是何等恥辱的事啊，在此悲風慘雨黑日無光的景況下，定下一個應付時局的方案，內容如何，讀者不悉底蘊，但當局揭出兩句口號爲：

攘外必先安內

抗日必先剿匪

南道兩句口號表示出蔣汪當時的國策，以剿匪安內爲先決條件，將抗日大計放在第二步，對外問題，甯可忍辱負重，暫且安避危於一時，待機徐籌對付方法，本來國際間處此變遷惡劣外交環境之下，那能說得上甚麼主張，甚麼國策，況且我國對於外交，根本就無所謂國策，都是水到臨時後開辦的老關門，近數十年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就是救中國的國策，取消不平等條約，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就是外交政策，這些很好的國策，試問國民黨執政諸公們，猶心自問，究竟有那一件照樣中山遺教去做，天天高唱入雲而奉行三民主義，什麼民生解決的問題，民權開放的問題，民族復興的問題，倒管做第一點，大家掛着羊頭賣狗肉，當着這塊招牌，在做他們升官發財的勾當，今天對這位大員加上將，明天對那位先生授勳章，開來開去，還是這一套陳官課的把戲，建國大綱，昭告國人的誓詞，早已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南京首都幾次開大會，還要率領羣衆到中山陵，唱國歌，做抗戰救國人的故事，中山先生在天有靈，恐怕要傷心痛哭於九泉，可恨這匪黨棍子不肯奉行遺教也。

本來我國現時處境，極度困難，與世各國，就不啻處於危，欲豆豉於我，瓜分於我，鯨鯨於我，噬吞於我，鐮爪張牙，臨臨虎視，我若現近日本，則日本與我爲國仇，我若接近蘇聯，則蘇聯與我爲敵敵，故今日的對內關係，亦即所以對外也，如不自力更生，臥薪嘗膽圖強發奮，倘再因循苟且，終有滅亡之日，而日蘇對我之企圖既如此，任憑你喊甚麼口號，過不住敵人併吞我之野心，縱許勉力周旋，也止不住赤化陰謀之險很，因此之故，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於民國二十二年（西歷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在南昌剿匪總司令部，舉行抗游皖贛豫鄂七省治安會議時，最勉到

會各將領，其間詞中有一抗日必先剿匪，匪未剿清以前，絕對不能言抗日，這着，即予以最嚴厲之譴刺」（見東方雜誌三十卷十號時事日誌）

這幾句話，非常嚴重，非常扼要，所謂全國最高軍事首長，既指示方針，對於抗日剿匪之決心，已明白公佈，於是大量剿剿，用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爲戰略，以築路建國爲漸進，採取步步封鎖步步收營，穩紮穩打爲原則，得寸進寸，慢慢包圍，雖然將贛閩兩區，逐漸縮小，逼到水快盡，山將窮，朱毛可以成擒的樣子，當時南昌行營下令，由一次到五次之多，最後一次，試使共匪無路可走，匪中內部，大起恐慌，國軍亦輕視此輩，猶如囊中之懸，手到可擒，海陸空軍，同時並舉，當時調集剿軍除，總計在百五十團以上，由贛粵閩鄂五省大設長驅，圍攻圍困，水陸不通，誰也料不到吞舟之魚，居然可以漏網，在阱之虎，居然可以免脫，在中央軍事當局數年來之慘淡經營，苦辛儲蓄，僅做到賊其巢穴，收其匪區，而元惡大憝，竟率餘黨，垂圍而出，向西直竄，竄到贛縣之青煙黃龍，搶要事宣傳，散發傳單曰，「奪出重圍，北上抗日，」重發我軍事領袖，奮呼不遑，飛槍、飛箭、飛箭、飛箭，再振旗鼓，勞師遠征，猶在共匪之亡命脫逃之時猶藉北上抗日之宣傳，爲欺人之手段，在中國人一般心理。不甘心爲亡國奴者，或亦表示同情，不過共匪只知道不爲日本帝國軍閥之奴，而不知自身已甘爲赤色帝國主義之奴，沉淪淪海，不能自拔，猶巧言飾飾，是眞寡廉鮮恥，喪心病狂之至，在贛剿者，既抱定抗日必先剿匪，今日者匪患尚未掃除，倭寇何抗日甚，後門拒狼，前門又虎，最大弊病，中樞賞罰不彰，某倫阿諛日甚，某復自命功高，惟有小民受噬倒懸耳。

七、國軍分五次圍剿

五次圍剿，在剿匪歷史中，已成爲一個名詞，但即之曾經參加剿匪各將領第一次至第五次每次之年月及兵役之經過，大都茫然，不能作答，足見軍事家非文獻家，各有長短，余編本稿關於五次圍剿，存兩至六年之久，始訪得圍剿情況以補充之，其後雖長沙書坊間，得毛澤東自傳一冊，關於記述五次被剿的經過，約略其詞，最後又在陪都武庫街坊間，購得剿匪文獻第二冊，對於五次圍剿，也不過粗具輪廓，亦不完全，茲姑且以兩書參合，以補吾輩之缺，俾成一有體系之記載全部共匪四萬記，草擬在前，擬此一章，得材料在後，編次入之，閱者諒之。

第一次圍剿

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編印之剿匪文獻云，十九年冬，中央以張輝瓚師爲主力，圍剿贛匪，張師移吉安後，已將贛視

度，復採圍攻策略，致兵力分散不能互相策應，卒被匪軍以集結兵力，突破一點之戰術所乘，十八師在瀘縣失利，瀘縣與綏寧殞命，是彼方得精銳約四千餘枝，這是剿匪文獻中所述第一次圍剿失利情形，反過來看毛澤東自傳，他說現在政府徹底感覺到江西蘇維埃的革命潛力之大了，在一九三〇年底，開始對紅軍的第一次圍剿，敵軍總共有十八萬人，開始包圍紅區，分五路進犯，當時紅軍共動員四萬人來對付，這些軍隊，靠了巧妙地利用計策戰術，我們克服第一次圍剿，達到絕大勝利，依據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戰術，我們以主力分別攻擊，各個部隊，讓敵軍深入蘇維埃領土，然後以超越的人數，對隔離的部隊，突然加以攻擊，佔據了優勢的陣地，我們暫時可以包圍敵人，這樣反轉數量上遠佔優勢的敵軍的戰略，利益，一九三一年一月間，第一次圍剿，完全失敗，實行三條件。（一）集中力量。（二）清算季立三路線。（三）肅清蘇區A B團與反份子。

第二次圍剿

剿匪文獻云，二十年六月，何部長應欽蒞贛指揮剿匪軍事，採取步步為營，當時匪方形勢緊張，主張乘贛入川者甚夥，僞中央曾命令匪軍於必要時，保存實力，入川再舉，因在贛剿匪各部，多係雜色部隊，保全實力之心理太重，不能雷同動作，且戰鬥力量薄弱，卒為匪軍所乘，九月富田之役，四十七師二十八師先後失利，二十六軍傷殘甚久，自動撤退，不與匪戰，此實二次圍剿時不能消滅匪軍之重大原因，二次圍剿後，匪方毛澤東更加跋扈，項英此時已無發言之餘地，據毛澤東自傳說，休息只有四個月，第二次圍剿開始了，由現任軍政部長何應欽作最高指揮官，他的軍力超過二十萬，分七路進攻贛區，一時蘇區的情勢，好像很危險，因為蘇維埃政權非常弱小，資源有限，而且敵軍的物力幾乎各方面都遠勝蘇區，但紅軍仍就抱定了前此得勝的同一戰略，應付這一次進攻，讓敵軍的縱隊深入贛區後，我們的主力，突然集中，在敵軍第七路打敗後，並摧毀了它主要的進攻的力量，在我們攻擊以後，馬上接二連三地依次擊敗了第三第六和第七路，第四路下戰而退，第五路一部份，被毀，在十四日之內，紅軍作戰七次，行軍八日，以決定的勝利，結果贛省第六路的崩潰或退却，第一路遂整齊指揮，沒有大打，就退了。

第三次圍剿

剿匪文獻說二十世紀，中央徵調大軍追剿匪軍，當時贛南匪區已完全收復，匪方形勢之危急，更有甚於前此二次之圍剿，當時匪首毛澤東分析中央軍深入贛區後之最大弱點為糧食接濟困難，匪情不易明悉，且長途跋涉，利在速戰，不

利在緩戰，故匪軍專用埋伏躲避方法，不與中央主力軍隊接觸，後因中央軍方面病兵甚多，兵力疲勞，自動撤退出匪區。整理，朱毛匪衆，雖得僥倖苟存，據毛澤東自傳說，三個月後，以三個最有能力的指揮爲輔，蔣介石先生率領三十萬人作赤區的最後一次的清剿，蔣企圖以狂風驟雨的方法，掃蕩赤匪，但開始以每天八十里的行軍進入蘇維埃的心臟，這恰恰給予了紅軍所最擅長的戰鬥條件，它立即證明了蔣的戰術，嚴重錯誤，以僅有三萬人的主力，靠了一串嫖娼的戰略，我們的部隊，在五日以內攻擊了五個不同的縱隊，在第一戰，紅軍俘獲許多部隊和大量軍火大砲軍需品，到了九月，第三次圍剿，已經失敗，十月間，蔣撤回軍隊。

第四次圍剿

劉匪文獻說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匪軍中級幹部，紛紛報告匪首，謂現在日本帝國主義，正式瓜分中國了，我們如何處置，我們如在中國南部繼續活動，國民黨必指責紅軍牽制國軍行動，在民衆方面，責我們協助後方，間接幫助日本，陷害中國，匪首見形勢不佳，乃召開大會，聲言東三省淪亡後，更使全國民衆對國民黨失信仰，表示南京政府無能，又於二十一年三月通電宣言聲明，在三個條件下，紅軍與任何軍隊訂停戰協定，北上抗日，春際匪軍在爲中央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口號下，圍攻贛州，企圖與湘匪聯成一片，爲我中央第十一軍擊潰，俘虜數千，匪方損失人槍二千餘，爲匪軍二十一年以前所未有之損失，是年冬，史大林派首領樂邦憲張聞天等入匪區，與匪首毛澤東、博，但毛反被選爲僞中央政府主席，公開打倒，變所不能，適籌備步驟，與毛相抗，適聞中央開始四次圍剿，匪區僞中央討論戰略，毛則根據其應付第一、二、三次圍剿之經驗，主持中央軍進匪區後，用堅壁清野方法，封鎖消息，離匪糧食，擇其較弱者迎擊，周恩來則主張不待中央軍部署完善，在匪區外用各個擊破之法應付，雙方爭執甚烈，劉伯承亦主張說，毛即託病離軍，請周代理，四次圍剿，五十二、五十九師失利，毛遂宣告辭去軍職，專任政府主席，據毛澤東自傳說，現在紅軍建立了蘇維埃中央政府，以我爲主席，朱德被選爲紅軍總司令，一九三三年四月，第四次圍剿開始，也許是最艱難的一次，在第一戰，敵軍兩師被繳械，兩師長及一萬人被俘，另一精銳師同被消滅，師長重傷，這些接觸，證明了決定的特點，第五次圍剿，不久就結束了。

第五次圍剿

劉匪文獻云，中央軍開始五次圍剿，匪方初只知五次圍剿在廣西，然對於五次圍剿之戰略內容與兵力部署，均不清

楚，八月烏江之役，八十師失利，師長李思聰之公文行李被匪劫去，由是對於蔣委員長在廬山之訓詞，行營之作戰計劃，各軍之序列，皆為匪悉，匪方從來最畏攻堅，在五次圍剿，步步為營，調堡收策，運用兵工築路前進等戰略，匪實束手無策，未幾，又聞德國塞克脫將軍被聘到南昌。更使匪方幹部動搖。周恩來電蘇聯軍事委員會請示，塞克脫離境後。蘇聯總參謀部復電，以調堡應付補強，以廣泛游擊，阻撓建築公路，并派俄人李德入匪區工作，該李德由閩省南昌之洋口混入匪區，取消軍制，以師為單位，特將公路之第三軍改為第一師，朱毛之第四軍改為第二師，彭德懷之第五軍改為第四師，李明瑞之第七軍改為第五師，據毛澤東自述謂，到了第五次最後一次圍剿，蔣動員了近百萬人，並採用一個新的戰術和戰術，在第四次圍剿時，蔣已經採用德國顧問建議，開始利用封鎖和碉堡制度，到了五次圍剿，他把全部信賴，都放在這上面，用他的軍隊來實施嚴密封鎖和整頓包圍區，他謹慎地構建，一面修築汽車路堡壘和壕溝，避免主力和紅軍接觸，並且僅僅在堡壘的後面作戰，只是完全在飛機大炮和機關槍的掩護下，作短距離進攻，這時我們犯了兩大錯，第一是在一九三三年圍剿時，未曾與蔣廷禧的軍隊，密切聯系，第二是採取了單是防衛的錯誤戰略，放棄以前用計誘敵出竄，因這些結果和新戰略，加以數量上技術上遠勝紅軍的軍隊，紅軍不得不於一九三四年，企圖移向西北去活動的決定了。

綜結上述國共兩方的紀錄，有許多點大謬不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其一、國軍自十九年開始剿匪，到二十一年十一月剿獲匪槍二千餘枝，剿匪完竣，自炫以為二十一年以前所未有，而忘記十八師失利損失槍枝四千，而得於匪者僅半數，功耶，罪耶，其二以數十萬之強師，圍此一隅疲區，不能掃穴犁庭滅種，反使匪謂匪國塞克脫將軍到，匪方幹部動搖，此何等丟人時而入之剿匪文獻，編者聞之已頭痛三日，不知稍有識者閱後作何感想，難道我百萬雄師，猛將如雷，謀臣如雨，反不如一個德人哉，藉高鼻深目的洋人來駁土匪，未免長他人的威風，慢自己的志氣，此所謂自暴自棄荒謬天下之大倫的記載也，誰人看筆，應該斬首，姑減萬倍，應該打手，五次圍剿，勞師糜餉，本無成績可言，無怪乎執筆者作此無聊荒唐之語，至於共匪妄自尊大，更不足道，夫所謂民族國家者，必須民族自由，國家自立乃能獨立於世，不謂毛澤東輩，自謂頭腦新穎，投入第三國際之懷抱，仰承蘇聯之鼻息，甘心鑽外，冀國求榮，要將中華民族大好河山，拱手奉送與蘇聯，為蘇聯埃聯邦的典屬國，屈膝俯首，聽命於史太林國指氣使之下，所謂國未亡而人已奴，此實殘骨賸之尤者也，日寇侵略，大膽嘗試，不忍合力禦侮，而日以擴大匪區奪取政權為能事，不知為虎作倀，播動

國才，我一國將不國，我既不存，非將焉附，亡國慘痛之罪，試問左傾份子能負此責乎，深望吾國之青年諸君加意考察，千萬不可盲從附和斷送國家。

八、剿匪國軍之廣大

當國軍逐次圍剿陳南朱七之時，同時又須注意於鄂西之賀龍，故南軍行營於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委徐源泉兼任鄂西剿匪總司令，專負剿辦賀龍一職責任，同年五月一日，國民政府特派贛粵閩湘鄂各路軍總司令，先委張濟棠為南路軍總司令，白崇禧為副總司令，蔣廷黻為前敵總指揮，何鍵為西路軍總司令，劉峙為北路軍總司令，又派劉湘為豫鄂皖邊區剿匪總司令，嗣因劉峙未就職，改任顧祝同為北路軍總司令，治閩邊事，張府又發表蔣鼎文為東路總司令，計各路大軍所轄各師旅番號姓名，按東南西北順序分次錄左。

東路軍總司令 蔣鼎文

第三十六師宋希濂。

第四十九師伍誠仁。

第五十二師盧興邦。

第五十四師譚民權。

第五十六師劉和鼎。

第八十師陳璘。

第八十三師劉執。

第八十八師孫元良。

第八十九師王仲廉。

第八十五師謝彬。

第八十七師王敬久。

第三師李玉堂。

第四師湯恩伯。

第九師李延年。

第十師李際唐。

第十一師周志羣。

第十二師陳濟棠。

獨立旅張鑾基。

河南保安第一支隊三團。

東路軍補充第一、二團。

南路軍總司令 陳濟棠。

副總司令 白崇禧，未就。

第一縱隊指揮官 余漢謀。

第二縱隊指揮官 李揚敬。

第三縱隊指揮官 王贊斌 保桂軍。

第四縱隊指揮官 厲壽年。

獨立第一師黃任寰。

第一旅曾伯鈞。

第二旅嚴應魚。

獨立第二師張瑞貴。

獨立第三師李漢魂。

獨立第四師鄧龍光。

教導師穆培南。

第一師李振球。

第二師熊璽。

第四師張凡。

第五師李振良。

第七師黃延楨。

第八師黃質文。

第一編 總述 剿匪國軍之廣大

獨立第三旅陳章。 警衛旅陳漢光。

國路軍總司令何 鏡。

第一縱隊司令劉建緒。

第十五師王東原。

第十六師彭位仁。

第二十二師李震杰。

第五十三師李鶴新。

第六十二師陶 廣。

第七十七師楊 霖。

第十九軍李生達。

第二縱隊司令劉廣古。

第十八師朱耀華。

第五十師岳 森。

第十九師兩旅鄧南騷。陶 柳。

第四路軍補充總隊兩團。

第三縱隊司令陳繼承。

第二十六師郭汝棟。

第三十二師梁冠英。

第五十八師陳耀漢。

獨立三十七旅劉培緒。

新編第七旅李宗鑑。

暫編第二旅李定五。

總司令部直屬

湖南省保安司令李 覺

湖南省政府航空處長黃 飛。

新編三十四師陳渠珍。

北路軍總司令劉峙（未就）。顧祝同。

第三路軍總指揮陳 誠。

第六路軍總指揮薛 岳。

第四縱隊司令樊嵩甫。

第八縱隊司令關澤元。

第三路軍副總指揮羅卓英。

第一師劉峙光。

第六師周 壽。

第二十七師孫連仲。

第二十七軍毛炳文。

第七十六師張 蔚。

第二十二軍譚延源。

第八軍趙觀海。

第五十九師韓漢英。

第九十師歐 震。

第九十二師梁寒操。

第九十三師唐震山。

第五師謝澤臨。

第十三師萬耀煌。

第九十六師蕭治平。

第九十九師郭思復。

第一支隊惠 濟。

前上述東南西北四路剿匪國軍，其番號已佔五個軍，五十三個師，十個旅，外有各總司令部直屬之雜色團隊，尙不計在內，以每師三個團，已在二百團左右的兵力，遣兵調將以來，不可謂不強大矣，因爲盤踞閩之朱毛，有六七年之歷史，匪區民衆，受其赤化甚深，民衆樂爲之用，即如前黨所遺之赤衛軍，即爲之效命，偵探，通消息，負糧運送等，匪第一次圍剿到第四次，大凡軍隊一舉一動，一進一退，匪方瞭如指掌，國軍常被誘入窠穴，短兵相接，遭其抄襲而覆

訓者，不止一次，如張輝瓚之捐軀，孫連仲部之叛變，蔣委員長因此採納行營秘書長楊永泰的建議，以七分政治收復長沙，以三分軍事剿赤匪，實施以來，果然生效，如東路軍收復龍巖連城長汀石城等處，南路軍收復上杭武平筠連等處，安撫僧聖大庾張義上猶賴縣等處，西路軍收復萍鄉茶陵蓮花寧岡永新遂川萬安大汾銅鼓萬載宜春泰和吉安等縣，北路軍收復臨川南城南豐興國贛國平赤廣昌寧都樂安等縣，直逼進窺穴，使朱毛無地自容，乃不得不於二十三年十月十五日與國軍寬，國軍剿匪進展之速，可見一斑，至於共匪中央逃出僑都以後，到十一月八日，始由東路軍李默庵收復，以短促時期，收復如此廣大國穴，不能不謂國軍之忠義奮發，當勦者之頑強難奪也，然在剿匪過程中，有兩事足堪稱道者，其一為西路軍劉峙占之坐鎮萍鄉，其二為北路軍陳誠之攻佔驛前，分述如次，以餉閱者。

其一，西路軍劉峙占之坐鎮萍鄉。

西路軍原分三個縱隊司令，劉峙占以第二縱隊司令兼總部參謀長，駐萍鄉，先是何總司令鍾，奉蔣委員長召赴南昌面授剿匪機宜，而西路軍各部，均推進至數百里以外，總司令部駐守萍鄉城內，僅特務一連，城外三連不足，陶廣師駐安源，其夥伴亦只特務一營耳，匪首蔡會文，孔荷龍，蕭克，高詠生諸股，乘西路軍總部初到，部隊未集中，佈置未就緒以前，探得萍鄉空虛，糾合全力，約二萬人，分爲數股，以萍鄉爲目標，數路來犯，其勢極猛，劉峙占以參謀長座鎮其間，其所屬之第二縱隊，師，均追剿在三四百里之外，匪部迫近萍鄉時，人心鼎沸，部下有勸劉暫時放棄萍鄉者，候劉集部隊，再行反攻，劉不從，以爲此舉，關係全局安危，豈而屑之曰，敢有搖動軍心者，即按軍法從事，遂令部中所有官兵，各持手榴彈登城陣守，齊衛兵檢查城門出入，並將四門大開，收納潰城各路逃來之難民，但許進不許出，以防洩漏機，且戒所部曰，匪不及城門口者，不許放槍，使匪不知城中虛實，表示鎮靜，迨匪逼近城郊，見城中寂然無聲，莫明其妙，竟日徘徊城外，不敢進窺，在初得報時，劉已電調駐安源之陶師長辰，率警衛一營及駐萍城外之三連，與新中長沙星夜調到之王靖國，並救出在麻山被匪包圍之保安團，編爲一支隊，又令李師長覺，星夜調調陵二營，修縣營，及醴陵保安團編爲一支隊，又令進花之彭師長位仁編爲一支隊，分進合剿，當時老關口鐵道，已被匪破壞，後方交通斷絕，而萍城受匪包圍，危如累卵，劉屹然不動，迨次日各部均已趕到，滿赴前方指揮，同時湖南航空處駐萍飛隊該處航空隊飛機連絡，轟炸匪軍，經一晝夜之浴血激戰，斃匪千餘，殘積八百餘枝，大獲全勝，劉司令面告諸將曰，匪軍算定匪退必經某地，先令彭師長到該處設伏，彭師長因運糧過萍，所獲匪已先數小時寬去，然以少數的兵力，應付源源

而來的股匪，萍城賴以轉危為安者，實賴曹古安城一計之功也。從此西路軍聲名大振，迭建奇勳，漸消殘匪患，雖兩朱毛亦因無法立足，始放棄老巢，突圍西竄，於此一役，有絕大之關係焉。

其二、北路軍陳誠之攻佔靜前。

據赤匪慘都追記云，廣昌淪匪五載，四次圍剿之後，爲陳誠所部克復，苦戰經旬，死傷萬計，距廣昌八十里，爲靜前匪主力一三五軍團，集中該處，靜前爲入石城孔道，萬峯攢拱，樹木參天，赤匪利用地形，環山二十里，築成碉堡網，如虎負隅，抵死頑抗，連日猛攻不下，乃以飛機大砲轟炸，崩岩裂谷，聲震數十里，濃煙障日，殺氣騰空，總指揮陳誠，副指揮羅卓英，躬冒矢石，踐屍而前，血滿征衣，經一晝夜之血戰，擊破天險，匪阻爲塞，自靜前一戰，長驅直入，赤匪望風而靡矣。

上述兩事，一則靜如山岳，一則動若雷霆，皆足以懾敵心而寒匪胆，赤匪因無險可恃，不能不出竄者，此亦一大關鍵也。

九、朱毛名詞之訛傳

共匪西竄，有時文電或報章稱之爲朱毛西竄，在盤踞赤區時，亦多以朱毛兩字來代表匪共，所以在朱毛出竄以前，有許多人以爲是一個人，姓朱名毛者，率領紅軍，在井崗山上稱寨主，殊不知原來是兩個人的姓，姓朱者初由廣東坪石轉入井崗山，姓毛的是由湖南失敗，繞入井崗山，兩人結合起來，鬧出這般翻天覆地的大亂子，因爲朱毛這個名詞，實天價騰，弄得中外人士，大家注意，待細考把這兩人來歷簡單寫了出來。

朱德，姓朱，名德，字玉階，四川儀隴縣永安鄉馬鞍場人，（現代史料說他是南江人，錯了）弱冠時，在本鄉任塾師，朱原諱字不多，適新任校長李雨前，某日爲征收局東聘赴宴，朱持客東饋李雨前爲李雨坑，滿座爲之聞堂大笑，朱亦有慚色，自以爲體育教員，向不爲人重視，即時邊巡引退，返校後，收拾行李，食夜不辭而去，歸與家人謀，改營商業，其岳翁某，慨然助白銀兩錠，朱即販菸葉入滬貿易，不惟貨遭貶值，而且身罹重病，困頓連旅，店主恐其沈痾不返，促朱他徙幸店主婦見朱身軀奇偉，知非常人，勸店主留了，其店之房東蕭德者，結居寒樸，膝下一女尚未許字，正與逆族相爭，店主姑以房客關係，時相過從，偶爾言及朱某如何臥病，蕭母聞而憐之曰，若輩實爲之醫藥，其意所以爲金付之，朱得此救星，日有起色，不半月已能步履，謝蕭母，蕭母亦異之，叩以原姓字曰，汝非斯負之徒，

何修久困鹽車。現聞雲南講武堂招生，汝曷往試，倘一舉而中，肄業兩年將來自有人頭地之日，但本省章程，係門羅主義，不收外省人，汝若有志，可改稱隸自籍，蓋該處預考者甚寡，可以投機取巧也，朱拜謝告辭，竟爲媒言，果一試入選，奔告蕭姐，姐亦喜形於色，朱俯首不語，姐曰，汝既考取，萬里前程，今已發軔，何反戚戚爲，朱以無保證金對，姐曰，此何難事，遂解囊與之，朱原爲體育教員，今入講武堂，一切科場課程，自擅其長，畢業後，以助教從事，所向有功，遂得升排選營長，始與蕭姐之女，結爲偶，而其官運日亨，漸由營而團，由團而旅，一向不與川中家人通訊息，家人微聞道略傳說，朱在滇升官娶婦，其大婦鄧德清朱忘恩背義，戀眷始間，不料此種爲洪喬誤投於朱之住宅，爲蕭女折閱，殆朱自旅部歸來，蕭女待之殷勤備至，異乎往常，俟朱飯畢，含涕向朱言曰，君既有婦，妾何苦占他人上風，但妾非路柳情花，今遭此辱，焉能忍俊，明以告君，夫婦之情，請從此別，朱大駭異，疑其服毒自盡，急召醫師灌救，雖幸救全，但身體羸弱，怏鬱不解，未兩月，仍以瘵死，朱殯此折翼之痛，幾乎如喪妻妣，行動喪失常態，未幾，袁世凱盜國，滇黔兩省首叛，蔡松坡將軍率軍討袁，師次敘永納谿間，而棉花坡之役，一戰勝利，朱亦與焉，其時楊森在滇軍黃軍長鎮成部，任參謀兼團長，朱亦在黃旗下任團長，同在川南，未幾袁世凱死耗傳來，戰事結束，唐繼堯拒朱返滇，朱遂流寓納谿，鬱鬱不得志，有城紳陳某，曾任國會議員，見朱落魄邯鄲，撫其背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觀汝有大志，曷往歐洲留學，余願資助而護送之，朱諱其言，陳妻以女，親送往德義志，習航空，畢業遊歐經法國，友人介入共產黨，是爲朱德入黨之始，再轉升學於蘇聯莫斯科紅軍大學，深迷赤色帝國主義，畢業後，服務一年，適國民革命軍北伐，聘俄人鮑羅廷爲顧問，羅大施托樣換柱之手段，招致若干左傾份子，加入國民黨軍，暗中活動，朱遂乘此時回國，初入滇軍朱培德部任參謀，培德以朱德與楊森有舊，又遣之爲討賊聯軍第一路總指揮楊森之黨代表，朱至組部，舊雨重逢，生平相快，爾朱來之大批幹部，先後派入楊部施訓導，此輩左傾急進份子，大施赤化陰謀，楊察知其術，稍所在，乃調虎離山，僞託朱赴中央考察軍事，并派若干下級幹部，尾之同往，其實則暗中監視朱之行動也，殆朱抵漢口時，楊森電朱曰，請君不必作暗計，朱知其伎不售，遂由漢口轉往南昌，仍任朱培德教導團長，實際有兵兩師，兼轄南昌公安局長，遂藉此機會，在南昌發動八一大暴動，南昌暴動失敗後，率部赴粵，由粵赴湘救邊境之井崗山落草爲王，此即今日勝勝有名之北軍領袖，朱總司令德，是也，此一段話，係王逸僧君爲余述者，朱任鹽務教員時，王即其高足也，故言之較詳，與現代史料王維康君所述朱德事跡，略有異同，并博史中所能記者，附錄於次。

一統是假
松坡北伐
任他爲南昌公安局局長，後任金漢卿第九軍的副軍長，南昌八一暴動時，他升任了第九軍軍長，但是他身邊只有兩連人，他向賀龍葉挺進剿廣東。賀葉等在豐潤失敗，他那時已有兩多兵力，就帶領山東江轉到北江，治好范石生駐在韶關，同他是平友，范收編他爲教導團，駐紮在坪石，因者想想，他曾經做過個軍長的人，現在降而爲團長，心中豈甘人下，自然是待時而出，到十六年冬天，朱便由坪石來一募兵變，并煽動好些國防軍隊參加，裏脅過來，居然有槍五六千枝，輾轉來到井崗山，據王唯廉說，他現年已有五十多歲，他還認得幾國文字，這却是他的長處，後來做到紅軍總司令。

朱德 西 官 記

二六

朱德 姓朱名德字玉階，他是四川南江縣人氏，在雲南應充軍機及省會警察廳長，那時朱德與金漢卿與他同道隨松坡北伐，他充旅長，納縣縣棉花坡之役，他也在場，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派他充廿軍楊森的代表，他不肯担任，又任他爲南昌公安局局長，後任金漢卿第九軍的副軍長，南昌八一暴動時，他升任了第九軍軍長，但是他身邊只有兩連人，他向賀龍葉挺進剿廣東。賀葉等在豐潤失敗，他那時已有兩多兵力，就帶領山東江轉到北江，治好范石生駐在韶關，同他是平友，范收編他爲教導團，駐紮在坪石，因者想想，他曾經做過個軍長的人，現在降而爲團長，心中豈甘人下，自然是待時而出，到十六年冬天，朱便由坪石來一募兵變，并煽動好些國防軍隊參加，裏脅過來，居然有槍五六千枝，輾轉來到井崗山，據王唯廉說，他現年已有五十多歲，他還認得幾國文字，這却是他的長處，後來做到紅軍總司令。

毛澤東，姓毛名澤東，號潤之，一八九三年生於湖南湘潭縣韶山冲鄉，曾經進過長沙第一師師學校，他平日是好談報紙雜誌不喜上課的學生，生得身材中等，會風肺病，平日喜着舊衫，在廣州當選了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曾代汪精衛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後因共產黨不能做中央部長，他寧願辭部長而保存共產黨資格，他是個農民運動最激烈而急進的人，一九二七年二月，到武漢任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最合他的口味，又在武漢分校担任農民問題的功課，越發傾全力來做農民運動的工作，當寧漢分裂時，他回到湖南，號召黨徒，組織農民自衛軍，游擊湘南邊境，適遇張敬奎的教導團叛變，被金營逼走盧德銘，自稱第一師長，被王天培的邱國軒圍擊敗，無所依皈，毛於是招他攬來，隨後又得二十六師的七十七團一部變兵，湊合起來，也有四千多槍，他在朱德之先，盤據井崗山，朱德來與他合股，爲數近萬，編爲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這就是朱毛名詞的來處。

朱毛二人既經合股之後，力量固然增加，但此兩人心理各有抱負，朱是好玩槍桿的，毛是最高無上的獨裁者，他們倆的利益，並不衝突，所以越弄越起勁，由江南開始游擊，隨後又派黨羽到處煽惑地痞流氓，幫助暴動，於是把萍鄉連花寧岡永新遂川贛安泰和萬安南康大庾信豐安遠，閩西之長汀上杭，流竄往來，其後盤據瑞金，以爲永久之根據地，隨後又得到彭德懷黃公略李明瑞趙傳生董振堂之叛變，先後入夥，江右半壁，遂爲赤匪之區矣。

據當時江西省主席是朱培德，何鍵原任安徽省主席，因剿匪有功，調任湖南省主席，當日如何湘贛兩省兵力，即刻捕剿，據井崗山之寇可以疾風掃葉，馬上收平，無如此時中央有事於南方，於是前軍所述何應欽討逆軍興，傾全力以敵河朔的話，這西北事平，同師剿匪，而此風聲之火，已成燎原之勢，不可向隅矣，吾屬姑存當局不顧愛國重，如喝

西聯歸屬山翠，乃個人主義，軍閥思想，打倒共個人，則其勢力傾，則朱毛輩則，並非為之流。若輩乃有主義、有骨氣，有國際之外援，非向來囑聚山谷之草寇比，是。棋差一着而貽全盤之憂，況江西之朱培德與湖南之何鍵，曾皆吃過共匪的大虧，所以視匪如仇，非殺滅共匪不肯罷休，惟其所部兵力，多受調到河南，僅以兩省國庫力量應付，未免捉襟見肘，況且井崗山，峯起層伏，跨越兩省，據毛澤東自供說，井崗山證明是我們所建立的一種流動部隊，絕好根據地，那裏還有很多的天然防禦，並出產足夠牧來供給一個小小的部隊。牠的範圍有五百里，直徑約八十里，在當地牠的名字另外是一個，叫大小五鎮，（真正井崗山，是附近的一個山），大小五鎮，並不著名，而井崗山因朱毛盤據後，反而代表大小五鎮播名於世了，大小五鎮，既綿亘五百里，剿匪進軍，自易被擊破，其初中國民衆對於什麼共產主義，根本就談不上，而狡焉思逞之流，挑撥離間，掀起大波，因此赤禍橫流，諸所底極，長江流域，幾乎赤化，今竟波及於金沙江黃河流域，朱毛朱毛，中華民國之民，直接間接皆受汝之禍水矣。

十、共匪西竄之原因

共匪竄徙，繫據贛閩，成立政府，發號司令，儼然一邦之主，可謂根深蒂固，今一旦委而去之，其中必有絕大原因，據各方情報，各執一詞，大別之有下列幾說。

第一說

據駐贛總督公署報告匪共供詞，（見委員長行營公佈之匪情彙刊），朱毛離贛西竄，為共匪近年來戰略上一大轉變，當國軍近迫石城驛時之際，共匪傾其全力，抗拒國軍於高虎腦，萬年亭，當時為中央向作困獸猛鬥之圖，擬死守江西，及至驛前失守，知大勢已去，不能再留大股於江西，於是共產國際下令朱毛大股西竄，彼等採此策略，實有原因與企圖，且經共產國際東方部與偽中央之密議考慮者也。

第二說

據第八師部呈報匪軍工作人員投誠供詞，（同見前彙刊）。

朱毛西竄，其最大原因，實由於國軍採綏遠戰略，依據綏遠，步步推進，使匪共內綏範圍漸小，主力不便轉動，給養大受困難，然後以最優之兵力，塞狹小區內，殲滅共匪，朱毛誠為囊中之蠶，故不惜脫離其巢穴，而遠竄黔川。

第三說

據四路軍總司令部政務處長何浩若報告，二十二年十一月在總部

會議爲什麼西竄呢，這個原因很簡單，也很明顯。

(一)自我軍大舉圍剿，匪區日漸縮小，殘匪決不能在江西立足，不得不出於流竄。

(二)自我軍建築碉堡，實施經濟封鎖以後，匪部日用品及軍用品最爲缺乏，不得不棄其老巢。

(三)本年旱災奇重，匪區各地，顆粒無收，糧食告絕，不得不向外間奪取糧食。

(四)匪區內部派別分歧，有取消派，四破派，立三路線，羅明路線，明爭暗鬥，互相殘殺，比較明白順逆的黨徒，向和投誠，一切秘密計劃爲我偵悉，匪黨內不自安。

(五)匪區民衆，久受剝削，忍無可忍，乃自動組織剿共團體，匪黨見人心已去，乃不得不出而流竄，避免民衆圍剿。

舉。

(六)江西匪區，已在我軍封鎖包圍之內，雲都會昌等地，無險可守，不得不企圖竄入四川，一方面逼地就食，負隅自固，一方面與徐賀各匪會合同陝甘侵犯，打通其所謂國際路線。

以上各點，實在是土匪西竄的原因，也就是剿匪最後掙扎與顛覆已趨衰落之表徵，土匪最後掙扎時期，也就是

我們完成剿匪的大功。

看上述第一說，是歸功於聯前之戰，第二說是得力於碉堡之圍，皆出之於被動地位，惟有何浩若所舉六項，的確指出匪竄的真因，尤其是第六項所謂打通國際路線，最爲透切，但據細考實見，共匪西竄，其動機不自今日始，蓋長沙大公報轉載某游歷家自蘭州通訊一則云，一九三〇年以前，第三國際代表羅明飛茲，曾經到仙霞區視察，認爲該處，不能發展，必須以四川爲根據地，才有辦法，他的話到一九三五年的今天，才被紅軍採用，這是一說，還有劉劉現隨陳誠到江西剿匪歸來，他對綢緞說，據投誠師長張翼說，自國軍以碉堡封鎖以來，國軍用守作攻，以堵爲戰，匪區縮小，四面受敵，僞中央會召開軍政聯席會議，討論應付方法，當時周鳳來項英一派，竭力主守，謂不易造成蘇區，竊得如此民衆樂用，不如死守待援，相機覷取國軍之弱點而突擊之，羅秋白方志敏等一派，則極力主張暴動，所謂五省總暴動，所謂奪取中心城市等計劃，但已經屢試而屢敗，朱德與毛澤東則主張與共因守贛南，不若奪取贛建，求通海口，以奪出路，而圖外援，如果能達此目的，則大肆屠殺其外僑，以惹起嚴重外交，使政府疲於應付，日本興問罪之師，中國軍必受牽

此說最關
重要
此說證明
匪區窮困
此說匪區
衆叛
何先生早
已看到此
點判斷較
正確

物，可乘機進圖浙皖，直搗南京，獨彭德懷個人力持異議，謂各種主張，均非善策，現在四面被圍，決難如願，不如趁國軍有圖南中央互猜心理、四竄巴蜀，又得外援，另闢新區，豈不安妥？結果，仍以朱毛所提出的通過、擴大根據地，謀取水口，又歸失敗，此次西竄，必係採用彭匪主張，此又一說，又日本大板新聞載，此次贛匪西竄之原因，係奉第三國際命令，因為蘇俄到四川間之航空線已通，由庫倫至新疆，可飛至徐向前所踞之地，此另一說。

總括上列諸說，共匪西竄原因，最爲複雜，要不外兩大原因。

第一，匪區縮小，不能生存。

第二，移竄西北，打通國際路線。

我們拿共匪宣傳品，黃峯編的長征時代二萬五千里長征記來看，他說蔣委員長在五次圍剿山採取新戰略堅壁清野，逐步爲營的原則，及隔絕人民政府失敗後，那時瑞金當局明知若不變更策略難期最後勝利，王明於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寫了本「新條件與新策略」的小冊子，說明了紅軍方面已採取了不再死守江西的辦法，和實行游擊戰爭的策略，以適應新局勢和條件，此正合第一西竄的原因，再拿博古（即秦邦憲）「赤化川陝三年計畫」來看，便可得個確切的證明，據該情勢刊載紅色中華報主筆謝然之報告如次，

秦邦憲周恩來之原計畫，即由贛西南邊境雲都的亂石小溪等地，竄入粵境，轉往湖南，二六兩軍團接護渡河，然後竄入黔境，而於佔領遵義後，即開始向東反攻，一面竄入川南，徐圖連絡川陝赤匪，以擴大新蘇區，而漸鞏固之，其赤化川陝，三年計畫，大略如下。

第一、首先在四川西南部，創造一個新根據地，其主要目的地爲馬邊峨邊數縣，據秦邦憲周恩來朱毛估計，爲以該地民衆抗捐甚盛，昔曾有抗捐軍組織，共匪一去，必可表示歡迎。

第二、與徐向前取得連絡，以應南北呼應，以後逐漸向北發展，但彼等主張，不佔重要城市，主要的是攻佔瀘關巫山三峽等地，其目的在封鎖四川，使國軍大砲飛機軍艦，無用武之地。

第三、擴大一百萬紅軍，朱毛等匪首，以四川爲「兵地方」，若依江西擴大紅軍運動的方法，必可欺騙許多川人入伍。

第四、避免與國軍勢力範圍「四川」的衝突，加強藏民中的宣傳工作，即施行「革命的弱小民族政策」，以便保全

共軍實力。

第五、採取綏遠開手段，聯絡四川小軍閥，實行以攻取敵政策，現環境而成立其根據地。

第六、在二三年中，若能以四川建一鞏固之根據地，則四川天府之國，油鹽米布銅鐵爲無懸虞，一後乃取道甘肅新

疆與蘇聯取得聯絡，藉帝國主義之後援，而北出瀾滎，東下長江，實行赤化中國的中部。

研究共產黨徒上六項計畫，頗爲扼要，他出竄的絕大原因，是在急得一個範圍較大的生存地，與百物俱全的天府四川，所謂一切物資差不多應有盡有，可供發展，照察邦憲計畫，彷彿等到士飽馬肥之後，才着手打通國際路線，聯合蘇俄，突由瀾滎返陝，吞噬中原，狼子野心，大言不慚，炫耀部衆，其實際就是逼得無路可走，不能不趕快逃命，苟延殘喘罷了。

十一、共匪西竄之編組

朱毛將要西竄時，偽中央機關決定全權隨行，對於贛南老巢，則設立偽中央分局，以項英爲書記，因項英曾經有失守江西的主張，又以陳潭秋爲組織部長，賀耀昌爲宣傳部長，指揮閩贛浙湘諸地赤匪黨部，而上海則仍屬博古指揮，（據南昌行營政訓處情報）其餘偽府人員，一律隨軍服務，關於偽中央軍委員及各軍團編組番號姓名與其政治工作人員，此項材料，極不容易探得，好在貴州王家烈部投誠之田豐，與西路總部得投誠之贛朱楠二人口供，頗爲詳盡，記錄如次，則西竄共匪之編組，瞭如指掌。

（一）偽中央軍事委員會

據田豐供稱

偽軍委會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青，政委周恩來，政治部主任王稼青，兼參謀長劉伯承，及俄人李階，總書記博古。

據贛朱楠供稱

軍委會爲匪之最高軍事組織，統轄並指揮全國各匪區陸海空軍，於作戰時他用無線電指揮，朱德任主席，周恩來任副主席，劉伯承任參謀長，並有俄人李特爲顧問。

偽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

主席 朱德
副主席 彭德懷
王稼祥

總司令部參謀長劉伯承

第一局局長劉伯承

作戰科
機要科
通訊科
及管理局偵探網

第二局局長曾希舜

井有偵探台

第三局局長宋裕和

列強科
管理科
後方勤務

第四局局長王璋

無線電

第五局局長劉伯承

管理教育

總供給部長兼政委

葉季莊

總衛生部長

賀誠

總政治部主任

李富春

總動員武裝部

徐代遠
(女性)

秘書處長

金維映

宣傳部長

蕭向榮

組織調查部長

徐夢秋

破曉部長

李弼廷

軍人通訊社主筆

鄧小平

(二) 偽第一軍團

(1) 徐蔭岳著剿匪實紀匪軍實力表，第一軍團長林彪，政委榮臻，參謀長左權，第一師師長李登魁，政委賈曉。

(2) 據田豐供稱：

第一軍團長林彪

賈曉

政治主任朱瑞

副主任

參謀長左權

第一師師長李登魁

政委賈曉

政治主任

第一團長周振一

第二團長劉維武

第三團長張卓傑

第一團 總城 共匪西竄之網組

第四姓名
第五姓
第六姓
第七姓
第八姓
第九姓
第十姓
第十一姓
第十二姓
第十三姓
第十四姓
第十五姓
第十六姓
第十七姓
第十八姓
第十九姓
第二十姓
第二十一姓
第二十二姓
第二十三姓
第二十四姓
第二十五姓
第二十六姓
第二十七姓
第二十八姓
第二十九姓
第三十姓
第三十一姓
第三十二姓
第三十三姓
第三十四姓
第三十五姓
第三十六姓
第三十七姓
第三十八姓
第三十九姓
第四十姓
第四十一姓
第四十二姓
第四十三姓
第四十四姓
第四十五姓
第四十六姓
第四十七姓
第四十八姓
第四十九姓
第五十姓
第五十一姓
第五十二姓
第五十三姓
第五十四姓
第五十五姓
第五十六姓
第五十七姓
第五十八姓
第五十九姓
第六十姓
第六十一姓
第六十二姓
第六十三姓
第六十四姓
第六十五姓
第六十六姓
第六十七姓
第六十八姓
第六十九姓
第七十姓
第七十一姓
第七十二姓
第七十三姓
第七十四姓
第七十五姓
第七十六姓
第七十七姓
第七十八姓
第七十九姓
第八十姓
第八十一姓
第八十二姓
第八十三姓
第八十四姓
第八十五姓
第八十六姓
第八十七姓
第八十八姓
第八十九姓
第九十姓
第九十一姓
第九十二姓
第九十三姓
第九十四姓
第九十五姓
第九十六姓
第九十七姓
第九十八姓
第九十九姓
第一百姓

淮洲，政委

(1)

(2)

月一日

第

(3)

以上各

第

第十

第

第三

蓮花十

以

第

第六

第

第五

第

第四

第三

(2)

(3) 擴充朱德供稱

偽三軍團轄四五六三個師，第四師爲總指揮部，幹部多湘之平澧籍，士兵則爲贛籍，第五師有一部爲李明瑞第七軍殘部，一部爲贛南第二十一軍殘部，幹部多廣西籍，此兩師戰鬥力甚強，第六師係興城模範士兵，大部爲興國籍，民國二十二年八月以後始成立，戰鬥力極弱。

(四) 偽第五軍團

(1) 按薛岳剿匪紀實云，第五軍團長董振堂，政委朱淑，參謀長劉伯堅，第十三師長陳伯鈞，政委朱良材，第十師長陳光，政委蕭華，約五千人。

(2) 據田豐供稱

第五軍團長董振堂

政委李卓然

政治主任曾日山

副主任

參謀長張子榮

第十三師長陳伯鈞

政委

政治主任

第三七師長李鴻雲

第三八師長

第三九師長林梅

第三十四師在湘殲滅。

總計約三千餘人，計約二千枝，輕重機槍十枝，迫擊炮二門，該軍團第三十四師在湘時，全部被殲滅，其十三師僅存二十七三十兩師，現偽八軍團補充，該師現仍足三團。

(3) 擴充朱德供稱。

第五軍團轄第十三第十四兩師，十三師原爲孫連仲在寧都之叛部，長於陣地戰及白刃戰，堅守工事，爲其特長，然北籍士兵，因屢次戰爭，最大傷亡，自廿二年春夏之際，即補入贛籍士兵最多，但其堅守工事均特性，仍然存在，第十四師爲閩西地方武裝編成，組織散漫，不能作戰，廿二年冬，曾經一度整頓，調換一次，但戰鬥力仍甚弱。附錄朱德供第七軍團於此。

不隨西竄之偽七軍團，轄第十九二十兩師，十九師於民國二十二年春，贛昌之役，傷亡甚大，二十師在黎川，傷亡亦衆，故於是年兩師編爲十九師，以尋維洲梁少華分兼師長，政委，此部原爲朱毛老四軍之一部，與方志敏部第十軍合編而成，戰鬥力甚強，長於穿襲游擊，每當作戰，即使用於前線後方遠近擾亂。

張子榮姓
名在廿四
年六月廿
二日始俘
獲補入

(五) 第八軍團。

(1) 據薛岳剿匪紀實，無偽第八軍團，只有偽七軍團長爲蕭勁光，政委葉劍英，參謀長郭鼎岳，轄第十九師長周建屏，政委呂振球，二十師長林伯渠，二十一師長王錦堂，此紀與贛供迥異，附誌於此，待訪。

(2) 西路軍總司令部通報，共匪現有實力調查表，第一六號。

第八軍團長周昆

政委

政治主任

參謀長洪超

第二十一師長洪超

政委

第六一團長

第六二團長

第六三團長

第二十二師長孫超羣

政委李幹輝

參謀長吳東峰

第六十四師長陳德勝

第六八團長鄧文玉

第六九團長喻德傑

第二十四師長周建屏

政委王公諱

第七〇團長楊順章

第七一團長

第七二團長

查該團團長周昆，乃偽紅軍大學校長，偽二十一師係擴大軍區募來之幹部，二十師爲中央警衛師改編，二十四師係閩西雜匪組成。

(3) 據田豐供稱。

第八軍團長周昆，原轄二十一二十三兩師，現因人數太少，在黎平時。全部解散，士兵撥補爲五軍團，其軍團長兼二十一師師長周昆，調第一軍團充第二師長，軍團政委黃楚，及二十三師師長某某，調爲軍委會職務，又軍團政治主任鄧榮恆，調第三軍團充副主任。

(4) 據贛朱權供稱。

第八軍團轄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三個師，每師三團，二十二二十三兩師，均於二十二年秋成立，廿一師係去年秋始集合，獨立四團戰鬥力較強，獨立十二團，及教導第五團，新兵編成，戰鬥力甚差，尤以二十二師爲最弱。

(六) 偽第九軍團。

(1) 據薛岳剿匪紀實第九軍團長羅炳輝，政委謝樹藩，第三師長羅自兼任，約四千人。

(2) 據田豐供稱。

第九軍團長羅炳輝

政委

政治主任

第三師長羅炳輝

第七團長劉振香

第八團長楊自忠

第九團長

第二十團長周子昆

政委黃開湘

政治主任劉瑞生

第六四團長陸發

第六五團長何忠瑞

第六六團長李國柱

以上統計約四千人，步槍二千餘枝，輕重機槍二十挺，又稱匪由贛西竄時，將地方武力盡量編補各軍團，師以下均以恢復三三制，人共約十萬，時經國軍迭次截剿，現僅存偽一三五九，各軍團，人約三萬餘。經貴州境，每團縮編為二營，附機槍一連，槍約五十餘挺，每營管轄步兵二連或三連，營附機槍兩連，步兵連分步兵班或六班，附輕機槍一連，每班人數約七八十名不等。

(3) 據羅朱機供稱。

第九軍團原轄第一至第十四團師，去歲廣昌戰後，第十四師以作戰不力，被解散入一三五軍團，及第三師，現只有第三師，一師師長由羅炳輝兼任，政委由蔡樹勳兼，戰鬥力平常，每當作戰，均使用於次要方向，以之為支作戰軍，又係第二十四師原為工人師，後改為中央警衛師，再後改為二十四師，師長周建屏，政委王公偉，戰鬥力較第八軍團為強，此外尚有九個獨立團。

以上根據薛洪烈匪犯實中贛粵匪實力一覽表，與西路軍總司令部軍法處訊錄偽中央政府委二十二軍軍長兼第五軍團政治部副主任羅朱機供詞，及對軍軍部（即第二十五軍）錄供詞共黨田豐供詞，因薛自始至終尾隨贛跡而至贛甘，贛田二人均在匪軍中擔任要職及政治工作，所以內部情形，極其熟悉，如數家珍，和盤托出，贛某歸義後，田豐反正後，故其詞將有出入，但田豐是個有心人，能將各軍團番號姓名及政治人員舉報，又較田豐所供透澈，贛稱偽中央機關，原設上海，嗣以各匪要份子，如周恩來張向天秦邦憲李維白賀敬白等在上海不能立足，乃遷贛而來江門，但當時偽中央仍在上海，打西只設中央局主持，以周恩來為書記，周赴前線，以毛代現，秦邦憲來，即以秦為書記，去歲（二十三年）春

間，五中全會，始決定中央設江西，另組織東方局於上海，南方局於廣州香港，北方局於河北，長江局於武漢，在四川有所謂分委，指揮川北區黨務，其中分政治局，組織局，黨務委員會，區工作等計畫，據此足見赤色恐怖遍及全國，軟弱中藥老命，斷送於赤色帝國主義者之手，則若輩甘心矣。

十二、共匪西竄之實力

共匪西竄之實力，已略見前報人之供詞，但未得其統計表，不悉其詳，姑以各部所得匪供，彙而估計規模。

粵軍所得黃復供。

湘軍所得贛朱補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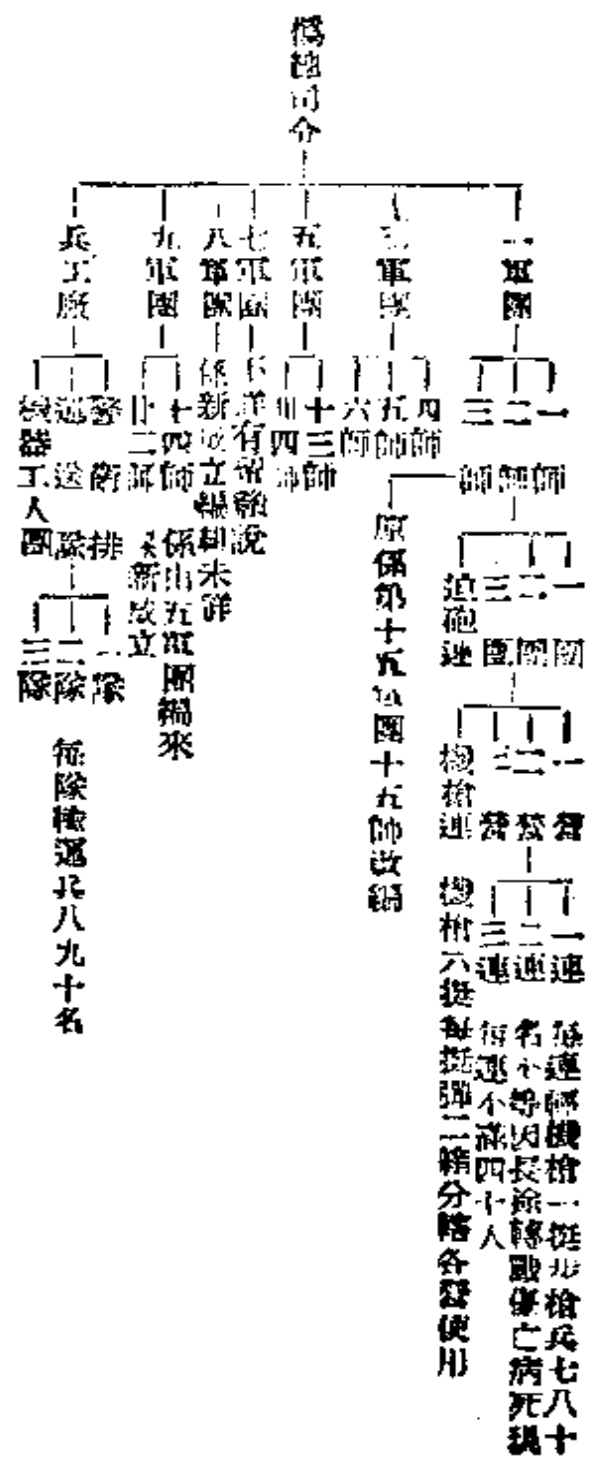
僑各軍團改爲三三制。

黔軍所得田豐供。

據日普通赤衛軍編制表，（見次頁）人數計算，約有七萬餘人，加以每團直屬政治部，保衛局，供給部，衛生部，工兵連，教導隊，無線電，與每師直屬之特務隊，通訊連，偵察連，以及所有之特務排，偵察排，機關槍連，連而僑中央直屬之掩護隊，如瑞金師，興國師，博生師，其工廠等，合計在十萬人以上。

共匪二萬五千里長征紀。

於十月十六日由越南歸國，先後四引出發時，號稱十萬紅軍確是有參差少，決不是虛張聲勢，據此以談，則共匪只十萬人，而竟能行十省是誰之替哉。



- 附記**
- 1 匪在宜章提出到永州集中口號
 - 2 僞兵工廠有 部 雲部此次實走只攜輕槍機一部其餘亦發自行機滅敵廣僞中央行
 - 3 三軍團分爲先頭八八九等軍團跟進五軍團湖南四等來未打仗
 - 4 團有偵察排師有偵察連均係手槍担任衝鋒攻頂 警衛連工兵連等
 - 5 朱德病重山彭 懷代理 外有瑞金師司令部獨立營
- 去表係追剿軍經部訊問俘匪供出之匪情

匪情彙報 十一月二十二日
於衡州追剿總司令部

匪軍番號	匪軍人數	步	馬	槍	手	槍	機	槍	梭	標	步	正砲	平射砲	迫擊砲
一軍團	八千餘人	五千餘枝	二百餘枝	百九十一挺	一千八百桿	六門	四門							
三軍團	九千餘人	五千餘枝	七十餘枝	八十挺	一千桿	小砲二門	六門							
五軍團	六千餘人	三千五百枝												

八軍團 六千餘人 三千後

二三十挺

九軍團 三千餘人 三千餘枝

十餘挺

教導師 約三團人 未詳

韓部團 紅軍學校改編 未詳

瑞金司令部 未詳

總衛生部 未詳

政治部 未詳

保衛局 未詳

勤務部 未詳

其他待查

甲、偽各軍團之實力如前

乙、匪部在十一月九日以前之行動

1、偽一三兩軍團係於冬江等日由文英營直趨汝城附近南北地區支處等日經文明司赤石司向宜章良田2、五八兩軍團係在一三軍團之後至汝城分兩股一由文明赤石趨宜章一股與偽九軍團會股山城杉木洞犯茶料塘西竄

3、偽九軍團由暫下竄入汝城東南地區與五八軍團會合後隨八軍團另一部行動

丙、就上述各項逐日所得各方情報判斷如次

1、偽一三五八九等軍團共約一萬餘偽於冬江等日竄至汝城會合後，再分兩路西竄宜良之線又稍停頓至元寧等日再分三路西竄但其偽中央機關似與偽五及偽一大部由南北兩路間之中地區行進 下略

附注

瑞金師，以瑞金團改編之師。

興國師，以興國駐軍叛變加入共匪後改編之師。

博生師，據邵鴻基南都報後調查記 與邵百文赤匪偽部總記所載，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路軍部屬李振南，趙博生

，黃汲等，叛變，官兵被害，不可勝數，二十二年爲五軍團副總指揮兼修三軍軍長趙博生被國軍第十四師在黃陂渡擊斃，匪黨遂改修縣爲博生縣，編其殘部宣傳，師，表面雖是紀念趙博生，其實藉藉此宣傳，煽動國軍投誠，用計亦云狡詐矣。

十三、共匪西竄之宣傳

共匪之唯一要務工作，就是宣傳，如陳生毛大敗，於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竄到資龍黃龍一帶，散發傳單曰：「突破重圍，北上抗日」，這種宣傳就是堂皇，多少動聽，並且利用黃龍地名，南宋時岳飛曾有直搗黃龍府之譽，故共匪也藉着這個黃龍來裝點黃龍，使國人聽去動聽，往往共匪利用時間事實作種種宣傳還有在未出竄之前，原有各省如左所列之報名，出竄之後，又作下列的幾種破壞國民黨的標語。

- (1) 國民黨賣國，共產黨主張抗日。
 - (2) 國民黨實行法西斯制，收復匪區，實行屠殺。
 - (3) 口頭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武裝保護蘇聯。
 - (4) 反對戰爭，保護土地革命及蘇維埃。
 - (5) 宣傳土匪西竄，是創造新蘇區，救國救民。
- 共匪處於危急的時候，猶妄事宣傳一種可笑的口號如次：
- 打死湘桂軍，拖死中軍，嚇死貴州軍。

共匪宣傳機關報名一覽表

南屏行營根據各方情報而成

名稱	主辦人姓名	宣傳範圍	銷數	備註
門爭	陸定一	共黨理論中央機關報	一萬五千份	已停辦
紅色中環	謝然之	一班的宣傳報	三萬份	已停辦人已撤換
青年實話	阿 爲	紅軍青年機關報	二萬份	已停辦
火 線	楊尚昆	第三軍團機關報	四千份	隨軍行動即發

紅星	鄧小平	偽政治部機關報	二萬份	已停辦
進門	不詳	偽五軍團機關報	三千份	隨軍行動印發
蘇區工人	謝狂夫	偽一軍團機關報	五千份	隨軍行動印發
少年先鋒	胡少邦	偽總工會機關報	五千份	已停辦
紅色江西	王連	偽兒童機關報	五千份	前
實業通訊	李富春	偽少年先鋒團機關報	七千份	前
		偽江西省府機關報	四千份	前
		偽江西省委機關報	三千份	前

共匪喊出前兩三個死字的口號，都喊應在他本隊身上，朱毛以十萬之衆，萬里遠竄，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拖死，至被拖死，也就是被嚇死，到了西康，只剩七八千人，回顧貴州軍，並未會嚇死，薛周兩部之中央軍，並未會拖死，至於湘粵桂等軍，更不曾打死，三種死法，還是共匪施逞，如法炮製，自己走上死的途徑，可見無謂宣傳，實際並無多大裨益，作僞心勞日拙，於此可以證明，我國優秀青年朋友們，不要再受麻醉劑了。

十四、匪軍代替之符號

代匪在西康當中，偽中央機關及團隊，悉被國軍偵悉，乃一律改用符號來代替，並且隨時更改，以防投誠者及被俘匪之洩漏。

竄到湖南時，匪中代號符號爲：

- 五軍團（長安），政治部（長河），保衛局（長城），勤務處（長汀），衛生部（長壽）。
- 三師部（永安），十七團（永豐），三八團（永樂），三九團（永新）。
- 三四師部（吉安），一百團（吉慶），一〇二團（吉祥），一〇三團（吉利）。
- 九軍團（四川）。

紅中機關（紅軍），總衛生部（紅星），

右係根據何芸樵總司令衡州通電，述匪供之一。

共匪竄到貴州境內的時候，代替符號爲。

一軍團（一〇〇），第一師（二〇〇），第一團（羣衆化），第二團（積極化）。

第二師（三〇〇）第四團（理想化），第五團（政治化），第七團（紀律化）。

右根據周司令胡元聖電偽一軍團第二師參謀長陳友哉身上檢出的秘密文件之一。

共匪竄到川南時，其代替符號又變爲。

代一軍團，①代二軍團，「會黨」代三軍團，「四川」代四軍團，「同昌」代五軍團，「安會」代六軍團，「興國」代八軍團，「貴州」代九軍團，「瑞金」代二十一軍團，「湖南」代二十四軍團，「龍江」代二十五軍團，「國家」代保衛局。

「甲」代朱德特務營，「乙」代槍彈挑選隊，「丙」代新兵營。

右根據川軍潘總指揮文華報告陳竹筠口供之一。

此外尚有偽中央組織之代替番號。

「甲」第一梯隊番號（紅星），五百餘人，朱毛及重要人在內。

「乙」第二梯隊番號（常綠），衛生部四五百人。

「丙」興國兵工廠所存三百人。

右根據蔣委員長真電。

又有匪方代隊號。

偽總部爲蒙古，偽一軍團爲山西，偽三軍團爲山東。

右根據四川劉總司令湘劉匪情報。

看匪中代替符號，花樣翻新，大可證明其內部惶恐之狀，沿途怕國軍偵悉其動靜及實力，所以偷偷摸摸，拿些小開來代表隊號，正犯了中國古語，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的格言了。

十五、造成血染之紅區

共產黨的第一能事，就是屠殺屠殺，不但屠殺民衆，有時黨內傾扎，就互相伙伴，先述共產黨殺共產黨，再說共產黨人

民，到如今讀者才了解蔣武侯出師表上兩句話，「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不常我總以為以諸葛聰明才智，不在一般人之下，他何以說出此兩句話，難道他連保全性命的基本都沒有麼？到而今才知道處亂世的不容易，他處於亂世混濁，保身不易，故慨乎言之，非自保無術也，居今之世，較諸三國時，尤困難萬倍，即如共產黨之屠殺，也就可怕了。

湖南二公報載中國共產黨既為蘇俄之傀儡，當然凡在蘇聯所有的黨內小組織，中央也照例的模倣其備，同時共產黨其政治集團特異的獸性殘暴，在中共也並非例外，因此黨內鬥爭的劇烈，自即即登案逮捕，因為鬥爭而起之大规模慘殺，甚至成為毫無標準地獄式的亂殺，則以一九三〇年，偽中央設立肅反委員會為開端，該會存在期為一年〇四月，所殺人數超過十萬，其罪名為A B團改組派，取消派，遷移不堅定之知識份子，阻礙階級革命之士著富農，有反水背叛嫌疑之北籍士兵等，其殺方法，則分為斬決，非刑處死，洗村，焚燒坑棚，所用的非刑，有火灼男女生殖器，打地雷公，其法將人舉之一指腳亮以細麻繩縛於釘立之木棍上，棍端預留縫縫，而以錐形之尖木，就縫隙鑽入，松香燒背脊，及上刀山等，不得口供不止，究其實，則為毛派與反毛派互殺，其中級幹部的著名劍子手，在毛派為曾山劉士奇陳日東李韶九等，反毛派方面則有陳毅林一絲李伯芳，最大的屠殺為黃陂慘案，被殺者毛派幹部三百餘人，偽一方即軍士七千餘人，而毛派之報復，則有富田慘案，殺贛西行委特委及永豐吉安吉水P Q V幹部，自此激成偽二十軍長劉敵之變，劫走人犯，設立永陽省委，直反毛派之項英，出任調停，取消肅反委員會，並以調和派之何淑衡任政治保衛局長，殘殺之風，乃起，肅反運動中最慘毒及最有趣者，當推林一絲楊指彬李伯芳三人，林為首任肅反委員會主席，因與毛澤東宿嫌甚深，即盡量利用肅反，以剪除毛之幹部，其方法為假借無法捉獲之A B團罪名，藉選毛派忠勇份子為劍子手，使被指為A B團匪徒者，另一批毛派幹部之部頭，每日多重責百起，在這些劍子手殺得手軟之後，他又給他們一個背頸階級的罪名處死了，直到毛澤東趕回白沙，派蕭勁先將林一絲捉住，居然蕭勁先有本領，把林一絲上了三天三晚的酷刑，把他折磨成是A B團了，楊指彬為毛派在贛南特委的心腹，用以監視陳毅，但在反肅運動開始，便給陳毅指為A B團，此對蕭勁先本知，為破天荒，單是打地雷公，便給拷了十幾回，每個手指同陳亮都肉盡了，見骨，還沒有死，李伯芳本為贛西行委，在富田之役，同段良弼周鳳閣譚國等四十餘人，通緝李韶九捉住，李韶久外號活閻王，把他們的生殖器等物盡了，惟李伯芳為特殊，他在僅剩一絲游氣的最後五分鐘，想出一個毒計，他把贛南毛派幹部三百餘人，都供在A

日國中，李韶久非常高興，起來一起殺頭，割得毛澤東派人星夜趕到，只割了李伯芳一個人。於是他在最後苦笑中，割成碎片了。

此外再說以殺民衆，僅就編者搜集所得之材料，其他未經收到之省區，誠恐有甚於此因未得根據不敢杜撰茲述所得者如次。

(甲) 江西赤區之屠殺。

(瑞金) 赤匪佔都追記說，匪既克瑞金，因當初瑞民不易匪化，匪黨乃厲行肅清工作，蹂躪懷攻陷會員，紳民死者千餘，瑞金縣民有登山結寨抵抗者，因國軍收復瑞金時，猶有義民數千，然先後被匪屠殺與戰死者，數逾十萬人，亦云慘矣。

(寧都) 寧都劫後調查記說，民國十八年五月，朱毛復陷寧都，殺地方所謂土豪劣紳者三百餘人，十九年，再陷寧都，焚燒文廟，匪三次攻軍徽峯不下，二十一年冬，殺兵不至，糧糧已罄，遂陷落，男女老少長無一生存者，其後乃厲行赤色恐怖，凡略其財產，及稍有聲譽者，即指其爲奸劣，殺其人及其妻子，斬絕根株，無論貧富男女，每次殺人多至百人者，寧都劫後調查記二十三年四月，國軍克復廣昌，匪徒乃大肆屠殺，每日以數百計，夜殺爲多，且不准收屍，安埋，任其腐化暴露，其慘無人道，莫此爲甚，寧都人口，向稱三十二萬有奇，今所存者，僅四分之一耳，四郊殘骨，目不忍觀云。

(興國) 興國縣報，載紅色中華報去年十一月登記興國全縣人口，原有二十四萬，殺至去年底，興家之男子連老幼共計，亦僅有五千三百餘人，又強迫壯丁一千人充當紅軍，只有三四千人了。

(乙) 四川赤區之屠殺。

(南江) 據四川月報，南江全縣男丁只十餘萬，屠殺者在五萬以上，已有數百人至千人之屍坑。

(通江) 城、山、麓及阿壩等地，有屍坑二十餘，每處堆數百或一千人不等。

(巴中) 據川康第四軍調查，被殺掩埋屍體，已達三百餘處，合計人口十二萬以上。

(涪陽) 亦殺三萬人。

(儀隴) 一縣被殺，立三鄉五萬，觀音鄉一千七百餘，鄉寺鄉一千餘，城內九百三十餘，永安鄉八百餘，日興鄉

傷之乃朱
地不詳
地可免
地靈而

七百餘，觀察鄉一千五百餘，土門海五百餘，統計在五萬七千以上。

（營山）城東各大公館內，發現屍坑多處，屍數已達四萬餘具，鄉鎮發現尸坑，估計約在八九千至一萬人。

（宜漢）學校操坪內，發現深坑一所，內有女屍百具，皆穿女學生服，以屍而蔽，雙河場一處，三十餘條，經文職二十餘條，宜漢城附近六十餘條，被殺者在五萬人。

（萬縣城口）被殺之人約十三萬。

（綏定）赤匪所埋之屍骸，約五十餘處，人數在二萬以上。

（廣元）被殺者在三萬，尖子場一處，幾達五千，爲敵統在三萬以上。

（蓬安）

（南部）

（蒼溪）

（同中）

以上數縣，死亡在二十萬以上。

編者到此處，早已毛骨悚然，不寒而慄了，這些都是徐匪向前進造成的功勞，唐朝的黃巢，明末的李闖張獻忠，二班殺星下凡，恐怕比起徐向前來，望莫莫及了，讀吊古戰場文，魂魄結合天沉沉，鬼神聚舍兮風蕭蕭，往往鬼哭，天聽則聞，現在入了赤區恐怕白天都要聽聞鬼哭了，用此殘暴行爲，還要說是解放民衆，共匪之罪，嶺南山之竹，豈能隨筆。

附共匪偽銜姓名特徵表

十六、共匪首長之年貌

軍委會調查重要共黨偽職銜名年貌

民國二十四年四月製

偽職	姓名	年齡	籍貫	面貌特徵	現在地	備考
匪黨中央派赴第三國際代表	陳紹禹	三一	安徽	身體矮胖	莫斯科	又名王名
匪中央總書記	博古	三〇	無錫	眼有斑痕	西貢	又名秦邦滋
偽中央政府主席	毛澤東	三九	湘潭	面長中等身材	西貢	
偽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朱德	五二	四川	面線粗黑	西貢	
偽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	張聞天	三三	浦東	身材高大近視眼	西貢	
偽府副主席兼中區軍區司令	項英	三五	湖北	面黑身矮有眼病	現不詳	
第三國際派來匪區軍事代表	李德	三四	德國籍	身材高大眼鏡	西貢	別名蘇夫
偽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周恩來	三七	湖南	人鬍子	西貢	
偽中央組織部長	羅邁	三〇	湖南	身材高大而兇惡	西貢	
偽中央軍委會總參謀長	劉伯承	四〇	四川	左眼瞎裝假眼	西貢	
偽紅軍總政治部主任	李富春	三一	湖南	身材短小	西貢	
偽中央國家政治保衛局長	鄧發	三〇	廣東	滿面橫肉眼兇	西貢	
偽紅軍政治部主任	王稼書	三二	江蘇	中等身材瘦近視	不詳	

偽津贛省書記	任弼時	四〇	湖南	面白留有八字鬚	湘贛區
偽中央政府政務處主任	陳毅	三四	四川	左足殘廢	不詳
偽湘贛省書記	陳壽昌	二七	寧波	身長而瘦	湘贛區
偽全國總工會委員長	劉少奇	三五	湖南	身材高大而瘦	西貢
偽中共中央分局書記	李才達	二四	江西	身材短小	不詳
匪黨中央分局組織部長	陳澤秋	三〇	湖北	面黑多鬚	不詳
偽中央政府司法人民委員會	梁伯台	三〇	寧波	身材高大而長	不詳
偽中央最高法院主席	董必武	五〇	留蘇	面黑留鬚	西貢
偽中央國民經濟人民委員會	吳亮平	四九	寧波	近視眼	西貢
偽中央政委工作部長	廖云承	三二	寧波	身材中等	西貢 又名陳雲
偽中央政府副財政人員委員	鄧子恢	三〇	福建	中等身材牙齒金	西貢
偽中央政府財政人員委員	林仁渠	六〇	湖南	身體高大牙齒子	西貢 又名祖滿
偽中央蘇區中央局書記	何克全	二八	萍鄉	身體矮小有肺病	西貢 又名劉豐
偽蘇中央婦女部長	金維映	三〇	湖北	身材中等	西貢 羅邁之妻
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員	瞿秋白	三四	江蘇	髮半髻什鬚	西貢 已被擒

僑中央政治教育人民部委員	孫特立	六〇	湖北	身材短小活潑	西	宜	
僑中央宣傳部長	劉英	二八	常州	身高大近視眼	西	宜	
僑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員	王先蘭	三四	溫州	中等身材	西	宜	
僑國家政治衛隊執行部長	李一詠	三〇	四川	身矮肥胖	西	宜	
僑軍團政委	燕榮臻	三〇	四川	身材中等	西	宜	
僑第三軍團政委	楊尚昆	三二	湖南	中等身材缺一門牙	西	宜	
僑前軍團政委	滕代遠	三〇	四川	中等身材瓜子臉	西	宜	
僑江西省委書記兼副主席	曾山	四〇	湖南	身材高大	失	離	
僑國家銀行行長經濟副主席	李六如	四〇	江西	面瘦中等身材	不	詳	
僑中央政治宣傳部長	潘漢年	三〇	湖南	面矮面癯	西	宜	別名小開
僑中央軍委秘書長	劉國章	三七	宜興	身短有鬚	西	宜	
僑年先鋒總隊長	張愛萍	二〇	四川	身材高大面黑	西	宜	
僑國浙贛省委書記	曾洪蜀	三〇	四川	面瘦背屈	關	邊區	
僑中央宣傳部長	王威榮	二二	湖北	中等身材	西	宜	
僑中央分局總管	毛澤澤	三五	湖南	身材高大	西	宜	

偽中央最高法院副主席	何叔衡	五〇	湖南	中等身材面方	失蹤	
偽全國總工會婦女部長	劉季仙	三三	江蘇	身高肥大	西竄	周恩來之妻
偽中央政治局秘書	鄧穎超	二九	河北	面長黑有病	西竄	
偽兵工廠廠長	劉克臣	二七	奉天	身肥胖面方長	西竄	
偽中執委兼檢查委員會主席	蔡暢	三〇	湖南	身材高大面瘦	西竄	李富春之妻
偽古秘書兼偽門爭報編輯	陸定一	二〇	青田	身材矮小近視眼	西竄	
偽中執委兼偽學校校長	馮雪峰	三〇	浙江	身材矮小	西竄	
偽國家銀行行長	毛澤民	三二	湘潭	身材高大眼有病	西竄	毛澤東之弟
偽蘇維埃中央執委會秘書長	謝覺哉	五〇	湖南	身材矮小有鬚	西竄	
偽總衛生部部長	賀誠	三五	四川	身身材矮小有鬚	西竄	
偽紅軍大學校校長	何畏三	三〇	湖南	高而口大背洪面黑	西竄	
偽匪黨中央審判交通科長	陳彭年	三〇	江西	身高大鑰金門牙	西竄	
偽贛南省委書記	阮肅仙	四〇	廣東	中等身材氣喘病	失蹤	
偽福建省蘇主席	鍾盾仁	三〇	興國	中等身材	失蹤	

共匪西竄記

第二編

共匪西竄之先鋒上

朱毛西竄開啓的急先鋒，盡人都知道爲蕭克，在蕭克未出動之先，有兩點先要聲明。

第一、賀龍竄擾黔東。

第二、李景保流竄湘南。

編者先述賀龍竄擾黔東，賀龍的歷史，上編已經略說過，他由鄂西竄入黔東，有一般人傳說，他是被國軍壓迫出來的，其實不然，他分明是給蕭克出竄之先，作個汪洋大海中航行的燈塔，使蕭克在驚濤駭浪的當中，得着指導，指導航行的路線，這個步驟，原來也是匪黨中蔡邦彥等所預定的計畫，該計畫先合僞二六兩軍掩護主匪大部渡江，賀龍在岸上暴動時，他的地位，原來在朱德之上，此時降爲第二兵團總指揮兼川鄂湘黔軍區司令員，該部內容之組織，土時時任政委，張子惠充政治主任，湯祥峯副之，原轄第七師長爲東生，政委夏曦，第八師長湯福林，在貴州失敗後，又改組以原僞七師爲四師，師長盧東生，政委改任方禮明，參謀長向國登，轄十六十七十八三團，蕭克受賀龍指揮，雲南中央因賀龍久踞湘鄂邊陲，蔣委員長特任徐源泉爲鄂西、防剿匪總司令，專任捕剿賀匪之責，兩年以來，卒無效果，賀匪迭渡川東之西秀黔彭，四川督辦劉湘派陳萬仞、華之清，進入黔東之后坪沿河德江印江各屬，其時，貴州省主席兼第二十五軍軍長王烈與新編三十四師師長鳳鳴陳聚珍等，雙方迭以兵戎相見，王家烈派顧懷忠師擊之，未效，遂被人離間，與王生淵、脫離王氏，率隊入湘，賀龍乃得乘機潛入，休養整頓，赤化印治，王主將復任命蔣丕緒爲第三路指揮，李景保爲第四路指揮，分途進剿，賀龍不支，向川邊退却，茲錄黔軍軍部數電，便可得其大概。

黔軍軍部通電四則

電一 八月十五日即開電

樹略賀匪陷沿河，焚燬縣府，劉恩齊（前貴州崇武學校校長）家被殺數人，現據匪師長張忠厚（稱）該匪向德江進逼，均被擊退，復據正安蔣司令在珍佳電稱：該司令所部，連於寒日聯合匪酋及川軍田（冠五）旅一致進剿，又據簡仁柏團長輝章佳電，已調集軍團，向甘龍口之匪，嚴密防剿中，該匪盤踞境區，未退，或將竄回川湖。

電二：八月二十一日參馬電

共匪大部，前經我廖柏蔣李各路進逼協剿，已向秀山彭水縣離分竄，現據有賀龍之妹，賀蘭英，率七八百匪駐印屬楓香溪，與印沿交界之衛家舖，神匪及其他土匪潛軍勾結響應，分援沿印屬之塘壩石砂子坡等處，現令李指揮成軍親率二三團圍，并指揮楊昭輝旅之張立功團，開誠恩德，聯合柏蔣，協力清剿中，惟赤匪狡詐百出，零擊時易，故特聯合川湘友軍，積極整理團務，作根本防剿辦法。

電三：八月二十一日參馬電

賀匪迭被痛剿，因川湘軍防範嚴密，不易突出，仍潰竄甘龍口南安營一帶，有援梵淨山以圖衝延橋樑，我軍正擬四面包圍，一致殲滅，不意匪部被誘叛變，襲擊江口，賀龍因而於昨日分兵中石三路反攻，以圖死灰復燃，中路由賀龍親率約三千餘人，左翼約千餘人，並勾結土匪神兵，向印江敵軍撲擊，經李指揮成軍率戰周兩團連擊三晝夜，將匪擊潰於印屬之砂子坡松樹灘則溪溝一帶，匪死傷亡極重。

電四：十月三日江參電

賀匪經我軍第四路（李成章）軍擊潰於川邊甘龍口之後，因匪首匪（克）被我清林黔三省聯軍圍剿，殲滅在即，忽於倏日（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集其全力，由右翼火燒場竄至木黃附近之夕陽壩，企圖奪取南賓，接應諸匪，當經我李指揮率二三九十六各團合圍兜剿，戰自午至亥，匪不支，向平洞口紅石板潰退，是役計斃匪四百餘名，現柏蔣李等路正追擊中。

按黔軍堵剿賀匪，中經若干戰役，因為太佔篇幅，細者所以舍棄，只錄上四電可概其餘，單就上述四電，可以看出賀匪之任務與企圖，分明竄入沿印一帶，為蕭克作指路碑，又可以牽制湘黔軍一部份力量，故爾忽進忽退，時整時零，變化多端，令人莫測，以減少蕭克西竄的阻力，一聞蕭克竄入黔東，三軍合剿，乃急犯印江之木黃，遙為援應，這些動作，都是個中央預定的策略，所最可惜者，在甘龍口圍困賀龍之際，倘不因匪懷忠疑心搗貳，自己扯風，賀匪一脫，或

可以從此撲滅，何政使之再與蕭克合股，而演出日後極端的大禍。

其次說到李宗保，蕭克行將西竄時，先派李宗保竄擾湖南邊境作試探性，以爲共匪大股西竄先鋒之先鋒，當時蕭克流竄贛南西境時，西路軍對於湘東南沿山沿江，綢繆如林，無隙可以逃竄，因李宗保湖南鄰縣人，地形較熟，耳目較靈，乃命其先率匪數百，竄擾湘南，作個前鋒探哨，李宗保奉了上級僞命，自然全身披掛，率帶嘍囉，不分晝夜，潛伏入湘，即以寶蓋山爲根據地，到處劫掠。湘主席何健亟令湖南保安區司令段琮璵派員剿辦，以遏亂萌，事經兩月，段未能如期掃蕩，李匪更得流竄於衡陽祁陽郊野及湘贛邊界，探得西竄途徑密報蕭克，蕭克得報，乃下令動員，開始西竄了。

共匪西竄之先鋒，蕭克。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三日以前，蕭匪主力仍在江西奉山以南，均頭大旺市橫石新江口一帶，逐漸向南移動，該匪所有實力，據國軍獨立三十二旅胡旅長趙祖訓蕭匪戰鬥詳報如次。

匪軍編組實力及其企圖。

(甲)編組。

僞指揮官中農工紅軍第六軍團長蕭克。

僞第十七師師長蕭克自兼，轄四九、五〇、五一、三團，及警衛偵察等連。

僞第十八師師長龍雲，轄五二、五三、五四、三團。

紅軍分校學生隊，及游擊隊赤衛隊等雜色隊。

(乙)實力

(1)人數近萬，用欺騙手段，壓迫民衆而成。

(2)步槍約三四千枝，梭槍約三十餘挺，駁壳槍約二百餘枝，自動槍半溜彈等均有。

(3)大小無線電台兩架。

(丙)企圖。

該匪於八月中旬，由贛西之淦川永新等縣，經果西竄，圖與湘川邊之賀匪部聯合，苟延殘喘，爲害地方。我軍第十五師王東原部，及第十六師董亮基部，由贛西跟蹤追抵湘南。

據蕭匪自民國廿三年八月四日西竄，至同年十月三十日與賀龍會面於貴州南腰界，爲期不過三四月，而經動湘桂對三省大軍追剿，如不因朱毛出竄，此股已告蕩平，茲分爲三段紀錄，湘軍單力追剿爲上段，湘桂兩軍合力會剿爲中段，湘桂對三軍協力圍剿爲下段，爰逐日記之如左。

八月四日 蕭匪先以一部向下東沙塘石均，俾分三路渡江。（見委員長南昌行營魚四電）

八月五日 蕭匪以主力圍攻衝前橋堡。（見蕭師長霖魚午電）

八月七日 蕭匪率僞七十八兩師，有四九至五四共六團兵力，另有獨四兩五兩團，人槍六七千，迫砲四門，驅馬百匹，由橫石出發進蕪林。（見蕭師長霖王師長東原佳電）

八月十日 蕭匪部竄抵左安。（見劉縱隊司令建緒尤未電）

八月十一日 蕭匪竄抵桂東之雲前。（見前電）

八月十二日 蕭匪竄苦株橋，向砂田前進，有犯汝城企圖。（胡指揮鳳璋文已電）

八月十三日 蕭匪主力抵田莊圩暖水圩，一部迫近汝城黃草坪。（李師長覺寒未電）

八月十四日 蕭匪連餘口，同時有匪到青步圩，發桂電話不通。（李師長覺剛未電）

八月十五日 蕭匪竄至壽縣，經東江，剝抵木公橋，一股攻渡頭司，旋抵樟樹下獅子嶺，向郴州急竄。（李師長覺統制申各電）

八月十六日 蕭匪圍五龍山砲堡，晚抵郴城十里之叉路口。（劉縱隊司令建緒徐申電）

八月十七日 徐日竄抵王仙嶺走馬嶺，匪側衝在萬歲橋至八里排橋築工事。（劉司令建緒巧西電）

八月十八日 匪經保和圩向桂陽急進，右側衝山升平舖築塘壩，抵桂陽附近。

八月十九日 竄向新田由教田圩分三路竄，一向土地塘，一向古樓市，一在流渡峯泗洲溪間大窩園一帶。

八月二十日 匪本月潛行西竄。

八月二十二日 竄抵桃港白水嶺，先頭已達獅子坪，附近，有渡湘江西竄之嫌。（本目以上情況均見劉司令建緒

萬發專電）

八月二十三日 漢陽匪逼近零陵附近，有一股在蔡家坪對河，企圖偷渡未逞，（劉司令發續報午電）蕭匪偵抵菱角塘後，橋陽家灣桐子坪後，分向白水嶺陽明山退却回竄。（晏司令國壽有電）

八月二十四日 匪主力經分水坳，竊家橋不能渡江，偽團長桂興一名攜械投誠。

八月二十五日 匪由桐子坪廟門口向陽明山之黃柏洞逃竄，蕭克有曉諭祖爺廟，探問白水嶺大隊江道路。（見劉司令建緒府午感西兩電）

八月二十六日 蕭匪竄到陽明山，其一股竄石家洞，另一股到白果市。

八月二十八日 蕭匪向南竄抵新田以南之石古圩廢發圩。（均見劉司令建緒倫電）

八月二十九日 蕭匪大股圍攻嘉禾未逞，南竄臨武藍山交界之上橋圩，新村渡，經一担石竄抵藍山附近。（見劉司令建緒西電，及李師長覺升已電）

八月三十日 蕭匪山竄遠之下渡，向西竄水打鋪。（永新縣長朱錦潤西電）

八月三十一日 蕭匪於廿日晨竄經四眼橋，有向江華進犯企圖。（道縣縣長楊國宣三十一日電）

按上面逐日記載，軍方電文，便知道蕭匪目的急於西竄，在八月份當中，叫囂乎東西，騷突乎南北，迷離倘恍，使湘軍不易斷定其企圖，稍提其主力，因其任務左開關其西竄大道，急求趕到川黔，故沿途竭力避戰，此時南八行營，已令南路軍全縱隊指揮譚謀，派兵六團，集結於上猶以北地區，與西路軍聯絡出擊，粵軍當派第四師張總所部之十一團廖道明，十二團陳香，集結南康，準備出擊，其堵剿贛江防務，由特務營担任，西路軍所有各部，完全開在江西，蕭清驥匪，奉蔣委員長八月十一日真西電令，趕緊自汝城集團（含）經沙田橋頭大汾蕨林遂川楊樹村至吳坑（不含）封鎖綏德，令南路軍銜接集團（不含）沿上猶江下達贛城折經五雲橋沙池至吳坑（含）橫築封鎖綏德線，以便包圍，殊八月八日，蕭匪包圍攻蕨林的綏德，十一日已竄抵湖南桂東的賽前，臨渴掘井，緩不濟急，但蕭匪之企圖，已完全暴露，西路軍何總司令健計派劉軍長兼司令建緒為第四路軍前敵總指揮，馳赴湖南，積極設防堵禦，其時。

劉總指揮建緒之部署如左。

一、電令十五師王東原，十六師彭俊仁，六三師之一八八旅陳子賢，由贛西遂川火速向桂東汝城追擊。

二、派歐副區司令冠，率保安十六團段人範，十八團胡鳳璋，十九團歐冠及餘團之一營，先對汝城方面防堵。

三、陳子賢旅及楊鐵南徐名瀾兩團，先對二縣方面截堵。

四、劉建文團集中待命。

五、十五十六兩師，先驅沙田之匪，向南覓匪主力痛剿。

六、段區司令珩，率軍團扼守彭公廟青坪，渡頭司渡口文明司綠塘關。

七、六二師陶旅，仍在貴均集中馬鼻嶺堡繼續建壘。

胡鳳璋部奉令守萬年橋壘，十三日匪以全力攻之，胡部不守，撤退綠嶺工事，並派兵跟匪向黃草坪尾追，代理湖南全省保安司令兼十九師長李覺奉令續追，當時以劉建文唐伯寅歐廷唐季侯各團為主力，按置於祁陽資興間，以拒堵匪前進，而粵軍所派之十一、十二兩團，十二日由營前趕到三家村營形時候，△已抄小徑直抵祁陽城十里地方，湘軍所設第一道防線，已被匪偷越，劉建文急令趕佈湘江及武（岡）資（興）第二第三兩道防線，其大致情形如次。

湖南省佈置湘江第二道防線。

蘇匪克既入湘省之蒸陽，湖南平原，已無險可守，只有湘江天險，可以設防。

第四路軍為側重長沙省會方面之安全計，除令王東原師由桂東經資興耒陽宜章，令彭位仁師大部向汝城尾匪追剿外，並派李代司令覺，率段珩司令領湘東南兩縣扼守彭公廟，渡頭司渡口文明司之橫線，以資捍衛，十五師之汪旅之樁銑日資興續進，後日劉建文團固守耒東之東江橋，鴉雀坪，原有陣地外，派一營由祁陽南抄襲北進，巧以竄匪被劉團追抵，華塘鋪，又調朱邦紀團乘汽車到洪橋，歸段珩指揮，督日王東原師經七塘橋向敖泉圩，匪主力截擊，彭位仁向高亭續進，段司令珩指揮劉建文唐伯寅及保安朱邦紀王見龍兩團，由補充總隊袁建謀團，迅速將湘水上游左岸之防務佈令，唐伯寅團派兵一營駐陵南死守，馬日王東原到新田猛進中，又令司令部國藩飭何金剛團有晉兩團沿老田鋪石期左接老頭舖湘江左岸堵截，一面調湖南警備司令胡廷，將要緊部隊抽調一團，集中資興待命，所遺防務，交教導總隊副陳格新派學員接替，蕭胡部王育瑛率六九四團第一營及六九五團第一、三兩營，乘汽車赴資興待命，據當日湖南省內兵力之空虛，已可概見，而鄰省之防務，則分述如次。

廣東方面

南路軍總司令陳炯明派發粵國防堵粵湘邊境之連縣，並令獨立第三師團師長李江率該師第一、三兩團赴湘增援。

廣西方面

第四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派桂軍第十九師師長周祖晃，及廣西桂林區民團指揮陳思元所部兩團，由桂林乘汽車運到前方協剿，其先頭到達黃沙河，周師長並日到興安。

貴州方面

當蕭匪偷渡湘江未過，轉竄陽明山之際，或南或北，忽東忽西，岐路徘徊，其時黔軍已將盤踞黔東之賀龍驅逐出境，王主席兼卅五軍長家烈所屬部隊，有扼守於東路一帶，以防賀匪南竄，竊者當時正負責州軍政駐湘三表任務，觀察匪情，逆料蕭匪西竄，乃爲大股率團西竄之張本，備蕭匪得竄入黔川，來日大難，將有不堪設想，乃急電王兼軍長拋棄小嫌，履踐關嶺會議之約，（按貴州王家烈猶國材爲周西成部下，周死後，王猶等爭權交惡，意見甚深，雖經何知重黃道彬等師長奔走調和，約王猶到關嶺會商，商治和平協作，猶原來階級，次於王，猶仍聽王之指揮，王則以省主席界猶代理，王諾之，殆返貴陽後，輒聽奸人之言，只以民政廳長與猶，猶不肯接受，故意見猶存，此即所謂關嶺會議也。）以管政界猶，使猶調集所部，專負防剿賀龍之責，王則自統全軍，移駐黔東，及湘西靖綏通一帶，採外線戰術，一則可以聲援鄰省之危，再則可以保存貴州元氣，過去內部一切糾紛，即可迎刃而解，表示黔人團結，使他方之挑撥離間，無所施其技倆，無如旁觀者清，當局者迷，不加詳察，不納忠言，弄到兩敗俱傷，同歸於盡，誠可太息也，舉王主席復編省之電，即可證明，其電云：

長沙胡代表羽高兄鑒，其電奉悉，蕭匪竄湘，深爲憂慮，已飭周芳仁部向湘邊防堵，至用儀（猶國材號）主政，負責剿賀，烈督師湘邊，事實上恐辦不到，蕭匪情形，希時見告，弟王家烈叩，有未參

貴州全省剿匪後援會擬編者電一則。

長沙胡代表羽高先生助鑒，發電奉悉，蕭匪竄湘，企圖在黔，斃耗劇烈，羣情震怖，先生關懷桑梓，建議甚道，採取外線戰術，高瞻遠矚，至深佩感，除電陳王軍長立決大計，力籌防剿外，特電奉復，後情如何，仍乞時告爲荷。順頌動祺，貴州全省剿匪後援會叩東叩。

據當時湘軍一面派十五十六兩師分途尾追，又派晏司令國藩部之何謙兩團於敬晚抵老頭埠，担任老頭埠至大江口之線防務，其建謀團担任觀音灘（含）至柏坊，朱邦紀團接任牛皮灘（含）王見龍團接任紅木頭，劉建文團附保安第七團

一營接任老頭埠，(含)唐伯實團一營守零陵，一營協守老頭埠至石期站，一營附屬搭橋冷水灘。

滿洲自竄湘以來，僅在萬年橋與胡鳳璋部接觸一次。十六日攻五雷山，圍擊，其餘多日均竭力避戰，不敢與軍隊相接，湘軍因得不到匪之主力，所以無法下手，直到二十五日，第十五師之強攻中旅始於冷水灘遭遇偽五四團，大打一仗，頗有斬獲，同時第十六師師長郭持平，(即彭位仁師)率兵五團由洛山趕赴潘家村花江之線截擊，並派出一部出擊呂公洞白果市，劉建緒又令胡建旅並指揮五五旅一部搜剿楊子坪廟門口，趕赴大忠橋待命，等待軍隊趕到，匪已逃歸去丁，蕭克本人，忽而折竄陽明山。到陽明路，令湘軍不知他所竄，途徑，其時

何總司令總命令如次

鍾光仁旅、朱陽待命，武新團開冷水舖待命，十六師唐蕭團暫駐高亭受鍾旅長指揮。

任命段珩晏國海為湘江左岸守備司令。

有日郭副師長持平向白果市前進，十五師以一部在新田永安平田之線堵剿，大部向石家祠攻剿，倏日十六師出新田以南地區，聯合十五師向南兜剿，鍾光二旅。唐團到高亭待命五五旅劉代旅長建文及黃新團於世日到耒陽待命，胡建旅開零陵，並派小部搜剿分水坳桐子坪花江一帶散匪，段晏兩司令仍守原防，補充總隊第二隊主任何平以第一、二兩營駐寶慶，第四團暫駐湘潭待命，是日。

粵軍李副師長江，率吳啓宇團山樂為進駐湘南宜章。

桂軍由平樂調來民團二中隊，每隊槍一百二十枝，一隊駐永明屬之桃川，一隊駐龍虎關，防匪南竄。

蕭克竄到零陵羅家渡，本欲渡過湘江，因湘省第二道防線早經部署妥當，沿江無隻，均已拉步，並且江深不能徒涉，不得已才回頭竄數百里，向南逃遁，贛日第十五師已追過嘉禾，十六師已由新田取道桃林鋪，向臨武急進，胡建旅仍扼守零陵，唐季候團防守單江鋪至道縣之線，世日，王郭兩部仍趕攔窮追，將殘匪團奉令搜剿陽明山散匪，其時。

桂軍團師之秦霖團，早至五里牌單江鋪，沿江水左岸設置警戒，周師長因是日軍事繁忙，僅派兩團，於倏日經永安縣乘程向道州推進。

粵軍李副師長江親到宜章，第三團亦抵塘村。

本月以來，蕭匪竄安城往東鄉縣新村等處，交際不密，山八縣縣境，湘省不安團隊堵剿於前，四路軍王郭兩部追擊

於後，加以警備司令部及補充總隊分途協剿，計劃不可謂不周，防線不可謂不密，追剿不可謂不動，殊匪狡詐，避實就虛，僅一接觸於萬年橋，再攻剿於冷水鋪，曾國藩有云：大軍剿匪。無異以牛捕鼠，大而無益，此誠千古之定論矣。

共匪西竄之先鋒中

從二十三年九月一日起，到十九日止，此段時期屬於湘桂兩軍合力兜剿蕭匪克的時候，故分之爲共匪西竄之先鋒中，自成段落。

九月一日 蕭匪克經過江華道縣間之州背九井渡下茶園，偷渡沱江（繞落東已電），匪主力於東午，竄午田橋新車渡水極明遠村一帶，有同縣佛圩東安方面逃竄，初沿瀘水左岸下竄，旋因道縣有桂軍扼堵，乃折竄祥霖鋪，在午田橋午餐，（見第四路軍總指揮部通報）東晚在車渡宿營。（見同前）

湘軍劉總指揮建緒本日新領遺囑：

（甲）令王東原師跟蹤追擊。

（乙）令章亮基旅迅出資縣向全州興安之線，迎頭截擊。

（丙）令段瑞旅附補充一、二兩團，向零陵東安推進。

（丁）令胡德旅開往新甯佈防。

（戊）派補充總隊主任何平率三、四兩團，開邵陽待命。

（己）湘江防務（由祁陽至東安）歸保安團隊分段負責。

（庚）令鍾光仁旅協助歐冠樓剿辦宜散匪。

九月二日 多日拂曉，蕭匪突過高田橋。向西北急竄，未到抵莊村，有越黃沙河附近渡河西竄之勢。（劉總指揮部續冬成電）

蕭匪多晨向永安關大道以北，橋頭方面竄去，傳前方電話，匪到壽佛圩後之分兩路流竄，一股竄黃沙河，大股竄瀘陽之文村附近，被桂軍周師長及我軍師部隊擊斃八百餘名，其餘向興之屬之涼亭快竄。（湘軍通報）

九月三日 蕭匪在文村被擊潰後，本晚由全州界首咸水麻子渡渡河西竄。（第四路軍總部通報）

桂軍白副總司令張曉之處置：

二、令桂林區民團指揮陳元率部馳赴興安追剿。

二、令周師長親見跟蹤追擊。

三、派第七軍團軍長彭平率部有師趕赴桂林增援。

九月四日 蕭匪自文市被湘桂軍夾擊後，晝夜逃竄抵西延。（李代司令電）

西路軍何總司令鑒，對於追剿蕭匪之處置：

蕭李代司令鑒，率領十九師設旅二團補充總隊何平成缺供兩主任兩部四團，胡連族，迅電蕭匪追擊連連湘西後，并督率新編三十四師，及湖南保安第二、三、四、六區保安團，協同友軍，迅速將匪殲滅，勿任蔓延。

據李代司令鑒，率領上項使命，即率部謀長黃素符，及行營各員馳赴寶慶將匪追剿，當蕭匪竄渡麻子渡，探聞興安方面有國西軍嚴密戒備，乃晝夜向西延逃竄，劉總指揮建緒即令第十五師暫駐道縣，搜剿殘匪，并防止其回竄，又派章亮基偕同桂軍周師向全州推進，尾匪追剿，晏國海率何譚兩團趕赴新寧城步，胡連族及袁建謀由黃沙河趕赴新寧梅溪口。

九月五日 匪部竄竄西延。（按今改爲寶源）

九月七日 蕭匪由大埠竄竄車田，有經蕭滿竄城步之機。（以上見李司令覺齊西電）

是日匪在路塘，被桂軍周師之張國華潰後，仍向西延竄走。（第四路軍通報）

九月八日 蕭匪竄抵油榨坪一帶，一股竄湘桂邊境之大南山，一股由大埠竄回竄土地坳，經右翼向龍塘西竄。

（桂軍通報）

按當日桂軍周祖晃即，跟蹤追擊抵西延，軍聯芳師已由龍勝回城步方面採取包圍，貴州王主席家烈已派周芳仁旅向湘桂邊境通推堵剿，湘軍章師仍駐全州，督築砲堡，何友松旅隨周師到車田後，停止，仍回全州歸建制。

九月九日 蕭匪大股由大埠竄竄車田，經洞長鋪干窺城步。（李代司令電）

按本日胡連族已率令開城步，覓匪攻剿，何平部仍守彬溪口西岩市，成缺供則率黃新劉建文兩團開武岡策應，及國西部之何譚兩團在綏寧城步之間，遇滯匪之行動，原駐洪江之楊代湘黔邊區司令石松，已令龍運鴻團一部守靖縣，兼顧通道，主力集結綏寧長鋪子，蕭士勝團并指揮李國鈞團以主力暫駐黔陽待命，謝副司令龍，并指揮邊區第一團。

明強部，第結洪江，以一部開若水，在洪江原爲湘西重鎮，商務殷繁，爲湖南財富之所，西竄共匪，早已垂涎，乃以該處獨樹林立，險要森嚴，在民二十一年，謝龍任湖南全省監獄大隊長，與何代司令知重，同駐洪江，鑒於該埠重要，集各以兵力精銳附郊備禦，通以嚴城，無事則爲演習之所，有事則爲防衛之區，着手半年，築成獨樹，明年，何部返所，汪旅之彬來駐，復與謝部完成各線外圍及各掩蔽部，洪江本爲難守易攻場合，經此一番建造以後，一變而爲易守難攻之局勢，以故蕭匪偵知防線嚴密，不敢窺伺，更不敢開津，不但蕭匪繞道洪江而過，即後來朱毛大股，亦不敢犯洪江，該處市民，至今猶稱道何主席知人善任之功，及何謝兩君思慮預防之力，何總司令以謝龍智勇，提升旅長云。

九月十一日 蕭匪一股約七八百人，竄橋水賀家寨，被譚有晉團堵擊，另一股竄毛田大圳岩，有窺綏甯之勢。（錫代司令石松電）

九月十二日 陷賀家寨之匪，已竄丹口。（距城約西約三十里）約六七百，人約三四千，竄大圳岩，是日下午蕭匪在徽州，大股在孟公坳，竄寨老寨，旋即竄抵岩寨，按本日李代司令率率成缺缺部實團，及五五旅到大舖頭，胡連旅到橫水，何平所率之三、四兩旅充圍，并指揮譚有晉團，由觀音閣向丹口之匪攻擊，自未到成，始將匪擊潰。

九月十四日 蕭匪由向黃桑坪竄突竄，另一股自臨口下鄉竄去。

按本日竄竄甯之匪，與蕭匪連綿之竄竄接觸，李司令抵綏甯城，令所率兩團加入，協羅營攻剿，待兵至而匪已回臨口下鄉竄去矣，其時，川軍廖軍長爲，率兵四團，已進抵丹口徽州一帶，尾追，胡連旅已趨綏甯前方，覓匪追剿。

九月十五日 蕭匪竄黃桑坪寨牙，一股竄長安堡南山一帶。

九月十六日 匪竄橋水大橋，一股在寨牙。

何總司令鑒令李覺銑電。

參官，據蕭匪於昨日由綏甯向通遠四南地區竄竄。

判斷，其必經對東北竄，與興川匪會合，無疑。

該匪經我湘桂軍追剿月餘，逃散死亡甚鉅，疲困已極，我軍與桂軍各部，應即乘此時機，窮追入黔，協同黔軍，設法將一殲滅，除電廖軍長及王主席分途追堵外，李司令應查明當面情況，迅率全部或大部，繞道入理洞懷沅三流，進入黔邊，覓匪主力截擊，仍由李代司令統籌指揮進剿，毋使匪向西北流竄，并令胡連旅指揮謝明強團，進至廣

平糶。

按當日李司令到靖縣，桂軍廖軍長率部到長安堡。

九月十七日 蕭匪自黔日起，由杉木橋分兩路，一由渠水早發，出塘村，向雙江口，一由芙蓉早發，經牙堡堡，獨均城，向貴州境逃竄。

九月十八日 蕭匪一股竄貴州老鋪坪，被我周芳仁旅擊潰，回竄文星橋，通道等處，按當日蕭匪竄入黔邊時，湘軍李司令覺令劉建文旅對峙大箐坪之匪，成主任銑鈺率黃新團進出大箐坪，并指揮五旅向通道進剿，何主任平與成部同時出發，經中王橋向翠頭咀夾擊，桂軍廖軍長磊已入靖縣，黔軍王兼軍長家烈，已調第一團江榮華，五團李維亞，六團劉鶴鳴，七團畢駿，十三團袁錦文，特務團張立功，分佈於黔東南之黎平永從天甘錦屏三標鎮遠一帶，湘黔邊區剿匪司令何知重，本奉王主席令駐防安順，何知重派其參謀長王伯勛，將所部，晝夜趕築清江河沿岸碉堡，并督飭民團，協同防守。

九月十九日 蕭匪已竄四塘所，新廠老鋪坪一帶，湘軍何平部追至新廣興匪後衛接觸，胡耀旅推進至廣平，桂軍聯芳師及獨立一團進達通道城。

按前向一段記載，即係湘桂兩軍夾擊蕭匪之經過，旬日以來，桂省空軍，迭次轟炸，蕭匪不少，故蕭匪竄入桂境，即不敢在平賊地區稍事停頓，急向兩省邊區崇山峻嶺之中逃避，以圖隱蔽空軍轟擊之目標，而周軍兩師，協同廣西四團隊，分途兜剿，使匪無地自容，急竄出桂省北境，湘軍又防範極嚴，故迅疾奔竄入黔，貴州全省剿匪後援會於上月接到報告之電後，召開全體大會表決，電催王主席出兵，茲附錄該會九月一日致王主席電如次：

軍長王鈞鑒，自賀匪蹂躪思印松沿一帶邊地，幸大軍追剿，節節勝利，不意蕭克匪部，又由敘賓四入湘西，企圖入黔，與賀匪勾結，以吾黔為根據地，赤化川黔，群耗頻來，聞者變色，查該匪避實就虛，是其慣技，且竄黔其既定計畫，尤須先事嚴防，以頻年變亂民窮財盡之貴州，何堪再遭赤禍，星風不滅，勢將燎原，一着稍疏，後悔何及，現蕭匪尚厄湖南，為湘桂友軍兜剿圍擊，我省如能立決大計，出兵截剿，斷其來路，使其不能突圍，就地殲滅，既可根本打破其竄黔陰謀，復免地方再遭極度之慘禍，千鈞一髮，萬急於此，昨接駐湘胡代表羽高敬電，謂蕭克已被圍竄入湖南，有竄入黔合贊之企圖，故對追兵，竭力慰勸，且因湘江橫阻，否則早過綏靖入黔，遂懇蕭克速出

具，采外聯戰略，一面令邊縣趕修鐵網，固我藩籬等語，胡君所見，深洽輿情，且值事機萬分迫切，伏懇俯賜民意，早予定明，召集各界，宣佈防剿經過，決定良策，應付急難，尤望團結羣力，共禦暴侮，黨國地方，實利賴之，急不擇言，電乞鑒示，貴州全省剿匪後援會叩東叩。

共匪西竄之先鋒下

自九月十九日，蕭匪克大股竄入黔東平茶驛廠一帶，彼時黔軍自應全軍集中對東防堵，其所以不能完全集中力量於一方者，其中有四大原因，分述如次。

第一在賀龍

賀匪乘王陳交關之際，竄入黔東，黔主席王家烈派應懷忠皮德沛袁其衡曹天鎰楊昭輝等部，先後將匪擊潰後，嗣因廖皮兩部，說離黔王範圍，復經柏輝章李成章蔣在珍等三面攻剿，李成章向喬家舖天堂前進攻，蔣在珍向板場毛田坪兜進，柏輝章向清溪峯平洞口抄進，已將賀匪大股擊潰於來安營小井湖底等處，賀龍僅率殘餘退竄甘龍口南腰界，（一作銅腰界）黔軍柏李等部，因為担負封鎖賀匪，不使南竄之故，此兩部兵力，完全不能抽調者一。

第二在陳渠珍

陳渠珍號玉璧，久據湘西，十有六載，因其僻在西陲，湘人多不措意，陳氏擁有湘西十數縣，收入頗豐，招聚亦衆，居然以湘西土皇帝自命，凡過去貴州將帥駐於湘西者，莫不與之友善，王家烈亦其一也，當王氏由洪江回黔主政時，陳派代表來請，欲繼任王原任之湘黔邊區剿匪司令名義，王不許，陳深恨之，嗾軍鳴駕在銅仁松桃一帶稱兵反王，陳以全力暗助，藉車搗亂，用雪私忿，乃派其所部，一而再，再而三，以至於七次犯黔，均遭慘敗，而後停止，車既不得逞其風，陳亦徒自候其氣，直到萬不得已的時候，始派黔人李可達旅長，赴柏輝章營議和，柏輝章係王派防堵車陣者，駐軍銅仁，李可達與柏輝章有舊，故派李來，柏亦有祖識，乃單騎赴鳳凰與陳渠珍覲面，協定和平，各守疆土，互不侵犯，一場風波，乃告平靜，但貴州東路邊境，經陳軍兩部七次蹂躪，創巨痛深，人民言之切齒，今日雖曰和好如初，但古人有云，兵不厭詐，仍不能不留意防之，恐其欲雪會稽之辱，捲土重來，因此之故，駐防銅松江口至屏之兵，更不能抽調者二。

第三在黔國材

第二編 共匪西竄之先鋒下

前曾說過過關會談，雖有結果而未實現，然則過其廣殺之食，王則不愛處公之客，雙方固執，各懷鬼胎，測自貴州轉周主席西成主政後，貴州數十年來之匪患，漸底肅清，擬設全省公路，便利交通，黔人至今稱道不衰，其以中校爲資格，不出五年，做到封疆大吏。兼第九路總指揮，頗有天才，獨惜少讀詩書，駕馭士固無方，而應付政客則無術，爲周之最大弱點，但其所統率之毛光翔王家烈猶國材將在珍車鳴鶴等，均爲桐梓人，皆周西成一手提拔，由兵弁而至將帥，故對大號之曰桐梓系，周對戲謂將曰，貴州政柄，我不做時，交與某麟。（毛光翔周妹婿）某麟不做時，交與紹武，（王家烈）紹武不做時，交與用儀，（猶國材）不料周之戲言，竟成後之機語，亦皆桐梓系覬覦政柄之主因，然而無知軍人，固知政治，恆以此語爲傳授式之選語，編者民九任天柱知事時，周爲十團二營營長，結有金蘭之契，以友誼關係，周戲謂時，編者亦在座，親聞其將且會談之曰，現時非封建時代，你莫想做夜郎王耶，周大笑，互相視而笑，其後毛王果相繼任主席，編未獲染指，不免望洋興歎，心抱不平，雖夢寐間，亦不忘懷此席，必欲探指一臂而後快，在二十一年多，當四川劉湘與劉文輝叔姪鬥爭之際，猶同時亦發動倒王之戰，此亦中國新舊軍閥傳統式之習慣，勇於鬥內，怯於鬥外，種下來之惡劣根性，所以使之然也，川之兩劉，黔之王猶，當然不能例外，因此演出戈鋌同室，鬥在閭閻的把戲，雖經開會議之後，仍然不能徹底妥協，面善心違，互相猜忌，看王主席十月二十九日通電有云，北防匪駐各部，品類複雜，力量雖弱，然部多在西防，抽調需時，加以地方貧瘠，財政困難，匪部狡猾，至感棘手云云，其中然部多在西防一語，就是表示在防猶國材，即可證明防猶心理，不稍寬殺，因爲防猶之故，而不能抽調兵力，此其三。

第四在蕭克

除上面所述防範賀龍，陳渠珍，猶國材三者之外，才說得上以兵力來防堵蕭克，他們的功罪，編者不便直筆，留待後之人評之，王主席直屬軍隊，共計約有十六團，因多方調用，已感顧此失彼，當蕭匪西竄之初，編者迭督王猶，力勸放棄內都笑豆嫌怨，速定禦患大計，而貴州全省後援會，亦復同情主張，就近力促，王於不得已之中，始由各路防軍，抽調一部移駐平鎮與大柱間防。

自此蕭匪蕭匪，幸有湘桂兩軍，隔匪入黔，協同動作，卒將該匪大部掃滅，潰不成軍，蕭匪僅以身免，否則爲禍之烈，難言也，以大逃湘桂黔三省圍剿蕭匪之經過。

九月二十日 蕭匪在平鎮軍駐紮被我周方仁旅擊潰之。

據本日匪由平茶河潭溪前進，被黔軍第四旅之畢駿團截擊，戰約五小時，匪退踞潭溪四五里之高地頑抗，周旅長若仁亦扼要相持，等待拂曉攻擊，不料匪乘虛向中王橋竄去，此役匪傷連長各一名，匪徒數百，畢團傷斃副團一員，具二十餘名，陣亡七人，是日

湘軍何平部仍在新廠與匪相持，成缺缺部經親向馬渡河新廠夾擊，胡連族與謝國追抵廣平。

桂軍一部到拔寨。

九月二十一日 匪仍竄竄中王橋。

貴州主席王家烈由筑乘汽車到屬楊坪督師。

湘桂兩軍聯合新部署

一、覃師指揮所部兩團，及成缺缺部俞團，由馬路口跟蹤追剿。

二、唐軍長李司令率周師及汪團並胡劉兩旅，由靖縣出發，推進至塘口之線，覓匪而擊滅之。

三、何平部駐會靖通各縣，防匪西竄。

四、黔陽辰沅兩河右岸，已由李代司令派保安團隊扼守，并與黔軍聯防。

據當時湘桂兩軍入黔追剿，部隊番號及其姓名分志如次

湘軍

獨立三十二旅旅長胡達，率六九四團王增英，六九五團李相林。

補充總隊主任成缺缺，率覃有晉團，黔陽烈團，鍾維松團。

第五十五旅旅長劉建文，率劉建文團。

湘黔邊區剿匪軍第一團謝明強團

以上統歸李代司令指揮。

桂軍

第十九師師長周祖晃，率五四團秦霖，五七團張光偉，

第二十四師師長夏聯芳，率七十二團程樹芳，七五團顏仁毅，

以上統歸廖軍長指揮。

九月二十三日 蕭匪由錦屏屬新化竄魚嘴向蓬光急竄。

湘軍胡旅謝團抵錦屏，李司令到金嶺。

桂軍廖軍長令覃聯芳成缺缺西部尾匪窮追。

按本日匪在黎平附近，被黔軍周芳仁旅擊潰，紛紛向盤魚嘴南竄，匪的先頭部隊，已於二十一日在蓬光附近偷渡清河，錦屏縣因有湘黔邊區剿匪司令部隊及李維亞團，先事籌築工事戒備，匪不敢犯，乃繞竄上流南嘉堡遠光間而渡，桂軍尾追甚緊，湘軍已趕到錦屏，故錦屏縣治，得保無恙。

九月二十四日 蕭匪前隊竄抵距清河六十里之大小廣停止後，續隊續渡過清江河。

九月二十五日 蕭匪一股竄凱乘，犯八卦河，湘軍一部小有接觸，匪竄劍河巴野梁上。

湘軍胡旅報告

是日午前二時，接便衣探報告，先頭山八卦河向我前進，當電告李司令并飭部注意拂曉時，該匪果與我扼守凱乘，六九四團一部接觸，當被擊潰，同時並有方面，又與我五五旅之一連接觸，經李司令派兵增援，同時桂軍由漢溪方面分途向八卦河後出擊，遂被擊潰，紛紛向劍河巴野梁上方面逃竄，本部即由漢溪河，搜剿散匪。

九月二十六日 蕭匪一股竄犯三樹瓦寨，三省軍隊剿匪於八卦河，蕭克到斗五。

湘軍李司令及胡旅追至瓦寨，李率劉旅及王團駐順洞，據報匪回竄漢溪漢溪河，次日仍回漢溪之線。黔軍鎮遠行營參謀黃烈侯有電。

蕭匪自增兵九時，經湘桂友軍圍剿於大小廣後，即在八卦河潰竄，有姓九時，又被三省聯軍圍剿於八卦河，蕭匪又突圍西竄，至劍河縣屬之斗五地方，頑劣抵抗，三省軍隊跟追，晨間以迄現在，尚在激戰中，該匪因糧食缺乏，派匪數百往三樹瓦寨一帶征發，被我李維亞團聯合軍圍剿，仍潰回斗五，現桂軍軍師長及我周族山大小廣向斗五包圍，王指揮天錫率五六兩團，由瓦寨向匪進擊，亦在激戰中，烈侯率金匪與周并聯絡王匪指揮道熾各部，由施洞口順清江河東下，擊匪側面。

九月二十七日 蕭匪仍徘徊於八卦河斗五附近，桂軍長廖自漢溪包圍。

桂軍廖軍長率師由漢寧向匪包圍。

九月二十八日 匪一敗竄秋場，一敗竄巴野梁上。

湘軍扼守咽洞及濫洞司矮子秧一帶，選擇陣地，構築工事。

桂軍廖軍長進駐大羊，周師長祖晃仍扼漢寧。

九月二十九日 蕭匪由梁上岑松施洞口急竄。

湘軍趨瀘遠之綏波擊，胡連廣先頭宿瀘局，李司令山順河移三國。

桂軍廖軍長推進瓦寨，周師長祖晃遂順洞。

湘桂聯合尾匪之覃成兩部，皆進窮追。

九月三十日 蕭匪竄平寨新城雲谷隨黃坳一帶，化整為零。

十月一日 蕭匪突集全力，人槍數千，猛撲施黃之線，對軍激戰終日，匪死傷八百餘，俘匪百餘人。

十月二日 蕭匪竄陷老黃平。

按蕭匪自竄入施洞口以後，一般判斷，多以為該匪必犯瀘遠，蓋施洞口距瀘遠，只有六十華里，而瀘遠又為黔東門戶，按黔東之上游，據湘黔之要道，恃山川之險阻，藉資固守，以資湘桂大軍均按道直趨瀘遠，預為防堵，而軍旅中，始終固守局退，卒以匪蹤忽無定，未能達到追捕之目的，迨十月一日，胡連廣判劉家莊（周鎮遠）廖孫李兜到鎮遠，對軍李和軍劉劉兩團交防後，奉令驅施黃攻剿，適蕭匪由雲谷關趨黃坳施洞口一帶，傾全力作橫隊分兩路進至黃平間大道上之各村落，各村口坡嶺橋東坡十里橋等處，王主席家烈由馬場坪移駐黃平移師，聞報，即派龍賀無在榮泰兩團出擊，王本人親赴五里橋督戰，王指揮天錫率劉李兩團自施乘夾擊，自一日午前十時戰起，至二日拂曉為止，經一晝夜激烈大戰，蕭匪死傷八百餘名，俘匪一百餘名，奪獲迫炮二門，機槍一挺，步槍二百餘枝，黔軍傷亡二百餘名，此為蕭匪四竄以來的第一次遭受重大懲創，蕭匪初亦料不到有此惡戰，據鄉人傳說，蕭匪軍散伏於新城平寨兩谷關之時，派匪按戶征發棉花乾竹油料，預備火把，欲效法三國時夜襲巴州之法，通過施黃大道，萬不想竄到此處，天色大明，用不著火把，遂分四路同時猛撲，恰巧遇着王家烈由西而東，王天錫由東而西，同時夾擊，雙方激戰終日，匪終無一遁去，戰至夜分，匪果以不熟地形，遂又舉火照耀，適予我軍以大奸攻擊的目標，匪見戰鬥不利，於是又燒火

他，戰至酣時，匪與匪間，不能分辨，自相殘殺，等到天明，雖實說圖，但已死傷山積，此為蕭克夢想不到二三我將者所遇的慘狀了。

十月三日 蕭匪竄至安縣屬之老墳嘴，猴場一帶，另一股竄餘慶。

十月四日 蕭匪先頭竄至孫家渡，陳渡不成，折竄猴場，擬再由袁家渡河口，偷渡烏江。

據湘軍入黔軍隊，匪首竄過施貴之線後，李司令彭軍長當於十月一日在鎮遠會議，湘桂軍均直取石阡，乘匪東竄之際，並防堵其回竄，於是派胡遠一旅為前衛，李司令次之，廖軍長率周師又次之，經羊場路潮、大地方、鐵廠、馬廠坪、羊叉路、白崖河等處行徑，謝明強圖本日到石阡。

十月五日 蕭匪謀渡不成，竄回餘慶，宿龍溪。

十月六日 蕭匪竄新場宿本莊。

黔軍王軍長安然要安行營處電

蕭匪經我軍在東坡、潘橋、老黃平，迭次痛剿，支展復經我五六兩團在梭洞追擊，匪不支，潰退餘慶，及猴場，經由孫家渡河口一帶，偷渡烏江，出圖溪，北竄遠安，因我萬團及侯旅率兵四團扼堵烏江北岸，我王指揮率五、六、十三各團轉繞匪於龍溪猴場等處，偷渡不過，繼日乃沿江岸竄獲龍溪河壩場一帶，烈虞日率第一特務團推進要安策應，桂軍廖軍長率部由鎮遠駐石阡大地方，軍師及湘成主任由施貴推進餘慶，湘李司令由鎮遠石阡截剿，計由龍溪猴場潰役，斃匪五百餘人，俘七十餘人，我軍傷亡官兵百餘員名。

桂軍軍長孫，由鐵廠發魚電。

一、敵軍周師本日由石阡沿河石岸向餘慶搜捕，一部位置於大地方路潮，防匪由小路竄過，並派便衣隊向河溪餘慶推進偵察，茲率兩團已抵鐵廠，分兩路向餘慶龍溪搜捕。

二、請飭部嚴守烏江，并東向壓迫，俾於烏江右岸，再予圍以重大打擊。

湘軍李代司令覺命令

一、蕭匪偷渡烏江未過，有同黨餘慶橫機。

二、我桂軍嚴位置大地方鐵廠平黃之線堵剿。

三、余率五五旅以一團位置平义路，一團進駐石阡。

四、胡旅轉移石阡縣城，及關口坪、二堂、三堂、白沙之線，胡旅即以縮明驛關移駐二堂三堂白沙之線，王旅隨移駐關口至二堂之線，李湘林隨移駐石阡至關口之線。

十月七日 竄匪竄甘溪，被擊潰，竄向走馬坪，折竄，桂軍擊匪於甘溪。

桂軍總隊長孫處述

虞日，在甘溪與匪遭遇，激戰四時，被我國作兩段，向走馬坪折竄，我周師憤勇跟蹤猛進，此役斃匪約三百人，獲槍五六十枝，此匪全無鬥力，疲敗已極，傷率兩團，準備齊實折回大地方一帶截擊，李師由本莊白沙向走馬坪，覃師及旅旅餘處，一部由黑溪截擊，免匪南竄。

十月八日 竄匪竄甘溪大地方，桂軍擊潰之。

桂軍總隊長孫齊電。

竄匪在甘溪被擊潰後，繞道大地方東竄，本日申刻，竄到大地方，經我周師趕到，當即猛力攻擊，匪不支，向後潰竄。

十月九日 竄匪竄路南。

十月十日 竄匪竄白桑，半夜向大慶逃竄，被湘軍截擊，拋棄輜重。

十月十一日 竄匪散伏於石阡餘慶間之黑溪深山中。

十月十二日 竄匪主力竄到走馬坪、馬伏壩，一股竄紫金關，向老木山竄竄。

黔軍參謀長謝汝霖、冉世錫發灰烟電

竄匪自經我軍連日痛擊於東坡、蓋橋、梭洞、老墳咀、紫場後，該匪即向餘慶驛潰竄，傷亡甚衆，現有人槍約三千，我軍追擊將到龍溪，匪由太一舖折回整安附近，我軍又由龍溪折回紫場截擊，該匪乃乘夜竄河壩場，去赴，向石阡竄去，軍長詹電王指揮率部尾追，并電友軍截擊。

頃據行營來電，竄匪由河壩場未能竄甘溪，虞日，被桂軍痛擊，損失甚鉅，齊日又被桂軍截擊於大地方，該匪不能東竄，現已據我湘軍包圍，不難殲滅。

湘軍何總司令通電報

據報，李代司令率部齊日追抵走馬坪，應家屯之線，因匪有偷過大龍方之線，擬佳日趕向石門關一帶，以斷匪逃竄印之路線，應軍長率周師抵大地方鐵廠一帶，桂軍周師齊日在大地方與匪激戰，將匪擊潰後，當派兵五二團向路瀨出擊，桂軍與匪大部遭遇，正戰鬥中，應軍長率兩團兼程向羊場堵截，并電黔主席，請飭清溪各縣軍團防堵，并飭各部推進協剿，桂軍周師張團在路瀨與匪激戰，匪先佔領營盤山，被我猛攻，匪不支，大股向我右前方逃遁，此股似欲由路瀨竄過，李代司令率白沙平貴大地方一帶扼守，軍成兩部，次日可到施秉，應軍長率周師一師移羊場路瀨之線，軍師仍在追擊中。

貴州王主席自餘慶發文電

蕭匪自經大地方甘溪一帶痛擊後，精銳已崩潰，現匪山勢化為雲霧，較大之股約千人，文農山紫金關向老木山竄竄，擾石阡，湘桂軍在金坑牛大場清剿，本軍除以一師督團搜剿散匪外，現對較大之股，已派王指揮率五六等團向石阡清剿追擊，現參軍世道率十三團向走馬坪後擊，家烈率一團駐餘慶策應。

黔軍通報

一、據柏師長輝電電稱，與桂軍周師向白場之匪進攻，匪向紫金關竄走，我尾追至黑松，匪頑抗，混戰五小時，匪不支，向烏溪之線潰退，計斃匪三百餘，救出肉票十餘人。

二、據黔旅長補銘電，蕭匪竄石家場，一股三百餘槍二百枝，被我江口軍團圍擊，斃匪十餘人，俘數人，獲槍十餘枝，現在包圍中。

十月十五日 蕭匪偽八師對日竄板橋，在塘頭龍洞之間，偽四九團在距施秉二十里之王家壩，偽五十團在雲台山，均被湘軍擊潰。

湘軍通報

一、桂軍周師蘇團由白場尾匪追擊，出大慶與匪接觸，匪即潰退，周師乘勝已抵大塘，是役斃偽連營長數名，匪兵百餘，獲步槍四十餘枝。

二、李代司令除以唐團移駐路瀨外，餘仍在原地防堵，文日商請應軍長擬明日友我兩軍各以一部份向匪圍剿，

大部仍駐原防，軍師及成部既日到金坑牛打場，桂周師長率兩團向紫金關前進截擊，對王指揮率兵三團一餘度。

三、我成主任部，本日在雲台山將匪之五十團擊潰，獲槍四十餘枝。

據原察湘軍李代司令電，以胡德旅守羊叉路石阡之勢，胡旅長於是日即派六九五團推進至四方井，以第一營在長風附近佔領陣地，對龍塘方面警戒，其餘對龍石間游擊，又派六九五團第二營并附一連同十九師之張營向龍塘游擊。

十月十六日 蕭匪偽十八師竄龍津洞，被軍湘擊潰，折回白沙本莊，又被湘軍在實口擊潰，小股竄川岩壩，大股向晏家堰甘溪方面逃竄。

湘軍李代司令電

蕭匪一股，竄至板橋附近，被我劉總文團截擊。約戰二小時，將匪擊潰，匪一股向川岩壩，一股向龍塘逃竄，獲槍二十餘枝，又據劉唐兩團報稱竄龍塘一股，被我張營將營痛擊，張營獲槍五十枝，將營獲槍三十枝，斃匪三百餘名，因該匪向高勝逃竄，又據俘匪供，現蕭匪改兩個團，槍彈極少，無戰鬥力。

湘軍胡德旅報告

是日，本旅將本營與十九師之張營，向龍塘出擊，據匪長某報告，蕭匪主力，昨晚（十五）在朱家壩宿營，距龍塘五里，目下正經十二里山關口向晏家灣白沙方面潰竄等語，將張兩營即分向十二里山嶺關口截擊，匪果絡繹不絕，向南行進，數次衝鋒，匪不搖動，將營以一部繞由核桃灣抄襲，匪不知國軍多少，紛紛潰退，遂被擊為兩段，前段竄白沙，後段竄川岩，是役，斃匪約三百餘，傷倍之，獲槍二十餘枝，官兵幸未傷亡，旋據第三連長楊紋報稱，午後到晏家壩，拾獲匪主力被斃軍械師中途截獲回竄，職連迎頭痛擊，傷匪六七十名，折向葛蓉方面逃竄，故長得報，當晚滅六九五團第一營，由石阡出發，經龍門關，向葛蓉搜剿。

十月十七日 蕭匪一股向平王亂竄。

湘軍胡旅長報告

昨派出一營，探聞匪抵乾河壩，乃由中壩開抵白石岩，六九五團第三營與謝明強團協剿平王之匪，行抵楓香壩，正準備向平王前進，據土民報告，蕭匪已至乾河壩，該部急向馬廠急進，匪已先時佔領，天色將黑，各連即同時展開，相持一夜，次日將匪擊潰，一股竄龍塘更竄，大股竄乾河壩之高山，是役斃匪數十，俘匪六十餘，奪馬數

匹，擡步槍數十枝，無線電機一架，手槍一枝，亦軍傷亡官兵三名。

十月十八日 蕭匪親率主力約二千機進至平賀馬桑坪，偷過石鏡大道，經小鷄公，向公營竄去。

朱毛大股，自黔陽動，入黔進剿之湘桂兩軍，準備班師，廖軍長李司令聯名電勸蕭匪出兵截剿，猶仍兵不動。

湘桂友軍聯名電促蕭匪出兵剿匪

貴陽探交蕭匪指揮用僱兒助鑾，蕭匪電計建，即讀電電。敬啟我兄念時艱，志切靖難，業與王紹武兄切實合作，出師剿共，毋任欽佩，蕭匪迭經數軍追剿，連日不得食眠，狀極狼狽，潰不成軍，緣際，該匪竄經平賀，又被我軍痛擊，斬獲甚多，蕭克自率殘部約千人西竄江口，大部仍折回甘溪方面，現在派隊分頭堵截追剿中，惟蕭匪既已突圍，勢必會合賀匪，倘能久踞黔湘川邊境，宣傳赤化，勾結黨羽，則滋蔓難圖，西南各省，恐無安枕之日，望兄統率軍旅，迅到黔北，乘早追剿，務將該匪撲滅，西南幸甚，萬國幸甚，專復下牘，敬候旌麾，弟廖蔭李覺叩印。按共匪竄入黔疆，湘桂友軍，不惜犧牲，跋涉險阻，捨命追追，救災卹鄰。黔民深感，凡屬貴州佔在有槍隊級方面的人們，受此仁勇大義之感召，自應如何激勵，負弩前驅，滅此妖逆，以報鄰省，以靖閭閻，不圖猶聽指揮西防坐觀，壁上觀，彷彿視蕭匪之變亂黔東，與已若不相涉者然，乃忍受客軍聯名電勸，吾不知其將何辭以（竟不聽猶的復電）自解也，倘能移向內戰之威風，用於今日剿共之場所，吾真五體投地，拜服其為名將矣。

黔軍通報

頃接王指揮巧電稱，蕭匪舊日在板登楊川岩城被我軍擊潰，其一股約五六百人，竄至石阡屬之界坡，被我十三團第二營早在此地潛伏右翼青山，匪狼狽竄至，該部乘其疲憊，予以痛擊，殲獲槍四挺，步槍七八十支，斃匪百餘，俘匪七十餘，我軍傷匪附二員，士兵二十餘名仍贖還中。

湘軍通報

李代司令自擊潰蕭匪於龍塘板橋等處後，當令胡旅率部并指揮團扼鐵廠平賀白岩河羊叉路石阡之線，後平令謝團率兵馳剿竄抵平王之匪，匪已偷過石鏡大道，其一部仍被擊潰於石鏡以西地區，各部獲槍二百餘枝，現謝團仍跟追中，五五族轉經花橋石橋楊閣家橋向江口方面殺擊，胡旅仍在平馬一帶，肅清餘匪。

十月十九日 黔軍大索匪首任弼時。

黔軍通報

查匪匪同日集全力搶渡烏江被阻，乃折回新場、塘頭、板橋，被我友軍迭次截擊，倏日竄至板橋、川岩場，適我柏師率部跟蹤追擊，王指揮率五、六、十三各團趕到川岩場之前，東西夾擊，戰一晝夜，該匪頑強抵抗，傷亡十餘次，全用肉搏，綜計奪獲機槍七挺，步槍四百餘枝，俘匪三百餘人，傷亡逃散及投河者近千人，僞主席任弼時，藏匿深山，未逃脫，正搜索中，各役我軍共傷亡四百餘名。

十月二十日 匪匪本人一吸，昨日經平寨在石阡江口大道之公黨，向印江方面逃竄。

十月二十一日 匪匪克復人印江縣境。

賀匪龍岡山喬家舖大田壩南竄天中井，企圖會合。

黔軍通報

據李指揮成章發電稱職率二、三、九各團向楓香溪一帶匪區追剿，次晚與匪爲七力員遇於喬家舖大田壩一帶，約匪衆二千餘，由僞師長陸多生率領，但果來犯，我軍迎頭痛剿，斃匪團長毛某一名，匪約百餘槍數十枝，至晚匪不支，向千廣壩天中井潰退。

十月二十二日 匪匪經小雞公平寨，在石江大道之公黨向湘軍防線竄過。

賀匪一股竄路板舖木黃。

王主席家烈，應軍長磊，李代司令覺，二軍首領，會面於石阡，正商討圍剿大計，適因朱毛出竄，湘軍阻擊，奉命應師，所有追剿賀匪之役，交由黔軍王主席完全負責。

貴州王主席家烈發電

匪匪被我聯軍圍剿，現率殘匪僅兩團餘，潰竄梯坎樓小雞公一帶，僞主席任弼時負重傷，僞團長鄒鵬被擊斃，僞師長龍鎮，副師長吳厚仁等部，被擊潰於四方壩，此役斃匪賀兩股匪，近三千餘，生俘一千餘，匪匪所餘無幾，家烈已派軍長李司令本日在石阡會商，（中略）結果圓滿，期於兩旬內，務將所賀兩匪完全肅清。

貴州全省民衆剿匪後援會電謝湘桂友軍

轉軍團軍長，湘軍李師長，貴州軍官長助鑒，吾黔不幸，禍患綿仍，現在共匪傳克，前經國軍痛剿，無所立足。

，復潰竄入黔，企圖與賀龍匪部，連絡進犯西南，遠道聞之，不勝驚異，所幸陳公，不避艱險，親率大軍，嚴陣以待，合圍痛剿，旌旗所指，妖氛立靖，恩威所及，民慶昭蘇，他部救災，同深感佩，敵會遠在筑垣，未得瞻前聽後，殊深抱歉，聊藉蕪詞，用表黔民忱悃，特電慰勞，尙希垂鑒。

按蕭匪被困於施石餘澗間，全軍幾於覆沒，而賀匪不敢出援者，因黔軍柏輝章李成章兩部，堵守於湘川黔交界，賀匪欲出不得，直到蕭克竄到印江，賀龍始由裔家舖出動，倘不因堵剿賀匪，分散兵力，則蕭匪成擒，自意中事，適王主席電文中略去一段，即係朱毛大股，行將四竄，湘桂友軍，急於進剿，以追剿蕭賀之責，付之黔省（應係於十六日以統電致猶，想亦以此故，惜原電未獲得也），當時不能披露，恐洩戎機，自應軍長李司令兩部，即日由現地分道，開回廣西湖南，貴州民衆，追念助勞，特電致敬，所謂功德在民，民自感謝，回觀袖手旁觀之黔軍將領，能不愧汗交并也耶。

十月二十七日 貴州岑蒙縣民團，生擒偽師長龍溪。

岑蒙縣通訊

本縣第五區龍塘坳地方，係匪共由餘慶鎮遠邊境赴江口必經之要道，故岑蒙縣長李紹陶防堵，尤爲嚴密，十月二十七日夜，鷄鳴時候，賊匪截堵壯丁，兜擊匪區，搜山搜出共匪一名，經同時俘獲之匪，認係偽師十八師師長龍溪，當由該區長甘泰輝備文解送縣府，經李縣長親提審訊，該匪始猶狡賴，自稱爲黎光前，充任連長，現年二十六歲，嗣經數度盤訊，乃吐實供，認爲十八師師長姓龍名溪，字普霖，當以該匪非普通匪犯可比，立派隊長楊輔林，率槍兵二十名，解赴鎮遠王軍長行營轉解貴陽，請示中央發落。

十月二十八日 蕭匪被擊潰，竄入沖木坪。

賀匪在木黃被李成章族擊潰，退入石梁大河。

王軍長派劉民傑爲前敵追剿總指揮。

貴州王主席家烈通訊

本軍爲統一指揮計，特派劉參軍長民傑，爲前敵總指揮，特命李成章族擊潰二、三兩團及宋華軒團爲一路，與蕭匪會合水，倏日到紅石板，王指揮率五、六、九各團爲一路，至天堂哨，倏日燃火燒橋，柏輝章師，率楊昭神兩營，結兩族爲一路，已抵率英，其餘部隊，駐苗旺孟溪堵截。

貴州民團
居然捉住
匪師長是
黔匪之不
知悔

二萬五千
軍隊抵
湘桂
十月八日
了

湘軍前方電告，蕭賀兩匪，退入南腰界，正聯合湘川友軍協同圍剿。

據王主席鑒於蕭賀兩匪行將合股，而湘桂兩軍又復同去，先派防堵賀匪之兵力，與追剿賀匪之部隊，自可合而為二，有從新部署之必要，於是將東路黔軍分為三路，任命劉民傑為前敵總指揮，其總指揮一席，暫留以付猶也，軍事配備完善，即由湘潭返澧澧回資陽，部署堵防朱毛大股，共匪以蕭克為先鋒，轉戰數省，可稱驍悍，在此一役之中，始由湘軍一軍，再而湘桂兩軍，終乃湘桂黔三軍，率不能將該匪殲滅，此天不假年，人禍未泯也，今後僅以黔省一軍，担負剿辦兩軍，前途荆棘，顧慮孔多。

十月二十九日 川軍田冠旅生擒偽師長王公澤，黔軍金祖典擊斃蕭賀。

十月三十日 蕭克、賀龍、兩首領會合於南腰界。

黔軍通報

滇軍軍長行營來電。

一、蕭克賀龍夏曉昨在南腰界開會，大部竄入川南，有竄西秀麗要綫樣。

二、軍長決督師追出黔境百里以外，與川湘友軍圍剿，李指揮昨晚痛紅石板，王指揮稍來安營。

三、川軍連鳳岡旅前小井，已電由山平河口推進，向甘龍口南腰界攻擊，前方攻擊部隊約十一團，預計今晨可與匪接觸，昨已到益茶，已聞至印江搜剿，楓香溪衛家館一帶，游擊匪隊，並派第十三團到刀場保持李王交通，第五團則留印江鎮懾，計畫一星期，可以成功。

據李成章旅攻退木黃一股後，即派民團指揮楊德村周世勛兩部，跟蹤猛追，佔據川邊之苦竹壩，李成章部復應，前月三十日到連火燒橋，匪因受威脅，僅一小接觸，即向南腰界竄去，當救出賀匪自來鳳拉來肉票數名，內有一名年逾六十者，如此衰朽老翁，仍不能伴逃港越，良亦苦矣。

蕭匪自免脫之後，所有落伍逃散之匪徒，隱伏於各地山野間，疲憊不堪，迭經石阡餘慶江口印江等民團搜山剿滅，斃匪不少，蕭匪初竄，號稱萬人，原有偽十七八兩師，計六個團，外加直屬隊，及紅分校學生，沿途經湘桂軍圍擊，死亡及半，入黔不過剩六七千人，再經三省大軍，在烏江以南，施廣以北，窮追痛剿，掃蕩殆盡，竄入南腰界與賀匪會股者，不過千人而已，不料涓滴不塞，將成江河，星星不聚，勢又磅礴，九仞功成，虧於一簣，惜哉，惜哉。

黃匪四竄之先鋒，到此告一停落，願與賀龍合股之後，他兩人究竟是何出身，想問者必欲知道的一件，茲略述如次。黃克，湖南嘉禾縣人，黃印軍校學生，民十八年曾充唐生智部下營長，店見其可造，給資遣送赴俄國莫斯科留學。他去一年，就歸來了，歷充軍職，加入共產黨，後來盤踞江西的蓮花附近各縣，又得李明瑞殘部加入，又繳獲國軍器械，從此升為第七軍軍長，後來因他開路有功，赤匪中又升他為第六軍團長，仍受賀龍指揮。

賀龍，賀的資格較老，他是湖南省桑植縣人，少年無賴，好聽義俠小說，十六歲時，當護國之役，他見北洋軍閥在湘西橫暴，激深嫉視，無所不為，他碰見一個北方士兵，在井旁埋頭牛飲，袖出菜刀砍之，推墮井中，急解其槍彈遁去，從此舉事，湘西素稱匪區之區，綠林中人，聞他有此驚人舉動，多來依附，於是聚斂各處軍閥，擁槍愈多，聲勢愈大，轟動愈衆，則爲患愈深，時值蔡鈞鎮守洪江，招致麾下，編爲團長，後以政局關係，不時而官，不時而匪，他曾充過對陸軍第九軍彭漢章的第一師長，武漢政府時代，改爲獨立第五師長，後來任張發奎第一縱隊下之軍長，南昌暴動，他升爲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僉爲革命軍委會主席，其時朱德，尚在他指揮之下。

慘迫剿匪經過耳聞者，不如目視之詳，局外者，不如身經之確，茲錄取湘桂黔三省軍事當局的話可供一斑參考。

湘軍李代司令覺，詳述追剿黃匪始末。

(一) 匪實力，見前胡旅長遠報告，茲從略。

(二) 匪企圖，見前胡旅長遠報告，茲從略。

(三) 經過戰役如下：

自九月佳午，匪一部竄犯城步，約二十里之黃家寨，旋向丹口黃桑坪竄走，灰午於丹口附近，經我何平部擊斃，匪百餘，奪獲槍三十餘枝，文中團一部約人槍二三百，竄至懷寧城附近，適先期部隊趕到，將其擊潰，元已匪大部竄抵綏寧城南三十里之小水附近，與我文曉派出赴下馬路口截擊之五五旅遭遇，將其截爲兩段，奪獲槍三十餘枝，俘匪五十餘人，殘部向通道方面逃竄，匪山通道屬之牙壩堡竄走後，巧未經謝家寨至新廠四鄉所附近，我何平部追剿，竟日餘匪三四百，殘匪竄入黔城平茶後，旋經新寨密魚組織回西竄，激辰山南嘉堡渡河，有辰一部約二三千槍實孟有，與我敬曉派出該處之第五五旅之一營接觸，比以第五五旅全部馳赴截堵，匪不支，退至中王橋一帶，高山頑抗，後蕭匪全部趕到，更番猛攻，適我桂軍周師到援夾擊，因刻完全將匪擊退，向八卦河狼狽竄走，是役，我兩軍共奪獲槍百餘枝，斃匪三四百，第五五旅及周師傷亡官兵約五十餘員名，匪自經我五五旅及周師擊潰後，被我成鎮旅部於大小廣附近截擊，匪

向劍河方面潰竄，奪獲匪槍十餘枝，俘匪十數名，十月四日，匪竄甘溪與我軍長所部之周師汪張兩團遭遇，迎頭痛擊，均擊潰，分向大地方及馬坪竄走，傷匪甚夥，計斃匪三百餘，匪內西有烏江之障礙，急圖竄過石阡鎮遠大道，齊未竄過鎮遠，當被廖軍長率周師部隊，將其擊潰，後分向包溪桐牛坪方面逃竄，佳辰復回竄路瀾，亦經廖軍長派隊擊潰，兩次均有擊斃，匪傷亡甚夥，又匪竄紫金關，經我成欽欽兩擊潰後，嗣晨偽五十團仍於雲台山據險頑抗，復由成部追剿，匪不支退竄大麻山，是役計奪獲匪槍四十餘枝，斃匪二百餘，俘匪五十餘，成部傷亡班長以下三十餘員名，斃長，匪殘部竄抵石橋附近，企圖北竄印江，經第五五旅劉建文團進剿，將其擊潰，小部向川岩壩，大部向龍塘方面逃竄，該匪奪獲匪槍二十餘枝，經圖已匪大部竄龍塘附近，第五五旅唐伯寅團連合胡遠旅將營痛剿，匪不支，經川岩向葛莽方面潰竄，是役唐團強擊奪獲槍七十枝，夥獲槍三十餘枝，斃匪在二百以上，匪自龍塘潰敗後，一部竄川岩壩，適黔軍王指揮部趕到，迎頭痛擊，將其擊潰，奪獲槍二百餘枝，機槍七挺，斃匪二百餘，俘匪七十餘，殘匪約二三百散匿深山，旋即肅清，匪自龍塘川岩壩被湘黔軍痛剿後，殘匪竄至平貫馬桑坪間小道經謝明強團進剿，詎匪率殘部千餘，槍半數已於條成，過石鎮大道東竄，餘部人槍數百，當被擊潰於大道以西地區，計謝團奪獲槍約百四十餘枝，巧日，我胡旅派隊搜剿平馬附近，繳獲匪槍二十餘枝，機槍一挺，無線電機一架，斃匪百餘，俘匪五十餘，蕭匪率殘部東竄，我謝明強團銜申追擊平寨，沿途於匪後衛，迭次接觸，均有擊獲，昨午該殘匪復佔石阡江口大道公嘴壩，經第五五旅唐團范營協同黔軍柏師長所部進剿，迫剿，斃匪數千，獲槍十餘枝，殘匪即向印江狼狽竄去。

(四)斃匪團長李松仁等四名，俘獲匪政治員劉興全，特務長劉介真等，條成，蕭匪率人槍約八九百東竄，最初由大地方竄過之匪，僅二百餘，槍百枝，後過者，僅偽十八師殘部殘匪，人二百餘，槍百餘，機槍二挺。

湘軍胡旅長遠而告捷者云

此次追剿匪，所經山僻小徑，最困難者，第一是粉發，有百數十里內無人烟，况匪竄走在前，間有幾小村落，存備豆麥，均被匪劫掠盡淨，我軍會有兩日係以老南瓜度日，第二是匪尋不到匪的主力，痛痛快快的打他一仗，將他消滅，但匪中也有他的長處，如服從命令，擁護首領，達到任務，動作迅速，種種似不能不公認的，比如遇到國軍，匪隊因避敵之故，馬上前衛變作側衛，或後衛，其最大目標，突然遁匿不見，如遇有死守陣地之匪兵，雖極少數，抵死頑抗，非有上官命令，決不撤退，匪對於邪說，既深，故維護首領，甘心效死云。

桂軍白副總司令與第十五軍訓話

此次追剿匪軍所得的經驗，他們戰鬥力，固不足說，但也有他們的長處，第一是紀律嚴格，匪軍雖與動作一致，奔馳數省，隊伍完整，第二是組織嚴密，黨的命令，由政委執行，可直接到士兵下層，索因他們地位，對部屬監視得非常厲害，有好多想逃亡的，却沒機會逃亡，第三是行軍力強，共匪沒有落伍心，如果落了伍，他便把自己落伍的殺掉，他這種辦法，一面能够加強行軍力，一面免得被人俘虜，供出他的真情報來。

至於我們的短處，第一行軍力弱，有些官兵，不能走路，大家試着看野外勤務時，行軍的重說，要求行軍的嚴格，指明行軍爲戰鬥的基礎，戰時軍隊事業之大部份，在行軍，長途行軍，到達目的地後，能保持戰鬥能力，在追剿的時候，能够很快的追上敵人，使敵人無整頓的餘暇，陷於潰亂，在退的時候，要能够很快離開敵人，實行我們卓越的企圖，我們廣西軍，向來是能够走路的，這次追趕蕭克，暴露了這種弱點，是因爲我們平日訓練，忽略了行軍的演習，第二是有少數的官兵胆小，藉故落伍，不肯上前，本來軍人是要準備犧牲的，我們當軍人，穿上了這件軍服，便是把生命交給了國家，應該要抱隨時隨地，都可以犧牲的精神才行，如果是胆小的，趕快自己走開，我們軍隊裏，決不許容留這種的人，第三後方勤務不好，轉運行李太多，行動不敏捷，第四是通訊不靈，無線電機器及技術均不完備。

黔軍王軍長家烈報告追剿蕭匪始末

此次家烈親赴前方，督師剿匪，幸得各界民衆之援護，及各將士之用命，卒將蕭賀兩匪，逐出境外，賀匪入黔不久，蕭匪又復由湘奔來，黔東各縣，民衆慘遭蹂躪，家烈得聞衛民，本爲天職，目觀此患，即抱有匪無我之決心，激勵將士，趕到前方，聯絡湘桂友軍，在大小廣，八卦河，濫橋，猴場，大地方，甘溪，烏溪，關帝廟，萬重山，走馬坪，馬伏堰等處，迭將匪痛剿，擊破匪主力，獲匪槍四千餘枝，並將匪酋長龍雲生擒，押解來省，請候中央處理，現蕭賀兩匪，合計不過四五千人，經我軍節節尾追，已狼狽不堪，不難根株滅盡，刻匪都又竄踞湘西龍山桑植等地，聞勢頗被前省，民衆之軍事，暫告一段落。

貴州王主席家烈報告省民大會詞

各位，此次追剿蕭賀匪歸來，得與各界見面，正好就此時間，將到被蕭賀之蹂躪，以及今後防堵蕭賀的計劃

二 簡單說一說。

賀匪初到沿河時，人約四千，槍僅二千餘，得訊之後，即派李成章取道烏江至涇潭防堵，當時慮懷忠將在不明真偽，反起誤會，將部隊移駐松桃，因此中間就延時日，貽匪良機，得以坐大，蔭石思即沿一帶，是故我軍追剿之時，每苦顧此失彼，難得主力擊獲一鼓殲滅，幸將士奮勇，始將賀匪完全逐至東北一隅，將其圍困，一面免其再事蔓延，一面設法將其殲滅，不料正在此時，蕭克匪部復由江西潰圍而出，直經湘桂，進犯我黎錦一帶，蕭克的匪衆萬餘，槍約六七千，機槍數十挺，聲勢浩大，聞報之後，當即調遣周芳仁旅布置黎平防務，周部兵僅十連，以兩連留守榕江，備餘八連開赴黎平，以與匪部近萬之衆相與周旋，衆寡懸殊，勢難致勝，但是周旅官兵抱犧牲之精神，雖未能挫滅蕭克主力，然將該匪游擊隊擊潰甚多，匪損失亦大，蒙烈誠恐前方匪勢擴大，論我省爲江西第二，遂將省中稍事布置，遣赴馬場坪，組織行營，將師進剿，斯時因財政困難，糧餉所需，極爲缺乏，計剿匪軍隊共八團之衆，出師兩月餘，僅得糧餉八萬元，當時拮据情形，已可想見，幸得大家認清目標，察幹苦幹，努力爲東南民衆，亦即爲黔省七百萬民衆奮勇前進，以除此惡賊，時湘桂友軍，不分畛域，相助截剿，然以匪計狡黠，終未得將其主力擊破，該匪竄至黎谷隴王均旁海時，即將該部隊調至施秉，俾得向西攻擊，劉鶴鳴部與匪激戰於東坡溪橋，雙方自午至晚，我軍以少擊衆，全體官兵，皆具犧牲決心，卒將其擊退，十月二日，熱州城陷，（即老黃平）人民所受之蹂躪，言之令人髮指，赤匪手段之惡辣，與其鬼蜮之伎倆，至是已暴露無餘，我軍奮勇苦戰，即於次日將舊州克復，跟蹤追至梭洞，老墳咀猴場一帶，該匪在猴場休息一晚，即敗走涼風坳，幾經轉折，急欲偷渡烏江，竄與蕭匪取運路，幸險水深，匪部偷渡未逞，黔北各縣之免於騷擾，實爲江地利之新賜，我軍與湘桂友軍，即趁此切實聯合剿辦，始將其主力擊潰，此次勝利，固由於本軍將士之奮勇，而尤得力於湘桂友軍之協同，黔東北生民之得免脫水深火熱，當感激湘桂友軍及李何白三總司令，匪部受此巨創，潰散逃走，傷亡枕藉，僅餘人，約約七百，北竄與賀匪聯絡，現在總計蕭賀兩部，實力不過四千餘，槍半數，退至四縣一帶，我軍柏三兩部跟蹤追至西陽，李部赴龍灘補助川湘友軍，合圍痛剿。

一、此時宋老賊，因匪竄北，能在江西立足，大部一、三、五、八、九軍團，又西竄至雲山嘉禾臨武，現在中央已調大軍進剿，湘軍派重兵進擊，桂軍亦將大部布防於桂北一帶，防堵嚴密，四軍共匪，或可冀在湘南全部撲滅，然匪衆素稱驍悍，難保其不循蕭克舊路，犯我黔邊，故我軍不得不集中兵力，以爲防堵。

本軍過去爲蒼生，各有各之苦衷，各有各之立場，以致誤會迭生，意見紛歧，今乘赤匪竄黔之機會，正我湘深閭肅清共濟之時，如不上下一心，則自害蒼生，罪惡深矣，家烈決於短期內，將後方布置就緒後，即赴前方督剿，總之有匪無我，有我無匪，惟有抱最大之決心，以除人民之盜賊，國際之公敵，不惟犧牲實力，在所不惜，即犧牲生命，亦所甘願。

用僱傭部，已罄其速遣三團兵力，馳赴黎平防堵，至其本人或來與我同赴前方督師，或留省代主席職務，均無不可，至黔東防務，已令侯之坦部抽調三團，立即取道老黃平，三穗，馳赴前方工作，本此合作一致之精神，務望早將此世界公敵，消滅盡淨，若能出師四川，協同剿匪，便爲本軍無上光榮。

附錄謝國材致王家烈電

恩南行營鑒：王鈞鑒，接奉前有所電，敬悉，兵威所收，赤氛頓消，職於斯役，未遑分勞，欣幸之餘，無任懷懣，茲幸鈞座俯允所請，並蒙燕僑（粵軍長號）軍長雲派（李司令號）司令一致主張，命職山南防趙黎裕，向湘境布防，爲湘桂軍後援，并免二批共匪，再犯黔東等因，自應遵照，除令吳師長劍平，整隊赴口開拔，並親赴南防部署外，尚有重特請示者，職部渡江（北盤江）固以黎裕長崎的，中間所經地帶，軍民長官，應請迅電知照，俾明真象，而利進行，其次，職部雖任一路防務，而整個計畫，及指揮調遣，非事前明實，不能收指臂之效，故防務步驟，與全軍聯絡，及職部由何人負責指揮，應請詳示，以上均屬關係防要件，懇即分別指示，以便遵循，復次蕭賀剛匪，雖係敗餘之衆，當此友軍初離陣地之際，防地輻疏，死灰復燃，不無可慮，應請鈞座親臨督飭各軍，趕速搜剿，以免久勞師旅，耗傷民力，即不幸二批共匪西竄，然無此匪爲之先導，且可騰出東路之兵，以協防，誠策略之上也，一得之愚，並乞鈞鑒，職謝國材叩印。十月三十日

接前錄李司令胡旅長白副總司令王主席諸人報告，一則詳述追剿戰役經過，一則評判匪我優劣，職爲一時之暇，可以供將來用兵參考，僑白崇禧能體敵人之所長，證以自已之所短，此誠會剿諸氏昔日用兵之遺法相似，故附錄於此。

共匪西竄記

第三編 匪竄贛受創之經過

總論

滿清共匪蹂躪贛，爲時七載，成立政府，延置僑都，舉凡中樞之設施，省縣之組織，殆無一不與南京政府埒，而其黨政軍民嚴密連繫之處，尤有過之，在瑞金僑都，當閩贛之交，中隔大嶺，北自仙霞，南經武平，一嶺綿亘，長逾千里，大關小隘，處處可通，一按談僑處台續志序云，瑞金東通長汀，有古城一隘，西通寧都，有平地一隘，南通長汀，武平，有桃楊新運三隘，北通石城，有公鷺洞一隘，一吳頭楚尾，備極險要，故宋三壘之，發號司令，慨然以勝國開府自居，外託聯之暗援，內藉義民之援，舉脅衆，流毒愈寬，近十年來，幾於無省不受赤氣之波及，內憂之急，莫甚於此，故我國民政府衰微，在洛陽召開國難會議時所抉擇之方策，首先標示攘外必先安內，抗日必先剿匪，職是故耳，自蔣委員長重柄樞密，再握兵符，對外則力事隱忍，對內則以剿匪自任，於是向全國之兵，散天下之財，竭全民之力，駐節南昌，督師圍剿，名震寰宇，氣吞八荒，古往今來，無與倫比，及其下令圍攻，由一五五，同時以公路窺伺以及黨務政治軍政經濟種種運籌封鎖，相輔而行，滿懷肅清妖孽，大告武成，詎料勞師糜餉，耗費無功，坐令朱毛，同輩竄去，而首都無恥之徒，反開大會，慶祝豐功，實聞中外未有之奇，而貽國家以無窮之患，似此未竟全功，轉邀殊賞，紀綱不立，國何以存，窺彼用心，豈知匪將奪國竄，苦無法以善其後，故乃先機而作，荒杜威陽，欲使天下後世之人爲之曲諒曰，某氏剿匪碩畫，九仞告成，惜其王事靡盬，不遑寧處，舉僚不力，致未能收最後一餐之功耳，不知作僞心勞，而四萬萬五千萬人之耳目，豈一手所能籠罩耶，即如粵桂黔滇西康各省，久無寧息，民庶流離無獲，今使共匪蔓延，誰尸其咎，夫縱匪以殃民者，終亦不能自外生而僥倖也，當其則正在潰圍之際，某避匿廬陵，煮雞漚酒，必自私度其計之得也，藉匪作僞，看鷹與雞，不料三秋未盡，而乘清池畔，竊聽蕭牆，赤匪驟發，及身嘗試，俾曰，若不戢，將自焚，縱虎還山，自貽伊戚，此之謂也，按明嘉靖間，張璉稱亂，閩廣諸巢附之，詔會師廿萬，分爲七哨，大剿張璉

（國軍駐潮州，編練兵駐漳州，江西兵駐建昌，敵兵駐汀州，駐紮御史段國平駐節城，記錄功績，）將據陸路，江浙動兵六萬，屬俞大猷將之，竄出攻漳州，各師乘虛搗其巢，連成捷，而倭賊猶剿悉平，某氏將剿朱毛，朱毛狼水口，正與張總出一轍，乃某氏者既不能如明臣陸路總剿掃穴之圖，又不能如清臣王德德請派勁旅堵太平軍回竄瑞金石城之計，（見曾國藩派軍分道入閩奏稿，）稍讀詩書者，固早愧汗無地矣，何責任使鷹犬，到處歌功頌德哉，編者爲保存千秋之正氣計，不敢作喪心病狂阿世之言，雖斧鉞加於前，鼎鑊置於後，垂筆直書，無所忌憚，知我罪我，其在斯乎。

第一編繼述共產黨發生以及剿匪經過及西竄原因，羅明那茲既謂仙傳續不能生存，朱毛乃不能不西竄，然而前路茫茫，將何適而後可，似不能不以探險隊，先驅在前，此蕭克西竄之所由來也，故第二編先述共匪西竄之生鋒，而本編方達到本題，所謂共匪西竄記者，係指朱毛主匪而言，朱毛初竄贛南，首先予以當頭一棒者，則爲粵軍，故本編以陳濟棠之電文，爲開場鑼鼓，至朱毛西竄企圖大明之後，南昌行營派遣薛岳率領吳爾部，萬里相隨，自始至終，防匪北竄，無異戴帽而具，大打加官，不動聲色，窺場而過，故此又以薛岳之電報次之，其次扮演者，粉墨登場，逐幕表演，今日流血的戰爭，就是他年鍾靈的戲劇，編者道此開場白後，將逐日戰場戲幕及扮演角色，接日記載，有事則詳，無事則略，至於功罪是非，留待閱者批評。

朱毛西竄開始

大中華民國二十三年秋季（公元一千九百三十四年）

十月十五日

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離瑞金僑都，竄移西撫塘，僑府主席毛澤東竄寧都，僑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竄北斗山，僑一軍團由銅鑼嶺出竄宿山王壩。

其時蔣委員長駐節西安。

南路軍陳總司令濟棠副午電

毛澤東現在寧都，僑中央政府現踞寧都一百六十里之西撫塘，寧都附近及其西北約二十里之北斗山一帶，贛軍約三千。

亦是日爲共匪主戰部西竄開始，爲十年來剿匪軍事上一絕大之轉變，就陳濟棠的電，可以看出共匪中也有統帥

，及朱毛將來最後分道揚鑣之企圖，何以見得呢？共匪出竄之初，所踞地點，要佔西隴鄉北斗山等等吉祥地名，分明是梁山泊的軍師，袖占一課，我們此番竄到西北去，表示有人擁護的吉兆，所以偽府要佔西隴鄉，朱毛兩人的個性，第二編中曾經說過，一個是最高獨裁的，一個是好玩槍桿的，所以他兩人各據一方，毛澤東首先竄到雲都，表示着身爲主席，不失掉懸懸都城的意思，朱德首先竄到北斗山，也就表示着軍地高於一切，譬如北辰而衆星拱之的意思，他兩人會竄到川甘邊疆之後，果然分頭竄竄，先於此日已大兆其機，竄到毛兒蓋時，大唱特唱散瓦崗舊戲，後來朱德與徐向前合爲一股，回竄川康，毛澤東率彭德懷爲一股，北竄陝甘，毛彭則北竄聯合徐（海東）劉（子丹），朱徐則南竄，迎擊賀龍，一分一合，一往一來，這些都是後話，編者特於共匪西竄之初，提出這個幌子罷了。

十月十六日

共匪僞一軍團林彪，僞三軍團彭德懷，由寧都竄雲都，準備糧秣，欲竄贛縣。蔣委員長本日在西安閱兵，明日飛蘭州。

北路軍薛綽指揮岳銳成巧午兩電

僞一、三軍團自塞日由甯都向雲都方向移動，并準備糧秣，有攻我贛縣說，奉委座彭辰參電，據報長汀之匪主力，企圖突圍西竄。

按薛岳屬於贛粵閩湘鄂剿匪軍北路軍旗幟之下，原任第五軍軍長，因年來剿匪出力，蔣擢升爲第六路軍總指揮，自朱毛出竄，十五日後，率南昌行營派隨共匪作平行線之競走，然而自始至終，尾隨窮追萬里者，亦只有該路軍，在這追剿過程中，雖無特別戰績表現，但跋涉萬餘里，耐勞吃苦，以爲軍人表率，薛本人徒步而行，頗能與士卒同甘苦，大有與起而飛之風，編者以是敬之。

十月十九日

朱毛匪軍開始向粵軍陣地猛撲，雙方相持，僞中央總關開始竄渡買水。

蔣委員長駐紮蘭州。

北路軍薛總指揮岳銳成巧兩電

一、據山曲陽逃出難民稱，一、三軍團饒鋒等日，經黃石橋，曲陽，竄銀坑，馬鞍山，三寶粉坑石馬水東國營

第三編 匪竄受創之經過

一帶，約萬餘人，僞軍團之二十一、二十二兩師，自古龍開潰竄後，亦奔至銀坑馬鞍山一帶整理。

二、僞三軍團逃兵供稱，陰歷九月初四到曲陽，無人備糧食三天，時竄銀坑，僞一、三、五軍團統在一路。

南路軍陳總司令濟棠所屬駐贛南堵剿之編隊長官番號及其姓名如次：

南路軍第一縱隊指揮官余漢謀

第一師師長李振球 副師長董希德

第一團團長李振 第二團團長廖頌堯 第三團團長彭霖生 教導團團長趙叔泰

第二師師長葉 璋

第四團團長宋士官 第五團團長 第六團團長 第七團團長

第四師師長張 達 副師長張劍虹

第十團團長覃 香 第十一團團長廖道明 第十二團團長張 武 教導團團長蔣 武

第五師師長李振良

第十一團團長馬 毅 第十四團團長黃昭誠 第十五團團長張希禮 教導團團長莫啟慶

其後贛南吃緊時，陳濟棠曾派獨立第三師李漢魂，特種旅陳漢光，獨立第二旅陳章等部，開赴粵北增防，茲補記其

使與師旅之番號姓名如次：

獨立第二師師長李漢魂 副師長李 江

第一團團長陳伯英 第二團團長李紹嘉 第三團團長吳啓宇 教導團團長何錫瑞

警衛旅旅長陳漢光

第一團團長章福如 第二團團長黃國經 第三團團長彭智芳

獨立旅旅長陳 章

第一團團長何繼芳 第二團團長梁 球 第三團團長

據以上所述，所駐在贛南粵北作戰之粵軍，其餘如在揚敵第二縱隊所屬之各師，皆駐防於閩粵邊界之上杭、寧都、瑞金等處，未與西竄之匪接觸，故不錄，惟因匪進犯仁化樂昌之時，李揚故由東江推挽粵門等部，而以獨立第一師擔任

袁駐紮縣城，獨立二師鄧瑞貴駐潮汕，獨四師鄧龍光駐惠州，鞏固防務。但粵陳當日當階，對外稱粵閩潮惠剿匪軍南路總司令，對內則仍稱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總司令，蓋因西南黨政軍聯席會議，於民國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開會，決議在抗日剿共事件未結束以前，不設中央所委新職，以表示團結，但南路軍係剿匪名義，陳氏不得不就耳。

當朱毛進犯之初，粵軍在贛南防堵之位置，李振球即集結古陂烏魚，葉肇師集結信豐城附近策應，陳旅守中遠，張連師除守贛城外，餘集結南康，後以粵南所兼之防導師兩區，及韓衛旅一旅，進出南雄，控置烏迤新田，準備援剿。

十月二十一日

朱毛股匪竄犯古陂，新田，王母渡，韓坊等處，李振球師抗拒之。
竊本局長遊覽周陵。

粵軍師師長楊馬反電

- 一、現羅家渡三門灘新陂三處到匪萬餘，巧日起陸續進匪到小溪牛嶺小岔一帶，到槍匪千餘，機槍十挺。
- 二、僞五軍團槍匪二千餘，每日由土坊到江圩龍舖一帶。
- 三、茅店北三里之三眼橋，馬日起，斷絕交通。

十月二十二日

共匪僞一、三、五軍團，發現於贛信豐間。

南路軍余總指揮譚漢章電

贛匪主力僞八、三、五軍團，今圖西竄，本日發現於贛信兩縣之東北地區，計有僞一軍團一、二師，及三、五軍團全部，其先頭部隊，現在信豐屬安息等處，與我守備部隊激戰中。

十月二十三日

朱毛以僞一軍團林彪任右翼，僞三軍團彭德懷任中路，僞五軍團董振堂任左翼，四軍團張發奎，倭隨匪後渡河。蔣委員長由西安飛開封。

西路軍駐贛時參謀蔡爾雄談電

第三編 匪之受創之經過

共匪西竄記

四竄之匪，爲僞一軍團任左翼，僞三軍團任右翼。

又據午電

- 一、張達發西竄，僞五軍團大部，由雲陽西進。
 - 二、李振球發成電爲一、三、五各軍團主力，與匪對峙中。信豐南之大塘圩，小河圩，亦發成。
 - 三、余漢謀本日率二旅由安遠開回安遠，與除守信豐城外，餘乘機集結東北之青龍黃龍等處，特務營，別動隊，俱集中與城，以導警備。
- 南路軍余總指揮漢謀梗申電

僞一、三、五軍團，自向雲都潰竄後，即由我信豐東北地區不得過，復傾全力攻我安遠，希羅，羅家渡，黎村，亦有匪萬餘，在王母渡大都匪正向我信豐東北前進。

據薛岳銳巧等電，云奉委座電長汀之匪，有突二十日之電，所以謂者判斷明知匪將突圍西竄，先據事，查贛贛據草實兩水之總匯，爲用兵者所必爭，朱贛地設，有自然封鎖之利，某師知兵者，況事前已洞窺西南三路大軍，同時挺進，分道合圍，收此舉應據國遠謀者，實非養生之見所能測測深也。

十月二十四日

僞一、三軍團竄向坪石大塘鋪，僞八軍團楊尚昆將委員長吳日山開封飛北平，西路軍何總司令餘

南路軍總司令潘學敏電

據報，拾得匪地圖有紅線兩號，一由碎石至大塘舖，一由大江渡河。

南路軍余總指揮張漢卿電

匪一、三軍團全部，猛攻文島，被我守備擊潰，向碎石大塘舖竄去，同時據報偽八軍團之二十一、二十三兩師，已在密下渡河，偽五軍團武官龍，綜合情況，匪之一、三、五、八軍團，雖已竄集龍縣至信豐以南地區，竄師兩團，仍在新田佈防，李師及葉師兩團，會合陳旅，暫在安息原防佈防。

據廣西省原來發有桂軍第四十四師王贊斌全部，協助粵軍駐守贛南安遠一帶，後奉令調回桂省參戰，甫歸至粵北連江邊境，而朱毛大股，已皆出竄。

粵軍陳旅長漢光談

(一)因月前安遠四十四師王贊斌部調防，同時各縱隊指揮官師長等進省會商合圍剿匪之進展戰路，因此匪誤以為粵中有事，遂乘我軍調集未備之際，以一、三軍團分向安遠，重石，板石，信豐，南康等地進擾。

(二)匪又以中央陸軍收復石城興國長汀等地，匪之老巢，失去大半，所餘會昌興都，隨時不保，匪為苟延殘喘計，不得不退西竄川黔，發展新區，有此二因，匪軍一、三、五軍團遂大舉南犯，幸我軍將士用命，鎗器犀利，二遇匪軍皆以沉澱應付，匪計不逞，故獨二旅陳旅及第一師李振球等部因在最前線，略有損失，共匪以主力來攻，我以少數禦衆，自然不敵，雖有損失，猶能維持數日，使匪不得犯粵，頗屬不易云云。

據陳旅長談話見於粵報，足見當時粵軍在贛南作戰，頗有損失，共匪先調竄抵贛縣附近，快要接近西路軍防地，於是何總司令健，急頒部署，其大要如左：

西路軍何總司令健發成長西參電

命令

一、贛東主匪，現已傾巢分數股向贛江上游信豐東北地區西竄，其先頭部隊，已與南路軍之葉師，在信豐東南之樟坊息坪等處激戰中。

二、本路軍爲阻止該匪西竄計，擬以主力協同粵桂軍扼守贛江上游西岸，及湘東南各要線，以一部份守原有各

防地，並同東北路軍對匪夾擊，將北渡渡於賴山沿岸，或以西地也。

三、着七十二師（附一旅）及七十七師爲贛江守備隊，以李軍長生達爲指揮官，應以七十二師全部防守壽和（含）至樟津之線，以附另一旅防守壽和至仁和墟之線，以七十七師防樟津至備潭（含）之線，努力堵匪渡江，下月江日以前到達，在未到達以前，仍由李軍長雲杰負責指揮，二十三師於交防後，即集結大汾附近待命。

四、着九十三師及十八師爲水興處萬大守備隊，以李軍長長壽爲指揮官，應以五十三師主力挖置於雲石城附近，兼顧泰和至備潭部隊，努力阻匪渡江，以一部防守遂川至大汾（含）之線，限日以前到達，十八師以主力防守永新至贛江之線，堵匪北竄，以小部駐守遂（含）安（含）之線，限日以前到達。

五、着六十二師及六十三師全部，胡鳳璋部爲蓮汝桂守備隊，以陶國爲指揮官，以李國鈞及連甯兩保安團防守蓮汝（不含）之線，置重點於縣市大汾間，限下月江日以前到達，六十三師五團防守大汾（不含）至桂東之線，限日以前到達，六十二師五團及胡鳳璋部，防守桂東至東橋（不含）之線，限日以前到達，堵匪西竄。

六、着十五師附湖南保安團二團爲耒安茶界守備隊，以王東原爲指揮官，應以主力挖置於耒陽附近，兼顧耒安茶界各碼頭，堵匪北竄。

七、着十六師附湖南保安團二團又機槍約二十連爲衡東守備隊，以章亮基爲指揮官，應以十六師扼守祁衡，保安團固守祁陽至黃沙河湘江西岸沿線，努力堵匪西竄。

八、着段區司令新爲湖南守備指揮官，督率所屬各保安團，及各縣義勇隊，固守各防線以外之各縣城，及衝宜綏等處。

九、各部隊接電到後，不得等防務隊到達，即以大部向新位置移動，俟限到達，不得稍有貽誤，其餘小部交防後，即行歸還建制。

十、以上各部隊均歸劉縱隊司令統轄指揮。

十一、着五十師大部附贛江西興水各縣保安團義勇隊爲資水守備隊，以趙雲爲指揮官，扼守資水沿岸各要隘，堵匪北竄，限日以前到達，并以一部扼守上莊、銅鼓、大坂、平橋、甘坊、上富、華新、石鼻街、平行之線，（不含）以南，資水以北地區爲要點。

十二、增立三十七旅全部，及二十六師一部爲修武守備隊，以劉培緒爲指揮官，分守修武、武陟、滎陽一帶，嚴防甘坊上黨新石與牛行之線，（含）以北地區，均限下月東日以前到案。

十三、濟湖南保安第一第三第六第二十四各團，及十九師士兵營爲平剿守備隊，以羅樹中爲指揮官，負責維持各縣治安。

十四、以上各部均歸第二縱隊司令部廣古指揮。

十五、第三縱隊（欠三十七旅及二十六師一部）應酌量該縱隊匪情，另行妥爲部署防剿，並特別注意滎陽鐵路之安全。

十六、第二十三師及十九師（欠段旅）爲總預備隊，以李翼杰爲指揮官，應以二十三師配置於大汾附近，以上九師（欠段旅）歸鄧旅指揮，控置於長陵鐵道線上。

十七、汝桂守備之補給，應由第一縱隊司令部及陶指揮官協商，在鄧縣控置汝城各縣分設軍用倉庫，預集必要糧秣彈藥及被服，其他各守備隊，應視當地物資現狀，預爲準備。

十八、各碉堡內均須遵照行營規定，切實準備必要糧秣燃料蔬菜，食鹽，飲水等項，俾得固守多日。

十九、各部隊移動後，其未經指定接防區域之防地，均由各原守備隊，酌以各該地區匪情及地形險要行負責防守，仰即遵照具報，上十九項。

據上項命令所列各師長姓名，均見於第一編剿匪國軍之廣大圖中，僅七十二師師長，即係十九軍軍長李生鑑自兼，不贅。

十月二十五日 共匪竄陷南康縣城，亂匪到匪千餘，盤仙圩，南油山，封匪數百，粵省南雄縣附近之青溪，亦發現匪隊百餘人。

南路軍余指揮官派員有西有皮內電

本日龍運到匪數千，青溪河到匪數百，盤仙圩，南油山，竄來匪數百，小河至平歷路上有匪數百，南雄東南青溪附近，發現匪百餘，綜合匪情，似已出大塘鋪向新城南康間北竄，共竄盤仙圩青溪等處，係擊剿部隊。

南路軍總部據俘匪黃祝發供

第三編 匪軍受創之經過

匪定計
九軍
不
後亦隨

匪司令
自稱
乃
大建
共匪
宣稱第一

當團在軍都會議，決定留七九兩軍團及雜隊安蘇區，朱德親率偽一、三、五軍團向發南突圍，圖搜洛川吉萬，全圖解北路之圍，匪到馬中嶺後，即以偽五軍團向王母渡偷渡，偽一、三軍團攻茶陵安息，梗日退大塘，即晚竄回興隆下階一帶，聲言偽一軍團攻信豐，偽三五軍團攻雄庚。

十月二十六日 偽一、三軍團犯烏運新田，一股攔雄庚間之鄧坊，繼襲中站，粵空軍與李贛兩師嚴擊之，匪向大小官黃泥坪竄去，當晚朱德在界圩訓話，偽八軍團在南康征發梁橋材料。

蔣委員長在北平協和醫院檢視政躬。

西路軍蔡參謀編雄庚電

匪供信豐及南雄之新田，經擊退，本日飛機由南雄向黃泥排，大小官，偵炸，至黃泥排，發現股匪，炸斃甚多，南康有日有匪小股進城。

南路軍葉師長嚴儉午電

本師追至大塘，據土人云，匪大部向棚下竄去，據俘匪供稱，朱德宿在界圩訓話，鄉人在近，星夜前進。十月二十七日 匪軍大股，分由大興東北之青龍，池江新城，南康，渡章水北竄，賢女埠，橫江，揚眉寺，崇義等處，並在青龍，黃龍，散發傳單，本軍突破重圍，北上抗日。

南路軍余指揮官漢感亥電

偽一、三、五軍團及偽八軍團之一部，現徘徊於正平，大塘，九渡水之間，廢日，匪一、三、五軍團以主力向我新田，烏運猛攻，另一股擾鄧坊，並向中站裏東一帶襲擊，希圖截斷度維連絡，偽五軍團及偽八軍團一部，已竄至南康，并在該處徵集梁橋材料，有渡河西竄模樣。

南路軍陳總司令濟榮儉勸各電

據偽八軍團降兵供，該軍團全部三師約萬人，槍六七千枝，每師附迫砲二，機槍十八，彈缺，多用手榴彈，希圖截斷，向黃泥排竄去，二十七日青龍黃龍之匪約五六千，現向義安方面逃竄，在青龍黃龍散發傳單，均以夾破重圍，北上抗日為詞。

又偽一、三、五、八軍團共約數萬人，應夜由大興東北之青龍，池江，新城，賢女埠，南康一帶，向橫江，揚

此稿發

廟寺，出險，將江等處，繼續北竄。

十月二十九日 僞五八軍團，經新城寶女墳渡河後，陷崇義縣城，僞九軍團總指揮由大塘楓樹下，被粵軍張遠輝擊，一隊經義安竄都，一隊經橫江竄揚眉寺。

南昌行營助匪北竄，簡派薛岳周元用部截之，何健乞派飛機兩架備用，不准。

委員與南昌行營復何健談及參電

某密，所擬各部分守備線，尙屬可行，惟在匪後方土壩線，可先行備準，不必即派部隊守備，以免兵力分散，而減少活動力量，茲已電令周元用率兵六團，及李錫珩李雲杰兩部，先行集中遂川大汾，視匪情而行機動，追剿與截堵，并令薛岳率兵十六團，取道贛南，泰和，遂川，桂東，資興，郴州，桂陽，新田，永州線截擊，此兩線隊接觸匪蹤，則匪必不敢北犯也，飛機俟匪竄方向明瞭後，當隨時派往。

中央軍李烈鈞長雲杰暨長電

匪之先頭部隊，已到信豐南廣大庚之間，後衛尙在贛縣以南之人里鎮，沙石埠一帶。

據自本日以贛匪匪情，正與太平軍之行動完全類似，查會國蔣威豐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奏稿「據前江汪閻等稟稱，閻回竄江西者，約分三起，一起長髮，係石國宗統帶，一起花旗，係何先鋒等統帶，一起廣福，係羅都督等統帶，先竄瑞金等縣，近則三縣皆已無暇，盡竄信豐及南安府界中，意在窺伺贛州，回竄廣東等語，」一會曾比擬贛匪，啓江由石城赴贛州也，啓江至南康，知贛衆逾七八萬，自顧力薄兵單，非以智取，恐難力敵，於是設計資長埠，先設伏於赤石塘，以田勇誘之，敵果隨其計，遂一戰而佔領新城，再戰而奪獲池江，二戰而恢復南安之治，四戰而解救信豐之圍，可見贛匪無常，要視地形賊勢爲轉移耳。

當朱毛軍閩水口，由杉打敗潰而歸贛，南昌行營，事前早已知之，與曾氏得贛汪探報者同。共匪放棄老巢，分三路而西竄，又與石何羅統帶三起相同，及其進犯信豐贛州向贛粵界所有兵力，殆無一不與太平軍同，清兵東向殺敵之途，即朱毛西竄有極之路，何以前人克奏膚功，今人不濟於事者，其中蓋有微機焉，夫某氏治軍，曾亦以曾氏選機爲法者，似最會治軍計謀，昭示部下，即其一也，今國家對於某氏屬寄之專，實非昔年曾氏所能望其肩背，共匪出竄，既與太平軍如出一轍，而事不忘後事之師，某氏所取法於曾氏者，果何在耶，況值此風雲緊急之秋，正應盡前清之遺

，其氏漫遊幽燕，北赴甘涼，坐視赤匪猖狂，忍令地方糜蕩，南昌行營雖抽派薛福兩部，然不用之於機動，而用之於防，何健都署嚴防，又責其有失機動，此何意也，況薛福一軍，與匪平行，預不長途，馳驅並駕，湖南原設有航空軍，中央收歸統一，今日主匪出竄，對付總要求飛機，復新而不與，行其之道，宜其此舉，當局之用心，路人見之矣。

十月三十日 共匪張兵於黃沙湖北地區

將委員提出兩和議，當由南昌行營備案轉呈命令。

委員長南昌行營卅亥行嚴一電

命令

一、綜合情報，贛南四竄之匪，大部尚徘徊於大庾東北地區，有向西北逃竄之機，判斷匪將以全力經贛南四竄，或以一部北犯遂涉，企圖牽制。

二、我追剿方針，偏重堵剿，截其西竄，冀於遂川萬安大汾以南，桂東汝城仁化曲江以東地區，及其四、湘桂水間，及縱橫綏綏線之中間地區，消滅匪之實力。

三、北路周縱隊（渾元）限江日以前，先行集中遂川大汾線上，薛路（第六路軍薛岳）即過分由現地區出發，經龍崗，吉安，隔安，蓮花，茶陵，安仁，耒陽，常甯，向永耒附近集中，限下月敬日（十一月二十四）以前完全到達，所遺防地，由顧總司令派隊星夜填駐。

四、西路軍應先鞏固汾桂汝廣縱線，及萬遂汾橫線，兩線之上守備隊，應即日各將指定之位置，其經衡都及衡永黃與茶安耒各縱橫線上部隊，皆以保安團隊守備，其主力陸軍，先行於指定相當地點，以用機動，爾後適應情況，再定防守備位置。

五、南路軍速將汝仁電線上努力截堵，以通滬匪之行動，並以大部追擊之。

六、桂軍應控置於全興關，並速鞏固貴全興橫綏線。

七、空軍軍隊長有谷，率領第一第三兩隊，暫駐吉安，歸周縱隊指揮官指揮，爾後有飛機，該處飛機，應由何總司令先行移現備用。

八、追擊部隊，應輕裝並攜帶炒米。

九、空軍應逐日派機更番巡邏，盡力轟炸，使匪自窘不敢行動，又所得情報，應隨時分報行營，仰總司令，周知各官，并通報附近部隊爲要。

十、追擊部隊之給養，就地方採辦，應由何總司令先行飭知境內官民團隊軍隊，先事籌劃，盡力協助。

以上十項。

十月三十一日 共匪先頭至會同，粵軍張連師，李振球師，陳章旅追至橫江左殺獲安之機，擊潰偽九軍團及偽二十二師。

北路軍薛總指揮，自古龍岡向湖南轉進。

剿匪紀實

古龍岡，扼粵閩甯都之孔道，伊雲都會昌之屏藩，襟江帶水，沃野無垠，人口繁庶，尤屬物資萃之區，故爲本路軍戰略之據點，亦爲閩軍所必進剿之策源，其地位之重要，可以想見，本軍以確實佔領古龍岡之目的，決以全力進出於該地區，沿途土匪，聞風遠颺，此淪陷多年向爲匪化淵藪之古龍岡，二十三年十月十日爲本路軍克復，使命於焉達成。

十一月二日南路軍李振球師進至鉛廠，與匪傅生師遭遇，擊敗之，追至松下，又與匪吳國師瑞金師及偽兵上座二人激戰，均被擊潰，偽三軍團由崇峻以南經勒天閣黃粉洞二十八洞竄去。

南路軍移參謀長增南報告贛南剿匪經過

贛閩閩邊境之匪，因被軍政水圍剿，實力損失，知大勢已去，無法圖存，乃於十月中旬傾巢西竄，至二十二日上午，僞一、三、五、八、及各軍團，即向我第一縱隊駐在地之古陂、新田、韓坊、王任渡各處攻擊，我第一師李振球都見匪欲遮斷我第一縱隊之聯絡，以求各個擊破，我軍乃一面抵抗，一面將古陂、新田、重石、板石各鄉，向安息集中，以求決戰，於是匪以主力一、三軍團及二十二師攻擊安息，一路抄出石登殺擊，至二十三日晨，均爲我軍李振球師擊潰，計殲匪五六百名，俘匪二百餘，獲槍四百餘枝，我亦傷亡二百餘人，二十六日僞一、三軍團復向我南雄以東之烏運蘇田攻擊，另以一部竄擾大庾雄間之鄧坊，向我中站一帶襲擊，企圖截斷我大庾南雄之連絡，經我軍張連師兩師激戰一夜，卒將該匪完全擊退，獲匪甚衆，餘匪百餘，獲槍二百餘枝，匪見大庾南雄之關

，不能通過，乃折向西北經南康新城青龍一帶渡河，分向赤土楊眉寺橫江義安方面逃竄，我第一軍直屬隊及張繼師之應團，向青龍附近截擊，斃匪數百，俘匪百餘，獲槍百餘枝，我軍亦傷亡官兵二十餘人。

十一月一日 我軍師團李振球一部及陳章旅，追抵橫江左拔義安之線，又將偽九軍團及二十二師約四五千之匪擊潰，斃匪六百名，獲槍四百餘枝，俘匪三百餘，殘匪向鉛廠萬都方面逃竄，二日晨，我軍第一師進至鉛廠附近，與匪教導師傅生師相遇，午刻又將匪擊潰，我軍傷亡百餘，斃匪六七百，俘匪營長以上數十名，匪兵二三百名，獲槍四百餘枝，我李振球師團尾追至程下，又發覺偽興國師璣金師及偽兵工廠製造工人，共萬餘人，我軍奮勇前進，當即斃匪兵伏四五百名，獲槍百餘枝，製槍機一架，同日有匪二四千人竄到仁化。（未實續）

四路軍陳師長光中冬電

偽三軍團世東等日，由崇義以南經朝天關，左溪，牛婆坑，黃岩洞，二十八洞等處西竄。

南昌行營第一廳江電（見前情彙刊）

綜合最近情報於下：

（甲）贛南方面

一、偽一、三軍團有在新田中站一帶，被我葉張兩師擊潰，殘匪經青龍附近渡河，向西北竄。東日經文英營軍黃汝城。

二、偽五、八軍團。有日從王宮以南竄龍通黃泥排及南康，忽晚經新城賢安埠等處渡河後，旋進陷崇義縣城，翌日其先頭竄至營前一帶。

三、偽九軍團及偽二十二師後日由大塘竄板棚下，翌日晨，經我張師先後截擊，一股經義安竄向萬都，一股經橫江竄向楊眉寺崇義，冬日在朝天關一帶與我接戰，匪三四千，似即敗退，現已向古亭方面竄去。

（乙）贛皖方面

偽七軍團有日在浮梁屬之藏湖，被我浙保安隊何團擊潰後，竄至楊村附近，又被我駐大白李師張團截擊，大部渡河南竄，一部向米坑方面逃竄。

（丙）閩西方面

僞二十四師感日似已由河田方面經長汀向瑞金竄去，我李縱隊乘於東日佔領長汀城。
據上述官方最高軍事機關之軍報，此外還有社會方面記載者，如贛縣通訊，亦錄可採，俾公私文電，得以互證，爰附錄之。

贛縣通訊

一、贛東南一股

瑞金爲都，經軍事收復後，僅有會員一團，該縣殘匪約有數千，係匪區老弱殘匪組織，毫無戰鬥力，由匪首葉劍英何工統率，於十一月十四五路進贛南路軍所駐之筠門嶺，武平兩地，其筠門嶺一股，已與東路軍第七師接觸，因粵軍獨一師開抵平遠蕉嶺佈防，遂乘虛而入，嗣經鄧指揮陳生黃世途等部，及贛陽江劉共團迎頭痛擊，激戰至十六日，匪始退却，其竄武平被嚴懲魚曾友人兩族會同東路止筠門嶺之第七師，夾擊潰散。

二、贛西南一股

在贛匪欲竄湘境之先，欲利用殘匪牽制粵軍後方，於信豐附近，發出僞贛南軍區司令某，集合當地土匪散匪約數千人，虛張聲勢，搖旗吶喊，以爲疑兵之計，但早經粵軍偵悉，余誠謀由大庾方面，派第二師教導團鄧琦昌部，協同各屬剿共團，開往信豐一帶鎮駐，其第一師教導團溫淑海，及第一軍部教導團等分駐安息大塘，互相策應，十一月十九日，突有僞贛南軍區司令部所屬匪軍千餘，由金鷄月嶺竄至古陂，襲擊當地之剿共團，該駐信豐之鄧團馳援圍剿，率將該匪軍完全擊潰，當經僞政委會徐某一名，又贛西南方面僞第一分區殘部黎顯山一帶，我五十三師李團鄧營於十一月二十五日率部進剿，在杉木欄附近，與匪接觸，激戰數小時，將匪擊潰，殘匪甚多，殲馬槍十四枝，生擒僞補充團長劉佐青及匪官兵三十餘人。

三、贛西北方面

餘爲剛之殘部，竄匿黃金洞附近，羊雀坳嶺上一帶，被我四路軍岳森師彭唐營於十一月二十五日率部圍剿，新獲頗多，並俘獲僞軍區司令部參謀長，僞偽十六軍第九師長李粵一名，徐彥剛總辦黨團一名，僞兵工廠長黃文華一名，僞政委會三十餘人。

伊經前所述公私文電，亦匪所有主語，從匪，殘匪，土匪，散匪，游匪，統括起來，不過如是而已，國軍剿匪之兵

力。趙匪軍十數倍，造成肉的一座長城，將匪包圍，結果坐待進去，幾為可惜，且令人最詫異者，朱毛主匪，出京半月之後，南昌行營，始頒部署，一即由防匪北竄，再則曰防匪北竄，彷彿匪不北竄，即匪行營無涉者然，且行營卅來電令粵軍努力堵剿，逼匪匪之行動，六十月十九日匪渡黃水，二十七日匪渡寧水，連日與匪作殊死戰者，粵軍李振等師耳，假天險之形勢，加人力之奮矢，豈嘗不是逼匪之行動，何以不聞南昌行營，電令東北駐軍，分頭攻剿，而必預劃廣泛範圍之戰區，大肆張皇，是胡為者，況經數載之經營，始將匪共圍困於一點，不急於此圖之，縱之以去，安見其湘桂兩江之役，便於奪黃兩水之地耶，胡民氏責將挾匪以自重，情有可徵。

附錄南昌行營賞格

- 一、生擒朱德毛澤東者，賞洋十萬元，獻其首級者，賞洋五萬元，生擒或殺死彭德懷等以獻者，各賞洋一萬元
- 二、生擒或殺死匪師長者，各賞洋千元。
- 二、奪獲機槍者每挺三百元。
- 二、奪獲步槍者每枝三十元。

南昌行營訓令各省政廳

查赤匪主力，業已西竄，則正迫剿機中，關於目前宣傳工作，若僅於匪過之後，張貼標語，散發傳單，收效已微，亟應迎頭宣傳，極力招撫，以期動搖匪部心理，瓦解匪軍主力，使匪相率來歸，茲經本行營政訓處印請剿赤匪西竄標語，三十餘條，隨人頒發，應即轉發各該省府縣照，加印多份，向匪逃竄路廣為散發，並組織歡迎匪軍招待處，以資分化，而利肅清，除分令外，合亟令發飭遵為要，此令。

附發赤匪西竄標語

- 一、歡迎匪軍官兵投誠。
- 二、國軍不究既往，並不追究難民，向你們報復，匪軍弟兄們，快來投誠。
- 三、跟赤匪到四川貴州去，是死路，投誠國軍，才是生路。
- 四、各市鎮都設立投誠招待所，弟兄們趕快離開土匪，到招待處去。
- 五、歡迎匪軍投誠招待處，準備路費和糧食，送你們回家去和父母妻子團圓。

再說到四

川三說劉四

何德求
一架都不

紙桶一樣
不如說是
紙糊一般

六、匪軍中的湖南弟兄們，好容易來到湖南了，你們還不同家鄉去嗎。

七、匪軍中的江西弟兄們，你們不要跟着匪首遠離故鄉，死在半路。

八、匪軍中的北方弟兄們，受了赤匪的欺騙，受盡了千辛萬苦，現在還要跟着朱毛到四川去送死嗎。

九、沒有吃鹽，沒有醫藥，爬山路，餓肚皮，何苦當土匪。

十、匪軍弟兄們，到四川去，千山萬水，不餓死，也要病死。

十一、有三十萬大軍，幾百架飛機，在湖南等着你們，你們跑得脫嗎。

十二、四川的赤匪已經快被國軍消滅了，瑞金等都已被國軍克復了，你們還想往那裏跑。

十三、匪軍的傷病兵，請投誠過來，國軍替你們醫好。

十四、落伍的匪軍弟兄，請投誠罷，護送你們回家。

十五、各方的剿匪軍，像鐵桶一樣，他們全圍攔來，你們決不能跑出去，想活命的，趕快投誠。

十六、刺殺匪首，拖槍投誠，重重有賞。

十七、當匪的整天的跑，一頓飯吃不飽，病死在半途，真可憐。

十八、江西的匪軍第七軍團投誠了，得到國軍優待，你們知道嗎。

十九、孔荷寵投誠了中央，現在做了行營參議，和湘鄂贛招撫特派員，你們趕快向那裏去投誠罷。

二十、你們的父母妻子弟兄朋友，都在家裏，望你們回去。

二十一、刺殺欺騙壓迫你們的政委指導員。

二十二、保護投誠的匪軍弟兄。

二十三、捉殺朱毛兩匪首來降，可得重賞。

二十四、半路上是刺殺匪首的好機會。

二十五、半路上是投誠的好機會。

二十六、捉殺匪首周恩來前來投降，可得重賞。

二十七、前面擋住路有路走，後面大軍追殺，匪軍弟兄們，除了投誠，有什麼辦法。

結果還是
說到四川
不四去

共 國 四 軍 紀

九六

二十八、在江西老巢，都站不住，逃出去，有何把握，願軍弟兄們，趕快投誠罷。

二十九、老巢有險已守不住，走到路上，那經得大軍截擊，飛機轟炸，弟兄們投誠，受何等安穩。

三十、四川的赤匪，已被國軍打得七零八落，你們再去幹什麼。

據四川兩代之軍機大臣，對各省將撫，皆用行知，無有用札者，有之，則惟有前清年羹堯往羅下視丹津，曾札該甘總督準備糧秣，僅此一見而已。似不足為訓，然則今日之省政府，即等於當日之將撫也，今日之委員專行營，即等於當日之軍機大臣或統兵元帥也，今日之訓令，即等於當日之札文也，往者不問軍機大臣及大元帥對於封疆大吏用札，今日南昌行營居然對於省政府用令，雖曰政體不同，而法規似亦未經規定行營有此大權，況封建時代，尚無此例，今非封建時代，而反行之，臣期期以為不可也，年氏勢傾朝野，跋扈一時，又烏足以為例哉，行營不從實際着手，加派大軍嚴密追剿，必驅匪流竄各省，贖之鉅可便法，招之能保來乎，古語有之曰，南山有鳥，北山鳴犢，鳥向高飛，犢常奈何，正足以喻此。

共匪西竄記

第四編 匪竄粵北受創之經過

總論

朱毛突竄東圍，銜枚急進，企圖西竄。另遣殘匪，故其北犯廣樂，南侵仁樂，不過虛張聲勢，藉以掩護其主力之通過湘境耳。夫贛與湘桂四省之交，伊古視爲用兵之所，淮南子云，秦利越之翡翠珠璣，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嶺成之節，（即今湘桂邊境）一軍守九疑之塞，（即今藍山江華一帶）一軍處番禺之郡，（即今廣州）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千餘之水，（高誘注：皆豫章地）秦兵戍守區域，即行營劃爲堵剿範圍，令守禦以之節者，皆實軍也，扼九疑之山者，湘省之團練也，處番禺之郡者，陳濟棠之一集團軍也，南野千餘，乃古之豫章，今贛省之西南也，獨惜行營堵剿迫，以遠勢而忽近圖，匪得徜徉以去，後顧無憂，不能不視爲策者也。

編者寫至此，要預先聲明一句，就是小說家所謂一枝筆難敘兩頭事，稿因至此，也要話分兩頭，因爲上編已經記到十一月二日，而此編又回到十月二十九日，爲一軍圍攻粵北仁化樂昌時，而爲三軍圍同時窺伺湘南之汝城，如溪在一起記載，雙管齊下，固不免夾七雜八，不甚分明，現在竊竊任剿堵的軍隊，是南路軍，在粵北防剿的軍隊，仍是南路軍，爲要交代剿匪軍隊界限，特將意見，故不能不先記匪竄粵北，結束南路軍事之後，回筆再記湘南，以清眉目，但在日序上面，不致有顛重復，特在此略略聲明，以後再編前後銜接處，日序錯綜參伍，希閱者注意焉。

廣東軍事前之佈置

當共匪游蹤發現於南雄，粵北附近，陳司令濟棠爲充實後方策，鞏固北江防務起見，已調獨立第三師李漢魂，暫移駐鳳凰等部，及教導師兩團，調駐仁化樂昌，進出南雄，固不待言，有侵入粵北之企圖，所以調集兵力如斯重焉，至於粵北國防，分爲警備隊及後備隊三種，經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部整訓以後，全省劃爲五大區計有：

第四編 匪竄粵北受創之經過

中區警務公署 東區警務公署 南區警務公署 瓊崖區警務公署 西北區警務公署

其中東南及瓊崖等四區，未經匪竄，以及西北區中偏於中心地區，未受赤匪影響，均從略不敘列外，茲將粵軍匪黨所委任之各縣正副主任姓名地區，以見當時動員之景象。

南雄縣主任姚之崇，副主任辛耀南，仁化縣主任戴旭昇，副主任陳秉彝，樂昌縣主任陳偉章，副主任張運輝。連山縣主任劉德衡，副主任楊 飪，始興縣主任汪錦興，副主任凌 準。曲江縣主任林拔萃，副主任關青光，翁源縣主任何良生，副主任潘頌銘，乳源縣主任謝松年，副主任詹益三。英德縣主任何適英，副主任劉伯香，陽山縣主任梁若谷，副主任謝元愷，封川縣主任甯師彰，副主任周仕良。右列各縣警備隊主任，係以縣長兼任，其副主任以縣總員兼充，而粵省在匪清之際，尚有打手殺手之稱，即今日之團隊也，今雖有警備常備後備之組織，但各縣係採自保主義，不相為謀，似不若湖南省之保安團隊之集中整訓，統一指揮，運用自如，又不如廣西省之軍團合一，散則為民，聚則為軍之機警，粵省雖為中國最富之區，革命策源地，而其訓練與民訓，則遠遜於湘桂兩省，此足以見為政在人，不在地之貧富也。

十月二十六日 南雄縣東南之青峯，發現匪擊小股百餘人。（見余漢謀有成電）

十月二十九日 共匪三百餘犯樂昌縣第九區杉木洞。

十一月一日 共匪一股，約數千，初犯長江圩。（見何總司令健發申電）

十一月二日 共匪再犯長江圩，莫縣如團擊潰之。

粵軍警衛旅莫團長福如致陳鐵樹函

弟奉命出發韶關，至十月三十日到達，仁化縣屬之長江圩固守，當即構築防禦工事，至十一月一日下午，有匪數千人來犯長江圩，經我擊退，至二日該匪復來，發生接觸，同時我軍飛機亦到轟炸，匪匪數百，至二日夜，該匪傾全力來犯，經我軍迎頭痛剿，官兵奮勇沉着應戰，約半夜，匪不支，作總潰却，向湖南三江方面退，因夜色中，故未窮追，計是役斃匪數十名，俘匪數名，獲步槍六枝，投誠匪三名。

十一月四日 犯長江圩之匪，竄擾原坑，彭智芳團擊潰之。

粵軍警衛旅三團吳團長漢平致趙萬中函。

共匪僞一軍團約師二千人，支午與我何營一戰，微晨全線向我攻擊，匪軍分兩路，後線長二十餘里，我圖分頭應戰，匪頭強抵抗，歷兩晝夜，卒因我官兵奮勇殺賊，微中將匪全部擊潰，斃匪二百餘，奪械甚多。

十一月五日 共匪一度攻陷仁化縣城口。

香港中興報載警衛旅官長談話。

匪每乘夜偷襲 每一進犯，來勢兇猛，五日晚仁化之役，警衛旅長彭國燾因被匪軍三師之衆撲攻，以寡敵衆，遂向後撤退，是以仁化遂被匪軍一度攻陷，我軍於翌日增調，卒全線部砲發，匪始放棄仁化，潰退湘邊。

仁化縣政府復函。

上略，不意於二十三年十月月底，江西共匪傾巢南犯，爲一、三、五、七、九軍分路進攻，一取道崇城，以圖奪長江，一取道汝城熱水以陷城口，三十日晚，警衛旅長彭國燾奉令趕到，三十一日晨赴長江佈防，而外營調集，已破匪佔據，我方將士拚命支持，詎該旅長彭國燾同時派發轟炸，匪匪敗退，相持兩晝夜，匪始向沙洲洞城一竄去，同日警衛旅長黃國燾率部由南雄趕到，十一月一日，馳赴扶溪佈防，而仁化城口，則由彭智芳團之何營留守，維時長江之圍未解，城口告急頻聞，事關警衛旅長彭國燾率警衛旅及後備隊二百餘名，嚴令公安分局長陳勝文，隊長李隆慶，黃少坡，黃觀光，張巨任等，分守各附近堡壘，負責防衛，死守待援，詎至二日下午匪方佔據該處空虛，我軍部隊，尙未趕到，匪軍竟集合六萬餘人，於下午九時，乘夜襲擊五里山羊牯嶺東水嶺猴哥山，各關堡，駐守警衛隊，雖死力苦戰，卒因衆寡懸殊，如卵擊石，相持至午夜，而城口全市，已爲匪佔據，賊縣長正與該處分局長電話討論，忽接電話中止，隱約聞有槍聲，逆料爲匪攻進，急用電話制止向城口推進之何營，告以前方情形，請勿前進，請在厚坑一帶佈防，當晚接扶溪各方面電話，到處均發炮聲，有向仁化城方面推進模樣，此時留守部隊，（指何營）已經出發，後方隊伍，尙未趕到，賊縣長與陳副主任黃承親率縣兵三十名嚴守防守附城一帶砲壘，一方面電告西江護軍公署，及總部參謀長廖維南請示，當蒙派警衛旅旅長公署，由新莊水經過四乘夜趕來，於二日早開到，隨即赴扶溪增援，陳副團亦由警衛旅旅長率領前來駐紮縣城，同時警衛旅旅長林國燾亦經開到黃埔，該處距厚坑何營防地，尙有六十餘里，旋奉令由道赤石運四十八枝，限即日七時以前趕到厚坑增援，若警衛旅之匪，林營甫抵厚坑，匪軍四五百人，已間道包抄，繞出我軍之後，幸彭智芳團長，早經部署，奮勇應戰，歷兩晝夜，始將

賊匪幾萬，侵擾潯口，計此役斃匪五六百人，傷千餘，惟城口賊軍主力，仍固守城口，至八日，我軍第一軍第二師進城，由南雄經百岡，第二獨立旅陳旅都則取道長江，會合彭西向城口進剿，匪軍聞風向湖南延溪潰退，我軍於是日收復城口，隨即跟追，縣府復派警隊維持治安，專任調查，計城口被焚舖戶九十餘間，各商店及附近村落被掠財物穀米牲口共值三十餘萬元，嗣經總司令撥款一千八百元，廣東民政廳撥款三千元，仁愛堂及慈善家贈棉衣數百件，西北邊防委員陳章甫派周天任會同縣府派員赴城口辦理災賑急賑，救濟一切。

城中與縣警衛旅軍官談，仁化於十一月五日一度失陷，核與仁化縣府復剿者之函，微有出入，縣府函只云城口失陷，并未謂有向仁化方面推進，此時留守部隊，已經開拔，後方隊伍，尚未趕到，賊縣長等親率縣兵三十名，防守附近鄉鎮，隱約其詞，仁化縣似在已陷未陷之間，故編者兩存其說，若謂匪不向縣城逼來，賊縣長何至出守鄉鎮，如匪果犯縣城，此三十名兵，何濟於事，意者匪或一度竄犯，軍固未經接觸，民衆無多損害，故該縣府諱言之耳，不然者，某軍官又何必遺此無稽之談，以惑衆哉，本來一紙新聞，不足盡信，但關於陷城之事，官署多諱言之，故併志於右。

粵軍將領開會談

自粵匪出竄粵邊以來，城口爲兩省邊疆之要衝，故爲匪共必經之孔道，情勢嚴重，自不待言，陳總司令濟棠，恐朱粵軍取潯口不遂，又乘機取廣州，於是急令李道魂調第三師，黃守師，葉肇師等嚴密防剿，並派桂軍四十四師至寶城都出屯星子，鞏固軍陽，又令第一師李培球兼程回樂昌乳源，把穩粵北門戶，並飭仁化軍各部隊立刻反攻，恢復被陷各地，又電李漢謀強回韶關策應，余爲抵禦後，召集高級將領，會商方略，陳總司令長彭培南參加計劃，決定步驟如左。

粵軍第一步計劃

以粵北現有部隊兵力，嚴密固守長江，城口，九峯，坪石一帶防線，使匪不能侵擾。

粵軍第二步計劃

將駐紮南部隊，陸續西移，增厚其粵北防務力量，然後相機進剿，粵軍決定增援後剿之計劃，其表現在防兵，其實際在防其他，當派警衛旅第三師教導師集中出動，分向城口九峯進剿，調駐大庾第一縱隊指揮部隊沿潯都縣下來，以李漢忠爲前線指揮，李督率陳伯英，吳啓宇，何瑞麟，梁公福，羅澤霖等部，出擊當面之匪，又令李紹寧回開往小北

匪黨共匪，自八九等日，見我樂昌九峯，羊古田，被我陸空兩軍痛擊，匪知事勢防嚴，未易窺伺，自十日晚，匪軍已經完全退出粵境，向湘邊之宜章郴州一帶竄去，其行動似分兩路，竄湘南繞道入黔之勢，十一日下午，飛赴湘邊偵察，發覺匪軍左翼，已由宜章開動，沿臨武藍山嘉禾方面竄去，其一股，仍伏郴州良田一帶村落。

南路軍余指揮官陳謀文電

昨夜在延壽九峯附近與我相持之匪，爲偽一及偽九軍兩全部，今午爲葉師獨三師及陳軍夾擊，擊匪四五千，擊斃各種兵器二千餘桿，俘匪千餘人，偽一九軍團，已全數消滅。

西路軍何總司令健友長參電

汝城大馬山大來坪一帶之匪，昨日仍有散匪一千餘，與我守兵對峙，其大股是日向西南竄，城口被匪焚燬。

粵軍運糧站長利樹宗致潘廣文電

頃接九峯轉來獨立第三師李副師長江電話，本日匪一軍團林部全部，與我軍第一二師獨立第二旅獨立第三師等部在延壽九峯間激戰，一晝夜，被我軍完全消滅，總計六七千，俘匪數千，傷亡無算，現我軍仍在追擊殘匪中，查偽軍團戰鬥力最強，此次被我軍殲滅，殘匪不復問題。

續前樂昌縣縣長復函

六日有匪一股，由杉木洞，竄坑，金磚坊，竄入第六區之文風洞，及茶林，西坑，樂源，等處，肆行劫掠，焚燬，擊斃鄉民廖慶貴，沈萬華，等多名，即距城十五里之北區地方，及第二區之應田，亦同時發現匪蹤，但匪數僅二百餘人。

本縣原有獨立第三師第一團駐紮，嗣以匪勢浩大，感軍力不足，經本府電請西北區總司令部，增兵截剿，獨立第三師全部於十一月二日先發境，趕赴三峯茶林一帶，相機進剿，第一第二等師及獨立第二旅則奉令駐紮樂昌爲輔，匪偵備隊，警衛旅則由仁化方面跟蹤追擊，教導師駐紮南河部，則直趨坪，石塘備截擊。

據匪匪及俘虜供稱，每匪僅存八九名，每匪僅存千彈四五十顆，手榴彈兩顆，搜其衣袋間，有四方所發之二元，五毛，二毛，一手等紙幣，似此毫無給養，故用五地方，必拾奪糧食，拾該匪軍在延壽轉戰經年，慣於爬山越嶺，故自江西竄到金寶山，沿途作賊，雖貧如洗，日夜兼程，不稍停止，雖飢寒不足，形容憔悴，尚能耐戰，更

持。誠悍匪也。（樂昌縣完）

續南路軍移駐長南報告（前段見第三編十一月二日欄）

仁化屬之長江圩，附近爲我警衛旅之英德聯隊，五日午刻，我陳旅旅長抵塘村番都之間，斃匪二百餘名，擄掠百餘枝，俘匪百餘名，匪向文營逃都奔竄，企圖以僞一軍團之一部，向我仁化屬之厚坑攻擊，亦爲我之警衛旅彭團擊潰，斃匪四百名，擄掠百餘枝，八日申刻，我警衛旅旅長收復城口之後，即經汝城屬之大坪，向延壽追擊，九日匪以數千，犯樂昌之茶林，被我獨立第三師之吳團擊潰，十一日，葉師陳旅追至延壽以西之金磚坳，與匪僞一九軍團萬餘人相持，戰至十二日午刻，我獨立第三師加入夾擊，四刻即將匪擊破。計斃匪四千餘名，獲槍五百餘枝，殺至十二日止，統計各役，斃匪當在五千以上，擄槍四千餘枝，俘匪約千餘。

共匪自本路軍沿途殺擊及友軍堵剿後，已成強弩之末，以一部經塘村宜章，一部經赤石良田向四會竄，我軍自擊決金磚坳之匪後，即以警衛旅李漢魂師李振球師及第一教導師陳章旅向塘村坪石分頭追截，頃據最近報告：匪之先頭已到湖南之藍山縣臨武縣尚有匪數千，塘村良田宜章一帶，已無匪蹤，我警衛旅師及李漢魂已向臨武前進。第一教導師已到連州及星子一帶，今日（十一月十九日）向臨武之敵攻擊前進，查臨武縣山雖接近廣東之連州，連山，但連州一帶，我軍已有相當兵力，而追剿部隊，又擊臨武後，敢保連州連山一帶，萬無一失，西竄之匪，總數不下五六萬人，若各路友軍，能努力追剿，當不難逐漸將其消滅也。（續報告完）

粵陳濟棠所屬之南路軍，除收復贛南及閩西匪區外，對於西竄天匪，亦頗有戰績表現，據前所述，如在贛南之重石，板石安魚嶺鄉下，在粵北之長江圩，厚坑，城口，九峯，茶林，以及在湖南之延壽，金磚坳，等處，迭予朱毛匪殘餘之懲創，匪軍雖死三千，而粵軍亦自不免損耗八百共匪竄入湘省以後行營對於粵匪文之東路軍，則令其緩靖閩粵，對於陳濟棠之南路軍，則明令解除其番號與其序列，當時只有西南軍政方面，予以賀電，茲附錄之如左。

一、西南政務委員會賀電

電開全體指揮，並轉各師旅長均鑒，現據粵匪南路軍陳總司令報告，文日延壽一役我軍已將匪僞一九兩軍圍殲滅，俘匪數千，現已派隊剿匪尾，追擊殘匪等語，足見陳總司令調度有方，對總指揮督各師旅長，忠勇從國，用能殲除悍匪，迅奏膚功，聞報之餘，殊堪嘉慰，尙希激勵全軍，壯勇追擊，一致蕩平，是所厚望，國民政府西南執行

委員會印。

二、四市執行部號電

廣州五省勳軍軍府路軍陳總司令，部屬余總指揮，統轄各師旅團長勳鑒，此次共匪傾巢竄擾，禍及地方，賴我軍將士忠勇奮發，殲匪於延壽九峯，俘匪甚多，具見指揮若定，克奏膚功，捷報傳來，良用嘉慰，尙希乘勝追擊，掃蕩赤氛，有厚望焉，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號印。

三、胡漢民賀第一集團軍剿匪勝利並電

廣州陳總司令伯南同志，轉前萬第一縱隊余指揮官勳鑒，第二縱隊李指揮官欽甫，彭師長育羣，黃師長旭南，張師長玉麟，李師長伯豪，鄧師長劍泉，李師長旋空，葉師長伯芹，張師長預堪，李師長樂山，黃師長延楨，黃師長質文，陳旅長漢光，陳旅長戎光，曾旅長伯鈞，嚴旅長應魚均鑒，共匪西竄，諸將士本捍衛黨國之精神，奮勇進擊，殲突圍之寇，使潰竄無山，捷訊頻傳，英名欣忭，共誦爲患江西，既彌年載，今食盡西竄，微此殲滅，後患其何可育，國步日艱，當冀繼續努力，肅清殘寇，除暴安良，以酬諸將士臥薪嘗膽之志，特電祝賀，胡漢民叩。

查粵閩湘鄂軍府路軍總司令陳濟棠，自奉中央命令解嚴南路軍名義及其序列後，該路軍仍沿用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名義，並將所部各軍師旅加以調整，除海軍等總部直屬各部外，其餘軍隊編爲一個軍，九個師，三十六個團，本來中央規定三三制，每軍三師，每師三團，惟第一集團軍，則於每師三團之外，加一教導團，所以每師成四團，九師共計三十六團，其統轄軍隊空軍番號如左圖。

國軍各特所崇濟陳令司總平空陸海粵

一、第一軍司令部
二、第一軍司令部
三、第一軍司令部

國新案

第一軍軍長余漢謀
副軍長李振球
第二軍軍長陳濟棠
副軍長張連
第三軍軍長李鴻章
副軍長黃延楨

第一師師長蔣中正
第二師師長張瑞貴
第三師師長鄧龍光
第四師師長馮玉祥
第五師師長李振球
第六師師長李振球
第七師師長張瑞貴
第八師師長張瑞貴
第九師師長張瑞貴
第十師師長張瑞貴
第十一師師長張瑞貴
第十二師師長張瑞貴
第十三師師長張瑞貴
第十四師師長張瑞貴
第十五師師長張瑞貴
第十六師師長張瑞貴
第十七師師長張瑞貴
第十八師師長張瑞貴
第十九師師長張瑞貴
第二十師師長張瑞貴
第二十一師師長張瑞貴
第二十二師師長張瑞貴
第二十三師師長張瑞貴
第二十四師師長張瑞貴
第二十五師師長張瑞貴
第二十六師師長張瑞貴
第二十七師師長張瑞貴
第二十八師師長張瑞貴
第二十九師師長張瑞貴
第三十師師長張瑞貴

教導團第一旅
教導團第二旅
教導團第三旅
教導團第四旅
教導團第五旅
教導團第六旅
教導團第七旅
教導團第八旅
教導團第九旅
教導團第十旅
教導團第十一旅
教導團第十二旅
教導團第十三旅
教導團第十四旅
教導團第十五旅
教導團第十六旅
教導團第十七旅
教導團第十八旅
教導團第十九旅
教導團第二十旅
教導團第二十一旅
教導團第二十二旅
教導團第二十三旅
教導團第二十四旅
教導團第二十五旅
教導團第二十六旅
教導團第二十七旅
教導團第二十八旅
教導團第二十九旅
教導團第三十旅

獨立旅長——陳
第一旅旅長——陳
第二旅旅長——陳
第三旅旅長——陳
第四旅旅長——陳
第五旅旅長——陳
第六旅旅長——陳
第七旅旅長——陳
第八旅旅長——陳
第九旅旅長——陳
第十旅旅長——陳
第十一旅旅長——陳
第十二旅旅長——陳
第十三旅旅長——陳
第十四旅旅長——陳
第十五旅旅長——陳
第十六旅旅長——陳
第十七旅旅長——陳
第十八旅旅長——陳
第十九旅旅長——陳
第二十旅旅長——陳
第二十一旅旅長——陳
第二十二旅旅長——陳
第二十三旅旅長——陳
第二十四旅旅長——陳
第二十五旅旅長——陳
第二十六旅旅長——陳
第二十七旅旅長——陳
第二十八旅旅長——陳
第二十九旅旅長——陳
第三十旅旅長——陳

第一師師長蔣中正
第二師師長張瑞貴
第三師師長鄧龍光
第四師師長馮玉祥
第五師師長李振球
第六師師長李振球
第七師師長張瑞貴
第八師師長張瑞貴
第九師師長張瑞貴
第十師師長張瑞貴
第十一師師長張瑞貴
第十二師師長張瑞貴
第十三師師長張瑞貴
第十四師師長張瑞貴
第十五師師長張瑞貴
第十六師師長張瑞貴
第十七師師長張瑞貴
第十八師師長張瑞貴
第十九師師長張瑞貴
第二十師師長張瑞貴
第二十一師師長張瑞貴
第二十二師師長張瑞貴
第二十三師師長張瑞貴
第二十四師師長張瑞貴
第二十五師師長張瑞貴
第二十六師師長張瑞貴
第二十七師師長張瑞貴
第二十八師師長張瑞貴
第二十九師師長張瑞貴
第三十師師長張瑞貴

據右述國民政府西南執行委員會，及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兩機關設在廣州，和龍胡漢民一團人在香港，在中央認為是眼中之釘，認為不合作精神，認為不肯共赴國難，非拔去之而不快者，民是之故，對於抗日剿共大題，發生若干障礙，試舉事實以證明之，即如朱毛主匪傾巢西竄，而東止兩路大軍，對於匪穴清剿，遲滯不進，這十月二十六日，匪已發抵粵北之南雄，而北路軍中央直屬勳旅陳總指揮部，始收復南都。

（據南都保安司令蔡縣長邵鴻光親到調查報告云，甯縣始於彭湃王德等於民國十六年亂，民十八朱德毛澤東由井岡山竄出，三月陷甯都，於甯縣電局，成立蘇維埃政府，未幾，兵來匪去，五月復陷，第七師獨立團賴團長世琮戰三日，死之，因調到各縣與地方紳民，同時遇害者，三百餘人，迨十九開來，匪又竄去，誅王俊於東陂山，匪部調去，彭湃乘虛來攻，靖衛軍莊彭鵬潰，贛底，林彪部又陷城，毀城垣，露平日引去，十九年股匪又兩次陷城，縣黨部邱沂生死之，匪設立兩路辦事處，處於遂甯邊界，是年冬，朱毛彭等部匪會合，又竄甯都，並使羅炳輝進攻寧縣不下，去之，是役端緒險與，微避竄者，誤謠彭湃誅之，是年股匪四圍城，圍攻緊密，八開月，不能下，而匪黨機關已次第成立，接獲匪部，二十年六月，十八年十一月克復城，遂改縣紳民回縣，十八軍調去，二十六路軍來接防，廿一年十一月，其部屬李振國趙博生黃長堂等率眾叛，官民遇害者，不計其數，工作人員，率同保衛團全部，復擒擊微與匪激戰三日，匪稍退，全縣施行匪化矣，黃竹人安兩寨，先後被殺，竊擊微人士能與匪抗節數日不下者，得地利耳，卒因援援不至，糧盡人病，遂於二十一年冬陷落，男女少長，無一生存者，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第三路第十八軍克復甯都，殘剩老弱婦孺，及逃難在外之人民，漸次來歸，○再二十二年，僞五軍團總指揮兼僞三軍軍長趙博生，被十四師在黃鵠渡擊斃，遂改甯都為博生縣，設立江西蘇維埃政府於博生縣以爲紀念云。○十一月十日 共匪之要界者，已悉九峯，犯湖者，已至都宜，而東路軍中央第十師李師長恩施，始克克復甯都。

（據李師長恩施收復瑞金電云，本師九日，由長汀進佔古城，十日已刻，冒雨克復瑞金，沿途有僞獨立十七七兩團，及游擊隊等，地方散亂，節節抵抗，並將橋樑破壞，希圖阻我前進，而瑞金武裝土匪，於八日晚，即脅迫民衆數千，向寧都逃竄，不從者，即殺戮，計有數百老幼婦孺，粗身露肘，暴屍郊野，狼犬爭食，慘不忍視，○又電瑞金乃爲僞中央所在地，其各級蘇維埃政府，及紅軍大學，國家銀行等機關，散亂雜沓，地方殘破不堪，城北

七思，若一被收爲飛機場，關係人民政府贈送飛機而設，但飛機已毀無遺，此間民衆，日漸歸來，商場已開市，對國軍歡迎，蓋因年來捐稅甚丁，苛捐壓迫，民不聊生，憤怒萬分，僞鈔票十元僅得兌現銀或中央鈔票一元，秩序極其紊亂，現在始慶昭蘇也。）

十一月十七日，朱毛大股已竄至嘉禾藍山間，與李聚奎軍對抗，而中央軍之第七十九師王師長錦文，始收復零都。（見新聞報紙，未獲官方文電。）

十一月二十二日，匪軍已迫近桂省龍虎關，而中央軍第三師李師長玉堂始收復會昌。

（據軍路軍總司令蔣鼎文電云，養日下午二時，第三師李玉堂部確實佔領會昌城，匪逃竄時，壓迫民衆隨行，糧食貨物，裝載一空云云。）

主國軍出，已及匝月，而中樞大軍居然將匪巢四縣，先後完全克復，使零星游匪，垂命而逃，不可謂力不努而動不宣矣，第就軍事言之，似乎不免有行動遲滯，固意徘徊者，其故安在，聞軍事當局中人言，原因五點，言簡意賅，錄之如左。

第一、全國軍事負統一指揮之蔣委員長有事南方。

第二、南路軍驟然自行縮短湘西防匪陣線。

第三、東路軍不令限十一月以前肅清閩省境內。

第四、北路軍注意防匪北竄。

第五、中央與湖南合作問題，尚在商洽中。

本來商定費乎統一，軍權理應集中，如不相見以誠，統制卒歸於空，蔣氏雖於粵，臨臨下，其意，經市民民士衆民，因軍機極其運用，各地接應，設若操之過急，極其弊也失之於偏，如里縱之過寬，其弊也失之於疏，精失平復治國之道，蔣委員長雖於意欲變興，採用獨裁專制，於是有藍衣社之組織，（見湖南路軍報）故軍權專斷，庶政獨裁，而所謂獨裁，復以「擁護唯一領袖蔣委員長」之標語以相阿好，極其弊也，在互相諉卸，失策一人，事成則責主功高，事敗，其無人負責，此蓋其因受閩西實地，正好輕信播弄，墮庭將穴，此天假良機，一時千載，乃因蔣委員長有事南竄，而東北兩路軍，但覺羣龍無首，呆若木鷄，坐待匪去，瞻望客裏，此可見軍權過集，而無伸縮性之弊一也。

，東路軍蔣鼎文率南昌行營九月二日命令，限十一月以前肅清閩省殘匪，在東路軍方面，自然擬擬有議，創地爲問，實行命令，落得各人打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此東路軍不能擅軍西顧，失機動之弊，二也，南粵王陳濟棠，且亦匪猖狂，狼奔豕突，一犯南雄之青紫，再犯仁化之長江，三犯樂昌之茶料，猶如小兒戲，無孔不入，因此不能不將駐閩河之軍隊，移轉東江，縮小邊防，籌備自固，觀左觀右，疑懼滋多，應匪應軍，雙方顧慮，以故南路軍不能以全力尾匪追剿之弊，三也，北路軍在蔣委員長肘腋之下，所謂向隅花木，近水樓臺，兵足械強，彈充糧裕，上有飛機炸彈，F有大砲坦克，前線所需，後車早備，況北路軍前敵總指揮陳誠，總司令顧祝同，行營參謀長熊式輝，此三人者，蔣委員長視爲心腹，寄以股肱，委以閭寄，假以事權，既經轉達之知，應獻機策之策，方蔣委員長檢驗身體於北平協和醫院時，正陳誠克復甯都，舉國之人，拭目相觀，以爲北路一軍，素有憑藉，趁此聲威大震，一鼓成擒，功收末奮，易如反掌，贛南之役，可不誼肅清江事美於清，不圖行營計不出此，所頒戰略，不施追擊，而向長圍，蓋亦感於匪共青龍黃龍，北上抗日之虛偽宣傳者也，殊共匪一面散佈流言，一面作爲北竄，因此弄得行營舉棋不定，既派周運元李雲杰集中贛大，又派薛岳吳其偉趨衡寧，此項緊急措施，除嚴防北竄之外，並無急取直追之謀，然而匪不北竄，則將趨其西竄南竄耶，此令人大惑不解者也，再就行營招撫之種種視之，是無異表示以國軍送他們出境，並指示他們一條西竄路線，叫他們到貴州四川去，據此看來，則南昌行營參謀長之計畫，偏於北防，而北路軍之不肯輕以力量向南伸延壓迫者，此其爲弊，四也，上述四端，皆爲弊之顯著者，在軍事上爲有形之關鍵，然而不及其軍事家所隱第五項協作問題之爲嚴重，該項問題，原因複雜，極其底蘊，罄竹難書，摘敘端程，可得而述。

溯自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一日，中央宣告「統一政府」在南京成立以後其時西南組織部處，（即前西南委員會及西南執行部），東北失地四省，（遼寧、黑龍江、吉林、熱河），此外尚有各省偽政府，遍地林立，（奉天有日本造成之滿洲偽國政府，江西有共產黨組成之蘇維埃政府，福建陳銘樞等組有人民政府，冀東有殷汝耕之防共政府，新疆有蘇聯支持之南疆政府，蒙古有各王公自組之自治政府，西藏有達賴政府）而南京政府均視以上各偽組織，如同泡影殘花，不足爲異，並且以爲東北失地事小，而以西南部會事大，津津焉，舉皇焉，今日不說精誠團結，共赴國難，明天便道和平協作，已有轉機，大驚小怪，視爲整個國中之唯一問題，自從二十二年起，中央特派張博泉費陸一朱星樵諸人到香港與胡漢民商議和平，二十三年又派王亮鳴孫哲生兩人到港再與商談和平，分明粵粵一家兩方同志均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同歸

國體遺像，三不三民主義，同唱國民黨歌，對於抗日剿共，發憤同仇，不過主張稍有緩急偏正之不同耳，仁者見乎仁，智者見乎智，仁智之同，動靜之理，自然有別，而雙方視爲同仇大敵，乃一再提出和平協作口號，其意若曰，軍事合作，才可達到和平，達到和平，才可謀雙方協作，雙方協作，才可得上共赴國難，吾竊怪甯粵原屬一家，雖曰見異思遷，入向共門庭，兄弟既去國牆，外侮當然共禦，彼此未曾敵對，何謂商洽和平，此置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使敵人主匪，從旁發笑，又使國際間之政治家，觀察中國局勢，不知中國國民黨自己演些什麼把戲，雖然中央政府西南兩部會既經形勢對立，爲私人意見之爭乎，爲國是大計之左乎，如爲國是，則無有過於抗日剿匪者，就爲抗日不表同情乎，爲形勢不表同意乎，對抗日，則西南抱急進主義，甚於中央，對剿匪則西南亦抱追剿策略，甚於中央，究其懸結所在，只有中央當局者知之，西南會中人知之，局外人焉得而知之，不過編者留意時局之演變，雖不明白中央箇中之妙計，但西南發表意見，形之筆墨，披露於報端，在宋毛發難時出報之一月前，向中央提出齊有兩電，由此一面，可以推知彼一面之真象所在，錄之如次。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八日，胡漢民、陳濟棠、李宗仁、蕭佛成、鄧澤如、白崇禧、黃旭初、李任仁、劉紀文、陳嘉祐、林翼中、林翼陔、黃季陸、區芳浦、鄒魯、陳素人、陳瑞垣、崔廣秀、鄧青陽、李綽庵、詹菊似等，二十一人自廣州向中央發出齊電云。

奉中央通告，十一月十二日召開五全大會，根據議章，頒佈議程四項。

(一) 召集國民大會案

(二) 修正總章案

(三) 推進黨務案

(四) 確定施政方針案

卒讀之下，不勝駭嘆，觀中央所頒之四項，無一及於當前救亡之大計，究之失地喪權，何以謝責。危言震國者，轉以無端，今後之外交，將如何決。內政將如何，上之軍機之秘密，如何爲徹底之更張。國家之基本建設，又如何謀實際之推進，使失地可復，主權可保，而仁民克盡之國家，寧之於中國之國民，固中央不此之務，徒以前途空闊，浪言議論填塞。此黨國存亡絕續之五全大會，此神爲同人等所引爲大惑不解者也，特加補充，列舉說明於後。

(一) 嚴飭政治風紀，懲戒喪權辱國之軍政當局。

九一八事變發生，負守土之責，秉承最高當局之意旨，固持不抵抗主義，致淪陷國土，遼四省之多。本黨四金大會所定，「嚴令各省官吏，嚴守疆土，不得放棄職守案」蔣中正同志，迅即北上，共赴國難案」等，不特絕未奉行，而喪權辱國之事，則層出不窮，如簽上滿協定案，塘沽協定案，通車通郵案，對日優惠海關進口新稅則案，以及偽滿幣制，不成財稅對等，非嚴為懲戒，不足以肅黨紀。

(二) 嚴懲一切淆亂社會危害黨國禍首案。

年來毀黨造黨之聲。浪喧擾內外，長江華北各地，公然有背叛主義之非法組織，肆無忌憚，任意殺人，造成社會恐怖，此必作俑有人，指使有人，始恣張跋扈，重於此極，非嚴予懲戒，不足以保人權。

(三) 確立外交方針，并國防計劃，以維護國家之生存案。

九一八以還，政府當局於外交國防兩者，絕無方針計劃，徒以大言欺人，始則曰鎮靜忍耐，續後謂國聯解決，繼則曰，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卒之抵抗，固屬空談，而所謂交涉云者，亦不過盡量屈辱而已，日本發表狂妄聲明，各國仗義執言我當局反密電外使，不轉有反日言論，長此至此國家人格損辱無餘故非確定方針，打開一局，不足以護國生存。

(四) 確定最低限度生產建設計劃，取消破壞本國工商業及國民生活計發展之額外關稅稅則，並整理財政救濟農村案。

本黨定都南京以還，發行公債，達十五萬萬，皆用於循環不息之內戰，資金集中都市投誠浪費，百廢不舉，民力日耗，農村枯竭，此實主因，近自海關稅則實行，日本有獨佔之勢，以人民有限之脂膏，填國際帝國主義者無窮之慾壑，國安得不窮，民安得不死，非實行生產，整理財政，不足以蘇民困，而維國本。

以上四端，同人等認為必須糾正補充，列為五全議案，決議實行，使一切過去錯誤之政策，得以根本改革，如此根本方針，本黨唯一最高機關，可閱而不提，置而不議，則召此種大會，尚復有何意義，大會結果，亦不過繼續既往喪權辱國之政策，與其排除異己之主張，益陷國家民族於萬劫不復而已。

胡漢民等發出野電之後，靜候多日，不見中央採納，也不答復，到九月二十五日，再由胡漢民、陳濟棠、李宗仁、唐紹儀、蕭佛成、鄧澤如、白雲梯、費加初、李任仁、劉紀文、陳嘉佑、林震中、林雲陔、費季瑩、盧芳浦、鄒魯、熊

克武、張定璠、何世楨、陳中孚、劉蘊鵬、桂崇基、孫鏡亞、關素人、陳耀垣、崔廣秀、鄧育錫、李綺庵、詹菊似等二十九人，採用有電，上中央，其電如下。

有電略謂：齊電補充議四項，經中央採納之後，公佈海內外，不料自齊電出後，中央竟置而不議，受而不答，禁報登載，有枝撐者，稽遲無道，同人等以中邊建議，尚受如此壓迫，輿論界轉戰，尚受如此摧殘，則五全會有集議軍權統治之區域，其不能自由討論，行使職權，尚何待言，黨失重心，民無保障，狡詐者流，盡情肆虐，陷黨國於支離破碎之局，國難日益嚴重，蓋有由也，同人等根據黨綱及目前實際需要，於五全大會開會之前，實行二事如次。

一、履行本黨「人民有言論出版自由」之政綱。

二、履行本黨民主集權制度，予中央委員及海內外各級黨部黨員對於黨務政治軍事外交應有充分建議討論及批評之完全自由。

按當日情勢，外無與國，內無準備，中央不能不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以與如虎如狼之日本，一再協定，通郵通車，就表面觀察，似無骨氣，令人髮指，但昔日勾踐事吳，甚至以一國之至尊，降為司隸，皆焚掠疑，無所不為，故凡欲報仇雪恥之人，皆能忍人所不能忍，示大受屈辱，以激起天下不平憤恨之同情，振發國人偷生怕死之惡習，而後俟機而發，如越州矣，如漢滅楚，此中央當局之用心，亦云苦矣，雖然，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西南所有兩電，建議固屬堂皇，措詞不免過激，但對症下藥，針砭良方，對於中央似頗須頌之勢，不無激勵之功，藉此切磋琢磨之力，改正！安敢取容之態，當日中央不便答覆西南者，中央自有其苦衷在不能向人告訴耳，此對暴日之屈辱隱忍外交，本可原其迷而諒其心，但反日不宜禁止全國輿論，剿匪不應阻止西南出兵，中央智及其道而行之，此不免有失人民塗治之威，舉國求勝之願，似為中央失策之最大者也，是年九月甯粵黨政方面既發生此激烈爭辯，故到十月，朱毛西竄，中央恐西南乘其匪患之際，舉兵北向，故東北兩路大軍，屹然不動，西南亦恐中央挾其匪南侵之日，派隊南來，是以轉移駐閩粵部隊於東江及北江一帶雙方表面在防匪，實際在防軍，國民黨國之重託自己防範自己，使共產黨之黨匪，得乘機乘，試問虎兇出於誰，是誰之咎歟。

共匪西竄記

第五編 匪竄湖南受創之經過

總論

靈湖神聖祖玄燁之平定三藩也，運籌謀於廟堂之上，決勝於萬里之外，掃除大憝，連靖邊氓，八載之間，毫無遺算，三桂卒困斃於湖南，世璠終殲於滇廣，何其指揮若定有如此者，蓋民方塗炭，望切雲霓，師貴神速，捷於風雨，大計決於俄頃，籌算操在機先，賊欲掩我之不備，我則出其不意以制之也，今日者，赤匪蹂躪之域，不遺三落，國軍進剿以來，時逾七載，老師轉餉，耗費無功，迨其突圍西竄，行營獨以為方向未明，及至大股犯湘，委員長尙流連西北，常機已失立斷，獨寄又復不專，即如新授師干，事前劃定路線，預示徵期，而其軍轄軍旅，固宜限制抽調，務使輾轉不靈，此類異授人以鑿而持其柄，坐昧先機之兆，必貽後悔之憂，似此用兵，而不使匪餓殲，生靈塗炭者，未之有也，湖南一省，首當其衝，何健以西路全軍三分之一，禦赤匪集團十之九，當時多方受制，遂處為難，諸該繁興，人心浮動，大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而何氏天君清泰，靜鎮以處，卒能排疑忌而解艱危，乘堅貞而抗大難，因人因地，動協機宜，先下有我無匪之決心，並失窮寇必追之志願，中央誠能授以追剿匪共之全權，毋以圍剿兵力之半數，縱不能使赤匪困斃於湖南，諒亦不致使朱毛延宕於川陝，貽國家以無窮之患也，語曰，誰使為之，孰令致之，吾和尹其咎者，有人矣。

在第四編會記匪竄粵北，其日序自十月廿六日起，至十一月十二日止，並附帶記東北兩路軍收復匪區寧紹瓊金雲都督昌西縣，茲編記匪竄湖南，在日序上，又要回轉頭來，從十月廿日開始，上綱曾經歷敘明白，須知共匪竄到湖南時，為勦匪軍事當第一重大關鍵，蓋以圍剿一變而為追剿，此股匪在贛粵閩湘鄂五省大軍圍剿之時，分東南西北四路，齊頭並進，全國最高軍事領袖蔣委員長駐節南昌躬親督勦，下圍攻令，一而至五，未揭西竄之黑幕以前，外間不明共匪數目，究有多少，洎其突圍而後，吾人始知共匪全部，為數不過十萬，而中央以數十萬之師，圍此十餘萬之匪，經年累月，無甚結果，大軍壁上徘徊，共匪從容逸去，此其令國人民不解其故，然以五省聯軍之合圍，最高統帥之督剿，尚不能根本斬

而而西四路一軍僅以原有部隊三分之一內兵力，連追帶堵，又恐難濟於事，遂賈賴南之切，清路一戰，適遇不佳，可爲股要，湖南雖有九疑之塞，澧湘之阻，其入口道路，處處可通行，觀湘主席何繼賢對湘南軍事防範，便可知道一無，雖匪西竄，以湖南爲首竄之區，湖南又以湖南爲適宜地帶，湘南又以汝城爲必經孔道，茲舉汝城一縣之設防即可證明。

汝城縣長鍾毓英函

(一)本縣在事出力及死難之官紳。

甲、縣長劉其義勇總隊長陳疑心，總隊副朱鳴鳳。

乙、汝桂寧邊區剿匪指揮胡鳳璋，屬一營胡昭仁，二營胡昭奎。

丙、湖南保安獨立第四營長胡韶。

丁、建築團總員曾常務委員朱松傳，委員朱鳴鳳，朱子秋，歐陽習，朱華英。

戊、防剿臨時總辦處主任朱松儒，委員宋國材，朱益三，黃昂，朱上達，朱鳴鳳，朱超凡，胡叔同，事辦員朱義明，朱佐臣。

己、財政局長胡樹珊，征收員何榮。

庚、中區之重慶義勇隊第一支隊長朱超元，東一何且，南一袁金章，四區朱爲華，北區何先聰，該團區辦事處主任何曾智，東二主任白美雲，南二主任劉注茲。

辛、劉其義勇總隊部直屬有槍義勇隊隊長范世綏，隊兵九十名。

壬、四區十保保董兼義勇中隊長朱性培，及十八保保董兼中隊長簡居敬，死難。

(二)事前防範情形。

甲、七月十日，組織建築防禦委員會，至十月底，共築成大小碉堡一百八十六座。

(1)前進線，北自苦株坳起，南至三江口止，有碉堡九十五座。

(2)基本線，北自白泥坳起，經過縣城南至新橋止，設碉堡九十七座。

(3)補助線，北自石壁山起，南至西垣村止，設碉堡三十一座。

(4)橫一線，東自水平壩起，西至界牌嶺止，設碉堡四十座。

(5) 樓二樓，東自南門起，西至竹溝嶺止，設崗堡二十三座。

乙、鎮守防禦及構築防禦之辦法。

(1) 鎮守防禦隊，以各區區長(主任)兼支隊長，保董兼中隊長，甲長兼隊長。

(2) 各支隊長，應將久保守護地區劃定，不得生出空隙，各在區之所在地附近，選派壯丁一組或三組，(每組十人)負責守衛任務。

(3) 守隊之任務如左。

担任防禦工事之增修及修理。

搜查匪徒，禁人窺探。

警戒防線，聯絡鄰區，互相援助。

偵察匪情。

阻擾匪勢。

搜捕散匪。

死力固守，不得放棄。

保管儲藏糧秣，及各項建設物。

(4) 守隊之武器種類如左。

土槍或鳥銃，梭鎗，

刀矛，

拾砲或步槍。

(5) 平時區內守衛，由分隊長就指定壯丁，每日輪派二人至四人，以次日午前七時交替，不得遲到早退。

(6) 如有匪警，一聞警報，各守隊隊，務即集結區內，竭力固守。

(7) 區內設備如左。

鍋，灶，水缸，水桶，柴薪四項，立即備齊。

各區設廁所，距區五丈。

米，油，鹽，火藥，各項，須先籌足，供守隊員兵半個月至一個月之需用，儲存區內，或寄存於與匪接近之保董或甲長家中，必要時，再搬入區。

(8) 各項之防禦，如外壕，鹿砦，交通壕等項，由各支隊長指派保董所在地附近之勇隊構築。丙、十月二十七日，縣政府奉到剿匪軍西路總司令何，督第二十八軍長劉電令，以輪匪突圍消息，已派大軍追剿，着速協同堵剿，並以壓壓清野之方，使匪進不得前，退無所據，限十日剿竣，經縣府於二十

八日召集各公法團人員，及各區區置主任等開會討論，除決定關於集結義勇防守糧食，以及協同大軍堵剿各事項外，并議定實行堅壁清野辦法如左。

(1) 民間糧食，除留五日食糧外，其餘概行搬藏。

(2) 附城村莊之糧食財物，一律搬入縣倉或城內戚友家中。

(3) 石泉永安運口范家曹家各團寨，及外沙天柱山各石洞，當稱堅固，各該附近糧食，應搬入保存。

(4) 凡踞城寨糧食較速者，即宜自行擇地，將所有糧食財物，妥為藏埋。

(5) 右各項，限十一月十五日以前辦竣，如違查出充公。

(6) 遇有股匪來犯時，當地居民，務將炊具食具如鍋碗等類，造米器具如碓臼碾磨篩箕等類，自行盡量搬藏或毀壞。

丁、十月二十九日，匪情緊張，陸軍第六十二師，第一百八十四旅旅長鍾光仁，率所部到縣，會同駐縣胡指揮鳳璋部隊，及湖南保安獨立第四營趕緊佈防，並經縣政府會議議決，由各區公法團，合組本縣臨時臨時協辦處，其情形，大要如次。

(1) 鍾旅本部(缺一營)佈防於城堡基本線，及補助線之漢頭圩。

(2) 胡指揮部及獨立四營佈防於城堡前進線之熱水集壩等處。

(3) 防剿臨時辦事處，與義勇總隊部，會同進行左列各事。

選幹探十餘名，四出偵探匪情。

召集義勇壯丁一千二百名，加築附城城堡，及各要隘之防禦工事。

購辦軍糧，並盡量充實城內之油鹽柴米。

設置區步哨二十個，分爲汝桂，汝資，汝宜，汝仁，汝義，及汝六線。

編置輸送線一大隊，募力役二百名。

(4) 財政局，設法籌款三萬元，以濟協剿費用。

以上細圖未竟，特續。

據上達汝城一縣官紳民衆於事前防堵共匪西竄之工作，如此之緊，且設備如此之周密，可以看出湖南政府之辦事有條，蓋因爲本年七月，蕭匪克由湖南西竄，何主席健與劉軍長超緒，早已判斷蕭匪行將西竄，蕭克不獨爲開始其先鋒，何健乃派劉超緒趕到湖南設防，一面督剿蕭匪，一面從速佈置，蓋知大禍之將臨也，不能不未雨綢繆，所以嚴令湖南各縣，建築鐵網，及防禦工事，而汝城爲湖南門戶，更屬重要，故自七月起，至十月，共築成鐵堡二百八十餘座，分爲前進基本補助三線，另外又橫橫一道橫二道兩線，以取貫通，官民協力之勤，已可概見，嗣後偽三軍圍攻汝城，有至八日不能下者，益見其建築之堅固矣，剿匪之役，雖歸功於軍隊，而紳民力量，亦未可厚非爰詳錄之，以備後來軍事之參考，與史志之採訪焉。

十月三十日 共匪偽三、五、八軍圍約五六萬人，由崇義縣竄入湖南之汝城縣熱水圩鄧家洞一帶。

十一月一日 偽三軍圍由崇義以南之朝天關，左溪，牛婆坑，黃樹洞，二十八洞等處，西竄汝城。

十一月二日 偽三軍圍竄汝城之東崗嶺，南嶺山，與湘軍對峙，鍾光仁旅之鍾營長強死之，偽一五軍團及偽八軍團之一部，竄熱水圩東嶺八坵田一帶宿營。

西路軍何總司令健微亥電

偽三軍團冬日經豐州，竄抵汝城以南之羊山港，連珠岩，東崗嶺，南嶺山等處，構築工事，與我新鋪至官橋一帶綫對峙中，偽一五兩軍團及偽八軍團部，由南康西竄，多晚在熱水東嶺八坵田等處宿營。

汝城縣長陳穎心江電

彭匪德懷率偽三軍團由江西文家營竄入汝城熱水圩，與胡指揮鳳璋部，略有接觸，適鍾旅長光仁兼程到縣，一面佈防，一面派兵出擊，冬日午前，在津江前而接觸，匪集中樺仙嶺頑抗，鍾旅光亦由平地仰攻，衝鋒以破其堅，斃匪六百餘名，奪獲槍十四枝，自動步槍一杆，胡部亦奪獲步槍四枝，機關一挺。

十一月三日 共匪攻大坪嶺均高排砲堡線，陶團師守砲隊擊潰之，大股向汝城以南白泉圩天馬山移竄，委員長是日乘平緩東西狩。

西路軍劉縱隊司令轉陶師長電

槍匪大股，冬晨由連珠岩土橋圩竄抵東崗嶺南嶺山之上，隨派出槍匪千餘，下山在附近村落騷擾，聯隊親戰，

此數運長
身先士卒
可爲表率
續報

共匪四竄

一一八

因不明匪首及實力，即令朱開長率兵往剿，冬已，朱開長指揮所部由汝城東方開闢地向匪攻擊前進，在村寨一帶，將匪擊潰，匪逃竄東崗嶺發廟內，繼見匪露山上，又令李豐長竹林率部協助，惟東崗嶺廟宇破，匪居處下，仰攻極難奏功，朱張鍾各團營長，手持駁壳槍，督部猛進，衝至第三層，距廟約百米，匪後給手榴彈齊放，彈霧迷漫，敵門猛烈，我官兵奮不顧身，楊芝溪，鍾人品，姚昇卿，唐錦忠，謝福軒各連長，各持大刀在前衝殺，一敵倒上，與匪血搏，砍刺匪匪三百餘人之多，匪屍狼籍，奪獲自動步槍一枝，步槍四十八枝，俘匪五十餘人，時已黃昏，朱便窮追。

十一月四日 偽九軍團及偽八軍二十二師，由張都圩經白溪竄抵文英以西地區。

縣公署長抵張垣。

十一月五日 共匪一股猛攻張垣縣城。

縣委員長出席察哈爾省擴大紀念週。

西路軍總司令兼湘主席何健，在長沙中山紀念堂向民衆講話。

汝城縣長陳顯心微電

縣區大部到汝城，一幫向三江口延壽行徑，似向宜章逃竄，土橋大來圩尚有匪二三千，熱水集墟無匪蹤，鎮鎮長光仁勇敢善戰，連日合夥殺匪約三千。

湘軍陶師長微電。

有匪七八百圍攻張垣縣各鄉，放迫砲十餘響，我守備謝連沉着應戰，匪未退，既以一都脫伏剿外，副防剿附近，以稻草燃燒木棚，我守兵當以手榴彈及步槍齊射，斃匪百餘，始退去。

西路軍總部通報各萬匪情微電。

聯合最近情報。

(甲) 贛南方面。

偽三軍團，卅東等日，由崇義以南，朝天關，左溪，牛婆坑，黃樹洞，二十八洞，等處，西竄，冬日經贛州竄抵汝城以東之羊山港，連珠峯，東岡嶺，南嶺山等處，構築工事，與我游擊軍官格一帶頑強對峙中。

粵軍大旗
由湘省縣
長文電通
出可證不

存諸金謀
長李專

偽一、五兩軍團及偽八軍團一部，由南康西竄後，冬晚竄在熱水圩東嶺八丘山等處宿營，江晨向我大坪驢嶺高排驛線猛攻，被我兩師守備部隊痛擊，匪死傷頗多，現該大部向汝城以南白泉圩天馬山等處移動，我陸六兩軍，期正協同堵擊轟炸中。

偽九軍團，及偽八軍團二十二師，僉日由大塘竄板棚下，歸東等日，經粵軍張李兩師在青龍安義圩等處，先後截擊，斃匪八百餘，俘獲五百餘枝，殘匪向焉都圩，江支等日經白溪竄抵又英營以圍地區。

(乙) 粵境邊區。

偽七軍團前日在浙屬之藏洞附近，被我浙保安何團擊潰後，竄藏於楊顯附近，又被我駐大白李師張團截擊，大部逃河南竄，似向朱坑方面逃竄。

(丙) 贛東方面。

偽第一分區殘匪，盤踞陳家山一帶，被我五三師李團擊破之。

(丁) 贛西方面。

徐匪蔣團殘部，竄匿黃金洞附近，被我岳森團之彭團唐營圍剿頗多，併俘偽軍司令部參謀長李專一名。

湘主席何健在中山堂向民衆訓話。

今天將赤匪匪巢西竄情形，作一報告，赤匪偽一、三、五、八、九軍團，因經國軍東南北各路迭次痛剿，不能鞏立足，乃傾巢西竄，照軍事與地形上情形觀察，本應由西路軍範圍內竄出，而此次匪的部隊，竟不經此，乃繞南雄大庾一帶西竄，查共匪西竄，一定要經湖南，但是湖南地方遼闊，隨處可以竄入，究由何處竄湘，尚不能預料，而軍隊只有此數，如果集中力量，予匪以打擊，在軍事上講，確是比較有利，惟為專謀軍事上便利，則湖南有些地方，不能顧全，這次軍事上的佈置，保雙方兼顧，所有衡祁永常寧安仁茶一帶，均構築很堅固的防線，在事實上講，不能不寬湘水，現在我西路軍堵截於前，南路軍跟進以後，同時蔣委員長又派周渾元薛岳兩個縱隊，共計八師，前來協助，馬上可以包圍，當此剿匪工作，益趨緊張之時，凡我全省民衆，為一致動員剿匪，自教救人，並擬黨國計，對於下述各點，更加深切的注意。

(一) 要力圖鎮靜，以利剿匪進行，剿匪期間，民衆如不能鎮靜，則軍事上即受絕大影響。

(二) 以糧食時艱，以裕軍隊餉糧，湖南二十餘縣，共有軍隊七團，現已下令要各自固守堡壘工事，堵剿赤匪，無論如何，不准騷擾，他們任務，如此重要，所有伙食子彈，不能不充分發給，值此剿匪時期，全省民衆務要體念時艱，踴躍輸將，以裕餉糧。

(三) 要堅壁清野，勿資匪糧，糧食一項，關係極重，遇匪要經過時，須將糧食盡量收藏，或搬入安全地方，或借給鄰右，到必要時，既不能搬，又無法貸，即須以火焚燬，勿資匪糧，民衆完全避開，匪到既無人民，又乏糧食，可以根本制匪死命。

(四) 要協助巡邏，俾利清剿，在兵力上，應什麼困難，將來感受困難的，恐怕是交通糧食快役等項，南陽行營已派林處長來省籌商，關於交通巡邏快役事宜，一定會具有具體的辦法，不過辦到巡邏快役等事，必須民衆能够隨時予以協助，大家不要畏匪，努力幹去，定可將匪消滅。

總之此次堵剿，赤匪西竄，在事實上，極有把握，希望大家將平日畏匪的心理，變成剿匪的勇氣，毫無畏意，一致努力，將匪撲滅，是很容易的。完。

據自匪共完全竄入湘省，其西竄企圖，已洞若觀火，此時湘省謠言四起，稍有識者，則謂匪匪巢穴盡失，在窮無法立足，不能不突圍西竄，早在軍事當局意料之中，爲何大股匪徒突圍，東北兩軍，不予夾擊，經過贛縣，防軍不予側擊，任匪逍遙出境，貽禍吾湘，況此股匪全力，數逾十萬以上，斷非一路兵力，一省財力，所能防剿，即行營派遣北路軍兩團兩機隊，尾匪跟追，至今何以遲遲不到，莫非中央當局對於我省，尚有所懷疑嗎？又有神精過敏者，則謂蔣委員長對定匪西竄，固意先往西北，藉名考察，俾避勇正而衝突，及縱匪逃遁之說，暗中授意中央軍，將匪放出，使共匪流竄在前方，對消異己的部隊，然後乘其兩敗俱傷之際，一鼓之下，連茹拔茅，計亦良是，所以中央軍緩而行，用意在此，甚至有無識者，則謂中央部隊的唯一任務，是保留擁護唯一領袖蔣委員長者，以好實行獨裁制度，不肯出來抗日，更不肯用來剿匪，因爲要保存實力之故，所以從來不輕易與匪接觸一次，偶爾有心組胆大者，冒冒失失與匪一試，多受敗績，由此弄來弄去，便養成中央軍怕與匪見面的習慣了，蔣委員長看透此種弊端，才想出一個原則，叫做「總集總打」，於是一般國軍奉到總集總打命令，視爲金科玉律，得了這道很美妙的護身符，有詞可措，所以共匪突圍西竄，既不追，又不剿，拿出總集總打的招牌來搪塞，及至匪已竄面前，也不截而不堵，仍就是舉出總集總打的老口號來粉飾，有繼

很好適身的工具，何愁實力不保全呢，說句老實刻薄話，中央軍甚麼叫做穩紮穩打，分明是怕與匪見面罷了，此番把共匪放出來，又是我們湖南人民倒鑄逆殃咎，像這樣的街談巷議，七口八舌，鬧得滿城風雨，本來推楚多論，但是也有些近於情理，何健爲安定人起見，特於十一月五日，在中山堂紀念周席上報告，作全市民衆勿聽信謠言，大家要鎮靜，當國黨政處長何第戎派員分赴各校，對學生宣傳，黨政處員吳博夫赴明德，徐應蓬赴雅禮，周之錕赴湄溪，毛鴻赴周南等學校，集合學生，分頭報告，最近頗聞竄到湘城汝城，迭被國軍痛剿情形，使大家安心讀書，另一面由軍事機關負責人向新聞記者，發表談話如左。

略謂年來敵匪在江西被討鎮，匪巢盡失，勢必傾巢突圍竄出，蔣委員長與西路軍事當局，均早料及，衡郴之修築廣大飛機場，湘東南各縣之加建砲堡，與湘省之各縣團隊，一再整編，皆爲防範匪西竄之準備，前奉委員長電，指定汝城以南歸南路軍部署防堵，此次匪部實行突圍出竄，確係由粵南康大庾南雄仁化，進更湘城，未經過敵西西路軍區，據報，匪部竄抵南康大庾時，粵軍曾與激戰，極力防堵，匪部竄入粵境時，是我西路軍駐防贛西之部隊，不能遽爾撤防，追剿蕭克之部隊，尙遠入黔境，西路軍事當局，曾經詳報電呈 蔣委員長，請加派動旅，入湘剿辦，並請蔣委員長移師長沙，統一指揮，委員長不久，即調派周運元薛岳兩縱隊來湘，惟以輾轉運輸，須費時日耳，當匪部兩萬餘人，竄到湘城汝城附近時，我方堵擊兵力，本不敷分配，乃一面顧及地方民衆，一面策應軍事萬全幾經考慮，如法部署，幸我軍鍾光仁防守得力，扼要據險堵擊，血戰數日，斃匪三四千人，我方陣亡亦被匪攻燬三座，守軍官兵，五十餘人，殉難，事後調查，我軍據報與匪激戰，有被圍攻至八日之久者，匪以汝城不逞，乃回仁化經九峯，繞道出宜章。

據前述某軍事家說，鍾蔣委員長來湘督剿，統一指揮，蔣果能命駕而來，尙可收亡羊補牢之利，無如蔣仍在太行西北，遊覽山川，北路入湘之部隊，別有作用，但於此足以見何氏擬辦之真誠，免中樞疑湘軍與西南有何勾結，藉此表明態度，用釋羣疑，此何芸樵高人一等的做法，然何氏前請飛機兩架而不授，今屬擴大衝鋒機場，後亦不用，徒耗民力，不知何意，其次請到湖南的團練，確是有歷史性的，在湘團之起，以前清江忠源練新寧之鄉勇始，一破雷再浩，二破忠義堂，其後會國藩氏繼之練湘勇，與太平軍周旋，率平大難，名震海宇，世有無楚不成軍之譽，故凡曾團練者，莫不交口稱譽於會氏，惜其戈矛鳥銃時代，火器陳腐，有不適用於今日者，自民國十七年，湖南清鄉督辦署，草創各縣挨戶

爲各省保安司令部部設之始

爲各省保安司令部部設之始

國，將各縣民槍改編爲挨戶團常備隊，十九年，何應欽湖南清鄉司令後，加意整頓，先將平江瀏陽醴陵三縣常備隊，改編爲各縣保安團，嚴格訓練，補助剿匪，頗著成效，乃呈報中央推行各縣，按其原有常備隊多寡，分別編爲保安團，取保安大隊，最初挨戶抽丁，編爲守壁隊，由守壁隊中抽編爲常備隊，隸於各縣團務局，經何氏改編以後，所有保安團隊，直屬於湖南全省清鄉司令部，復以各縣守壁隊，改爲團共義勇總隊，乃隸於各縣政府，其後清鄉司令部，奉令改爲全省保安司令部，中央採取其法，通令各省，一律遵行，湘省復將原設之國防區指揮，與剿匪指揮等名義取消，另改組爲第一區至第六區司令，外有洞庭湖爲特別區，均歸全省保安司令部轄制，其保安司令，即以省政府主席兼任，以下設保安處，置正副處長各一人，負責辦理保安事宜，茲將湖南全省保安區司令姓名，爲表如次。

湖南全省保定司令部直屬各區司令表

區別	職別	姓名	原任或兼任軍職	備考
第一區	司令	羅樹甲	第十九師副師長	
	副司令	鄧南騷	第十九師五十六旅旅長	
第二區	司令	劉應乾	常德警備司令	
	副司令	陶柳	第十九師五十七旅旅長	
第三區	司令	陳渠珍	第四路軍幹部教導總隊教育長	
	副司令	陳浴新	第四路軍幹部教導總隊教育長	
第四區	司令	楊石松	代行湘署邊區剿匪司令	
	副司令	龍龍	第六十三師一百八十八旅旅長	
第五區	司令	王東原	第十五師師長	田地遼闊加委寇冠生煥昌副之
	副司令	段蔚	第十九師五十五旅旅長	
第六區	司令	周希武	第六十二師副師長	周希武以晏升任
	副司令	晏日海	第十五師四十五旅旅長	
特別區	司令	王見龍	湖南清湖上校總隊長	

右表所屬各團隊見後，追剿軍何繼司令統轄。

十一月六日 共匪在三江口會議，限三日攻陷汝城，卒不逞，竄去。

南昌行營頒發剿電令。

蔣委員長出大同抵歸綏。

汝城縣長陳親心魚電。

據報匪在縣屬三江口會議，限三日攻陷汝城，作爲後防，因我工作堅固，防守得力，不逞，現同宜章樂昌逃竄，（二）匪大部尚在太平延壽九峯城口一帶，汝城安穩，（三）偵察隊已成立。

南昌行營魚亥行戰一電令。

（甲）綜合本日情報，西竄匪部，先頭約千餘，已返汝城，約八十里繼續向宜章方面逃竄，以一部在汝城城口與我軍對戰，掩護其側翼，其主力向汝仁開西竄。

判斷該匪必沿五嶺山脈，循舊匪故道，經興全間竄，且其行動必速，不致北犯，即有亦不過以一部，掩護其側翼。

（乙）我軍爲欲殲滅該匪於湘離兩水以東地區計，各方部隊，均須迅速出郴永以南，宜章以北，分別堵剿與追擊。

（丙）薛路虞已由吉安出發，已令兼程經崇赴永，周繼隊本日已過左安，已令兼程直趨郴州方面迎擊，與截擊，並電約伯南僑部速出宜章以北夾擊，及崇慶以南部隊追擊。

（丁）爲恐薛周追趕不及，即希雲撫兄儘先抽出湘中部隊，分別迅速進出郴永以南堵截，且設法遲滯其行動，倘願慮萬一該匪北犯，薛路湘後，亦可就近堵剿。

（戊）桂軍除乘而湘離兩水及龍虎關一帶截擊外，而德部健生兩兄，以有力部隊，迅出道縣以北，與永州部隊協同堵剿，此方極關重要，乃匪必經之路，務須嚴密防堵。

（己）各縱橫編編，依以前及最近經驗，在多在不在大，重密不重堅每里最多，兩個爲宜。

以上各項須將辦理情形電復。

按此部西路軍之大部隊，通過駐防贛江西岸，至湘澧茶陵一帶，看上月二十四日何總敬電的部署，就可以知道，其餘在湘粵線附近的，只有湘軍六十二師，六十三師，及胡鳳璋部，並且還要擔任蓮花桂東汝城三縣的守備，湘軍十五師任耒陽安仁茶陵守備，湘軍十六師衡陽零陵東安守備，另以段瑞任湘南各縣守備，地面如此遼闊，軍隊如此稀疏，何能

增損共匪之奔竄，況行營卅次電，限西路軍先擊涇陽洛陽縱橫，及益萬大橫嶺，兩線之守備，其餘衛都宜及衛都永貴與茶安來各縱線上，曾以保安團隊守備，直到本日所頒佈之魚翼電，才允許何繼德抽調湘中部隊迅速推出赤水，黔匪遂已通過汝城之西，而薛岳一路尚在吉安，發覺莫及，安望其能防匪北犯耶。

十一月七日 共匪先頭至里田，僞三軍圍犯城口。

西路軍何繼德行營電令，新領部署。

湘軍劉縱隊司令建緒未電

(甲) 據陳光中電朱毛股匪，此次係由文英營集於上堡思順四路向西急竄。

(乙) 據陶師長廣魚辰午申名電，太平附近，有槍匪三四千圍逼正與我守備隊激戰中，連日攻逼匪，死傷在三千以上，僞一、三軍圍折山城向樂昌方面逃竄。

(丙) 據贛司令冠魚電，匪先頭槍匪約三四千，魚未抵文明司附近，樂昌約四十里之麻溪，獸牛亦發現敵匪蹤跡。

西路軍何繼德司令建緒未西參電

命令，頃奉公座魚翼行戰一電，(見前)本部特遵照部署如下。

一、着七十七師抽一部督同地方團隊，提據昌口至源陽(合)線之江防。

二、着七十二師派部接替遂源間防務兼顧遂城。

三、着十八師以大部提接遂川大汾(合)線之防務。

四、着五十三師速開資興附近，二、三師速開都縣向桂陽前進，六三師仍舊前分開赴茶安之線，十五師開赴郴縣附近。

五、五三、二三、十五各師，均限電到，應速赴指定地點，聽候劉縱隊司令建緒統籌指揮，並協同友軍固守湘江沿岸，並須特別留意零陵上游與桂軍切實聯絡。

上六項仰即遵辦。

按何繼德奉到行營魚翼電，而後才頒發陽日的新部署，各師奉到何的命令，才出現地開拔，且以交通不便，行動困難。

因此之故，不能調趕上，有失戒機，此即軍情過遲之弊也。

十一月八日 共匪主力匯集於秭壽，與粵軍抗戰。

南昌行營劃定西北兩路軍區，以省爲界。

蔣委員長飛太原。

南昌行營齊戎行戰一電

茲改定西北兩路任務界及指揮統系。

一、西路總部移駐衡陽，（原駐江西萍鄉）注重追剿。

二、北路總部移駐吉安，（原駐撫州）注重清剿。

三、西路四路改以湘贛省界爲限，但現在鄂贛境內之西路軍第三縱隊，及所屬各部，仍歸西路軍指揮，其區域仍舊

四、西路軍第一第二兩縱隊之部隊，其存在贛境者，如第十八第五十七各師，均歸北路軍指揮。

以上四項，希遵照辦理，飭所屬遵照，但在未交防前，仍應照舊負責。

軍區既以省界爲限，何以仍留西路軍隊在此，非在贛鄂此制而何

按本日蔣委員長飛太原，南昌行營齊戎電，是否得到蔣氏之意，不可知，單就右電看去，似有幾分欠妥，雅非最高軍事統帥所應有之態度，何以見得呢，姑舉幾點證明。

一、行營既指定西路軍注重追剿，北路軍注重清剿，則追剿責任，重大困難，自然甚過於清剿若干倍，應當加重西路軍的兵力，不應減少其部隊，今齊戎電以責令該路第三縱隊全部留防外，並將十八、五十、七十七、等師，撥歸北路，其輕重緩急之間，未免倒置。

二、西北兩路防區，既從新劃定，以湘贛兩省爲界，則第三縱隊未完工作，自應一併撥歸北路軍負責，何以仍留此二隅，仍歸西路，增其後顧之慮，這是何種用意。

三、西路軍既負防堵之責，又奉追剿之令，一身二役，論理論勢，當然不能雙方兼顧，況且西路軍轄大部隊，多數留守贛鄂，而北路軍新撥入湘之馮薛兩隊，不但呼吸不靈，而行營又授以祕計，預定征期，除防匪北犯之外，並及其他，所以先行指定路線，規定到達地點，（零陵）在目的地未到達以前，西路軍悍於主客形勢，實無法指揮調遣。

四、南昌行營處處給予西路軍之限制，即無異處處給予共匪西竄之便利，從此以後，一貫作風，存心消滅赤匪者，

應如是乎。

十一月十日 共匪大股，分犯文明司，萬會橋，湘軍王東原師擊潰之。

蔣委員長駐節太原，備受各界大會歡迎。

十一月十一日 共匪陷宜章縣城。

蔣委員長南飛，轉赴瀋陽。

西路軍劉縱隊司令韓紹文回衡電

一、據胡指揮鳳璋作皮電，朱毛股匪，此次竄汝經嶺與鍾旅長部血戰八晝夜，飛機轟炸並用，共傷亡三千餘，俘匪數百，繳獲槍百枝。

二、據歐司令冠其皮電，頃據臨武轉來宜章艾代縣長電話稱，宜章被匪圍攻，戰鬥激烈，我國隊義勇隊因工事多，僅扼守三週壘，其反匪集中迫炮猛攻壘堡，被匪傷甚多，一部衝出重圍，退守梅田。

三、王東原真中電報，韓團丁營長本日午後四時報告稱，便衣隊數十名，在郴南附近，經我驅逐，向萬會橋竄去。

湖南第五保安司令段珩文電

一、我王東原師韓團丁營真日將郴南黃泥坳之匪擊潰後，繼續向宜章前進，衝至萬會橋附近，與偽三軍團第四師槍團約四千餘，遭遇，匪三路向我包圍，韓團丁營當佔領陣地迎擊，從我右翼到一部，激戰愈烈，丁營率兵二連齊加猛進，匪始退，現仍向宜章方面追擊。

二、我歐司令冠國之何營，扼守宜章一帶壘堡，被匪圍攻三日，戰死數百，燕日匪以迫炮猛攻，萬堡多被破壞，我守兵仍堅忍佔據工事抵抗，我狙擊隊在張村，斃匪三十餘名。

三、陶師及胡指揮部真晨山汝城出發，追擊到深溪五里墩一帶，與匪千餘激戰，將匪擊潰，現仍在追擊中。

十一月十二日 共匪徘徊宜章道上，粵軍擊匪於延壽圩。

蔣委員長是日抵南昌，電令何總爲追剿軍總司令。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文四電

命令。

派何鍵爲追剿軍總司令，所有北路入湘第六路總指揮薛岳部，及周渾元部，統歸指揮，並率湘各部隊及團隊，追剿西竄股匪，務將殺滅該匪於湘水以東地區，除任狀關防另發外，特電遵照，辦理具報。

按共匪深入湘南，行營令西路軍側重追剿，卽爲右令之伏線，十一月十二日蔣委員長回到南昌，立刻下令任命湖南省主席何鍵爲追剿總司令，其內情複雜，並不單純，姑舉數端如次。

第一、共匪既經離巢西竄，蔣委員長不自來湘督剿，自然少不了一位統兵大員，肩此重任，而湖南省主席何鍵，原兼西軍軍總司令，正中其選，以人以其地，最爲適當。

第二、據西南報紙宣傳，不謂蔣氏發匪自重，卽謂挾兵威脅西南，因何鍵介於兩大之間，向持聯絡西南，擁護中央爲職志，故數年來，中央與西南不驟然發生破裂者，此中轉旋，煞費辛苦，故蔣任何以追剿使命，俾粵桂當局，免生疑慮，此亦蔣氏之知人善任也。

第三、中央的用意，湘何既與西南接近，今日匪竄湘南，粵桂兩省軍事當局，必肯出兵援救，中央可以節省兵力，以安反側，因過去閩省曾有人民政府之發生，故也，以上是從好的方面着想。

第四、中央軍事當局，素來疑忌湘何與粵陳桂李白向通聲氣，今悉打成一片，將來更難制服，不如趁此下手，所以先遣北路薛岳一軍，表面是來湘協助，實是暗中監視，察湘桂粵的真實行動，故薛路與匪作平行線的行程，不折一兵，不耗一彈，保全實力，以待時機。

第五、當時多數人假設事實推論，愈謂此番竄匪，如果能將粵桂兩軍之任何一軍擊敗或消滅，此時中央必遣東北各路大軍，不分晝夜，尾匪繼進，收一箭雙雕之妙算，是耶，非耶。

續汝城縣長鍾毓英函

（三）共匪入境出月期及其經過地點。

甲、共匪由贛崇義縣竄入本縣，計分四路如左。

匪衆約五六萬人，爲偽三、五、八軍團，於十月三十日由贛屬生義縣之關田文英等處，竄至縣屬熱水圩鄧家洲一帶，再分兩股竄入，一股由流溪溝均背鄉豬頭寨土橋永安，於十一月二日到連橫連南橫背等

第五編 匪竄湘南受無之經過

處，停止，作廢於仙嶺鴨屎崗嶺等處，自四日起，陸續經來圩白泉港秀溪大官嶺之路，向五里墩方面退去，當匪走時，曾以一部折入長湖鄉擾亂，另一股則由九龍江經仙殿嶺出大平圩，自三日起約七日止，在大坪圩作戰，經南村大村等處出白泉港沿上一股之線退去。

乙、匪衆約三千人由崇義縣屬之上堡方面，於十一月二日竄抵縣屬東頭驛，攻佔三日不退，乃由永豐潤滑出土橋，向接前一股之後隊退去。

丙、匪衆三四萬，多屬偽一、三兩軍團者，由贛屬內良方面竄來，經歐沙陳沙等處，於十一月三日入縣屬東嶺圩，望田水，八坵田，一帶，再經大園大山出延壽圩，十一日在贛西被粵軍擊敗，乃由崇陽到大盈洞，向文明潰退，於十二、三日與由五里墩退去之匪在文明會合，自十四日起，再由文明竄入宜寧縣境，至十五日全數退去。

(四)軍團作戰情形。

此次西竄之匪，經過縣境，雖係避實就虛策略，然有時不得不戰，有時以戰爲守，其或可以不戰者，又嘗輕試其鋒，以爲勝而勝則有利可圖，敗亦可罷手而去，故在此短期間內，戰至十餘次之多，茲將每次作戰經過情形，分述如次。

甲、十月三十日，胡昭奎胡昭兩營奉令由基本福線推進前進福線佈防，與已據熱水寨兩圩之匪，戰於穿風坳烏石坳上黃李家土等處，不利，繞回救援縣城，連收蘇仙嶺一役夾擊之效。

乙、十一月二日，由熱水出均背等之匪，犯近郊，並據蘇仙嶺以成俯瞰之勢，鍾旅部隊，據福塘寨，相持間，胡指揮鳳璋率近衛二十餘人，由津江向蘇仙嶺右側游擊，以威力偵察，發覺匪已抵伸至橫江背和尚嶺一帶，對城取包圍勢，胡即督衛阻之，偵鐘旅宋團長再生親率兩營同匪仰攻，彈如雨下，正肉搏之際，適繞道回城之兩胡營到，即由較場坪方向而匪夾擊，匪軍死傷枕藉，鍾旅三營長鍾強，負傷死，我軍士兵十餘人，匪特務隊隊到，三四日來，仍向該處不斷進擾。

丙、胡鳳璋以永安寨爲近郊據點，先派胡昭仁率兵兩連守之，匪軍受側擊之威脅，乃於退出蘇仙嶺之夜，發力襲擊永安寨，均被擊退，續進之際，皆即槍急走。

該守備處
忠勇可嘉
惜乎新賊
長未詳與
姓名

丁、十一月三日，匪約二千人一股，經土橋河口，向我城北八里許之鴨屎偏嶺堡攻擊，該處有鎮部一連，槍械二挺，與匪相持一晝夜，嗣防線被匪攻破，該連猶自刃接戰，最後奮閉砲門，雖經長時間之飢渴，絕不示弱，拋磚擲瓦，與匪相抗，匪以傷亡過重，知難得手，乃於四日夜間，悄然退去，此堡極關重要，萬一不守，則西嶺之匪，大可乘捷徑直搗縣城，不但斷我汝桂聯絡，且與蘇仙嶺之匪夾攻縣城，必予我以防剿上之極大困難。

戊、十一月三日，向泰來圩方面竄去之匪，以五百人犯長湖洞，欲佔岡嶺高地方為據點，俯瞰近郊虎頭峯，統轄各鄉堡，以窺縣城，胡鳳璋派昭至昭仁率兵追至長湖洞，徹夜翌晨，匪反攻，勢較猖獗，鍾旅長加派朱鍾會擊之，潰去，五日，匪復擾長湖洞，人數較增，鍾仍如昨日計劃進剿，匪受重創，向白泉鄉退去。

己、蘇仙嶺南嶺背等處之匪，自四日起，一面向泰來圩方面退去，仍陸續由均背鄉方面竄來，四日晚，九時許，忽向縣城附近進攻，如西垣二拱門津江等處，槍聲亂起，蓋匪用疏散隊形擬先由多數大小道路襲佔各村，以為攻城據點，此時分守各鄉之鍾旅部隊，皆交叉俯射，匪以無法蔽蔽，沿途傷亡，我義勇槍兵，分守各村閘門要路，胡部又設伏於津江西垣間，匪偶偶前進，果來夜襲，胡營出不意掩殺之，死者過半，各路之匪，皆跟蹤遁去。

庚、旅槍兵一排，機槍一挺，守備人酒日之嶺堡，十一月三日，被匪包圍，守兵以機槍掃射，繼以手榴彈，至四日晚，糧彈俱盡，守兵乃棄夜退出，死傷二人，失步槍一枝。

辛、太平圩之戰，為此次守備之最可紀念者，該圩距城南二十里，為偏堡基本線之要點，共建砲四座，鍾旅長派三六八團一營長朱子誠，率全營兵力，機槍四挺守之，由郭家洞經九龍江竄出之匪，一、三萬人，以該圩為其西竄必經之路，自十一月三日起，即以重兵圍攻，衝殺之聲，無間晝夜，包圍之緊，有如鐵桶，四日匪用迫擊砲密集集擊砲轟，應聲而倒，朱營激戰所部，沉痛應戰，一面持械交鋒，一面挖壕壘壘，戰鬥愈久，工事愈堅，而死守之心，亦愈決，五日晚，匪行夜襲，殺入圩內，守兵奮戰於毀壞之垣垣斷壁間，卒破匪勢，匪以計窮力盡，日惟大聲疾呼，宣傳赤化之種種口號，其惑軍心，官兵深明大義，不稍為動，而糧食亦堪足用，終使該匪於七日晚間，掩護撤退，自該圩被圍，因電話割斷，與縣城消息隔絕，又因匪集團集各地，交通阻塞，無法增援，於是該營紛起，有謂朱營撤退者，有謂全軍覆沒者，事後調查，始知該營官兵，決心毅力，及奮

嚴苦鬥之精神，真令可歌之泣。

王、鍾旅連長謝某，率令守義頭圩，該圩距城四十里，中無通絡，該地方辦公主任兼副旅長謝某，長何曾智，率有槍勇二十名共守該圩附近之兩溪，十一月二日，由崇義縣上堡派兵圍攻約三千人，進攻該圩，並將兩個堡包圍，該連長督部抵禦，該主任在外號召義勇，援匪後方，相持兩日，後寨內食盡，該主任設法派義勇多人，冒險接應，有因此死難者，有被匪捕去者，寨內守兵，賴以接濟至第三日，匪以強攻無效，自覺勢孤，乃狼狽由永豐方面撤去，在此匪目的，似欲由該處出北區，斷我汝桂聯絡，或竟擾桂境，均使我感受困難，幸賴謝何二員，努力奮戰，其功亦不可滅矣。

十一、十一月八日，羅村西坪一帶，向有匪大部約三千人，據羅村擾，胡指揮鳳章，親率副營，機槍四挺，昭仁爲左翼，出營內，清復龍爲右翼，出楊坑杉樹園，與匪戰於四坪南附近，經四小時，激戰，匪不支，一由大官嶺出三個坳，一由石平坳出延壽，均向文明竄去。

癸、宣縣之匪，自十一月八日起，全部由東南移向西，一部散佈於五里墩，至文明司之線，一部應集於延壽圩及其附近，十日晨，胡昭仁率同五里墩方面游擊，遇匪於牛所，十一日鍾光仁旅趕到，該師團廣亦已由桂東縣率一八五旅至旋長育全部繼至，遂回匪開始攻擊，匪且戰且走，直至十四日，退出文明爲止，匪由文明竄入宣寧縣境，此 兩師則開赴新縣，胡部則在縣境內分途搜索，本縣防剿之戰事告終。(完)

按共匪西竄十數省之地區，編者於匪竄後，即由郵傳部各縣政府調查，其答覆之信，有詳有略，亦有受而不答者，惟有湖南汝城縣，廣東仁化縣，兩處答復最詳，且汝城縣係分佈各鄉悉依編者所擬詢問條款，在初意以爲可以得到各鄉完全詳細之答復如汝城縣者，蓋而編者成一家之言，匪事與剿匪，得到各縣材料，不及百分之一，只好按本資料，將其原函，分日配入，或全錄，或摘要，均觀其與匪情有關無關爲斷，而今始知保存史料之難，即蒐羅史料，亦復不易，執筆難，不勝感嘆。

十一月十三日，爲中央機關遷集白石渡，平和，湘軍陶廣師率匪側衛於百丈嶺，連長唐尊陣亡，粵軍李鴻現等師殺後匪衝於延壽圩，匪分三路急竄宜章縣境。

但軍總司令何應欽第一大道計劃，及命令。

建軍總司令部追剿計劃書。(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於長沙總司令部)

第一、十一月十二晚之狀。

(一) 匪情狀況，(已如上述，茲從略。)

(二) 廣西方面，配置於湘桂邊之兵力，自咸水經黃沙河至永定關一帶，僅有民團千餘人。具正式軍隊已開始向全縣澧陽興安間地區集中。

廣東方面，於坪石至九峯之線，約有兵力五團。

(三) 本追剿軍所屬各兵團如左。

(1) 薛總指揮部所部，(五個師爲基幹)昨晚先頭已抵江西之安福縣，本(十三)日繼續西進。

(2) 周指揮官譚元所部，(四個師爲基幹)昨日先頭抵桂東縣，本日可抵資興。

(3) 原西路軍各軍團之行動如左。

第十六師及補充隊除，(大部已在大江口)及湖南保安三個團，(附機槍十二個連)守備東安至衡陽縣間，沿湘水左岸地區，其主力配置於東安零陵間。

第十五師在耒縣之南，萬會橋附近，與匪激戰中。

第六十二師昨日本文明司北方勾刀均附近，擊破偽八軍團第二十一、二十二兩師之匪，跟蹤追擊至文明司，昨晚在該地徹夜，其餘由贛西四旅各兵團，計二十三師本日先頭可到達耒縣北方之高亭司。

第六十三師本日先頭可到達資興。

第六十三師本日可到耒陽。

以上除薛岳所部，及守備湘水沿岸之各部隊外，其餘各兵團，預期可於十四、十五兩日陸續到達桂陽縣之線。

第二、追剿方針。

本追剿軍以徹底消滅匪之目的，決取捷徑集中主力於黃沙河，(桂屬全縣東北邊境)，零陵東安縣間地區，與匪殊死戰，協力包圍沿湘水灘水以東地區之匪。爲不使匪有機逃竄之餘裕，別以一部於桂陽縣

未東山各縣之線，盡力截堵，以遲滯其行動。

第三、指導要領。

(1) 匪如在江蘇道縣之線，稍事徘徊，我軍可由寧遠縣之平田，道縣之上隴，向南截擊。

(2) 匪之主力，若經壽甯圩新橋黃沙河向西竄時，預期可於黃沙河附近與匪遭遇，即以主力追匪激戰。

(3) 匪之主力若進出永安關龍虎關，向全縣興安靈川之線西竄時，以主力包圍匪之左側，可與桂軍協力殲滅之。

但若匪之行勢迅速，機先實過灘水，未能實施右述之圍剿時，擬以主力轉移於新樂方面，覓匪側擊，爲此先派一部在該方面預行構築工事崗堡，遲延匪之北竄，使我主力有移轉之餘裕。

第四、兵團部署。

第一期 應機處置。

(1) 第十九師師長李覺，率補充團，及沿江保定三團，附機槍二十連，固守黃沙河零陵祁陽至衡陽之線，預備主力於零陵。

(2) 第十六師即日由祁陽經零陵向黃沙河前進，限十六日以前在黃沙河附近集結完畢，與桂軍聯絡，佈置防務。

(3) 第十五師整裝破當前之匪，收復宜章，蹙匪尾追。

(4) 第六十二師即日由文明司，經祁縣桂陽新田零陵向黃沙河前進，限二十日以前，全部到達。

(5) 第六十三師即日由茶陵經耒陽常寧至東安集結待命，並迅速構築大廟口至永渡頭之鐵堡封鎖線。

(6) 第二十七軍即日由祁州經桂陽向嘉禾藍山覓匪截擊，阻其西竄。

(7) 第十六軍繼續由大汾資興新田向黃沙河附近前進，限於二十一日以前到齊，集結完畢，但應觀狀或由各縣經祁陽西南方面尾追與二十七軍協力夾擊。

以上各部在本道則軍軍隊區分未頒佈以前，暫歸原西路軍第一縱隊司令部建緒指揮。

(8) 原第八路周指揮官渾元部，繼續經由資興祁縣桂陽寧遠向道縣前進覓匪截擊。

(9) 原第六路軍總指揮部，若取捷徑無阻西進，限於二十四日以前，在零陵集結完畢。

(10) 總司令部司令部於同日移駐衡陽。

第二期 追擊戰。

敵第一期部署，我第二十七軍若在南寧山之線，與匪之主力奮起戰鬥，則擬如左部署，實施追剿。

（甲）軍隊區分。

第一路追剿軍司令官劉維楨，率（十六、六二、六三、各師及十九師之五五旅、補充一團至四團、保安第九、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等團。）

第二路追剿軍司令官薛岳，率（五六、九十、九二、九三各師、及惠安旅。）

第三路追剿軍司令官周元，率（五、十三、九一、九九、各師。）

第四路追剿軍司令官李雲杰，率（二七軍、十五師。）

第五路追剿軍司令官李輔珩，率（十六軍、空軍第二隊、戰用機五架。）

（乙）各兵團之任務。

一、第一路追剿主力於黃沙河附近，與桂軍連繫堵剿西竄之匪，並沿湘江孤堡線下至衡州之東陽渡、止，嚴密佈防。

二、第二路於本月二十四日以前，在零陵附近集結完畢，與第一、三兩路連繫，堵擊北竄，並截擊西竄之匪。

三、第三路仍繼續向道縣前進，限於本月二十一日以前，全部到達道縣，爾後與第一、二兩路，及桂軍連繫，堵擊竄匪。

四、第四路與第三路連繫，經由嘉禾向寧遠以南地區蹙匪尾追。

五、第五路與第四路及粵軍連繫，經由臨武藍山江華永明，蹙匪尾追，并與粵軍桂軍，適取連繫。

六、航空第二隊，應乎情況，逐日實施偵炸，並担任各路軍間之連絡，更須隨時準備一線，隨時派遣。

七、總司令部駐衡州。

第三期 各兵團到達第二期目的地以後之指導，另以計劃詳定之。

第五、交通補給運輸。

除長沙、長沙汽車路，可利用少數汽車，及湘江水道交通外，一律使用挑夫運輸，關於補給運輸事宜，統由各兵團自行辦理。

第六、通訊。

除無線電外，利用既設之電報機，及各縣縣長檢電話。

第七、衛生。

除各兵團所有之衛生機關外，於零陵開設一兵站醫院，於衡州及郴州各關設野戰醫院之半部，收療病傷，計劃詳定。

追剿軍何總司令鍾元戎電令

命令綜合各方情報，匪由城口仁化九峯，以一部竄良田附近，其主力在宜章以南地區，沿五嶺山脈，向西急竄中，六軍以殲滅該匪於湘灘水以東地區之目的，決定佈署如左。

擊亮基師，銑日集中黃沙河以西，限銑日到達。

李覺師率團隊及機槍各連（二十連）固守衡祁客黃之線，主力控制於陵峯附近。

陳光中師駐東安待命，并掃蕩漆頭大廟口匪線。

陶廣師經新田取捷徑開黃沙河以北集中，限銑日以前到達。

王東原師由良田跟匪追剿。

李璣杰軍，經新田捷徑向黃沙河以西地區集中，限馬日以前到達。

以上各師，均歸第一縱隊司令趙綽指揮。

南指揮官譚元，由祁縣嘉禾桂陽寧遠道縣之線，向南覓匪側擊。

薛縱指揮岳，率部以捷徑兼程西進，限微日以前到達零陵附近，各部隊到達指定位置後，應迅速電告。

本總司令，準明日（十四）赴衡將剿。

剿匪軍追剿總司令部官佐一覽表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一日參謀處人本科編製

區別級	職姓名別號籍貫	區別級	職姓名別號籍貫
總司令兼總指揮	何鍵 雲樵 醴陵	上校參議	張樹雄 健誠 浙江
總參謀	劉建緒 恢先 醴陵	上校校官	王鑑衡 鎮淨 安徽
中將參謀	郭松平 芳衡 浙江	辦公廳中將衛少將主任	凌璋 達如 醴陵
中將參謀	陳浴新 新化	檢要科上校科長	王政時 嵩父 湘鄉
少將副參謀	吳家驊 子耳 湘潭	上校秘書	王景義 鎮民 安徽
總司令室中校隨從副官	何品藩 鳳儀 醴陵	中校秘書	羅雨晴 心冰 常德
上尉隨從副官	金德佑 棧傑 醴陵	少校秘書	羅 遜 伯衡 長沙
中尉隨從副官	楊 彪 清和 衡山	少校譯電主任	殷培榮 字行 醴陵
	余長生 宇行 長沙	少校衛上尉譯電員	王道隆 助重 攸縣
少尉隨從副官	陽錦綸 麟泰 醴陵	上尉譯電員	王十截 友蘭 醴陵
	賀子慎 玉昆 湘鄉		曾廣霖 雨三 新化
准尉隨從副官	楊時秀 醴陵	中尉譯電員	王 毅 宇橋 安徽
	湯昭德 谷希 醴陵		朱啓凡 楚南 醴陵
	謝致均 立鄉 邵陽		鍾顯璞 醴陵
	曾今富 梅生 醴陵		殷述劍 德漢 醴陵
	陳學初 醴陵		李人鳳 醴陵
參謀長		少尉譯電員	朱樂玄 醴陵
中校衛小校秘書	朱天存 式明 浙江		鄭業枏 楚良 長沙
上尉書記	商秋橋 字行 浙江		曾 琮 特生 醴陵
中尉副官	商聖時 字行 浙江		

文書科

上校銜中校科長 蔡 彤 常德

少校秘書

李夢良 資誠 寧鄉

主廚印刷

黃經延 順家 醴陵

上尉校對

何 堅 開辛 醴陵

上尉校對

左紀觀 滄崖 醴陵

中尉校對

陸雲澤 三石 醴陵

一等書記

張配澄 宇行 醴陵

二等書記

甘信峯 勉吉 醴陵

中尉校對

黎初杰 海如 醴陵

中尉校對

黃照光 宇行 寧鄉

中尉校對

鄧代元 顯繼 常德

中尉校對

屈士超 松心 零陵

少尉辦事員

常 詔 樞日 衡陽

准尉辦事員

黃東光 宇行 衡陽

准尉辦事員

凌仁東 逸如 醴陵

准尉辦事員

曾仰松 宇行 長沙

少尉辦事員

費少陵 宇行 長沙

少尉辦事員

鄧永熙 宇行 長沙

少尉辦事員

李鎮樞 佩雲 衡陽

少尉辦事員

彭崇奇 文侯 衡陽

中校參謀

宋寅斗 仲生 湘潭

中校銜少校參謀

謝天賦 我權 寧鄉

少校參謀

李昌輝 正榮 長沙

上尉參謀

劉漢宗 崑山 益陽

上尉參謀

余天任 世楨 邵陽

中校參謀

吳建業 季賦 長沙

中校參謀

整士鈺 宇行 湘潭

中校銜少校參謀

程碩夫 宇行 四川

少校參謀

易元吉 芳若 醴陵

上尉參謀

朱敬藩 菊荃 湘潭

中尉參謀

劉藥耘 存誠 江西

中尉參謀

吳建生 宇行 江蘇

中尉參謀

梁祇六 宇行 安化

少校參謀

吳光祿 宇行 安化

少尉參謀

楊 惕 慕雲 長沙

少尉參謀

呂則威 瘦俠 浙江

一等書記

陳維明 宇行 長沙

中尉參謀

費澤博 佛如 湘潭

中尉參謀

彭 山 潛主 長沙

中尉參謀

鄧 湘 希頤 長沙

中尉參謀

張恩緒 宇行 湘潭

中尉參謀

張恩緒 宇行 長沙

准尉司官

蔡紀常 他我 長沙
李錦文 字行 瀏陽

陳建希 字行 湘鄉

吳立森 字行 長沙

符心鑑 字行 衡山

李 度 繼伯 湘潭

沈國威 猛先 江西

邱國輝 成岳 安化

夏子白 字行 長沙

劉運龍 宗植 長沙

劉治平 字行 邵陽

張 璠 佩鈺 東安

向瑞長 字行 長沙

沈毅威 字行 長沙

鄒香映 梅先 湘潭

何洪若 孟青 湘潭

鍾 齡 驚生 平江

宋 珉 曼君 安徽

朱厚銘 字行 長沙

楊開瑞 仲璋 長沙

李景銳 心石 衡山

傅直樞 澤鏡 湘鄉

少校科員

鍾振文 字行 平江

張 仲 治侃 長沙

劉建中 長沙

陳唯一 心白 湘陰

盛緝熙 野人 長沙

毛 鴻 林榮 長沙

黃瑞雲 仁璋 乾城

吳博夫 湘陰

周之舞 湘陰

黃起謨 逸農 臨城

朱家祺 惕然 長沙

譚元微 尊魯 衡山

劉天職 衡山

嚴審孫 城步

柳芹甫 湘陰

譚魏生 字行 衡山

楊晉階 長沙

劉炳鴻 長沙

周千安 湘潭

嚴 森 茂林 安化

何光龍 湘潭

宋 筠 寄雲 合肥

黨務科

上校科員

中尉科員

少校科員

上尉科員

中尉科員

中校視察員

一等書記

中尉辦事員

少尉辦事員

准尉司書

黨務科

上校科員

中校科員

黨政處 中將銜少將處長

少將銜上校副處長

中校處長

少校處長

黨務科 上校科員

中校科員

軍醫處 少將銜上校處長

醫務科 上校銜中校科長

中校銜少校科員

少校科員

中校銜少校視察員

少校視察員

上尉科員

材料科 上校銜中校科長

少校科員

上尉科員

中尉科員

鑄印科 榮科長

兼總務股長

兼總務股員

兼經理股員

兼經理股員

兼增補股長

兼辦事員

汪德厚 鎮邦 安徽

劉運升 潤身 股校

徐竹若 字行 江蘇

李鍾漢 凝秋 湖北

貝昌齡 慎防 劉陽

戴慶儒

梁祖侯 倫亨 湖北

顧若淑 字行 醴陵

舒永康

曾楚修 字行 湘潭

李 實 諸林 武岡

李錦秀 華盛 河北

周斯美 羽麟 新化

王衍慶 廣生 山東

蕭維岳 實珩 武岡

劉運升 潤身 醴陵

吳光琮 晉麟 安化

向竹筠 竹若 長沙

張 岳 仲涵 長沙

樊一字 光明 安仁

戴慶儒 滌羣 江西銅鼓

張桂聯 慎生 醴陵

准尉助手

中校校官

兼錄事

一等書記

中尉辦事員

少尉辦事員

准尉書記

副官處 少將處長

總務科 上校科長

中校副官

少校副官

上尉副官

中尉副官

左學賦 一孫 長沙

羅 誠 字行 醴陵

周後濟 惠帆 新化

吳善嵩 字行 醴陵

周若初 谷初 湘潭

黃永彰 如華 福建

汪邦元 志初 江蘇

羅 誠 醴陵

方楚雄 禮勤 平江

張桂聯 慎生 醴陵

薛星華 廷琪 醴陵

劉培助 雨生 湘鄉

羅振鈴 竹儀 江蘇

熊士鼎 道乾 長沙

柳太林 壽助 長沙

王先霖 耘生 長沙

周大毅 振武 湘潭

鄭兆麟 壽顯 長沙

楊秉鈞 字行 長沙

宋 宜 宿生 醴陵

劉振賦 字行 醴陵

閻家海 岳波 乾城

少尉副官

賈德盛 少軍 長沙
徐展 幹生 邵陽

准尉司管

陳梅村 懷厚 開陽
蕭 龍 龍 武岡

黃 瑛 璵瑜 衡陽
何元博 公末 醴陵

熊文彥 肇龍 長沙
郭嘉善 芝生 吉安

徐紹璽 明庶 湘鄉
湯功烈 家忠 醴陵

少尉在馬長

吉 人 天相 安化
江友生 玉奇 桃源

庶務科

上校銜中校科長
中校銜少校副官

岳繩武 鍾吉 黃梅
熊士超 羣瑞 長沙

少尉傳達排長
少尉遞送排長

王 霖 字行 長沙
周 鏞

上尉副官

中尉副官

唐文健 崇堯 醴陵
吳迪光 字行 新化

上尉副官

湯鐵牛 廣榮 國翰 長沙
曾國榮 斐成

陳安邦 伯湘 安仁
陳俊傑 嘉言 湘潭

李樹藩 何榮華 允武 醴陵
劉學基 若精 衡陽

少尉副官

劉嘯波 字行 益陽
李漢卿 國和 長沙

准尉副官

李漢文 易乾熙 晃初 衡陽
李 傑 卓康 常寧

二等書記

准尉辦事員

甯志南 德源 長沙
姜鳳霄 明松 寧鄉

經理處 少將處長

楊欽然 少軍 湘潭
劉經綸 子衡 長沙

杜桂林 金玉 長沙
黃紫峯

總務科 中校科長
少校科員

李 傑 卓康 常寧

蔣 弼 哲丞 東安
胡銀階 春生 長沙

上尉科員

張德彝 真吾 醴陵

譚雲湘 字行 衡山

黃漢憲 字行 湘陰

藍國棟 棟森 湘鄉

中尉科員

王益民 仲嚴 安徽

王人言 金石 醴陵

會計科

上校科長

王桂森 承憲 寧鄉

曹言 字行 丹沙

中校科員

李國源 勿畏 安仁

陸伯青 字行 江蘇

少校科員

李國南 伯魁 常甯

廖寄玄

上尉科員

黃照謨 俊生 湘潭

張梓喬 字行 寧鄉

中尉科員

樊一宇 光明 安仁

易學湘 字行 湘潭

中尉科員

江惠民 字行 醴陵

李國香

中尉科員

柳立錦 字行 長沙

李子珍 字行 安仁

應機科

上校銜中校科長

徐松雲 字行 長沙

劉壽鴻 介眉 寧鄉

少校科員

田宗璦 特翠 平江

陸秉哲 德鈞 湘潭

上尉科員

陳志堅 篤軒 安化

李觀九 日升 安仁

上尉科員

鄧安瑛 建平 醴陵

戴永廉 顯久 宜昌

上尉科員

吳經銘 德順 長沙

沈珠 勇侯 長沙

中尉科員

羅雪光 曙塘 醴陵

謝玲 右樵 醴陵

中尉科員

鄧德 長沙

徐行 貫直 武岡

應機科

少校科長

范培 子成 會稽

廖兆翠 雨川 醴陵

應機科

上尉科員

方鶴翠 鳴皋 醴陵

賀義成 字行 醴陵

中尉科員

謝瑞璠 洪坪 寧鄉

劉盤 止明 湘潭

應機科

中尉科員

谷景輝 愛伯 浙江

袁潤超 俊齋 湘潭

應機科

中尉科員

劉詠璠 字行 攸縣

朱和漢 字行 湘潭

應機科

中尉科員

劉詠璠 字行 攸縣

朱和漢 字行 湘潭

准尉科員

少校校官

交通處 少將銜上校處長

運輸科 上校銜中校科長

少校科員

上尉科員

通訊科

上校銜中校科長

通訊科

上校銜中校科長

少校科員

林競武 伯武 醴陵

王揚夏 用森 湘潭

上尉科員

王植槐 篤生 衡山

潘先國 字行 醴陵

一等書記

柳敏泉 湘陰

中尉辦事員

朱永烈 近愚 湘潭

廖澤寰 字行 醴陵

朱顯 泳萍 道縣

張南潤 東暄 臨澧

少尉辦事員

姚鎮興 仲徒 醴陵

吳章麟 醴陵

孫志桐 琴齋 吉安

易位炳 字行 醴陵

准尉司書

李羅生 伯齋 長沙

孫寅 繼康 邵陽

張鐸侯 安仁

何祇平 字行 長沙

少校校官

蕭朝明 溥淵 長沙

唐炳福 長沙

彭容生 醴陵

何時文 詠桓 醴陵

軍械處 少將銜上校處長

李伯榮 字行 醴陵

中校軍法

丁維藩 伍樵 醴陵

中校銜少校軍法

歐陽慶元 信翁 醴陵

少校銜上尉軍法

賀寶軒 琴仙 衡山

上尉軍法

何規員 字行 醴陵

一等書記

湯近仁 菲凡 醴陵

中尉辦事員

易鎮寰 崇煥 醴陵

少尉辦事員

蕭湘 魯哉 長沙

准尉司書

易揚樞 象文 醴陵

中尉副官

謝璇 維藩 醴陵

上尉副官

劉愈雄 之雲 攸縣

中尉副官

熊鴻烈 煥澄 長沙

少尉副官

劉鎮生 迪莊 醴陵

軍械處 少將銜上校處長

歐陽佛竺 字行 醴陵

軍械處 少將銜上校處長

朱珍芴 漢秋 湘陰

軍械處 少將銜上校處長

楊步修 字行 醴陵

軍械處 少將銜上校處長

唐敬憲 字行 長沙

軍械處 少將銜上校處長

盧望風 寬和 永明

軍械處 少將銜上校處長

唐升諒 秋長 湘潭

軍械處 少將銜上校處長

郭若偉 字行 長沙

軍械處 少將銜上校處長

歐陽駿 伯樂 武岡

軍械處 少將銜上校處長

唐葉鈞 裕昆 長沙

軍械處 少將銜上校處長

姚佐平 字行 長沙

上尉科員

中尉科員

一等書記

中尉辦事員

少尉辦事員

張鏡輝 樹侯 長沙

唐春雷 實生 長沙

吳千路 宇行 長沙

陳壽五 宇行 長沙

黃武純 宇行 長沙

盛秉權 玉麟 益陽

吳坤士 紹球 長沙

符桂榮 柱生 衡山

劉鉅 維菴 長沙

楊峻 爲高 長沙

涂玉球 宇行 長沙

准尉司書

歐陽勛 宇行 長沙

賀炳鈞 宇行 長沙

涂家惠 惠田 長沙

周鎮湘 幼聰 益陽

譚任重 日昇 衡山

陳祖夫 宇行 長沙

吳淦堂 宇行 長沙

何榮椿 宇行 永明

黃錫燕 宇行 長沙

劉國浩 宇行 沅陵

准尉副官

附記 一、本表抄現有人員製訂

追剿軍總司令部通報

匪主力在汝城被陶師擊潰後，分向城口文明司西竄，劉縱隊司令羅緒令陶廣師由汝城，王東原師由郴縣，分途追剿，匪於佳口竄文明司平和赤石司一帶，陶部於元（十一月十三）日經小折橋向百丈嶺文明司前進，於午前行抵距百丈嶺三里處，有匪偽五軍兩十三師全部，槍一千五百枝，機槍十餘挺，佔領陶師前進路線，兩翼之東山水陽高地之綫，恃險頑抗，經六十二師先頭鍾光仁旅奮勇進擊，並向匪左翼包圍，肉搏激戰五小時，匪受創甚重，乃正圍退扼百丈嶺竄，並以兵力向兩翼運動，時已過午，又值大雨，陶廣令鍾光仁從右翼行大包圍，王育瑛旅向正面衝擊，慘殺四小時，鍾旅已逐進至文明司西端，王旅亦已衝至百丈嶺，本可將匪一股殲滅，以天忽大霧，十米內不見人影，及鍾旅衝至文明司附近，始見匪蜂擁渡河，向赤石司方面狼狽逃竄，是役傷斃匪五六百人，俘匪四十九人奪獲步槍三十一枝，陶師亦傷亡官兵卅七員名，連長唐尊陣亡，當晚師門激戰時，汝城方面匪傳被匪包圍，有連勝粵軍馳援之電，後得捷報，始知係深入追剿，激戰竟日，與消息隔絕也。

據偽三軍團彭德懷報汝城不逞，折竄城口，偽一軍團林彪，犯仁化不逞，亦折竄城口，是城口爲竄匪必經之道，

粵運界之衝，兩股會合後，復分爲三路，向西急竄，計一投由贛中橫同城口經廣東仁化縣茶料九峯出尋石，一股由會家湖六村洞向保和縣，一股由延壽圩向文明司出宜章，僞中央機關，則懸集白石渡平和文明司，是日，匪與湘軍陶師長廣所部，接戰於百丈嶺，唐導死之，又與粵軍李漢魂等部戰於延壽圩，此時追剿入黔共匪西竄先鋒四蕭克之湘桂兩軍，方由貴州分途回省，湘軍李覺胡遠先後到長沙重慶，桂軍廖磊，周祖晃覃聯芳等先後到桂林，而南昌行營所派之薛岳一路，先頭十二日才抵江西安福，周渾元先頭十二日才抵湖南桂東，湖南主席何健，到十三日才奉到追剿任務的電令，但鑑於奉電俄頃之間，一面調兵遣將，一面計畫追堵，及聯絡粵桂友軍，胸有成竹，指揮若定，觀其計畫書，命將四將，限以時日，授以機宜，判斷匪情，如屏燭照，頗有古名將風度，倘受命名師，均能仰體實施，運之如臂指，通之若呼吸，則朱毛雖狡，必窮身於龍虎四圍以西湘灘兩水以東之地域矣，焉遺後日之大患哉。

十一月十四日 共匪先頭竄伏道縣森林中，湘軍王東原師收復宜章縣城。

何健拜追剿軍總司令新命。

何總司令健呈蔣委員長電

南昌委員長蔣鈞鑒，案奉鈞座文西行戰一電開，茲派何健爲追剿總司令，所有北路入湘第六路總指揮薛岳所部，及周渾元部，統歸指揮，並率領在湘各部隊，及團隊，追剿西竄股匪，除任狀關防另發外，仰電遵照辦理等因，奉此，遵於寒日在衡陽軍次敬值就職，誓本剿匪之素志，謹率所部，竭其棉薄，冀殲醜類，以報黨國，謹電呈聞，伏維鑒察，職何健叩衷印。

何總司令健就職通電

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主席林，行政院長汪，立法院長孫，司法院長居，監察院長于，考試院長戴，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軍政部長何鈞鑒，各院部會長，龍應蔣總司令，廣州陳總司令，吉安顧總司令，武昌張副司令，漢口何主任，南寧李總司令，桂林白副總司令，成都劉總司令，沙市韓總司令，撫州陳總司令，各總司令總指揮，軍師長，各級部主任，各督辦，各省政府主席，各特別市長，各省市黨部，各機關，各報館公鑒，奉委員長蔣文西行戰一電開，茲派何健爲追剿總司令，（原文見前）等因奉此，遵於十一月寒日，在衡州軍次敬值就職，竊自共匪竄踞湖南，經我委座親臨督剿，分路并進，已屆最後成功之期，不謂邇來該匪自知在數，無可恃存，棄巢南竄，折衝

匪竄，雖負重而前，節節棄承行營軍，事所部嚴密剿擊，茲奉新命，誓當從失有我無國之決心，窮匪所至，不廢不止，所冀我長官梅澤，宏賜指教，我全國民衆，多予協助，尤冀我友軍，嚴陣堵截，俾收夾擊之效，而完一臂之功，謹佈忱悃，諸維鑒察，特另聞湘鄂剿匪軍，追剿總司令何應申，寒午衡印。

何應司令銓致所屬將領電

衡州劉司令恢先兄，萍鄉劉司令邦銳兄，大冶陳司令武鳴兄，南昌韓總指揮伯陵兄，柳州周指揮官乾初兄，貴州李軍長沐兄，桂陽李軍長俊三兄，并轉各師旅團長，長沙何總指揮，（何自兼第四路）李代保安司令，并轉各區司令，各保安團長，奉委員長文暫行假一重開，茲派何總爲追剿總司令，（原文見前）等因，適於十一月五日在衡州軍次接獲就職，當此匪勢窮蹙圍竄之時，正我軍人效命努力之會，健望將重寄，誓矢有我無匪之決心，窮匪所至，不廢不止，爾諸袍澤，共鑒此言。

按本日接委員以追剿共匪之費，何氏，在軍事上爲一大轉變，當時之元首爲誰，五院長爲誰，各方統兵大員又爲誰，駐於何地，追剿軍各部，現到達何處，何總剿匪之決心如何，將來年湮代遠，必然有人要發生疑問，今人觀今事，頗不足奇，而將來則有重要研究之價值，故編者不惜辭費，爰錄前各電俾讀者，一目了然。

附追剿總司令傳標語

- 一、土匪西竄，是他們內部奔潰之最大證明。
- 二、幸匪在江西不能立足，他才傾巢西竄。
- 三、赤匪西竄，是他們最後的掙扎。
- 四、土匪傾巢西竄，已由中央調遣大軍迎頭痛擊。
- 五、民衆要力持鎮靜，前方軍事才得順利的進行。
- 六、中央已有十師兵力入湘剿剿，赤匪即可消滅。
- 七、四路軍在湘南堵截，南路軍在後跟追，全省治安，絕無影響。
- 八、民衆要犧牲一切財力與人力來實際的協力剿匪。
- 九、大家要將長匪的心理，變爲勤匪的勇氣。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軍事委員會
令
第一四五號

卡、軍民合作，自然勝利。

十一、救護救民，必須消滅土匪。

十二、剿匪要用三分軍事，七分政治。

追剿軍何總司令鑒來電

命令。

一、據報匪一部現在文明司與我陶師激戰，其主力似在宜章一帶徘徊。

二、着即繼續指揮官率部由柳回匪剿。

三、着本軍長率杰率二十三師，星夜由桂陽向嘉禾藍山滑鍾水之線，相機堵截，仍按情況時機，遵照元電命令，向沙以南地區集中。

追剿總指揮柳師長元來電

簡稱，匪部良田被匪竄陷後，其匪部備距城十里，或十餘里不等，王師東原連日堵剿，頗有新獲，現王師全部分向宜章良田方面推進，搜剿，據探報，良田之匪，現正增加中，多未成年小孩，一部西竄保和墟，壓迫該探導匪，據報，匪部良田，現在桂陽電話不通，據探報，朱毛兩匪，至都江境內。

一、據官探報稱，匪之一部，已由宜章竄抵臨武約五十里之處。

二、據官探報稱，文明司宜章道上，有匪約四千及宜章西南有匪二千餘，向西急竄。宜章良田間，有匪約五六千，向北散進，道縣剛側森林內，似有大股匪潛匿。

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既奉命追剿，移駐衡陽，所有行政公推曹委員典球，代行主席職權，四路軍及第四路軍總司令部則派吳副參謀長為後方留守主任，省會治安，派保安處參謀長宋英仲，警備司令胡達，公安局長周翰，共同負責維持，如有造謠生事者，准以軍法從事，何氏本人，十三日晨奉命，即日頒佈計畫，次日乘汽車出發衡陽，在軍次宣誓就職，先就中央對何氏有甚懷疑，乃派駐德大使回國之劉文島來湘調查，證明何氏並無其他，劉當駐節於湘，於是中央肅清黨特務，劉即隨往衡州監視何健宣誓就職。

十一月十五日 共匪大股竄至牛頭寨，先頭一股竄至桂省清和墟。

劉文島回京辭命，白崇禧電贊何策。

追剿軍總部統成電。

- 一、據軍師長亮基西電，據萬縣報告，匪大部到達牛頭嶺，一股到兩路口。
- 二、據柳縣縣長西電，良田千金橋一帶之匪，本日向華塘舖和墟及桂屬之清和墟潰竄。
- 三、據歐副司令冠西電，我王東原師旅已收復良田，匪大部向宜章退，一部向保和圩。
- 四、我周縱隊全部，昨日可抵郴州，薛縱隊昨日電，本部先頭已到茶陵，餘續續前進。

上四項。

何總司令鑄致劉大使文島電。

長沙劉大使，大帥計已吉返長沙，頃接他生復此間兵力部署一電，略謂尊電計畫，積極行動，令人竊喜之壯，即望早日以重兵集中黃沙河附近，與樞部切取連絡，協力堵剿，不難於湘水上游，將匪殲滅等語，俟先明日乘飛機赴桂林，與之切商，定可達到殲匪計畫，特以告慰，何總電。

按中央軍事當局，對於西南不能忘懷者，最就心廣西白崇禧一人耳，劉文島大使來湘之使命，初則要湘省不盡力剿匪，繼則慮李自不合作剿匪，今見何總如此積極部署，全省軍民一體動員，第一點疑團早已冰釋，今白崇禧若復何電，極爲懇切，何立刻轉知劉文島，使其懷疑之第二點，亦告瓦解，但看何總計畫書中有云，匪若行動甚速，機先宜速，水，而白崇禧復電，則報之以協力堵剿，不難於湘水上游，將匪殲滅，湘南兩字，針鋒相對，殊後來因湘水上游之爭，發生不少糾紛，此是後話，惟有何總始終維護中央，奉命唯謹的人，如像國府發表發表粵閩湘鄂剿匪軍南西北三路時，何總首先拜命，劉時不肯就，又如湖南省政府，設有航空處，且自備飛機多架，訓練飛行員多人，後來中央電令統制航空，何總馬上將所有飛行員飛機，全部交與中央，又如此次追剿新命，十三日晨刻到長沙，即日草擬計劃剿匪，十四日電就職，毫不遲疑，何其迅速如此，於此可見何總之服從，何總之敏捷，何總之果斷。

再查十一月六日，南昌行營魚叉電云，薛路（七號）日，吉安出發，已令兼程經（茶陵）赴水，（零陵）周縱隊本日已過左安，已令兼程直赴郴州，證以同月十六日追剿總部統成電云，薛縱隊昨日（十四）電本部，先頭已到茶陵，周部行軍八日，共走三百八十里，又云周縱隊全部，昨日（十七）日可抵郴州，則周部行軍十二日，共走三百六十里。

，似此行軍遲緩，而謂已不敵，倘不加以限制，真不知要遲滯到如何程度，謂余不信，請以中國各省郵務區圖所載之道里計算，便可證余言之不謬，列後如次。

薛岳所走吉安至茶陵之線，十一月七日自吉安起行，十四日到達茶陵，行程八日，自吉安起，五十里至岡江，七十里至安福，九十里至萍鄉，三十里至路口，三十里至蓮花，五十里至高隴，六十里至茶陵，共計三百八十里。

周渾元所走左安至郴縣之線，十一月六日起，自左安十七日到達郴縣，行程十二日，自左安起，一百二十里至桂東，七十里至四都坪，七十里至耒陽，四十里至資興，三十里至東江，三十里至郴縣，共計三百六十里。

以行營兼程命令，尙復如此遲遲其行，而況追剿總部之命令哉，何總是日電令，以王東原師歸周路節制，蓋亦示以大公無私，意在促周速進也，但本日情報，匪之先頭已達桂邊，而協剿大軍方抵湘境，終感已來不及，安望其截擊云乎哉。

十一月十六日 共匪大略竄跡未，一股陷臨武縣城，湘軍王東原師收復宜章城。

追剿軍總部銑亥電

命令

(一) 匪先頭已竄牛頭嶺，兩路口，清和圩，華塘鋪之線，主力在宜章赤石中間地區，似仍企圖竄西竄。

(二) 本追剿軍爲專桂確取連繫，使爾後會戰容易殲滅該匪起見，決逐次截擊，不使失機，隨在予以打擊，特將更定部署如下。

(1) 齊李軍長雲杰仍遵前令，率二十三師配置於藍山嘉禾桂陽之線，截擊西竄之匪，並指揮王東原在郴州以南及藍嘉桂地區協同追剿。

(2) 蕭副指揮官渾元，赴日寧縣經桂陽向道縣追進，限皓日前到達，截擊由嘉禾以南地區西竄之匪。

(3) 齊李軍長雲杰率部，赴日寧縣經桂陽之線，截擊與李軍長雲杰所部連繫，相機剿捕匪回宜章北竄。

(4) 薛副指揮所部，與陶陳章各師及李覺所部，均仍遵元亥電令辦理。

何總司令致白副總司令電

健在吾兄勳鑒，奉來電，知於此間部署情形，均已洞悉，竊以剿匪多年，成績觀此一幕，吾兄智珠在握，幸甚。

乘機先，俾收聚殲之效，爲完一臂之功，盼甚感甚，敬頌捷喜，弟何健叩謝。

湘軍王師長東原銑申電

本師汪旅追擊匪至樟樹橋附近，調槍匪六七百先頭，李團擊潰，獲槍十數枝，匪向寅茅嶺方向潰走，當飭隨團捕兵一營尾追，并令汪旅仍沿公路南進，於銑日收復宜章縣城。

江華縣彭縣長祖年銑電

銑晨，匪入臨武縣城，其一部竄嘉禾，中途已與李雲杰部遭遇激戰中。

甯遠縣唐縣長銑申電

(一) 續嘉禾坐探電話報稱，匪衆約二萬，昨晚由兩路口保和圩貫至嘉禾局之黃塘，及桂陽屬之十塘市，方圍市一帶，現向嘉禾縣城前進，人心浮動，李縣長準備固守縣堡。

(二) 據另探報電話稱，二十三師李雲杰一部，寒日由桂陽赴嘉禾，離城二十里遇匪，現在攻剿中。

(三) 藍山坐探電話，匪逼近縣城。

追剿總部報告王東原師收復宜章各役

王東原師率全部，奉令由郴州沿公路向南協同陶師截擊，該師第四五旅長汪之修爲前衛，其晚，該旅韓團丁營前進至走馬坪附近，與人槍約八百餘之匪遭遇，略有接觸，是晚對峙，翌日拂曉，汪旅令李連育團，督同丁營向該地施行攻擊，戰鬥正酣時，匪忽抽一部向我左翼迂迴，經李團以主力向匪猛擊，激戰三小時，將匪擊潰，元日，李團繼向良田方面進剿，抵泉洞屬家寨附近，匪約三四百，憑險阻擊，旋良田之匪，突增來二千餘，經我軍奮勇反復衝擊，自辰至未，鏖戰甚烈，王師長比令張旅長毅中，向平延仲增援，至黃昏，匪勢遂挫，乘夜向南竄去，又經張旅協同李團乘勝追迫，至良田附近，匪憑藉工事頑強抵抗，激戰數小時，將其擊潰，刪未佔領良田，匪向宜章竄走，兩役斃匪數百，獲槍百數十枝，王師傷亡排長以下三十餘員名，該師繼向宜章追擊，當晚宜章附近之匪，向臨武竄去，十一月十六日，收復宜章城。

宜章縣政府復甯省電

剿匪經過概略。

二十三年十一月，贛匪西竄，本縣事前先構築沿公路線礮堡及要隘之礮堡，集中各區糧食，組織偵探網，是月三日，匪擾至汝城邊境，本縣召集各區鄉義勇隊，準備保守礮堡，並毀壞造米機器，以斷絕匪軍糧食，使匪何能不能作戰，至五日，匪越汝城以西，竄至文明司，本縣當即電告第六區（赤石）區長謝子材，集合該區全體有義勇隊，嚴密防禦，六日，匪部約八百餘，竄擾縣屬第六區里田曹田等地，旋又回竄文明司，將沿途礮堡，完全焚燬，七日復擾里田，曹田，該區長謝子材，率有槍義勇隊約三百餘，與匪遭遇，接觸約三小時，斃斃數名，卒以寡不能敵，我義勇隊退保赤石待援，當時僅駐保安團隊一連，連長李芬、駐守縣城，苦無援軍可調，以致赤石杏花橋白石渡相繼失陷，赤石義勇隊亦被衝散，是晚竄過香花欄白石渡，進犯縣城，與義勇隊周清華排前有接觸，周排即退守分水坳，九日拂曉，匪軍約一兩團，進犯縣城，追擊我義勇隊，當時代理縣長艾勝淵，率部四十餘人增援，方至半途，適與匪遇，我義勇隊以排槍掃射，匪則漫山遍野，向一軍包圍，不得已，艾代縣長，即率義勇隊退守縣城礮堡，甫入礮堡，匪即將全城圍困，大砲迫礮機關槍等利器，猛力射擊，二十餘次，我義勇及保安團隊沉斃者甚多，匪不得逞，支持至一晝夜，至十一日，匪軍大力進迫過甚，城北礮堡既失，縣城更難保守，如是我保安團李連長，及義勇隊全體，亦相繼而出，至縣屬梅田集合，十二時，移守漿水，是夜匪復派大部窮擊，將漿水前後包圍，我軍左衛右突，始出重圍，是役我保安隊傷亡官兵七名，被匪俘及逃散者十九名，義勇隊傷亡官兵十五名，被俘及逃散者三十一名，我軍復退保黃沙堡集合，匪由是各路經城大或梅田麻田等處，竄擾臨武，計前後在縣城經過約八日之久，所至之處，財物糧食，劫掠一空，焚燒房屋十餘棟，計全縣共損失約六十萬元以上，至十五日上午，匪大部完全退出宜城，十六日，國軍王東原師收復宜城，搜獲匪糧，散匪遺留宜城，頗投誠者，約六百餘人，槍五百枝，由第六區區長謝子材，按名點收槍枝，并發給洋三元。解送本府收存，嗣經陸續收容各地俘散匪，約四千名，匪步之後，宜城糧食缺乏，本府呈請上峯頒發急振三千元，并辦理平糶，及一切善後事宜，十二月，曹縣長蒞任，劃宜城為特別區，重行剿滅殘餘散匪，緝捕保甲，清查戶口，辦理賑濟，為期六月，始告肅清，肅清，宜章秩序大定，地方元氣漸復，此贛匪西竄本縣之大略也。

十一月十七日 共匪大股竄臨武及牛頭寨縣城，湘軍李雲部被匪於嘉禾藍山間之冷水鋪，中和墟，仙人

，相平好，等地。

蔣委員長指示剿匪計劃大綱

李軍長雲杰復電

據李旅長（紫卿）德晨報告，職部一三八團在冷水舖擊潰匪一部，六七旅旅長（李必蕃）率補充團，（李昌珩）於昨午接經中和墟，冷水舖以西地區抵仙仙橋坦平墟一帶，與匪激戰，又據報告，方圓市之南高地，有新工作事，據到桂之投誠兵，內有屬偽三、八軍團瑞金師司令部獨立營等，現由嘉桂間向西竄去，此係該匪部部。

何總司令鍾建唐院長生智復電

贛匪因精年燃器之老巢，日即危殆，其偽一、三、五、八、九軍團約七萬人，於上月杪，突圍南竄，折而西竄，初分三路，一經豐州，竄汝城屬之集龍圩，一經文莊營，百坦圩，竄汝城屬之熱水圩，一經文英營南折梧桐，下經長江圩，向城口竄走，江日，偽三軍團向我陶師在新舖至官橋一帶調線猛攻，經旅率率團堵截，擊斃匪三百餘名，獲槍九十餘枝，偽一、五、八軍團亦於晨向我大坪驛嶺大來調線猛攻，我守備部隊，沉着應戰，匪傷亡甚重，乃用大砲轟擊，被毀三座，我守備官兵五十餘人，全體殉難，（編者將來訪得該部士兵姓名一律登入）無一苟全，該匪大部攻汝城，三日不退，支日退竄白家坪城口一帶，附郭仍有匪二三千，與我陶師對峙，匪以連日不能攻下汝城，微日乃分兩路竄竄，一經延壽，文明司，赤石司，一經城口，九峯，沿粵湘邊境西竄，其先頭部隊，經香花樹平和，昨日竄抵宜章東之白石渡，良田附近，其大部即集結赤石司平和等處，經我陶師及南路軍余縱隊李漢魂師在文明司南茶料兩處痛擊，匪受鉅創，交日竄集宜章附近，其一部文日竄移宜間之萬會橋良田，經我王師東原堵擊，匪憑藉工事頑抗，則未該師張旅備破之，獲匪數百，獲槍二十餘枝，正乘勝向宜章追剿，現匪大部，仍在宜章及臨武東之牛頭寨，鶴塘坪，我陶李各師，均向零陵資沙河之線堵截，我李雲杰部昨日由桂陽向嘉禾藍山趕進，迎頭痛擊，我李韜部，已到資祁之線，我周縱隊已到桂陽，邵署略定，務獲匪于湘粵兩省城以東地區，承詢，謹復，仰維鑒中。

南昌行營徐成電

據贛匪領軍西竄，我二軍正分頭追堵，期於湘水以東地區，將匪撲滅，惟慮該匪一部，或北竄，萬一漏網，

突竄湘澧水以西，不能預爲殲滅之計，茲特擬定湘水以西地區，剿匪計畫大綱。

(一)方針。

防匪竄之匪一部，或其總部，如竄過湘澧水以西，應以不使該匪能長驅入黔，會合川匪，及蔓延湘西，與賀壽合股之目的，圍剿該匪於黎平錦屏黔陽以東，黔陽武岡資慶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龍勝洪州以北地區，以殲滅之。

(二)綱領。

(1) 應於匪未竄過湘澧水以前，于永甯武勝錦屏洪勝桂綏，上興樂工事，先擇定重要城鎮，構成據點，然後逐漸加強增密。

(2) 於上述地區內，預爲堅壁清野之準備，使匪竄過湘江時，進無所掠。

(3) 先於上述地區內，嚴密組織民衆，布成偵探網，并由湘黔桂軍，於上述工事線上，分布民衆圍剿扼守，并扼要控置有力部隊，預爲圍剿，守備地點。

(4) 一旦匪若竄過湘澧水以西，各軍即迅就預定之地域，相機堵剿。

(5) 原任追擊之部隊，即窮匪所至，追截抄襲，與各守備部隊，聯手兜剿。

(三)指導要領。

(甲) 湘軍(北路軍)派出之追擊隊附之。

(1) 以資沙河以北，沿湘江經永州至資慶，沿資江上游經武岡至黔陽，沿潯江河至澧澗爲其守備區域。

(2) 應先完善冷水灘、邵家坪、資慶、塘渡口、桃花坪、黃橋鄉、武岡、峽口(高沙西北三十里)安江、黔陽各處據點工事。

(3) 匪如竄過湘澧水以後，應防其回竄及北竄，并追擊之。

(乙) 黔軍

(1) 以澧澗沿潯江河上游至黎平，經中潮至洪州，爲其守備區。

(2) 應先完成澧澗、遠口、錦屏、黎平、中潮洪州各據點工事。

第五編 匪竄湘南之剿之經過

(3) 應於鋪屏、黎平兩地，揀置有力部隊，俟匪西竄時，相機堵擊，阻其入境。

(丙) 桂軍

(1) 沿貴沙河灘水上游至桂林，經義寧、龍勝、古宜、至洪州、(不含)為其守備區域。

(2) 沿貴州湘灘水上游原防外，須先完善義寧、龍勝、古宜各據點工事。

(3) 匪如竄過湘灘水以西，除防其回竄外，應協黔軍，拒止其入黔，并殺擊之。

以上各項，希分別查照辦理具報，由正經成行設一印。

據朱毛大股共匪，自竄竄，順一月中旬，南昌行營於今開前領示此項剿匪計劃大綱，口口聲稱不捕北竄兩字，此計劃指示對於匪竄(即東竄)北竄及西竄均極明顯，獨於南竄，則半字不提，此處不能不使桂軍生疑，況以北路入湘大軍，有八師之衆，不標定名義，不指示工作，而以之附入湘軍旗幟蔭蔽之下，專防匪北竄，所謂開誠兩字，似有難言，況竄竄在前方，朱毛竄在後，赤色大道，人所共知，中央果具剿匪之決心，最好於湘黔桂三省邊防，先行設伏，多派重兵，圍攻夾擊，勿令逸去，不必再分各省兵力，先作不遑邊際之防禦，乃屬正辦，無如南昌行營計劃，盡了一國之外，又登一國，這利成爲理想，被諸等諸軍談，而虛我詐，互不聞誠，後之讀者，請於此等處着眼。

十二月十八日 共匪陷藍山縣城，縣長黎澤泰退守南於大橋，匪大股竄至楚江墟，薛岳本部到衡陽，中央飭築公路與飛機場，何主席雖爲民請命。

湘軍劉司令續發馬亥電

(一) 藍山縣長黎澤泰巧電，匪萬餘，巧設以陷縣城，曉率守城兵，嚴守南杉大橋。

(二) 王師長東亞巧西電，本師由宜城巧晚達臨武馬沙田坪，及藍山宿營，準備向嘉禾前進，沿途俘匪甚夥，多屬偽五軍區，又云匪人約一三萬，餘午始過完水東沙田一帶，刻向臨武藍山西竄。

又宜章何縣長巧電，適宜西竄之匪，係三五軍，因兵力疲乏，落伍甚多，據供自竄出發以來，已損失四分之一。

追剿軍總部巧電

綜合各方匪情，匪大部已竄抵楚江墟及樂塘大塘圩等處，有向寧遠道縣方面急竄模樣，現在桂嘉道上，我李軍杰軍與匪一戰激戰中，周指揮官仍遵本總部發命令，迅速兼程向道縣急進截擊，王師長陳與李軍杰師切取聯絡，嚴

匪追剿爲要。

何總司令鑄致曹代主席與球巧電

長沙曹代主席，鑒電爲飭監護處籌銀十萬元，以爲修築濟寧段公路之用，各節，敬悉。查本路軍連年征剿，費銀五百餘萬元，近數月來，迭次縮編，甚至將勸勞衛隊，盡量裁撤，仍每月不敷洋數萬元，最近贛南大股共匪，乘隙西竄，本路軍奉命追剿，所有輸運、交通、偵探、聯絡、治療、埋葬、撫卹各項，臨時費驟增鉅數，無法支拂，因而影響軍事之推進，士氣之渾動者甚大，瞻望前途，焦苦萬分，弟失職職罪，一切在所不顧，惟經濟壓迫，不勝不令人氣沮耳，監護處之款，係部隊伙食開支，萬難挪鑿，且自贛西竄，特商多寡是，即伙食亦將有不濟之慮，護此之困難，更有甚於今日者，奈何，特以復陳，即希轉知各委員，同加鑒諒，惟洪零公路，係七省幹路之一，修築不容再緩，似可請鑒座再電全國經濟委員會，照章補助，並懇鑒座先行批發二十萬元，一面仍由本省征工修築路基，籌款修築橋涵，俾於最短期間，得以完成，則匪軍事，亦多利賴，如何之處，仍希商決妥辦爲荷。」

何總司令鑄呈 蔣委員長巧電

鑒座鈞鑒，陳呈者一、經費困難，原因經費困難，過延至今，未及興工，近以剿匪情勢緊急，急于需用，擬即設法興修，以杜事變，惟值旱災之後，人民焦苦，振撫未遑，實不堪再加重累，擬請鈞座，體念民艱，賜予補助，俾底於成。二、洪橋至黃沙河公路，現正遵令積極進行，惟長達三百里，需款百萬，一時實難籌此鉅款，除一面令由路局，修築橋涵，一面令飭各縣，征工外，查該路係國道幹線，擬懇令飭經濟委員會，照章補助，并請先發洋二十萬元，以便督促進行，茲屬余應長劍秋，竭誠請階，乞賜訓示爲禱，敬頌崇安。

何總司令鑄本日在衡陽軍次向民衆報告云

今天我把剿匪的大概情形報告一下，剿匪工作，關係國家存亡，匪一日不消滅，國家一日不安寧，現在已經是匪內末路了，也是我們肅清匪類的最好機會，共匪在江西盤踞六七年之久，經 蔣委員長及各將士，費了多少力量，纔逼得他不能在江西立足，想逃到四川，以求苟延殘喘，匪既然離開老巢，長途行走，自然容易消滅，這次來的共匪一三五八九五個軍團，人數約在七萬以上。其初竄的時候，我是極爲注意，因爲西路的防地很寬，處處都要設法，兵力實在不敷分配，所以我早就打電報與 蔣委員長，請調大軍入湘堵剿，並請 蔣委員長蒞長統一指揮。

●國原來想從汝城桂東一帶實行，可以減少兩個月的行程，後經我團努力堵截，匪損失甚大，並見費永泰等，匪堡甚多，防堵嚴密，不易竄出，乃改走九峯仁化文明司赤石司一帶，繞宜章，竄宜章已于十六日經我王東原師收復，匪向武藍山竄去一帶逃竄，此次匪在汝城，未竄回來，湖南治安上，實得了很大的好處。從前有些人不明真相，許多指測之詞，追劉大使到湘，乃知西路軍之竭力奮戰，艱苦異常，委員長在太原得悉此情，於十二日飛到漢口，即轉輪夜抵南昌，急命我為追剿軍總司令，薛周兩縱隊，歸我指揮，我十三日接奉電令，十四日即到衡陽就緒，時間是很倉促的，故關於一切部署，都是十分忙碌，現在薛周兩縱隊，已進到了湖南，分向前方推進，李軍長雲杰，李軍長抱冰，及王東原師，均分途向匪追擊，我們下定決心，要在湘桂邊境，將匪消滅，決不會任其逃往四川，現在我們的佈置，都已定妥，匪的人數甚多，經我軍沿途堵擊，行動甚緩，我們堵截的部隊一定可以如期趕到，但匪消滅在即，我湖南各縣的防務，未可一日鬆懈，因為匪匪漏脫，分竄各地，全靠國際義勇隊與民衆合力肅清，故目前各縣民衆的工作有兩點：(一)積極幫助軍團，嚴密防範，以防散匪流竄，(二)湖南今年旱災甚重，糧食不足，且以大軍聚集，各縣不能不預為準備，以免軍隊到處，有缺乏糧食之虞，且民食關係地方治安至巨，除糧食之外，尤須注重民食，以免意外事件，總之匪是一定可以消滅的，不過要民衆大家下個決心，負起責任來，這個重大任務，非各縣黨部縣政府及公法團負責，喚起鄉村民衆，共同參與剿匪工作，不為功。完。

按古語亂世多誦，這句話實在不錯，即如現在也是一樣，湖南省言，尤甚複雜，前面曾經略述一二，當朱毛大股犯湘，中軍遲遲不前，西路軍之第三兩縱隊，奉令截留在贛鄂的邊區。不但使湖南民衆對中央當局懷疑，就中央大員對於湘局，亦有所慮，看何健之報告，就可體會，據何健報告湘友云，湘籍中委王祺等在南京，奏請何健，說他剿匪不力，到處攻擊何氏，南昌行營方面，亦頗有人忌憚何氏，故對於何之遣兵調將，多所掣肘，所以何健云，劉大使到湘，乃知西路軍之艱苦云云，其中有若干難言之隱，由此可知劉大使文島來湘之用意，中央軍事當局時以此大員必窺探湘省虛實，及何健內情，編纂記述至此，推測到當年曾國藩平洪楊之後，打一回勝仗而北京朝廷大員忌憚他，的必交章彈劾他一次，所以他每一次受到榮封爵賞，他就上奏摺自請開除某項頭銜，或其種榮典，今該會民衆稱及其被譽，便知其當日之處境，有甚何氏今日之數十百倍的困難，但會民關於遣兵調將，論功行賞，消延無不與共主張者，與否既專，而能以成功致果也，今觀何氏處境不能不縮自由，則又豈平會氏，如原西路軍第二縱隊劉騰古所屬之朱瑞等

岳森等師，南昌行電令歸北路指揮，何勉力請歸還粵制，俾劉率領，協堵朱毛，或通粵贛，行營始終不允其請，卒使朱毛不能不湘撲殺殆盡者，此必行營蔡長官欲能大恩大德於朱毛也，吾了數年而縱之去，使之得流於中國，朱毛他日果得志，或將有大報酬於某也，公爲一民扼腕，并爲國民傷悲。

十一月十九日 共匪主力圍攻山寧遠，何總司令鑒，公軍五路堵剿，電請以劉膺古率朱岳兩師，位於城郊防剿，不日，我軍民奮勇，戰於竹郎圩，潰之，南昌行營集全力以援靖閩剿匪。

李軍長英杰等子電

僞三五軍團名一約萬餘，原圖經嘉靖間西竄，經我部在竹郎圩一帶，激戰數日，斬獲甚多，因南經上鄉分向臨武潰竄，時據有匪大部經嘉靖間，由新村向寧遠進竄，以三師匪共，佔領嘉南車頭橋新台一帶，據護，北派兵三團將北擊潰，匪復退守土橋圩以北高山，恃險死守，已令李旅英杰等，督農平兵三團，出永樂圩及石人橋等處出擊，追剿軍何總司令鑒，午銜電。

命令

(一) 匪之僞一三五八九等五軍團西竄，其先頭計已到連寧遠藍山之線，但據粵軍通報，僞八九兩軍之各一部，銑日在塘村附近，被我擊破，現臨武、南寧兩區實中。

我桂軍以夏(威)部三師之主力，分駐林義、沙河，沿驛水佈防，並領結彥(磊)軍於桂林附近。我粵軍配置於石人橋、土橋等處。

(二) 本道剿軍以涪底、涪寧匪目，分五路追剿，現粵桂兩軍協力將匪包圍於涪寧兩水以東地區，而聚殲之。

(三) 軍險區分及兵備之任務如左。

(1) 第一路追剿司令劉建勳，指揮第十六、第六十二、第六十三各師，第十九師之一部，及補充四團保安團等部，幫集結主力於黃沙河附近，以桂軍連繫堵剿西竄之匪，並沿湘江楓堡線下，至衡陽東陽渡止，嚴密佈防。

(2) 第二路追剿司令薛岳，指揮第五九、第九十、第九二、第九三各師，及憲友隊等部，限於數日以

前，在軍陵附近集結完畢，與第一三兩路連繫，堵匪北竄，並截擊西竄之匪。

(3) 第三路追剿司令周澤元，指揮第九，第十三，第九六，第九九各師，稽遲於夜電令，據向道縣追擊前進，匪徒日全部到達道縣，爾後與第一二兩路，及桂軍聯絡，切擊竄匪。

(4) 第四路追剿司令李雲杰，指揮第二三，第十五各師，肅清第三路聯絡，經嘉禾向寧遠及其以南地區，踞匪尾追。

(5) 第五路追剿司令李福珩，指揮所部，與第四路及粵軍聯絡，經臨武藍山江華永明，踞匪尾追，並與桂軍適取連絡。

(四) 本總司令仍駐衡陽。

上四項，仰即遵辦實施爲要。

何總司令鑒呈 蔣委員長略午衡電

持何等
船械等
何等苦心

後來萬里
先爲何總
一語道破

南昌委員長蔣，匪自萬壽橋良田兩路口被我擊潰後，急退西竄，我李雲杰師連過於嘉禾東北約三十里之地區，雖經激戰擊退，獲槍二百餘枝，而匪大部似有急趨江道之樣，我薛周兩部及李福珩部，雖均以強行軍之速度推進，但預計到窺目的地，或將較匪相距二日或三日之行程，因此前擬殲匪於興全電以東地區之計劃，能否不失時機，完全達到，殊有顧慮必要，萬一有竄脫之股，則兩棲兵力轉移，更感困難，圍殲機會，愈不如前，爲防百密一疏起見，惟有及時以相當兵力，位置文城步新寧之線，乃可收補牢之效，過此以後，將徒有長追而無夾擊之天，賊。朱兵兩師，現在贛西，雖自有清剿任務，所幸防區內，當無股匪，派兵接替，較爲易籌，如蒙由令劉司令廣占，以該兩師，兼程西進，還趨城新，尙可不失時效，嚴陣堵截，管見所及，不避曉諭，是否有當，敬候詳察，迅電。謹。

按當時何總司令計劃，本來想以王東原李雲杰李福珩周澤元各部，尾匪追剿，或截擊所以把他直趨部前王東原師將爲周總司令澤元指揮，希望周部趕到湖南，大打一仗，不料周澤元李福珩兩部，行軍遲緩，匪已深入湖南腹地，何總司令無法，新增部隊，不能如意指揮，只好把部隊從新區分，執進執退，行動分明，又將王東原擬歸李雲杰，歸周總司令，幸而李係嘉禾人，爲桑梓關係，不能不賣力，大打幾仗，竊何總最後微妙的應付，就是他體人情，仰承上意，迭次命令，幾番計畫，對於薛岳一路，始終唯南行營之命，專命他防匪北竄，並且無匪匪情如何緊張，還是他伯於數月（十一月

二十四日）趕到零陵集中，電報行營，還說薛周兩部，均以強行軍之速度推進，這是多麼苦心的應付啊，仍從名義上，雖統率多軍，負全責追剿，其實際遠不如任西路軍時，大可指揮如意，南昌行營派來八個師，據報者所聞，道路傳說，薛周兩部，落伍萬衆，每連不過五十人，不說與匪交鋒，就說與匪競走，他們脚力，還是望塵莫及，在此追剿期間，萬鈞一髮，自應多派大軍，方方援助，以收急風掃葉之效，殊中央軍事當局，別有政治作用，就追剿軍之虛實，大有令人失望者，請以左電證明之。

南昌行營皓已行戰一電

現在贛南殘匪西竄，原有匪區，散匪無幾，亟應另行部署，分別追堵截剿，期早肅清，除以任命何健、鄒匪軍追剿總司令，率預在湘各部隊，暨薛周兩部，及各省任追剿之部隊，分別追堵，務期殲滅外，其餘閩尚未收復之各匪穴，統限於十一月底以前，一律收復，並完成編整，所有從前贛粵閩湘鄂五省剿匪軍，市南西北四路軍，及預備軍等戰鬥序列，將於十一月二十日取消，改自十二月一日起，另行劃域綏靖，限期肅清殘匪，完成公路，組織地方，訓練民衆，處理匪區善後事宜，除呈請國府明令暨訂定綏靖區域及指揮系統圖表，令行知照外，特電知照。

茲規定贛閩綏靖部署如下。

（一）顧祝同爲駐贛綏靖主任、孫連仲、劉興、王炳文、陳繼承、譚道源、余漢謀、張鈞、趙親壽，爲第一至第八縱隊司令官，李生達、郭汝棟，爲第二至第四縱隊副司令官。

陳誠爲駐贛預備軍總指揮，羅卓英爲副總指揮，韓四四縱隊，樊嵩甫，羅卓英、湯恩伯、劉紹先，爲第一至第四總隊指揮，周壽爲第三總隊副指揮官，均歸顧綏靖主任指揮。

（二）蔣鼎文爲駐閩綏靖主任、劉和鼎、衛立煌、李延年、王敬久，爲第九至十二縱隊司令官，李默庵爲第十一區副司令官，衛立煌爲駐閩預備軍總指揮均歸蔣綏靖主任指揮。

（三）以上部署，自十二月一日起施行，但各部隊在未負綏靖任務，或未接受防務以前，仍舊完成各原來任務。

按十一月十九日，又爲剿匪軍事一大轉變，另闢一新形勢，蔣委員長回到南昌第一件事，將他歷年剿匪無功的責任，一個追剿命令，卸卸與何健的身上，第二件事即佈告剿計到大綱從新制定湘黔桂邊區爲一大圈子，使共匪去兜該地區

譬如白肉，務令生肉，其第三件就是本日略已電令的新部署，有意急其所緩，殺其所急，朱毛敗匪，出竄月餘，對於粵閩湘鄂五省剿匪軍的名義自然是應請解除，對於閩贛兩省，自然更要加以清剿，以免死灰復燃，但清剿兵力，自無須如此之龐大，況南昌行營已奉明令，既自謂贛南殘匪西竄，原有四區，散匪無幾，為何不多派勁旅，攔頭截擊，使西竄入股，歸於撲滅，而必保留如此龐大無倫之軍隊，縱殘匪散，豈非割雞而用牛刀者耶，散匪既無幾，分區清剿可也，閩贛兩省，有三五師兵力，已頗優裕，行營劃省之外，又有一區，分區之外，又設置兩總，總隊，總人，故弄虛玄，難道以捕狼捉虎之力，尚不能敵鼠門虱耶，因此批差一着，便遺留後來抗戰無窮之患，當時且因此而引起兩廣方面之猜疑，四路序列，既經明令撤銷，然而西路軍率，追剿，東北兩路留守贛閩，從事緩靖，獨於南路置而不理，且將其所部之余漢謀，撥歸顧祝同指揮，此不能不令南越王陳濟棠，大生心理，桂李自更無論矣，因此之故，西南當局，不能不自爲壁壘，防外加防，堵中又堵，編者特別提出此點，爲的是便將來之人，知道現時中央與西南兩方軍事當局，鉤心鬥角，要些什麼把戲，誰功誰罪，留與來者批評，茲將兩粵情形，略述如次。

廣東方面

自西南發出齊有兩電之後，中央雖置而不議，受而不答，但對於西南，不能不存戒慎恐懼心理，深恐其繼出重之後，兩粵乘虛而入，舉兵爲諒，故中央茲緩靖散端匪之名，保留重兵堵擊粵桂兩軍出路，前經曾說過粵軍對外稱南路軍，對內仍稱第一集團軍，本日行營既下令撤銷五省剿匪軍四路名義，粵軍方面，自然是發起原來固有的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的老招牌來，第一集團軍原訂計劃，上面也曾說過，現在共匪已經遠離粵境，有形的防範，既成過去，而無形之防範，又應運而生，陳濟棠第一步以粵北現有部隊，嚴密固守湘粵邊區，使匪不能回竄，爲慎重將事計，又令第一縱隊指揮官余漢謀，率部先將沿邊防務，部署完竣，而後支應前方部隊，相機推進，協助湘軍夾擊贛匪，大股共匪，既傾巢而出，贛南防地，自可無虞，余漢謀之縱隊部，即由大庾移置韶關，以便就近指揮，余漢謀奉令後，即令獨立第三師李漢魂部，限於十一月十五日推進宜章，監視匪軍行動外，所有前方各部，仍舊固守粵邊嚴陣以待，計第四師長張達鈺大庾，對南雄、虔之線，負責警戒，長江仁化則獨立第二旅陳章，及警衛旅陳漢光之一部，協同防守，仁化警衛旅屬，則由第一戰線師總增南師負責堵擊，至第二師總隊，及警衛旅一部協守樂昌、石之線，與宜章之獨立部，及小北江之李福嘉王贊賢等部，連成一氣，一俟防線竣，即開始向湘南推進，余漢謀并於本日在韶關召開追剿共匪會議，商定清滅共

匪計畫，并暗中防範中央軍突出計畫，所有團長以上軍官，均須出席，參加討論，由此可見粵軍。仍側重邊防實行其原訂計畫之第一步。

南路軍第一縱隊指揮官李楊敬所部各師，此次剿追匪，內地與關係，并未參加，獨立第一師責任甚重，原駐上枝火定，第五師李振長原駐蕉嶺平遠，七八兩師黃延楨黃質文等部，原駐龍巖，獨立第一師鄧龍光部，駐梅縣興寧，第一集團軍總部。決定東江防務，暫不更動，並且積極將所有參謀工事，增修完固，嗣以南路行營新定縱隊區域，以瑞金會同興國寧都等縣，屬第五區，而筠門嶺原屬會昌縣地，歸中央軍負責，於是粵軍黃任寰師，則開回梅縣，黃質文師則開回興寧五華，鄧龍光師則開駐尋寧安遠，因為中央劃定贛縣南康上猶崇仁大庾信豐安遠龍南定南等縣等十一縣，為第六縱隊區，任命余漢謀為該區司令官，而余原任南路軍第一縱隊指揮官，所有該縱隊軍隊，除張達一師留守贛縣大庾外，其餘通通移戍湘粵邊防，一時不能調轉原防，担負綏靖，陳濟棠小早疑余漢謀與漢有私，故藉此機會調鄧龍光師填駐尋寧安遠，第三軍之軍部，亦由興寧移駐惠州，這也是縮短防線，防患未然，實施其原訂計畫之第一步。

廣西方面

廣西軍情稱曰桂軍，又名國民革命第四集團軍，其一二兩集團軍名義，自北伐時代即已頒佈，惟桂軍始終保持其第四集團軍之番號，總司令部駐於邕寧，總司令李宗仁，副總司令白崇禧，粵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軍政合一，三位一體，水乳交融，故一切設施，蒸蒸日上，中外人士，咸以新廣西目之，此次共匪西竄，李白老早知道匪蹤切不移的計畫，必放棄老巢，死命掙扎，向西流竄，達到川黔，而其先鋒蕭克，開闢途徑，會經桂北作為導線，則此番朱毛出竄，當取此道無疑，桂北防務之重要，自不待言，故李白一面飛調入黔追剿蕭克之廖繼軍兼程返桂，李總司令李宗仁山區督師赴桂林，召開防剿軍事會議，凡團長以上將領，均參加出席商討，裁堵竄匪計畫，決定集中兵力，官川茶城龍虎關灌陽文市全州黃沙河一帶，又於富賀龍虎關進全州黃沙河沿線，趕築工事碉堡，即令由黔開回之第七軍軍長廖繼，會同第十軍軍長廖威，分守全州灌陽龍虎關一帶，嚴密防堵，富川方面，調粵原駐粵北連陽之第八師王贊斌部防堵，鍾山賀縣一帶，則令第四十五師黃鎮國師與王贊斌師連繫防堵，又調原駐龍州之章雲濬師全部，開赴恭城，所有左右兩江防務，交由李品仙督辦負責督辦，正式陳軍，部署已定，並加派桂林民團指揮官陳恩元，率部防守全州，又令平樂區民團指揮官蔣如荃，撥調民團八千，注視富川賀縣，又令梧州區民團指揮官石化龍，集中民團五千於蒼梧昭平，李宗仁部督師

定，即還舊軍營，留副總司令白崇禧駐桂林指揮，自崇禧成立西總行營，在前方督剿。

十一月二十日 僞三軍團四五兩師，竄洪觀圩土橋圩，僞五軍團竄經神下，中央軍李漢杰佔領馬眼橋，粵軍李副師長江，克復臨武城。

將委員長由南昌飛返南京。

十一月二十一日，共匪陷道縣城，僞三軍團第六師，及僞一軍團竄洪觀圩，李漢杰部抗被擊潰，匪經水塘圩向落山關竄去。

周路甫經
與匪接
觸

十一月二十二日 僞一九兩軍團，竄仙城西賀縣之白芒營，桂軍白副總司令崇禧，由桂林赴恭城督剿，中央軍周潭元部之蕭治平師，在萬石山，薛家橋天堂圩一帶，與匪接觸。

南昌行營指示共同注意要點四項。
蔣委員長允許桂軍主力南移。

桂軍白副總司令崇禧接電

據夏軍長威報告，白芒營之匪，被我軍擊潰，向真牌逃竄，據俘匪供稱，係僞一九兩軍團，人約萬餘，爲匪之左側衛，又電匪以前進部隊，化裝鄉民，挑担買物等在先頭行進，其散在各處之乞丐，算命之男女，多係匪探。

湘軍聯絡員王啓華由桂林發電

龍虎關以西之桂嶺，業已發現匪蹤，白副總司令養平出動督剿城督剿。桂七軍號辰金出發，廖軍長現抵灌陽附近，周師（祖晃）駐黃牛市，覃師（連芳）駐灌陽連之鐵坑。

追剿軍何總司令鍾養申電

（甲）據李雲杰馬平電，（一）我六九旅號午將洪觀圩上橋圩北高山之僞二軍團四五兩師擊潰後佔領土橋圩洪觀圩間之馬眼橋，向洪橋圩追擊，於馬牛佔領洪橋圩，匪仍在抵抗，僞三軍團第六師及僞一軍團，旋相繼加入作戰，戰鬥甚烈，竄永樂圩之匪，已被我六七旅擊潰，向盤石圩落山廟等處竄走，俘獲之匪，僞一三五軍團均有。

（乙）據周指揮官潭元發來電，寧遠傳來電話，我道師現正與大股匪在寧遠城南之萬石山薛家橋天堂圩兩河口

周路甫經
與匪接
觸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一、請派飛機炸等語，已佈航空第二隊，火速派機前往偵炸。

南昌行營發西電。

此次匪被我壓迫，離開贛南老巢，竄擾粵桂湘邊境，如任其竄過湘西，將貽國家之大患，各部隊如能協力堵剿，必為殲滅匪之良好時機，茲求各部隊共同注意之要項如下。

(一) 匪之偵候，同利用險區防務之弱點，以圖竄逃，此次無論追堵部隊，應不分畛域，合力同心，務期撲滅而後已。

(二) 凡任堵剿之部隊，務須切實嚴密防堵，力求遲滯時間，以便追擊隊之夾擊，其投有城池及指定封鎖之軍事政官吏，尤應固守待援，不得擅離職務，否則以軍法治罪，凡經指定工事封鎖地帶及重要城鎮，宜預備烽火，如遇股匪急攻，或在附近接觸時，即舉烽火告警。

(三) 任追剿之部隊，宜與匪保持接近，以特搜追剿部隊應匪之主力而擊破之，以免失去好機，以可行截擊，其半渡時期，尤不可輕易放過。

(四) 空軍除陸續盡力偵察轟炸外，應多置通訊筒，隨時將匪情通告軍隊，以取連絡，對於匪之主力掃擊，及追擊隊進攻險隘時，尤須盡力協同作戰。

上四項希即通飭所屬遵照。

蔣委員長九昨桂軍南移城發西電

衡州何總司令，接獲鄧(李宗仁號)一電，以據悉匪主力由臨武分經嘉禾藍山西竄龍虎關富川賀縣，同時吃緊，仁部原在龍虎關以北防堵，故擬即將仁部主力，移赴恭城附近，策應賀興進，但與安瀝陽以北，僅能留一部，誠恐力量單薄，撥諸贛飭何總司令所部，向江華賀興推進，以期周摺，情，除電復外，希即查照辦理具復，中正發西行戰一印。

按匪軍探知桂省民團組織嚴密，不易窺探其內容，而匪探更不易涉足其間，故將入犯桂境之先，以化裝貿易小販鄉民在前混入而後以匪軍尾之，自崇誠謀策，即揭破其陰謀，南昌行營，見匪竄桂邊，如意算盤，可以撲滅打，乃突然下令，其第二項，如此嚴厲，則其用意可知，而李自的是妙人，見匪來勢甚猛，有隙即乘，與其與匪對等相消，不如抽

其精銳主力，防備桂省文化中心之桂林，以及銅鑼最豐之貴陽，乃於號日，先電請示蔣委員長，轉移兵力於恭城，已得蔣氏發西電之允許，請閱者注意，經此而後，發生諸波折，行營與桂軍發生齟齬，湘軍與桂軍，幾乎誤會，編者聞諸友人（此君曾任四師團軍總辦公廳主任姑隱其姓名）云，當年北伐時，熊式輝曾隸白崇禧部下，因熊作股不力，受白嚴譴，熊深含之，迨熊任南昌行營參謀長，在粵時，組織粵閩湘鄂五省剿匪軍時，蔣委員長本意想以白崇禧担任一路，熊竭力破壞，反對白氏，甚至以去職力爭，其時行營各要津，皆為政學系把持，蔣不能獨斷，未便過拂熊意，然又以不得白用為可惜，於是乃改任白為南路軍總指揮之副，白亦屈居人下，始終不離桂省，專意練兵，埋頭苦幹，因此雙方猜忌，由此更深矣。

十一月二十三日 共匪主力竄至下漣洪洞水打舖一帶，中央軍萬耀煌師在這縣與匪接觸，粵軍獨立第三師克復藍山縣城，湘軍王東原師在冬村胡家與偽五軍團激戰，何健向委員長請示機宜。

追剿軍總部梗概電

（一）據王東原師馬發漢二電稱，戰事部於養西進抵神下（下漣茶山廟間）宿營，據沿途土民稱，前日設匪約三、四千，擊神下西竄，戰部即跟進於溪，抵冬村胡家，（下漣東北十餘里）遇匪偽五軍團全部，刻正激戰中，據俘匪供偽五軍團，發有偽一軍團掩護，又據稱偽三軍團全部，被我二十三師擊破，養口向道縣方面竄走，後與剛縱隊接觸，判斷匪之主力，尚在下漣水打舖柑子園西限橋一帶。

（二）據李雲杰西電稱，洪觀圩柑木圩之匪，聞朱德在陣前指揮枕戰，故戰鬥激烈，經我痛擊後，匪經茶山廟向下漣方面竄去，藍山之匪，亦向下漣茶山廟竄退。

（三）據電機報告，匪主力似仍在下漣茶山洪洞水打舖一帶西竄中，寧遠城西南各村落，大半為匪盤踞，我剛縱隊司令向匪攻擊中。

粵軍獨立第三師李副師長江徽電

本師克復藍山後，續向藍山進，暨日抵田心舖，飯後，星夜續進，抵廣元黃藍縣，匪潰退，獲，據李雲杰王東原兩部電報，匪狼狽向藍西竄，現本師集結候命，王師向竹管寺百勝前進。

何總司令銜呈蔣委員長請示機宜

南京南昌總長蔣，養西調未行，一電奉悉，竊自顧則負隅，連年征戰，仰賴威福，行將揭竿掃穴，謂料僑軍，既生機滅後，遠攻汝城，未逞，又南繞而用宜章，斯時南北兩路，未及聯連，而機電復以清剿任務，分兵四駐，調集不易，故守該區一再其實，殊深遺憾，查匪槍河在四五萬以上，迭奉鈞令，務請匪於湘灘，以東地區，嚴於五日拚命追剿，寒日進駐衡陽，本最大之決心，將所部區區五路，分任追堵，並請粵桂兩軍協剿，又經派劉廷緒赴全州與白商妥，聯防堵擊，節經呈報在案，刻奉養西電，已准桂軍主力移駐恭城附近，所有灌陽興安以北地區防務，責令職部軍務處接任，聞命悚懼，緣職路軍兵力，除已令周李三路跟蹤進剿，尚在甯道間，與匪主力對戰外，甯路正向零陵集結，尚未完畢，劉路原以主力備置零陵以南，黃沙河之線，刻又令其伸延至全縣與桂軍聯接，實事再餘力，繼續南移，增任二三百里之正面防務，自開週以來，迭請將劉司令廣古所部朱岳兩師西調，頃奉蔣未電，仍未遵行，刻下一甯城步及北一縣，無兵接置，若灌興全間，又准桂軍移調，則不免門戶洞開，任匪長揭而去，加之甯賀兩匪，現復乘機竄擾永，逼近辰沅，湘西全部，匪蹤不定，似此情勢迫切，忽于變更計劃，兵力時被，兩不許可，合圍之局既撤，追剿之師徒勞，職受鈞座付託之重，雖明知粉身碎骨，難免一番功勳，亦惟有勉策駑駘，不稍回顧，繼續追剿，用敢歷陳利害，幸乞鈞座察察，指示機宜，俾資體力，無任惶悚待命之至，何健謹成衡參印。

按南昌行營時已頒佈以後，南路軍的剿匪任務，已於十一月廿日解除責任，既經明令撤銷，其推進，湘一部隊，自然可以進，可以不進，然而粵軍於奉令撤銷任務之後，猶於號日代湘省收復臨武，漢日收復藍山，此中關鍵，並不是南昌行營魚目混珠並電伯南飭部速出宜章以北夾擊之命令所收之效，實在另有兩層原因，第一原因，在粵軍未克復臨藍之際，粵軍已進駐省富賀邊境，而富賀又接近廣東之連陽，湖南之江水，西奔則擾恭城，回竄則犯粵境，粵桂當局即認爲匪之全圖不明，粵軍不能不退出距離本境較遠之地區，而後停止，所以李副師長即尾窮追，直至收復臨武藍山，而後始行回粵，查勘前線，第二原因，湘主席兼西路軍總司令何健，於二十三年夏季，奉派赴粵，商洽和平協作，及剿匪事宜，當時省長貴州省政府顧問，義，亦參與其間，湘何與粵陳桂李自羊城會晤，對於剿匪工作，作進一步聯繫，命南調剿，以防其變，此番匪路湖南，粵軍不能不出兵援救，然粵軍之援湘，湘桂軍者，即自援助本身耳，所以在屏除剿匪任務之時，猶特湘省收復名城，其原因在此，當日會談後，在東山歡宴攝影，見於大時代畫報之衣食住行專刊號

之來賓，閱者可以復按之。

臨武縣湯縣長聞警渡電

馬皮探報，粵軍獨三師由牛市進擊，已抵縣城，當即派副隊長周連長星夜搜索前進，沿途擄匪槍二十餘枝，俘匪三十餘名，曉率政警星夜回縣，召集各公法團，一面撫綏民衆，一面辦理軍食運糧，聯府所有文卷及倉穀，幸保護無失，各公法團，均先後回縣辦公，粵軍獨三師，已於本日進駐藍山，尾匪追剿。

湘軍章師長恭基渡午電

轉全州陳指揮（恩元）電話，綜合探報，匪約十萬，槍約五、六萬，服裝與我軍同，匪兵左臂及槍上纏紅布，其他衣隊有三角紅色標識，皓中，匪約一萬，由嶺江渡河，連攻宜水明西兩迴崗舖，漾晨，一部已與桂軍龍虎關激戰中，自總指揮謝主力似到此方，轉電周縱隊迅向南壓迫，以仰桂軍在恭城方面，全力對匪作戰等語。

追剿軍何總司令健漢申電令

命令。

（一）據報匪大部尚在甯遠道縣間，與我三、四路軍對抗中，一部已竄入富川，又據李師長覺電話，匪一、九兩軍團在龍虎關與桂軍激戰，又桂軍主力，已移向恭城方面。

判斷，匪以一部進攻龍虎關等處，吸引桂軍主力南移，其大部仍循順克故道，向西急竄。

（二）我軍應不失時機，尾匪追擊，並加強湘水上游防線，銜接桂軍防匪逸竄。

（三）着三、四兩路聯合，迅速擊破當前之匪，尾匪追剿。

（四）着第一路趕日集結東安附近，與第一路連合協剿，並酌派一部開赴城步，沿唐家園，白毛坪，下坪水，橋頭寨，桂林，丹江，長安營之線，趕築工事，扼要構築據點，以資堵擊。

（五）着第一路沿湘水上游延伸至全州之線，與桂軍切取連絡，堵匪西竄。

（六）第五路經臨武藍山，應尾匪追剿，隨三、四路之進展，應緊策應，與粵桂軍切取聯絡爲要。

上六項，仰即遵照。

查報者越刻昨今兩日情報，令人生出若干感想，中央軍在蔣委員長躬親之下，（江西）剿匪，上有飛機，下有山砲

前線，後接公路，左右友軍，這有友軍，這有友軍，可以安心樂意地穩紮穩打，不料到了湖南，就感覺到失之難保，這種不便，仰觀，文，上無鴉島，俯察地勢，下無元氣，（汽車形狀）處處阻礙，斷續不舍，友軍則各自為戰，山高水險，不保自寒，到了十一月二十二日這一天，實在不幸得很，中央軍居然在常德碰見了匪，師長上拍電請派飛機二架炸斃，不錯，中央飛機，應該用來保護中央部隊的，即如十月三十日行營升電，空軍曾駐吉安，歸周縱隊指揮，前後相持推進，就是一個例證，若是旁的部隊，那麼休存着飛機飛到空軍，只好硬着頭皮，抵死拚命，如不相信，請看十月二十日南昌行營復何健電，飛機隊隊向明瞭後，再行派往，以一個西路軍總司令，尚不及北路軍一個指揮官，輕重倒置，編著雖係局外人，仔細思之，不免令人徒增感喟，按是日何健電令，斷，匪必循舊克故道西竄，料敵如神，無如行營又不允許劉湘古歸還建制，移堵湘西，而又允許桂軍主力南移恭城，洞開門戶，湘軍不敷輾轉，坐令朱毛趨去，布行軍原欲利用共匪南侵，殊不知共匪別有企圖，不能如行營之假想，而白崇禧陳思元等反迭電請中央向南壓迫，以便激戰，其如蔣蔣部慢條斯理中，周渾元遲遲其行，李福珍老不與匪見面何，在旺道剿一役，不克擊斃容功者，非計劃不周，實將不用命，而行營固守擊討也。

十一月二十四日 偽五軍團及偽一軍團在下灌與湘軍王東原師抗戰，匪主力山道經佛坪之線西竄，偽三、九軍團都官遠西竄。

剿匪總部敬電。

據王東原師電稱，昨日俘匪數百，訊據供稱，與我對戰之匪，確係偽五、八軍團全部，及偽一軍團之一部，其另一部及偽三、九軍團全部，都官遠西竄等語。

又據飛機本日報告，匪大部已過道縣之西，江道間解縣舖，大盤舖，附近，匪一部絡繹不絕。

追剿軍總部報告李王兩師剿匪經過

查共匪自經我王東原師在良山宜章等處擊潰後，銑日大股山長分組桃林經塘大塘市社塘一帶西竄，此時李王兩師到道縣之西，本部一面令王東原師追擊，一面即令該師由桂陽推進嘉禾以南地區堵擊，李部銑日抵桂陽，即分兩路向嘉禾前進，是時，匪大股偽三、八軍團，瑞金師司令部等，自長分組桃林舖向西竄，在冷水舖附近交叉遭遇時，李王先頭一三八團，已過冷水舖前進，六九旅長李德藩當率一三三團黃子華，一三五團劉鴻基兩部，在該

抱城混戰
名詞新義李軍在九
龍山脈大
戰

與匪激戰，將匪擊退，夜間匪復來襲我陣地，該族以機槍掃射，斃匪甚多，奪步槍二百餘枝。又該師李族長榮卿率補隊何欽，及一三三團李森，於號午後經中和舖以西地區，向仙人橋前進，在堤坪圩之西，與匪接觸，激戰頗烈，是時竹節圩塘圩之匪，已數路進攻嘉禾，縣城垂危，李師長榮卿先頭部隊，適正起剿，與匪抱城混戰，圍城之匪驚潰，嘉禾得以保全，李師長兩路與匪接觸，親率一三四團李昌璇，於嘯日拂曉由桂陽前進指揮時，匪屬嘉禾間，因大軍圍嘉禾而南迫，而藍山之南九疑山橫亘，別無路可通，於是匪之前部，均經藍山以北，嘉禾以南西竄，該匪抵嘉禾時，左翼王師，右翼周元部，及岑軍聯合進剿，李師長本嘉禾人，所部亦多嘉禾籍，故鄉子弟，遂道心投，殺其本土，地無熟識，勇無倍加，縱橫劫掠，計自號日起經仙人橋，冷水舖，坦坪圩，虎口圩，土橋圩，洪鵬圩，楠木圩，永業圩，落山廟，下流各役，至漢日止，先後傷亡匪兩千，擄槍數百，李部傷亡官兵二百餘名。

追剿部：親參戰羅繼仙報告

此次竄犯，則自宜縣桂陽約五里之五里橋拐子亭一帶，適李軍長雲杰所部趕到，匪部轉往桂陽西南，中和圩，方圓市，太平圩，嘉禾西寶，銑早，李軍以一部追至方圓市，堵匪竄路，一部經繞中和圩，冷水舖，銑早先頭到嘉禾城，匪軍大股已竄至城東鍾水東岸，幸鍾水船隻，經嘉禾縣府未期督督拉不西岸，匪不得渡，徘徊隱息，李軍一部已陸續趕到，從後，沿河東岸，北自仙人橋，南迄車頭橋，上下三十里，匪軍滿佈，我軍官兵籍多嘉禾，地熟行速，一置放捷，旁抄繞擊，奮勇異常，至巧日匪勢不支，由南鄉虎口渡竄往藍山，皓晨，李軍長復分路南追，失彭國團首，遂後，其大股通過，更遇率軍，于藍山藍嶺土橋圩洪鵬圩一帶死抗，常以密隊向我衝鋒，我李軍機槍最多，均扼險陣猛擊，激戰四五晝夜，匪死傷山積，翌日，我王東原師由宜縣追匪趕到，即行增加匪遂亂潰，經楠木圩，落山廟，祠堂圩，向寧遠南鄉狼狽狂竄，總計前後匪死傷約兩千以上，生俘送縣府者計二、三百人，我李軍未軍，移槍千枝以上，官兵死傷亦百餘，漢日，匪已竄甯南下渡，敬日，我王師及李軍進佔下渡，李軍已前往指揮，現正向寧南聯絡各軍回匪圍剿，刻匪軍疲憊異常，殲滅自易，但匪匪過，擄掠一空，瘡痍滿目，與前藍西寶，戰過百倍，撫綏經濟，均難稍緩。

十一月二十五日 共匪仍踞縣城，一股竄至王母橋，便衣匪及先遣隊，仍在永安關文市附近。

追剿總部有來電

綜合本日情報。

一、匪大部馬日在道縣附近，養日竄道縣西之雪山，漢日約三四百竄至蔣家嶺止，其主力四五萬，仍在道縣佛坪之線，有日一股約萬餘，竄道縣北王母橋附近，其便衣隊及先遣隊，仍在永安關文市附近，漢日擾亂道縣附近之匪，約萬餘，敵日仍折回永明之北省江坪附近，匪移隊萬餘人，仍在寧遠西市之把截人界一帶，與我三、四兩路，節節抗戰中。

二、第一路劉司令桂籍，率何不敬長移駐廟頭，陳光中師移駐黃沙河，陶廣師有日到黃沙河附近，李覺師率成鐵俠敵未抵漆埠頭，章亮英師敵日集中沙子街附近，扼其增援。

三、第二路司令薛岳部四師，已完全到達零陵附近，其惠支隊已過茶陵高關。

四、第三路周司令譚元所部，漢午均抵寧遠，糧秣尾匪迫剿，糧秣擊破，扼守梧溪洞隘道之匪，追至把截，匪復憑河頑抗，是役，被我軍擊斃及飛機炸斃無算，我方亦有傷亡。

五、第四路王東原師，敵日擊破下灌西大界股匪共獲槍俘匪不少追至旱禾洞，遇匪千餘，又將北擊破，稍有斬獲，匪向道縣方面潰走該師跟蹤追剿，敵晚抵水打鋪，續向四眼橋追剿，李雲杰亦正尾匪追剿。

六、第五路司令李翼珩李濟嫩旅，漢晚到達臨武，本部及周師旅抵牛頭嶺，已聯絡粵軍由藍山方面急進粵軍獨立第三師，梗午已抵藍山，其一、二兩師，正急進追擊。

七、汝城胡指揮鳳璋，俘匪一千四百餘，繳械甚多，崇善揚眉寺槍匪二百餘，亦被我軍圍剿。

八、宜章黑殺黨匪首楊結宜，蕭播生，率朱毛交留槍四百枝，燃礮橋市一帶，經圍隊搜剿，先鋒路匪三十餘名，俘槍三十餘枝，炸彈三十八枝，已飭設司令負責清剿。

九、空軍第二隊，本日在上江橋永明附近一帶，發現匪部，用機槍掃射，斃匪甚多。

上九項，仰即知照。

追剿軍何總司令銑有戌電

命令。

二、據報竄匪萬餘，本日到王母渡，似為敵之右側衛，飢俘匪稱，係偽三軍團，偽中央機關，偽九軍團。

第五編 匪竄湘南受創之經過

僞一軍團之行李，皆列推測任右側衛者，爲僞五軍團，任左側衛者，爲僞八軍團。

二、沿第一路追剿司令劉建緒，指揮所部，担任黃沙河（不含）至全州之線，包圍縣內全縣東北地區，與桂軍及第二路部隊夾擊。

三、沿第二路追剿司令薛岳，指揮所部，担任零陵至黃沙河（含）之線，集結主力於東安附近，並策應第一路。

四、第一第二兩路，均限明日開始行動，第一路所遺零陵至黃沙河之線防務，俟第二路抵替完畢，逐漸移防。

上四項。

追剿軍總部報告王蕭兩師剿匪經過

匪經二十三師及桂軍潰後，共僞三、八兩軍團，於號口竄抵寧遠附近之毛家橋，十五里河一帶，本部會同周師元率部經嘉禾向寧遠追擊前進，該部起向寧遠附近，匪即回竄天堂圩橫溪洞口等處，周司令率部向橫溪攻剿，匪節節抵抗，經激戰數小時，匪不支，一掃而空天堂圩潰竄，遂日周師將天堂圩橫溪等處佔領，是役斃匪數百，俘獲頗多，同日王蕭兩師強襲中旅，追匪抵綱堂神下等處，與僞五軍團激戰至午，張旅與粵軍佔領數山，匪愈戰愈衆，王師長當令師孔連旅，由右翼直趨下灌，忽遇僞一軍團來援，卽陳旅沿下灌至寧遠大道左側高地激戰，雙方衝擊甚近，匪以迫砲及手榴彈，連續猛攻，戰事異常激烈，匪陸續增至萬餘，企圖奪取陳旅陣地，迭次衝鋒，幾經肉搏，陳旅沉着應戰，以機槍手榴彈等件擊，匪勢搖動，同時，我右翼之匪，經張旅殺中猛力擊潰，該旅跟追至下灌里許之寶塔山東北地區，有停止抵抗，對峙激戰，徹夜，敵日拂曉，張旅陳旅相繼向下灌進攻，匪棄夜撤退，僅留人槍千餘，紛紛掩護，長刻王師將下灌佔領，是役先將匪千餘，槍斃百餘。

步米毛大股，在二十二日分撥桂軍白芒營之時，其先頭已竄道縣向桂邊龍虎關，永安關，雷口關，雷水關，四關連竄，二十三日，會同龍虎關與桂軍王旅戰於龍虎關，二十四五等日，已全部竄入桂境，本書自應接獲桂軍桂北之創之經過，因爲匪之後衛小股，尚未離開道縣，縣城尚未收復，按本月十四日，飛機報告，道縣森林內，以有匪蹤伏，據道縣縣長譚丙乾函稱，又係二十日晚十二時攻陷縣城，則匪之潛入道縣者，蓋有日矣。

第十卷
此卷
第二
第一
第一

第十卷
此卷
第二
第一
第一

匪軍未到之先，縣府與團隊勇隊等，增築城垣，修補城垣，巡歷家電令：實行堅壁清野，并征調勇壯丁二千名，扼要防堵，加派便衣探，四出偵探，察其軍事行動，則由保安團長唐季侯督率團隊，除留一部守城外，皆派至沿江渡水南一帶防守，并增加槍兵兩排分防柑子園上梧江等處，築工嚴守，匪軍抵水南時，我保安二十團隔江與匪對敵，匪以槍炮迫迫威脅，又派便衣襲我後方，遂撤退至斜皮渡之線，扼守待援，二十三、四等日，匪衆一部來犯，經唐團奮勇，盡力抵禦，擊斃匪兵多名，匪軍全部竄擾道境，盤踞六日之久，蹂躪幾遍，損失之巨，以百萬計，錢谷布帛，被擄掠者十室九空，房屋器具，燬壞甚多，湖南經匪各縣，以資縣爲最。

道縣遭此浩劫，破壞不堪，急得補救，比由縣府組織匪災善後委員會，統籌善後事宜，爲民食之補充，流亡之撫恤，殘匪之肅清，散槍之收集，電報浮橋之修復，災民之賑卹等事宜云。

道縣總部報告中央軍萬師克復道縣經過

匪大部食日竄道縣以西之壽陽村一帶，一部竄永明桃川，與我桂軍激戰，其先頭匪部，仍在永安關及市附近，我軍第九師及第十五師，仍跟蹤追擊，有容等日，壽陽村一帶之匪，由西關鎮文市及白沙河東安之西面附近，我軍部有日進抵道縣東南一帶，沿途斃匪甚多，獲槍七枝，萬羅炮師微日由寧遠城向匪跟追，經天堂圩柑子園，遂日與匪激戰，匪受創不支，於有日退陷道縣城，沿河拒守，有日拂曉，我軍山下游白馬渡強行渡河，匪竟全力在石亭亭村一帶高地頑抗，我官兵猛攻十餘次，匪分向道縣西南方面潰竄，該師遂于下午三時半，完全克復道縣之城，我軍東進，於有日未刻，亦將四眼橋佔領，匪一萬餘分向九井渡，輾轉岩界驛潰竄，其後衛槍匪二千餘，被王師張般中隊，擊獲不少。

按湖南剿匪軍事，至此告一段落，其後雖有殘匪在小股四竄，候下偏以爲夾殺，茲有數事應請閱者注意，（一）薛岳一軍，想未與匪謀面，（二）周愛隊全軍，僅獲步槍七枝，機槍一挺，猶幸萬羅炮師攻克道縣，（三）萬師有此戰績，後率擄升二十五軍軍長，（四）步軍連日已進克龍山，李鶴珩軍尚在臨武，誠然時不稍稍，而惠友隊遠在茶陵，更看不見匪影了，（五）蔣委員長直屬部下，今天一電報捷，明天一電請退滯匪之行動，照上述的大概情形看來，縱令朱毛最後停止不動，恐怕更沒有人敢去援他的了。

湖南省政府令湖南省各縣辦理善後

湖南保安司令部 副司令歐冠 王煥昌 汝城縣縣長何培基 資興縣縣長程燦 臨武縣縣長楊國斌 嘉禾縣縣長 永明縣縣長朱錦閣 江寧縣縣長彭祖年 桂東縣縣長 衡陽縣縣長龍步雲

湖南各軍司令各縣縣長，在此共匪一、三、五、八、九各軍團，由湖南突圍傾巢西竄，經我陶廣師於汝城之辛山港，東崗嶺，南嶺山，大坪，臘嶺，大來，文明，平和，赤石等處，我王東原師於宜章，萬倉橋，良田，廖家灣，兩路口，鐵樹橋，又甯遠之胡家，各村，下灌等處，我李雲杰軍於嘉禾之冷水鋪，仙八橋，楠木圩，洪雲圩，紫山廟等處，我周澤元部於甯遠城附近，及黃家橋，兩河口，萬石山，天堂圩，橋溪洞等處，協同空軍，節節痛擊，又經我胡鳳璋旅，及各縣團防義勇隊，固守城鎮，扼要堵截，計先後斃匪近萬，俘匪數千，而沿途潰散拋擲落伍之匪，尤不在少數，迭經汝城陳縣長，宜章何縣長呈報到部，汝城俘匪二千餘，宜章千餘，其他經過各縣，當亦殲是，該正副司令及各縣縣長，有肅清殘匪安輯地方之責，應即乘其潰散狼狽之際，嚴督各縣團防義勇隊，趕速搜捕肅清，毋令竄匿，聚合，爲害鄉閭，又查我周蔚南縱隊，以久戰之師，遠道入湘，辛勞過甚，因病落伍，在所難免，亦應由沿途各縣長，妥飭區鄉鎮長，如遇有此項士兵，務希隨時護送赴府，轉報各該部長官，接收回隊，以示優愛互助，以上二項，除電達照外，仰將遵辦情形，具報爲要。

追剿軍總部致湖南省府函

查贛匪西竄，企圖經由湘境以達黔蜀，部奉奉令追剿，矢殲敵類，務期一勞永逸，餘據無復燃之機。惟是匪蹤屢敗，更番更多，其經過地方，又半在湘粵桂三省邊境，萬山重疊，道路崎嶇，防範既難，行軍亦感艱易，自應動員各該地方，全體民衆，協助軍團偵察搜剿，遞輪救護，無以排解困難，迅奏膚功，茲將擬定剿匪各省區各縣市民衆協助剿匪委員會組織大綱，除分令所屬部隊及湖南警戒區域各縣縣政府黨部遵照辦理，并呈報委員長轉飭各縣核辦外，相應檢同組織大綱一份，隨函送達貴府，煩爲查照。

組織大綱從略不贅。

共匪西竄記

第六編 匪竄桂北受創之經過

總論

夫廣西京北部，位居五嶺（越城嶺在興安縣北，都龐嶺在灌陽縣北，萌渚嶺在富川縣邊，至騎田嶺大東嶺，則在湘粵邊境，）之末脈，控制三湘（古有三湖七澤之稱）之上游，東依龍虎四關之雄，北控湘澧兩水之險，入則扼百粵咽喉，出則撫五溪項背，梁溪以還，即爲南北通衢，楚閭門戶，周旋匪與譚吁宋五殺，伏尸流血至數十萬衆，遂開桂北戰事之端，其後潘美之入南漢，先取桂州，楊璟之定廣湖，皆戡全永，此往事之可追也，唐有黃巢之亂，清有紅羊之劫，皆假道桂北，勢將燎原，此前車之可鑒也，朱毛未潰圍之前，蕭克先探此道，赤色路線，早已洞開，此羊牢之可補也，赤匪西竄之企圖大明，捕捉兵力之調度易備，東隅雖失，桑榆可收，使鼠竄之角愈深，而箝制之力益厚，此一策之可收也，不圖以剿匪自命之南昌行營當局計不出此，既允許堵者撤其藩籬，又不予追者增其軍旅，窺行營之用心，寧可使朱毛得路逸去，以待後圖，不圖給湘桂即時彈糧，免生他故，似此顧慮失當，處置棄方者，國事何堪問耶，不然者，觀南昌行營發來電，無非寓挑撥離間之謀，而白崇禧之東戡電，則實足表現其反唇相譏之意，烏乎，發鑒遺患，自貽伊戚，作僞心勞，可哀也矣。

抑上編因爲收復城池，事關重要，所以記到十一月二十六日爲止，該匪竄陷湘南道縣之日，其先頭已犯桂北之龍虎關及白芒營，故本編記述日中，又步轉轉頭來，從十一月十八日記起。

十一月十八日 共匪先頭犯龍虎關，桂軍王贊斌師擊潰之。

參 四軍四軍總部行營電

十一月十八日，有匪先頭一隊，進犯我龍虎關，被我四十四師王贊斌部迎頭痛擊，幾次猛撲，均未得逞。直至十九晚，匪傷亡過重，遂退回江華永明，徘徊該處，或取道寧遠道縣兩處，折入桂北。

十一月二十二日 共匪僞一九

四集團軍總部行營通

我十五軍夏威之章雲濬師

我軍擊潰，嗣後紛紛向界牌方面

按上編本月十四日，中央電機

知李自並非弱角，早必有以準備，全境路，有無阻擋，蓋蕭克前經該時，湘軍劉建緒奉令由衡赴益全州追剿軍與四集團軍，可以利用湘漢鐵路無去路，設有追兵，使軍則退，時廣西方面，派道副蕭克入黔之第一途在黃沙河遭受打擊，共匪由此知進時渡陳倉之密法門，僞一九軍團全縣的主力，轉移防守恭城灌陽白崇禧也早預料及此，深恐桂軍轉乘毛保壁東擊西，竟躍進竄，爲着，陷於危險，當兵力轉移之際，自請通知章亮基，轉請何健飭令周渾才克道縣，湘軍之章亮基師廿四日濟急，因爲追剿軍伸延不及，聯接幾平發生多大誤會，假如黃偉桂軍南昌行營，既不作許朱耀煌看森兩

早二三日克復道縣，則原訂計劃，仍可續施，蓋道路到達永州，則湘軍可伸延入桂，固遠克道縣，則桂軍可堵灌陽，果如此，則湘軍兩水之防線可續，龍虎關之夾擊，可以成擒矣，編者在寶慶會詢之何氏，何曰，當接自陳雨民電催填接緊迫之際，薛岳先頭部隊，已判衡祁一帶，經而促薛馬上派隊接守寶慶，以湘軍伸入與全接替，詎薛以遠道馳來，幸勞特甚，請撤撤日全部填中突陳再行派遣等語相對，余以客軍無可如何耳，古語云兵貴神速，當此千鈞一髮之時，稍緩即逝，如桂七軍追剿蕭匪，亦往返數千里，征鞍未卸，又要解鞭，何以不聞幸勞特甚，此所謂天生驕子，行動自異凡夫不同，等待全部集結而後派遣，孫吳兵法，中外軍書，聞所未聞也，坐使宋毛乘隙竄去，豈謂人謀之不臧哉。

十一月二十五日 共匪便衣隊竄，永安關交市附近。

十一月二十六日 僞中央機關具其主力軍，由永安龍虎雷口潛水四關竄入桂北，其先頭在雙黃鋪江村山頭之線，分途偷渡。

追剿軍何總司令健嚴令各軍，淬勵士氣，并電粵陳。

追剿軍何總司令健，令各路司令若已衡縣電

此次匪衆號稱十萬，但多羸弱，且有婦孺，自離老巢，志在遠竄，前後受敵，虛怯已甚，初與我南路軍戰，一、九兩軍圍，幾於消滅半數，繼經我陶王李周各部節節痛擊，每以我一團，當彼數師，以我一旅或一師，當彼二三軍團，每役不有斬獲，其沿途潰散之數，據汝宜都甯各縣縣長報告，俘匪已達三四千之多，足見匪衆在巢頑強，出巢脆弱，其數雖多，其心已散，加以彼之行進路線，無一出我預計，張羅以待，定可殲滅，甚望各司令，淬厲士氣，四面合圍，最後成功，觀此一擊，擒渠獲械，賞給從優，誤時失機，軍律具在，其各體飭諒知毋忽，總司令何健有已衡縣印。

何總司令健致粵陳總司令清榮有電

廣州陳總司令伯南兄，張代其雄，號返湘，頃來衡州，出示大函，並詳述盛意，敬悉，頃匪部已抵文市，而全吳山之桂軍，於昨呈奉委座，准其東移，而令敵部南延接防，當匪已逼近，忽予變更計劃，洞開門戶，敵部縱有飛技，亦已無及，此事不可為，付之一嘆，弟何健叩有。

追剿軍總部有戊衡電

一、匪主力已於昨今兩日，由四關窺文市及黃沙河東南，西顧。

二、我第一路主力已集結於黃沙河附近，正向全州急進。

三、第二路梁榮盛，有日向綠埠頭推進。

四、第三路各師，有由柑子園一帶，蹣跚尾追，沿途斃匪甚多，獲槍七枝，已抵道縣東南，隔河對峙，現正

徵集材料，施行強渡中。

五、第四路王東原旅，有未佔領四眼橋，殘匪二萬餘，分向九井渡，隔嶺岩界牌與竄，其後槍匪二千餘，被

張旅長痛擊，殲滅甚多。

六、第五路李韜珩師，本日經下瀘水打舖向江華急進。

七、臨武境內落伍散匪，馬日經我軍隊緊跟進剿，先後截獲匪槍三十餘，俘匪三十餘名，斃匪亦衆。

八、賀縣匪部，馬晚向沅陵進犯，至王村附近，近日折回陷大庸。

九、零軍因天雨未出動。

上九項。

按共匪大股已入桂省區域，粵西李自素稱能戰，當看其大顯身手，但其所部兵力，究有多少，隨者必要詢問，茲錄廣西所有之第四集團軍，與第四民團指揮各部歷次。

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所屬軍團番號及官長姓名

總司令 李宗仁 副總司令 白崇禧 總參謀長 葉琪 副總參謀長 張任民

第七軍軍長 廖 磊

第十九師長 周祖晃

第五四團長 秦 霖 第五五團長 蘇祖慶 第五七團長 張光偉

第二十四師師長 覃理芳

第七一團長 魏 殷 第七二團長 程樹勳 第七三團長 顏仁毅

第十五軍軍長 夏 威

第六編 匪首桂北受創之經過

第四十三師師長 黃鎮國

第一二七團團長 粟廷助

第一二八團團長 蕭兆麟

第一二九團團長 梁津

第四十四師師長 王贊斌

第一三〇團團長 莫德宏

第一三一團團長 王振朝

第一三二團團長 蘇新明

第四十五師師長 章雲松

第一三三團團長 唐紀

第一三一團團長 廖應西

第一三三團團長 史時毅

駐龍州特派員李品仙

兼桂省參軍司令林保成

桂林區民團指揮官陳恩元

平樂區民團指揮官蔣如奎

梧州區民團指揮官石化龍

南寧區民團指揮官梁瀨

柳州區民團指揮官尹承綱

十一月二十七日 僑軍團與桂軍在蘇江新墟一帶激戰，前敵仍在學貢舖出頭等處續渡，後裔在文市蘇家嶺開，湘軍延伸至全州，桂軍守咸浦。

追剿軍何總司令鍾呈 蔣委員長端午衡電

南昌南京委員長蔣，有皮行一電奉悉，此次匪衆數在十萬以上，故我旅或一師，動輒與匪二三萬接觸，匪匪之主力，則其數實衆，匪匪之主力，則他處或又發現大股，不綜合各方面之情況，頗難爲確實之判斷，日來迭接桂我各軍情報，匪之主力，似在桂屬文市及湘屬壽陽圩以西地帶，其先頭已進至桂屬石頭圩，蔣家嶺，匪左翼正在龍虎關桃川地區與桂軍持戰中，右翼進至黃沙河東南之西頭之線，我王李師及周路於昨午後，完全收復道縣，仍跟匪追擊中，我劉蔣兩路，延伸至全縣，感可完畢，由全至咸水，當與全區團指揮陳恩元部由咸水至瀘陽歸桂軍部署，職文鈞座頃寄，諸營嚴督各部，奮勇夾擊，期收聚殲之效。

追剿軍總部感電

二、竄入桂境四團及文村之匪約二萬人，現正調團圍擊中。

二、匪衆萬餘，有日在桃川附近，與第七軍激戰，斃匪甚衆。

三、萬師數日由甯遠跟匪追擊，拖水抗拒，萬師有晚由下游白馬渡強渡，並猛擊十餘次，匪始開道縣城向西退去，尋日下午三時，萬師全部，入道縣城。

追剿軍總部感已電

匪循舊窺，道西竄，企圖肅明，彭匪懷部、到達文市，有曉在江西連架設浮橋，今晨續向古微頭魯處兩會坊移動，其右側衛經橋莊黃臘洞，有日已到西頭附近，左側衛在水明附近地區，構築工事，與我第三、四兩路保持接觸之匪，僅少數後衛，我桂軍第十五軍全部，感午可在灌屬新墟，全屬石塘圩咸水以南之線，展開完畢，我第一路陶章陣各師，感日推進全州，第二路向東安黃沙河推進，第五路仍遵前令，迅經零陵東安西進，着周司令渾元奉司令署杰速將所部，覓匪猛攻，以收包圍之效爲要。

追剿軍總部感亥電

有晨有匪便衣隊約二千人到石塘圩，大部仍在文市龍家嶺間，又有匪約萬餘，由文市向灌陽竄走，我第一路劉繼新本日移駐全州，佈置警戒，我第二路現正向黃沙河東安推進。

追剿軍劉司令建緒感戌電

據報，全州以上，無兵守河，匪兩萬餘人，感晨竄抵文市，其先頭便衣匪約二、三千，已於有越等日，在雙黃鋪江村山頭之線，分渡瀟水。

桂軍主力在灌陽新圩，一小部在興安北之伏華舖唐家園一帶，全城僅駐兵二營。

本部應申進駐全州，即派韓幹部隊，星夜分途圍攔渡河之匪，並集結章陶各師，聯絡桂軍夾擊。

四集團軍總部行營電

西竄共匪，分兩路犯桂北，其左側衛前日在龍虎關，與我軍激戰，道縣之匪，已繞出東山橋，襲擊永安關。

當川電告，當面之匪，自退入江華後，即在江華城南附近，佔領陣地，似有停留防禦之勢，竄龍虎關前方桃川附近之匪部，則仍與我軍對峙中。

四集團軍白副總司令崇禧電

(一) 在江華南方據工事頑抗之匪，昨日拂曉，被我軍師圍逐，斃匪數百，殘匪向永明西北潰竄。

(二) 在桃川與我軍相持之匪，已於昨日被擊破，該匪亦向永明西北潰竄。

(三) 昨由三峯山向桃川進攻之匪，兩次向我撲攻，均被擊潰，仍向永明西北潰竄。

(四)飛機報告，潯永明西北之匪，爲數逾萬，現約友軍向該方面圍剿中。

(五)在蘇江新圩北方頑抗之匪，查係偽一軍團全部。

桂軍夏軍長威電

四關方面，自我王師改守文市南蘇江新圩之線後，有匪部數千，乃乘間入市文架橋，企圖偷渡，爾被我軍側擊，卽將橋樑撤去。

桂林民團區指揮陳恩元電

道縣已一昨日，經我縱隊譚元部克復，周縱隊長，昨已入駐通縣城。至道州方面，又有友軍提出對空符號，部隊甚多，約有四師之人数。

桂省空軍飛機偵察報告

昨日下午三時，上江圩見有新掘土地工事，及草堆等，當卽對之擲炸彈，有數處草堆起火，一時草堆附近，均有匪奔跑，四出逃竄，復投彈十餘枚，均見爆發，傷亡當在百人以上。

道州軍何總司令健報告與集鎮軍變更防線經過

本部以匪口勢突圍，經粵邊區西竄，我軍鑒於該匪伎倆，慣於兩省兩軍接處，乘隙竄逃，又以湘南地區遼闊，交通阻滯，不便拒堵，第一、二兩線，既被衝破，惟賴第三線之設防，以堵匪之繼續西竄，而收聚殲之效，本此自的，除以一部份尾追，一部份側擊，遏滯其行動，並扼守衡邵零黃之線，防其北竄外，判斷匪所必經之要道，調集重地於黃沙河附近一帶地區，其時桂軍與我協定之按卽白劉全州會議亦以主力佈置於桂興全黃之線，我軍則利用湘灕兩水之險，及已設之礮堡線，彼此御援，扼要堵截，以此佈置，並遵奉委座迭次方略，遂擬可將該匪消滅於湘灕兩水以東，惟該匪狡甚，自在灕水以東，經我節節擊潰後，一部竄龍虎關，竄黃賀，以牽制桂軍，一部由道縣王母橋及西面東山嶺等處伴攻我黃沙河一帶，主力則由蔣家嶺出四關，循舊匪所經故道，其先頭淺午已達文市，桂軍養日以匪竄賀富，將其與全主力，南移恭城，所遺防務，電請我軍填援，其時我軍擔任零黃江防線者爲章亮基師，及李覺之補充四團，陳光中師由桂中開拔，方抵東安，陶師自汝城堵剿後，有日方據黃沙河，薛岳所部數日方集中央陵，而遠道長征，疲憊已極，當令其迅援零黃江防，抽出章李所部，並陶陳各師，由劉司令建緒親率，星夜南

移零於十一月廿七日，趕到全州，而匪之先頭，已於二十六、七等日在興安之界首，架設浮橋，連續竄返潯矣。按當日共匪竄入桂北之時，兩廣軍隊向有連鎖關係，究竟此時之陳濟棠，對於援桂用兵之方略如何，閱者必注。此問題，故編者附其梗概如次。

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陳濟棠，迭接桂方李白兩總司令之電，知桂北情勢嚴重，且桃川白芒營等處，接近粵北之連陽星子，恐匪乘機竄擾，於是電令駐防粵北江部隊推進，新調第五師李振長全部，開回廣州西上，計粵軍分爲三路援桂。

一路由獨立第三師副師長李江，率所部陳伯英，吳啓宇，何麟瑞，羅策雲，陳驥等團，由藍山江泰竄向錦岡，開往恭城。

一路由梁公福，陳亨垣，李紹嘉，及獨立第二旅一營，從連陽沿桂嶺大甯開進桂邊，又令駐韶關之何聯芳，梁榮球兩團，接防小北江。

一路由李振長師長，率師全部，由廣三鐵路轉西江，搭輪開入桂省，相機增援。

粵軍尚未達到目的地以前，桂軍已將朱毛股匪，驅逐出境，白崇禧生性倔強，計畫防匪，毫不示弱，如迭覺追剿總部，一再請中央部隊，迅速向南壓迫，以便使全力對匪作戰，語氣何等軒昂，倘當時中央部隊，果肯向南壓迫，迅速追入四圍，則前有桂軍，左有粵軍，右有湘軍，後有追擊的中央軍，四面合抄，朱毛雖生變說，已難飛渡湘灘，在朱毛陷於觸藩之勢，進退維谷，而追軍遲遲不進，堵軍不迅援防，棄地之利，失天之時，卒歸罪於人事之不肯應耳，據道路傳說，桂俘匪供稱，匪軍過桂北時，喊出打死湘桂軍，拖死廣東軍，嚇死中央軍的口號，雖然不值一笑，但其如此宣傳，豈有分寸矣。

十一月二十八，共匪竄渡湘水之源，桂軍擊潰寶文市石塘蘇江新圩之匪，湘軍擊潰寶珠閣舖沙千包之匪，白副總司令張禧解放撫河交通。

南昌行營嚴斥桂軍放棄職責

中央軍薛總指揮岳剿匪紀實。

十一月二十八日，未刻，據九二師師長梁榮電話稱，已剿匪萬餘，已由全縣南渡河，其先頭到達沙千包附近，與我軍兩師對戰中，我第十六師六十二師均集結全州，桂軍現在潯陽等語。

第六編 匪竄桂北受創之經過

追剿軍何總司令程俊電

(一)匪大部仍在四關至文村湘澧水以東一帶地區，其一部於前兩日，經金馬山頭上米頭一帶渡河，向子包樂圩等處分竄，後經平樂電話不通。

(二)我第一路黃亮基師，俟未在全縣西之路板舖沙子包高車一帶，與匪一部激戰，至酉刻，將其擊潰，刻我陶師及章師大部，正集結於花紅舖，路板舖，渡頭，龍盤橋，樂圩一帶，陳光中師仍扼實全關據零陵轉薛司令岳望話，戰線正與匪激戰，韓師亦已增加。

四集團軍白副總司令崇禧電告鄰省電

昆明龍主席志舟兄，重慶劉總司令甫登兄，貴陽王主席紹武兄，並轉嶺南指揮用儀兄助鑒，(一)共匪主力，潛五嶺北麓，向湘黔邊區西竄，敵省首當其衝，(二)自養敵匪部一九軍團，攻富越邊，又攻龍虎關，同時匪軍攻我永安清水高明雷口四關，敵軍仍集集中全部主力，轉移龍虎，居中策應，漸將匪擊潰，後飭第七軍一部，肅清龍虎關殘匪，以主力於感晚轉移興隆以北之蘇江新圩石塘界首之線，展開與湘軍南北夾擊，(三)感已我七軍已由新圩向文市進攻，儉午我與安寶師協同民團在湘江沿岸之威水伏擊師深布坪之線，截擊，儉已與匪先頭接觸，我友軍果能迅速向南進攻，及猛烈追剿，當能在興全開湘江以東地區，將敵主力殲滅也，謹電奉聞，弟白崇禧叩儉西平行印。

四集團軍總部行營通訊

西竄共匪，現已沿湘桂邊境，向北竄走，富賀邊境，干戈已告平靖，撫河交通，亦已恢復，惟聚道縣之匪，則已竄入永安關，其先頭部隊已到連文市蘇江新圩之線，並有便衣隊出沒於以首，在文市新圩蘇江之匪，已抄我軍偵悉，其偽偽三軍團全部，自二十八日晨以來，鳳門甚烈，其偽偽三軍團長彭福懷親自指揮，我第七軍軍長廖磊，率部由李家楓石塘回匪包圍，黃鎮國師亦由伏華師夾擊，匪始潰向麻子渡竄去，我軍午刻佔領新圩，並殺斃匪千餘，俘匪五百。

桂軍白副總司令崇禧解放撫河交通

此次共匪全力西竄，沿五嶺以北，取道湘桂邊境，連日在富賀邊境及龍虎關附近，與我軍及民團激戰，昨午兩日，遂日將其擊潰，斬獲甚多，目下匪之主力，已由湘桂全州方面北竄逃，刻正協同友軍追剿夾擊，務期一鼓蕩平，所

共匪西竄

朱毛竄渡
其不當機
立新等則
爲何等特
匪竄後再
明瞭之再
行抵往之
飛機
行營撤匪
向南而匪
偏偏要向
西朱毛真
不解事

有前令撫河斷交通，電到，一律開放。

蔣委員長南昌行營檢復電

據懷先（劉建緒號）感成參機電，匪先頭已於有感兩日，在勾牌山及山頭與上米頭一帶渡河，迭電嚴守河流，阻匪竄渡，何以全州沿至咸水之線，並無守兵，任匪從容渡河，殊爲失策，竄渡以後，又不聞我追堵各隊，有何處置，而匪集結部隊，待機截剿，匪已渡河，尙不當機立斷，痛予夾擊，不知所待何機，可爲浩嘆，爲今之計，惟有一面由渡河之匪，速照懷先健生所商夾擊辦法，痛予殲除，一面仍率匪半渡，務使後續股匪，不得渡河，並照葉機（何健號）預定之計畫，速以大軍壓迫，匪不可測，以遲滯匪之行動，使我追軍得以追擊及兜剿，總之竄匪一部漏網，已爲失策，亡軍補卒，仍期各軍之努力，殲匪主力於離水以東，四圍以西地區也，前領湘水以西地區勦匪計畫，已有一部之匪西竄，並即接計畫，次第實行，勿任長驅西或北竄爲要，中正徐亥行戰一印。

按當時有人批評謂，蔣委員長檢復電中斥，非常恰當，完全表現其責人者周而重，自責者輕且廉，譬如行營派出追剿之薛周兩路，裹足不前，遲疑不進者，並無片言責備，何健忍無可忍，乃有誤時失機，軍律具在之宥日電令，查行營檢復電，據懷先所報，無兵守河，以責桂白，在表面上，詞嚴義正，而其作用，則在刺探劉白全州協訂之內容如何，使湘桂兩軍自生破綻，互相猜疑欲破其連橫之約，編者深諱其旨。

十一月二十九日 匪軍續由麻子渡界渡河，湘軍劉建緒督率李等部，嚴防沿路板舖，桂軍王得斌協桂民團擊匪於陳布坪，中央空軍轟炸文市之匪甚夥，桂省空軍炸毀匪架界首之俘轎。

追剿軍總部謹銜電

（一）匪大部仍在四關正文村湘離水以東一帶地區，其一部感日經全屬勾牌山及山頭上米頭一帶渡河，向沙子包寶圩等處分竄。

（二）黃希基師檢朱在全縣之路板舖沙子包高車一帶，與匪一股激戰至西，將匪擊潰，斃匪數百。

（三）李真杰王東原兩師，已過沱水尾匪追剿。

（四）空軍第二隊，儉午在文市附近炸斃匪兵甚多，同日第三隊在文市東之東嶺，發現匪約千餘，亦炸斃不少。

湘軍劉司令建輝請示參電

(一)桂方空軍雖未報告，匪大股在永安關文市之間，發現五六千人，另一股已渡文市河西橋，由永安關至高明，亦發現匪約二千人。

(二)據李代司令聲請西電，全州西北珠蘭舖余家及反勾牌北岸等處，有匪約五六千，阻我前進，我章師雖拂曉沿河及興全公路南進，沿途偵察發現小股匪蹤，頗有斬獲，現在沙子包及反勾牌北側與匪相持中。

又據報匪之一股，槍約二三千，已繞寶源家橋，企圖襲我右側，又一股槍約二千，竄至全州南端大肚嶺白沙，圍援全城，正令各部於三十日分途攻剿。

湘軍李代司令聲請午電

(一)奉軍長劉司令節開，(1)據報西竄之匪，約五六萬，其先頭萬餘，已由麻子渡坪山等處，渡過灘水，出渡松路板舖珠蘭舖沙子包界首一帶。

(二)着軍師成何兩部及陳旅(欠謝團)歸李司令聲指揮，沿興全大道覓匪攻剿，仍以一部固守寶圩據點，相機出擊等因，(2)除令章師派一部固守寶圩外，覺先率各部於本午由飛鸞橋路板舖珠蘭舖沙子包界首搜索前進，覓匪攻剿，據章師報告，職率部於本部出發到花紅舖附近，據先頭何旅長友松報告，匪一部已在路板舖及汽車道南側白茄屋附近山，佔領陣地等語，當時，向該匪猛攻，激戰半日，將匪擊潰，追至馬鞍山帶子橋及汽車道北側，獨立石山一帶，時已黃昏已令在該線徹夜警戒，擬明日續剿。

十一月三十日 共匪中央總處，竄集西延大山中，桂軍覃鼎芳師，擊潰偽三軍團於鍾家村古嶺頭，斃匪二千餘，俘匪甚多，湘軍陶廣章基李覺各部，擊偽一三九軍團於覺山珠蘭舖白沙舖，苦戰竟日，斬匪甚多。

何總司令鍵致劉大使文島卅四電

某密，匪於有日，在距興安縣城東北五里許之界首，架設浮橋，隨到隨渡，我劉師緒部遵令趕至全縣，除將津政黃金之匪擊潰外，仍派兵向全州以南地區搜剿，偵知全興縣堡線，無一守兵，興安有桂軍一團，閉城固守，遂於寶圩珠蘭舖之線，即與匪接觸，經已追遠咸水舖附近，正在激戰，我薛路在東安，已令向新寧城步轉移堵擊，周澤元李振杰兩路。本日可追抵桂屬之文村，李抱冰路正由寧遠向新寧推進，偵事先飭荷委庫在調相常兵力於寶武新

城之間，尚有殘匪希望，今則恐只有長追而無夾擊矣，（二）賀蘭兩匪，巧陷大庸常桃嶺石等縣，告急之電，電片飛來，因迭電請求委座，增調部隊，迄未奉准，遂致無可置答，頃始奉令准郭汝棟師四調，但遠在修水，而匪既猖獗，亦在途中，弟負黨國重寄，坐視地方被陷，而莫之救，防屬有責，獨不解中樞對剿匪大計，何以忽爾淡視若此，（三）此次西竄之匪，被我於汝宜柳嘉慈甯全地，迭次痛擊，先後繳械約二三千，擊斃不計，俘獲四五千，潰散近萬，匪過各縣，仍在繼續搜剿中，上三項，知注微聞。

追剿軍總部卅電

（一）全州至興安間，路程一百七十里，我軍到達全州後，始偵知全興間，無一守兵，桂軍僅一團在興安，閉城固守。

（二）劉司令建緒所部，係日在興全間珠塘舖擊潰匪之一部，斬獲頗多，二十九日在路板舖與大股匪遭遇，激戰數日，斬獲尤多，刻已進達咸水附近，將全圖西竄之匪截擊，正激戰中。

（三）我周司令渾元李司令雲杰部，追擊匪後，遂已達永安縣。

追剿軍何總司令健州戊衡電

接察陵特全州電話，（1）匪一股已由麻子渡界首等處，渡過潯水，文市界首間，當有匪大部限竄，（2）劉司令建緒，和率章亮基師，本日午前在覺山附近，（全州西北，里牌附近）與偽三軍激戰數日，斃匪數千，獲步槍三千餘枝，迫砲機槍四十餘挺，我傷亡官兵三百餘員名，我李師覺率補充各團，今夜躍匪窮追，向咸水進擊，并令陳光中師長明晨趕赴城步堵剿，李覺師劉代旅長建文，已派兵扼守新甯及梅溪口界首等處，又匯一部，約兩千，由大肚嶺白沙窠犯全城，現與我陶師激戰中，第二路薛司令岳所部，除令一部扼守新全間防線外，以主力向新甯城步堵剿，第三路司令周渾元所部，本晚已追抵文市附近，沿途節節擊潰匪之後衛，斃匪頗多，俘匪數千，獲步槍十枝，第四路李王兩師，已協同第三路尾匪追進，第五路李司令聯珩，昨日由甯遠向零陵急進，本軍本日在麻子渡馬鞍山蓮花塘及文市石塘圩大嶺背各發現匪數千，當投彈並機槍掃射，斃匪甚衆，山頭附近，架設游動浮橋四座，及全縣南橋藕塘附近，浮橋五座，均已火燬。

四集軍自勳總司令崇憲致何黃兩部長卅四電

第六編 匪竄桂北受剿之經過

匪二小時至南京何部長黃部長鈞鑒，廣州張參謀長任民，王主任遜志。

(一)據十五軍軍長夏威報告，本是以第十五軍軍部由新圩方面向石塘咀擊，該師進抵古嶺頭附近，與彭匪後方部隊約三師多兵接戰，雙方突擊，極其猛烈，匪以多機機關槍，集中射擊，掩護匪軍，衝鋒數次，至上午一時左右，我以飛機六架，連續轟炸，斃匪遍地，擒斬赤匪二千餘，繳獲步槍千餘枝，始挫其鋒，軍師死傷官兵百餘員名，(俟調查姓名列下)此大與匪作戰之最慘烈者，又文市西方大嶺塘一帶之匪，連暮依然頑抗，尚無搖動形勢，料匪主力，尚未通過湘水以西。

(二)興安方面，黃師昨日被匪逐迫，固守伏擊陣地，當面之匪，迫近陣地三四里遠，現仍對峙，我方兵力單薄，陣地太寬，無力將其擊破，據偵探報告，當面之匪，為約有萬餘，同時全州馬路朱四舖五里牌地方，亦有匪二千，向全州方面，構築工事。

(三)我第十五軍軍長廖雲，率十九軍團進駐，向興安方面增援，預料今晚可到興安東方之李家堤附近地方，已今明晨向界首之沙千包方面截擊矣，自崇禧昨昨開平行印。

四軍團軍總部行營連日通報

軍息一。

我第十五軍軍長廖雲部於三十日上午九時，該師飛機第一隊(桂)作戰，向鍾家鎮一帶之匪攻擊，該匪不下萬餘，頑抗，戰鬥極其猛烈，相持三小時以上，我軍全線衝鋒，上本飛機不斷轟炸，及機關槍猛烈掃射，斃匪萬餘，匪陣線崩潰，紛紛向石塘圩方面潰退，同時古嶺頭之匪，經我團猛力衝鋒，始於黃昏時佔領古嶺頭，匪徒有翼繞出新圩，被我謝程團圍，將其包圍痛擊，斃匪二百餘，俘匪四百餘。

軍息二。

西竄共匪全部由界首通過，河西延方面竄走，文市石塘，已匪蹤跡，我第十五軍在界首與匪部第三軍團作戰甚烈，此股相任匪之後衛，激戰數小時，此役斃匪兩千餘，湘水幾為之紅，俘匪二千餘，獲械兩千餘，殘部向西延方面竄走，我自副總司令連日在瀘陽文市一帶督剿，為徹底肅清殘匪計，已由瀘陽進駐興安，督剿，以竟全功。

軍息三。

與曾伏華鍾之匪，昨亦與我軍激戰。匪由深布坪方面向伏華鍾包圍，經黃師及民團痛擊，自午至晚，仍在相持中，得據飛機偵察回報，由深布坪激戰界首之匪，均頭纏白布，滿插樹枝，見我飛機，即伏地不動，經投彈炸斃匪甚多，昨在界首所架設之浮橋，已被我飛機炸燬。

軍息四。

在縣江新圩與我激戰之匪，前日被痛殲後，乃紛紛向西北竄走，我軍欲澈底將匪肅清計，特電約湘省友軍前來，前後向匪夾擊，茲據飛機第一隊報告，匪剿第一路司令趙緒所部，十一月三十日晨，由全州出發，正午其先頭部隊已到達新鋪附近，第三路司令周澤九部，三十日上午十一時，其先頭部隊亦已抵文市，現匪已陷重圍，不難肅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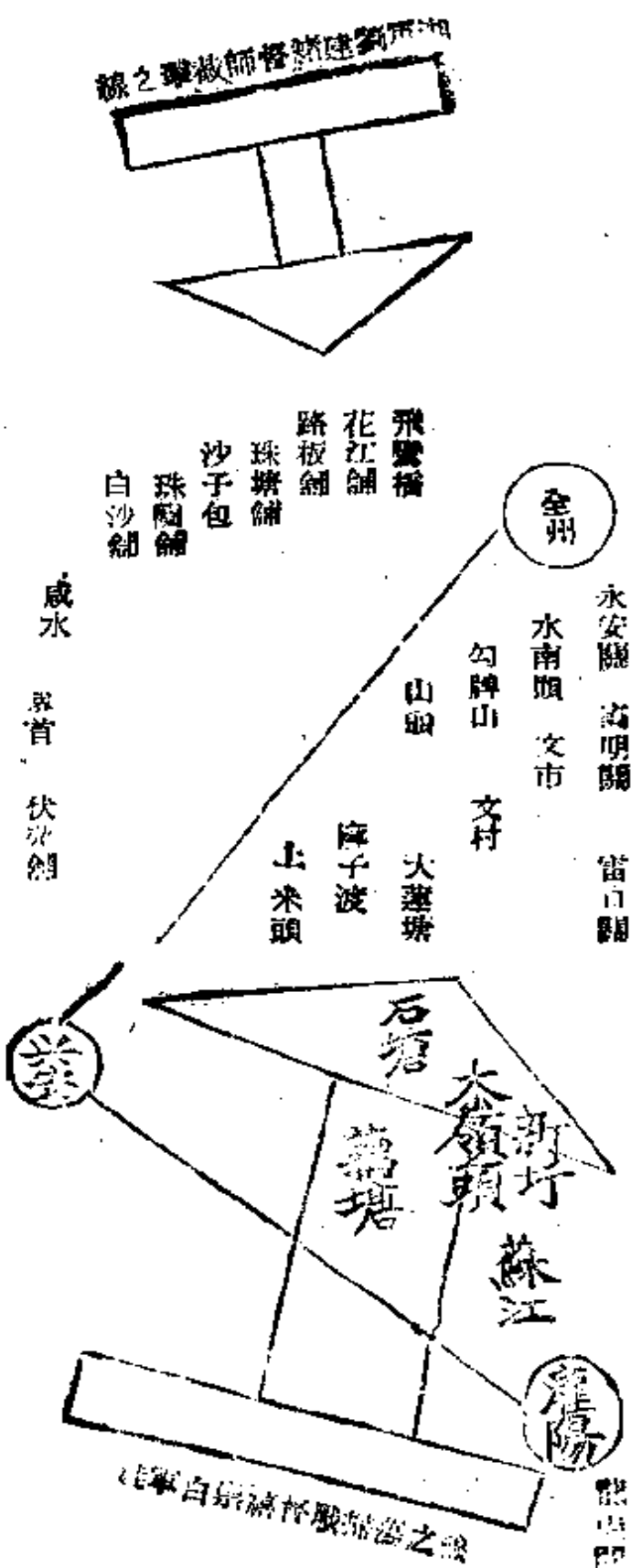
按朱毛自離西竄以來，僅在九峯延壽間，受到粵軍第一次打擊，竄到郴汝嘉藍間，受到湘軍第二次打擊，但是都未主力戰，惟有此竄竄入桂北，當龍虎關以西，湘澧兩水以東，全瀘縣之交，湘桂兩軍之線，所遭受之第三次打擊，我總將爲西竄竄步湘桂黔滇康川陝甯晉十來省當中之空前絕後之最大惡戰了，共匪人數槍枝之損失，也恐怕要算絕無僅有的第一次慘敗了，希望後來秉筆修史的先生們，須要大書特書，此戰役描寫出來，方不愧爲孤直筆，因恐時間過久，將來難保不有傳聞異詞之記載，竊者躬與事役，耳聞目覩，搜集材料，異常艱苦，極可寶貴，此刻不敢妄筆論斷，但不忍使此一幕驚天地泣鬼神之劇戰，埋沒不彰，抑或意存左袒者，有入主出奴之偏見，而隱晦當時之真象也。

前述南昌行營發亥電，雖有挑撥作用，然於此役，不可謂非有激勵之功，何則，倘使湘桂兩軍，不經此番嚴譴，或不致如此拼命，露險，還不是袖手壁上，聽匪長揚而去罷了，因此一激，所謂遠勝不如激將，雙方不能不自努力，且各有其苦衷，無可諱，何氏不得已而告，於劉文島，自崇陽不勝已而過訴之於滇川黔當局又何黃兩部長也。

細細翻閱兩軍文電，皆指匪偷渡咸水者，爲匪之便衣先頭小股，按何鍾舟成電謂，空軍本日報告，麻子渡，馬鞍山，蓮花塘，及文市，石塘圩，大嶺背，各發現股匪數千，劉總司令部被傷三軍機之飛機甚多，與白崇禧卅西電謂，本晨軍師由新圩，石塘，古嶺頭，則彭匪約三師之匪激戰，匪集中機槍多架。又蓮塘，魯堤之匪，薄暮頑抗未動，與伏華鍾相持甚久之匪等語，兩相印證，則是匪之主力，尚未逃出該兩軍之防剿圈，桂軍以廖孫夏威兩軍及民團，湘軍以陶廣李覺章亮基等師及補充總隊之力量，與朱毛彭等匪作兩晝夜之殊死戰，可知其主力股也不虛矣，不過雙方文電有些推卸

責任的意思，如湘軍電報，一定說是匪偷渡澧水，而桂軍電報，則一定說是匪竄渡湘水，其意彷彿匪竄澧水，則責任在桂軍，匪竄湘水，則責任在湘軍者然，（湘之水考附後）又湘軍則謂與全線無兵守河，桂軍則謂友軍不速向南填堵，都是推卸責任的語氣，總之，無論匪竄澧水也可，竄渡湘水也可，好在雙方原電具在，其間指出匪竄各地名，可以復按，似此無端爭辯，不足計較，所最堪注意者，不在匪竄與不竄，乃在軍打與不打，打與不打，其間指出匪竄各地名，可以復按，其不竄渡，而人亦能原其迹而諒其心，總算是盡了人事，雖不能將匪援渡，只好儲之於天，委之於數語了，豈可證脫之事，莫過於趨趨不前，速電報捷上瞞長官，下騙民衆，此種事件，大有人在，編者存心忠厚，不肯揭破，姑爲隱之，以全體面，本來行營命令，湘軍之責任在追，而今一變爲堵，桂軍之責任在堵，而今亦變爲追，湘軍進步槍三千餘枝，機槍迫砲在四十門以上，桂軍斃匪近萬，而生俘者達七千餘名，自中大剿共以來，可云罕觀，假令此役如無湘軍調援以前，桂軍必難收此廓清之效，如無桂軍掃蕩於後，湘軍焉能奏此凱捷之膚功哉。

附湘桂兩軍堵剿形式圖



附追剿軍總司令部所轄各軍旅團編組番號及其部隊長官姓名系統圖。

剿匪軍總司令部直轄部隊系統圖

總司令 何鍵

第一路軍總指揮

第十六師師長 章亮基
第四十六師師長 何友松
第四十七師師長 杜道周
第四十八師師長 徐自乾
第一八四師師長 曾仁
第一八五師師長 李國鈞
第一八六師師長 王寶瑛
第一八七師師長 王寶瑛
第一八八師師長 王寶瑛
第一八九師師長 王寶瑛

第四路軍總指揮

第十五師師長 王東原
第四十三師師長 陳孔光
第四十四師師長 陳孔光
第四十五師師長 陳孔光
第四十六師師長 陳孔光
第四十七師師長 陳孔光
第四十八師師長 陳孔光
第四十九師師長 陳孔光

第二路軍總指揮

第五十九師師長 譚漢英
第九十一師師長 譚漢英
第九十二師師長 譚漢英
第九十三師師長 譚漢英
第九十四師師長 譚漢英
第九十五師師長 譚漢英
第九十六師師長 譚漢英
第九十七師師長 譚漢英

第三路軍總指揮

第九十八師師長 譚漢英
第九十九師師長 譚漢英
第一百師師長 譚漢英
第一百十一師師長 譚漢英
第一百十二師師長 譚漢英
第一百十三師師長 譚漢英
第一百十四師師長 譚漢英
第一百十五師師長 譚漢英

第四路軍總指揮

第一百十六師師長 譚漢英
第一百十七師師長 譚漢英
第一百十八師師長 譚漢英
第一百十九師師長 譚漢英
第一百二十師師長 譚漢英
第一百二十一師師長 譚漢英
第一百二十二師師長 譚漢英
第一百二十三師師長 譚漢英

第五路軍總指揮

第一百二十四師師長 譚漢英
第一百二十五師師長 譚漢英
第一百二十六師師長 譚漢英
第一百二十七師師長 譚漢英
第一百二十八師師長 譚漢英
第一百二十九師師長 譚漢英
第一百三十師師長 譚漢英
第一百三十一師師長 譚漢英

第六路軍總指揮

第一百三十二師師長 譚漢英
第一百三十三師師長 譚漢英
第一百三十四師師長 譚漢英
第一百三十五師師長 譚漢英
第一百三十六師師長 譚漢英
第一百三十七師師長 譚漢英
第一百三十八師師長 譚漢英
第一百三十九師師長 譚漢英

第六編 匪首桂北受創之經過

十二月一日 僑中央機關竄入西延，匪後衛仍在麻子渡界首與桂軍相持，湘軍追抵咸水，折回湘西防堵。
追剿軍何總司令鍾更訂所部為第一、第二、後備三兵團。
桂軍白副總司令崇禧被派剿匪經過。

追剿軍何總司令鍾東申衡參機電令

茲為便利指揮起見，更定軍隊區分如次。

剿匪軍追剿總司令，直轄追剿軍第一、第二兵團，預備兵團，及湖南保安部所屬團隊。

追剿軍第一兵團總指揮劉建緒，轄第一、第四、第五各路，並直轄李覺師，（缺鄧陶兩旅）并補充各團。

第一路司令陶質，轄十六、六十三兩師，（缺李旅） 第四路司令李振杰，轄二十三、十五各師。

第五路司令李韜，轄五十三、五十七各師。

追剿軍第二兵團總指揮譚岳，副總指揮吳奇偉，轄第二、第三兩路。

第二路司令吳奇偉，轄五十九、九十、九十二、九十三各師，及惠支隊。

第三路司令周渾元，轄十三、九十六、九十九各師。

預備兵團總指揮劉廣占，轄二十六、新卅四、舊卅四旅各部。

除呈報備案外，仰即遵照，并轉飭所屬一五兩團，總司令何鍾東中衡總參機印。

據何總上項新更訂，查鑑於無後備兵力補充，遇必要時，不免捉襟見肘，輾轉、靈，等時臨渴掘井，已感緩不濟急。故於本日將所部重新區分為三個兵團，擬以第一、第二兩兵團，追剿朱毛，後備兵團，防剿賀蕭，庶於緩急之間，不致顧此失彼，其意亦模仿南昌行營頒佈綏靖團組織之法，兩縱兩收之外，別置預備軍，現追剿朱毛專責，自較清剿散匪之任務重於千百倍，森慎再三，始行區分，電請備案，其初中請預備兵團，仍擬以朱岳兩師加入，未奉電准，其後行營電，准撥郭汝棟師隨部入湘，何總乃擬以郭師隨部後備兵團，仍由劉廣占統率，故東中電請以三個兵團備案，並料電到南昌時，而蔣委員長已赴南京，南昌行營中，分門別戶，竊弄權，有湘派有贛派，另有其他各系各派，對於此電討論，各執一詞，風聞當日各派，都想有人涉足其間，樹立威權，而贛浙兩派，交鋒尤厲，會議難派當令。聞敵敗軍系關係內，而劉廣占籍隸浙江，因而遭受排擠，電不許設預備兵團，然而劉廣占自萍鄉等處後，即駐於南昌。

山之險要，究心佛學，聞何氏保赤他爲後備兵團總指揮之電報出後，急赴衡州面辭，何仍竭力挽留之，後率復電，不辭其請，劉反遂遂自得，重難自若，嗣與編者談及，喜形於色，夫南昌行營對於清剿數匪，觀如扛鼎，而對於追剿朱毛，則則視同燎毛，余誠百思不得其解也。

追剿總部東西電
命令（一）匪主力已被我軍擊潰，殘部經界首向西延急竄。

（二）我軍以繼續截剿之目的，迅速向新甯城步綏寧靖縣方面轉移。

（三）蕭劉總指揮建緒指揮所部，除以一路之一部，（李章所部）跟匪追剿外，其第一路主力，即由現地經甯城步第二封鎖線，節節截擊，第四路以王東原師先出洪江李雲杰繼後，暫位置於海溪口長鋪子附近第三封鎖線，第五路着位置於武岡花園及廖塘第四封鎖線。

（四）蕭總指揮岳，率所部由現地向武岡進。

（五）本部仍在衡州，隨後駐邵陽，總司令何健中西衡參機印。

追剿總部東來衡參電

（一）匪大部昨被我劉司令部擊潰後，匪經咸水向西延逃竄，咸水以東，石塘圩麻子渡間，有槍匪一部。

（二）據第一路劉司令總緒由全州轉來電話，李覺率補充各團及章亮基師大部，向咸水方面之匪攻剿，在珠蘭鋪白沙鋪遇匪一部，協同空軍轟炸，斃匪甚多，常風追至咸水麻子渡間，復遇匪增援部隊，經我包圍痛剿，斃匪千餘，獲步槍三百餘枝，及機槍迫砲自動步槍等，俘匪二千餘，押解全縣，拍照，又匪一幫約五六團，在麻子渡石塘圩間，已被我章亮基師及補充總隊各一部，與桂軍圍困，我陳光中師開新甯，明午可到，陶廣師本日出發，取捷經向西延前進，第三路蕭耀煌師，隨日經永安關前進，在楊湖高明橋永安關等處，節節擊潰股匪千餘，沿途俘斃數百，獲槍八十枝，舟車佔領文市，現已過石頭嶺，蓮花塘西進中，空軍本日在興隆村，見匪五六百，正在徒涉，炸斃殆盡，咸水麻子渡等處，各發現匪二、三千，亦炸斃甚衆。

四集團軍白副總司令崇禧披露剿匪情形東來電

特急南昌委員長蔣，南甯總司令李，廣州陳總司令，衡州何總司令，某密，頃奉委座倏發電，拜讀再三，慚悚交集，赤匪燃點數團，於茲七載，東南西北四路圍剿兵力達百餘萬，此次任匪從容脫圍已爲惋惜迨其進入湖南，督

萬師在薛
周兩路可
網第一此
次獲槍八
十枚較前
七倍矣

小議萬也
不龍判定

捕捉頭之
主力而擊
破之口每
好大

此層聯駁
何健謂無
守兵之電

查得痛快
罵得超勁

不知逐日
報捷諸公
看到此處
作何感想

編者問潘
宜之君云
比係白手
筆觀其語
氣如見其
人

聞五軍，我追剿各軍，坐令優游停止達十餘日不加痛擊，尤引爲失策，及匪沿五嶺山脈西竄而來，廣西首當其衝，其向桂嶺東南之官賀仰向東北之興全，無從判定，職軍原應委座電令，將兵力集中興全，後以共匪分擾賓賓龍虎關之警報，紛沓來，復經委座電令，調追剿各軍，偏在西北，須防共匪，避實就虛，南擾賓賓西竄，更難剿辦等因，職以湘桂邊境，線長七百里，我軍兵力，總數不過十七團軍，處處佈防，處處薄弱，故只得以一軍一部，協同民防堵，而以主力集中龍虎恭城一帶，冀以機動作戰，捕捉匪之主力而擊破之，又慮匪衆我寡，顧此失彼，疊經電請進入全州附近之友軍，推進興全，並經與湘軍協定，共匪主力侵入興全時之夾擊方案，自匪以偽一五兩軍，由江華永明方面分擾賓賓邊境及龍虎關，與我防軍接觸後，當指揮進擊，經兩日激戰，將其擊潰，並判明匪之主力，竄入四關，即以十五軍全部及第七軍主力，晨夜兼程，轉移興全北方之線截擊，該匪感日以來，在文市方面蘇江新圩之線，與匪第三、五、八軍團主力決戰四日，未結戰局，其經過情形，曾經陸續電呈在案，委座電責各節，讀之不勝憤慨，無謂職軍在歷史立場上，已與共匪誓不併存，而縱橫湘贛邊境數年之無匪主力，目前爲我七軍追至黔東，將其擊潰，即此次共匪入桂以來，所經五日苦戰，又何嘗非職軍之獨力担負，不畏遠背當車之職，更無敵衆我寡之懼，至於於全威之線，因守兵單薄，被匪衆擊破，則誠有之，謂無守兵，則殊非事實，以我國軍百餘萬衆，倘被匪突破重圍一渡湘江再渡耒河三渡瀟水，如職軍寡少之兵力，何能阻匪不渡湘江况現屆冬季，湘江上游，處處可以徒涉乎，職軍之歷史士氣職歷來作戰指揮，向抱奮勇強敵粉碎之志，決無畏敵苟存之心，尤其對於共匪，向來深惡痛絕，淞滬清黨，兩年剿共，事實俱在，可以復按，夙懷憂慮憤懣，諒邀洞鑒，共匪雖多，欲求安全通過桂境而不遭我軍痛擊者，無此理也，道程雖遠，飛機不難偵察。周司令渾元所部，有日進入道縣，本日已入桂境，通過匪我決戰之場，亦可令其潰他山，竟究何軍與匪決戰，戰鬥經過幾日，共匪死傷幾何，又何軍瞻望不前，何軍遲遲不進，便明真象矣，至示以通照若先計劃，速爲亡羊補牢各節，當遵令執行，惟目前問題，似不全在計劃，而在實際，職以攻剿，尤忌每日捷報浮文，自欺欺人，失信部國，貽笑共匪，不若憑一紙捷電，即爲功罪論斷，則自職調剿共以來至共匪侵入桂北止，統計各軍捷報所報，斬獲匪衆與槍械之數，早已超過共匪十有幾倍，何至此與本軍激戰，尚不下五六萬乎，至此後追剿，仍當決盡全力，與匪周旋，功罪毀譽，不暇顧及也，白崇禧叩東成平行印。

按因爲劉建緒之感成電，而後引起蔣委員長之儉責電，因爲蔣委員長之儉責電，而後引起白崇禧之東成電，拿這

通電報連在一起來看，實在頗感興趣，似乎上下左右，互相在推卸責任，鬧成剿匪中一段笑話，平心論之，大家都有不是處，但其箇中癥結，前文已約略言之，在初南昌行營懷疑湘何，恐怕他與西南密有勾結，乃新不予兵，迫目匪已深入湘南，乃抽派北路軍之薛周兩路，來湘剿剿，倘湘省果能把匪消滅，也可以探天之功而賞己力，萬一不能，亦可以藉鄂國爲聲，驅匪出境，便算了事，所以薛周兩路，遲遲其行者，其中必另授錦囊也，當時劉建緒不敢直陳薛岳裹足不前，而又不能不向中央有所表示，於是以與全之線與長守河上聞，不料南昌行營，遂藉此以爲口實，即憑此根據以責難桂軍，殊不知白崇禧生性強硬，豈肯甘心無兵守河之責，用是不能不有東成電滔滔之辯，反唇相譏，凡剿匪者，皆不能逃，電中諷刺潛進入全州附近友軍推進者，指劉建緒也，謂何軍體弱不前者，指周澤元也，謂何軍遲遲不進者，指薛岳也，至則向抱甯爲強敵碎碎之志，決無畏敵苟存之心，正固固自表其決心，以圖則刺快懾者，比比鑄矣，當局讀之，不識龍龜頭鳳否。

桂軍白副總司令崇禧再致何黃兩部長電

(一)今日接我第七軍軍長廖振華部十九師周祖晃，進出興安東方之李家槐附近，後即展開，向石塘方面攻擊，同時在伏擊舖之黃鎮國，亦以主力進攻蘇子渡，我十五軍軍長王贊斌兩師及第七軍軍聯芳亦由三家村大嶺頭之線，與之連繫，陸續攻擊，飛機隊亦全力加入，戰鬥激烈，日至正午，我十九師迫近石塘，午後一時左右，敵陣線被我突破，紛紛潰退，除石塘以西之匪，向鳳首或水方面逃竄，第十五軍跟蹤追擊外，石塘以東之匪，約數千，四面潰散於全州以南地區，我七軍目下尚在聯場，分路掃蕩。

(二)本日敵我死傷甚多，容查明再報，當我軍進擊時，有中央飛機六架，參加轟炸，周司令澤元所部尤顯，下午三時亦已進至文市附近，經與我軍聯絡矣。

何總司令鑒在衡州軍次向行營剿匪宣傳隊演說

剿匪掃蕩的原因與今後挽救的方法。

各位，剿匪這件事，是關係國家存亡的一件大事，委員長曾經耗費許多金錢，動員許多軍隊，運用許多精力，才把土匪老巢揭破，土匪才在江西站不住腳，才傾巢西竄，這樣費盡心力，才使土匪不能不離巢穴，假如還不能把流竄的時候把他根本消滅，任他逃脫了，達到他想逃到四川，重尋築穴的目的地，那麼到四川以後，就可以漸次染化甘肅新疆，與蘇俄聯絡打通國際路線，那我們國家就危險萬分，以前爲剿匪所犧牲的，就白白犧牲了，所以說到

辦，因爲一辦得好，土匪便不打，也會消滅，但是結果呢，幾乎一點都沒有辦好，這是湖南政治黨務雖然說是上了軌道，究竟還是不免虛浮的原因，而且最大原因，還是從前忽略了民衆的組織，保甲沒辦好，自治也沒有辦好，民衆仍不免一盤散沙，民衆面前，自然也表現不出什麼政治及黨務的力量，因此之故，所以堅壁清野，成了紙上具文，土匪沒有受到什麼影響，而且不獨土匪得以飽掠而去，不感困難，反而使我們追剿的軍隊，感受極大困難，因爲地方經過土匪一度劫掠之後，倒是成了清野的現象，使我們追剿軍，感覺物質接濟的艱難，所以堅壁清野這件事，異常重要。

其次報告消息，關係也很要緊，此次廣西不明匪之真情，就是因爲消息不正確的原因，各位要曉得一個正確的情報，在軍事上有時勝過幾師兵力，消息要如何正確呢，就是要各位老百姓親眼看到的情況，用很迅速的方式，隨時報告我們，現在因民衆沒有組織，所以也不得他們的報告，我們問各縣政府要消息，他們便把耳朵聽來的謠言報告，我偶派偵探，便又常常因時錯誤，錯過好多的機會，所以報告消息，關係剿匪，至爲重要，各位到湘西去工作，在武定新寧一帶，就應請各位做這兩件事。

第一就是要督促各地黨政機關和全體民衆，雷厲風行，要做到堅壁清野，使土匪處處感着困難。

第二就是要設立偵探網務要做到土匪未來將來以前，隨時給我們報告消息，既去未去之後，隨時給我們報告情況，使我們軍隊處處得着便利，這樣才能把他消滅。

其次打破民衆畏匪心理，也很重要，現在一般人民畏匪心理，還是很深，如此次賀匪還沒有到辰州，桃源常德有點家私的人，就跑光了，這種無端紛擾，是使我們軍事上很吃虧的，所以也在這裏，報告一叮，望各位注意。

總之剿匪是關係國家存亡的事，土匪不消滅，不獨湖南四川都受害，就是全中國都危險的，我原來就抱定有我無匪的主張，雖然向四川跑，我可不罷不費，這回委員長叫我來追剿殘匪，這是無論到什麼程度，都不顧的，土匪到什麼地方，我一定追到什麼地方去打他，土匪一天不消滅，我無論如何不停手，不過從前剿匪，只有軍事，黨務未幫忙，政治也未幫忙，甚至反而幫了倒忙，所以有許多民衆，爲匪利用，以致剿匪大業，迄未完成，其實這不是軍事剿不了的問題，要是政治黨務，稍有辦法，我相信不能把土匪在湘完全消滅，至少可以消滅大部，目前湖南黨政雖然略有頭緒，究仍不免浮虛，希望各位到鄉村，親實推動一下，因爲我們是奉 委員長的命令，替國家

何先生
南行營
人員政工
湖南黨政
無匪之決
心

，本用不稍客氣，但我很感謝各位，因為各位此次來到湖南工作，一定很辛苦的，尤其城步綏寧一帶，地瘠民貧，連飯都沒有吃，但我相信各位，能發揮大無畏的精神，克復一切困難，我今天只大概報告一下，完了。

十二月二日 其匪主力分竄車田龍勝，以桂軍尾匪追剿，湘軍轉進西延。

四集團軍總部更定所部為第一第二兩追擊隊，自崇德電何劉謝等是非。

追剿軍總部冬成電

(一)匪大部逃竄我軍痛擊，現竄西延以南一帶深山中，先頭本日抵抵湘桂界附近，一部仍在石塘圩界首。

(二)第一路劉司令建緒率補老三四五各團，今晨出發，向新甯前進，李覺率補充一二團及索師及杜旅陳師陳旅由白沙尾匪追剿，劉代旅長趙又率所部本日開赴新甯界一帶堵截，陶廣已將大肚嶺白沙之匪擊潰，斬獲甚衆，東抵塞圩，本日向南溪口西延軍田地區分途堵剿，章廷恭師主力取捷徑直趨西岩附近堵剿，第三路周司令渾元所部，本日已過麻子渡，經咸水尾匪追中，各軍本日在梅子嶺大灣處橋張家灣西延等處見匪，炸斃不少。

湘軍劉司令建緒冬成電

據李代司令覺東成電稱，晝夜在珠蘭附近與匪對戰之匪，大部受創擊潰，東即以為偽九軍團之一部，及偽一軍團之一部人槍近萬在嚴家白沙舖余家之線，佔領陣地，頑強抵抗，經督飭各部奮勇攻擊，官兵前仆後繼，戰況極爲猛烈，我在飛機大炮掩護之下，至申刻攻陷陣地，匪軍大部向西延方向潰竄，一部被我軍截斷，正圍剿中，現我軍正佔領陳村咸水之線，是役傷斃匪衆千餘人，我部官兵死亡三百餘員，我師奪獲輕重機槍十餘挺，連步槍八百餘枝。

四集團軍白副總司令崇德致廣州冬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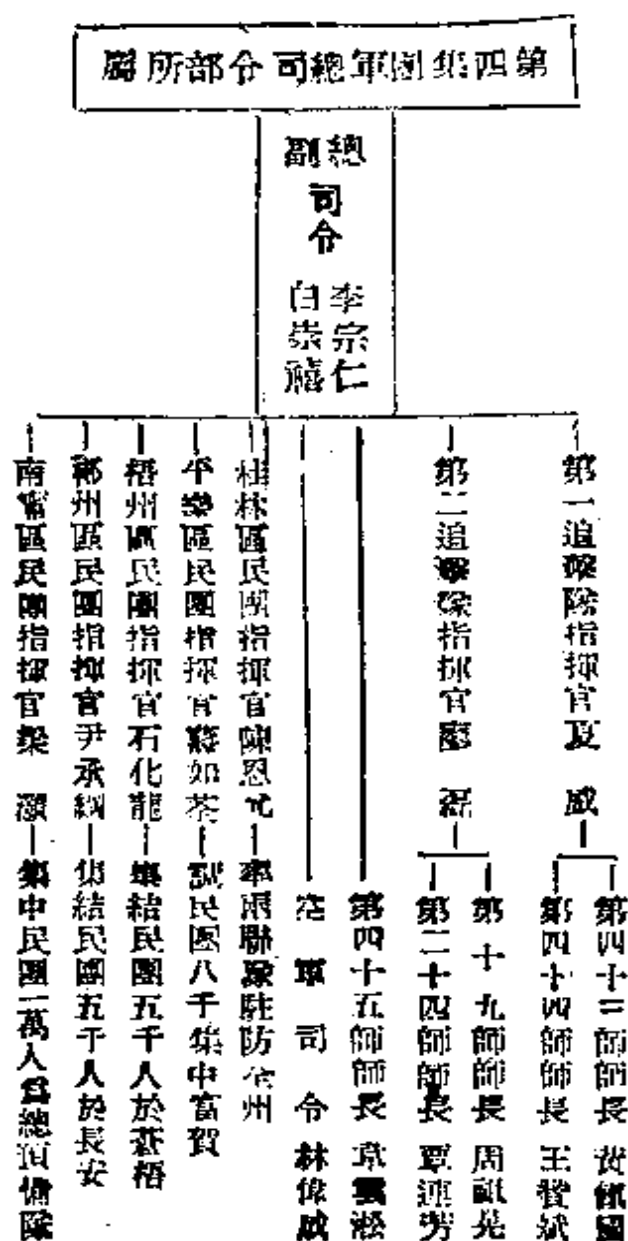
(一)石塘圩麻子渡伏擊餘各地之匪，自經我軍昨日下午四時將其擊潰後，即全線開始進擊，今晨以來，陸續掃蕩戰場，進佔咸水四方路塘羅江之線，殘匪分向通梅溪口各道路逃竄，竊於本日下午三時，轉來興安，處理以後追剿部署。

(二)此次我軍戰鬥之匪，確係偽一三五軍團主力，數逾二萬，其餘之匪，於隨日起陸續由咸水通梅溪口道及車田龍勝三江道方面逃竄。

綜合情報判斷，該匪殘餘不過五六萬人，現我軍以第五軍為第一追擊隊，第七軍為第二追擊隊，協同友軍，尾

匪窮迫，經我軍擊斃之匪，在興全一帶，將近萬數，我軍傷亡官兵百數十員名，俘匪二千餘名，投誠者有原屬李福瑞部之桂籍五百餘名，繳械二千五百餘枝，再者，俘匪除桂籍者擬留桂或他處置外，其餘二千餘名，各省皆有，但以江西湖南為多，但有各級官長在內，應否解送中央，抑交雲樵兄處置，聽候電示，崇禱冬成行。

附編組後之桂軍團系統圖



桂白致湘何繼德多末電

何總司令雲樵兄，劉司令懷先兄，儉謹聞日各電均獲悉，此次共匪全力四竄，敵首當其衝，兵單力薄，難能，當我賀龍虎吃緊，賊匪共匪兩面竄，如入無人之境，則敵省負責更大，故將主力轉移，會經迭電呈明，委座及我兄諒派大兵向興全截擊，因敵省除維持移方外，只有兵力十四團，既已轉移，興全只留鎮國師及民團防守，實嫌力弱，故與懷先兄協定，匪如入興全，貴軍南向，敵軍北向，共同夾擊，諒已轉達我兄，比及匪軍攻入四關，我主力向湖北側擊，又經飛電催促貴軍北上協擊，聞懷先兄波兩兄，確實決心，但恐匪機變，集中在全城附

[illegible]

**國營會選
軍王解武
軍長卅民
會增職總
正亦謂此**

近之來，圩飛鸞橋之營軍，偷襲全等日，猶未見南上，坐令四軍安全渡河，邇至五日，始回白沙鎮。吾軍個性，想兄弟素知，弟本不願說，然觀秀座傳來我兄及核兄電，一則曰全成無存兵，再則曰閉城不出，未免違反事實，與全之綽，備兵薄弱，弟并不敢諱，只因十餘團之兵力，分配不敷，故請弟中全城二十團之費軍迅速南來，貴軍任務在遭剿，不在防守也，至與安置師連敵衆壓迫，退守伏龍船架布坪之線，距興安城約三十餘里，昨晚因與敵激戰，俘虜已解桂林，邇至本日午刻，尚在界首附近攻敵，亦有事實證明，閉城不出，不知從何得來也，兄如不信，請派機察，或詢問友軍，當知弟言不謬，謹電陳明，尚乞鑒臨，弟今午已回桂林，併聞，弟白嶽驍叩冬末。

追剿軍何總司令鑑致川黔兩省各電

急，重慶劉總司令甫澄兄，貴陽王總指揮紹武兄，亦匪僞一三五八九各軍團，人號稱十萬，槍半數，自經我節節痛擊，已消滅三分之一，原擬此次協同桂軍，盡殲於籌水以東，因咸水興安一帶，無兵堵擊，致使殘部漏脫，仍取蕭克舊徑，向西急竄，現我正一面移轉兵力於武新城綏之線，一面尾匪跟追，如紹武兄能集結兵力，扼要堵剿，可收夾擊聚殲之效，甫澄兄如能以相當兵力協助紹武兄堵剿，則殲滅更速，蓋該匪自離巢後，首尾受敵，兵無門應，所惜在我軍方面，屢失良機，遂致功虧一簣也，如何布置，唯二兄承起圖之，盼復，弟何鍵叩冬愛印。

按桂軍撤退與全主力轉移於恭瀨線之原因，據白崇禧多末電：赤裸裸的和聲托出，他自認兵單力薄，象頭未能，當我富賀龍虎關吃緊，誠恐共匪繞南四竄，如入無人之境，則敵省負責更大，故將主力轉移等語，本來白崇禧亦深知共匪目的在四竄，但恐其乘虛繞南而出，則桂省精華地帶，如桂林平樂梧州潯州等區，必受蹂躪，以故甯放棄與全而固守恭瀨，但白尤疑慮，中央待其與共匪妥議對峙相消之際，薛周兩路必乘機大舉南攻，一箇雙難，可收漁利，以故甯可使匪有隙竄去，不可作無謂之犧牲，白何五辯，各有隱衷，而又不能表暴，只好湘桂打一陣緘墨官司，敷衍了事，桂軍雖移恭瀨，而臨江新圩文市界首威水各役，戰績輝煌，未可以無兵守河而判其桂軍罪也，但白崇禧在桂林報告此次戰役，而歸功於民衆，表示其廣西民團，頗有組織，頗有訓練，所以能一鼓努力，擊潰股匪且觀其詞如下。

桂軍白副總司令崇蔭在桂林擴大紀念週報告

各位注意，在共匪犯興全時，本市民衆，大家都沒有驚慌，做應做的事，我們有組織，有武力，匪來則打，那裏用得着慌，從前我對桂林民衆，沒有什麼好的批評，現在桂林的民衆，是已一洗從前怯懦畏縮的心理，此種心理

建設，實在是孤獨的成績，此次剿共經過，對於我省民衆，實有充分表現了，我們的努力成績，我們應該擴大認識，復興民族，自強救國，此次我軍在趙圩與朱毛共匪之主力決戰，知道共匪並不可怕，我們認識共匪無戰鬥力，共匪在江西盤踞多年，是因為他們的匪區有組織，但是他們離了赤區，就是沒有組織了，組織民衆，是很重要的，廣西民衆是有組織的，我們以少數民團軍隊，竟能屢戰屢勝，就是我們組織的力量，此次剿共勝利，我們就認識組織民衆，組織民衆的效果，大家一致努力，大家能鎮定，衆志成城，何堅不推，廣西大多數民衆，是如此，但也有少例外，我記得此次有好幾個地方公務員，竊米而先逃，實在是不成事體，我已拍電省政府，高等法院查辦，尤其有好幾個縣長，先將家眷搬走，真是豈有此理，此外如昭平縣長陳曉，築壩堡工事不力，貽誤軍公，現在已將他撤差，昭平縣長張岳雲，做事輕微捷獨利，尤能與民衆合作，是值得表揚的，至於此次作戰好的地方，已如上述，但缺點也有些，在平樂地方，槍斃了一個團丁和一個班長，就是因為他們臨陣脫逃，此外在興安還捕到二十幾個，也未敢先逃，我已準備嚴辦，最低限度，叫他們嘗嘗鐵窗風味，此外桂林民兵做工事，間有懈怠的，而且有偷跑回去的，都是不好的現象，不過這是少數。

粵省是廣
西剿共後
中央來探
馬副付日
白崇禧轉
廣民衆
軍隊
氣勢

其次我說到征兵，桂林區有三十萬人，只預征一百五十人，年齡是二十至二十五歲，先由各人志願決定，不敷或超過定額時，再抽籤法補足，征役期兩年後退伍，南寧區應征，竟有多出幾百人的現象，我省廣兵於國，現在才實行，征兵是中央早有規定公布的，山東雲南已先我省辦理，而且征一制是適合世界潮流的，世界各國，都行征兵制，國家不實行征兵制，國家必微弱衰亡，我國歷史，三代寓兵於農，降至漢唐，都施行征兵制，宋明行募兵制，國勢衰，宋亡於元，明亡於清，都是國弱招外侮的結果，所以我希望各位努力勸導民衆，踴躍應征，在這裏我應當洗除一種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心理，我們要說好男才能當兵，而壞男根本不要他當兵。（下略）

按白崇禧將此次剿匪，歸功於民衆組織，究竟廣西民衆是如何的組織，不能不把他略述一叮，回憶二十三年的春季，因某部任務至廣西，就形式上看去，上自省主席黃旭初，下至士農工商，一律穿灰布工作服，大有齊文侯大布衣之風，凡在工廠作工農場作農者，莫不戴軍帽而着軍衣，男女各級學生，公務人員，皆武裝受軍訓，大有全省皆兵之勢，無日黎明而起，沿街警笛，各戶壯丁皆武裝荷槍而出，整隊集訓三小時，而後散去，各理事業，又組所開三位一體，任鄉長一人，而兼任隊長與校長，以此而推行全省自給自衛自治之基礎，黃主席旭初贈與編著廣西建設綱領一冊，

其內容，大致如下。

政治，由革除積弊，掃除貪污，進而至於刷新吏治，培養民力。

經濟，由確立歲計，注重建設，進而至於發展生產，挽救入超。

文化，由破除封建思想，嚴辦賭博鬥爭，進而至於發揚民族文化，普及教育。

軍事，由寓兵於國，寓將於學，進而至於擴大軍事訓練，實行國民義務兵役。

此番桂北戰事，小試已驗，故白崇禧竭力誇贊而提倡之。共匪竄去之後，不到一年，兩廣揭舉抗日大旗，廣東半淪軟化，惟有廣西一省，堅持到底，中央以三十萬大兵，五十架飛機，數艘兵艦，馳入湘江，四面威脅，廣西獨以一省之力，相與對抗，其結果雙方讓步，罷兵言好，在中央初臨之以威，繼示之以大，而桂省始報之以無畏，終歸之於服從，使彼鄰國有所恐懼云，孟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如廣西者，雖得而侮之，又誰敢而伐之哉。

十二月三日 共匪大股急竄閩粵，其後衛仍據西延山地，湘軍追擊於梅溪口，桂軍截擊於勒塘圩。

四集團軍李總司令宗仁通電全國報告匪情。

追剿軍何總司令健江平電

命令

(一) 匪殘部由威水西延車田港洞，循蕭匪故道，向西急竄，其一部似分向龍勝竄走。

(二) 本路軍以繼續追剿并節節截擊徹底肅清該匪於湘黔邊境之目的，決定如左之部署。

(1) 第一兵團劉總指揮建緒即以一部尾匪追剿主力經新甯城步間覓匪節節予以截擊。

(2) 第二兵團薛總指揮岳，先以大部由武岡經長鋪子竹江舟連開會同，並與洪江王東原師聯絡截擊西竄之匪，並堵匪北竄，以一部策應第一兵團，逐次推進，扼要堵剿。

上二項，仰即遵照，總司令何健江平銜全機印。

四集團軍李總司令宗仁通告全國江電

共匪盛驕橫，荼毒七載，自五次圍剿以來，節節敗潰，仍企圖西竄，另造赤區，乃令僑軍勇克，率領義勇

第六編 匪竄桂北受創之經過

，作西軍之前鋒，偵察途徑，取道湘黔邊境，本軍經派軍隊長，率領七軍，協同湘黔友軍，追剿。沿桂湘黔邊境山地，深入黔東北地，轉戰月餘，幸將匪主力消滅，剩餘匪衆，不過千人，槍械僅存數百枝，方其一鼓蕩平，以絕後患，適遇敵匪主力，又復傾巢西竄，桂省毗連湘粵方面，五嶺綿亙七百餘里，防線太寬，軍力單薄，除通電各處電令，一面集中十五軍全部於全桂方面，協同民團，從事肅清外，並調第七軍兼程回桂，參加堵截，功虧一簣，遺憾實深，第七軍十一月十六日回抵桂林，適共匪主力已逃至湘桂邊境藍山之線，復率 委座電令，以追剿各軍，備在西北佈防，共匪避實就虛，南繞賀西竄，更聯剿辦等因，同時兵力不足，若處處佈防，必處處薄弱，途一面分兵協同民團守備湘桂江沿岸，邊境之區，建設堡壘，同時集中國軍主力，佈置於龍虎關恭城一帶地區，相機策應，實及與全方面，命令機動作戰，捕捉匪之主力，一舉將其擊潰，乃匪自抵甯遠後，以偽一五兩軍圍由江華永明方面，分撥甯賀邊境龍虎關，雖經我軍數日力戰，終止擊潰，而其主力，亦於斯時經道縣突破我甯陽北方之四關，經全境之南方文市西竄，除仍以一兩軍繼續掃蕩江華永明方面之匪外，即將一五軍全部及第七軍一部，迅速轉調於興安甯陽以北甯江新圩咸水界首之線，向匪側面攻擊，同時與進入全州附近之湘軍，協同雙方夾攻，冀圖全州以西之山地阻擊之利，於全州南方地區，將匪殲滅，二十七日以來，我兩軍主力在文市南方與偽三五軍團全部及偽八軍團之一部接戰，彭匪德懷，親身督戰，甚為激烈，以新圩一地，彼此肉搏數次，得而復失者再，雙方死傷過半，而興全方面沿湘，水西岸佈防，長逾二百里，我軍僅一師協同民團堵截，二十七日以來，當面之匪，愈戰愈多，二十七日晚，被匪四次突破，目下在興安北方之伏擊鋪深布坪之線，與敵對峙，惟我第七軍主力，已於二十九日加入文市南面戰線，今日拂曉，由文市西方之大嶺頭塘圩方面攻敵陣線，攔腰截擊，斬獲赤匪二千餘，獲槍一千二百餘枝，彭匪僅以身免，向界首方面退擊中，刻據連絡飛機報告，全州附近之湘軍，今晨已開始向南進剿，計程本日下午可達咸水界首之線，迎頭堵截，料今明兩日，可望將匪之主力擊潰也，謹電略陳，李宗仁叩江印。

據李宗仁之為人，素稱長者，心氣和平，觀此電云，我七軍調轉興甯咸之線，與進入全州之湘軍，協同夾擊，二十七日以來，我兩軍主力在文市南方與偽三五軍團接戰，兩軍廿七日以來，及二十七晚，加緊語氣，足見是日爲匪我拚命決死之時，而證明湘桂兩軍，合力夾擊是實，然湘桂軍高級指揮之對外應付，純以李白二人名義行之，如應夏等決不取以個人表示，「應在黔電致國材出兵，此係例外，且該軍奉命調回，而蕭匪未滅，時機迫切，不得不爾，至此大宋毛

更桂，關於辯難駁詰，自非請個人署名。自身負責，嚴於避賢堂之電，則以李宗仁之義舉之，其激烈與和平之語觀台二人身份及其口吻，編者在兩粵會數度學談，讀此電如見其人，敬為讀者告之，然桂軍之內部，極度水火交融，不似其他會有雜質摩擦作用在其間也。

十二月四日 偽三五八九軍團經濟唐雷潯州城羅兒士岡西竄。

十二月五日 共匪一股擾千家寺、王隘、司門前、大溶江等處，均被桂軍擊潰之，追剿軍何總司令鑄電桂白并會。

何總司令鑄電桂白道歉微電

桂林白副總司令鑄生兄，冬未電敬悉，微處呈委座電，均係根據前方將領情報，即偶有失實，亦猶贛州等日，我軍已與大股匪共在全州西南之勾牌山，朱蘭鋪，登山，南段，及嚴家，白沙鋪余家之線。連日激戰，佔領各地，更分向大埠頭，及咸水界首，堵截追剿，而貴處飛報因祇見留在寨圩等處之少數防堵部隊，尚稱體全等日，未見敵軍南下，同一誤會，西語謂事實勝於雄辯，乞勿介意，此次敵軍初於汝桂一帶堵剿，及匪繞入宜章，乃將汝桂部隊及入縣之李部，擊而之薛部，急調至零黃全間堵剿，強行千餘里，至感日方到達全州，而匪已先於有日，在界首咸水架橋渡河，敵軍名曰追剿，實則兼追與堵二種任務，承兄迭電囑我向南延伸，亦以時間兵力，而不許可之故，最留此一線之際，未能彌縫，竟至殘匪貫脫，揆諸天職與素志，祇有自愧力薄，決無遜過於人之理，所惜者，匪以狡計，先使貴軍主力，偏其寶富，及至展開於潯潯以北地區時，我軍東部署於黃全間之部隊，已追匪先逃，以前後之相左，致夾擊而未能，情強之難得實在，判斷之不易正確，其亦有同感乎，謹電致歉，請希諒會，爾後如河羅通情報，協力以社事機，并乞鑒示，弟何鑄叩微反叩。

追剿軍總部微電

匪大部已由西往西南之廣唐，雷雲州，越縣兒士岡嶺，向龍勝西竄，其先頭已抵兩渡橋附近，其一部分向鐵步方面竄走，空軍本日在上岡嶺兩渡橋，炸匪甚多。

湘軍劉總指揮趙敬成電

(一)李代司令鑄，江午電，在咸水嶺桂十五軍整參謀長云，桂軍擬於支日，分兩路追擊殘匪，夏軍長出四縣

第六節 匪竄桂北受剿之經過

匪逃，匪軍長出古宜沿湘黔邊境截剿。

(二) 陶師長廣江成電，江辰有偽一軍殘部兩團，佔領西延錦山山地，經王旅及誠團猛烈擊潰，斃匪五百餘，獲槍百餘枝，匪向梅溪口分竄，是晚追抵天門岩洞宿營，據報支日，偽一軍殘部，竄抵車田，有向松南通訊四逃之勢又偽三、五、八、九軍團，未經大埠頭，即向龍勝方面潰走。

(三) 晏區司令國壽致西轉城步團長電話，偽一軍團殘部過車田後，有便衣匪數目，刻轉下白洞。

四集團軍總部行營通報

軍息一
前在新圩石塘圩一帶被我十五軍擊散之匪偽師長陳樹香一股，約一千五百人，查并有俄人四名在內，無線電一部，馬匹甚多，嗣散竄桐木江，寶疊山，馬頭山附近，猶山地區，現我軍章王兩師，各派一營，連合民團特後隊，概歸陳指揮思元指揮，由麻子渡竄羅塘瀟陽分三路兜剿，茲陳指揮官報稱，沿途繳獲散匪槍約四百餘枝，俘匪二百餘人，斃匪甚多，日內可將全數解決。

軍息二

據夏軍長威報告，由華江向司門前進之匪約三千，滯在寶慶王隘，迭經我黃師新擊，俘匪三百餘人，繳獲槍迫二百餘枝，該股現向老江口林水裏洞方面逃竄。

又據飛機報告，千家寺一帶民房，已為共匪縱火燒燬。

追剿軍何總司令鑄通告全國徵未電

銜略，敝部奉令追匪西竄股匪，未能達封城匪以潯水以東地區之任務，實深慚愧，謹將經過擧陳，查照，當該匪初由贛南突圍，我李覺部，尚遠在黔東北追剿匪，該股匪繞陷宜章，我陶廣師仍在汝城文明司與其一部激戰，我陳光中師仍在桂東防堵北竄，我薛岳周渾元李雲杰李耀奇各部，次第由贛西開拔入湘，僅王東原章希基兩師，一散置於郴州，一位置於衡邵江防線，湘南地區遼闊，匪衆亦號稱十萬，以我兩師兵力，兼顧追與堵二者，誠不自量，惟奉委座新命，義無反顧，元日奉電，寒日抵衡，一面以王師收復宜章，尾匪追剿，一面調周李李各部，取道嘉禾，向南側擊，一面調薛李陶師各部，於自衡州至黃沙河之線佈防，當集結主力於東安零陵二點，除章兩師外，

實屬晝夜兼程，強行千里，本在匪後，而先匪到漢，尤以薛團兩部：久被道遠，勞苦更甚，（據何呈蔣電中，有每連可用之兵，僅三四十名，其餘皆病尸懸），所部各部將士，莫不忠勇奮發，予匪首創，陶師汝城，東陽嶺，勾力均各役，斃匪近千，文明司之役，斃匪六七百，獲槍百三十餘枝，王師良田，萬會橋之役，斃匪數百，獲槍百數十枝，樟樹橋之役，獲槍百餘枝，格田溪和圩之役，俘匪百餘，獲槍百五十餘枝，下灌之役，斃匪千餘，李雲杰師仙人橋，冷水鋪土橋圩，洪觀圩，永樂圩，下灌各役，共計傷亡匪官兵二千餘，獲槍五百餘枝，周澤元部當遠附近之役，斬匪數百，文市之役，斃匪數百，獲槍八十餘枝，匪經過之名縣團防義勇隊所俘獲散匪散槍，已據電報解部者，如汝城宜章郴縣等，多則千餘，少則數百，而空軍之轟炸不計焉，該股匪將抵桂邊，一部竄龍虎關賀，經桂軍痛擊，一部由道縣北竄王母橋西頭東山嶺等處，企圖牽制我零陵兵力，而其主力則由蔣家嶺出四關，步蕭匪故轍，其先頭漢平連支前，率後因糧草困難，未敢急進，不然，我蔣部數日，方達零陵，我陶師有日方達黃沙河，大可乘我兵力未集，強渡而西也，是日奉委座發西電，准桂軍將與全灌之主力，南移恭城，敵即向南伸延，弟雖以時間兵力，難以辦到，但事機迫迫，立令劉司令緒緒，率章李陶陳各師，趕赴全州，於感晚到桂，不意匪於有感等日，已在興安界首架設浮橋，竄過灘水，我劉司令建緒急率所部向咸水界首猛力堵剿，自感晚經偵察等日，在案哥格板鋪，沙子包，珠園鋪，五里牌，樂山一帶，連日激戰，匪死傷約六千餘，俘匪二千餘，奪獲步槍三千餘枝，獲槍迫砲三四十門，我軍傷亡逾千，殘匪棄夜向西延潰竄，此半日來追剿經過之大概情形也，弟力薄任重，一責功虧，雖總計各役，匪部實力確已消滅三分之一，而殘匪西竄，乃勞屢，惟愧未餘，惟有再督各部，遵照委座指示方略，爲第二步之圍剿，所有爾後進剿情形，當隨時奉達，何健微末衡參印。

追剿總部呈南昌行營工作報告

自贛匪突圍，經湘粵邊區圍剿，我軍鑒於該匪伎倆，慣於兩省兩軍接處，乘隙逃竄，又以湘南地區遼闊，交通阻滯，不便堵堵，第一二兩期，既被衝破，惟賴第三線之設防，以堵匪之繼續西竄，而收聚殲之效，本此目的，除以一師在尾追，一師在側擊，週密其行動，並扼守衡郴零陵之線，防其北竄外，判斷匪所必經之要道，調集重兵於黃沙河附近一帶地區，其時桂軍與我協定，亦以主力佈置於桂興全黃之線，我軍則利用湘灘兩水之險，及已設之礮線，彼此相接，扼要堵截，以此佈置，并奉委座迭次方略，漸擬可將該匪消滅於湘灘水以東，惟時匪狡甚，

第六編 匪竄桂北受創之經過

在澧水以來，經我軍節節潰後，一部竄龍虎關，窺賓賓，以牽制桂軍，一部由道縣至母橋及西頭東山橋等處，竄黃沙河一帶，主力則由蔣家嶺出四關，循舊道所經故道，其先頭漾日午已達文市，桂軍鑒日以匪竄賓賓，將其與全間主力南移恭城，所遺防務，請軍填接，其時，我軍担任零黃江防線者，為章亮基師及李覺之補充四團，陳光中師由桂東開拔，力抵東安，陶廣師自汝城堵剿後，有日方遠黃沙河，薛岳所部，敵日方集中零陵，而遠道長征，疲憊已極，當令其退接零黃江防，抽出章李兩部並陶陳各師，由劉司令建緒親率，星夜南移，於感夜趕到全州，而匪之先頭已於有感當日，在興安北之界首，架浮橋，連貫渡澧水，我劉司令建緒，急率所部由全州南進，向咸水界首，自感晚起，經餘關等日，在零圩，覺山，路板舖，沙子包，珠蘭舖，白沙舖，五里排，麻子渡一帶，連日激戰，斃匪約六七千，俘匪二千餘，奪獲步槍三千三百枝，機槍迫砲三四十門，我方傷亡逾千，殘匪向西延潰竄，我十三師（萬耀煌）收復道縣後，繼續向匪西追，數日經永安關前進，在楊家灣，高明橋，永安關等處，節節擊潰匪之後衛，冊中佔領文市，計沿途俘獲匪各數百，獲槍八十餘枝，我方亦傷亡士兵二十餘名。

何總司令鍾政林劉為竟微西電

某電，恭悉，桂軍勇於善戰，素所欽佩，此次未能肅清股匪於澧水以東，原因甚多，第負責追剿重任，自責未遑，決無隱過於人之理，昨奉鍾兄東戌冬來各電，似於此間情報，稍有誤會，除以微辰電敬致歉意外，尙盼吾兄從中解釋，承示湘桂兩年，應本已往追剿匪徒提攜並進之精神，忍辱負重，力圖事實之補救各節，愛護周至，感佩五中，敬當轉飭所部，奉為準繩，協力以赴，悍匪當前，國難未已，鍾兄善籌在抱，尚乞特請勿吝賜教為禱，弟何鍾即微西。

按綜上所述湘桂兩軍敵各方文電，在湘軍則必謂匪竄澧水，在桂軍則必謂匪偷渡湘水，究竟共匪渡澧水或渡湘水，此時不加辯明，後之來者，各執一詞，難免如史漢及魏陽國志莊嚴循江沂沅，傳為千古疑案，編者自親身歷，躬與其殺，爰作湘桂水考，以此以備將來之考鏡。

湘澧水考

謹按中國之水，殊途而同歸者則甚多，同源而異流者，則絕心，此相澧水之所以名，亦世界之奇觀也，宋柳開湘澧二水說云，水一水也，自陽海山西北流，至分水嶺，分為南北二水，昔人以三水相離，故名之曰相離，後人又加水

云，此湘灘兩水得名之由來也。此兩水見於古書者無少，舉要者，如地理志，水經注。班志云，零陵郡，陵陽縣，陽山湘水所出，至零陵入江。又有潯水，東南至零陵入潯林。桑維翰云，湘水出零陵安縣陽山，東北通零陵縣，潯水亦出陽海山，南過蒼梧縣，潯水注云，湘灘同源，分爲二水，南爲潯水，北則湘水。又云湘灘之間，陸地廣百餘步，謂之始安橋，是水同源而中分，其說甚古。據廣西全省分縣圖，（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廣西省政府民政廳製），興安縣概況稱之，本縣爲湘灘二水分流處，二水源出靈川東南之海洋山，東北流入縣境，又西北流經分水塘，分爲三派，東北爲湘水，中爲塘堤潯水，下流合湘水，西北爲潯水，湘水自分水塘分派東北流，兩岸合諸潯小溪入全縣境，潯水由分水塘西北流，經縣城東北，折而西南，過三里陡橋，再西南流，大潯江合諸小水自西北來注，又云潯水自花橋起，至隔江背止，設陡三十有六，舟行時用以堵水，非此不可通航，概況所云之陡，即等於水閘，明洪武二十九年二月，御史嚴震直題，有石刻於靈渠之飛來石可證，查此渠，創始於秦，成功於漢，而改善於唐，據淮南子云，秦利越珠璣象齒，以兵畏之，秦兵三年不解甲弛弩，使靈渠無以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高誘注云，靈祿秦將，鑿通湘水潯水之渠，此鑿靈於秦之證也，後漢書馬援傳，援所過，輒爲郡縣穿渠灌漑，以利其民，太平御覽漢伏波將軍馬援開湘水爲渠六十里，穿度郡城，今城南流者，是秦舊潯耳，此成功於漢之證也，御覽又云，寶歷（唐敬宗年號）初，渠道崩壞，舟楫不通，觀察使李渤，遂壘石造堤，分二水，每水置石斗門一，使制之在人開閉，開潯水則全入於桂江，擁桂江則潯歸於湘水，此改善於唐之證也，辭源謂以湖潯湘，空其舟可入潯水，下西江，余游粵西詢之全州子，據稱往歲由永州貶貲，載抵蒼梧，貨船載重三四千斤，後至興安渠塘遊覽，的是奇觀，今日所謂分水塘者，卽唐之堤，漢之渠，秦始皇帝時之舊蹟耳，鄒魯有詩云，湘灘分派鑿渠功，人食秦皇恩不窮，堤比長城固中國，詎知歷史恐難公，分水塘現在興安縣城東北兩里許，向東北流去者爲潯水，向西南流者爲潯水，以潯堤爲兩水之界，又爲兩水之界，界限分明，蓋成水界首以北各地，均屬湘源範圍，自秦越爭地以戰，竟流血尸十萬，爲湘灘水源間，千古以來第一次之大會戰，不料時逾二千一百四十九年，又將此湘桂兩軍夾擊共匪朱毛之入於此，尸積桂嶺，血染湘江，誠浩劫也矣。

據前考斷，則朱毛軍實渡湘水，究竟此役誰負其責，孰尸其咎，有人說桂軍疏於防守，實在桂軍，或曰，桂軍奉令緣境，當然不負疏防之責，又有人說，湘軍不速填接，實在湘軍，或曰，湘軍奉命追剿，又焉能負堵擊之咎，其人曰，

如此說來，則湘桂兩軍皆不認幹，然則共匪渡河之責，將誰歸，或曰，大有其人，南昌行營負統籌之責者是也，但其理山，約有數端，一不應限制薛路遲到零陵，專意防匪北竄，二不應斬予朱岳兩部，不准西匿，三不應即時撤銷南路軍名義，使與剿匪不生關係，四不應集大軍於贛區，行營全盤統籌，算無遺策，在匪未脫竄以前，先頒方略，斷定匪或股竄，而又固意放出此空際，使之逸竄，其實其咎，不歸行營參謀長而歸之誰，竊者深諱其言。

十二月六日 朱毛竄過兩渡橋以西地區，桂軍擊潰王隘千家寺之匪，廣西民團追剿陳樹香一股，回竄湘南。

四集團軍總部行營通報

軍息

據夏軍長威報告，由華江向前門司前進之匪約三千，時在黃臘王隘，迭經我黃師痛擊，俘匪二百餘人，繳獲槍砲二百餘枝，該股匪現向老江口沐水灘洞方面逃竄。

又據飛機報告，千家寺一帶民房，已為共匪縱火焚燬。

軍息

(一) 夏軍長魚西電稱，五日在興屬千家寺與我抗戰之匪，查係偽五軍團董振堂部，為匪左側衛，第三師董匪與偽政委朱瑞，昨夜八時正在千家寺晚餐，適我軍乘隙前進，匪等即落荒而逃，當夜我軍佔領千家寺俘匪甚多，據匪供稱，自任新圩石塘圩擊潰後，偽三、五兩軍團，已潰不成軍，匪見我放槍即逃，每連戰鬥兵，僅二十餘名，子彈非常缺乏，現董率殘部，向北竄走，我軍現正在分途追剿中。

(二) 韋師長魚西電稱，前在瀘北被我擊潰之匪一部，逃入瀘屬大源寶馬頭嶺一帶崙山地區，經我民團追剿，俘匪五百餘，獲槍枝馬匹電話機線電等甚多，殘匪尚有千餘人竄至貓兒關，現正包圍中。

(三) 查西竄之匪，現向在興安龍勝境內寄蹤底千家寺之線以西，千家寺中洞之線以北，芙蓉河之線以東等地區，山高路窄，依地形判斷，此匪現存不過四萬人，自在瀘北逃散，軍痛擊慘敗狼狽逃竄後，已成驚弓之鳥，聞槍即逃，甚至我軍一掃俘匪擁擁恆以百計，匪之戰鬥力，實已全失，現我軍除以一師協同民團，負責肅清各處殘留散匪外，並以夏屬兩軍，分途連絡各友軍堵剿。

四集團軍行營通報

軍思

前在新圩石塘圩一帶被我十五軍擊散之共匪偽師長陳樹香一役，約一千五百，查有俄人四名在內，無線電一輛，馬匹甚多，嗣散據木江寶壽山馬頭山附近，嶺山地區，現我軍草王兩師各派兵一營，連合民團特後隊，概歸陳指揮官思元指揮，由麻子渡富羅溝陽分三路兜剿，茲據陳指揮官報告，沿途繳散匪槍約四百餘枝，俘匪二百餘人，匪甚多，日內可將全數解決。

十二月七日 朱毛分三股西竄，一股經車田過洪江，一股由唐洞過白竹包向中洞，一股由文家洞經李家水過江底，總軍追擊之，大捷。

蔣委員長自南京電桂嘉獎，并囑置俘匪。

蔣委員長電西京參電

委員長復電不稱兄，而曰貴部，似有格外之客氣。

邕甯李總司令，冬午電均悉，電部與匪主力，激戰五日，俘獲五千以上，具見官兵奮勇，深堪嘉慰，所擬追剿部署，亦甚妥善，希與友軍，切取聯絡，努力窮追，所俘匪衆，可就近送交雲德處置，除電知雲德外，特復，中正虞國參京印。

四集團軍行營通報

此等山谷地帶中央，何不派機，轟炸使其，倖免逃竄。

軍思（一）向西延竄之竄，昨晨與我周師秦團在河口地方（龍勝東方）激戰，結果斃匪官兵八十名，俘匪三十一人，奪獲自動步槍五十餘枝，輕機關槍三挺，我軍連附殉難，並傷士兵四名，我軍正在聯絡各軍，繼續大舉圍剿，至唐洞王隘一帶之匪，爲數二萬餘，自前日（七號）被我十五軍痛擊後，現分三路逃竄，一路由車田過洪江，一路由唐洞過白竹包向中洞，一路由文家洞經李家水過江底，查唐洞向中洞逃竄之匪，不下萬人，偽政治部主任王稼穡在內，想朱毛亦在此路同行，因我軍追剿甚急，晝夜不敢停留，疲勞殊甚，現我十五軍正跟追中，想激應肅清不難。

（二）竄據湖北賀江源線之匪，昨有百五十人，槍百枝，駁壳六枝，輕機關槍一挺，向我軍投誠，現已由蕭團處置，復據土人報稱，在灌新圩附近有殘匪百餘人，槍數十枝，機關槍一挺，亦被我民團圍困，雙方死傷數十人，昨已被繳械。

（三）前由桐木江竄至貓兒園之匪，係偽三十四師陳樹香，經我民團聯隊與凌團在該處圍剿，先後擊斃與俘獲

不下千餘，獲匪槍二百餘枝，馬數匹，並取獲匪所埋藏槍六百餘枝，及電話機與無線電多件，陳匪及俄人四名，共斃匪五六百人，向四關逃竄，我軍仍在追剿中。

桂軍夏軍長威自中洞陽電

今晨率軍與匪相遇，於九時行抵硯田，與栗園相遇，據栗園面稱，賊昨（六日）日率二、三兩營於午後八時，行抵硯田前，與匪之修衛一團，及與匪由客邊撤退之前哨百餘人相遇，激戰數小時，並無損傷，均被擊潰，前面之匪，向中洞退却，後面之匪，繞向塘背硯田右側二里遇竄，俘匪百餘名，獲槍數十枝等語，職查屬實，即將栗園向兩渡橋追擊，栗園敗後，行甫二里，在堅石畝與匪二四百人相遇，戰未半小時，即被擊退，匪沿途節節抵抗，掘斷道路，極形頑強，加之沿山谷河邊一條小路，前進兩旁設藏，故進展頗難，午後三時，梁園前衛又與匪千餘人相遇於中洞前數里之三家洞，戰鬥殊烈，嗣將匪國率栗園加入追剿，匪大部始退，小部仍與我軍抵抗，惟時已晚，乃將在原野警戒，總方報告，中洞向唐洞逃竄之匪，連行三晝夜，不下四萬人，偽政治部主任王稼穡在內，推定王為偽總部人員，現朱毛避竄就，諒亦在此路，其退却之方向，一部向塘洞，一部向桃嶺經短嶺河口向龍勝，職部史團計今日晚抵唐洞，前方隔絕頗難連絡，擬請鈞座明（八日）晨用飛機送信，告知職方情況，倘兩渡橋有匪大部，務將堅守唐洞與謝國聯絡，至謝國已否由導江往平安寺北進，除電話轉，并派兵送命到導江等候外，究竟情形如何，亦擬請副座，用飛機查明，並請聯絡，并令謝國楊向唐洞與史團聯絡，職擬明日留一小部守中洞向龍勝營警戒，大部尾匪後，向唐洞前進，再定進止，至竄往龍勝之匪，職力難兼顧，擬請鈞座派隊尾追，謹電呈復，不勝急切待命之至，夏威呈陽西於中洞。

按桂北秦城嶺以西一帶高山峻嶺，鳥道難行，行軍不易，已見於何健對行營宣傳人員之講詞，及見於本書第二編胡族長達追剿蕭克之口述，今證之夏軍長威的報告，可以想見其交通之不便，糧食之極度缺乏，朱毛今以大股入竄其間，正無異鼠鑽牛角，愈入愈狹，大軍尾匪追竄，自屬困難，竄道中央的飛機，也怕山高路小嗎，自共匪竄過湘水之後，就不聞聽中央飛機的聲響，若謂由衡陽起飛，距離過遠，不便往還，而邵陽飛機場，不消勞民傷財，晝夜趕築，何以捨而不用，據夏威的報告，匪由中洞向唐洞逃竄，連行三晝夜，不下四萬人，並云王稼穡在，推測朱毛必混在內，土匪如蟻進行，正好予以猛烈轟炸，山崩谷裂，亦可使朱毛加減其間，取軍中命令，則亦匪禍根，亦可斬斷，其他各省民衆，

亦少罹此浩劫，然而陽機場築成之後，未聞一用，而給其民日，此爲國防而設，但蔣委員長訓示國人曰抗日必先剿匪，又在北平曰，有人在共匪未肅清以前，而高談抗日作戰者，皆爲國家叛徒，（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湖南大公報轉載北平路透社電），按當日馮玉祥在張家口說，槍口對外不對內，主張先抗日，而蔣氏的話，係針對馮氏而發，就另一方面說，中央曾宣示攘外必先安內，抗日必先剿匪，則是謂匪在當日重於抗日，比之國防，尤爲重要，當其時，抗日既談不到，對剿匪又不利用，試問積極起義援場何爲，然則共匪一旦不撲滅，則資慶匪場，一日不能用，以有用之民田，有用之民力，化爲無謂之虛鄰，滅匪何日，抗日何年，烏乎國策。

十二月八日 共匪竄犯湘邊紅沙州，桂軍佔據唐洞，匪竄馬蹄街，湘軍補充總隊成主任鐵鉞，出道縣協桂軍圍剿東山猛之陳匪桐香。

四集區軍行營通報

軍息

夏威軍長感電，（一）粟團庚日搜剿兩渡橋附近山洞，俘匪五十餘人，（二）史團黃營魚日午搜剿千家寺附近山洞俘匪三百餘名，獲槍八十一枝，顏營陽日在油榨坪與偽五軍團十三師千五百人決戰，俘匪官兵七百餘名，繳槍一百九十八枝，同日午後，該團長率黃營到老山界與匪遭遇激戰，俘匪百十餘名，繳槍二十八枝，該團八日拂曉，佔領唐洞，匪大部由江底馬蹄街竄走，一部由車田經三百灣潰入龍勝。

桂軍補師長祖晃齊電

頃據職師秦團長霖山塞納塘電話，一職團今（八日）日在馬羅與匪接觸，經職率隊猛攻，即潰退，午後五時追擊至塞納塘北端高地，停止攻擊，一面搜索殘匪，一面偵察匪情，（二）此役係與匪軍第三軍團第四師接觸，計斃匪團長一名士兵百餘名，獲自動步槍一枝，駁壳一枝，步槍二十九枝，俘匪二十餘名，（三）在斃匪團長身上，搜出命令一件，係偽三軍團第四師師長張宗遜，政委賈克誠五日由大溶江所發，其要旨爲本師以繼續西進，開闢道路之目的，於今（五）日向通道龍勝大道之江底河口，相繼宿營等語，（四）職在陣地高地觀察，潰匪在沙木均構築陣地，向我營警戒，河口似有匪千餘，（五）此役職團陣亡連附一員，士兵二十餘名等語，職今夜令蘇團秦團在塞納塘折渡一線，佔領陣地，向匪警戒，張團在馬羅待命，擬明（九）日拂曉即向河口馬蹄街之匪攻擊前進，職電報據

，祖身齊參印。

追剿軍總部庚戌衡電

(一) 匪大部仍在前門司龍勝以北一帶深山中，其一部槍約數千，已竄抵城步以南之丁坪紅沙洲一帶。(二) 成鐵鈹部，本日追剿協同桂軍兜剿東山猛獐匪，(三) 本總部真，(十二月十一日)移駐邵陽。

追剿軍何總司令健庚午電令

命令(一) 竄匪自經我在咸水附近擊潰後，狼狽不堪，竄匪與安龍勝以北山地，晝伏夜動，聞槍即逃，似有沿湘桂邊境西竄貴州企圖。

我桂軍刻正以夏軍由西延緩縱追剿，以寥軍經龍勝古宜進出通道，與我連絡圍剿中。

(二) 我軍巡奉 委座徐成電令，應以不使匪竄入黔，會合川匪 或延延湘西與黔匪合股之目的，將其圍剿於湘黔桂邊境而聚殲之。

(三) 第一兵團應以一部位置於城步附近，堵剿北竄殘匪，以主力集結於綏寧附近，向南覓匪截擊，並督修所在地區內之獨堡線。

(四) 第二兵團潛經山洪江迅速出會同靖縣，向通道方面覓匪截擊，並督修所經地區內之獨堡線。

(五) 金屋塘、瓦屋塘、寧牙通道之線，為第一第 兩兵團作戰地境，線第一兵團。

(六) 本部準其日移駐邵陽。

上六項仰即遵照。

十二月九日 共匪一股竄長安營，桂七軍破龍勝馬路街之匪。

桂軍白副總司令崇禧致何佳辰電

何總司令崇禧兄，敬展電報，甚密，此次共匪竄西竄，湘桂兩省，首當其衝，貴我兩軍，負責堵剿，過去因情報難明，判斷不易，未能將頑匪殲滅，彼此俱抱遺憾，但貴我兩方面，士兵均能奮勇殺賊，沿途截擊，使該匪已受空前莫大之打擊，日來捷報，已作事實上之證明，以前種種，吾輩置之一笑，可也，前因長江大河一帶盛傳做

軍固意擬匪，甚慮有聯共之謠，而中央要人及派密友朋、亦紛紛來函指摘，此必有人因意中傷，第當時開聽之下，非常憤恨，遂有東成密電之中辯，此中苦衷，惟兄必能諒我，弟對友軍作戰，只有隱忍揚善，從來向外界及友軍隻字短處，此後實我兩軍，一切事項，擬請先行會商，不必事先單獨向外發電，以期一致，現匪部主力在龍勝東北魁城嶺之金坑一帶，我廖夏兩軍已於本日拂曉分途向龍勝東北之江底附近，攻擊前進，飛機亦開往助戰，俟得戰報後，再行奉聞，弟白崇禧即行反行印。

桂軍白副總司令崇禧佳電

敵軍萬軍已將興安屬玉隘中洞等處之匪擊破，向兩渡橋追剿，廖軍已將龍勝河口馬蹄街之匪擊破，向湘邊追擊，前後俘匪在興安一屬，已過三千，其餘各處，尚未詳計，俘匪衣帽，均有紅邊，係為匪之基本部隊，特以奉聞。

桂軍白副總司令崇禧青年電

本日正午，蕭（應麟號燕儀）由龍勝來電稱，（一）今晨軍師向河口前進，將匪擊破，匪傷亡數百，俘匪三百餘人，獲槍甚多，現匪先頭已竄至廣南長安堡一帶等語，（二）據廣安潘陽泰師長電話稱，偽師長陳樹香，偽團長張勝，及偽人率殘部約五六百人，魚尾山蘇江竄向道州方面，本日俘虜五百餘名，民團繳獲重機關槍四挺，輕機關槍及自動步槍各一挺，步槍七十餘枝，南聯隊獲輕重機關槍各一挺，步槍百餘枝，李聯隊獲重機關槍一枝，步槍百餘枝，等語，崇禧青年行參印。

桂軍周師長祖晃佳電

今晨職令蔡團由寨納塘攻擊當面之匪，向馬蹄街前進，職與蘇張兩團，由寨納塘沿龍勝河左右兩岸前進，猛攻河口之匪，匪係第三軍團第五師，擊潰後，俘匪二百餘名，槍百餘枝，據俘匪供，屬於第三軍團第五六兩師，並說偽軍總部及其主力，均經河口，後有第九軍團，飭山兩起前進，匪軍西竄之目的地，係貴州等語，職即令蘇團在河口佔領陣地，向江底方面嚴密警戒，職於午後二時，率張團由河口側擊，馬蹄街附近高地之匪，約有四千餘名，匪經火掃藥陣地頑抗，經張團圍攻，匪勢不支，節節潰竄，現匪大部由馬蹄街西北方面潰竄，小部向英幹方面潰竄，職於午後五時三十分，飭蘇張兩團於今後各派一部在三百灣及馬蹄街附近高地，向匪警戒，其大部集於馬蹄街職團沿途有紅星蘇江汀州等路標，並詢問河口馬蹄街兩處土民，均云匪在該處通過三日夜，數約五六萬人，茲誌知

第六編 匪軍桂北受創之經過

該匪主力，由江口經河口潰竄無蹤，總台情況判斷，該匪有經廣南平鄉長安營等處潰竄之模樣，聯師各團稍有傷亡，請電察核，祖晃叩佳戊戌印。

追剿軍總部佳亥衡電

(一) 匪主力尚在龍勝東北越城嶺金坑一帶，一部竄城步以南之紅沙洲，向長安營方面西竄。
(二) 湘桂交境東山橋附近，遺留殘匪千餘，向山關方面回竄，桂軍已派隊進剿，粵軍又派成鐵鈇部由道縣方面截擊，不難肅清。

湘主席何健在長沙中山堂向湘民報告追剿經過。

查匪部實力，號稱一三五八五軍團，人數雖無精確統計，大概約有十萬左右，由粵入湘境時，沿途損失約萬餘，由湘竄入桂境時，又損失數萬，如陶師汝城各役，周部於寧道之役，王師於祁縣各役，李師於嘉藍各役，斃匪官兵數槍數，多則一二千，少亦數百或數十，其他如汝城宜章祁縣藍山嘉禾臨武各縣，陸續報解俘虜者一二千人少亦數十百人不等，均有確數可查，股匪竄入桂境之後，因見澧水一帶，屯有重兵，無法竄過，乃以一部份約萬餘人向龍虎關瀘陽以南潰竄，廣西兵力不多，防區過廣，事實上，未能處處佈防，同時我追剿的都隊，又係遠道蹣跚追擊，不能兼顧前面的堵截，因此匪之大部，遂因桂境前面無堵的原因，乘虛渡河，如是在澧水以東地區殲匪的計劃，未能完成，僅在興全之間消滅匪之一部，最近廣西境內，每二三百或百數十槍之散匪，被各地軍團繳械俘虜者亦多，其在東山橋與零陵道縣間之一股，約千餘人，並有俄人四名在內，昨接廣西方面電告，已將其擊破，又竄入道縣境現正圍剿中，股匪大部，是上月二十六七日，乘虛渡河，我劉總指揮部，係二十七日起到全州，立即猛進，計二十九日三十日與本月一二等日，作戰極烈，匪部死傷六千餘，俘獲極多，總計匪部目下所存者，至多不過五六萬人了，並據俘匪供稱，匪之主力作戰，係因多數新兵，匪在江西出竄之先，強迫徵兵五萬人，結果僅得三四萬人，無論老兵新兵，現在多已拖得疲瘁殘疾，而脚多走腫，故人數雖多，並無作戰力量，乃竟未能依照計劃，乘此聚殲，而是多麼一件抱愧的事，本人接得匪已渡河消息時，乃很迅速的令劉部急轉向新寧城步，薛岳急轉武岡一帶堵截，另以陶部向西經橫溪口城步尾追，再作第二次的圍剿，同時廣西方面，亦有兩師兵力，向龍勝追剿，現在匪困湘桂邊區，目下四處均有軍隊包圍堵截，不易竄脫。

十二月十日 共匪竄入湘西，其後衛尚在桂北龍勝屬之河口江底與桂軍相持中。

四集團軍行營通報

軍息

頃據龍勝電報稱：（一）今晨匪首秦團向河口匪軍攻擊，擊斃匪官兵四十名，俘獲十一名，奪獲步槍四五十枝，輕機關槍一挺，現我軍部隊在秦納斯前方與匪對峙中。（二）現屬集江底至河口一帶，擬於明日拂曉，向河口江底之匪攻擊，以周師爲第一線，覃師爲預備隊，位置於龍勝附近，擬將該匪擊破後，以覃師向鳳凰進出，古宜堵剿。（三）爲防共匪進江底，請轉知夏軍向江底前進等語，仰即率部進出江底夾擊爲要。

十二月十一日 共匪後衛由獨境反政，被桂軍軍師擊潰之。

四集團軍行營通訊

軍息

據軍長來電，軍師今日到石村向河口進攻，昨已截匪爲兩段，尚在相持中，昨日下午七時，有匪千餘由獨境來反政，被我團圍擊潰，俘匪十餘名，奪獲槍數枝，據俘匪供稱，爲偽三軍團，已過一師，尚有五團在後。

又據三江探報平鄧廣南之匪，昨日上午五時，向下江方面逃竄，下江之匪，昨日上午三時，向通道綏甯間逃竄，上午十時，已走兇，平鄧廣南，已無匪蹤。

又竄下撫長安營之匪，其先頭部隊，文晨已出臨口，獨境之匪已被我軍師擊破，現向地林寶俊方向潰竄。

十二月十二日 共匪全部竄離桂境

四集團軍行營通報

軍息

頃、據軍長來電稱：

（一）龍勝屬河口（石村東北方）之匪，前日被我軍師截爲兩段，斬獲甚多，當晚七時已竄過獨境之匪，千餘人，復回至石村反政，被我團圍擊潰。

（二）據俘匪供稱當面之匪，係偽三軍團彭德懷所部，其先頭之一部，已過河口，餘五團尚未通過，故由獨境

夾殺。

(三)據報昨晨長安營之匪，轉向通遠樓南之下鄉竄去，廣南之匪向地林竄去，劫匪主力，似在長安營平邱下鄉木路口之間，經石村廣南之匪，乃其左側，已經我軍迭次擊潰，已潰不成軍。

乙、據夏軍長威文電稱。

(一)黃師九日上午五時，在江底與匪接戰，頗有新獲，匪向老鴉嶺黃祥逃竄，十日向河口（龍勝東北約二十餘里）轉進，與匪遭遇激戰，俘匪三百餘，獲槍二百餘枝，輕機關槍五挺，我軍亦略傷亡，聞土人云，此路係偽五軍團五師，及九軍團，現已入湘境。

(二)據俘匪少年團供稱，朱毛親率一三兩軍團。經兩渡橋向龍勝前進，五八九各軍團，已潰散，匪軍戰員及槍枝，現存不過萬餘，匪軍師以上，有無線電技師，均為俄人，前在界首附近，曾被我軍飛機炸毀兩架。

(三)據拉去逃回之士人稱，匪雖由通道入黔之企圖。

經軍白副總司令崇禔在萬縣電報會報告剿匪經過

此次共匪西竄，雖稱十萬，其來勢甚為兇猛，可是我省只有十四團之軍隊，及民團之力量。由上月二十五日起，至本月十二日止，已將仙鶴逐出境，由此看來，共匪亦不見怎樣打得，此次我軍與共匪作戰，除共匪傷亡不計外，計生擒共匪七千餘人，若生擒與死匪共計，不下一萬五千人，統計奪獲匪槍四千五百枝，機槍數十挺，至民團方面，所獲亦不下此數，此可說是我省自割匪以來，空前未有之勝利，共匪在江西生存七八年，蔓延數十縣，以成百萬之軍隊，而不會殲滅，今以我十四五團之兵力，便將擊潰，這又不能不歸功於我軍民合作，奮勇殺敵之精神之所致。然江西連年割匪，而共匪愈猖獗，此種原因，實由軍隊之不良，政治之腐敗，有以造成，因軍隊不良，不獨不能殲滅共匪，反而資助許多槍枝子彈糧餉，政治腐敗，便造出許多貪污官吏，到處壓迫良民，甚致逼良為匪，有此種種原因，是以造成共匪發展之機會，現在共匪不能久住江西，實因為受各方經濟的封鎖和編整政策之實現，所以他見死期將至，不得不放棄老巢，力圖西竄，另謀出路，當經我省邊境時，他本想由我省中心通過，後見我省堡壘堅固，軍民得力，遂不走官賀而求灌全，亦實由於此。但此次在界首西延等處，共匪亦受了莫大之損失，由此可知堡壘的作用，亦不可謂不大，總之我省現在軍隊，已漸入軌道，民團訓練，亦很有成績，此次剿匪之勝利，全賴我

這些話只
有白崇禧
在廣西時
說何健在
湖南不敢
說而不敢

失一城
有黃旭
初語口

軍民合作之舉，現我省實行徵兵制度，各處應徵，非常踴躍，大家果能長此以往，繼續努力，實行，則不但國小毛賊，即一切帝國主義，亦可以打倒，復仇雪恥，在此一舉，希望大家努力。

何鍵白崇禧兩人的報告，十足表現其各人之立場，各人之口臉，白崇禧毫不客氣的批評中央之軍事政治，如何惡劣，而何鍵對於中央之不肯擊匪，不敢作半個字的考語，還要替他們說這道歉，辛勞備至的話，聞者想，這是多麼苦心之辭，因為何氏態度，向持和平，而白崇禧則個性剛烈，看他與何鍵辯論之電，便可證明，因為他在廣西，組織兵，李宗仁坐在廣東，一概不管，彷彿齊桓信任管仲一樣，中央當局，知道白氏厲害，胡漢民雖說在西南主持大計，但能說不顧行，而白崇禧則口到手到，所以中央也特別對他注意，但他與李宗仁，是以抗日剿匪並重，而自負的脚色，他剛把朱毛追出廣西境，就趕快喚醒民衆，注意到復仇雪恥大題，以視言偽而辯，長首長尾者之精神為何如哉，聞者民二三遊桂，曾以湘語英雄抗日圖貽與李白，以飲其志，李白深謝之，蓋合其意也。

廣西黃主與旭初通電向桂軍祝捷

衡路，賴中共匪，號稱十萬，突圍西竄，各處震動，我以少數兵團，旬餘之間，迭次破敵，與匪以向所未有之重創，殘餘匪衆，狼狽遠遁，全省不失一城，免受顛覆慘禍，此皆我總司令指揮若定，部署周詳，軍國官兵，忠勇奮發，同心協力之賜，旭初謹代表全省一千三百萬同胞，向我將士團兵敬致極深之感謝，并派民政廳長雷殷，攜款赴桂犒勞，賑恤撫慰被災民衆，其名縣受災區域，已通令退免本年度糧賦，即由雷廳長督縣施放急賑，我省此次作戰之經驗，確知軍民合作，收效至宏，年來民團訓練之功，於斯悉著，除另電飭縣佈告，大獎益加奮勉努力前進外，特電佈陳，願賀新禧，黃旭初叩有。

四集團軍總部，派參謀長葉祺，赴興安灌縣一帶慰勞，此次參加剿共成績著卓之民團特後隊與各聯隊。

廣西省處置俘匪經過

四集團軍派政訓處長潘宜之，設法將俘匪感化，潘處長即指定科長李文劍，處員普劍慶等，專司其責，其辦法如次。

(甲) 探詢匪區情形。

一、匪區經濟政治情況，及赤匪土地分配法，二、赤匪經濟狀況，三、赤匪人民生活，四、僑中央對赤匪人民

第六編 蘇宜維北受創之經過

之政治訓練，五、偽中央內幕，六、共匪內部各系派之鬥爭，七、赤匪之教育。

(乙) 匪軍內容。

一、匪軍來源及赤匪的徵兵法，二、匪軍的組織，三、匪軍實力，四、匪軍中之重要人員，五、匪軍中之戰鬥方法，六、匪軍與剿匪軍抗戰之史實，七、匪軍之政治訓練，八、匪軍之生活，九、其他。

(丙) 此次西竄之情況。

一、西竄所經之路線，二、西竄匪軍之實力，三、西竄之目的，四、西竄中匪軍之損失，五、西竄中行軍之情形。

(丁) 感化。

一、就赤匪人民所感受之痛苦，說明赤匪之自然奔潰，二、解釋中國之國情，不宜施行共產主義，三、歷數七八年來紅軍之失敗，以為例證，四、就西竄為中國共匪之末路，五、就西竄俘虜等所感受之痛苦，喚起俘虜之自覺，六、宣傳政府之經濟建設計劃，七、指示尋求中國出路，傾復與民族，打倒侵略中國之帝國主義，八、說明人民欲得到徹底解放，須實行三民主義，反證共產主義給予江西民衆之痛苦。

據廣西軍政治處所調查俘匪各項，備見標目，未見內容，想不外本書第一編所述各情，將來收得該處紀錄，再行充實，惟查交代俘匪一項，在本月七日，蔣委員長已有電叫將俘匪送交何雲樵處理，而白崇禧於十三日，尙電廣州與李宗仁請示，而李宗仁於十五日又電上海各慈濟家，代俘匪求賑，直延到十八日，白崇禧才打電報李，謂已得湘何復電，允設法接收，還是什麼緣故，因為何健奉令，担任西路軍時，再三向中央及行營請求補助經費，蔣委員長每月只准補助二十萬元，忽然來電，只准撥到十月份為止，而追剿大任未終，何健迫於無法，乃於十二月二十九日電請軍政部長何應欽維持，其略曰，前奉 委座江西參京電，每月經費二十萬，只准發至十月份止，現為時已屆十二月底，而追剿任務尚未終了，該項經費，或為各部隊之額定補助，或為臨時所必需，此關鍵不係在追剿，部之本身，實應從何取給，抑軍照案續發，乞我公轉呈 委座云云，因此之故，在七號的天，何師雖牽到 委員長電接收俘匪，何健實在不敢貿然承認，而桂軍因久無何氏復電，白崇禧亦以給養困難，不得不轉函之粵陳，而請訓於李氏，是以有後述兩電之請求，但李宗仁洞悉在指，不悅其名爲仁，附錄白李兩電於後，以備他年之考。

白崇禧呈李宗仁請示處理俘虜電

廣州總司令李鈞鑒，某部，其匪自竄入桂境以來，迭次大戰之結果，被我軍俘獲共匪偽官兵七千以上，本擬將交英機處置，由陸運道，且長途，逃散必多，竊意擬將該俘匪由桂林雇民船送梧州，再易輪船運粵，經粵漢鐵路至韶關，請中央派員接收處置，或押解入贛，使其各自為生，如何聆覆，職案轉叩元成。

李總司令宗仁致馮玉祥團長求救濟電

上海總商會王曉籟先生，轉各慈善團體處洽辦，許士英、謝先生均囑，雖匪米毛，定計四竄，皖湘經桂，志在黔川，我軍迎頭痛擊，血戰十餘次，先後俘匪甚多，除重傷病發暫留醫治不能行動者外，尚有偽官兵七千餘人，迭經公佈散遣，諒遠塵及，此輩匪衆，假保良民，只因受共黨威脅利誘，始挺而走險，供其驅策，其行可哀，其情可憫，今既援之于水火白塵，以自新之路，使爲農，以謀生計，惟此七千餘人，均籍隸長江流域各省，若由陸路解送，道遠且長，難於管理，沿途必多逃散，弊尤多，故擬先由海道運滬，再行分別遣歸，索仰先生慈善爲懷，軍倫領袖，定能憫此流離顛沛，受其匪利用之同袍，加以援手，籌資遣送還鄉，俾免流於溝壑，際先生仁風遠播，世所聞欽也，敬此籲請，謹候電復，弟李宗仁叩。

李總司令宗仁致陳總司令齊業電

廣州抄送陳總司令助鑒，頃接白副總司令徐電稱，得何總司令芸樵電，派蔣委員長電，接收俘匪解贛，現定於號日由興全渡分批起解，至貴沙河交湘軍接收，約兩星期，可竣事，解粵擬作罷論，崇禧後行副印等語，特電察照，弟李宗仁叩。

按廣西辦理後處置事宜，井井有條，章法不亂，且以七千俘匪，做出若干文章，白表示其周密，李表示其寬仁，實表示其和衷，固顧我最高中樞，日唱綏誠團結之聲，極微雲漢，然一掃其實，蓋自爲黨，政自爲政，軍自爲軍，真夢同床，互相標榜，遠不如廣西一省，李白實三位一體之真正精誠團結，令人欣羨云。

共匪西竄記

第七編 匪竄湘西受創之經過

朱毛西竄，賀蕭東竄

總論

昔太平軍石達開之將赴西蜀也，先以一軍出貴州，下川東之黔彭，襲鄂西之咸鳳，陷湘西之龍山，再進而窺常德，以分清軍之勢，遂開出由廣西之融縣沙宜，取湘西之綏寧，分出臨口雙江，使清兵首尾受敵，不能相顧，今朱毛由桂北之龍勝西竄綏寧，賀蕭由龍勝東犯桃江，前後敵情，如出一轍，當石達開之播土西行也，湖南巡撫毛鴻賓檄江忠義席宣田周達武諸將入黔迎戰，札知府張修副將張昕等矢堵餘寇，均能稱意，所向有功，毛氏並無過人之謀，兼人之勇，徒以滑文宗命將出師，寄以心腹，責成專任，不爲遙制，故也，今之追剿匪則不然，何健以湖南省主席，並拜追剿總司令，統轄六軍十八師一百二十餘團之衆，大可張羅設旂，以逸待勞，無如薛閣兩路，新隸指麾，將帥素不相習，軍民漠不相聞，所謂舍己田而耘人之田，棄本宅而寄人籬下，當然氣渙而志不專，形格而勢難禁，欲求捨死以捍強寇，憂憂乎其難矣，其次，李福珪一軍，惠濟一隊，殿於匪後，有類送行，郭汝棟一師，編啓疆一旅，千里馳援，指揮屢易，陳渠珍以新敗之餘，不堪再戰，李雲杰王東原，以創匪之殘，理應補充，故何健雖統馭多軍，但可以供實用者，仍屬湘省原有之軍團耳，以此有誤兵力，東征蕭賀，西剿朱毛，變管齊下，然費周章，非何氏之計畫不周，實行營之限制太酷，使不能盡其懷抱，編者深爲何氏惜之。

在第六編末，白崇禧報告十一月廿五日匪入桂境，至十二月十二日匪完全出境，匪共竄經桂北，只有十九天，在此兩旬之間，何總司令健，早已判斷該匪，必循蕭匪故道，轉入湘黔，在衡州軍次先令第一兵團，位置一部於城步，主力集結於綏寧，另以一部尾追，第二兵團由武岡長鋪子出洪江會同靖縣進剿，並着各兵團暫修所在地區之碉堡。

茲將湘西上游四道堡線，分述如次。

道剿軍佔用南昌行營十一月十七日發來電，匪竄過湘難以西之國勢計畫大綱，建議湘西防禦堡線四道，用防衆毛匪竄，以及北竄。

第一道堡線。

自新寧縣城，經峨山，七星橋，寨上，豆子坪，寧安背上南庸，唐家園，五里渡，城步縣城，江州，丹口，石雙，臨口，善燕，通遠縣，岩門鋪，伏屯，靖縣，飛中，太平界，龍乳坳，廣平，讓口，安順溪，東城橋，牛車，托口，牛角界，至芷江。

第二道堡線。

自新寧縣，江口橋，飛仙橋，馬頭橋，龍潭橋，石獅子，迪賢水，李家渡，黃皮坳，漿水坪，橫江千五里，灣鋪，城步縣城，江口橋，梅口，柳塘，江口塘，岩脚田，楓木坪，寨坡，十四鋪，綏寧城，文島閣，黃土橋，天堂界，樂步舖，烟墩界，楊柳塘，牙磨，臨界，靖縣，飛山太平界，煙墩界，龍乳坳，廣平，讓口，安順溪，東塘，牛車，托口，牛角界，至芷江。

第三道堡線。

自新寧縣，江口橋，飛仙橋，龍潭，石門司，半山，江口，石山背，西崖市，山口，高坪，茶溪，梅口，柳塘，長鋪子，余家灘，竹舟江，河口，麻塘，長寨溪，若水，洪江，至黔陽。

第四道堡線。

自新寧縣安心觀，武岡，田心舖，花園，瓦屋塘，金瓦塘，雪峰界，西坡，袁馬，洪江，至黔陽。

似上四線，修築完成者，計綏寧內磚堡十一座，土堡八十四座，黔陽縣境內磚堡七座，靖縣境內磚堡六座，城步境內九座，會同縣境內九十四座，共計磚堡二百一十一座。

此湘省預先防堵之設備，而朱毛已經離桂境而竄入湘西，究竟廣西與貴州兩省，作何部署，似不難予以敘述。

廣西方面。

廣西自將來毛匪竄出境以後，仍不放鬆，恐其回竄，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行營，將十五年夏威，擬爲第一道

軍隊，率領實屬國王軍城兩師，由西延尾匪追剿，以第七軍應為第二追擊隊，率領周烈是軍聯之兩師，經龍古宜抄擊匪之側面，亦防其柳江上游，仍向湘黔邊境推進。

貴州方面。

貴州省主席兼二十五軍軍長王家烈，把匪匪逐出川邊，本人回到貴陽，喘息未定，而宋毛已竄到湘西，其所屬之部隊，均集於桃江石肝一帶，清剿匪匪，一時抽調不來，乃令猶國材出兵三團，指定開駐平永從，以防匪匪。

黔軍軍部通電，十一月三十日。

黔匪領軍西竄，兩省各省，同感危急，烈除積極部署，派隊防剿，並決於日內親赴施秉策應，各方嚴為堵剿外，會於上月（十月）感日，（二十九）電令猶國材指揮國材，出兵三團，馳赴黎水，共同堵截，並經指定取道山關嶺，經寧，廣順，定番，都勻，八寨，三台等縣，前往，最近又發該部無線電機一架，棉軍服四千套，並通令經各屬地，準備糧秣，准許該部所携貨幣，在東南各縣，一律通行在案，現該匪部，已達桂境，該部尚未開拔，除迭電嚴為催促趕速成行外，特聞。

據報者曾於第二編未附，記猶國材對王家烈要求各項之略電，并敘述王主席家烈四面受敵之環境，看他指定猶部東開路，就可以證明他防範猶國材的意思，恐怕猶部假到貴陽，於他不利，所以指定猶部經廣順，繞定雲出都勻下三合，而赴都勻。聞其中係猶部對民衆的主張，對宿意離間王猶，故有此着，猶亦因王對於自己尚有懷疑，把一切補給欲得到手，率性按兵不動，本來衡情奪理，不能怪王不慮猶，亦不能怪猶不疑王，查王家烈對於毛光翔，表露馬武逼宮之後，亦得省主席地位，又恐怕猶乘虛而入，如外炮發，以夫千之通，轉達夫子，因此不觀不支猶遠走，而猶原來是周西成之第三師師長，地位稍次於王，原來有逼走彭漢章，佔領貴陽的有功，自王猶失和後，猶亦猶其兵力為六個團，駐紮雲江八屬，今王令猶先開三團東下，其餘仍駐西路，似此兩地設遠，千里懸絕，以猶如何放心，此猶之所以疑王也，然王猶之所以疑王深者，却被中央神機妙用，有以成之，蓋中央對於西南，親合神離之局勢，必欲得夜郎精兵，始可以制南疆，故不惜利用王以制毛，再欲利用猶以制王也，使之離蚌相爭，到必要時，則坐收漁利，獨惜王氏當時不覺納編可離之實，舉黔政而弄之，使以全力對付猶賀，本人則出兵湘桂。堵拒宋毛，化除意見，合為一爐，效法淮省之

何劉陶，桂省李白賓，僞當時能採取獨言，朱毛之西竄，恐未見如此順利也，貴州則將淪陷於匪，主猶而不能斷罪，中央又焉能無責耶，猶國材三國兵力，遲遲不前，在黎永錦桂所恃爲孤注一擲之軍隊，僅有湘黔邊區剿匪司令何知市區屬之兩營，與黔第七旅周芳仁所部一團耳，杯水車薪，安能濟事，此十一月內貴州部署之情形也。

十二月六日，朱毛遣匪游擊竄城步之蓬洞，湘軍劉建文旅擊潰之。

賀蕭兩匪於六日以前，由縣邊犯龍山桑植永順大庸等縣，陳渠珍師在龍家寨失利，匪勢復張。

十二月七日，朱毛大股由蓬洞分竄丁坪紅沙洲，僞中央與主力仍伏匿龍勝北方山地，晝伏夜動。賀蕭一股犯沅陵，被黔軍廖懷忠師擊潰之。

黔軍廖師長懷忠談

懷忠率第十六團渡應澗，十七團許世俊，十八團陳啓昌等入駐沅陵，同時陳王繼，新二十四師之周燮卿，戴季翰兩旅同在沅，當賀向湖南急竄時，陳令周戴兩旅歸懷忠指揮守沅陵，殆共匪將逼進沅陵時，周戴來請下令放棄沅陵城，懷忠應之曰，沅陵爲湘西重鎮，我爲客軍付之湘軍則可失之，共匪則萬不可，蓋沅陵一失則影響於整個湘局，倘中央早罪何人負担此責，戴季翰等見懷忠堅不下令，乃密電陳王繼請示撤退陳許之戴周兩部，遂連夜拔隊去，而本部仍舊下探沅陵，紳民來報匪已距城不遠，乃商議守城，尙賀圍攻三日不下往犯桃常，羅啓疆部失利此當日之情況也。

新寧縣長李紀綱隔電

據報赤匪分兩路逃竄，一由沅江經江，一由上五里牌龍塘，似沿城步邊境西竄，所以大埠頭桃溪口一帶，已無匪蹤。

十二月八日，朱毛大股竄紅沙洲，一股向長安營，江口司，潘家寨，楊溪，石家寨，岩寨，老寨，峰處西竄。賀蕭分三路再度擾沅陵城，不遇，國家齊山古丈進至烏宿來擾。

十二月十日，朱毛一股陷通道縣城，湖南民衆慰勞會電賀桂軍。

桂軍李總司令宗仁在廣州向西南政委會報告匪情。

四集團軍行營通報

第七編 匪竄湘西受創之經過

軍事

匪匪分兩股逃竄，大股竄至通遠口下鄉一帶，一股由廣平長安營，經江口竄抵牙堡堡，已出桂境。另一股由車田竄過靈洞，經城步以南丁坪紅沙洲，復經安營江口，會合大股西竄。

李總司令宗仁在政委會報告

茲向各位作個簡明報告，（一）自得到在贛共匪有傾巢西竄訊，本集團軍於九月下旬，即決定堵剿方策，築壘三線。

（1）自黃沙河迄桂林之邊界線。

（2）自黃沙河文市迄富賀重要市鎮之線。

（3）沿湘桂江西岸線。

另外於附近湘黔各地要點，築設重層之鐵堡林。

其次抽調第十五軍全部於全州灌陽恭城之線，限十月下旬完全到贛，（其時，第七軍正在黔東，追剿匪）。其時，第七軍正在黔東，追剿匪。

（二）迨十一月初共匪竄過汝城仁化之線，本集團軍部署，以第十五軍全部附民團五聯隊，任堵剿黃沙河取龍虎關隘界之線，以第七軍控置桂林策應，連第七軍十一月八九等日，陸續由黔返抵桂林，而主匪主力，一由城口竄九峯宜章臨武藍山，一由延壽文明司竄良田嘉禾，我南路軍截擊於九峯坪石，西路軍截擊於良田，中央軍周縱隊十七日經資興到達郴州，或湘軍劉建緒部亦在永州黃沙河之線佈防，是時，何總司令部署，以三師壓迫匪於嘉禾寧遠以南地區，而主力控置於永州黃沙河，以應匪向西北竄走之路，迨十月十九日，匪全部趨集藍山附近，有大部向連陽方面南移，判斷匪主力竄官川龍虎關，乃以一部迫出四關，二十日據蔣指揮官（如荃）及各方報告，自藍山南竄之匪，約二萬餘，向江華永明有擠襲我富賀恭城之勢，其先頭已到大麻營，向大橋前進之勢，於是我第四集團軍，決心以一團在灌陽策應四關，以陳指揮官（恩元）率一團附民團兩聯隊，固守全州，為犄角，另以一團位置咸水興安之線，監視湘水西岸，以第十五軍主力及第七軍軍師轉移富賀，所遺龍虎關一帶防務，則交第七軍兩師，當時以情勢急迫，一面呈蔣氏，一面請湘友軍南移，蓋何總司令銑衡參電，已令周縱隊經桂陽臨武日趨連道縣，如此，則永全全州一帶，已鞏固，且可屏障四關，旋奉蔣總司令行電一電，亦以注重富賀為扼要，復電陳總司令所部，向

四，何總司令所部，向南移動，則是寧遠永州全州灌陽恭城賀縣陽，形成有連繫之包圍線，不難將匪殲滅。

(三)二十一日，道縣竟以失守聞，猶幸李雲杰周元兩部，轉瞬即可收復，同時江華以南大路舖白芒營，發現匪衆數千，嗣後龍虎關以南小戰時發，適天雨旬日，空軍無法活動，匪之主力方面，仍不清楚，這二十三日援我富賀之匪，復被擊潰後，一部退據江華城，大部向界牌井塘竄去，二十四日匪衆二萬餘，分犯四關，守兵一再堵剿，因衆寡懸殊，卒以不守，越日文市告陷，匪之主力，至此方得明瞭，然亡羊補牢，尚未爲晚，我軍即以富賀之十五軍黃師轉移興安，王章兩師轉移灌北，七軍軍師繼續跟進，同時電約湘友軍南向夾擊，二十七日夕，我十五軍主力展開江新圩之線，二十六日午，湘友軍章李陳三師先達全州，二十八日我十五軍開始攻擊，戰頗順利，俘獲有加，後匪繞過楊柳村，致新圩復入匪手，我王師章兩師損失頗重，越日軍師增援反攻，奪回新圩，我守伏華舖涼亭興安一帶之黃師，以兵力單薄，被共匪壓迫，僅能固守陣地，極力抗戰，三十日我七軍及第十五軍並空軍會攻石塘，血戰兩晝夜，斃匪無算，俘虜三千八百餘名，獲槍數千枝，匪向西延梅溪口潰竄，一部由車田竄龍勝，因友軍行軍遲緩，未能將共匪合圍於湘水以南地區而殲之，殊爲可惜，現經令第十五軍向梅溪口進剿，第七軍向龍勝追剿，同時令柳江區尹指揮官(承綱)率警衛團趨古宜，協同嚴密佈防，聞湘軍經覺山出梅溪口，薛縱隊亦抵步城新寧截擊，似此合圍之勢已成，該共匪亦不難殲滅，追剿數日，本軍迭有捷報，已登報端，恕不贅(李詞事)

湖南人民慰勞剿匪將士大會籌備會，賀聞桂軍。

雲集則有
之會則則
未也
稅得太多
易了
純軍早已
用光再無
勳族可訓

略謂：匪勢窮力蹙，竄擾湘粵桂邊陲，企圖侵入川黔，負隅頑抗，幸我各路國軍，雲集剿剿，匪失依據，殲滅可期，惟是堵截合圍，端賴共策羣力，運籌方略，尤貴相互遵循，查沿湘水流域，全縣興安一帶，地勢天險，關係重要，設當日於此迎頭痛擊，殲匪一鼓肅清，指顧間事，不意作敵計畫，未能銜接，貴軍縮短防線，致匪乘隙渡河，消剿前途，不無遺憾，良以境域披猖，普天同憤，從瀕絕境，不滅匪橫，公敵不除，後患未已，所幸東隅雖逝，桑榆非晚，伏望貴軍，共維大局，當機立斷，增調勁旅，嚴整師干，本除惡務盡之心，作一勞永逸之計，無分於除敵諱慰勞，以抒忱悃外，特電奉達，統希查照，並祝捷禧。

湘桂兩軍在興全灌之線，大打而特打，打得共匪落花流水一般，招架不住，查偽三五兩軍團，雙方應戰，而予偽

中央及其他各部軍渡，實爲空前未有之慘敗，分明是渡湘水，而湘人文電，必定要說是渡澧水，蓋以爲在廣西境者，即是澧水，須過黃沙河而後叫湘水，此一狡猾人觀之之錯謬，目前戰爭，時人立論，當不致有如此之差錯，倘傳說既久，更不知爭論及傳誤到何種程度，編者性喜考據，不揣陋，於上編特著湘澧水考附之，用釋羣疑，而杜將來之辯駁，但湘省慰勞令之電，名曰慰勞，實含責備，其中亦含其他作用，亦湘之長江京滬有流實實桂，其用心一也，但究其實曰，國軍雲集會動，其實雲集則有之，會動則未也。例如李仁報告何總司令統軍電云，已令周（澤元）部限昨日以前到達道縣，而周部待匪陷後，始於二十五日克復，功耶過耶，問湘人，不敢責備中央軍不進，只好以鄰省出氣，亦無可如何之措詞也，該電又謂設當日於此痛擊，殘匪一鼓肅清，終何容易，倘當日不是湘桂兩軍，予匪夾擊，則桂軍獨能俘虜至八千，湘軍獨能奪砲至四十，果何健白崇禧之電，可以證之，該電又謂請桂軍抽調助旅，不分珍城，不知桂省第七與十五兩軍，及民團五聯隊，均已加入戰場實無助旅可以再抽，至謂不分珍城，前此國語與李覺入黔追剿匪寇，又何嘗有珍城之見存，凡論世實人，務要公正持平，始足以折服人心，此中内幕，過於複雜，非局外人所得而知，湘省慰勞會，就屬部觀察，傳其皮相，無惑乎其有是言。

十二月十一日 朱毛主匪竄營無洲牙堡，回竄湘南之陳樹香股，被湘軍圍隊消滅之。

追剿軍總司令邵陽。

粵桂兩軍陳李白三總司令請總追剿，中央中留不發。

追剿軍總部廣電

綜合廣友兩日電報。

(一)匪主力由龍勝以北，紛向廣南平鄧方面西竄，其一部在蓬洞被我劉代旅長所截痛擊，向長安營岩寨老寨潰竄，匪先頭分兩路，其竄抵營燕洲，牙堡處。

(二)前山西匪渡竄之匪，(即陳樹香)經我成鎮旅及蔣慶唐伯寅兩保安團，在永明屬八卦原八廟嶺痛擊，俘獲甚多，殘匪分兩股竄散，正搜剿中。

湘軍十九師黃參謀長來符廣電

第三十師陳樹香匪部，流竄全渡間，業經桂軍派隊痛剿，並飭防處主任率部及唐蔣兩團痛剿，嗣後陳樹香匪

西南軍自
立門戶
予軍令
統一導
統自導
納自導
納自導

元灰電報，匪蹤經我軍擊潰，計俘匪千餘，奪獲槍二十餘，其殘匪六七百，喪日向永明屬之空穀瀾竄走，又據成主任佳電稱，追剿此匪，已大部潰散，斃匪甚衆，將團傷周連長一員，唐國傷毛連長一員。

粵桂兩集團軍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請剿宋毛真電

南京中央黨部，五中全會，廣州西南執行部，西南政務會，國民政府林主席，行政院長汪，軍委會蔣委員長鈞鑒，共匪朱毛，正突圍西竄，號稱十萬，氣餒勢張，天誘其衷，是我軍最好殲滅之機會，途次信豐，安東，鉛廠，城口，仁化，瑶壽，九峯，良田，臨武，下嶺，四眼橋，道縣，洗硯圩，桃川，四圍，文市，新圩，蘇江，界首，樂圩，珠蘭舖，寶洛岡，石塘等處，經我粵桂各軍，節節兜剿，計已殲滅過半，計憑隅匪衆，約五萬人，轉向湘黔邊境，所過之地，焚燬掠奪，廢舍巨壘，非各路大軍，繼而追剿，不能根本肅清，若任其轉圜入川，會同贛貴徐匪，則共禍之烈，不堪設想，蓋川黔兩省，邪毀西南，山深林密，形勢險峻，遠非贛閩無險可恃之比，若不趁其喘息惶惑未定，加以猛力攻剿，則匪衆一經休養整頓，組織訓練，北進，足以赤化西北，打通國際路線，南向，足以擾亂黔桂，影響閩粵，破壞東亞和平，危害友邦安甯，而黨國民族之危亡，更將無從挽救，濟棠李宗仁崇禧等，迭承各方同志，獎勵有加，亦應當仁不讓，繼續努力，竊以爲共匪不除，國難未已，一切救國計劃，皆屬空談，粵桂兩省軍旅，素以愛國爲懷，擬即抽調旅，先組織追剿部隊，由宗仁統率，會同各路友軍，繼續窮追，以竟全功，如蒙採納，即請頒佈明令，用專責成，並請蔣委員長隨時指示機宜，俾便遵辦，除另派專員面陳一切機密外，謹此電聞，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叩其印。

據中央大軍，既不用之於追剿，而留贛閩清剿，其實是用來防範西南，今西南既請出兵，正好使之前往，以省南顧之憂，况薛周兩路，專事防匪北竄，湘省軍團，要分力量來堵剿贛粵，陳李白等洽於此時請續追剿，中央果具剿匪誠意，應即頒佈明令，受整師旅，以遏朱毛，勿任流竄川黔，爲害滋甚，方足以踐抗日必先剿匪之宣言，殊電達中央，督中不報，擅權誤國，此爲國階，前而湘粵勢會尙電責桂軍，應不分畛域，觀此可以見雙方剿匪之真偽矣。

十二月十二日 共匪竄入湘黔邊境，桂省已無匪蹤，追剿總司令何健報告匪情
前委員長電令湘桂黔軍，認真堵剿。
西南政委會電陳李白

蔣委員長文成電令

查贛匪西竄，前已擬定湘桂黔各軍會剿計劃大綱，業經十一月後成行，一電知在案，茲為嚴防贛匪入黔，重申前令起見，各軍守備區域，按照舊電規定地點，迅速完成備禦，嚴守之。

(1) 黔軍除嚴固防外，於玉屏綏寧黎平永從洪州線工，趕緊堅固工事，先擇重要城鎮，構築堡壘，以匪防之突竄。

(2) 桂軍除嚴固防外，須以一部迅速由長安古宜進至榕江，協助黔軍堵剿。

(3) 湘軍除嚴固防外，以追剿部隊之一部，追至銅仁，擊黔軍左側之防線。

(4) 各軍對於各該區兵力之部署，及工事之程度，并猶總指揮部，現抵何處，迅速詳細復，除分電外，希分別查照辦理具報，中正文成參京印。

西南政委會勸勉陳李白文電

西南政會
軍中
中央軍
局可見
情態
情態
情態

急分送第一集團軍陳總司令，第四集團軍李總司令，白副總司令均鑒，其成電，悉，殘餘贛匪西竄，關係國家民族之安全，至為重大，倘不及時追剿，根本肅清，誠如來電所謂，若再任其竄黔擾川，與賀蕭徐匪聯成一氣，則其禍之烈，不堪設想，特請副司令等，擬即抽調勁旅，組織追剿部隊，由李總司令統率，會同各路友軍繼續追剿，且見赤忱衛國，殊堪嘉尚，惟越省剿共，事繁統籌，應與中央軍事當局，及協同各路友軍，通盤計劃，以期一致，仰該總副司令即負責切實進行，肅清殘匪，奠安黨國為要，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文印。

按第四編末，曾經紀述中央對於抗日，禁止言論，對於剿匪，不許出兵，就是指指陳李白副總之實而言，中央褒獎諸公，天天高唱精神團結，共赴國難，則今日之剿共，也可算是國難問題先決之一，陳李白既請命於中央，西南政委會又叫他們向中央軍政當局商承一致，這何嘗不是西南對於贛匪團結共赴國難之表示嗎，而中央一般坐享其成，吃大菜，享豐厚的先生們，今天開會救國，明天開會赴難，對於這剿匪重大計劃，察若寒蟬，連屁都不敢放一個，難道這般大人先生們，只會做上海協定，塘沽協定訂來，訂去，將中華民國地皮，訂到喪失無遺，那才算是精誠團結，共赴國難嗎，中樞不放心兩粵，屯駐大軍於贛閩以為防範，兩粵自勵出擊，正好利用機會，調虎離山，釜底抽薪，莫妙以此，而中樞又計不出此，還怕怕死，放了怕飛，數年來對於匪共，自己不能剿，又不敢剿，不肯讓人剿，又怕人剿，國事

如此，寧不痛心。

追剿軍何總司令總報告剿匪經過

(續十二月廿八日在長沙中山堂報告)

十二月東冬等日，匪大股已竄至西延以南一帶深山中，其先頭竄抵油榨坪附近，江支等日。匪大部由西延以南，經國唐，雷澤洲，越豬兒山二岡嶺，兩渡橋，向龍勝西竄，其一部約萬餘，經大埠頭車田沐水竄城步之蓬洞丁坪紅沙洲一帶，當被我軍擊潰，竄回西延，時本部為繼續截剿，協同桂軍，冀將其殲滅於湘桂黔邊區計。

令第一路(轄陶陳章三師)之章亮基師，跟匪追剿，其餘部隊，經新寧城步緝拿節節截剿。

令第四路(轄王東原李雲杰兩師)之王東原師，先出洪江，李雲杰師繼後，位置於梅溪口長鋪子附近。

令第五路(轄五三師)位置於武岡花園瓦屋塘。

令薛總指揮所部，(轄原第六路軍為第二路，及周渾元所部為三路)，由東安一帶向武岡前進，(此時本部已呈准將各部隊從新編組，俾便追剿，以劉建緒為第一兵團總指揮，轄第一、第四、第五各路，及十九師五五旅，並補充四團，以薛岳為第二兵團總指揮，轄第二、第三兩路)。

陶廣師在大帽附近，擊潰五六百，俘匪，斃匪各數十名，獲槍十枝，殘部向大埠頭方面逃竄，復經該師在小洞門等處，將匪擊潰，斃匪五百餘，獲槍數甚多，魚虞等日，匪大部竄據龍勝以北地區，暫停喘息，又竄城步以南之丁坪紅沙洲一帶之匪，佳日向長安營江頭司潘村楊溪石家寨岩寨老寨回竄，灰日進陷連道縣，其先頭分兩路，其日竄抵零陵洲牙壘堡一帶，其竄犯龍勝以北之匪，大部亦分向西竄，文日經龍勝向黔屬永從竄走。(何謂舉)

按凡共匪竄達兩省交界之處，其情報多不易準確，何總對於行營宣傳人員請演，曾經顧慮到此，並囑他們特別認真辦理，此事結果，宣傳仍等於零，即如何謂文日匪經龍勝向黔屬永從竄走，此項情報，也是不確，編者據永從縣長郭建豪復公函云，案准請調查朱毛共匪西竄各情，逐一開示由，查二十三年九月，匪及二十四年元月朱毛股匪，竄擾黔東，均由湖南之通道，取道黎平之中湖，以入黎平，並未竄至本縣境，准此函復，尤見邊區情報之難明，再按在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未請剿之前，胡漢民萬公香港，曾經發表一篇剿赤論文，用英文法文翻譯，刊載西報，宣告中外，文長數千言，因中央禁止轉載，因此知道此論文者絕少，編者由香港中興報摘其有關者，約全文四分之一，附入本書，以餉

讀者，查胡氏之論文，即針對中央抗日必先剿匪而發，胡論當否，聽閱者評之。

附胡漢民剿赤論文

最近中國國內形勢，有兩端極可注意。

其一、爲日本之勢力，斷續的穩定於華北。

其二、爲赤匪之力量，漸進的活躍於西南。

此兩端必將爲中國前途莫大之隱憂，……這汪精衛先生爲行政院長後，與蔣介石將軍，狼狽爲盜，發表

一面抗戰 一面交涉 及長期抗戰等等之口號。

抵抗托之空言，而交涉亦僅爲屈伏，蔣介石將軍對於此等等事件之唯一飾辭，則爲

安內攘外四字。

此爲中國之古語，意即謂必須內部安定，始可排除外患，故彼爲避免國人之指責，遂又發表一口號曰。

抗日必先剿匪。

一九三二年二月，日本侵略上海時，蔣介石將軍，已重擲軍械，但對於日本之暴行，絕未抵抗，……彼於上海事變後，又取得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之尊號，……而以剿匪掩飾其所以絕不抗日之罪惡。

吾人分析蔣氏數年來之剿赤政策，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前，其政策在藉剿赤爲消滅異己部隊之工具，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後，則在藉剿赤匪以遮蔽其規避日本投降之錯誤，並利用「抗日必先剿共」之口號，謀保國民對彼之信任與諒解，同時仍實行其消滅異己之政策，希圖樹立其私人本位之嫡系武力。

蔣氏調駐贛建之軍隊，已達三十五師，在江西者，亦佔此數，最近又加調閩粵山韓復榘于學忠等等之部隊，加入江西剿共陣線。

惟我人所引爲大惑者，則在此形勢最緊張嚴重之時期，夙以剿匪自號之蔣介石將軍，竟避而之他，不特此也，且復調遣各軍，有解決湖南何應欽將軍之趨勢，即在江西剿赤之四十餘師，亦各按兵不動，並未於行將西竄之赤匪主力，協助包圍，並加以痛剿。

江西赤匪之計劃，得以實現，則今後之雲南貴州廣西四川，將全部爲赤匪之區域。

，但亦事
，有因。

彼到北平之後，但云中央對於川事，已有辦法，但辦法如何，外間皆莫能知之，余亦斷言蔣氏對於四川之事，……決無辦法，彼更且以赤軍之侵入西南，……進而平定西南之與已者，……甚或以爲江西全省，已將爲彼所肅清，雖然自居爲剿匪之最大功績。

故余以爲倘蔣介石將軍而有此種意念，將顯然爲極大之誤錯，中華民國亦必將爲此種錯誤之意念所斷送，更可以斷言也。

內外川人，要求蔣氏調大軍入川剿赤匪，蔣氏均不之應，……據蔣氏意見，此時惟有使赤軍與川軍混戰，使之互相抵消，然後可以一戰平定云云，蔣氏所謂對川事已有辦法者，實不出乎此。

在此觀意之下，……余意頗動在江西福建之大軍入剿匪，……對於蔣介石將軍，「往日必先剿匪」之口號，及和平協作之願望，是否出於誠意，我人以為皆可於蔣氏是否能調軍入川剿赤，以決定之。

當時南京方面，雖無胡漢民氏在香港好發言論，揭破險私，生出若干障礙，於是推派王寵惠孫科兩人南下，向胡陳李白等商討和平協作，其時胡氏又發與書而商洽經過，錄其大要如次。

胡漢民著商談和平經過

略謂王孫南來，邀余北上，并攜蔣汪居于陳聯名函，及蔣函，表示遠數已久，請北上一行，藉罄積懷之衷。

王孫因負和平使命，補充說了許多感情話，余甚重感情，惟必須受理性之支配，今日所爭執者，爲國家民族存亡之問題，與主義政策之實行問題，決不能徒以情感兩字，掩蓋一切也。

故今日而尚協商所謂和平，講求所謂合作，則先決問題，即爲南京政府，是否有徹底改革其錯誤政策之決心，與是否接受我人主張之決心，在根本上，則當接受齊有兩電，其關於治標者，則凡三事。

其一、須即開張人民言論集會出版之自由。

其二、須確定入川剿赤，對西南各省，并不作大兵壓境之威脅。

其三、對於此間之朋友同志，不得敵視暗殺，而須殺人之組織，須即解散。

此三者，非爲余個人之要求，實爲余代表國人所請命，尤非爲余一人之私言，而實爲人人之所欲言，當局果有

胡漢民著
湯山洗得
漢安放實
然北上

中無形
中已探
胡氏第三
入死城
有牛道
止有

改革誠意，則實行此三者，更不須若何預備布置，而所謂和平協作者，即已有事實之證明矣。

按現在政局就是發展一同事，南京當局對連耳之言，豈能傾聽，中央換軍兵以要挾和平，胡漢民仍不為動，且揚秦而告之四方，中央軍軍當局，頗為不快，因為和平協作未成，故對於西南諸國之電，留中不發，究為胡氏個人乎？亦為西南大局乎，明眼人自能心領神會。

十二月十三日 宋毛主匪，續犯黔縣，湘軍擊匪於岩門鋪，陶師擊匪於管燕洲，軍師擊匪於臨口下橋，均潰之。何健以計殺蕭賀。

追剿軍何總司令鍾元亥部發機電令

命令

(一)主匪自經我軍節節擊潰後，其殘部似仍沿蕭匪故道，向黎平綏陽方面繼續西竄。

(二)我軍以遂乘乘機進攻文成軍令，會合友軍，將殘匪圍剿於湘黔桂邊境而聚殲之目的，規定部署如下。

(1)第一兵團應即一部收復通道，主力推進於會同靖縣綏寧之線，掃蕩工事，肅清殘匪。

(2)第二兵團迅以一部進駐銅仁，鞏固黔軍左側之防線，主力推進於晃縣玉屏天柱等處，掃蕩工事，堵剿北竄。上二項總司令何鍾元亥部參攷印。

追剿軍總部元成電

接白副總司令侯成電，覃師文可抵長安營，周師文可抵林溪，夏軍所部先頭，文可抵石村。

又黔軍周芳仁旅，已到黎平，杜肇華旅，已抵三穗，李成章旅，已抵施秉。

湘西陳君致南京同鄉友人電

湘西情形，原甚複雜，永順庸桑等縣，失陷多次，陳渠珍師駐防該處，北以鎮剿，不外匪至卷席，匪去皆收復而已，茲據專員追剿西竄之宋毛，亦預計賀蕭必將乘隙乘犯，聞會迭電行營請調原轄西路之朱岳驥(霖)各師，開赴湘西待命，賀蕭又由水順而入靖桑，常桃因之震動，原賀匪槍不過三千，蕭僅殘係數百，聞此次陳師義(順)暨(周)燮卿(兩)旅，損失在二千以上，人數近萬，匪餘遂以益張，其陣脚未至，人心惶懼，茲據為安定人心計，急以命令發委劉唐古，勸率所部進駐常桃，其賀劉固手無一兵也。幸此訊傳出，收效甚大，匪既不敢輕進，而陳

士氣，亦爲大振，潰竄歸隊開到，匪已聞風，仍向永順退竄，現刻郭汝棟部行將由修水開抵長沙，常桃善安，昨有匪一部，折攻沅陵，亦被謝軍壓部擊退，惟所慮者，賀蕭出沒無常，陳部情形，人所共悉，必有根本殲滅之計，乃能長保湘西之安甯耳，吾兄金切桑梓，謹以奉聞，弟心印元。

十二月十四日，朱毛經新廠馬路口西竄黔東，湘軍收復通道縣城。

追剿總部寒卻電

本日情報

(一)匪以萬餘，元日竄集通道以西之四鄉所稱塘新廠一帶。

(二)我第一兵團劉總指揮，即日赴靖縣督剿，陳光中師已將岩門鋪與水界之匪擊破，向通道追擊，其一部分向四鄉所追剿，陶總師已將營盤洲，擊其師已將臨口下鄉之匪擊潰，各師均有斬獲，詳情續告，劉代旅長羅文都，在岩盤長安營等處，亦斃匪甚多，俘匪營長以下百餘名，現已令陶陳章各師，本日分向新廠方面覓匪攻剿，王東原師及何平開赴靖縣督應。

(三)第二兵團薛總指揮，令吳司令奇偉，率歐韓兩師，元日進駐黔陽待命，其餘暫駐洪江附近，周澤元所部，則日可抵洪江。

整軍本在安營，炸匪甚多。

追剿總部轉公廳凌處長達如復總總指揮寒電

某電奉悉，遵即分別指示，(一)鑒座文成電大意，以對軍固守玉屏縣縣城平永從漢州之線，桂軍一部退由長安古宜至榕江堵剿，湘軍一部進至銅仁外。(二)奉電所擬某某任務，極妥當，當即照此部署，另令發表。(三)參軍爲兼剿賀蕭朱毛各股匪，須謀湘西之整肅與鞏固，故必以四路軍主力在沅水流域活動，並至少抽一師兵力，儘量，於大庸，望公妥籌。(四)此次軍隊調分，總指揮，預備兵團，及各路司令，均已奉中央核准備案，惟鄂親兄，堅辭不就，已另委爲總部參議矣，我公謙讓盛意，暫可不必，謹復，弟凌璣叩案印。

以另委爲總部參議員 我公謙讓盛意，暫可不必，謹復，弟凌璣叩案印。

十二月十六日 僞五九兩軍團之一部，竄據楊州，突擊里，七字鼓，湘軍章亮基師擊潰之，由鈴邊折回新繁之匪，陳光中擊潰之，回竄湖南之陳匪樹香，完全撲滅。

賀蕭一敗，竄至丁家坊曹家坪一帶。

追剿軍總部制銑附電

(一) 竄通道之匪，經我第一兵團痛剿，分經新廠馬路口竄入黔境，一部抵老舖鼻一部竄桐河。

(二) 第一兵團劉總指揮，率王東原師團午抵靖縣，當以王師趕築靖縣會同間寨堡，何不趕築綏靖間寨堡，五三、三三兩師向綏寧急進，章陳陶三師，元日在岩門舖倒水界臨口下鄉，管蕪洲各役，共斃匪數百，俘匪百餘，獲槍二百餘枝，於未刻收復通道縣城，匪大部向新廠潰竄，當令陳光中師，尾匪追剿，陶章兩師，由牙屯堡雙江口向湘黔邊境追擊，劉日陳師追抵新廠附近，與匪激戰，章師趕到新廠及溶洞深渡之線。

(三) 我第二兵團薛總指揮，率惠支隊進駐黔陽，吳司令所部駐芷江玉屏，并派一部至銅仁，周司令所部，巧日可抵托口，江西得之線，并派一部進駐天柱。

何總司令健致駐京張仲鈞鈞電

剿共為維國體天職，俟委座新部署決定，當竭力殲滅此匪，以報知遇，近日前方戰事，屢獲勝利，陳陶章三師，將岩門舖倒水界蕪洲臨口下鄉之匪擊潰後，寒未收復通道縣城，斃匪共千餘，獲槍四百餘枝，俘匪營長以下四百餘名，匪先頭竄抵黔屬老舖鼻劍河一帶，我正跟蹤追擊中，李代司令命成鐵缺部及保安各團，在這臨藍嘉各處，演剿，亦極順利，文日復在這縣之早禾田龍岩村擊潰偽三十四師殘部，斬獲甚多，並擒斬偽師長陳樹香一名。

上二月十七日 朱毛後衛之殘匪，竄據石壁長義清和雍和地陽坪等處，湘軍分兵回堵賀蕭。

通道縣長蔣嘯九錄電
據報本縣清和雍和及地陽坪等處，有赤匪千餘，分向四塘所及牙屯堡方面逃竄，當即商請貴師長立刻派兵堵剿，並派義勇隊兵作向導，計繳獲機關槍數挺，步槍五百餘枝，俘匪兵約七、八百名，除將俘匪兵會同章師長派兵解送靖縣二十八軍軍部核收發落外，謹此電聞。

追剿軍總司令健修亥電

命令

(一) 蕭賀兩匪攻沅陵未逞後，回竄永順，分犯桃源，狼奔豕突，勢急猖獗。

(二) 我軍爲不使該匪蔓延，隔斷其與主匪會合之目的，一面亟應整頓湘西封鎖線，一面增派兵力，及早肅清，以維主力之協應。

(三) 蕭劉兩匪相連，即派兵兩師，迅赴沅陵會合郭鼎各部，相機追剿。

(四) 蕭陳兩匪聚珍，於劉部到達後，即率所部，趕築麻陽鳳凰乾城永綏保靖之線。

(五) 蕭楊代司令石松，將部趕築雲洞經芷江界之綏寧。

上五項，總司令何健統率部參攷。

自朱毛竄入黔境，賀蕭回援湘西，從前追剿軍，傾全力追剿朱毛，此時須分力量來堵蕭賀，又爲軍事上一大轉機，昔日毛鴻賓不能遮斷石達開與來鳳之寇會合於永綏，今何健能將朱毛堵截，不使與蕭賀合股於湘西，以運用兵力言，則何氏優勝於毛氏，遠矣，以下專述堵剿蕭賀一役，所有朱毛大股，俟於下續續之。

十二月十八日 賀蕭股匪。竄陷桃源後，猛撲常德，繼而竄劉沅乾等守禦之。

何總司令健呈請委員長巧已電

轉急，奉化南京南昌委員長蔣，頃據湘旅長啓源徐西徐成治各電，及常德劉司令凱乾，慈縣長大璋，連發電請報稱，桃源於昨午被賀蕭股匪攻陷，縣旅被截斷，兩團長負傷，現匪圍攻常德甚急，勢難固守，請派兵救援等語，竊賀蕭乘虛進犯，敵早引以爲深慮，祇以贛粵部隊，正在專力進剿朱毛大股，而迭電請求調用朱岳各師，又須留駐贛西，嗣後蒙派郭師，則以道途較遠，刻係兩團到達長沙，即以乘我援兵未集，猛攻常德，若即進一步，分兵援我益陽安化，則圍益更大，職負地方重寄，事先明知其故，而力不從心，及情急勢迫，則已誤事機，顧此失彼，心痛易極，現一面飛電總司令，迅令在湘之部隊，向臨澧益陽來擊，一面令郭師已到長沙之兩團，及飛調十九師一部，與省會警備部隊，兼程開常援剿，一面令陳渠珍師，迅出大庸，斷匪歸路，勉應一時，至如何時該匪根本肅滅，並謀湘西之整理與常固，俾免進剿之顧慮，容俟籌擬，呈候鈞核，示遵。

追剿軍何總司令健巧申電令

命令

(一) 蕭賀股匪前竄沅陵忽乘應進犯常桃，羅啓疆旅市抵湘西，情況不明，桃城竟於昨日被匪攻陷，我編旅及劉司令所部，現守常德特接。

(二) 詹李代司令覺，率臨柳旅（缺一團，以胡警備司令達所部二團編入），陳子賢旅（缺一團），及劉司令羅乾所部第六路司令，迅由現在地出發，經長常汽車道，向益陽集中，限馬日以前到達。

(三) 蕭郭軍長汝棟，率第二十六師及羅啓疆旅為第七路司令，迅由現地出發，沿長常汽車道向益陽西北地區集中，限馬日以前到達，但該路先頭部隊，許以汽車輸送一部，至益陽通常桃地區附近，選定陣地，構築工事，掩護各部之集中。

(四) 該兩路暫歸本總司令直接指揮，但兩路於益陽集中後，適應情況，得由該司令向機處理。

(五) 本總司令在長沙，不日移駐寶慶，總司令何繼巧中。

追剿軍總部巧電

綜合機巧兩日情報

(一) 竄經通道之匪，經我軍節節痛擊，分三路向黔境潰竄，寒日陷黎平，一部向南嘉堡劍河竄去。

(二) 蕭賀股匪，篠日竄犯桃源，雲攻常德。

(三) 我劉總指揮率主帥抵靖會，各部分途築壘後，並令王師以一部經會同，一部經廣平，同黔境追剿，陳光中師將新廠之匪擊潰，嗣日佔領新廠，仍尾追中，二三、三三兩師，現經綏甯向會同西進，章陶兩師已令取道抗賊，向桃源急進。

(四) 薛總指揮統抵黔陽，吳司令奇保率轄隊而師，向芷江前進，梁唐兩師跟進。

上四項希即遵照

十二月十九日 追剿軍何總司令健，與四集團軍李總司令宗仁電，商洽剿匪機宜。

何總司令致李總司令電

廣州李總司令德公助鑒，某密，餘匪踞川，朱毛入黔，既貽黨國前途之憂，尤為湘桂切膚之患，我公及伯總二

這期軍機
我尚未開
中央對匪
大計何況
其他

左右邊
不帶通
沙市紅
方把紅
之把紅
極威好
上有的
徐源泉
兵不動
而不答

兄，志切澄清，請命京劇，奉讀前電，欽仰莫名，惟最近中央劇匪大計，此間尙無所知，祇微聞京中傳出消息，不久將有新部署而已，弟謬屬追剿職務，又惟賀蕭進援湘西，迭經派員指示機宜，均以 委座正在醫治牙疾，未暇傳見，昨聞報得 委座已遷華化，待命孔殷，始與我公有同感也，拘誠率復，惟照不宜，弟何健叩皓午印。

十二月二十日 何健第一次電請徐源泉會剿賀蕭，請縣電報詳情。

何健司令徐致徐總司令源泉號午電
沙市徐總司令克成兄，某電敬悉，賀蕭兩匪，乘敵軍正有事於追剿，初由永順犯沅陵，已抵王村，忽折而陷桑植，又回攻沅陵，直下桃源，圍攻常德，其圖忽突兀，係因陳師在龍家寨失利，損槍二千以上，所致，常桃一帶，兵力單薄，弟早在慮中，既因請調增防，未能隨時遣准，願此失彼，惟有西望滋咎而已，吾兄聞訊，躬率勁旅，尋匪追剿，雲天高誼，拜感極極，再確查剿匪一部作退常城附近之河坎，及盤龍橋，意圖誘我守兵出擊，並未解圍，此間已令郭師發程西進，兩團已過益陽，兩團由長沙向益陽輪運中，井山岳州醴陵飛調李覺師之一部，兼程援剿，計數月以前，均可完全到達常城附近，貴軍如能以一部南下常桃，一部西出慈利，井以三十四師由沅府向東堵截，則夾擊聚殲之功，未始不可由此一舉成之也，再敵處對湘西部署，係以郭師井指揮羅旅為一路，李覺指揮所部及湘西團隊為一路，至兩軍兩師，雖經令調，但，還在綏靖，到達營時，客倭腹告，爾後節節所至，及貴部進度，井捷報，敬乞時示，以資聯絡為禱。

靖縣縣長張玉琴電

頃據探報，敵匪主力，由通道播揚所牙乘堡新安野洞洪州所一帶，紛竄對屬黎平永從後，復沿舊匪原路，竄入老錦屏，其先頭部隊，已竄抵綏洞洞，距新錦屏甚近，有由劍河偷渡線，現詳請兩總指揮大軍刻正分途追擊，特聞。

十二月二十二日 賀蕭竄擾河湫順市，李匪宵宇擊蹤永順。

何健第二次電請徐源泉推進會剿。

追剿匪何健司令徐源泉電

命令

第七編 湘鄂西受創之經過

(一)賀蘇兩匪，竄擾湘西，迭陷永順又攻陷桃源，進擾常德，其主力已竄抵沅沱兩市等處，一部及李匪吉字部仍盤踞永順，向老鴉口溪口等處竄擾中。

(二)我軍以不使該匪漏網，會合友軍將其包圍，聚殲於慈航桑永間地區之目的，規定部署如左。

(1) 第一路陶司令廣所部十六、六二兩師，應速取捷徑向沅陵前進，限卅日前到達，除先派一部至溪口常安山活龍山之線，向大庸警戒外，餘均集結沅陵附近，準備待命。

(2) 第六路李司令部所部，除以劉司令蓮乾之一部，固守常城外，應先將河欲陝市之匪，驅逐協助郭部收復桃源後，即經慈利岩洞渡進駐溪口，準備待命，並與鄂西入湘徐（源泉）軍，就近取得連絡，爲必要之協定。

(3) 第七路郭司令汝棟所部，應即由益陽分向桃源前進，以窺目前收復桃源，爾後即以一部，經黃石橋，主力經李公港進駐大澗湖池之線，準備待命。

(4) 各部均以大廟爲會剿目標，無論運動及駐止間，皆互相切取連絡，免爲匪乘。

(5) 各路總攻日期，另電飭遵。

(5) 各路進攻日期，另電飭遵。

上二項。除電告徐總司令，請其迅速所部之三十團、四十一、四十八之各一部，經石門楊家溪通津鋪，進駐紅
星，約期會剿，並令陳師長渠珍，以一部經葉縣陽至保靖之桐盤線，主力即進駐保靖永順桑植之邊，固守待命，特
電漢照。

注，如情況許可，能早收復桃源大膽，卽由李郭兩司令協商辦理，報部備案爲要，總司令何鍵鑒成和參印。

十二月二十四日 李司令覺，郭司令汝棟，曾克桃源縣城。

十二月二十六日 賀蘇朕陞宣陽縣城。

十二月二十八日 何總司令鑒請示剿匪經費

追剿軍何總司令健請示剿匪經費電

奉化、南京、南昌、委員長蔣，囑咐受命追剿，原具不獲不止之決心，所有追剿經過，及現時匪我情況，節經電呈，計遵覆及，惟前奉江西參電，南昌行營及武昌三省總部，每月之二十萬元，只准發至十月份止，現為時已屆十二月底，而各鄉除深入剿境，馳驅在途，前項經費，或為臨時必需，或為額定補助，所關不啻在追剿總部之

之即南昌
行營有意
予匪以額
糧便利也
何鍵不請
託於熊天
武而求助
於晏道剛
表示已非
政學系統
南昌行營
扼兵停款
不能如何
譚又來一
個新花樣
叫徐源泉
主與賀蕭
故意使時
機錯過
他人報告
自然別有
用心

本身，職追剿責任，一日在身，實不能不爲各處軍隊慮，研究爾後追剿總部經區各費，及各部隊臨時與補助各費，從何取給，抑仍照原案續發，代乞迅電祇遵，敬何鍵叩儉印。

十二月二十九日 何鍵陳實，欲靖湘西，欲除朱毛，先除蕭賀。

何總司令鍵致晏主任道剛電

南京軍委會委員長侍從室晏主任殿樵兄，賀蕭股匪，乘我正在追剿朱毛，大股竄擾湘西，既陷數縣，而陳師長渠珍，隱不報告，當時，弟雖多方籌慮，而力不從心，迨陷桃源，圍常德，則距羅旅長啓源由桃源報告，發現匪情之電，不過數小時，情勢緊張，全湘震駭，弟深知湘西情形，素較複雜，而陳羅報告，又不甚確實，竊朱毛亦在力圖北竄之際，一面以第二兵團全部，及第一兵團之一部，分入黔城追堵朱毛，一面以第一兵團之陶章甫師，急趨沅陵大庸，期與由常德追剿賀蕭之李郭兩路，東西夾擊，且隔斷朱毛賀蕭之會合，以分其勢，正積極推進間，忽奉以克成（徐源泉）兄主剿賀蕭之令，於是預定之圍攻大庸計劃，又不得不暫時停止，以待克成兄之部署，所慮者，朱毛正向北急竄，賀蕭又向西急竄，彼有會合之機，而我之動作，一再落後，此不僅湘西之大患，亦兼個剿匪前途之大患也，湘西情形複雜，賀匪出沒無年，弟竊以爲今日剿匪之至計，欲靖湘西，先除朱毛，先除賀蕭，弟不備負軍事之責，亦負地方之責，或籌並顧，無可諉卸，他人所報情況，或不至別有用心，弟則剿匪安民，只求如何口達到任務，既不敢有欺飾，亦惟望 委座之能多予採納耳，吾兄贊襄密勿，迭承愛注，爾後擬將此間詳細，隨時電告左右，乞爲轉達，并乞賜教實，俾免阻礙，諒能鑒許也。

十二月三十一日 李司令克成代呈利縣城。

追剿總部報告兩月來追剿賀蕭各役

蕭匪山黔東北竄湘。與賀匪會合，共槍約五六千枝。

十一月江日，由百福司向招頭寨進犯，經我陳渠珍師堵剿，該匪向龍山退竄後，陳師當令龍（仁傑）楊（其昌）周（燮卿）繞出殿方截擊。

庚日已刻，在買家寨將其先頭匪部擊潰，正追剿間，不料匪之主力回竄永順，設陷縣城，經保安團羅文傑率力抵抗，激戰數小時，因衆寡懸殊，該部由南門突圍衝出，匪遂陷永順。

第七編 匪竄湘西受創之經過

文日復令羅周兩旅，及楊其昌皮溝兩部，向永順進剿，進至岩穴壩，即與匪接觸，激戰二小時，將匪擊潰，免後將摩膝嶺，七夕前，大場一帶佔領。

元日，我軍由大場將皮家坳，涼亭壩，各處之匪驅迫，至王家坡，與匪之主力，往復衝擊，約二小時，匪始退據猛洞河東岸，仍憑河頑戰，我周旅乃選派精幹一團，繞至富坪，強迫渡河，猛向大西門突擊，雖死傷甚大，匪氣仍不稍緩，我主力隔河以砲火轟擊助戰，匪遂分向塔臥潰竄，鎗獲甚多，我軍於是日上午十時許，將永順城完全克復，陳部收復永順後，匪向桑植方面潰竄，陳部跟蹤追擊。

統籌兩日，迭與匪接觸先後，佔領兩溪河，黎千均，龍家寨等處，同時匪之大部，又回竄皮匠坳，盤據湖一帶，圖裡犯永順，陳師楊周皮三部，當兼程回永偵蹤側擊，龍仁傑所部，則暫留龍家寨附近搜索。

緣午忽由桑植方面突來股匪三千餘人，其勢兇猛，自午後四時起，匪部即與匪接觸，官兵均沉陷應戰，堅忍奮鬥，激戰多時，匪始向杉木寨退去，我匪旅爲謀與大庸方面何白兩團切取連絡，亦即移駐石壩西。

巧晨，我楊周皮各部，由永順向皮匠坳之匪攻擊前進，接觸數小時，匪即紛紛潰竄，有乘亂保靖與耶之樣，陳師長即加派隨家齊旅，雷司令世光兩部，向保靖集中，龍家寨則皮匠坳之役，雙方戰事，均異常激烈，往復衝鋒，不下十餘次，龍家寨純是黑夜接觸，層層混戰，幾不辨匪我，消耗子彈甚夥，槍枝頗有損失，我傷亡官兵，查明另報，自龍家寨失利，匪到王村以下，有進犯辰州模樣，嗣以庸桑空虛，折向大庸進攻，我朱樹助部退守溪口大庸。

敬明，大庸失陷，至

十二月初，匪約七八千，由X邊經四都坪馬臨陣，向辰城進犯，午後有廖（編者按廖即黔軍廖懷忠，因與黔王意見相左，應脫離黔省，與皮澤沛等開入湘西，陳渠珍因請廖移駐沅陵，適得其爲守城之用，彼廖懷忠者，實爲人謀而忠者也，一聞各部在東北門外，與匪接觸，我軍沉着應戰，激戰至半夜，該匪衝突五次，均被擊退。

庚日拂曉，匪復分三路衝鋒，戰鬥激烈，匪傷亡甚衆，迄未得逞，乃趁大霧，完全潰退，其時我國族巴山古文進佔辰城三十里之烏宿，除一部守城外，分兩部向長安山尾追。

賀爾股匪，經我陳渠珍師在永順附近擊潰後，其大部經塔臥，於十一月撤竄進陷大庸。

感儉等日，分竄溪口黃石一帶，其竄黃石之匪，經劉司令運乾令朱國長樹助派隊擊潰，斃匪三千餘名，殘餘二

余營長擊斃匪團長
生擒匪首
長倒還營
錯惜乎電
未表其名

徐源泉仍
觀望不前

千餘枚。

十二月庚日，我劉司令運乾所部警備團之余營，在觀音寺對河遇匪，激戰三小時，並派一部包圍，獲槍十餘枝，斃匪偽團長魏克剛一名，偽營長以下三十餘名，傷亡二十餘名，俘匪首馮冠英及官兵五十二名。

灰日，蕭匪大部向永順塔臥移動，賀匪則向沅陵竄犯，李吉宇匪部，仍留守大庸城，此時本部專力專剿主匪，追剿各部，均已到達湘桂黔邊境，一時移轉不及，除令陳渠珍師防剿特援外，仍一面電請 委員長蔣迅調兵入湘進剿，一面電請沙市徐總司令飭鄂邊部隊，向南推進協剿。

寒剛日，匪大部竄抵沅陵東之洞庭溪附近，一部竄至桃源西之丁家坊曾家坪等處，企圖進犯桃源，斯時，我獨立第三十四旅羅旅長啓龍，奉令率部由鄂開至常德桃源三陽港一帶進剿，劉司令運乾督飭所部在慈利黃石漆家河一帶防剿，該匪於日經龍潭入余家坪三陽港楊溪河等處，進犯桃源。其守大庸之李吉宇匪部，亦山大庸而老鴉口岩口豁口進犯，我羅旅旅大部，在三陽港楊溪河一帶，激戰竟日，肉搏十一次，該旅楊周團長，均受重傷，官兵傷亡亦大，該旅撤至桃源對岸待援，匪陷桃源縣城。

巧日，隨向常德進犯，經我羅旅長及劉司令督部固守，匪雖迭次攻城，經我守兵痛擊，斃匪甚多，擒獲越城匪多名，匪乃不逞。

晴初日，匪主力竄至河漢水市一帶，連日劫掠糧食，其時我郭軍長汝棟，率第二十六師奉命由永水方面開到長沙，本部為將該匪殲滅於常桃方面，勿使蔓延湘西計，令李師長崇，第六路司令率兵兩旅，（并指揮保安第二區團）郭軍長為第七路司令率二十六師全部，（並指揮羅旅旅）均集中益陽向常德進剿，並令劉總指揮建緒抽調陶廣章亮基兩師，由會同靖縣方面。取道沅陵向常德進剿，又電請徐總司令派隊推進慈石邊津一帶堵剿，該匪見我軍大舉進剿。

雙日，大部經漆家河向大澗豁口方面逃竄，一部仍在桃源劫掠糧食。

敬日，經我六七兩路軍，分頭進剿，斬獲頗多，是日我軍遂克復桃源城，殘匪狼狽，經漆家河及黃石市西竄，賀匪之偽四師，乘我第六第七兩路軍主力克復桃源，分向漆家河靈龍橋一帶進剿之際。

有晚，襲慈利城，陷之，我朱樹勳團追不及防，退守五雷山，本部飛令第六路司令李覺，率部追剿。

路日經兩水并茶廣附近，向慈利城攻擊，與匪激戰，經時，頗有斬獲，匪不支，紛向大庸方面潰竄，我軍遂於

世長克復慈利縣城，本部正部署各部聯絡友軍向大庸圍剿中。

按賀龍股匪竄回川鄂以後，原來中央指定歸徐總司令源泉負責剿辦，在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蔣委員長電委徐源泉為鄂西剿匪總指揮，負責督剿賀匪。（見東方雜誌第三卷第十一號六〇一頁），其後升任湘鄂川邊區剿匪總司令，仍專負責剿辦賀匪，兩年以來，賀匪如故，此次竄犯湘東各縣，何健聞希電請徐部會師夾擊，部署既定，而行營又忽然令湘西蕭賀，仍令徐源泉主剿，（見何健致晏道剛電），軍事因此又告停頓，其後愈變愈奇，請看下文，便知分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元月三日 何健擬因賀蕭股匪於白沅兩水流城，並設行署於沅陵，整理湘西。

湖南省主席何健 呈蔣委員長江電

南京，南昌，委員長蔣，其電奉悉，竊查湘西上游各縣軍隊團防，均以情形複雜，未能從事整理，節經呈明在案，此次賀蕭犯境，其初本非若何強悍，因陳渠珍師有龍家寨之失，勢乃強甚，團隊之無力抗匪，更可想見，繼於追剿方殷之際，飛調李覺師一部，協同郭師及羅旅收復桃源，並於世日由李部收復慈利，同時為阻朱毛與賀蕭會合及謀湘西之根本整理與鞏固起見，令以陶憲兩師出沅陵，并於沅陵設省派出巡辦公處，正在嚴督進行，適奉以徐克成兄主剿賀蕭之令，除一面商請克成兄從速部署，一面仍以政治力量，整理湘西，俾因追剿後方外，謹先電復，伏維垂察。

一月四日 何主席鑑為解除湘西民衆積年痛苦，下令除舊佈新。

湖南省主席兼追剿總司令何健電令

查湘西上游各縣，素稱瘠苦，追軍部隊複雜，捐稅繁苛，匪盜橫行，民不堪命，本主席就總司令於剿匪安民並軍三者，務求併進，上以副中央暨委座之寄托，下以昭蘇湘西民衆之痛苦，除剿匪軍事部署，已另令飭外，特頒二如左之命令。

一、新卅四師全部，已令開駐永保龍桑之線，協剿賀蕭股匪，並負責構築封鎖碉堡線，限於元月俟以前剿達

二、湘陳師長渠珍於二月十日以前，將第三十四師本部倒置師編制表，奉編一師完竣，具報，聽候點驗，並撥發餉，其編餘槍枝，一律繳銷，不得再以任何名義，私擅擴大。

三、該師所有造彈造槍各機關，應立停止，并將各機關撤銷。

四、該師所提收各縣團槍，應該師長負責歸還。

五、湘西上游各縣之例外法區關卡捐稅，應由省委出巡辦公處會同海關司令勒令一律繳銷，嗣後不准任何名義，私擅設立或變派。

六、湘西農村銀行收抵，應由陳師長渠珍兌現收銷。

七、黔陶司令廣即派兵填駐乾城鳳凰，便於松綢西秀連絡，其餘陳師原防各縣，除永保龍桑外，均由陶司令負責分防。

八、保安第三區團隊編制，及其整訓方案，應由全省保安廳規定實施。上八項，仰即分別遵照爲要。

何總司令給陶軍兩師長支電

自蕭克朱毛各匪相繼西竄，湘西遂爲軍事重心，而歷來民困太深，非設法增進行政效能，不足以言整理，故此一方面轉移兵力一部於沅白兩河流域，一面於沅陵設省委出張辦公處，注重築橋封鎖，整頓警衛，撫慰非法關卡捐稅，完成桃辰公路，及長辰電話等等，務使追剿後方，得獲鞏固。湘西民衆，重見天日，伯聞惺惺二兄，定魚日相逢，兩兄到時，仍望多方商辦爲盼。

二月五日 賀蕭股匪仍踞慈利桑永各縣。

何總第三次電約徐源泉會剿賀蕭。

追剿軍何總司令鑒謝賀蕭計登歌電

命令。

(一)賀蕭股匪仍踞慈利桑永各縣。

(二)我軍不使該匪流竄湘西，聲援朱毛，宜急會合友軍，分由沅澧兩河流域，將其合圍聚殲於慈利桑永間地。

區之目的，決定進剿方略如次。

(1) 第六路李司令覺所部，除以劉司令通乾固守常城外，餘經桃源太平橋李公港，先行肅清桃源境內散匪，後進

駐龍眼池附近，與友軍切取聯絡，候命向大庸追剿。

(2) 第一路陶司令廣所部，應以一部進駐四都坪，大部位置於王村永順之線，連絡陳師，候命向大庸追剿。

(3) 陳師長渠珍，除以一部經麻陽保靖綏靖之綫外，餘應推進於永順龍家寨之綫，堵剿由大庸西竄之匪。

(4) 郭司令汝棟所部，及羅族長追副任務路線，應候徐總司令沿澧水流域，分經石門慈利江口鎭口向大庸進剿。

上四項，除電告徐總司令請以津澧部隊，及郭羅兩部沿澧水流域西進，以原在鄂西部隊南下，並駐桑植，與我

軍齊向大庸會剿，並商定總攻日期外，特電進剿，總司令何健歐西邵參機印。

按此時賀蕭合股後，在龍家寨將陳渠珍師之退旅撲擊，獲得多槍，合計槍在六七千枝，機槍三十餘挺，迫砲數門，

人數近萬，自及陷桃源，洩窺常德，其擊退後，即竄陷慈利，經湘軍先後克復後，該匪退駐大庸永順塔臥龍家寨一帶，

宣傳赤化，構築工事，並不時派出偽游擊隊於澧大澗斷架老鴉口江口四都坪王村大坪等處騷擾，似有以大庸塔臥龍家寨

根據地，伺隙原擬消滅該股匪於沅澧兩水間之地區，使匪不得與朱毛主匪會合，曾於上月二十二日發成電部署定後，即

特實施，電請徐派兵出師會剿，而徐不答，又於本月五日以前西電部署後，再請徐會剿，而徐仍置之不理，殊知徐向行

營動活，欲得主剿賀蕭專任，而南昌行營竟予徐為主剿軍，觀後列兵各電，即知中央對於剿匪無誠意。

一月八日追剿總部，奉到 蔣委員長武昌總司令部齊辰電令，郭羅兩部，暫留歸徐總司令派兵指揮，隨同徐部

入川等因，何健接奉此電，自應遵辦，但在未奉此電之前，所有部署，迭經電請徐部約期會剿，而徐遲遲又久回電

請，所部集中營時，請追剿軍進剿各部，稍緩進攻，以免此剿彼竄，何之計畫，一再停頓，不顧不飭的方各部，嚴陣

以待，一面飭郭羅兩部，由現地於元月佳馬等日，分向常德漆家河黃石等處駐紮，嚴密偵察，熱水坑羊毛灘一帶待命，

一面又向蔣陳訴，謂此股若不即時剿除，將來為害決大，現經部署完竣，請仍留郭羅兩部，協助圍剿，其後又於。

一月十二日奉 蔣委員長文未電令，郭羅兩部，暫留歸徐總司令派兵指揮，俾得打通湘鄂川路線，其主力安全

入川之用，俟徐部到黔江彭水後，該兩部仍歸何總司令指揮，何總率到上項電令，一再去電呈請挽留，徐部會剿黃

段匪後，再行入川，否則難以收拾，經此兩次三番之周折，始繳成爲總部之允准，於是徐始撤商會剿計畫

徐部會剿黃
入川之用，俟
郭羅兩部，暫
留歸徐總司令
派兵指揮，俾
得打通湘鄂川
路線，其主力
安全入川之
用，俟徐部到
黔江彭水後，
該兩部仍歸何
總司令指揮，
何總率到上項
電令，一再去
電呈請挽留，
徐部會剿黃
段匪後，再行
入川，否則難
以收拾，經此
兩次三番之周
折，始繳成爲
總部之允准，
於是徐始撤商
會剿計畫

朱毛尚未
到川追剿
入川指剿
分路指剿
毛約線

，其協定計畫書如左。

二月二十三日 何應欽與徐源泉協定計畫。

何總司令 鑒

徐總司令 鑒 商定協定計畫。

二、匪情及友軍情況。

賀蕭股匪，刻仍出沒於岩石，大庸，四都坪間，往來騷擾。似有侵襲西寧之企圖。

我徐總司令所部，現以五八師暫四旅，編為第三縱隊，二十六師三十四旅編為第四縱隊。由石門慈利沿澧水向永順進剿，其第一第二兩縱隊，除各一部，使用於石門東北地區，隨同西進。藉厚湘西兵力外，餘正準備入川協剿中。

二、方針。

我軍為迅速肅清該區，以策追剿部隊之後方安全，得一意入川窮追朱毛起見，應一面驅岩口關架山及四都坪附近之匪，一面擇要構築據點工事，逐將該匪包圍於大庸附近而聚殲之。

三、兵力部署。

(1) 徐部之第三縱隊，應由沅縣，石門，通津鋪，過駐江猛附近，肅清當面之匪，準備向大庸進剿。

(2) 其第四縱隊郭司令所部，應由慈利岩口渡肅清豁口岩口附近之匪，準備向大庸進剿。

(3) 第六路李司令所部，除一部進駐龍潭水會家河觀音寺之線，構築堡壘，以策應左側面之安全外，主力應即由龍潭河進向大庸附近，連絡郭司令，肅清斷架山一帶之匪，準備向大庸進剿。

(4) 第一路陶司令所部，應即以一部份先行肅清四都坪附近之匪，十六師主力，應即進駐松柏場附近於施家灣，羊峯城，鄉溪河，三脚岩，飛沙坡之線，構築據點工事。

新三十四師，應即推進永順龍家寨之線，準備向大庸進剿。

(5) 各部隊到達指定地點後，一面肅清當面之匪，嚴密警戒，一面即構築堅固工事，為一切攻擊準備，并統銀於三十日前，準備完成。

(6) 第六路與徐部第四縱隊之作戰地境，以景隆橋，洪家園，斷架山，天門山，四都坪，石壩溪，薄四坪，

大場之線，劃分之線上，各據點，屬第六路，但大庸爲兩方共同目標。

上三項，除關友軍合路任務，已由徐總司令皓午電令發表外，特電遵照。

附注意。

(1) 據徐總司令馬未電略謂：進剿日期，敝部定在二月歇日，因後方部隊，調集需時，爲求迅速進剿，以免漏網計，貴軍各部於二十日準備完畢後，所有進剿時日，可否展緩，以便協同等語，似應照辦，但各部隊如能相機，先行收復大庸亦可。

(2) 我第六路李覺，仍應以司令汝棟妥爲商定，能先行協同收復大庸爲善，因進剿日期，過於遲緩，恐匪情發生變化，總司令何繼濂中常參攷印。

綜攷前所述，中央無根本消滅赤匪之誠意，與貫澈不移之計畫，至此已完全顯明，爾况號令不一，政出多門，時而南昌行營電，時而南京安座電，時而武昌總部電，使受命者無所適從，即如郭羅兩部，南昌既令何繼濂指揮，而南京忽改歸徐源泉節制，朝令夕改，一也，南京既責成徐源泉主剿贛，而武昌忽又令徐氏率部入川，貽誤戎機，二也，南昌行營用郭羅兩部，而武昌總部用郭羅打通路線，輕重倒置，三也。三方命令，皆由蔣氏署名，電報一再往還，時機屢經錯過，故中央在在予軍隊以周折，即無異處處給其匪以便宜，然而徐部既令作入川之準備，又使之作會剿之進行，將帥之志難專，士卒之氣必渙，結局演到損兵折將，耗費無功，此皆敵情逼起，中樞過於遙制之弊也，賀蕭竄擾湘西，暫記至此爲止，以後贛剿及其西竄，另以附編專載，附於本書之末，不與朱毛土匪西竄夾雜，庶與緒分明，下編則輯主匪竄入黔東，以資銜接，附此聲明。

共匪西竄記

第八編 匪竄黔東北受創之經過

總論

天下郡國利病書，論貴州之形勢曰：居天下之西南，東阻五溪，西控六詔，南連百粵，北距三巴，上則盤江繞繞，下則漢溪深阻，層巒疊嶂，巨鎮雄藩，窮地之險，極天之峻，關雄虎踞，路繞羊腸，一人荷戟，萬夫趨避，固漢楚鎮鎭，亦蜀粵之屏藩。此形勢之雄壯，江山之險阻可知。朱毛匪共，深入其阻，中樞如不含有其他政治意味，抽派國軍，會合滇川湘桂黔五省部隊，窮追硬堵，如明李化龍以八省聯軍，擊破楊龍於播州，消張亮基以數省聯軍，戡定楊龍於黔省，功成武定，可以重觀於今日焉。乃江山之險要依然，而人心之趨向莫測，記述至此，擱筆永歎久之。

黔東黔北，本難指明界限，姑以烏江南岸爲黔東，烏江北岸爲黔北，匪未竄渡烏江以前爲黔東，既渡烏江之後爲黔北，當時有人問編者，何以不直捷了當稱之爲匪竄貴州，而必劃分爲黔東黔北，豈不麻煩，余應之曰，侯之所以如此劃分者，其故有二，一則朱毛竄出川境以後，忽又折回黔東，就地區言，已跨三省邊區，眉目應分者一，二則各軍會剿，戰守性質不同，如竄黔北一方，則有四川軍，竄黔西一方，則有雲南軍，竄黔東一方，則有湖南軍，竄黔南一方，則有廣西軍，在黔中各方防堵，則有貴州軍，此外還有隨匪入黔之中央軍，就軍事言，自不能不劃分界限，孰勇孰怯，誰戰誰不戰，以乘機亂不明。

黔東。

共匪由桂北湘西轉入黔東，純全走蕭克故道，如入無人之境，實任自然是歸貴州軍事當局就負，按南昌行營十一月十七日密電指示剿辦綱要，與十二月十二日文電重申命令，并垂詢剿辦總指揮現到何處，其時王軍長烈直向各師旅，尙在思石松沿一帶，搜捕散匪，轉移不及，而猶總指揮國材，遠在盤江八屬，雖允川兵三團，東下設防，亦屬紙上談兵，口惠而實不至，所以在黎永錦注佈防者，還是周時仁一旅，何知重兩營而已，王家烈見綏部遲不東開，而黔東情勢，萬

急迫切趕及抽調堵剿蕭賀一股的兵力轉移陳線來防堵朱毛但時間延誤，已不濟急，大股土匪，已於十二月十四日竄陷耒平縣城矣，朱毛既竄入黔，湘粵如何部署，自有回駁敘述之必要。

湖南方面。

追剿軍何總司令鍵部署

令第一兵團總指揮劉建緒，飭陳光中，王東原兩師，尾匪追剿，李雲杰李韜珩兩師，向會同推進，補充總廠主任何平担任綏甯一帶碉堡建築。

令第二兵團總指揮薛岳，率第二第三兩路各師，由黔陽分途向黔邊推進。

廣西方面。

四集團軍白副總司令崇禧元戎電。

奉委座電令，敵部以一部迅由長安吉宜，繞至榕江，協助黔軍堵剿等因，遂將本軍部署，變更如下。

第一追擊隊集結於龍勝附近，肅清殘匪。

第二追擊隊應為部之軍師，由湘屬長安堡向牙溪堡轉進，躡匪追剿，周師由古宜經下江向榕江，進出剿助黔軍防堵。

貴州部署。

貴州主席兼軍長王家烈事前部署。

着第四旅旅長周芳仁率第七、第十五兩團，并指揮都獨魯平民團區指揮何幹城部，榕下永民團區指揮何翰部，隨赴永從屬平茶者錦屏之線，嚴密防堵。

着第一旅旅長杜肇華率第五第六兩團，進駐天柱協同湘黔邊區剿匪司令部參謀長王伯勳，指揮黎錦桂劉民團區指揮龍德高於壩洞遠口天柱錦屏之線，嚴密佈防，清江河清剿指揮陸繼武民團指揮王道熾負責清江河防。

着第二旅旅長李成軍率第二第三第九各團，由思印趕到施秉集中待命。

着第二師師長柏輝章率第四團，由銅仁趕赴大魚塘，集中待命。

着第一旅副旅長江榮華，率第一第十一兩團，開赴平越乾把哨，待務二團龍貫斌集中馬場坪待命。

此方是男
西比男
計此男
期此男
期此男

王主席部署完竣，於十二月十三日，由貴陽乘汽車赴馬場坪督剿，並任命翁國材爲貴州全省剿匪總指揮，仍令其調六三團，向黎永增防，該部周文彬團，十二月四號始由興仁出動，其餘撥程繼續東進，又令副軍長侯之担派兵三團，集中龍乘黃平，該部甫到瀾義集結，王見猶候兩部，進度遲緩，一時難達指定地點，於是急派駐安順之第一師師長兼瀾義總區司令何知重爲貴州全省剿匪副總指揮，飭其星夜兼程進赴施秉指揮前方各部，認真堵剿。

黔軍王軍長家烈通電。

滇匪部西竄甚急。據報先頭已抵通道，猶候兩部，應繼趕到指定地點，本部兵力十六團，其精幹之十一團，已配置前線，據報友日前線已到指定地點，除飭屬廣兵秣馬，嚴陣固防，并運委座迭令，飭與友軍切取連絡，扼要堵剿外，特聞。

十二月十四日 朱毛主匪竄陷黎平縣城，營長趙瑜與匪戰於平茶。

黔軍王軍長家烈通電。

頃據前敵總指揮何知重電話報稱，股匪約六七千人，在黎平城東五里橋與我第七旅周芳仁部接觸，激戰約兩小時，斃匪甚多，繼以該匪更漸增加，對我施行包圍，只得放棄黎平城，退據距城十里之大坡頂，扼要固守待援，以圖恢復等語，當飭第一旅黃杜肇率，率五、六兩團向黎平增援，李旅長成章率二、三、九各團，推進劍河相機策應，何指揮暗，率屬嚴防榕江，期將黎城早日恢復，惟是該匪乘隙突竄，事實不免百密一疏，除電請各友軍，不分畛域進剿，俾便聯合早將該匪殲滅。

黔軍王軍長家烈通電。

朱毛匪部，竄抵黔邊，烈已集結各部，積極部署，嚴密防剿，茲據第一旅旅長杜肇率由錦屏來電稱，（一）朱毛匪部之先頭，約數千人，已到靖縣魏團，（二）中央軍兩師，不日進達，薛總指揮尚在洪江，（三）湘軍大龍軍備於綏寧靖州之線，劉軍長建勳在綏寧，（四）若匪突竄靖會遠口之線，向匪夾擊，若匪主力向錦屏突竄時，聯軍以全力固守該縣，若匪竄竄黎平榕江，聯軍即率部向右翼尾追。

又據周旅長芳仁由黎平來電報稱，聯部七團一營趙營長瑜，已於昨日在平茶與匪接觸，正激戰中。十二月十五日 共匪分竄老錦屏，黔軍五、六兩團進剿了，周芳仁旅克復黎平城。

防範日軍
何處不
之實境

第四軍實記

二四八

十二月十六日 共匪分由南嘉堡平水塘光等處渡清江河。

十二月十七日 共匪續渡清江河第一股，由德河橋星向平略進竄。

對軍王發軍長家烈電

頃據何副總指揮知重巧電稱，據錦屏杜族長張華發電報，續匪一部，約五六千人，圖日在嘉平被後周族芳仁擊退折向老錦屏圍繞天柱清溪北竄，被我五、六兩團，迎頭痛擊，匪傷亡甚衆，昨日匪分數股向南嘉堡平水塘光等處猛攻，企圖強渡清江河，向劍河台拱方面，沿雷匪舊路北竄，當與我河防守民激戰半日，匪部頗到甚衆，復以機關向我岸猛轟，江岸砲堡，多被摧毀，官兵死亡二百餘人，致被突破砲堡，當飭該族長集結所部，尾匪痛擊，並令李族長率軍二、三、九各團，推進龍洞劍河截堵，王參謀長伯勳督率國隊，及第三團扼守錦屏至清江河下流，周族長芳仁轉飭團隊肅清後方，即行率部尾追剿擊，查該匪號稱十萬，若今日久蔓延，不僅黔省被其赤化，恐川湘及其他各省，亦同感危殆，除集中所部連剿堵截外，並懇中央飛令湘湘各軍，西移黔境，及桂省各部隊，就地會剿，以期聚殲該匪，挽救黔疆，無任叩禱，王家烈叩巧。

湘黔邊區剿匪司令電

竊匪聚日陷黎平後，圖日彭德懷部約四千餘人，向我老錦屏防線進攻，我金（祖典）團激戰半日，因衆寡懸殊，金團撤過清江過方岸，與我杜族五、六兩團布守錦屏茅坪全處防線，殊匪進至綉洞後，得知錦屏各處之線，工事堅固，且有砲堡十餘座，並附竹毫鐵絲網三角釘等障礙物，時匪知堅固難攻，於夜即折山穩洞偶里，後日向平略竄去，其主力約四萬餘人，圖日起，陸續通過雙龍聚角嘴，向劍河方面進竄，現在劍河附近縣渡西竄，我杜族巧日離錦屏馳赴鐵遠旅聚之綉堵剿，中央軍薛總指揮三部，昨日由德河，特聞。

十二月十八日 朱毛主匪由慈魚嘴竄陷劍河縣城。

追剿軍何總司令健巧電

竊匪遁道之匪，經我軍節節痛擊，分三路向對境潰竄，竄日陷黎平，一面向南嘉堡劍河竄去，又另電據俘匪供稱，係一軍團殘部，係由馬路口向新廠西竄，其係三、五、八、九軍團，分由龍騰橫嶺，靖靖營，長湯營，兩路口，一部抵錦屏，一部竄向劍河。

竊匪指揮
坐鎮
內防
勢必

十二月十九日 共匪先頭一股竄漢洞司，其大股三四萬人，由中方橋整魚嘴向劍河竄犯。

十二月二十日 共匪一股竄巴黔線上，湘軍陳光中師進入黎平，黔軍前鋒猶總指揮國材到貴陽。

黔軍王軍長家烈簡電

據乘何副總指揮知市號電稱，據茅洞周旅長方仁巧子電，據探探，在匪中河混逃出回報稱，黎平之匪，爲偽三軍團，約五六千人，槍三千餘枝，機槍迫砲各數十門，於略日由高場方面退去，黎城只餘小部，該探於匪去後，即回至高場，南通村產，北通整魚嘴。

又據錦屏王參謀長伯勳晚午電稱，一匪一股約五千人，於日於南嘉堡陸續渡河，略西已到濠洞司，其大部約三四萬人，由中方橋整魚嘴一帶，有向劍河繼續渡河機槍等語，已令杜際華率部向三種截擊，并調錦屏金祖晃團，推進天柱堵剿，一而與中央軍友軍切取連絡。

又據貴陽謝參謀長汝霖號電稱，猶總指揮國材，已於略日抵省，該部原擬經關嶺鐵甯安順等處之線出發，前方現情況緊張，勢難再緩，當飭還同安順清鎮之線經貴陽附近，兼程開赴馬場坪待命。

十二月二十二日 共匪一股竄略台拱縣城。

追剿總部署要部參電

綜合數日情報

(一) 竄黔匪部主力，於晨起由南嘉堡柳溪分縣等處，分批渡河，其先頭略抵大小廣附近，瑞光有偽三軍團二部，人槍三千枝，掩護渡河。

(二) 賀龍股匪，仍盤踞陝市河坎一帶，時向常城暗襲。

(三) 第一兵團第一路陶章兩師，向沅陵急進，陳王兩師，分由新寧進剿及廣平會同向黔境追剿，並堵剿回竄之匪。

(四) 第二兵團，自養日起，以吳司令奇偉由晃縣下屏向鎮遠堵剿，以周司令澤元所部由天柱向瓦寨三龍，薛總指揮部及郭師惠支隊，向清鎮鎮遠跟進。

黔軍王軍長家烈發平馬行電

頃據鎮遠黃參謀長候發電稱，匪先頭到施洞口對岸，台拱失陷，有向施秉黃平鎮山突竄模樣等語，當飭李總指揮

第八編 匪竄黔東北受剿之經過

成軍率二、三、九各團到爐山對台拱丹江，杜族長嚴華率第五、六兩團到黃平對勝盤觀里，江副族長榮華率第一、十一兩團到麻江對台拱，新編特二團到下司對施洞口，扼要堵擊，侯部三團，已到慶安，即飭以兩團駐科州，策應施秉黃平，騎部三團敵日可到馬場坪，即令策應慶安江，特聞。

黔軍王軍長家烈發馬行參電

頃接鎮遠黃參謀長烈侯發馬電稱，劍河於巧日失陷後，現匪之一部已到華東。

又據何副總指揮知重號電稱，濠洞司劍河之匪，其先頭於號日已到樂上，主力正續進開，似有由岑松施洞僱蕭匪故道逃竄之機各等語，當令該副總指揮督所部之第二第三第九各團，於東坡濠橋之線扼要截剿，令第一師副師長張璣，率第四第十六兩團於黃平重安江之線截擊，並集結我主力於爐山，相機策應，後情續報，特聞。

十二月二十三日 共匪由柳霽分兩渡河竄馬大營，一股犯熊洞，中央軍惠支隊率蔣委員長電調回漢，桂軍周師長張璣逃入榕江。

黔軍王軍長家烈發電

頃匪竄黔，紛紛不絕，除續向劍河前進，每日有一股約三千餘人抵關西陽，養晨有一部向柳霽渡河，經馬大營轉寨，行動甚急，我李杜蔣江各旅，並十四團隊均由何副總指揮知重督飭堵剿，周芳仁旅率部，本日向黎平抄襲。

追剿總部通報

薛部第一支隊惠濟，追匪至湘西之黔陽，奉委應十二月廿午電令後，即於同月有日，由現地經貴慶長沙開赴武漢。

黔軍軍部電

匪先頭竄抵會拱施洞口，桂軍周師兩昂已到榕江，湘軍主力亦抵黔邊，中央軍已分頭推進天柱綏屏，合力圍剿，期收聚殲之效。

按追剿兵力，嫌其不敷分配，何健迭請增調朱岳羅三師，未邀允准，其後派來郭羅兩部，而武昌總部必爭之歸屬於徐源泉，今蔣委員長再將惠濟一支隊電調回漢，其追剿兵力，更加削弱，此可證剿匪無誠意之一，本來惠濟一隊，既於匪後，相距甚遠，有他不多，無他不少，但以軍隊與匪軍進行，與其無益，不如少之為愈，但國家整兵，正所以用之

於擇外患除內賊，今日黔有朱毛，湘有蕭賀，川有張徐，惠於一隊，追隨朱毛，千有餘里，快黔黔，既不用以剿朱，則常用之擊蕭賀，兩者均不使用，而謂其巡返武漢，置之於閒，投之於散，平日國家以有用之金錢，縱養虎，不在緊急之秋用之，又何必多設此不用之支隊。

十二月二十四日 共匪主力竄踞岑松施洞口一帶，先頭在黃平附近與黔軍李成旅對峙。

黔軍王軍長家烈徵重安行復桐者電

鑒電悉，所慮匪勢貴陽，甚是，弟亦注意於此，已飭屬注意矣，匪巧陷劍河，雖陷台拱，其先頭於日到施洞口對岸，本敢先頭已到鎮遠，與我貴參謀長烈侯部激戰中。

追剿軍何總司令鈞敬亥長電。

(一)我第一兵團陳光中師趙旅長夢炎抵黎平，令向劍河進剿，王東原師一部發抵錦屏，令移遠口黃臘，陶寧兩師向沅陵前進，李雲杰部向會同急進。

(二)我第二兵團吳司令奇偉，率所部四師，養由芷江經便水玉屏，感可抵鎮遠。

追剿軍第一兵團劉總指揮趙旅長敬午參電

據王師長東原發中電，轉據派赴錦屏之陳旅長孔達稱，巧日在大小廣被民團阻擊匪之一部，已轉向劍河急竄，其先頭計已達台拱附近，黔軍主力，刻在應乘黃平一帶堵剿，其杜肇華旅，巧日由錦屏向鎮遠進剿，又據陳師長光中復電稱，趙旅養晨進至黎平，陳團搜剿潭溪附近，捕散匪甚多，大都向劍河整魚嘴方面竄去，仍飭該旅向劍河覓匪追剿中。

附追剿總部表

剿匪軍追剿總司令所屬各部隊行動位置表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追剿軍總部參謀處機科編製

第六號

職	別	主官姓名	別號	位置	部	位	備
總司令	何	鍾	芸	鎮	陽		
第一兵團總指揮	劉	建	緒	恩	安		

第一路兼司令

陶 廣

第十六師

李亮恭 伯 貴

第六二師

陶 廣 思 安

第六三師

陳光中 桂 山

第四路兼司令

李 云 杰

第十五師

王 東 原

第廿三師

李 云 杰 俊 三

第五路兼司令

李 輔 珩

第五三師

李 輔 珩 抱 冰

補充總隊主任

何 平

第二 兵 團

總 指 揮 薛 岳 伯 陵

第二路兼司令

吳 奇 偉

第五九師

韓 漢 英 屏 爽

第九十師

歐 震 雨 辰

第九二師

梁 華 盛 以 字 行

第九三師

唐 云 山 民 山

第一支隊

惠 濟 民 橋

第三路司令

周 澤 元

第五師

謝 博 隔 甲 初

第十三師

萬 耀 煌 武 構

第九六師

蕭 致 平 潤 州

該師自沅陵推進中

雙 皮

同 右

同 右

該師趙旅自抵平其餘轉移師屏向劍新進中

雙 申

該師已抵錦屏山向黔陽進中轉移中

同 右

該師六九旅經古雅六七旅經竹舟江王家坪黑河向會同前進中

雙 四

該師現駐會同一帶

担任綏靖一帶鎮堡建築

副總指揮 吳 奇 偉 梧 生

該師正由芷江經便水晃縣玉屏向鎮遠推進

雙 電

同 右

同 右

同 右

該師已奉令移中武漢

該師現駐黔陽口天柱款場瓦寨向三穗推進

雙 平

同 右

同 右

同 右

共匪先頭一隊約五千人，本日午後一時，向我鎮遠衛城被前進，與我軍激戰中。

刺索毛湖清江河上竄，向西北行進中，其先頭已抵施洞附近，擬沿蕭克故道竄援橫縣，我軍現遵委廖頌發率遊湘桂黔川邊區剿匪計畫書，佈置於施秉黃平台拱之線，嚴密指揮用備，已來前方督剿，望而陳芸公，促友軍速進，以收聚殲之效，弟王家烈即有反印。

蔣委員長復陳李白有電

廣州陳總司令伯南兄，甚常李總司令德鄰兄，白剛總司令健生兄動鑒，真戊電曾伯南兄皓電，均經奉悉，兄等對西竄之匪，擬抽調勁旅，編組追剿部隊，會同友軍，繼發窮追。以竟全功，至深感佩，尙望勇往邁進，不分畛域，殲滅於黔境，不使其入川合作，尤所深盼，謹復，弟中正有印。

弟甯粵兩年來奔走和平協作，而陳李白等有槍階級，向中央請剿匪，也可算是服從中央，聽候命令，表示有力量有信用之和平協作，蔣委員長身膺全國重寄，掌握統一師干，尤宜乾綱獨斷，俯從其請，下令施行，對於請剿諸人，諒以名義助以款彈，有其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其玩寇之罪，以張黨國威權，方為正辦，乃中輟計不出此，遲遲又久，而以贊佩之電復之，自居分庭抗禮地位，協作既不開誠，復自拒人千里，又烏用其汲汲奔走和平為。

十二月二十六日 共匪竄陷施秉縣城，後向石阡舊州竄去，黔軍蔣德銘旅協助中央軍恢復鎮遠城。

黔軍何副總指揮知軍宥成電

竊匪自巧陷劍河後，號分向台拱施洞口進竄，有日一股至鎮遠屬鼓樓坡，與我蔣旅接觸，激戰竟日，匪傷亡二百餘人，奪獲步槍一挺，步槍二十餘枝，因匪衆糧乏，退守江口，期與追剿軍聯絡，同日一股竄向施秉經重貴宋園擊退，有晨，匪聚衆來犯，我以衆寡懸殊，激戰數小時，退守舊州，我軍主力於黃平爐山之線，除電懇芸公迅撥軍前進，以便夾擊外，特聞，祈就近催促爲禱，弟何知軍即有反印。

追剿軍第二兵團薛總指揮岳由黔陽黔軍宥成電

(一) 據報匪一幫有晚竄臨鎮遠，有日分一股與我吳縱隊游擊隊相持於箱千崖附近，其主力進至黃平以東，似有竄竄貴陽之模樣。

(二) 一路感日進駐焦溪三穗之線，保持重點於右翼，向施秉凱里之線攻剿，同進，擬請督軍（指黔軍）保

持重點於施秉黃平之流域，俾適與本路水擊之。

黔軍王軍長家烈心雷電

據何副總指揮知重電，滋洞司劍河之匪，其先頭於號日已竄到梁上，主力正續進間，似有由岑桐施洞循舊路故道逃竄之模樣等語，當令該副總指揮，督傷李旅所部各團，於市坡滋橋之線，扼擊截剿，令第一師副師長張繼，率第四第十六兩團於黃平正安之線，並集結主力於爐山，相機策應，有日匪先頭約三千人來犯施洞，經我何副總指揮督率諸團擊退，有疑，大股續至，爲數近萬，向我猛攻，何以兩團兵力，與匪激戰，相持至午，匪向石肝，竄州方面竄去，此役斃匪數百，俘匪五十餘人，獲步槍五十餘枝。

黔軍王軍長家烈有皮電

烈於馬日親重安黃平佈防後，於翌日乘汽車赴麻江下司，召集江軍旅長榮華所部訓話，令向凱里台拱方面進，以南防較虛，亟應佈置，於漾農綽黔南公路至都勻，佈置各聯團，旋得電訊，猶總指揮國材，本日到馬場坪，烈當即還軍行營商討軍事，惟以赤氛方熾，防剿力有未逮，除電請追剿各軍嚴密協剿以資殘匪外，特聞。

黔軍鎮遠行營黃參謀長烈候報告

溯自蕭克竄經黔東北各地，瘡痍未復，政府對於餉糧，更陷於極困難，越一月而朱毛抵黔邊，此時我軍政當局，明知非照南昌行營早期集中全力，東下防線，免匪深入之非計，然事實上，欲求迅速動作，乃感種種困難，迫匪陷黎平，在形勢上，不能不判斷有下列兩趨勢：（一）取道黔南獨山，威脅貴陽，俾易轉向黔北入川。（二）或循蕭克舊道，取道黃平鎮遠間，渡烏江向黔東入川，於是本軍因經濟上及運動上種種困難遲緩，又因黔東南雙方激戰，不能不位置重點於爐山麻江一帶，以應付明瞭匪情況後之處置，及鎮遠行營以匪陷台拱劍河，其先頭且到施洞，決定匪仍東竄，速電馬場坪報告，王主席遂決心將原駐東路各部，上開，集其全力，以扼重安江之線，而以鎮遠以下付之烈候，以待中央追剿軍之來臨，俾得連繫夾擊，該匪於施黃之間，其初計畫，何常不善，匪在施洞口架設浮橋完備，分頭橫貫黔東，其左翼出黃平，與我杜李兩旅戰於附郭，甚爲激烈，中路出施秉與我何副總指揮知重抗戰，右翼彭德懷出鎮遠，當時鎮遠以下，僅第十五團金祖典部留守三穗，第四旅蕭德銘之一營，留守鎮遠，以彭之驍勇，而連城固守，是無異以卵擊石，烈候既率軍長委托，誓死固守，現中央追剿軍蕭總指揮岳所部，已抵貴陽。

第八編 匪竄黔東北受創之經過

勝，計其途程日期，應先匪進入鎮遠，其時尙有人進言，謂吳軍宜早爲之所，烈以不顧大體斥之，乃調附郭民團，協同蔣部沿撫水衝城大菜園，以角以守，一面電促齊銘中央軍，迅即推進增援。匪迫近衝城附近，與蔣旅所部接戰後，時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中央軍先頭已到鎮遠城四十里之焦溪，當即電話通報，獲復，約我暫守，匪即增援，直至下午六時匪以重大火力掃射大菜園高地，圍隊大隊長陳仲康陣亡，於是匪得乘虛涉撫水，逼近府城，而衝城方面，守兵既失，其離作用，又恐陷於孤立，不得不放棄衝城，回守府城，故區撫府城之匪部，是時死傷不少。終以城內民衆見援不至，惶恐萬狀，紛欲逃避，烈該不得已，乃於黃昏前後，派軍團之一部，保護民衆妻小財物，先退出城，一面督率其餘部隊，據莊菜坪高地，監視府城，以待中央追剿軍之來援，因此鎮遠雖曾一度入匪手，而地方一氣，尙無大損，至第二日晨，中央部隊，乃在兩路口附近，與匪接觸，而匪始終固慮我莊菜坪在其後方，居高臨下之威脅，不敢戀戰，仍撤回守城，我軍與中央軍取得連絡，向匪夾擊，匪已感於不能不放棄鎮遠之勢，遂縱火焚燒大橋古亭，（附註）以冀於退却短期間，阻我大軍追擊，故我軍與中央軍以敏捷手段，迫近城邊，撤其火路，始克復鎮遠縣城，彭匪退踞鎮遠關，中央軍出擊，竟日不拔，因其據有天險，仰攻不易，烈侯乃以蔣旅經由關左，向匪側擊，匪始潰去，中央軍於入黔時，張貼標語云，「不問匪黨方向如何，本軍總以入貴陽爲目的，」故匪由施貴演過，中央追剿軍，並不追剿，直接接貴龍大道前進，竄匪因得安全渡過烏江云。

附註古亭

鎮遠大橋之古亭，原爲施陽名勝之一，父老相傳，清同治間，汪炳敷守是邦，鑿甕龍挺秀，撫水泅瀾，鎮城在府山之麓，水繞城下，背龍洞與府城因大橋而相接交通，汪於橋上建八角亭三層，下通行人，中爲游覽眺賞之所，最上一層，供設偶像，汪命塑工塑魁星一座，塑普通塑魁心神像，大都左手抱冠，右手執筆，獨碑占靈明，而汪指示塑工，右手執筆，左手持寶鏡，而跨下騎虎，又於魁星神像之左右，另塑和合二仙像，其手執蓮花，時人多不解其故，且竊笑其妄誕不經，汪漫語人曰，從今以後數十年內，可以證驗，到時大衆自然知曉，迨同治甲戌年，貴陽趙以綢大魁天下，光緒戊戌年，麻哈夏同縣縣選修縣，至是，黔人始恍然悟汪之塑像設計，蓋指此，其魁星手持寶鏡而跨下虎者，實趙姓點元，蓋俗傳杜王姓趙故也，其和合二仙而手執荷蓮者，立於魁星之側寓夏同縣，繼趙後而點元，故時人相呼此亭爲狀元亭，民國七年，繼者觀學施陽，會一見之，今因

民憤而破壞古殿，爰誌之以告後賢，但汪炳敬先生，不知何以能預知其數，當日惜無人追問者，汪君雖語，實對時，頗多名對，即此古亭，亦有數聯，其一云，蓬島春陰天尺五，桃花流水月初三，又一聯云，漁使浮萍綠斗出，樵人騎象過橋來，均膾炙人口云。

薛總指揮岳剿匪紀實（黔滇川南追剿之役）

本路軍匪窮追，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吳縱隊司令之游擊隊，與竄距鎮遠城之匪一股接觸，匪見我軍驍勇，心胆俱落，甫敢即退入鎮遠城，翌日我吳縱隊猛撲鎮遠，將偽第一軍團全部擊潰，我歐震師又由兩路口附近之高山，向匪攻擊，匪益不支，未刻即完全克復鎮遠，其殘部向臨北岸府城及棧山，樺葉工事，阻我渡河，戰至酉時，復入府城，匪紛向施秉一帶潰竄，是役我五四零團劉營長挺前負傷，士兵傷三十餘名。

按追剿總部十二月八日庚午電令我軍總司令蔣德成電令，應以不使該匪竄入黔，會合川匪，或蔓延湘西與賀龍合股，又同月十三日亥電令，第二兵團退以一部進駐銅仁，鞏固黔軍左側之防線，主力推進於晃縣玉屏天柱等處，預算該兵團於奉電之次日，開拔前進，似乎也應請先匪到達施秉黃平以上，不應遲在匪後半月之久，而始入黔，且徘徊於鎮遠焦溪之東，茲將薛周兩路中央追剿大軍所經途程道里，開列於左。

（甲）薛岳山洪江至鎮遠。

洪江至黔陽六十里

黔陽至芷江八十里

芷江至便水七十里

便水至晃縣六十里

晃縣至玉屏七十里

玉屏至青谿五十里

青谿至鎮遠八十里

（乙）周運元由黔陽至三穗。

黔陽至托口六十里

托口至慈洞九十里

慈洞至邦洞六十里

邦洞至款場六十里

款場至三穗八十里

照上開里數，按追剿軍總司令部十二月二十四日各部隊行動位置表所載，薛路翌日由芷江經便水晃縣向玉屏青谿鎮遠推進，周路翌日由黔陽經托口慈洞向天柱款場推進，郭思演爲薛路之助衛，二十二日已抵焦溪，距鎮遠僅四十華里，何故逗留不進，據湘黔邊區剿匪司令部電，中央軍昨日一部到慈洞，何故不急進三穗，會合黔軍，擊匪於大小黃澗洞司施洞口一帶，而薛路必待共匪竄陷鎮遠之後，乃第四師兵力，與黔軍將旅會克鎮城，在薛路固博得克復城池之美名，而

余謂不如
廣匪將領
者說在此

該縣城民衆，則受其蹂躪流離之痛苦，無怪乎共匪之歷年難剿也，薛路自吉安出發後，與共匪朱毛齊驅並駕，平行數百里，該路始終不肯堵往匪的馬頭，今日朱毛反而阻塞薛路之路，此匪太不知趣，胡漢民善論評將有意解決湘何，薛路之入湘，純探監視態度，不無可疑，然而何健逆來順受，等於應變，到朱毛竄入黔境以後，湘中之滿天雲霧，早已雨過天青，而薛路入黔標語，既明言無論匪竄何方，本軍以達到貴陽爲目的，其挾匪而征服貴州之企圖，已明朗化，獨惜黔中將領昏迷不悟，墮其計中爲可浩歎耳。

十二月二十七日 共匪攻陷貴平城，黔軍李杜兩旅與匪抗戰，薛路先頭到鎮遠，周路先頭到三穗，旅粵黔人，觀中失軍遲不追剿，急向粵桂求援。

黔軍王軍長家烈感電

(一) 有日匪部約三千人與我兩營，在鎮遠衛城，激戰終日，因衆寡懸殊，中央軍在三穗青谿未進，乃於夜間退守江口，獲匪機槍一挺，步槍二十餘枝。

(二) 同日匪千餘犯施秉，被我宋華軒團擊潰，有日復聚大股萬餘來攻，激戰至午，始向石阡靜州方面潰退。

(三) 現剿匪大部，進犯貴平，與杜旅在五里橋接觸，正激戰中。

(四) 用僱部到三穗，及特科兩營，已令駐平越牛場，防匪西竄。

(五) 中央軍周部，先頭到天柱，本人到寨洞，薛部先頭到青谿三穗，特聞。

黔軍何副總指揮知重感電

羽長沙，有電計達，邊沿，在施與我激戰之匪，感晨大部由小路向羅朗移動，一部由大道向貴平急進，會我守實平五里橋之杜旅五六兩團進犯，激戰終日，當被擊退，現正在十里橋高地相持中，計是役斃敵十名，獲槍數十枝，子彈數百名發，手榴彈二十餘枚，至退守江口之蔣旅，已與追剿軍會合，請明倭日反攻，特聞，弟知重叩感。

貴州旅粵同鄉向粵桂求援感電

廣州陳總司令伯南，李總司令德隣，桂林白副總司令健生，鉤鏡，竊黔省以前蕭匪竄擾後，鴟張肆逆，赤氣遍地，爲禍之烈，甚於洪水，不幸黔惠未綢，新創又起，贛南之匪共主力，復突圍西竄，直趨黔境，警耗傳來，內外恐慌，在此大匪共挾衆數萬，勢甚猖獗，平城悉地，休戰驚魂，我黔省兵力，素稱單薄，器械又甚匱乏，若以兵力

堆剿，無不引燭火以冶金，果
，家戶紛傳，比聞總副司令呈
報，諒切同袍，懷救災卹鄰之
已備，中央之明令未頒，熱憤
從容擊寇，勢似統籌，在西南
，爲民請命，伏乞我總副司令
拜切之至，貴州旅粵同鄉會叩
十二月二十八日 黔軍獨力與

黔軍軍部電訊

頃接總指揮國材何副總
半餘人，捕犯實平，與激賊於
，匪不支，退十里橋，嗣以匪
令李成章旅，率部援應，計自

黔軍軍部會參電

- (甲)頃據黔陽薛總指揮
(1)據報匪一部有晚竄
軍，似有轉竄貴陽以北機緣。
(2)本路越日起，決進修
施秉實平之流域，俾得適時與
(乙)接長沙何總司令敬
(1)我第一兵團陳光中師
向沅陵急進，本日已抵安江新路

(2) 我第二團吳司令奇偉率所部四師，發由芷江仰水西進。

黔軍周參謀曰庫倫電

庫倫日竄匪一部，感午又犯黃平，杜旅刻正激戰中，重慶因我軍單薄，候追剿軍取得連絡後，即出擊，將不韌兒抵馬場坪，聞見陷重兩公，頗感今是昨非，團結剿匪，已成事實，撥出兵三團，已開米前線，候部現令堵烏江，將願歸軍指揮，糾令聯何對龍全補負責，猶已米儲指揮，特電率聞。

十二月二十九日 共匪竄陷餘慶縣城，一股犯老墳嘴。

黔軍謝參謀長汝霖電

黔軍力薄，自以取守勢為宜，惟匪部奔竄甚急，日昨竄陷施秉黃平，其先頭本日已到餘慶，一部已到老墳嘴，有沿蕭克舊路北竄模樣，仍望竭力促圖湘軍從速援進，協剿殲滅為善，否則匪踞黔境，日久滋大，赤匪蔓延，豈僅黔民創巨痛深，即國家民族之前途，亦將受其影響也，家烈鑒，弟汝霖代。

黔軍何副總指揮知重慶重要電

敵晨，匪又向我黃平杜旅猛撲數次，未退，隨向右竄抄襲，同時由施秉竄到匪七千餘人，困受側射，無已於守，刻撤退入守馬場街老木哨之線，此股激戰甚烈，匪傷亡甚衆，我軍傷亡百餘人，隨令李旅長率部增援，令柏師長率部於重安江老君關觀音山各要隘佈防，謹晨，匪向舊州移動，我現配備於凱里下司重安平越之線，嚴陣以待，鎮遠以令我將旅速連絡追剿軍，復，雖未在雷翅勝激戰中，聞縱隊將抵施洞口，已派員連絡矣，弟知重叩謹亥重安印。

十二月三十日 共匪主力已竄石阡餘慶一帶，中央追剿軍吳奇偉克復施秉城。

此電又

據施秉吳旅指揮陷西電話，退竄施秉之偽一軍團，本日經我聯（漢英）歐（黃）梁（華盛）唐（雲山）各師圍剿，傷亡奇重，狼狽向張安方面潰退，同時以一部兵力，跟蹤追剿，並以主力部隊攻剿退竄黃平之偽三軍團，黔軍黃參謀長烈侯全成電話，我將旅旅銘及中央軍吳縱隊，已於本日克復施秉，匪向張安餘慶方面竄去。

黔王主席家烈致長沙胡代表羽高全電

檢電誦悉，芸公能令湘軍移駐銅樺，以防賀龍朱毛之聯合，至為贊佩，烈部對於黃平龍貴及有指防務，均已極

讀，并續請入黔桂軍，迅速進至都丹之線，以維南防兩省治安，特復，弟等即全印。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共匪竄至烏江南岸，黔軍杜旅長克復黃平城。

黔軍軍部通報

我蔣總銘旅及中央軍吳縱隊，已於全日克復黃平，匪向安餘慶方面潰竄，又接潘何總團指揮、長電話，我杜旅於全夜襲擊黃平，與匪激戰，匪不支，向舊州方面潰退，當於廿日拂曉，克復黃平縣城，并與中央軍取得連絡，除匪追剿外，派員辦理善後，特聞。

按以上所述，歸於匪竄黔東受創之經過，在匪先鋒蕭克西竄之時，到塘此地，陷於絕境，當其時，大河前橫，三軍會剿，分途聯擊，環而攻之，以七千餘匪衆，其結果只剩殘匪數百，狼狽逃竄，而蕭匪竟不降降，蓋以湘桂黔三軍，車輪相助，痛搗相繼，共匪不除，自身受害，因此不能不痛下苦工，拚命攻剿，但此次朱毛仍沿蕭克舊故，西竄入黔，設伏出奇，操之在我，倘不因中央軍挾匪自東，或允許粵桂諸軍出兵，幾道會師，殘匪朱毛，亦必援首於烏江以東地區，即不然，亦必陷蕭匪克消滅之覆轍，何致使匪長驅北犯，竄渡烏江，爲後日之大禍哉。

附追剿軍行動位置表

剿匪軍追剿總司令所屬各部隊行動位置表

民國廿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追剿軍總部參謀處後科編製 第八號

部	隊	位	置	備
第一兵團總指揮	劉建緒	恢復		
第一路兼司令	陶廣			
第十六師	章亮基	伯父		
第二師	陶廣	恩安		
第三師	陳光中	桂三		
第四路兼司令	李雲杰			
第一師	現抵沅陵			
第二師	同右			
第三師	同右			
第四師	同右			
第五師	同右			
第六師	同右			
第七師	同右			
第八師	同右			
第九師	同右			
第十師	同右			
第十一師	同右			
第十二師	同右			
第十三師	同右			
第十四師	同右			
第十五師	同右			
第十六師	同右			
第十七師	同右			
第十八師	同右			
第十九師	同右			
第二十師	同右			
第二十一師	同右			
第二十二師	同右			
第二十三師	同右			
第二十四師	同右			
第二十五師	同右			
第二十六師	同右			
第二十七師	同右			
第二十八師	同右			
第二十九師	同右			
第三十師	同右			
第三十一師	同右			
第三十二師	同右			
第三十三師	同右			
第三十四師	同右			
第三十五師	同右			
第三十六師	同右			
第三十七師	同右			
第三十八師	同右			
第三十九師	同右			
第四十師	同右			
第四十一師	同右			
第四十二師	同右			
第四十三師	同右			
第四十四師	同右			
第四十五師	同右			
第四十六師	同右			
第四十七師	同右			
第四十八師	同右			
第四十九師	同右			
第五十師	同右			
第五十一師	同右			
第五十二師	同右			
第五十三師	同右			
第五十四師	同右			
第五十五師	同右			
第五十六師	同右			
第五十七師	同右			
第五十八師	同右			
第五十九師	同右			
第六十師	同右			
第六十一師	同右			
第六十二師	同右			
第六十三師	同右			
第六十四師	同右			
第六十五師	同右			
第六十六師	同右			
第六十七師	同右			
第六十八師	同右			
第六十九師	同右			
第七十師	同右			
第七十一師	同右			
第七十二師	同右			
第七十三師	同右			
第七十四師	同右			
第七十五師	同右			
第七十六師	同右			
第七十七師	同右			
第七十八師	同右			
第七十九師	同右			
第八十師	同右			
第八十一師	同右			
第八十二師	同右			
第八十三師	同右			
第八十四師	同右			
第八十五師	同右			
第八十六師	同右			
第八十七師	同右			
第八十八師	同右			
第八十九師	同右			
第九十師	同右			
第九十一師	同右			
第九十二師	同右			
第九十三師	同右			
第九十四師	同右			
第九十五師	同右			
第九十六師	同右			
第九十七師	同右			
第九十八師	同右			
第九十九師	同右			
第一百師	同右			

第十五師 王東原

第三十三師 李鶴杰 俊三

第五路兼司令 李鶴珩 抱冰

第五三師 李鶴珩 抱冰

補充總隊主任 何平 伯陵

第二兵團總指揮 薛岳 伯陵

副總指揮 吳奇偉 梧生

第二路兼司令 吳奇偉 梧生

第九九師 韓漢英 屏英

第九二師 歐震 雨辰

第九三師 梁華盛 雨辰

第三路司令 唐云山 民山

第五師 周渾元 民山

第十三師 謝溥福 甲初

第九六師 萬耀煌 武樵

第九九師 蕭致平 潤州

第六路兼司令 郭思演 潤州

李覺

第十九師五七旅(缺一團)獨立卅二旅之一團 陶柳

第六三師一八八旅(缺一團) 陳子賢

該師由舍同遠口向銅仁松桃電剿

同

同右

該師現駐會同

該部隊現抵遠口

同右

該師現駐鎮遠城

同右

同右

同右

同右

該師現正由三種向施洞口一帶追剿

同

同右

同

同右

同

同右

常備 該師感占在羊毛雄清剿

同右

同

右

第一區團隊
(缺在常之警備團)

劉運乾

常德

該部現駐常德

第七路兼司令

郭汝棟

松雲

常德

該師在河澧市漆家河一帶清剿

第二六師

郭汝棟

松雲

常德

該師在河澧市漆家河一帶清剿

獨立卅四旅

羅啓臨

常德

常德

該部現駐河澧

代理保安司令部司令

李覺

雲波

常德

五五旅現正籌辦益陽向常德推進

第十九師

李覺

雲波

常德

五六旅駐平江清剿

常德

補充總隊主任

成機俠

常德

常德

該部現駐長沙

第三十二旅(缺一團)

胡連

長沙

常德

該部現駐長沙

第三十四師

陳渠珍

玉璣

鳳凰

該師現駐古文堡桑植永順一帶

黔北。

按烏江即水經注所謂之澁水，自西而東，繞向北流，至涪陵匯揚子江，在黔中號稱第一大水，但水流急湍，又多灘，自思南塘頭以上，不通舟楫，論其天然險阻，視湘鄂各水，尤有過之。湖南大公報有著名駁材者，嘗有論文一篇，頗為詳備，爰摘述如次：

烏江為黔中第一大水，流域甚廣，所容納之支流亦多，沿江兩岸，大都脈山縱橫，且多削壁懸岸，水受山勢之遏抑，頗形湍激，江面寬者可百丈，狹者亦二三十丈，水深流急，又多灘險，故向不利於舟楫，即在冬令水枯之際，亦無從徒涉，且非在渡口，亦不能渡，烏江因此在黔中號稱天險，必兵家所必爭之地。

前者蕭克曾被扼於此，今番朱毛復趨此道，一般樂觀者流，咸認其將消滅克復，但作者則以為不然，蓋扼守烏江，自遵義以迄湄潭鳳岡之侯之拒部，力不雄厚，而王猶兩部，則集中重安江貴定之線，顯然在屏障貴陽，故可用以追擊朱毛直抵烏江東岸之部隊，必甚稀薄，侯王猶二部，均不足以當朱毛之兇鋒，而夾擊已無收功之望，是匪之搶渡，詎能遏止，今日異勢，故知匪之渡江為必然之事實，今則匪果渡江矣，天祿本難飛渡，而竟易渡，更將何以遏彼之奔衝耶？……然則以黔軍之脆弱，國軍行軍之不易，故堵截固不能奏功，追剿軍亦只能促其迅速通過而

已。

按陳林君論文載於大公報，但新聞紙，須受檢查，故不敢直道中央之追剿不力，裹足不前，而易其辭鋒曰，國軍行軍之不易，追剿軍亦只能促其迅速渡過耳，其體外之言，不待解人而索也。

竊謂二十二年度的月日過去了，朱毛股匪已竄渡了，而抗日必先剿匪的口號，又成爲過去口號了，不料貴州烏江，竟爲朱毛過年的洗禮，然則今後之剿匪如何，且看且看，大約不外乎後之觀今，亦猶今之觀昔，中央軍剿匪之成就，直等於〇耳。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公歷一九三五年共匪仍繼續西竄。

黔北

一月一日 朱毛分股由孫家渡渡江，江界河、梁家渡、崖門司、迴龍司、各渡口搶渡，黔軍堵擊，均未得逞。

黔主席王家烈與中央軍吳司令奇偉會面於重安江。

附記烏江之險阻以共匪宣傳爲證

二萬五千里長征記云，主力於一月四日分向新渡、竄家渡、江界河、孫家渡、梁家渡、老渡口岩門、老渡口迴龍司、名渡口猛力推進，烏江寬約二百五十米，深不可測，那時水流湍急，每秒一米八塞底，在十度以下，江之兩岸，都是懸崖絕壁，南岸要下十里的極陡，石山繞到江邊，北岸又要上十里的陡山，方可走到，通連桐的大道，登高一望，但見一條碧綠的急流，夾在兩岸焦黑的高山之間，烏江天險，真是名不虛傳，二日三日已有小部衝至江邊，但無筏無舟，故無法渡江，當時有十八個善於游泳的勇士，在機關槍掩護之下，躍入江中，順着寒冷刺骨的急流，奮勇前進十餘分鐘之後，他們過了天險的烏江，沿着石壁魚貫而進，繼續有一連人，用透成的竹筏偷渡過江，隨着那十八位勇士，爬上石壁，佔領了優勢的陣地，向守江的黔軍襲擊。

就共軍的記載看來，烏江實在是好守的地方，大軍如肯向北壓進，大股匪徒焉能搶渡，今以對方之言爲證，其見信有可徵足與驕才之言相照了。

黔軍軍部通報

(一) 廿日(十二月廿十一日)晨匪一股，由三岔場向江界河新渡口搶渡，被我林秀生旅所部，沿北岸扼擊

，匪未得逞。

(二) 世午又匪一隊約四千餘人，向我迴龍北岸渡口搶渡，亦被我八團吳營擊退，對岸相持中。

(三) 東橋匪猛攻其家渡江界河各處，槍聲甚濃。

(四) 現在施秉、黃平、鎮山、平越之線，由中央軍担任，向殘餘之匪追剿。

(五) 我軍轉移平越、清水江、開陽之線，向東截擊，以期無虞。

(六) 烈東日回省，以便部署，特聞。

一月二日 朱毛集中主力由營口強渡烏江，黔軍第八團全營全部，壯烈犧牲。

黔軍何副總指揮知重由平越冬電

雖全兩日，收復施秉，匪竄徐璣，連日強渡烏江未果，東日弟與綏用席公到重安江晤吳縱隊長，會商由弟與席僑率部守平越清水河至龍旺河之線，吳縱隊率部並我杜旅尾匪追擊，紹公率三團防堵貴陽，弟本午移駐平越，特聞。

黔軍侯副軍長之祖自遵義冬電

(一) 據報匪大股約八千竄石阡。

(二) 東日晨一股，由迴龍橋以機砲向營口猛攻，被我林團擊退，又一股約兩千在江界河對岸，向我猛攻，經我軍擊退，又一股約兩營，由雲南寧遠孫家渡對岸之岩坑。

(三) 自東晨七時起，各渡口均有接觸，截至午間，匪仍以機砲向我猛烈攻擊。

(四) 匪極難獲強渡，並見匪首在對岸高地偵察。

(五) 之祖已飭前方死守，我第二團及機關槍兩連，亦調到遙桐，相機增援。上五項確聞，侯之祖冬遵參印。

一月三日 共匪強渡烏江，中央軍直取貴陽。

黔軍王軍長家烈呈蔣江電

黔軍王軍長家烈呈蔣江電

第八編 匪軍對東北之經略

將盡克錄
匪盡人所
知自已反
半字不提
怪甚

勸君不必
顧慮費陽
自有來歷
督署下處

共匪西竄記

二六六

自薛燦隊吳軍收復鎮遠旅乘，戰部杜旅追抵黃平後，匪部分向餘慶舊州聖安方面潰竄，職部已與吳軍取得連絡，并於東日與潘紹武路邦道兩專員，猶何總副指揮，各將領前往重安歡迎吳軍暨各武裝同志，就似商剿匪大計，所商結果，即托梧生（吳奇雲號）兄轉陳薛總指揮，現職部担任扼守由平越至開陽沿清水河之線，掩護貴陽，已令猶何兩指揮馳往佈防前線，在聖安之銀鏡場牛場中坪一帶，與匪對抗中，職部將主力集中貴陽，於東午過返省垣，統籌佈置，東夜接侯副軍長之報電，匪一部約數千人，於全日由孫家渡王文場袁家渡搶渡烏江未逞，又接洲源萬團長式炯電，竄餘慶之匪約五六千人，於全日由迴龍場烏江新老渡口各點，搶渡兩次，均未逞，刻向隔岸相持中等語，據此時匪北竄渡江之企圖，已可證明，除以江北各部嚴為固守河防外，擬懇電令薛周各縱隊，約期由施黃向聖餘追剿，必能於南岸收聚殲之效，該匪狡詐百出，一旦渡江不成，向西突竄，職當謹遵鈞座諭旨，聯絡薛周各軍，竭力堵剿，勿任逃逸，若貴陽已無顧慮，則烈立率部尾追協剿，用竟全功，是否有當，伏候鈞示飭遵，職王家烈叩江參戰謹印。

二月四日 共匪陷涪潭縣城

黔主席王家烈與中央軍薛總指揮岳會於馬場坪。

黔軍軍部通報

頃據易旅長萬團長江已電稱，（一）冬日午時共匪突以巨大力，向我岩門老渡口，猛烈轟擊，我八團余營守兵，擊斃匪衆逾千，該營亦傷亡殆盡，匪乘勢搶渡，佔據箐口，（二）我八團吳營，僞在下流相持中等語，特聞。

中央軍薛總指揮岳剿匪紀實

黔軍防廣兵單，先是匪以口圍之衆，陷鎮遠，勢極披猖，黔軍主力乃集結於重安江以西地區佈防，及匪突過施乘黃平，柏輝章部退馬場坪，杜肇旅退西坪，李成章旅退馬場坪，猶國材有一部在平越，一部在馬場坪，周芳仁在榕江黎平一帶，一月四日，余乘車赴馬場坪與黔軍王軍長家烈商定，以黔軍侯之祖部六團，固守鎮遠，柏輝章師即開進黎刀肥水間地區，並保持大渡口渡河點，李成章杜肇旅，即向息烽推進，詎七日，即失鎮遠。

黔軍王軍長家烈支電

多日烈與用儔知重及中央特派員潘紹武路邦道兩君，並謝參謀長沛生等親赴重安江，晤中央追剿軍第二兵團暨

總指揮，吳軍長壽庵，會商剿匪之機成，及佈防計謀結果圓滿，以共匪主力，已於潰散。匪部既經引竄，宜乘勢剿捕，以竟全功，各項計劃，均經商酌停妥，平賊實平，要安餘匪一帶防務，均由中央軍負責，本軍則移駐貴陽附近，並備重清水江及開陽方面防務，堵匪西竄，並聞。

追剿軍何應司令總長沙報告追剿匪情

朱毛股匪竄入黔境後，上星期又連陷施秉黃平，隨後我第二兵團吳奇偉部擊潰，將賊陷地力，一往收復，最近匪約主力，雖經張家渡老渡口江界河渡家渡家渡岩門兩處截擊，因彈寬水急，又有對軍候部阻擊，敵匪日幾次偷渡，尚未得逞，追本月三日，匪突集全力，猛攻岩門老渡口，又被對軍擊沉匪船千餘，率以雙方兵力懸殊，仍得竄過，一大部竄石阡，仍由河口渡，敵對軍仍在竭力堵截外，第一二兩兵團部，已據分途協同桂軍追擊中。

據本月一日，王主席電西與吳軍長奇偉在重安江會商剿匪方案，對軍駐清江開陽貴陽及龍貴一帶防務，匪既堵剿，候之相部仍扼守烏江北岸，中央追剿大軍，則備貴州餘慶安慶尾匪追剿，殊知方案自方案，事實違事實，中央軍之目的，並不在剿滅共匪，而在征服黔川，不逼將追剿之勢名，掩護略之手段，利用匪作導導，大軍隨後追擊，原欲導出粵、而湘、而桂，完成其掃蕩全圖，我定個人武力中心之計畫，不料粵湘桂當局，眼明手快，先在邊陲阻擊，集結防，將朱毛逐走以後，便堅壁壘，使他人不敢侵犯，以故薛岳一軍，奉命速抄計劃，無形中歸於失敗，然而行軍千里，朱放一槍，深恐受人責備，於是藉口防匪北竄，朱毛竄過湖南，失掉一個根據地，朱毛又不深入桂省，失掉兩個根據地，現在朱毛竄行北竄，渡過烏江，不聞中央軍再有防匪北竄之宣言，其防匪北竄之假面目，至此已拋棄了，從此第三個機會到來，如果仍前放棄，則此番等於空手一輪，將來何以交令，治巧匪難貴州難老恩，正奸狡族招展，直攻貴陽，實行其一無所顧何市，本軍以達到貴陽為目的之一之計畫，後來改組貴州軍民兩政，早在我人意料中，前機關會運，已略曉之，本軍貴州自西成陣亡以後，黔北已無將領，精神人轉流執掌黔政，百端不繼，且認爲私有之物，不惜殫民以逞，互相擄殺，舉動對人折利，不顧中央對於貴州之措施，自空一切，現爲低級地，入計者，人人皆爲王陽明，親對人如同絃狗，損失對人之望，所可痛恨者，竊怪王主席侯開梓問案之問抱，各處分發，不相爲謀，倘早團結一氣，拒匪於黔疆之外，如湖南之何烈陶，廣西之李自資，使共匪無隙可乘，則其禍亦無隙可乘，有人謂王主席烈陶劉劉劉一役，黔

第廿三師 李云杰 俊三

同 右

第五路兼司令 李翰菊

第五三師 李翰菊 抱冰

該師現正經三棧向安方向追剿

同右

補充總隊主任 何平

該部現正追口

第二路總指揮 薛伯陵 宜屏

第二路兼司令 吳奇偉 相生

第五九師 韓漢英 昇英

第九十師 歐陽 用辰

第九二師 梁華盛 以字行

第九三師 唐云山 民山

第三路司令 周澤元

第五師 謝澤雨 甲初

第十三師 萬國編 武機

第九六師 蕭致平 潤州

第九九師 郭思演

第六路兼司令 李愛

第十九師五七旅 (缺一團一團立 三十二旅之一團)

第六三師一八八 (缺一團)

陳子賢

第八編 抵冀冀東北受敵之襲擾

該師現移駐黃石九溪溪河一帶

該師現移駐黃石九溪溪河一帶

該師現移駐黃石九溪溪河一帶

該師現移駐黃石九溪溪河一帶

該師現移駐黃石九溪溪河一帶

該師現移駐黃石九溪溪河一帶

冬風

冬風

冬風

冬風

冬風

冬風

冬風

冬風

冬風

冬風

冬風

冬風

冬風

冬風

冬風

冬風

冬風

冬風

第二區團長（缺）
（在常之警備團）

劉運乾

常備

該部隊駐南橋

第七師團長

郭汝棟

第二一六師

郭汝棟 松雲

周右

該部隊駐駐熱水坑半里一帶

獨立卅四旅

關序庭

常備

同

右

代團長司令部副司令

李 覺 張 波

第十九師

李 覺 周 右

五五旅現正經辦各屬向常備開編
五六旅駐平江一帶

補充總隊主任

成秩侯

該部隊向寧遠一帶清剿

獨立卅二旅
（缺一團）

胡 達 範 長

該部隊現駐長沙

新卅四師

陳浪珍 王 鑒

該部隊現駐古文保靖永順鳳凰一帶

（乙）路軍

路軍名爲一軍，其實分爲四個統系，有屬於軍長王家烈者，有屬於副軍長侯之扣者，有屬於總指揮羅國材者，有屬於第三路司令蔣正幹者，大都以團爲單位，而隸屬於，所有師旅番號，實際並不歸建制，有事時，現指撥某某團歸某師軍隊指揮，分述如次。

王兼軍長劉庭福各部

第一師師長兼湘黔邊區副司令何知重

第二師師長柏輝章 副師長張 鑾 飛機隊長馬一平

第一旅旅長杜耀輝 第二旅旅長李成章 第三旅旅長劉禹九 第四旅旅長周芳仁

第五旅旅長蔣福祐 第六旅旅長楊昭輝 第七旅旅長樊其資 第一獨立旅旅長黃永興

一團江榮華 二團戴玉堂 三團周相魁 四團蔣福祐 五團李維藩

六團劉鶴鳴	七團畢 駿	八團萬式綱	九團孫寶琮	十團宋紹章
十一團鍾立綱	十二團吳光全	十三團黃錦文	十四團杜聯輝	十五團金祖典
十六團黃永興	十七團黃維祺	十八團宋華軒	特一團張立功	特二團龍寶彬
職長陳金華	特科主任陳永思	軍官大隊彭繼周		
清江河保安大隊長王道燦		獨山南段保商大隊長莫鳳樓		
歸甘劍台民團區指揮劉德高		都陽縣平民團區指揮何幹軍		
桂下營水兵團區指揮何 韜		南對邊區第三路清鄉司令部張榮滋		

機要軍長之檢直屬各部

教導師師長侯之超

第一旅旅長侯漢祐	第一團侯漢祐	第二團侯之超
第二旅旅長易少全	第三團劉鴻昌	第四團易少全
第三旅旅長林秀生	第五團歐陽文	第六團周仁博
副師長吳劍平	副師長魏金榮	
第一旅旅長羅小朋	一團周文彬	二團魏錫麟
第二旅旅長吳劍平	四團常和鑑	五團宋顯貞
副師長在珍重屬各部		六團李少樓
第一旅旅長傅衛中	一團黃炳麟	二團彭錫漢
第二旅旅長李萬榮	三團劉錫培	四團黃顯安

(丙)川軍

二十一軍軍長劉湘，對於下川東剿匪派第五師師長陳萬仞駐防西昌，並派劉湘，并防範宋昭，後以宋昭入黔境，繼軍入川。乃調駐川南之楊中，順海濱兩旅，推赴貴州正安綏靖，防範北竄。又將吳厚安為特偵員，由貴州入黔剿

終新軍。

(丁) 滇軍

滇南行主所領二十六軍軍長龍雲，奉中央出兵台剿之電，當即派兵抵滇，行營主任，率領安恩普，魏顯賢，劉正富三旅，共十團兵力，由昭陽向貴州威寧縣前進。

(戊) 桂軍

自陳季白三總司令於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宣佈清溪之後，同月二十五日，奉蔣委員長復電贊佩，在朱軍抵龍之先，桂軍已組織第一第二兩追擊隊，其時應率第二追擊隊之周軍王三師，隨即向黔推進，當朱毛竄陷黎平之日，桂軍周師長顯見已到榕江，遂到施秉黃平之縣，桂軍已到三合八寨都勻一帶，黔南不遠其匪蹤之禍者，實桂軍之力也。茲將其番號姓名如次。

桂軍第一追擊隊司令夏威，推進湘桂邊境。

第四二師師長王贊斌 一三〇團黃德宏 一三一團王振朝 一三二團蘇新民

第四三師師長黃鐵國 一二七團葉廷助 一二八團蕭兆鵬 一二九團梁津

桂軍第二追擊隊司令廖傑，率隊入黔全都勻一帶。

第十九師師長周祖堯 三三團秦霖 五五團蔣祖馨 五七團張光偉

第四四師師長夏運芳 七一團魏鐵 七二團程樹芳 七三團顧仁毅

二月五日 共匪陷石阡，一股由餘慶管口渡烏江，一股擾烏江南岸，逼近開陽，率領黔軍。

蔣委員長微申溪機電令何健

聞既入黔，若不乘予急進，設連川匪，則湘西更難安定，請兄決心繼續進剿，連勝辰州各戰，完成任務，臨時費十萬元，當照發給也，盼詳示前進日期及計劃一切爲荷，中正敬申禱叩。

重慶五日專電

軍息，朱毛竄石阡後，原擬直叩江附近，忽改向餘慶慶安進發，目的似在逃竄，黔軍正嚴密防堵中，川軍入黔

，黔軍士氣益振。

黔江五日專電

軍息，朱毛匪偵過烏江，因掠食困難，大部向西向遵義大道，（二）我部岳部已與黔軍聯絡，將涪州與安之屬擊潰，斃匪甚多，已將涪州收復，（三）桂軍追剿部隊，已到都勻聯絡會剿中，（四）劉建群部已將鎮遠遠口一帶，向匪堵剿。

一月六日 朱毛主匪竄陷遵義縣城，中央大軍直抵貴陽，黔軍李杜兩旅搜剿烏江南岸殘匪，追剿軍總司令部移駐貴陽，並陳訴困難於蔣委員長。

黔軍軍部魚目通牒

匪大部渡過烏江，支日分陷涪州涪溪向遵義壓迫，其在烏江南岸一部約三千人，竄中坪龍旺河西竄，微午逼近開陽，（二）本軍除加令黔北各部隊，務固守遵義外，已令我第一第三第九各團，於微日由魯沿扎佐，息烽，修道開烏江北岸老君關刀紀水，以策應進剿，掩護烏江渡口，並保持省邊交通，（三）我總副師長金榮部，及杜肇飛旅，微晚已到洗馬河，魚日到羊場，隔午可抵開陽，我李旅成章先頭第二團，微晚已到開陽，除飭令李旅將開陽之匪掃清，即北上擊擒茶山渡口，並派一師移進息烽，掩護友軍出竄追剿便利，（四）中央軍吳司令魚日到貴陽。

追剿軍何總司令健呈委員長魚未電

溪口委員長蔣，數中電奉志，口密，竊自興金之役以後，職遵將兵力轉移於威綏靖會之職堵匪，經湘入黔，嗣因山路艱難，匪終由桂及湘邊之通道，竄起黔境，職又遵將第二兵團全部，出鎮遠，第一團一部出鎮仁，一部尾追擊，現第一兵團劉總指揮在遠口，除李總指揮陳光中由三惠經施秉黃平追剿外，李雲杰在會同，王東原在芷江，陶廣章亮基在沅陵，第二兵團蔣總指揮，現在鎮遠，周運元在三穗施洞，吳奇偉由馬場坪尾追擊中，所有經過各情，節經呈報有案，惟當一查追剿之際，適匪竄陷桑植永順大庸，進擾常德，勢非費顧不可，而又以前會奉令，職部經費，發至十二月份止，據妥撥匪入黔後，或將有新部署，故敢不遵前令，迭電請示，茲奉前電，當經趕日，將總部撥至常德，略將常辰及辰黔交通辦好，即再推進辰州，誓本職匪素志，以副鈞座期望，惟有呈者，一，目前湘西已為剿匪軍事要點，必委項榮炳，方免顧慮，且賀龍與朱毛台，則其勢更張，故擬以第一兵團之一部出沅黔兩河

中央補助
軍事，故
有北
軍，故
有北

大男
道，食
之，計
之，計
之，計

皖境，實於追剿前途，裨益甚大，乞垂察。二、對地交通給養，倍感困難，所有追剿部隊，乞飭代辦，無分區域，酌量北路，均一律以安撫惠。三、敵部月費原爲二十萬元，乞飭查照照發，至臨時費自奉命追剿以來，僅奉發十萬元，數付難辦，擬懇批給，俾應急需，四、推遲日期及計劃，懇請另電呈核，謹何健叩魚未印。

追剿軍何健司令謹魚申電令

命令

(一)據報，匪大部竄至安慶，刻正在孫家渡附近，搶渡烏江，其一部竄抵石阡，似有搶奪克故道，流竄之機，目下桂軍已抵都勻，我第二兵團已過壽州尾匪追剿中。

(二)我追剿軍，秉承委座指示方針，完成追剿任務之目的，擬以第一兵團大部，轉移銅仁松桃江口地區堵剿，並以第一兵團之一部，維持後方交通連絡線，第二兵團，仍沿貴陽大道，尾匪追剿。

(三)第一兵團除第一路陶章副師，已開赴沅陵，會剿蕭黃匪外，擬以第四路李雲杰所部，由芷江經麻陽或經龍溪口至魚場進駐銅仁江口松桃一帶，担任修該地區之連絡線，並詳查匪情，相機堵剿，第五路李福所部，位置於鐵達玉屏晃縣芷江一帶，維持後方交通，機要修該地區內之連絡，並與第二兵團，切取連絡，第一路之陳光中，即由鐵達進駐思縣附近，右與第四路，左與第五路，密切連絡，相機向石阡方面覓匪追剿。

(四)第二兵團仍沿貴陽大道，協同黔桂友軍，尾匪之主力迫出川滇邊境，與黔桂友軍，緊密協同覓匪追剿，並督修所在地區內之連絡線，與第一兵團，呼吸相應。

(五)本電即日移駐常備督剿，四後戰況進展，向抗嚴格。

上五項特電遵照

湖南駐黔代表朱德榮轉電

匪大部已渡烏江魚日陷進義，黔軍侯之相部，退守桐梓。

黔軍侯副軍長之相電

匪渡烏江後，相部不得已，退至湄潭岩一帶，死守特投，匪節節進攻，相部以軍固守進義，而魚場，終以食軍不敵，相乃率部背進寒山關之機，現匪主力，尚在湄潭等處，謹聞。

許軍周參謀日庫魚電

關於江日由孫家渡以下各渡口潰退，已逼北防，紹公已令侯死守贛，南岸則有一部，正同我李旅激戰中，許部先期定虞日抵贛，繼續北進，吳奇偉係敵前人員，於魚日到贛，許伯陵於支日在馬場坪，同紹軍用三公會商，計劃進剿，表示願誠，並指天日，除剿匪外，決不問他事，弟日庫叩。

一月七日 宋毛反令匪部駐紮江北岸，陷湘潭縣城侯之祖墓守其山關，許岳本部到贛，何繼電令前軍紀。

追剿軍何繼司令總處電

(一)軍隊紀律，務須嚴肅，乃足以維軍聲，舉國揚威，在昔每有匪禍如寇，取過如剽之將，現時民衆因匪更清，於各部隊之經過各地，某也紀律嚴明，某也紀律嚴壞，均有多數人之品評，雖屬前仇，能不怠懼，諸兄番師前線，軍情民情，考察必明，務望對於紀律二字，特加注意。

(二)指揮系統，爲號令所之寄，在指揮者，秉承上命，行使職權，固不必有所瞻顧，而在受指揮者，換附觀從之義，無論平日抱滿交誼如何，一經指揮，即應如臂指之相應，不容稍有遲誤，此點關係，轉側追剿前途至鉅，雖既負其責任，如查有不切實遵行指揮官之命令，故違遲延，貽誤戎機者，惟有執法相繩，呈報委座，決不稍存客氣也。

上二項，希即飭飭遵照，總司令何繼處印。

一月九日 朱毛竄陷桐梓縣城，中央軍吳奇偉率軍出清鎮，何繼頒佈第三次追剿計劃書。

中央軍薛帥指揮剿匪紀實

本部於二十四年一月八日，由龍鳳經觀音山黃泥湖桐木關而抵貴陽城，第七縱隊已完全到達，第九十師駐北門外，第五十九師駐東門外，第九十三師駐南門外，第八縱隊仍在原地警戒待命，本路軍官便於兩後進出烏江北岸地區剿計，部署於下。

(一)吳縱隊佔日趨，以韓歐兩師，備物清鎮之敵，親友日到清鎮西營各地，築壘警備，並派出一部進駐鴨池河，及其北岸築壘，嚴集渡河材料，確實保衛渡河點之安全，與對西對軍取連絡，築壘兩師，仍在貴陽及其附近警備，嚴防匪部進逼清鎮。

(二) 關漢元縱隊繼蕭師，佳日繼續黑黃陽之線，於昨日對達扎佐修文各地，築壘營壘，並派出一部進至六廣黃沙河各地築壘，嚴防渡河材料，確實保持渡河點之安全，並與對西黃沙河對岸軍取連絡，縱隊及郭師，與蕭謝兩師接進，至貴陽北郊警備，萬國友日起，以主力繼續前進，以一師進至龍馬營。

黔軍蔣指揮在珍致蔣老仁電

逆襲電報，昨今兩日，已叫不響，據報，其山關已失，侯部退守桐梓，胡亦失守。

松坎九日專電

共匪陷義後，以一師北竄，旋於本日午後，匪陷桐梓縣城，匪部繼續向北移動。

追剿軍何總司令韓師第三次追剿計劃書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九日頒佈，基於委座嚴切電令，部奉預定本追剿軍繼續追剿計劃。

第一追剿方針

(一) 本追剿軍爲貫徹中央肅清匪患至計，完成追剿任務之目的，擬以第二兵團協同黔桂友軍，務期殲匪窮追，將匪殘滅於烏江西北地區，以第一兵團主力，進出於銅，松，思，石，西秀，沿烏江東岸地區，先行整築堅固之剿匪線，鎖匪之東竄，並以一部維持與遠大道之機方交通連絡，策應第二兵團。

爲肅清後方，先行消滅流竄湘西之賀蕭股匪，應由第一兵團另編一部，經山白河（西水）泅水兩流域，協同徐總司令原駐瀘水流城及鄂西方面友軍，沿國綏剿匪股匪於川湘鄂邊區而消滅之。

第二指導要領

(二) 竄匪如渡過烏江，北竄涪源邊境，有暫停喘息之企圖，追剿軍之第二兵團，應與黔桂友軍，協定追剿路線，殲匪窮追，第一兵團應迅速轉移於烏江東岸地區，與第二兵團呼吸相應，期將竄匪於川江南岸地區而消滅之。

(三) 如竄匪有北竄黃江或赤水之企圖，我第二兵團應迅速進出涪源邊境，與黔桂友軍緊密協同殲匪，並對修所在地區內之竄線，與第一兵團呼吸相應。

(四) 如賀蕭股匪企圖與賀匪聯合內竄烏江，我第一兵團務期迅速該區，以保第二兵團。

實力追剿，我二兵團仍與對粵桂友軍，繼續協同追剿。

第三兵力部署

(五) 追剿軍之編組 見第六編，茲略誌。

(六) 第一兵團之部署 第一路所部，着集結於白河流域，即以一部經四都坪，以主力經永順王村邁合下溝友軍向大南關剿費兼收匪，並另以一部迅速掃蕩永興龍桑之糾集封鎖線，相機推進於秀山西陽，右與徐軍，左與第四路切取連絡，務先完成所屬地區內之聯絡線。

第四路所部，着即由現在地經正江麻陽武龍溪口，先向銅仁江口松桃地境前進，步步警備所屬之聯絡線，並漸推進於烏江沿岸，構成堅固之守勢地帶，右與第一路切取連絡，左與第五路覓剿石阡方面之匪，先行肅清烏江以東匪患為要。

第五路所部，着五十三師速即跟隨第二兵團前進，維持鎮遠大道之後方連絡交通線，以第六十三師暫位豐登恩縣附近，連絡第四路所部搜剿石阡方面之匪，務於短期間內，肅清烏江地區以東為要。

(七) 第二兵團之部署 第二路第二第三兩路，為本追剿軍之主力，着即統籌指揮適應追剿情況，就近與對粵桂友軍，隨時竄進，右與烏江東岸之第一團，呼應相應。

(八) 着以第三兵團全部，及第一兵團之一部，節節尾隨追進，務使匪無喘息餘暇，并阻斷賀縣匪之退路，其第一兵團主力，應將烏江東岸地區，逐漸構成堅固之守勢地帶。

(九) 本追剿軍及總指揮部之原則，一面跟匪所至，節節予以痛剿，逐漸消滅匪之實力，一面於黔川邊區，構建有力工事，以孤匪進及資匪聲勢，各個擊破之。

其二白河方面

(十) 着第一兵團之第一第六兩路，迅即分由沅水白河兩流域，向大南關匪圍剿，務與邊水流域之徐軍司令，妥為協定，出向大南關，同時並進，並請徐軍司令以原駐第四師隊，退出平扶後剿為要。

(十一) 對於永興龍桑，應責成第一路陶司令所部之新三十四師，限日肅清堅固之聯絡線，并鎮壓之匪寇，阻斷匪之連絡為要。

(十二) 自何應欽調粵後，即以該方面兵力，推進至永樂河秀。右路總司令趙連彰水龍隊，左與第四路切取聯絡，圍剿烏江以西地區匪蹤，務於川江南岸地區而殲滅之。

第五、交通運輸新生 計劃另定之。(從略)。

據何應欽日發飭風紀之電令，有所為而發，因第二兵團暫歸指揮，將不期命，在其湘境，容忍以處之，及自朱毛竄黔境，客軍進出湘境，對於蔣周兩部，不願再事南顧，自當日湘省改組之語言猶熾，而補助經費，尙無下落，何本人回平長沙，一再電呈請款，而南京南昌兩處，均推其原案，不轉，蔣委員長因溪口休養，所以不明前方情形，一月五日，自奉化溪口以電申電詢何總，仍責其繼續追剿，尤補其一部份經費，何雖明知其不可為，而不敢不承認為之，勉強奉擬計劃，出以空洞之詞，對於第二兵團之部署，不稍變更，悉委之於蔣，任其自由區處，詳至於後，對何無多報告，上下敷衍了之，國家養兵如此，有何道理可言。

一月十日 朱毛整隊黔北，黔軍趙錫材何勉東柏輝軍中諸渡六廣河出擊，中夾軍吳奇偉抵鎮西衝，周澤元自貴陽出發，粵軍陳廉司令濟棠通電出兵援黔，追剿軍總部移常德。

黔軍軍部通報

綜合情報

(甲) 匪情

一、匪部各江等日，突破烏江後，支日陷涪潭，隔日卯夜陷義順，僑之祖侯守桐梓，其林秀生旅，扼守臺山關。

二、匪渡河後，已將茶山關及烏江大渡口封鎖。

三、涪潭永興之匪，有向軍安樂竄擾，連襲匪一部，向桐梓縣前進。

四、烏江南岸雖尚有殘匪，餘無多數，現正飭團清剿。

(乙) 中央軍

一、第七縱隊吳奇偉部，作日由省出涪潭，度鴨池河，經黔西東回獨山義順推進。

二、第八縱隊周元山貴定經貴陽進，北向獨山推進。

實行反封

（丙）南桂川友軍

一、南軍陳光中師已抵桂道。

二、桂軍劉鳳昌師已到都勻，應軍長及軍團方師，該文等日可抵興。

三、川軍廖海澄旅，現奉令扼守松坎前方，該旅中隊向正安進，似我軍在該部附近，係日向我到進。

（丁）本軍

本軍已今防範總指揮部，何副總指揮知重，柏師長厚章，魏副師長金榮。率部灰日由六廣河渡河，沿打鼓嶺，向總指揮部，灰日一師已過河。

上四項，特聞

修文十日專電

黔軍杜少華旅，及李成章旅之宋聯軒團，魏金榮旅總指揮部之三團，係防烏江南岸之茶山渡口，（開陽屬）貴沙河及六廣河一帶警戒，柏師長厚章，率第一、三、九各團，由六廣河渡烏江追剿共匪，何副總指揮知重，已於昨日由修文出發前方督剿，總總指揮部，即日由修文出發。

黔四十日專電

中央軍第四軍韓萬英師，爲防堵共匪竄黔西，特由貴陽開赴黔西佈防，現已抵鎮西衛，即將渡河駐紮泥濘，向新場推進，吳副總指揮已到清鎮，即向黔西推進。

侯副軍長之祖自松坎來電

本部退守雲山關，楊師至關背開與我對峙，同時以一部攻我板橋，佳良匪數千，以機關向我正面猛轟，衝鋒數次，仍未得逞，復以大部由毛壩前來包圍，我右翼退至馬鞍山，而川軍廖海澄部，決守酒店橋，不及增援，不得已撤至青店花秋通至長幹山之線，決與廖部連絡，共圖反攻，決於日內收復桐梓。

粵軍陳總司令濟棠出師通電

粵時，韓匪四竄，沿途掠奪，黔西匪有四五萬之衆，若不迅速平剿，將以阻礙省垣，濟棠與韓匪發生粵軍中央請願，由兩廣拾調動旅，編組追剿部隊，協同友軍，繼續追剿，以期剿滅，粵軍將家，現已奉蔣委員長電

第八編 黔軍黔東之變

。請願志士，今追剿部隊，已集中準備完竣，本月十一日由廣州出發，過梧州會合桂省追剿部隊追剿，敵軍同仇，義無反顧，一俟抵氣滿，當即斬除凱旋，向諸名路友軍，共同奮鬥，全國民衆，一致聲援，盼此電聞，誠濟通叩承印。

粵軍援剿部隊長姓名及其番號

第一集團軍第二軍團軍長張達，兩令率隊入黔。

粵軍第五師師長李振良 副師長賈秀時

第十三團馬 毅 第十四團黃昭誠 第十五團李漢榮 教導團吳駿聲

粵軍第六師師長李漢魂 副師長李 江

第十六團陳伯英 第十七團李紹嘉 第十八團吳啓宇 教導團何瑞麟

粵軍第四師師長屈振虹

第十團軍 容 第十一團廖道明 第十二團鍾振華 教導團野 武

據粵軍援剿部隊之組織，略如上列，其進行路線與步驟，與桂軍合組後之規定，均已商決，第五師李振良爲先鋒，向西江急進，曾經到達慶遠，獨立第三師後改爲第六師李漢魂部，居中，第四師屈振虹部，居後，陳濟棠令各部入桂後，由白崇禧另訂入黔計劃，西南方面，決定推舉李宗仁自崇禧爲一四集團軍設計並制軍總司令部，而以張達爲總指揮分任第一、二、三縱隊司令，一面備軍前進，一面仍假中央明命，在西南可謂推誠相與，擁護中央，而中樞又不肯予以名義，其實害怕太端一出，烽火無光，難能馴順，難不馴順，湊在一起，兩相比較，便現出醜態，紙糊短箭，怕人擊破，所以不肯給以兩粵追剿之名義，而北路軍對匪完全不利，使之來者，請於此等處，加之意焉。

二月十一日 共匪一股竄陷鳳岡縣城，朱毛在總縣強迫民衆，行使偽鈔，粵軍張副軍長應紹鈞，張出師宣佈，川軍撤剿正安。

黔軍將領在黔自正安十一日電

(一) 匪在龜鎮附近築工事，(二) 湘軍之匪，只向貴陽，並未移動，(三) 我軍大部向綏靖推進，(四) 川軍移駐已到正安鳳新州，(五) 道漢設匪軍總機關，毛澤東當主席，天主堂設銀行發給紙幣，強人民使用，(六)

代電，不可
作廢，古中

已入防
北軍此
自

六、湘軍道上，有匪數區，（七）鳳泉城，昨日失陷，有匪千餘。

粵軍張勳軍長連日出版佈

本部現奉總司令兼軍長電，共匪西竄，國軍黔川，飭即率領所部第四五六各師，及直屬部隊，以獲追剿，所有一切應剿機宜，請候李總司令宗仁指揮剿辦等因。適於元月四日，率領所部，自廣州出發，由水道經梧州，溯江而上，取道入黔，痛加追剿，竊維匪蹤跡，八載於茲，迫棄巢穴，四竄黔蜀，空其窟穴，府庫虛中，實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憤，本軍救國救民之義，被髮經冠，滅此朝食，義無反顧，惟維村輕任重，阻礙堪虞，伏望各長官內澤，環鑒嘉猷，俾資進剿，謹此電報，請維鑒察，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第二軍團軍長張勳叩印。

一月十二日 僑三軍團一設北犯黃江，川軍擊之於硤砂溪，中央軍薛總指揮岳在貴陽向市民演說。

粵匪率僑三軍團沿黔北犯黃江，十二日，與川軍激戰兩晝夜，匪傷重渡江，被我擊潰路匪千餘，向松坎潰竄，萬縣砂溪，川軍追至，激戰數日，斃匪六百餘，主力集會渡溪，經赤水進犯合江。

黔軍軍部通牒

共匪因受各軍包圍，乘各追剿軍未到之際，急謀竄川，連日調主力分路向邊義桐梓急進，一部假裝後撤入山，亦紅川軍先頭部隊擊潰，匪受重創。

薛總指揮岳在貴陽演說

王主席，各位同仁，今天承各界同僑，開會歡迎兄弟代表本路軍全體將士致謝，現土匪尚未肅清，本路軍實任未了，任事未了，其為慚愧，此後當更加努力，以完成剿匪之使命，在此歡迎會中兄弟將江西剿匪情形略為報告，本路軍在江西剿匪，歷三四年，共匪千餘萬，自二十一年到去年十一月，方將匪巢門戶石城古龍岡收復，中經大小戰千戰，犧牲官兵甚多，當時蔣委員長曾令四面圍攻，剿匪南方稍疏，共匪突竄封鎖，本路軍奉命西進，預料在貴州將匪解決，因迫趕不及，結果竄出第二第三兩封鎖，以修地城實戰，雖於抗擊，本路軍奉令追到洪江，又與匪連乘一帶，並常蔣委員長指示，旋奉令嚴防土匪，勿使北竄或竄到貴陽，惟時開過週，匪已封島江北岸，本路軍係國家軍隊，服從長官命令，誓當殲滅土匪，兄弟感過去在江西剿匪失敗，其原因實由各軍不體協同，聯特

第八編 匪竄黔東北之經過

被剿，匪迫不及，自退還。

(三) 匪僞七、九軍團仍據備島江北岸貴州一帶，抗拒大軍渡河追剿。

(四) 清軍陳光中師，連日在鎮遠龍巖，搜剿匪蹤，現準備向石阡追擊。

貴州省政府布告民衆協助剿匪

當布告事，照得共匪朱毛，傾巢西竄，近已深入黔境，本省早經集中兵力，分頭剿辦，並派中央及湘桂兩省出師援剿，節節追剿，不勝指日肅清，惟查中央及湘桂各軍，本被匪煽惑之徒，抱同仇敵愾之心，不分畛域，不辭勞瘁，跋涉險阻，越境會師，意在合圍夾擊，早日殄滅赤匪，安我黎庶，此種義舉，凡我黔人，具有良知，自當同深感激，軍行所至，有屬屬各機關公務人員民衆團體，均應努力歡迎，表示歡迎，勿得岐視倚護，自誤黔民，各區民衆，對於各軍應川糧運，輸運伏役及籌備糧秣等事，均應照迭次命令，盡量協助，以利進行，各區匪徒役人等，聞敢乘機舞弊，或浮派米款，或強徵入款，或藉端勒索，蹂躪民衆，以及藉端生事，妨礙軍情，一經查實，定照軍法處，以槍斃，決不寬貸，除通令外，行布告周知，毋違，此佈。

入川參謀團組織大綱

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參謀團，爲對四川剿匪各軍作戰運籌指導督察之特設機關。

二、參謀團之任務如左。

(甲) 運籌戰事作戰計劃

(乙) 指揮剿匪各軍軍事行動

(丙) 聯繫各軍間之密切連絡。

(丁) 察各軍對於剿匪之勤惰，察其戰績，呈請委員長核示進行。

(戊) 考察各軍之械彈分配與消耗情形，及剿匪經費之支用，查考經理衛生情事。

(己) 蒐集匪蹤情報，隨時向委員長呈報。

(庚) 督促并指導各軍收復之政治設施。

四、參謀團主任，主持團務，處理剿匪一切事宜，並協助四川剿匪軍總司令，行使職權，當參謀團未進行時

時，關於作戰命令，應由主任擬定，四川剿匪軍總司令代行。

五、政治訓練人員，分赴各部隊担任政治訓練事宜，其條文另訂之。

六、高級參謀，除籌劃剿匪收關諸事宜外，並輪流充當參謀，督辦各路官軍作戰，並任情報連絡事宜。

七、各路官軍服行特別勳章，奉派職員，同督辦專員，前赴各軍時，應受督辦專員之指揮，分赴各部隊，擔任連絡情報，並協助剿匪事宜。

八、四川剿匪各軍，得派高級參謀一員在團，專任連絡，并協助剿匪事宜。

一月十四日 共匪一股分陷綏陽縣城，對軍候之退守新站。

四川剿匪軍總司令劉湘，任命潘文華為南岸剿匪總指揮。

對軍軍部通報

頃接侯副軍長之相友電，職部退守梁山，僞編師跟追利觀音閣，與我對峙，以一部攻我橫橋，佳晨匪數千，併機砲向我正面猛攻，衝鋒數次，匪未得逞，復以大部由茅壩前樂園寺右翼，不支退馬鞍山，而友軍總部，決守酒店壩，不及增援，不得已繼至官殿花秋壩之線，共匪大部，將馬鞍山抄斷，按城而進，激戰至午，突圍而出，向義興進，被我軍田壩伏兵出擊，斃匪二三百，乃退至重慶，已令林旅長秀生，侯副師長漢祐，死守新站官店花秋壩重慶梁山之線，決與匪部共商反攻，收復桐梓等語，特聞。

川軍潘總指揮文華所部各師番號，及部隊長姓名。

第一路指揮 范子英 教導師第一旅旅長黃安平 第二旅旅長范子英。
第二路指揮 陳萬仞 第五師師長二旅旅長連鳳岡 第十四旅旅長黃如駿。
第三路指揮 廖澤 楊師第三旅旅長廖澤 湯防第二路司令穆聯中 忠勝石塘壩司令周化威。
總預備隊指揮郭勤棋 教導師第三旅旅長袁治 獨立第四旅旅長潘佐。
左側衛支隊 田師毅 獨立第三旅旅長田師毅。
特遣支隊長 韓國喧 第一師三旅七團長徐國喧。
剿匪隊長 顧家輝 湯防第二路第四團長顧家輝。

總指揮部直屬指揮各部

獨立第一二兩營 及機槍營 第一師第三旅旅長劉兆藎（缺七團 附警衛大隊）
模範師第一旅旅長蔣尚樸（附機槍一團） 獨立第一旅旅長張錫誠 邊防第四路
司令魏 楷。

川軍南岸事防之部署。

（甲）填堡設防。

一、金沙江上駐灘頭，下至宜賓，及長江上自宜賓，下達江津沿河北岸，均令趕築工事，並於各要隘構築砲壘。
二、南溪各縣，及敘閣宗各地要隘，亦嚴令趕修砲壘工事，限期完成。

（乙）封鎖設施。

一、金沙江上游，橫江灘頭一帶，由蔣旅負責防守，雷波屏山一線，由穆司令担任防守。
二、長江北岸河防，由魏司令並指揮各縣團隊担任。

三、由宜賓至江津河流，停泊有民船及裝甲商船，不時遊弋江面，防匪偷渡。

一月十五日 共匪在涪潭委任聯主席，組織蘇區。有久踞之勢，黔軍擊潰沙土之匪，向刀靶水逃竄，川軍旅旅及
部與匪戰不利，松坎淪陷。

滇軍奉令準備出兵，何總司令頒布電令。

黔軍軍部通部

據何總指揮知軍部電，據柏師長報稱，沙土之匪，已驅逐，定統籌及刀靶水，各旅由安慶沙土推進，繼向鎮
遠增備援進及等語，即令柏師到安慶，以一都鎮沙土出老君關，攻刀靶水之匪，以利中央軍北進，杜絕到過母
，策應柏師，魏李兩部到草木附近待命，復令魏李兩部，擊龍場並通報柏杜兩部，切取連綿配定兵力，即大舉進
。

黔軍軍部通報

轉台最近情報。

第八編 匪軍黔東北受創之經過

(一) 據昆明某團長式編制電，匪在瀾滯等處主座，組織偽軍機關分隊。

(二) 據柏樹長報告，沙土之匪，已於先日驅逐，向瀾滯潰去，制甘率部向刀肥水進攻。

(三) 李族長由安慶向沙土推進，轉向瀾滯進攻。

(四) 據何維綱總指揮，昨日匪駐中果河，現據據據據據據。

(五) 據侯副軍長之報，劉皮電據官店林族長秀生辭未電。

本日匪約三團，向我進攻，死力抵抗，戰甚激烈，現仍相持中。

川軍總指揮文電報告

二月十五日接 第三路軍旅長令，適合於軍旅部，開桐梓方面出擊，當在松坎前方與匪主力（約七八團）接觸，因匪與我部奮力攻擊，激戰至午，我軍斃傷約數百名，該族傷亡官兵約百餘名，侯部傷亡約二百餘，午後四時三十分，匪以大部由右翼距新站百里之縣境，迂迴包圍，侯部警戒撤退，向瀾水退却，殊路綫被匪遮斷，我應放即派會率兩營，掩護該部撤退，兩營後與匪抄斷，經一小時戰事，損失較重，匪即進佔松坎。

昆明十五日專電

本省奉中央電令，出兵平叛，經調撥匪，已決派二旅五旅七旅全部出發，省府並於十日臨時會議，決定。

(一) 組織總指揮行營，任孫參謀長渡為行營主任，出發各部隊，一律由行營統一指揮。

(二) 本省治安，由民團會同警兵司令公安局切實嚴密辦理，並通令各縣認真辦理團防，務期嚴密，嚴查往來

人員，防匪竄入。

(三) 查省黨部所屬，協助地方，力謀自衛。

(四) 由兵站以及軍械銀行，會商辦理軍械出發後一切接濟。

(五) 電請省府，轉代為準備入對後一切糧秣夫役，自當照市給價，又軍隊所在地，所用軍需，應請通令一律

使用，現各款已陸續出發，集中畢團一併，待命。

通剿軍何維綱令總辦午電令

命令。

(一) 朱毛兩部自渡過烏江，竄入涪州附近，似有在該處與匪會合之勢，現正北竄之企圖。

(二) 本道副軍爲貫徹中央肅清匪患之至計，完成進剿任務之目的，秉承 委座欽賜部署電令，及基於本部偵查續報追剿計畫，決定部署如左。

第一兵團。

(1) 第一路以新三十四師迅速構成永保龍桑之線，封鎖綏，先行肅清大庸之匪，應梯次配置於第四路之右後方，與進向黔之徐部連絡，並相機策應第四路我剿烏江以西地區之重匪，共計十六第六十二兩師，着以一師經四都坪，主力經永順王村，適合遷就下游友軍，向大庸之匪圍剿。

(2) 第六路由龍潭河李公港之綏西進，與涪水流域之徐總司令所部，妥爲協定，向大庸方面之匪圍剿。

(3) 第四路着以一師進向秀山龍潭西陽，一師位置銅仁松桃，逐漸推進於烏江沿岸，構成堅固之守勢地區，右與第一路聯絡，左與第五路協力，先行肅清烏江以東之匪，相機渡過烏江西岸地區，覓匪截擊。

(4) 第五路除以第五十三師隨第二兵團前進，維持綏遠大道之後方聯絡線外，第六十三師向江口附近，協同第四路先行肅清烏江以東之匪，相機渡過烏江西岸地區，向涪州方面之匪截擊。

第二兵團。

(5) 第三路着山息烽經龍南關渡河，與第二路協同圍剿綏遠之匪，隨時進剿。

(6) 第二路即由龍四衛經龍南關渡河，協同第三路並聯絡各友軍圍剿，由龍北竄之匪。

(7) 關於該處匪情聯絡及兵力使用，特由特種指揮部隨時偵察，酌量變更，就近與各友軍，隨時二切，并隨時向江東岸地區之第一兵團，呼援相照。

(8) 本部特種指揮部，正準備修筑防禦。

(三) 各部歸到一處，應即督修所在之地工事，匪情及我軍行動位置，應隨時報告。

上三項，仰即照辦。此令。何應欽。午。參。機。印。

一月十六日 共匪一隊，夜宿店，川軍捕獲九隻子，對軍柏樹東復刀刺水老君廟，湘軍劉繼德抵玉屏。中央特派員上官德輝入川助剿。

對軍軍部能參午電

(甲) 頃奉貴處文中參東電，已令徐源泉部於本月就日以前到達對彭，上官德輝部有日以前到達高，對彭部派得力部隊，開赴西秀，王有厚陳光中李瑞芳李雲杰部，連渡烏江追剿，貴部抽調十萬，開赴畢節堵剿。

(乙) 何應欽司令電，貴部開，我王東原李雲杰兩師，截抵花江，正經麻陽向銅仁江口推進，陳光中李瑞芳兩師，向鎮遠北進，尚未轉剿，陶軍兩師，正由沅陵向四都坪，追剿賀龍股匪，繼向西進，劉繼德部率補充團經天柱至屏，向銅仁推進中，第六路陶汝長，率所部及陳子貴旅一團，繼經太來向李公橋楊公橋一帶搜剿，並向郭陶兩路，與大廣及剿，據報，貴部既匪，則正大廣路口一帶。

(丙) 李總司令文，參電，應司令部，元日可集中都勻轉命，粵軍張連部三師，經桂入黔，其先頭第五師，日開始運動，集中，計下月日，可全剿等語。

上三項。第二十五軍部訓參機印。

川軍總指揮文參報告

十六日，以大部進攻我酒店，應第一線陣地，該族右翼地匪隊王雲兩團，極力抵抗，迄未得逞，匪復以大部向我左右翼抄襲，飭仆機，反覆肉搏，激戰終日，該族因傷亡過重，乃決心於本晚向九黎子第二線陣地移。

正安縣十六日專電

匪之匪。日來分向桐梓鴨溪方面進竄，綏陽之匪，昨與我將不緒部激戰，結果匪不支，遂撤距城三里附近之大關，正相持中，備彈之匪，同時出沒於永興馬鞍山一帶，將決與之一搏。

昨通剿軍總部，因受貴黨之牽制，不能抽進對邊，時時在湘西一隅轉動，而其所屬之第二兵團，薛岳一部份自開清之役，便直接 蔣委員長，所有一切匪情及軍隊行動，竟不報告何處，而何所傳黔中消息，皆係偽者當日供輸，

南何勝計
王飛龍一
部在黔西
省有在軍

貴州省與軍之代表任職，希望貴軍早日肅清，俾貴州全省減少匪禍之痛苦，親何氏前午常懷電令，第三項，即可證明將軍大有用物不受命之真。

一月十七日 共匪一敗，由羊角老進攻九黎子，川軍擊之未逞，黔軍周平一轟炸城之匪，斃匪甚夥，兩軍同舉，川軍陳萬仞師由黔江移駐江津。

川軍潘繼輝文昭報告

十七日，匪由羊角老向我國旗進攻，該旅劉營在九黎子前方觀音橋，與匪對戰。我右翼團即以一部向匪之左側背攻擊，匪遂不支，退據羊角老山頂。

黔軍軍部接獲四週報

(一) 接獲南甯主甯電

本軍奉令出發，已決定抽步團砲連十一團，人數約一萬五千，派本部孫參謀長渡為行營主任，以張名義負責指揮，定元日向畢節進，惟第二旅原駐萬東，先頭團日可速成前，計兩團兩日，先後可抵畢節。

(二) 接川軍田旅長鍾毅辰電

賀龍股匪全聚中法，有山桑植縣前成豐以出忠鄂石柱之勢。

(三) 接薛總指揮岳統代電

增重慶劉總司令元電節稱，匪先頭北路已進松坎，西已進鴨溪，我軍應旅長海游，率兵三團及機砲十二門，掘松坎，并令陳萬仞師移駐江津，正行途中，郭旅明日撥駐江津，范軍兩旅及徐團，已在瀘縣合江佈防，準備與匪之運軍聯絡等語。

黔軍軍部通報

據本軍飛機除長周平一報告，(一) 據日午後二時，飛機在刀記水上空，見我二十五軍(即黔軍)部隊，在該處，二時二十分在備役上空，發現匪兵約二三百人，沿公路向北行進，見飛機即行散開，僅裝附第一二十團附近，未見匪軍，(二) 據義新二旅，匪軍甚多，見我飛機，沿街竄動，城內秩序大亂，遂投彈二枚於匪所集之處，因下空雲霧障礙，未獲。

一月十八日 野軍擊退懶緩之匪，向新縣城進攻，使之損失甚重，參謀團將其扣留，藉以示威，川湘兩軍交戰，圖其防務。

將軍軍部巧中參通報

頃接劉何總副指揮電稱：我師由黑水沙土堡一帶，分向老君關刀犯水之匪追剿，昨日傍晚與刀犯水老君關一帶之匪激戰，頃接報稱，已克復老君關刀犯水，斬獲甚多，該匪向蜈絲崖後山溝逃竄潰退等語。

行營參謀團黃主任國光由重慶巧來電

齊侯之極，迭失要隘，竟敗奔米嶽城，已將其先行接管，隨候核辦，該部營務事宜。已由劉總司令湘負責處理，一俟復甯到職，再行奉聞。

將軍王榮軍長家烈率參謀隨電報官

奉電前因，查該副軍長，前此貽誤戎機，屢委虛電令申斥，勉以贖罪立功，殊值匪患方殷之日，不圖無端，竟自私赴徽城，乖方失職，着暫允宜，務望我袍澤，因之惕勵，奮勇努力，以謀我討軍過去之光榮榮譽，勿稍貽誤，並請即電覆鑒。

追剿軍何總司令德巧午常參贊

奉委座辭未奉京電開，據南澄（劉湘）與午電稱，因陳萬仞師調移江津，因彭防線空虛，請速令慕森等各師早日出發，接防西秀，並令劉軍乘機對果節增援，用速殲滅該匪於黔省之目的等語，希志舟兄（龍雲）即飭所部，乘機開赴果節堵剿，並據（何應）兄轉據沈白旋據該部迅速進剿西秀等因，特電知照，希查辦午電令部遵，飭第兩路迅以一師回西秀接援為要。

二月十九日 新軍柏爾長輝軍克復溫義縣城，蔣在參師克復絳陽縣城。

黔軍總指揮圖村崎友重

我柏師長揮軍巧日克復懷板費河一帶，僅用十五連兵力，敵雖敗仍聚我人敵不多，故今晨伴將進襲城倉寨，暗伏匪兵約兩團於高橋後山，以小部誘我先頭，以大部由月亮土抄我右翼，勢欲乘我軍乘勝入城各營宿營之際，猛力反攻，幸我師長預發各營敵要迫擊機宜，分兵痛剿，我官兵奮勇前進，卒將匪敵擊潰，向西北逃竄，當於昨日

匪首劉人

神道城完全克復，我軍續行推進，已抵達綏遠北三十里之牛臨新，即令師長飭各部隊，緊要工事，務令嚴密，計是役斃匪七百餘名，沿途死屍枕藉，我官兵亦傷亡百餘員名。

綏陽縣偵察實情

竊自朱毛佔據湘，吾綏即受包圍，大難臨頭，全縣震恐，元月十四日，竊來共匪五六百名，先期圍攻及各機關，搜殺公務人員，抄掠救濟會公私財物，擄掠器具，焚燒倉庫，總之，舉凡一切，事無不備，事到臨頭，各機關人員，勿輕出走，以免秩序紊亂，臨危方準出城，至德警署其鋒，共匪偵得其情，即以百餘人跟蹤追擊，誤入歧途，幸獲其鋒，此共匪初入城之大概情形，繼則以亡命爪牙，招搖俱用，藉名打倒官廳，實則肆意搶掠，擄殺救濟院長劉小波，及實業等二十餘人，抄掠王信店等五十餘家，吊捉勒贖第二女校校長周翠琴等十餘萬元，拉擄張作俘等八十餘人，途中殺戮張伯衡等二十餘人，又被擄死者有臨晉常楊某之妻等七人，被擄情急而跳河身死者，有田慶隆之妻等數人，其所擄毒藥所施，暗無天日，十七日夜又續來共匪四千餘人，馬以隊夜間殺人，斷屍坑壠，殲滅甚於屠戮，人民驚惶萬狀，不堪嚮導，幸師長（在綏）部隊，於是夜入綏境，遂將亦威克復，該匪慮受夾擊，遂於十九日向遼寧方面退去，將師長彭昭賢王縣長旋即趕到城中，人民方免一次大屠殺，此，共匪蹂躪吾綏，受害之家，一百餘戶，損失約百萬元，幸政府於事前佈置有方，土匪未得乘機以逞，各鄉少獲慶幸，不無損失，當不備此，但匪圍城五晝夜，即受如此重大損失，若再盤踞時日，則全縣已成焦土也，該匪初至，擄掠救濟會民，打倒私有主觀，殊抄掠殺戮，慘虐無比，較之閭閻，有過之無不及，吾身雖其禍，一至於此。

二月二十日

對軍需將在綏師收復遼寧縣城。

四川陷於無政府者有年，今日川省政府始在重慶成立，劉湘被任爲主席。

對軍何副總指揮知重慶電

（一）共匪自刀犯水戰收後，僞第一、三兩軍團彭德懷部，暗設我部柏師李旅之猛攻，激戰於黃泥堡，被其擊退，向遼寧方面潰擊，逆力窮迫，該匪傾城中主力，與我決戰於洗馬莊，亦被我擊潰，向仁赤方面逃竄，我部於結午克復遼寧，無仍派隊追迫。

（二）經此次戰役之後，知匪實力，僅四五萬人，步彈缺乏。

第八編 匪軍對東北之經過

(三) 難民陷十餘日，地方財物損失數百萬，人民死傷甚多，正調查中，以便散賑。

(四) 自老界關至遠城共五縣，難民千餘，俘數百，獲戰利品甚多，我部傷亡官兵百餘人。

一月二十一日 共匪西竄溫水，先頭到官店二縣，另一股竄東陵，與黔軍接應，川軍圍攻收復松坎，湘軍陳師率會由德江鳳岡兩河進。

川軍潘總指揮文華報告

二十一日接報，松坎之匪，有向溫水方面移動模樣，我團旅當令第一線部隊，深夜向酒店橋威力搜索前進，即與匪之後部接觸，次日午前九時，匪始將酒店橋松坎之匪，驅逐後，當即佔領，是役斃匪數十，奪獲步槍七十二枝，該旅即以一營維持該地秩序，一營位置於松坎前方十里之七鐵溪，一營據松坎右翼三十里之箭頭山，并向溫水新站各方嚴密警戒，本日匪陷溫水後，其先頭已到官店二縣一帶。

追剿軍何總司令鍾馬皮電

命令

(甲) 我軍以乘虛進佔中剛計劃，糧餉匪軍迫，將其驅迫於川江南岸地區而聚斂之目的，決定部署如左。

一、第一兵團，除第一、第四第六各路，仍照本部訓令部署實施外，第五路李碧瑜部暫以五三師由鐵溪行抵駐思南，六十三師由江口進駐印江，協同向德江鳳泉兩河方面覓匪截剿，但右應與第四路左與第五路切取連絡。

二、第二兵團，除酌派一部維持鎮遠大道之機方交通外，仍應繼續向綏陽綽仁懷之線，嚴密警戒，關於該兵團各路追剿路線及兵力部署，得由薛總指揮酌量規定，就近與黔軍桂友軍協定，并與第一兵團呼吸相應。

(乙) 各部受領本部命令後，應遵照委座命令，如限接到，每一處應即構築據點工事，匪情及我軍行動位置，應隨時電告。

上項，仰即遵照為要

二月二十三 朱毛竄陷水縣城，一股由長幹山竄陷仁懷縣城，另一股由土城沙灘渡過赤水河。

川軍潘總指揮文華報告

二十三日匪主力約兩萬人，在東皇廟附近，與黔軍侯部對壘中，另一部在赤水前方長壽山等地，另一部由土城上游沙灘渡過赤水河，向古蔺西竄，其先頭已到二郎灘附近。

黔軍軍部接參電

(甲)匪情

- 一、昨日匪有一部在桐梓縣境抵抗，我魏師周文彬團正由一星橋松林前往救擊。
- 二、我蔣指揮部傳報中旋，靖克復綏陽，匪向桐梓潰竄，現正尾匪追剿中。
- 三、匪有由銅水向赤水之模樣。

(乙)友軍

一、川軍對川南佈置，南川兩旅，正安松坎兩旅，江津兩旅，涪州兩旅，近接赤水電，京敵先頭一團，經已銅水對岸，范旅等已陸續開向綏陽等縣截堵。

二、湘軍劉繼指揮所部，仍駐鎮遠黔仁一帶，頃接陳師長光中皓電，本師刻奉命準備渡烏江追剿。

(丙)本軍

- 一、自克復遂城後，已令何副指揮知重率魏金榮團及第一、三兩團，雙山縣出發，迅速恢復松坎。
- 二、柏師長譚章率李成業杜少卿兩旅，及第九團，雙山縣出發，沿途屬牛蹄塘，毛石坎，尾匪追剿。
- 三、電令我駐赤水部隊，該河川友軍，迅速電令死守特關。

黔軍軍部通報

匪自克渡烏江後，游蕩桐梓失陷，本軍總指揮用儀，何副總指揮知重，率柏師長及魏副師長與李成業杜少卿，本月灰日由六廣河渡烏江向遂城之匪追剿。

據我柏師佔刀龍水，杜旅進佔螺絲壩，新獲甚多。

巧柏師杜旅各部推進至銅板橋龍坑一帶。

靖克復遂城，與匪激戰兩日，計斃匪七百餘，俘匪甚多，本軍亦傷亡三百餘。

縱湖經與不靖楊明燁各部，分頭於巧時克復後，經大部向桐梓逃竄，有銅水赤水相繼。

第八編 匪竄黔東北受創之經過

何副總指揮自漢城克復後，即率師及二三團向銅神急進，以期早日恢復。

柏師率李杜兩旅及第九團，由通城屬牛降嶺尾跟追剿。

現川軍撤光順一團，後已與赤水兩岸，而正開回敘永增剿，決在大江以南，赤水河以東地區，兜剿增剿。

詳情續報。

追剿軍全席位置

剿匪軍追剿總司令所屬各部隊行動位置表

民國二十四年元月二十三日
追剿軍總司令部參謀處發科訓製

第十一號

部 隊	主官姓名	別 號	位 置	部 隊	位 置	備 註
-----	------	-----	-----	-----	-----	-----

第一兵團總指揮	何 德 榮	德 榮	常 備			
---------	-------	-----	-----	--	--	--

第一路總司令	陶 建 緒	德 先	銅 仁			
--------	-------	-----	-----	--	--	--

第十六師	李 亮 基	伯 英				
------	-------	-----	--	--	--	--

第六二師	陶 廣 思	安 沉				
------	-------	-----	--	--	--	--

第三十四師	陶 瑞 珍	五 泰				
-------	-------	-----	--	--	--	--

第四路總司令	李 云 杰					
--------	-------	--	--	--	--	--

第二三師	李 云 杰	俊 三				
------	-------	-----	--	--	--	--

第十五師	王 東 原	宇 行				
------	-------	-----	--	--	--	--

第五路總司令	李 瑞 衡					
--------	-------	--	--	--	--	--

第五三師	李 瑞 衡	抱 冰				
------	-------	-----	--	--	--	--

第六三師	陳 光 中	桂 五				
------	-------	-----	--	--	--	--

第六路總司令	李 覺					
--------	-----	--	--	--	--	--

第十九師	李 覺	雲 波	常 備			
------	-----	-----	-----	--	--	--

第三三師一八八旅	陳 子 賢	宇 行				
----------	-------	-----	--	--	--	--

該師現在沅陵屬衣沅林溪一帶

該師（缺李國鈞旅）在沅陵四都坪一帶

該師現在龍山乾城古文水廟一帶

該師現駐銅仁松桃

該師正解松桃向西秀推進日內可調

該師現由龍溪經石阡進駐思南

該師（缺陳子賢旅）現駐思南江口向印江推進

該師（缺鄧旅及陶旅之莊團）現駐現駐李公庵

大塘灰石一帶搜剿劉旅在桃源三陽港一帶亦剿

該師（缺莊洪江之團）在李公庵灰石一帶亦剿

保安司令部

補子總隊兼總隊附

第一訓練處

第二訓練處

第二兵團總指揮

第二路司令

第五九師

第九十師

第九二師

第九三師

第三路司令

第五師

第十三師

第九六師

第九九師

湖南保安處

第十九師第五六旅

五七旅一三三團

第六二師一八五旅

獨立第三十二旅

附記

一月二十四日

劉越緒

成鐵俠百鍊

何平健

邱岳伯陵黃傷

吳奇偉

韓漢英昇興

歐陽辰

梁華盛以字行

唐云山民山

周澤元

謝澤昭甲初

萬國煥武備

蕭安平潤州

郭思漢字行

鄧南

莊文振創秋劉備

李國鈞實承

謝

謝

謝

該部現在將縣末場桂陽一帶清剿

該部現在開仁一帶

該師現領對西新場之線連絡對軍向楊溪白場坎方面截剿

該師在清江浦西新一帶建城

該師現領對西新場之線連絡對軍向楊溪白場坎方面截剿

同右

該師領刀紀水線連絡向連義方面連絡主力向烏江北岸截剿

同右

同右

該師在貴陽附近建城

周國駐平江清剿傳國駐常德

該師現領對開州

該師現領對汝桂等縣清剿

該師現駐長沙

本處綜合各方最近來電調製

一月二十四日 共匪先頭竄陷古關之鐵龍山 對軍克復桐梓縣城 川軍郭則誠率領五軍圍於通水之吼湯。

匪即前鋒觀察，見匪向我左翼抄襲，即令潘營砲步槍佔三塊石高地，向抄我之匪攻擊，午後二時三十分，匪在三塊石頑抗不退，并用彈藥部隊，向我潘營猛衝不已，該營極力抵抗，雙方傷亡甚大，遂令搜捕營佔明月田高地，向匪轟擊，匪因雨下，我砲彈迭中匪營部隊，斃匪甚多，匪因抄襲我左翼不能突破，復轉而攻我右翼，用數層彈藥部隊，採波狀形式，向我右翼猛衝，勢甚兇勇，即以任營增加於該方面，當向潘公均背坡高地之匪攻擊，肉搏衝鋒十餘次，官兵前仆後繼，奮勇激戰，始將偽團長龍振文，政委郭榮等擊斃，匪遂不支，紛紛潰退，同時我左翼部隊亦奮勇攻擊，始將重慶黃陂洞高地，完全佔領，當派第三團胡營追擊，向匪追至七里坎北端山脚，時已入暮，該旅即就地撤夜，當華斃匪約三四百名，俘匪四十餘名，奪獲步槍六十四枝，該旅亦傷亡官兵二百餘員名。

同日連旅黃旅，亦繼匪離率命增援，率旅當即馳往加入，與匪激戰二小時，始將興隆橋高地佔領，午後五時，該旅徐何兩團前進至復興橋附近，與約三千人之匪接觸，時值天曉，雙方均未進攻，當就地嚴密警戒。

同日午前八時，我支隊向龍水前進，在龍溪附近，即與約千餘之匪接觸，當沿方其高山，向匪攻擊，該匪據頑抗，激戰至午後始將該匪擊斃，即繼續追擊前進，當晚佔領龍溪後方一帶高地，復據前衛李營報稱，發現匪大部，紛紛渡河，準備後退，乃令連兩連，乘夜追擊，斃匪甚衆，始將該龍水城克復，并俘匪數名。

一月二十七日 共匪首領宣第赤水土城關，川軍郭章述三部與匪激戰，黔主席王家烈電呈蔣委員長，飭蔣岳向匪進攻，以輕民困。

貴州王主席家烈呈蔣委員長電

頃上委座一電文曰：（一）聯軍日進連營，嚴令前方各部，由板橋向婁山關之匪進攻，當於板橋在婁山關附近，與匪接觸，激戰五小時，各兵奮勇追擊，匪不支，向桐梓潰退，是日午正，佔領婁山關，我軍乘勝追擊，即於是晚收復桐梓城，計此役斃匪甚衆，奪獲步槍二百餘枝，我傷亡官兵百餘員名，桐城之匪一部，向土城赤水潰散，似有竄擾赤水，進取敘永之模樣，聯軍正分途追剿中；（二）竊查連桐被陷，時經半月，糧食缺乏，聯軍給養已有兩餐不濟之勢，如再增多，必束手無策，該縣的匪電令第二兵團，迅由黔西新橋分向赤水土城赤水鎮，軍食既不困難，川南亦免淪於匪窟，是否有當，敬候鈞裁示遵，王主席家烈叩感午參，特以奉聞。

川軍播種探文事電

二十七日午前六時，我軍旅旅陳將軍率領兩師進駐海陵，於午前七時，即令第三團進攻雲南七里坎之匪，第一團為本隊隊，午後二時，前衛胡營在七里坎前方，與匪接戰，當即展開陣地進攻，并以第二營山至五里頂一帶陣地，激戰至午後四時，該匪不支，始向正寶場方面潰退，即以第二營追擊，跟蹤追擊至莊龍場北端高地時，已大暮，即就地以原隊形宿夜。

同日，晨後陳將軍何處，即向復興橋前方高地之匪攻擊前進，該匪趨向我後衛，我官兵仍奮勇進攻，均未得逞，嗣後經我官兵奮勇攻擊，匪遂不支，始向復興橋前方高地紅岩寺附近，潰退左翼，始與我旅取得連絡，乃集中火力，向紅岩寺附近之匪猛烈轟擊，當即將匪團長陳福順擊斃，匪因傷亡過大，遂分數路向莊龍場川里均方面潰退，當經何處向匪跟蹤追擊，至風漢口，時已午後二時，匪復新增二三千人，猛襲我之左翼，當令黃團向右侧擊，匪勢稍挫，時已入暮，即以戰鬥隊形宿夜。

同日我軍指揮第八團追擊至土城附近，匪以全力拒戰，我軍指揮即派第七團進攻佔右翼高地，當與抄襲我八團右翼後方之匪遭遇，匪遂向我後衛猛襲，我官兵奮勇接戰，卒不得逞，激戰約一小時，始將匪團之匪逐回原地，土城復獲我左後方風漢口，有匪約八九百人，即派我團長兩營前往，當與匪部接戰，我官兵奮勇攻擊前進，激戰至晚，匪不支，仍退回原線，午後六時，我清旅糾連匪與五里之土地坎，匪匪約二三千人，據險向我猛襲，我旅奮勇，沉着擊退。

雲南周參謀日序感電

重慶（何知重）敬日克復桐梓，匪大部向赤水逃竄，川軍廖海清部在新站損失兩團，并獲砲，刻我軍雖給雲南，仍設法跟追中，惟桐梓紅盤龍洞，均被破，財物損失甚重，如水洗，痛聞。

合江劉縣長裕常公函

鑒錄赤匪於元月二十三日逼近赤水縣城，距吾舍九支砲堡十數里，時二十一軍南岸總指揮潘文華所部張旅，及第五師陳旅所部連兩旅，均進駐赤水縣城，與赤匪激戰於附城莊龍場七里坎之間，砲聲震地，民紛紛至，大有不可收拾之勢，而第一師所部劉旅旅，奉令增援，惟持械境至九支一帶又逃，日暮征工，窮途新道，以

費不貲，故其工程較緩，其次如永興城於二十三日，夜被匪陷，香合境鄉風鳴一帶，爲匪水長沙嘴通衢，餘國軒圖，奉令增援永興城，亦飭令國軒赴工，遂斷道，所幸二十四五兩日，二十一軍郭助所部，追擊朱毛至白水赤水，兩軍後方七城一帶，所有匪部，同時撤退，遂窺川南敘永等縣。（未完）

一月二十八日 朱毛由臨澧渡過赤水向古關西竄，川軍潘郭三三部圍剿於土城，旅旅佔領風溪口，匪竄川鳳均，計軍匪後隊於東東段，中央軍周部克復仁懷縣城。

本日川北徐匪向前突擊嘉陵江防線，猛攻昭慶，爲朱毛聲援，未有南北兩股匪謀合之勢。

川軍潘總指揮文華倫電

（一）匪第 軍團已被我應旅擊潰，在復興場敗退者，爲三軍團彭德懷部，現尚在土城東端猛戰中，我連兩旅，正向土城猛攻，期協同郭潘各部，一致殲滅，匪主力全在土城一處，合圍之勢已成，請各友軍各派小部隊襲後，必可一網打盡。

（二）我軍此次在東東段一帶，圍剿斬獲匪部甚衆，繳獲步槍二千餘枝，輕槍數挺，並俘匪參謀長一員，隨匪團長段陽君一員，匪部傷亡尚在調查中。

黔軍謝參謀長汝霖在貴陽報告

一、滋陽縣各縣巧略等日，自我軍克復後，匪大部退集桐梓，希圖反攻，號晚我軍由山關回國猛攻，同時復由黑神廟方面之我軍，出而向匪夾擊，經幾次激戰，本軍官兵更行努力，匪不支，向三岔溪水及東東段一帶潰退，當於復午克復桐梓，本軍部隊現正分向松坎方面猛進，當可與川軍總會，跟向潰退匪水東東段一帶之匪追剿，我連隊方面，復派大部適合我松坎桐梓部隊，向土城之匪追剿。

二、綜計我軍各部，自老君關起，兩桐梓附近止，繳獲凡六千，計斃匪數千，我軍傷亡千餘，軍長劉俊一即派隨將士追剿，一面圍剿災區，撫慰民衆。

三、匪部既竄到黔邊，漸入川境，各軍自當努力，奮進截剿，總分兩部，一圍得過，貽國災民疾無辜之患。

中央軍潘總指揮岳通電

竄據烏江北岸之朱毛匪部，經我軍分頭圍剿，肅於巧略等日，將匪軍逐退，遂將桐梓等縣次第克復，匪已無退水

官店等地向赤水河以西地區潰竄，桐梓松坎一帶，已無匪蹤，我中央軍現分四路向赤水赤水茅台仁懷赤水各關卡方面匪蹤追中。

川軍潘繼輝文華報告

二十八日，晨我旅仍命第三團繼續向當面之匪進攻，該匪約千餘人，在旺龍場柏楊坎一帶高地，扼要據守。該團即在旺龍場北端馬路附近，與匪接觸，當以第二營附砲各二門，向匪攻擊前進，匪待工砲發，節節抵抗，激戰約二小時，始將旺龍場佔領，匪大部即退守柏楊坎，該營跟蹤追擊，至青紅堡馬路附近，乃令第二營由我左翼抄至孫家岩，橫截柏楊坎之匪，受我偽擊，勢乃不支，紛紛向胡市場方面潰退，已入暮，該團即以一部追擊退匪，餘部乃就原委暫撤夜。

該旅亦於本晨向匪推進匪蹤險節大抵抗，該旅官兵奮勇攻擊，當將風溪口佔領，匪勢不支，退據內關，復經該旅派隊向匪兩翼抄襲，激戰約二小時，匪受創頗重，始向川西方面潰竄，該旅即向狗獅子川風物方面尾追。

同日午前八時，我旅旅長王兩團到達土城附近之寶閣坡，當與郭潘兩部，將土城之匪合圍，午刻匪一古兩軍團，及五軍團殘部，向我郭潘兩部各部正面猛攻，激戰甚烈，郭部第八團陣地，地勢低下，受匪瞰射，該團官兵傷亡過半，士兵傷亡更重，陣地幾不能守，郭即率九團丁營，及特務營，援應，前往增加，奮勇攻擊，往復衝鋒數十次，匪傷亡甚大，始將該匪擊退，我旅旅長亦受匪猛烈攻擊，計以大部向我左翼抄襲，藍王兩團，即跑步前往增加，奮勇攻擊，戰約數小時，始將匪擊退，同時我潘旅亦向土城之匪攻擊前進，匪以大部向該旅猛攻官兵死力抗戰，匪終不退，激戰至晚，受創頗重，當晚匪由臨瀾渡河，向古蘭方面逃竄，我郭潘兩部之匪，仍與我相持中。

據本日爲共匪動態一大轉變，藍王兩軍過赤水河，後即向胡市場突擊渡江，連番相戰。企圖合股，餘匪向南逃竄，我旅率制川軍，使朱毛轉機渡過長江，殊堪拒絕阻者，係川軍全部力量，共分六路，而田頌堯擔任第二路，負責防守嘉陵江，田因部下疏於防守，被徐匪突破，後乘因此被破，繼進至關，中央參謀團入川作用在此，專尋各軍稍有弱點，即乘機襲擊，毫不吝惜，侯之捷之被拘管，其兆已見，田頌堯之受處，覺特下而知耶，然因徐匪之竄渡，田氏被圍，此中央實罰大權，未便傳讓，不過責人則重，由貴則輕，當待他日之公論，本文專以宋毛西竄爲主文，其所以夾敘徐匪者，其意在此，關於徐匪另有專稿述之，攝此一筆，以爲張本，非謂者自亂其例，閱者諒之。

川軍劉總司令湘致官報長電

總長：竊案既佔胡市，遠旅佔川風物，正向順水西南發難防守，我清軍郭部各旅，正集結固攻土城，固實不虛，再予肅清，不勝禱祝。

一月三十一日 共匪竄伏，聞敵水間深山中。

川軍劉總司令湘致官報長電

(一) 郭部據當面之匪，為彭德懷親自指揮，為四師團長師團長，佔領土城，匪團長三員重傷，傷亡及俘虜官兵約三四千人，逃散深山者千餘，經彭部向古爾漢宣，正飭跟進，非今古爾漢各旅夾擊，則早殲滅。

(二) 匪徒夜竄，已總潰潰，被我截阻兩段，山土城向雪白坪潰竄，約萬餘，正以遠旅尾追，飛旋山後與楊清擊，劉旅及周大隊在後，待楊清圍在天城場殺擊，山土城西北滿向洛川潰竄，約數千人，潘郭兩旅，正向尾追，是旅在兩路石寶寨尾追，各部均約留小部搜剿，匪徒由林藏匿。

(三) 各路匪徒之匪，已連兩千，棄械逃匿山谷者，尤衆，統此役搜剿匪之主力兩軍區之衆被俘之匪皆數百，軍備精良，初槍彈藥數枚，旋即供自戰起事，未有如此慘敗，足見軍心搖動，已有一蹶不振之勢。

川軍總指揮文華報告

三十一日午前九時，鎮龍山之匪約百餘名，向我第五團陣地攻擊，經我守兵沉着應戰，匪攻不逞，午後一時，我右翼第四團到達水邊附近，即將佔據進金寨之匪攻擊，當時將匪擊退，佔領該寨，匪因勝負就敗，不打硬仗，經我兩翼抄包，即以小組擊，掩護大部向丫叉梁莊方面引退，午後五時，即將匪擊潰，佔領鎮龍山，并派隊跟進，同時各連亦發現匪數百名，企圖竄古關，乃令第五團三營前往截剿，匪聞向我反攻，攻敵不支，轉營小寨，我軍不逞，遂兩潰潰當派隊追中。

後該匪精疲力倦，飢困不堪，稍立即倒斃，此天假清誠之良機，不聞金寨大團竄，即明之李化龍，清之霍元龍，收功結果，卒今日以優功宣授，賞其戰績，已被胡匪民揭穿，則匪無誠意，則國家以無窮之患，是誰之罪也。



共匪西竄記

第九編 匪竄川南滇東受創之經過

總論

四川在今日各道省中，須另具眼光觀察，即川匪禍中國未亂前，中國已治蜀未治，此足以表現四川分崩離析之局勢，朱毛西竄之初，原定計畫，欲以川滇黔三省邊區為新根據地，尤側重於川南，其理由詳見第一編共匪西竄之原因，蓋以四川一省為無政府之省，而軍閥割據，各自為政，據地自衛，無稅苛捐，無微不至，壓榨民衆，獨不顧生，以致於間或發生其善惡無常之類，最近滇東之匪徒肆其數戰，甚至有抗捐軍之組織，在朱毛心目中，痛恨紅軍戾止，必定大受歡迎，向其宣傳赤化，重建匪區，其川南川北，備一鴻溝之隔，朱毛既過赤水河，而徐向前即突破高陵江，兩股紅流，遙相呼應，且蘇薛伯陵徘徊觀望，徐源泉雖起不前，欲乘此時猛力擊破疲弱之川軍，使其首尾不能相顧，而後把握全川，有四川天府之富源，舉凡稍聚粟帛麻布鹽鐵者，均有，均可不向外求，足供自給，勝於一個所有他區者萬倍，蓋是，則東鎮壘門，北封劍閣，西憑大渡，南阻烏江，一政公降遠隔以爲帝，孟和祥確有萬主，俟其毛將已費，馬騰士飽，然後再赤化全國，此計果然得售，中國前途，何堪設想，以故當時有識之士，引以爲憂，在內各縣，則會議聯防，在外川人，則迭電呼籲，劉湘不得不第一次東出壘門，侯侯於京門道上，謀所以根本解決川事者，行營參謀團，藉此爲進身之階梯，川省軍隊，因是兆焚身之象，欲明川省之真因，而先考其動亂，固者不惜辭費，揭舉大凡如次。

四川內部之演變，原不止一端，過去幾度因亂，匪區繼起，且與本文無關，故不多敘，所以最近數年來於剿匪軍事發生關係者，約略記之，先言川安之役，余將指撥領帶西轉軌則一則，以代本文。

安川之役，（見西轉軌則）

民國二十一年，劉文輝率兵及陳劍侯，郭德勝等重慶，要劉湘援救，共討文輝不從之師，時共匪竄川北，勢

審議，劉不龍決，因召師會，席中意見紛歧，或主先安川討，或主先剿赤，或主同時並進，湘不為所動，取決於劉崇，劉崇者，神軍師也，劉湘極崇之，於海陸空軍之外，另備神軍，湘對於軍政要事，崇極力，必取決於崇，聞崇亦實有術，嘗引湘至宅一室，取劍作法，黑雲頓起，空中咫尺，不能見物，既而復然一揮，黑雲立散，明明如初，湘受感事以師，據云，此係六丁六甲之術，崇雲此時，對湘建議，力主先安川，湘雖以大軍援，軍更定，不能下問計於崇。崇對十日必下。且予前軍一書云云，內有崇克嘉定之時日，惟天機不肯洩漏，須俟克城後折視之，未幾嘉定克，折書視之，中惟書「本日此時克嘉定」七字，崇雖書，以其料事如神，皆為所愚，彼者雖明知其固弄虛玄，然其期十日克，今驗，亦無可責，湘以勝勝益信之，未幾，共匪大舉犯川，備出計失利，衆將憤恨，劉湘雖欲左袒，奈何衆怒難犯，不得已去之，數年來經營之神軍，至此則化為烏有。

夫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焉，神軍經此提倡之後，則全川皆是，據四川月報所載，有如下列各條。
成都之邪教，（自四川神後督劉湘崇奉土劉崇，奉之如神明，尊號為神仙，且授之長符，任為教導師，長，一切號令，悉聽崇指揮，後來餘匪頗大，各軍按兵不動，均稱請劉神仙出馬，劉湘見事不備，始解除崇之糾，四川傳真笑話。）

此外有兩神仙年在六十以外，以邪術欺騙愚民，後為警備司令部拘之，三日釋去，不知所往。
又有馮活佛在湖廣會館街開所，設壇傳法，自稱活佛現世，經公安局拘禁，亦釋之去。

成都市而隨時有昇神像，男女數百見之遊行，街道又建所謂羅天大醮，在青羊宮開全川神劫法會，定於民國二十三年七月開竣，進放水陸，拜斗降魔，及為生人祈禱，規定陰陽各為一百萬人，假定隨願收足五十萬名，每名二元，為數已在五十萬元之多。

成都之神匪，（據匪屬白岩洞神匪首胡朱星武，有槍數十枝，二十三年七月十四日，分三路圍太平橋三聖宮，二路圍湖廣會館，一路圍鳳凰寺，被破潰。）

湖廣之教匪，（距城五十里之虹口二峨廟等處，有松杉數匪大將軍李子康，軍師王青雲，神寶王明山，神姑朱氏，係一年僅十齡之朱姓幼子為主，製有皇冠玉印，旗號等物，該當局偵悉，派有隨隊之團丁二十餘人，製成旗號，役其中，伏虎窟穴，約期會攻，事應外合，一戰將匪匪平。）

出學之數匪，（該縣水陸大團，計瀘州什防新繁溫江印州縣等均有教徒赴會，約百餘名，多著髮長褲，背佩真命天子，各有封號，若授伊白稱爲天仙狀元，予印一方，文曰「漢正廣寧」，袍裙婦女，多受迷惑，其後相繼，又有邪教周仙信徒，教主俸號張家王，在門外秘密設壇，加入其教甚夥。）

古關之燈花教，（該縣發現邪教，名曰燈花教，又稱燈花教，入其教者，皆不耕不織，幸發覺早，尚未滋事，入其教者，以吃齋誦佛神像放生，不耕不織，結立盟誓，號稱龍神姊妹等，最爲世道人心之害。）

石柱之神兵，（初由川省寄派烟指，當戶王洪猷，驅迫再販烟等，後得南賓楊南駐軍使後等八人，組織八德會，成立辦事處，自稱總長，佔據該縣王家壩等，其目的在反抗川府之苛捐雜稅及土劣之壓迫，廣僱之于繼起，以南賓爲軍師，共黨份子樂伯卿，亦匿跡其中，辦理匪學，宣傳赤化，後被周化區誅之。）

石柱之神兵，以汪大善爲首，李大善爲最著，均湖北人，土著官紳與莫良友等，均皆赤貧，毫無知識，所以倡亂者，莫不由於愚陋。

四川全省既形成土匪神農混沌之區域，縱無政府，橫有軍閥，各軍控制下之地方，各謀自衛，於是有種種防之組織，故川省除軍閥之外，尚有團防之稱，其勢力亦足以與軍閥抗，各縣主團防人員，有號召者數萬人者，隨身攜帶武器，亦有數百枝之多，民十八九軍閥衝突，打打堡子，那是家常便飯，即如郭汝棟的軍隊與江縣團防發生衝突，雖陣亡者數千人之多，此役經編者調解，始告風清雲散，其力量之大，可以想而知，當二十三年秋冬之際，四川團防會經下發於無慮無之，按四川月報所載，有下列各處。

廣新五縣聯防會議，（廣新繁新都什仿彭縣組織邊區聯防委員會辦事處。）

廣金三縣聯防會議，（廣金三縣聯防組織聯防委員會。）

成都十縣聯防會議，（成都大邑新津溫江雙流彭縣崇慶廣漢綿陽成立聯防組織處會同土匪清查共黨。）

雅安九縣聯防會議，（宜賓南江屏山慶符高縣筠連長寧興文聯防擴大範圍。）

雅安七縣聯防會議，（雅安雅安江安江津合江永川成立七縣臨時聯防會聯防辦事處。）

內江十縣聯防會議，（巴江江合江江安江永川成立十縣臨時聯防會聯防辦事處。）

萬縣八縣聯防會議，（萬縣萬縣奉節巫溪開縣雲陽江安山縣組織聯防辦事處。）

此外還有下列各種組織。

三省縣區川西北團務會議，縣都召開治安會議，忠縣召開團務擴大會議，廣安召開團務會議，遂寧縣組織自衛軍，縣縣組織赤自衛隊，岳池縣訓練按門練六十營，巴縣團務分三級設防，廣漢縣組織民練隊，廣南縣辦門戶練。

重慶爲川東南之重鎮，劉湘軍部在焉，故其屬下之巴縣，分爲三道防線，有足述者。

第一線，（自象鼻山起，經羊市口，豐門，天錫店，右龍場，花橋，石碓，凉水，雙興，至接龍橋。）

第二線，（東自國家場，石廟，仁流，高歇，馬鬃，西至魚洞溪止。）

（南自小河北岸，經雲山起，二背木腰，獅子山，老關口，小市至圓明寺止。）

第三線，（西自慈雲場龍廟寺起，經新店子，高店子，淨風壩，至金劍山止。）

四川得接將劉湘，鑒於徐匪向前，盤踞川北，竄竄南進，實擾下川東，聞徐亦有出資消息，四面楚歌，無法維持，乃於二十三年九月十日，自重慶親自出馬，先赴萬縣觀戰防務，十三日到開江佈防，第五路軍隊，當時已無軍隊可調，而下東方面，僅有陳萬仞一師，担任秀西黔彭，拒止蕭賀，其力甚自然薄弱，劉湘於是整訓川南二十二縣民團，一百二十三中隊，連五分隊，（見附甲表）共一萬人，合組爲川東南各縣剿共義勇隊，開赴下東增防，並加委王治易師長爲第五路軍副總指揮。指揮各縣調來之團隊，二十六日特回重慶，再度計畫，看各方共匪觀望四川，大家都想吃磨肉，劉湘逼得無法應付，乃有第一次出動之舉，遷往南寧，過關當道，要求三事，第一請款，請准發行四川公債七千萬，第二請彈，要求中央接濟劉湘彈藥，第三請成立四川省政府，並派口通訊云，劉湘使侯京滬，遍訪當局，近已公舉羅川，記者直率的問他，過去川軍對劉湘徐向前段匪，似覺十分吃力，以後是否願歡迎中央軍入川剿匪，他很乾脆的答復，川北一路，只要餉彈充足，川中各軍，自當可以担任，川南一路，則情勢複雜，非中央統籌，剿辦不可。這幾句話裏，便可以看出他的負責精神，現在請發公債一項，雖未遂准，而每月中央答應補助劉湘經費八十萬元，第一項請款目的，總算達到，請彈一項，既未能認真去剿赤匪，中央自然會接濟，他才回到四川重慶，中央改組四川省政府的命令便下，第三項請求的目的，也算達到，只有協助剿匪一項問題重要，也最複雜，這一項沒有切實的結果，（以上據中共報載）

當時四川民團總指揮部之組織如次。

四川民團總指揮部

用軍南各縣別定義勇隊簡表 甲表

總務處		
第一科	掌文書宣傳交通會計庶務統計收發交際	
第二科	掌調查戶口規畫治安事項	
第三科	掌團款分配團務糾紛人員指揮及傷亡撫卹	
參事處		
延聘曾任高級軍官	討論建議出納民革事宜	
延聘地方聲望素著紳耆		
督練處		
第一科	掌人員選調懲獎時習道指揮補充教育	
第二科	掌團務防務訓練軍實	
第三科	掌團隊之徵調計劃訓練	

縣別	模範隊	精選隊	備
永川	一中	一四中	
璧山	一中	一二中	
大足	一中	一四中	
榮昌	一中	一四中	
隆昌	一中	一〇中	
合江	一中	九中	
納溪	二中	四中	
富順	二中	一二中	
內江	一中	一三中	
威遠	一中	一〇中	
簡陽	一中	一六中	

全縣團丁一三八三九人
槍一二九二二枝

縣別	模範隊	精選隊	備
宜賓	二中	一二中	
南溪	二分	八中	
榮縣	二分	一四中	
江安		四中	
高縣		四中	
珙縣		四中	
筠連		二中	
井研		二中	
仁壽		四中	
樂山		六中	
犍為		六中	

全縣槍一萬四千枝

右表即詳征調之簡表，此外又由江津巴縣萬縣合川涪陵五縣，每縣各征團兵一千名，江北長壽涪陵，各征八百

名，銅梁縣部水動江門縣，各征六百名，武勝縣，各征五百名。

據江津全縣匪隊，約一百連，人槍約八千枝，巴縣十區匪隊共計二萬三千九百一十六枝，合川全縣匪隊共一萬三千一百六十枝，以津巴兩縣數目推算，約計四川匪隊之十萬人中抽一人，以上十三縣共抽出匪兵一萬人，則各縣匪隊以十萬之，共約約在十萬人左右，可見四川匪務之一斑。

至于川北被徐匪向前數年來之蹂躪各縣損失匪槍不計外，在二十三年十一月，經全川剿匪區區民團總指揮部調查，後備存之匪槍人數，及其民團官長姓名如左表。(乙表)

川北徐匪陷後所存之匪隊人槍表

縣別	職	姓名	所	槍
巴中	縣民團指揮	蕭鎮記	三大隊人約九百餘	槍約六百枝
巴中	副指揮	彭鎮章	二大隊人約七百餘	槍約五百枝
巴中	保衛團團長	楊魯臣	三中隊人約三百名	槍約二百枝
巴中	大隊長	張子剛	四中隊人約五百餘	槍約三百餘
巴中	中隊長	蘇建國	一中隊人約一百餘	槍約六十枝
巴中	中隊長	唐偉說	一中隊人約一百餘	槍約六十枝
巴中	中隊長	向子泉	一中隊人約一百餘	槍約六十枝
巴中	中隊長	張清源	一中隊人約一百名	槍約五十枝
巴中	中隊長	張	一中隊人約七十名	槍約四十枝
巴中	中隊長	陳	一中隊人約七十名	槍約四十枝
巴中	中隊長	王烈武	一中隊人約九十名	槍約四十枝
巴中	中隊長	廖學庭	一中隊人約七十名	槍約四十枝
巴中	分隊長	張承恩	一分隊人約五十名	槍約三十枝
廣安	縣民團指揮	曹相齊	兩大隊共約人槍四百餘	

顧 民團第三大隊

李香凡

兩大隊共約人槍三百餘

趙 江 保衛團團長

王鶴民

兩中隊共約人槍二百五十枝

蒼 溪 縣民團指揮

陶子敬

七大隊共約人槍二千一百枝

劍 閣 縣長自兼

十中隊共約人槍一千枝

閬 中 縣民團指揮

邢尚武

三區指揮兩聯隊人約二千四百名槍約一千二百枝

南 部 獨立第一聯隊長

唐昭臣

由川北民衆組織赤義勇隊約千人槍百枝

川軍向分兩系，有所謂保定系者，即鄧錫侯、田頌堯、劉文輝諸人，舉其保定軍校，後據四川兵柄，聊爲一氣是也，有所謂連成系者，即劉湘、李家鈺等部，係四川陸軍連成班畢業，過去歷史如此，其間演變甚繁，自民國十八年，大邑系集團，以爲楊森抗，大邑者，即劉文輝、劉湘皆大邑縣人，且有同宗叔姪關係，當時合組爲二十一、四軍兩軍，二劉財政糾紛，軍隊呼號相通，劉文輝則佔四川之富源，自潼井一帶，劉湘則把持其津口以下渝萬商業交通，楊森在成都被迫而移萬縣，後來劉錫侯、田頌堯見事不諧，復聯成保定系，以打破二劉之集團，未幾劉文輝欲獨霸蓉城，想擴其勢力，出成都之外，鄧急切向劉湘求援，於是有二十二年安川之役，即駐于打老叔之一幕，劉湘部下李家鈺，頗露頭角，至是亦獨樹一幟，文輝受四面夾攻，不能在原防立足，乃西入康定，節制雅安，自造一新局面，西康省爲省，而文輝頗具力焉，劉湘自本總司四川軍隊之命後，鄧田各節，概歸節制，在表面上，似乎形成小一統之局，內容，仍舊各心門角，各現神通，但紀統川軍，應分爲三方面，俾便於割斷工作進行，不相牽混，本謂以朱毛爲主，主首實川中，故以川中爲先，其次徐向由鄂鄂皖邊區，以潰敗殘餘人槍不滿兩千，竄入川境，盤踞川北，不到一年工夫，事勢到十萬之衆，川中固然有此土匪加入，但也有幾是軍閥失利，故以川北軍隊列第二，再其次，則指四康，四康雖另省區，其軍仍屬川省，茲述其統轄各軍如次。

四川全省各軍統帥司令湘統率各軍其直屬各隊

總司令兼二十一軍軍長

劉湘

市澄 駐重慶

四川統率司令

壽遠

駐廣元

川江公安艦隊長

蔣遠

機關槍司令

劉炳助

駐重慶

砲兵司令

葉田玉

字行 駐重慶

騎軍大隊長

張治中

駐重慶

第廿四 匪竄川南滇粵受創之經過

川西軍記

三〇

第一師師長

余安民

駐成都

（甲）川南

南岸剿匪總指揮

潘文華

教導師師長

潘文華

駐桐梓

第五師師長

陳萬仞

鳴謙

駐餘永

模範師師長

郭助弼

駐瀘州納谿間

獨立第四旅旅長

潘佐

汝必

駐南川

邊防第二路司令

魏楷

駐瀘州納谿間

忠節石清海司令

周化成

字行

駐南川

邊防第一路司令

穆肅中

駐瀘州

獨立第三旅旅長

廖澤

海海

尼追

（乙）川北

四川剿匪軍第一路軍總指揮

鄧錫侯

兼二十八軍軍長

鄧錫侯

駐劍閣

第一師師長

陳鼎勛

雲長

駐昭化

第二師師長

黃隱

駐綿陽

第三師師長

馬誠智

信國

駐成都

第四師師長

楊秀容

駐廣元

第五師師長

陳離

靜淵

駐廣漢

特科司令

游廣居

駐廣元

警備司令

謝無垓

懷堪

駐梓潼

旅長司令

刁世傑

駐廣元

四川剿匪軍第二路軍總指揮

田頌堯

字行

駐三台

兼二十九軍軍長

田頌堯

駐三台

副軍長

孫震

德輔

駐三台

第一師師長

董宗珩

駐綿陽

第二師師長

曾憲棟

南夫

駐三台

第三師師長

羅道瓊

駐閬中

第四師師長

王銘章

清中

駐梓潼

獨立師師長

劉漢雄

駐劍閣

第一路司令

李雄如

曉如

駐南川

第二路司令

楊傑

駐綿陽

第三路司令

何德隅

曉如

駐保寧

第四路司令

楊傑

駐三台

第五路司令

王志遠

恆心

駐保寧

特務司令

田澤宇

駐三台

警務司令

陳宗進

耀果

駐南部

憲兵司令

敬啟廉

駐成都

獨立第一旅

張鼎民

駐南部

四川剿匪軍第三路軍總指揮 李家鈺

副總指揮兼第二十三師師長 羅澤洲 平章 駐土門鋪

四川剿匪軍第四路軍總指揮 楊森

第一混成旅旅長 夏炯 斗極 雲山

第三混成旅旅長 楊漢斌 繼超 南充營

第五混成旅旅長 楊漢忠 渠顯

第一路司令 向廷發 國璋 岳池

特務大隊長 楊漢印

在該路軍原駐雲山，防堵徐匪，後率調川南，駐瀘洲，旋又移屏山大渡河，後見各編。

四川剿匪軍第五路軍總指揮 唐式通

第二師師長 王德培 淮陽 駐順慶

第四師師長 范相增 海廷 駐北山場

邊防第一路司令 陳蘭廷 宇行 駐綏定

邊防第二路司令 郭國璋 宇行 駐渠溪石橋

警備三路司令 郭邦本 宇行 駐宜漢

獨立第二旅旅長 羅錫誠 之實 駐宜漢

獨立第一支隊長 汪傑

四川剿匪軍第六路軍總指揮 劉邦俊 後爲土門鋪總任

第一師師長 廖震 明辰 駐佛潭附近

（丙）川康

川康邊防軍總指揮

副總指揮兼第六師師長 何傳義

第九編 匪竄川南滇東受創之經過

兼第六師師長 李家鈺 其和 駐儀陽

兼第二十軍軍長 楊森 子惠 駐雲山

第二混成旅旅長 李朝信 尹貴 南充

第四混成旅旅長 高繼周 廣安

第六混成旅旅長 楊漢忠 謝道

憲兵大隊長 蔡慎猷

特務大隊長 楊漢印

兼第一師師長 唐式通 子順 駐宜漢

第三師師長 許紹宗 德勝 駐樂山

警備第三師師長 彭誠孚 駐隆中

警備一路司令 王學榮 台文 駐宜漢

警備二路司令 郭和 叔村 駐宜漢

獨立第一旅旅長 范雨軒 宇行 駐宜漢

獨立第一支隊長 廖毅 希堪 駐宜漢

城萬警備司令 范承聰 駐宜漢

代二十三軍軍長 劉邦俊 隆乾 駐江寺

獨立旅旅長 王澤濬 駐大樹堡

兼二十四軍軍長 劉文輝 自乾 駐雅安

警備師師長 劉文輝

雲南第五師師長

陳光遠 鴻文

雲南第七師師長

劉元培 仲權 莊金

西康屯警司令

唐英

駐康定

旅長

許劍霜

旅長

余松林

旅長

劉元培

旅長

劉元培

竹村 駐西昌

旅長

劉元培

旅長

郭廷秀

旅長

雲國瑞

旅長

楊學耀

雲南第五師任四川剿匪軍總司令時，除川康一軍不在指揮外，其餘各軍，均歸節制，係原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軍長，由兼總司令後，始博得四川省政府主席，川軍以全力對付徐繼畲向前，始將徐匪驅出邊境，嗣以朱毛竄滇赤水河，向川南急竄，徐匪突過嘉陵江，與之響應，川人見勢艱迫切，乃由旅津學生，旅滬商人，分電向中央求援，乞早派兵入川剿匪，但其中也有政治作用，附誌兩電於後。

四川旅津學生同鄉會電請中央派兵入川剿匪電

共禍為禍中國，民命國勢，均已飽受其害，救國必先剿共，共匪不除，國事無從整理，此盡人皆知之事實也，近今共匪勢力，經各路軍合力圍剿，到處潰逃，肅清之日，當在不遠，惟共匪入川，已為必然之事實，川省軍事，向稱複雜，以其病國禍民則可，欲其合力剿共，力實未逮，本會同人，竊維川省，對本省情形之複雜，年來川事之糾紛，迄今愈演愈烈，川省人民，固無日不盼中央有力大員，前往拯救也，以百孔千瘡之川省，況尚未起，再以共匪之騷擾，勢將演成化外之區，共匪猖獗，必愈為彰著，以無組織無知識之川軍，焉能當此共匪之肆虐，共匪得川省為根據，中國之變亂，將愈無從整理，川省本為伏莽之地，共匪勢力，早已養成，再將盤踞川南多年之共匪，令其竄入川省，由璣金政權，一變而為成都政權，中國前途，事復堪問，及時救濟之策，惟有中央速派大軍，移剿除共之兵力，入川剿共，救川即所以救國，移兵入川剿共，即所以救川，亦即所以救國也，同人等休於桑梓之痛亡，目擊國事之衰危，急以救國之策，首在剿除共匪，而剿共尤當以移兵入川為唯一良策，謹此電呈，尚希採決，是為禱，四川旅津學生同鄉會叩。

四川旅滬商人電請中央派兵入川剿匪

中國目前救亡之道多矣，而最爲切要者，莫急於挽救此國史上空前未有之巨禍，顧茲事關重大，非可輕率，但就國內論，則治本莫切於生產建設，消極莫切於剷除赤匪，凡精明國事者，無不贊成之，蓋若本當時並進，無輕重之分，而度勢衡情，則剷除赤匪，蓋匪不除，則凡設施，皆無從着手也，吾儕川人，但言川事，尤以剷除爲刻不容緩，川省地居上游，既扼形勝，幅員遼闊，土壤膏腴，人物繁富，居進退有爲之勢，故歷歷難離，每懷以生心，自赤匪入川以來，爲數甚微，川人年供軍費達二萬萬元以上，養成不可計數之軍隊，依常理論，足以當此未定，毛羽未豐之匪，本不足平，而川中當局，在當時則汲汲於內訌，宜言「先安川後剿匪」，乃川未能安，而匪已滋長，至今兩軍有奇，除以大好幾萬及多萬槍取人民膏血，換得一切械彈軍需，供給匪黨，演出幾頁神怪離奇之痛心浩劫外，僅益增加予遺人民之痛苦，造成千百萬數之難民，及聚黨官軍糧餉之弱點，即只有這匪本館，毫無剿匪力量而已，現在川省剷匪問題，已至最後緊急關頭，可以一言而決，「不赤化即肅剿，赤化非川人所願，肅剿非川人所難」，故今日川人一般心理，唯有「中央派兵主剿」之一線希望，川人望中央主剿赤匪，由來已久，從前未便呼籲，以中央方有事於關河，皖省各縣剿匪之後，不暇顧及川省一隅，意對川中當局，或亦懷疑於內訌之不可開，而匪患之不可治也，乃匪自爲患，而內仍自訌，「赤匪坐大於內訌」，已成定讞，雖生靈塗炭，其肉尚足食耶，今日承前匪者，殆已絕望，方他心悅，更求援於中央，其無謀計窮，已可概見，而猶縱然以剷匪自任，不惜一試再試，以欺騙者，蓋新舊人民，其促滿國民生命，居心尤不可問矣，夫明季流寇，主剿人員爲孫傳庭、楊嗣鼎、陳奇瑜、楊嗣鼎輩，非無不材，猶且誤事，何論赤匪非昔之流寇可比，而主剿者，曾不能與昔之孫楊陳輩相提並論哉，今四川皖境之匪，已次第清矣，雖聞老巢，亦經克復，惟聞赤匪大部，志在四竄川中，則匪勢仍未可輕視，倘其計得售，則川省不特爲鄰國之憂，中央亦當爲前線之慮，不令其無形磨地，將來亦不可圖也，故中央今日不但不容天府之區發生異色，如斯此流禍，三巴之赤匪，立當剪除，此次由贛閩潰圍之匪，尤不能聽其西竄，使與川匪連絡，益滋坐大，貽害地方無窮之禍，而陷四季敗於流寇之覆轍也，救亡圖存，匪具人仔，將何以移轉開雲集之師，解巴蜀倒懸之危，以生川人而完統一，我中央實明會長，實利國之，情勢迫切，不暇彈詞，伏維聆鑒，四川旅滬商人等咸贊、聯號、主官、傳期與等六十八人叩。

二月一日 共匪朱毛，竄入川南古關鎮水關之印食山石夾口。

由香楠場及其以南地區，與太平渡連河等，分道與匪，企圖侵入南六，另一部則在桂花場以北，有山錢宗上尉之

二、其此情形，目下應將任務從新分配如左。

(1) 范指揮指揮教導師第一二兩旅連即回援錢水，將攻城之匪擊潰後，即平錢水以南地區，如洛溪等處，制止匪徒西竄，屆時周團即歸還來旅建制。

(2) 陳指揮指揮劉兩旅，在桂花場左延至江門一帶地區，扼要截擊，詳報江納，該師實(如賊)旅府歸還建制，即馳赴古宋佈防，制止匪西竄，并限數日以前到達。

徐支隊仍受陳指揮指揮，先行星夜開赴古守防守。

(3) 郭指揮所部，除應旅旅一團駐赤水以觀匪進外，即率其旅三旅，向古關前進，在土湖錢大橋上，斷匪為南北二股，勿許交通，逼匪於湖南地區，或回竄黔邊而殲滅之。

(4) 楊司令和達時，擬輪派大渡口營，直赴興文佈防。

三、中對戰略日分向古關土城進擊，郭指揮應與取聯絡。

四、匪情變化無常，各指揮應隨時注意，相機應變，總以匪不入南六為主旨，此令。

范指揮子英 陳指揮高切 郭指揮助威。

傅建廷 電報 總指揮潘文華。

川軍潘總指揮文華報告。

二月二日 我旅旅周團奉命防守錢水城，以劉營附第一營，劉連，及劉匪義勇第一七隊，防守東城。劉營附劉營勇第二大隊，固守西城，劉營(缺劉連)為預備隊，位置於西城上下橋附近，午前十時，赤匪約三千餘人由三岔河洛溪西路來犯，即在東城外圍武山一帶，與我前哨連接觸，該團長即親赴珍珠山指揮，并收聚東城外之居民，約四十餘分之久，始悉數入城，乃令前哨連逐漸退回，並令守城部隊，各就指定地區，進入陣地，此時該武山營營山大部潰散，居高臨下，向我猛攻，我官兵則沉着應戰，將匪擊退，午後二時，匪數百人，各持平槍馬刀直衝北門前方橋堡，一面用竹梯十數架，蜂擁撲城，我官兵死力抵抗，勢甚危急，乃將預備隊迅速加入，奮勇殺敵，卒將

國軍退，一部山上游渡河，向西城南門被紅棍子高炮修動，明晚即向我襲擊進攻，該匪不顧犧牲，用大梯登城，前仆後繼，我官兵極力抵抗，并增加預備一連，各以刀矛手榴彈猛打猛擊，匪勢稍殺，仍退回紅棍子南門坡之麓，各部即就原姿勢徹夜。

同日，我劉軍在三岔河附近，與約千餘之匪接觸，當以王團向匪進攻，激戰二小時，匪被抄襲，傷亡約二百餘，其勢不支，分向城水城花場潰竄。

重慶二日專電

軍息：(一)黔北餘匪數千人，分股向鎮龍山元寶寺潰竄，國軍進剿部隊，克復仁懷後，渡二縣灘，三十日向古蜀前進。(二)南岸則匪總部，以瀘縣江南，森林密茂，易為匪徒屏障，決即一律斬伐，南糧食移往北岸，實行堅守，警衛大隊長周曉嵐抵城水。

重慶二日專電

黔軍第三師長蔣丕緒，入桐梓被匪圍攻，特命前進，共匪自土城潰出後，竄至九龍溪谷桐梓一帶，歷三十一日在說來場上與兒渡河，佔領洛川，郭述兩旅，準備渡河會同軍旅向匪進攻。竄鎮龍山之匪三千人，隨范旅衝擊，向對岸退，鎮龍山於三十一日西剿我軍佔領，正分途追擊中。

川軍潘總指揮文華命令

命令。二月三日午後六時
令軍總劉三旅

一、鎮水城現約三千餘之匪圍困，匪首朱德，親自督攻。

二、我軍刻正奮力阻擊交戰中。

三、各旅旅長前進，向匪衝擊，遇匪後，立予摧破，切勿堅持，致受牽制，部隊陣亡，在此以備，請勿失之。

四、敵匪擊退後，須密切監視，勿任其入南六爲要，此令。

南渡長安平，唯族長區國，劉族長秀雲，總指揮潘文華。

又令。二月三日午後四時

令郭助戰

一、郭之戰，今晨仍繼續攻城，我宋團周大隊馳援，切正與攻城之匪，激戰於西門外。

二、范指揮團撥水午刻到竹坪，檢閱之另一股數千人，先期已到舖兒關井一帶。

三、貴指揮即率所部，晨夜相機截擊舖兒關雙井之匪，萬勿遲延為要。

又令。二月三日午後六時
令陳萬仍范子率郭助戰

二、綜合情況，匪大股有二，一即攻鍾水之股約三四千人，經貴事族及周大隊夾擊，已由兩河口向西上竄，一為鎮龍山之股，亦約數千人，已由烟又西竄，先期已到舖兒關井等處。

二、基於此情況，處理如左。

(1) 陳指揮，指示達其劉三旅，除一部(即周大隊)由兩河口跟蹤追擊，勿任脫離圍剿外，其主力應力向古宋與文長兩區截堵，以制匪竄入南六為目的。

(2) 范指揮指揮范景兩旅，堵擊雙井舖兒關之股，務必確實制止，不許與兩河口一股會合，交通井設法擊滅之。

(3) 郭指揮率所部(清)旅，并指揮廖清兩旅，除酌留一部搜剿蘭城散匪之匪外，主力應迅速奮進，向舖兒關追擊，與范指揮夾擊而殲滅之。

三、運籌情形，茲將此令。

又令。二月三日午後十時
令范劉劉速各旅

二、攻鍾水之匪，一部已由兩河口上竄，一部尚在近城，又匪之大部在雙井舖兒關洛高一帶。

二、范旅應速向雙井舖兒關當面之匪攻擊，連旅應即取捷道側趨而下，直攻洛高之匪，助范解決，截止該匪西

實。

三、東族應迅速掃清近城餘匪，在饒城兩端修築鐵壘，會同瓦達等族，將將兒關站一帶之匪撲滅，禁止四出。

實。

四、劉旅應向新永取捷，向金龍池前進，搗毀敵寨，制賊竄入南六，徐支隊即歸還建制，周大隊暫留敵水，協同章旅執行掃清近城之匪後，即在駐待命。

五、各部情形，隨時隨時具報，并注意聯絡要，此令。

又報告。

三日拂曉後，匪復以全力四面圍攻饒城，續有兵營死抗戰，匪終不退，我黨即乘勢山下橋山擊，與匪肉搏十餘次，匪部傷亡甚大，乃將匪軍撤回，正午十二時，我援敵之軍旅朱團，到饒城永東北尖山子附近，即向紅岩之匪進攻，同時章旅彭團，由頭湖協同警衛團大隊展開於老龍崗五角山，向紅旗千龍崗山之匪進攻，守城之匪，亦令匪營由小西門出擊，匪經我夾擊，受創頗重，激戰至午後五時，兩城之匪，遂紛紛潰退，朱團即佔領紅岩，周團佔領渣田壩，匪營即佔領打槍壩陣地，匪即向沙包壩大壩方面逃竄。

同日午後一時，我黨到連節竹坪附近，得悉饒城一帶，有匪千餘，另一股匪亦約千名，佔據雙井嶺兒一帶，即以第四團向燈臺坪潰落之匪攻擊前進，第六團由左側向雙井嶺兒圍之匪攻擊前進，午後三時，第六團到達雙井嶺附近，向我攻擊，激戰一小時，匪不支，狼狽向雙井嶺方面潰退，該團即佔領雙井，午後四時，第四團在燈臺坪附近，與約百餘名之匪接觸，經我阻迫，該匪稍抵抗即向渣田壩潰退，該團即佔領燈臺坪，時已入暮，進展困難，當將部隊撤，準備夜襲，午後十一時三十分，我夜襲部隊，由側道抄入匪後，而時我正兩各部，亦向前進，甫經接觸，該匪即向兩河口方面竄走，當佔領渣田壩。遂以一部跟蹤追擊，大部集結雙井附近。

追剿第一團劉旅指揮部江電

據報：(一)匪主力有日以前，由東康殿二部聯土城向饒水古關方面竄，其左側營係仁懷李台右側營係屬水赤水，分向黔北竄走，(二)游兵團第一第二追剿隊，役日克復仁懷，隨即向古關追剿，游兵第三第四追剿隊，正向饒水追剿，(三)川軍陳連部，已到赤水，並獲匪旅，向永關前進，彭旅兩旅，由江津向涪水推進。

總長饒幸兩旅，佔領江岩壩戰場，（四）我第五路李鴻冰陳光中兩師，正渡烏江，向赤水竄進，特聞，劉廷輝江漢參印。

黔軍何副總指揮知復自東泉殿江電

竊桐梓匪一部，由官店東泉殿，一部由李子關花秀壩桑木壩，一部由松坎運水鋪水，三路同趨土城，我軍分頭跟進，感數兩日，匪先頭與川友軍戰於土城內，雙方傷亡甚衆，匪全部向古藺轉水方面引退，我軍全東兩日，已進東泉殿土城之線，對城已無大敵蹤跡，刻正派隊分頭追剿。

二月四日 共匪大股同日竄陷古藺古宋，朱毛兩匪首，宿營於卜香。

實委員長本日親往山。

川北徐匪向動，連日與川軍劉侯德血戰，收贖。

川南潘總指揮文輝報告

（一）匪大部已由金甯渡竄入大壩，（二）犯殺之匪，本晨由沙包壩向三家壩竄去，繼又與同兩河口，（三）匪殘部二千人，尚散匿三岔河鶴公營兩木山一帶。

又命令。二月四日午後一時，令陳萬仞、郭勳祺、范子英、廖澤、楊明中、蔣尚模、梁國華

一、匪主力似已由麻線堡沿洛溝驛兒驛關兩河口大壩進，以趨高洪坡橫江，事在偵察以南與我范劉兩部作戰之匪僅其一部。

二、今決定追擊部署如後。

（1）陳總指揮（如前）率三旅，及後衛兩團，爲右追擊隊，依現在態勢，自取順平沿生興長拱大道，向高縣追擊，并以劉旅爲左側衛，沿錢永金營地前進，如未發現匪情，則在高縣待命，與長拱各縣，酌留一營，駐防扼守。

（2）郭總指揮（治）率兩旅，及前衛爲左追擊隊，沿麻線堡站底兩河口大壩驛驛武，向熊高坡橫江追擊前進，并另派兩團爲左側衛，沿途隨匪進。

（3）范總指揮所部及東旅，負責清剿古宋錢永鋪匪，任務完竣後，即隨右追擊隊前進。

第九編 匪竄川南滇東受創之經過

(4) 應族負責清剿古關附近匪區。任職後，隨左連署前進。

(5) 應司令於星夜赴屏山，委任金沙江上游各屬。

(6) 梁國(機關機關)即奉所部，馳赴宜賓，會同族指揮，擔任河防。

三、除已令餘南外，嚴飭國隊隨時偵察匪情具報外，此令。

與文縣編練長官訓公函

民國二十四年春，朱毛赤匪西竄時，經與文之情形。

查朱毛西竄，攻欽水不下，即取道由該縣南河線，出金鷄池，至大場鎮，於二十四年二月四日，(即陰曆正月)二，至與文縣屬之五村場，朱毛兩連，率前部宿營距場十里之下營，代理政治部主任李青寧，率大部宿營五村場上，由場以上通大場之沿路，前後左右，十里以內之民房，均爲匪隊駐紮，幸是日午後四時，聯軍二十一軍一師劉旅檢閱，由古宋開至五村，露營天均石門坎打兒爲一帶，亂石山內，雙方警戒，相距僅一路坎，(特續)

長官縣計縣長風範紀略

共匪攻欽水不下，解圍而去，旋長郭勳祺，追至古關陣家壩，與匪接觸，事發半日，匪敗逃去，是役郭以三團之衆，敵匪萬餘人，且有俄人李克指揮，素稱川軍，經此始有警備，二月四日，與文縣縣長東海電話，告急，謂匪數出古關古宋，將到與文城，城中只有兵三十人，不能守禦，請援，風範急撥駐洪洞鎮之保防一中隊助之，洪洞在與文長官兩側間，距與文約十餘里，次日黎明，匪至，不敢直入，突有義匪田得勝率隊百餘名，由後襲擊，戰約半日，退入山洞老巢，朱毛憤怒不息，誓將與文圍平，正砲擊間，聞川軍至，始轉迫竄，我縣地動，旋陳鳴謙縣長，率部趕至，開城追擊，匪即竄渡漢江，此後復折回對峙，長官率部保全。

黔軍何副總指揮知重電

匪被川軍圍海溝師擊潰於土城之九壘十三溝，獲械頗多，現該匪向古關欽水逃去，川軍跟追，我軍因軍食困難，擬在該赤間盤桓待命，委座亦令赤水得川軍固守，幸免，而赤水已被匪陷。

二月五日 共匪竄陷長官縣城，分向赤水河大壩西竄，劉湘撥劉兆泰旅援剿。

與文縣編練長官訓公函

軍事要聞
軍事要聞
軍事要聞

軍事要聞
軍事要聞
軍事要聞

五日拂曉，徐國卿以敵地兩線為目標，向綏德縣城攻擊，敵戰至八小時之久，匪遂分路退避，敵地兩線之上，匪遂時，敵地散置「西局」二字紙條，及各項宣傳品甚多，是役國方傷亡甚微，約在四百名以上，並有俄人一名，軍方傷亡兵士約一排，軍官陣亡者，副營長一員，排長二員。

查朱毛兩匪到晉時，計劃匪徒於五日竄距該處四十里之綏德山，翌晨即分路進攻長壽縣城，再攻第佔領南六縣（應符、高洪、筠連、長壽、興文），以為根據地，因行經燕子洞，被山防隊隊長田海雲攔截，時值雨大作，咫尺不能見人，勢難通過，乃改由小道竄入，敵之疑其誤，遂集兵中隊，大日開往拱兵共管接援，連之落其場，又次日，直竄入漢，此朱毛兩匪經過興文及蜀役之情形也，自朱毛竄後，其餘王逸、余澤鴻、劉復初諸匪，仍出漢縣境，到處為害。（餘略）

赤水五日專電

劉湘以劉洪旅動作過緩，下令撤職，特罪立功。

范石生五日由洛陽向兩河口退迫，刻已達兩河口，既向清水河大壩西竄，我軍正追擊中。

二月六日 共匪朱毛竄擾川南六縣，本日陷城。

廣南省主席龍雲，昨任劉湘軍第二路軍總司令兼職。

追剿軍第二兵團總指揮薛岳，改兼第二路軍前鋒總指揮。

貴州省主席王陵基，昨授第二路軍第四縱隊司令官兼職。

川北方面，本日川軍收復俄界萬源。

四川剿匪軍總司令部渝慶魚午電

連日匪匪我各部阻擊，每敗均無戰鬥力，且飢疲不堪，其一股約四五千人，經東旋尾追，周旋於綏德、文曉、金甯池兩路口，一股約數族在三岔河側擊，連族尾追，向洛陽逃去，其餘匪於關木山一帶者，約二千餘人，查匪全圖，竄擾兩河口一帶，以高洪或橫江，除剿敵對日劇大壩截堵，查匪兩族，與古宋、章族及徐兩兩團，兩日可剿，高洪、郭清兩族，均向大壩口追擊，期於橫江東岸截擊，而族清剿水附近兩族，應族清剿古宋，經匪北竄，並令參族乘間圍攻，担任金沙江上游防務。

第九編 匪軍川南演習受創之經過

川軍潘德輝文報報告

六日拂曉後，我徐文輝部向富商之匪進攻，匪以大部向我猛攻，激戰數小時，匪傷亡極重，我官兵仍奮勇奮戰，匪則頑強抵抗，我劉旅及周大隊等於是日晨趕到五村附近，當即加入向我猛攻，匪我各部圍攻，傷亡甚大，繼向興文方面潰竄。

同日午時，我潘德輝部向前進，行抵天雲壩，因山崎林密，搜索困難，被匪數百名，向我側擊，時因長官令三兩營，就該地展開，匪即向匪射擊，并爭奪衝鋒，匪因地形良好，頑強抵抗。繼經我一兩營奮勇攻擊前進，我兩營隊又迂迴攻擊，匪勢不支，即向長官方面退走，殊因匪隊退，與地匪約千餘名，即向我陣地施行反攻，大部則向我兩翼包圍，故至午後三時，又增加匪一千餘名，向我陣地猛撲，反復圍鋒十餘次，官兵傷亡甚大，我陣因孤立無援，終以寡不敵眾，受匪包圍，遂轉佔四圍平地，是時，我軍旅團，前衛已達杉木嶺前方，當向匪嚴迫，殊因大部乘隙轉移之際，即已向大壩方面急竄，只掩護部隊在該地支拒，當被擊潰，我團團長將天雲壩佔領。

川軍潘德輝文報報告

(一) 宋毛竄擾經過

二十四年二月六日，匪匪山神邊竄入縣屬之開家鄉，明日竄至中興等鄉，又明日竄至家鐵，層層逃遁，鄰城山林或岩洞中，該匪每到一地，即佈告，貼滿牆壁，并以水南政治部名義，印出勸帖，於殷實各門首，張貼某地地主，某領土，照蘇維埃政府法令，將其全產沒收外，罰金一千元，或數百元，限五日繳納。

(二) 追剿經過

初宋毛西竄時，川軍師長潘文輝，奉令督駐瀘州，指揮大江南岸防剿各軍，前該匪逃及永寧（即白水）不下，折由大壩建武經王家鎮入雲南威寧縣境，復竄入黔，皆潘師本師及郭助師跟進，陳鳴鑾師隨後橫江之力。

(三) 人民損失

宋毛號稱十萬，經到一處，即首住於市鎮中心，匪黨散居四面，分紮十里以外，凡民間米糧猪牛雞鴨，搜殺不遺，被掠三鄉兩縣，損失約在二十萬元以上，該匪去後，苦狀尤不堪言，其游擊隊匪余深悔，復據該縣各鄉，聞十月始伏誅。

兩軍范旅
包圍被匪

匪軍共匪
匪軍第一

宋毛匪軍
宋毛匪軍
宋毛匪軍

附首主席
一、附首主席
處不在此
處不在此
處不在此

附首主席

頃奉 委員長電開，茲任命龍雲為副匪軍第二路軍總司令，並為第二路軍前敵總指揮，序列如下：（一）吳奇偉為第一縱隊司令官，（二）周渾元為第二縱隊司令官，（三）雲南部隊限十區以上為第三縱隊，其司令官，由龍總司令選定具報，（四）王家烈為第四縱隊司令官，以上各部，均歸龍總司令銜節節指揮，仰即遵照等因，奉令之餘，不勝感悚，竊維匪軍重寄，恭領師于，休國難之日深，情涓埃之莫補，祇以分屬軍人，許身革命，願從本其天職，義無反顧，奉命前因，除以孫渡代理第三縱隊司令官具報外，敬謹於魚目就職，仰祈鈞鑒，謹此附報，此以後，尚望兩針，肅不違，無任企盼，龍雲叩魚印。

附匪軍第一路第三縱隊司令各部隊上校以上官兵姓名表

番	號	職	姓 名	別號	年 齡	籍 貫
		中將司令官	孫 渡	忠舟	三八	陸涼
		少將參謀長	陳 雲	子良	四二	瀘西
		少將參軍	陳 雲	樹藩	四六	安寧
		上校參謀處長	鄧嘉琦	子慎	四三	昆明
		上校秘書	楊世英	伯維	四二	陸涼
		上校副官長	張元豐	蒙九	三八	保山
第一旅		中將衛少將旅長	劉正富	雲卿	四一	安寧
一團		上校團長	袁存恩	澤廣	四三	昆明
二團		上校團長	布景武	洪超	三九	貴陽
第三旅		少將旅長	安烈輝	聚鴻	四一	德縣
三團		上校團長	郭建臣	俊卿	四七	威寧
四團		少將衛上校團長	高俊邦	安程	三四	文山
第五旅		少將旅長	冉道源	子農	三八	昆明

第九編 雲南川南滇東受創之經過

吳國西軍記
上卷
吳國西軍記
上卷

中將岳統率兩軍，擁有人師之衆，山北路捷，四路時，彼術榮傲不馴，令殺魏體，魏體下，而雲南只令出馬十國，戰事反震而上之，薛心重平否，不問而知，然而將安員仍漢武帝故事，王蒙西降後，等於夜郎王迎降，則龍雲高院，等於漢王最有龍焉，高意博龍歡心，使之俯首帖耳，聽命中樞，樂爲已用，亦猶之武侯收服孟獲，卒至丞相天威，南人不復反矣而後止，然龍氏雖於中央獲取於新軍政兩柄，過於龍，不難不有戒心，表曲上示以服從，而實際防時戒備，後有事實，足資明證。

二月七日 北師犯高縣，大補實備，川軍范旅陳剛在天家壩與匪相持。

二師軍總司令雲南佈制師方略，匪軍雲南長官司大山。

追剿軍何總司令，請調第二兵團各部，回湘助剿匪。

川軍南岸剿匪指揮部，自連勝後，宜賓。

中央軍剿匪司令源元修大定。

川北方面川軍克復羊樓。

川軍劉總司令湘政官昭陽。

據陳師魚電，我師機隊本日赴高縣，在五村附近，與匪遭遇，激戰正烈之際，劉旅大隊同時趕到，會同將匪擊潰，斬獲甚多，我方亦有傷亡，正追剿中。

川軍潘總指揮文輝報告。

一、已有數百人，已到洛安，其大部正向羅武前進，二、匪約三千人在天家壩與我匪激戰，陳師改動後，已向大

總行 東京

六七日午前九時，飛旅第五團行抵任灣，與匪後隊接觸，該匪即向正面猛攻，經我官兵奮勇攻擊，激戰約半小時，騎旅後縱隊亦均到達，當即佔領陣地，猛烈進攻，匪乃不支，分向雲南長官司大山方面竄去。

同日我劉旅追擊兩團家溝，將匪擊潰，俘獲數十名，獲槍數十枝。

第一路軍總司令吳國平電令

軍急，銀軍應專丁向孔四一帶探送行營孫主任覽，甚密。共匪四竄，其追堵方略，曾奉中央皓電，進行在案。現敵情已移轉，茲將本路作戰方略，擬定如下。

一二敵愾

總合最近情況，共匪主力於數日以前，通過錢永，有經古宋南六縣向兩廣渡橫江之勢。

（二）方針

太平以分適合國之企圖，對向西竄之共匪主力，乘其喘息未定，以雄厚兵力，壓迫而襲殲於長江南岸，及永寧以西，橫江以東之地區內。

(三) 作戰要領

各縱隊應以共匪主力爲目標，誘導所部，取捷徑道路，追擊前進，並互取連絡，以行會剿。

（四）部署

第一、二兩縱隊應即調停敵尾，分道跟蹤追擊，第一縱隊到達敵水後，即向共匪主力之右側背追擊，右翼依大定，左翼與第二縱隊連絡，第二縱隊到達敵水後，則向共匪主力之左側背追擊，右翼與第一縱隊連絡追擊。

第三縱隊兼程進剿，威何筠連之機，向四竄之匪，迎頭截堵，勿使敵渡過橫江，右翼與第二縱隊，左翼與第一縱隊切取連絡，第四縱隊，除以一部肅清綏方殘匪外，大部暫留預備隊，在一二縱隊後方跟进，應取道路由蔣總指揮官時指定。

（五）友誼

（六）時間
四川軍在萬縣釣魚嘴防之郭清來建港實各旅，扼要堵截，勿使共匪南渡，以收合圍東顧之功。

（七）時間
陳毅於奉電後，即照上列方略，迅速動作勿延，總司令親臨督率印。

軍事

威心清遠
盟共此其
不與必建
後悔

徐國向新
類此一見

賈龍本乘
種人
徐國向新
不與必建
後悔

（一）對北之區，自被擊潰後，大股逃竄者，不足萬人，餘則小股，頃有千餘，不堪餓餓，拚死回竄，處處被擊，俘獲百餘人，其他可謂，千彈用盡，忠烈亦多，飢餓零亂，實無戰鬥力，其餘一散，僅靠子彈在國境山相干坡等處，覓食覓路，有小部二千餘，已與某旅接觸，即消散。

（二）防守川南前方之魏司令，以防部第三營營長史光顯，係防不力，搜羅嚴守，執法玩令，已將其撤職示懲。

（三）川北方面，郭軍楊秀春部，自將佔據河淳城搶渡嘉陵江之匪擊潰後，即向車家壩羊樓壩一帶竄退，其將主力集中車家壩，企圖頑抗，楊師復由會家橋跟進，於五日申刻，將車家壩佔領，六日晨，匪逃往羊樓壩乘勝追擊，於正午將羊樓壩克復，匪向南方逃竄。

（四）徐匪向新，此次在萬縣建港各處潰退時，大道旁之房屋及舖戶，多被其焚燬，顧自知勢蹙途窮，故而出此，匪區民衆，含恨谷深，時起而自動殺匪者。

追剿軍何總司令鑒呈請處置電
急，枯樹空枝殘，某部，江已電計建鈞覽，竊以湘西雜軍土匪出沒無常，原係惡習梗化，治罪為難，賈龍本乘種人，出沒其間，閱時既久，近更附以懷悍之惡克，勢乃益張，我軍進剿自持，不惟費資費力，即土匪出沒，亦處處足以阻礙我之進剿，而軍之進剿，（附註）尤感不易，有時匪時離其為我助，且適避我眼，加以克明兄所部因移接防務關係，不能無待，藉此種種原因，以敵實難坐大於庸桑之間，雖充赤化，雖值其槍枝實數，又時近萬，雖中鈞座方面之害，生毛既經調遣，對賀又難坐視，而自維所部，第一元區雖有各師，但對賀，則無力追索毛，一盤朱毛，則無力阻賀，賀管轄下，紛有不服，萬一因循兩誤，雖固無所逃其罪，且於剿匪前途，不

無影響。再四焦電，備有整頓師旅，惟願先以第一旅盡全力，除陶兼兩師已在滇西外，擬將李鴻杰王東垣兩師，及何平部，共計十五團，轉移湘西，惟仍留李鴻杰陳光中兩師，扼據川屬西秀，黔屬松桃，堵截湘滇聯繫後，再行入川運動，以此先後步驟，雖稍參差，而收效或較有餘，事關軍事機宜，請電乞賜核示，以便遵行，謹何維印處又印。

(附註)何電所謂雜軍，蓋指陳瑞珍、應懷忠、楊其昌、雷鳴九、皮德補周鑾輝等部隊，始舉二月六日何鍾英陳瑞珍覆函懷忠一電，以概其餘，其電云，應部事前辭毛副師長到常，原答以該部槍枝，所有若干，雖未據陳師長報告，委員長必其期際，儘速由陳師長下詳爲其維持，似宜先行自動交納，能將實在數目，報告來部，當爲股換，呈請委座，給以名義，或先由擬暫給之隊名義，以一團爲範圍，由本部暫發給養，總之此事，非徒能運作主張，尚煩請示中央，此特肅一新意見耳 鮑魚成長矣。請參看本誌第七輯，湘西特後，即了然全部。

二月八日 英國一艘商船，實洛波，由經屏山颶風被吹動，大旋由石廟千分水輪侵入湖東風信楓雄屬之永田黨、石坎子、大河灘、號子各地。

重慶八日專電

軍也，川南方面，范子英據陳閣，六日在天堂壩附近，與匪八九次遭遇，將部在大壩附近，掘地掩守，未與匪開槍，匪即退，正激戰中，又七日上午，匪內石廟子，突發砲彈三千人，所關正設法清剿中。

川軍總指揮王明

命令。二月八日、於東京帝國大學。

三、據報巴省至洛表，有縣界山嶺與河實屬重馬達拉。

二、我陳情揮已無餘氣，現在臨終並請於二帝復國。

五、特令明（九）日將師軍所部，駐紮山腰與黃鎮一帶，嚴密佈防，并添置渡河岸，亦酌配兵力，所有船隻，鋼軌與我線為要，特令。傳達該處記。

國家新司令官渡田雄一（續前）

二月八日，我軍趕到畢節，聞金部已由奢廟平分水嶺。一川渡樂境一役入威儀及鹹雄湖之水田等，石坎子，大無補，陷于二陷，大縱隊爲防止其竄入與治大路一哩，企圖渡江入川，不爲金衆隊所結，即令安族山畢邑。經畢

國平，供事，而河河聚鳩，向威信方面之匪，更與肅清。

二月九日，共匪大股由王場長官司竄入漢陽，第一股在橫坪分水嶺岩廠一帶。

貴州王主席向西南報告匪情。

川北方面川軍第五路軍克復通江。

川軍潘總指揮文華電令

命令。二月九日，令陳萬仞，郭勛麟，范子英，劉兆熙，袁安平，潘佐，蔣衛橋，趙國中。

一、劉下匪不其明瞭，茲暫定各部任務如左。

(1) 陳指揮部連家(如驍)劉潘各旅，及團，連食兩旅分駐嘉陵江高縣城三點，以防匪竄。

(2) 郭指揮部連家(治)旅一旅及團，在入城武洛兩河口以南地區內，竊匪阻擊，如匪竄入

漢，酌抽小部出城阻擊，大部則在邊境扼要據守，防匪回竄，該指揮宜多派偵探，偵察匪蹤。

(3) 章旅受本部直接指揮，若由武勝往巡司場來復渡到安妥待命。

(4) 經司令已開屏山，負備金沙江上游責任。

(5) 蔣旅及梁團，已令負川至安妥一帶責任。

二、各部到達指定地點後，除派偵探偵察匪蹤外，並整工嚴陣，勿稍懈怠。

三、俘獲及沿途俘獲之匪與遺棄之槍械彈藥，均須彙集情形報部，以憑彙報備案，此令。

貴州省政府王主席家烈致廣州電

朱毛匪軍，最近雖未渡烏江，但渡江以來，積極北進，以政府如民衆，受其利誘威迫，而加入匪黨者，甚爲頻繁，所以黔北匪勢，日益猖獗，湘潭兩屬人民，被匪蹂躪，尤爲慘酷，不拘貧富，均被搶擄一空，匪食無糧，荒涼狀況，耳不忍聞，而貴陽之中央軍，部仍未抵進，祇以一都駐守烏江口，絕無進攻之準備，此中則匪計劃，不啻以岸觀火，匪軍因此得從容佈置之機，駐川各軍，皆防劉湘派遺河部，繞道嘉江，於魚日進攻，其之匪軍，與政府軍隊，雖有一雲夜，雙方傷亡甚衆，國以誘匪匪軍，已絕有堅固之防禦工事，加以劉湘派軍，無從進展，乃於七日拂曉，自動撤回其江防守，但是夜之後，匪軍不特未稍退却，反派大部共匪佔領硤砂溪

關時下明此
軍中央大白
追就平像
軍財兩事
電報力克

劉湘以二
十軍軍
長升兼
府主席
兼省長

圖，與川軍作犄角之勢，不湘軍方面，現目下僅抵黔東鎮仁邊境，滇北部隊，亦未深入，倘若各方剿匪部隊，長此觀望不前，則匪氛必日趨蔓延，不可收拾矣，特聞。

二月十日 朱毛股匪竄入滇東臨威，先頭已抵牛街，尾隊尚在黃水河，川軍總司令劉湘，就省主席兼職，在重慶總行府，中央軍前線指揮部，電迎粵桂軍，追剿軍何應司令，轉移兵力圍擊。

川軍南岸總指揮潘文華電令

頃據確息，匪已全入滇境，先頭已到牛街，後尾尚在黃水河附近，其此情況，特指示要領如左。

(1) 陳指揮速令劉旅山岩場向牛街推進，務在牛街通鹽津道上，向左右斜出，切實遮斷，務使匪不能由鹽津北竄，(2) 郭指揮隨時酌量情況，以全力或一部，向黃水河追擊，其餘全軍部署，另令定之，此令。

又令。二月十日午後十一時，於重慶令陳范郭軍移。

一、頃奉總司令劉湘午軍電開，綜合情報，軍以不失匪蹤，徹底殲滅之目的，特部署如左。

(1) 郭指揮指揮實、清、聯郭三旅，自總武清發筠連各點，以全力分別向兩翼之匪，跟蹤進入該處之威備牛街鹽津一帶，與滇軍第三縱隊，切取聯絡，壓迫匪部於橫江東岸而聚殲之。

(2) 范指揮指揮范清兩旅，負責肅清該處與長城內殘匪，并維持後方路線，關境殘匪，由周司令肅清。

(3) 除軍隊已向屏山前進外，以某(如)旅暫駐高縣，相機增援，筠連鹽津或橫江，陳指揮率總隊，即向橫江屏山前進，并指揮重慶兩部，擔任安屏甯渡金河防務，其守備地境，由潘總指揮嚴為規定。

(4) 後部侯旅到屏後，即向甯渡井底場推進，負責防守等因。

二、遵奉上因，劉旅應即受郭指揮，該旅明(十一)日如何行動，由郭指揮統籌，分令某(如)旅暫駐高縣，受本部指揮，策應各方，徐支隊仍暫受某旅指揮，即日進駐筠連，劉旅即日就在地取捷道到宜賓另有任務，其餘各部，各遵總司令命令，辦理。

(三) 電到時，匪情如有變化，陳指可暫緩一日出發，以待後命，到屏後，則以穩健上移，專負責統籌該處責任，東連州旅，分負整頓綏江屏山梓潼責任，但必須維持主力於適當地點，相機活用為重，如何配備，由陳指揮統籌分令報核為要，此令。

四川省政府副主席劉湘告川民書

略謂朱毛迫江川境，正全川團結協力禦土之時，川北國險，小試而效，切望全川各處之團練人員，一致接應，共圖殺賊，房後方者，則清戶口以除內奸，在肅敵者，則守堡壘以圖禦匪，其鄰近敵者，務宜船船，槍枝丁壯，悉數編組，一律集中，俾得進退一致，存亡相共，苟能如是，相信於短期內，匪必自亡，防範固軍隊，盡力禦匪，事在人為，幸勿自誤。

第二路軍前敵總指揮岳友電

廣州陳總司令鑒，赤匪竄擾川黔，搖動全國觀聽，弟前奉率七八兩旅隊，兼程追剿，轉戰四千餘里，尚未擒渠，漸退特深，現匪部退竄黔北，本路軍正分頭追擊，我兄弟部亦將趕赴義興，會同桂軍，運江西北，電訊傳來，全軍為之一壯，自當勵飭所部，伏道歡迎，以與我兩粵健兒，一戰殲匪，共掃妖氛，捷川黔集卵之危，抒黨國西陲之慮，百戰雄師是賴也，謹電奉聞，務冀歡迎，弟岳岳叩灰印。

追剿軍前敵總司令張呈報灰午電

給黨委員長鑒，前，江漢兩電，計開鈞覽，貴旅隊既，便順廣桑水順，坐大日久，途途披瀝，我軍因遲遲未獲進剿，確居被動地位，情再任其滋蔓，將益增鈞座西顧之慮，加以朱毛股匪，聞自最近，經川軍擊潰後，殘部不遠萬八，深已竄回黔水，有賴向江西北之勢，聯軍實有迫剿朱毛，但思目前情況，權衡緩急，經乘虛有趁此時機，先以全力掃滅其黨之必要，茲已令鈞座指揮所部第五路，移駐西秀銅梁之驛，而抽出第四路李王兩師，由該總指揮率領開赴乾城沅陵之線，會同一六兩路，及徐部，以期進剿實獲，所有積極剿匪情形，除派參謀長郭仲平隨時說明報外，謹電乞察核備案，肅何健叩灰午肅。

何總司令同日電令各路軍灰電

何仁烈總指揮，沅陵陶司令，電號李司令，電號李司令，楊源李司令某帶，表朱毛股匪，自經川軍擊潰，殘部不過數人，最難乘機滋蔓，而貴旅隊既，經派旅長率領，西出竄劫，日甚披瀝，若不及早撲滅，恐滋蔓難圖，稍延誤，實有礙此狀，先以全力清滅之必要，茲將第五路，迅即進駐西秀銅梁之驛，以五三師接二三師之防，以六二師接十五師之防，第四路李王兩師，由劉總指揮率領開赴乾城古文之驛，會同一六兩路，以期進剿實獲，肅

受其防令
前敵自和
其弱無能
恐有吃虧
乃有往來
我軍往來
其為心戰
其低心戰
心戰手
中戰大計
國戰大計

總司令
張其屏

共匪總司令
張其屏

二、綜合情報，匪在威儀縣離間，我部指揮平定（治）匪劉各旅，正限嚴追擊中，該軍已離離洛陽防。
二、總旅開屏山於金沙江北岸佈防，匪竄屏山，該旅防務由樓東起沿屏山平與司重開水孔止，開水孔歸總司令相任，務須含括無間。

三、總司令防務，由開水孔起，沙溝嶺水壩至雷渡上游沿江北岸一帶。

四、金沙江上游，水流甚急，渡河點甚少，須通開道路，始可秘密配備，務多控備其力，但平定司設正，道特勤江密嚴工嚴防，此令。

二月十三日 共匪在滇東北之北四及大灣子，無軍隊備後，由石坎子，水田寨，雲南長官司，分水嶺，向貴縣，馬路，仁懷方面退竄。

滇軍孫司令官口述（續）

本縱隊乃於二月十二日，由大灣子附近兩路分進，向西進剿，企圖將該匪壓迫於長江南岸，逼之決戰，殊該匪聞本縱隊主力已到，又由日開威儀之勢不替不下，已陷於飢餓之狀，其一部復在大灣子與我有接洽，戰鬥失利，其氣已絕，且匪於威儀地形無險之險惡，給養困難，糧食林立，一旦與我軍接觸，必陷危境，所離不遠，即下緊急命令，增揮全部，星夜分經石坎子水田寨及長官司分水嶺向貴縣山馬路縣仁懷方面退竄，本縱隊即跟蹤追擊，以安旅部威儀分水嶺營盤山馬路縣附近尾追，本部及貴縣兩旅，一面搜索貴縣境內，一面繼續追擊前進，我軍旅到達分水嶺時，偵知貴縣附近，尚有殘匪千餘，擊斃，殘匪本軍通過後，復乘隙竄竄。

昆明十三日專電

匪總司令張其屏，企圖取道筠連，渡江西竄，因高城一帶，有川軍防堵，不能通過，乃開道入滇，從由威儀洛江渡，現匪衆萬餘人，由朱毛率領入滇，我駐畢節第三縱隊各旅，於七日出發，現已抵威儀縣離間，佈置圍剿，十三十四兩日，當有劇戰，該處地形險峻，給養困難，匪衆人因地形，均極隔阻，我軍地形熟悉，器械便利，可獲勝算，沿江各渡，均已嚴密封鎖，北岸川軍，重兵防堵，匪難離離雷池一步，預料此次圍剿必可一鼓蕩平。

川軍劉總司令湘元電

本日情報，匪衆有對政府防設，老弱病方面，無匪及他異狀，已飭部所設防區外，特聞。

川軍潘總指揮文華報告

一、貴州敵族進駐筠連，紮應城境，二、竊向機要防線頭音耳渡。

二月十四日 共匪在孔西受漢軍壓迫，由分水嶺回竄敘閣，現及黃泥嘴分水嶺海壩樹坪營盤山一帶洞岩。

川軍潘總指揮文華電令

一、匪在孔西附近，經漢軍壓迫，又偵知我郭旅族分頭圍攻，遂乘間於昨日下午回竄敘閣，現已到黃泥嘴分水嶺海壩樹坪營盤山一帶，正分路竄一帶洞岩中。

二、基此情況，特處置如後。

(1) 郭旅退率其(治)屬兩族，由現地向黃泥嘴分水嶺方面橫掃期與范潘兩師族夾擊，劉旅已奉令取道鹹州進向敘閣水以南會師，并受郭旅指揮。

(2) 潘旅星夜兼程回守敘水，范旅率部兼程由金鷺池向兩河口截擊，潘旅仍受范旅指揮，劉旅指定地截擊，仍督同向匪痛擊，務必拒匪於敘閣大道以南，會同郭旅截擊之。

(3) 陳旅率連族即向長寧古宋轉移，準備策應，其如敵族回筠連待命。

(4) 蔣旅仍回防捕匪並護固安邊一帶。

三、已報請總司令部蔣軍，與我協力截堵，并會同殲滅之。

四、各部防須自取聯絡，并責成郭范兩旅，在敘閣以南地區，殲滅此匪需要，此令。

潘總指揮報告本日軍隊動向

一、郭旅率其(治)屬兩族向黃泥嘴分水嶺方面進剿，二、劉旅向蔣氏方面進剿，三、潘旅兼程回守敘水，四、范旅指所部由金鷺池向兩河口截擊，五、陳旅率連族向長寧古宋轉移，六、蔣旅回防捕匪江安邊一帶，七、軍旅開柏樹溪待命，八、蔣司令回防屏山。

黔軍王軍長家烈電參戰電

(一)、黔境已無匪蹤，地方安寧，官維持理，本軍追剿部隊，刻已到連土城赤水一帶。

(二)、接渝劉總司令電，敵軍克復高源後，齊日克復巴中，佳日克復通江，刻正向南江進攻，除南江外，川北

境內，已無匪蹤。

三、又劉總司令其來電，謂崇朱毛股匪，全出川境，免頭已與牛得，尾踪尚在賈水河，企圖由賈水渡橫江，到令劉應郭三旅向牛街鎮派兵沙關阻進，其旅自筠連向鹽津急進，特聞。

對軍務總指揮謝材表電

一、共匪自渡竄川南後，我軍即將渡水截水各關收復，現進行剿辦各縣善後事宜。

二、朱毛主力，此次向川南岸謀要進發，均爲川軍郭師所擊，匪不得逞，遂轉而謀竄，竄境陵江，於儘日被匪攻陷，威信頓挫，均於灰滅兩日，相繼失守，有趨彝大關入永善出雲波形勢，滇省軍總司令志丹，已派一師兩旅，開赴截堵，諒不日可將威鎮兩縣收復，此間昨聞龍總司令飭第一、三、七旅，開赴黔西入畢節截堵，共匪主力仍由川南渡東，特聞。

二月十五日 共匪滋擾敘閣以南，古蘭會氏全族，悲壯犧牲，劉總司令派與參謀團會派吳專員傳心赴赤水宣慰侯之組部，對軍何副總指揮知重報告追剿經過。

西南政委蕭勝成氏，在貴州揭發中樞命令西南兩軍回追剿軍。

內匪應而
衆族無性
云只有古
蘭會氏

對軍務總指揮謝材表電

一、軍部元日到赤水，感於軍食困難，曾在此稍住脫食，候上憲籌有辦法，即繼續進剿。

二、戰區分兩部進剿，一剿川南六屬，一剿滇之鎮雄邊，川軍已與永寧開。

三、吳專安（即吳傳心）奉川劉及參謀團派到赤水，負特派員名義，宣慰侯部。

古蘭通訊

朱毛殘匪二處竄古蘭時，於二月十日，全部又由南六回竄，自蘭西之水關長驅而入，旬日之間，竄陷數十鄉鎮，城區中幸有中央大軍，閉門而守，匪不敢逼近，此外被陷之地，燒殺蹂躪，有倍於前，轉南與莊會姓，百族也，聚而居，集衆及壯丁百餘人，起而固守，感因初次遭難未逞，且負傷亡道重，此次回寇時，對於會姓，特用優禮，圍攻，經三日，卒陷其城，守城之丁，概被殺戮，廣慶千間慘付一炬，伏屍疊疊，投置火中，此古蘭人民生命財產損失之甚苦者，給遺者出師，川軍大部圍剿，應始向黔境潰去。

內匪應而
衆族無性
云只有古
蘭會氏

黔軍何副總指揮知重在水師

自赤匪決計突圍西竄，首先衝克入黔，由黎平而後餘思石，而川湘邊境。本已因負浙貴西防，沒有得着出來，此次朱毛傾巢而來，情勢尤為嚴重，在此緊急關頭，本已同時又負有湘黔邊境剿匪任務，事前因本省內地問題，不能兼顧平防，黔匪之來，未能出力，自己已覺不安，此番當着己的責任，為國家，為地方，為任務，當斷非救命前線不可，所以請總軍下，於十月十日，由安順督省，十五日即趕到重安江，當本已受命之始，即朱毛陷重安之時，當時本省軍隊，各路佈防，部隊尚未集中，而自己適當匪之先頭以朱毛匪衆的強悍，亦湘鄂兩軍之重軍包圍下，尚且突圍而出，自知他的的極難，所以只有抱定有我無匪的決心。即如神機，而匪在黎平圍與我周旋，創河城邊與我對峙，龜索與我未離舒圍，均有激戰，雙方傷亡，合計不下千餘，不過在貴州區作戰，軍事事實，對地方，對鄰省，均少宣傳工夫，自己本野委員實事求是的精神，祇知照責任去努力，兼以黔中交通不便，消息傳播更屬難滯，當匪在創河盤旋數日，猛攻鎮遠施秉，同時主力又攻我黃平，在黃平與我杜族以兩個特製夜敵，開槍對射，匪我傷亡在千人以上，但匪衆之犧牲精神，實值得我武裝同志借鏡，本軍奉命防剿，因取防務，自然要分佈鎮山至平越一線，於是祇好放棄黃平，以待中央軍及湘友軍之尾追，而收夾擊之效，然匪不惟犧牲，力爭黃平，其意也在奪取主要交通線，并向黔州餘慶慶安方面出竄，其初似欲奪取黃路要道，當時本軍一面會同貴州政治中心，一面沿清水江截堵，烏江方面，原由綏遠軍長担負，若匪向西推進，我們則沿清水江截擊，若匪渡過烏江，我們即佔領烏江老君關一線，與綏遠軍長切實連絡，後得聞匪已渡河，我們兼程趕到息烽修文時，烏江已被匪封鎖，不能由盤龍站方面截渡，又以息烽修文給養困難，而匪已竄陷滋義，當然要急於恢復，本已與綏遠指揮，率柏師李旅杜旅陳副師各部，由六廣過河，於元月十六日抵盤龍驛刀紀水，同時攻擊盤龍驛，出匪之不意，企平潰散，而鴨溪方面，同時亦由李旅章旅佔領，匪部四方受敵，未明本軍兵力，遂放棄盤龍驛，當其退出滋義時，就設空城誘我，匪主力萬餘，先埋伏於城外鴨溪灘，欲制我措手不及，事前因旱料到此，乃龍柏師以一部由右翼先襲洗馬灘一線以斷匪之退路，不料正被匪之埋伏，匪計不逞，始撤回以自刀紀水以至克西滋義，雙方傷亡已在三千以上，十九日晚，柏師佔領滋義，本已二十日野戰，猶指揮三十日趕進，是時，民無家室，兵有餓色，暫停喘息三日後，即馳率飢軍，進攻桐梓，率將士用命，雖困猶興，遂以桐梓克復，入以後，地方及紳民尚未歸來，城縣籌備問題，在在

本來分鎮
新結果
封鎖

更無稍損
其有凱色

又延數日，共匪實在前面，糧食搜掠殆盡，已成緊要迫野，而此道山徑崎嶇，如無善機，則寸步難展，險到此處，本已深覺慚愧，貴州素稱瘠瘠，而破壤之後，經濟尤屬困難，此次不得與友軍會剿匪於土城，甚為一件抱憾的事。

當由桐梓出發，爲省食米而購行軍之便利，乃對所部約七、八團兵力分爲三路行進，魏副師長金榮山要于顯出吼，本已指出高橋出二師，李師旅由李子關二師沿途搜剿散匪，稍延時日，是以未能與友軍會剿，此種遲滯原因，在事實上，是無法避免的，本來到達東寧後，既已向川南急進，理應即尾急追，不分畛域，匪滅爲止，可是出省迫剿，第一難就非有充分準備不可，譬如在本省境內，還可以向民衆籌款救濟，但在另一行政區，他們沒有得助自己行政長官的命令，當然不肯代爲設法了，而東寧與土城，均非產米之區，況經設法洗劫及各軍通過後，附近數十里內，糧食升斗難存，本軍此次迫剿沿途上，最初始而吃粥，後來甚至無米爲炊，不得已令魏副師暫駐歸水就食，本部則移土城待命，因侯副師長率部到赤水集中，有會商防剿之必要，乃初到土城，就隨着一些閑話，本來會見侯副師長後，已經可以不到赤水來可是有了這番，我非來此一會，不足以釋羣疑，本已是軍人，軍人天職，是保國衛民，現在對國家對民衆，都脫不上盡到責任，已經消滅了，何以呢，貴州軍人，能努力剿匪，匪就不會到貴州，民衆也不會受痛苦，同時中國軍人，能個個努力，根本就不會有匪，所以今後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社會安定，要社會安定，先應由軍人覺悟與努力，此外一切不知道，本已在軍隊二十餘年，一言一動，決不欺人，對於鉅心門角的事，素來未嘗諷教，自己不懂，就懂，也不屑做，因爲我們國家危如累卵，我們的地方，已經廢墟不堪，到這地步，時時心協力，精誠團結，救危救國之不敢，還忍心再思及其他嗎。

侯之祖自被參謀軍拘留之後，其部隊中央軍欲得之歸中央軍，川軍亦欲得之歸川軍，當其時何知重軍部迫匪歸土城，而歸軍傳出，謂何將解決侯部，何將佔領赤水，有人四散說言，固意中傷，且欲反間，使對軍自相猜忌，殊何知重軍一切話實於度外，而侯部則信以爲真，何爲解其疑團起見，舉躬赴赤水，向侯部下，將上述大意對衆說明，侯部始會放心，但結果被中央軍派沈久成承乏，率部前去，侯氏私人實力，於此消除。

重慶委員佛成本日在南州發表談話

略謂南京電請粵桂撤換討兵，聞來電者雖爲甯府之軍政部，但當經軍事委員會之同意，其理由。

「江西共匪自四省平定後，沿邊各地方軍隊裁撤，損失甚重，現在已深入鄂北川南，所佔者，僅三萬餘人，槍枝不過二萬，然已疲乏極點，不難殲滅，有中央及川湘黔三省軍隊進剿，以足，毋需另舉特別遠征」，等語。

其用意何在，殊不可解，夫當剿匪與國之初，殺戮都省，早已佈滿中央軍隊，未聞特別遠征，更無特別遠征，其用意何在，而特，而特，假使當日無粵桂軍進剿，予以重創，則其進剿於鄂北，當不止口頭現在，然自匪黨在鄂北被擊潰後，遂現在行抵川南黔北，當軍進剿，始終未見特別遠征，其意將如何，與粵桂軍進剿者，仍屬不少，萬一任其入川，則與川匪會合，其勢頗大，中及東亞，誠有不堪言者，西南為挽救國家民族及維持東亞安甯計，乃不惜遠征，毅然出師追剿，則中央不特未予協助，反而命令撤兵。

其命令撤兵共匪無幾，非獨一粵軍進剿為事實，然據中央軍當局宣稱，閩贛共匪，已經肅清矣，對粵共匪亦已抵川南矣，何以蔣氏尚屯重兵於閩贛對剿，則非（1）阻止西南出兵，迫其共匪，為別有作用。（2）屯重兵於已無共匪之地，而非虛費財力，其難解之。

以上所舉，皆總在目前之事實，社會人士，無不極力反對，與蔣氏者，西南實欲其主戰計，決定投對部隊，仍囑續出發中，以待後命。

合作，則共，外交，三者，有連帶關係，今當當局，既令粵桂兩軍追剿部隊。是即合作效力則共已談不到，而於外交方面，雙方始終未稍變更其降敵政策，最近外間所傳，中日德三方之種種親善，雖令我不安，然觀其現所作所為，無一不以虛偽敷衍，一言蔽之，為無誠意合作以共赴國難，現在王寵惠先生，業已決定去國，是否由李石曾先生繼續辭職，未得而知，但我人以其合作，首當出於誠意，否則無論誰人等，亦無辦法。

此外尚有一事足為社會者，即人言言方對外方針，除汪精衛等始終醉心於降敵外，蔣介石先生最近擬定所謂外交新略，此路綫即為聯俄，對中國共匪，亦有相當妥協，此亦雖未證實，但空談來風，未必無因，且據蔣氏對對匪軍事遲遲不進，現在其決心迫則共匪之專往都察院，足令我不信外間所傳為純粹事實也。

總之在目前則共與外交兩方面，皆證明中國確到了極度危殆時期，較九一八一二八時代，有過之無不及，我人最後應向蔣介石汪精衛諸先生進言，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迄今四易寒暑矣，所過時間，不長不久，蔣汪諸先生所作所為，亦不為不多，然已絕對證明其毫無挽救國家危亡之辦法，不特無挽救辦法，而反謀敵為友，斷送國家

民族之生命，在國內則期於合作統一，在國外則期於世界不安，以一二人之富貴，而犧牲大患，何不急流勇退，以體實能，如是則在蔣汪兩先生，可以保存其過去之歷史，在國內可以維持民族之生存，在公在私，均屬得計，故蔣汪兩氏之存亡一變之今日，我人若欲維持兩先生，有以自適，以自愛愛國，則舉。

蔣汪兩氏以黨國要人，雖則黨國要人，自然比較局外者，深切明著，外交與合作，茲姑無論，而則區一層，中央軍制不能割又不割，又不願人割，又怕人割，且又以割則自命，然則因割則以離，斷與國家分裂，斷與民族之生機，故最速者自退，則者自割，寧者自割，則仍為國。千秋後世，自有公論。獨情其中有若干帶，然從得而公布之以為左證耳。

二月十六日 朱毛四軍，再陷古田。

粵委員長由姑嶺退南昌。

則北方面，徐向前前進集長池。

川軍劉湘司令湘駐中電

南軍之困，近感我軍壓迫，有回軍固之稿，水馬之營盤山，近日發現匪二千餘，實沿一帶，亦到羅大，分攻各地各河，現今糧放不分星夜，回援敵水，向饒兒山姑嶺前進。竟爾敢舉，郭師率部應兩族，向固進攻，竟爾主力攻擊，范族駐武附近，稍後軍糧水孔四牛河，到其洲族，負責扼守寶水河牛河雙津兩點，并電請薛總指揮，飭駐古田部隊，出擊，雷師一帶防務，亦令移軍兩族，嚴密佈防。

中央軍薛總指揮岳統亥參議電

頃接馮代總指揮來電稱，匪先頭部隊，約數百人，寒未封白馬河與陸場西南十五里之白沙河，南六里河屯鄉二帶，則正向古田急進中，古田附近陣地，雖已配備完全，俟其到達，計敵勢五里之三道河，古田南五里一帶地區，即準備出發，彼勇我進，可操勝算，古田民團，已令其向古田西南十里與陸場防堵等語，特聞。

昆明十六日專電

前方消息，竄感信鎮之困，連數各村寨，異常零落，第三縱隊各旅，已與匪接接近，正分途偵緝中，日內即有戰事，預料殘匪，目前能勢，咸望川境，亦未可知，鎮現由我軍駐守，匪散匪感信則。

昆明同日專電

匪初重圍我，繼因我軍在威信之間，與之相持，留攻嚴迫，無法通過，乃向德合方面移動，我安旅已於十四日晨夜跟蹤追剿，其他各部，亦已勒令前進，似此匪欲渡過漢境，勢所不能。

雲南十六日專電

一、匪竄滇境企圖由永善經江設法渡江，現全部被困於通東，第二路軍各縱隊已與川軍取得切實聯絡，匪在四面包圍中。

二、敵我軍圍追有向金沙河逃竄模樣，我軍跟蹤追擊，務使殲滅淨盡，以竟全功，龍總司令已嚴電水段兩縣長將境內所轄船隻，一律封鎖，使匪不得渡江。

三、接川劉來電，匪徒飢餓疲勞，沿途倒斃甚多，戰鬥力極弱，龍於十四日已電各旅乘其不遑喘息之際，即予痛剿。

二月十七日 共匪主力，徘徊於甯川述武海壩溝黃泥嘴，分水嶺匪約五千，麻德堡匪約十餘。

川軍指揮文華報告

田旅開 昨特命，潘旅由洛高向豬兒關截剿，劉旅開洛安防匪四竄，連夜開赴武海壩，郭指揮由甯河口向豬兒關方面進擊，康旅由黃泥嘴向后山堡方向追擊。

滇軍孫主任渡呈龍德電

軍息，昆明龍司令龍鈞鑒，某密，查鈞水屬黃泥嘴樹坪一帶，有上共約計六七百人，不時出沒滋擾，該地與滇邊運界，誠恐竄入彝良方面，無他顧慮，擬懇請李國匪駐紮威，預防賊匪。

滇軍孫司令官渡登龍旅旅長電

急，龍旅長于五兄，某密，本部及滇屬今晚宿木黑，五旅旅部及後團宿馬格壩，巧日仍繼續向大河沿線合圍追剿，因據安旅報告，扎西方面，已無匪蹤，大部似向水寧方面逃竄，則正向雲合境追擊中等時，希速率部回扎西將剿，與安旅聯絡，勿再遲留為盼。

滇軍孫司令官渡登安旅旅長電

雲南兄鑒，某密，本日宿營木黑，聞兄已向雲合境追擊前進，渡龍明（十八）日由此地出發，率同五旅與大

予向雙合嶺前進，七族亦令山雨河經扎西向雙合嶺前進，一見在前方情況，比較明確，雙峰時飛奔前進。

朱毛股匪
宣川府中
央大軍轉
黔北

二月十八日 共匪一股由黃泥壩分水嶺。另一股由雲盤山經麻柳堡馬蹄灘南去，又經雙合嶺回竄之匪，配銀水，中央軍周縱隊司令派元，率隨部師到縣節。

中央軍薛總指揮部電

(甲)朱毛等匪，魚貫而進，在古宋興文南溪之大通五村建武一帶，被我川軍郭恩瀾池等旅痛擊，其勢都於昨日分經長官司及洛川寶王嶺三岔河各地，匪徒夾擊日軍阻抗之威信，保雄，平河關黃水河，扎西，四德場。大灣一帶，現仍在該處阻留竄擾中。

(乙)三軍團彭德懷部，約三四千人，於文元等日，自威屏回寶銀永屬之海坪營盤山，寒午臨古龍廟之白沙麻線堡，寒未其先頭部隊到達白馬河河邊附近，現與我追剿第一旅陳龍慶部，及古龍民團在三道水與隆場等處對峙中。

共匪西竄
行劫匪首
化裝逃遁
將軍何不
二號擒之

(丙)宣威威鎮牛街間地區之共匪主力，被我川滇等軍截擊，所竄無出，飢疲不堪，隨處劫掠，已成流寇，匪首朱毛，有化裝逃走說，特聞，薛總指揮部午食參印。

滇軍孫司令官渡致劉湘賀國光巧西電

軍急，重慶黨主席賈主任鈞鑒，密(一)前宣威信鎮雄之匪，經本軍由畢師移師分頭截擊，已由分水嶺田家寨勢向敘永方面回竄，(二)本軍追擊該匪，先頭已達分水嶺，其餘亦正由威信石坎千分頭急進追剿，第三縱隊司令孫渡巧西印。

孫司令官渡致趙旅巧申電

據報赤匪已由雙合嶺分水嶺，向敘永潰竄，我安旅向此匪跟進中，本部及五旅連明(十九)日由大灣子出發，經石坎子先以一部趕至雙合嶺宿營，希即取捷徑向雙合嶺追進。現據電本路軍二四縱隊已漸向該匪逼近，合匪之勢已成，遲恐不及，再以後發飭所部電台，務須每晚架設，俾得始消息為要。

孫司令官渡又(安)安旅巧電

本日據報兄部已在分水嶺附近與匪接觸等語，除令各該部速向雙合場前進，及電周旋隊經母家大山趨向水磨寨前進，爲兄部協同進剿外，現亦匪既有回竄水磨寨勢，我二四各縱隊復分頭向匪逼近，其匪竄範圍，逐日收縮，期必滅之期，當在不遠，惟該匪既以勢力盛，必思殲力突圍，自在意中，兄部如與匪逼近，希擇要樹柵工事，死守，井多設障礙，阻絕交通，以爲抵禦，俟各方部隊到達，再行協同進剿，勿稍疏虞，以免爲匪所誘，彭澤全軍，是爲至要，再本部及眷族本晚宿大灣子，明日推進至雙合場石坎子一帶，該族本晚宿班鳩溝附近，明日令取提經匯至雙合場前，迭送兄部函件，想因逐日移動，多未收接，附聞。

川軍游總指揮文肅電令

二、綜合情報，匪雖竄至古蘭東南小水場，白沙場，鶴龍山，鐵廠一帶，地區，育竄於北橋樓，漢軍安族已到，連麻練營，我游旅今午可到古蘭。

二、四聯合游對各友軍會剿於赤水河以西一帶地區。

三、郭指指揮家（消）清匪三族，聯合友軍負圍剿匪之責。

四、陳指指揮家（如駿）總剿三族防匪西竄，劉族相機推進至王楊賢水河等地，其族推進至高場變津附近，連則仍駐鐵廠。

五、范指揮率所部駐金鷄池策應，並防匪回竄此令。

滇軍孫司令官渡口述。（續）

二月十九日 滇決心前進經黃泥溝搜剿匪，以爲後顧，匪頭聞風即逃遁川境，旋探悉朱毛主力，已向二場方面東竄，一部約八九千人，尚在古蘭附近，與我川友軍激戰中，我周縱隊及安族，均隨後跟追，兵力已自是用，於是決心以主力取捷徑兩河口於永天池金蘭向仁順赤水縣境進發，不意行抵敘永，人民拒用貨幣，給與無法採辦，乃改經由馬蹄灘小河赤水河分向鳳兒井前進，防匪回頭竄，此第一次堵剿匪之概況也。

孫司令官渡口述。

事息，昆明總司令龍鈞鏘，技巧等電均奉悉，查（一）安族迫匪已進入川境，各縣匪衆尤夥，據日亦可據川

據，(二)各旅既相繼入川，而尤機處尚未趕到，應速電劉主席，轉飭川南韓水古蘭各縣等，對於漢南，應即嚴密行使，俟兌現處到達，再行兌換，並代沿途準備糧秣，以應發生困難。(三)赤匪經過區域，掃掠一空，幸未大肆燒殺，其攜帶武器，輕便騎槍約佔十分之一，平槍佔半數，交通器俱備，亦屬完備，惟徒手兵甚多，且大多數疲憊之狀，內尚有俄人七八名，隨軍工作，餘糧甚多，渡略四。

據漢軍因漢南在川不能行使，已感發出會剿之困難，而對軍並對常而無之，傳聞川境，其困難更甚百倍，何知重前商報告給養困乏，以滋軍電報證之，可見實在，再按川漢南軍報告與命令，只稱川漢南友軍，而未及中央軍，其工作與否，可想而知，惟周旋隊在古蘭發花一戰後，未聞與匪交綏，即傳報節，故各軍未得與之連絡。

貴州省政府王主席家烈給西電

頃接貴府劉司令巧電，據受特派員傳心諒西電稱，據報西軍發山之匪約三千餘，銑赴向麻經嶺白沙洞馬蹄灘等處竄去，當經營盤山時，會星夜趕進步槍手彈，現有少數部隊，在離營盤山十里一碗水半邊山一帶，又據近聞縣長後，稱，關地東南兩區，亦有匪一部，是否屬赤水土城，尚不明瞭，佔其人數在一萬以上等語，除飭敵部萬潘各旅，自欽永方兩剿外，請飭對北各部，注意截擊等語，除電復外，隨即加注意防範，勿使竄延為要。

按綜合前各報所述，此為共匪西竄中一大轉變，查共匪竄某省區域，只有該省軍團與之作殊死戰，拚命撲殺，如匪到粵北，則只有粵軍，到湖南，則只有湘軍，到桂北，則只有桂軍，到貴州，則只有黔軍，到川南，則只有川軍，到滇東，則只有滇軍，其餘尾隨匪後，或袖手旁觀，作長途之旅行而已，共匪到川南滇東，原有兩個目的，其一，即中央決議在川南黔北重慶新區，將瑞金政權，移遷於此，共匪之所以往往復復者，乃在實地勘察地形，可能容納與供給如何，其二，如其前項計劃不能實現，則步步進逼，越江，越江，以企西出關，雖有抵抗之阻，但知緩江急流，萬難抵禦，而給養早經封鎖，所有綏江，後有綏江，前後皆成背水，並且山高食少，輾轉進退，均不隨心，因此忽進忽退，一舉一退，使國軍摩拳擦掌，提不勝其企圖之所在，按中央軍蔣主席電示，據明派元副電西軍已到白沙洞，刻正向古蘭急進，雖已配備完全，俟其到達古蘭南五里一帶地區，即準備出戰，彼勢我逸，可操勝算，此等電報，措詞何等冠冕堂皇，實內掩之，真不敢出聲耳，請問諸路任務，在追剿與守乎，或駐守城鎮乎，不用都處轉匪來攻，則匪亦外人與中央軍，這則不利，各省軍則不利，有矣夫，貴州以貴府之責，何如重軍備兵之長，是則匪之害，甚至為食不飽

國在警
山經送子
調足更實
力卒處

入口者，則前與匪相持，幸未發生意外事變，亦是難於人之不易區化也，對軍無給養，不難隨地追捕，軍有軍需，亦不能隨地追捕，中央軍富有通國行使之國幣生計，大可四方活動，各屬神速，無如其抱持則來報陷，其去報克之宗旨，抑或饒幸中投何妙訣，則非吾人所敢預揣，但據各方電報，共匪此時的確陷於絕境，到了末路，第一糧食缺乏，匪徒飢餓不堪，倒地即死，第二彈藥缺乏，在營寨山頂時經捷，第三川滇黔三省之生力軍，向之包圍，第四長江，縱江，橫江，赤水，綏水，烏江，上下縱橫，處處障礙，倘我軍事最高當局，如抱定有義無懼決心，利用川滇黔三省軍隊攻之於前，抽調閬中少數軍隊於後，共匪朱毛，雖有悍氣，也難飛渡，李化龍平楊之功，或可重見於今日，惟如中樞計不出此，更令各軍不得擅自進退，雖非自縛而與人門，亦恐遺患於後，新委員佛成汪亦發表談話，謂樞府探察外交路綫，必能乘風，不致無因，是是非非，留待它年談論。

共匪西竄記

第十編 匪竄川黔邊區受創之經過

總論

溯自近百年來兵燹之禍，各有不同，例如嘉慶初之數匪，專掠地而不攻城，咸豐間之太平軍，專攻城而不掠地，然今日之宋毛匪共，攻城掠地，兼而用之，第觀國軍之部署如何耳，國軍本未有可乘之機，縱而不剿，徘徊歧路，躊躇不前，俾得匪勢日強，回難撲犯，當其時各軍形勢固非共之行動，可見一斑，滇軍之爲曲線動作，川軍之爲太極圖形，對軍則謂之爲磨盤戰術，統而言之，匪陷於絕境，皆不能逃出長江橫江赤水烏江之範圍，在此天堽封鎖線間，連環竄來竄去，有如羔羊觸藩，進退維谷，費川兵者，正利用川滇黔三省之生力軍夾擊於前，以湘贛粵桂各軍堵於後，匪未渡河，阻其先鋒，匪既渡河，斷其歸路，藉地形之天險，以優制爲威力，寄人民以耳目，鼓將士之雄心，各路夾攻，齊頭並進，舉世之患，一鼓蕩平，奈之何撥兵柄者，反藉川滇各軍，不轉機自進退，而置屬之中央大軍，與匪形成對立，亦不出戰，於是變成各軍畏首畏尾，各守陣門，自保實力，坐觀成敗，不肯犧牲，使我匪得暫停喘息，從容籌劃，乘其自由，如入無人之境，斷他日之患，則匪成爲虛名，變爲留爲胎禍，失策之大，無以復加焉。

二月十九日 宋毛由古關夾石口太平渡回竄土城，黔軍侯漢佑蓋堵擊之。

黔軍侯漢佑長漢佑略電

頃接顧團長振武電稱，昨古關之匪，已由夾石太平渡一帶竄竄，趁機將寨中糧餉之類，乘虛直攻土城，正渡中，查該部駐土城兵力，僅第五團一團，其爲軍薄。除加派第一二兩團乘機前往堵殺，并商請何師長知重，相機內渡防務外，謹電奉聞，聯候漢佑叩。略。

川軍潘繼祥指揮文華報告

一、郭指率軍（治）潘團三旅向土城方面進擊，二、郭指率軍離開合江防堵，三、連夜回駐錢水，對匪阻

川軍總司令
劉湘
日軍總司令
日軍總司令

離古宋，向大隆開江門待命。

二月二十日 共匪由廣安渡溪繞襲土城之後，一隊直攻廣安，對軍侯旅退守胡市川風坳。

將發員長常川將領，打破防區制，交還政權。

南川行營職員全部移武昌。

對軍侯旅師長廣佑號電

竊在共匪回竄擾土城各情，業經電呈，茲據廣安報稱，昨日匪由廣安渡溪繞襲土城，惟匪軍經至土城後方截斷，激戰終日，傷亡百餘人，嗣因共軍壓迫，暫退胡市川風坳，死守待援，戰昨已派一往增援，本晨復派三八兩團繼續圍進，刻該匪已竄抵廣安，趕築工事，沿途抗拒，除南川師長赴日恢復土城外，謹聞。

川軍總指揮文華電令

一、第一師約三三三人在土城與對軍正激戰中，其勢頗有由二師應援對北之概。

二、郭指揮即率其（治）旅三旅，轉裝急進，專與主力而痛擊之。

三、范旅即遠取捷進，乘機赴台江，劉旅速取捷進，乘機赴江津，田旅速取捷進，乘機赴永扼守，以防匪西竄，第一固定步

四、謝旅即開，歸還舊制，由魏司率領乘機赴古蘭，連旅乘機赴永扼守，以防匪西竄，第一固定步

旅旅仍受師指揮。

五、魏旅駐高橋指揮，蔣旅兩旅分據江福兩要津筠連各點，為防匪西竄，第二固定扼守線，兩旅旅旅，開江門待命。

六、魏旅駐高橋指揮，蔣旅兩旅，仍負舊責任，為防三旅，對匪堅築工事，作永久之用，不

可稍涉忽略，但旅旅應酌派小部隊，潛駐屏宜界上設防。

七、各部出發及進撤情形，報此令，（陳萬仞、郭助卿、范子英、田中毅、章安平、蔣尚模、蔣

二）

二月二十一日 共匪先頭已竄至廣安，有趨涪水之勢，尾隊尚在赤水河古蘭界上一帶，其主體在土城。

第二師 駐紮川黔邊界受創之經過

第三四五

之圖。

商會員吳興長轉赴漢口

許軍侯副團長高佑馬電

頃接侯指揮之羅山前市報告稱，共匪大部，尚駐土城，至鐵嶺之匪，經我王團長率部驅迫，接戰二小時，匪勢不支，已向土城潰退，職部嚴追，駐紮鐵嶺，指揮策應，務期恢復土城，謹聞。

川軍潘維指揮文華電令

二、綜合情況，羅山午陷土城，現在積極籌備工事，又有一部到東皇殿清息，是匪似尚在泰水河古關界上一帶。

二、茲特擬定各該部担任駐守第三團防守線如次。

(1) 由宣賓縣城至雙興司，歸軍旅負責。

(2) 由雙興司至寶豐，歸總司負責，鎮以一團備防雙興司至柑子林之線，以一團駐防柑子林至寶豐之線，其餘一團，同該司令駐寶豐司。

三、各部所任防線工事，務須對岸有通商之虞，積極修築，堅固防禦，以期永久，并須修造必要之交通路綫，此(軍安平、均鑒中)。

滇軍孫司令渡馬中參電

軍事，貴族長子玉兄，其情，來函悉，弟安族迫匪已遠古關屬白沙橋，距本軍主力，相隔遙遠，若不速與連絡，必勢成孤立，為中阻計，兄部以後應速取捷徑，移向雲山方向前進，本部及第五旅，亦擬大向該方面推進，俟其力集結，及與友軍連絡確實，再行進剿，以臻妥善，前方匪情，仍希隨時電報，為盼。

昆明二十一日專電

一、匪由雙台橋水田寨分竄餘水地界，滇境已無匪蹤，該匪一軍團色符號為山東，三軍團為河南，五軍團為湖南，不明，所過之處，搶掠一空，幸米大帥親親，其所帶武器，經以關卡十分之一，平槍十分之五，交通器具，亦少配備，徒手兵甚多，頗現疲憊之狀，尚有俄人數名，隨軍工作。

二、據四縣聯合會電告，謝團副師，十七日到畢節後，繼續向鎮雄前進，萬防山邊險向古關前進。

各代表團

二月二十二日 共匪大股回竄黔陽，向東皇殿溫水急竄，黔軍侯之圖克復土城，中央軍薛路通報國情。川北槍聲仍有犯甘企圖。

黔軍侯副師長漢佑由赤水發電

從增輝之匪於周日克復猿猴，匪與守黃泥灘，發日拂曉，猛力向匪攻擊，匪不支，敗退，於午後五時克復土城，匪向東皇殿退竄。

黔軍周參謀曰率自東皇殿電

刻匪回竄，巧日前已達土城附近，向東皇殿急竄，被川滇友軍尾追，我軍在東皇殿土城一帶截擊，沿途掃蕩不，刻正激戰中，若友軍同心圍剿，此股不難殲滅也，率叩東皇殿。

中央軍薛總指揮岳本部參謀處通報（二月二十三日）

（甲）接謝鴻麟號已電，匪先頭部皓日已到土城附近，并與我軍侯漢佑接觸，其主力仍向土城追竄中。

（乙）接周渾元號未電

一、共匪每連約六七十人，槍四五十枝，彈每枝至多三十發。

二、匪沿途逃亡不斷，感信協敗後，逃亡尤多，雖有追民衆，然加入甚少。

三、民衆恨匪刻骨，沿途截擊，匪勢窮蹙，殲滅在即。

（丙）接萬耀煌號電。

一、匪約數千人，皓日已達二郎灘太平渡等處，並在太平渡架設浮橋，馬柔坪亦發現匪蹤。

二、茅台村對岸之石寶寨鎮甯山鐵廠等處，仍有匪盤踞，惟數目不詳。

三、匪似有由二郎灘太平渡北竄之企圖。

（丁）接羅通號電。

一、匪主力約萬餘人，皓日尚在大村魚洞溪李家寨一帶地區之左側，約數千人，已向赤水前進，黔軍在猿猴一帶截擊。

二、二郎灘太平渡之間，匪架有浮橋三處。

又接漢佑號電

一、匪先頭部隊三千餘，就自二郎灘太平渡分兩路，一經仙人角，一經開覺溪，陷土城，我一二三八各團，在該處一帶防剿中。

二、匪主力已進至二郎灘太平渡附近

綜合上述情報判斷。

(一) 匪確有分經二郎灘太平渡竄擾黔北地區之企圖。

(二) 匪西竄目的，不遠，似有回竄黔北，東與舊賀股匪謀取連綿之趨勢。

川軍劉總司令湘致官州良渡電

南岸朱毛殘匪，一部約萬人，自圖竄擾不逞，復趨黔省土城，連日經我部圍剿，有東竄烏江之勢，又據潛匿馬午電稱，匪部強編游民土匪補充，經夾石太平渡大村鎮二郎灘竄黔境，我唐團進達太平渡，即與匪大部遭遇，奮勇攻擊，激戰數小時，殲斃百餘，獲步槍百餘枝，匪爭渡橋折，淹斃甚衆，未渡之匪，完全潰散，我亦傷亡官兵數十名，正肅清中。

川軍潘總指揮文華報告

二十二日，我潘旅追擊至太平渡附近，與匪之後衛接觸，我官兵奮勇攻擊前進，激戰數小時，匪傷亡百餘名，爭渡橋斷浮橋，溺斃者無數，并俘虜二百餘名，悉獲步槍百餘枝，匪即退向對岸，與我隔河相持中。

滇軍孫司令官渡致龍旅長鑒西電

頃奉總司令龍馬電開，共匪約八九千人，其先頭號日已抵土城，正與黔軍激戰中，仰速催所部兼程尾追爲要等因，該旅應於晨日晨，即兼程趕向土城方面前進，速與安旅確取連絡，本部及魯旅決捷日到兩河口，仍繼續在七旅後跟進，前方無論有無匪情，應逐日與前後部隊通訊一次，以期連絡確實，爲盼。

赤水二十二日專電

軍息，自土城失陷後，川軍即凱田冠五旅，由合江進駐赤水，范子英由五通場、龍洞場、二里場、開抵合江，南歸水方面防堵，古閣及赤水屬之天星橋方面，有川軍劉兆發、潘汝必、陽澤等旅，向土城進逼，茅台二郎灘方面

之中央軍及我省軍，亦同時向土城壓迫。

又電

貴州全省剿匪總指揮何知重，原駐川風均，探聞匪竄回溫水，即率部由旺龍場趕赴前線，督師被剿。

又電

吳厚安提
乾勝平很
有罪

劉總司令特派前貴州第五師師長吳厚安，蒞赤水宣慰侯部，並協助川軍進剿，全費一切，自匪竄抵土城時，吳特派員即分電各方，請調兵增援，又以赤水糧食異常缺乏，電請上峯飭沿江開放米禁，并令合江吳縣長，飭運大批糧食接濟，赤水軍民，賴以不肌，當赤匪進逼時，吳諭隨員，力持鎮靜，照常辦公，若與城共存亡，殆匪去，人咸謂吳氏有胆識云。

二月二十三日 共匪回竄羅仁桐關交界之花秋壩，向高橋急進，滇軍安祿尾追至鎮龍山石寶寨，川人担用滇幣，孫渡請黔省代籌糧秣。

川軍潘總指揮文華報告

匪大部現在溫水良村三木丫附近，有東竄之勢，我郭指揮率袁（治）潘（三）旅向東皇殿追擊，邊旅防守敘永洛窩，本日范田兩旅，兼程開渝。

滇軍孫司令官渡梗成電

不曰王主
席而曰王
和武何等
輕視此不
受善言之
結果應故
如此

現赤匪已由仁懷赤水方面分竄，職擬速迭令，跟蹤急追，惟到達川境，不惟糧秣毫無，人民對於滇幣，復拒絕不用，川軍亦云未奉到劉總司令令，以致給養甚感困難，刻決由敘永經天地兩河口向黔境赤水方面前進，（安旅由古藺方面前進，已達鎮龍山石寶寨），飭速電王紹武，對於籌備糧秣及行使滇幣，迅予核飭所過區鄉，竭力贊助，後再續呈。

孫司令渡致貴州王主席梗參電

軍息，王主席紹武兄助鑒，每電奉悉，綴密，赤匪既向土城二郎灘一帶回竄，敝軍為協同各友軍速達聚殲之目的起見，除安旅已達鎮龍山石寶寨附近，仍跟蹤尾追外，其餘各旅，決散自兼程經敘永屬雙橋子天地兩河口向仁懷赤水前進，請速飭各該縣，預行代備糧秣，並通用滇幣，以利軍行，至沿途行使紙幣，當於短期間，設法收回，決

第十編 匪竄川黔邊區受創之經過

三四九

不失信於民衆，青軍各部，現在位置，及將來行動，並乞隨時電示，以便連絡，協同兜剿爲荷。

二月二十四日 余漢謀飭屬防範南葉匪劍英西竄。

共匪大股由大場良村向吼灘急竄，朱紹良、楊虎臣就剿匪軍第三路軍總司令職。

川軍郭錫
兩部交還

川省主席劉湘，電呈國府轉楊森部備候交還政柄。

何應司令健，呈報湘鄂贛匪清。

川軍總指揮文華報告

一、匪由大場良村向吼灘急竄。

二、匪經溫水者約三千餘人，南岸縣匪總指揮部，移駐溫水。

西安二十五日專電

蔣委員長以徐向前股匪，久踞川北，亟應迅速予剿滅，以除大患，故將贛國游皖等省殘匪肅清，集中大軍，向川省推進，一致圍剿，爲統一指揮便利督導計，特命蘭州綏署朱主任爲剿匪軍第三路軍總司令，西安綏署楊主任爲副司令，兼三路第一縱隊司令官，并規定總司令不在前敵時，副總司令得代行總司令職權，統率令於二十四日，在西安就職，除電呈中央國府林主席，軍委會蔣委員長，行政院，北平軍分會，武昌剿匪總部外，並通電各院部會，各綏靖主任，各省市政府，及全國各部隊遵照。

四川劉省主席湘，請獎郭錫呈國府電

劉湘
郭錫

據鄧總指揮錫侯元電稱，川中防區惡劇，紛擾連年，目擊艱危，實深悚懼，今幸省府繼令組設。大抵賊匪，饒勇將屬區民財事務，奉歸省府，並將本部前設之政務委員會，立即撤銷，用明權限，而符統一。

又據楊總指揮森電稱，川亂頻仍，皆因防區懸制有以趨之，鈞座秉承中樞，成立省府，軍民分治，分屬軍人，向遜治紀，願將屬區民財各政，尅日交出，即派員接收等語。

查川省時形之防區制，久爲世風所詬病，下增人民塗炭之苦，上勞極府府吁之嘆，該總指揮等，備念時艱，服從政令，將見調撥之局，漸趨澄清，似宜彰示忠貞，用維正義，除由湘復電慰勉外，可否特令褒嘉之處，佇候鈞裁。

連剿軍何總司令健呈蔣總統請獎

葉匪創死
因不得志
在朱毛西
黨中素此

黨匪委員長，密。據報係二十四師一部，人六七百，槍四百餘，僞獨立第五團，人五六百，槍三百餘，經由湖南進擾汝城之東鄉汝溪南河一帶，竄偽游擊隊，槍千餘枝，人倍之，已過上游，有聯合葉匪劉亞，人萬餘，以鄂西竄湘邊之企圖，楊賴匪，亦在湘贛邊境，時圖活動，又徐匪亞剛全部，人槍約三千，日前由通城來犯平江，朱恩，竄黃金洞，即日（二月十五日）向東門市進擾，與我守兵接觸，各戰路各部隊，刻正圍剿，及扼守烏江東岸，防堵朱毛，對於湘鄂邊境，平瀏假收茶歸桂汝一帶防務，未敢忽視，除嚴令衡陽段區司令，平江縣旅旅南驛，督率所部及地方保安隊，分別負責防堵清剿外，清委座令陳（懋承）譚（道源）余（漢謀）各級諸軍司令，勿分畛域，協同我軍，併力痛剿徐楊各匪為荷，謹電呈聞。

附南昌通訊，贛匪主力，自朱毛率衆他竄後，其餘留贛南股匪，由葉匪劉英統率，有葉匪劉英，久踞贛邊境，現在匪區，頗為失意，蓋葉之資格，遠在朱毛彭之上，因此朱毛彭對葉極嫉妬，葉在瑞金兩年，始得任偽紅軍學校校長，該校在名義上，雖係偽軍之最高訓練機關，但因匪軍無事人材，乃以葉任校長，正所以辱之也，但葉經此波折，對朱毛養成一種恐懼心理，向來奉命唯謹，而不敢違，積至四年，葉之學生，多任軍中下級幹部，葉在匪軍中之地位，又將恢復，朱毛乃調彼率偽學生軍守筠門嶺，表面予以重任，陰實置之死地，筠門失守，葉以失機，不為回巢，伏處粵閩邊半年，過其土匪生活，朱毛出竄，葉乃重返匪區，以葉在匪區之待遇，固應有優渥投誠之可飽，但葉生性畏首畏尾，自以為廣州暴動首腦，決難再見於父老，且在朱毛淫威之下，多年恐怖心，養成甚深，即對於左右親信，亦恐保朱毛之密探，不敢乘暗投明，現葉在粵部會昌間，有衆千餘，因葉曾任偽紅軍校長，流散匪黨，皆歸之，現粵軍李振球師進攻，已逃入深山。

粵川軍郭紹儀，其綽號為水晶猴子，蓋其頭腦比較一般川人滑溜，靈敏活潑，善於隨機應變，四川原為無政府，而有防區之省份，其東南地區歸劉湘，西北則歸鄧錫侯（田頌堯）劉（文輝）三人共管，自安川之役，劉文輝雖乃姓劉湘，打退西康之後，其地盤則歸之於鄧錫侯，其軍隊駐在之防區，屬誰，則一切行財各政，悉歸之於誰，此次劉湘東下，要求三事，均達目的，組織川政府一也，省政在一月二十日成立之，將委員長會經電令各將領歸還政權，鄧錫侯見機而作，首先響應，交出財兩政，楊森過去駐在成都萬縣，均有建樹，見此光景，亦聞風興起，是時所有防區而歸政於劉湘，惟有田頌堯個人，恐在胡匪，不作響應，仍有懸梗不捨之意，後來大吃劉湘之虧，其被匪盡奪，此為最大。

國。

二月二十五日 (川剿匪軍向南江移動) 共匪再陷桐梓縣城，黔軍劉國鈞因匪勢圍於紅花園，川軍袁守謙因匪勢圍於桐梓縣城。

黔軍王軍長家烈自遵義有電

家烈有日抵遵義，奉總指揮令，抵桐梓縣城之線，當遵命部署，飭將旅推進酒店丫九盤子堵剿，杜旅由遵義向桐梓前進，應正分路進剿中，殊被匪一部，竄抵溫水、大部山二郎灘經過遵仁桐梓邊界交通不便之花秋過，進竄高橋樂我將旅突出松坎前方，杜旅尚未切實運給之際，於有辰突擾桐梓城，我將旅向松坎推進城中，準備交防之兵，不及兩連，兵力太單，不得已放棄桐城，特與杜旅聯絡，匪遂復陷桐城，並續向板橋方面進竄，午前九時，與我進駐桐城之杜旅第六團接觸，在紅花園雲山附近，雙方激戰至晚，已令十五團馳往增援，惟我將旅因被匪斷松坎附近，制制總指揮及魏副師長各部，亦被隔斷於土城一帶，我第五第八各團，分任清剿，溪澗潭漫退土城之責，遂城只駐第一團全部，担任衛戍，除嚴令杜旅務須維持原陣線外，並飛調五八兩團到遵，即行反攻。但以距離計算須於感日，方可集中完畢，應請總指揮薛飛令各師，兼程到遵增援，以收殲滅之效。

黔軍何副總指揮知重有申電

建國約二萬餘回竄，事先與川南邊防軍，商同分防赤水河，市各就守地，該匪遂逼近川南軍防區之土城二郎灘，先後乘隙渡河，該軍以乘其懸殊，向赤水河方向撤退，匪主力遂向東皇殿一帶集中，取烏道向桐松方所，是時重亦命和魏(金榮)李(成章)周(相魁)各部，由赤水一帶，向匪進擊，時該匪先頭主力，乘我桐松部隊換防交代之際，乘機於晨復陷桐梓，并向板橋進竄，與我軍戰於雲山關，重正率隊馳向桐梓一帶之匪追擊中，惟該匪不能立足於溫桐，向東謀與蕭賀合股，貽害更大耳。

黔軍軍部有參謀電

- (甲) 重慶賀主任敬午電，據貴州回竄，其先頭已抵東皇殿一帶，是否佔領赤水一帶，尚未明瞭。
- (乙) 周代總指揮敬西電，一、據黔軍劉國鈞長葛鳴報稱，匪遂午在鎮龍山將家田與川軍接觸激戰，匪不支向時南方退去，據土民云，匪探問走馬節道路者甚多，二、據毛總紳士派至鎮龍山偵探回報，據日敵龍山有

與國探
實路為
境內出
境內出

與其今日
求人放我
不如當日
出省救人

謝大部，向畢節逃竄，三、據派赴紅廟偵探回報，原有匪約三千餘，向北竄去，午後又新到匪千餘，似換防情形。

(丙)吳龍相探敬成電一。據高太坪偵探報稱，匪於敬辰赴大壩經高太坪，向平壩營移動，至敬申尙陸續不斷，其一部則向牛渡灘移動，二、據梁師長報告，三合樹之匪，敬日起向大壩場移動，三、據梁師長前盛敬成電，據派赴大壩場偵探回報，敬敬等日，竄至大壩場之匪，人槍約三千餘，千彈每枝只有四排，其主力在大壩場約十餘里之高太坪到處搜劫米糧，似圖東竄，惟糧喪已極。

(丁)侯副師長漢作漢成電，據報告匪自馬日山九溪口太平渡河，至敬晨過完，刻大部已到興隆場附近，先頭已抵二郎灘向桐梓行進，其一部則向馬蟻溝東皇殿進竄。

(戊)武昌行營鈇電，湘黔邊區徐彥圖股匪，近由瀏陽縣境內逃竄，竄過經我岳師截擊，現仍向西竄中。

川軍潘總指揮文華告報

二十五日，共郭指揮部派旅追擊至圖書場良村一帶，當與匪爲五軍團接觸，激戰一時許，奪獲步槍十餘枝，俘匪二十餘，匪向官店方面逃竄。

滇軍總司令雲經成參電

第三縱隊司令渡覽，軍密，頃准參謀團主任賀國光敬電開，朱毛殘部回竄，一路由洛川唐朝壩退土城，一路由二郎灘馬蟻溝退東皇殿，總計人數不到萬人，川軍郭潘廖三旅回師，蹣尾追，潘師號日抵太平渡，與匪後衛接觸，現相持中，郭兩旅，亦正向洛川之匪猛攻，田旅馬日到赤水佈防，范旅敬日到合江佈防，周渾元部肅清兩師，徑日到瓢兒井後，繼續前進，以期夾擊，希飭貴部剿匪軍窮追，並與各友軍切取連絡，並請飭古關錢永一帶行使貨幣一節，已電總總司令轉飭照辦矣，等因，合電仰鈇司令鑒辦，并飭屬遵照。

雲南龍主席雲電京請示

此次共匪由川竄入滇境威鎮一帶，未與我正式部隊接觸，僅與地方團隊激戰數次，威鎮黑夷，及鎮雄兩宜營，均被共匪圍攻五晝夜之久，終未攻下，刻滇境及川南之匪，被我軍追逃南竄，又入黔北，我軍當即尾追出境，聞近日已在土城附近，業已接觸，我滇境已無匪蹤，秩序照常。

第十編 匪竄川黔邊區受創之經過

滇軍孫司令渡至安旅電

各軍任務
地處未
穩定不
能謀國
府何事

昨由敵未復函，想已收到，此次本軍入川，因駐紮川軍種種阻撓，遂致難往及滇幣行更，均感困難，復因七城方面，川軍進駐甚多，對於任事地區，又未明白規定，故令各旅進駐摩泥，該旅進駐磨盤山，本部移駐麻線堡，均限二十五日到達，暫行休息等項，一俟鎮雄現金解到，當即乘機進剿，兄旅望暫在馬路灘待命，一面仍盼將前方匪情，隨時偵查呈報，並向各旅確取連絡，餘情續達渡報。

二月二十六日 共匪主力，散歸黔北，黔軍孤力撐持於黑神廟板橋間，追剿軍何總司令健，改爲剿匪軍第一路總司令，報告結束追剿匪情。

追剿軍改
爲第一路
軍

黔軍王軍長家烈進剿電一

宥晨，據杜旅長少華電話稱，當與我抗戰之匪，係偽一軍團，我杜旅率第六團與匪在婁山關附近，激戰已一日夜，傷亡官兵三百餘員名，今晨拂曉，匪復增加兵力，由婁山關至黑神廟附近一帶等地，向我猛攻，關上受敵俯射，不得已逐次向黑神廟附近，佈置第二陣線，我第十五團正由板橋向小箐襲匪之左翼，已與抄包我板橋之匪相觸，板橋附近已聞槍聲，戰況能否進展，尙未可知，又據俘匪供稱，匪部有以全力撲進之企圖，除嚴令杜旅死力支持，捷獲進城集中部隊外，特聞。

黔軍王軍長家烈電二

我杜旅在紅花園黑神廟小箐觀音閣一帶，與匪三師約萬人，於有日晨九時激戰至宵曉，傷亡極重，第六團第十五團共計傷亡官兵六百餘名，因陷匪重圍，以致失利，刻正收容整頓中，現匪先頭已進至板橋南端之觀音閣，盡其企圖，似有撲進之勢，進城兵力太單薄，守亦不易，現固守特援。

黔軍王軍長家烈電三

昨昨跟蹤迫於本日午約七時，在進城北端二十里之董公寺附近，現令第一團第八團嚴陣，矢力抵抗，本軍兵力雖未集中，途被各個擊破，傷亡甚衆，十五團猶未收容完畢，僅以十七連之衆，與匪主力接觸，攻守均爲掣肘，請轉察薛總指揮速令各師，冠日前進增援。

王軍長家烈令何知重夾擊電

萬急，何師長知重，現匪主力在會山小營黑廟附近一帶，與我激戰甚烈，望連率部不吝夜趕赴桐梓雲山關夾擊，以期早日肅清爲要。

黔軍軍部有口通報

(甲)周司令渾元有西電報稱：竄集牛渡灘之匪，先頭有辰已竄竄楠木壩附近，似有向仁懷長壽山進犯之勢。
(乙)吳司令奇偉有成電，一，據別動隊報告，有午竄抵仁懷約三十里小耳溝附近之匪，現已向東移動，據俘獲偽一軍團匪兵稱，此次係由二郎灘大壩壩前來，二，據報有午中村之匪，現已東竄大壩壩，似向觀音寺方面竄去，三，據楠木壩別動隊有西，與匪千餘接觸，現撤回小壩附近。

(丙)李軍長有未電，據報有午匪一部，竄至仁懷以北三十里附近地區，有向仁懷竄竄模樣。
(丁)侯副師長漢佑敬辰電，回竄之匪，梗辰已到仁懷壩壩壩，其主力在火頭岡臨江腰一帶，竄竄溝一帶，尚有匪一部。

又據綏水縣葉縣長梗辰電，一、據土城王團長梗電，頃據探報竄抵東泉殿爲蟻溝之匪，現又向迴龍橋二郎壩回竄，二，判斷匪似有復犯迴龍之企圖。

川軍潘總指揮文華電令

一，匪於漢日先頭到溫水有轉向桐梓竄竄模樣。

我郭指揮敬電稱，匪爲中路黔軍所阻，必重回西竄。

二、茲爲策應後方萬全計，周大隊宜駐江門不動。

達旅守鉅永站底之線。

魏司令以一營守古關城，其餘大部守由站底，經營盤山摩泥至赤水河鎮，以阻匪竄軍連絡，均須堅築工事，嚴密固守。

周司令川游擊土城太平渡二郎灘一帶，作前進部隊，以資掩護，并負責將船隻，須收集我岸。
三、魏周兩司令，着即交關相揮官指揮，遵照迅速佈防爲要。

潘總指揮文華報告

第十編 匪竄川黔邊區受創之經過

女宣傳被
俘此爲第一

二十六日我團旅追至吼灘，當與匪接觸。該旅團遂奮勇攻擊，匪不支向雙龍場大壩市方面潰退。當經搜獲槍一挺，步槍十七枝，女宣傳七名，工兵連長一名。

湖南省主席何健改就第一路軍新職通電

奉委座令，改任何健爲剿匪軍第一路總司令，劉建緒爲剿匪軍第一路副總指揮，陶廣爲第一總隊司令官，李雲杰爲第二縱隊司令官，李鶴行爲第三縱隊司令官，李爲第四縱隊司令官，並着先行就職，妥賦國防官章，隨發，所有剿匪軍追剿總司令名義，應即撤銷，鍵等遵於二十六日，分在常德沅陵銅仁鎮遠桃源軍次，敬謹就新職。

何總司令鍵報告追剿朱毛經過，及結束追剿軍

查朱毛股匪，自去年底被我軍吳奇偉部在鎮遠附近擊潰後，竄向施秉黃平一帶，經薛總指揮督部跟追，迭在文德關鎮雄關施秉黃平舊州餘慶豐安等處痛剿，共斃匪數千，餘殘部晝夜奔走，喘息未遑，沿途散敗不下萬餘，因我烏江北岸駐軍，防廣兵單，致被匪主力偷渡，竄向湄潭團溪一帶，一部越清水江竄向紫江息烽，我薛總指揮得報後，爲迅速殲滅逃竄烏江南岸紫江息烽附近之匪，及便利爾後進出於遵義桐梓重安黔州之線追剿計，令第二路吳奇偉部，虞，到達貴陽息烽之線，第三路周渾元部到達龍里馬場坪之線，協同友軍追剿，虞等日，匪竄陷遵義桐梓，我周渾元之謝蕭兩部，已獲息烽扎佐修文，吳路之韓歐兩部，到達黔西清鎮之線，其餘在貴陽附近，因遠道長征，時值嚴寒，稍事補充，即向遵義桐梓方面進剿，斯時我劉總指揮建緒率補安團已抵天柱，繼向玉屏銅仁推進，督剿，除陶章兩師，移開沅陵一帶，協剿賀蕭外，陳光中師已到鎮遠，李鶴行師由會同西進，應鎮遠之後方交通，李雲杰王東原兩師，均經麻陽開赴銅仁江口松桃秀山西陽等處堵剿，薛總指揮擬以吳路一部，循黔西新場之線，連絡黔軍向鴨池河白臘坎方面截剿，並派老君關刀紀水方面，以利馬路之進出烏江北岸，以周路一部，循刀紀水螺獅堰向遵義方面躍進主力，向烏江北岸推進，并以郭師在貴陽附近，歐師在清鎮鎮西衛一帶築壘，自後日起，吳路韓師，周路謝師，分由黔西新場及刀紀水螺獅堰各地區，協同黔軍督何等部，向遵義方面攻剿，昨日克復遵義，惟匪主力先已向赤水方面竄去，請號等日，匪之先頭已到赤水附近，薛總指揮當令吳司令派出第一追剿隊，周司令派出第二追剿隊，均於有日分向仁懷台茅，並請王猶派出第三第四兩追剿隊，同日分由遵義桐梓向赤水赤水進追剿，斯時我第一兵團王東原師到達秀山龍潭築壘，仍向西陽推進，李雲杰已到松桃之線堵剿，陳光中師趙振追到印江，

遠道長征
四字處境
萬分艱難

何劍用但
非所解片
令六字便
將追剿之
軍日於此
部一錄此
代書楚文
之妙也

匪副通程
軍旅長以
受者第一
此爲第一

王旅進到市旺場一帶，第二兵團之第一第二兩追剿隊，倏日佔領仁懷後，據俘匪供稱，匪右側衛，有日前無仁懷，台同古蘭急竄，主力有日前經溫水車臺殿二部離土城向敘永古宋興文方面急竄，右側衛循溫水永一帶，向西北竄，薛總指揮得報後，令第一第二兩追剿隊，於廿日經土城向敘永追剿，以期佔領敘永古蘭之線，協同川軍會剿聚斂，旋委座以匪竄用黔滇邊境，但非追剿軍一部兵力，所能剿辦，乃令真主席龍雲爲剿匪軍第二路總司令，薛岳爲該路軍前敵總指揮，將部繼續追剿，本部於本月奉委座巧散，改爲第一路軍，原追剿軍戰鬥序列，若一律取消等因。遂於二月廿日，分別就隊，追剿序列，同時撤銷，由本部另定部署，對朱毛剿辦，分別剿辦。

按追剿軍序列至是始撤銷，在敘永未撤銷以前，蔣委員長早將討軍之第二區，改爲第二路軍前敵總指揮之第一二兩縱隊，龍雲於二月六日就總司令職後，命令薛周兩部，圍剿朱毛同時何健亦命令薛周，在薛岳本身，究竟何所適從，成爲絕大問題，但何健亦深知前不受命，在結束追剿軍之報告詞中，爲適應中央環境計，只好將薛路在黔，如何工作，表鼓一番，其實對匪初次攻克瀘義時，中央軍尚未渡烏江，前戰遂日軍息，可以復按。

二月二十七日 共匪再陷遵義縣城，黔軍孤軍苦戰不利，退守忠莊舖待援，中央軍九十三師偵探隊，與匪接觸，亦撤退。

黔軍王軍長家烈自忠莊舖發電

感晚，匪部第一軍團之三個師共九團，乘勝攻重公寺，我第一八兩團，與匪接觸屢進屢退，肉搏數次，將匪擊潰至蒙梓橋，該匪增加，向我兩團抄圍，匪衆我寡，乃撤退至九龍灘，匪尾隨逼，我官兵奮勇抵抗，杜旅長江副旅長，前線指揮，均負重傷，戰線遂被搖動，糧撤退至黔橋，第九團由鴨嘴趕到，立即增加康慶入城，遂以六團佈防新城，五團佈防老城，八團之六連，配備於忠莊舖，保持交通，匪以一部繞城外來攻蒙梓橋，期斷我外援，第九三師（中央軍）偵探隊，向城前進，即與匪接觸，當令八團連絡進攻，努力掃清，以打通交通，並掩護國軍在忠莊舖開進，我軍兵力未集中，與匪主力激戰三晝夜，各役傷亡官兵千餘員名，匪之傷亡，較我尤重，俟友我各軍集中後，當相機進擊，期收一鼓殲滅之效。

川軍劉總司令湘致官鼎良感電

朱毛殘部數千，潦散等日，由溫水良村向桐梓急竄，有日陷桐梓，有日攻寒山關，經我飛機前往轟炸，投彈二

十枚，斃匪甚衆，現我軍郭潘廖各部，正尾追中。

滇軍孫司令渡致王主席感四電

軍急，王主席紹武兄勳鑒，綏密，敝軍自悉匪主力向太平渡東皇殿回竄，原擬經敘永天池直趨赤水進剿，嗣因敘永屬各地，拒用滇幣，給養困難，後奉總司令電令，側重右翼，防匪回竄，同日又接總指揮文彬電稱，匪到溫水，有南賓桐梓通義棧樣，乃折向營盤山小河之線，向裏兒井附近北進，途聞知匪於有義及陷桐梓，不勝懸念，貴部現在何地，及匪情有無變化，希隨時電示，以便連絡協剿爲禱。

湘軍何總司令健令陶廣李雲杰感等電

一、奉委座旁亥參漢電開，匪陷桐梓東竄，藉以王東原李雲杰陳光中三師，配置於雞灘至水口一帶，沿烏江東岸防守，限二月儉日以前，配置完畢等因。

二、茲派李雲杰爲雞灘至水口江防指揮官，并着陳光中師暫歸指揮，以專責成，仰該指揮官迅率所部，自取轉徑，晝夜開赴指定地區，妥籌部署，構築工事，嚴密防堵爲要。

二月二十八日 共匪與中央軍韓漢英唐云山兩師在遵寧附近鏖戰，軍皆失利。

桂軍李自總司令儉參電

貴州任井鎮總司令伯南兄，某密，朱毛流竄川邊境，被川滇軍堵截，復回竄黔北，茲綜合連日各方情報如次。

一、匪經赤水後向土城溫水桐梓方面竄擾，其在東皇殿一帶集中之匪萬餘，數日主力由土合場桑木基二基等一帶退去，一部由國書壩良村瀘水逃竄。

二、川軍郭潘廖三旅，有日進至東皇殿，尾匪急進中，上官雲相部襲師，已到松坎堵剿。

三、黔軍與匪激戰於婁山關，有日因匪增加兵力猛攻，船至黑神廟附近防堵，其十五團尚在板橋與匪接戰中。

四、感日朱毛匪進攻遵義城外校場壩，與黔軍鏖戰多時，始被擊退，現黔軍追出離三十里，第李宗仁白崇禧印儉參印。

桂軍李自總司令再西粵陳獻電

滇軍開計
軍失敗自
感其危不
勝憂念四
字由中之

上官雲相
部於此出
現

孫志舟亦
有諸葛
之稱故其
行軍謹慎
川漢路同
病一樣約
毛大不
奇不說二

軍事要聞
軍事要聞

一、感未，匪一部竄進義新城，招部（王家烈）奮勇，始將匪擊退，至靈公寺附近相持中，現招部死守城待援。

二、匪部韓漢英唐云山兩師，感日已抵義南之黃泥堡，感夜可以加入攻剿，歐震師感日已抵沙子哨，向義進迫，義燭煌師，儉日可進至桐梓附近，謝海爾蕭治中兩師，數日由清水塘取捷徑向義進迫。

三、吳副總指揮潘偉，感日由刀紀水乘車出發督剿等語，宗仁崇禧叩勘參印。

前軍孫司令渡呈龍倭成電

明爾局長轉來感子電奉悉，克密，（一）現決進命儉日趕移黔境，東日全部可抵黔之小河普泥龍場營等處集中，（二）查匪既陷桐梓東竄，勢必與蕭賀連成一片，則匪反客為主，此後第二步進剿，似宜從長計議，統定方策，若零星增援，恐於事無濟，顧慮殊多，（三）查所經川黔各地，人民因受各該省軍隊剝削甚多，衆口一詞，稱許紅軍，如此現狀，隱患實深，滇川黔接壤，似宜防患未然，對於獨堡民團等要政，擬懇仍積極整頓，以策萬全，（四）此間需用現金甚急，曾迭電龍鎮縣長，催留鎮部餘，運解軍餉，迄未得報，擬再電催，即日趕運，并請再舉備多現金，存蓄以便將來兌換，餘情續呈。

孫司令渡致周軍元司令倭電

軍悉，周司令官乾初兄，并轉總指揮薛鈞鑒，寢電計達，節密，頃奉總司令龍威申電開，匪現已竄至通桐間，我軍爲防匪西南回竄便於迎擊計，第三縱隊應取捷徑，由所在地直赴打鼓新場，運候總指揮薛指揮等因，刻此間各旅，已達赤水河大瀉基馬蹄灘一帶，東日到普泥小河龍場營，以後即取捷徑直赴打鼓新場集結待命，本軍各縱隊，現在位置，及匪情，有無變化，祈即電示爲禱。

編案按上述各方電訊，證明各縱隊事前毫無連絡，而龍薛亦未曾統一指揮，且無具體追堵計劃，所以弄得各不相照，看孫渡致王周等電，常常在詢問各縱隊位置，及匪情變化，當時黔民見中央軍不肯輕易與匪見面，曾有歌謠云，一兵來匪未至，兵至匪成空，可憐兵與匪，何日始相逢。

三月一日 匪勢披猖，中央軍龍唐兩師退守烏江南岸，川黔兩軍，會克桐梓縣城，黔主席王家烈退鴨溪，收容所部，已軍轉趨黔西之線。

委員長武昌行營成立，張學良爲主任，川省府規定川軍軍費

川軍潘總指揮文華報告

三月一日，匪之主力似有由涪源經陽東渡烏江，進聯費縣之嫌，其一部尚在石牛欄附近，我軍指揮率其潘旅三旅，向桐梓方面追擊，魏司令駐古關城，周大隊駐江門佈防，是日午前六時，我旅旅由官店向何村高地拒守之匪，攻擊前進，匪不支，節節收退，當佔領何村，午後佔領九壩，匪向桐梓方面退去，當令魏團向匪尾追。

潘總指揮文華電令魏楷

一、綜合情報，赤匪傾欲東竄，有與蕭賀合股之企圖。

我旅旅已在營盤山站底貓兒關燈臺坪之線防佈，周大隊亦在三岔河一帶佈防。

二、貴司令率兵兩連，駐古關城鎮守。

謝團不必分割建團，即在黑泥哨驛泥風水橋關脚赤水河鎮之線防佈，顧團以一營駐洛用一營駐太平渡佈防。

桂軍李總司令宗仁東電

特急，廣州張任民林總司令伯南兄，其密，勸朱貴陽來電，連城感夜已失，黔軍五六兩團，傷亡殆盡，現繼已莊舖以南地區，擬連擊韓漢成唐云山兩師反攻，薛吳均在忠莊舖督戰，特聞。

桂軍駐貴陽辦事處王主任對漁東電

(一)匪陷遵義後，勢甚猖獗，王行營(家烈)已向新店鴨溪撤退，收集所部，以圖反攻，查遵義之役，王部

杜江宋三旅長，均負重傷，所部傷亡甚重，現旅旅被遮斷在松坎，撥團材何知重兩部，當在仁懷茅台間。

二、薛岳部唐師兩師，已退守烏江南岸，滇軍孫渡部，已到土城，川軍郭翼之廖澤潘汝各各部，計時今月可到

桐梓進攻，王督漁叩東午。

滇軍孫司令渡致廖品卓東電

急，昆明廖總參謀長品卓兄，克肅，連日據報落伍兵供稱，初入黔時，有聯死黔軍，拖死中央軍，回軍後，又有先打黔軍中央軍，及拖死滇軍，血佔雲南，硬佔四川等口號，并稱有女子三千餘名，專負修槍裝子彈責任，且背背炸油桶，所裝白色裝藥二百餘磅等語，不爲無因，特以奉聞，孫渡叩東。

辭伯陵此
時始起前
線而前
居已大
成伏矣

口到無功
要事到處
結果不空
南康

此項軍餉
係由各軍
分給其
餘各軍
概不發給

侍從官之
自設此爲

孫司令渡龍總司令軍電

(一) 本軍各旅本在馬蹄灘小河赤水河分國渡河，以各處均只渡船一隻。故渡河稍遲，東晚安旅龍總司令，本部及王蕭兩團，均達普泥，今日一齊推進鳳兒井，魯安三旅，明日亦可抵鳳兒井附近集結後，即取捷經黔西，向打鼓新場前進。

(二) 行進路線，本擬直由普泥經長岩太平壩一路，以此線船隻困難，道路崎嶇，驟馬不能通行，分過則因各旅船隻呼應不靈，故決繞黔西直趨新場，以免阻礙，欲速不遲。

(三) 縱隊隨軍兌換銀錢，東日由鎮出發，現由此間派兵兼程步解，預計文日可抵鳳兒井，現存現金，僅敷半月伙食馬費等之用，懇速由昭通分行，酌籌現金運鎮，以備將來應用。

孫司令渡龍總司令軍電

一、本部奉總司令電，令由營盤山馬蹄灘一帶，折經鳳兒井向打鼓新場前進，應候鈞座指揮，冬午先頭部隊及本部已抵鳳兒井，俟各部集結後，即經黔西直趨新場待命。

二、請示本路軍一二四縱隊現在位置，以便連絡。

三、前方情形如何，祈隨時告知。

孫司令渡龍總司令軍電

京來電奉悉，鐵本日到達鳳兒井，後續部隊，昨日可先後到達此地，即逐次推進，支日先頭可抵大定，并擬酌留少數部隊駐鳳兒井，向瀾桐方面警戒，平鎮雄威信方面擬懇速派部隊駐守，并構築工事爲禱。

委員長武昌行營，本日成立，其內部組織如次。

武昌行營 主任張學良

謀議長錢大鈞

秘書長楊永泰

第一處處長晏勛甫

第二處處長熊仲豪

第三處處長米春霖

第四處處長吳家榮

第五處處長甘乃光

以上統由參謀兩長指揮

委員長設侍從室

參謀長之下設兩大處

第十編 匪竄川黔邊境受節之經過

第一處長晏道剛

第二處長陳布爾

以上處長均係少將，惟張學良特別提爲上將

設將委員長之對於張學良優容寬大，無微不至，孺子失地數省，恬不爲怪，中央不但未加譴責，且總之以高位，段之以大權，混之以崇鉅，付之以重寄，不但非孺子之福，深恐將來爲蔣氏驅驅之胎，姑誌之，以規後效。

四川省府宣告自本日起，四川剿匪各軍月餉，統由四川善後督辦署統收統支，規定各軍月餉如左。

十八軍鄧錫侯部造報月餉七十三萬○七百元 核准五十萬元

廿九軍田頌堯部造報月餉一百四十四萬八千五百元 核准四十萬元

二十軍楊森部造報月餉五十九萬○九百元 核准十八萬元

川康軍劉文輝部造報月餉五十六萬二千四百元 核准十二萬元

新六師李家鈺部造報月餉四十二萬四千九百元 核准二十萬元

新廿六師羅澤洲部造報月餉三十四萬一千元 核准十萬元

廿三軍劉邦俊部未詳

統計各部報領四百○九萬九千元，經督辦署核減爲一百五十萬元

據以上各軍軍餉之領核，見於四川月報，惟劉湘之二十一軍開支如何，則未公佈，總之川軍經此統一收支以後，民間一切苛雜浮餉，可以減輕，且各軍因受經費之限制，不能擴大，亦未始非川民之福也。

三月二日 徐向前竄甯羌，川陝軍合力擊之。

朱毛匪共，散佈瀘義仁懷間，黔軍扼守新場 中央軍仍守烏江南岸。

蔣委員長由漢飛渝，首令優待俘匪。

蔣委員長通令川軍，優待俘匪各電

頃據報稱，川省各剿匪軍部除對於俘虜匪兵，開予殘殺，對於擄被投誠者，亦未加以優待等語，據此要索圖利用形勢，欺騙民衆，冀脅擾，痛毒數省，政府不得已而用兵，但期肅清渠魁，肅其巢穴，使匪免失棲趾之依，

不歸還
政區安
肅多款
實是夢

雖匪即所
以收民心
縱匪即所
以失民心
與匪爭民
此何說也

民族脫沉淪之苦，是故策施招撫，與匪爭民，不願過事株連，爲殺嗣爵，對於俘虜匪兵，寬大爲懷，不咎既往，對於擒獲投誠者，矜其誠意，優予獎金，祛其報復之憂，免滋疑懼，開級自新之路，以廣招徠，倘不辨肯從，悉予誅戮，不分良莠，視若讎仇，既失懷柔之旨，更啓猜二之心，自應察其情形，妥爲處理，本委員長前在江西頒發處置投誠及俘虜赤匪各項條規，令各軍政機關，遵照辦理，施行以來，頗著成效，川省軍閥一律，自應切實遵辦，縱或財力困難，亦應由各軍政機關，極力籌畫，於可能範圍內，多設臨時收容所，善爲待遇，至捕械來投者，尤宜照章立予獎金，以昭大信，不得再蹈以前覆轍，任意處置，除詳細辦法，刻正統籌另令飭遵暨令行外，合亟檢發剿匪區內招撫投誠赤匪暫行辦法，處置俘虜暫行辦法，各路軍臨時戰地投誠俘虜收容所條例，仰該省政府總指揮轉令所屬，各就當前情形，商承軍事長官同地方官吏，切實辦理，仍將辦理情形具報爲要，蔣中正多參諒。

上開辦法，詳見剿匪文獻卷下二七五頁，茲從略。

對軍王軍長家烈自楊溪冬電

廬曉烈至忠莊舖與吳軍長（寄偉）會商時，豐樂橋已發現匪情，向我八團之李營帶衛擊，連九三師偵探隊趕到，即加入拒抗，倏晨，城內逃出之弁兵報稱，感夜十二時，新老城已陷，守城部隊官兵，殉難者極多，少數死力衝出，始由桃溪寺一帶移動，倏晨（韓漢英）師趕到後，吳軍長即率部由左翼攻擊，烈部除未收容之部隊外，加入作戰者，計只兩營，戰鬥情況，至爲激烈，左翼尚未進展，匪以大部抄襲我右翼，致八團萬團長受傷失蹤，連排長傷亡頗重，正面遂被衝動，烈護衛名連，悉數增加，乃馳赴忠莊舖一帶收集，僅千餘人，直赴楊溪者，甚多，烈於晨晨赴楊溪收容，整理待命。

王軍長家烈冬二電

匪有日乘我駐桐蔕旅部隊奉令推進松坎，及由通所派接防部隊，尚未到達之際，攻陷桐城後，復向瀘縣南進，與杜少驥旅及十五團激戰於泰山關黑神廟一帶，連兩晝夜，我方傷亡官兵千餘員名，感日迫近瀘城，復與我第一第八兩團激戰於校場壩一帶，烈親赴前線指揮，戰鬥甚烈，我杜旅長及江副旅長，均負重傷，營連排長，一時尙難確查，士兵傷亡過半，匪徒傷亡倍我，適吳司令官寄偉，率部於感日傍晚至忠莊舖，烈即赴忠莊舖商洽附近剿匪事宜，夜過半，匪攻城益急，城內官兵殉城者極衆，至傷亡過半之第一第六團，突圍退至附城之馬坎，佈防於附城之軍

對軍血戰

總橋一帶，倏晨，匪司令由永豐進剿，烈收集兵力，僅約兩營，由永豐進剿，殊匪以大部向我壓迫，烈身邊護衛士兵，使匪結果，而人亦無備，我宋團長亦負重傷，萬團長失蹤，連長連附傷亡，又復過半，士兵已亡傷殆盡。是日無功，烈冬日移駐新場附近，收容散部，連加整頓，待命反攻，刻匪一部已到后壩壩及新站附近，自連義至老廟場，及中坪大小道上，均有匪蹤，我何副總指揮率魏李等部，到大壩場，蔣旅在松坎附近，除令向桐梓進剿，西兩地區進剿，並令正安蔣指揮嚴密警備匪偵匪情外，烈正集結各部，力行整頓，以圖報稱，至於唐云山師等，多日始遂息烽一帶，歐郭梁三師，駐貴陽，周代總指揮派元三師在仁懷附近，特聞。

貴州紳商各界，及民衆團體請援軍剿匪救黔冬電

武昌軍事委員長蔣，重慶劉總司令，常德何總司令，廣州陳總司令，昆甯李總司令，白副總司令，昆明龍總司令鈞鑒，赤匪回竄黔北，桐梓遼溪，相繼失陷，黔軍連日決戰，傷亡甚重，退往鴨溪新場方面，集中待援國軍亦一部失利，退守烏江南岸，情勢緊張，擬懇令飭剿匪各軍，不分畛域，迅速就近捕進，合圍痛剿，以救黔民，而清匪禍，臨電呼籲，不勝待命之至，貴陽紳商各界臨時聯席會議暨民衆團體叩冬印。

川軍潘總指揮文華報告

三月二日 匪大部在遵義附近，被我中央軍圍攻中，其一部已到綏陽蒲老場與黔軍蔣部接觸，我郭指揮率部向桐梓正安推進，周司令開土城二郎灘扼堵。

潘指揮文華電令陳萬仞

- 一、赤匪大部現在遵義附近，與中央軍韓唐兩師交戰中，其一部已到綏陽蒲老場與黔軍蔣部接觸。
 - 二、營指揮所部，担任江門鼓水站底赤水河鎮一帶工事，應加工趕築，限日完成。
 - 三、周司令負責將土城二郎灘一帶船隻，盡行搜獲我岸，爲要。
- 桂軍駐滇辦事主任王哲漁冬電

- 一、匪大部在遵桐，其一部在蒲老場設陽間。
- 二、赤匪一部，韓師損失約兩團，周副總指揮率部，唐師亦損失一營，萬團總師在土城附近之二合樹，又損失約一團，夜間沈垣派出一部前往整戒。

派出國軍
國軍乃保
安團萬軍
部也

川滇黔軍
嚴受限制
不得擅自
進退

三、紹武昨夜宿馬蹄石，有向泮水打鼓新場移動。

滇軍孫司令渡致周澤元冬四電

連日未奉賜示，不勝二繼隊各師，現達何地，做軍現奉總司令電令，由餘永向打鼓新場前進，並候總指揮陳指揮，冬午先頭部隊，已抵鳳兒井，俟各部集結後，即經黔西到黔東，前方面情如何，祈隨時賜示為禱。

三月三日 蔣委員長在渝手令各軍，整齊步伐，並限川黔各軍，不得擅自進退。

蔣委員長手令

常德何總司令，沅陵劉總指揮，昆明龍總司令，貴陽薛主任，西安楊總司令，天水胡司令官，遵州徐總司令，蘭州朱總司令，上官總指揮，重慶劉總司令，梓潼鄧總指揮，三台田總指揮，雲山楊總指揮，迴龍馬李總指揮，土門羅副指揮，雅安劉總指揮，宜賓唐總指揮，瀘州潘總指揮，並轉各師旅團長均鑒。查赤匪以殘敗餘孽，家突邊陲，致川南此各縣地方，被其荼毒，迭經令派各省，分路剿辦，而川滇各省軍隊，均能共同，一致努力，合圍殲匪甚多，並使匪無立足之地，此各軍將領，指揮有方，將士用命，故能迅奏膚功，深堪嘉慰，惟行師用衆，賞罰是先，我革命軍連坐法之效用，即所以整齊步伐，統一精神，表上下親愛之誠，勵將士忠勇之氣，前以二十七日手令，電告各軍，務宜切實遵守，又查所有匪黨，何一非民，特以教育甄陶之不良，或因貪污土劣之驅迫，意忠薄弱者，遂流入歧途，此使凡我軍人，務各懲前毖後，努力潔身，以保國安民為剿匪之先著，勿謂民為匪，以誤國於將來，況今國難方殷，正待軍民合作，須知用兵，不如用民，教民當如教兵，若復昧此意義於故常，漠視人民，玩忽法令，則賊匪復萌，古有明訓，必賞必罰，國有常經，抑諷誡誡，務各奮勉，并令所屬官兵，一體遵照為要，蔣中正手令，江行參渝。

蔣委員長江渝電令（見剿匪紀實）

本委員長已准駐重慶，凡我駐川黔各軍，概由本委員長統一指揮，如無本委員長命令，不得擅自進退，務期共同一致，發令成命，中正手令江渝印。

蔣委員長江渝電令

（一）朱毛股匪，感日晚回竄邊境，據報梁山關附近，現在尚有萬餘之匪盤踞，又據日已有一股竄至遵縣附近

第十編 匪竄川黔邊區受創之經過

遺上浦老場，與我軍將在珍部激戰。

(二) 國軍以殲滅該匪於烏江以西，巴黔大道地區之目的，除已派隊分途追剿，并於巴黔大道及其以西數縣佈防，堵其回竄外，擬特於烏江沿岸，嚴密守備，堅固防堵。

(三) 徐部新二旅及四十八師，除留一部守備黔江外，應以主力守備烏江下游，自彭水至魏城(含)之線，與齊日對峙。

(四) 何部第十五師，二十三師，與六十三師，除留一部守備綏陽西陽秀山線外，應以主力守備烏江沿岸，自魏城迄水口(不含)以東之線，對沿河至思南之一段，尤須特別注意，五十三師，着即由鎮遠移駐石阡，以爲沿江守兵之策應，以上均限齊日前到達。

(五) 薛部吳縱隊，應以一部連合黔軍之一部及民團，守備烏江上游，自水口經茶山烏江城至大渡口之線，限魚日以前到達。

湘軍何總司令建，令劉建群、李震杰、李韜、江電

奉委座冬成參議電開，中抵重慶，據將在珍東午電，吳匪在綏陽附近，戰事甚烈，並有一股已接近涪潭等縣，據此，匪已向東轉進，其目的仍在烏江東岸，圖與蕭賀合股，我五十三師應即向石阡，及其以西急進，東自銀漢口與陳光師聯援，西至餘慶水口沿烏江扼要佈防，務於微日以前，部署完畢，詳報，至銀漢口以東防務，由芸撫兄派恩南部隊負責，餘慶水口以西防務，已由蕭部負責防守，并望抱冰兄與之切實連絡，西秀印江方面各部署，已否就緒，請何總司令詳復，等因，仍希遵照委座電令，使三兄與抱冰兄，就近秉承劉總指揮意旨，妥爲部署爲要。

三月四日 共匪一股，東向涪潭進竄，郭部集結桐梓，滇軍大部在顯兒井，黔軍在打鼓新場，湘軍一部在思南石阡，但涪潭對奉委長電令，不得擅自進退。

湘軍何總司令建令李抱冰支西電

據劉總指揮江成電稱，據報匪已竄進，正向涪潭運動，判斷以由思南水口渡河渡烏江公算爲多，現陳光中師担任該段江防，兵力單薄，且未趕到，已催急進中，擬懇飛令李抱公部，迅由鎮遠向石阡水口渡推進，俾陳師堵守堅固，除電復(三)東(原)兩兄，隨時向左推移外，謹呈，除電復外，希飭部向該處移動策援爲要。

滇軍原欲
推進攻剿
經此限制
形勢驟變
狀態

共匪竄若
干省區首
長自請王
府為始至
無入於
此類之
自批發
電報然
出於平
王江
新近失

川軍潘繼指揮文幕報告

匪大部尚在遵義附近，其妻山關之匪，已向板橋退却，我郭指揮所部，集結桐梓待命，實如駿開同敵水策應，滇軍孫司令渡呈薛支亥電

急，貴陽總指揮薛鈞鑒，勝密，昨聞委座冬日抵渝，不日計劃反攻，戰部將來任務，及前進方向如何，可否預為指示，以便準備一切，即乞核示。

孫司令渡致魯旅支亥電

頃奉總座支電開，蔣委座冬日飛抵渝，剿匪軍事，自江日起，由委座統一指揮，如無委座令，各軍不得擅自進退，我第三縱隊，應仍遵迭令連絡周部推進，等因奉此，除令第二旅暫駐打鐵射擊廠，七旅留在鳳兒井待命外，本部及第五團，亦暫不前進，該旅應暫在大定待命。

三月五日 共匪企圖以黔北為根據地，遵義為中心，派小隊四出滋擾，黔主席王家烈自請調遣。

貴州省主席王家烈自新場電請調遣

衛路，殘匪回竄，黔當其衝，烈守土之任既疏，追剿之責未竣，無旁貸，罪何可道，請鈞座明令調遣，以申法紀，惟對本會增，數罹浩劫，遵雖大邑，同是災區，一旦大軍雲集，食米已感困難，不得已，始將各部，區分駐紮，藉維日食，然兵力團結，則給養無法維持，分散則集中又難時日，桐遵之戰，明知必被匪各個擊破，而實難逃避也，至各役均逐日詳陳，現烈為集結兵力，撤至新場，收容整頓。

貴州綏靖主任薛岳徵中貴電

支日未刻，吳縱隊之追剿隊，搜索至新站附近，俘獲偽一軍團第六師團長及通訊兵三十餘兵，據供在黔與我作戰之匪，共約傷亡三四千名，偽一三五九軍團，均參加作戰，現匪已於支日開始向遵義方面逃竄。

綏陽縣張督實函

共匪回竄遵桐後，又於三月四日，復有四百人，由板橋竄擾而來，盤踞於朗西四區八保五里坎，及新場一帶，七保朗山崗及回龍寺等處，亦為匪匪駐紮，彼時，城鄉人民，逃避者，連日途為之塞，扶老攜幼，啼哭哀號之慘狀，聞不忍聞，該匪於三月五日，以百餘人分為三路攻下場，攻而下場東端官地後，又率將前部隊應有方，

拚命抗戰，未及兩時，即將匪匪完全驅逐，向五里坎方面狼狽而退，我軍隊傷亡一人，但該匪受傷頗重，聞亦死傷數十，經城率得悉，旋以蔣部匪匪逼桐，又被克復，該匪乃完全退出該境而去，惟五里坎及新場等處人民穀米財物及豬雞等畜，被損失甚巨，此係第二次共匪回竄入縣之大概情形也。

川軍潘總指揮文顯報告

三月五日，匪大部萬餘人，已由通遠到鴨溪附近，其一部尚在雲山關四方黑神廟一帶，我部指揮所部，向雲山關進攻，張旅連開桐梓，限佳日以前到達，劉旅連開新站石牛欄附近，限灰日以前到達，田旅開赴南川待命，限陽日以前到達。

滇軍孫司令渡呈薛總西電

一、微午奉蔣委員長支辰電，命職部集結於黔西大定畢節之線佈防，與鈞座冬電指示相同，刻已飭各旅進於齊日以前，移防完畢。

二、前方匪情，及各縱隊今後應取行動，仍乞隨時電示。

三、職部前因電台電力甚微，及通訊員技術太差，以致通訊時生障礙，現已由滇趕運百瓦特電台，不日可到。

孫司令渡呈龍總西電

軍急，總司令龍，并請轉委員長蔣鈞鑒，支辰行參電微午奉悉，某帶。已遵令命帶五旅移駐黔西，第二旅及縱隊部移駐大定，第七旅移駐畢節，均限齊日以前移駐完畢，嚴密佈防，防匪西竄。

孫司令渡致兵站處長馬子祥鄧副侯微電

本軍奉令集結於黔西大定畢節之線，防匪西竄，微日即可移防完畢，（二）兵站路線，末站暫推至大定黔西，兵站醫院，亦應先移至宣威，以後前進，再逐漸推進，（三）糧秣帳款，已到前方，惟全數尚不能維持一月，應請源源接濟，以資周轉。

三月六日 共匪仍踞通遠城鄉，薛總指揮部，令各軍分途圍剿。

蔣委員長勉勵黔軍，并月助餉銀十萬元。

蔣委員長魚行參戰電

出神判斷
過於空泛

豈敢豈敢

對軍單獨
作戰精神
於此可見
一斑

王紹武兄鑒，貴部此次與匪激戰，傷亡甚重，至爲軫念，杜校長等及受傷官兵，希代爲撫卹，中正魚行參戰，同日派陳文源飛黔慰問黔軍受傷官兵，并與薛岳有所商談，又令發黔軍餉餉，自三月份起，按月津貼黔軍餉款十萬元，其配額如左。

王家烈部餉款五萬元

顧祝同部餉款二萬元

蔣丕緒部餉款一萬五千元

侯漢佑部餉款一萬五千元

中央軍薛總指揮岳呈龍雲魚皮電

茲擬具剿匪部署如下，遵議之匪，冬日即分竄四鄉，其一股犯我綏陽，旋即幻滅，其大部則竄集鴨溪白臘坎之線，築工警戒，伺隙開縱隊隨隊嚴追，判斷其全圖，如不對周縱隊有決戰條件時，必毅然進擊，並附近我之各團地區，即循兩路以雙石牆毛壩場之線，仍向古敘以南地區竄逃，否則必折經打鼓新場黔西安順之線竄逃，基於上述判斷，及委座嚴亥麻辰電要旨。

周縱隊先赴長幹山綏陽之線，築工取防勢，并派得力輕裝部隊，於前方左右，担任廣龍關之搜索，與匪接觸。吳縱隊以日韓師集結鎮遠沿泥溝之線，築師轉移修文六廣河之線，歐師轉移息場黃沙河之線，唐師集結刀把水大渡口以爲進出烏江西岸之準備。

王縱隊仍集結打鼓新場，築工警備，匪如竄兩路口雙石牆毛壩場時，我周縱隊與孫縱隊王縱隊應不失時機夾擊之，吳縱隊速出烏江西岸，蹕匪追剿，匪如折竄打鼓新場黔西之線時，我王縱隊迎頭痛擊之，不論匪竄何方，各部隊應努力協同，勿留匪主力之逃竄，須俟我黔北部隊尾追之到達，以期收聚殲之效，各部動作，并應遵照委座嚴亥電，實行，并將遵辦情形具報爲要，除分電外，謹呈，晚薛岳魚皮貴機印。

黔軍王軍長宋烈魚行電

頃接何副總指揮文日於楠木壩途中專人報稱，接魏副師長冬日出桐梓函，該師感日與李子闢，當即向桐梓之匪進攻，匪部節節抵抗，均被我軍擊退，東日恢復桐城，川軍總部，及蔣旅熊團，亦到，殘匪向雲山關九壩溝退去，雲山關神廟，已被匪佔，魏師連絡友軍，向遠城進攻，職支日至長於山後，擬率李旅周團，先驅鴨溪之匪，即向鴨溪遠城進攻等語，除令該部推進抵香場，連絡友軍相機殲潰鴨溪之匪，再克遠城，並令魏師及蔣旅，就近歸郭指揮勦辦指揮，進擊遠城外，特此奉聞。

第十編 匪竄川黔邊區受創之經過

川軍潘鴻猷文報報告

三月六日，匪大部在鴨溪白臘坎地一帶區，遊義城僅有少數匪人，板橋之匪，已移竄泥子場，我部指揮率部相繼向遊義進擊，張劉兩旅，就地停止待命。

滇軍孫司令渡星龍魚亥電

微電奉悉，（一）職部現已迭奉令集結於黔西大定畢節一帶，仁懷方面，並無職部駐軍，諸轉電呈明，（二）鈞令飭駐日率部元行向新場前進，本應遵照，惟奉鈞座所轉蔣委應江已支展各電，飭齊日集結畢節黔西一帶，防匪西竄，並策應貴州及已敵大道，如無命令，不得擅自進退，昨接薛總指揮來電，亦同，頃復奉薛總指揮支西電，開，已令王縱隊限魚日集中楓香溪鴨溪一帶，向遊義城西南地區進攻，吳縱隊主力，魚日集結刀靶水大渡口一帶，策應及協助王縱隊，郭師魚日向遊義城東北地區進攻，孫縱隊魚日集結黔西大定一帶待命，各等因，查蔣薛來電，要旨相同，似別有籌劃，職部在未奉有具體任務以前，擬仍在黔大待命，若輕易移動，恐將薛之意相左，反致牽動並側計劃，鈞旨如何，伏候電示。

滇軍本欲
急攻恐與
蔣薛之意
相左請閱
電報

編者按蔣委員長三月三日，由重慶拍發江行參事令，已派桂粵兩軍名義，則當日軍政部電令粵桂撤回援軍，實顯出蔣蔣氏之意，軍政部不過負其名耳，蕭佛成對於此事，在粵發表談話，更可證明，查三月二日對軍與中央軍在遊義附近失利，黔民惶恐萬狀，召開聯席會議，通電鄧省軍專長官，請求援救，當時民水深火熱之時，桂軍已深入黔南，粵軍已到達慶遠，本來可以馳援，而薛岳駐節貴陽，一籌莫展，於是黔南甚熾，有謂桂軍將欲乘機攫取貴陽者，有謂川滇黔軍將與桂粵有所勾結者，謠言繁興，薛氏恐懼，乃在筑垣，大肆搜索，挨戶盤查，一面密電蔣委員長，速調川滇黔軍，不准擅自行動，聞得滿城風雨，雞犬不寧，其實青天白日活見鬼，野渡無人舟自橫，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繼者在上文會經敘述中央之派駐薛周兩隊西征者，其意並不在追剿朱毛，而在監視西南各省之動靜，茲舉一事以爲證，王哲微多電謂，昨晚就派一師到關雲關，（貴陽城南八十里）警戒，朱毛並未渡烏江，黔東南又無匪共，試問此舉用意何在，分明是防範駐在都勻獨山一帶之桂軍，薛自疑慮，而對軍專府無人，自發前鋒，無怪乎受人牽制也，觀此役之後，一再改編，附其通報於次。

共匪西竄記

三七二

第一訓練處 成鐵俠百鍊 易家灣 該部現駐易家灣一帶
第二訓練處 何平拋舉 該部現正由張銘開駐對東

湖南保安處 鄧南騏季良 平江 周樹現駐平江清剿餘匪現駐常德

第十九師第五六旅 莊文樞劍秋 瀏陽 該團現駐瀏陽清剿

第十師 第五七旅一三三團 李國鈞寶永 壽縣 該旅現駐壽縣汝注等縣清剿

第六二師一八五旅 胡建範 長沙 該師王國現駐燕石岩一帶李國現駐長沙

附記 本表係綜合各方最近來電編製

三月七日 龍總司令雲激勵將士，以剿匪主隨自任。

剿匪軍第二路軍龍總司令雲撫機電令

急行營，孫司令并轉安魯聯各旅長，克密，赤匪統帥，早所共知，但共匪主義，不適中國，已可斷言，無論政情如何變化，仍在我包圍中，共匪既無政治經濟，遲早總歸消滅，當能負職重任者，必堅苦卓絕忠勇果敢之軍隊，決非怯弱者，所留機倖邀功也，現在大軍會剿，我軍軍務以主戰自任，勿仰賴，勿觀望，情況一明，即以獨斷之精神，敏捷之手段，以收最後之功，振軍譽於西南，博國人之認識，均在此一舉，務各激勵所屬，努力奮勉為要，至中央軍及黔軍，勉我甚善，彼此相處，務竭誠表示親善，以敦睦誼，切切，總司令龍雲撫機印。

孫司令渡請統一意旨賜電

軍急，總司令龍，徵魚等電均奉悉，先電，（一）昨奉蔣總座支辰電，及薛總指揮支西電，均命本軍集結於黔四大定畢節一帶，防匪西竄，已遵令移動，旋奉鈞座徵電令，率部向新場推進，魚西電復令集結於大定佈防，又奉薛總指揮廣辰電令，集結於黔西堵剿各等因，經飭移駐畢節之團，趕回大定，至移駐黔西之魯旅九十兩團，以四縱隊部，自駐新場，匪情亦不甚緊急，擬令暫駐，以資連絡，如須調回大定，請電薛總指揮核奪，（二）日來所奉各電，意旨不一，遲滯為難，以後旁應如何進剿，擬請預示，以免往復貽誤，（三）現匪既有西竄趨勢，鐵雄威

龍雲總司令
中央軍
以剿匪主
隨自任之
官

孫司令
對於共匪
一國三公
隨從

匪軍
仍駐
吳家
防

匪軍
仍駐
吳家
防

信風等處，似應即飭後方部隊進駐，先行掃蕩土匪，以備不虞，（四）匪隊早已擬定計劃，飭令各部隊組織，（五）將泰康方面電 呼號波，擬懇電詢轉知，以便隨時電呈。

滇軍孫司令渡致周司令渾元處電

某密，魚東電悉，本縱隊頃奉總司令龍魚西并轉蔣委員長電，飭全部集中大定防匪西竄，并饒屬見井，刻二十七旅已於虞日集結完畢，五旅之兩團，現往黔西，日內亦將令回大定，將率是否仍回任，在請示中，餘請續聞，前方匪情，及各部位備仍乞隨示。

三月八日 共匪向鴨溪楓香場西竄。

滇軍孫司令渡呈龍庚西電

（一）昨奉蔣總指揮處電節開，鴨溪方面之匪，魚日大部已向西竄，楓香場亦有匪增加，越數日間沉寂，亦曾匪乘西竄等因，又據本軍前方偵探報稱，聞中央軍已向桐道繼續南下增加等語，判斷匪受我方軍隊之壓迫，將乘或不免向西逃竄。

（二）宜威鎮雄威等一帶，應請速飭後方部隊，加緊各項防務，以備不虞。

（三）頃奉蔣總指揮處電開，令本軍遵照處電，以主力集結於黔西堵剿，究應如何辦理，祈即示遵為禱。

三月九日 徐匪向前全部潰入沔縣雲霧山中。

朱毛主席仍踞烏江北岸地區，無軍進剿，派李仲公飛黔撫慰軍。

蔣委員長佳復渝參電

據本日飛機報告，匪主力似仍在遵義西南鴨溪白臘坎楓香場一帶，午後尚有匪數千由鴨溪向遵義東進，是匪向欲盤踞遵義西南地區，或不與我決戰。刻正我聚殄剿匪良機，我軍吳周楊郭各縱隊，應對此匪分進合擊，務將該匪聚殄於遵義西南地區，郭縱隊即由桐梓向遵義攻擊前進，吳周兩縱隊即在原址集中，若轉令孫縱隊即赴西安寧平橋壩集結待命，限文日以前到達具報。

川軍潘總指揮文華報告

三月九日，匪仍在遵義鴨溪楓香場白臘坎等處地區，我郭指揮率所部三旅向遵義城進攻，陳指揮率所部司令防守鎮

第十編 匪竄川黔邊區受創之經過

永水田寨，顧匪扼守馬蹄湖。

是日午後二時，我旅奉命由嵩山關向板橋涼風坳之匪攻擊前進，匪之警戒隊約二千餘人，經我追迫，即退至板橋地方觀音閣高山頑抗，迄至入暮，匪仍與我王團相持。

顧旅對軍自報進城失利後，將已歸定對王潰不成軍，不復再振，所以本日下國政令，只有吳周孫郭四個縱隊，把王縱隊打在計開之外，而王電魏金榮應德銘兩部，協同郭師進剿，并受郭指揮，自己甘心居於附庸地位，令人輕視，試一看川軍情報中，有無片紙隻字提及對軍二字否，便可知他人之心計，殊不知前方實際與匪周旋，在泮水西安一帶與匪拚命者，仍是愈切桑梓之對軍，其餘的國軍，還拿槍緊鎖在到處找不着共匪形影，而其自飾之詞曰，本軍現在築壘待命，指謂何等巧妙，蔣氏認爲對軍一蹶不振，所以本日派李仲公飛對，授意於王，令王辭職，朱毛雖不能割平，而貴州總算征服了，假手於匪以消滅國軍，得乎，失乎，留與後來評判。

三月十日 共匪由泮溪再竄進城。

川軍潘總指揮文華報告

匪主力仍在進發附近，泮溪之匪二千餘人，已向進發回竄，板橋之匪二千餘人，現已退據觀音閣附近，十日晨，我旅繼續向當面之匪攻擊前進，該匪即沿進發大道上節節抵抗，至午後三時，匪即退守陶家山老板橋一帶，繼續頑抗至晚。

三月十一日 川黔兩軍，會克進發城，第一路軍李福珍陳光中兩師，推進至烏江營口。

黔軍何師長知重未電

據報白臘坎楓香嶺長幹山之匪，歷經飛機轟炸，傷亡奇重，現匪將集隊設哨觀察，一見飛機，即棄號散匿家園，樹林等處藏匿所。

何師長知重西電

灰日進西安寨之匪，經我旅灰晚夜襲，已於晨間向馬蹄石白臘坎方面潰竄，匪大部約萬餘人，現仍向長幹山附近進竄，其後尾一部，尚在李村，似有向鎮康寺與場進犯模樣。

據副師長黃師長西電

湧水處之大洞場，合江屬之大井，爲場五通場等處，近有團隊徵糧，輾磨從匪，事發生後，現正聯合合江敘永

蔣委員遷滬申川行參戰電

(一)現在遷徙西南之匪一部回竄遷義縣城，似有東竄烏江之勢，烏江上游，臂口下游，(由餘慶縣至餘慶村間之渡口)竄渡之公算爲多。

(二)抱冰兄(李璠珩)願速赴營口南岸附近部署。

(三) 原令五十三師暫行担任之黑南至水口江防，現在六十三師既已陸續到達，即改歸該師逐次接替，將五十三師部隊，逐次上移，最後守備水口（含至龍潭場（含）一段，並將主力配置於簪口南岸附近，用備策應。

川軍潘總指揮文華報告

三月十一日，遼義退出之師，大都已到懷濟，小部在忠莊鋪黃泥堡馬坎等處，匪約二千餘人，由白旗坎向長幹山圍

本日我應族仍向當前之匪進攻，激戰約半小時，匪勢不支，分向兩路潰退，一向迤義，一向海龍壩方向竄去，當即跟蹤追擊前鋒，於午後三時，始將迤義城完全克復，匪即向晒溪方面逃竄，當晚附城扼要築工警戒，是役奪獲匪之小鋼砲一門。

滇軍龍總司令雲漢示該軍要旨其電

行營，孫司令及申電悉，該部既已向黔西前進，應即遵照委函作亥電辦理，再有各要點，示知如下，此次會剿各軍，會集作戰，攸關軍聲甚重，應激勵將士，努力圖功，以振軍威，我各級長官，勿着官長服裝及刀帶，以免太受犧牲，夜間並應防匪襲擊。

黔軍苦況，平素，已呈准由滇先撥借現金十萬，茲接紹武電呈，又是每月接濟川鈔十萬，當可解決困難，黔軍餉糧，無所依歸，以速終作戰，應予提攜爲要。

茲派龍溪斗陳鳳翔組織勸隊，早已發給槍械餉款，龍翔已率部前來，計開將達昂節，到時，希指示該部任勸，可也。

報武署到
部所依歸
應予提攜
等字作何
處理不受
善因致有
此報

龍蝦餅

聞者爲刺董雲此電，毛髮悚然，不勝慚憤，推董雲與王秉烈同爲一省封疆大吏，同爲一軍首長，不自振拔，潰到無歸，歸後，受人憐憫，頓人提攜，不知紹武讀到此處，汗下如雨否，羞愧無增否，雖然，黔軍在遵城失利，亦猶之中央軍在忠莊鋪失利相等，不過中央軍則諱言之，黔軍則直陳無隱，表示軍人直率坦白之面目，宜肯各方，初亦不料因此而遭受各方輕視，但於此看出今日之社會，重在敷衍，不注重實際，無惑乎上下相離，變成陋習，爲今日不可救藥之病，烏乎國是。

一、爲謀
全、爲謀
凍、爲謀
結、爲謀

我、爲謀
匪、爲謀
之、爲謀
東、爲謀
擊、爲謀
明、爲謀
江、爲謀
決、爲謀
不、爲謀
渡、爲謀

不能生澈底消滅赤匪之效果，而匪每竄到一省，必實成該省此弊民傷財之禍，其兵力置之於無用之所，雖雲初頗具誠匪雄心，所以前電以剿匪主體自任，後來看穿中央剿匪政策，是在使匪死圈子，而不是真正撲滅，因此一來，馬上改作風，提出追剿不如堵剿的原則，留待大家看看。

滇軍孫司令渡致重慶劉湘文午電

重慶劉總司令鈞鑒，魚已電其午始奉悉，經所，（一）刻據各方情報，朱毛赤匪，有放棄寧義向西回竄趨勢，（二）尊意希望敵軍以主力集結寧義，與敵永陳指揮切取連路，與渡所見，不謀而合，惟未奉令西移，不能擅自行動，請就近向參座請示電知，以備遵辦，（三）日來敵閩方面，有無匪情，並乞電示爲禱，第三縱隊司令孫渡叩文午。

三月十三日 僞三軍團彭德懷督攻平橋西安泮水，黔軍孫萬九旅與周相烈團拒之。

黔軍王軍長烈自黔西元亥電

印據何副總指揮元亥電報稱，獨旅長禹九本晚俘虜之匪徒稱，現在平橋指揮作戰匪首，係彭德懷全部，約五千人，有機槍六十挺，匪部企圖竄過橫江，共計有四萬以上，以萬餘犧牲，渡過橫江後，能存一萬，即算成功等語，刻我周圍，仍在平橋與匪激戰，頑強抵禦數次，以盛大火力壓迫，陣地竟未變動等情，除電三軍團一帶部隊，集結新場之線，相機截剿外，並電復無論如何，須死守原陣地，扼匪西竄，以便追剿軍追剿。

川軍潘總指揮文華報告

匪竄通楓香壩以西後，尾向在長幹山，十三日匪在打草壩吳馬石兩河口毛壩壩等處地區，中央軍吳縱隊以韓唐兩師向鴨溪追擊，周縱隊即出擊，與追剿滇軍孫縱隊等匪堵剿與截擊，黔軍王縱隊即嚴行堵剿。

潘總指揮文華電令，郭勛祺，陳萬仞，章安平，蔣尚模，移前中。

（一）匪主力已過楓香壩以西，似有經打草壩吳馬口渡赤水河西竄模樣。

我中央軍吳縱隊以主力星夜向鴨溪追擊，周縱隊即行出擊與追剿，滇軍孫縱隊等匪堵剿與截擊，黔軍王縱隊即嚴行堵剿。

（二）郭指揮率部攻下遵義城後，即暫行停止，扼要待命。

(三) 鈔閱宜屏電，各防守部隊，務即加緊工作，扼要堵截，以期早日肅清，此令。
滇軍孫司令渡發魯旅元電

(一) 頃奉薛總指揮元電，滇軍薛安座文西電開，吳縱隊應照支文已電理旨，急趨向鴨溪追擊，周縱隊即行出發，與追擊，孫縱隊亦即開剿與殺擊，王縱隊堵剿等因。

(二) 本縱隊為不失時機，完成追剿與截擊任務起見，除由大定的派一部向公鷄山鍋廠方面前進搜索匪情，並行出動外，該旅應即由黔西出發，到大定集中待命，至該旅之游擊隊，應取道黔大汽車路以北，向大定前進，並面搜索匪情，并警戒該旅右側。

(三) 前縱隊部所派將援斥候黃梅盤，及該旅偵探隊等，除酌留坐探外，希飭向白臘坎羣兒井方面偵察具報。
中央軍周代總指揮渾元電

二、據報吳馬口東八里之羅坪，文晚到匪數百，同時永安寺亦到匪數千。

二、據偽一軍團投誠之政治保衛局巡查組長王道恭供，偽一軍團已於文晚由平家寨一帶竄出井關附近，匪數約餘二萬，擬將一三五等軍團，各編為四個團，每連編足一百二十人，現偽三軍團已實行。

三、當匪一月初陷遼桐時，原擬盤踞北，實行匪化後，因我人李特主張，乃西竄，此次回竄遼桐，仍欲匪化黔北。

四、佳日犯長岑山偽一三五軍團均到，一軍團在右，三軍團在左，五軍團在後，九軍團據守鴨溪一帶，因誤以興幹山為匪軍基本陣地，故用全力來犯，到後，乃大失算，且遼桐亦因此失守。

五、匪犯長幹山後，當以偽三五軍團回竄香壩，現匪跡不詳，文晚由平家寨一帶竄五場。
周代總指揮渾元元電

統台別動隊及偵探報告。

- 一、文晚竄抵龍坪之匪，現尚無他竄模樣，其竄至永安寺之匪，在山上搭棚宿營。
- 二、元日黃昏，有匪約七千，竄至普照場東南十里之大茶園附近。
- 三、現匪之真正企圖，尚不十分明瞭。

此種指劃
何等巧妙

中央軍吳副總指揮奇偉元西電

據探報竊匪猖獗，現有匪約二千餘人，其主力尚在花苗田紙坊干溪場兩河口一帶。

中央軍梁師長肇盛元午電

據探報匪兵供稱，匪大部尚在楓香壩某地區，其掩護隊游擊隊在鴨溪西，約二十里附近。

黔軍副師長知重元午電

據報鴨溪白臘坎一帶，已無股匪，楓香壩花苗田干溪場尚有匪數百，匪大部現在長幹山剪草溪干村背村白石灘一帶，似有向仁懷進犯模樣。

何師長知重元申電話

據周團長元午電話，楓香壩之匪二千餘人，分由屏翰石波羅海及容孔橋向我進犯，正激戰中，第三旅決心在觀民橋之線與匪決戰。

據共匪已至譚廠吳馬口永安寺將入川界，而蔣薛始令國軍向鴨溪追擊，此無異捕風捉影。滇軍亦曾於模仿，奉令後，不但不東向擊匪，反將黔西駐兵轉移於大定，效法中央軍採取廣範圍之包抄，即所謂追剿不如堵剿，大家可以託阿聯閃。

三月十四日 徐匪向前竄四川，蒼溪失守，田頌堯因此被譴，見附編。

共匪竄到仁懷譚廠茅台等地，黔軍擊退西安寨泮水之匪，并轉報中央軍連日攻剿匪情。

黔軍行營轉何師長知重電

(一)據周團長相繼電話，昨日在西安寨泮水一帶，與我激戰之匪，本日拂曉被我擊退，奪獲機關槍步槍六十枝，俘匪七十餘名，我軍傷亡官兵十餘員名，刻正派隊繼續追剿中。

(二)據宋團長蔣軒導報據駐岩孔之周營報稱，昨夜有匪千餘人，已到岩孔與該部相持，似有向新場進竄之樣。上二項判斷該匪已回我左翼移動，似有乘機潰竄之勢，除分令各部緝結切取連絡，並派一部向潰竄之匪跟追外，特以奉聞。

中央軍吳縱隊司令奇偉寒西電

第十編 匪竄川黔邊區受剿之經過

黔西王主席組武兄，勝密，近且此間緝獲匪探多名，均係閩贛湘口音，識別極易，惟通行無阻，想係各縣區鄉整查疏忽，擬請嚴令近匪各縣，轉令區鄉，對形迹可疑之人，嚴行盤查，并隨時派探偵察匪情，飛報附近駐軍，以資截剿，玩忽者，并請從嚴辦一二，以示儆惕爲禱。

三月十五日 共匪再度西竄，復陷仁懷城，大股撲圍縱隊渾元陣地。

滇軍孫司令渡口述（續）

三月二日，本縱隊全部抵瓢兒井時，匪已陷桐梓邊義，且轉進至長幹山楓香壩一帶，與我周王兩縱隊接觸中，本縱隊旋奉命開至黔西大定一帶，築工佈防。

三月十五日，匪復由彝廠兼班場進陷仁懷，隨後渡過赤水河，向古蘭方面西竄，委員長蔣爲防匪復竄滇川邊境，渡江入川，令本縱隊兼程開至摩泥赤水河之線，協同川友軍佈防，并以安旅一部扼守瓢兒井，迫本軍到達部署完畢，該匪探知有備，勢難飛越，復回頭經太平渡方面竄遁，嗣又奉命經瓢兒井大定到黔西佈防。（未完）

川軍潘總指揮文豪報告

匪尙在仁懷茅台附近，郭指揮率部向兩河口追擊，劉旅開官安均待命。

黔軍何師長知重電

據猶旅長馮九電話，昨夜由岩孔經大河壩企圖襲我之匪，約二千人，戰事令驅逐後，即率兵四營，并指揮謝營向匪攻擊前進，於十五日拂曉，至大河壩附近，與匪接觸，我軍猛力攻擊，致匪頑強抵抗，激戰二小時，始將匪擊潰，向長安山方面竄去，職除派隊搜索，並留一部在大壩口警戒外，仍率部歸還新場橋原陣地等語，特聞。

蔣委員長訓令參戰電

據俘匪証稱，匪企圖竄過橫江，以四萬人能得一萬，即算成功等語，現僞一軍團在井壩，僞三軍在平橋，是匪急向西竄無疑，此種情勢，周可截擊，吳可追擊，王可堵擊，孫可追擊與截擊，郭可繞出仁懷以西追擊，假使各師均用此法，努力殲命，實獲滅良機也，希妥速辦理爲要，中正剛未川行參戰印。

薛總指揮岳剿匪紀實

僞第一軍駐於十日，晚，由平家寨向井壩移動，其主力並未他移，即在魯班壩停止，準備頑抗，我周縱隊第五

關一役外
以任職大
所負守而
不在此地
今竟坐地
待不來及
並不出擊
大之證一
明

共匪西實記

三八二

師相任香海西北端之警戒及守備，并籌築工事，十五日晨，匪約千餘，由仁懷大道犯我第五師之第二十七團，該團與匪激戰，約數小時，匪受重創，即向松林坡森林內潰退，十時，我第九師陣地，亦有匪大部來襲，十二時匪約千餘，由松林坡經採山坪山麓向營公坡北端山地以猛烈火力向我團標寺陣地射擊，經激戰約半小時後，匪復以五六百之衆，冒死衝鋒，該團以猛烈火力側射，旋我第三十團亦派兵兩連，向該匪施行夾擊，匪不支，即退去，午後五時，匪以六七百人向我團標寺陣地攻擊，先頭衝至我陣地前三百米，第三十團派兵一營，分三路迫近匪部，白刃衝殺，匪不及防，秩序大亂，我乘勝猛進，斬獲甚多，匪於次日拂曉，向茅台逃竄。

中央軍吳司令奇偉制中電

一、副晨梁師將楓香壩附近之前進部隊數百，包圍解決，續進攻擊楓香壩激戰五小時，匪被退，嗣中佔領楓香壩一帶匪之陣地。

二、據俘匪供稱，楓香壩與我應戰之匪，係偽三軍團大部，寨日由花苗田開來阻我追擊隊。

同日在楓香壩爲我擊潰之匪，其餘退至楓香壩西北高地，據險頑抗，又據報匪主力，仍在餘田井壩永安寺一帶。

中央軍周代總指揮渾元制已電

據報匪退到匪千餘，即分向魯班場移動，永安寺之匪，亦向魯班場前進，現兩方匪先頭，已逼近我陣地，我警戒部隊接觸中。

周代總指揮渾元制未電

匪後衛部隊，正分頭進窺魯班場，我陣地前頭之匪，已逐漸增向我來犯，現我全陣地已與匪開始激戰中。
三月十六日 共匪四窺，再渡赤水河，龍總司令當即派軍獨立剿匪。
蔣委員長下令剿匪

蔣委員長鈞平川行參戰電

綜合本日情報

明，厚，分，公，私，部，除，令，其，道，聖，郭，師，匪，巡，保，存，實，力，安，廷，片，日，指，揮，分，明，又，改，歸，周，立，即，追，剿，獲，匪，餘，不，吳，縱，跡，隨，追，剿，以，何，力，其，業，破，器，兩，國，共，令，願，只，抽，銀，兩，從，除，全，

龍雲願誌
雲卿秋野
龍雲願誌

(一) 昨犯我營，擄周縱隊之匪，大股竄往仁懷茅台，先頭二千餘人，已渡過赤水河西竄，其一部折向永安，分竄長幹山一帶，仍踞匪尙多。

判斷匪以數部分途阻我追擊，主力由仁懷方面渡過赤水河西竄。

(二)我軍以聚殲該匪於古觀地區之目的，擬即分途進剿與堵剿。

(三)周縱隊應即派兵兩團以上兵力，協同郭師佔據仁懷繁峙防守，主力追出郿家渡，向古關方面尋匪截擊。

(四)吳縱賊驅逐常面之匪後，即歸周代總指揮指揮，會合一路追剿。

(五)郭創長助所部，由兩河口直向仁懷占滿尾匪追剿。

（六）孫繼隊連赴大定赤水鎮畢節一帶，担任防堵，務與川軍切取連絡，另派一部扼守威見井，主力集結畢節附近，向匪堵剿。

(七)王縱除固守原陣地，及由黔西延伸至大定與防守外，應抽有力一部進出新場以北地區，尋匪截擊。

(八)川軍向赤水前進之劉旅赴土城防堵，在古藺之魏部，堅陣固守，並多派小組游擊隊，遍出活動，逼滯匪之行動，在江門敘永之各部隊，應在江門敘永赤水河線，嚴密防堵，并與赤水鎮遠軍聯絡。

(九) 經濟情形報告，蔣中正鈐平川印。

蔣委員長統四川行參戰電

限卽刻到，昆明統帥司令，貴陽前線指揮，并轉孫司令官，王司令官，其時，據本日下午飛機報告，仁懷茅台間，聚匪甚多，另有匪約二千餘，由茅台間西竄，判斷朱匪必繼續西竄，孫縱隊速由黔西開赴大定畢節之線，主力集結於畢節附近，一部至赤水鎮與川軍連絡，務不失時機，急匪堵剿，王縱隊仍存黔西打鼓新場三星堰毛壩之線，并延仲至大定防堵，還辦情形，具報，中正統四川行參政印。

滇軍龍總司令勉勵滇軍銑亥撥電

孫司令并轉安魯三旅長一鑒，克密，此次出征各部，本省精銳，若敵情不明，當不忍爲孤注，因匪過永寧之後，總合各方情報，敵情甚明，狼狽過甚，不堪一擊，川軍力量，足以當之，故迭令分頭猛剿，勿稍猶豫，然各將領統稱，不曰匪力嚴，即曰匪數太多，以致千戰之良機。一旦失過，實爲遺憾，所幸匪方移動，安旅已跟蹤尾追。

第十編 匪窟川黔邊區受創之經過

百世所以
送大令
並賜力
攻剿有
殺伐可
之至可
之至可

年勞若
功者其
病在毛
保存各
萬字實
悉而電
口却是
不得忍
住了不

地無所
之地圖
所無之
電報指
仙官來
指人指
實孫渡
地有到
地其設
安在請
新起想

，能不失機，三羊補牢，亦未為晚，現各方均有防堵，勿庸過慮，匪衆決難脫逃，我軍既已續進，務勝愈速愈妙，須知此次剿共，中外注目，勿以等閒視之，其歷史及滇省之地位，在在有關，與內地迥異，機不再來，願各將領，照迭電，抱絕大之犧牲，爲國除巨害，放剿共之異彩，留歷史之光榮，不期保存實力，爲滿足，貽人以譏，本此決心，激勵所部，勇却逸勞奮智，建立赫赫功勳，不問友軍到遠何處，一往直前，獨立奮戰，務獲消滅而後已，倘匪復過大江，亦當尾追深入，勿待後命，本軍前途，實利賴之，特再電知，總司令龍雲亥機印。

滇軍孫司令渡統電

貴陽總指揮薛，剛午貴參電奉悉，某等，（一）職決本日率安龍兩旅，向顯兒井前進，魯旅暫在大定，以後仍令跟進，以便集結使用，（二）蒙賜地圖及委座玉照，均已如數奉到，（三）鈞座續委座副已電，令派別動隊向顯兒井東南方草廠溪水邊河鑄鑄場白荷閣一帶，大森林分別設伏截擊，自應遵照辦理，惟指示地名，圖上循尋未獲，派人詢問，亦無知者，擬俟到顯兒井附近，再探查究在何處，即派隊前往設伏，職孫渡叩銑印。

川軍潘總指揮文華電令 郭助祺

一、據報匪陷仁懷，旋即放棄，有山毛竊向顯兒井西竄橫嶺。

二、貴州揮移還詳偵匪情，如向在仁懷即繞道土城仁懷大道以赤水爲後方，右與陳指揮聯絡，向匪進攻，如匪已放棄仁懷，則取道羅廠，由石板灘等處入川境，與陳指揮連合，準備西進，屏蔽南六縣爲安，又報告章旅朱團，速赴長寧剿土共，餘四團在柏樹溪安邊集結待命。

三月十七日 共匪在仁懷屬架設浮橋，竄入古蔺川軍郭師追抵羅廠，中央軍吳縱隊接兵楓香壩。

蔣委員長手令薛路德西侍參渝電

薛主任，周總指揮，吳司令官，其密，本日飛偵仁懷，已架設浮橋二道，據其判斷，匪大部已渡河向古蔺西竄，惟茅合與仁懷間尚有少數殘匪，我郭助祺部，已軍中擊斃，而吳縱隊仍在楓香壩未動，兄等向前追擊，在沿途重要地點，均應酌留少數部隊，約營爲單，築壘扼守，以防匪再繞道回竄，例如毛顯魯班場楓香壩羅廠等處，皆應酌留若干一面修壘守備，掩蔽後方，一方面可搜索附近殘匪，但此守備隊，必須教其練習伏兵之法，預在其左右前方五里十里附近處，選擇地設伏，以圖圍剿殘匪，惟用伏兵戰術，方能奏效，希實密勿忽，據確息此次匪所過村落，皆

就待明令
便待共匪
人待口實
待待又
指為擾亂
後方治安
性命之憂
可得觀之

佈置完畢
不再回京
再渡河進
擊頭已進
達了

留有三伍小部，以折送民家，並囑為民家工作，而民家因之多為其設法，此即一面為其赤化，與回黨之準備，二而繞過我後方也，故此後前方追剿部隊，不必過大，若再依原剿辦原則，處處防堵，只要不失匪蹤，則我每路追剿隊，多有八國兵力，即已足用，仁懷留守兩團，如嫌不足，可多派一團，總使此匪以後，不能再回赤水河以東，望以此意，相繼部署，如部隊疲乏不多，則盡量向其以西地延伸，覓船架橋，並應嚴防匪向赤水河南岸回竄，果能除其取道便利，則可先到仁懷，再轉向周縱隊跟進，請兄等自行酌定，中正手啓，徐成待參閱。

蔣委員長再令周澤元徐成待參閱電

限一小時到周總指揮，某部，即渡河草渡溪，里根與方向如何，各圖皆不相同，如草渡溪在鄰家渡以西，可取牛河（五十為分一圖）以西之大河鎮，聯成一線，構築工事，但不必沿河構築，應在東南離河稍遠之處，擇要設伏，待其半渡而後擊之，此乃應有計劃，然匪向西向北，如皆受堵絕，則其最後必仍向赤水河東南回竄，而以向南岸之公義為更多，故此時見部，可以有力之一部，急渡赤水西岸，監視匪蹤，其餘可在東南岸扼要布置，并多擇要地設點，佈置已完，匪不回竄，則可再渡河進擊，孫縱隊主力已在觀兒井附近，請與之聯絡，吳縱隊亦可令其先在東岸，即在茅台之南北線，與兄部之右翼聯絡，如何希酌之，中正手啓，徐成待參閱。

蔣委員長令孫渡，潘文華，徐成川行參閱電

限即刻到潘定，第三縱隊孫司令某密，（一）現在匪已山茅台竄過赤水河，我敘永畢節第二防堵線，亟應嚴密封鎖，堵匪西竄，（二）潘總指揮，應飭陳師（萬仞）於橋谿鎮永寧縣山赤水河（含）線，孫縱隊應於赤水河（不含）至畢節線，擇要先行選擇據點，相機進剿築工事，（三）各據點工事築成後，即速於各據點間，自力火力，均能互相及為要，（四）潘總指揮孫司令官，應雙方互派公員參觀，彼此工事，務資連聯，（五）所選工事地點，即日電告，并繪詳圖報，（六）此種封鎖嚴密與否，關係匪前途兩顧，望各妥速辦理，中正徐成川行參閱印

編者按，用兵之道，千變萬化，所謂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共匪狡詐，人所共知，朱毛盤踞閬中之時，欲將閬中據為長久，中央以綏遠之策困之，使其受其困窮，小試而險，此誠得法矣，殆其突圍西竄，朱突狼奔已越過數省地，中央尚欲以綏遠困之，其計左矣，須知朱毛出竄之目的，急欲與徐匪向前，聯為一股，另造強敵，故遇堅不攻，有隙即實，中央仍以綏遠政策為不二法門，其奉命建社之薛周兩路，每遇截剿之處，則藉口築壩，以爲不迫剿之聲言，

共匪西竄記

最失策者，專恃兩軍，自告奮勇，負責窮追之得堵，實事負何芸懋竊匪所至之言，與龍，細察蔣氏計畫，匪未到之區域，先劃一廣突圍之後，又劃匪未到之地區為另一封鎖線以來，莫不如是，今朱毛飢疲於川黔之交，動，不許自由，尤令人百思不解者，電令孫，派人詢問，問不出，此是何意，難道怕演分明共匪竄過赤水河以後，速派大軍，斷尾大部，則仍留東岸築壘，以待匪回頭來攻，何，央剿匪大軍，不用之攻剿，而留之以待

附南京新國日報載薛岳電京報

我軍現分五路追剿，連日均有斬獲，步槍七百三十枝，輕機槍三挺，郭縱隊十七枝，周縱隊十四日追至永安關附近，四日在平橋驛截剿偽三軍團第六師，沿途斬獲無算。

中央軍吳司令奇偉後成電

巴巴均一帶之匪後衛部隊，經我軍中。

川軍潘總指揮文華報告

三月十七日，匪約萬餘人，由茅台至我邦增輝所將向仁懷進攻，劉旅開

此電除王
縱隊大
外其係
達戰此
軍官傳
中技也
余不借
在各軍
日軍從
文軍則
歐俘則
慶雲也

是日，我潘旅奉令向潯廠追擊前進，當與匪之後衛接觸，我前衛遂奮勇攻擊前進，該匪稍行抵抗，即向仁懷方向逃竄，當俘匪二十餘名，獲步槍十餘枝。

昆明十七日專電

現各路大軍雲集，吳縱隊抵楓香壩，周縱隊與奔珙場之匪接觸，孫縱隊取捷徑向黔西兼程進堵匪先頭，劉湘已令陳指揮在敘永古蘭以南各地布防，匪已四面受敵。

三月十八日 共匪西竄敘永古蘭，再陷石寶寨，川軍潘旅收復仁懷縣城。

蔣委員長新頒部署

蔣委員長巧亥川行參本部電

(甲)現匪已渡過赤水河西岸，據本日飛機報告，古蘭方面甚安靜，見匪先頭數百人向古蘭西南方向竄逃，似此匪主力有向西南竄掠樣。

(乙)我軍以在江門敘永赤水河鎮以東，及沿赤水河流以西地區，將該匪聚殲之目的，擬定部署如下。

(一)侯代司令(漢祐)所部，担任赤水土城(含)之線，主力置土城，魏副師長(金榮)所部，并指揮蔣銘旅，担任土城茅台小河(含)之線，主力置茅台，王司令官(家烈)立即飛遣担任小河口大渡口仙家渡赤水河鎮南岸之線，以上兩河防，均歸王司令負責指揮，均先扼要各渡河點，星夜趕築據點，嚴密工事，俟築成後，并於兩河間，佈築子網，連點成線，務使兩河間，能以目力火力交叉相及為度，就民三天完成，餘部迅速肅清赤水河東南地區之殘匪。

(二)陳指揮所部，仍於江門敘永赤水河鎮(含)線上，照上法切實築壘防守，該部任務，重在防堵。

(三)孫縱隊主力，仍集結畢節以北，但速派一部防守竊兒井，與川軍確取連絡，嚴密聯防。

(四)周縱隊會合吳縱隊，暫在鄧家渡竊兒井間，務須多派精探，察匪竄方向，立即率隊攔擊或襲擊，或擊其半渡。

(五)郭部仍向古蘭方面尾匪追擊。

(六)各部進剿情形，及築壘地點數目，立即電告，并速繪圖補報。

中正巧渡川行參本部

黔軍軍部巧日通報

據報市慶行營參謀團賀主任國光接西電，本日飛機報告。

- 一、仁懷茅台仍有少數匪伏，茅台以北下流，搭有浮橋二座，爲大部陸續渡河，向古蘭方面西竄。
- 二、我軍有一部由舟塘場向吳馬口移動，先頭已到吳馬口。
- 三、郭師本部到達羅廠等語，特聞。

川軍潘總指揮文華報告

三月十八日 匪大部在兩河口石寶寨鐵廠等地，其小股已竄到鐵龍山附近，另一股尚在茅台對岸警戒。

我郭指揮率所部向茅台推進，陳指揮所部達袁兩旅，堅守敘永站底赤水河鐵之線，魏周兩司令，集結於鐵龍山附近，周大隊已馳赴三岔河待命。

赤水十八日專電

川軍潘旅午前九時，佔領仁懷，潘袁兩旅，午移推進到茅台河邊，匪於昨晚（十七）完全由茅台渡過赤水河，我軍正跟蹤追擊，郭師於巧晨到鐵廠。

敘永十八日專電

共匪長驅
暨伏夜動

匪分三路由茅台草灘溪等處渡河，主力在草灘溪向石寶寨，因避飛機，晝伏夜行，我堵袁兩旅，率部堅守營盤山站底舟塘場之線。

縱者按中央行營，無一道命令，不側重桐壩，在行營視爲精心得之筆，且阻期完成，繪圖補報，然每一縱隊防區，綿萬數百里，咄咄豈易立腳，謠云賊夫關門，水到開溝，此之謂歟，中央軍以八九個師兵力，集結於鄧家渡觀界井一隅，派隊巡查，雖其半渡，無怪龍雲有保存實力爲滿足之譏。

三月十九日 共匪洞渡於敘蘭之間，川軍謝團被匪圍攻。

川軍潘總指揮文華報告

三月十九日，匪大部已由川滇邊境西竄，其一部仍在赤水河西岸，與我潘旅相持，鐵龍山之匪，已竄到古蘭。

是日，我魏司令謝爾，防守鎮龍山至傅家鄉之線，於午後三時，匪約四五千人，向我陣地進攻，激戰約三小時，匪大部已將我後方抄斷，我團因受匪包圍，友軍亦失連絡，乃向匪右翼奮勇攻擊，肉搏數次，始得突圍，退守要隘陣地。

中央軍萬師長耀領皓未電

（一）派赴石寶寨偵探報告，匪自巧日午，先頭經石寶寨西竄，皓午仍繼續不斷，其掩護隊千餘，經官田壩西竄。

（二）據派赴水口寺方面偵探回報，匪於後日，自茅台渡河，分兩路西竄，其主力經兩河口向大村，其一部經水口寺向石寶寨鎮龍山西竄。

中央軍周代總指揮渾元皓戌電

據派石寶寨可資便探皓申回報，（一）匪之一個軍團，已經可資西竄，皓午其後尾部隊，尚在可資附近，（二）據聞匪大部係於巧皓等日，經石寶寨川南地區，向西方竄去，（三）石寶寨，現無匪蹤。

三月二十日 共匪三陷古關城

蔣委員寄成川行參戰電

此次朱匪西渡赤水河，應集古關東南地區，我川軍劉建寰魏周各部，在天地鏡永熱處赤水河鐵防堵於西，周吳侯各部沿赤水河流防堵於東與南，對軍現正向此線接防，騰出周吳兩部，担任追剿，孫殿英亦向赤水河鐵防堵，郭部由茅台河追擊，以如許大兵，包圍該匪於狹小地區，此乃聚殲匪之良機，尙望防堵者，務在封鎖線上，晝夜并徵集民工，趕築工事，以築鐵堡為最善，尤須嚴密堅固，並與友軍確取連防，使無間隙可乘，并另控置兵力於相當地帶，準備迎頭痛擊，並派多組別動隊，遍處游擊，阻其行進，眩其耳目，追擊者，不顧一切，以我匪痛擊之決心，或尾匪追擊，或派游擊隊繞出其前，攔擊腰擊與堵擊，或主力趕出其旁截擊，剿匪成功，在此一舉，勉之勉之，蔣中正鈞成川行印。

武昌行營第一處號午電

朱毛主力，佳夜以來，由蓋義西南暢溪一帶西竄，文日竄過楓香壩，創日我吳殿隊佔領楓香壩，僞三軍團向四

西國之勢
或成何不
河頭並進
事的方法
太多但國
耳不肯事

北逃竄，係一五軍團，兩日由仁懷南之永安寺進犯普理場，與我屬縱隊激戰，十一時經擊退，已向仁懷茅台竄定，其先頭銃日已竄過茅台附近之赤水河，我周吳縱隊，分隊追剿中。

川軍潘總指揮文華報告

三月二十日 匪主力白鶴庵到河叉，有向瀘龍場進，隨離南竄，另一部在草紙場附近。我部指揮所部連開古藺，追擊前進，魏周兩司令集結三岔河，與匪花場。

本日拂曉，我屬旅團，由茅台強渡過河，即六章紙場匪逃，約數小時，捕獲旅陳國趕到，當即加入，該匪遂不支，向古藺方向潰竄。

黔軍何師長知重號成電

據派赴石寶寨偵探回報，（一）殘匪大部，巧皓日竄抵古藺屬之大村，石寶寨，長坪子，乾溝，水口寺一帶地區，其一部在余家坪與我旅師（耀煌）七十四團相持中，（二）匪似有向古藺續竄模樣。

滇軍孫司令官波令魯安兩旅號申電

頃奉總指揮皓成電開，（一）匪巧午起，先頭經古藺之石寶寨西竄，至皓午止，仍繼續不斷，由該地經過，（二）官田場有匪千餘，係其掩護部隊，（三）據派赴水口寺方面偵探回報，匪竄茅台過河後，分兩路西竄，一經古藺屬之兩河口，一經水口寺石寶寨，（四）我旅師主力在耶家灣黎民鎮扼守，柏輝堂全部，巧晨向毛壩場推進等因，特聞。

孫司令波令李團長長松號四電

- （一）據報赤匪自茅台渡河後，巧午其先頭已達古藺屬之石寶寨，皓午仍繼續不斷，由該地西竄。
- （二）該團應即協同各地團隊，趕速佈防，以防匪循舊道，侵入威鎮。
- （三）本軍現以主力暫在畢節赤水河間，一部在威鎮井佈防。

孫司令波呈蔣岳號成電

皓西野午均已奉悉，（一）鎗場太平場小河邊一帶森林中，森副電後，已派白鵝場兒井附近游擊隊前往，剿捕毛壩場方面偵探回報，匪已向普理場北竄，且因我旅奉命移動，故仍折回，現當另飭安旅，趕日派兵前行分剿。

敗仗，（二）職部官兵中負輕傷者，僅二員，重傷共十一員，（三）巧婦智日，甄兒井普泥小河，均無匪情，惟前派往仁懷方面偵探回報，長岩吳瓦一帶，確有侯之担部潰兵二百餘名，四出擾亂，至派赴龍昌營方面偵察所報匪情，似鈎應後展電所得匪情相同，（四）職運委座令，以主力集結畢節以北之毛鷄場小場一帶，安旅在甄兒井八盤，魯旅在赤水鎮及金銀山一帶，一律整編佈防。聞

孫司令渡呈龍電復電

粵申成等電奉悉，（一）據報匪自茅台渡河後，巧午其先頭已經古關東南之石寶寨兩河口，皓日仍繼續不斷，經過中，鈎座令於清水塘一帶，嚴河固守，帶顧爾翼，覺於目前匪情，不易應付，因清水塘距滇邊約四日以上行程，匪若渡河西竄，以石寶寨距摩泥營盤山，不過兩日行程耳，目前甄兒井龍昌營一帶，均無匪情，兼二四縱隊，均在毛鷄場仙家渡大河口小河一帶佈防，職部似無到清水塘之必要，依目前情形，為鞏固後方計，應先以一部移鎮雄附近佈防，總較相宜，如何乞示。

三月二十一日 共匪作同竄黔北之準備。

蔣委員長嘉獎王主席，盼刷新政治，何總司令繼報告部隊調遣情形。

川軍潘總指揮文華報告。

三月二十一日 匪主力已由龍泰溪夾石走馬場向太平渡竄去，另一部約數千人，已由淋灘太平渡二郎灘過河，先期距土城甚近。

潘總指揮文華電令（陳萬仞帥）

- 一、據確報匪徒涉過赤水河東岸者，僅數千人，其大部尚在太平渡二郎灘等處，覓材築筏中。
 - 二、除已令劉旅及周大隊即日向天池移動，魏司令調赴桂花場，周司令暫駐古關外，田旅到合江縣旅到江津。
 - 三、陳指揮所部仍守原防，與滇聯軍軍制匪西竄。
 - 四、貴指揮所部當面匪情，向太平渡二郎灘乘匪半渡擊之為要，此令。
- 蔣委員長馬午渝秘電

貴陽王主席紹武兄助鑒，巧以貴電悉，其密，匪誠可惡，許國心長，至用嘉佩，尚盼益加努力，剿匪安民，

第十編 匪竄川黔邊區受創之經過

商新政治，以副厚望，中正馬年祝辭印。

編者按中央與西南形成對立，已非一日，而對王介於兩大之間，事齊事策，不免雙方應付，中央遂幾增與漢有電，欲排而去之，苦未得便，頃乘朱毛西竄，中央藉此機會，收回黔政，威逼西南，剿匪不獨爲名耳，而貴州省委諸人，目光如豆，倚夢夢昧昧，而不之醒，仍抱閉關自守主義，還在交相攻擊，奪利爭權，甯甘玉碎，置剿匪大計於不顧，在就私的方面言，未嘗有一人具熱心赤忱爲王氏謀者，間或有進忠言，大率秋風馬，耳外言不入，且聞關係中人云，蔣委員長派李仲公來黔示意，望王早自爲計，復派駱毅雄主任何成溶飛黔，亦在勸王自量軍政兩席，聽其取捨，若從政，則交出兵柄，若爲軍符，則交出民政，二者必不可得兼，王唯唯，謂到黔四後，即有所表示，其時李何已電復蔣，迨王到黔四以後，聽其親鄰邵後芳之言，謂軍政兩權，得之不易，萬不可輕棄，王遂寂然，久無回聲，弄得李仲公何成溶兩人，西南旅貴陽，傍徨失措王氏結果演到兩頭滑塌，此亦剿匪聲中，涉及政治頗有興味之一幕。

中央軍局代總指揮譚元衡電

一、據蕭師游擊隊報告，新店子西之迴龍山，號日到匪游擊隊數百，現仍匿山中，迨又南十里亦發現便衣匪百五十餘，經我驅逐，向鐵廠竄去。

二、據鎮龍山逃難土民，號日上午古關城內外，各到匪一部，川軍顧團及民團，皓日在蔣家田與匪接觸後，當晚即向古關西之得志關撤去，古關民衆，均隨軍逃避一空。

三、皓日有匪三人，到迤又調查魚塘河上下游一帶之匪蹤，與渡口情形。

四、皓日據報到匪一部，人數不詳。

五、據探此次匪自茅古渡河後，係分兩路西竄，一經大村魚岔向鎮龍山，一經石寶寨鐵廠向綽廠嶺，每日其大部尚在鎮龍山鐵廠一帶地區。

滇軍孫司令渡呈薛岳馬午電

一、職部奉委銑西巧亥電，已集結畢節以北之毛鷄場八折坪金銀山赤水鐵一帶，築堡布防，並派一部防守瓢兒井，迭經呈報有案，惟畢節至瓢兒井，至赤水鐵及赤水鎮至瓢兒井，均互距百餘里，以職部兵力計，似嫌分散，顧慮實多，爲避免匪各個擊破計，則本路軍，似應隨時隨地結使用，亟令縱隊，更以不太分散爲佳，一得之愚，仍僑

師以破
對軍之
皆以誘
軍入我

其兵力
不待接
受不待
一層設
無可置
何
中央原
此處生
好壞人
出保先
是可能

卓裁。

二、至鈞座令對清水塘龍昌營一帶佈防一節，不惟與二四縱隊任務衝突，且馬辰接周司令號西電稱，匪大部已經石寶寨以北地區西竄，一、二縱隊主力，已控置清水塘龍昌營之線，並盼戰部速委座巧發電令，集結於畢備以北，派一都防守龍寶井等語，職部似已無移向清水塘龍昌營之必要，況據最近情報推測，恐匪西竄之成份較多，則職部似應速調一部移鎮咸關，先行佈防，以免此方發生空虛，及尾追不及，如何乞示遵辦。

(三)雙山方面，原已遞令派兵一團駐防，嗣奉委座巧發電令，業已撤回，現此方有游擊常川梭巡，似可無慮，又據魯旅報稱，駐南關之第九團報告，現對岸赤水鎮堡，有川省團兵約二百名，合併呈明。

湘軍何總司令總報告

二月上旬，以朱毛西竄，由黔北至滇川邊境，而賀龍股匪，久踞湘西，為患日深，非增兵圍剿，不能早收肅清之功。當時令十五師及二十三師由黔東回湘剿辦，二月漾日以前，二十三師由松桃已開到麻陽辰溪之線，而十五師因在秀山酉陽佈防太寬，集中難時，適奉委座漾電，以朱毛回竄黔北，有偷渡烏江，企圖與蕭賀合股之嫌，飭十五師及二十三師速開烏江防堵，又奉有亥電，着以王東原李雲杰陳光中等師，配置於福源至水口(含)一帶，沿烏江東岸防守各等因，當即轉飭該各師遵辦，本部并令李雲杰為烏江江防指揮官，王東原大部，仍固守秀山龍潭酉陽之線，防堵賀西竄一部沿龍灘至沿河縣西南小河北岸，構築工事防守，李雲杰師於東多等日，分由麻陽向烏江急進，大部担任自沿河縣西南小河南岸，至思南(不含)間之江防，并構築工事，一部控置於松桃，令陳光中師同時由銅仁向思南至石阡西水口渡之線推進，均於三月上旬，先後到達指定位置防堵，嗣又奉委座電令，五十三師應兼程向石阡於三阡及其以西急進，東至銀溪口與陳光中師接，西至餘慶水口沿烏江扼要佈防等因，當飭該師遵辦，該月冬日，分由鎮遠晃興向指定位置前進，於魚處等日到達，佈防完畢後，又奉委座訓令電令，以朱毛山遊義方面向西南竄，着五十三師即由現地開至遵義，限養日以前到達，但任自遵義北移順關(含)起，至遵義南鎮南關止之線，防務線上，各道路均須築壩，防匪回竄等因，遂即轉飭遵辦，據李師騎珩先後來電稱，該師於號馬等日，趕到遵義，遵屬築壩防守。(完)

三月廿二日 共匪再渡回竄二郎灘東皇殿，大股回襲土城川軍周煥然部收復古關城，龍總司令電，嚴密二路各軍。

中央軍薛總指揮岳榮中電

此次匪由茅台渡河後，分兩路西竄，一經大村魚念河鑽龍山，一經蟲資襄，鑽廠，鍋廠坪，竄走，其大部尚在鑽龍山鑽廠。

川軍潘總指揮文華報告

三月二十二日 匪一部經與隆場，向楓香壩方面前進，我郭指揮部，向太平渡二郎灘等地阻擊。陳指揮所部袁旅推進得要關，建旅推進至摩泥，準備圍剿，周大隊開天池，魏司令開桂花壩，周司令駐古關，田旅到合江，張旅到江津防守。

敘永二十二日專電

一、我周部第二區隊長周丕承所部，於養農到古關，並據報探報，稱匪已分向二郎灘太平渡竄去。

二、匪先頭已到東皇殿二郎灘有東竄模樣。

三、匪以一股攻鑽龍山，魏部跟蹤追擊，已至恩梨岡之大部，自號日起由太平渡造浮橋兩道，已走與隆場者，有與土城者，其目的仍在回竄還桐。

重慶二十二日專電

劉總司令湘爲防範朱毛殘匪，增派田師毅旅全部開往黔邊助剿。

第二路軍龍總司令雲養德電令

急查陽薛總指揮，分轉吳周孫王各縱隊司令官，亦匪前次回竄黔北，致遇桐槽陷，地方受其荼毒，深用疚心，查其原因，固因地區遼闊，赤匪狡黠，亦因各部未重視命令。玩忽因循，以致於此，現委座新頒計劃，暨匪於赤水河水寧河之間，除任追剿者外，餘皆憑河固守，辦法極爲扼要，地區既窄，殲滅自易收功，惟能否達此目的，全視各將領之能力與熱心耳，若逾此範圍，失此機會，後來益難措手，此匪之延宕一日，地方即多受蹂躪一日，設各不良份子，復起其間，益有不堪思議者，各部長官，須知國家現在地位之險，人民痛苦之深，非剿滅此匪，無以救危亡而慰民望，務各激發大良，恪盡責任，勿使殘匪肆虐，赤禍久延，倘仍蹈前轍，邦有常刑，亦不能再予曲貸也。龍雲養德印。

龍雲養德印
之命此
之命此
之命此
之命此

譯情已另
電達另有
指示在其
中不可示
外人也

編者按何總司令鑒，對於薛匪兩路，遇事優容，而龍總司令雲，對於縱隊各兩位總戎，中度完全表現於字裏行間，但不知薛匪周作何感想，第一次遂獲失陷，今第二次又告失陷，黔省縱靖有人，實無旁貸，龍總之所以嚴詞責備者，實想消不俱對各軍實情，對直屬之滇軍，尤爲厲害，看次一電令即可知了。

滇軍龍總司令雲手令滇軍發電

行營，孫司令志舟弟，並轉思潘子泉子玉諸弟，克密，滇軍休養有年，方者甚大且重，未可稍忽，出發之初，因地區遼闊，匪情狡詐，官兵雖有殺戮必然之現象也，目下匪自黔北竄入川邊古敘之間，區域狹小，大軍圍逼，與赤水鎮被剿，并據報已於日內開往，觀察匪勢，如向西竄，匪之實力確只有上電述，我軍防地異常扼要，與普通都署不同，封後務須以獨立作戰之精神。取迅飭所部，作戰時，務不存亡相關，榮辱與共之旨，協同互助前往，勿各自爲謀，膜

龍總司令雲令孫渡發亥謀電

孫司令志舟弟覽，某密，頃奉蔣委員長皓戎行參戰電令開，查朱毛殘部，盤踞山麻線堡向東南逃竄，刻已到馬蹄灘白沙鐵廠龍山等處，有匪小部，以敘閣以南，赤水以西，畢節仁懷以北地區之目的，擬聯合各軍，向匪圍剿，現據守馬蹄灘清水塘兩點，萬師應以一部扼守鄭家渡仁懷兩點，各以主力向匪進剿，武筠連東移之郭廖范達各旅，應扼守古閣敘永兩點，應以三旅以上兵力，分據土城兩點，餘部向匪截擊，第十七師變員會部，以主力駐紮江，分派一部防務，仍須川滇軍，聯防守備，防匪盤旋西竄，各部應與左右鄰接友軍，確報備查，等因奉此，除電復遵辦外，仰即遵照辦理具報。

滇軍孫司令渡呈龍雲發亥電

某密，（一）刻已竄麻線堡一帶一、二、四縱隊，在赤水河右岸，川軍立

孫司令渡再呈蔣龍視西電

頃據赤水河馮團長電話報告，昨竄古蘭之匪主力，在鎮龍山偽政務部主任李富春，會率匪約二千人，竄至鎮龍山附近，企圖西竄，旋知川軍有備，恐受夾擊，故復折回東竄，昨日川軍周煥然部，已入古蘭等語。

孫司令渡致滇各旅及滇省民團總指揮蔣介卿電

一、據報匪已竄古蘭東竄，馬辰已於太平渡渡過赤水河，刻川軍周煥然部已進入古蘭，但匪係以主力東竄，抑以一部東竄，而主力仍西竄，尙待證實中。

一、匪情況變化，本軍以後應如何行動，正請示中。

一、魯旅擬懇總座注意編整一帶防務，與渡所見相同，除已迭電總座，飭滇邊各縣，及後方部隊，嚴防外，再電蔣介卿，嚴爲防範。

一、安建議各節，與渡所見相同，迭電請將駐黔見非部隊調回，總座及薛均已照准辦理，而安座整西電令，仍須酌留部隊扼守，在與各軍會剿期間，自不能不聽命照辦，免生誤會。

一、頃奉安座養申電節開，竄據古蘭之匪，現復向東回竄，馬辰已於太平渡二郎灘過赤水河，但匪案用曲線行動，是否其主力東竄，抑以一部東竄，而主力仍西竄，不得而知。

三月二十四日 共匪西竄，先頭已達李子關良村，主力抵興隆場。

蔣委員長由渝飛筑，督剿朱毛。

貴陽二十四日專電

蔣委員長二十四日下午四時，由重慶飛抵清鎮平遠飛機場，薛岳何成溶王家烈李仲公等均往飛機場歡迎，下機後，即乘汽車到貴陽，赴貴州綏靖公署休息，（其時設六廣門內毛光緒宅），貴陽街市，懸旗結彩，表示歡迎。

川軍潘總指揮文華敬電

赤匪全部於廿一日陸續向太平渡過渡，一部渡赤水河，一部由二郎廟大部由馬蟻溝向桐梓逃竄，我軍截擊渡河，向興隆場東皇殿前進，正跟追中。

潘總指揮文華報告

第十編 匪竄川黔邊區受創之經過

三月廿四日 匪大部由興隆場二郎壩向桐梓急竄，其先頭已到崑山關附近，我部追擊陳部守太平渡二郎灘一帶，赤水二十四日專電

朱毛股匪，由沙灘二郎灘太平渡等處渡河，即分兩路東竄，一路由沙灘牛渡河直趨桐梓，其先頭敵日已達李子關，一路由臨江場東泉殿趨松坎，其先頭敵日達良村，其大部二十四日亦竄抵興隆場，川軍張旅向溫水，田旅向松坎，郭指揮正追擊中。

第一路軍李司令蘇斯敬電

奉空座漢申電，據空軍報告，遵桐線西之通龍場，發現匪軍二百餘，是匪已接近遵桐。

滇軍孫司令渡致周運元敬電

(一)頃接魯旅長電稱，據探報，竄入古關之匪，幾已全部退出，且並未與川軍激戰，與尊處所得情報，略有出入。

(二)敝部刻奉委座電令，仍以主力集結於赤水河摩泥之線佈防，安旅仍駐毛鷄場窺覷井待命，其餘魯兩旅，適午可達赤水河鎮，及摩泥一帶，集結完畢。

三月二十五日 共匪大股回竄於遵桐仁豐地區。

蔣委員長在貴州綏靖公署閱四維八德

川軍潘指揮文華報告

匪大部向李子關竄去，一部由大壩向高大坪竄去，獲另一股則已到松桐間新站附近，陣部守江綏防線，黨旅移前，今仍守屏電。

重慶二十五日專電

據兼江電話，朱毛殘匪，自仁懷茅台慘敗，損失人槍在五干以上，狼狽不堪，繞道古宋之鎮龍山，又被川軍痛擊，復經太平渡渡河，竄據東泉殿，意欲再擾土城，殊知侯漢佑部防禦堅固，川軍又到大部增加，予以迎頭痛擊，而中央軍川軍追擊大隊，已過太平渡，匪復向桐梓遵義潰竄，此刻中央軍裝同野師，已駐桐梓，川軍張師田冠五兩旅，亦向東泉殿土城前進，湘軍陳光中師已到涪潭，李福新李雲杰兩師，已進駐遵義，正向湄潭營前進。

桐城二十五日專電

朱毛匪匪，日前欲東竄桐城，因此聞國軍配備，極爲完善，旋又折回向仁懷方面潰竄，故左衝右突，總實就事，綜合此次竄擾之路線，略成一「太極圖形」，然川黔湘各部，曾經逐出截堵，已將該匪四面包圍，現蔣委員長與黔後，想黔軍必興奮一時，如川黔湘及中央各軍，趁此機會，一致圍攻，預料該匪必無倖存之可能。

貴陽二十五日專電

有日匪主力已竄平壩營瑞瑞一帶地區，似有續竄通桐之勢，梗日竄馬蟻溝東臺殿，數日四竄，郎場附近，有未繼仁懷東北之楠木壩，約數千人，川黔友軍，及中央軍，正聯合圍剿中。

松坎二十五日專電

據探報，匪由太平渡過河後，一路經順江場林家廟向迴龍寺方向竄去，一路經馬蟻溝向大壩寺土寨壩方面竄去，自太平渡至迴江場一帶地區，均經匪我經過數次。

第二路軍龍總司令雲有卯電

孫司令志舟弟覽，密，據王縱隊家烈啟西急戰電稱，奉薛總指揮號已電開，匪約萬八千人，巧日分兩路竄逃，一由石心亭向鎮龍山，一由迴龍場向堰叉竄去，皓辰其先頭約三千餘，竄至李家寨魚洞鄉，其後續部隊，約萬餘，皓午竄到皇華鄉石寶山，垣又尚有匪四千餘，盤踞，我川軍各旅，自鈺永尾匪追剿，其潘旅皓未經古關到達老飯，據縱隊安旅巧未到達白沙，本路軍決定繼續鎮龍山石寶寨大村間地區，將回竄之匪，殲滅之，其部署如下。

一、周縱隊謝滿四師與孫縱隊取聯絡，經赤水河白沙迴龍場向鐵廠鎮龍山之線追剿。

二、萬師經茅台向大村石寶寨之線兜剿。

三、王縱隊何柏兩師，經太平渡向鎮龍山大村之線兜剿。

四、吳縱隊韓師已第結黔西，對新場田壩方向作戰之準備。

五、在古龍之第一第二追剿隊，應隨周縱隊行動，如匪被壓迫向田壩新場逃竄時，則周縱隊應鳴尾追擊，轉

師即向新場截擊。

等因，除轉令猶代司令，何副總指揮，須本有匪無我之決心，奮勇進剿，並與孫縱隊切取連絡進行外，謹電等情，

會戰電報通訊連絡，認真剋剿，務期殲滅爲要。

滇軍孫司令渡合安旅有皮篋

一、零座已於昨日飛抵貴陽，並望各官兵共同奮鬥殺賊，完成使命；二、匪情四散，（略）三、本晚本部及第十四團，宿清水鋪，七旅宿亮岩，五旅宿赤水鎮風水橋一帶，情況如無變化，惟有日完全集結於赤水鎮摩泥之線。蔣委員長本日在鎮演詞

剿滅赤匪 建設貴州

貴州國庫
無赤匪此
匪亦從何
處來對住
往來得往
謝

放匪來貴
州後派
兵來貴
州民

各位同志，我此次初到貴州，一切情形，不甚清楚，今天沒有意見報告，但是這幾月來，在貴州一般同志，無論文武，大家能同心同德，努力將赤匪驅逐，使貴州的人民，不爲赤匪蹂躪，這是大家很好的成績，也就很可以對得住整個國家和貴州民衆一點，不過赤匪現在還沒有消滅，以後大家必須特別努力，共同一致來將赤匪完全消滅，使我們貴州，能够長治久安，才算達到我們革命黨員和革命軍軍人的責任，也才可以做建國的信徒。

其次，大家要曉得剿匪就是救國，就是救民，在貴州而言，就是救貴州的人民，因爲赤匪不僅是到處殺人放火，而且要使本把中國一切固有的道德文化，完全摧毀，凡他所到的地方，就要使一個地方道德摧毀殆盡，就是不要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與禮義廉恥四維，甚至赤匪到一個地方，就要使那個地方變成禽獸的世界，古人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和禽獸不同的地方，就是人知道盡忠孝，行仁愛，重信義，尚和平，而禽獸毫不知道，人能够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而禽獸絕不能如此，我們中國的固有道德，就是總理所告訴我們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也就是我所常講禮義廉恥四維，現在將這些固有的道德文化，完全毀滅，就要使我們中國人，統統變成禽獸，所以赤匪就是我們中國人共同的敵，也就是我們三民主義當前唯一的敵人，所以凡是我們中華民衆的同胞，必須共同一致將赤匪消滅，才可以做一個人，要能永遠成一個人，就要先明白四維八德做人的道理，一方面要從我們的行動表現出來，必得人民信仰協助我們，才能將赤匪徹底消滅。

再次，我們現在無論要剿滅赤匪，要建設地方，不能專靠政府和軍隊，尤其不能專靠主任和主席一兩個人，必須我黨政軍各界同志，大家負起責任，共同一致奮鬥迅速和切實兩個原則來努力，然後新的貴州，才可以建設起來，大家要曉得我們現在要剿滅赤匪，建設地方，最緊要的事情。

第一是要請信義。

第二是要和衷共濟。

這就是今天第一次和大家見面的貢獻，關於成功立業最緊要的一點意見，大家努力做去，一定得到一條光明大道，來完成你們的責任。（完）

三月二十六日 共匪竄繞麻花苗田楠木壩。

貴州綏靖薛主任長並報匪情省電

（一）據侯副師長漢佑馬午電稱，據土城王團長馬已電話，號日竄踞古蘭之匪，現向土城四十里之太平渡梅灘二郎灘一帶，分頭竄渡中。

（二）據孫司令官渡養甲電據營旅長整午電話稱等日，匪已進陷古蘭，其一部馬日竄陷麻線堡一帶，以目下情況判斷，匪似續行西竄，成分甚多。

（三）據周代總指揮養皮電，據新店子逃難人民云，匪現在正秋山白楊河（鐵廠北三十里）蔣家田一帶盤踞，又據派赴鐵廠山探回報，鐵廠沙壩水拓溪一帶之匪，尚未移動，鐵龍山魚舍等處，仍有匪甚多，又據派赴整馬司偵探回報，據馬路灘土民傳說，匪大部經石寶寨鐵龍山向古蘭以東地區之老山大等一帶移動，似有向土城進竄模樣。

川軍潘總指揮文華報告

三月二十六日 匪大部現在茅台馬桑坪李子關地區，其小部在四社站婁山關等處，一股由官殿何村向桐梓竄去。

潘總指揮文華電令 郭勛祺

一、匪在二郎灘壩合股，大部向李子關竄去，一部由大壩向高大坪竄去，刻似在蓮桐仁三角地區。

二、郭指揮即在土城應旅防守沙灘至螞蟻溝之線，潘旅防守螞蟻溝至東皇場之線，宜旅在桐梓。

魏司令佈防沙灘至李子林（不含）之線，周司令佈防李子林（含）至茅台之線，均須構築工事為要，張旅守備水待命。

滇軍孫司令官渡省電

一、綜合各方情報，匪主力數日已竄至平壩營大渡灘一帶，似有竄竄桐梓之勢，其竄螞蟻溝東皇場之一股，數日復回竄二郎灘附近。

第十編 匪竄川黔邊境之經過

二、川軍郭師近向太平渡渡河中，襲部有目可到桐梓，李振冰部仍在通遠築壩，吳縱隊主力現集中赤水長幹山附近，周縱隊主力已到井塘楓香壩一帶，王縱隊及本縱隊位置仍不動。

三、本月末六日口令改變如次。

(甲)普通有，(秩序)，處(部署)，倫(稱艦)，體(豐年)，冊(完整)，世(接濟)。

(乙)特別有，(手足，交指)，處(指置，裕如)，倫(如問如陵)，體(恆歷大有)，冊(有始有終)，世(終焉允臧)。

孫司令渡呈薛岳有皮電

一、本日機部報族已到康泥，匪族已連風水橋關脚關山赤水鎮一帶，各就現地築工布防。

二、赤水鎮康泥一帶，自經前次赤匪蹂躪，先後迭次駐軍，給養萬分困難，發之此一帶官紳，聞赤匪回竄，均逃避一空，一切更無辦法。

三月二十一日 共匪優游黔北，黔軍將在珍擊退濯潭小匪，謝營長樹華連附鄧續臣等陣亡。

中央政治會議，決任命蔣中正為特級上將，閻錫山、馮玉祥、何應欽為一級上將，陳濟棠、李烈鈞、何應、白崇禧為二級上將。

黔軍將師長在珍感電

宋毛諸匪二次離邊分散小組游擊隊在遵桐一帶，宣傳赤化，茲探得游擊隊二百餘人，在濯潭北區積極活動，當命職部謝營會同濯潭民團，前往撲滅，追至濯潭青杠園，將匪圍剿，擊斃匪營長鄧憲文，及匪徒四十餘人，生擒匪連長許鳳桐黃曉卿等十一人，據俘匪供稱，係僞命到濯潭赤化，此役擊獲太厚遺手提搜用枝，手槍四十七枝，紅軍戰術一冊，開藥工作一冊，龍俄步兵戰鬥條例一冊，偽命七件，謝樹華負傷陣亡，本軍負傷陣亡連附鄧續臣一員，中士馬占春，及士兵十三名。

川軍潘總指揮文華報告

三月二十七日，匪主力在長幹山附近，其一部在高大坪芝蔴坪等處，我潘旅扼守興隆場，謝旅扼守桐梓溝，其(恰)族扼守土城，魏司令推進抄湖，周司令推進二合樹，劉旅推進太平渡二郎廟，均嚴密防守。

匪軍赤化
開始於此

松坎二十七日專電

據探赤匪大部刻散布於茅台馬桑坪李子關一帶，雙河野師在四柱站裝山斷尾，與匪小部接觸。

貴陽二十七日專電

現平家寨花苗田白臘坎以北一帶，發現匪蹤，其一部已到楓香嶺北數里之地，有日午，有匪千餘由楠木壩竄入附近，被梁師擊潰，經廠北數里山中有匪大部，由楠木壩經花柳坪平家寨東竄，經我游擊隊截擊，至黃昏時，該匪大部仍續向東竄。

武昌行營第一總處未電

朱毛股匪，皓日竄龍山古關，後旋返回竄，馬日經太平渡二郎灘竄渡赤水河，便日一部經東壩向松坎進，主力經興隆場向桐梓進，有日竄抵仁懷桐梓間之丁村芝麻坪一帶，似有再犯遵桐之樣。

新站二十八日專電

據探報赤匪朱毛先頭，至芝麻坪，主力在高大舖附近。

川軍潘總指揮文華報告

三月二十八日，匪大部份由花苗田白臘坎楓香嶺中間地區南竄，先頭已到達沙土，其一部由鴨溪西方之四井場南竄，我田旅推進至九壩，張旅推進何村，築工扼守。

蔣委員長令滇軍孫渡倫晨八時電

晨三小時到，孫司令官助鑒，鑒密，兄部本日已到何處，甚念，盼正復，股匪主力三日來仍在鴨溪與佛羅線之北方地區，與我第一第二縱隊對峙，窺其企圖，必將由該線突破一點，或在鴨溪附近，乘隙偷竄，務望兄部速取直徑，用最快速度，於本月三十一日以前，趕到打鼓新場，與西安寧間地區，俾得接應協剿，完成革命也，中正手啟
晨八時印。

滇軍孫司令渡致魯慰安各族長倫午電

頃奉薛總指揮感午電開，據報有日羊家寨花苗田白臘坎以北一帶，及太平附近，到匪頗多，其一部由楠木壩竄

第十編 匪竄川黔邊區受創之經過

據附近楓香壩北數里，亦發現匪一部等因，（二）匪既向東北竄，本縱隊各部除在現地趕築工事待命移動外，應一律派出偵探，遠分向小河灘兒井白臘坎之線以東地區，努力搜索匪情，以防其南竄，（三）第二旅全部，應集結毛鵬場八寨坪築工待命。

三月二十九日 共匪向黔西之西端突竄。 蔣委員長重慶行營昨致張蔣黔電。

蔣委員長重慶行營昨致張蔣黔電 限即刻到行營，孫司令官密，匪企圖向黔西之西南潰竄，已有一部竄至鴨溪南方之大渡，罕孫司令速率所部，世日集結黔西，并望先就道一部，兼程前往黔西堵擊爲要，中正謹辰貴參印。

蔣委員長重慶行營昨致張蔣黔電 查黔北災情深重，曾經電請中央撥款救濟，嗣據郭師長助電請提前撥款前來，經抄發四川服務會組織章程，以體中行參治代電，即參照該會統籌辦理，並電復各在案，茲准孔部長感國電，已由中央銀行撥匯五萬元，爲黔災賑款，請函爲賑放等因，除電復外，特并電達，希即就近派員具領，並在照時電妥爲辦理，具報爲要，中正謹西川行參治印。

蔣委員長重慶行營昨致張蔣黔電 據周代總指揮感未電，據投誠僑營長嚴劍營供，匪由鎮西竄時，約有十萬人，在沿途損失一半，距江華數十里之處，埋槍甚多。

田軍潘總指揮文華報告 三月二十九日，匪已竄過鴨溪以南，現在沙土安底一帶我田旅推進至九壩天池寺附近，據之線，張旅以一都守何村，大抵推進至周市壩花秋壩，郭指揮所部，以一旅在二里壩附近，扼守以兩旅推壩花秋壩大壩之線。

編者按共匪在黔北洶瀾三次，黔北之民，感激中央深仁厚澤，義粟仁漿，百萬災黎，給以五萬元賑濟，每人可以分到一角，但是黔民所盼者，不在此涓滴之助，而在乎努力剿匪之師，假使當日粵桂兩軍，請纓追剿之時，中央如肯俯聽其請，早已收到曲算從新之功，奚待焦頭爛額，而後施以湯火藥哉，黔民所感受之痛苦，眞叫啼子吃黃連，有口說不出。

三月三十日 共匪主力竄安底，其前隊已渡渡烏江，犯丹絲之黃沙渡。

黔委曾州成貴參電 限即刻到，孫司令官鑒，電悉勝密，查匪主力，雖已安底茶園一帶地區，此時必續向西南急竄，惟恐黔西將於東日爲匪所佔，務希孫縱本日到達大定之安旅，世日急速到達黔西，該處有黔軍二團，可先派巡邏，其餘部隊，亦盼速至黔西附近地區，以獲得先制，則剿擊會剿，全功利甚大也，中正世成貴參印。

黔省有主
黔災有主
任川軍郭
師長來請
振貸地方
之資者願
匪何存

川軍潘總指揮文華報告 三月三十日，匪先頭已渡烏江，我部指揮所部（治）潘屬三旅，向轉溪東前進，田旅開東皇殿，張旅開土城。

息烽縣毛縣長鈞公函（甲）：昨前戒備，共匪於二月廿二日，重陷遵義，黔北緊張，息烽據烏江之天險，扼貴州之咽喉，為軍事重鎮也，兩軍九十三師，駐此城外山嶺，環築堡壘十四座，并於烏江各渡南岸築壘，以便扼守，五九師三五四團團長黃道南，担任沿江各渡警戒。本縣飭令沿江四五六各區，對於各渡口要隘，派隊嚴密防守。（乙）：據匪經過，三月二十九日午後五時許，縣屬第七區區長羅開輔由電話報稱，匪由羅蒙山黃沙渡渡河，敵團長即電飭該區區長立時封渡，將率常備隊守南岸待援，務使匪不得過，并請五九師三五四團團長派兵增援，一面電令第六區區長李子恩派隊警戒大塘渡，當即電報貴陽，未幾九莊（七區區公所所在地）流長（六區區公所所在地）相繼告罄。

三十日拂曉（匪係二十九日下午夜兩句鐘過河）：竊區長電報稱，匪大部在對岸用大砲轟擊，架筏搶渡，聲勢浩大，團隊單薄，匪已搶渡一部過江等語，當即電飭該區區長，增調民練死守南岸之大岩山（距岸約五十米尖樹嶺較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用土砲（洋拾砲）大刀扼險堵擊，匪軍因之不能登山，潛伏岸下，正相持間，從大塘渡搶一分向流長九莊等處進犯，五九師黃團之鄧營，奮力殊戰，以衆寡不敵，協同民團且戰且退，沿途居民避難來城者，一時游擊雜沓，驚慌風聲，人民驚慌異常，秩序頓失安定，敵縣長與三四九團訓練員江濤，集合民衆於城中停車，竭力宣慰，而秩序稍覺恢復，不一時而又大舉抗拒紛亂逃往之衆，更較上午不堪，無論如何，不能制止，其時黃團又調扎佐即有兵一團開來，息烽民衆相信，盼望如雲霓，直至初更以後，猶未見兵開來，城內搜捕法匪民衆，以為無援可恃，乃逃避一空，夜八時，九九師五九〇團張營超全始由省乘車開到，立即將工兵分配堵截各關，官兵登山如猿，水米鹽柴同時入城，頃刻配置完備，嚴防堅固，故該營次日得以從容收戰。

三月三十一日 偽一軍團犯息烽國軍連長黃玉庭彈附金桂連死之。

限即刻到，孫司令官陷電肅勝將，匪大部已由沙土後山向息烽渡河，其企圖必將山息烽修文經鎮四衝方向西竄，昨派白鵝坎部隊親可收回，望兄速率全部向鴨池河鎮西衝前進，并望激勵將士，兼程猛進，中旅須於東晚

趕到鐵西衛宿營，萬勿延誤，盼立復，中正手書世未印。

蔣委員長世申貴鑒

孫司令官志舟兄，鑒密，（甲）自本日起，匪約六百人，由后山搭浮橋兩座，竄渡烏江以南地區，與我息烽壯備對峙中，正午匪渡江者，已有千數，尚有陸續部隊，（乙）望兄部星夜兼程，經黔西限期日到達鐵西衛待命，嚴立復，中正世申貴鑒印。

息烽縣毛縣長錢公函（續前）

三月三十一日上午七時二十分，偽一軍團大部擁至，犯我息城，由螺獅田向我城北麓桑坡一帶猛撲，頓張營官兵據砲死戰，歷五六小時，陣斃偽營連長各一，匪數十，負傷無算，匪不支，潰竄至潮水底寨一帶，張營以少勝衆，全收息城，陣亡連長黃廷廷，連附金貴連各一員，土兵蕭良臣一名，爲國捐軀，殊爲可憫。

死得有色
是中央軍
的拿手好

是日下午三時，九三師由遵義全部趕到，一夜之力，建築環城砲壘及馬路各處障礙物數十處，密如蛛網，堡壘狀如星羅，無不嘆其神速也，惟恐晨拂曉，匪勢加緊，息城竟被包圍矣。（未完）

食陽三十一日專電

朱毛股匪無目的亂竄，卅世兩日以來，竄渡烏江南岸，現在息烽以北，烏江以南地區，我軍正包圍中。

編者按朱毛殘匪於二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餘慶之管口竄渡烏江，中央軍不肯尾匪追剿，擊其半渡，且在鐵溪張貼標語，無論匪竄何方，本軍以到達貴陽爲目的，於是旌旗招展，直取貴陽，到貴陽後，又不立馬派隊進江追擊，以龐大兵力，在烏江南岸，建築砲壘，不料甫經百日，朱毛又以二月三十一日，由息烽黃沙渡竄過烏江南岸，試問此罪，又加之於誰，在薛岳初意亦未嘗逆料朱毛有回竄烏江之企圖，其所以以在烏江南岸築砲壘防者，不過藉此護符，爲掩飾其不肯追匪之手段，並且上可以欺騙公座，下可以愚弄黔民，遂表示工作緊張，實際無一處可生效用，分明急其所緩，緩其所急，黔民爲之解曰，薛閣閣係今何用，前渡朱毛今渡回。可見獨攬政策，只能施之於共匪盤踞之區，不能川之於共匪流動之所，蓋有利於彼者，不見得就利於此，查委員長行營電令，一而再，再而三，莫不曰遲滯匪之行動，擊匪半渡，此次朱毛竄來竄去，渡去渡來，在川滇黔北一帶，有如繞樹三匝，無枝可依的様子，是不可謂匪之行動不遲也，今主國回渡烏江又何嘗見我國軍擊其半渡哉。

共匪西竄記

第十一編 匪竄黔中受創之經過

總論

軍令貴乎嚴肅，賞罰務重公平，始足以振奮軍心，掃蕩窮寇。侯之損失中烏江，走重慶，參謀團拘之以徇，田頌雖放蕩蒼溪，陷嘉陵，委員長撤之示儆，此二人者，固有應得之罪，然朱毛今又以回渡烏江逼近貴陽聞矣，魚竄增貴州之責者，何以不開委員長參謀團有何僥倖，按侯之損部之守烏江也，僅以一師之兵力，相持四日之久，而追剿大軍，風馳雲湧，直取貴陽，始則竄而莫追，築無用之砲壘，侯氏固有罪，薛周精將，豈能無罪耶？再按川田之被擄也，委員長乎令，責其不遵通令，種築砲壘，致使徐匪竄渡嘉陵江，准此爲斷，薛部奉命追剿，何以當匪北渡烏江之時，不壓迫匪後，先於貴陽附近烏江上游築工砲壘，嚴陣以待，似預知匪有回渡烏江之把握者然。查共匪於二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北渡烏江，以一月三日渡竣，今又於二十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南渡烏江，四月三日渡竣，爲期不滿百日，運動來去自由，烏江之天險既失，砲壘之障礙何在，田頌雖因未築砲壘而有罪，然觀薛岳聯軍佈網者，亦被匪突竄，又豈能無罪耶？乃何以不開將黃田頌堯者，責之於網漏之漏網，責而不平用意偏頗，可知責者重以周，責者輕以廉，胡自觀天下以不廣而自暴其私，是以服全國將士之心哉，故龍雲繼而發憤慨之言，李白勳兵於黔南之境，均靜觀將委員長御親征，將兵將將，果否能臨機外必先安內抗日必先剿匪之言，用心亦深長矣，尤有不能已於言者，朱毛不知委員長范蔚將軍，實然進犯，猶爲可想，若朱毛明知委員長范蔚將軍，固意來犯，驚動雲龍，其降降諸將防之咎，豈下於田侯兩氏哉。

四月一日 共匪大股續渡烏江，李抱冰沿馬路南進至息烽，各軍被匪擄毀，士氣頹喪，龍總司令雲憤慨責之。

第二路軍龍總司令雲東撤電

急行營孫司令志舟弟鑒，克密，此次該部移防黔西，行動猶常敏捷，琛城嘉慰，匪蹤迴瀕已久，各軍均未截擊，或反被擄毀，致士氣衰頹，人民失望，良深慨然，據各方情報最近報告判斷，該縱隊日內似可與匪接觸，務須審

人民早已
坐觀

一、新舊兩軍
之氣概

率官兵，確實掌握所部，奮勇進取，嚴予懲罰，使各方觀瞻一新。是所至盼，僑匪與華局吳友軍，乘虛襲擊，亦應迅速堵截，以收協同之效，龍東東續印。

滇軍孫司令有渡口述（續）

四月一日，到對西，匪大部已過烏江，大有襲攻貴陽之勢，乃由對西鴨池河經鐵西衝開赴清鎮貴陽一帶待命。時匪知我大軍漸集，且有委員長坐鎮貴陽，料難進犯，遂暫洗馬河鴨場一帶，巡邏徘徊，欲伺機襲擾，此第二次堵剿經過概略也。（未完）

中央軍革命日報宣傳云

前線通訊，此次土匪回竄黔北，企圖再竄黔東，與黨賀取得連絡，故搶渡烏江，以作因歐奮鬥，我方各路軍，乘其半渡之際，兩岸夾擊，我軍飛機，又將烏江浮橋轟毀，匪首尾失掉連絡，沿江一帶，我軍師團師團，順應勝利，計斃匪三千餘人，奪獲機槍六十餘挺，步槍八百餘枝，當匪竄經息烽開陽一帶，被我軍重重包圍，猛烈截擊，驚惶萬分，毫無鬥志，餓疲不堪，沿途倒斃甚衆，此乃消滅匪之最好機會，現我方大軍雲集，蔣委員長下令總攻，親臨指揮，士氣百倍，陣容嚴整，期必能將匪全部消滅云。

貴陽一日專電

朱毛殘匪自三月卅世等日，竄渡烏江南岸，現在息烽以北，烏江以南地區，我軍正向匪兜剿中。
四月二日 共匪竄擾三潮水九莊龍食山的石洞一帶，委員長下令圍攻。
蔣委員長手令撤撤田頌堯軍職。

黔軍何師長知重多成電

蔣匪渡黃沙河竄擾息烽，第軍奉令尾追，已到橋頭，刻正架設浮橋中，渡河後追剿情形如何，隨時再告。

息烽縣毛縣長鈞公函（續）

四月一日，五三師渡江轉戰而來，經黑神廟盤踞三合土潮水一帶，且戰且進，午後抵息城，沿途斃匪甚多，俘匪數百，并奪獲輕機槍步槍迫砲等，匪向息城西南端逃竄，北路始通，是夜匪主力由康寨繞出羊朗場，截我後路，一部過天洞硬寨，與羊朗場聯絡，意圖遮斷省息交通，而一部由息以東，奪紫江之路逃竄。

何嘗有此
事自欺欺
人貴在無
謂
盜則匪紀
實並無紀
載匪之紀
實生實更
楊真象
雖有機會
其如不肖
消滅何

五十三師
到此始作
戰

匪竄江
余漢江
乎也
此賊前
不資而
今罪可
以是領
倒置

二日拂曉，十六軍軍長李鴻冰，亦由蓮方抵息，率所轄五三師，自息城出發，斯時匪一部已至距城南六里之半邊街，匪之全部於昨夜進逼羊朗壩，（城南二十里第二區公所所在地）一併，幸李軍長有兵一團，出底寨（城西二十里）夾擊，匪傷亡過重，乃分向老鴉河羅龍洞等處，竄逃開陽縣屬白馬洞羊壩，於是息城圍解，時下午四時也。次日，李軍長由息城出發，進駐開陽之兩流泉，而息城仍是黃匪與張營全部駐防，當三月三十一日，匪到九莊，即被飛機轟炸，擄獲三十餘枚，斃匪百餘人，傷亡數十人，其餘匪隊即向扎佐急進，圍犯貴陽省垣，息烽第二區常備隊長吳治鈞，率附趙再榮，鄰文鄉鄉長徐順云，縣府政警蔡三兄，及民衆數人，被匪屠殺。（完）

縣委員長致孫渡冬皮貴電

限即刻到，孫司令官鑒，（一）據報本日匪情，大部似在潮水湯五莊龍盆山石洞，底寨一帶地區，頗有東進之勢（二）李（鶴珩）師與九九師及貴國，概歸李司令官指揮（出剿後由唐師指揮）集中息烽，並向南猛擊，吳縱隊，限午刻到修文，歐師經朱昌鎮，限未刻到楊場沙子哨各地，安旅到清鎮，關旅在龍泥溝，魯旅在黔西，候明日電話，向鎮西衛馬河進，周縱隊仍在黃沙河六廣河之線警戒，并準備渡河，仰密切實進行爲要。

縣委員長手令冬未參贊電（查辦田頌亮）

巴縣劉總司令、梓潼鄧總指揮、三台田總指揮、綿陽孫副軍長、雅安羅總指揮、蘆山楊總指揮、瀘州潘總指揮、雅州劉總指揮、閬南一帶，原屬二十九軍防地，一年來，迭次通令構築碉堡，加強工事，嚴密佈防，以遏殘餘匪之竄擾，不啻三令五申，轉軍負責，守備經年，應餉實鉅，律以救國救鄉之大義，應如何激勵軍心，力圖報稱，乃連日接報，該軍防守不嚴，餘匪一部趁夜偷渡嘉陵江，繞後作戰不力，蒼溪閬中南部，亦相繼撤退，棄嘉維而不守，陷人民於塗炭，實屬玩忽命令，貽害地方，新難再事寬容，衆川陝區剿匪督辦，第十二路總指揮，四川剿匪軍第二路總指揮，二十九軍軍長田頌亮，着即撤查辦，其副軍長孫，輔助不力，貽大過一次，着令孫震督率二十九軍，嚴罪立功，此次該軍失敗負責諸將，由孫震查明呈報，以憑分別懲處，該軍現在收容若干，着孫震速即整理改編，稟奉劉總司令湘，辦理具報，仰即轉令一體遵照，特中正手令未參贊待印。

四月三日 朱毛竄犯修文扎佐，企圖襲擊貴陽。

貴州綏靖主任岳維祺電江電

一、朱毛匪部回竄黔北，近日經我吳周王等縱隊，先後在遵桐桐家營鴨溪開華殺傷一二兩軍主力，匪傷亡數千，被獲糧械槍枝千餘，匪受重傷，無目的亂竄。

二、我孫縱隊現集中打鼓新場，向匪包圍。

三、接潘維指揮文華來電，韓匠場長抄場（黔屬）等處，匪馬隊經我軍連日追擊，將匪擊潰，截成數段，斬獲甚多，已無匪蹤。

貴陽三日專電

上星期中，共匪頗有移動，現時約有一萬共匪集中烏江上游之長絲，數日戰事頗為激烈，蔣委員長親自指揮桂軍二師，滇軍三旅，現正開赴前線。

四月四日 川軍王繼緒部克復南浦。蔣委員長極勢督衛各軍，而川黔桂戰士不與。田頌電呈卸職。

蔣委員長支貴電

孫司令官勝將，此次進剿殘匪，我將士跋涉長途，至念辛勞，第一第三兩縱隊，第五十三師及貴陽附近各縣隊，若征圍捕實豬肉三百斤，現洋六十元，票洋一百元，總指揮部各處照國之規定，特務營，追擊砲營，照國之半數，希各督飭所部，淬厲奮發，務期於最短期間，完成剿匪使命，共應發酒肉款，前各部即日繳發，並至前敵總指揮部具領歸款可也，中正支貴印。

卸川軍職田頌電支電

貴陽委員長蔣鈞鑒，冬多參贊電令奉悉，國功中挫，引咎正深，高厚之恩未忘，嚴明之罰謹受，頃已遵飭副軍長孫發，接領全軍，辦理鈞示各項，并將前方部署及一切未竟任務，詳悉付托該員接辦，仰有貴戚而釋懷注，謹呈乞察，職田頌電叩支印。

四月五日 共匪大股經馬場羊場水尾向安東竄，中央軍梁師尾追之，國訓練員譚蔭貞死戰，趙軍第七軍推進平鎮馬場坪。

蔣委員長令何鍵馮玉祥電

我前傳
無目的
如下相
神像食
圖耳

供客專捷
勢師遠征
何必明勝
戰則平越

張大部今日尚在獨安以西地區徘徊，應飭李雲杰陳平，則飭先頭部隊，陽龍趕到餘慶城，構築工事，先定防線，令由紫江向東追剿，廖磊軍魚日可到平越，王東原師可據

李軍長雲杰呈何總微已電

支午常參機電奉悉，已飭六三師遵令務於虞日到餘日，起開印江江口部隊，均飭隨到隨向石阡前進。

湘軍陳師長光中呈何總微電

一、職部散駐思南部隊，本微午始趕到石阡，午後一二、遵飭先頭一八七旅，兼程趕赴餘慶，惟路途遙恐

黔軍軍部通報

刻匪大部由馬場坪場水尾向獨安方面，東竄貓場小谷桂七軍奉委座電令，推進平越牛場獨安截堵。

滇軍孫縱隊已趕到清鎮貴陽之線。

烈現仍督率柏師及宋萬各團，就新場泮水佈防，何知

黔軍謝參謀長汝霖蒙胡羽高微申貴參電

委座到黔後，紹用均已到省謁見，對軍政各事，略在方面，將來恐非經過一度切實之改編，其伙餉無由確定，主力已經過渡烏江南嶺，昨日已來，已經由息烽扎佐地區勻推進平越之線，以便連絡我駐獨安之張玉增部，與中央軍安旅，亦於昨晨到達省垣，省內治安，布置甚嚴，無

中央軍梁師長蔣盛呈薛微電

職師數已在獅千山拿扎之線，與由馬場買來之偽三軍

、匪不支遂次向百宜潰退，並在百宜南北之線，構築工事，企圖頑抗，復後向匪猛攻，激戰至未刻，匪遂分數股竄竄，其一都向在右側方高地，是役計斃匪八百餘，俘匪二百餘，奪獲步槍三百餘枝，輕機槍十六挺，我方傷亡匪員計匪首以下官員士兵三十餘人，梁永盛即被成印。

中央軍通訊

我第二路軍梁師，於四日下午由扎佐尾匪前進，前後五日清晨，由該場分兩路向羊場追剿，至上午十時三十分，與偽三軍團遭遇於拿扎獅子山之線，當經梁師兩團，併力攻擊，匪漸不支，十一時二十分，退至百宜，接險頑抗，並於其左翼建築工事企圖移其主力向我左翼迂迴，十二時五十分，我右翼梁團，左翼徐團，已將其要地數處奪取，匪不逞，遂分向東南竄退，是役激戰六小時，擊斃偽三軍團第十二十三團營長及匪兵八百餘名，俘匪二百餘名，獲槍三百餘枝。

上海五日專電

黔訊，竄黔殘匪，不能在修文立足，微向開陽東竄，修文已無匪蹤，國軍周吳兩縱隊，正渡河追剿，匪抵開陽河口，不敢停留，在白沙井河口架設浮橋，圖竄至安餘慶，蔣令各軍跟蹤追擊，此次貴陽大軍雲集，竄本入觀自堵剿，士氣百倍，現乘勝分三路抄匪之各路，圍而殲之，貴陽已無他虞，外人避往安順者，日內返黔。

路透社五日廣州電

滇湘桂三省援軍，現紛紛入黔，共匪恐被包圍，現擬衝破修文陣線，以免被圍，又有一股赤匪，擬在息烽突圍而出，但未成功，聞正向東退去，自赤匪在兩方面進攻後，二日以來，戰事進行，頗為劇烈，雖息烽去匪業已潰散，但修文戰事，今晨拂曉時，猶在進行中，預料共匪在此方面，亦必失敗，貴陽命道，目前可以無慮，據軍事當局之意見，即使共匪破圍，竄貴陽外郊，防備匪徒，共匪決不能深入，援軍到後，時局已有轉機，但當局為策進萬全計，已勸各將士及外人暫退出貴陽而往安順，貴陽已實施戒嚴令，并採行人保險公安與秩序之計畫，入夜街中行人，一律禁絕，聞修文之共匪，著名悍匪彭德麟所統率，頃接今夜所傳消息，貴陽已脫險，息烽戰事已停止，滇軍及黔軍，已使中央軍地位，大為穩固。而局勢則此趨好。

四月六日 共匪在牛渡離洗馬河分路堵截，竄谷王寨平地。

滇軍開到
中央軍地位
可為穩固

爲顯明，何李二人來黔，專爲示憲於王，由王自動辭職，王在當時既自無不能繼授，自應馬上表明態度，何李二人，自
有其他打算，或曾代王向委座請旨，殊王出省後，轉聽他人言，忽爾中止，使何李二人下不倒台，卒至省中謠言四起
，而川省田頌堯因失守蒼溪，連根拔的撤職查辦，此種殺雞給猴看的辦法，使王吃驚不小，非自動提出辭呈不可，但此
二種，似覺已稍緩一步，使何李二人大生心理，王復再電聲明，有何救藥，只加重其不快情緒而已，所以何李復電中謂
，公私兼盡，請訓難辭，字句之間，大可玩味，此李秀才之手筆也，王因此得罪於何李，結果弄得孤軍無援，兩頭夾攻
，軍政兩權，完全喪失，足見將在謀而不在勇，政治在運用而不在拖延，否則須受善言，方不致受人愚弄，深爲王氏惜之。

黔軍軍部參人電

奉委座有午川行參電，茲任命沈久成爲新編二十五師師長，侯漢佑爲副師長，韓文源爲參謀長，侯之繼爲副
師第一旅旅長，林秀生爲同師第二旅旅長，吳傳心爲同師第三旅旅長，劉繼善爲同師第一旅副旅長，易懷芝爲同師
第二旅副旅長，除電軍委會發給任命狀及國防並電各該員等先往到差，按照乙種師編制外，希即查照，等因奉此，
自應遵辦，除將該軍教導師名義，即刻撤銷外，並呈報委員長鑒核，及飭屬一體知照外，謹電呈移，第四縱隊司令
官王家烈參人參謀長謝汝霖代。

四月七日 共匪橫斷渡口牛渡水尾竄過清水江。

蔣委員長令何鏡虔午電

昨晚匪主力已西竄清水江兩岸，現與第一縱隊對峙於羊場附近，希令該師長光中，迅集餘慶，王東原集結石阡
，四秀思沿一帶酌留少數看守工事部隊。

貴州綏靖主任岳陽成電

即刻到孫司令官，茲師長丕，聯密，綜合情報，匪主力自魚日起，分由棉花渡斷渡口水尾各渡口分途竄過
水江，似由婁安平定營間地區，向務州方面向東竄，廣平溪田渡水尾一帶，尙有其後衛部隊，虞曉可渡江完畢，廣
日率縱隊向務州截剿，吳縱隊尾匪追剿，特達。

黔軍軍部處日通訊

(甲)九十九師楊團長未電，一、匪一部支展竄，(原電碼不明)，二、匪大部經南寨，亥日午前由新渡口

備渡清水江，到達橋頭三十餘里後，及至王宅一帶，並往平定營之線。

(乙)飛機第四隊劉隊長報告，牛渡北十餘里清水江，有浮橋二座，浮橋附近高地，約有匪二千餘，有向東竄模樣。

(丙)龍里縣團附朱某，查定往北下獨木河，本午由洗馬河竄來匪百餘名，搭浮橋擬東移竄。

(丁)九二師梁師長已電，轉授通訊隊長蕭壽山供稱，一、偽總部代名詞「天津」，第一、三、五、移駐上海、溫州、廈門，偽一軍團爲(一〇〇)，又名武漢，三軍團爲(七〇〇)，五軍團爲烏江，二、現偽一軍團人約七千餘，槍約半數，轄步兵六個團，偽三軍團人約四千，槍約三千，轄步兵四團，偽總部直接有幹部團一，有迫擊砲八門，有機關槍步兵兩挺，配彈藥七八千發，三、中下級幹部及士兵，均著急遁逃，現黨員監視嚴密，多不離職，轉聞，第二五軍參謀某印。

李司令某某呈何總長反電

轉陳中師長魚申電稱，職部及一八九旅到津甯溪附近宿營，先頭一八七旅本晚可到距餘慶城約十里處之船溪附近宿營，明七日動曉進城，又二十三師六九旅李榮青魚西電稱，職旅李營，本晚宿營大塘場，與明日趕到石阡，二三五及補充團，本晚宿營天生橋，明日續向花橋石橋場前進，到達後，當遵令星夜構築工事。

湘軍陳師長光中陽西電

職師一八七旅於陽卯進駐餘慶，職及一八九旅尚未進駐餘慶，刻下星夜修葺城垣，構築工事，查朱毛股匪主力，自魚日竄渡清水河，繞道(安)平(越)地區。

四月八日，與湘電告川北餘匪，因於嘉陵江西岸，無險可守。

共匪四竄，圖撲貴陽城。滇軍孫司令渡，將部在貴龍運上大破之。

總委員長電令川省飭各縣長須與城共存亡。

蔣委員長令何總長未電

查安與平城線已佈置完妥，匪不能再向東竄，再施乘與鎮遠皆有楊共萬部築壘防守，可保無虞，決調六三師回防，務於文日前到達，則局勢漸密，聚散更易。

軍亦有傷亡，佔領王村之後，我軍在軍事上地位，益加鞏固，同時，李縱隊雖於克復大庸之後，即向永順進駐，以期與陶縱隊會合，在龍鳳關前之後坪地方，與匪作戰，匪部憑險頑抗，我軍係仰攻，當激戰時，李司令將浮橋撤斷，以示有進無退之意，士氣因之更加興奮，向匪衝鋒猛攻，結果卒將匪部擊潰，傷亡極多，並俘匪供稱，匪首藍克亦於是役受傷，我方官兵死傷約五六十名，可見戰事激烈，除王村後坪之匪，其他匪完全佔據，有個最險要的地方，就是石堤西，這個地方，不僅險峻，而且可以策應沅陵永順大庸等縣軍事，原為匪所必爭之地，惟因後坪慘敗之後，元氣大喪，無力據守，亦經我軍佔領，如此次陶李兩縱隊，實行會合，聯成一片，照情勢上觀察，從此收復永順龍山等縣，本已不成問題，其所以尚未收復者，有下述三個大原因。

(1) 交通不便，與給養困難，查匪區一帶，既屬崇山峻嶺，行軍極感困難，而沿途糧食，又多被匪搜劫一空，以致我軍每每因缺乏糧的關係，不能急進，例如王村之役，匪部潰退之後，民衆即來報告，請求軍隊進駐，我軍就因後方糧食未到，沿途沒有米吃，未能馬上進追，又後坪之役，亦然，現前方剿匪各部隊的糧食，純由沅陵運濟，而沅陵之米，又須由常德轉運，交通不便，轉運需時，所以軍隊每次將匪擊潰之後，恆因糧食上的顧慮，而未能有很迅速的進展。

(2) 因不易召回民衆，目前湘西匪區民衆，真正困苦萬分，有些人因恐湘中湘南被災區域歸來之後，即歸爲民衆困苦，慘不忍觀，殊不知湘西一帶民衆苦情，更有倍於此者，如欲將其召回，家中既一無所有，而且又無飯吃，民衆不能回來，坐以待斃，所以現在湘西剿匪各部隊，每因沿途沒有民衆，致進度上大感困難。

(3) 湘西各縣剿匪部隊，爲數不少，我第一路軍此次在湘西一方面，要配備很多兵力，進剿部隊，同時對於各縣剿匪部隊，又要以一部兵力監視，從事聯絡，因此感覺得現在湘西的兵力不大充實，又以賀龍匪部，經過王村後坪兩度痛擊之後，已成殘末，趁此時機，消滅賀龍匪部，原擬將已入貴州剿匪之第一路軍，調回湘西，以增厚剿匪實力，俾一致將其殲滅，不料每次甫經調回之時，都因朱毛股匪，潰竄方向無定的關係，而又奉令中止，如前次朱毛股匪已竄入川南，本人請准委員長，將第一路軍入黔部隊調回湘西，圍剿賀龍匪部，迨部隊剛調回湘邊，而朱毛又竄回貴州，如是已經到達湘邊之部隊，又要奉令回防烏江，如此情形，已不止數次，數月以來，軍隊一再往返調動，黔東北間，而迄未實行調回，因此賀龍兩匪，遂得苟延殘喘。

(二)會剿朱毛股匪情況，朱毛股匪潰竄情形，因為湖南省距離較遠，所得情報不多，頃奉委員長電告，朱毛股匪，由川南竄入黔境，竟乘機抵距貴陽不遠之息烽，我第一路軍所屬之劉建緒部，原係担任烏江防務，在烏江建築工事，以阻斷朱毛股匪與蕭賀之會合，朱毛竄息烽時，委員長會電令劉建緒部，馳剿，一面由中央各縱隊迎擊，匪此時不敢在息烽立足，乃東向寧安潰竄，我劉建緒部刻已馳赴餘慶石阡進剿，同時廣西李德鄰部，亦會同粵安會剿，李部素稱精銳，如果所屬各部隊，均能遵照委員長命令，如期趕到，匪即陷於重圍，實在是一個將其清滅的好機會，因為匪在烏江北岸時，我軍會剿，匪尚有路逃竄，現已由劉建緒部防區以外之地方竄過烏江南岸，則為江水所阻，很容易聚殲也，並且只要能夠先消滅一股，則其他一股，就容易解決，我第一路軍任務，目下比較精感困難，就是對於朱毛與蕭賀兩股，要雙方兼顧的緣故，據朱毛股匪經過數月的圍剿，死傷極多，疲憊萬分，現存槍彈不過萬餘，委員長又親在貴州指揮督剿，依軍事情況而論，決可很容易的將其殲滅，(下略)

四月九日 湘軍克復永順。

共匪竄里西北虎場洗馬河，孫吳兩縱隊擊潰之。

蔣委員長任命王家烈為國村第二路軍追剿軍總指揮，並派李仲公為貴州臨時特派員，撥款五萬元，收容乞丐。

蔣委員長令何健佳已就電

匪全部被包圍於龍里附近，其企圖似向西南逃竄，現正由我軍南北兩方夾擊中，裝備李雲杰部正向餘慶推進，陳光中部兼程向舊州牛場推進，與抱冰部會合兜剿。

何總司令健呈蔣報告

奉前電當經飭飭遵照，頃據劉建緒電稱，據已飭李雲杰部趕開餘慶，陳光中部兼程向舊州牛場推進，仍歸第二縱隊序列，由抱冰指揮，據陳光中電稱，准燕日由餘慶出發，經舊州向牛場推進，與五三師連絡剿辦。

中央軍隨軍近訊

九日拂曉，我吳孫兩縱隊夾擊竄集龍里西北虎場洗馬河一帶之匪，係一、三、五、九軍團，激戰至酉，是時我空軍第三四兩隊，集團轟炸，匪傷亡無算，觀音山之匪四千餘，被我陸旅完全殲滅，酉刻後匪殘部，由塘房竄經峭向中白番處場紛紛逃竄，狀至狼狽，我吳孫兩縱隊正跟蹤窮追，是役斃匪千餘，俘獲無算。

貴州綏靖主任胡作威電

爲一、三、五、九軍團，自齊賢集貴陽附近之洗馬河虎場黃泥哨一帶，佳日被我國旅在觀音山包圍繳械，黃泥哨之匪被我擊潰，並沿途受我襲擊，死傷頗重。現向貴州龍昌堡中自番分途潰竄，狀至狼狽。

黔軍軍部往電通訊

頃據飛機報告。

(甲)匪情，1、觀音山一帶之匪，迫近黃泥哨，與我軍接戰，非常激烈，經我軍壓迫，即乃一面抵抗，一面向西南孟關撤退，2、郭野寨上郭關道，匪軍極多，途投彈三枚，均命中，3、柏家莊江孟場，尚有匪數百潛伏道旁，4、石板岩附近，有匪數百佔領村外高地。

(乙)我軍，1、我軍大部已迫近馬鞍山哨官田與匪激戰中，2、觀音山之吳家莊，我軍極多，一部向老落堡中壩進剿。

黔軍軍部往午電訊

(甲)吳副總統指揮齊電，僞一軍團現據高寨附近，僞三軍團現據都脚河宋家渡以南地區，僞五軍團現集伏半場以北高山中。

(乙)唐師長雲山齊電，據俘匪供稱，羊場附近，刻踞僞三軍團全部，及一五九軍團已向東南竄去。

(丙)九二師偵察隊庚申報告，僞第一、三兩軍團已由洗馬河竄抵虎場羊山寨一帶，小谷隘尚有匪盤踞。

(丁)孫司令渡庚申電，匪二百度未竄黃泥哨北高地擾亂。

(戊)梁師長啓林庚電，1、近日由新渡口淪渡之匪，約六百餘留踞，匪四百餘谷王升外，餘分竄大路坪，陳園。係孩童，極疲勞，編有經羊場東竄，2、匪將新渡口浮橋搭好，並在河口附近築有綫堡，3、成辰棉花渡西岸，發現匪警戒。

(己)薛總都府未代電，據探報匪約五千，於辰由洗馬河向東北移竄，該匪忽於陽辰仍回竄洗馬河牛場一帶。

上六項，特聞，二十五軍參謀印。

此處為匪
害特訪查

匪軍以兩
家匪為
匪人可畏
兵費而
不費多

黔軍謝參謀長汝霖報告

據本部參查傳其報告，赤匪潰退，人人手執柳條，兼有負葛藤木棒者，一面將木棒釘於路旁，以作後續部隊之別，又匪後衛拾有死屍一具，聞係在扎佐附近諸山陣亡者，每到一處，即搜檢白綢重裹，並購如有激戰火線，務須將屍體全各等語。

滇軍孫司令官渡口述（觀前觀音山之役）

至次日（即四月九號）匪向被我聯軍留於貴泥南至觀音山汽車道以西一帶地區，衝突不出，我聯軍即向王關三家寨進攻，匪旅由觀音山竄奔河邊，互相夾擊，空軍復由天空轟炸，並命我安旅由貴定趕回龍里，待命進剿，是日我各部自拂曉向匪猛烈進攻，匪仍據險頑抗，且逐漸構築工事，死守，經我軍繼續不斷衝鋒數十次，賊至日暮，我營旅佔王關三家寨一帶，我聯軍十八團進佔谷脚，十四團進佔觀音山一帶匪陣，卒將匪各部擊潰，入夜，匪遂乘夜暗排命向江孟場坡方面潰竄，是役，匪傷亡枕籍，被我俘虜二千餘人，潰散者尤衆，總計損失當在萬人以上，我軍僅傷亡數百人而已，此貴泥前觀音山一帶戰役，經過之大概也。

蔣委員長手令

茲派李仲公爲貴州臨時行政特派員，在新政府未成立以前，所有關於貴州行政財政，應與應革，預防奸弊各事宜，皆由該員考查具報，以憑核辦，此令。

蔣委員長佳西侍參贊電

茲任命王家烈爲剿匪第二路軍追剿軍總指揮，擔負材爲第二路軍追剿軍副總指揮，何知重爲一百〇三師師長，柏輝章爲一百〇二師師長，吳劍平爲一百二十一師師長，蔣在珍爲新編十八師師長，除電軍委會正式任命給狀外，希該員等先行就職，督飭所部，努力追剿，並將就職日期具報。

貴陽九日專電

蔣委員長撥款五萬元，在貴陽設立乞丐收容所，人數已達百數十人，年少者，均予以工作，老弱者，工作較輕，每日發給生活費，俾得維持生活。

四月十日 此匪竄陷定番縣城，川軍宣佈僞五軍團管理部長劉錫光供詞，該僞五軍團由川邊小道竄入貴州陽西大定

陳。

滇軍孫司令渡口述

四月十日，我彝族向江孟場高坡追擊，我安順兩旅奉命由龍里經白鳥定番前進追剿，從匪左翼壓迫，欲逼回，於安順平場之線而聚殲之，殊行至中途，探悉匪並未向白鳥竄過，乃復轉向高坡時，據番族報稱，該旅已抵翁四關，與匪接觸，當命安順兩旅，趕赴前方增援，到時知係匪掩護部隊，已被我番族擊退，其主力向定番，一部向青岩跟追，魯匪兩旅，向定番前進。（未完）

川軍剿匪總部據潘旅長電宣佈偽部長劉勳光供詞

偽五軍團管理部長劉勳光投誠於川軍獨立第四旅潘汝必部下，據其供詞如左。

劉勳光投誠
潘汝必
山會
崇毛寬政
建黨

（一）偽中央政府，第三國黨派有俄人華俘，指導軍事政治，中央軍五次圍剿，驅逐告成之際，朱毛主張發揮運動戰爭之目的，保以瀘義為中心，但土城一戰，受重大打擊，在綏南各地，又迭經川軍痛擊，其原有計劃，無從實現，匪在營盤山會議，圖南六馬不成，欲渡金沙江，則川軍重兵堵防，勉強偷渡，紅軍必消滅，乃決竄西竄，沿途經各省重兵截擊，紅軍受損失奇重，前在白沙會議，朱毛以華俘主張錯誤，即停止其職權，但華俘不接受，現匪內部暗潮甚烈。

（二）匪西竄機會已失，三渡赤水，均無目的，不過避實就虛，苟延殘喘而已。

（三）土城之戰，該匪已被追擊，只郭旅一部，決心消滅，予以重創，其佈置正面迎頭猛攻，而以大部由復興場迂迴擊郭旅側翼，殊正面攻擊不成功，而迂迴部隊又被擊潰，故朱毛志氣頓喪，決心撤退。

（四）匪軍編制，紅軍總司令朱德，一軍團林彪，三軍團彭德懷，各轄三團，五軍團董振堂，轄二團，九軍團羅秉輝，僅轄部一團外，韓部一團，共有戰士九千人，夫役及川黔流痞，約萬人，統計不過兩萬人，疲勞已極，戰事二十六、七，精神渙散，思歸甚切，若到湘邊，必成瓦解之勢。

（五）匪部政治部主任任曉慶，在江西被飛機炸傷，沿途雖同行，但不飽但任，純以李富春代理。

四月十一日 朱毛主匪，竄陷廣福縣城，共匪一股數千，伏匿川黔邊境，乘機出竄。

將委員長手令孫渡渡廣貴參電

限一小時到，孫縱隊司令官，勝州，昨未接電，甚念，我軍追擊方向，務使匪不向西竄，而匪迫其向安順城等北竄成道，我追擊部隊之主，能向匪部之左側迂迴工作，第一第二各縱隊，即可佈置完妥，務期雙方夾擊，勿使其再有漏網也，盼復，中正手啓廣貴參印。

滇軍龍總司令張公謨參謀長直未接電

貴陽孫行營，移參謀長嘉瑞，張副官長元，接灰戊電悉，克希，我軍與匪激戰於觀音山黎兒關，俘虜甚多，各情聞之甚慰，匪自入黔後，盤旋逃竄，我軍輾轉馳驅，迄未一戰，此次接觸，實屬千載良機，殲匪救國，在此一舉，仰即轉飭各旅，激勉將士，努力殺敵，勿稍懈怠，且司令及各旅既已追匪前進，該等衛營，何以仍留貴陽，應速向孫司令請示行動要，李松園，計程已達貴陽附近，應速探訪匪蹤，迅即尋獲安插，歸還械制，勿延，總司令龍未接印。

川軍潘旅長汝必致駐渝辦事處電

甘敬儀兄鑒，本旅大潰場子場之役，匪第九軍團約四千人，經我藍王兩團長，合圍擊斃，計俘匪二十餘名，遺獲槍四挺，步槍二百餘枝，匪四散竄，被及軍團隊俘獲亦不少，本師三旅各派一團清掃，現黔西已無匪蹤，至寧羅槍四挺，已悉數繳郭指揮部，特聞，弟潘汝必既未印。

細將朱毛匪，盤旋於川黔邊境，三渡赤水，大有徘徊不忍去之勢，其用意是在吸引國軍及滇川黔軍主力渡過江北岸，而後乘機突擊，竄渡烏江，已渡烏江，運籌貴陽，欲試探其虛實，知其有備，作為東竄之圖，實作西竄之計，即最高軍事當局判斷，亦不正確，當初各電，仍多以爲匪必東竄，與蕭賀聯，而不知其爲擊東擊西，朱毛行軍之狡，可見一斑，匪部陳錫光之投誠，亦或爲匪方用假投降之計，據聞匪到湘邊必竄散的話，即是仙人指路，大家注意於東方，余最大惑不解者，共匪以爲九軍團乘隙一股，隱伏於川黔邊境高山深谷間，中央飛機與各軍偵探，從無一發現者，直待朱毛猛撲貴陽附近時，此股轉機游活動，曾記赤匪再渡赤水之時，委員長曾電令周吳兩縱隊，堵拒赤水河東岸，並派得力部隊，渡江監視匪之行動，未幾，朱毛又復渡赤水，不知中央軍堵拒之謂何，監視之謂何，在貴陽一役，爲共匪西竄最驚駭之一幕，聞此役在匪方係朱德親自指揮，在軍方係委員長親自督剿，國共兩軍首領，幾乎擠至城計有細

至愛
此可
見

陳萬會見司馬魯於西城關，又如舊式中將帥，行將會面者然。幸而有孫渡一軍，堵住黃泥湖之區，否則成敗利鈍，未敢期必，據局外人傳說，當朱毛渡烏江之際，正擬以黔軍拒守北岸，以周吳兩師壓迫匪之側面及其前方，再調李雲杰陳光中等出擊貴一帶截堵，殊委員張仍令周澤元一軍扼守黃沙河六關渡一帶，以爲警戒，蓋中央之意，不在乎共之積極消除，而在平黔政之積極改組，貴州政治腐敗，令人詬誶，無可諱言，不過在剿匪期而改組之，似覺急其所緩，而緩其所急，然而中樞之所以必如此措置者，蓋擬對王與粵陳杜李向有往來，恐於匪共竄遁之後，黔桂兩軍，復可撮合，故一面在防匪，而一面在防軍，前此陳李白請饒追剿，中樞不但留中不發，且授意於軍政部長，電達粵桂當局勿庸勞師遠征，同一用意，夫粵桂不出兵，中樞慮其有他動，所以留閩粵大之師以防之，粵桂既請出兵，中樞又復斷而不予名義，不助款彈，誠不知是何用意也，或者曰，中央軍迭向中樞密報，謂匪已飢疲不堪，撲之甚易，中樞信以爲真，躊躇滿志，以爲撲滅此匪，易如反掌，不肯以最後一匪之功讓與他人，因此委員長親臨督剿，萬不料貴陽一役，出乎意料，幾乎演成九鼎之饑，鑄成大錯，在情極度危險之下，環顧左右，顧遺無及，不得已而調粵粵勢頗遠征之桂軍，彼桂軍者，名爲援黔，其實自衛，黔境作外藩屏障耳，初時雖不報，謂請餉亦不邀准應否，首領耳恭順受命如黔軍之王紹武乎，王以恭順應命，卒歸於黔政權，兵柄，李則則非王比也，佔在可以分其勢而不戶其咎之地位，可進則進可退則退，行動自由，中樞自誤爲得計，以全局打算，朱朱始非魯魯千慮必有一失之算也，尤有可怪者，當僞九軍團自川邊竄入黔大之際，川軍郭助祺師，奉令駐尾窮追，黔軍何知重師奉令圍剿矣，重慶各謀團及貴陽綏靖署，車前並不通告，使兩軍狹路相逢，互疑爲匪，拚命撕殺，等情情上分明已經伏屍百數十人矣，又聞何部集中某地調話時中央飛機，臨空偵察，盤旋一匝何部因未奉到中央頒發對空符號，無從表示，機疑爲匪投擲炸彈，黔軍無辜斷送四十員名此種不幸事件之發生其責任誰歸，然於匪之行動，則不無小有幫助，使僞軍團得乘間逸去，此真所謂大有地於共匪也。

四月十二日 朱毛分路長竄廣順兩縣城，滇軍克復定番縣，黔軍王家烈奔命追剿。

滇軍孫司令渡口述（續）

趙十二日晨抵定番，匪復分向長寨廣順竄遁，乃又分路緊追迫剿，雖匪主力漸集向廣順方面退走，本縱隊全線乃悉向廣順窮追，乃抵廣順時，匪已向縣場紮營逃竄。

黔軍文日編訊

匪竄後情形，及各部隊位置與進剿狀況，已詳迭電，現桂軍佈防於都勻獨山屬綏坪之線，滇軍正由貴定進定壽，尾匪追擊，特聞。

黔軍王軍長等改就新職通電

奉委員長蔣傳西電開，任命王家烈爲剿匪第二路軍追剿總指揮云云，等因奉此，家烈等鑑於國月文日，奉貴屬先行被誣就職，竊自去歲共匪竄黔以來，流毒所至，曷可勝言，家烈等率部出討，鏖戰數月，逆卒訓示，并追隨各友軍之後，跟蹤追剿，匪勢日漸窮蹙，並俾委座飛黔，親臨督剿，期除大患，以靖赤氛，家烈等猥以庸愚，重蒙使命，自當益加奮勉，負荊先驅，以期上不負委座倚畀之殷，下以慰民衆渴慕之切，敬乞賜予南針，不吝指導，俾得遵循，無任企禱。

四月十三日 共匪竄陷紫雲縣城，滇軍克復順順，陸軍尾匪窮追。

蔣委員長令中央軍，築壩堵守於花江河郎佑之線，并獎賞滇軍。

中央軍隨軍記者通訊

我軍孫縱隊自本月九日，在黃泥哨觀音山一帶痛剿爲一、三、五軍團，俘虜頗多，於十日起，尾追殘匪，向中自審銅鼓坡一帶追剿前進，沿途猛追，前後激戰五次，匪不及隨軍逃竄，而沿途潰散者，不下三千餘，迄於十一日克復定番，續向西南追剿，十三日克復廣順，殘匪向紫雲方向潰竄，計匪傷亡在四千以上，俘匪在二千餘。

蔣委員長元午貴參電

特急，昆明龍總司令，貴陽蔣主任，定審孫司令官，勝密，查此次觀音山黃泥哨之役，我第三縱隊，動作迅速，果敢奮戰，卒能一往直前，摧毀頑寇，殊堪嘉尚，茲特頒發第三縱隊獎金三萬元，藉示本委員長軫念各將士爲國忘身勞勞之意，仰轉飭所屬遵照爲要。

蔣委員長元未貴參電

限一小時到，孫行營孫司令官，勝密，飛偵本午，匪先贖到鎮寧東南之江龍場附近，望兄激勵將士，乘機急進，向匪跟蹤窮追，以竟全功，我第一縱隊已在鎮寧附近截堵矣。

四月十四日 共匪散伏紫雲森林中，一股由紫地江龍場東竄，滇軍尾匪擊之。武陽行營主任張學良飛賀調將。

開部行
動不
知

既知不
以成法
部則各
曉策預

分江
運其
即

薛參謀長與朱貴參電

限即刻到，周總指揮與副指揮，孫司令官，勝密：(一)紫雲未飛偵察雲北之匪場附近，有匪七百餘，向龍場紫雲逃竄，另有一股千餘向紫雲西之白石岩逃竄，江龍場以東地區，未見匪之一股，(二)孫總隊應仍由匪追迫，至關嶺縣待命，吳縱隊歐陽師主力，即連集結首榜樹關嶺場，一部按置鎮寧，溫旅全部不論如何困難，務於寒夜集結募役分縣，周縱隊仍還元成電，於即日向郎岱半場間之六枝山店各地前進，在陽將行動每日報部，毋誤為要，中正寒未貴參印。四月十五日 共匪度百層河，半順一路竄雙堡，一路竄陽武，雙堡，一股竄龍場，再分三路，一股竄貓營，經龍場和場至紫雲之白石岩，一股經岩脚本寨出白石崖，一股經納管口出銀甯關江龍出青葉河沙子溝出百層河均會於百層河。楊武一股竄紫雲屬爛羊板當繞出百層河會。共匪度百層河，渡軍克復紫雲城，折返關嶺渡盤江。

貴州綏靖薛主任岳副午貴參電

限即刻行營孫司令官志丹兄，勝密：(甲)即午飛偵江龍場有匪數百人，紫雲關嶺間，紫雲羅甸間大道上，尚未發見股匪，紫雲東北及西北大道上，仍有匪向紫雲前進，判斷股匪，或隱伏於紫雲城，(乙)兄部如以一族向紫雲追剿，江龍場方面之主力，應轉向紫雲進剿，而以一部向江龍場追剿可也，總之匪情萬變，而在應機處置，不可泥於成法，如何處置，盼復，薛岳副貴參印。

滇軍孫司令官渡口述(續)

斯時，本縱隊奉命經楊場關嶺過花江橋赴興仁會戰，我先頭安旅已抵馬場，旋奉令揮飛偵匪一部，偽四五千由紫雲向宗地龍場市竄，匪主力仍潛伏紫雲山林中，着本縱隊復向紫雲搜剿，拍抒抵紫雲，匪已過江陷貞豐矣，於是復返關嶺縣，過花江橋，向興仁前進。(未完)

滇軍龍總司令雲副官機電

急，貴陽行營孫司令，安旅長，轉郭萬李三團長，魯旅長，李副旅長，轉馮侯蕭三團長，趙旅長，耿副旅長，轉楊馬王三團長，克密，我軍自觀音山黃泥前一戰克捷，迭復定廣連日未接來電，馳念無已，幸奉委座電令領嘉獎，嘉其行動敏捷，果敢忠勇，薛總指揮迭次報告，始悉梗概，欣慰實深，我軍此次以少勝衆，獨摧強寇，實屬爲

第十一編 匪竄黔中受創之經過

馬得愉快
好極了
雲的足可
兒

之一新，較之畏匪避匪之境，不啻霄壤，滇軍以前由桂失敗，（附注：一顧不報，二十年以後之新聲，自茲獨立，惟剿匪重在消滅赤匪，自經痛創後，現已漸收最後勝利之時機，此間已飭劉旅（正當）進駐平彝，迎頭痛擊，務望前敵將領，再接再厲，剿尾窮追，內外夾擊，以竟全功，有厚望焉，至委座獎金三萬元，由孫司令官按出力情形，平均分配發給，可也，又李松園在鼎節獨立，現匪已西竄，為加厚後方防禦力計，已令該團移駐威寧宣威防堵，并及，總司令龍訓實。

編者按：委員長給各軍電報，多係平淡之旨，甚或對直屬各軍，而加以溫詞敷衍，例如不論如何困難，或疲勞甚過等話頭，而在滇龍則不然，軍令嚴明，不假詞色，迭觀其數電，聲色俱厲，咄之逼人，除激勵其將士奮勇殺敵外，並瀕刺其他畏首畏尾，躲避共匪，自以保存實力為得計，不怕整齊遣退為失策，於此可見川滇人之勇氣，西南民族性，即負責任，同一抱負，如粵桂，如川黔，如雲南各省軍隊，莫不如是，但龍電文中，故宜提出桂省之敗一役，念念不忘情者，表示未與桂省妥協，使將釋去疑忌之懷，全電中我軍以少勝衆，觀瞻一新，不知雖有各兵者，雖匪不證，讀到此等句語，作何感想，有無羞愧之色。

附駐龍雲前電所請由桂失敗一顧不振之原委

李總司令宗仁騰演集，（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在南甯軍校紀念週時怎樣做一四軍軍人，說到我的書門小史。）

（上略）未幾唐繼堯乘總北上前故，自稱副帥，但北伐的聲名，出師兩粵，而在粵一楊劉兩部，亦與之聯絡勾結，是唐繼堯代表來南甯，對我們說唐副帥，現率領滇黔兩省大軍，假道廣西到廣東，會師北伐，委我和李寬為軍長如果我接受他的委任，他允許先以烟土四百萬兩易酬，試想我們那時雖已有五千枝槍左右，但北部桂林平樂柳州，尚有沈鴻英萬餘之衆，西部兩江，有陸榮廷部數軍，收編尚未妥當，如果與唐繼堯合作，則不獨可免四面包圍消滅的危險，即許失敗，亦可做海外寓公，在平常自私自利的人，恐怕早已奔上這一着了，我則不然，我感覺我的責任之重大，我應站在民衆的立場，去抵抗一切封建勢力，我更分析唐繼堯歷史的過錯，他在四川時，曾被川省軍民驅逐出境，在雲南，亦沒有建設，這種人還有什麼能力，統一西南去北伐呢，不過是私自利，想整頓西南滿足個人的慾望罷了，因此我便下決心，我們的力量雖少，也不可助長這種惡勢力的發展，所以當時便回他

的代表說，是廣西連年屢遭兵燹，地方元氣未復，如唐氏分途由滇黔出師北伐，則我們非常贊成，但不可再經滇西等語，他的代表便打電報回雲南去報告，後來唐繼堯回電給他的代表說，「本帥大計已定，師行在途，不便中止」，這便強硬的話，我們聞得他的回電之後，知道一定要入廣西了，同時又探得沈鴻英已與他勾結來夾擊我們，於是便趕緊把南甯的軍隊集中桂平，沈鴻英的部隊亦已動員，向我們進攻，於是就在武宣打了一個遭遇戰，沈部一敗塗地，我們一直追到桂林，沈鴻英萬餘之衆，除受我方改編繳械外，只帶千餘人往湖南的通道竄去，我們把沈部解決了，馬上回師便來對付滇軍。

那時滇軍是分兩路來的，一路由百色沿右江長驅直入，進佔南甯，一路由貴州入三江融縣，長驅南下，圍攻柳州，每路的兵力，在二萬五千左右，范石生那時亦率有數千之衆，由廣東上來，因想回雲南，此時是絕好的機會，便與我們合作，抵禦由南甯來的一路敵人，我們的部隊，由桂林開回，將到桂平邊江的時候，敵軍已進佔賓陽，我們除通知范石生，請其担任右翼包抄敵入外，並乘敵勝之餘威，即將當面滇軍的主力，擊破於高田，時范石生的隊伍，因行動太緩，尚未趕到，我們已退至峴崙關，又打了一個勝仗，一直把敵人趕到南甯，而范石生這時才到，我們於是得回師將敵人擊破，解了柳州之圍，并跟蹤追擊，又在柳城的沙埔，打了一個大勝仗，敵人損失甚大，我們奪得敵人的軍用品無算，直追到懷遠時，又予敵人一次重創，敵人經數次的挫折，損失甚大，殘餘無多，迫得竄貴州，回雲南，這時正是民國十四年的夏天，於是才把廣西統一。（下略）

四月十六日（川北徐匪圍攻江油，劉錫侯激勵將士抵抗，蔣委員長撥款築成都附近郭鎮堡）共匪竄陷貞豐縣城。昆陽向匪雲雲附近，張家堡則洞馬場等處。

行政院決議以吳忠信爲貴州省主席。

蔣委員長部署錢良貴參電

限即刻到，第二縱隊周代總指揮，第一縱隊吳副總指揮，萬副司令，（耀煌）孫司令官，安旅長，馮旅長，廖密，（一）匪大部似尚在雲南附近地區，隱伏張家堡則洞馬場一帶，據報於昨日午後發現股匪，（二）本路軍爲準備會剿，本（十六）日調集部署如次。

吳縱隊溫旅以一營在關嶺縣，以主力在寨役分縣以南通安兩縣間之穀鎮橋地區，迅速扼擊，建福，歐師以一營

中央大軍
不用之於
追剿堵剿
匪用之於
殺匪實
之役

共匪西竄記

四二八

守備，匪竄場後，主力在募役分縣及關嶺間地區，迅速建竄，梁師留一營守備鎮城，主力進至關嶺，與敵師切取聯絡，並扼要建竄。

關嶺隊三十六軍進至寶果樹及鎮寧間地區，扼要建竄，萬師在背定白岩場一帶，扼要建竄，第五十三師進至關嶺以南地區，沿雲山屯楊倉堡牛脚藤上下水梯丁山關嶺楊昌堡上下落陽至老楊樹之線，扼要迅速建竄。

其據隊安旅已佔領江龍場，其主力應迅速向紫雲攻剿，而佔領之。

安順吳師（劉平）仍在原地防守，并在么堡上塘安順兩州各地區增築碉堡，嚴密防守，希各連辦具報為要。中區統戰費參印。

據當日黔民見中央大軍不追剿匪共，為之謬曰，中央派大軍，行徑最取巧，怕去見朱毛，匪後部繼進。

黔軍總司令部代表楊鴻洪報

匪竄消滅安順香成關等處，被官軍追剿，猶謂司令已至安順督剿，魏師金榮由鐵金前進，第一二一師吳劍平由鐵寧前進，何紹清旅由北盤江前進，吳鐵隊司令奇係所部，亦進駐安順鐵寧一帶，第三縱隊司令孫波所率滇軍十二區，由關嶺直趨沿盤江下游抄襲，第五縱隊司令李維新所率湘中三師，亦由平舟大塘前進，正面薛總指揮率部由清鎮定番前進，連取第七軍軍長廖承三師之衆，坐鎮南丹，所部聞訊見軍運勇兩師，進至都勻獨山都波等處，匪匪部前鋒軍隊截斷，分東西兩股竄竄，至定番廣順，被滇軍克復後，匪匪慘敗，現已竄駐紫雲，由平鏡回竄龍里大塘之匪，被中央軍及湘黔軍猛追，現已向羅甸潰竄，兩路之匪勢，將令股有向桂邊逃竄之企圖，紫雲與羅甸毗連桂邊，煙瘴甚大，非其土人，至其地者，一與烟瘴，飲食不下，黔桂以紅水江相隔，為南北兩粵之匯流，盤江灘險水洶，不能行船，有鐵索橋，非緩行不能渡，惟紅水江之王母廟，而香為紫雲入桂大道，可以行船，桂軍沿江佈防，極為嚴密，要渡過紅水，始無烟瘴之虞。（未完）

行政院本日決議

貴州省政府委員兼主席王家烈，呈請辭職，以便專理軍務，情詞懇切。王家烈准免貴州省政府委員兼主席各職，任命吳德信為貴州省政府委員兼主席。

四月十七日 共匪全部竄過北盤江，滇軍收復紫雲縣城。

故意分則
在區

機關
官制
分

中經合編
因係軍事
收復自備
無功一
無縣名

萬委員長部署後援會電

(甲)綜合情況，其江龍紫雲一帶之匪，似已竄至關嶺貞豐開花江東岸地區。

(乙)追剿部署如下，孫縱隊日進至朗洞馬場，巧日向關嶺進，其在紫雲部隊，暫留一營防守，候唐師派隊接防，其餘向主力前進，該縱隊對朗洞場一帶右側衝，須一舉而殲滅之，勿爲匪所牽制，吳縱隊派之關嶺一營，孫日須佔領南方之鐵鎖橋，並由募役縣加派一營至關嶺，梁師日推進募役縣西南地區，巧日須佔領安南，歐師日在原地，周縱隊日以前兩團至郎岱，巧日架設鐵鎖橋渡警江渡等處浮橋，主力進至坡貢，及其以西地區，萬師日進至鎮寧貴州關地區。

(丙)吳劍平師抽一團，進至郎岱，師乾初(周元號)指揮，魏金榮部須是夜統程進至關嶺，師發生(吳奇偉號)指揮

(丁)第五十三師日集中安順待命。

上各項，仰即遵辦電復中正後援會參閱。

蔣委員長後援會電

選三小時行營，孫司令官志丹兄，鑒密，(甲)據日所報，匪已偷渡百層河，向貞豐逃竄中，(乙)第三縱隊於巧日應進至朗洞馬場財神廟關地區，昨日進至關嶺縣，就日進至流木廠太平街關地區，夾擊四竄之匪爲要，中正後援會參閱。

貴州綏靖主任薛岳致孫渡徐申貴參電

(甲)綜合本日情報，於日下午，打幫河東拔羊泥田關地區，發現匪一二千名，係由江龍場經拔洛竄來，統其先頭數百，已由百層河分渡花江，向貞豐竄，其大部由光馬拔羊並田關續南竄中。

(乙)據午飛偵貞豐城，已竄匪一部，匪後續部隊，仍在百層浮橋渡河中，我擬將匪橋炸燬，薛岳徐申貴參閱。

薛岳剿匪紀實

四月十八日以前，朱毛殘部，自突破仁懷邊義縣境封鎖線，偷渡烏江後，經虎場洗馬河竄過黃泥哨，進陷定番貞豐各縣，主力徘徊於貞豐附近，一部約二千，進出於太平橋定頭營一帶，有給冊亭安龍或與仁折竄西北之企圖，竄炳輝股則隱匿沙土安底一帶地區，待機。

有人正盼
其深入其
體却慮其
入

同日朱毛由貴西竄，僞第一軍團及中央總興義魯士營果里泥溪場黃泥河，僞五軍團經萬屯鄉省紅板橋，僞軍團爲石側衝，沿貴西大道，陷興仁城後，經巴巴堡東瓜林新營威舍分向溪塘逃竄，羅匪已由水城羊場間地區竄入盤縣西北，有與朱毛會合之企圖。

四月十八日 共匪竄犯盤縣未斷巴林一帶，貴州綏靖主任兼第二路軍前敵總指揮顧岳，曾次由貴陽出發安順督師。將委員長派郭思演爲貴陽警備司令。

滇軍龍總司令雲巧雲機電

限即到行營，孫司令官并轉安魯三旅。羅平劉旅長均鑒，克肅，我軍此次出省剿匪以來，終日奔馳，已達數千里，費力雖多，而成功甚微，此次匪入盤江，誠爲最壞之良機，蓋盤江距省較近，補充亦易，且傷亡易於處置，爲減少官兵疲勞，避免再行長途追擊起見，應彼此勸勵將士，與我內外滇軍，不顧重大犧牲，努力殺敵，以收夾擊之效，不特可以揚名於中外，且藉此得以告一段落，從事休養，實爲至幸，萬一竄入滇軍，務設法，不分晝夜超越其前，阻其深入，是爲至要，龍雲巧雲機印。

四月十九日 (孫雲龍任二十九軍軍長) 共匪竄陷興仁縣城，邑人董維勤知地方文獻重要，携與仁未完志稿逃。

滇軍孫司令官渡口述。(按)

四月十九日，本縱隊趕至盤木廠巴林時，匪已陷興仁與第一縱隊歐梁兩師，一處接觸後，即向滇邊分竄，是時我劉旅爲防匪南竄，已由滇開至興義，當命安旅由興仁取捷徑向黃泥河前進，超越匪前截堵，魯龍兩旅，由萬屯馬別橋前進，企圖會合我劉旅，由南向北壓迫，以便與我一二縱隊合力夾擊，殊匪喘息不停，急求免脫，未能如願，在黔境追剿經過之概略情形也。(未完)

薛總指揮岳剿匪紀實

遵照委座巧日手令，部署如下，A、太平衝之匪，約千餘人，其一部竄到定頭營，牛場亦有匪約一千人，判斷係匪之側翼，本夜擬派雷團一部，襲擊之，B、孫縱隊本日已集結關嶺場洞馬場，每日應派兵偵知太平衝，掩護主力前進，馬日全部應向巴林龍場之線前進，併右與安姑之歐師，與仁之梁師，切取連絡，C、梁師就日位置與仁，並於屯脚交那魯士營設伏，歐師是日位置安姑，並於巴林設伏之線，擬要設伏，D、周縱隊馬日應集結青山，並

現不中
爲設身
伏改中
伏改中
妙改中
妙改中

即破劉
追剿
潰之匪

偽匪之
誘以
制軍之
主力則
其
弱可想

孫渡
電台發
報此中
則有作用

於車柳大海子竹山等處，口四處設伏。萬師就日到普安，馬日主力控置鐵廠老紙廠馬平地，應各派一團，並於保全係狗場營設伏，五、第五三師除以一團守備鎮寧至募役分縣橋樓外，號日推進募役新舖之線，下、奉事吳縣廠及林團號日向安南推進。

黔軍黔部代表楊曉洪報告（續前）

滇軍收復貞豐後，匪大部退與仁，有向滇境潰竄模樣，興仁居六屬中心，南之安龍，西南之興義，地瘠民貧，糧食異常缺乏，惟西通滇邊平彝，為出東川昭通之要道，兼之匪過烏江時，有偽九軍團乘隙所部之匪，二三千人，被川黔軍截斷，落草於黔西大定間之深山老林，經川黔軍兜剿，餘匪竄伏夜節，亦向盤江方面竄逃，勢與匪之主，力合股，且匪潰散甚速，勢欲擺脫國軍之圍剿，匪大部欲入西康，圖與孫匪會股，匪竄平彝，必經盤縣，現在孫司令渡業已回師盤縣堵剿，黔軍黔部司令國材率部由郎岱普安前進，後面湘軍追剿大部，由貞豐安龍猛進，薛總指揮岳，率中央大軍進駐關嶺之黃樹樹將師，聞滇軍已將興仁收復，匪沿九龍山脈向平彝方面竄退，平彝官威會澤陸良一帶，早有軍兵，朱平當面截遏。（完）

蔣委員長親錄國孫渡

志舟司令兄助鑒，上午飛偵稱，匪部在貞豐與羅炎間之地區藏匿，貞豐已無匪，（昨日尚有我黔部守城也），我猶部亦不見，人民與土匪，是該城已為匪佔領無疑，又昨見百層河附近之俘獲，今亦撤散，是匪已渡百層河矣，可以證實，該兄即照十七日手書之部署，由關嶺向南進剿，如能明（二十）日先派一旅，進佔觀國營壩木廠，對龍場百層河貞豐各方面之匪情，努力偵察，使二十一日主力容易進出於巴林興仁方面，尤為便利，但有一要務，即由兄部派一有力部隊，約一團兵力，由龍頭營直取貞豐城，該部到貞豐後，應即相機向匪之左側背緊追，并勿使匪再向貞豐附近潰退，期收此次會剿之全功，我主力部隊前進時，嚴防為匪之挑撥部隊牽制，千萬照前函注意勿忽，此次會剿，乃我軍最後之良機，誠如龍總司令來電所稱，我各部到指定地點後，勿待其逃竄，即緊並進分途夾擊，方能收得全功也，即使遇匪之主力，我軍各部隊皆應不夫時機，正面只派一部與之對峙，主力儘量向其左右兩翼包抄，如我對貞豐之支隊，已派出時，而途中遭匪遇之主力，單獨作戰時，則我主力可以全用於右翼，向匪左側抄襲，蓋匪之竄路，乃在其西北地區也，兄處無線電機，既有故障，則以後通信全賴關嶺電話傳遞，務望在關嶺設

機師全之通訊班，與前方聯絡之通訊步哨，以期前後方之通訊敏捷，并與安南興仁之第一縱隊，及密羅指揮隊接洽，爲要，薛主任已於昨日出發。本日的可到建寧役分縣，明日可到安南城也，此願頌我軍，薛中正手啓。（十九日午正）

各旅長均此不另。

最好主力明日（二十）由關嶺出發，在渣木廠附近集結，尤爲機宜，我第一縱隊榮師，本日宿營安站，明日可到興仁，吳軍主力跟進，明日可到興仁附近，但如已與第一縱隊聯絡確實時，則兄部主力，仍應注重左翼，向興仁之右側背抄襲也。

總署接中央軍行動，向不與友軍取聯絡，此番追匪入滇邊，委員長深恐中央軍單獨不能作戰，又恐主力爲匪所乘，所以三令五申，甚謂親筆手啓吳孫波，務與滇軍爲中央軍之助，但更意仍想定延滇軍在匪後，使匪不竄入桂，即竄入滇，再以治黔之方，如法炮製，殊孫波此時，因未毛逼入本省邊境，當然聽命於滇龍，而不恭受蔣之命令，觀龍致孫之電，與孫氏之口述，可以證之。

四月二十日 蔣委員長以蔣侯爵處有方，特電嘉獎，活佛班禪飛蘭州。共匪由九龍山脈向西急竄，吳縱隊擊匪於觀音洞，營長李權民，連長張少臣，排長王悟生陣亡。

蔣委員長號待午四電

限即到關嶺縣，雲南長收轉專派第三縱隊孫司令官，兄部本日運動如何，望即向巴林屯脚之親接近，務於二十二日到達興仁，交鄂西南地區，匪匪尾追，至對貴重方面，仍應派一支隊清剿，一另匪潛伏我側背，一防匪回竄，以便仰助也，如何用電話傳復，中正號待午四電。

薛總指揮岳縣紀實

本日遵照雲南總司令部，部署如下，A匪數千餘午竄到興仁，守興仁吳師之一部，已撤退黃草壩，判斷匪之右側衝到興仁，其主力經興仁西南地區，向興義逃竄。B孫部號日佔領太平街，馬日向巴林屯脚之親追剿，雙口向興仁交鄂尾追剿，C榮師號日向興仁攻擊，務逼匪之行動及偵察匪之主力之竄向，歐師號日主力先連排移，一部到營門口，與吳師切取聯絡，相機向竹山營截剿，但安站暫留一營策應，第三十六軍號日集結青山，嚴照時

防匪中
及軍人
孫乃其
登不防
宜所耶
之機以
雷機失
青托河
耳知同
滇河

電部署，萬師遵照電急進，余及吳縱隊照前電行動。

四月二十日，吳縱隊觀音洞之役，偽三軍團十九日攻陷興仁後，一部於二十日午後，竄據觀音洞，阻我前進，與我梁師發生激戰，六時匪山興仁方面陸續增加，我歐師先頭趕到，即由觀音洞向匪左側迂迴，肉搏數次，匪受創過巨，一部向觀音洞，大部向興義方向潰竄，是役，我梁師五五二團激戰最久，陣亡營長李繼民，連長張少臣，排長王梧生，士兵三十餘名，斃匪千餘，俘匪數十，繳槍二百三十餘枝。

四月二十一日 川剿匪軍總部。調潘文華赴蓉，副楊森全部移防敘道南岸，本日刻重慶。國軍吳縱隊以黔軍吳師之全榮爲前衛，本日克復興仁城，滇軍與匪戰於馬刺橋。

貴州綏靖公署通報

薛主任自前方來電云，朱毛自在龍里附近，被我軍擊潰後，經廣順直趨興仁西竄，二十日未刻在興仁北之觀音洞附近，被我吳縱隊梁兩師截擊，激戰至二十一日，克復興仁，繼而追剿中。

薛總指揮岳則匪紀實

四月二十一日，滇黔兩軍已手令要旨，下達命令如次。

A 我歐梁兩師，每日午後在興仁北十里之觀音洞，與偽第三軍團對峙中，入夜後，匪已沉寂。周縱隊先頭已抵青山，萬師先頭已抵貴安。孫縱隊主力，已抵太平橋。B 各部隊馬日行動如下。1 歐梁兩師，協同擊滅當面之匪，由梁師留一部守興仁，如匪竄興義，則梁師主力向交那頂效，歐師向普士營馬刺橋追剿，如匪西竄，則跟蹤追剿。與我青山部隊夾擊之。2 蕭師留一部守青山外，餘向車榔急進，如匪竄興義，則向紅板橋包之線進剿，如匪西竄，則在車榔頭場之線堵剿。謝師應經廣順向車榔急進。萬師應經老紙河向保全堡狗場急進。3 孫縱隊應經巴林中關急進，如匪竄興義，應向頂效鄭屯之線追剿，如匪西竄，則向興仁交那之線追剿。4 吳縱隊司令官率林團進興仁。5 余率周團向貴安前進。

四月二十二日 中央軍周縱隊部與偽三軍團激戰於觀音洞附近。

貴州綏靖公署通報（續前）

偽三軍團二十二日，竄至觀音洞至廣順附近，被我吳縱隊之郭師截擊，匪向紅板橋逃竄，計兩役匪傷亡枕藉。

鎗斃尤多，奪獲槍二百餘枝，輕重機關槍十餘挺，俘虜二百餘人，我軍亦傷亡連長以下二百餘人，夜間燃受重創，心膽已寒，吳周孫各縱隊，正分途截剿，關於前方戰況及部署，請先電龍圖司令爲盼。

薛總指揮岳副匪紀實

四月二十二日，遵照委座手令要旨，下達命令如左。

其一、刺斬巴巴俄龍場東北林西寂之匪，仍爲匪之右側衛，轉移車棚，掩護其主力向德縣竄，或經威舍入滇或經匪之右側衛轉移車棚威舍之線，掩護其主力經興義竄羅平。

並部署如下。

一、孫縱隊部經交那頂效，向紅板橋興義之線急進，二、梁師經普士營馬別橋向紅板橋追剿，歐師經巴巴俄龍場向紅板橋追剿，三、周縱隊除留一部扼守青山建德外，餘先佔領車棚，如匪竄德縣，則向狗場營保全堡之線追剿，四、萬師萬族先佔領大小阿方安魯底之線，繼向保全堡截剿，其餘取捷徑務於於晚佔領燕塘，再向保全堡追剿，五、余率周圍在普安，如匪稍有變化時，則進抵鐵廠。

其二、觀音洞之匪，經我猛擊，一部向龍場，一部向興義逃竄，馬中武已克復興仁境，馬木我滇軍劉正官廣在興義馬別橋之線，與匪激戰，各部務遵照疊日電令，不顧一切，各向追剿自標猛進痛擊，必可殲匪於威舍紅板橋黃泥河間地區，周縱隊佔領車棚後，留一部建德固守外，其餘星夜向孫縱隊威舍狗場營之線截剿，萬師務兼顧向保全堡狗場營堵剿，但應留一部在普安底塘固守。

其三、遵照委座疊日手令要旨，部署，如匪本日向西北竄滇，派日各部追達滇境如下。

一、孫縱隊頂效馬別橋興義間地區，二、吳縱隊以追泥溪通紅板橋地區，三、第三十六軍某師機狗場營威舍地區，萬師保全堡燕塘之線，李鶴齡急進得勝營湖冲之線，陳光中師黃樹樹關嶺一帶，如匪西竄，則吳兩隊跟蹤窮追，周部及萬師暫在威舍保全堡之線待命。

四月二十三日 朱毛共匪主力竄入滇邊小羊驢等處，僞軍團羅秉輝，由大定西南金江西竄。

薛總指揮岳副匪紀實

二十三日，遵照委座疊日電令部署如下，孫縱隊敵日經紅板橋，到黃泥河，有日經狗場三株樹到得勝營，阿白

有斷不可
應作挑撥
兩可之詞

事，有日經左金上請到平作城。萬師敬日經小新六軍，故日經保全堡到小新地燕塘，有日經分六縣兩河官田河波樂河，有日經雙龍灣射馬河到，感日經石板龍井溝，到宜威城截剿。吳縱隊敬日。滇旅敬日到板橋，有日到盤縣建福守備。總部

黔軍第六團團長蔣鳴報告

奉令尾追緝匪兼輝於大定之貓場，激戰一晝夜，重機槍四挺，迫砲二門，步槍二百八十一枝，六十餘員名，此役該匪潰不成軍，竄入水城向滇邊

貴陽二十三日專電

黔省之匪，一三五軍團。由江龍場一帶，陸東北之花幹，已與我軍接觸，匪突過白層河後，步復，滇軍已派十三團赴平定威平縣一帶佈防。

粵軍專訊

昨據軍訊，朱毛共匪大部現已竄過盤江西岸，地機東，目下定帶以東各地，已無匪蹤，即，知匪遠遁滇邊，除飭滇軍原有部隊留守平彝外，隊司令孫渡，率第二旅安德化，第五旅魯道源，仍在平彝安定安順等處，徘徊不前，黔軍王家烈，向西南移動中。

本軍第五師李振長，第六師李漢魂各部，已亦陸續由桂平武宣等處，開抵柳州向度津線進，

四者，對中各法團，雖中法軍入黔，並不追剿，而共匪由川南復向黔中南竄，情況緊急，不得已急向川湘粵桂滇諸省求援，故粵陳桂李雖向中央請援，不邀允許，但仍決心援黔，以故其部隊繼續向黔桂推進，直待共匪入滇後，始先後撤回，上述軍訊，均經省援軍行轅有應記述者，故附之。

第一路軍（總司令韓報告續前）

查朱毛匪主力，自昔日竄渡清水河，繞道黎平地區，齊中（四月八日）直集貴定附近洗馬河虎塘一帶，有向西南逃竄概概，同日李縱隊由燕安向匪追剿，吳縱隊尾匪窮追，及本部奉委座佳已抵電，匪全部被包圍於龍里附近，其企圖似向西南竄，現正由我軍南北夾擊中，望個李吳杰部速向慶餘推進，陳光中部兼程向獨山牛場推進，與李抱冰部會合兜剿等因，當經轉飭遵辦，嗣據劉總指揮羅緒電稱，適已飭李吳杰師趕開餘慶，陳光中部兼程向獨山牛場推進中，仍遵第二縱隊序列，山抱冰指揮，又據陳光中電稱，適於燕日由餘慶出發，經獨山向牛場推進，與五三師連絡協剿，子本部奉委座灰午黃電，殘匪昨被我軍在龍里附近重重夾擊，死傷無算，餘部向定番以西潰竄以後，當不敢再向東南回竄，即調十五師到鎮遠清溪一帶截擊等因，當轉飭遵辦，嗣據王師長東原電稱，轉部文司可金集秀（山）城，適擬元日出發，經松桃銅仁向鎮遠清溪前進，元亥本部奉委座元辰電，望調十五師到餘慶，與其南方之舊州一帶，而調二十三師迅速集中平越，與貴定、開縣令，并與銑日以前到達，指定地點等因，當經轉飭遵辦，二十三師，燕日由石阡出發，經老紅利向餘慶推進，其文元泰等日全部先後到達餘慶，咸日由餘慶向平貴之間開進，六三師原日經貴平，向貴定推進，該師又奉命集結貴陽縣里之線，調牛全部到達龍里待命，二十三師，銑西抵舊州黃平重安江，向貴定推進，巧日宿營羊老鎮山，西陽等處，餐日對達貴陽附近，集中待命，但十五師本部，因奉委座巧午黃電令，該師仍回防西秀防堵賀龍逃竄，其先頭旅已抵鎮遠，自馬日起，收道銅松回防，我三十三，六十二兩師，自到達貴陽龍里後，均由委座直接指揮，隨同友軍追剿朱毛，六三師奉命回駐貴陽安順，馬西到達鎮遠貴陽，對貴陽方面防匪回竄，二十三師奉命由貴陽新狗場清溪，限數日開赴西待命，馬等日，朱毛被我軍壓迫，由興仁向興義逃竄，我李韓兩師已到普安，及其西方一帶地區堵剿，敵日六三師奉命由鎮遠關嶺經清溪開赴鎮西盤鴨池汛待命，二十三師奉委座手令，飭速進駐畢節，按川軍總部之防，構築自黃泥起經赤水河鎮至畢節之線，封鎖畢堡，六三師同奉令由鎮西盤鴨池汛後，到黔四大定，又奉令全部推進畢堡，搜剿散匪，務將自

土城爭台仁懷至打鐵新場一帶匪堡。（餘見下編）

編者按：本編所述自匪渡烏江以後，及入漢邊以前，朱毛掠地爭城，而與匪始終保持接觸者，惟有孫渡一軍耳，無言吃緊關頭，就令孫去追擊，本來可以用中央大軍合圍，而委員長編令各部分途進剿，不採攻勢，而採守勢，使漢軍消耗，而保實力，稍留心時局之人，自能領悟，又查薛岳係申電，匪後衛仍在百層河浮橋渡河，我擬將匪橋炸燬，此大英話，所謂擊其半渡者，此其時也所謂斷其首尾，不能連續者，此其時也，不飭空軍毅然決然轟斷之，而出此擬將炸燬之說之詞，是明明讓匪完全渡過盤江，好報克復，再按委員長致孫渡親筆函云，百層河浮橋，令已折毀，是匪已渡完畢，更可證明幾匪西竄，何物朱毛，委員長迭加恩賜，寬大為懷，遂處讓步，而實不省悟，終執迷於布爾什維克之迷夢，不肯投降，實在太不知趣也。復次，中央大軍八師之衆，尾匪入滇，其功不可謂不大，然而最高軍事當局，猶提綱挈領，無微不至，例如蔣委員長手啓云，中央主力部隊前進時，望滇軍嚴防匪之掩襲部隊牽制，以主力軍向懷匪之掩襲隊襲擊，而希望他人保護，不知該主力軍前進，究有何由，吳周兩部將入滇，蔣委員長祇派滇軍掩護，亦猶之初命徐源泉部將入川，而以郭一汝陳一羅（啓疆）兩部爲其掩護，如出一轍，特不知朱毛深入其阻，究以何部爲掩護也，國軍匪軍，同亦人也，何相去之太甚耶，此書生筆拙，所百思不解其故也。

四月二十六日 國民政府明令豁免貴州全省丁糧，以示體恤。

國民政府明令

貴州位處偏僻，地瘠民貧，近年農產歉收，以致百業凋蔽，近因匪匪竄擾，地方被害尤深，此次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督師到黔，電呈人民痛苦情形，請以豁免本年田賦，並據行政院呈請明令實行，政府鑒念民生，應將所有貴州全省人民應納民國二十四年份田賦，着即豁免，以蘇民困，而慰衆望，此令。

編者按貴州田賦，在實際上，黔政府業已預征，而美其名曰糧捐，此貴州理財大家善於模仿川政之成果，國府雖令豁免，然而人民實際已不能切惠矣。

共匪西竄記

第十二編 匪竄滇境受創之經過

總論

昔岳武穆有言，文官不貪財，武將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屬今之世，反古之道，吾爲之解曰，文官不惜死，武將不貪名，則國事易爲矣，夫守土之士，臨難不苟，誓以身殉，荷戟之夫，捍衛邦國，當賞不辭，有一於此，足以興邦，况文武皆賢，尤爲可貴，共匪西竄之役，吾僅於雲南一省見之，朱明啓疆之初，沐英率中原子弟，西征經里麻，曲靖一役，喋血震疊，醜虜成禽，何其盛歟，及其衰也，滿人入寇，吳三桂迎降，清爵三桂以平西親王，使鎮滇南，迨天下已定，羽翼已除，而三桂始欲舉滇黔一隅，以與虜抗，其結果身敗名裂，九族皆誅，能不悲哉，衡以今日之國難期間，外有強敵，內有巨寇，未審我軍當局之決策如何，舉效沐英之播蕩敵氛，以開國祚乎，將效吳三桂以雲南爲最後孤注之一擲乎，吾憐小民，殷憂國是，將拭目以俟之。

四月二十三日 朱毛竄入滇邊小羊場核桃樹一帶，滇軍安旅追至沙寨富村與空軍協擊之。

四月二十四日 朱毛率林彪一部竄藉益之羊場營，滇軍李旅圍由平彝轉進堵截，力不能勝，退守曲靖。

滇軍孫司令渡口述（續）

四月二十四日，本縱隊追至滇邊之黃泥河，匪正向小羊場核桃樹一帶西竄，我安旅追至沙寨富村一帶，與空軍協力斃匪千餘，旋匪到羊場營，復與我防羊場營之獨立二團（即李旅團）接觸，激戰終日，該團以兵力單薄，我追擊部隊，又在匪後，不能急切援應，始乘夜暗，向曲靖撤退，至糯聞附近，復與匪遇戰數小時，將其追擊隊擊潰，安全退至曲靖佈防是時總司令龍以顯勵錫麟，省防空虛，電令雲安旅各旅，取捷徑經宜良搭車督首，迎匪兜剿，繼據報與魯旅向曲靖限距，追趕兩曲靖，未竟。

中央軍薛總指揮岳敬日電令

龍先生的
薛先生的
魏先生的

一、第卅六軍本已經對泥河三株樹尾驅追剿，本日午後已追到小羊場與匪激戰中，二、第五十三師原本夜進佔平彝城，及向小羊場方面設伏三、萬師除在告平彝所滇南勝境各留一部建編守備外，其餘應協同第五十三師，原本夜到遠平彝城截剿，四、第卅六軍仍應尾匪向平彝城追剿，如向匪馬街西竄，即跟蹤窮追，並與孫縱隊切取連絡。編者於去年遊歷滇省，聞關係方面人云，當滇軍孫渡在貴陽近郊，殺伐用張，聲震雲南，將委員長見之心喜，欲羅之以爲己用，乃龍雲繼任滇軍安撫各旅長，提升爲師，其時孫渡正在香廣順，帶追剿，數日龍孫苦於隔絕，龍頗滋疑，深慮孫渡率領入黔各部，被中央用擊斃石吸去，乃一面電復蔣氏，謂各該旅長，年皆少壯，不宜驟予高位，彼等報國之日正長，賡賞之期未艾，而各旅長亦聞黔軍受命之後，如蠶自縛。毫無生計，引以爲戒，各懷懼心，不願接受中央空大之頭銜，寧肯爲鄉邦而效死，在滇軍雖採狹義之小團體小統系，但亦表示其真正誠誠團結，毫無破綻，此亦足以令人生敬，故滇軍四旅到境之日，緊急電調回省，內外設防，以防朱毛之掠奪，大防中央之攫取政權，龍令孫渡率雲道源旅隨其後，偵察中央軍及朱毛之動態，看他們行動如何，好慢慢佈置，然中央軍之下級幹部，不明趨勢者，仍沿途高唱着無敵匪軍何方，本軍以到達昆明爲目的，並且說我們到滇以後，將解決雲南，在貴州下棋的方法，想拿來雲南重下，若輩有意無意中，偶爾洩露此機密，殊被龍雲偵探發覺早以黔省前車之戒，處處提防，故駐壘森嚴，使外人無從窺伺，其後薛岳率軍入滇，龍雲先使人告之曰，薛君從人來省，余當表示歡迎，若其大軍同來，則可不必，經此播弄之後，薛報稱，知計不售，仍命該個人單獨入滇，以觀其變，即猶放心不下，先與薛約，凡入黔剿匪之中央部隊，須受其指定路線，如不擇道而行，軍國發生誤會，恕不負責，薛聽此棒皮釘子，有苦也說不出，真是龍雲擺地頭蛇，但藉匪圖演計因此而腹，此類文電，雙方極守祕密，決不輕以示人，但已人言噴噴矣，姑誌此聞以備他日之查證。

四月二十五日 朱毛大股竄擾聞車心口朝陽等，折入雷答縣之甘塘烏柴溝珠街子，往竄地塘，僞九軍團羅秉輝，同時由盤縣江上竄入雷答縣境。

中央軍前線指揮岳有電

二十五日奉委座樞中手令：第三十六軍明日應經亦資孔取捷徑直趨宣威，并限二十六日到達宣威爲要等因，本日致周軍長電令如下，孫縱隊確已由貴泥河尾匪追剿，則見部二十五日務須趕起至亦資孔，轉向宣威急進，位置，本日吳縱隊分水嶺樂民所，要軍大石橋，萬師平彝城，第六十三師關嶺場，劉旅富羅廠，總部退旅盤縣。

雲從縣張縣長傳公函

一、關於事前防範，全縣建有鐵柵四十箇，照行營頒發圖樣構築，舊堡三個，新建堡一個，除各方嚴密巡邏外，松林卡郎嶺澤三堡，均未被擾，事前均派保衛隊於通路道路附近，構築工事，備糧守備，因匪大部窮境，遂不能阻其前進，但均少有損壞，至堅壁清野一項，無論公私及積谷，辦到相當程度，故民間損失較少，積谷惟有陳子一處，損失為數較多。二、臨時作戰，我滇軍獨立第二團團長李松，率全團由平彝縣到本縣所屬距城兩日之羊腸營，與其匪萬餘激戰後，退出靖城。（未完）

四月二十六日 偽三軍團彭德懷，自雲從分股一竄羊腸營，向白水順汽車道圍攻雲從縣城，張縣長傳督民練嬰城守，對抗兩晝夜，政府嘉之，其偽九軍團羅秉輝，竄經四勾那勾雲小關山，本日犯炎，方竄入宜威。

中央軍薛總指揮岳有日電令

一、匪主力經曲靖尋甸元謀西竄圖渡金沙江，竊匪掩護其右側衛。二、第五十三師應即剴進佔梨棠灣驛站之線，其游擊隊向白水方面搜索前進，努力偵察匪情。三、萬師暫在平彝穩固扼守。四、感日部署如下。1、第五三師向白水攻擊前進，萬師歸李師指揮，經驛站進佔老馬場。2、第三十六軍經何家屯，進佔黃土坎後，收格之線。3、吳縱隊推進平彝城及以西地帶。4、余率滇旅推進亦貴孔逐日前進。

雲從縣張縣長傳公函（續）

地方團隊於共匪未入縣境前，已調保衛隊壯丁七百餘名，加入駐城之常備隊一百八十名，政警法警及在城退伍軍人，共計百餘名，共負城防專責，又有獨立二團，自白水進入城中之官兵等二十七人，臨時加入補助。共匪第三軍團彭德懷部約千餘人，於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午後，到達附郭，隱伏四鄉，夜間開始攻城，以其攻勢警覺先鋒，征發民間樓梯，用火力掩護，自西北東及正西三方面，同時動作攻城，並以手榴彈擲入城上，如是者數十次。一股雲從炳部，自貴州盤縣江上，於二十五日入境，經過四勾那勾雲小關山，於二十六日到達距縣城北方一百〇五里之夾方鎮，即日鎖鎖往政威宣。（未完）

四月二十七日 朱毛猛撲曲靖城兩日，縣長羅佩榮引領壯拒守，匪引去，一股竄後尋甸，彭匪自雲從分股之匪，經雲從沿東山桃樹嶺尋甸，與朱毛會，偽五軍團董振堂竄陷馬龍縣城，縣長鄒熙麟城遂足殞命，偽九軍團羅秉輝自貴

槍斃不守
城之縣長
僅於雲南
見之

共匪深入
雲南境內
只命周萬
峰部尾追
而與部殿
後不予任
務保存實
力形迹顯

僑匪婦女
居然提出
與匪和解
無怪乎雲
南古有八
婦之稱

方宣政宣威城，縣長陳其棟率

中央軍薛帥指揮

二十七日下達命令如

曲靖，我羅路耀煌兩師，

益，尾匪追剿，限今日拂

曉檢軍之線。(2)吳縱

轄益縣張縣長偉

拂曉(二十七日)更

被彈石擊下，或被戈矛刺

，俘虜十餘人，奪獲雙美

空際，匪胆立寒，惟匪人

樓梯，預備死敵，一面咬

共匪利害，要挾當事欲與

民衆，並督率各級人員，

四月二十八日 朱毛土匪

潰水，李副團總李崇唐陣亡。

中央軍薛帥指揮

廿八日遵原委座險已

向馬龍縣逃竄，我羅路耀

晚仍回竄板橋，倏日竄向

以一旅守備宣威，並搜剿

轄益。(4)吳縱隊經唐

第十二編 匪竄

滇軍孫司令官渡口述(續)

我率領冰軍全部亦由平彝到建時，匪主力已由曲靖屬之三岔向尋甸竄投，一部經馬龍易龍橋林大有進犯昆明之勢，本部與魯旅追匪至尋甸屬獅子口，與匪後衛接觸，經我魯旅三面包圍，將其壓迫，向易隆方面潰退，追至楊林，匪知我軍垣防備甚嚴，且後有追兵，緊逼，始改向嵩明逃竄，當令魯旅向尋甸方面跟蹤追剿，時我劉安旅各旅，適抵昆明，即令經官民武定追剿。(未完)

雲南縣張縣長傳公函

查共匪竄入縣境內，共計三股，一股為朱毛林彪等部，於是年四月二十三日入縣境羊腸營，經過平壩屬之機岡車心口頭陽營，本縣屬之甘塘烏紫溝珠梅子等處，二十五日，自珠梅子出境，通過曲靖境內，一股為彭德懷部又分兩部份，一部份由烏紫溝分關東山經桃園鄉，經過附郭，向西於二十七日離境，向尋甸方面而去，一部份自羊腸營分向白水，順汽車道於二十六日到達附郭，圍攻縣城，此股經高麗煥師，到達進擊，於二十八日晨潰往尋甸方面，是日天明，萬師自馬橋山頭起至距城數里之橫水一帶截擊，匪已遠竄，其後追剿部隊，通過縣境者，為薛總指揮所部之吳奇偉周渾元，李抱冰各軍，第五區大隊副兼區團副長楊春源，在夾力陣亡，由政府卹葬。

雲南省政府奉 蔣委員長令(五月二日)函待筑常開，據報此次匪軍竄滇東，需益張縣長傳，曲靖縣縣長佩榮

，於匪圍攻城時，親率團丁，死守兩日，城得不陷，查該縣長等忠職守，保全實大，此等祖城共存亡之神，殊堪嘉尚，請即傳令嘉獎，並由滇省通令所屬各縣，以資激勵，等因奉此，除通令外，令行仰該縣長等即便遵照，并轉飭屬一體知照，此令，省主席龍雲。

馬龍縣常備隊隊長永暢函

四月二十七日下午二時半，共匪朱毛竄入縣境，當時第二路軍(指滇軍)完全調入黔塘截擊，其在盤江南岸圍剿聚殲之，不料共匪首施其偽術手段，展其數種欺騙，避實就虛，攻弱避強之伎，其於第二路第三縱隊，不論大小部隊，極力為避戰，只東逃西竄，其所恃者，行軍力強，尾追部隊，疲於奔追，相距在一站以外，不能以重大部隊，是故也，事前進奉政府嚴令，防範嚴密，建築堡壘，塞斷東門道路，正準備間，忽奉第二路總司令便電，謂馬

滇軍孫司令官渡口述(續)

匪團除，協守曲城，因此部隊離境，無人守禦工事，及防守工作，因此稍弛，匪即偵知，力攻遂城，縣長鄒殿因匪匪，團軍力竭，城陷遂城，足部受傷，後殞命。共匪到遂曲靖境，曲靖為府治區域，城垣堅固難攻，匪即避其堅，舍曲而竄馬龍，馬龍城垣矮小，四面山高，此城在用兵原則上，自戢弱點，又無相當兵力，匪亦只六十名，繞由曲靖星夜趕回，於四月二十七日下午二時半，在馬龍城與共匪四千餘接觸，戰至五時半，彈盡援絕，城陷，水勢將率隊力守不退，三點餘鐘後，乘天色黃昏，衝鋒而出，得脫圍，隊員傷七名，死二名。地方保衛團副團長李嶺唐督戰陣亡，計是役戰鬥經過三點餘鐘，斃匪共四十餘名，常備隊小隊長董仲材，因守北門，匪衆陸續增加，在兩萬餘，不及突圍，被俘，計俘去常備隊兵二十四名，三十年式槍二十四枝。二月十八日夜九時，第三縱隊部隊星夜尾匪追至，晚九時趕到，又追匪已遠奔龍，馬龍陷後，地方當事，逃避一空，財物悉其解取，遂當事人，即指為土豪劣紳，富有之家，即指為大地主，無一幸免，計馬龍損失約四十餘萬，到處則姦淫擄掠，無惡不作，窮鄉僻壤，鋸人頭，死非命者，全縣三十多人，匪去後，鄉縣長及當事人回城照料，維持秩序，賑卹災民，供濟尾追部隊糧秣，恢復地方秩序，匪於四月二十七日下午，到馬龍城陷後，是晚即在馬龍宿營，朱毛宿縣政府，搜刮富有之家，次日拂曉，即向縣署尋甸滿明而去，仙承謝懷，叩向永暢，不勝感激，茲特將事實，逐一陳明，惟是前後城倒，諸會台端予以糾正焉。

四月二十九日 朱毛進犯昆明附縣，一脫陷尋甸，僞一軍團陷滿明。

蔣委員長電令李烈鈞，協同黔軍何知重柏輝章兩師，截剿羅秉輝一夥。

中央軍薛總指揮岳剿匪紀實

二十九日致各部電令如下，一、匪主力已竄抵楊林附近，我孫縱隊尾匪追剿，（孫縱隊主力易古，安龍兩旅昆明）。二、三十日部署如下，第十三師經白龍潭齊營到尋甸，（1）第三十六軍經貴家冲關刀營石到第七星橋水子坪之線，（2）吳縱隊經細甸大板哨到馬龍，（3）余率滇旅到曲靖。

蔣委員長致平貴參電

查威寧駐有何柏輝師，（黔軍）不必再派屬分駐，只令顧新與威寧部隊，協剿羅匪。詳偵羅匪行蹤，電告。四月三十日 滇軍趕進犯昆明之匪，朱毛潰竄嵩明，僞一軍團向富民，僞三軍團由尋甸向祿勸竄去。

中央軍神總指揮岳則匪紀實

三十日致各部命令如下，一、僞三軍團隨日向尋甸方向逃竄，僞第一第一軍團，以楊林後，似向嵩明逃竄，報斷該匪兩後經武定富民間，向元謀西竄，或經尋甸以西地區北竄，二、東日部署如下，（1）第十三師向可渡河木馬龍之線截剿，爾後以武定富民間地區為截剿目標，（2）第三十六軍向狗街，爾後以嵩明及其西北地區為截剿目標，（3）吳縱隊向易古追剿，爾後以嵩明及其西北為截剿目標，（4）余率滇旅到馬龍，本日位置，總部滇旅馬龍，吳縱隊古草鞋橋之線，萬師那郎金所附近，孫縱隊主力向昆明前進，一部向富民轉進。

五月一日 共匪張昆明不逞，分陷武定祿勸，武定縣長周自傳，祿勸縣長何澤周，均以身殉。

武定縣杜縣長宗瓊公函

逕啟者，昨接大函，欣悉先生悲天憫人，存心覺世，藉生花之妙筆，驅魃魍之異形，志願深宏，良足欽佩，承索文件，本應捉刀，惟是敝縣到武定之時，赤氛早已成泡幻，雖途晚道遠，不乏雪爪鴻泥，然東抹西塗，殊難傳神繪影，縣參議會議長張君光庭，品之碩望也，設切桑梓，鵲福親身，對於共匪情形，聞見較多日確，爰借執筆，略成數條，用副雅囑，雖短釘，知所不免，當希燕許大家，哂存備採，勿以覆瓿而棄之也，對甚盼此專復即頌著祺。

匪由祿勸
入武定
分由各道
入元謀

共匪西竄經過情形 武定自咸同兵燹後城池坍塌，城堡燬壞，年久失修，此次共匪潰竄，變起倉卒，可謂無險可守，四月三十日，奉令防堵祿勸縣川，因本年雨水較適，河流未漲，匪竟由下流祿勸縣屬之木果甸，至五洞橋，分一隊由街城攻破北街防線，直入東門，另一部由西村轉營，馬鞍山，石驢他，黑箐箐，虛仁驛，馬關山，直入元謀縣，復由海濱轉入武定六區金沙江，欲搶渡江，本日晨，省委上校參軍孟智仁抵武，辦理焚燬金沙江，各渡船隻，以截斷其匪入川去路，旋又據民團衛兵報稱，奉派武定縣公文，在距城二十餘里之楊柳河被上，遇着黑軍服匪五人，將公文搜去，正午十二時，周縣長召集各機關人員紳首，假參議會開緊急會議，宣示擴探共匪竄入，應準備防禦，以第一區區長張富集令保衛團隊，防守城垣，二區區長古明德，率保衛團隊出防城關川西岸，與祿勸受界各要隘，常備隊團兵一百八十名，雖尚未受持槍訓練，其中不乏嫺習射擊之人，即由代理中隊長蔣澤波指揮各小隊長，担任城外南北街及南北城樓警戒，此時，常備隊

匪的成績

其獲得之

共匪生剝
縣長之皮
可慘之至

槍枝，尚未購到，暫借保衛團已購到之馬的力槍，專槍，鋼筒分配使用，政務警察趙天貴，率致警協同設圍縣府之常備中隊部，衛兵担任縣府守備，公安局既住東城樓上，即由公安局長張沛然率員警防守東城，所有各防守協點，如應業工事，立即動工，迅速趕築，並派保衛團四出偵探具報，至三時半，散會，城內外人民安靜如常，六時半，據報勸縣城發現槍聲，七時半北街一二道防線，忽有互擊槍聲，及號聲振耳，東門內槍聲亦起，接連縣府門外槍聲隆隆，約歷四十餘分鐘，槍聲停止，號聲不絕，惟見城內外遍地是匪，或坐街坎，抱槍休息，或出入民居取物，或捆人沿街借款勒贖，影打哭泣，慘不忍觀。縣長周自得，字裕如，雲南峨山縣人，由雲南陳軍小學講武堂等校畢業，升率駐粵滇軍楊希閔部總參謀長，民十八年，回滇率部自縣，二十一年調署武定縣長，此次共匪潰竄，政略武定，周縣長率警團抵禦，斃匪數人，陣亡於縣府之石階下，時年四十三歲，聞周縣長當身被數彈時，猶持槍堵擊，一面使警團速行退却，故僅政警楊文標一人，同時殉難。（未完）

五月二日 僑九軍團陷會澤，縣長楊茂章，抗戰被執，生剝其皮，殘酷備至，竟哀呼三小時而絕。朱毛主匪踞嵩明，其陷武定之匪竄元武。

中央軍薛總指揮斥剿匪紀實

二日，遵照委座東已手令要旨，下達命令如下，一、緝匪感日陷宜威，倏夜向會澤方面逃竄，匪二千餘，隨日陷尋甸，三十日黃昏向可渡河方面竄去，塘子之匪，約二三千，三十日向嵩明竄去，楊柳之匪，亦向嵩明竄去，二、各日部署如下，第五十三師除留一部在宜威建壩守備外，餘限支日到會澤截剿，第三十六軍由尋甸經功山取捷徑限支日到會澤，以會巧間之金沙江南岸為截剿目標，如匪竄元武，則由會澤向西轉進圍剿。

吳縱隊向嵩明尾匪追剿

第十三師到可渡河，及其以西地區截剿，爾後以祿武間地區為截剿目標，務勢力逼匪，不得向會巧方面逃竄。余及滬旅暫在馬龍。

薛總指揮岳同日電令

一、僑第一軍團隨日陷嵩明，三十日向富民方向逃竄，僑三軍團三十日由尋甸向祿勸方向逃竄，判斷僑中央及僑五軍團必向武定急進，二、吳縱隊江日起，由嵩明向武定尾匪急追，三、第十三師歸吳司令指揮，江日刻由可渡

第十二編 匪竄滇境受創之經過

以四地區向敵勦尾開急追，四、第三十六軍及五十三師正向會澤急進中，五、余及渾旅仍駐馬龍。

武定縣杜縣長李瑞公函（續）

二日午前八時，中央飛機盤旋空際，匪即避入民房，各執樹葉一枝，陸續向元謀方面移動。（未完）

備漢洋人電訊

僑漢洋人電訊

剿匪一役 輪外國人 不獨迫而 說曰爲國 一軍能予 打羣見

近日入雲南之共匪，前傳向北移動，頃突趨昆明，惟共匪之竄至雲南省城附近，二十九日晚，方始知悉，滇軍六千人，已抵昆明郊，與匪接觸，尙有滇軍，不見可到省城，當局決定固守，另一報告謂，滇軍之國軍，約有三萬之衆，盡力追剿，但昆明防務堅固，如國軍能予匪一打擊，則昆明可不受攻擊，且將繼續北竄入川。朱毛殘部約一萬五千，向尋甸方面流竄，有圖渡金沙江模樣，聞蔣介石已令劉文輝出兵堵剿，薛岳已抵平彝。竄入雲南之共匪，一日下午，改向北方與西方移動，共匪主力，現在昆明東北四十里之嵩明。

五月三日 宋毛興毅乘輝會於巧家之棚節，其另一股竄抵武定縣之金沙汀，不得渡，繞環州竄祿勸之安西渡江，衝

蔣委員長遊覽大塘縣苗民生活，並頒令黔府組設苗民學校。

貴州新任省主席吳忠信就職。

武定縣杜縣長宗璽公函（續前）

五月三日正午後，匪始走盡，匪之經過武定者，約數萬，嗷呼，以持戈矛之保衛團警，未經領槍訓練之百餘常備隊兵，憑坍塌不堪之破城，抵禦突破湘黔防線之數萬強寇，不啻以螳臂當車，惟遺擄之常備隊官兵，及保衛團丁因器械窳劣之故，捆出半途，均得釋回，不可謂不幸，是日旅長安德化，劉正富，率兵追至武城，今飭縣府嚴密劉星伯，參議會，公安局等督行維持地方治安，應付軍需。三日午後，匪到江邊，乘此渡船隻，已先於是日午前，經常備隊警練官盧嗣賓，會同第六區長率令焚燬。匪造浮橋無功，順江而下，又經武定之環州寨垣，竄入祿勸之交溪渡江，此次共匪經過武定，有省軍及中央軍尾追，雖未大遭屠戮，而受賊匪之搶擄者，稍有衣食，即未幸免，盡數損失約在舊滇幣伍百餘萬元，（編者按當日市價每滇幣一元折合法幣一角）。

五月四日 共匪續渡金沙江，滇軍營道孫順璧追擊武定軍。

安溪渡江

五月五日 朱毛主帥由蘇聯之
館，與巧步隊馬之汪家坪，實金江

實定縣杜縣長宗璋公

四日，旅長魯道源與縣民力，尙有不能如實之勢，十
晝城垣，構築金沙南岸砲堡，
，地瘠民貧，既無資產階級，
，抽收苛捐雜稅，並強用二角
國家銀行字樣，至該匪持據僅
的，雖非特殊，卻以供金考云

魯甸縣田縣長國公

壯遊先生雅鑒，二十五午
由准此，足見台端關懷國事，
敵縣與會部備隔牛欄江一渡之
軍電示，將沿江一帶所有駐軍
敵縣親率常備隊兵，及匪保衛
剿匪團軍追隨壓迫，該匪未入
五月六日 在金沙江南岸之井

中央軍薛總指揮岳剛

六日下達命令如下。一、
一部元寶北之金沙江渡江。二
匪，乘隙由元寶向永仁前進，

何應欽
不勝
之至

第十二編 匪軍潰境

限日到達敵師位置，第三十六軍，由牛街經武定武次祿盟向英雄前進，限日到達，空軍第三第四隊，限日燒燬金沙江架橋未成浮橋，第五三師，限日在會巧間殲滅竊匪。

五月七日 潛伏金沙江南岸之共匪，化整爲零。

五月八日 未渡金江之共匪，仍向西竄，迷炫軍國。

楊安由道
北南駅

三、族協防雷屏江防

第一路軍何總司令鍵報告

迄至五月份，我李韜珩師經平彝入滇截剿，二十三師及六十三師各到指定位置，担任築壩及游剿任務，本營於五月底五月齊未電，任命李雲杰爲剿匪軍第二路軍第五縱隊司令官，陳光中師歸其指揮等因，遵即遵照，并轉飭李照，又以賀龍踞湘西，亟待消滅，遂令劉總指揮建和，於四月啟日。由銅仁移駐沅陵督剿。（完）

第二路軍龍總司令張令薛岳庚午電

劉元塘在歌電稱，匪於江夜偷渡金沙江，通安失而復得，紅門白灘一帶，繼續渡過匪約四千等語，查匪既隨已分開偷渡，退回瓊州之匪，必死力掩護其主力渡江，我軍應向瓊州石板河一帶之匪，竭力壓迫，乘其半渡而夾擊之，此千載一時之機會，望各部努力追剿。

海軍操司合軍渡日述（續）

我第一二縱隊主力，已抵祿勸一帶，跟匪尾追，兵力自己足用，本縱隊乃以劉安兩旅，向元謀追剿，各該兩旅，由花洞羊街直趨鹽豐，再向永仁轉進堵擊，防匪竄擾整糧，以便聚殲，我安劉兩旅，追至武定屬之馬頭山，與匪掩傳隊接觸，經數小時戰鬥，將匪擊潰，隨即躡尾追擊，該匪由物茂轉至龍街，不能渡江，復回竄祿勸渡江，我各該兩旅得報，亦轉由元謀跟進，殊匪第九軍團，早已預伏水城宜威間，迨朱毛主力部隊到達祿勸時，即向會澤屬之樹節一帶渡江，匪主力得此掩護，亦由祿勸及會澤屬之各渡口，同時渡江，我軍趕至江邊，匪大部已渡完畢，向會澤前進，其未渡江之一部，因避我軍之追剿，一時化整為零，潛伏深山中，經旬日之搜剿，始告肅清，旋奉令以龍旅開赴鹽源鹽邊，主力在沿江築壩佈防，未完。

再要封鎖
區域指導

口口口口
下下下下

一紙書
之材料
之自應
之自應

五月九日 共匪竄陷元謀縣城。

五月十日 陷元謀之共匪，向宜都永仁潰竄。

五月十一日 犯宜都永仁之共匪，偷渡金沙江，犯聚坪兩處。

中央軍薛總指揮岳劉匪紀實

渡江部署，五月十日，薛總座灰已電開，匪既渡江，我第一第二兩縱隊，與李師即由薛總指揮，親率渡江，兼程向會理急進，而留第三縱隊，搜剿南岸殘匪，盼即定渡江部署，等因，十一日，復奉薛總座真成電開，茲為封鎖朱毛股匪於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羅江以東地區，根本殲滅計，部署如下。一、劉自乾部以有力部隊，固守會理西昌特設，主力應在大渡河上游，東林以西，沿大渡河北岸，趕築碉堡，嚴防匪之北竄。二、薛路應以吳開李各縱隊，迅速渡過金沙江左岸，向圍攻會理之匪夾攻，以解會理之圍，如進至西昌築橋，有與匪附近之郭助祺部，左與鹽邊鹽源之滇軍，連成綫之封鎖線，嚴堵匪之南竄，另以孫縱隊取捷徑，至鹽邊鹽源後，沿鹽邊江兩岸，築橋防守，並在永仁元謀各縣金沙江右岸，築嚴嚴防匪之西南竄，左與劉自乾部切取連絡等因，當即遵照上電要旨，令吳縱隊平緩平步平車，周縱隊在白灘紅門，李師在乾鹽井樹各渡口，征集材料，趕日架橋，俾能迅速渡河，遂成任務，各部隊遵令到橋指定地點後，迭經架橋其渡，均因材料缺乏，水流湍急無法渡口隨後改定渡江部署如下。吳縱隊向元謀金沙江渡河，限銑日到達，孫日渡河完畢，巧日向會理進剿，周縱隊本日轉巧家，限銑日到達，孫日渡河完畢，巧向抄沙昭覺西昌急進截剿，第五十三師，限孫日渡河完畢，巧日向會理進剿，周縱隊本日轉巧家，限銑日到達，孫日渡河完畢，巧向抄沙昭覺西昌急進截剿。編者按，共匪已於五月三日開始渡江，九日渡完，中央有預備偵察，豈有不知之理，薛岳岳日電令，謂預備偵察在元謀北金沙江架橋，分明指匪架橋之一部，以備後來渡江，這緩之口，果不出所料，本日令各部渡江，後以材料困難，又令改道，一再藉故，以掩飾不肯窮追，此軍不意縱匪，何必如此欺人，此太無聊也。

蔣委員長灰已電

匪既渡江，我第一第二兩縱隊，與李師由薛總指揮親率渡江，兼程向會理急進，而留第三縱隊，搜剿南岸殘匪，盼即定渡江部署。

滇軍孫司令官渡口述（續）

第十二編 匪竄滇境受創之經過

軍事之利
在於材料

夫軍事之利
在於材料

我國西京記

四五〇

五月十一日，匪竄已遠。復奉令以第七旅開駐盤縣與義一帶，此本縱隊在漢境內追剿之經過大概情形也。縱隊本縱隊全部剿赤股役，歷時六月，行軍約九千餘里，獨力與匪大小激戰六七次，斃匪四千餘名，俘匪三千餘名，奪獲步槍八百餘枝，機槍十挺，行李輜重無算，我亦傷亡千餘，幸將士用命，每戰皆捷，惜戰區遼闊，匪情變化無常，交通復不利，致無與友軍協力合剿之機會，每至此則嘆竄，疲於奔命，未先達到殲滅之目的，不諱無遺憾也。（完結孫述）

雲南省主席龍雲告南京

照自日前竄入漢境，政出靖城未下，即向嵩明開僻逃竄，擬到元武渡大江，我軍追擊甚急，到元謀龍街，搭浮橋未成，我第三縱隊安劉兩旅，捷徑追至匪後，匪知不能渡江，驚惶失措，大小行李，一切焚燬，折向武定環州方面逃竄我軍星夜折回，擬將其迫至江邊解決，乃另有未經允謀一股，潛行進剿勸屬魯取渡口，偷渡大江，直會理屬羅江岸百餘里通安司地方，因沿途北岸，無軍防守，致匪得偷渡，所俘匪大部向木渡江，我一二三縱隊，仍繼續追剿中，川軍防堵得力，匪可望在江南岸解決，再匪此次入滇，初攻曲靖未下，所經各縣，大小城池，均有抵抗，如勐勐縣縣長何澤周，武定縣長周自得，會澤縣長楊俊章均死守不退，或陣亡殉城，政府深為痛惜，正詳奉情形，擬呈國府，從優卹卹，以慰忠魂，而勵來茲。

滇軍龍總司令電告北平

此次我匪乘滇軍在黔追剿，乘虛竄滇，經僻路避免截堵，會集嵩明等句，惟屬明屬內，國防機關，未敢闖入，省垣治安，一切亦未受何影響，現我部隊，業已調回尾追，至元謀永仁。

龍總司令電告北平

共匪此次竄滇，專擇僻處逃竄，避我鋒鋒，以一部進攻省會，大部則竄武定元謀，企圖渡江入川，當即命追剿各部隊，銳起阻剿，匪到元謀後，知大軍追剿，志不得逞，復放棄原路，折向祿勸，晝伏夜行，潛向江邊偷渡，幸所經各縣地方官，尚能盡力抵抗，重慶縣份，未受其害，現匪已渡江，除一、二兩縱隊，及湘軍（李蔚珩）由貴州指揮率領進江進擊外，滇省軍隊，已沿江建築障礙，防其回竄。

竊者按滇龍已看破中央軍在黔作局，難匪前驅，軍隨後進，不問問之動向，遂緩掠奪攻，旋朱毛竄抵滇邊，

委員長第一再電令孫樂陸，應迫匪後，不便之趕上匪前，此時龍雲焦灼萬狀，所以一面電調安甯各旅，取捷徑赴宜良，乘火車赴昆明，以冀滇省政治中樞，一面令孫渡夾雜匪後，看賊軍與匪如何周旋，又一方面電薛岳入滇國軍，須聽龍指定路線，以收，薛岳一籌莫展，請看上述薛氏之剿匪紀實各部者，均在匪後行進，共匪已於五月三日，在祿勸渡江，而中央飛偵，密謂六號還在元謀架橋未成，殊不知匪之伴攻昆明者，吸引滇軍退守昆明，復以小股西竄元謀者，使國軍誘離倚傍，抹捉不定其主力在何處，而朱毛與偽中央奸在交濱渡偷渡，（一作交西渡），此正共匪詭計，亦合龍雲之心也，在龍意中，藉匪窺伺省垣，以便集中兵力，防匪防軍，雙關一箭，朱毛有路竄入川黔，避鬼出門，省垣在家作祟，薛岳自到貴陽後，未越雷池一步，酒匪已渡盤江，始奉命出省，按站而行，受滇龍打擊，只奸硬磨頭皮，繼續與朱毛再度鏖戰，中央如真具消滅共匪之決心，當此金江天險，每船只能渡匪，最多三十人，少者十人，偷渡九日之久，始渡完畢，何嘗不可以用空軍晝夜轟炸，而況山高水險，進不能渡，退有追軍，朱毛不葬身於此，其將安歸，由此看來，龍雲所謂某有外交新路線，或即聯俄容共之策，獨者不敢妄加揣測，姑志之，以待證實。至於朱毛竄渡金沙江，此江本為長江上游之平野，究其情勢如何，共匪如何渡江，不但在數千百年後有人要問，即在目前閱此記者，亦欲深知之，編者是迹未經其地，無從描寫，即覽滇地方志，亦只能得山川之形勝，而不能得其匪竄渡之真象，嗣後在長沙市購得西北印象記一冊，其中有噴軍記者考見聞錄，有將師署名廉臣者，著赤軍渡過金沙江一篇，足以補此編之缺，爰摭錄如次。

附赤匪渡江源文

赤軍入滇目的，本在渡過金沙江，故分兵兩道，入滇主力，則佔當益馬龍等甸嵩明，而直逼昆明，而其另一路，則先在滇黔邊吸引黔軍，入佔宣威東川兩府，直趨巧家縣，而渡金沙江，赤軍之主力逼近昆明時，昆明及全省震動，但赤軍目的，並不在佔昆明，而是引誘滇軍，不向金沙江邊，而急援昆明，同時赤軍原在交西渡口，渡過金沙江，相為迷惑追軍，而故意攻佔祿勸武定，更西進佔元謀，北上龍街，伴作渡河，其個調虎離山之計，追軍又上一大當，而赤軍却全部在交西渡，全無阻礙的渡過金沙江，龍街之伴渡部隊，亦由捷徑趕回交西渡，赤軍在交西渡渡江，計九日九夜，金沙江為揚子江之上游，發源於青海，在四康雲南省境者，均稱金沙江，下流直至宜賓，稱揚子江，金沙江之兩岸，均為高山峻嶺，除幾個渡口外，均為懸崖絕壁，自雲南省走向金沙江時，離江六十里，即為下坡，連下四十里，而至交西，由交西渡到江邊，為二十里路上的山峯嵯峨，千奇百怪，狀甚可怕，夕陽西照時

二十里中，無草木，一遇江

六隻小船

六隻小船

，峯山嶺，如黃金，自交西渡至江邊，則山勢更陡，且天氣極熱，（陽歷四月），二十里中，無草木，一遇江邊，天氣更熱，赤軍士兵，莫不痛飲冷水，江邊居民只五六家，保平日藉渡船為生者，因春夏天氣炎熱，及秋多氣候嚴寒，故如臨山洞而居，相傳三國時，諸葛武侯五月渡江，深入不毛，即係此地，三國志並云江邊氣候極熱，馬當過水之二十人中，水盡而死者一千五百人，或謂有其事也，金沙江之北岸，亦有船夫六七家，並設有關卡，川滇貨物往來，均須在此納稅，南岸之泊船處，皆沙灘，北岸都係懸崖，懸崖整一將近一百米遠之孔道，并有山雷洞與北岸即泊于懸崖內孔道口渡客即由孔道走入東邊半山之關卡，我等渡船，水尚未漲，故河水尚距孔道口二丈餘，有石級直上孔道，金沙江寬約等於黃河之半，立於河邊，不能聞對岸之呼聲，水流自西而東，流速極快，計每秒鐘約有四五米遠，上游高水門瀑布而下，平時水浪，已有一二尺，但風雨作時，則水浪驟增至三四尺，如怪風驟起，沙灘上之沙土，隨風飛舞，河邊居民，在石洞所築之草屋，被風吹去，但半小時後，風停雨止，且見太陽，詢居民，始知金沙江邊之風雨，每次不過半小時，過後就晴，中國西部氣候變化之巨，由此可見一般，金沙江如此水急，巧索以上，每渡口有船最多十餘隻，龍舟以上，則只通皮船渡，船以獸皮製成，每船只渡一人，上游之所用皮船者，因水流太急，江中石礁多，木船易破，赤軍渡河時，不能與浮橋，只在交西渡渡口，及其附近上下渡口，共搜第六隻小船，大者可渡三十人，小船可渡十一人，而且船已破舊，常有水自船底流入，危險異常，渡江速度，則水流太急，每渡小時能往來三四次，而赤軍全部人馬，幾乎都從此過船，故除日間渡江外，外間則於江之兩岸，築橋木材，火光照耀江西，晝夜渡江，赤軍渡河技術，有另一組織，我曾見赤軍司令部，及共黨中央委員，派出共黨高級人員，組織渡河司令部，一切渡江軍隊均須聽命於這個江河司令部，彼次渡江每船有號碼，及船內規定所載人數，及担數，並表明坐位秩序，不得同時幾人上船，渡船上本不許載馬匹，但渡河時，想出方法，命馬夫乘馬鞍，拉住馬口鼻，坐於船尾，使馬立於河邊，船離岸時，岸上派人執鞭驅馬，馬即跟於船尾，游泳過江，故赤軍自渡，渡過金沙江未掉一人一馬，誠趣事也，（附記需務員長一句間曾剿經地之實行。）

中央軍薛總指揮岳文宇電

（一）頃接劉主席文輝來電，朱毛殘部，企圖偷渡金沙江，在邊安甸白馬渡口及石板河附近一帶，經我軍所派

四五三

雲南，雖係初次，但此後復想延年能來一次，和我們雲南各界同胞見面，其六兄弟此次來滇，對於雲南各界同胞，有一點貢獻，就是希望我們雲南同胞，大家起來建設一真正工業化的雲南，來作復興民族一個重要的基礎，現在外國人都說我們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本來我們中國是以農立國，我們也自認是個農業國家，農業國家，也並沒有什麼不好的意義，而且我們還正要振興農業來穩定國民經濟的基礎，而謀民族的復興，但是各位要曉得，外國人說我們是農業國家，其心目中所謂農業國家，即是認定我們一切落後，應當要作他們工業的奴隸，不配和他們講平等，他們這種說法，一方面固然含有對民族的偏見，但是另一方面，在事實上，如果一個國家，沒有相當工業的基礎，要與各國並駕齊驅，是很困難的，所以開發富源，振興工業，當然是我們挽救危亡，復興民族，急不可緩之要圖，此種看來，雲南是一個很好發展工業的省區，我們不該工業建設則已，如果要談工業建設，就要先從雲南建設起來，我們一定要在雲南，造成堅實宏大的工業基礎，才可以復興我們的民族，所以兄弟復希望我們雲南全省的同胞，個個人要知道雲南民族對於國家和民族有如此重大的責任，與特殊的地位，大家一致奮起，共同努力來建設工業化的雲南，負起復興民族的責任。復次兄弟此次來滇，雖然時間很短，但是耳聞目見的事物，已很多，特別是雲南的民情風俗之純樸濃厚，我覺得那一省也不及，可以說在我們中華民族，有之精神道德和風氣，要到雲南才可以看得見，因此兄弟此次來到雲南之後，於復興民族的志向，更加堅定，而且實在增加無窮的希望，我們雲南的同胞，個個人要知道我們民族固有的精神和道德之所在，格外奮發精神，增進道德，自重自愛，自立，如此，我們民族一定可以復興起來，我相信不出三年，一定可以建立工業化的雲南，作復興民族一個最重要的基礎。

編者按上述蔣委員長對於雲南各界演說，以負復興民族之重大責任，委之雲南民族，又以雲南為復興民族之基礎，如此特別重視，並且說我覺得那一省也不及，因此達到共匪初由贛南出竄時，蔣氏飛往西北一帶視察，其中必有用意，否則不在贛省剿，以免全功，而有餘暇往西北作風景之流連嗎？這今日因追剿共匪飛滇，以復興民族根據地，付於滇省，則非從贛共匪之竄路，找尋抗日之基礎，不然，何以用種種冠冕堂皇的論調來贊美雲南，據我看來，確有三點，蔣氏因有所感而發，第一，內屬各軍，不能剿匪，而滇軍只三個旅，奉命入黔，造奇功，遂想到滇軍之可用，其次，匪竄六個省區，陷地也不只一處，但未聞縣長有死難者，惟有雲南則有縣長起而與匪相持，有保全城池者，有城不守而以身殉者，所以蔣委員長看到雲南民族性，確有中國古道德之精神，可以自立，並可以自強，因此之故，而雲南省，無不

九一八事
發生日
本侵略
中國之
外，即任
日軍佔
領中國
之東部
，其結果
是使中
國之利
益完全
喪失，而
日本則
得享其
不可磨
滅之利
益。

溫和。百物皆備，偏在西南，可以鄰邦海口交通，便於補充接濟，不能不推重雲南全省，堪當此重任。余編至此，友人某君持所往週刊第六卷，第十六期示余，（長沙出版，中有特載，譯自上海法文日報），曰：壯遊先生，汝相信蔣氏之言為可靠乎，余曰然，某君曰：否，蔣有統一全國之心，而不免對日懷妥協之意，今日對雲南如此講說者，用意必在對兩廣，蓋貴州軍民兩政，已在掌握之中，所顧慮者，雲南耳，只要把雲南拉到手裏，何愁兩粵不歸降，汝不相信，可看此刊載中之新二十一條，其第六條，正與蔣言相映證，蔣以川滇黔為民族復興之根據地，而日本則指雲南貴州三省為中央之勢力圈，況第一條雖未承認滿洲偽國，而通車通郵，業已見諸事實，該刊所謂謠傳者，恐不久將變為事實也，余編首曰否否，不然，遂搜而讀之，其文如左。

抵牾週刊，（即六卷第十六期，民國二十五年二月七日，長沙出版）。

謠傳中之日本對華新二十一條（譯自上海法文日報）

自日本增兵華北，中日關係已極緊張，據法文上海日報所傳，更有所謂新二十一條，秘密向我政府提出，限期履行，經人譯成華文，散布各地，記者頃接是項傳單，疑信參半，誠以果如所云，日方不僅中國為城下之盟，且與中國為朝鮮印度之不若，蜂蟻有鄰，當此國際關係複雜，中日親善口號之下，日本帝國不少明達之士，未嘗不潛危機，若此炸彈，豈論我國無窮之後患，此記者對於是項新聞，有所懷疑者也，惟證以兩國數月來之外交談判情勢，又多與所傳條款相吻合，例如廣田內閣曾主張之中日談判三原則，一、承認滿洲國，則與是項條款第十二兩條相同，二、中國放棄以夷攻夷的外交政策，則與是項條款第九第二十一兩條相同。三、聯合則共，則與是項條款第四第十九兩條有相同之處，至於逼令中國刪改教科書，華北經濟合作，壓抑抗日言論諸項，均經日外交當局，迭向我提出交涉，是固不可謂空談來風，全無根據，昔法人在卑斯麥壓制之下，訂立巴黎條約，法國人民有自殺者，有痛哭流涕者，今日人是項條款，較之巴黎條約，苛刻何止百倍，本刊特別全文披露，借發國人之反省，是不是實，實不難以理智判斷，願世賊，抵抗賊，亡望國人有通盤之打算。

日侵華新二十一條，陸華各地御事，在滬會議，提出八條四次，（係總大使有田所開者）。

（一）中國正式承認（滿洲國），然為顧全中國顏面計，予以若干猶豫考慮時間，但在此時中國當局，也須設法壓迫國內輿論，造成中（滿）合作。

(二) 以察北魯晉豫冀秦寧省。組織特別區，須具下列特別制度，(1) 六省文武官吏，爲親日派，聘請之僑民，須徵求日方之同意。(2) 六省公共企業，如鐵路礦山電話碼頭航空棉業麥米，以及各公司、企業，概應爲中日合辦，以符中日滿經濟提携。(3) 在此六省內，聘用日人爲教育，教練軍警。(4) 在此特別區內，應聘日人爲顧問，其任務爲推進(日化)之教育思想。

(三) 沿海五省，(關東、浙江、廣東、廣西、江蘇)，以及長江流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省，應共同成立爲中日(友誼區)，或(親善區)，在此區內之行政，應向各該管轄之領袖，或當局採納對日。絕對親日化。

(四) 西北諸省，如甘肅、新疆、青海等省，應組織成(緩靖區)，在此區內，中國政府，極力剿共，而肅清匪時，日方可以軍事援助，共同担任討共工作。

(五) 中國之中央黨部，應努力施行(中日親善)政策，則日本方承認其代表資格，至於各地方政府當局，應有交涉，則個別行之。

(六) 關於雲南貴州四川三省，日本認爲中央勢力範圍，惟對日方，須表十分誠意。

(七) 上海之江灣吳淞一帶，應劃作日本之租界地。

(八) 沿岸沿江，(即長江)應由日艦駐防。

日本大連武官會議 提出要求十三條原文如後。

(九) 停。英國經濟專使羅斯爵士進行一切聯絡。

(十) 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五省之財政 應獨立。

(十一) 中國退出國際聯盟。

(十二) 承認(滿洲國)。

(十三) 中日(滿)三國合作，創立遠東政治經濟團體。

(十四) 將廣東江蘇浙江福建山東沿海一帶省分之中國武裝設備，完全解除。

(十五) 設立奉天各地與長江流域之客貨運輸，及南北各省間有各鐵路，以後皆入(滿洲會社)經營管理。

中日親善
政策
之
實施
方針

日本
大連
武官
會議

(十六) 停止全國之反日運動。

(十七) 取消軍事委員會，軍事集權於何應欽所領導之軍政部，而實權集於行政院。

(十八) 免學良職，並將其軍隊撤出陝西及西北各地。

(十九) 對於剿匪各地事宜，在西北各省內，中日完全相負合作。

(二十) 日本觀察家，有參加以後中國國民黨大會之權利。

(廿一) 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及財政上，應完全放棄英國之援助。

以上二十一條完。

其不但
對日而且
對蘇

編者讀畢該通牒法文上海日報，指露日本侵華新二十一條後，回想起中央曾經宣佈，攘外必先安內，抗日必先剿匪，所以剿匪為一事，抗日另為一事，此兩事應連在一起來看，而後再談蔣委員長的話，蔣在江西剿匪的時候，在南京訓示各將領說，在赤匪未剿滅以前，絕不許談抗日，如違，須加以嚴厲之制裁，此一貫政策，分明表示先滅赤匪，再談抗日，在匪未滅以前，絕對不准談抗日，且以為共匪一日不剷除，則抗日可以一日不言抗，似乎可以徐圖對付良策，殊不知赤匪之滅與不滅，是一事，而日寇之日事侵略逼人咄咄又是一事，日本決不能等待我剿匪完結之後，再來侵略，因此，蔣一面在計劃剿匪，而一面仍在計劃抗日，所以外強西北各地，目的似在覓取民族復興根據地，上述通牒，以雲南為復興民族根據地，就是為將來抗日的大計，但是今日朱毛大股匪共，竄經六省，其剿匪之阻礙，事實具在，今蔣委員長因剿匪而光降雲南，雲南雲南地勢，而聯想到復興民族，以雲南為根據地，提到復興民族四字，須從三方面着眼，一面在剿匪，一面在抗日，而另一面在取消各帝國主義對華一切不平等條約，夫而後方可談得上之復興民族，今日共匪未滅，暴日未抗，國際不平等條約，尚未解除，何物日本，目無中國，竟敢提出此新二十一條之狂謔言詞，以威脅我政府，過去袁賊盜國，欲將鄰國為據，故接受其侵略二十一條件，後來全國民衆反對，始未履行，不圖我國府正在剿匪當中，該日寇狼子野心，夢想以不平等中之最小不平等條款，吞噬我國家，吾人相信今之中國，決無吳三桂之一流人物，亦決無袁世凱之喪心病狂，甘心賣國求榮之事，再發現也，不過近日中日談判，日本廣田內閣，提出之三項原則，似與此二十一條相類，空虛來風，不為無因，中國報紙，早經統一，不能登載，而外國記者，有聞必錄，有錄必傳，豈不敢憑空捏造，究竟此項條款，已否容達我政府，則無從探悉，再看蔣委員長對於抗日，一再聲言日，和平不致絕望時

，絕不放平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一犧牲，當時有人顧問，何時始能絕望，何事始到最後關頭，蔣復仲曾曰：中央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領土主權之完整，任何國家來侵害我們的領土主權，我們絕對不訂立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協定，並絕對不容忍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事實，再明白些說，假如有人逼迫我們簽訂承認偽滿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由此看來，或者日寇已向我國於其無理取鬧之新侵廿一條，也未可定，所以廣田提出中日談判三原則：第一項，有田大使召開決議八款的第一項，以及大連日本武官會議十三條中的第四項，皆指承認偽滿爲言，大約廣田歸納而爲三項，抑或前述之新二十一條，送達我政府，如該第一條所謂願令中國領土，予以若干猶豫考慮時間，而不威逼我馬上簽訂，故蔣委員長以此宣言爲答復，此真不可得而知，但此就國際法律言之也，若以事實爲前提，滿洲偽滿，既組織成立，尚可謂土地完整乎，日韓仇貨之走私，不敢過問，尚可謂主權獨立自主乎，如此等事實，擺在目前，寇奴雖不強壓我簽訂條約，然而我亦能容忍而不思早日收回乎，果如其說也，假定日本一百年不逼我簽約，我就客忍一百年希望和平，決不肯輕言犧牲乎，例如義相墨索里尼併吞了阿比西尼亞國，而義王井不必需要阿比西尼亞王海爾薩，寫張證據送他，然後他才算得到法律上的根據，但是阿比西尼亞國，在實際上，已是義早亡國了，以彼例此，相去幾何，祇枉過刊，引法人因簽約而自殺者，而痛哭者，深望吾國人猛省，即編者之意，亦復如此，不但局外人不明真相如此猜疑，即國民黨中要人，胡漢民蕭佛成輩，亦引以爲慮，舉此二十一條件言之，如果確有其事，則與胡漢民之言，似有遮蔽規避之錯誤，若以劉赤小澈底言之，則如蕭佛成氏之言，其最近擬走所謂外交新路線，此路線即爲聯俄，對中國共匪有相當妥協，由前之說，似有共同防共之嫌，由後之說，似有聯俄容共之勢，然平否乎，但願胡蕭兩氏之言皆不中，則吾民族吾國家幸甚矣。

共匪西竄記

第十三編 匪竄川康邊區受創之經過

總論

嘗考川康邊區情況，江有大小金川之險，山有大小象嶺之雄，民有漢夷雜處之繁，頗有金銀煤鐵之富，自王爺割據，豐腴之野，視爲石田，滿清雍乾間，番夷蠢動，連年屠長，終以岳大將軍鎮其疆，始暫寧帖，况河名大渡，在昔年騎乘章會摧毀王石氏之雄圖，江產金沙，即向來木塞土司恃以爲自大之工具，物阜民勤，風氣部落，好勇鬥狠，閉關自守，偶不如意，便聚眾陵，假令外力來侵，決不留人新睡，當朱毛匪共行將西竄入境，甯屬鄉人，係呈參團以三害，劉文輝氏最馳諸姓以兩臂，賀國光雖誇耀長城與八陣圖並用，而朱毛則視公路與碉堡如無物，居然跨過大渡，飽嚼雪山，足見空談誤事，罪有攸歸，吁嗟，大渡之險猶在，夷民之力尙富，以今視昔，理並不殊，何以善用繼承而收奇功，今用鄧文富而假厥事，此果何術哉，向者若臣將士，上下一心，孟子所謂地利不如人和者，是也，今日將帥之志不專，賞罰有失平允，會國藩氏所謂予人以危而自圖安所，是也，故梁繼父老嘗發感慨之言曰，防河之策未行，背水之軍早撤，險固不可恃，險又豈可不守耶，川人論川，理固然矣，吾竊怪東國鈞者，朱毛既已濟滄大渡，追兵始紛紛而渡金江，朱徐會合於懋功，統率倏令川軍編遣，合圍之局，勢已成功，聚殲之機，豈能稍縱，加以兩軍對峙，旗鼓相當，易將則換軍心，此兵法之大忌也，况不聞以罪田頌楚者罰二劉更不聞以責鄧錫侯者責薛周，驟將功罪，因愛憎而出入，賞罰視遠近而懸殊，如此器度，烏足以平大亂而收天下之心哉。

五月五日 西貢共匪分三股渡金沙江，竊納輝一股，首先由會澤之樹節，與巧家之汪家坪竄渡，撲犯甯南，朱毛大股由一勸之普車交溪續渡，犯通安司，兩股會攻會理城，其竄永仁一股，由物茂轉龍街，謀渡不逞，折回祿勸渡金江。

成都專電

朱毛殘部，由黔竄滇北後，駐雅安之劉文輝，除飭部嚴密防範外，電請指示機宜，并派兵協助，詳當電允即

派中隊前往增防，在中隊未到達前，暫由楊部共同防守，雷波以上，劉部負責，楊部三旅，已於四日開赴橫江筠連屏山處佈防，劉文輝部則分佈於金沙江沿岸等處，惟以防線過長，卒為匪突破，竄入會理者，約近萬人，順江向北進，劉文輝特飭西康大部兵，及屬兵開赴丹巴追擊，及甯屬增防，聞滇軍已進金江。

編省按察使南名授沙，自任理分縣之，民國十九年，劉文輝改置，當其匪行將竄入滇川之際，未渡金沙以前，蔣委員長早已電調駐川北營山，楊森軍全部駐防川南，原川南，潘文華，移駐成都鎮守，楊森奉到蔣電後，遂派三旅，填接潘部之防，且向西南移於南六馬，橫江間，其時朱毛已竄入甯南，劉文輝見匪已逼進西康，乃急電蔣請示，蔣遂令楊森責當波以下之責，文輝則負責波以上之責，故楊部遂駐筠連橫江屏山雷波一帶，所遺南六防務，一指敘永古藺等六縣，交由二十一軍總團周旅完全負責，其時楊漢城部到達雷波，向廷瑞部接防屏山，夏綢楊漢忠等，繼續推進，至於川康邊防軍劉文輝部，原駐警衛團，營長劉文輝，第六師傅何護，第五師陳光藻，第七師劉元塘，西康屯駐司令唐英，旅長許劍霜，李松林，劉元璋，劉元璋，鄧廷秀，袁國瑞，楊繼端等，此外尚有土兵一十六營，即由西康各職之民兵組合而成，每營各轄獨立三四隊不等，有快槍一百枝至五百枝不等，其營長則為當地之土司及大頭人，平時不給伙餉，有事時可以召集應用，大有寓兵於農之意，均由劉文輝氏指揮，茲將各營營長姓名，及駐地地，列舉如左。

西康土兵營及土營長姓名駐地表

鎮康縣土兵營長	鍾西次德	鎮康縣城	甘致縣土兵營長	楊欽注母	甘致縣治
甘致利土兵營長	鄧德	甘致利	甘致東谷土兵營長	楊汝登子	甘致東谷
嶺南土兵營長	翁鳴	甘致嶺南	鄧科重土兵營長	彭鐵乃登	鄧科林
德格縣土兵營長	澤汪汪登	德格縣治	德格玉隆土兵營長	高市上松	德格玉隆
白玉附科土兵營長	白郎	白玉附科	德化河東土兵營長	高市工布	德化河東
德化河西土兵營長	巴登古	德化河西	德化上土兵營長	多吉耶加	德化上
德化下土兵營長	朴鳴	德化下	德江土兵營長	阿曲	德江
德化土兵營長	張根生	德化	德化曲登土兵營長	然登巴	德化曲登

川康邊防軍劉總指揮文輝所部之隊長番號姓名。

已詳見第九編，匪竄川南之役，四川全省剿匪軍隊，茲不贅。

當朱毛竄擾川南時，曾有一股竄入滇邊之威信鎮雄，劉文輝當時以川康巴境甯甯一帶，統歸屬區，故會派兵一部扼守甯甯各縣，願因朱毛回竄黔境，同時徐匪向前急進理番茂縣，劉文輝即將此方之部隊，調回附近剿匪中，其後朱毛林竄各匪，先襲偷渡金沙江，劉文輝正率命阻截雷波以上之竄，聞劉建榮沿江北岸竄，無如川西一隅，沿金沙江一線，地逾千里，以一軍之力，在短促時期，自然是辦理不及，並且扼守江防者，僅劉元塘一部，維持通安司之線，不料僞九軍團由下流巧家之汪家坪渡江竄入甯南，抄出會理之側，劉元塘遂不得不放棄通安，而守會理，藉城池之屏障，可以扼守甯南，但共匪得通安司為根據，稍事休息，等待後援隊伍到來，遂大舉進襲西康矣。

五月八日 共匪圍攻會理縣城，川康軍劉元塘旅矢力守拒，經七晝夜，匪猛撲不下，始解圍去。

川康軍劉旅長元塘致成都李總指揮軒電。

我軍自齊日退守會理城，匪即以大部猛攻，均經我奮勇擊退，殊十四晚，匪以機砲掩攻，並用地雷下轟，突將城東北角炸塌，塘見事急，親率官兵，取用十磅炮時時抵禦，並用機砲發射，交叉掃射，擊匪數，城之危，得以暫解，崩決本初衷，誓守會城，甚希吾兄轉達省中紳耆，予以援助，則援軍近逼，即努力出擊。

五月十五日 共匪留一股，仍圍會理，朱德率澤東林彪率匪攻西昌屬之越嶲城，並派兵竄攻西昌城後，經川康軍劉元塘元璋等夾擊，克復之。

行營參謀團下令總攻徐匪向前，川三路軍李總指揮家餘，奉令移防灌縣彭山。

雅安軍電。

軍電，十五日匪以一部仍圍攻會理，朱毛同時率林彪之僞一軍團，約四千餘人，由會理以東，繞經西昌屬之越嶲城，並匪振堂率僞軍團約二千餘人，向西昌進犯，初因匪先期竄入甯南，劉總指揮即令鄧秀廷率所部及吳兵數千，到昭覺縣前方佈防，不意匪圍攻會理城不遇之後，突犯西昌，劉總指揮又急調劉元璋劉元等由雅安漢源一帶馳往西昌增援，因交通不便，行軍困難，由漢源雅安到西昌，途程七百餘里，行軍至少亦須十日以內，始能到達，故西昌城曾一度失陷，嗣後劉元璋元璋等剿，會台劉元璋夾擊，始行克復。

五月十六日 劉元新出城擊潰圍城殘匪，露廷秀段發章兩族，擊潰諸蠻軍。

中央軍李福師在巧家渡江，吳司令部在元津北渡江。

雅安專電。

劉元新將中央飛機掩護，出城追擊，林田兩族，應戰，親赴前線指揮，林田亦受微傷，至露廷秀族，協同段發章族，則趕至諸蠻之線迎擊，激戰八小時，結果匪退。

五月十七日 川康軍劉總指揮文輝電，劉元新不能成功，即當成仁，川第四路軍楊總指揮森展所部於大渡河之防線。

成都專電。

西昌與諸蠻之匪，均經擊潰，而林田兩族，則尾追擊，當會同西昌縣緊急之時，劉文輝曾電劉元新元新元新元新四姓曰，汝等不能成功，即成仁，須知守土者，當與城共存亡，希各自勉，劉氏諸姓，亦奉命唯謹，故元新死守會理不退，銃聲震飛飛機會理助戰，并將蔣委員長親筆函一件，慰勞劉族長元新，勸其死守待援，並獎以鈔洋數千。

川康軍劉總指揮文輝電。

劉元新會城之匪，經劉族迎戰至天明，仍將該匪擊潰，匪傷亡千餘，我方傷亡二百餘，於午蔣委員長用飛機運送會城中鈔五千元，機彈八大包，手諭一件，用資獎勵，一時，官兵奮發，會城益固，西昌前方牛站營匪六七千，已與我竹部（按劉元新就竹部）接觸，戰鬥異常激烈，刻已飛令張團增加，並令鄧旅由普格率兵抄剿，決殲滅於西昌大道間，希轉告各方聯念，文輝謹印。

重慶專電。

軍悉，自朱毛殘部，由瀘宜入寧南屬會理一帶後，與雷屬噴之匪局屏映，有先事預防之必要，二十軍楊森部爲未雨綢繆計，先抽編獨立一旅，由雷波橫出西昌，協同新調入駐昭覺之郭勛祺師，及陸路旅，酌撥雷屬西線之雲旅，分駐雷屬軍隊佈防工事，以防共匪由會理分頭亂竄，又分一旅由峨邊出大嶺嶺嶺山，向越嶺出沒，峨邊方面，亦由二十軍楊森旅開往，金口河，向駐瑞司令開沙坪，沿河扼守，并聯絡當地民衆，將越嶺大渡河一帶匪蹤，加緊緝捕，由大渡河上游至雷林驛大嶺嶺，北可以通漢源，南可以達峨邊，在形勢上，足以控制雅屬，雷屬各屬。

今日之狀
光款項第
一千彈第
二而名第
三島乎

楊森即
雷屬一帶

雖然共匪
陷於欲進
不能退境
其如早軍
不肯早日
追擊何

夷人信
之華金
出馬
四唐土司
率兵助戰

一精銳
與聯合

，別有穆爾中一部，屯駐楊軍之右，川康軍劉元塘於璋兩旅，羊仁安司令，屏佈楊軍之左，此匪雖竄入會理，但在各軍嚴防之下，決難突竄，國軍薛總指揮及滇軍孫渡縱隊，於匪越渡金沙江後，跟踪躡追，匪已陷於欲進不能，欲退不可之境。

五月十八日 共匪由西昌北竄，木裏土司奉令率兵防剿，甯遠旅旅人士，以三事呈請剿辦。

蔣委員長借龍總司令雲，飛奏匪匪區域，特電嘉獎劉元塘。

川北徐匪向前，在土門與川軍激戰，極為朱毛聲援。

昆明十八日專電。

蔣委員長為明瞭川西情況，特於是日下午，偕雲南省主席龍雲乘機（客克號）觀察朱毛竄擾區域，途中計經元謀龍轉會理各縣，再沿安寧河而西，歸途則溯金沙江經巧家營交界返省，對赤匪渡江各處，曾詳加觀察，途中見會理北郊，數日前為匪焚燬房屋，現已由鄉民鳩工興築，各村人烟稀少，呈現新劫後蕭條景象，唯匪由會理北竄時，途中似頗從容，曾經大掠村民，奪取食物，殘匪有自西昌北竄模樣，惟大涼山崇嶺崇峻，通過時，似頗不易。

雅安專電。

當時鹽運木裏土司，亦奉令出兵堵剿，川康軍劉總指揮文輝以甯屬各地匪夷，為數甚衆，性復悍悍，用助剿匪，得力亦大，乃令熟悉夷情，素為夷人信仰之華清金氏，派遣夷人多員，於十八日分赴寧屬各地接洽，授以職責，並負指揮防務責任，穩定方面，夷兵三千，已由余松琳旅長率領南馳援西昌，余旅長又飛訓關外鹽運土兵營長谷國大德，甘致土兵營長張欽廷母，白利土兵營長鄧家本，及東谷賜汝登子，各調夷兵一部，馳唐定增防，並各備馬匹，以助運輸之需。

甯屬防共委員會以三事電參謀團。

甯屬北接西康，南通雲南，東連雷馬，西達木裏諸土司，廣袤萬里，山險林深，古稱難鎮，若失於匪，則可由康藏青海而打通國際路線，近則可由松茂與川北徐匪聯絡，出則可以侵犯川滇，退則有險隘可以扼守，山林掩護，隨時精兵百萬，不易兜剿，飛機大砲，不易射擊，此以地形資匪之大害一，甯屬五金並產，米鹽棉絲以及製造槍彈之各種材料，均極豐富，若匪得利用，則軍食軍械，充裕不缺，即無接濟，亦難撲滅，此以物資資匪之大害二，

屬漢夷雜處，漢人爲數十萬，質樸耐勞，夷人倍於漢人，驍勇犷悍，若陷於匪，脅制漢夷，汰弱留強，亦可成功。數百萬，恐國家勞師費餉，鞭長莫及，此予人丁資匪之大害三，有此三害，故望參謀團，速決大計，調兵剿之，爲幸。

蔣委員長自昆明發回元塘乃家特參漢電。

朱毛股匪，自九日以來，竄擾會理，我二十四軍劉元塘旅，據城固守，部署周密，匪衆不逞，乃棄伏夜動，挖掘地道，十四十五兩日夜，以火藥轟炸城垣，毀塌三處，我劉旅長督隊激戰，與短兵相接，傷亡枕藉，我官兵奮勇衝殺，前仆後繼，劉旅長頭部受傷，不稍却步，卒將悍匪擊退，槍斃城牆，轉危爲安，保全城池，劉旅長元塘，指揮有方，受傷不退，尤堪矜式，特記大功一次，晉級中將，全旅官兵，忠勇奮發，拚命苦戰，誓死固守，將匪擊退，予匪以重大損傷，誠足爲剿匪軍之模範，特即傳令嘉獎，并發該旅團長療傷費及傷官兵撫卹費共一萬元，着劉旅指揮自乾，將此次特別出力官兵查報，由行營查核條例，從優敘獎，特電知照，即希通令一體知照，中正巧亥侍參漢印。

五月十九日 川軍克復彰明，共匪朱毛，竄集牛仙營德昌一帶，中央軍先頭向會理推進。蔣委員長令劉文輝限一月完成大渡河國防，並委楊森爲大渡河守備指揮。

成都專訊

蔣委員長電令劉文輝軍長於一個月內，完成雅河大渡河沿岸防禦，任命二十軍軍長楊森爲大渡河守備指揮，並撥廿一廿四兩軍約四旅之衆，歸一指揮調遣，藉以鞏固雷馬屏峨各縣防務，以清代生擒石埡開之川督駱秉璋相繼勉，楊森奉命後，即令所部分三路向大渡河開拔前進，楊本人由敘。到屏山視察防務，其時匪在內昌城外，分頭縱火，附近繁盛街道，悉被焚燬，奔康軍原駐冕寧越嶲之鄧文富旅，駐西昌派源之劉元琮旅，以及統率夷兵之許劍霜旅，均在寧遠應調守鋒。

川康軍劉文輝指揮文輝致電附承電

接午，中央飛師捷報仲捷旅，會城追剿，除傷亡不計外，沿途擒匪二千餘名，內中以江門吉安人爲最多。又月內接師捷報，已嚴令竹邨死守待援，昨日委座飛機視察，我官兵異常鎮靜，委座萬分欽佩，幸日已來電嘉勉矣。

又仲樞願自任前鋒，由會率部進剿，令授西昌各部

率遠旅遠何適會致劉文輝略電

雅安劉總指揮自公鈞鑒，頃悉朱毛竄渡金沙江，萬幸其逃來喘息未定，特勵將士，迎頭痛擊，在隨之自投羅網之雄談，而於諸文忠之偉業，以表頌，固盡犧牲，而我公之偉業助名，亦何能自保，查辦，前車之鑒，可爲寒心，我公若再縱容，恐遺五月二十日 朱毛仍以小股圍西昌，因康軍不特出會剿，四川剿匪軍劉總司令湘山渝飛報。

漢源專電

共匪一股，仍圍西昌，一股向冕寧，追犯至

軍在前線，事至烈，劉總指揮文輝，並發越海大山

川康軍參謀長魏鍾張弼中致李鐵夫趙子雲

追軍已渡河，仲樞出城追擊，獲匪千餘，北

獲俘匪之給養委員蕭漢合，及戰士羅爲明劉

朱毛欲與
聯合已由
匪供證實

顯彭謙懷，五軍圍擊賊黨，朱德毛澤東在一路，

到川西，聯絡徐向前，人數共在二萬以上，每團

同向西昌走。前兩夜轟炸會城砲礮，是實來的，

半新兵，前攻城打斃第三團團長王信君，昨晚退

歸山叩結印。

五月二十一日 共匪游擊隊發現於屏山右堰塘，小
將委員長由昆明飛返貴陽。

第三十三編 匪軍川康邊區受創之經過

舞山二十一日電

縣屬石堰鄉發現殘匪，當飭國務督察主任王振，飛調附近各區團隊，合剿兜剿，王主任即派大隊長伍南洲，率民團進剿，匪潰入大鰲頭山中，饒又入山搜剿。

五月二十二日 中央軍薛總指揮岳，親率總部及周旅渡金沙江。

蔣委員長由貴陽飛重慶。

雅安專電

劉漢指揮本人，準三十六日躬赴前方督剿，飭所部所有川康後方事宜，則交由第四師長唐英代行代拆，并通令各成區各縣長，值茲剿匪嚴重時期，對於應辦職務，悉隨時秉承辦理，勿稍玩忽。

康軍劉繼指揮文輝發電

漢源陳師長光蕙，康定余旅長松林，西昌劉司令元璋，會理劉旅長元塘，富林王旅長澤潯，楊旅長學繼，及各
隨軍。

此次剿匪宣甫，友我各軍，攻之於前，中央部隊，追擊於後，聚殲之勢已成，惟中央追剿軍，遠道勤勞，人地較生，務望前線各部隊，推誠接待，遇事予以便利，尤其對於地形方面，盡量担任引導協助之責，庶幾精神團結，各方皆益顯其兇剿之感，以期迅速肅清，而出民水火，希即轉飭所屬一體遵照爲要。

五月二十四日 楊勝指揮所部之向廷瑞楊漢城兩旅，判雅安，及三十一軍王澤潯旅向大渡河推進。

府委員長敬巴手令電薛岳

自西昌以北。經峨邊、雷波時，務應特別組織夷族宣傳慰勞隊，（慰勞以布與酒爲最宜），及派得力人員組織，使之保護後方，爲我軍輸運更好，但一面應嚴密防範，至少要使其勿爲我患也，前進時，行軍序列，尤應特別研究，最好先挑選先鋒隊用便別動隊方法，前一二日行稍挺進，當在本隊首尾以外之區，用廣正面分途搜索警戒，木隊行進，以一師或兩師爲單位，須照正式行軍序列，必須派隊前後左右側衛，且一個單位，前後相隔，須用三十里之距離，但其間須派切實連絡部隊，及沿途警戒掩護，並須建築工事，無論大小部隊，行軍前進，與宿營配備一

蔣委員長在蜀共時
間完全著
眼在未來
抗戰所以
對於川滇
黔於以民
族復興基
地之

清陳專員
召使職權

及途中連絡，警戒與搜索，皆必照剿匪手本之原則規定進行，千萬毋忽，傳令切戒。

重慶專電

蔣委員長本日召見本省各區行政專員訓話，略謂此次各員派出之後，行政上如能發生效率，則四川之政治，必能推行，甚速，而四川之發展尤為不可限量，今後推行政治方法，特擷數點：（一）政治須重實際與經驗，不可空談理論與理想，（二）為政之要首在得人，人事之良否，即效率之高下與政情成敗所繫，（三）得人之道，須就地取材，相助為理，（四）辦事之要則有二，第一工作實在，第二時間迅速，（五）凡事分別本末輕重，與緩急先後之次第，兼顧之中，決定重心，（六）為民服務必須有實事實功表現，（七）凡事興利，必先杜弊，除弊即所以興利，此為政之要點也，此次各專員之派出，於今後四川之政治，乃至整個黨國之前途，關係甚大，各專員必須認真責任，奮發努力，修明川政，福利民生，以奠定復興民族之新基，有厚望焉。

五月二十五日 共匪竄陷越嶲松林遇沽越嶲縣縣長陳瑞麟。

蔣委員長電川軍協助行政專員，完成清剿任務。

蔣委員長有行川電

查剿匪省份，自設立行政專員以來，必澄澈吏治，協助剿匪，辦理善後，均收效極宏，良由此項，係擷取吾國其備道直隸州及知府各種舊制之長，而增其所不及，在地區遼闊交通不便之省份，欲求政府推行政令，無賴長兼及呼應不靈之苦，各縣長克枚指臂相便，督察易周之效，尤非實施此項專員制度，殆無其他善策，今據四川省政府，以援照剿匪各省先例，劃該省為十八行政督察區，各行政督察專員，以為完成清剿改善政治之樞紐，（中略各區名稱）須知行政督察專員，一方面為本委員長之特派員，一方面為省政府之輔佐者，作其耳目手足之所寄，同時并為縣府之監督指導機關，其職責甚重，其體制甚隆，各區駐軍對專員，須竭力協助，并相尊重，忽得遇事肆卸，或假越干涉，最為至要，蔣中正有行川印。

五月二十六日 朱毛竄陷瀘山縣城，川康軍劉元璋陳克松林，楊森三族開大渡河。

成都專訊

三編 匪竄川康邊區之經過

朱毛匪北竄大渡河，國軍早已嚴加防範，關於西路防剿部隊，可分三路言之，一為二十四軍劉文輝部，一為二十軍楊森部，一為王澤濬旅，楊王兩部，已次第接受大渡河防，劉旅楊叔修（學端）旅，修防安順橋以上，王旅及鄭國已遠指定地點，楊森本人，則由嘉定至新津，二十六日，由新津轉雅安，所有二十軍全部，分三路入大渡河，楊即赴富林部署防務，劉文輝總指揮，將由雅安赴蘆山觀察，在楊（森）未到目的地以前，二十軍各部及王旅，統由劉氏指揮，目前大渡河防務，二十四軍還有大橋扼守要隘，匪隊不至則已，匪隊若至，準備迎頭痛擊，大渡江北，天全蘆山懋功瑯嶠各地，亦已派有大兵偵駐，堵剿南竄徐匪。

蘆山縣趙縣長萬靈公函

壯遊先生，查敵前以朱毛西竄，徐匪北來，曾經先後兩次失陷，人民受創情形，極為深重，茲依來示分述如次。

第一失陷之經過

一、官紳事前防範經營，當朱毛共匪經中央軍追擊潰退，西竄而至川境，於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攻陷蘆山時，因追剿軍神速，匪駐三日，即行退去，其時之防範軍方，有二十四軍及二十軍兩軍，民國則有川康邊防軍總指揮部成立之稚屬民團總指揮部，總指揮為二十四軍副官長陳耀倫，蘆山隊長為張子德，民團約五百人，其伙食等費，由本縣士紳籌款供給，所有指揮調遣，後方治安，均由王前縣長負責，率同保安隊下負責辦理，二、共匪陷城雖暫，但該匪頗好燒殺，地方受創頗深，統計傷亡千餘人，財產損失在六萬元以上，省派胡仲權攜千二百元來振，雖杯水車薪，然得暫解眉急，三、當匪陷蘆山後，二十四軍及本縣團隊，由文全稚安名山金沙江一線，猛方攻剿，匪勢不支，乃向寶興潰退，全團因以克復，剛後官兵增加，勇敢衝殺，匪始向懋功退却。（未完）五月二十七日 川康軍劉元璋旅克復蘆沾，劉元璋克復德昌，劉繼指陳文輝親赴前方督剿，嗣李到兩部為第五縱隊。

中央軍詳總指揮部副匪紀實

二十七日，總委座敬已手令，以第五十三師及劉元璋（師長劉元璋旅長劉元塘）兩部，編為第五縱隊，李繼堯劉元璋為正副司令官，本日位置。

總部白果灣，周族嘴門。

吳繼隆小高橋永定營。

周軍大青梁子松木嶺一帶。

萬師大小松林坪。

第五十三師西昌附近。

劉元璋西昌會理。

此日電令第五縱隊。

匪部其消
滅朱毛無
匪可追也

一、璋璽兩部，除留一團守備西昌外，主力應於數日向瀘沽前進，并遣兩個追剿隊，各約五百人分向冕寧峨邊挺進，并派遠探偵察匪情具報，主力限六月東日集中瀘沽待命。二、李師限數日到達瀘沽候命。三、對匪情及遺骸給養狀況，務須詳細調查，隨時電告。

記者按中央授意薛岳，率兵追而不剿，經過湘桂省區，尙看不出形迹，直到貴州以後，在鎮遠張貼標語，無論匪軍何力，本軍以到達貴陽爲目的，始揭破追剿面具，既而隨匪入滇入康，仍抱一貫政策，分明匪在五月三日已開始渡金沙江，而薛十三日始下令集料謀渡，又以材料困難，而改道，一再藉故拖延，以規避其不欲消滅赤匪，凡匪至某省，某省軍隊努力及剿時，中央必設法使其調在匪旁，或移在匪後，或分散其力量，以免該省軍矢力窮追，即看薛岳剿匪紀實所載，關於劉元璋元璽兩部之處理，大可以證明中央之用心，烏乎留寇以禍中國，路人皆見之矣，中央剿匪之策略如此，功耶過耶。

雅安二十七日專電

劉總指揮文輝於昨日由雅安出發，親赴前方督剿，同行有參謀長張明中，交通處長姚仲良，第一步駐瀘沽，第二步駐越嶲，對於後方計劃，四康駐軍除一部協同國隊戡兵，佈防丹巴，以防徐匪西竄外，其餘大部則集結九龍壩定待命，劉元璽旅，克復德昌，二十四軍暫留第五師陳光藻，率軍圍攻楊端端兩旅，由漢源前方增防，二十軍之楊漢城夏炳兩旅，亦向雅安營盤漢源之富林驛開進，楊軍長泰，亦由雅安赴前方指揮。

雅安專訊

川康軍劉元璽旅追至瀘沽，發現匪三千餘，拚命激戰，斃匪甚衆，於感日克復瀘沽，劉部傷亡校參謀一員，連長一員，陣亡連附二員，士兵七八十名，匪方傷亡倍之，其大股竄冕寧。

五月二十九日 朱毛猛撲大渡河，楊總指揮泰接任河防守備，川康軍劉元璽旅克復冕寧縣城。

漢源專訊

共匪由大渡河對岸大冲上竄，守兵用機關射擊，斃匪甚多，自二十九日，川軍復由下碇追剿安靖峨邊山等地，均有激戰，楊軍長泰，本人接委大渡河防守備指揮後，於二十九日，經榮經赴漢源部署，並親指揮部，在楊森未調建目的地的，由劉文輝負責，川康軍劉元璽旅，於感日克復冕寧縣城，匪向大渡河潰竄。

五月三十一日 朱毛大股領大渡河右岸轉入瀘定，楊總指揮率部，攻克野豬嶺。

雅安專訊

朱毛大股，已竄過越嶲，沿大渡河右岸，欲由瀘定橋通過，竄入天全或康定一帶，二十軍之夏炳旗，三十一日奉命開赴天全佈防，楊漢斌率兩旅，是日晨向匪進攻至未刻，攻克野豬嶺，另一股竄大渡河右岸，轉入瀘定，與川康軍駐化林坪之楊學端旅接戰，自晨至暮，鏖戰極烈，中央追剿軍三縱隊之衆，已過會理北進，前鋒爲李司令繼新部，已抵摩扎營，匪連日犯安靖、猛虎崗等地，經余帥海寰、國瑞及鄭團奮勇抵抗，鏖戰無算，屍橫野野，俘獲尤多，至三十一日晨，始將匪擊潰，總俘匪卅餘，原擬攻點，逕竄丹巴與餘匪會合，不料康嶺以南，兵如山積，防備頗爲森嚴。

成都通訊

朱毛竄渡大渡河之經過，朱毛殘匪，竄入川西，所剩不過七千人，入川康邊區，山高路險，野無可掠，爲避免裏人威脅，不敢搶劫結怨，不敢脅從土人，乃有匪少槍多之現象，故一時擇地掘柏甚夥，欲滅縣備帶，以渡大渡河也。該河流域，前爲土司所轄蠻夷之地，屬屬蠻夷，爲半耕半獵未開化之民族，雍正年間，始改土歸流，設縣治理之，但交通不便，一縣轄地常方圓千百里，有漢官之設，祇在鐵橋反側，初未盡促進開化之力，故土司大權，亦仍爲舊古未變之封建地主，匪由越嶲竄甯北來，該路線即昔年石達開由黔侯蜀之舊路，最後土人扼於大渡河，致生擒石氏，大渡河南北數縣，現歸劉文輝駐防，兵力較單，竄於安川之役，被擄出平原後，乃退駐雅州，邊機警備，不得不徵土司供應，各土司自民國以來，少與政府發生往來，去年屯戍撫邊之政盡失，劉欲臨之以威，乃擄號召力強之木裏土司而擊之，且收其金塊爲軍用，土人雖不敢抗，而自此咸懷二心，朱毛知此弱點，欺騙土兵，圖將攻蜀，爲土司復仇，土人固不知共匪爲何物，平素對有槍斃不敢抗，乃爲備皮船二隻，縛索於兩岸，渡匪過大渡河北岸。大渡河爲川西南唯一天險，上游接大金川，經○定漢源，蜿蜒數千里，而作岷江主幹，下入揚子江，因之江源之一，水源出於折多山谷雪嶺，故流甚難測，一遇高山陡雨，或氣暖雪融，即挾萬山羣流，奔赴而下，故俗稱稍水桶，實水勢之來，似自桶中傾到而下，其急也，河之兩岸皆百丈削壁，河底又有巨石遍佈，水急岸陡，故無從樹立橋樑，皮船爲夷人所製，乃爲渡河唯一工具，皮船之製，用極堅硬樹枝作骨，蒙以牛皮，故堅而且輕，渡時入水，速如

即頂之而行，費極故不易觸水底之石，且操持便捷也，惟一船只容數人，人在船中不得稍動，動即覆舟入水，百無一生，故石塊間被擊於中流時，無人得生還也，賊軍偵知朱毛有渡大渡河企圖，乃調楊森部往堵守於雅州之南。事未集中，而朱毛繞出上游以避，劉湘事前趕調王旅深澤馳赴化林坪，守嘉定下游，朱毛一部，用皮船渡於漢源西南之安順場，船小不能盡渡，即分一部溯江上游佔據定橋以渡主力，該橋乃康熙年間，平定打箭爐後，爲軍事所建，橋寬九尺，長三百十丈，以鐵索二十餘條，每索三十餘環，均係寸，繫於兩岸石壁，索上覆以木板，人行其上，搖搖欲墜，爲入川入康唯一孔道，捨此數千里匪界，更無他途，守○定軍隊，聞匪渡定橋，乃割斷鐵索橋，而交通封鎖矣，匪無法進渡，乃進槍定城，又回竄而南，在北林坪處，與王旅（澤潯）接戰，被擊潰甚衆，竄安順場始陸續過河，進佔漢源，乘經天全寶興蘆山等縣，該數縣因交通所限，成兵太少，故爲匪陷，因上述各地，由成都赴援較便，故匪不敢久踞，楊森部北上進擊，匪即先後走，向大金川之懋功，以迎北來之徐向勳匪衆云。

附錄西北印彙記中之隨軍見聞錄，康區作赤軍渡大渡河

大渡河，亦稱子江之上游，大渡河流入岷江，轉入揚子江，赤軍重大渡河時，已五月底，氣候已暖，上游雪山正溶解，故水勢暴發，水勢甚急，大渡河之河面及水流，均較金沙江爲更寬更急，水浪更高，渡船往往，歷時五十分鐘，且每隻小船之船夫，須有八人工作，渡河方法，先將載客之船，逆流拉上五六十米特，再順流如箭飛似的過對面河岸，渡船至北岸河埠時，不能稍稍稍後，一不小心，即觸礁石，船即分裂，故非當地熟知水性礁石之渡夫，不能駕船，船由北岸返南岸時，亦須逆流拉下五六十米特，再順流飛渡南岸，故如此往返，需五十分鐘，赤軍抵安順場時，祇獲兩隻船，有劉文輝軍之一營，駐於安順場對岸之大渡河北岸，並築有野戰工事，沿河扼守渡河，但既有守軍，何以船隻收容不在北岸，而繫於南岸呢，事有如此湊巧者，北岸劉軍營長之岳家，在河南岸之安順場，該營長常晚宿於岳家，以備明晨將其岳家，及當地紳商全部，渡至河北岸，因其情報，赤軍距安順場六十里，須次日下午才能抵安順場，故安心在岳家安睡，不料赤軍當夜急行軍，半夜即抵安順場，因此船隻被扣，營長被俘，但赤軍即使有兩船，並不易渡過大渡河，因河之北岸有守軍一營，船隻不能接近對河，且當時船夫早逃，沒有駕船之熟練工人，但赤軍終於擊潰南岸劉軍，而渡過大渡河，據聞赤軍領袖，獲得兩船之後，即揀選十九個共產黨黨員，中有幾個爲江西隨縣之本船工人，十九人即攜械步槍駁壳手榴彈及機關槍兩隻，不顧一切，向北岸

去，河之南岸赤軍，則佈置機關槍，及迫擊砲之陣地，並配置有特等射手，以配合船上的無渡部隊，爲赤軍所驚之兩船離南岸時，劉軍即對之射擊，但赤軍不稍畏縮勇往直前，竟抵河之北岸，當即一躍上岸，雖劉軍對之射擊，但只有四個受傷者，其餘則一齊撲至劉軍工事內，此時劉軍一方對於赤軍之奮勇，阻氣已塞，又加河南岸之機關槍迫擊，隔岸射擊，劉軍不敢抬頭，而渡河之十勇赤軍，即佔劉軍工事，而撤其一部份槍枝，聞劉軍有一機關槍手，正擬至高山陣地，架機關槍，行不十步，即被對河之特等射手，射倒於地，因此劉軍全營，向後退上高山，赤軍則重駕輕就，退至南岸，賊赤軍渡河，特赤軍渡過一營後，赤軍即向劉軍衝鋒，劉軍退却，赤軍即佔高山，乘勢向劉軍猛追，聞劉軍大部，被其截殺，此次戰役，赤軍在隊伍中，大施宣傳及獎勵此十九個搶渡大渡河者，尊之爲英雄。但僅依此兩船，而思全部赤軍過大渡河，歷時甚久，且後面追兵將至，故赤軍以兩天半時間，渡過輕裝之一部，而當時目的即轉向奪取鎮定縣，渡定橋，以求赤軍之全部由鎮定橋上過河，故赤軍大部，由河南岸西進，經西康省區而向鎮定橋前進，已渡之一部，由北岸西進，同以奪取鎮定橋爲目的。

川康軍劉總指揮文輝後在蔣駿渡大渡河經過

朱毛自竄入川境，即極力組織軍隊接觸，中途傷亡，結果剩殘匪七八千人，真正紅軍，不過四五千人，大渡河在軍路上，十分重要，故川康軍，早將渡口船隻，拖上北岸，惟河岸過長，本軍不能遍防，故由二十軍負責河心，該軍由東面調來，未及趕到，而匪於二十四五日，以一小部到安慶橋安順場，事先匪會與土人有勾結，故於晚間，以十七人泅水，渡至北岸埋伏，吾軍偵知匪隊將到，派兩團人到安慶橋防守，該處渡口船隻，事先因經吾軍拖上岸，但守該處之鄧旅（文富）爲本地人，故留船一隻備用，乃被匪獲得，更由小河中撿得一隻，乃用此兩船搶渡，吾軍於匪半渡之時在北岸射擊，以手榴彈炸沉一船，可阻其過渡，匪先渡十七人，已繞出背後，向吾軍射擊，此際吾軍不知背後敵人，究有多少，乃不能全力守，而河南岸之匪，共有四團之衆，吾軍人少於敵，乃不得不撤退，本人據報後，以匪部所得之船隻不多，過河後，即撤力北竄，不能與吾軍接觸，似非匪之主力，亦於此際將小路往政康定，該處只有兵兩營，自非匪主力之敵，乃失去康定鎮定，楊旅趕到化林坪，與匪基本隊林彪之匪衆接觸，頗予匪以打擊，此後匪極力避與軍隊接觸，盡力北竄，由大渡河與向恩功，一段由康定北竄丹巴，似已與徐匪衝

云。

劉文輝，自朱毛西竄以來，曾渡賈水，章水，來水，潯水，湘水，潛江河，烏江河，赤水河，白磨河，賈泥河，金沙江，然無有過大渡河之奇妙者，洪楊之役，翼王石達開西行至此，而投命，憾天有意絕洪楊之運也，今朱毛至此，竟安全渡過，此人有以保留朱毛殘部，不欲規絕禍胎也，但赤匪渡過大渡河，其紀述者已如上述，有三方之不同，在軍方、劉文輝談之則謂匪先獲船一隻，後在小河獲得船一隻，匪先以十七人偷渡過江，暗伏在軍隊之後，出其不意，以夾擊軍隊，在匪方（隨軍見聞錄）則謂士兵營長，留宿南岸岳家，赤軍夜半鳴行至富林，獲其船二隻，而後以十九人強渡，奪佔守兵工事，在記者方面（即成都通訊）則謂匪先與土人勾結，土人特為備皮船二隻，張索於兩岸，匪乃得渡，此三說中，其為船二隻一也，十餘人先渡，亦一也，劉軍有人守河，亦復一也，其不同者，記者謂為皮船，軍方謂為木船，如果年代遙遠，則此一一是非，彼一一是非，傳說不一，闕者以當時人，述當時事，所以三說並列，而夾擇之，自以廉臣赤軍所記為是，蓋其親目所睹，比較劉文輝所得之報告者為詳，又較新聞記者得之傳說更為實在也，再如廉臣說連定橋為鐵索十三條，記者則謂為二十餘條，目擊與耳食，自有不同之點，由此觀之，足以征文者獻之難也。

六月一日 朱毛在化林坪泥頭驛富莊，與劉文輝部戰，另一股與楊森部之楊英斌率部戰於野豬根苦戰，均擊潰之。

四川剿匪軍第一路總指揮鄧錫侯，奉令增防大邑蘆山寶興理番懋功各縣。

漢源專訊

二十軍楊漢斌率兩旅，自五月三十一日，向匪進攻，未刻攻克野豬根，至六月一日晨，攻克菩薩根，午刻繼續突進，午後完全恢復安靖，匪傷亡極衆，川四路軍大部，則集中漢源街，協同二十四軍覓匪攻剿。

榮經縣呂縣長觀公函

前准大函，囑查共匪西竄騷擾縣境情形，敝縣長尚未到任，獲案後，查據始悉，前由特飭沿鄉巡警後委員會，繼續緝捕，茲特檢寄彙收。

榮經縣兩度失陷剿匪過程中之詳記

榮經設縣最早，在秦為嚴道，至唐武德初，始易今名，重山複水，險阻峻深，縣人恆以為如此天險，斷非覬覦小醜，所能渡者矣，乃客歲（指廿四年）夏多，兩度忽將傳赤匪西竄，結果兩陷縣境，損失傷亡，難以數計，

第十三編 匪竄川康邊區受創之經過

獲知邱坡九折，確道百整，俱無足恃，乘機復起，竊思其淵，該匪用種種之能事，而剿匪亦咸抱有匪無我之決心，開行所至，各予以輕重之被擊，聚散不遠，要在人爲，重關天堑，夫豈足以限匪耶，諸將前後剿匪各情，分晰論之，大概則爲二類，（甲）朱毛股匪，二十四年六月三日陷縣北區，（乙）朱徐股匪，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陷縣城。

朱毛一股

兩匪首自江西突圍後，兩瀕，而黔，而滇，二十四年五月初，復潛渡金沙江，由貴州之會同西昌，沿國境石達開入蜀故道，直撲大渡河，更由河套之沈村過河，經化林坪，飛越嶺以達漢源榮經，其企圖似欲進擾天全寶興各縣，在該等崇化一帶，與徐匪向前一股會合，並由丹巴等處竄入青海新區，以打通國際路線，風聲鶴唳，赤縣備天，從此匪蹤遍川南矣，一、事前之佈置，二十四年六月一日，匪軍在化林坪泥朗驛富莊，與二十四軍作戰，我軍獲沉寨，大爲震動，是時駐漢源者爲二十四軍劉自乾（文輝）取長，駐漢源鄉場者，爲二十軍楊洪波夏燭向廷瑞各旅，駐天全縣境者，爲二十一軍王澤潯旅暨二十八軍之一部份，駐我縣城者，則爲二十軍之楊洪忠全旅。（未完）六月二日 楊總指揮森所部之羅旅，擊匪於索飯溝猛虎岡。

榮經縣縣長公函（續）

翌日，（六月二日）楊旅以縣屬北區新廟泗坪小河三場，毗連漢源，首當匪衝，以該旅李曉昭團進駐小河場，並調集北區團隊，由區長劉雨蒼，大隊長孟益舟，彭朝雲，分頭統率兩中隊二百餘人，駐守各要隘，向漢源方面警戒。（未完）

六月三日 共匪犯漢源鄉村，竄擾榮經屬之新廟場。

川西路軍楊總指揮森致成都江電

（一）二日午前，匪以一師之衆，向距漢源二十里之猛虎岡，塞飯溝進攻，經羅旅林團迎擊，匪得以大部抄左翼，劉團兩團迎戰數小時，匪不支潰去，計斃匪二百餘，俘獲甚多，（二）高縣兩旅，三日拂曉，向富莊大處出擊，午前二時，高旅到達王廟，與匪接觸，頑抗至拂曉，羅旅迂迴盤龍山高地，與匪右翼，匪不支，向漢定方面潰竄，正追擊中，楊學端旅，二日攻克安慶場，匪沿河上竄，狀極狼狽，投誠及逃亡者甚衆，安慶場尙有小匪，正設法

匪出漢成
城而決
今而
城而
知先
以

渡河，在搜剿中，匪過安慶場時，殘匪千餘，由林彪指揮，劉元琮旅，已向大橋北追擊前進。
六月四日 共匪竄陷梁縣之吳坪，乘縣縣長李誠一，擬因寨城先遁。

乘縣縣長李誠一（續）

六月三日，匪由漢源開道，忽竄入新廟場。出駐軍不意，居民亦不知其何以至此，是日新廟場失陷，四日拂曉匪以大部數千人，進攻泗坪，因該場兵力薄弱，午前八時，場遂失陷，李誠一以其度處困難，就小河場（近石梁河場）前方構築工事，防禦嚴密，而以團分任左右兩翼，泗坪已失之報至，匪即跟蹤追到，首攻我右翼高地，未過，復涉水繞擊左翼，仍被擊退，乃併力猛攻正面，經戰歷五小時，防線被匪突破，不得已始放棄小河場全線，退守距城二十五里之石錫坡，匪隊亦退至竹子壩後山之鷲頂嶺寨子口，與李誠一仍取連絡，縣長李誠一聞警，於是日午後四時，率團務人員，暨武裝練丁八十人，乘城而去廣寧橋，藉口赴南區佈防，是夕宿縣星場，未行前，並將監犯數十人，悉數釋放。

中央軍薛總指揮部剿匪紀實

六月一日，遼寧委座手令要旨，定追剿部署如下，一、吳縱隊歐師江日由西昌出發，虞日到建德縣，此後經佛堂平吳舖富林，限元日追達漢源，梁師支日由西昌出發，循歐師經格前進，限表日到達漢源，二、周部除萬訓營一旅駐西昌，分派一團駐漢沽，建德守備，維護交通外，其餘魚日，由西昌出發，經越嵩，在梁師後跟進，限統日到漢源，三、本部及周旅發日由西昌出發，經越嵩在梁師後，則日到漢源。

紙料。

六月五日 朱毛竄陷漢定城。

乘縣縣長李誠一（續）

五日為暨歷端午節，匪駐原線不動，午前十時，二十軍高李兩混成旅，由漢源來增援，兵力益厚，人心愈帖然矣，是日二十軍任副指揮，以縣城無主，市井蕭然，勸未逃士紳吳曾承等，就日組織乘縣民衆臨時治安維持會，辦理糧秣運輸各事，予剿匪以種種便利，午後縣長始回。

中央軍薛總指揮岳剿匪紀實

五日致周司令，貴部除第十三師，應遵委座支國寶令，全部留駐徽縣西昌渡沽越溝吳甯外，餘仍照前定計劃急進。

位置，本日總部吳縱隊周旅隨州，歐師登相營，梁師渡沽，周縱隊西昌。

六月六日 共匪攻黃茅寺不逞，由鴉子口退去，一股犯甯莊大堰溝，另一股由麥地出新廟場，朱毛陷唐定城。國府任命于學忠為川陝甘邊區剿匪總司令。

中央軍薛總指揮岳剿匪紀實

第二期追剿經過，我軍渡江前，匪之態勢，朱毛殘匪，因金沙江北岸，無兵堵守，遂得由香車紅門白灘各渡口，分頭偷渡陷通安後，復因川軍放棄會西沿線險要，匪遂長驅北竄，佳日起，（五月）一部圍攻會理，主力陷德昌，進犯西昌，竄（炳輝）匪渡江後，以一部在巧家對岸，阻我渡江，十六日經我第五十三師強渡，予以殲擊，旋向會理方面逃竄，我軍渡江後，匪之態勢，我追剿部隊渡江後，乘機跟進，匪受壓迫，由西昌經鹽州渡沽，主力向冕寧，一部向越嶲逃竄，五月二十五日，由安地塘農場間，渡大渡河，溯河西竄，陷渣定城，企圖直趨丹巴，到大全川，會合徐匪，盤踞川邊，嗣因地勢險阻，給養困難，兼之夷人擁護中央，到處予以襲擊，乃變計回竄西源，無寧取乘經雅安，再與徐匪會合，六月二日，富莊之役，匪受重創，乃轉由小河場北竄，以一部六日攻梁豐。（未完）

中央軍薛總指揮岳剿匪紀實（續前）

主力自七日後，以次陷天全，蘆山，寶興。（未完）

梁經縣呂縣長鑑公函（續）

六日，匪以主力進攻黃茅寺石鍋坡一帶，與李團作殊死戰，楊漢忠旅長，親在前線指揮，士氣百倍，匪漸不支，彭大隊長復率團兵百餘人，從後頭截擊，匪之後隊，斃匪甚衆，奪回糧二十餘枝，匪以大隊從後抄襲，始完全由鴉子口向天全潰退，七日陷天全縣城，吾梁境內，已無匪蹤，軍事至此，告一段落。（二）事後之救濟，我縣暫分五區，惟北區幅原遼闊，於一區之中，又分北一北二兩區，赤匪之來，突出不意，除少數人民，聞風逃避外，殘

不準反怪
軍放票

有該匪財物糧食牲畜，擄掠一空，損失約在十萬元以上，自匪陷北碚後，全縣百業停滯，屬市蕭條，頗呈荒涼慘狀之狀，而以西區爲尤甚，嗣經兩區團總劉雨蒼田子清等，分呈被災待賑各情，臨時治安維持會，據以轉呈，結果實政府撥免兩區本年糧稅各一年，以示矜卹，綜計三場淪陷，將歷一週，痛定之餘，無淚可揮，猶幸即日收復，匪丁失陷五人，負傷十三人，正設法救濟外，而男婦之被擄，道路之流亡，較諸川北往事，尙非過甚，猶不幸中之幸也。

論曰，昔太平天國翼王，以奮迅剽悍疾走邊徼得名，伺隙陷瑕，其或一逞，朱毛之作賊，其行師何絕相似也，然一拖於大渡河，而束手就縛，一潛渡金沙江，而狂焰熾熾，非巨浸之異，守不守之懸殊也，然則玉斧偶割，珠璣見捐，險固不可恃險又豈可不守耶，防河之策未行，背水之軍早，此蜀撤鋒奔陷之所以橫流，而可遏也，不天耶人耶，知必有首蒙其責者矣。（未完，續於下編）。

成都專電

川康軍六日克瀘定，匪向天全潰竄，劉元塘等已超過越嶲，追迫大渡河，劉文輝赴前線觀察。

雅安專電，劉文輝部全圍鄰團，六日午將瀘定對岸海彭山之匪驅逐，匪後傍晚，即進駐瀘定，泥頭匪毀橋抗拒，其掩護隊向下游竄去，又山大渡進竄之匪，被我軍遏阻於猛虎岡前方，激戰甚烈，匪傷亡頗重，漢源相嶺防務鞏固。

成都專訊，六日，匪在富莊大堰溝等處，又一股由麥地向新廟場官軍進犯，於時二十軍夏斗權李朝信楊漢城各旅，先後扼險痛擊，匪以搶渡未逞，乃轉向青紅坪，曲眉山沿大渡河上游行進，本擬繞道瀘定，再行相機分竄，殊匪隊所經之地，有川康軍嚴密防堵，復折回化林坪，紫石關，馬鞍山，門坎山一帶，向天全境內潰竄，四十五軍，早派有兵駐守天全廬山，劉總指揮文輝，自到漢源後，派陳光藻師馳赴廬山堵擊，在雅安負行折之唐帥英，亦派隊赴天全增厚兵力，前方堵拒之情況如此，隨匪後面追剿者，則有川康軍劉元璋，劉元塘，許劍霜等旅，作追擊之先鋒，而中央追剿大軍，跟蹤而至，沿途斬獲極重，決以一部出瀘定，預爲佈防，免匪乘間竄入，薛總指揮，李司令，已赴越嶲，對於追擊防務，部署就緒，俟到漢源，必劉總指揮文輝會商進剿策略後，然後合剿猛攻。

六月八日，共匪竄雅安之新道，川康軍嚴密偵察。

雅安專電，我渡河部隊，在左岸將四瀾頭之匪數百驅逐，即於晝日夜佔領瀘定，刻正搜索殘匪，我蕭區於廣日帶領泥頭，匪向雅州之新道上竄去，日前匪竄退及順場，我鄧旅分派英兵十組追擊，擊斃無綫電機一架。

六月九日 駐西南向中央剿匪不力責備之胡漢民氏，本日由香港啟程。

六月十日 國府明令裁撤中外邦交，暗示委曲求全之意中央追剿各軍，在大渡河南岸，大舉搜索散匪。川軍王澤濤，匪匪於甘溪頭。

漢源十日專電 我中央追剿軍李抱冰等部，及劉元塘所部三旅之衆，正分頭向冕甯越嶲各地搜剿殘匪，昨接李劉兩氏電告，此次在各處擊斃之匪甚多，至生擒及投誠者，共計將近千人，再俟兩三日，當可迫近大渡河。

漢源同日又電 匪連日在大渡河彼岸者，爲數不過三千，餘集聚上游下游者，則寥寥無幾，劉總指揮召集所部訓話，略謂誓死保守漢源，扼守相嶺，各剿匪軍官，嚴爲守備，倘有懈怠之處，決執法嚴懲。

蘆山十日專電 昨日上游甘溪頭之匪，業經我王澤濤旅驅逐過河。

六月十一日 共匪竄陷丹巴縣，川軍楊總指揮森贊殿於蘆山上游，匪匪長盧子瑩，政委劉華倫降，王澤濤旅克蘆山，政委劉華倫降，王澤濤旅克蘆山。

蘆山十一日專電 楊總指揮森，九日率夏燭，李朝信，高德洲，羅德潤四旅，及憲兵團，並鄧部周士英，劉乃鐸兩旅，到蘆山追剿，十一日晨總攻，匪大股扼河頑抗，激戰正酣，楊森派手槍憲兵各一營，由蘆城上游數里能涉過河，將匪轟爲兩段，匪不支始向寶興潰去，當令夏高羅三旅尾追，並另以李王（澤濤）兩旅，掃清天全沿河一帶之匪，是役匪傷亡甚衆，奪獲槍八十餘枝，俘匪數百，降匪百餘，內有匪團長盧子瑩，政委劉華倫二名。

六月十二日 共匪連陷天全寶興，向懋功竄去，中央軍追至榮經，行參參謀團賀主任國光，比噫剿匪，以長城與八陣圖并用。

川康軍劉總指揮文輝總部報告 匪首毛澤東，在大渡河方面，被當地土司營兵擊斃，朱毛匪衆，受中央軍追剿，中途損失甚鉅，遇有傷病，無法同行時，如屬匪首，即殺以滅口，兵即委棄遺旁，故以數萬之衆，結果只剩六七千人。其組織，僞總司令朱德，主席毛澤東，參謀長劉伯承，第一軍團長林彪，第三軍團長彭德懷，第五軍團長譚兼任，有第九軍團，徒存其名，匪官均以號碼及綽號代姓名，朱德（〇〇一），又稱兩俄，避人偵察也，兩路匪衆合後，包圍易於着手，可隨省兵力三分之二，近匪各據堡，先後趕築，公路均限明築成。

成都十二日專電 參謀團主任賀國光傳聞剿方略稱，長城與八陣圖并用，蓋以公路及堡壘，密佈網，

此項消息，係由成都方面傳來，其內容之確切，尚待進一步之核實。

與者給的
或讀

與者給的
或讀

與者給的
或讀

匪於豐源也，劉匪軍自將瀘定蘆山大第收復後，朱毛殘匪，退天全屬之寶興，向懋功方向潰竄，川康軍則由天全瀘定，分道窮追，中央軍薛輝指揮岳，率周澤元吳奇偉兩縱隊，及李蔚所司令，已過樂縣瀘定等處，王澤濤楊森大部，亦由蘆山出發，隨匪蹤蹤追剿，一、三、五、六路軍，亦分向懋功進逼餘匪，勿任會合。

漢源十二日專電 瀘定經我張團收復，城內被匪焚燒，僅餘民房二十餘間，居民露宿風餐，其狀至慘，劉文輝電請，撥款救濟，劉元勝部即瀘定，惟糧食不敷，正請求康方接濟，刻西康當局，正設法運往接濟，漢源得到中央軍三旅，輜重糧食齊全，且內即向前推進。

六月十三日 奉軍于學忠率部入陝剿匪。

共匪準備八月乾糧，潰竄雙合場寶興場，另一股繞丹巴竄理茂。

成都十三日專電 蘆山之匪，大部向雙合場寶興場退走，蘆城及沿河僅少數扼守，王澤濤旅已收復蘆城，並分佔堡子岡史家山等地，正派隊追擊中，又歸化亦被軍佔領前進。

又電，劉文輝部余松琳旅電告，夷兵屢表，繳獲匪槍二千餘枝。

康定十三日專電 匪有竄功企圖，川康軍已由康定向丹巴防佈。

蘆山十三日專電 我王旅與日攻克蘆山，大部於其晚向雙合場寶興場退去，附近及沿河僅有少數匪徒扼守，當飭部由周灘河佔領堡子岡，又由索橋過河，佔領扶家山，由新樓溝過河，佔領縣城，及固春山，約於午後一時，各建任務，匪並未若何抵抗，全部向雙合場逃竄。

蘆山十三日專電 攻下蘆山，獲匪軍運支部組織委員徐寶一一名，手槍三枝，投誠之偽三軍團政治部服務員楊慶偉一名，據供，此次由蘆潰退，並未決定路線，僅令各部，準備八月乾糧。

雅安十三日專電，四路軍夏旅於十日奉命追剿殘匪，當將雙合場克復，匪向寶興潰退，該部乘勝尾追，於十二夜十鐘，戰一時許，匪不支，狼狽潰竄，遺棄輜重甚夥，該軍追至靈關前方十餘里時，有匪三團之衆，由彭德懷率領，自朱沙溪退來，欲取靈關，竄向寶興，當被該部圍剿，率獲匪槍五百枝，楊森指揮聞訊，即飛調憲兵團，及基族前往增援。

六月十四日 朱毛竄至靈關，楊森指揮本部之夏旅擊潰之。

川軍楊總指揮森致參謀團電 夏炳族在蘆山寶興間之靈鷲聖院，截斷朱德部三團，約三千餘人，失其歸路，經森另調他部，層層包圍，約一晝夜，匪內我火力太猛，約二千餘人投江，餘悉被生擒，奪獲輜重無算。

中央飛偵報告 川南蔡日我偵偵察朱毛匪一部，仍在寶興附近，餘陸續北竄，先頭已達大碓礪，我擬投彈，請匪酋來，我軍正向匪追擊。

網者按，當朱毛北竄蘆山之際，二十軍楊森部駐榮經，二十四軍劉文輝部駐漢源，四十五軍鄧錫侯一部調駐天全，劉湘之二十一軍王澤濬旅駐蘆山、四方壩，其兵力可稱雄厚，行營復令駐松潘之中央軍第一師，胡宗南部，向歸化關，經鎮平夾堡進取疊溪，經石太關兩河口洛門關佔茂縣，并令駐瀘縣之邊防軍李家鈺部，由汶川縣前方便橋，經威州順門關石鼓進攻，兩股共匪，分途對竄，日趨接近，而蘆山大軍，亦數路並進，已形成廣大包圍，成敗利賴，觀此一舉。

六月十五日 中央軍川康軍三路會剿，朱毛大股入懋功。

成都十五日專電 中央追擊軍已過漢源，到瀘定，薛總指揮本人，亦抵漢源，劉元塘部，正由瀘定前進，中央軍一部，將開西康，西康余如海旅，因懋功方面發現匪蹤，為防止匪部竄康起見，已調集駐康各部，沿大砲山至丹巴道宇佈防，各縣夷兵，亦向丹道兩線追集中，二十軍各部，及二十一軍王澤濬旅，自克復蘆山後，匪即分向寶興懋功逃竄，刻楊總指揮以一部肅清蘆山境內之殘匪外，大部正向匪部跟蹤追擊，四十五軍鄧錫侯部之劉乃鐸周士英李樹華等旅，奉命增防天全，現已渡過雅河，到達雅安，刻正向寶興蘆山開進，蔣委員長為便於指揮起見，令調駐雅屬之廿一廿四兩軍部隊，暫歸楊森節制指揮，川軍第六路總指揮王繼緒部，亦將移駐雅縣崇陽增防。

六月十六日 朱德毛澤東與徐向前開國聯會於懋功之總匯，李陽三派子向行營請援。

中央軍薛總指揮岳剿匪紀實（續） 徐匪自渡過嘉陵江後，主力竄踞茂縣一帶，當朱毛陷天全時，乃以其偽第九軍何畏部，轉移至懋功連維之線，與朱毛各股會合，合股後匪之態勢，朱毛竄懋功連維後，一部竄抵峨化撫邊，一部逐漸北移，其盤踞大碓礪井坪之偽五軍團一部，亦於六月一日，被楊森部擊退，六月八日後，朱毛大部，即轉移松潘西南，進出於毛牛溝寶河雅兩縣河毛兒蓋間地區，與我胡宗南部，時有接觸。

成都十六日專電 朱毛匪衆，自經楊森部在蘆山以北擊潰後，損失中堅之幹部團四團，實力銳減，不能立足，乃潰竄寶興懋功，北路餘匪，食物缺乏，先頭部隊，已竄懋功，而後部尚在茂縣汶川，敢不罷聯絡，松理懋茂本

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

偽主席張國燾

附記西北匪軍之組織

按自西北匪軍記中

人組織之聯合民團，皆明匪人，正由其標指李陽三，派子與匪，同行發給糧餉，有附數萬，協助攻匪，收效頗易。觀者按，國軍防止朱毛西竄之聲，早已傳之數年，今朱毛舉兵西竄，而達其預備之目的矣，在朱毛西竄當中，行軍三令五申嚴防朱毛與徐匪向會合，整編在耳，墨河夫乾，而朱毛畢竟與徐匪向會合，然面全川以六路大軍，不能堵堵徐匪之南竄，中央與各省數十萬勁旅，不能抵拒朱毛之西奔，中間雖有河山之阻隔，給養之困難，疾病之交侵，霜雪之殘冷，均不足以攝匪阻，而刺激其改竄初衷，兩大洪流，竟於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有六日，在懋功之達維會戰，查該軍進令，一再言曰，須以聚斂之效，今使之聚矣，何以不殲，然在分竄之中，各個尙不能擊破，今既會合，則已是不可圖，尙可聚斂之大計不慚哉。

(1) 西北軍政政治部

主任 陳昌浩
副主任 傅鍾
會長 沈

第四軍

軍長 王洪坤
政治委員 許其

第十師
第十一師
第十二師

此軍爲四方面主力，該軍主力爲十二師全部，人槍均優。

(2) 中國農工紅軍西北軍政總指揮部

總指揮 徐向前
總政治委員 陳昌浩
副總指揮 王樹森

第九軍

軍長 何長
政治委員 詹才芳

第十五師
第十六師
第十七師

作戰力次於四軍，主力爲二十師。

(3) 赤謀處 倪志亮

第三十軍

軍長 余天雲
政治委員 李光金

第八十八師
第八十九師
第九十師

作戰力次於九師，主力爲九十師。

(4) 總經理處 印刷廠 主任 鄭義順

第三十一軍

軍長 孫玉清
政治委員 曾長流

第九十一師
第九十二師
第九十三師

作戰力與三十師等，主力爲九十一師。

(5) 總醫院 院長 周光坦 主任 張琴秋

第三十三軍

軍長 王維周
政治委員 陶政先

第九十九師
第九十八師

新編人槍均感。

(6) 軍事學校

第十三編 匪軍川康邊區受訓之經過

右列徐向前部隊，過於籠統，且無師長姓名，後經多方採訪，始得較詳細的刊物，如四川中國銀行主辦的四川

勇報，上面所記，有師長姓名，并有各師團的番號，不過只少團長姓名而已，分錄如次。

偽中國農工紅軍西北軍區總指揮徐向前 總政治部委員陳昌浩 參謀長倪志亮。

偽第四軍軍長王宏昆 副軍長劉世模 政委許崇。

偽第十師師長彭德麟 後爲蔡遠順 第二八 第二九團 第三〇團

偽第十一師師長倪之亮 後爲陳儒道 第三一團 第三二團 第三三團

偽第十二師師長張才蓮 第三四團 第三五團 第三六團

合計人約萬餘槍約六七千枝，以偽十一師爲最優。

偽第九軍軍長何長 政委展才

偽第二五師師長羅雲 第七二團 第七三團 第七四團

偽第二六師師長 第七五團 第七六團 第七七團

偽第二七師師長 第七八團 第七九團 第八〇團

合計人約一萬之譜，槍約六七千枝，以偽二五師爲最優。

偽第二五軍軍長王樹森 政委

偽第七三師師長王復盛 第二一七團 第二一八團 第二一九團

偽第七四師師長 第二二〇團 第二二一團 第二二二團

偽第七五師師長廖榮坤 第二二三團 第二二四團 第二二五團

合計人約六千槍四千。

偽第三十軍軍長余天榮 後爲陳世才 副軍長熊浩發 政委李光念

偽第八八師師長李泰 第二六二團 第二六三團 第二六四團

偽第八九師師長李凡輝 後爲蔡浩至 第二六五團 第二六六團 第二六七團

偽第九十師師長汪九貴 第二六八團 第二六九團 第二七〇團

合計人約六千，槍約四千以九千師爲優。

偽第三十一軍軍長孫玉清 政委曾傳六

偽第九一師師長王有治 第二七一團 第二七二團 第二七三團

偽第九二師師長 第二七四團 第二七五團 第二七六團

偽第九三師師長葉志道 第二七七團 第二七八團 第二七九團

合計人約六千，槍約四千，以九十一師爲最優。

偽第三十三軍軍長王維周 政委陶先理

偽第九七師師長蔣霖林 第二八九團 第二九〇團 第二九一團

偽第九八師師長黃受中 第二九二團 第二九三團 第二九四團

偽第九九師師長王波 第二九五團 第二九六團 第二九七團

合計人約六千，槍約四千，該股係偽編作戰最速。新編偽四軍。

偽軍係由偽第三十一軍之一部編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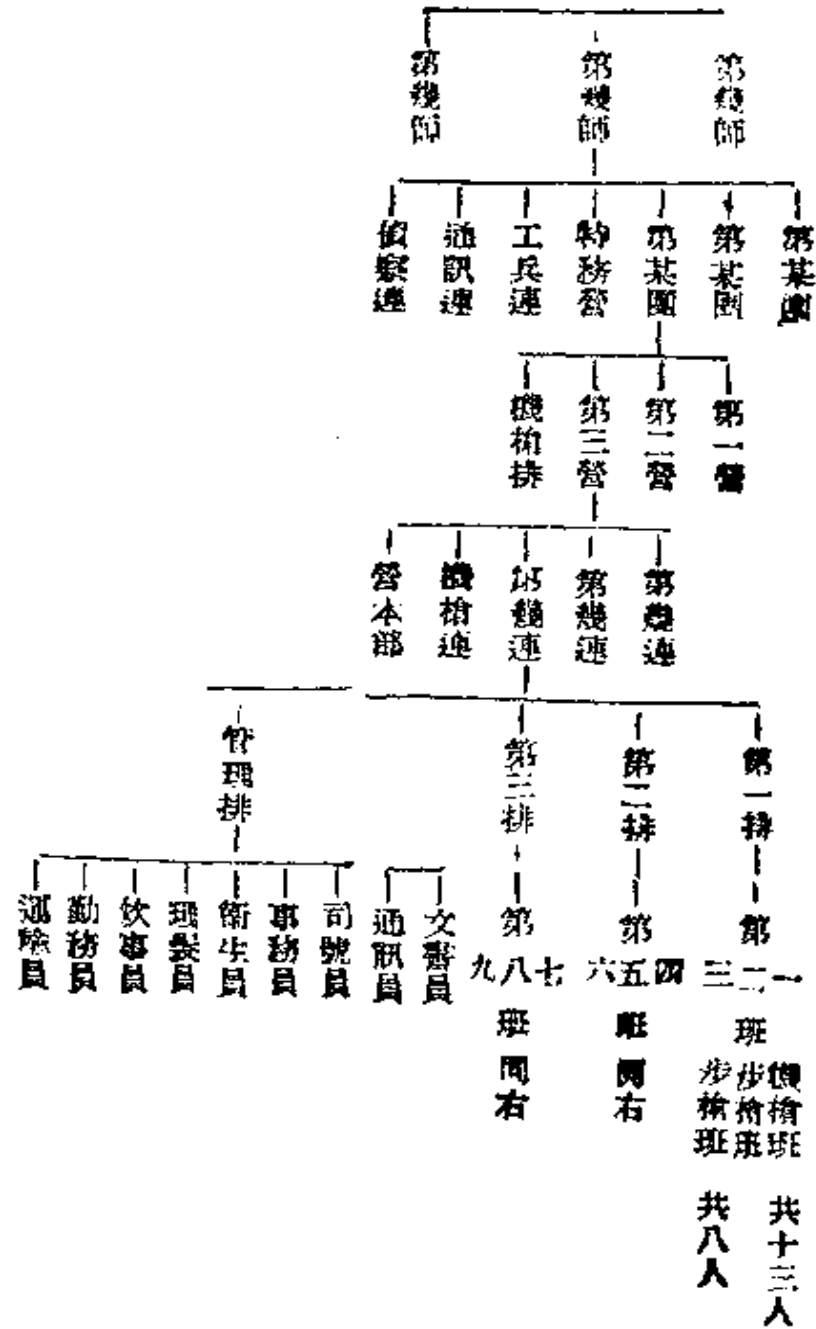
新編偽九師。

約計人數千六七百，槍千枝。最近將匪窩寬子四，赤衛隊，壯丁隊，混編而成。

偽游擊隊 人數約萬餘槍千枝。

右徐匪編制及番統根據，國府軍事委員會令行第一處，第二科調查匪情彙刊第一號，及參四川月刊合編，此外還有徐匪編制統系圖如左。

偽第幾軍軍長屬



緝者抄自二十三年十月十五日，朱毛由贛南出竄以來，徐向前亦在川北，大肆活動，以圖響應，其動向如何，聞者亦必明其大略，茲亦從十月五日起，圖刻徐匪之軍隊，及其動向，據為日記，至與朱毛合股而止。

民國二十三年川北徐匪動向日記

十月十五日 陝西軍分三路，向廣元南江城口，與川軍，與川軍聯合會劉徐匪。
 十月廿九日 川北徐匪圍攻江油平武。
 十一月一日 川北赤匪，在蒼溪縣中無進展，折向宣漢移動。

十一月五日 川第五路軍防守渠河，上自羊烈子，下迄綏梁大足。

十一月六日 川第二路軍克復南部對岸之火烽山。

十一月八日 川第二路軍第三師，在距閬中四十里之大小龍盤山佈防。

十一月十日 赤匪分犯營山枝子壩宜漢老君山，均未逞。

十一月十一日 川第一路軍四三十餘團防昭廣，二路軍克復中陰瀘城陳壩。

十一月廿三日 川五路軍范師，克復鹽縣巴河左岸瀘水溪李家咀。

十一月廿五日 赤匪大部，集昭廣，趕造竹筏，企圖搶渡。

十二月一日 川北赤匪集中嘉陵江上游儀南蒼閣各屬。

十二月三日 赤匪因搶渡嘉陵江，未逞，主力移向宜溪西北官渡壩。

十二月十三日 赤匪再圖進襲閬南，川二路軍積極增防。

十二月廿一日 赤匪重心移遂寧一帶。

十二月廿六日 赤匪漸移宣經。

十二月廿九日 川三路軍克復毛貢寺，赤匪退向儀隴。

十二月卅日 綏寧匪移宣萬源竹銘關。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十五日 遂寧匪謀移萬源。

一月廿四日 赤匪集中巴河。

一月廿六日 川北赤匪蠢動，營山蓬萊形勢吃緊。

一月廿八日 徐匪向前突破嘉陵江防線，撲昭廣，胡宗南師及鄧軍拒之。

二月十一日 赤匪竄擾陝北，彭誠宇部克巴中。

二月十二日 徐匪竄寧羌，陝軍堵擊。

二月十六日 徐匪退擊長池。

二月十九日 川一五兩路軍克通巴。

二月廿一日 中央增調上官雲相等四師，入川助剿北陝赤匪。

二月廿二日 川三路軍克復白頂天堂兩寨，五路軍范師佔領漢城。

二月廿三日 川三路軍克復盧坪驢龍山望極口三寨。

二月廿四日 川二路軍克復蒼溪。

二月廿五日 川三路軍克復鳳凰寨。

三月二日 川四路軍克龍頭寨，五路軍克巴中望王山。

三月七日 五路軍廖旅佔七星山。

三月八日 川三路軍克慈帽山。

三月十日 川五路軍佔白院寺芭蕉嶺一帶。

三月十一日 鄧軍向陝南推進與徐匪發生激戰。

三月十四日 蒼溪失陷。

三月廿八日 川四路軍克中峯嶺兩寨。

三月三十一日 赤匪陷閬中。

四月一日 赤匪陷南部蒼溪閬中戰事激烈。

四月二日 赤匪陷劍閣。

四月三日 田頌堯請議，以孫雲卿其軍。

四月五日 二十一軍王懋緒克南部。

四月七日 中央軍第一師胡宗南奉令再援廣元昭化防務。

四月十日 川五路軍克南江城。

四月十一日 川三路軍肅清仙如山觀紫陽宋教山一帶殘匪。

四月十四日 五路軍佔領長池木門等要隘。

四月十六日 徐匪竄江浦，續川一路軍猛攻。

四月十八日 中央軍克復中。

四月十九日 徐匪竄獲嘉陵江南岸。

四月二十日 胡宗南攻克平武，陳書農繼逼劍閣。

四月廿四日 五路軍攻擊蒼溪，各路聯攻劍閣。

四月三十日 胡宗南攻克關天嶺，二路軍進兵中壩。

五月一日 王治易接替六路軍，到綿陽與鄧錫兩軍會商剿匪事宜。

五月二日 徐匪集中重慶，整頓訓練。

五月三日 川一路軍克復昭化梓潼，向劍閣推進。

五月五日 胡宗南佔清川平武白河，鄧錫侯調兵防安綿，堵匪南竄。

五月十一日 川一路軍佔領劍閣。

五月十二日 川六路軍王治易克彰明，涪江左岸無匪蹤。

五月十五日 川三路軍李家鈺奉令由北道調防涪縣彭山等縣。

五月十八日 川北匪在土門與川軍激戰。

六月一日 川一路軍鄧錫侯奉令增防大邑眉山寶興興縣等縣。

六月八日 江油殘匪肅清，中壩江北交通恢復。

六月十六日 朱毛徐張稱何各匪會於懋功之達維。

六月十七日 川三路軍李家鈺解決其在前方失利團長趙斌。

右述徐匪動態，據川軍唐式遵云，徐匪每次突圍，均係由於糧食罄盡，其初因高麗糧，因糧罄，因糧攻不下，乃回竄通南巴就食，不久，通南巴糧盡，乃又由昭廣竄旺倉壩，偷渡嘉陵江，嘉陵江糧食又盡，再轉涪江而竄松茂，現匪之主力，仍在茂境，測其企圖，不外（一）休養生息，靜待國際變化，（二）傾巢起犯，與朱毛殘匪合股，我軍在各衝要地方，均配有重兵，且正訓練夷兵，担任守隘工作，匪難狡詐，決難再逞，惟匪既處處利用交通不便之險要，則將

只要交通便利，即可以制匪死命，所以我之築路工作，刻不容緩云，唐之所如此云爲者，蓋其時唐已卸其川總指揮責任，而負全川築路督辦名義，故其說如此，但不足以證明徐匪就地因糧，一點不錯，在匪既無糧，又無械，何以我軍不能將牠撲滅，任其東突西竄，出入自由，而又使之與朱毛會合，則可以證人謀不減。

在剿匪一役中，全國軍隊最多者，莫以四川爲第一，川軍不但龐大，而且複雜，所以四川有軍閥之稱，統計有雜牌幾，總在百萬以上，在十年以前，網者許用充代表，常聞四川流行語有云，四川的軍隊，是官多於兵，兵多於槍，槍多於彈，彈多於餉，如此說來，到了現在，更不用推想了，川省既是官多餉少的地方，各部長官，爲維持其部屬計，不能不向人民搜括，以償怨怒，因此各防區中，每年征收丁糧，至少預征三屆，甚至有征至四屆五屆不等，看地方之肥瘦，軍隊之多寡以爲轉移，譬如今年保民國二十四年，而預征丁糧有超征到民國六十年者，其他苛捐雜稅，更不勝枚舉，後來川省統一之後，一年之中，裁去之苛捐有一百二十餘種之多，裁併機關至五十餘所之衆，共匪西竄，本來應盡地方，但因此而統一川政，收拾殘局，雖失彼而得於此，川省各軍自歸政於省府後，經濟爲軍中命脈，受此限制，中央雖明命由省府規定各軍，此餉若干，然已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各軍受到經濟限制，亦不能不自動請求縮編其軍，俾裁汰冗員，方能維持生活，中樞目的，正想如此，且觀此比剿匪還要重要，所以置朱毛徐合股於緩圖，而先着手於川軍之縮編，在軍隊整編當中，使朱毛徐匪，又得休養整頓機會，捲土重來，書生之見，亦認中樞之失策也。

原來四川剿匪軍，只有一、二、三、四、五五路，公推田頌堯爲總指揮，後來中央任命劉湘爲四川剿匪軍總司令，繼奉田氏總裁之柄，除第一路到第六路之外，尚有川康邊防軍劉文輝所部，及調潘文華爲南岸剿匪總指揮，其時田頌堯已降居爲第二路總指揮，一月廿八日，徐匪向前，突破嘉陵江之後，四月二日，田頌堯因此被撤職查辦，所有各項職務，連根拔除，所遺部隊，交其副軍長孫震接充，孫震接管之時，已經縮編爲三個縱隊，計共十二旅，卅六團，其番號如次。

第四十一軍軍長孫震

第一縱隊司令董宗珩 副司令羅乃瓊 第一旅旅長王忠遠 副旅長魏世琴 第一團長張宜武 第二團長王若禹
第三團長李清涵 第二旅旅長呂康 第四團長楊光明 第五團長王麟 第六團長蕭俊 第三旅旅長陳宗進 第七團長胡千巖 第八團長李樹華 第九團長 第四旅旅長馬澤 第十團長劉紹成 第十一團長郭俊 第十二團長楊照
第二縱隊司令王銘章 副司令劉漢雄 第五旅旅長田澤宇 第十三團長朱培根 第十四團長黃助 第十五團長

譚世科 第六旅旅長萬選青 副旅長薛慶身 第十六團長陳杰 第十七團長田德安 第十八團長朱壽 第七旅旅長

楊傑 副旅長余大鏗 第十九團長余大鏗 第二〇團長李拔萃 第二一團長李樹義 第八旅旅長李雲陶 副旅長

潘第二二團長王文振 第二三團長吳宗誠 第二四團長塞國琛

第二縱隊司令會南夫 第九旅旅長張熙民 第二五團長劉清炎 第二六團長楊特生 第十旅旅長張漢忠 副旅長

楊修章 第二七團長楊修章 第二八團長李潤霖 第二九團長李德如 第三〇團長敬謙謙 第三一團長段國政

第三一團長程田福 第十二旅旅長曾我 第三二團長姜裕昆 第三三團長劉公台 第三四團長蔣永臣

孫善接替田頌德領軍之後，將原有師旅，改爲上列三縱隊，當參謀團率派入川之初，用意在專導川黔各軍之過失，撥其尤不軌者而先正之，藉以削弱其勢力，剪除其羽翼，俾能俯首帖耳，聽命於中央，不幸黔之侯之祖，川之田頌德，繼此頭七，犯在本身，無法避免，參謀團聲言，專爲補助川軍剿匪者，此表面文章，否則恐遭川軍拒絕，參謀團入川之後，首先以整編軍隊，點名發餉爲第一要，蔣委員長一再限令，在七月十五日以前，一律縮編三分之一，其着手方法，分爲三個步驟：

第一步，只在人數 第二步，質量檢核 第三步，監督裁編。

四川原來向係防區制，各屬一方，發號司令，形似若干部落，內容極度複雜。當初徐匪襲擊各軍，各自爲戰，徐匪勢力，逐漸擴張，已非一軍力量，單獨可以對抗者，於是乃聯合作戰，由聯合作戰，進而統一指揮，在表面上看去好像十分團結，而實際上仍是勾心鬥角，以故參謀團餉，數歲無功，各軍向來自取餉，大半耗盡，兵員損失，未及補充，舊號制，極其混亂，照理說來，早應徹底改組，加以淘汰，不過當此朱毛徐張會合之際，疲瘁殘喘，大可以用用軍之力，由中央發號司令，統一指揮，再加上入川之師兩路，駐紮之于兩部，四面包圍，合力圍剿，即令不打硬仗，也可以坐困朱毛徐張限於大小金川大小索嶺之一隅，斷中樞計不作此想仍一向對付非嫡系，險，另眼相看，非達到削其勢力，除其心，可是匪之未來禍患，如何演進，暫置而不問，在剿匪吃緊關頭，正賴將士用命，而中央忽令其縮小編制，使各師旅，將士離心，離離之人，豈不流而爲非作歹，軍心既離，何以能禦寇，寇掠鋒鋒耶，若謂軍多則費餉，中央不顧其損負，不知匪患延長，其國力民力之消耗，更千百倍於此矣，參謀諸大員，何目光之近視若是哉。

參謀團派出駐紮各組委員姓名，及駐紮各部如次

第一組主任朱爲鈴 點驗鄧錫侯部 第二組主任楊鴻鈞 點驗孫 靈部 第三組主任楊 誠 點驗李家鈺部
第四組主任楊化中 點驗楊 森部 第五組主任路邦道 點驗唐式遵部 第六組主任唐哲明 點驗王雲龍部
第七組主任邱鴻鈞 點驗潘文華部 第八組主任李世昌 點驗川東北各軍 第九組主任張潤春 點驗譚文輝部
在各組點驗員未出發之前，各部已小有變化，自生裂痕，授人以隙，令第六路軍總指揮鄧錫侯見機而作，自願請辭，劉湘遂委王雲龍接替外，他如第三路軍總指揮李家鈺，因該軍前指揮鄧錫侯，被殺後第一旅長王芝德，莊委員長聞之震怒，令將該旅撤銷，劉湘亦乘機，委派唐式遵去接替二十三師職務，劉湘所部之李汪東，吳漢人，黃秋俠各旅，歸唐指揮，因此李家鈺的第三路總指揮，無形坍台，經參謀團點驗之後，降爲一百〇四師，在當日劉湘，不啻天之蟻子，暗中極爲聲援，躊躇滿志，自以爲大可一統山河，繼而知其爲假貨，不料中樞也是將計就計，利用劉湘作傀儡，好藉川人治川之美名，慢慢的將川局收拾，使用人無所藉口，在這方孫猴兒固是飯後佛法，但是那面的朱八戒和牛毛大王，已經鬧得天翻地覆了。

計第一組朱爲鈴點驗川第一路軍鄧錫侯部，結果編制如左。

第四十五軍軍長鄧錫侯

第一百二十五師師長陳鼎勛 副師長孫賢頌 第一旅旅長楊潤軒 副旅長李競芳 第一團團長唐伯珉 第二團團長任福勛 第三團團長陳郁文 第二旅旅長盧濟清 副旅長劉萬撫 第四團團長劉家仲 第五團團長譚尚修 第一百二十六師師長黃隆 副師長刁世傑 第三旅旅長黃清海 副旅長黃錫爐 第六團團長趙雲林 第七團團長黃克明 第八團團長汪良第四旅旅長黃黎 副旅長王含光 第九團團長陳麟 第十團團長黃光輝 第一百二十七師師長馬輔智 副師長周世英第五旅旅長劉乃鎔 副旅長郭鴻典 第十一團團長唐應康 第十二團團長陳則明 第六旅旅長李樹華 副旅長曾開澤第十三團團長金曉六 第十四團團長王珍 第一百二十八師師長楊秀春 副師長肖翰南 第七旅旅長林翼如 副旅長孫繼 第十五團團長曾忠敏 第十六團團長張文雄 第八旅旅長黃時英 副旅長李國煥 第十七團團長羅聯丞 第十八團團長胡克燭 第一百二十九師師長陳離 副師長游廣居 第九旅旅長陶凱 副旅長程資民 第十九團團長孫錫齡第二十團團長孫劍霜 第十旅旅長楊宗禮 副旅長陳澤 第二十二團團長王徵熙 第二十三團團長鄒迪僧
計第二組楊鴻鈞點驗孫靈部，結果再改編如下。

第四十一軍軍長孫震 副軍長董景珩

第一百二十二師師長王銘章 副師長楊傑 第一旅旅長張熙民 副旅長楊特生 第一團團長楊特生 第二團團長劉炎 第二旅旅長章楷 副旅長張漢中 第三團團長王文藻 第四團團長羅國琛 第三旅旅長王忠遠 副旅長魏琴書 第五團團長張宜武 第六團團長王和禹 第一百二十三師師長曾憲棟 副師長羅乃瓊 第四旅旅長馬澤 副旅長田澤孚 第七團團長李熙 第八團團長柳俊 第九團團長李和根 第五旅旅長陳宗進 副旅長陳杰 第十團團長陳杰 第十一團團長楊助 第十二團團長胡子殿 第一百二十四師師長孫震 副師長楊梯奇 第六旅旅長呂康 副旅長楊光明 第十三團團長楊光明 第十四團團長王曉 第七旅旅長曾曉先 副旅長邱芳如 第十五團團長劉公台 第十六團團長李裕昆 第八旅旅長李遠如 副旅長汪明濂 第十七團團長陳政 第十八團團長陳紹熙 特務團團長余天經

計第三組楊誠編李安鈺部，結果編爲

第一百零四師師長李安鈺 副師長李注東 教向榮 第一旅旅長李青廷 副旅長吳漢人 第一團團長李克源 第二團團長沈松如 第三團團長李天成 第二旅旅長李宗昉 副旅長楊顯名 第四團團長孫介卿 第五團團長羅時英 第六團團長楊顯名 第七團團長羅天銓 第八團團長熊尚陵 第九團團長彭仕復 特務團團長吳長林 特務隊長吳林青

計第四組楊化中點編楊森部隊，結果編爲

第二十軍軍長楊森 參謀長鮮光俊

第一百三十三師師長楊漢城 副師長葉濟 第一混成旅旅長夏燭 改編後爲高橋洲 劉幼甫 參謀長王漁璠

第一團團長趙嘉鎮 第二團團長范培基 第三團團長楊幹才 第二混成旅旅長李朝信 改編後爲周翰熙 參謀長徐言 第四團團長朱泰安 第五團團長吳建中 第六團團長李介立 第三混成旅旅長楊漢城 改編後爲劉席藩 參謀長冉繼伯 第七團團長陳祝民 第八團團長唐武城 第九團團長周翰熙 第四混成旅旅長高橋洲 改編後爲李朝信 參謀長周希濂 第十團團長周炳文 第十一團團長徐湘泉 第十二團團長祝雲程 第五混成旅旅長楊漢忠 改編後爲劉朝才 參謀長伍重嚴 第十三團團長熊耀 第十四團團長向之彬 第十五團團長李麟昭 第六混成旅旅長鄒潤德 改編後仍爲第六旅旅長 參謀長楊足三 蕭炳輝 第十六團團長林相侯 第十七團團長劉席藩 第十八團團長陳德高 第一路司令改編爲第七旅旅長向廷瑞宇國琛 參謀長戴慎 第十九團團長曾彥臣 第二十團團

長陳亮。

計第九組將湖南駐防部隊，結果編制如左

第十四軍軍長劉文輝 副軍長向傳義

第一百三十六師師長陳光祿 副師長陳鴻壽 第一旅旅長楊學瑞 第一團團長曾官福 第二團團長余味儒 第

二旅旅長劉元瑞 第三團團長劉永裕 第四團團長凌志達 第一百三十七師師長劉元瑞 副師長郭廷秀 第三旅旅

長凌 第五團團長楊開誠 第六團團長李金山 第四旅旅長楊生武 第七團團長毛國應 第八團團長張寶岩

步兵旅旅長余松林 第一團團長章鎮中 第二團團長張行 第三團團長孫訪 第一百三十八師師長唐英 副師

長劉耀宗 第五旅旅長張翼中 第九團團長段景章 第十團團長陳明揚 第六旅旅長劉元瑞 第十一團團長張文清

第十二團團長張耀宗。

編者四川軍務委員會成立之後，人槍符合者，每月補給名額，並於每三個月點編一次，其遺散者，發遣散費，仍由川省府籌措，在劉湘東下南京，請中央准發川公債七千萬，中央未許，後由中央銀行，以川省公債抵借五百萬元付之，各軍點實有人數，呈報參謀處備案，然後准由北項公款，動用支給，這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各軍均在當時改編，前有劉湘直屬之二十一軍各師，遲遲又久，始行編定，遂致部下同等有功助之將校多人，無法安插，後來因劉湘首腦之關係，結果編制為三個軍，見於下編。

共匪西竄記

第十四編 匪竄大小金川及毛兒蓋分合之經過

總論

遼清高宗弘歷時，四川有大小金川之變，憑巢窟穴，經歷多年，考大小金川，向屬吐蕃，蕃人稱金川曰溫波，即大河邊之謂，稱小金川曰撥拉，即小河邊之謂，平定之後，大金川命名阿爾古薩，（即今綏化屯），小金川命名美諾薩，（即今懋功），此役用兵凡五年，糜費至七千萬兩，用度間，築長圍，斷水道，蕃夷卒困斃於勒烏喇噶爾崖，聖武紀所載，敘述甚詳，今日朱毛徐張合股於大小金川之內，會議於毛兒蓋司之間，（即毛兒蓋），匪情變化，固有不同，而山川形勢，終古莫變，試問今日四川各軍，有用兵能如阿桂者乎，有籌策能如岳鍾琪者乎，夫既使了茶，自然可以收合圍聚殲，而又不解圍，再又縱其分，自然可以用各個擊破，而又不能破，請問今日以剿匪自命之將軍，一披清史，能不赧然羞愧也哉，且謂蕃兵夷卒，操之於七十二司之手，我以中樞大命，既不能用之，朱毛徐張以應寇行動，又焉得而用之，况我饑饉而至，匪則就地徵糧，吐蕃夷族，自當樂為我用，決不肯離命於匪，助桀為虐也，則矣，何乃不聞我軍事當局，分兵挺進，斷道游流，使國師重圍外圍，用吐蕃方方響應，上下呼吸，夷漢夾攻，朱毛徐張無一翅，安能逃此天羅地網哉，失此千載一時之機，錯過天與不取之利，流毒之患，何可勝言。

六月十六日 朱毛徐張合股於懋功之達理，其松理茂懋汶土人，李陽三譚繼，以喇嘛力為協助國軍堵剿。

成都十六日專電

朱毛匪衆在蘆山被擊潰後，由寶興竄入懋功，北路徐匪食物極缺，先頭部隊，已竄入懋功，而後隊留在茂縣，松（潘）理（番）茂（縣）懋（功）汶（縣）土人，組織聯合區，由其總指揮李陽三，派其子夷康，向行營請援，有槍數萬，願協國軍進剿。

中央軍府總指揮岳鍾琪匪紀實

第十四編 匪竄大小金川及毛兒蓋分合之經過

朱毛主力，以大陷天全蘆山寶興，實因方遠維，徐國良渡過嘉陵江後，主力竄匿彭縣一帶，實朱毛陷天全時，乃以其偽九軍何學部，轉移至懋功之達維，與朱毛雜各股會合，十六日，位置，總部吳縱隊部周旅榮經，歐師雅安，梁師黃泥鋪，周軍漢源職，漢源街。

編者按依據上述專電，與薛岳輯載，已證明朱德，毛澤東，徐向前，張國燾，羅榮輝，何長等，相會於懋功之達維，其所以取達維為會合地者，凡共匪竄經地區含有迷信作用，其意以為達維者可以達到蘇維埃之區域也，朱毛徐既竄入此間，有大小金川之險，地面遼闊，雖間有漢人雜居，然其勢力，仍賴之當地土司之手，松理懋茂土人，自動聯合請剿匪，此正天與人助之時，然而中樞疑其有他，竟不之許，此觀清帝之度稍有間也，究各土司之力量如何，閱者不覺要加以追問，編者多方搜集松潘縣之十二土司，及理汶懋茂所有夷民實力，臚陳於左表，以供參考。

(甲)屬於松潘一縣之七十二土司地名姓名及其實力表。

松潘縣境七十二土司地名姓名及其實力表

土司地名	土司姓名	所轄地面	與人口	所有實力
1. 枯佑阿革	楊德見錯	七寨三百八十里九十一戶約三百人		
2. 納野	葛維見	十七寨地四百二十里二百七十九戶約六百餘人		
3. 半尼代子寺	標來鍾周	七寨地百三十里百二十六戶約三百十人		
4. 峨展喜	梭納他	十五寨地三百里五百二十六戶一千四百六十人		
5. 七布徐之河	宜嗎	八寨地三百八十里二百四十五戶四百人		
6. 麥維蛇灣	宜麻	十五寨地四百十里五百八十戶一千三百人		
7. 毛革阿拉	索浪	十八寨地八百里四百六十八戶一千二百人		
8. 阿恩洞大	但周王借	十二寨地百二十里一百三十九戶三百九十人		
9. 三舍羊岡和約	索梭他	九寨地三百八十里百二十戶五百四十人		
10. 上泥巴	朱祥	十九寨地二百八十里三百八十八戶九百四十人		

據屯區局報云有槍三四百餘人八百餘

52	31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上撒路水路	谷爾圖那浪	川拓	下包佐竹窩	上包佐蛇灣	八頓	香馬	香噴	達弄羅羅	東拜王亞	威噴	竹自	郎朗	中盆	押頓	娃樂	阿按	羊曲搭藏	祈命	商巴	察勝	下泥巴
阿夏	扎舍沽巴笑	阿旺頓	俄加笑	洛笑亞	阿亞克	綽矮沙木	八章巴沙	本布笑	達他	雍中茶	阿塔爾	出其他	丹振木	魯克布塔爾	俄力	明克巴	們初	茹吉	頓在王曲	彰錯	扎舍
七寨地四百〇五里七十七戶二百四十人	七寨地八百里二百六十五戶五百三十人	七寨地三百四十里三百二十戶五百五十人	十寨地七百四十里八十七戶三百八十人	九寨地約九百個二百二十六戶三百五十人	二寨地六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戶三百八十人	二寨地三百七十里三百三十四戶六百八十人	七寨地七十里五百三十七戶五百七十人	二寨地一百四十里百十戶五百人	二寨地二百八十里百十五戶三百二十人	三寨地二十五里百十戶三百人	三寨地二十五里八十七戶百廿人	三寨地三十五里百十八戶三百人	三寨地二十五里百十六戶三百十人	二寨地二十五里百一十戶三百卅人	三寨地百三十三里三百一十戶百十人	四寨地百三十三里百五十八戶三百九十人	三寨地百三十三里三百一十戶百十人	三寨地二十五里百一十戶三百卅人	十一寨地四十里百一十七戶四百四十人	十一寨地八十里七十二戶五百一十人	九寨地

據屯區為數云包佐有槍五
六戶人七八百想係止下包
佐並計

33	雙則紅場	阿浪	七寨地四百八十里三百一十一戶六百三十人
34	中撒路梭根	貢布勞頓	七寨地未詳九百八十戶人未詳
35	下撒路竹弄	亦且	十四寨地四百四十里七十四戶四百八十人
36	崧路谷廣	尼馬萬頓	二十四寨地八十里四百二十三戶八百八十人
37	作路森納	吹忠加爾森	八寨地二百二十里百〇二戶二百三十人
38	上列頭實橫	藏旺頓	六寨地四百五十里百十八戶二百八十人
39	下列頭卜頓	折頓	六寨地五百四十里百十五戶三百人
40	班佑	納借	一寨地四百四十里二百十八戶四百六十人
41	巴細蛇住羅	塔愛	十七寨地二百九十里百廿四戶六百五十人
42	阿細石弄	納播	十寨地五百八十里百六十八戶三百五十人
43	尙作爾格	桑林	一寨地四百五十里五十七戶二百十人
44	合壩獨扎	慶保	一寨地五百七十里六十六戶二百二十人
45	轄漫	更頓舍光	一寨地五百五十里百二十四戶三百九十人
46	夏作革	扎什彭楚克	一寨地七百里百十三戶三百八十人
47	阿藏	獨足頓住	一寨地八十五里四十一戶百三十人
48	熱當	阿朵	一寨地七百五十里七十二戶二百五十人
49	廣夏	銀斗吉	一寨地七百八十里二十一戶八十人
50	甲亞	丹振宗	一寨地三百九十里六十戶二百六十人
51	阿本	沙克加	一寨地二百九十里六十戶二百六十人
52	熱個	擇林沙水	四寨地四百四十里二百六十戶四百十人
53	上阿瑪甲	獨頓文包	三十七寨地五百七十里千一百五十八戶三千三百人

機屯區島敏云班佑有槍二千枝三千餘人應保聯合敵土

機屯區島敏云阿瑪有步槍九千枝人三千餘

明說	72	71	70	69	68	67	66	65	64	63	62	61	60	59	58	57	56	55	54
以上七十二土司亦即七十二部落佔地面約二萬六千二百四十五里人口約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七戶男女共計四萬五千五百一十人 在第七毛革阿按即毛兒盤又名毛兒革司蓋譯音之不同耳	邊山	勿谷	中田	芝蔴	里角浪	羊喇隆康	呷竹	大姓雲屬	大如雲骨	郎陀	小阿樹司其	下阿樹郎達	中阿樹崇筒	上阿樹銀達	下郭羅客納卡	中郭羅客插落	上郭羅客車木塘澤俄渣什	下阿樹阿強	中阿樹墨倉
	電登	抽西塔	楊成	羊生雲	郎尖布	由仲蓋	宋祥	葉西折他	屈吉布	額布擇林	丹真	折旺德	登好郎借	折旺漫	折布扎舍	索浪丹	索浪俄渣什	扎舍	甲丹
	八寨地二百五十里百八十八戶七百人	八寨地二百八十里百九十六戶七百餘人	四寨地三百四十五里七十二戶三百二十人	五寨地三百十里八十六戶三百人	十二寨地三百六十里二百七十戶五百三十人	七寨地三百十里二百七十戶七百人	十八寨地五百九十里百戶三百二十人	二十九寨地五百五十里二百八十二戶八百一十一人	二十四寨地三百七十里百八十四戶四百八十人	八寨地四百三十里百四十三戶六百九十人	一寨地四百八十里百三十六戶四百五十人	二十六寨地四百三十里二百四十戶八百七十人	二十七寨地四百八十里四百八十八戶千〇二十人	三十五寨地四百二十里二百五十七戶八百十人	二十九寨地四百五十里三百卅三戶千一百六十人	十七寨地三百十里四百八十五戶千六百人	十寨地七百里二百五十戶千五百人	三十九寨地五百五十里八百八十二戶二千一百十人	四十六寨地約四百十里千七百九十四戶三千七百餘人

(乙)屬於理番縣之屯土 五屯，一曰雞骨腦，二曰力屯子，三曰乾堡屯，四曰上孟屯，五曰下孟屯，四土五校，卓克基，松岡，黨壩。

(丙)屬於汶縣之屯土，瓦寺土司。

(丁)屬於懋功縣之屯土，五屯，汗牛屯，八角亭，別思河屯，河東屯，河西屯，三土，漢日土司，卓思甲土司。

(戊)屬於茂縣之土司 該縣土司，僅存其名，無甚作用。

查松潘五屬，即古西戎，一曰氐人，太平御覽，唐貞觀二年置松州都督府，管一百四州，轄縣三十一州，其二十五州，但懋摩即逃散，餘七十九州，皆生羌部落，天下郡國利病書云，松潘道，開府松潘衛，與副總兵官一員，分城而居，開關雖早，而夷番安於兩隅，不甚懾化，清雍正間，設治仍未備改土歸流，其夷民仍歸土司管轄，民國十七年，始省屯壩督辦之設，由鄧軍長錫侯任督辦，二十三年，該督辦派員調查，始有上述七十二土司之地與名，屯壩督辦署所轄之屯區，除松潘理番茂縣汶川懋功五屬外，尙包括邊邊，綏靖，崇化五屯，位於四川之西北部，居岷江之上游，治所，去成都凡四百里，南北長約千里，橫廣約千五六百里，自來爲控夷要衝，全境彌望皆山，綿延不絕，只草地滿，多平坦之地，大山之脈，發自巴顏喀喇喇崙南支，挾岷江自北而南，東岸爲馬頭山脈，止於汶縣南之龍溪溝，西岸爲中陳山脈，止於寶興界中之金甲山，隨地各有命名，古昔統稱岷山，大水凡二，其一曰岷江，原出松潘夷地羊膊嶺，中經松南茂西威州西北，南入汶，西入灌，其二曰大金河，源入松潘夷地特郎寺山中，南經阿壩，理番，綏靖，崇化，入西康之丹巴，計阿壩有槍九千枝，班佑有槍二千枝，若若蓋有槍千枝，包佐有槍五六百枝，烏木樹有槍四五百枝，毛兒蓋有槍三四百枝，而阿壩之楊俊西司令，於二十四年六月，會率番兵與赤匪戰於止壩口，斃匪七百餘人，獲槍一百餘枝，今復有李陽三派子請饒，如此夷番，我既得而用之，則其助力不小，反之爲匪利用，則其爲害滋甚，況與屯區接壤，爲西康，而劉文輝亦訓練夷兵兩旅，第一旅長余松林，所轄團長章鐵中，張瑞，羅海寬，第二旅長爲鄧文富，所轄團長有孫仿，李光明等，自朱毛徐四向西康，劉文輝雖調余旅兩部至丹巴崇化一帶，只留少數守德格以扼守金沙江岸，并以鄧旅一部，駐道孚德格一帶，以策固則匪難繼之後防，并計劉元瑞劉九塘許顯等四旅，調至康定鎮定金陽一帶，以資策應，其後中央軍李福珩軍，亦奉命協守康定丹巴一帶，防範朱毛徐四竄，(以上擷取陳開壽所著屯區鳥瞰一文，詳閱者請參金川全貌，朱毛殘部，在此區域休息整訓至一月之久，豈得何隙竄去，豈地利之不足封鎖耶，抑夷之不樂我川耶

，或保存實力而坐視匪之滋長耶，請追剿將帥，作此答覆。

六月十七日 朱玉殘部，由天全實興向懋功，一股由康定北竄丹巴，已與徐匪銜接，蔣委員長令駐雅安之二十一二十四兩軍各部，暫受楊森指揮，川軍王繼緒部，佔領北川城，劉文輝自雅赴蓉謁蔣。

成都十七日專電

頃據懋功消息，中央追擊軍，已過漢源，到瀘定，蔣岳本人，前日抵漢源，劉元塘部，正由瀘定前進，中央軍一部將開西康，西康余如海因懋功方面發現匪蹤，爲防止匪部竄康定起見，已調集駐康各部，沿大砲山，至丹巴道守備防，各縣夷兵，亦向丹巴道守備集中，二十一軍各部及王澤潯旅，自克復蘆山後，即分向寶興懋功逃竄之匪追擊，四十五軍鄧錫侯之劉乃鐸，周士英，李樹勳等旅，奉命增防天全，現已越過雅河，到達雅安，刻正向寶興蘆山開拔，蔣委員長爲便於指揮起見，令駐雅屬之二十一二十四兩軍部隊，暫歸楊森節制指揮。

成都十七日專電

(一)據雅安電稱，我六路軍已達筆架山一帶，大壩口望鄉合屬子山等地之匪，正趕築工事碉堡，本日下午後霧開，發現千佛山頂，有匪數百人，集會講話，棚舍較往日增加，(二)孫震部，銑日沿清水河，向北川及伏泉山之線前進，於中途掃蕩殘匪後，本日下午四時，先後佔領半邊街斬龍壩一線，匪大部向北川邊境退却。

成都十七日專電

鄧(錫侯)部銑日拂曉，由正面大岩窩，飛仙關，及左側橋頭坪，乾子山，進攻大川之匪，匪曾頑抗，經我猛攻二小時，匪不支，向仰頂山逃竄，十二時佔領大川場，又孫(震)部銑日晨，佔領灌坪，進至半邊街斬龍壩，中途有殘匪抗拒，均經驅逐。

六月十八日 廣安縣黨電汪兆銘開話，楊總指揮森之夏旅，克復寶興縣城，何森營由小道追擊夜宿楊村山石崩陡，被壓死可見蜀道之難，鄧部之周旅，亦同時到達，北川城被匪縱火，進佔該城撲火。

雅安十八日專電

我軍分向孟子樹，煤閣舖，沿河搜剿，因北川河河流甚急，無渡河材料，我已用機關鎗力射擊，匪約數百人，向關平鎮退去，北川城內外街房，焚燬將盡。

第十四輯 匪竄大小金川及毛兒蓋分合之經過

陸水關十八日專電

我軍正與白家林之匪激戰，並向千佛山猛攻，雖山勢險峻，仍奮勇前進，大壩口千佛山一帶，山形險峻，工事甚堅固，本日午刻，我軍佔領白家林，繼續猛進，至午後三時，已攻至大壩口。

成都十八日專電

王履緒巧午電稱，據余國綏稱，昨夜北川對岸魏家坪育竹林等地，發現匪火甚多，茂縣方面，亦有烽火行動，千佛山之匪，臨未退，嗣復有匪二三百，經蔡家咀，向扁担山開去。

成都十八日專電

筆架山至神仙坡等地之匪，約有三百餘，爲兩據點，千佛山全坡上等地一線，匪約兩團，均趕來工事中，尹家坡至北川我岸，均無匪蹤。

成都十九日專電

(一)二十軍夏炯，十八日晨十時，攻克寶興城，四十五軍周部，同時到達，刻正向懋功方面進擊中，(二)王履緒部，十七日晨派兵一部，向燕子樹煤開舖沿河搜剿，匪向開平鎮退去，彭國兩旅，佔領北川城，(三)大山場之匪，向馬桑樹撤退，四十五軍已派部佔領大川。

六月二十日 徐匪主力，仍踞理番茂功一帶，鄧錫侯部，克灌懋功之巴郎山，孫震部克筆架山，李永鈺由汶縣進攻，楊森部在鹽井坪，俘僞五軍團參謀長張子榮，陳岳由雅安赴蓉調將。

行營參謀團，陸續由渝運蓉。

成都二十日專電

鄧錫侯部李國，十六日午攻克灌縣懋功間之巴郎山，斃匪甚衆，據匪供稱，當面之匪，係徐向誠之僞九軍，二十五、二十七兩師，徐匪主力，仍在理番懋功中(二)曲山鄧家山，已無匪蹤，孫震部正派隊過河搜剿中，又向北川方面，徐匪當在茂理一帶，我軍佔領松潘南之包定關，伏泉山泉經一帶殘匪，向北川退去。

成都二十一日專電

(一)大金川之匪，大部退避雪山，一部在劍閣河，鄧軍進至大川前方佈防，前至三江口之匪，已向懋功退去，該地人民，陸續回里，(二)筆架山至神仙坡兩處之匪，各約三百人，千佛山至坡上高地，匪約兩團，符家溝至北川我岸無匪，(三)三路軍乘勝板橋溝之板造成，本午前，向登道口當面之匪攻擊，匪退據險頑抗，我軍協同空軍，奮戰至午後，將板橋溝，及東端山咀，完全佔領，匪退山腹，抵抗相持中。

六月二十二日 汶川西岸之匪共，向下游移動，將委員長明令撤出田頌堯被撤撤處分。

成都二十二日專電

(一)據汶川馬電，汶川西岸之匪，大部向下游移動，據關以下，沿岸無匪，(二)據安縣馬電，孫義軍，曉日渡河，佔領龍山後，今晨續向筆架山之匪進攻，匪約四百人，恃險頑抗，激戰數小時，斃匪甚衆，我軍即佔筆架山，匪向附近之應嘴倒梯子退却，(三)據雅安馬電，我四路軍王營，率領井坪前方，匪愈增千餘，據險向我逆襲，激戰甚烈，大地滿伏匪，復與我後續接觸，我便衣隊據井坪高地猛攻，我先頭追剿隊，乘勝四擊，匪不支，狼狽潰退，是役俘匪偽五軍團參謀長張榮一名，匪官兵三十餘人，獲槍四十餘枝，據匪供，任務在督飭後衛支持，以護主力北竄安全。

附記諸那呼圖克圖，最勉勵藏民衆文

本使與康中父老昆季諸姊妹別十八年矣，其間備歷艱辛，奔走呼籲，無日不爲康人求得一官紳光明之路，以慰三百萬同胞望治之殷，耿耿此心，所共同親，近奉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令委爲西康宣慰使，蒞於成都，旅次就職，與父老昆季諸姊妹，相見故里，曷勝欣慰，爰本職權，陳以四事，一、五族一家，無分親疏，南京中央政府，一切設施，悉以孫總理所倡三民主義，五族共和，及自由平等之旨，爲準，此與佛法相和，濟世利人，並孔子所說大同之道，息脈相通，絕不因康康，而分親疏，更不以邊遠，而存歧視，且保護寺廟，嚴正持僧侶，不啻三令五申，本使周歷南北各地，見大小官吏，士紳男女，多崇釋教，其不僧者，亦知依法尊重他人信教自由，內外從政之士，多重視邊政，勤求治理，確與清末及民國初年情形不同，此應爲康人告者一也，二、同心協力，剿除匪患，共匪外結赤黨之援，內裏揚竿之衆，毒藥所至，人民備遭塗炭，賴將委員長，提師痛剿，次第肅

警備處

清，匪勢窮蹙，乃思逃竄西北一隅，作最後之抗拒，我康人素敬三寶，良奔月矢，彼共匪者，殺人放火，劫掠焚燒，對於一切宗教，無不毀滅淨盡，專逞五逆十惡之舉，不滿黑白因果之理，棄人天路，開地獄門，窮兇極惡，依法當誅，其一致奮起，共除巨患，為禪聖教，為保祖國，為安身家，為保存人格，俱宜一心一德，以與強匪作殊死戰，無論如何，不令賊康境一步，並策應國軍，以收夾擊之效，其詳細防剿辦法，另行曉諭，此應為康人告者二也，三、推誠相與，共趨大同，康人與漢族，和睦無間，氣以國家多故，無暇顧及邊事，稍有隔膜，今蔣委員長親蒞成都，並擬入康觀察，而於保護寺廟僧衆，發展川康交通，補助自衛組織諸端，尤異常致力，凡我康人，宜捐小嫌，共趨大同，推誠相與，視漢人實如家人父子，其有苦痛欲上聞者，無妨盡情直述，或由本使代為宣陳，務使內外相維，共享樂利，此應為康人告者三也，四、調設機警，蔣委員長，釋迦牟尼佛，雖未詳示，而蓮花生大師，明白懸記，謂蒙古滿洲，機勢衰微後，漢人中有傑出之士起，而平治盜賊，統一中國，經文昭昭，讀者無能知悉，蔣委員長，以一身任天下之重，十年來為國家爭生存，為民衆除苦難，昕夕勤勞，公爾忘私，安知非金剛大士現身以除暴安良者，今又揮戈西指，掃蕩餘賊，為康人行無畏佈施，為國防作有力保障，其在領導之下，治軍理民者，亦莫不忠誠自矢，以蔣委員長之心為心，如是勝緣，治與蓮花生大師所垂示者相符合，當如何竭誠擁護，用表悅服之忱，此應為康人告者四也。凡此四端，切實奉行，上述四事，略具要綱，一切情形，容俟面告，仰即一體週知，切實奉行，庶幾政通人和，化行俗美，康地全宇，皆大吉祥，本便有厚望焉。

編者按吾國歷代政府，向來漠視邊疆，素主頭懸臂頭脚蹄脚，原無所謂邊疆政治，其目的只在大都市之繁榮，宮殿式之建築，外國銀行之存儲，嬌妻美妾之金城，文員武吏，顧指氣使，奔走於前後左右，如是足已，何者為安邊大計，何者為復興農墾，何者為化除國內種族之界限，根本尙夢都想不到，而一般所謂中央大員者，孰不汽車洋服，紙醉金迷，青樓坐享，猶以為未足，每值禮拜六，即車馬赴酒，談笑無常，關通通行，所謂民生國計，早已置諸腦後，無怪乎給予共產黨徒，所有藉口，大肆攻擊，猶不翻然自省，事無危急，一籌莫展，尚在一個主義之下，樹派分門，直至到整個國家，無可救藥，而猶不肯捐棄其自私自利之企圖，即以西藏建省言之，不知經若干歲月矣，國府成立，於今十稔，亦不聞對於西藏所有籌畫，直待朱毛匪共，竄入康邊時，中政會議，始注意及此問題，於緊急吃緊之際，乃迫鄰西康建省籌委會，以劉文輝為主席，以諸那活佛為委員，蔣委員長并派駐那活佛為西康宣慰使，宣慰康民，免受赤化，正合中輿

廟俗話，叫做開時不燒香，急時抱佛脚。

六月二十三日 共匪自茂縣抵牛多頭至千佛山，竄松潘之匪，被夷人截堵，折回茂縣，委員長行營駐川軍法處，開始辦公。

成都二十三日專電

(一)我軍已進北川約二十里之三面山，魏家坪，正向該處猛攻，匪近由茂縣北川運牛多頭至千佛山，並開闢極力準備數日糧食，似有竄潛之勢。(二)魏家河嘴，三達河墩上等處，正搜索竹索，運到匪岸，千佛山之匪，糧食缺少，現發現時疫白喉等症，死亡甚衆。(三)該匪主力，仍在茂縣理番一帶，一部到達懋功，其竄松潘之匪，被夷人截堵，已抄回茂縣附近。

附記軍委會行營駐川軍法處組織條例

第一條、本行營爲整頓四川剿匪部隊軍紀，及肅清貪污劣，以清匪患而杜禍源起見，特設駐川軍法處。

第二條、左列事項，概由川軍法處負檢察審理，及復審之責，(一)凡四川剿匪部隊，及駐在區域內之軍人犯罪者，(二)非軍人而犯軍法法令，(三)犯剿匪期內文武官佐士兵懲獎之戒條者，(四)犯懲治土劣條例之懲戒條件者，(五)釀成事變，擾亂治安，及危害部隊之戰鬥行動者，(六)經人控訴，依法應受軍事裁判者。

第三條、駐川軍法處，辦理案件，其判決及執行，均須呈報委員長核定，以委員長命令行之。

第四條、軍法處設處長一人，主任軍法官二人，軍法官三人，秘書一人，書記官二人，特務員三人，檢驗員二人，(以下從略)。

第五條、行營軍法處之設立，僅適用於川軍之犯罪，其國軍則不在此例，因事實上證明，並非條文中有所特別規定，但戰陣不力者，追匪不剿者，何以不訂此條款，俾法官執法，以繩其後。

六月二十四日 許曉卿師七旅，佔領二郎廟。

陸水關二十四日專電

匪退據高堂寨二郎廟線，憑險頑抗，二十三日，我許縱隊七旅，佔領二郎廟，向高堂寨猛攻，匪數團增援進擊，猛撲數次，均經大刀隊擊退，砍死匪三百餘，獲槍一百餘枝，紅旗數面，據俘匪供稱，僞九軍副軍長被槍砍死。

第十四編 匪竄大小金川及毛兒蓋分合之經過

，我軍傷亡百餘人。

六月二十五日 孫震部之王銘章師，令李會各旅，擊退半邊街之匪。

安縣二十五日專電

頃接王師長有午電稱，據會旅長報告，昨夜擊架山前方三岳巖之匪，向我夜襲，未遭等語。又據確報，應嘴康對山石洞助百灣一線，匪由陳家場方面退來約千餘人，擊架山對山口固岩，有匪四五百人，北川北方，約五六里之王安舖，有匪大部，隱匿樹林內，共計北川城附近，尚有匪三千，代防團亦有匪千餘，職已令李德如旅，派部由新龍山插至半邊街之線，將匪正面肅清，向迴龍溝推進，一面另令李望陶旅，將涼風壩部隊推進至半邊街青紅綢，担任河防，與李德如旅右翼聯絡，幷令會旅扼守現陣地，待增援部隊去訖，乞令許縱隊急進，以便早日達到任務。

安縣二十五日專電

頃據王師長銘章電話報告，（一）會旅仍在青谿河左岸之擊架山應嘴岩等地，與北川城外之匪對戰，刻抽調郭家坡余團，正準備攜帶糧秣渡河增援，（二）據代防團土人到我前線報告，代防團本日到匪二千餘，將襲我側後，已派幹探前往偵察等語，除飭會旅在現地力戰待援，余團迅速將糧秣準備完竣馳援外，特許縱隊所部急進時，即與會旅聯絡，以冀殲滅等語。

六月二十六日 楊森部克復懋功縣城，朱毛率部退小金川，具巴之匪，連日反攻均被川康軍擊潰，亦潰退大金川，餘匪仍盤踞茂縣，李家鈺赴懋縣。

成都二十六日專電

（一）匪在北川萬竹山甚多，係搭通松潘之龍勝橋，運往松潘之菜葉實牛甚多，該地夷人，置毒食中，毒斃頗衆，匪已不敢前進，現維持土門乾溝糧食供給，又據匪近被夷人截擊，已回寶茂縣，（二）我五路軍撤午，將張家壩之匪驅逐後，即佔領該地，與據守北川城東南關石石洞等處之匪，逼近該處，有據守頑抗之模樣，（三）匪部自寶茂潰敗後，其向西河退者，約四五百人，經四路軍追擊，已佔中河之打棕棚，游擊隊到蘆山。

●

六月二十七日 蔣委員長嚴令剿辦，否則以縱匪論罪，四川剿匪軍第一、二、三、四、五、六各路大軍，分途進剿。

樂匪論
李於
何人
式大
通

不聞
聲

將委員長有午舉行參戰

茲特確定此後軍隊，不論大小行動，不拘前線後方，停止不論久暫，無論何時何地，一遇停止，應即趕速收隊，時間稍長，尤應逐漸加開，違者，定將該地高級長官，以縱匪論罪，該管長官，應以督率不力處罰，官出決隨，決不稍寬。

成都專訊

連日前方消息，仍極沉悶，西南方面，惟雁門關前方，常有激戰，徐匪主力大部，仍集中茂縣境內，軍事當局，對此早有嚴密之部署，三路軍總指揮李家鈺部，前次奉令增援漢汶，所部早已到達目的地，惟尚未加入前線，威州雁門關，仍由一路軍（鄧錫侯）陶質各旅扼守，蔣委員長到省後，對李敬慰有加，李亦異常感激，已於二十六日午後三時，由省乘車赴灌，將率所部，增援前方，五路（唐武選）范師，自開彭縣後，亦由彭縣向九峯山海高子一帶佈防，五路軍大部，亦正繼續向川西移動中，至安綿江彭之線，則由六路軍（王鎮緒）及二路軍（孫震）負責，川西北防務，已極鞏固，聞一路軍全部，已奉令增防理番懋功天全蘆山寶興各縣，以資防堵，該路總指揮部，前已移駐廣漢，一俟將各部集中，取道省城南開，該部前此困守江油之楊軒旅，近已開抵廣漢，楊本人尚在廣漢，整理待命。

成都二十七日專電

（一）據一路軍有午電稱，敬日草坡方面，突來匪首數名，沿青溪偵察，是夜十時，匪大部由龍興溝偷渡來戰，與我相繼橋之別動隊。接戰甚烈，我牛頭山三星號密營守各部，立由二河推進馳援，（二）各部到達後，始行迎擊，激戰至拂曉，已將匪擊潰彼岸，現我各部仍沿二河前線與匪對峙，轉風嶺陣地，亦為我軍佔領，（三）我機有偵偵炸茂威之匪，在茂川對岸之森寺山森林，及西北廟宇，發現匪數百名，經我投彈，匪即四散。

附記報論大小金川之用兵

記者按，大小金川為康青甘之邊境，其地仍屬於川省之西北隅，一切風俗習慣，皆與內地不同，今西康之朱毛，已入懋功，徐匪向前，又陷理番，打成一片，恃大小金川之天險，為負隅自固之工具，時人多引為慮，且舉康熙八年間，大小金川之亂，先後用兵七年，始得平定，以為朱毛徐匪合股之後，以懋功為中心，測其企圖，將依兩傘

而難，抗拒國軍，雖經天險，古與今同，究其金川土國之亂，實與共匪之窮途歸入者，大有區別，先就地理言之，大金川土名提授，小金川土名讚拉，大金川統城，分小金川爲三屯，懋撫即十二縣名，軍谷則丹巴縣城所在，金川之水，發源於川康青海交界之大山，山均終年積雪，水多急湍，不利舟楫，下注於大渡河，而西南之水，皆彙入岷江，岷江爲揚子江源，金川又岷江支源之一也，金川東有印★山脈，高達六千公尺，綿延千里，爲內外之限，故途徑絕少，其中牛頭山，巴郎山等處，均在雪線以上，自冬入春，終日雨雪，附近地帶氣候，因而而寒，一日之間，寒暑頓殊，咫尺之地，陰陽各異，隔山僅距數丈之地，有行經一日，猶不能達，河難渡，不能徒涉，再就習俗言之，夷人生長於斯，能耐嚴寒，但終年尚須著毛織之衣，室內亦終年烤火，山下積雪，但樹木遮蔽天日，草高過人，毒蛇猛獸，藏匿其間，夷人則赤足光腿，履險如夷，易致瘡痍，而毒蛇盤繞，不能臥，故夷人架木樹間，夜宿其上，此即上古有巢氏之遺風，該處河流，均山雪水溶化流下，其涼度遠在冰點以下，夷人亦不敢入水，因一入水中血液立凝，非有橋渡，不能渡河，橋之種類，有鐵索橋，竹索橋以鐵貫於兩岸，上鋪竹木板，如兩岸不能張鐵索，則張一竹索，兩岸一高一低，由高處綁竹筒於索，渡者如建瓴之勢，一棧即過，但非盡人所能，該處因氣候寒冷，不易耕種，只產青稞麥一類，性極寒，漢人不慣食，包穀近亦有人種者，夷人賴青稞與牛油罐頭果腹，每餐僅兩小團，夷人所居碉樓，建築於山腹，高有三四丈者，中分樓十層，每層四面留孔，可施放抬砲，以獨木爲梯，挖成鋸齒形，凹處僅能容趾，漢人攀樹，難不易上，而土人負重上下，矯如猿猴，漢商則不慣曠居，以木板作平屋，上壓以石，該地多暴風，常有挾屋頂以去者，地不產鹽，夷人亦不食，復就歷史言之，康熙年間，土司擾亂，先後勞師近十年，其用兵分爲五路，一由灌縣至懋功爲東路，一由打箭爐即康定至丹巴爲南路，二由理番至撫邊爲西路，一由松潘卓斯基爲北路，一由木坪至鄂克什爲中路，昔日大金川之土司官寨，在勒烏圍，小金川官寨在英雅，軍事平定之後，乃分大金川爲三屯，小金川爲懋功懋邊軍谷三屯，均派兵戍守，雍正年間，始改土歸流，設縣治理，縣境土人，謂之熟番，惟縣官之設，意在鎮懾反側，其治民大權，仍操之土司，自漢唐以來，世主其地，以至今日者，故能號召其族類，况依險阻，進獲退守，綽乎有餘，以上三端，當知昔年兩金川土番之亂，實不能與朱毛之竄入比，蓋朱毛狼狽形態，已如喪家之犬，擣頭鼠竄，突然以崩裂之共匪主義，與未說原始生活之夷民言之，無異俗語說，牛頭不對馬嘴，况匪大股之衆，已不亞土人之數，一旦突入，其勢必與土人

爭地爭食，地本貧瘠，土人已感食物不足。匪之入數，與土人已不相遠，非掠盡土人之食，難期存活，土人爲自保計，必起而抗之，朱毛斷難久居於金川也。

編者按大小金川之形勢險阻，及夷民生活，前文論之頗詳，且判斷朱毛不能久踞，照此看來，是朱毛已入絕地，正是消滅之機，除前文所列五路交通之外，尚有數路可以進攻，此段區域，以屯區督辦署調查者，所著之屯區鳥瞰，交通十路最爲詳確，述之如次。

(一) 茂灌路，由茂縣南行九十里，至威州，再南四十里至汶州，再東西一百五十里至灌縣，沿途均傍岷江東岸而行，左山右河，險勢起伏。

(二) 茂松路，由茂縣北行一百二十里，至疊溪，再一百二十里至鎮江關，再一百二十里至松潘，沿途溯岷江而上，疊溪一帶，經震災崩陷，道途危險，鎮江關北稍平。

(三) 茂綿路，由茂縣東行，越土地嶺橫梁子大山，凡二百九十里，達綿竹，除梁子大山勢險峻外，其餘道途，尚屬平坦。

(四) 茂色路，由茂縣西行，越岷江溯江北行八十里，至沙壩，捨岷江折而溯黑水河西行百零五里，至色古耳，即屬松屬校磨土司之地，其北通草地。

(五) 松、路，由松潘東越雪山平武，凡三百六十里，沿涪江南上，路頗險窄。

(六) 松桑路，由松潘北行，出黃勝關，歷包座，凡六百五十里，達桑雜，爲入甘要道。

(七) 松南路，由松潘北行，越弓檣嶺，折而東，沿白龍江而下，以達南坪，凡二百六十里。

(八) 松合路，由松潘北行出黃勝關，折而西越葛賴山，經班佑索革廠齊哈嗎，大體溯黃河而至合兒秋賴，行軍途中，凡一千四百里。

(九) 威茂路，由威州越岷江西行，經通化理番，越虹橋山，歷撫邊至懋功，凡六百四十六里，行山林中，三時積雪，須乘牛方安。

(十) 灌茂路，由灌縣出西門，渡岷江，經梁子三江口臥龍關，越巴爛山至懋功，凡六百五十六里，自三江口以西，山深林密，賊林懸慘。

當此之際，屯紮軍地形較熟，正好以鄧錫侯為前驅，而參謀長反調之守天全，由寶興等地，似已失去地利相宜之作用，李陽三自動請纒，正合用之之松理茂懋之夷地，以夷制匪，則匪難隱藏，再以劉文輝部之全鄧兩旅，守鐵道平，而進出丹巴，則康藏土著，樂為我用，已減少西顧之憂，何必藉菩薩之佛法而隨處宣揚哉。

六月二十八日 川康軍劉元璋旅克肅沾。

成都二十八日專電

第二十四軍劉元璋旅，二十六日攻克松林場，匪向肅沾退竄，劉旅緊隨追剿，二十七日午後，將肅沾完全克復，匪死傷極多。

成都二十八日專電

(一)徐匪殘部，企圖南犯，於九嶺山雁門文鎮等處，迎頭痛擊，匪損失奇重，刻向次草場方面潰退，(二)擊退平武北川邊境不通場之匪，連日經我胡魯兩部，向兩極擊，斃匪數百，匪衆殘潰，紛渡小紅白草場潰退，(三)南壩屬鐵河代天山各地散匪，均經次第肅清。

六月二十九日 共匪食糧既乏，羅漢諾建議傳檄召降

蔣委員長電令築壩採品字形

高駢二十九日專電

感電計陳，查徐匪困守北川茂縣，糧食缺乏，匪兵日食玉麥一碗，尚不得飽，近日攜械投誠者日衆，內部恐慌，殊甚，請由鈞處多製印小傳單，說明我軍不殺降匪，及其最近危機，交由飛機散發，必得相當效果，職職肅清叩。

成都二十九日專電

廿午，我機飛越威州雁門關東面各山，見有匪工事，當投彈六枚，均命中爆炸，又茂縣要道，有匪二百餘，進乾溝士門，土地嶺道上，有匪三百餘，當用機槍掃射，斃匪極多，觀音山背匪新增工事，經我飛機轟炸，發現有匪數十名，散伏附近森林內，亦投彈十餘枚，我軍現扼守前方陣地，并加築工事中。

六月三十日 江油尚有殘匪，威州之匪，尚與國家相持，進窺理番之匪，被擊潰。

倫阻已高
獨川北
之重

楊森此電
在本部全
部中可作
反映前文
井岡三
子自以爲
絕無以後
今耳未聞
出口中供
出妙極

成都專訊

一、江油解圍後，自南塔至二郎廟，彭師陣地，北門至燈籠一帶，則由該縣團隊，協同官軍防守，日前尚有少數殘匪，據子山寺城壩一帶，二十五日，官軍開始從官渡方面抄襲，與匪連日激戰，二、連日匪由通口後方回竄，騷擾白石水散潭壩一帶，企圖進窺江彰，官軍正嚴密堵剿，三、威州前方之匪，仍與我軍相持於雁門關一帶，前日匪游擊隊數百人，竄擾桃坪，（匪距番四十里）進窺理番，我軍聞警退，最近匪派多人，宣傳，游赴理番夷寨，煽言民族自決，煽動夷民，據報徐匪向前，已由北川渡前（小壩地河口間之一河）到達茂縣屬馬槽地方，四、一路軍奉令增防天蘆寶興理懋縣，正開始移動中，川西彭師崇灌各縣防線，交與五路軍接替。

七月一日 朱毛仍踞大小兩金川，徐匪踞川北皇帝山，川軍彭師李佔領王安堡，孫軍李旅克北川城。
薛岳陪同諸活佛赴西康宣慰。

川軍楊總指揮森東平電

一、朱毛殘部，現仍踞大小金川，不敢移動，中央軍及我川康軍，已將該匪團圍困，絕無漏網，二、懋縣屬中山龍岩一帶匪部，雖經連日，經派隊分別進剿，已將該匪先後擊潰，匪向八角溝潰退，霧中龍岩均佔領，三、據俘匪稱，匪因奔竄過久，殘餘無幾，現井岡山派，與該縣派，均已失勢，並且兩匪首死傷殆盡，僅一般下級幹部，勉強掙扎。

川第五路軍彭師長誠孚東亥電

匪在北川城外皇帝山斗梯子一帶固守，本部奉令進攻，偵察地形，結果決心繞攻北川通小道之王安堡，因該地係川北後路要點，距北川城約四十餘里，得此，北城不攻自下，孫軍自能乘勢入城，乃在重山之中，迂迴百數十里，節節前進，雖日佔領印把山，陷日佔領漆樹山賊壩坪，斃俘甚多，東日繼續進攻王安堡，並分兵一部，側攻皇帝山，匪遂將北川城放棄，全退王安堡，激戰甚久，入暮後，本部復分三路夜襲，午後九時，將匪完全擊退，確實佔領王安堡，我傷亡百餘人。

川軍孫總指揮東電

我軍會李兩旅，於本日午前九時，佔領北川城，滇軍退守北川城後高山，劉我軍李旅竊營入城搜索，已推進至

第十四編 匪竄大小金川及毛兒蓋分合之經過

官行林一線警戒。

川軍劉總司令報電

一、我五路軍佔領三層岩後，現已收復川城，圍剿川北渡之高山，我軍並已推進至瓦官竹林之後，向匪警戒；二、煤陽石鼓坪股匪，連日經我第三路軍向匪圍剿，激戰數次，匪退大石場，我軍佔領石鼓坪，並向匪追擊，三、渣桃子坪匪，亦經我唐部陳旅圍剿，匪向寨東退卻。

七月三日 川軍彭說平進佔牛口渠。

成都三日專電

彭行營來電，本日拂曉，我軍之一部，向漆樹山攻擊，激戰四小時，匪不支由牛口渠之匪掩護退却，我部進佔漆樹山後，乘勝向牛口渠進攻，匪倉皇狼狽，抵抗即退，我佔領牛口渠後，由土人引路，直抄漆樹坪後方。匪一部該山窪園坪向王宋鋪進攻，戰約三小時，匪遂奔潰，當被我擊斃數十人，悉獲行李銀錢甚衆，確實佔領，續向王宋山進攻。

七月四日 北川瓦塔山之匪，向土門墩東進，彭師佔領普子嶺。

成都四日專電

(一)北川城內，有難民數百人，匪退出城時，已斃數日，刻奄奄待斃，我軍入城後，正設法救護中；(二)北川瓦塔山匪工事附近，我機投彈甚多，斃匪極衆，又殲匪數百，服裝不整齊，向土門墩東進，又彭增輝部將普子嶺佔領後，即跟蹤追擊，已將關平鎮確實佔領，匪退小場院十餘里之木頭山，與我隔小溪抵抗，是役斃匪營長一名。七月五日 徐匪所屬之偽四軍長王宏昆，踞于佛山。

成都五日專電

(一)五路正肅清關平鎮附近殘匪，向前方推進中，二路方面偽三十二軍之一部，退出北川後，已向對壩退去，偽三十二團仍在舊江舖前方一線抗拒；(二)六路方面雖降匪楊緒五供，我機散發傳單後，收容降匪，多欲降匪來降，偽四軍長王宏昆，尙住千佛山附近，匪部近來糧食極感缺乏，頃由松潘運來子彈無槍至多不過五枚。

成都六日專電

五路軍已將鐵山子大番嶺之匪驅離，匪退踞梓潼觀音梁子等地，江陵，一股犯我水花泥陣地，激戰三小時，斃匪十餘人，將匪擊潰，敵午我機偵炸北川汶茂一帶之匪，發現汶西岸敵廟東驛山草坡，對過有匪二百餘，威州西南廓元劍道上有匪五百餘，向南行進，投彈十餘枚，均爆發，並用機槍掃射二百餘發，斃匪甚衆。

七月七日 蔣委員長頒佈築壩標準七條。

委員長陽申蔣參戰電

A 築壩，係剿匪與自衛的唯一武器，B 軍民要全體動員，積極築壩，C 構築壩堡所耗費的損失小不築壩受匪蹂躪的損失大，D 築壩堡，縱橫密佈，可以封鎖匪區，防匪蔓延，E 構築壩堡，集中糧食，可以堅壁清野，F 築壩要守備，守備要嚴密，G 築壩守兵，要不分晝夜，輪流外出巡邏，使匪不敢接近，並令各部，廣爲宣傳。

七月九日 共匪在毛兒寺開軍事會議，準備十日乾糧。

四川省政府由重慶遷成都。

附錄黃峯編之長征時代則二萬五千里長征記毛兒寺一段。

主力紅軍向前移動，由蒼溪越打鼓嶺到打鼓，七月七日，由打鼓出發，走了四天路程，經拖羅崗，大柞林，馬寺，到了毛兒寺，紅軍主力自七月十日至七月三十日就在該處休息了二十天。自八月一日至八月二十三日又行動於毛兒寺和波羅子間，但是這個行動，不出黑水河的流域，故仍然是一種休息狀態中的練習，也是爲潛入陝的準備，波羅子一帶地方，比較是富庶的區域，那裏的番民，都是以石塊造成三四層樓的洋式房屋，紅軍的糧食，要在那裏是六十萬斤麥子，和幾百隻牛羊，在這個時期內，他們除了練習打仗外，又要學習看羊，牧牛，割麥，煮鹽等工作，他們準備好了一切，就於八月二十三日，由毛兒寺出發，經過分水嶺南面和西面的草地，二十八日到班右和巴西，他們在草地中行了五天，十分艱難的路程，這片草地，是一片綠色的平原，行過高山低谷的人們，正渴想這綠色的平地，不料行於其間，與爬山同樣的費力，因雙足陷入泥中，舉步總是拖泥帶水，討厭非常，加以常常下雨，他每走一步，鞋帶木棍和油布，晚上宿營的時候，上面尚可撐起棚來擋雨，但下面無法阻止源源而來的冷水，故往往人身浸在水中，草間飛來的蚊蟲，又向過路人爲難，因此病的人，實在不少數，當時所得的病，是黑瘧疾，水瘧疾地的蚊蟲比較別處的要厲害，用金雞納霜治之，亦無效，軍醫亦束手無策，得病而死者，有五百餘人。

第十四編 羅賓大小金川及毛兒寺分合之經過

安縣九日專電

昨夜匪約一連、由塔梁山向我兩路軍夜襲，擊被擊退，斃匪三十餘人，俘匪四名，奪獲漢陽槍數枝，我亦傷亡士兵數名，據俘匪供稱，匪開軍事會議，準備十日乾糧，有幾袋壞爛，而內部渙散傷病極多，糧食缺乏。七月十日 毛兒蓋發現石碛，有匪八百餘，集中附近，又匪一股在岷山方面出入，水車坪之匪，向茂縣逃去。

成都專電

軍息：（一）中壩電，我五路軍已將馬頭山羊角山一帶之匪擊潰，正向小壩底追擊，我軍已佔領馬頭山，李懷芳，茶坪口等地。（二）我機灰日午偵察毛兒蓋，及黑水河關口馬頭山一帶之匪，發現石碛一座，又有匪八百餘名，集中房屋附近，見我機至，隱匿花中，南面山坡上，有匪工事六段，匪兵五十餘名，經我投彈十枚，當命中爆發。

重慶十日專電

軍悉，五路軍岷山方面，尚有匪出沒，當由我派隊前往驅逐，庚日已於該地佔領，並將散匪肅清，觀音廟諸兒梁之匪，亦被截擊驅逐。

川軍劉總司令湘電

（一）我軍彭師，連日向邊守王安堡之匪進攻，匪向土門嶺潰退，我軍佔領王安堡，（二）營團水車坪之匪，魚無經我二路軍分途進剿，激戰三時，斃匪百餘，生擒匪官兵數十，匪向茂屬小水溝逃竄，當經收復水車坪。

川軍鄧總指揮錫侯電

一、竄跡納河上游各地殘匪，連日經我軍協同楊軍，向匪分別襲剿，與匪激戰數次，斃匪數百，傷匪無數，匪不支由雜谷縣白雪山潰退，我正聯絡搜索追進中，二、匪大部被中央軍及我川軍圍困於茂理懋丹以來，節節退剿，迭佔要隘，以致匪區縮小，不能立足，刻向青海邊界移動，企圖西竄，三、王廟附近之匪，已被肅清。

奉軍于軍長學忠通報投誠匪許廷榮供詞

其匪在毛兒蓋會議情形

據俘匪供稱，匪軍前次屠集毛兒蓋附近，曾召集軍師團長政委等開軍事會議，共商今後竄擾之方略。我在旁聽

。朱毛匪首，竄徐則不應渡嘉陵江西竄，致險路政略上，均失憑仗，倘四方軍應聯守通南巴一帶為根據，徐則難，當時徐匪向前謂：此次渡過嘉陵江，奉中央明令，非個人之本意，若四方軍不西上遠迎，恐中央軍不難入川，陳昌浩又責備中央軍，應早離江西，保存實力，不應與國軍作持久戰，致遭受鉅大損失，現中央軍所存實力，尚不及四方面軍四分之一，其時意見分歧，互相責難，經數小時之久，乃決定由毛兒蓋，分兩路向外逃竄，一路由匪首朱德張國燾率偽五九兩軍團，及偽九軍三十一軍，取道阿壩，北渡黃河，向甘青邊境逃竄，一路由匪首毛澤東周恩來，率偽一三兩軍團，及徐向前陳昌浩，率偽四三兩軍，取道班佑包座，向岷縣夏河方面逃竄，無論如何困難，必須突出重圍，直竄蒙古，打通國際路線。（未完）

編者按，于學忠係本年六月六日，經國府任命為川陝甘邊區剿匪總司令，六月十三日，于率部入陝西靖國，右邊報告，係十月七日通電，因毛兒蓋會議，在共匪西竄中，要教第一軍軍材料，因在各方面無法覓得，幸而匪竄陝邊，許匪延梁，抄襲併出，該處會議內容情形，特述上段供詞於此，其餘追徐匪回竄毛兒蓋時，再行續錄，合併敘明，又毛兒蓋，即松潘七十二土司之一，前表作毛阿阿，一作毛兒蓋司，蓋澤青之訛耳。

七月十一日 徐匪之偽四軍，退茂縣，川軍第六路佔領三峽山。

蔣委員長召中央追剿軍官兵訓話。

綿竹十一日專電

我六路軍於佳日夜，向三峽山之匪襲擊，往復數次，激戰數小時，於夜日午前八時，始將三峽山完全佔領，斃匪數十人，奪獲大紅旗一面，步槍十餘枝，生擒匪兵三名，我傷亡官兵二十餘員名。

蔣委員長訓話

本日吳縱隊總長以上軍官，謁見委員長聆訓，訓詞大旨，謂我國有史以來，軍隊長征，未有徒步二萬餘里者，有之自三路軍始，其時戰事紛紜，川康陝甘八省，綜合綜途，將近三萬里，所過如烏江，金沙江，大渡河，大砲山，冷碛各地，荒涼險阻，多為前人用兵所未經，諸將士在薛總指揮吳總司令官領導之下，忠勇奮發，或則壯烈犧牲，或則裹創再進，或則不避危難，爭為先鋒，用能殲滅逆，取得無上光榮，誠不愧三民主義之軍隊，本委員長憫恤傷亡之餘，深表嘉慰，須知此次剿共，絕不是內戰，是為國家民族爭生存，是拯救十餘省被蹂躪的利

贈，是發揚真正救國的三民主義，使命是非常重大，望各位仍加努力，達成任務，根絕赤禍，切勿功虧一簣，致遭唾棄，復次各位萬不可以爲剿匪成功，便可自逸，領寺時刻自警，準備好身手，以相當將來比剿匪更大的任務，本委員長有厚望焉。

蔣委員長庚午韓行電

規定雙印雅康橫緬緬封鎖線完成後，各段守備部隊如下。

- 一、雙流至新津，（含）歸第二十一軍守備。
- 二、新津至名山，（不含）歸第四十五軍守備。
- 三、名山至雅安，（不含）歸第二十軍守備。
- 四、雅安至蘆定，（不含）歸第二十四軍守備。
- 五、蘆定至康定，（均含）歸第五十三軍守備。各配備軍隊，暨同民團，負責守備。

七月十三日 川軍第一路軍，佔領牛頭山，第五路軍佔領馬頭山，共匪潰退鶴鳴山。

成都十三日專電

我一路軍元夜，佔領牛頭山，五路軍灰日，佔領馬頭山，李懷芳茶坪口各地，匪退三河對岸小座溝一帶，散匪正搜索中，徐匪在茂縣，糧食奇缺，逃亡甚衆，已令匪隊向四路黑水開拔，有竄青海甘肅模樣，理番處上，欲匪紛向鶴鳴山進。

七月十五日 川軍王縉師之劉旅，佔領觀音梁子，匪退茂縣。

蔣委員長令劉湘，限川軍於本日前，縮編三分之一。

成都十五日專電

王縉師劉旅，剛日已佔領觀音山梁子，劉向土門潰退之匪，追擊，五路軍於十日克復楊家山，匪向茂縣移退。

蔣委員長令劉湘司令湘代電

四川剿匪總司令劉司令，並轉各總指揮，查川省各軍縮編，業於去月三十日，轉電分飭四川剿匪司令，及各總指揮，限於七月十五日以前，一律縮編三分之一，爲最後限期在案，茲特暫行規定，七月份上半年，應撥餉款半數辦法如次，一、各軍七月份經費，暫照原額支三分之一，撥款一百二十八萬八千元，由該公署核發全軍，但第四

路軍，在未報編就以前，本月份所支原額，一併計算在內，二、各師團直屬各軍事機關，及軍實補充，暨一切雜費等項，亦暫照三分之二數目，撥給銀二十六萬二千二百元，三、七月份被服費，應俟預算核定後，於七月底，一次給領，四、一次國庫費，暫定為一百四十萬元，撥由該署，分別轉發，五、以上各項經費數目，俟預算核定後，如細數略有不足，應俟七月底，再行分別給算，除另電四川財政特派員，四川財政廳，妥為籌撥，分別撥給外，特電知照，仰仰轉令各軍，一律遵照，中正秘書印。

七月十六日 共匪自焚巢穴，均向茂縣西竄。

成都十六日專電

(一)二路軍方面塔子坪官竹林之匪，已於寒日，由廟頭壩退歸向墩上茂縣退却，我軍渡河搜剿，隨匪七八名，步槍十餘枝，(二)五福堡之匪，已向仲地鋪退却，河岸峭壁，一律焚燬，沿河土民，正被匪之陣壓，並歡呼我軍渡河，我正分向前推進中，據投誠匪供，匪部準備十日糧秣，總退却之說，確將實現，(三)團橋子方面我軍便衣隊，連日向神仙堡，朵隆廟，游擊，文日夜俘匪農糧隊長一名供稱，偽四軍在千佛山墩上者，已漸次向茂縣移動，昨午偽四軍之騎兵陳樹雲供稱，神仙堡匪部，一同全撤，墩上火光甚大，似已被匪焚燬。

七月十七日 川軍孫震部生擒女代表及匪警糾長多名。

安縣十七日專電

四十一軍李旅陳團，後日派往墩上架橋回報，塌地鋪金龜山一帶，有匪二三百人竄擾，當徐營游擊與匪接觸，匪約二三百人頑抗，經我官兵猛擊，斃匪二十餘名，生擒匪營長營副連長排長書記各一名，女代表一名，奪獲新式槍四枝，馬刀二十餘把，匪退竄羅溪口方向。

七月十八日 川省主席劉湘飛蓉，王縉綽部克大壩口千佛山，李家鉅部克雁門關。

成都十八日專電

匪在大壩口千佛山，刻已被六路軍劉彭章各旅攻下，茂縣而可收復，匪有向甘肅方面撤退模樣。

安縣十八日專電

頃據李旅營長和樂會報，賊旅逃於劉日進攻，據報極詳報告，聯軍經次將當面之匪擊退，就日午後二時，已攻

第十團團長陳大壩金川及毛兒蓋分合之經過

頭上，對在鹽木橋部署警戒，匪軍全向茂縣土門方面退却。

七月十九日 川軍楊森部克甲金山，向懋功追剿，川第六路軍一部，佔領土門。

成都十九日專電

(一)據俘匪供稱，匪大部已向松茂道上總退却，前次在大壩口平佛山時，每人備豆麥乾糧約兩升，匪官云，此次行軍，約十餘日，未說到連地點，(二)六路軍一部，確實佔領土門，正搜索殘匪中，匪向茂縣退却時，在中途又同老弱婦孺數百人，匪被西路夷軍反攻，已有向北川懋功逃竄趨勢，(三)五路軍曾在李子坪捕獲偽四軍二十九團匪兵趙天齊，據供該團長文日在龍莊被圍自殺，其營長同時亦在劉家山自殺，匪近日因無糧，大致不願隨去，中途逃散太多，傷病尤衆等語。

七月二十日 川軍王陵緒部克復茂縣縣城，李家鈺部佔領七賢溝，共匪焚燬索橋退威州。

成都二十日專電

據午匪千餘人，退達磨刀溝，將該地焚燬，我三路軍追至，當佔領七賢溝，俘匪數名，紅旗一面，匪復轉險向我互擊，我軍奮勇衝進，并兩夜襲，激戰二小時，佔領七賢溝陣地後，同時一部，復佔領大雪山前方之棋盤山，匪向文鎮退却，我軍一部，向威州側擊，匪部過河，即將索橋焚燬，我巧晨五時，追抵威州，火勢熾熾，當午克復過橋樓，克復雁門關，一部進至威州麻柳灣，除留一部守威州新陳地外，餘均追擊中。

成都二十一日專電

(一)我四路軍皓日錦興樂大風雨猛攻，當於午前七時，確實佔領折戈壩，匪沿途潰散，墮落水者極衆，現我緊追中當面之匪，實餘匪之九軍二五師，是役我進步槍二十餘枝，(二)我機下午偵炸雷河附近之匪，發現上流牟尼七家附近各村落中，匪匪約千餘，各村外搭棚甚多，雷河東北霧嶺嶺山凹處，有匪二千餘人，並牛馬甚多，經我投彈三十餘枚，均命中燬發。

七月二十二日 朱毛匪部，與餘匪隊交換，其大股在喇嘛洞附近之多河口。

成都二十二日專電

一、我四路軍略勝，追至金甲山，該匪雖險頑抗，戰至夜，匪不支退去，當將金甲山一帶佔領，二、據俘匪稱，懲功朱毛匪隊，已與徐匪交換，其大部在喇嘛洞附近之多河口，及花牛岡，至藤山大小剗子之匪，已被擊退，現撤至加灣靈官廟一帶，現我軍正向懲功方面追擊中。

七月二十五日 川康軍劉文輝部佔領略雅橋，匪退小金川上游，其匪在毛兒蓋築工事。

重慶二十五日專電

一、據空軍昨日報告，廣花嶺殘匪匪黨、黑水河匪約數千人，雅爾薩查匪亦甚多，正向西進行，毛兒蓋殘匪之匪，正築工事，二、茂縣克復後，已令李部向當地松潘追剿，三、我楊部已將金甲山南面匪肅清，向懲功追剿，四、匪自茂縣潰敗之後，勢將總退却，我軍正分向渭山及乾溝土地嶺追擊，並清剿散匪，又城茂及索橋，均被匪焚燬，據匪供，匪大部退時，裹脅壯丁一萬七千人，老者，病者，全棄去。

七月二十六日 康軍劉文輝部克復崇化屯。

重慶專電

我川康軍，有日在崇境馬耳郭渡河，攻擊崇化之匪，入暮進迫城下，我於晨晨，將該城佔領，匪大部向懲功撤退道上之木馬山一帶退却，正跟追中，現丹巴崇化之匪已肅清。

七月二十七日 川軍楊森部李朝信楊漢城旅，向廷瑞司令，由甲金山左翼攻克懲功，高德周旅，由甲金山正面攻克達格，匪向達邊丹巴潰退，故川中甚傳楊森再克懲功城，參謀團嚴禁拉快。

成都二十七日專電

軍息，四路軍楊森部，於二十六日收復懲功，匪向北竄去，劉文輝部亦進逼至小金川上游，飛機偵得匪主力在大黑河右岸七布七寨及上中下讓口一帶，黑河下游，岷江與兩河口各村，均被匪焚燬，甘肅邊界，迄今尚未發現匪蹤。參謀團嚴令各軍，不得拉快，住民房。

重慶專電，我軍連日進攻小金川，略雅橋，匪險頑抗，結果匪不支，向上游退去，又四路軍二十七日攻克喇嘛洞後，復向新岡猛攻，匪退過鐵索橋亂竄，我軍收復懲功。

附瀘縣徵募快役圖

瀘縣爲松茂之門戶，自赤匪竄入屯聚以來，大軍雲集，供給浩繁，縣人早已疲於奔命，會計全歸先後應徵之各項夫役，已達四萬名以上，最近因搶修飛沙堰，及運輸軍米，又增調萬餘名，以致全縣壯丁，抽調一空，四鄉土匪，乘機蠢起，并因官方之繼徵夫，而發生種種慘象，同鄉紳民代表任敏良，日前回縣後，有鑒及此，特電陳蔣委員長，賈主任，及劉主席，代表人民呼籲，原電如次，此次奉派回縣工作，業於本月四日，馳抵瀘城，惟以地當軍事要衝，實屬衝鋒前線，留守各軍，均有兩團分駐三十餘處，省府已派員開辦保甲訓練班，即日令派下鄉工作，良等亦擬多覓同志，協助進行，近據各鄉人士紛紛，自赤匪西竄，瀘民即供潛城壕，築碉堡，修公路，運軍米，已調夫約四萬名，嗣後復搶修飛沙堰，又調六千名，全縣民衆，已疲於奔命，頃因剿匪各軍，推進漸遠，在瀘軍李師範師三部，又增派快役數千名，深夜催辦，應接無方，而迭次派送還米之夫，已不下四千名，至今尚有未返家者，以致妻哭夫，母索子，區鄉長無法應付，加以全縣壯丁，多充前線夫役，而後方土匪，搶奪機鋒起，雖屬有保甲兩中隊，而人少地寬，不敷分撥，竟發現區長楊德生被匪擄斃，隊長李家春遭匪擊斃，其他鄉民實在患劉金玉等十餘家，在四五夜間，迭遭搶劫，此爲多數壯丁應徵夫役發生之現象，近更值夫迫切，雷孫兩區長，因之被押，張劉兩區長，因之逃避，更有增長蒲玉帆，刎頸慘死，羣情憤懣，隱患堪虞，查剿匪係全省整個問題，夫役乃各軍輪籌命脈，以一縣之人民，供各部之輪運，能力實有未逮，深恐貽誤戎機，且全縣壯丁既空，土匪必日形猖獗，一切善後工作，更無從着手措施，爲全川剿匪計，爲一縣治安計，均應懇請鈞座，迅令省府，令飭川西各縣，速派壯丁民夫，尅日到瀘，俾各軍輪運，不生困難，瀘民生機，不致斷絕，不勝迫切待命之至，任敏良叩。

記者按：古語有之，存爲太平犬，勿爲亂民，蓋亂匪之秋，一切皆失常態，兵燹匪禍，於民禍不啻不安，四川數年來被徐匪向前之蹂躪，已苦不堪言，今再加以宋毛合股，大肆騷擾之後，而全省剿匪大軍，集於一隅，兵來匪去，匪去兵來，而人民之貧快應役，已不勝其苦，渠瀘縣徵募夫役圖，已概見其他，在瀘縣幸有任敏良賢紳，出而呼籲，卒而當軸之體，參謀團先下令禁止拉快，委員長復下令組織錢局隊，頒發文告，剿匪救民，剿匪而匪未肅清，救民而民尙困頓，看了瀘縣徵募快役圖，再看救民的文告。

查赤匪披猖之原因，莫不以種種謠計，引誘之，搶奪民衆爲前鋒，以故，凡屬赤匪區域，無知人民，每樂爲赤匪利用，而赤匪每次動作，無一不以民衆爲耳目，爲爪牙，爲羽翼，爲先驅，其所以到處騷擾者，非仗赤匪之力，乃利用無敵民衆，盡其輕騎之力耳，年來各部剿匪官兵，或以民衆力量不足恃，遂存輕視之心，或以民衆萬不可少，間有苛求之端，輕視者，使民衆難以接近，苛求者，使民衆不敢接近，本委自長於江西剿匪時，爲改正軍民合作之錯誤，以期達到軍民合作之目的，徹底肅清赤匪各部隊之軍紀，以促成剿匪之效率，并聯絡官兵情誼，防止赤匪起見，曾頒佈剿匪救濟民衆辦法六綱，及剿匪軍整頓軍紀辦法，施行頗著成效，合亟檢發上項大綱各一份，隨電發交，剿匪各軍及團隊遵照，大綱略。

委員長行營二十四年七月頒佈，四川各縣徵募丁夫組織鄉團辦法。

第一條，四川各縣徵募鄉團之例，招募少壯丁夫，組織鄉團，短期間，一次共募二萬八千人。

第二條，招募快役鄉團，分爲三期舉行，第一區，定爲綿竹，綿陽，安縣，三台，彰明，梓潼，鹽亭，中江，廣漢，德陽，羅江，共二十一縣，以綿陽爲集中地區，第二區，定爲成都，華陽，雙流，溫江，崇慶，新都，新繁，金堂，大邑，新津，邛崃，彭山，蒲江，眉山，簡陽，共十六縣，以成都爲集中地區，第三區，定爲巴縣，江北，璧山，大足，銅梁，永川，隆昌，榮昌，共八縣，以巴縣爲集中區，共計三十五縣，每縣一次募丁夫八百名，共爲二萬八千名，嗣後各縣按月負責續募，百名，源源補充。

第三條，每縣一次募夫八百名，分別解送指定地區，交由本行負責機關接收改編，募足一百名，即編爲一隊，向指定地點解送。

第四條，各縣征募丁夫，以年齡在十八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身體強健，無有嗜好，月能挑負六十斤，日行六十里爲合格標準。

第五條，徵募隊之夫，每名給工餉工洋十元，由公家發給軍服一套，軍械一床，及編組繩索等。

第六條，隊夫服務期，限自編隊工作之日起，暫定爲六個月，限滿自行退役，由各縣另行征募替補，如願自行服務者，聽之。

此辦法共計十三條，其餘不錄。

七月二十九日 朱徐股匪會合後，分竄邱峰山北，出沒於松理茂間。

成都二十九日專電

大股匪衆會合後，分股北竄，此刻當已到邱峰山北，現出沒於松理茂間，匪衆均有作北竄構梯，雖屬各地之中央軍，均北調追剿，匪大部已到安縣，綿陽飛機，已數度飛往懋功一帶偵察，邱峰山雖高，但不足阻礙飛機活動，故此後匪之蹤跡，仍隨時由飛機監視，唐式遵赴劍閣視察，茂縣附近，尚有散匪，我軍行近渭門關，與匪隔江對峙，丹巴匪部，連日反攻，均被川康軍擊退。

七月三十日 朱毛徐股匪，向甘肅青海邊境移動。

共匪向甘
青移動

川軍劉繼司令湘陷申電

一、朱毛徐匪續向甘青邊境移動，現甘青邊境，屯有重兵，匪亦難漏網，消滅／期，當在不遠，二、竄歸靜州之匪，連日經我王總指揮所部，擊斃斃匪甚多，匪以慘敗之餘，不敢應戰，紛紛向松潘邊境逃竄，我軍當將靜州克復，三、毛兒蓋加藏山等處，匪已肅清。

附錄，蜀記省論赤匪爭奪四川計喪失敗。

在第三國際直接指揮下的中國共產黨，特別是紅軍，經過在江西七八年來的教訓，知道今後要想在中國活動，必須另謀辦法，一種辦法，是在中國境內，另找一個特殊地形的地方，作為根據地，要內可以自給，外可以自守，然後進圖發展，另一種辦法，是屯駐到甘肅青海邊境一帶，直接與蘇聯發生關係，前者是所謂爭取四川，後者是所謂打通國際路線，一九三〇年以前，第三國際代表羅明那茲，曾向仙霞嶺區視察，他認為那裏，不能發展，必須以四川為根據地，才有辦法，他的話，到一九三五年的今天，才被紅軍採用，今年朱毛由江西竄來的時候，蕭克以異常的速度，過湖南入湘西，會合賀龍，一面東向威長沙，維護朱毛主力，一面過了湘南，然後回師四川東南之西秀黔彭一帶，朱毛主力，又渡過烏江，直逼綏江赤水，重慶瀕州，皆已震動，徐向前更以近十萬之大軍，由迪南巴南下，牽綏定宜漢，越渠河以虎視川東門戶之憂焉，當時紅軍形勢，頗有會合朱毛徐蕭賀各股於川東，而以寧遠湘魚之勢，解決川軍之可能，後以行營參謀團與蔣委員長，先後入川，中央軍直接担任川東防務，四川軍事危局，始暫穩定，尤以蔣駐貴陽，親自對付朱毛主力，使之未能長驅入川南，捉迷藏式的在貴州追了幾個來回，朱毛既

紅個捉迷
藏式的比

在相當犧牲之後，被迫由雲南渡金沙江，至江，紅軍第四軍的計畫，受了第一次的重大打擊，朱毛主力，既不能由川南入川，乃改變計畫，與徐向前在四川西北會合，再謀進入成都平原。故徐向前橫斷嘉陵江清江，移主力於岷江上游，朱毛於渡金沙江之後，經過大渡河，川股終於七月援會，但中央軍事方面，在朱毛徐向前尚在深山大嶺中跋涉之時，成都平原，已築成嚴密的防禦工事，軍事配備，亦已完成，糧食東正順清江延伸綏寧線，至平武松潘，東南延伸經雅州至康定，北展至丹巴，此時朱毛徐向前，以飢疲之大軍，困於公理漢汶境內，糧食大嶺之間，欲突破上述防線，實非易事，即能突入四川腹地，此時之四川，已非從前之容易囊括，賴其自由安靜發展，於是不得不放棄四川，作其他的打算，奪取四川之計畫，至此可謂完全失敗。

八月一日 川軍彭誠孚師攻克北川縣城。

北川二日專電

彭誠孚師自陷日攻下藤坪後，東日繼續向王安堡進攻，匪因該部係北川屏障，為其生命線，遂集重兵死守該堡，我數度進攻匪均頑抗，入夜乃利用土人引路，襲其後方，抄斷匪之歸路，匪增兵死力來衝，我百死沉著不動，正面亦施行猛攻，匪不支，乃向小壩方向退却，刻正追擊中，現北川城，正式克復，此役全川迂迴衝衝，獲擊奏功，匪我傷亡各數百。

八月三日 八十五師謝師長彬，擊斃於鄂西宣恩縣之板栗園崇山中，遇匪伏陣亡，共匪頃向為番移動。

八月六日 朱毛徐援邱隊山北。

川軍劉總司令湘魚電

一、朱毛徐匪部，經我圍迫潰竄邱隊山北一帶地區，前有險阻，後有追兵，自投羅網，最短期內，可望全部消滅。二、我川康軍連日續 緩靖屯河內之匪進攻，迂迴激戰，大小數次，斃匪五六百餘，匪向茹寧岷丹丹等潰竄，我軍當於敵末，復緩靖屯，魚辰佔領河西陣地，刻正搜索川康邊境散匪。

八月八日 蔣委員長佈告川民，嚴密組織，助剿殘匪，中央大軍駐葫蘆溪待命。

委員長行營通令

查赤匪蔓延，弄痛數省，頻年征剿，餘孽猶存，換贖軍因，蓋匪利用邪說，煽惑民衆，以急要化，謀，肆行殺

朱毛股匪
不日不消

進在觀察

共匪西竄

五五五

殺，恐嚇民衆，以寒仇視之胆，殺賊者快，惡者懼，其深威，使得潛伏各地，暗中活動，故國軍行動，匪必先知，此則彼竄，明暗暗長。其大原因，則在匪匪未清，故外匪得乘隙而入，本委員長，頻年督剿，深知制形之匪易，制無形之匪難，誠匪難誅，端在精兵以清滅股匪，民力以肅清零匪，軍民合作，乃克有濟，前曾迭頒組織民衆及清鄉各項規條，通令飭遵在案，嗣後務將各縣各鄉民衆，嚴密加緊訓練，搜捕零匪，澈底清鄉，須念及祖宗墳墓田廬所在，個人身家性命所關，匪類玉石俱焚，破巢必無完卵，勿懷報復之慮，而畏縮不前，衆志可以成城，勿存觀望之心，而偷安避後，倘有匪匪不報，或通匪作惡者，定照盜匪論罪，本委員長，出法隨，決不寬貸，各行政督察專員，各縣長，各鄉民社，尤應本除惡務盡之旨，鼓勵民氣，總以利害，抱有不屈無我，有我無匪之決心，勿令匪徒，得以潛伏鄉間，匪外匪無由窺伺，除分令外，此令。

中央軍總指揮部剿匪紀實

二十四年七月間，朱毛徐股匪大部，仍聚鄂西，以北大磧嶺，及汝川西南草坡河附近，成山一帶，竄北川汝川咸州之匪，向漢縣寶應功，緩靖崇化之匪，分向撫邊竄（按緩靖崇化均在撫邊之西北）徐匪先部部隊之第八十九師，已竄抵松潘西南之毛兒蓋，又有匪約六千人，由洞縣沿賀河於毛牛溝突圍而出，向松潘城區進攻，既而茂縣之匪，沿黑河毛兒蓋北竄，以四里堡山木馬山為據，向馬塘梭梭北竄，七月底至八月初旬，匪主力悉集於松潘以西北地區，其第一第二兩軍圍迫近，北胡縱橫松潘障地四側，朱毛率一部在毛兒蓋南側，徐匪一部在胡縱障南障地南方熱霧溝小姓溝一帶，其大部鎮守南嶺附近，松潘多山嶺高原，地瘠民貧，給養困難，匪決不願久留，皆向西北逃竄青海，必須通過軟沙漢人之羊地，勢有不能，何後向東北繞竄，爲匪之出路，其東北竄，則必由樟臘，經南平，向文縣碧口，而趨陝甘與徐匪海東會合，其移動匪忽，聲東擊西者，實欲避重包圍，而趨其東北竄之計圖也。

友軍進展情況，楊森部向大磧嶺，鄧錫侯部向汝川壓迫，劉湘部佔領北川，向觀竹橋之線推進，余松林旅推進化，其懋功撫邊茂縣，亦爲楊森王縉緒等軍收復，本部自變流新津，經成都廣漢綿江綿陽，再由綿陽至胡堂溪，八日至十日三天，兩匪不時，本部及廣屬隊，均駐胡堂溪待命。

聯合各方情報，川西北方面，我軍會各民團，於支日收復黨壩，（B）照阿壩之匪，全部已經肅清，（C）

徐向前
朱德

佔有徐匪大部，(D)包圍東寺河四連等處，隨日捕獲四軍大部，三十一兩日，我我激戰，匪傷亡頗重，朱毛股匪，似由阿壩經索格藏向班佑東竄，有與徐匪合股，向甘境北竄模樣。

中央軍周司令澤元九月四日致薛岳電

(一)此次毛匪澤東，率偽第一第三兩軍團，竄甘，因恩來王線橋開來。(二)兩月間(指七月)朱毛匪夥，與徐匪向前收匪會集毛兒蓋，傳令準備半月乾糧，每天至少攜帶炒麵十五斤，棉衣一件，草鞋三雙，當時隨毛匪出窮草草地，始知朱匪已率偽第五，第九兩團，回竄卓克基，徐匪亦未北竄，即徐匪以其勢力較厚，不願受毛匪之指揮，(三)草地天寒地荒，絕無人烟，糧運五天，露宿山丘，饑凍而死者極多，(四)松潘以西，懋功以北，多係番民，見匪則避，常殺害落伍匪兵，(五)偽總部有無線電二架，第一三兩軍團各一架，以上據偽總部電話其供。

奉軍于總司令學忠，十月七日報告投誠匪許廷梁供詞(續前)

朱匪回竄毛兒蓋之原因 匪首毛澤東，徐向前各部，竄抵包座時，復召集偽師長以上會議，毛澤東因帶俄顧問四員，堅決主張突出甘境，向蒙古逃竄，當時，徐向前對毛匪，有留辯論，謂甘省文縣西面一帶，已有我軍二縱隊各部堵截，岷洮夏一帶，亦大軍雲集，不易突破，且向蒙古逃竄，路途遙遠，天寒地凍，糧絕衣單，接濟補充，極為困難，且此次分兩股逃竄，實力分散，易被我軍各個擊破，不如回毛兒蓋，與朱總司令會合，集中力量，再圖南竄，蓋南路理茂一帶之川軍，雖不若中央軍之強，突破較易，當日會議，毫無結果，但毛澤東決心竄甘，翌晨竟率偽第一三兩軍團，經巴細細，和向岷夏大道逃竄，其時，偽四軍及八八兩團，尚在包座附近，偽總部及八九師在班佑附近，殆探悉周毛北竄後，徐匪亦率偽四軍卅軍向毛兒蓋回竄，後又據偽四方面軍前次派駐偽中央受訓人員逃回聲稱，當周毛匪首率第一三兩軍團北竄時，曾對匪兵宣稱，現徐匪不願北竄，我一三兩軍團，決取道夏河入蒙古。

又偽軍長程世村向匪兵訓話，此次回竄毛兒蓋時，在草地曾召集班長以上匪官訓話，略謂右傾機會主義的毛澤東，現在已率偽一三兩軍團，向甘境逃竄，但由包座至岷洮一帶，須經八九天之草地，且有大河橫阻，渡涉不易，

著向南坪文縣西固一帶竄去，又有匪軍二萬餘名，各部被堵，故此不能按照原定計畫進行。本軍現在決定回竄毛兒灘，與阿端朱總司令所部之偽九兩軍團，及偽九軍卅一軍會合後，再圖向南發展，此地天氣嚴寒，村落稀少，不及四川西南之氣候和暖，人烟稠密，物產豐富，所以本軍決計回竄毛兒灘。

偽四方面軍的實力，偽四方面軍在未渡嘉陵江以前，其實力約在五十團以上，但自渡嘉陵江，與偽中央各會合後，即將各獨立團新兵營，并補偽中央各軍團，現在總計共有四軍，共偽二十五軍，三十二軍，三十四軍，新九師等部，均係空銜，並無部隊，不過虛張聲勢，以瞞國軍耳目，其偽卅二軍，自威州北竄後，亦未見其蹤跡，亦已併合各軍，原有之赤衛隊，禁衛團，特務連，偵察連，別動隊等，均在一兒蓋莊佑等處，併入各（完）

成都九日專電

軍悉，據邊防軍電稱，卓克基匪已分三路竄退，一到梭頭，一到大藏寺，一到松岡，已派部嚴密妥防，并監視卓土守禦。

又李家坪部已進佔諸門關，源泉山，溜洞溝方家子等地，並分別築壘扼守，溝口寨大中之匪，亦派隊追擊，並扼守賴河溝上門之迴龍山，紫山，老君山等地險要地帶。

川康軍劉總指揮官輝佳來電

一、盤踞烏南渡口設匪，連日經我軍由黑壁山緩步屯軍等地，向匪進剿，匪逃險頭拉，激戰甚烈，旋經我軍前後夾擊，斃匪數百，奪獲長短槍二百餘枝，匪勢不支，紛紛向噶爾丹思潰退，刻我軍正搜剿中。二、我川康軍自庚午起進攻，竄踞金湯城及甲殼橋等處之匪，迂迴激戰，大小數次，將匪擊潰，匪傷亡甚多，金湯城當經我軍收復，並將甲殼橋陣地佔領。三、匪大部因我節節圍逼，積向甘肅邊境潰竄，川康邊境殘匪，短期內，當可完全肅清。

雅安九日專電

我川康軍之一部，續向土司官寨進攻，機險匪百餘人接觸，激戰二小時，佔領多丹嘴，及土司官寨，餘匪向上游竄去。

汶川九日專電

前線之高山火燒寨之匪，經我軍嚴密追擊，七是莊匪毛坪開，均經有匪圍困，經李軍擊退。

向之述
其詞不
國軍之
比不怖
者

八月十一日 川軍楊總指揮，於克復後，前往巡視，即令李朝信隨同司令廷瑞向撫邊進攻，並遣陳亮，領魏家山撫邊城，大部向漆山追擊，兩河口之役向都會陳兩團壯烈犧牲者有劉自平陳雲及其三營長殺出重圍者有王玉明卿王祿祥二營長。

川軍向司令廷瑞追憶錄

二十軍二混旅李朝信，與路司令廷瑞部，攻克撫邊後，鄧晉康部李樹華旅亦到，旋由一路司令派二十團團長陳亮，率該團會同李樹華旅，向撫邊城小對岸，牛草林子一帶之敵攻擊，敵向兩河口潰退，隨敵尾追至兩河口，敵退大坂昭，五月下旬，朱樹華旅忽奉命東調，於是山紅橋山至兩河口，山兩河口至撫邊，全長百數十里，防線，全由一路司令担任，時向廷瑞司令率兵一團往撫邊，由兩河口至約橋之線，由陳團担任，敵二十六師，乘機反攻，兩河口失陷，向廷瑞司令乃電請軍長派三四兩團成旅各一團，至撫邊，自率第十九團增援陳團，反攻兩河口，經一日戰鬥，敵退先渡，十月十日，復將先農進攻克俘敵十餘名，奪獲步槍數枝，敵退大坂昭附近，十月中旬，朱徐兩旅，另部已陷漆山，兩河口側背先受威脅，敵大部，卓克基越夢山，猛犯兩河口，戰鬥慘烈，一路司令所屬全部，犧牲甚大，適奉命退守大金川懋功，以左至丹巴之線，於是兩河口撫邊，重陷於敵矣。

重慶十二日專電

一、自楊軍攻克懋功後，屢退撫邊，楊軍乘勝進攻，乃將大坡魏家山先後佔領，乘勢以一部進佔撫邊城，大部向潘家山追擊中，二、麥達橋北岸之匪，已經鄧總指揮，派兵掃清，我軍已渡河追擊。

川軍劉總司令湘元午電

一、朱毛徐股匪殘部，經我軍加緊追擊，潰竄甘肅邊境鐵嶺一帶地區，我正嚴密包圍中。二、竄臨黑水河附近股匪，連日經我軍分由平石追剿，兩面夾攻，斃匪數百，獲槍五百餘枝，匪不敢戀戰，向松潘邊境逃竄，當將附近散匪肅清，並破獲偽政治機關數處，三、竄臨天赦山之匪，經我軍擊潰，匪傷亡枕籍，向千堡竄退却，天赦山陣地，當經收復。

八月十四 川軍范紹增師佔領馬鞍山，楊森率令由雅安調成都。蔣委員長由蓉飛轉南京，發動行政院長在光緒復職。

川軍劉總司令湘寒未電

一、蔡錫離谷騰股匪，文晨經我軍由老樺口官寨，分途圍剿，當即接觸。匪特向官寨，激戰至文未，斃匪五六百，奪獲輕重機關槍數挺，步槍三百餘枝，匪不支，始向馬塘邊退却，我軍當將蔡錫離谷騰佔領。二、登溪河上游少數殘匪，亦經擊潰，向卜溪奔竄。三、赤匪大部，潰竄青灘邊境，餘匪軍嚴密防堵，加以山嶺崎嶇，糧食缺乏，不能前進，刻被我軍圍困於川甘邊境，崩潰在即。

成都十六日專電

一、我范師協同鄧軍於昨日向馬鞍山之匪進攻，匪急頑抗，并以大部反攻，我官兵奮勇激戰，經空軍掩護，前進。至申朝即馬鞍山匪完全肅清，匪向塘山潰退，正跟追中。二、我李部尤晨由淺溝向匪游擊，在鳳凰嶺有匪小股，當即擊潰，向深溝竄去。三、我五路軍張長，已由七賢溝搶渡過河，將新橋溝之匪擊潰，勢向平嶺退去，我軍續追中。

八月二十一日 川軍范紹增師，攻占理番縣城，鄧錫侯范紹增請賑理番災民。

成都專電

一、我五路軍范師所部，自馬鞍山後，乘其跟追，昨日佔領銅鈴山，銑月午前四時，佔領嶺岡，繼以夜襲，獲敵政、手槍，匪大部竄逃不及，紛紛撲水，向北場潰去，死者極衆，我軍正向古城進擊。二、我范師由七賢溝搶渡過河，分部隊進攻佔雪花坪。三、據巧日飛機報告，我軍已達至理番東約十餘里之村莊，大部正向理番行進中。

鄧錫侯范紹增請賑理番災民

劉總司令，據鄧范兩指揮轉呈，理番接陷，災情嚴重，懇請頒發急賑，以資救濟，故呈行營：奉府電令，仍照茂縣例，准予發給款二千元，米一千石，由該縣派員會同省賑務會派員，分別散放。

八月二十二日 朱毛徐等匪歸於松潘上下包圍。

川軍劉總司令湘慶平匪

一、朱毛徐匪部，經我軍節節圍迫，現仍被阻松潘以西，上下包圍一帶各地，進退維谷，並因該處氣候不同，炎日懸天，尚帶棉衣重裝，不久即將降雪，是時天寒地凍，無衣無食，二三月內，當可完全解決。二、熱匪彭家河劉恩屯股匪，連日經我川康軍迂迴夾攻，初尚恃強頑抗，旋因我火力過猛，匪被擊潰，向大橋咀去。三、我五路軍進剿下溪塘之匪，激戰數次，匪傷亡亦多，向維谷縣河北岸潰竄，我軍乘勝佔領下溪塘。

八月二十三日 川康軍劉文輝部佔領馬耳場。
蔣委員長乘車相繼乘車抵贈蔭伏亞機飛成都。

川軍劉總指揮文輝漢電

一、我軍連日追剿別恩河馬耳場之匪，與匪激戰數次，斃匪數百，奪獲槍三百餘枝，匪以飢疲之餘，頓受重創，狼狽向紅橋山方向潰竄，營盤，我軍已將別恩河馬耳場完全佔領。二、撫邊別恩河馬耳場各地散匪，知經次第肅清，現小金川沿岸已無匪蹤。

八月二十四日 千堡寨之匪，向上下孟獲潰竄。

川軍劉總司令湘電

一、川邊殘匪，自陷入絕境後，現已全部肅清。二、竄踞千堡寨之匪，經日經我由官寨天赦山，向匪猛攻，匪亦放槍頑抗，經我軍奮勇衝殺，匪傷亡極重，餘匪向上下孟獲潰竄，我軍乘勝將千堡寨，完全佔領。三、茹寨之匪，亦經擊退，斃匪數百，獲午佔領茹寨。四、汶理縣邊境大山谷匪等，經我軍予搜剿，悉數斬獲，匪首業經次第肅清。

八月二十五日 川軍李軍部佔領石太關，匪退疊溪。

成都二十五日專電

鄧錫侯部營午佔領溝口，匪退疊溪，正積極追擊中，李其相、宋經一號等率退跡花壇小半寨之匪，馬長勝等率佔領，馬午十時，攻石太關，匪向疊溪潰退，其一無敢進河西，正追剿中。

八月二十六日 僑川滇黔三省邊區游擊司令王逸濤，率弟投誠。

以軍李家鈺部克復疊溪。

編者按前不久，廣東陳濟棠電南京汪精衛請願，汪精衛在陳氏開議後，提出辭去行政院長職，將在成都督剿，當中央首都發生政治暗潮，乃不能不分身飛京調處，勸勉汪氏，仍舊供職，究竟汪氏因何辭職，陳氏因何開議，外間無所聞悉，姑附志於此，劉記者著有數篇文字，關於朱毛徐動向推測，以及四川政局之展望，頗能舉出利弊，特錄之於本欄之末。

朱毛徐諸匪今後動向之推測

朱毛休息
在三四十
天

在朱徐表
示放棄南
方者其意
即在南京
使國軍迷
途不定
耳

在蘇聯已
目我新區
為其代管
治地矣

七月下旬和八月上旬，朱毛的主力，在松潘西南一百二十里之毛兒蓋，徐匪向前的主力，在漢水溝，具有少數部隊，在東南兩面應付任何方面的沒有主力戰爭，他們在毛兒蓋停住了三四十天，除了徐向前，尚有一部份和川軍接觸外，朱毛幾乎完全在休息狀態中，他們應直接征發藏民的糧食和牲畜，方能維持現狀，可是薄弱的藏民經濟生產，絕對供給不起，如此大軍的長期需用，而且氣候快要轉到冬令，再過一月，岷山南北，這一片高地，就要成為冰雪世界，土著藏民，零星個人的行動，尚感困難，這些由東南各省和四川湖南北來的十餘萬漢人，衣食和代步的牛馬，均感缺乏的情形下，當然無法行動，所以朱毛徐各部，非在最近一月左右，向外竄出不可，觀於朱毛徐向前最近的軍事部署，一方面把兩部的兵力，都集結於岷江西岸，徐向前從茂縣進功理番，向北撤退的時候，把消遣的村莊，完全焚燬，近更在毛兒蓋東南方面，構築防禦工事，則其已無再行南下，突破大渡河岷江沿江防線的可能，已至爲明顯。據最近消息，朱毛徐各部已自毛兒蓋黑水溝向北移動，經松潘之西而散，其前部於阿娃郎不寺包圍黃勝關章龍之間，惟其確切意圖，尙難判斷，朱毛此移若以放棄在中國內地建立根據地之政策，並已得第三國際之同意，暫時寄住新疆，則可以從大金川之上源，阿娃往西，從黃河上游過河，經藏民民族遊牧地，由柴達木河以入新疆，此路人為的阻力最小，若干人士，多有以此推測，旬前，阿娃已被佔領，此舉似已有相當可能，但此路自然障礙太大，衣食住行四方面，皆不容許，如此狼狽之十萬漢家子弟，自由通過，若阿娃以西，藏民土屋，已不多見，土人所居，全爲可以移動之帳幕，更以人口稀少，帳幕無多，如此少數之活動份子，如見大軍至而逃避，則紅軍所至，僅有茫茫邊荒野，與之爲伍，以最近代之政治鬥爭羣衆，而入於最古代之社會中，使巴顏哈那山背，而遠離，誠令人不勝其古今之感也，青海南部，爲巴顏哈那山正幹，山勢雖不甚險峻，而地却高至六千公尺以上，夏月

衆毛徐除
掉不棄
匪衆他還
有什麼東
西去對蘇
聯表示呢
一度發生
惡神亦未
可知頗有
鹹刺之味

分明駐
軍山頂
防實山
之軍山
不在此
地

長壽，土人已非皮衣不可，食則牛羊，且此無邊荒蕪地，非牛馬代步，不能行，朱毛徐如欲操行此道，惟有將此在番地所得之牛馬糧食帳幕等，集中，只率領少數部隊，急走入新縣，而將大部羣衆，棄於岷山高地，而使之自圖生存，但此種非常犧牲的策略，是否爲他們所採用，現尚難逆料。

他們第二個路線，是由松潘黃勝關章龍廟白水江和岷江的上源，乘向以出平武南坪文縣，此時北可以入隴南，南可以圖川北，東可以入漢中，戰略形勢，甚爲活動，但此線爲重兵所在，恐非易圖，將來此線必發生一度激烈戰爭，亦未可知，他們最有利的出路，是北入甘肅西南境之夏河，臨潭岷縣西固爲目標，進洮河與大夏河流域，此一帶有豐富的糧食，充足的壯丁，及衣服布疋皮毛等物質，可以大加補充，然後或轉隴南，以出隴東，會合徐海東更北接通陝西劉子丹，進入寧夏，及隴西甘肅一帶，或即由洮河大夏河流域，過黃河，經青海，東部直上甘涼肅，此地北通外蒙，西通新疆，更因雪山之灌溉，農產異常豐美，得如此地以爲根據，蘇聯接濟，可以源源而來，封鎖政策，將失其作用，此路的利益，有糧食可取，而人煙相當稠密，允宜大部行軍，且可以和陝南陝北，互相呼應，而此路却有特殊的困難，第一、欲通過此線，必須打破藏軍回軍，甘肅本地軍，和中央的防線，第二、在地形上，受到特別的限制，朱毛徐如欲進攻隴西南，只有三條道路可求，即包座，郎木寺，和阿妹，從阿妹東北上，可以遠到夏河。但要過兩道黃河，這個河的渡口，是用馬浮水拉船，頗爲難渡，如有相當軍隊守隘，殊難越過，如果從郎木寺以條路進攻，東北越疊山和洮河，可以遠臨潭，正北可以達夏河縣，是最近的道路，不過這三條，有三點是沮洳地，而由郭木寺至臨潭，必須經過常年積雪的疊山，和不易涉渡的洮河，如果由包座（一作包佐）一道，則東南可以脅制白水江軍隊，東北可至西固岷縣，北而直可取臨潭，可是這條路，要通過楊仙嶺，白龍江，疊山，和洮河，四道奇險，單是疊山一道，如果稍有防備，萬難飛渡，他們究竟如何走法，尙未可知，而依記者觀察，似進洮夏河流域的可能，而且此種重大軍事，變化最多，不出一月之內，即將具體表現，發洮夏兩河，如神突入，更難進入甘涼肅，則中國之國際與國內局勢，則發生根本影響。

四川剿匪重大收穫 川西剿匪軍事，自朱毛徐合股以後，結束已往追剿戰略，而開始今後長圍高兩之佈置，自朱毛潰圍，由東而西，徐匪攻城略地，由北而南，牽制中央及地方軍隊，直接間接，不下百萬之衆，兵法有云：「制敵而毋制於敵」，前此之戰，因匪縱橫忽任伺官軍，均被制於敵，故動員人數，過匪十倍，而迄無發揮優勢效力

之機會，匪東，則迫之向東，匪西，則隨之向西，故深犯制於敵之忌，今因匪集集中，匪區縮小之故，受制於敵之害，乃見減少，昔日在堵在追，今日既止於圍匪集中，而軍隊亦集中，重重配備，戰線自無弱點，匪區縮小，需用之兵力，自然節省，休息整頓，汰弱留強，乃為此際軍事當局之工作，凡會因剿匪受有損失，及作戰不力之部隊，現均被調至後方，由參謀團派員監視縮編，川軍兵額，本不可靠，呈報數目，每與其實有人數，相差甚遠，故一經點編，最小限度，已可節省兵餉三分之一，故將委員長，會通令各軍裁汰半數，實際上與點清缺額後，略汰老弱，所得合格官兵，亦不過半數耳。

川省一切積弊，均由各軍割據所造成，二十餘年之防區制，養成軍人高於一切之惡習，國法軍紀，天理人情，均不敵軍長之好惡，上有好者，下必甚之，官不必高，略具爪牙，則肆其威福，下至嘶嘶之卒，以寡之親，一列倭倖，即肆其殘，流氓所被，自好之士，潔身遠行，熱中之徒，競奔恐後，公私上下，未受此洗禮者，乃不易多，挽回頹風，肅清惡習，政治軍事，乃有生命可言，蔣委員長入川以來，勸水民隱，洞見癥結，每次公私談話，均以激勵勸告之詞，痛加鍼砭，認為弊害之深，起於在上者之不自檢來，故力行勵奢淫佚，爲已往當道所造成，軍隊之頹廢無用，在擁兵自衛缺乏責任之觀念，二十日，特召來蓉總調之鄧錫侯，劉文輝，孫震，王陵基，應雲衛各路總指揮，痛加訓斥，蔣氏以極果斷之態度，最後且特提出軍法不容，本人不再姑息，各將領均十分悚惕，影響川事革興，定必重大，蔣氏訓話大意，謂本人自入川以來，對各種情形，均已深悉，現有立須糾正之數事，望切事奉行，不得再有因循，本人請飭，已非一次，已往均偏重於勸，勸之已多，此後將偏重於管，你們平日太缺乏責任心，專說自己的長處，攻擊人家的短處，此還不准再有如此行爲，軍人最重服從，四川的軍人，太少服從性，團長可以不聽旅長的命令，甚至可以倒旅長戈，給你們任務，很少能做到，這樣怎麼能算軍隊，劉總司令，是政府委任的，責任長官，他要不好，只有我來管，你們對他的命令，是不應不切實服從的，違犯上級的命令，就是違犯軍法我所指示的，都是立刻應做而事情，國法軍法，不容許的，也是我不能容許的，蔣委員長所以如此嚴勵訓斥，在深慮四川人在防區制下，養成惟我獨尊之惡習，向不知服從爲何物，有時爲私利而用兵，亦很少用命令，調遣招集團旅長，彼此商議，再許下若干權利，然後各人才肯聽他採取權利的鬥爭，在不滿足私利的時候，領袖同責任，都不值一管，其風是自家的本錢，犧牲完了，老板的資格，就會失掉川北三年沒有把徐匪打完，就是無利可圖，彼此保本時結果

予願以各個擊破的便利，防區丟掉以後，覺着便要保留本錢，同時又要邀功自重，腰過卸責，所以丑表功的戲，各人都不肯唱，打通電，辦報紙，辦通訊社，派代表，真是既非，都叫這些烟幕彈籠罩去了。

四川政局之新展望

打破防區，軍隊不得干政，朱毛北竄，人民咸慶更生。

昔人評四川曰，長川沃野，有山林竹木五穀蔬果織作染紬之饒，創開峽棧壩塘巴峽山水樵東日相藩籬之險，高祖資之以成帝業，昭烈得之以紹漢統，所謂得天之厚，得地之全，舉國各省，始莫與京，國利之所在，皆每隨之，險備則利於割據，物饒則適於繁奸，故一遇中原多故之秋，則奸宄內作，雖欲征討，而勢難猝定，故歷史上之慘劇，以蜀割為獨巨，實與張獻忠，其尤著者，因是，故有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之實，民國成立二十四載，中央政令，今日始行之於蜀，亦可謂治之後矣，蜀中割據二十餘年，閱牆之爭，大小連七百餘戰，但每戰皆以詐術取勝，故人民之生命損失，猶少，自赤匪侵入，以恐怖手段恣殺無辜，最嚴重者，直不下張獻忠之屠殺，傳聞北川各縣，被殺人民，不下百萬，四川民衆，雖夙稱恭順，在此生死關頭，亦不得不起與環境奮鬥，民衆之武裝自衛力量，及犧牲精神，每過於正式軍隊，徐匪之不得不棄通巴老巢，民衆威脅之力，居其大半。自蔣委員長入川，尊重民意，引耆老參與縣鄉行政，民意乃日見抬頭，昔日榨取民財之貪官劣紳，幾盡被審人民舉發，行營接受控舉，達數千件之多，蔣氏以四川已往政治腐敗，遽於樞密，挽回頹風，非雷厲風行，執法從嚴，不易收效，因此事者，應具超乎尋常之大權，故逕由委員長行營，組織軍法處，辦理懲治貪污，奉公不力之犯官，又由行營派出多數別動隊，不時週遊各縣，明查暗訪，一有證據，立向行營舉發，不拘軍政人員，凡有逾越軍規，違法私圖者，隨時皆有被別動隊舉發之危險，是以自軍法處成立，人民得到周密保障，不敢再受意外摧殘，應繳賦稅，由省府明定數目，任何軍隊，不得視住地為永久防區，任何人不得干預政治，軍餉由行營四川財政監理處，按月照發，不得向地方情支，或籌款，軍官生財之路，完全堵塞矣，四川已往弊害，在軍權高於一切，不知有長官，違令法令拘事，故蔣委員長對營事文武官吏，則嚴切使之奉公守法，為監督計，又遍設監督，或監察機關，使隨時感覺法網之密，起戒慎之心，各軍隊之內，均由行營委派政訓處，每營均有一政治訓練員，除對官兵作精神訓練外，兼司監督之職，頗類似北伐軍中之黨代表，政訓人員，雖無直接干預軍政之權，但隨時向行營報告，軍中賴此新細胞，定能

逐漸變成新生命。四川已往祇有個人野心，而無團體活動，救正之道，在抑制個人，尊崇制度，行營入川後之工作，一切措施，均在樹立適合於今日需要之制度，新制度類多與用在豫皖鄂贛實施有效者，惟對於實行之督促，則鄂贛等省，更加一層，川省此次經共匪擾害，大傷元氣，公私方面，均謂川民損失雖重，猶不敵匪害十分之一，自共匪入川兩年之中，人民損失，已超過平常十年負擔之數，休養恢復，亦非三五年不辦，據偵探報告朱毛徐張合股之後，已因松理糧食物缺乏，氣候高寒，紛向西北移動，似謀覓甘肅，懋功已經二十軍收復，公私方面，聞此消息，均縮手縮腳，謂共匪離開川境後，則軍隊可以用全力於綏靖地方工作，人民負擔減輕，始能休養生息，行之經年，民力漸復，在中央統制之下，一切建設，自易着手，而全川歲收，將來可達三億元，西南各省之建設，亦可得用省補助，蒸蒸日上，即說現在財政實，每年實收八千四百餘萬元，省行政費，祇佔一千一百餘萬元，軍費現裁減為四千萬，臨平後，可裁減至三千萬元，剿匪軍費，現為一千〇八十萬元，則剿匪後，每年支出四千萬元，已够收支，合計尚有四千萬元盈餘，已大足供建設之用，現稅收一經整頓，商賈流通後，每年收入，它可增加至一萬二千萬元，將來可達三億元，在國內任何省區，均不能望四川前途之光明也，剿匪必復，理有固然，四川同胞，所受蹂躪之痛苦已深，未來幸福，樹應加倍補償。

共匪西竄記

第十五編 匪竄西北川、康、甘、陝、晉、綏、青、聚散之一斑

總論

共匪西竄記，在初編着手之意，僅擬纂至西康爲止，良以西北方面剿匪材料，不易蒐集，顧自共匪西竄之急先鋒，竟於二十三年十月三十日，在黔東南腰界（一作桐腰）與賀龍合股以擾，甫及兩年，而共匪合股之事，恆有所聞，二十四年六月十六日，宋毛周徐向前張國燾在懋功之達維合股，九月十八日，陝北劉子丹與甘邊徐繼畲在延安永坪鎮合股，十月十三日，毛澤東彭德懷與劉子丹徐海東在保安合股，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朱德徐向前與蕭克賀龍在西康華坪合股，十月十五日，朱德徐向前毛澤東蕭克賀龍開慶祝合股大會於甘肅省會寧之馬營，至於蕭克與朱毛在川南邊境分，復在滇康邊境合，更無庸矣，然匪共之一分一合，何其易，而國軍之或追或堵，何其難，此中關鍵，當不難於本書中之各方文電窺見之。

今此一編，爲本書正編之最末者，此外另有附編甲乙丙丁戊己五編，故第十五編之總論，亦即本書之結論也，共匪西竄，在現代文電中，成了一個固定名詞，共匪西竄記，編者也希冀在將來史料中或目錄學上，也成了一個永久之名詞，但不知能否不受時局政治演變之影響，而得廣泛及悠久之傳佈，抑或因某種批評，而遭過長期禁錮，此不敢預期，顧在目前因觸時忌之關係，似不能免錄鎖鑰封一段時間也。

◎在本書以共匪西竄爲名，專記西竄之共匪，如蕭也，賀也，朱也，毛也，林也，彭也，董也，繆也，徐也，張也，以及竄擾陝甘之徐劉，隱伏各方之散匪，凡此輩徒，莫不爲危害中國搖動國本之梟桀，甘心作赤色帝國主義的奴隸，而不知恥，反自命爲見解高人一等，國破家亡而不自惜，誠不知是何肺腑，雖然，國民黨亦有不滿人意者，自國民黨主戰以來，口口聲聲，提倡三民主義，實行五權憲法，年復一年，卒未履行，豈令共匪輩徒，有所藉口，竄入邪說異端，亦

鴨橫流，泛濫中國，始而長江流域，繼而珠江流域，終而黃河流域，赤色恐怖，騷動頻及，自剿匪軍興以來，中樞策勵有極端之錯誤者三。

第一、四年用兵，不積極於赤國之消除，而先以解決雜牌部隊爲先務，窺其用意，在忽視匪黨，或妄擬此輩或可職致爲用，故先積極解決雜牌部隊，藉此表示統一，殊不知可爲利用者，均係此班雜牌之部隊，卒不爲我編者，仍舊是此，猶有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共產黨徒，過去凡率領雜牌部隊的首長，均係個人主義，英雄事業思想，倘解之高官，應之以厚祿，自可翻然變計，歸順中央，而惟有共產黨徒，醉心於牛克斯，馬克思的學說，仗恃於陰丹林，吳丹林的援助，藉第三國際爲背景，驅無識青年作先鋒，絕非往昔黃巾赤眉黃巢張獻忠等之流寇可比，此其一也。

第二、贛粵閩湘鄂四路聯軍，五次圍剿，與匪動衆，本可收功，似不應使之有隙逃竄，及其既竄，似不應招屯重兵，縱其殘匪，而令朱毛首領乘隙突狼奔，貽爲後患，此其二也。

第三、僞堡封鎖政策，只能施之於匪盤踞之區，不能用之於出匪狂奔之地，中樞謬執一成不易之法，應此千變萬化之匪，殊見其非，尤要者，中央直屬龍隊，既負弩而不敢前驅，西南川滇黔各軍，顧前顧而不給以名義，並且嚴令限制，使之失其機動，受制於敵，反爲匪乘，及至長江大河天塹可恃，本可擊其半渡，偏令勸馬一郊，觀兵疆上，坐令匪徒，從容竄去，大凡匪散則追，匪聚則困，此軍事之常理也，今朱毛徐強在懋功合股，以言天時，則天寒地凍，以言地利，則草地疊出，以言人事，內有夷卒外有強兵，熟斃成擒，指顧間事，而軍事當局，不作長圍高困之圖，仍本一貫收編雜牌舊套，下令全川六軍限期一律整編，因此疲瘁殘疾之朱毛，得得稍休喘息，振翅而飛，此非朱毛徐強有絕大本領，實中樞常制，無剿匪誠意，竊佛成氏賈探新外交路線，而胡漢民氏說詞剿匪掩飾錯誤，是是非非，無從懸揣，若證明以兩粵聯軍，留中不獲，凡勤於堵擊者，必謂之後方，在目前中國局勢，可謂前門長狼，後門懶虎，甚至懼虎而及虎之倖，此失策之最大者三也。

過去十有剿匪之成績，盡於此矣，今後朱毛徐強賈徐劉各股，既合於會寧馬營，復竄散於西北各省，則今後之剿匪成績，有無結果，可用古文兩語作答，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夫剿匪，國內之戰也，抗日，國際之戰也，中央高唱入雲之攘外必先安內，抗日必先剿匪，內既不能安，外又何能攘，匪既不能剿，日又何能抗，況安內剿匪，已爲中樞既定方針，先決條件，今日剿匪如此不徹底，剿匪如此無誠意，剿匪如此少功績，轉眼外患之未侵，必受此內憂之累。

，謂余不信謂拭目視之。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西北各省軍政當局，對於事勢防範之部署，以受朱毛徐等匪黨之影響，備述梗概如左：

甘肅省，陝西省，寧夏省，山西省，綏遠省，青海省，依次述之。

甘肅省 甘肅省主席兼綏靖主任朱紹良，後奉委兼訓導軍第三路軍總司令，其所屬國軍，有第三軍軍長王均，第三十七軍軍長毛炳文，第四十軍軍長龐炳勳，第八十四師師長李桂枝，第八十六師師長井岳秀，其後以于學忠繼任甘肅綏靖主任，在於所統率之東北軍，步兵有王以哲軍，騎兵有劉多荃軍，吳克仁軍，穆徵璠軍，另有騎兵何柱國一軍，分駐於甘陝，防剿徐海東劉子丹，并堵毛澤東徐向前，至於地方保安隊之組織，則未詳。

陝西省 陝西省原以楊虎城為剿匪軍第三路軍副司令。兼第四縱隊司令，其後將該員長任命于學忠為川陝甘邊防剿匪總司令，于率東北軍入駐陝西，竊聞此項調動，出自日本人之要求，務將東北軍全部西移者，未幾，楊虎城自備無地自容，卒至釀成西安事變。

寧夏省 寧夏省主席兼軍長馬鴻逵，對於防範赤匪，保衛地方，特劃該省為三個保安區，實施訓練壯丁，構築堡壘，其所轄各區司令姓名，及所負防區責任如次，第一區保安司令馬鴻逵，負責及寧朔平羅磴口四縣之責。第二區保安司令馬騰蛟負責金積、鹽池、靈武、豫旺四縣之責。第三區保安司令馬英才，負責中衛中寧兩縣之責。其餘區大隊長，由各區廳長兼任，除附由縣助理員兼任，以地方士紳及區鄉長充任，民衆訓練，由十五路各部營附充任。

綏遠省 綏遠省主席兼總指揮傅作義，所屬孫長勝師長，趙承綏司令，達密凌蘇龍司令，薩開元司令，董其武旅長，付延毅旅長，專力對付倭寇偽匪，竊以王靖國師長全部，駐包頭專從事防範共匪，王師長積極佈防綏西防務，并率所部各族長為各縣區保安司令如左。田樹海為五原臨河安北保安司令。徐子珍為東勝保安司令。杜鰲為包頭城防司令，并担任回陽防務。

山西省 駐太原綏靖主任閻錫山，為嚴防共匪起見，特組織防匪保衛團五團，由綏靖署，會同省政府委任，分別指揮，其番號及團長姓名如左：第一團團長姚驥祥。第二團團長尚學勤，第三團團長侯守常。第四團團長于鏡河。第五團團長劉添貴。以上是閻綏靖主任錫山的力量，各幹部以教導團，學員隊各級隊附及學員編成之，不足，再以綏靖署

南境無差員及各部候發員補充，其中下士，挑選由各部隊調用，以補丁之組織。第一期，係按部調派出若干，從事訓練。

青海省 青海省主席馬麟，直轄陸軍第五師師長馬步青，新編第二軍軍長兼陸軍一百師師長馬步芳，警馬旅旅長，韓旅長趙祿，祁旅長明山，馬指揮廷祥，馬指揮元海，馬指揮彭，及團長馬長清，馬宗林，馬進昌等，防守北自夏之申衛沙河坡頭，南至邊遠對岸之中和堡，以至蘭州之樂水，計防線長約七八百里。

九月十日 毛澤東率偽一三兩軍團，由包佐渡白龍江，既破天塹之險，復敗國軍魯大昌師於岷河上源。

第三路軍朱總司令紹良蒸午電

偽一軍團參謀處投誠參謀陳玉清供稱，匪首朱毛徐張等，前在毛兒蓋，迭次會議，主張攻破松潘，經茂縣懋功，天全蘆山進犯成都，未得同意，最後決定向北發展，到達白水鎮，將原偽第一軍團改為第一縱隊。隊長林彪。政委聶榮。參謀長左權。偽第三軍團改為第二縱隊，兼隊長彭德懷。副隊長劉亞陸。偽軍委直屬隊合編為第三縱隊，隊長葉劍英，三個縱隊合編為陝甘川游擊支隊，支隊長彭德懷，副支隊長林彪。政委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王稼祥，李特，均隨支隊部行動，由毛兒蓋出發時，匪約萬餘，因沿途病故傷亡落伍者極多，現確數敵人約四千餘，手彈每槍平均十五排，目前川邊匪部，有偽第五，第九兩軍團，及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二十一，軍四獨立師以張匪國燾，朱匪德，主持，糧彈缺乏，極度恐慌。

蔣委員長真朱川行電

據投誠匪許廟樞供，匪首朱毛，與徐匪向前張國燾，意見不合，毛匪乘機率林彪彭德懷北竄，朱竄未離走脫，有被徐匪扣留監視說，朱德之偽第五第九兩軍團，已被張國燾改組。

偽國委接右朱紹良電，其匪改組，未深究其原因，查朱毛大股，竄到屯區以後，零落不堪，經徐向前擬匪補充後，始改其軍團名目，而為縱隊名目，又結合三個縱隊，而為一支隊，以支隊指揮三個縱隊，此正與國軍及其道而用之，將匪岳刺匪紀實賊，其奉命將入廿之前，大軍不敢驟入，先以小數精銳部隊，輕裝深入，實地偵察活動，及作大部隊伍推進之掩護，於是以第五師，第九十六師，各編為一游擊支隊，自七月內，即分道一由江油出發，經重華，馬角壩，羅門壩，大院基，蔣莊，向碧口前進，一中編縱隊出發，經何家壩，大石壩，彝溪，到達蔣莊，再由碧口文縣武都一帶。

推進，八月十三日，薛岳親率部入甘，經碧口，沿白龍江水灣流急，二十一日到馬坪子，二十二日狗頭壩，二十四日到文縣，二十八日奉委座手令，以本路軍另有任務，本路軍留川北之第五師，第十三師，第九十六師，及新編第二十五師，皆暫駐原防，歸第二縱隊周司令鄧元指揮，八月三十日，由文縣還碧口，查自顧奉命尾匪追剿之計畫，遂道長征二萬餘里直抵文縣武都爲止，國軍以大部殿後，而以支隊在前，共匪則以縱隊在前，而支隊都在後，雙方相持爲游擊隊，毛彭等匪，意在使國軍猜不着其實力，變更番號之後，使國軍不容易摸捉其真象，據各次投誠匪供詞，可以看出匪首等在毛兒蓋多日會議不決之內容，在毛匪澤東承欲竄入甘陝，建立蘇區，而徐匪向前，以多年經營之川邊，決不忍心一旦委去，以故雙方爭執，雖巧爾爾滑朱毛蕭道，繼續西竄而來，經齡真而向川康，朱毛得其附援之電於是朱德將計就計，探納徐向前之意見，暫不離川爲原則，並且竄入內地，以便迎機賀蕭，朱德復恐本身不暫留川，則將來徐匪，未必肯去，因此朱毛不能不暫時分道揚鑣，故毛彭林秦北竄，而朱徐張董羅等南侵，俟毛澤東周恩來等定新基之後，南與蕭賀合股之時，再定計劃，重許麻樑之供詞說，匪首意見分歧，張羅改組朱匪部隊云云，編者疑爲假投降，故意作此詐計，使國軍將信將疑，故此爲烟幕彈後以便伺機出竄。

甘肅朱主席紹良報告

殘匪自川北竄入甘，前後不及萬人，徐向前大部份，仍在川北，毛澤東股，則因禮縣岷縣爲中央軍防匪幹線，勢難得逞，遂向臨潭方面進犯，經新十四師（即魯大昌部）扼守，亦無出路，新十四師雖略有損失，然爲數僅約兩連，殘匪急於奔竄，於是以小股擾武山通渭一帶，現正由各軍兜剿中，按匪初來之際，原擬經甘北竄，接諸現勢，匪計似有變化，此竄由於殘匪，意見不一，內部分化之故，蓋匪部各股，有主張入陝者，有主張入甘者，有以糧食缺乏爲慮者，有以被圍爲慮者，故其趨向岐分，行蹤尤爲飄忽，且擊東擊西，避實就虛，本爲殘匪竄逃之慣例，更不足異，吾人明瞭匪情，計付自易，各方軍隊，一能本原計畫，嚴密兜剿，殘匪肅清，本非難事，徐海東前此竄甘，不及二十餘日，即受重創，奔潰陝北，現甘省已有軍，可以殲滅而有餘，況後方大軍，待命迎擊，防範嚴密，尤可無慮。

九月十二日 徐匪向前率部由包圍以南回竄 克基山橋等地，一國平胡宗南部探敵對形勢。

蘭州通訊

前認朱毛徐向前必北出，而且北出有幾條路可走。

第一條路 是走阿娃經黃河上源，過柴達木河流域，以入新疆，這是川陝蘇維埃政府對新疆的代表，所會走的道路，如果要打開國際路線，這條路上人為的阻力，相等於零，但是自然阻力太大，非數十萬中土漢子弟如朱毛者，所能通過。

第二條路 是順白水江而東下，由文縣碧口以出陝西，陝北這方面，比較有可憑藉的物資，而又可以規復徐向前之舊觀，另圖發展，但是西固與松潘之間，有徐向前老朋友胡宗南，在鄧錫光拂。

第三條路 由阿北通黃河曲，以至夏河拉卜楞，和青海東部。

第四條路 由郎木寺，或出岷河，或出臨潭。

第五條路 是由包座以出西南，或經洛大，以出岷縣，或越疊山，渡洮河以取臨潭，這末三條之中，郎木寺一條，因有三姑沼如地，最難通行，阿娃通黃河曲一節，須過藏民族遊牧地，給養艱難，只有包座一道，作用最大，雖然這裏有楊希嶺，（即即古辛博嶺）白龍江，和疊山三道奇險，而且認為岷山南北一帶之氣候惡劣，朱毛徐向前必然於一月內，由上述三路突出，否則這十萬左右的大江南北子弟，惟有此西藏民族之領域中，於貧饑冰雪之偉大後，死亡其大半。

九月初間，松潘西部的朱毛徐向前部隊，分兩路線向北移動，一路走阿娃即阿壩，一路走包座，以一小部出高吾郎木寺，而另以一部經格洛至白水江的胡宗南，其詳細配備情形，不得而知，惟走包座者為毛澤東，對抗胡宗南者為徐向前，阿娃一路，是否為朱德率領，尚無確息，目前紅軍最怕是胡宗南部，及其指揮下的軍隊，因為在岷山南北兩端困難地形和氣候下，而胡宗南部，如果從東南兩路分路向西北出擊，與西南向東北竄動的紅軍，恰成一個十字交叉形的接觸，這樣戰爭形勢，如果成功，即朱毛徐向前受到致命傷的創痛，所以把戰鬥力最強的徐向前部，分配來對付胡宗南，胡宗南與徐向前係一輩老友，彼此能力戰略都相等，相知較深，故應付較易，朱毛由江西所帶出的中央部隊，始終沒有得到安全休息和補充的機會，現已疲憊不堪，難以力戰，其在與徐向前會合之後，始得到相當補充，徐向前既經解胡宗南，他們此時，才好分路北進，開闢出路，在北面阻止他們的，只是些甘肅的本地軍，和烏合的藏兵，俗稱番兵，困難較少，這是他們戰線的大概。

此等軍隊之入藏，
實係在防不知，
而何處生防，
則有三處，
一、在藏大
二、在藏大
三、在藏大

從阿拉直上甘涼嶺，要渡卡馬，歐拉，和猶化貴德，這三道黃河，並且以渡西甯那道河，然而阿拉，歐，北
門之後，即爲拉卜楞保安司令黃正清所指揮的蒙藏騎兵，阻於卡馬以南，第一道黃河，就沒有法渡過，這裏作戰
的騎兵，就是黃河曲，如蒙藏部落的遊牧民族，他們完全是神權政治下的人民，農業還沒有發達，土地所有權觀念
，幾乎沒有，他們會騎馬打槍，他們最高的主宰者爲拉卜楞的嘉禾禪師，黃正清之弟佛爺，叫他們怎樣他們就怎
樣，他們對於黃正清也極爲聽命，故絕對服從命令，民族隔絕，語言不通，宣傳工作無效，時代隔絕，平
分土地的口號，對他們，無異對牛彈琴，只要他們佛爺一聲命令，胡馬如潮，彈劍相繼，紅軍全受損失不小，此一
路因而轉入峙對狀態。

郎木寺一路，僅有少數游擊部隊發現，然發現尙在郎木寺南二百餘里之萬里地方，任此方面戰爭任務者，仍爲
黃正清所轄之郎木寺附近之藏兵，記者離開蘭州前數日，得萬青方面駭人聽聞之報告，而在九月中旬，藏兵而至萬
青，見萬青附近，放有二三百具之紅軍死屍，多爲凍死病死者，此等死屍之臂腿，正被其未死之同志，割去以充飢
，藏兵雖野蠻，觀此殘慘不已，故此路尙無進展可言。

毛澤東所担任東路包圍一線，此地有三條路可以突入白水江，以至文縣碧口，胡宗南部受徐向前之牽制。對於
部隊移動上，當受相當影響，白龍江上游，洛大以上，與疊山區域，爲楊士司積慶之防地，白龍江南岸，尙有楊布
嶺大森林山徑之奇險，此帶地勢，其荒蕪險峻，森林之密茂，鳥道之難索，白龍江渡口上，其橋樑之簡單，江岸之
側援，直非未身歷其境之沿海沿江人士，所能想像，在此地帶防禦，直用慣用折衝阻路的方法，再配以極少數的軍
隊，則紅軍雖生兩翼，亦有難於飛渡此大險之嘆，然而楊士司不領軍隊，不明地理，不知如何設防，其所指揮的藏
兵，既無組織，又無訓練，司令部無參謀人員，中下級又無能幹幹部，故毫無防守能力，而且漢藏回三族，彼此戒
備，其他軍隊，又不能進入楊士司地盤中。

紅軍處於九月十日之前後，安然陸續渡過難於飛渡之白龍江天塹，並盡佔疊山險隘，白龍江及疊山險隘，盡入
紅軍之手，從疊山北麓，已可以目觀洮河北岸卅里之臨潭，縣城之防軍單薄，漫山遍野之糧食，正在黃熟未收割中
，而且洮河北岸，幾無砲堡可言，凡通洮河南岸者，皆能窺見，從前給糧食與易於攻略之觀點言之，紅軍應急過洮
河，且由此可以直趨黃河，以赴甘涼嶺也，然而他們不過洮河，反而東山浩大趨眠縣，再越山峻嶺，與魯大昌部

戰於岷河上游，與洮河曲折處之間，擊敗魯大昌於縣西南山中，佔領哈達鋪驛力能一帶，橫斷洮河岷河兩縣交通，則其目的必在收復甘肅內地，再圖發展也。

九月十三日 甘肅省主席朱紹良派活佛嘉禾標呼圖克圖，向蒙藏民衆宣傳，勿爲匪化。將委員長令設中央軍官學校成都分校，以安撫編餘川軍軍官。

嘉禾標活佛告藏民書

甘川青康蒙藏同胞鑒，赤匪禍國，已經數年，甘心作第三國際走狗，欲迫賣國家民族，搬來不合國情之共產主義，以我國爲試驗場，復以卑劣手段，施行殺人放火爲匪事，所過之處，民無噍類，地成焦土，毒蛇猛獸，遍其荒郊，政府早知爲國家心腹之患，迭遣大軍包圍通剿，幸賴蔣委員長，身先士卒，及各將士之忠勇奮戰，時蒙江西北數年負隅頑抗之朱毛老巢，次第摧破，軍座掃穴，竄全廓清，而湘鄂豫皖，亦漸平蕩，惟朱毛野心不死，作最後之掙扎，由贛而黔，由黔而川，亡命川北，徐匪向前，亦欲殘喘苟延，率其殘餘，如家突狼奔，復與朱毛結合，現圍軍四面包圍，正如釜底游魂，生路已絕，消滅在即，當此千鈞一髮之際，亟應軍民合作，滅此朝食，否則共匪此次流竄川北，如焚燒寺院，搗毀佛像，誘僧俗之慘劇，恐演於蒙藏區域，此種殘暴行爲，早經詳請告誡，諒能深悉，惟我蒙藏民族，智力幼稚，猶恐受其愚惑，致遭蹂躪，除特派國門布佛葛桑桑明，爲宣化專員，前來宣化外，茲再重申告誡，望我同胞，遵照蔣委員長各項協辦自救方法，精誠團結，實際協助，冀於無短期間，徹底肅清，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輔國開化大師嘉禾標呼圖克圖。

按：共匪已於九月十日前後渡白龍江，趨岷縣，甘肅始派章木標呼圖克圖宣慰蒙藏民衆，此也等於蔣委員長在成都，派諸那活佛宣慰西康民衆，同一急時救佛調劑統籌，據某記者所述，甘省邊有黃正清司令，又有楊樹德土司兩部力量，事先何以不運用，直待共匪過後，始行着手，此分明縱匪脫逃，即所謂賊去關門。

九月十四日 川軍鄧錫侯佔領古耳溝，匪退校壩壩江。

九月十八日 陝北共匪劉子丹，與甘邊匪首徐海東，在延安永坪鎮合股，開會，旋即北竄。

平涼十九日專電

朱紹良昨日由蘭州飛抵平涼，第六師開抵慶陽，已與馬鴻賓部，取得連絡，正向子午嶺側面推進，又慶陽訊，

千午盤匪，一度反攻慶陽，經馬鴻賓迎擊，直戰一晝夜，始將匪擊潰，洛水右岸，劉、丹已與陝甘交界，與徐匪籌東合股。

歸化專電

確息，徐海東劉子丹兩匪，在延安水坪鎮開會，旋即北竄。

九月十九日 朱德回竄崇化綏靖撫邊三屯，徐回前山包圍卓克基，企圖甘肅邊境。

成都專電

朱毛徐三匪，自會合以來，因朱毛反對徐向前之過事屠殺，致其內部日呈分裂之象，近雖回竄岷江上游沿岸，亦止及於岷溪維關一帶，剿匪軍在茂縣汶川灌縣各地，統在二十萬人以上，匪欲以數萬飢疲之卒，衝出川西千嶺，實不可能，連日朱匪大部，又向崇化綏靖撫邊三地逃竄，徐匪大部退包圍附近，及其以南地帶，一部由阿壩，其餘渡岷曲河，東竄河口之匪，亦竄卓克基紅橋，又黨壩已經我軍佔領，判斷兩股匪，確有竄甘之企圖。

九月廿五日 毛澤東一股，竄岷縣南之卓克基紅土坡哈達鋪一帶，有向禮縣西和竄援之勢，徐向前竄回毛兒蓋。

中央軍薛總指揮岳副匪紀實

九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情報，川甘匪情，一、上下包圍於關中，經我收復，又求古寺之匪，亦於昨日退盡，二、據俘匪供朱毛北竄，徐匪一部約三團，向班佑南竄，聲言攻松潘，但昨日已抵哈達鋪一帶，三、有匪一部，竄至岷縣南二十里，四、覺本溪對岸之匪，約四千餘，分兩股向大寺口松岡方面逃竄，五、卓克基有匪約五千餘，正向阿壩方面移竄，六、我鄧軍（錫侯）於昨日佔領大秋地，匪向壤口梭磨方面逃竄。

續報，一、匪一部在岷縣東南卅里之廟溝，又一小部在哈達鋪，其下都在岷縣以西地區，四圍羅以西無匪，二、匪主力仍在岷縣南多納里紅土坡哈達鋪一帶，有向禮縣西和逃竄模樣，三、據投誠匪供，周恩來毛澤東率僞第一第三兩軍團，向岷縣夏河逃竄，徐向前陳昌浩率僞第四軍第卅軍，結晚竄至松潘西之毛兒蓋，擬與阿壩朱德張國燾會合。細者按，此節可參看第十四編，匪竄大小金川及毛兒蓋，八月九日之記載，鑒于學忠獲匪供詞，徐匪回竄毛兒蓋之原因甚詳故也。

西康縣周縣長獲匪復讞者函

第十五編 匪竄西北各省聚散之一斑

略謂案准大函，囑將敵縣朱毛共匪西竄時，受創經通開示，查敵縣界毗鄰城，恰在共匪西竄之衝，關係人民，異常驚恐，幸賴陸軍第十二師之六十九團，及六十師之三百六十團，十四師之第六團，與人民合力，延緩匪徒奸竄，及防匪一切工事，敵府對於籌備材料，撥派民夫，調練壯丁隊各事，已疲於應付，該匪亦以敵縣防衛嚴密，遂敢遁向峨縣屬拉子口而去，縣境得以安寧。

文縣幸縣中幸復綏寧函

在朱毛西竄，未經敵縣，惟二十四年四月中，徐匪由四川通江進援松潘時，先從我縣屬東路中廟李子兩鄉，並南路柏元鄉之石磨河，竄撲，意圖劫掠，經第一師殺敗退去。

禮縣黃驢長光復復綏寧函

查我匪西竄時，因本縣保甲組織嚴密，壯丁防範嚴密，匪探無從混入，不知城內虛實，故由敵縣西北兩山邊界，繞道而走，是以未敢入境，相應函復。

成都二十六日專電

匪主力仍在峨縣南之參納里紅土坡哈達鋪一帶，有向禮縣西和竄援漢源，又據投誠匪供，周恩來毛澤東率領一三兩軍團，向峨縣夏河竄去，徐向前陳昌浩率領第四軍三十軍師晚竄至松潘西毛兒蓋，擬與阿達朱德張國燾會合。

參戰團總鄭錫侯有電

據俘匪供稱，馬塘匪總醫院病官兵，約七八百名，夜宿無房舍，聚集大樹下，夜晨即死十分之二三，食糧缺乏，多食麥麩子及牛皮充飢，尚不得一飽，飢寒死者，塞途，每百步中，即有死屍十餘具。

九月二十七日 中央軍王軍長均鑒毛匪於嘉州鎮。

王軍長二十八日專電

毛澤東率衆二萬餘人，武器齊全，在哈達鋪嘉州鎮一帶，匪兵因飢寒交迫，均疲不像人樣，且多爛腳，行動困難，死亡日衆，落伍者，即予殺死。

十月一日 朱毛徐股匪，自動竄出川邊，川省各界決議，開剿匪勝利大會，頒揚委員會長之偉烈戰功。行政院軍委會函，發表唐式遵，潘文華，王懋緒三軍長函。

成都一日專電

省黨部以剿匪軍事，節節勝利，已呈准中央，於晚十時舉行慶祝剿匪勝利大會，一日召開會議，推定省黨部，省政府暨參議團為籌備會常委，負責籌備慶祝事宜。

十月二日 毛匪澤東率部竄至西河壩縣間。

國民政府令派蔣中正兼西北剿匪軍總司令，張學良兼副司令。

鄭州二日專電

川省赤匪被我軍久困荒地，飢寒交迫，刺奪番民衣，並以嬰孩果而者，時有所聞，加以受我軍追擊，企圖竄擾甘青邊境，日前隨步眠縣一度發生匪患，經王軍長部，予以痛擊，匪受重創，狼狽退竄，現眠縣附近，已無匪蹤。

天水二日專電

毛澤東率匪衆三千餘，突向西河壩縣一帶猛攻，我五十一軍，乃新十四師奮勇阻擊，隨東南一帶激戰甚烈，子彈盡，全縣離天水赴西河壩。

十月三日 共匪毛澤東圖渡黃河不逞。

國民政府派顧祝同為軍事委員會四川行營主任。

附四川行營組織（三廳、八大處、兩會、一室）

主任，顧祝同。

第一廳，廳長賀國光。副廳長鄒文華。第一組長劉倚仁。第二組長漆奇。第三組長陳鳳韶。

第二廳，廳長陳誠。副廳長文聚。第一組長程懋熙。第二組長

鄒公輔，廳長韓德勤。副廳長盧旭。

總務處，廳長。副廳長柏良。第一組長

軍法處處長熊中翰。副廳長余志義。軍法處處長陳恩普。副廳長余恩秀。

交通處處長周鳳年。副廳長余志義。巡撫處處長林湘。副廳長鄧星翼。

政訓處處長賀衷寒。

副處長袁守謙。

軍械處處長徐培根。

副處長李奉憲。

衛生處處長盧致佳。

財政監理處處長謝吉玉。

副處長劉航琛。

公路處處長胡嘉詔。

兵工建委會主任陳振先。

禁煙總會常委程壽。

文 學。

甘乃光。

主任秘書李鴻基。

第一組長張開遠。

第二組長饒德遠。

中央軍薛總指揮部剿匪紀實

九月三十日至十月六日匪情：(一)川甘邊區，齊哈瑪寺之匪，圍竄黃河，經我夏河民團擊潰，仍向阿壩邊竄；(二)匪供，徐匪向前，由毛兒蓋竄至草地，凍死極衆，又回竄毛兒蓋附近，僞九軍團，在哈龍崗又黑水灘在附近，竄到匪約萬人，該股有偷渡岷江，竄向沿江橋樑，毛澤東率三個縱隊，由哈達鋪向東北移動，其先頭之僞一軍團，第一師人約三四千，敬晚竄至新市鎮，有日竄竄餘部，有日至榜羅鎮，川西北方面，(一)日兒都被匪攻陷，(二)在周舉東北，(二)日京基松岡，紛集匪萬餘。

十月七日 蔣委員由蓉飛陝，川黨政通電：本日于總司令學忠通電報告匪情(于電已見第十四編)。

川黨政軍附作民劉湘賀國光祝捷通電

委員長蔣鈞鑒，國家不幸，亂生封疆，荼毒生民，於茲九稔，鈞座秉中樞之大命，揭麾下之才威，指揮若定，變壞成新，大捨寶憤之氣，昨年既殲滅於皖贛，嚼鐵含刀之憤，近頃復屢平於西南，功在黨國，深被蒙元，大會嚴七日召集省會各界，計到童子軍萬二千人，新運勞勛服務團八千餘人，壯丁隊二千餘人，連同黨政軍學人員，及民衆共六萬餘人，爰有全場，一致之決議，肅清匪勢，藉伸感激，倘冀節銳重臨，併輿遠則匪軍前敵各將士，克慎克勤，在最高統帥指揮之下，作驅縶之邁進，建不朽之奇功，郭本邦基，咸資嘉訓，除電慰中央明令嘉獎外，謹電上陳。諸維鑒。

編者按，此等粉飾太平之把戲，自古以來之名將多深惡而痛絕之，展開一部二十四史，逐處可以看到，不料我自尊無上領袖羣倫之蔣委員長，反放任不禁止，朱毛竄出江西，這樣把戲，南京大做而特做的，做了第一次，今日朱毛南竄四川邊境，這樣把戲，四川又做效南京，大做而特做的，做了這第二次，此後朱毛竄到西北，第三次的祝捷把戲，將來要在何時何地表演，才算相宜，要問問善於揣摩最高統帥心理的先生們，大家如此上下相諛，演成頌不敗之捷，

滑之既廣，流毒愈深，然而受之者無聊，倡之者無恥，和之者無知，抑推有首之者有罪，假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十月八日 蔣委員長令設行轅於宜昌，以參謀長陳誠，主持剿匪軍事。

◎宜昌行轅所轄軍國序列，詳見附圖乙茲從略

十月十一日 蔣委員長由陝飛開封。

十月十三日 蔣中央主席毛澤東，竄入三邊，及保安與陝匪劉子丹徐海東合攻。

蔣委員長由開封飛太原。

薛總指揮部剿匪紀實（十月七日至十三日匪情）

（甲）川甘邊區。一、毛澤東率偽一三兩軍，編為三縱隊，毛為總指揮，計有匪五千餘，竄到甘肅之通渭，及其西南之榜羅鎮一帶。二、現徐匪向前率偽第四及第三十兩軍，由毛兒蓋向蘆花城南竄。三、偽四軍方面，現只有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四軍，其餘偽第二十五、第三十二、第三十四各軍，均係空銜。四、朱德率偽第五軍，第九兩軍，及徐向前之偽第六、第三十一兩軍，踞阿壩，企圖偷渡黃河北竄，卒為我軍堵截未逞，現朱德似率一部經項口，竄至蘆花河附近。

（乙）川北方面。一、三十日由覺巴竄竄抵白河附近之匪，約六七百，現在掠糧食屯積，還往彼岸。二、匪約七六百，東由岷嶺沙坪渡河，向我射擊，入夜乘木筏十餘隻，搶渡，經特擊沉兩筏，斃匪甚眾，餘仍退回彼岸。三、卓克基松門之匪，因出掠糧，一部進擾噶爾丹寺，並向下游活動，一部由岷進擾觀音菩薩等處，經我痛擊，斃匪百餘。

續報，賀主任前未電，朱匪之偽第五、第九兩軍，及徐匪之偽第四、第九、第二十、第三十一主力，在卓克基後馬斯之線，一部竄至周倉西北之觀音菩薩對岸，業經我軍擊退，一股竄至綏靖對岸之草山，有搶渡大金川之企圖。

（丙）門東方面。一、據偽總部無線電訊員供，徐匪主力，竄西康，殘匪除朱德外，皆已入甘，偽陝甘支隊長，偽參謀長，偽參謀長張劍英，偽第一縱隊長林彪，參謀長左權，政委孫德勝，偽第二縱隊長彭真，參謀長蕭勁光，政委李富春，偽第三縱隊長鄧毅。二、賀主任前未電，毛匪率第一、第三兩軍，由甘肅進擾北之張易鎮，竄

匪股竄至固原南之青石嘴會合，庚日復向東竄，至平涼北之文家溝梁家莊一帶，現我軍分途追擊中。

西安通訊

本月十二日左右，毛匪竄至環縣一帶，經我馬鴻賓追擊，匪遂入陝北三邊，（按三邊即鎮邊城定邊）及保安一帶，與陝北赤匪會合，至此甘境，已無匪蹤，西蘭公路交通，亦於本月十三日恢復，三月以來，迭被徐海東及川匪兩次之竄擾，地方損失奇重，現甘省當局則陝北殘匪計，增加馬鴻賓部，進駐陝甘省邊地一帶，何柱國部騎兵一部，已移防蘭東慶陽正寧合水一帶，行發張副司令學良，於本月十一日，由陝飛蘭州，十二日由平涼飛返西安，現陝北人民，覺明日衆，政府以人民漸有覺悟，誠為良好之現象，特頒發佈告，通輯陝北各匪首，並規定賞格，以勵人民自動殺匪，而除巨患。

匪首姓名	獻首級	生擒	證明確鑿	該匪所任偽職	匪首姓名	獻首級	生擒	證明確鑿	該匪所任偽職
劉子丹	一萬元	二萬元	六百元	偽軍會主席	楊祺	三千元	五千元	四萬元	偽四十二師師長
高剛	三千元	五千元	四萬元	偽二團團長	劉子昌	三千元	五千元	四萬元	偽第一師師長
賀德年	二千元	三千元	二百元	偽一團團長	楊泰	三千元	五千元	四萬元	偽師長
王兆相	二千元	三千元	二百元	偽游擊隊長					

一、除右表所列匪首外，凡充偽省委偽師旅長政委等匪首，生擒者，各賞洋三千元，獻首級者，各賞洋一千元。

一、凡充偽縣委偽團長政委等匪首，生擒者賞洋五百元，獻首級者各賞洋三百元。

一、凡充偽區委偽鄉長或連長團政委，及赤衛隊各級隊長等匪首，生擒者各賞洋二百元，獻首級者，各賞洋一百元。

一、凡充偽各級農工會長等匪首，生擒者各賞洋一百元，獻首級者各賞洋五十元。

一、凡被脅迫爲匪，不論首從，能將上級之匪捆綁來獻，或獻首級者，除赦免其罪外，照額給賞，更得敘功錄用，以資保障。

附記劉子丹之生平

劉子丹現年不過三十三歲，許多人和他認識，他的家庭還是地主階級，也是陝北保定縣有勢力的人家，民十一他在榆林中學讀書，因為鬧風潮，被學校開除，陝北榆林中學，知縣德範範學校，爲陝北共產主義傳播總機關，劉子丹被榆林中學開除後，會受黨派師範生熱烈歡迎，十四年，他代表全陝北學生，到西安出席陝西全省學生聯合會，聲名漸噪，旋入黃浦軍校第四期畢業後，隨軍北伐，至武漢被派至馮玉祥部任總政治部宣傳主任，此時，劉已爲黃浦當局（蔣中正）所賞識，即其北上旅費，獨爲七百元，其餘普通爲三百元，十六年，任馬鴻逵政治處長，武漢政變發生，馮玉祥將當時有紅色嫌疑工作人員，一律車送回武漢，劉子丹亦在被送之列，劉於過武漢時，平漢線上之後，立攔北平車，直回陝西工作，十七年，陝西渭水南岸華縣渭南兩縣農民暴動，劉即任農工紅軍副司令。後被宋哲元平定，乃陝北北任共產黨陝北特委，多方活動，曾任國附等職，鼓勵兵燹者，凡十數次，每次得槍數十枝不等，二十年被敵兩生牧編爲團長，駐邠州，旋被廣東陳國璋總司令派長，駐隴東寧縣，陳國璋失敗後，又回陝北，此時皆爲劉子丹不得意時期，二十年，井岳秀部下團長姜占魁，在米脂殺德毅青年學生，陝西省黨部，亦派員加緊陝北反共工作，本來出路甚窄之陝北青年，知識份子，此時人人自危，乘勢入劉子丹部下，自此以後，始有大批幹部，而形勢大爲改觀，二十一年山西實行鴉片公賣，從前專以保護陝北煙土入山西爲業之饒客，整個失業，於是亦列入劉部下，劉並搜剿團槍，勢力日大，二十一年，始成立紅軍，二十六軍，及陝北蘇維埃，二十二年，陝軍騎兵團王泰吉之變，亦增加劉之勢力不少，劉之個人性，強富煽動性，政治與軍事知識，皆有相當長處，更加以地方黑暗，政治爲背景，容易煽動，遂成今日之患。

十月十四日 毛澤東股匪遮斷西蘭公路，欲窺伺蘭州，新張督辦盛世才，復電關請並不赤化。

西安通訊

朱毛股匪，分竄以來，自一竄竄甘後，交通不便，此處剿匪消息，外間頗難得其真象，近據隨南來人談，上月一股由川境拉子口，向甘境竄擾，匪實無有何進攻之能力，由拉子口竄往岷縣，旋一股向通渭急越北界石鋪進竄，總計約匪萬餘人，匪首毛澤東，彭德懷，林彪，博古等，重要匪首，均在其內，當經我隨南駐軍集中痛擊，並經截斷甘匪之聯絡，分途追擊於九月二十八日晚間，匪千餘名，竄至蘭西境內，經我軍痛擊，匪即不支。

北軍，同時武山侯家山附近，發現匪數千，亦被我軍追擊。

本月初，岷縣一帶之匪，已解歸部，其甘境匪部，約萬餘人，現已實至渭河，沿關山山內，西蘭公路，因被擾，目前已停止開車，岷縣政府，現收容投誠赤匪數衆，約共千餘名，多係覺悟份子，且因飢寒交迫，多已不堪再戰，甫經接觸，即行潰退，蘭南各縣，流落之匪徒極多，形同乞丐，狀極可慘，由川入甘道路，已被封鎖，匪決難再入甘，毛炳文，馬鴻賓等部，現在蘭東方面截堵，以阻其入陝北之企圖。

新疆督辦盛世才李溶通電國語

略稱，近接各方來電，謂新聯社傳出消息，新疆業已赤化，已與中央政府，脫離關係，合併爲蘇維埃聯邦之一等語，遂道傳聞，殊深訝異，查新省自四一二改革以來，世才潛等，分掌軍民兩政，始終以竭誠擁護中央，服從中央爲職志，以期促進國家之統一，而謀人民之幸福，所有經過事實，諒爲國人所共見聞，上項顯係破壞中國之人所捏造，意在淆亂視聽，轉移視線，使之自相驚疑，以減少上下一致團結之偉大力量，作僞心勞，良深浩歎，現新省匪亂已平，正在從事建設，力謀各項實業之發展，關於一切政治設施，在在秉承中央之意旨，與遵照中央之法令，事實俱在，無庸割白，至於鄰邦蘇聯，亦不過依中蘇恢復國交之宗旨，相互通商，敦睦邦交，何得杆弓蛇影，認爲赤化，夫捏造謠言，希望搗亂，此國人司空見慣之伎倆，其處心積慮，婦孺皆知，我臥薪嘗膽之國人，當能燭照奸謀，不爲所惑，盛世才李溶寒西叩。

附記，新疆督辦公署駐津代表張元夫，二十五日特電迪化盛世才探詢云，二十四新聯社稱，新疆已加入蘇聯，改爲土耳其斯坦蘇維埃共和國一節，消息突兀，真象難明，知其荒唐可笑，然其除一般疑難見，有急速更正之必要，即請電復。

新疆盛世才復張元夫電

電悉，所謂新聯社電，謂新疆已加入蘇聯，改爲土耳其斯坦蘇維埃共和國一節，不勝詫異之至，查迪化近來，每日電情異常，新報汽車，往來如恆，以上消息，樣與事實，未免可笑，想謠言別有作用，弟在新就職之日，即已宣稱，以永安新疆永久爲中國領土爲天職，山河可改，此志彌堅，終即更正爲盼。

十月十五日 毛澤東彭德懷在平涼望川一帶，劉匪子丹等股在洛河川。

北平專電

軍事 毛澤東彭德懷仍在平涼涇川一帶，劉子丹大股在洛河川數日前，劉匪一部在甘泉縣境，勞山設伏，與正在行軍劉匪中作遭遇戰，匪利用地勢，何師略挫，南路援軍，仍不能與北路之井（岳秀）高（桂滋）兩師銜接，關山三邊至涇川之線，危險頗多，河間受威脅，與匪對峙之各軍，有集中力量，緊縮防區之趨勢。

西安通訊

陝甘剿匪軍事，由沈寂而轉趨緊張，主持剿匪全責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現在積極組織之中，不久即可成立，日前蔣委員長自成都飛來，對各將領親授機宜，一俟前線各軍配備完成後，當對匪施行總攻，一方面消滅劉子丹餘部東南股，一面肅清由川竄至甘邊之朱毛徐殘匪勢力，以完成剿全功。

陝北方面 自王以哲所轄各師，調駐延安一帶，將虜寇解圍後，前方士氣，為之一振，數日前，在甘泉北二十里處南七十里之大小勞山附近，與徐劉二匪及其新成紅軍第二十七軍，共約七八千之衆相遇，乃演成近所未有之劇戰，王部何應中師，適當此路，奮勇應戰，終日肉搏，結果匪傷亡約千餘名，俘者數百，何部亦傷亡四百餘，并俘團長一，營長二，此役徐劉兩匪，以損失過鉅，補充困難，疲乏不堪，乃在其新根據地石門子，（在保安與甘泉之間）密召各集會議，以商挽救之法，經王軍長探悉，即派飛機兩架，前往匪巢威嚇，匪欲竄出重圍，殊非易事，遂東有黃河之險，及香軍之阻，南有王軍層層封鎖也。

甘肅方面 關於陝西隴南方面之軍事，自潛伏川西松理茂嶺深山大澤之朱毛徐，月前越岷山而北，以達於隴西之洮河上游，徐向前則自另一路，竄入隴南西固一帶，上月底，拉卜楞臨洮（距蘭州二百里）等地，並發現匪蹤，因之共匪餘喘復舒，由川之西北隅，而甘之岷洮，而天水，而隴東之平涼慶陽，至陝北之延安，檣線，已成遙遙對峙之勢，地軍事家觀察，匪確有越過西蘭線，以圖與陝北之匪會合。

現時毛澤東部人數，約六七千人，當其至岷縣，即折而東北，至武山，其地東近天水，西北近隴西，為子學忠之防地，于部不斷與匪接觸，毛匪旋越通渭而上，復轉而東行，現正向六盤山一帶推進，故其東出之計劃，至此已惘惘，國軍正在平涼固原慶陽諸重鎮佈防。

十月二十日 軍委會武昌行營，本日撤銷，蔣委員長由太原飛奉化。

十月二十八日 蔣委員長由奉化飛南京。

十月三十日 行營參謀團本日結束。

十一月一日 委員長重慶行營，組織成立，開始辦公，四川劉軍總司令劉湘直屬之唐潘王三軍，同時宣佈就職。

唐潘王三軍長就職通電

衡路，奉率軍事委員會命令，國民政府簡派狀同開，派唐式遵爲陸軍第二十一軍軍長，派潘文華爲陸軍二十三軍軍長，派王縉和爲第四十四軍軍長各等因，先後奉此，適於十一月一日，式遵在瀘川軍次，文華在名山軍次，縉和在廣漢軍次，敬謹宣誓就職，竊式遵文章詞緒，效命我行，踴躍二十載，時艱莫補，負疚良深，乃蒙層奉，不加斧鑕之誅，反予師範之假，乍膺新命，五內慚惶，惟望黨國先進，遐邇同舟，時調箴規，俾資矩矱，不勝企禱之至。縉者，均已辭到，四川省內有重慶行營，四川鄰近有宜昌行轅，西北又有鄂匪總部，其形勢異常嚴重，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其結果天將雲散，匪窟一空，并不聞中央有何懲罰，然則四川既有行營矣，而宜昌何必再設行轅，武昌既有行營矣，宜昌何必再設行轅，一廢一興，無非曠日，庸材誤國，莫此爲甚，綱紀廢弛，是是非非，待諸月旦。

十一月六日 蔣委員長令劉湘負責指揮川匪軍事，并令李家鈺部開赴西昌。

現因行營移駐重慶，爲謀略置放起見，嗣後關於川匪戰略，當由行營隨時規劃頒行，但前方作戰，應由劉總司令負責指揮，各軍亦應仍報請劉總司令，就近處理，又李司令紹衍亦應歸劉總司令就近指揮，俾得迅速，勿失機宜。

十一月八日 朱德徐向前脫離，再度陷瀘山縣城，一股竄大邑未遇，行營楊秘書長永泰，談述竄匪情形。

行營楊秘書長永泰，談川匪近況。

川中赤匪，自從向前脫離松潘理番總功等地，朱毛復竄在興徐合股後，八九月間，經委員長督飭中央及川中各軍，加緊圍剿，本將匪困於丹巴以東，懋功以北，理番以西，松潘以南之地區內，周圍各路地方，並經修築堡壘，修築防禦工事，嚴防該匪竄去，但匪之地區內，定糧將絕乏，後因欲劫掠居民，及煽動寺觀之牛羊，以爲補充，而居民與寺觀等，又糾合與匪作死戰，該匪遂，遂爲匪黨所迫，全軍覆沒。毛澤東因與徐合火，獨留彭德懷

三
何可以不
消滅地
夫合股

率匪幾五六千人，沿川資甘邊境，竄回紅崖，經國軍沿途擊剿，潰散不少，僅剩二三千人，竄據陝北，與劉子丹合股。此股力量，雖有限，近西北則匪勢漸成，不獨於甘境滋擾，加以熾滅，至朱毛兩股之大部主力，仍悉數困處上述之原地，最近又挾其主力，企圖南竄西昌一帶，經政府派兵阻擊，與丹巴烈功寶興等地，各該地之駐軍，竟先後撤退，現委局長已將各該負責軍事長官，分別懲處，申明賞罰外，本月二日，四川剿匪總司令劉湘，已親赴岷縣，指揮各軍痛剿。

十一月十一日 朱德從前重陷天金城，屯區喇嘛夷民，黨魁抗匪，崔二且小股，同日竄城口。
十一月十二日 共匪朱從回寶榮縣，縣長周翼之避。

藩縣通訊

近因赤匪回竄，功撫邊境各縣，人民紛紛逃離來，先後約達七八百人，其中尚有夷民及喇嘛等，婦孺成羣，時被賊寨，賊寨至修，縣府及紅十字會，刻正設法收容中，聞省賑委會派員攜款到，放放急賑，現已有大部，前赴成都，而後來者，尚源源不絕，據說，赤匪初次竄入屯區之際，曾派員探夷語之宣傳員多人，分赴各縣屯，挑撥漢夷間之惡感，聲言為甘民謀漢官，及防軍隊，免除一切租稅，并高唱民族自決，謂夷民應獨立建國，不能受人統制，夷民初尚有為言所惑者，故土而古鳴等，曾一度投降匪部，殊匪部到達後，對於夷民所信仰之喇嘛，初則宣傳宗教自由，允可令保護，繼則毀廟焚寺，及一切法器，并捕殺大喇嘛數人，對於土司尤極端壓迫，將所有糧食牛羊，一概沒收，而以其一部份授之普通夷民，惟各夷民，對於喇嘛，恆視為神聖不可侵犯之地，對於土司，尤視為權威，仍無所謂敬意，因因匪部四出搜掠，迫夷民壯丁為奴，并縱火焚燒房舍，於是各夷民憤而入骨，加以匪部喇嘛，所發賊文告是書，由各大大喇嘛專人轉出，夷民終為令科玉律，遠在蘇永和馬海椒寨代應各土酋，及各大喇嘛之下，協同漢人所辦之民團，發起抗匪，匪部大隊來攻，則堅壁死守，或退往深山河谷之間，若遇匪部分散，或係小隊經過，則放槍三五五，並槍聲，或潛伏森林之中，或隱於岩之上，被擊射擊術極精，固無虛發，匪部當之，絕無幸免者，至於大隊作戰，則在一夫當關之地，更不避一切，勢如潮湧，當此艱險，備鋒守，血戰山河，此種野蠻式之戰鬥，殊匪損失極大，計在屯區，被夷民殺斃者，至少當在百人以上，匪之宣傳術，於此亦完全失其效力，前此編

政府當局
早去宜

森部之取懋功，亦以夷人之功爲多，匪因此對於夷民，極爲痛恨，此次捲土重來，乃對夷民，大加殺戮，以示報復，現屯區夷民，除老弱出而避難外，壯丁仍多伏深山，時時與匪爲難云。

十月十七日 軍委會行營主任顧祝同，馳赴邱師督師。

十一月十九日 川軍與匪戰於和香場敗之。

成都專電

巧婦等日，我軍由鶴林場向觀音場挺進，我郭楊兩各師，痛擊匪潰退同名山天全，刻正會同名山之某旅，及雅安劉文輝軍追擊中。

十一月二十日 川軍收復夾門關，匪退名山之高山。

成都二十日專電

軍息，剿匪軍連日佔領夾門關百丈等要隘，二十日，劉湘復乘勝追擊，又將鶴林場新店子一鼓收復，匪向高山等處逃竄，又前線電話，連日前方決戰甚烈，幸我各軍各部將士，勇猛前進，在觀音場中擊退匪林某旅，夾門一帶，往復衝殺數十次，洵爲剿匪以來之空前未有之巨戰，劉總司令會親臨前線，指揮督剿，士氣尤爲振奮，新店子距名山城僅二十里，名邛一經打通，則匪更無所爲矣。

十一月二十二日 朱德徐向前回竄，再陷榮經縣城，劉總司令湘赴平雅場督師，個佈獎懲，士氣爲之一振。

邛崃二十五日專電

殘匪經我軍大部進攻後，主力已經摧毀，本日我軍向匪大部聚集之油榨沱方面進逼，仍以飛機掩護前進，戰事之烈，不減於前兩日，左翼則由名山前方出擊，匪向雅河兩岸奔竄，因雅安方面，現有我軍大部扼守，殘匪繞天全蘆山榮經，直竄漢源，計此役匪式連軍長，率部增助，及王旅某旅，向匪猛攻，截至二十三日止，五旅已佔領水口對岸之馮家山，范師已佔領新店子和尚岩，與名雅邊境，潘文華軍長，亦率部清溪兩旅，向前猛進，剿匪旅，確已佔領張子岡，觀音岩，食旅已佔領中峰場，出川店溪溪溝，雅文前，已由薛總指揮岳負責恢復。

四川剿匪軍劉總司令湘頒發命令

恩海海關副總辦師長職，教導師楊國楨撤職，留任，戴湖圖功，旅長周重生，記過戴罪圖功，所部團長，撤換以行營服務之杜昭宗補之，石頂谷張錫誠各記大過，旅長梁樹勛，開守名山縣城，有功，重慶不作戰努力，准予記功，楊師副官長，王登谷作戰有功，記名團長，先行補用。

十一月二十六日 共匪南向總退却。

今日我軍左右翼，仍奮勇猛攻，肅清天地山之匪，匪部已開始退却，朱德部已開始遠行，徐向前則將殘餘匪衆掩護，我軍已將趙家營，棉花坡，沈家崗，萬古場，樂龍山，天池溝，洪家山，高家場一帶佔領。

十二月四日 共匪大部，在雅河以北整頓天廬，一部猛撲漢源，縣長鄧明樞死力拒守，匪未得逞，另一股越過雪山，回竄西昌，蔣委員令李鈺部移守西昌，羅匪爭輝，劉文輝軍助於猛虎岡，牛屏坡均被劉軍克之。

十二月八日 蔣報云，官家口匪部，急向廬山退却，廬山之匪，向紫陽關退却，紫陽關之匪向榮縣退却，榮縣之匪向漢源移動中。

十二月十四日 中央軍薛總指揮岳克復經榮縣城。

薛總指揮岳呈委員長電

十三日，馬皇岡親督劍吉子岡之役，我聯隊兩師，同大雲與匪首朱德所部之主力，係第四軍第十一、十二、十三師，血戰竟日，黃昏時將其全部擊潰，十四日晨，涉掃戰場，計埋匪屍一千三百具，收獲傷匪七百餘名，生俘五百餘名，愈獲步槍四百餘枝，我傷營連長以下官兵六百餘名，十四日繼續攻剿，新添姑驛星場之匪，我隊於十四日破福星場之後，即乘勢夜襲榮縣，十五日子時，佔領，匪向西北潰竄天全，現派有力之一部，向匪猛追，我榮師亦於昨夜佔領新添站。

薛總指揮部秘書處收獲辦事處電

本軍奉命收復榮縣，本月七八兩日，先後將雅屬之大河邊，雙魚石，沙壘各要隘，克復，我軍進至馬鞍山吉子岡飛龍關時，因特險據險，有意死守，我吳縱隊五九、九十兩師，自十日起，對其猛攻，否創數，肉搏數次，均未得寸，後我五九、九十兩師，於十三日冒雪分途夜襲，將匪之主力，係四軍十一、十二兩師，及徐匪之部，完全擊

爲追剿以
來第一次
與匪硬上

共匪四竄記

五五四

潰，匪潰退時，跌下山者，不計其數，我乘勝追，十五日晨四時，已將榮經城及附近要隘，完全佔領，計獲匪二千餘，俘匪七百餘，獲械及輜重無算，爲入川追剿以來之大捷，我軍傷亡官兵二百餘特聞。

榮經縣專電

據俘匪供：（一）偽第五第三十一，第三十等軍團，漢源向北回竄。於文日經榮經向新添站竄去。（二）與我軍抗戰之匪，爲偽四軍三十二、三十三等軍偽四軍位置於西居坪，屬崑山，觀音鋪，吉子岡，茅草岡，偽三十二軍位置於羊子嶺，偽三十三軍位置於偽四軍之左屬黃家莊馬皇岡。（三）匪首徐向前於福星場指揮，朱德，於匪左翼方面任指揮。（四）偽四軍及偽三十軍被我擊破後，匪軍紛向花灘場潰竄，其一部向天全潰竄。

十二月十八日 共匪南竄，謀大渡河，會理發生地震，金沙江斷流，可以徒涉。

成都訊

連日以來，匪都在名印一線，節節敗退，乃積極企圖竄擾，寧屬各縣，我軍已於大渡河沿岸，及大小相嶺一帶，嚴密佈防，榮經潰匪，繞道圖竄富林場，該場爲漢源縣所屬，適當渡大河岸，爲軍事上必爭之地，匪如得手，不難長驅入寧屬各縣，幸我軍發覺，早與頭衝擊，始將匪部擊潰，鄧錫侯部之楊秀春師，於九日指揮楊樹軒林翼如兩旅，攻大川之匪，十二日已將大川克復，即向大河壩後仙關進剿，十四日佔領仙關。

成都航訊

本月十八日午後二鐘十五分，成都市面忽覺地震，至十九日，繼續震動五次，觸探震源，在馬邊一帶，茲悉此次地震，影響極大，會理屬金沙江江流，爲之截斷。

會理縣縣長趙均舒電

據魯軍國總團報，該地係日山岸崩潰，金江斷流，已可徒涉，被災數十家，除派員分馳往勘，分籌開辦賑濟外，謹此陳報，懇請飭電下流各縣，預防橫決。

編者按，南京定鼎之秋，北方軍閥，馮國璋未就範，井崗山朱毛正在滋長，其時軍事當局，決計先討馮閥，揮師北向，對於朱毛盤踞，認爲小醜跳梁，易於捕捉，不料未及數年，赤禍蔓延，蔓延全國，向來忽視之朱毛，弄成不可收拾

之巨款，在初以爲敵對之鴻閭，畢竟握手言歡，一堂歡聚，孰謂當局有生見之明乎，傳曰，失之毫釐，謬以千里，諺曰，棋差一着，滿盤皆輸，此可爲當局者誦之。

十二月二十八日 蔣委員長委劉興爲二十七軍軍長，在蔣委員長任期間，當代給蔣贈主任。

附川西各縣長復職者函

蘆山縣趙縣長萬鑑函 此次朱徐股匪，自十一月八日盤據蘆山，歷時三月有餘，人民受創較前尤爲慘重，統計傷亡人民，約有三千，財產損失約二十餘萬元，經此兩度劫後，十室九空，大都家無餘糧，體無完衣，鳩形鵠面，立備極慘痛，當由中央軍蔣岳總指揮派田毅政訓員辦理天蘆善後委員會，蘆山分會，由任主席撥款一千五百元發賑，又蘆山城南北鐵索橋被匪燒斷，此橋爲川康大道，關係非小，敝縣到任後，已請省府設法撥款，并向各縣籌捐興修，以利軍事。朱徐既反政得利，復陷蘆山，扼險以守，圍剿困難，匪焰日熾，川南各屬，岌岌可危，幸中央軍第二路軍劉總指揮薛岳部，趕程入川，潰邊境尾追截剿，中央軍胡宗南師，由川西北節節進取，川軍各部，及民團丁隊，幸蔣總指揮，抱穩紮穩打之政策，調度有方，攻守得宜，乃於二月（二十五年）十五日，一鼓作氣，努力猛攻，齊頭併進，破匪雅河防線，佔領金雞關，飛仙關等處要隘，匪軍大受包圍，朱徐兩部，損失甚重，至此勢窮力蹙，狼狽退出蘆城，得以重新收復。

大邑縣張縣長瑞徵函 竊謂，軍前金前縣長承宣，督修完成全線鐵堡，共計二百一十七座，井山溝設嚴防全屬各要隘，普設警備哨，官民稽查保甲，編制壯丁義勇隊。臨時作戰，由軍四十五團盧兩旅，駐雅河一帶，兼堵時，赤匪徐向前陷寶興千川，直襲大邑縣境之橫山關，進窺西城於十一月八號，由本縣臨陣圍剿指揮王千華，縣長楊獻廷，率領雙河都江鎮四隊，向橫山關右側進攻，當與匪激戰於白塔山麓，肉搏數次，率將白塔高峯佔領，是役陣亡任縣長，李隊長二員，傷團丁數人，是後遂日開展，奪回橫山關，直抵大川，於是注楊二員，復聯合印隊圍剿，於十一月二十三日夜襲，匪軍隊掩護，殊抵大川後，全軍已成坵墟，聞無人跡，正四面搜索間，適由草煙蘆葦中，竄出匪衆二人跪訴赤匪殘酷，泣求救護，當飭前哨直達匪軍駐處，（大川附近李姓家）值其離匪未遠，四面鳴槍環擊，俘獲匪糧運隊長等重要份子，斃匪營長多名，并奪獲步槍槍枝及重要書翰多件云。

榮經縣呂縣長瑞函，（前前）榮經縣之撫恤主任張樹齋轉。

朱毛股匪，乘機自竄歸天贛後，川軍一致推進，並組織追剿隊，深入匪巢，二十軍軍部，且進駐寶興前八十里之鹽井坪，以勵士氣，惟聞赤匪自朱毛合股後，聲勢較為浩大，其竄康北之匪部，雖曾犯青海，而阻於黃河之泛濫，國際路線，仍難打通，其企圖似已完全失敗，且困於給養，煙烟瘴雨，馳突維艱，絕跡秋矣，讀者知其極焉，必有第二度之震動矣。

此其是聞
除縣正堂
不知劉
湘如能
否
否
無天冤枉
無罪犧牲
飛機下炸
而炸民
令人不解

二十四年十一月初，赤匪復至丹巴回竄，突破金中山防線，再陷蘆寶，十一日又陷大全，其先頭匪隊，並由飛仙關擾及雅安之河北街，雅城各門，嚴局，設守禦之具甚備，隔河而望，一水盈盈，槍彈可達，幾以印者，為震動，其時匪首張者以二十四軍余味備團，僅有人槍六連，業經奉令觀雅，人心驚惶，較本年六月之變，有過之，而不及也。是日，周縣長聞之，對民衆宣稱，奉上峯電令，剿匪計劃，略有變更，現飭各部死守雅州漢源兩縣三縣，聲經已無兵可守，不得不放棄矣，聞之駭異，逃難者，絡繹不絕。十二日，周縣長四出佈告，略謂奉命赴南區組織行署，收容殘民，其時縣境尚無一匪，乃輕去縣城復由中途折回，不知所之，同時並迫令民衆，齊赴南區，致匪來以該區為掠奪之目標，損失甚鉅，縣長之咎，無可遁矣。十六日午前，忽聚飛機二架，向城內繁盛街市，擲彈六枚，當擊斃陳國棟等十餘人，傷三十餘人，同時在縣屬東區新添站，擲彈七枚，傷亡十餘人，又在南區廣興場，用機關槍掃射，城未陷，轟炸先施，誤會耶，抑有他故耶。十七日，縣人公衆紳士陳蜀才，統率全縣義勇隊，並調北區團練到城，以維治安，又一面電呈劉匪總部，制止空軍，急發下飛機符號，一面電請漢源劉仲泉師長，就近派兵來縣偵察，民心稍定。十八日，漢源派呂營長率兵三連，雲長長便衣手槍隊一隊，來縣散處東區，又調團堵截北區各隘口，縣人終以呂營不住新城偏倚為非，且懸軍太少，或反促匪來，特電再請增兵，何國援師未來，治城已陷，漢源方面，自衛且弗遑，更無暇芸人之田矣。十一月二十三日，赤匪由天全鴉子口取道北區小河場來撲縣城，且督隊前鋒未派偵探，臨事復漫無佈置，迨匪已入城，猶派人鳴鑼各安生理，每得槍斃，殊覺啼哭，而環城一帶，匪徒內之槍聲大作矣，又匪經過廣橋，不過三四人，乃守橋軍士，似無所視，而反於逃竄之民衆，堅不放行，官方哀求，亦置之不理，午後四時，匪部續到二百餘人，呂營之某團長，形色倉皇，略一抵抗，即向北門外集中渡河後，復由飛仙關向雅安退却，城遂失陷。十二月九日，中央剿匪軍第二路軍總指揮薛岳，率第四軍吳奇偉之五十九師，九十師，九十二師，第三十六軍周渾元之第九師，三十六師，九十六師，此外尚有中央軍之六十一師，川軍

四十一軍之王智遠旅，中央飛機隨之追擊砲營一營，均歸節制，在順慶奉命，以印雅道梗，不能隔雅河潯清衆經之匪，遂由眉州取道洪雅之雙魚石，攻羊子嶺，並分兵由雅安之沙坪，趨臨邛堡，以攻馬皇岡，茨院外，吉子岡，雙龍關等處，羊子嶺山勢險峻，積雪迷漫，不辨途徑，匪於此築工事數重，扼險抵抗，仰攻數次，不惜犧牲，仍未有長足之進展，嗣後始由雅安大河邊團隊李芝華等選壯丁二百餘人，用棕索脚，持大刀開路，導引中央軍由他道抄至羊子嶺之後，居高砲擊，匪始不支，又羊子嶺距城三十里，自是起，即聞砲聲隆隆，羣知救兵之來，不覺破口而笑矣。十二日，積雪未霽，聞負傷匪軍，由兩河口橫拾入城者，爲數甚夥，又聞吉子岡一帶，飛機擲炸彈擊其處，知敵事日趨嚴重，十三日，國軍攻茨院坪，急不能下，因該地雙峯對峙，一線中通，兩嶺雄踞山腰，守備匪軍，均屬百戰健兒，自以爲金城湯池之間，不是過也，是日飛機來偵察一切，並未發彈，午後三鐘，乃冲雲而去，匪以平日經驗，知爲時已晏，飛機絕無再來之可能，正思集兩嶺官兵，賭酒爲樂，以慰四起，新月未圓，不料飛機忽來，出其不意，向兩嶺四隅，投彈六枚，頓時血肉紛飛，炸斃匪團長二人，匪軍千餘，其倖免者，不過十餘人，幸此始發藥彈之效，剿匪以來第一快事也，是夕，國軍即佔領吉子岡全線，距城僅三十里矣。十四日，匪軍乃分東北兩路向天全之程家壩乘經小河場潰退，國軍跟踪追擊，遂於午後十一鐘克復縣城。北區匪隊，向以勇敢著稱，自縣城失陷後，仍退入北區，由彭大隊長朝榮，率槍數十枝散處九把鎖山林一帶，僞軍長羅炳輝以組織獨立團長誘之，彭亦虛與委蛇，勸其匪隊退出縣境，以便謀召當線，因此集中五六百人，其編成六中隊，仍潛伏各山，並派人飛報西康十六軍李抱冰軍長，請其特電行營，派兵救援，同時又分報漢源副師六中隊司令官，爲同一之請求，聞縣城收復，彭大隊長立率團到海印寺，暫花灘後之大尖峯一帶，截擊匪隊，當擊斃偽政治高級官員數人，匪數十人，奪獲槍十餘枝，匪遂退據小河場。十八日，匪在山後燬殺人縱火，肆行擄劫，彭大隊長住宅十餘院，亦被焚燬，致激團衆之怒，但小河場匪軍舉動，是役匪先佔要隘，陣亡團隊王德葵等十餘人，團乃退却，與國軍駐在地互有聯絡，尋奉薛總指揮部命令，撥與九十師五三七團團長薛繩武指揮。（未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

川康剿匪各軍之部署

一、孫錫侯部二十四個團，守瀘縣大邑以西之線。二、王銘章部六個團，於洪雅及觀音鋪築經之線，集結待命。

第十五編 匪窟西北各省聚散之一斑

。三、會徽據部六個團，集結於草場場水口一帶，待機復名雅交通。四、孫震部六個團，集結周公水大興場草場一帶，守備領應。五、李家鈺部九個團，於大樹堡富林西昌一帶守備。六、楊森部七個團，集結洪雅及中山坪寶江堰白子廟一帶守備。七、唐式遵部十六個團，駐木梯老三角堰一帶守備。八、王懋緒部十六個團，駐三角堰朱家場一帶守備。九、潘文華部十六個團，駐萬古場名山車站一帶守備。十、郭助興部八個團，駐名山萬古場一帶守備。十一、川軍總司令部直轄部隊約十個旅，駐印江一帶守備。十二、川軍軍十二個旅，駐雅安樂石關，及漢源一帶守備。十三、余松林旅三個團，於酒坪場新廟場一帶守備。

元月一日 中央軍三路攻佔鴉子口，偽匪長楊眉生。

梁經縣呂縣長組圖

二十五年元月一日，總指揮部以九十二師全部，進攻小河場之匪，同時又以團隊撥歸梁師長張盛指揮，是日軍團進攻小河場後，王蒙山之黃茅岡，大包頂梯子坪一線，分三路推進，以黃茅岡作主攻，由大包頂梯子坪向右侧方包圍，匪之歸路，結果掃除王家山板板一帶之匪主力，遂佔領鴉子口，是日共斃匪師長楊眉生以下數百人，團壯傷亡十餘人，匪悉入天全。

二月十四日 中央軍收復天全城。

梁經縣呂縣長組圖

二月十二日九十二師，進攻天全，思經附近之老平關，匪亦以兩中隊隨軍作戰，十四日，掃除徒陽之匪，收復天全城，緒論，梁經縣，斗大山城，昔人恆以匪所觀之，無足輕重，然當留康之交通線，羌江泰行於前，大渡河於後，且有相公瓦屋諸峯，雄峙其間，禍由帶河，險阻莫測，吾桑不守，則雅之藩籬盡撤，而雅之危矣，雖不守，而省南之門戶洞開，而省更危矣，朱徐自丹懋果同謀，重陷天全，更以勁率，攻印嶺固雅安，復由印嶺取經，並力圖趨富林，越天渡河而南，據原之勢，雖經乎不可復制矣，我二路軍，乃力與角逐，收復經後，承襲之於一隅，而粉粹其南侵之計劃，其於吾桑經，豈非有再造之功哉，然後知梁者剿匪之失敗，非用軍不龍職，川軍犧牲精神之偉大，實遠不遠國軍，徒令匪日益坐大，如原上草，野火不盡，東風又生，此則令人悲為不憤者也。

薛總指揮部剿匪紀實

猶知此一
在無可避
免當不能
不硬磨
皮也

余率第一縱隊與奇偉部，第二縱隊周渾元部，開至川北江油一帶，防佈嚴密，爾時自康定聚集松潘之匪，驟感威脅，決計分道潰竄。其右傾路線，由毛澤東率領殘部，向陝甘突進，其左傾路線，由朱德徐向前率領七八萬人南竄，連陷懋功、巴丹、金湯、天隆、聚經，企圖與自黔竄川之蕭克賀國兩匪部合股，至是余復奉命，由川東馳援榮經。二十五年春，我第十六軍收復合站，東唐毛牛等處，向丹巴前進，匪偽第三十一軍接觸，擊潰之殘匪，又折回川境，向松潘一帶潰竄，我軍冒雪浴血，擊潰殘匪，而克聚經，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余仍在沙坪督師，朱徐土匪，竟捷其南竄路線，在聚經東面一帶，山嶺通塞防禦工事，如羊十嶺、四居坪、馬鞍山、杞子岡、焚山岡、天台山、鹿子山、祿泉山、九龍山、馬耳山、各要隘處，遍築碉堡，層層守備，計劃周密，及聞我軍進剿，更調大股悍匪，日夜嚴守，并派小股匪隊，時出防線以外，避擊竄擾，來去飄忽，我第一二兩縱隊分作左右兩路，節節向匪逼進，一面電請空軍張指揮官，依期派機協助，我第二縱隊第五第九十六兩師，由左路進至大河邊，即與匪游擊部相遇，我前鋒立將匪擊散，九日我第二縱隊大部，由油溪崖平溪陡坎子等處之匪進擊，匪始不支，潰退守羊子嶺，該嶺高聳雲霄，高約三十餘里，坡峭路狹，其兩側懸崖絕壁，無路可通，匪憑高負固，死戰不退。時我第一縱隊進攻得手，捷報頻來，余為減少左路仰攻困難起見，令第二縱隊改攻為守，在原陣地據點嚴守，以牽制匪之右翼，急令第九十二第六十一兩師，及迫擊砲營，迅向右翼增加，以掩護第一縱隊，已進至孔坪，連日與匪周旋於高山深谷之間，九日，我第五十九師佔天台鹿子山，我第九十師佔白果坪，十日我第五十九師佔祿泉山，我第九十師佔四居坪，十一日，我第五十九師佔九龍山，我第九十師佔馬鞍山焚山岡，十三日，我第五十九師，佔馬鞍山，繼督補，十四日，懸城最烈，犧牲甚大，我第九十師佔杞子岡，匪傷亡甚重，十五日，我第九十師遂克聚經，當我軍之進攻也，雨雪紛飛，匪竭力與我搏戰，我將士冒雪浴血，攀巖撲嶺，迂迴而下，猛烈衝鋒，彈雨飛空，硝煙迷地，我空軍飛機，更輾轉助勢，竟匪炸轟，雷鳴電閃，石裂山崩，輾斃將士忠勇奮發，橫厲無前，卒將匪之主力，完全摧毀，是役也，斃匪四千餘俘虜千餘，獲槍械二千餘枝，其他旗幟驢馬無算，我方亦傷亡官兵九百員名，徐匪向天全方面潰去，至是匪之整個南竄計劃，已被我粉碎，我第九十師收復部，遂乘勢直薄榮經城，而克復之矣。

繼而按，薛岳自贛北奉命，卽匪尾以來，經贛湘、黔、滇、康、川、甘、陝、復折回而剿匪，至是始與匪作主。

，太不解事，既經送出西北，爲何又要南竄，如不其排打上一仗，使朱匪得個教訓，或者他仍由原道轉來江西老巢，也未可定，但薛自己記載，矜矜爲擊破匪南竄計劃，殊屬誇耀未乾，而朱徐竟渡大渡河南竄矣。

四月二十九日。朱徐兩匪南竄，本日竟在貴州境之華坪會股。

第一路軍何總司令鍾追剿贛匪報告

四月東冬峰日，沿黔滇公路以北，魚日陷尋甸，經嵩明境向祿勸西竄，經我軍堵剿，次日經尋甸得，李子村瀾普渡河上游，由富民附近，於武日渡過普渡，文日到祿勸以南地區，元日贛匪犯祿勸不遠，經廣通境，於統日陷楚雄，贛匪則日陷鹽興，後日，賀匪繼陷鎮南，贛匪陷姚安，賀匪經英武關雲南驛，於皓日陷祥城，贛匪同時陷鹽豐，號日贛匪經孔仙橋，賀匪由祥雲同犯賓川，按日起，經鶴足山，沿金沙江右岸，連日竄陷鶴慶麗江，僉鹽州日由麗江西北之石鼓橋格子附近，全部渡過金河，向川康邊區與朱徐兩匪會合。（參看附圖乙）

六月二十九日。西北剿匪司令部徐處長方報告匪情。

西北剿匪總司令部第一處長徐方報告 六月二十九日。

自二十四年十月，至二十五年五月八日間，剿匪經過情形，原詞如次。

（一）陝北及陝甘邊區方面，甲、鞏固防線，抽調有力部隊，向匪游擊時期，自廿四年十月至十一月間，剿匪軍在大小勞山，漁林橋，及直隸鎮三次戰役以後，徐海東股，約五六千人，林彪股約二三千人，楊森股，約四五百人，合黃子文王振西等股，不下萬餘人，山羊泉鎮張村驛間之空際，侵入陝甘邊區腹地之小河鎮，子午鎮，嶺頭鎮，照金鎮，馬家山一帶，四川驛擾，勢頗猖獗，本部爲鞏固防地，擬作十氣，準備來年春季剿辦計，於十二月七日，令各部隊自宜川、郭城、郿陽、漢城、白水、膚施、甘泉、鄜縣、洛川、中部、醴縣、淳化、旬邑、正寧、慶雲、繁畧、故城、黑水寺起，經太白鎮，連家原，三夏橋，合水慶陽曲子鎮，環縣，迤黑山岔，定邊之縣，控原有匪，令段榮福、修路、屯糧、固守、防匪竄擾，並令各部隊不得專守城池鎮寨，必須派遺有力部隊，分向各防地附近地區游擊，收效甚宏。乙、完克宜川鄜縣黑水寺驛線，及封鎖黃河兩岸時期，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彭德懷、徐海東、林彪各股匪，均由延川延長間，劉子丹股匪由吳堡以北地區，各率主力，渡河竄擾晉西，本部爲肅側背匪患，奉理綏遠線，抽出有力部隊，向北挺進計，特作如下之佈置：（一）東地區，楊虎城之孫蔚如部，

黃子文
王振西
楊森
林彪
徐海東
彭德懷

軍官附近糾結，打通延長延川河間之交通，封鎖黃河西岸，堵回宜軍，王以晉軍，劉多奎師，騎兵門炳柏師，緊圍蘭州甘泉縣洛川中部耀縣間之綏線，并確保交通，嗣後以王以晉軍，及劉多奎師向北挺進，掩護孫蔚如軍之左側背，協同進攻瓦窯堡老巢。

●(二)西南地區。以沈克江維仁兩師為第一縱隊。董經武，常恩多兩師，為第二縱隊。饒正平，龔守義兩師，為第三縱隊。以何柱國為總指揮，董英斌為副總指揮統率以上三個縱隊，進剿山河鎮湫頭等處股匪，限於四月廿日，完成涇水寺至鄭縣之封鎖線，四月底，即將封鎖線內之匪，完全驅逐於羊泉鎮太白鎮以北地區，封鎖線始克完成，東地區之孫蔚如軍，遂到宜川後匪圍鎖封黃河西岸，毛彭徐林各股，復因受晉省國軍壓迫，於五月三、四日，回宜，竄延川延長及瓦窯堡水平一帶。丙、陝北圍剿線，尚未完成，匪向陝甘寧邊區西竄現狀。毛彭徐林各股，回陝北老巢後，我孫蔚如軍，即在 縣宜川東至黃河西岸之圪針灘上，嚴密築壘封鎖，與鄭縣以西之羊泉鎮，太白鎮，至慶陽等處之封鎖線，聯成一氣，匪欲南竄，勢所不許，且匪素持不攻緊之政策，而河東部隊，又以三十個團，渡河夾擊，預料西竄寧甘，即將北竄綏蒙，副司令與陝督寧甘各將領協議之結果，決由我陝督寧甘各軍，先完成吳堡綏德石灣三邊環縣慶陽合水鄭縣宜川圪針灘之圍剿線，再以主力編組兩路軍，向南北會剿，唯三邊環縣曲子鎮阜成方面，兵力薄弱，且環線亦未堅固正偵集結兵力未完之際，毛彭徐林主力，乘機由靖邊安邊定邊，分股竄擾並陷鹽池毛澤東率林彪全部，及彭德懷之一部，約七八千人，攻陷曲子鎮環縣，西竄預旺常州一帶，連日以來，與寧夏軍及民團激戰，均未得逞，現仍徘徊於金積以南，中甯以東，預旺以北一帶地域，現王以晉軍，已佔領赤匪老巢之瓦窯堡，匪之廿八，廿九及三十軍，向西分股逃竄。現已令各路軍前進圍剿中，期於最短期間，使剿匪工作，告一結束。

(三)陝南方面，(1)陳先瑞股匪，竄擾陝南，經各部隊圍剿，時分時合，現分兩股，一在山陽川關一帶，由警備第二旅之一部，及蕭之楚軍之一部，盡力兜剿，其他一股，竄郿縣以南，佛坪以北地區，由胡宗南師三團沈久成二團，王均所部三團，合力兜剿，已化整為零，深匿山中。(2)王三春竄擾於川陝邊區，其主力已經我李及關師，於本月四五兩日，在太平溪擊潰，俘獲人槍約六七百，殘匪無幾，已竄入四川境內，正由川軍圍剿之，其本部追剿中。

十月十五日 共匪東南西北各股首領朱德，徐向前，毛澤東，蕭克，賀龍，徐劉等開慶祝合股大會於甘肅省會

匪之馬營。

西安航訊

川陝兩匪合股後，現主力仍聚集項莊環境會審審一帶，匪首朱、徐毛、蕭賀等，並曾在會審處之馬營，召開慶觀合股大會，對軍事有所協商，惟其企圖，則尚未悉。現國軍進擊部隊，與匪相距，僅五六十里，俟後方各軍配備齊全，即可下令總攻，連日各地，雖有小接觸，要皆匪之用以窺探國軍虛實之少數部隊，陝北二邊地方，殘匪雖有增加，但為數不多，我方已從改組民團着手，從事防範，此項整理民團事宜，業已資成湯軍官參謀負責辦理。至於陝南方面，除尚有少數殘匪，在陝甘川邊境流竄外，已無大股匪，由陝南北竄，時因當地天寒，秋禾尚未大熟，除一部被匪搶收以去外，餘均被縱火焚燒，損失甚為重大，陝南民食，極恐慌，甘省府雖曾撥款救濟，但每縣不過二三千元，究屬有限，此點甚望國內各界注意，共謀救濟，又陝南為甘省產糧最富之區，匪既將田禾焚燒，足證其無回竄之意。

聞者按，朱毛以二十三年十月十五日，由贛南開始出竄，一佔北斗山，一佔西施鄉，甫經兩年，竄達十省，而朱毛戰無不捷，海內有名鎮，五星聚奎，竟開慶祝合股大會於馬營，其日期亦係十月十五日，何其巧合如此，在該匪以平津為苦，千山萬水，千槍萬彈中冒死逃出，居然開會，大事慶祝，而屬黨之無愧，惟有對匪各軍開慶祝大會者，則此則愈想如何，內心是否抱憾面是否難堪，實不仁，不知天下有羞恥事，則余又何說耶，竊者初意原擬至此為止，嗣以西安事變發生，未幾而徐匪向前一股，青海馬麟撲滅成功甚偉，不能不敘於編末，以志有功。

十月二十二日 蔣委員長由南京飛西安。

十月三十一日 蔣委員長在洛陽祝壽，同日朱毛徐賀主匪首謀渡河西。

蔣委員長對祝壽人員演說

今天承蒙各界同胞慶祝中正的生日，感激之餘，實在愧不敢當，但此國難嚴重，民生凋敝，尤其是主權喪失，領土殘缺，就是主義未行，革命未成功的時候，臨到這樣盛大的集會，本人尤覺得格外感愧惶悚萬分不安，惟有希望我全體同胞，繼續加以督促勉勵，並願全國一語，不忘記今日國家的恥辱，不忘記國族來日的艱危，我們的主義，一日不能恢復，領土一日不能完整，就是我們國家，一日不得自由，民族一日不得獨立，則我們盡忠報國，國民

民族的革命之志，必不可一日或忘，中正一息當存，此志不懈，誓當竭忠盡智，與我全國同胞，互相振奮，往勇邁進，願我同胞共相奮勉，一致努力，實現三民主義，完成國民革命的使命。

十一月一日 西北剿匪總司令部，正式成立。

西安一日專電

西北剿匪總部一日正式成立，全體要員如下。參謀長饒鈞 秘書長吳家象 辦公廳主任米春霖 第一處處長徐方 第二處處長關香帆 第三處處長馬兆琦 第四處處長周從政 軍法處處長趙鴻鸞 交通處處長蔣鼎 十一月二日 毛澤東徐海東蕭克賀國光，集靖邊縣境，徐向前股已渡黃河竄擾景泰一條山，青海馬步青部，在水一帶堵剿。

甘肅朱主任紹良在蘭州報告

略謂兩月前省黨部舉行大紀念週，會將本省剿匪情形報告諸位，迄未能將其全部消滅，殊覺抱歉，毛徐蕭賀等匪，自由川陝分別竄甘，其性質無異全國共匪，集中甘肅，而在甘實實行其大會合計，其人數約共六七萬人，共匪入甘之初，本擬以其精銳向我軍各個擊破，實行其焚殺慣技，但以攻取岷縣，先後兩月，卒未得逞，且失其精銳甚鉅，又以蘭西臨洮方面，在軍民合作之下，將其游擊隊消滅，追中央軍到達甘省，共匪自知其實力，不堪一擊，原訂計劃，又已失敗，故以賀龍脫萬餘人，回竄徽成兩縣，結果被我三軍擊潰，嗣後又在定西，靜寧，泰安間合股，企圖北竄，就渡河西竄，或維持所謂陝甘寧軍區，我既洞悉其計劃，及其竄擾趨勢，則積極佈防，準備總攻，我於上月二十一日，開始總攻擊，不三日，將通渭，馬營，驢嶺一帶，完全克復，偶四軍等部萬餘人，由紅堡子渡河竄景泰一條山一帶，我已將其堵截，其未得渡河者，原擬繼續渡河，初未料及我方進兵如此神速，故逃竄靖遠東灣子一帶之匪，自經我軍追擊，我已將渡口佔領。匪決無渡河合股可能，現時匪部已被我截為兩段，一部在黃河北岸，一部在黃河東岸，首尾失其聯合，頗有呼應不靈之感，但在東岸者，必圖過河，渡河不成，當出一戰，據各方報告匪自擾甘以來，前後經二十餘戰，除毛澤東一股未正式作戰外，其餘均失其戰鬥力，且其內部，因政策失敗，已懷離異之心，故數日內，定可將河東一股西竄北竄，均為事實所不許，故最近期內必可將其主力消滅，回想共匪自竄甘以來，我縣隨西等地，所受之損失最大，本人負有主持之責，未能迅速將其消滅，殊覺抱歉。

十一月四日 共匪一股，竄經綏遠省之伊盟鄂托旗南部，近向西移，鄂旗章文軒所部蒙兵千人堵剿中，該匪設法局，廣告吃緊。

綏遠通訊

共匪自由山西入陝甘寧邊界地方後，盤踞已有數月之久，大部在定邊鹽池等縣，定邊、北、綏德、綏德、伊克昭、鄂托旗、神木一帶，赤匪竄入，佔據地以內之雷振、梁南、汁泉、棧等地方，屋為佔據，此處北部為賭地，地設有小橋、畔等十數處教堂，該處會匪激戰一次，其後各不侵犯，相安一時，匪由鹽池縣西北竄，則就靈武，可至與甯夏省城、臨河相望之橫城堡。鄂托克旗、內南院已有匪蹤，該旗統率之章文軒氏，即在該地以北之阿拉廟駐紮，防匪北竄，鄂旗現有蒙兵，不足千人，械彈尙頗充足，並因南端，恐為草地，恐無人煙，行軍困難，故匪尚未深入鄂旗，但綏寧兩省交界之處設治局，似頗吃緊。共匪赤化工作，推行甚力，如至一地，攻得城池，固無倫已，縱而攻難，不下，對於四鄉人民，亦均加以組織，匪初竄甯夏省境，與馬鴻賓部，激戰多次，匪工石印、綏師各色人均有，每至一處，輒誘傳單紛飛，現極力宣傳，不殺人，不放大，以誘惑人民，在定邊縣各地以數百名貧民，編保甲，一人担任甲長，當匪攻鹽池縣時，縣長董某，係一軍人，防範極嚴，地內訓練壯丁頗多，壯丁由四鄉選拔，堅守縣城，匪亦無法，不意最後匪在各鄉，搜羅壯丁家人所有在城內防守之妻子父母，共匪一律擄至縣城之前，令高呼乳名，城內守土之職事，於是父喚子，妻喊夫，城內壯丁諸家人在砲火之下悲啼，人心鬆懈，城內匪計，而城卒不守。十一月十一日 北剿匪總司令部報告收復各地情形。

西北剿匪總部報告原詞

(一)最近剿匪情形，被圍困在隴南及陝甘邊境之赤匪，連圖作最後的掙扎，本部調集大軍，層層包圍，近來迭次痛剿，節節勝利，赤匪越境狼狽不堪，山窮水盡，定頭無路，現在把最近勝利情形，簡略報告如下。旬日以來，我軍擊斃無數匪首長官，重要的如偽第五軍政治委員黃超，在華家嶺被我飛機炸斃，偽副師長羅南輝，及偽三十九團團長，均在大東梁被我擊斃，偽第四獨立師長殷少侯，在西梁驛擊斃，偽第十七師政治委員楊仕臣在楊明集擊斃，偽第四師師長陸東昇，(即盧冬生)在曹家山被烈燄擊斃，並俘虜敵師偽參謀長，此外匪兵傷亡七八千人，被俘虜的四五十人，所傳槍枝馬匹輜重等，不計其數。

(二)旬日以來，我軍克復和佔領的重要地點如次。碧玉嶺，榜羅七麻鎮，係十月十七八兩日被我軍佔領。通渭，係十月十九日午時收復。華家嶺，二十二日早我軍佔領。會寧，二十三日我軍佔領。界石鋪，石家驛，其家所，西盤驛，二十四日我軍佔領。西蘭公路，完全打通張家堡一帶，二十五日佔領。平灘堡，蔣家灘，營房灘等，靖遠縣沿河要隘，二十八日我軍于圍收復，乾海驛，二十七日攻佔。新營下寨子，二十八日攻佔。楊明堡一帶，係第六軍全部，二十九日被我軍擊潰。扣拉池乾鹽池，古西安州，三十一日被我軍佔領。

(三)赤匪的末路，朱徐彭毛蕭賀等赤匪，原來計畫，預備盤踞在漳源靖遠等中間地區，休養生息，企圖死灰復燃，殊不知被國軍層層包圍，國軍東邊依着六盤山，嘉陵江的險要，南邊依着渭河的障礙，西北兩面靠着黃河長城洮河的大險，扼要佈防，可以活活把赤匪困死，赤匪已氣窮力竭，還想作困獸之鬥，率領着破碎的老弱殘兵，拚命往西北奔竄，偷渡黃河，我軍又乘勝赤匪偷渡黃河的機會，攻其不備，又犧牲了大半，同時截斷了赤匪的糧後連絡，首尾不能相顧，沒有過去過，不消說赤匪完全被國軍消滅到河這邊，至於過去的，在彼岸我們有大軍，可以仰頭痛擊，也讓他們知道此路不通。

十一月十三日 朱毛徐賀股匪，編爲一二四方面軍，分東西兩股竄，一窺岷縣北大靖堡米家山，一竄甘肅邊境之渭心城，紅古城，西北總部下第四次圍攻令追擊，匪退預旺。

蘭州十五日專電

軍事高級軍官，聲稱殘匪一小部渡河後，東西兩岸之匪勢，其內部共分一二四三方面軍。偽一方面軍爲毛澤東，轄一三三五三軍。偽二方面軍爲賀龍，轄二六卅三三軍。偽四方面軍爲徐向前，轄四卅卅一三軍。朱德自率第五九兩軍團，總計不過六七萬人。自上月二十一日總攻以來，朱賀徐三部，由陝南向北潰竄，經國軍消滅者，已逾一萬，上月下旬，殘部連靖遠朱徐向前兩匪，於二十五二十六兩日，率偽八九兩軍一大部，及偽四方面軍第四，第五，及卅一軍一部，越河西竄，自此即分爲東西兩股，西南一股，經莊家山，在景泰縣境，狼狽交乘，頃已竄至縣城以北百餘里之大靖堡。南三十里漢莊子，江土灣，秦家莊，米家山，高家山一帶，人數不過七千，現永登之線，軍力雄厚，國軍由東南兩面過河追擊。東南一股，爲偽一二方面軍，毛澤東賀龍兩部，及偽四方面軍一小部，經軍痛擊後，頃已竄至海原東北百餘里，甘肅邊境之同心城，王家園莊，高崖子，九百戶，李旺堡，紅古一帶，人數

廣多不過三萬，此殘匪奔竄之實情況。

蘭州十五日專電

國軍各師，此次由蘭南剿匪，苦戰兼旬，盡將蘭南及定遠恢復原狀，惟毛質之僞一二方面軍，及僞四方軍殘部，由靖遠會竄至海原東百里，甘肅邊境同心城一帶，頃以各師集中竣事，特於十三日下第四總攻擊令，我軍各師，十三日晨由海原中街前方，同時向前推進，當與匪接觸，匪部且戰且退，我軍即於午後佔領同心城，王家園莊，紅古城，高樓子，李旺堡，殘匪刻向預旺方面撤退。

十一月十七日。蔣委員長由洛陽飛太原。

十一月 日。蔣委員長由太原飛洛陽。

十二月四日。蔣委員長由洛陽飛蘭海路車赴西安。

十一月二十四日。國民政府明令褒揚雲南禦匪守城死難各縣長，何澤周，楊茂章，周自得，湯更新。那宜，馬鳳。

國府明令

行政院呈，准軍委會轉，為雲南神勳縣長何澤周，會澤縣長楊茂章，武定縣長周自得，華甸縣長湯更新，宣民縣長郭煊，楚雄縣長馬鳳等，皆因督隊禦匪，以身殉城，死事極慘，轉請上校陣亡例，晉級少將給卹，並予明令褒揚等情，查該故縣長等，臨難不苟，為國捐軀，忠勇可嘉，應予明令褒揚，並准如擬給卹，將各該員事績，存備宣付史館，用彰壯烈，而示來茲，此令。

觀者自赤匪西竄以來，陷城無慮數十縣，身膺民社而誓與城共存亡卒不荷免於難者，僅於雲南一省，得此六賢耳，覺天地之正氣，盡鍾於此六人乎，倘得人人如此，則天下無不可摧之敵，更無不可守之城，即不幸而城破家亡，肝腦塗地，其忠貞昭於日月，其大義泣乎鬼神，以視不抵抗而喪失數萬里之河山，頭顱高位，而反劫持其庇護之統帥者，其人格為何如耶，烏乎，世衰道喪，綱紀廢弛，藉六君子之靈，作挽回天之力，國難方殷，前途暗淡，凡有守土之責者，觀乎此，為興乎來。一激發其天良，以固吾國焉，則幸矣，然而國府食都南京，十數稔矣，國威既更，守土殉城，尚無褒卹令典，而必須援照軍官死亡條例為例，則國家之不嘉勵氣節，良可慨焉。

十二月十二日 西安專電，蔣委員長被張學良楊虎城申通共匪劫持，邵院長元冲，死於非命，同時被禁者，多人，

通商行轅之民某國全體殉難。

叛逆張學良通電

今日急須抗日，只有聯俄容共，肅清蔣公，迄無覺悟，現請暫留西安，俟其反省，至身而安全，自當力任保障等語。

西安專訊

西安事變，叛逆張學良楊虎城串通共匪劫持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西北剿匪軍總司令蔣中正，同時剿匪將領中同被禁錮者，有武昌行營副主任兼軍政部長陳誠，剿匪第三路軍總司令朱紹良，駐閩設靖主任蔣鼎文，豫鄂皖三省邊區剿匪總指揮衛立煌，豫鄂陝三省邊區綏靖主任陳繼承，第二十五軍軍長萬耀煌，侍從室主任錢大鈞，參謀長晏道剛，以及陳調元，邵力子，蔣作賓，蔣方震，馬占山，張冲，毛慶祥，汪日章等，蔣邵元冲院長，死於亂兵流彈之下。

十二月二十五日 蔣委員長脫險，由西安飛洛陽，全國聞訊，歡舞若狂。

十二月二十六日 蔣委員長由洛陽飛返南京。

細考按，剿匪軍事至此始告一段落，當匪出獄之初，蔣委員長不駐轅督剿，而飛返西北，直待朱毛通行十省，以達陝甘，復以兼西北剿匪總司令時，而演此幕惡劇，方才離手，豈平日優容寬大有以養癰，致演此不可收拾之局，以全國安危所寄之身，遭此危殆殆哉之劫，叛逆之肉，固不足食，而請從若干文武大員，毫無一人覺察，同為俘虜，試問平時督運籌之員，司開議擊，幾幾徒耗金錢，急難有何作用，徒為社會之害，害民之甚而已，烏乎。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三月十五日 青海省軍剿匪大捷，大小七十餘戰，餘匪向東一股，潰不成軍，並擊斃偽九軍長孫玉清，偽五軍團長董振堂，偽政務楊克明，師長葉從本，及偽團長七名，又生擒偽五軍二十九師師長郭錫山一名，為共匪西竄以來，絕無僅有之第一次大敗，亦即剿共最後一次大戰。

青海軍剿匪大捷

騎兵第五師師長馬步芳，步兵第一百師師長馬步芳，剿平警機電

第十五輯 匪竄西北各省聚散之一斑

文天祥
打者打
天祥打
者打者
打者打
者打者
打者打
者打者

衛路均靈，赤匪轉國，天共憤，徐匪向前，爲害四五省，劫殺同國，茶樹生靈，所到之處，盡遭擄掠，無不不用其極，又復率領匪部，僞第五，第九，第八三軍，三萬八千之衆，自去歲（二十五）十月間，偷渡黃河，竄擾甘肅河西青海新運山北部後，我陸軍騎兵五師，陸軍第一百師，青海南部西區警備部，青海各縣保安團。河沿民團，約一軍兵力，奉令進剿以來，時連五月有餘，敵戰七十多次，幸賴國威，將士用命，迄十三月卅日，殘匪部三萬五千多人，全被我軍悉數解決，匪首五軍軍長董振堂，第五軍軍長孫玉清，第三十軍軍長陳世才，及各軍政委員師長團長等要員，百數十人，先後被我軍完全擊斃，匪首徐向前，現只率僞部政治部殘匪四團，約三千多人，竄至邪運山三陰黑河上游，黃香山林絕境內，已就我軍層層包圍，釜底游魂。極短期內，可能殲滅，除電前方，務將徐匪向前，設法生擒報捷外，知匪慮愈，故將消滅匪部三軍情形，專電報告，至乞垂鑒，惟念剿匪以來，戎馬倥傯，未能隨時電報匪情，深覺慚然，但匪衆已殲，大惡將除，稍紓中央西顧之憂，藉增甘青安樂景象，差堪告慰注意者也，專電奉聞，恭頌鈞安。

青海馬師長步芳報告

廿五年六月間，本部奉命防守黃河，不令赤匪西渡，惟河岸綿長，處處能渡，擇其險要，分兵駐守，北自曹夏之中衛沙河坡頭，南至綏遠對岸之中和堡，以至蘭州之響水子一帶，防線長七八百里之遙，本部以騎兵三旅，扼險固守，徐匪向前，竟率所部第九軍，第五軍，第三十軍等三軍之衆，約四萬五千餘人，於十月廿五日，大舉渡河，本部死抵抗，加以飛機協助，猛炸在中和壘河岸，斃匪無算，卒以衆寡懸殊，旋退師，決戰於西番密風泉之間，我馬旅長長祿，韓旅長起祿，馬團長進昌，互相策應，衝鋒陷陣，步槍失效，繼以白刃，前仆後繼，各官兵爭先擊敵，斃匪約在二千左右，惟血戰兩晝夜，人困馬乏，不及檢查，良以我軍缺點，在防線過長，一經被匪擊斷，呼應不靈，彼以團體鞏固，桑梓關切，人自爲戰，以勢頑匪，我馬參謀長廷祥，此時在景泰縣指揮調度，抱負孤憤，增兵督剿堵之任勞。十月卅日，匪竄抵一條山一帶，我馬指揮廷祥守最要，馬旅長祿率所部守鎮漢堡，韓旅長起祿率所部，守炭炭水，馬團長進昌率所部守一條山，郝旅長明山率所部守五佛寺，馬團長宗林，馬團長長清，或在三角城，或在北河，均被匪隔斷，路遙不能互應，戰時，線急電青海第二軍軍長馬步芳，派騎步及民團四旅之衆，

夜馳援，并派本部特務團馬呈祥，率所部堅守火登。十一月三日，各軍齊集一條山，分任救援之責，而匪之主力，完全在一條山，我軍亦以大隊攻擊一條山，復因友軍雲集，爲指揮便利起見，戰鬥序列，重行分配，并派馬廷祥爲左路指揮，担任一條山寺爾灘，以及五佛寺之防線，派馬元海爲中路指揮，担任寺爾灘至大拉牌一帶之防線，派馬應爲右路指揮，担任大拉牌沙河井至秦王川永登之防線，各路各帶騎步，以專責成，先行以全力攻取一條山，我官兵爭先殺匪，士氣將壯，馬指揮廷祥，率兵跳入匪壘，斃匪千餘，馬指揮亦同時爲國捐軀，於是匪部全線搖動，一條山鎮漢堡岌岌水同時克服解圍，其最甚者，我軍在一條山，人馬五日未得滴水，斃匪約在兩千餘人，匪更計畫，避實就虛，分兩路繞道西竄，一路由大拉牌鎮漢堡乾柴窪紅梁山竄古浪，一路由鎮漢堡岌岌水越山越嶺過松山，由大靖十門子竄武威。我軍亦分配兩路跟蹤尾追，又派本部特務團，及青海一百師之六百團，均歸右路指揮馬應指揮，在大拉牌沙河井與匪激戰一晝夜，截斷匪竄永登之道，乾柴窪紅梁山兩戰，均予匪以重創。十一月十四日，古浪之役，匪第九軍，第五軍，大部全力牽制我軍，激戰三晝夜，我官兵奮勇爭先，以一當十，飛機掩護轟炸，協助作戰，尤深得力，該縣城失而復得，至再至三，卒被我軍克復，斃匪一千有餘，屍橫遍野，我官兵傷亡四百餘員名，匪狼狽潰竄，十一月二十日以來，匪兩股集結武威附近，武威新舊城，均派隊堅守，以待我大部來臨，匪會兩度攻舊城，我守兵沉着應戰，匪未得逞，我大軍追至城下，匪復竄武威西四十里鋪盤踞，當即派馬指揮應所部，超越匪前，直趨山丹，阻匪西竄，馬指揮元海所部，由正面大道追剿，馬旅長祿所部，由武威以北，直趨永甯堡，阻匪北竄民動，然以四十里鋪一帶爲寨林立，匪利用形勢，固守不出，遂嚴令各部除犧牲攻取，連克數堡，然彼逸我勞，彼瞞我明，堡壘相連，寨寨相應，堡有內牆外牆之重層，寨有內壕外壕之布置，牆高十丈，壕深丈餘，我軍攻入外牆，則不能入內牆，跳入外壕，則不能跳入內壕，以致官兵傷亡過鉅，尤其關緊要之營連長，因奮勇向前，指揮猛攻，均被機關槍掃射受傷，本部即改變戰術，不再攻堅，并設計誘取，設伏陷陣，頗著效力，在八壩一帶，經於夜間進攻匪堡，以三成兵力總攻匪主力所在之堡寨，以七成兵力，設伏於左右兩翼，來援恰值我伏兵線內，我伏兵猛力襲擊，匪出於不意，完全被我兵擊斃，遂致大勝，而我軍傷亡甚少，又於我軍所駐堡寨內，選拔餘隊埋伏堡內，其餘大部，日間完全伴作退出，被匪看見，至夜間匪派隊來佔此堡，門前便衣兵假稱馬軍退出堡內，因一無所有，問我何必強佔此堡，不允開門，匪愈來愈衆，非佔不可，正在纏綿入堡之時，我伏兵排砲炸彈，伺隙轟擊

此馬將軍
傳意之錄幸無乘承
始於此功
如有乘承
斷難爲力謂匪向前
期地夜還實振堂死
矣

，完全擊斃，無一倖免，經此兩役，匪不敢再出，與我軍成對峙狀態。十二月二日，朱主任飛涼指示，限期肅清各路，並轉示委座盧主任之意，一面調陸軍第一軍楊旅長德亮，來涼協助，又派第十五隊飛機一隊，常川駐涼助剿。正在運輸油彈，分配前方兵力設法兜剿之際，驚聞西安叛變，委座擊鑼，電訊阻隔，朱主任亦失自由，無從秉承，然本部擁護中央，服從中央徹底剿匪政策，始終不停，加緊剿匪工作，初不以陝變而稍緩，一面電懇中央及全國軍政領袖，營救委座出險，一面電懇中央討伐叛逆，以正紀綱，一面嚴令各部隊，限期晝夜猛攻，始將四十里舖之匪，攻入八壩一帶匪，竄入永昌城內，這聞委座由陝飛京，上下歡騰，士氣又復大振。十二月廿九日，我軍克復縣城，匪由四門突竄，僞九軍軍長孫玉清，當被擊斃。元月（二十六年）二日，我軍克復山丹縣城，斃匪千餘，俘獲甚夥，永昌潰匪，直竄民樂，山丹之匪，直竄甘州，本部亦分兩路尾追，一路直趨民樂，堅守城池，匪至永固，被我軍擊潰，未得入城，並困匪於甘郡堡。元月七日，我軍包圍該堡，竟在完全繳械，匪首徐向前，陳武浩，親地夜遁，僅以身免，一路追至黑河沿，匪正渡河之際，我軍猛烈襲擊，斃匪甚衆，俘男匪六百，女匪二百，淹死河內者，無算，過河之匪，與僞五軍直竄高台，我馬指揮部即包圍該城。元月十九日，下令攻取，搭雲梯六十餘架，我軍官兵奮勇先登，進入城內，與匪巷戰，一晝夜之久，斃匪三千有餘，無一倖免，僞五軍團長董振堂，僞政委楊克明，師長葉從本等，均被擊斃，僞團長七名，僞營連長，僞政委會甚多，卒將縣城完全克復，我軍官兵傷亡四百有餘，爲剿匪以來最劇烈之戰役。元月二十一日，臨澤縣城，亦被我軍搭雲梯五十餘架，撲入城內，巷戰八小時之久，完全克復，匪增援兩千，來至南關援匪，企圖東竄，未遑，是役斃匪六百餘人，我馬旅旅長生擒僞五軍廿九師師長郭錫山一名，訊供徐匪向前陳匪昌浩程匪世才，均在此役中，斃於冬苦寒，彈盡糧絕，進退無援，凍餓交困，復又由龍首堡西竄西洞堡，進止失措，倉皇萬狀，殲滅之期，當在不遠，蓋僞九軍僞五軍完全瓦解，匪首投首，只有僞三十軍及徐匪向前一股，不過四五千人，決無能爲，嚴令各部，除惡務盡，不留根株，聞珍淨盡，以據西洞堡，已無能爲，雖堅築工事，或派少數騎匪流竄各鄉，引爲疑兵，亦不過虛聲嚇勢，意在牽制我方兵力，圖緩進，我軍與匪作戰既久，深知底蘊，故除留一部圍西洞堡外，常派相當兵力，將其派出疑兵，相機解決，故匪愈出愈窘，勢已不支，我預料其將竄之際，伏兵梨園之北，並以一部有力部隊，加以威脅，匪果棄堡而逃，我軍尾追其後，至梨園口，我兵齊發，匪衆大亂，我軍乘亂攻擊，互相肉搏，斃匪兩千餘，屍橫遍野，奪獲匪軍用品甚多，僞三

萬幸于李
特也死了

徐匪既死
亂軍中

軍軍長程世材投首，僞四方軍總謀長李德，係俄人，投首，其餘團營長甚多，殘餘之匪，不滿三千，潰往黃山山林，我軍即將該山包圍，匪無食無地，兼之天氣猶寒，凍餓及上吊投崖落澗而死者，有百餘人之多，徐匪部僞參謀長某國人，×××（原電不明）投首，據俘獲人云，徐向前已負重傷，大約死亂軍中，現已令各部在山林各要口，嚴密搜查傷體，期在必獲。

溯匪自渡河以來，大小數百戰，我軍傷亡約在六千之衆，將匪四萬餘人，除俘匪四五千，及擊傷者不計外，其餘完全消滅淨盡，現收俘匪五千餘人，暫編爲工兵團，正在加緊訓練中，總之此次殲滅赤匪，均係將士用命，奮勇肉搏，加以我騎兵動作迅速，始有此完滿之結果耳，以上各節，乃剿匪經過之大概。

附共兩黨之決議原則宣言談話如次

二月二十一日 中國國民黨開五全大會於南京，通過主席團提議根絕赤禍決議，共黨暗藏最低四項原則。

國民黨根絕赤禍決議案

本黨以歷史之使命，奉總理遺教，致力國民革命，以建設國家，復興民族，本奉秋無外之旨，對於世界，殷殷爲而望大同之治，對於國內，更無斷町畦畛域之見，惟求集中國力，奠定統一之基，以謀中國之自由平等，故凡屬三民主義，遵奉革命方略，而願共同努力於國民革命者，無不引爲同志，而竭誠容納，此爲總理創立興中會，同盟會，中華革命黨，以迄中國國民黨一貫之精神，是以興中同盟時代，延致具有民族意識之志士，十三年改組時，而共產黨員，個人加入本黨，史實具在，可考而知也，乃共產黨人，加入本黨之後，竟食誓言，在本黨掩護之下，初則對本黨分毀疊，繼則對本黨多方分化，當時本黨猶所在容忍，冀其自悔過，國民革命軍出衡湘，克武漢，乃復斷斷本黨與民衆之連繫，播植赤化之禍種，以阻傾覆本黨革命建國之基礎，阻撓東下憑霄之師，率挈北上定鼎津之役，演成兩湖之恐怖，構成甯漢之痛史，北伐大業，幾至停頓，又復倡言，創立紅軍，破壞本黨幹部，鼓勵階級鬥爭，奪取革命政權。本黨爲鞏固黨基，完成北伐，以救拔人民計，乃不得不當機立斷，以有治黨之役，此共產黨人，以自絕於國民，自絕於本黨，往事歷歷，爲當世所共見共聞者也。

爾復一面鼓其邪說，煽惑青年，一面結集成隊，四出騷擾，當此十年，荼毒十數省，遠之如武漢南昌廣州長沙之變亂，以及粵之陳海豐，閩之龍岩永定，贛之吉安上饒永昌銅鼓弋陽，湘之平江瀏陽萍鄉，鄂之岳陽黃安監利

。豫之南城濮州等縣，匪蹤所至，田舍爲墟，又有獨立政府，軍機專制浙湘等省，受彼蹂躪最久，人民痛苦難堪，中央有保育人民之責，對於毒害人民之匪類，自不得不予以剷除，數年以來，節節清剿，賴我將士智勇忠誠，堅持三民主義，犧牲奮鬥，卒能扶其根株，凡經匪患蹂躪，而爲國軍收復之地，立即爲之肅清，匪蹤，招撫流亡，不數月而漸復舊觀，民獲安居樂業，咸慶得所，以我寬仁易被感，相形之下，婦孺皆知，彼等自江西贛南潰後，由湘黔滇邊境而四川，而甘陝甯青等省，於人民則喪身之役，繼以殘殺，於國舍則摧毀火焚，惟恐不盡，城市農村之經濟，莫不盡力破壞，鮮有孑遺，是該事實昭彰，無待繁言，其尤可痛心者，九一八以後，國難嚴重，如此，全國國民在統一政府之下，實行集中國力，精誠團結，悉心建設，充實國防，以禦外侮，猶恐不及，而共產黨人，及乘國家危存亡之際，肆意煽動，於淞滬之役，則威攻贛州，長城各口之役，則猛攻撫州，危及南昌，使抗敵之師，爲之牽制，其他破壞國防，摧毀實力之事，更變本加厲，宵念及此，舉國共憤，今者，共產黨人於窮路邊隅之餘，假輿論受命之說，本黨以博愛爲懷，決不斷人自新之路，惟是變生思來，不容再誤，非彼等精誠悔禍，服從三民主義，恪遵國法，嚴守軍令，束身爲中華民國良善之國民，則中央爲保持國家之治安，維護全國人民之生命財產計，不能置億萬人永久之利害於不顧，而姑息少數巧言暴行之徒，以貽民族無窮之股憂，在目前最低限度之辦法言之。

第一、一國軍隊，必須統一編制，統一號令，方能收捐贊之效，斷無一國可許主權絕不相容之軍隊，同時並存者，故須澈底取消所謂紅軍，以及其假借名目之武力。

第二、政權統一，爲國家統一之必要條件，世界任何國家，斷不許一國之內，有兩組政權之存在者，故須澈底取消所謂蘇維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壞統一之組織。

第三、赤匪宣傳，與以救國救民爲號志之三民主義，絕對不能相容，即如吾國人民生命社會生活，亦極相違背，故須根本停止其赤化宣傳。

第四、階級鬥爭，以一階級之利益爲本位，其方法將整個社會，分成種種對立之階級，而使之相殺相仇，故必用於奪取民衆與被壓迫之手段，而社會因以不寧，民居爲之蕩析，故須根本停止其階級鬥爭，凡獨立自主之國，斷不能容許有國家民族而依附外力之團體，亦決不能容忍任何殘害生民，毀棄道德之行爲。

本黨自建國立人之責，共廣黨封疆割裂專制殘酷之策略，及其以國際組織爲背景，而破壞國家之行動與宣傳，

實與華國立人之要旨，絕對相反，吾人須知必先恢復中華民族固有之精神與道德，樹立中華民國獨立自主之人格，乃能恢復中華民國固有之版圖，承繼我中華民族歷史之光榮，以實現三民主義，故赤禍之必須根絕，乃為維護吾國家民族至當不易之大道，凡喻斯旨，果具決心，而以事實表揚於全體國民之前者，均所容與否，則仍當以國脈民命為重，決不能輕信謠言，貽國家民族以無窮之患，此乃本黨責任所在，敢為全國同胞昭告者也。

九月二十二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宣言，取締推翻國民黨的暴動政策，及實行三民主義。

中央社廣播二十二日專電

中國共產黨發表宣言如下，親愛的同胞們，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謹以極大的熱忱，向我全國父老兄弟諸姊妹宣言，當此國難極端嚴重，民族生命存亡絕續之時，我們為挽救祖國的危亡，在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基礎上，已經獲得了中國國民黨的諒解，而決心共赴國難了，這對於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的前途，有著怎樣重大的意義啊，因為大家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萬狀的現在，只有我們民族內部的團結，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現在全民族團結的基礎，已經定下了，我們民族的獨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亦已創設了，中共中央特為我民族光明燦爛的前途慶賀，不過我們知道要把這個民族的光輝前途，變為現實的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仍需要全國同胞，每一個熱血的青年子弟，堅忍不拔的努力奮鬥，中國共產黨願受此時機向全國同胞，提出我們奮鬥之總的目標，這就是。

(一)爭取中華民族之獨立自由與解放，首先須切實的迅速的準備，與發動民族革命抗戰，以收復失地，和恢復領土主權之完整，(二)實現民權政治，召開國民大會，以制定憲法，與規定救國方針，(三)實行中國人民之幸福與愉快的生活，首先須切實的救濟災荒安定民生，發展國防經濟，解除人民痛苦，與改善人民生活。

凡此諸項，均為中國的急需，此雖為奮鬥之總的，我們相信必能獲得全國同胞之熱烈贊助，中共願在這個總的目標下，與全國同胞攜手一致的努力，中共深切的知道，在實現這個崇高目的的前進路上，須要克服許多的障礙和困難，先將遇到日本帝國主義的阻礙和破壞，為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懷疑者的誤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有披瀝自己對於民族解放事業的赤忱之必要，因此中共中央，特再向全國宣言。

一、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推翻中國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

● 讀空談

後來之
放寬由此
而生

一 讀胡言

自認暴政
政策暴力
凌收足見
是暴民專
制

一派假話

且如實聚
結步如何

將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担任抗戰前線之職責。親愛的同胞們，本黨這耀光明星蔣大公無私與委曲求全的態度，早已向全國同胞，在實際上，行動上，明白表示出來，並早已獲得同胞的贊許，現為求與中國國民黨的結盟，鞏固全國的和平統一，實行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我們準備把這些話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實行的部份，如蘇區取消，紅軍改編，立刻實行，以便用統一團結的全國的力量，抵抗強敵的侵略，寇深矣，禍急矣，同胞們起來，讓全國四萬萬同胞，更親密些，團結起來罷，我們偉大悠久的民族，是不可戰勝的，起來為鞏固民族的團結，為推翻日本帝國主義，壓迫而奮鬥，勝利是屬於我們中華民族的，抗日戰勝利萬歲，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萬歲，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南京二十三日專電

蔣委員長以中國共產黨發表宣言，共赴國難，特發表談話如下，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總理曾說明三民主義，為救國主義，即希全國國民，一致為挽救國家危亡而奮鬥，此次中國共產黨發表之宣言，即為民族意識通過一切之例證，宣言中所舉諸項，如放棄發動政策，與赤化運動，取消蘇區與紅軍，皆為集中力量，救亡禦侮之必要條件，且均為本黨三中全会之宣言及決議案相合，而其宣稱願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更足證明中國今日，只有一個努力之方向。

今日為中國國民，只能信奉三民主義而努力救國者，政府當不問其過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國家之機會，對於國內任何派別，如誠意救國，願在國民革命抗敵禦侮之旗幟下，共同奮鬥者，政府無不開誠接納，咸使集中於本黨領導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國共產黨人，既捐棄成見，確認國家獨立與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誠一致，貫徹其宣言所舉之諸點，更望其在禦侮救亡抗一指揮之下，人人貢獻力於國家與全國同胞，中國不但為保障國家民族之生存而抗敵，亦為保持世界和平與國際信義而奮鬥，世界明達之士，必能深切了解之也。

共匪西竄記

附編甲 徐向前張國燾朱毛合股以前，竄擾川北日記

聞者聞將軍友人言，徐向前，（第八路軍行軍記說他是湖北瓦礫工人）係黃浦軍校第一期學生，與胡宗南親友，均爲蔣委員長之高足，而其同輩中人，多將領資，不次榮遷，獨於徐以品貌不揚，不特未選拔擢，反遭白眼，受極不堪之戲謔，徐深含之，遂不顧一切，投向匪黨懷抱，不數年間，而爲數一數二之匪首，初在湖北之麻城宋埠，及河南之經扶光山一帶，出沒無常，舉事之初，僅有步槍十餘桿，其後乃聚脅衆，民國二十二年，徐海東吳煥先等竄擾豫陝之際，徐匪則由陝鄂邊境竄入四川之城口萬源，進犯通南巴，當時川省軍隊，割區自保，不相爲謀，徐匪遂得乘機擇肥而噬，劉存厚者，四川軍之老前輩也，當辛亥改革之初，曾任四川省都督，煊赫一時，袁世凱盜國，成都一役，存厚失敗，而其所部，遂漸拾頭，稍雄論長，存厚自知大勢已去，乃搖旗息鼓，率領殘餘親信，遁跡綏（定）宜，（溪）從事屯墾，不再聞問川政，但其英雄氣魄，卒未消沈，覬覦野心，頗欲待時而動，以近十年之努力，儲現金達百餘萬，庫存義槍至六千餘枝，然其身伴僅有兵力四團，徐匪偵知有此豐富之軍實，且內無勳族，外乏奧援，遂乘不備，突襲綏宜，飽掠其儲藏，補充其勢力，存厚僅以身免，徐自得意外收穫之後，如虎添翼，更肆擴張，未出半年，聚衆十萬，然而川省半壁河山，盡爲血染烘染，其後劉湘，鄧錫侯，田頌堯，楊森，李家鈺，劉榮乾等部，雖合力防剿，竟無之何也矣，自此以後，忽而竄甘，忽而竄陝，忽而回川，任其所響無敵，來去聽其自由，迨二十四年春三月，朱毛主匪竄擾川南，而徐匪則突破嘉陵江，侵擾川北，南呼北應，聲息相通，倘不因長江天險之阻隔，朱徐兩股，或早已會合於巴蜀之間矣，當此之時，全川震駭，岌岌可危，時人既知朱毛西竄之可憂，尤以徐張西竄之可慮，其竄擾川北情形如何，聞者定必關懷所以編者酌采二十四年三月一日起，至同年六月十八日竄入懋功與朱毛合股之日止，列爲附編甲，殿於正編之後，俾閱者了然當時全川一般情形，至於該匪前後擾竄各地糜爛之程度，想各方人士，當有精詳記載，恐不勝陳，爲閱者諒之。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一日

巴中一日專電 倏夜，范維隆招增之孟旅鄭團，夜襲烏龍壩之匪，激戰四小時，今晨匪分兩股，向大河口之觀音山太平山俱却，范部佔領烏龍壩之牛頭石等處，潘鄰兩匪，正尾追中。

三月二日

儀隴二日午後八時電 本午鶴峯寺平頭寨之匪約兩團餘，向李家莊部之李仲驥旅陣地襲擊，猛衝數次未逞。

宜漢二日專電 一、五路總部本日據周紹軒傳電，匪由蓮芳山向我西山坎進迫，意圖擾亂，樂硯槍奪河邊橋後，當經高團擊退，二、據彭誠學電，匪至××工事附近，以手榴彈擊退，三、據范紹增電大河，匪有偽三十二軍之一團構築工事，又三十軍匪團，係移至烏龍壩，四、據美浩旅報稱，左側衛已由清溪口進佔板橋口并令由觀音山向烏龍壩左側壓迫，五、孟旅戚日克復平溪壩，先頭進至分水嶺，大河口之匪，迭向烏龍壩來犯，據投誠匪供，偽指揮部駐觀音山太平寨。

梓潼二日專電 一路馮義東午電話，倏夜匪三百餘人，由斗壩子上游分向王國之二、三兩營防線襲擊，相持至天明始退，王團固守千佛岩陣地，有匪數百，東移來襲花岩，紅土關有匪兩團，聞有陳某指揮，朝天驛一帶爲偽三十軍九十一團及三十一軍之一團，係偽軍長王維周指揮。

三台二日專電 劉漢雄傳電稱，昨夜爲漢口對面有匪千餘人，施行偷渡過河，約三百餘人，被滅滅繳械，獲槍七、八十枝，我傷官兵三十餘人，又獲乃璋部份，分攻紅山場陣地，我薛旅應戰，至次晨匪始退。

成都二日專電 廿三師聯澤湖山前線電報，(甲)本師正面匪部，刻已退至老君山觀音場一帶，扼守頑抗，(乙)南岸匪部，已北竄爲客，向高拱潰竄，(丙)向義南潰竄，中央軍上官部，及潘總指揮各旅，正在沿江各處佈防，(丙)陝南匪攻漢中失利，現已退大安平陽一帶，(丁)本師前線部隊，仍扼守麻石壩廣家山鳳青山一帶，並在梁山待命中，(戊)蔣委員長電慰師長，深明大義，忠於事功，并於敬發賞開，復二十三師原職，(己)本師王旅，此次攻擊老君山，匪方傷亡甚衆，(庚)蒼溪爲田軍恢復，在我右翼紅山場附近部隊，昨夜被匪擊退，(辛)五路軍進攻南江，現正續向匪進攻中，(壬)我一五兩路軍，追剿餘匪，已經擊斃，正推進中，(癸)參謀團戰

吳澤湖復

匪首張學良伯雄，已於昨日到七門壩。

三月四日

嚴密四日專電 昨日匪約百餘人，向三野李安鈺部殿石廟前方木家樑，李仲璣旅陣地襲擊，匪退平頭寨，本營天雨，雙方仍在原陣地相持。

三月五日

宜漢五日專電 五路軍剿匪總部，頃接范紹倫電稱，東陵派三十二團向當面七星山銅鈴山之匪進攻，匪退允板。

三月八日

西安八日專電 川北徐匪，經川陝軍壓迫，傾巢西竄，我第一師胡宗南早已預備工事防禦，在石板店姚家鋪一帶激戰。

三月九日

宜漢九日專電 五路軍總指揮部接報，敵夜匪分三路，攻我太陽廟及排坪岩，范師後部陣地，激戰終夜，五路軍僑國華頃呈五路軍總部報告，銷毀匪區及勸宣傳情形，并附橫印偽憲法大綱，及反動刊物多冊，所載語多荒謬。

三月十日

西安十日專電 徐匪向前，率匪衆潰入南光後，我軍即將實行總攻，楊虎臣九日令孫蔚如，因徐匪西竄後，地方善後問題，關係重要，本蔣三軍七政之策，協助各縣，加緊清鄉，一面飭部向甯光推進，大安驛一帶，已無匪蹤。

三月十一日

潼川十一日專電 八日夜二時，匪三四千人，竄攻閬中，經乃瓊師與匪激戰八小時，王志遠一路，由五里子渡匪背後，前後夾擊，匪向井溪子潰去，羅澤洲師令王馬各旅，迅速整頓，以便推進，王懋功師全部開到大溪泥，餘新到新政場。

三月十二日

蔣委員長電令劉湘，鄧錫侯，田頌堯，李家鈺，羅澤洲，楊森，唐式遵，潘文華，及各路督辦專員一。、此致

二、三兩軍陣地侵入之匪，並非匪之主力乃編澤部，平時則不遵令構築碉堡，加強防禦工事，官長督飭不嚴，精神廢弛，臨戰則一再撤退，影響全線戰局，殊堪痛恨，前即派大員，蒞候查辦，一面飭令負責，戴罪圖功，就現地籌備收容糧餉，立即恢復，並固守東觀場，費金場，新政崗之線。二、蒼溪失陷，該總指揮田頌堯，督飭不嚴，着記功一次，並將守城負責官，查明從嚴議處，呈候核奪，以為嚴守不力者戒。三、李部左翼固守俄蘭部，不為難部退却牽動，仍嚴陣死守，擊斃數日，該總指揮李家鈺，督飭有方，各部隊異常奮勇，殊堪嘉許，着先行傳令嘉獎，并獎洋五千元，以昭激勵。四、楊部報告多次確實，除令遵規定迅速督部確實佔領恩陽河至興隆陣線外，嗣後報告，務須確實，不得再有此類妄報情事，致干未便，五、逆勢情形具報。

三月十四日

匪探秘水
匪官聞
時打
時打
時打

蒼溪十四日電 據俘匪探陳國興唐三合二人供稱，陳為偽九軍排長，此次係派來三路作偵察的，在出發時，派出王排長，現在二路偵察，此人是陝西人，體幹高大，唐三合稱，在江口被匪派出運米，原與匪工作，從未加入作戰，故不明匪軍情形，匪探府號，會合時，以左手摩左耳，其標記雙日用五色花線各一根，單日用豌豆三粒，白一，黃二，亦有單日用茅草四根，雙日用紅白藍青線各一根，及小線等，偽九軍長何長，前日在獅子山打獵，頭腰均受重傷，後抬至營山新店場斃命，

三月十五日

李家鈺行營十五日電 匪逃向我襲擊未逞，日與大風各場激戰，匪二十七師在羅漢溝陳渠渠埋屍百餘具，在姚家壩埋屍二百餘具，在尖子山一帶，為我羅蘭砍死七十餘人，並遺匪屍百餘具在金山大包梁附近，其受傷及潰逃，數當倍此。

三月十七日

宜漢十七日電 寒夜，匪以一部攻我范紹增師劉國侯營地，以自動步槍路式機槍，向我掃射，侯營得匪至後撤前，始以大部出擊，匪退去，饒旅長國華電稱，本旅四團奉日川發回宜，五團仍續向楊場壩修築道路，六團分駐通江城，毛浴鎮，鳴盛場，馬家坪，山花頂各處。

三月十八日

晉軍十八日午後一時電 自中央飛機飛赴北道助戰後，徐國鼎部，大起恐慌，三路軍季羅南布，士氣固之一振，刻正飭部，計日而復總攻。

宣漢十八日專電 五路軍總部接前線情報，匪於寒日率兵一連，由鐵甲山向陽廟開族劉侯營陣地襲擊未逞，據報告，匪連日沿溝壑溝系神潭一帶，強架浮橋。五路軍總部報告最近匪用符號，一、二號，一式（反攻），二式（退却），三式（集中），二、號者，前線為退却，而鋒鋒點者，退却為前進。三、號探，女性多係匪變或分頭，男性裝作普通力伙，用黑白布二方為符號，據探報，王三春匪部約七百餘人，槍四百餘枝，昨到長田壩，限向三號壩竄去。

更式憲政楊森電 文日匪助我浮圖關修葺，以區烈火力相攻，我官兵鎮靜，待其接近。始以白刃出擊斃匪甚衆，同時將和字寨之匪兵擊潰。

三月二十日

瀘州二十日專電 昭化復興場對岸，巧午，突增匪千餘，午四時，突集捕獲，勢甚兇悍，經二十九軍呂康旅總營退，是日午後三時，紅岩子方面，亦來大部，匪隊一部，向我攻擊，一部施行搶渡。呂旅總營擊潰之。

二月二十三日

范紹增二十三日電 據孟旅本午電報，匪以二營兵力，攻我三王廟潘國石營陣地，因我地形天險，工作堅固，擊至天明，復猛攻，終被擊退。

三台二十二日專電 號晨，潘泥溝地方，匪向我攔擊，經二十九軍馮譚部奮勇擊，匪我均有傷亡。

昭化二十二日專電 每午前十時，江口下游，渡匪匪人約有兩營之衆，向我射擊，經二十九軍覃長科部還擊，其去，馬日拂曉，匪到射箭河，向我軍前哨攔截，經呂康部嚴堵，未逞。

三月二十三日

宣漢二十三日專電 五路軍總部通報，昨夜，匪乘我軍懈怠之際，分兵兩路，向我范紹增師高王營右側川心店陣地攻擊，拂曉被擊退。又范師應旅葉團，相溪及謝團銅鈴山陣地，亦被匪夜襲，已擊退，又電 范師當面之匪，為偽三十軍之八十九師，其政委及六七區駐軍等，九十師師長及二六八團駐黃家山，二六九團駐金山神廟。

至彩河口岸之線，各部力量，均極薄弱，惟每值虛張聲勢，向我出擊，又電一號夜半時，匪以小部隊襲我彭師吳團營面之趙君山，繼增加二百餘人，由元潭塢渡河，分爲三路進發，該團將渠溝左側之打谷田，意圖包圍，其前進陣地，當經我守兵發覺，該地守備連長，查明地形後，當以一排向匪側擊，戰一小時，匪潰我陣亡排長一員，士兵十餘名，匪傷亡倍之。

三月二十四日

昭化二十四日專電 一、楊特生電，據匪區內人稱，白合舖五龍塢王家驢水壩舖均駐有匪之大部，機砲亦多，並偵察小姑河地形，有在河窄面，用機砲掩護搶渡企圖。二、鄧總指揮電，由陝回竄之匪，多在旺蒼壩，廟兒灣，元壩子，李家壩，梅嶺關，永甯舖，有再犯昭廣蒼園之企圖。三、馬旅長電稱，我當面之匪爲四軍徐向前部，近並山老鴉場增來匪兵八營。

潼川二十四日專電 二路軍前線防務，益形鞏固，軍械材指揮所部，開到前線，即在江口至青牛防務，劉漢雄師部，現防守寶漢口至小姑河一帶，固甚刻正加緊防禦工事，均參照劉師辦法，建築極堅固，沿河要隘，添築砲堡甚多，匪雖常時向險竄動，但我防線鞏固，絕無他虞，南部方面，陳重兩部，正向前進，昭化方面，近日匪在射箭河一帶，不時向我擾亂，呂康部嚴密警戒。

綿陽二十四日專電 徐匪竄陝受創後，現被困於旺蒼壩一帶，日前有少數殘匪，謀突圍竄廣元，當被擊退，現廣元無恙，平武地方，秩序甚佳，當局正整頓防務，增厚其實力。

三月二十五日

營山二十五日專電 四路軍總指揮楊森，自十五日離營赴前線恩陽河一帶觀察，俟總攻令下，即向南江匪巢進攻。

三月二十六日

綏定二十六日專電 五路軍總部，已於昨日由宜移綏定，以便居中策應，總指揮唐式遵由陸浦赴綏定，范增師長，陳蘭亭司令，李紹前縣長，均往歡迎。

西安二十六日專電 韓胡雍南敬電 羌西北軍後由黃壩河之線，有匪之工事，爲第三十一軍二十軍之一部，踞

守警完城，僅有少數匪隊，我軍線部隊，連日與賈家壩舒家壩之匪激戰中。

南江縣二十六日專電 北逃赤匪，因陝甘被阻，折回，向二路長溪，三路俄國進擊，蒼溪地屬嘉陵江右岸，田部守兵無多，首先失陷，三路編師以乘隙進，左右援絕，亦同時退守蓬南邊境，幸二十一軍王治易所部，新編余安民師，即時增援，制匪南竄。始將轉危為安，現劉總司令為早日肅清匪患，復令該軍王師率駐順慶前次開來各部，前線協同三路軍，收復失地，以便會師江南，已令飭該師第四旅王純一旅長，於昨日全部離順，向儀閣開拔，其餘特科及交通隊，衛生等，則定今日隨本人出發，順城只留兩連駐守，該師眷屬，今晨亦紛紛離順返合川，余安民部，亦歸王師指揮，俟王抵前線，即進剿儀城赤匪。

閬中二十六日專電 閬中方面之二十九軍，刻正籌築防禦工事，沿河要隘，添築碉堡甚多，昨今兩日射箭河一帶，匪仍不時向我擾亂，經二十九軍呂旅旅長嚴密戒備，軍世科到前線，即任江口至青牛防務，劉漢雄張漢中旅，現防守蒼溪口至小站河一帶，南部右地，仍陳軍兩師向前推進中。

三月二十七日

綏定二十七日專電 有晚感晨，匪以大部襲我前線陣地，均經擊退。

成都航訊 頃悉蔣委員長自渝來電，據田總指揮頌堯來電稱，此次負有閬中地區作戰責任之編師長趙璋，因閬中危急，調隊回救，致生蒼城，不免有顧此失彼之咎，惟在當時時期之線線延長，該師獨當一面，艱難維持，而閬城為吾岸要點，陣線錯綜，該師長決策俄頃，概其輕重，蒼城雖失，而閬城得以保持，可保將功抵罪，准予從寬免議之處，乞示等情，除電復編師長趙璋，權衡輕重，保守閬城，致失蒼溪，尚屬情有可原，着准記大過兩次，餘罪開功外，合行令仰知照中正馬印。

劍閣二十八日專電 一路軍第三縱隊司令劉漢雄部，奉令將青牛應至河口一段防務，移交軍路，接替後，該部即專任青牛廟至小站河一百二十里長之河防，何鴻圖部即任惠站河至百里場一百三十里之防務，全部担任河防，二百八十里長，并經劉師長親赴前線佈防，將飭官兵築工事，現劉駐火燒寺。

三月二十九日

張國燾出

昭化二十九日專電 據探報，日前張國燾在永寧舖召集人民開會，并集合數百担架快，赴保寧方面，拾運傷兵。

三月三十日

從臨三十日專電：昨日匪攻臨於三五石懸龍廟，向三路五里壩金子山一帶猛力施射，並乘機襲臨西端白塔咀增王莊之際，來匪三四百人，向我襲擊，我軍亦用砲還擊，命中，匪退，晚夜匪復來襲，我後木坪之伏兵起而擊破，匪乃竄去。

三月三十一日

廣九三十一日專電：胡宗南師克甯後，潰匪分兩路同向麻江口旺蒼場方面引退，刻胡部正向川邊進剿。

昭化三十一日專電：回竄川北之匪，現集中於旺蒼場五場子廟兒灣永甯舖梅嶺關一帶，似有再犯昭廣閬蒼企圖，刻各路軍正準備攻擊。

成都三十一日專電：徐國瑞部，近竄擾蒼閬之百里廟李子壩一帶，時軍王志遠劉漢雄等部，正與激戰，鄧錫侯今赴前線督師。

據以上都是匪來襲軍，未聞軍隊出擊，殊為怪事。

四月一日

昭化一日專電：中央抽派兩縱隊約十二師，協剿竄陝赤匪，茲悉第三路第一縱隊伍誠仁全部，已結集會同三八第一師，第二師等部，圍剿竄陝之匪，日內即由閬直開河縣，抄匪後路。

據匪區逃民云：赤匪巨頭徐向前，張國燾，何長，謝某等十餘人，在甯羌，未被軍隊佔領前，曾開軍事會議，討論逃竄出路，張國燾主張竄甘入新，打通國際路線，徐何主張竄陝南，擴大川陝匪區，連合徐海東股，與國軍作孤注一擲，謝主張由川入康，驅逐劉某，堵擊實力，意見分歧，各執一是，徐匪向前，並以手槍示威。

甯羌失守後，因感包圍，勢成末路，即至遂寧集其主力，向川軍一二兩路陣地進犯，連日如涪陵渡嘉陵江，意圖突圍竄擾，惟我軍前方兵力甚厚，日佈防周密，匪雖屢次來犯，終未獲逞，昨前兩日，匪以一部襲劍閣，現與鄧軍激戰中，聞鄧本人已由梓潼，率部馳赴前線督剿。

四月三日

成都訊：中央軍胡宗南師，與松潘川軍取協防，一面謀甯平式境內清匪，一面派隊沿江東下，解救紅油

魯大昌守
文縣武都

孫震電復
接收用軍
交代

關開失守
關中失守

之圍，其東下部隊，已抵高莊壩，正向渭江上游右岸之匪攻擊，楊炳軒旅，堅守江油，兩月三旬，在圍城中，官兵曾思衝出殺匪者數次，均經楊阻止，謂徒勞犧牲，不值，且禍及城內居民，殊極愚動，踴躍欲試，越十一日夜月朗星稀，萬籟俱寂之時，該旅官兵，皆振作精神，持槍掘壕，潛步出城，藉月光之輝映，四擊匪部，斃匪二百餘，旋即返城，匪接頭追來，城上復以手榴彈痛擊，匪無如何，匪部主力，自移動平武北川後，異常零落，安縣綿竹及茂縣一帶，剿匪兵力極厚，江油梓潼劍閣，與平武接界各地，防務亦極堅固，據松潘人稱，中央軍胡宗南已有兩團部隊開抵林潘，甘軍師長魯大昌，亦派有重兵增防，川甘邊區之文縣武都一帶，與胡宗南師在平武松潘之部隊，聯接一氣，防匪擾亂，安縣西北之茶坪一線，連日我第一二兩路軍，與匪均有接觸，匪軍近又迭有增加，鄧錫指揮饒侯，對此已預為籌劃，除原有二十八九兩軍二十餘團，全體加入作戰外，鄧又電劉總司令湘，請飛電原駐安縣豐水關及秀水場之二十一軍于淵旅，及原駐德陽江資資鎮之六路軍王繼緒部，約四團之衆增援，安縣茶坪各地，現王部四旅，已奉令開赴安縣茶坪前方，加入白家林千佛山一帶作戰，匪軍連日增到安縣北川方面者甚多，繼沿岷山以南各地竄擾，孫軍雖力堵截，並請友軍夾擊，沿江東岸，已無匪蹤，我軍現正徵集渡河材料，江彰中間，盡力強渡，孫與駐涪江西岸之我軍，夾擊匪部，俾匪部南竄計劃，受一打擊，同時中央飛機，亦繼續攜帶炸彈多枚飛赴北川一帶，轟炸助剿，至伏泉山之匪，已與我一路軍在激戰中。

四月四日

田頌堯孫震分呈蔣委員長交代軍務電 田頌堯電，已見正編第十一輯，茲從略。

孫代軍長震呈蔣電 貴陽委員長蔣鈞鑒，冬多參筑電令奉悉，只承訓責，感悚莫名，職已稟遞鈞令，並承厚長田頌堯總令轉飭，暫領全軍，暨遵鈞示各項事宜，所有前方軍事部署，及一切未竟任務，均經詳悉示交，職即接辦，除分別遵辦，另具查核外，謹電呈，伏乞訓示，職孫震叩支印。

順昌四日通訊 久困於南江一隅之共匪，於二十九日（三月）晚間，由蒼溪下面五十里之白楊壩地方，以敢死隊一營，突過嘉陵江後，連日渡河之匪，已在三萬以上，分三路突竄，一路向劍閣方面前進，於二日（四月）將劍閣攻陷，一路向梓潼豐寧方面前進，一路沿江下竄，於三十一日（三月）將閬中攻陷，一日（四月）復陷南部，南部屬南充，僅一百八十里，距西充一百二十里，由毛劉楊西充兩路，均可到達南充，此時南充駐軍，僅餘二十軍之

南都失守

換門練五
十營大有
可觀軍真正
在合作

三混成旅兩團，該旅第七團開到廣安代市場打匪，其他二十一二十二九邊防軍各部，僅留一營或兩連，留守兵力極薄。兼之南都西充之難民，又於二三兩日，紛紛逃往南充，一般士紳及商民，均陷驚惶失措、市面頓形恐慌，商家財帛屬迷走者有之，商店關門者有之，將貨物運於船上備逃，或向鄉間屯藏者有之，全市全爲恐慌空氣所籠罩，軍政負責如何說明匪之企圖如何，我方如何有準備，援軍如何在前進，因駐軍過少，總不能挽回一般恐慌的心理，駐軍一面鎮定人心，一面禁止人民逃走，一面積極準備防禦事宜，計在共匪突被嘉陵江警耗傳來之後，集台了南都西充兩縣各場之換門練五十餘營，分守各要隘。及南充沿河一帶渡口，嚴密盤查往來行人，復將十餘縣民練完全集中，由保衛團楊昭處長率五營到毛場，二日午後，西充城逃至一空，各機關法團，移到大碑寺，此時王治易師長，已率陳王兩旅，由新鎮場過河，侯旅亦由龍門場開到毛場，楊昭乃奉令將所率民練，帶到西充前方之鼓樓場，以一營進駐西充城，維持秩序，召回各機關法團，二十軍之重旅，及馬光司令，亦於三日午時率少數部隊到西充，其餘南充民練五營，即奉令協助駐軍，建設西充無風山五里店一帶未完編堡，及工事，城外換門練六營，集中又由楊處長分配，以一千幫助建築工事，五百人補修城垣工事。餘約千名下鄉收錢籬笆，每人二挑，一切限三日內辦完妥，各營義勇軍，亦集合負輸運之責，第一批已派五百名爲二十一軍第二師送千彈糧秣到前方，因這些工作，換門練丁要吃飯，就由縣府召集緊急會議，籌辦飯子來吃，商人出點錢來作蔬菜費，至男女學校，發勇軍前組織了幾個巡查隊，和宣傳隊，男女各半，均荷槍實彈，每日分區巡查，井沿街講演共匪的罪惡，及人民應該一鼓起來防共與剿匪。

四月五日

順慶五日專電 王總指揮所部，繼續攻馬鞍山老楊岩之高地，匪向彭城柏垭里退去，飛機報告，閬蒼方面，雙演場叫頭山柏垭子迴龍場一帶，發現匪之大部，我軍正追擊，文家廟向迴龍場前進，閬城北有匪千餘，正向閬城行進，其先頭已入城，溪溪浮橋有少數匪，向西岸追渡，下游迴龍場有匪數百，向閬方前進。

營山五日專電 四路軍高德潤旅，昨奉令前進，將打林場佔領，匪向漁溪寺三廟溝潰退，現正派隊追擊中。

涇川五日專電 二十九軍部接新鎮鎮來電，余安民師正而現已推進至紅石店楠木寺瀘溪場之線，又電 師軍長增調兵十餘團，由綿陽開赴梓潼方面，向匪出擊，劍閣南部，現向在川軍手中，胡宗南部向廣元急進。

四月六日

成都六日電 胡宗南師奉蔣委員長令，再度接防昭化，俾一路軍回師夾擊赤匪，恢復劍閣已失陣地，胡師大部，於四日開始進發，隨即向廣元前進，預計四月六日，可將廣元城防務接替。

二路軍前進，仍扼守梓潼前方之大廟，二路軍前線，仍扼守鹽亭前方之富村驛，在鹽亭東北方面，孫震已將該軍收容竣事，共得十八團有餘，二十一軍調駐防南岸（指揚子江）之川軍四旅，協助北道各軍剿匪，已由敘波北道，經省垣轉赴地方，關於湘旅，亦將奉調。

雲山八日電 四路軍俘獲龍九旅，二十二年被匪追去，在紅軍第九軍七三團當伙伕，軍長何長，確在雲山輕重創受傷斃命，現在軍長姓侯，去年臘月由宜漢開到龍蟠集中，各軍均到兩師或三師不等，由徐向前副話後，即分頭進攻廣元，因廣元失利，則進攻寶光，四軍仔前隊，九軍尚未到，即被陳軍擊散，計九軍二十五二十七兩師，及三一軍之一部，即轉向羅（澤洲）進攻，餘部全往巴中南嶺各縣，企圖突破嘉陵江，給養甚為困難，彈藥亦甚缺乏，每兵只有子彈二三夾或四五夾不等，並稱徐匪部僅有三，四，九，三十，三十一共五軍，每軍三師，每師三區，每區槍四五十枝，人約五六十名不等，三四九各軍，為基幹，三十，三十三各軍為新成立部隊。

巴中六日電 彭誠字機除，四日夜派周東生旅夜襲西華山，將匪擊潰，佔領該地，即時會合七旅進攻平樂城，五日下午四時，佔領，五旅王金澄團亦於午前四時進佔高明山東興場，匪向復興場退，何克修旅，進佔陰靈山，匪向沙溪退。

定水寺六日電 陳王兩旅，支口恢復南部，修旅支口佔領定水寺，五日上午驅逐玉學觀之匪，午後佔領該地。

昭化六日電 連日與我作戰之匪，係偽九軍八七、八八兩團，及赤衛軍特務營共約三千餘人，五日擊斃之偽團長彭清，在其身旁搜出其偽參謀處通報，有令其死守老鴉岩之線，待增援到，即反攻。

四月八日 成都八日電 胡宗南師全部，已接防昭化，俾第一路軍回師夾擊赤匪，恢復劍閣，二十九軍劉漢雄師，現扼守重華場一帶，鄧軍及偽侯增團李樹勳黃福益各旅，開到梓潼，六日晨，匪部由馬鳴寺竄到大廟山，距梓潼北廿

里，當與二十軍黃蔭部接觸，截至午後，尚相持中。

巴中八日專電 邊防第三師鄧國璋所部陳張兩團，已於陽午佔領儀鳳八廟場等地，匪退高關山，仍抵抗。

雲山八日專電 李國信旅六日派兵一營，驅逐八廟場之匪，激戰三小時，始將八廟大關寨一帶之匪，擊退於水家舖。

雲山八日專電 范旅率部於晨午到達三溪寺，匪據土地壩，阻我前進，當令包大隊向匪攻擊，戰半日，匪頑抗。邊防第一師由板橋增援，擊退匪，右側背，鄧團以一部由板橋增援，擊退匪之左側背，復經包大隊猛攻，扼江蘇城門，賴我官兵於匪渡江時，復斷後路，匪始繞黃金橋，向跑城約二十里之王家河敗退，我軍於酉刻始完全佔領跑江城。

重慶訊 據飛報，嘉陵江東岸，閬中儀鳳江巴中及上游昭化一帶，均無匪情發現，惟西岸高關山西南，匪約三千人，正在開會，當用機槍掃射，匪即潰散，其附近河道，有匪數十人，架設浮橋數座，擬準備西渡，又聞中以匪之綠衣馬，發現匪約五千入，隨飛機投炸，匪已四散。

四月九日

儀鳳九日電 自匪回儀後二十三師所部，與匪歷經血戰，始將儀鳳大關場克復，三路軍李家鈺及五路軍於安民部，已完全將儀鳳匪區佔領，現余師長親到南部方面指揮，剿辦匪部正向前推進，不日即可向高關山之匪猛攻。

重慶九日專電 三路軍李家鈺部，已將仙姑觀紫雲一帶之匪肅清，又飛機報告，（一）蒼溪浮橋三座，被匪衝破，閬中浮橋已斷，現正在修復中，（二）閬南沿路有少數匪行動，閬河面有無數木船，向蒼溪上駛，（三）當分投炸彈於湖陽山及閬中關匪之渡河部隊，多命中。

重慶九日專電 鄧國璋之陳張兩團，奉令續向高關山雪山之匪猛攻，陳團鍾營，齊午佔領高關山，張團迫至雪山，正在激戰中。

四月十一日

重慶十一日專電 鄧國璋部佔領雪山後，昨日復進佔雪山前方之觀音場盤山高地，及左側之新場，匪向九龍橋退，其主力在九龍橋築工事。

南部十一日專電 灰夜約五六百人向我警戒，交界之土地垣來襲，未退，余旅長部，灰早進佔洪山場，並向石龍場大柏地一帶游擊，匪向河溪關退却。

巴中十一日專電 彭誠孚行營電，本部政宣雪山扛熬山後，即令各部續攻，昨日日本師四旅彭團，佔領和平場，登角寨，五旅余團佔領仰角寨，成子寨等處，鄧國璋部，進佔蒲留山，本日向九龍場進攻，今日進駐雪山，特聞。
四月十二日

南部十二日專電 匪約五百名，灰晚襲我三官場，當派部前往圍剿，生擒六七十名，獲匪數十名，獲槍數枝。彭誠孚自巴中行營文電 連日天雨霧大，山路險窄，又因雪山扛熬山，被匪擊潰之匪，散伏林谷，須派隊搜山，以資九龍場兩方十里之高石梯，連攻兩日未下，乃於昨晚施行退却，始克奏功，各部連環會攻九龍場，本日午前，本師旅協同鄧部張團佔領之，匪向五關寨退却。

巴中十二日專電 五路軍邊防第三路鄧國璋部，於文午攻克天台山，天馬山，九龍場等地。
四月十三日

綏定十三日專電 一、昨夜過街樓持河之匪，向我陣地攻擊，我軍亦連夜襲擊，兩番往還，互用混戰，均無進展，今早附機砲進攻三小時，始悉匪係偽三十軍，分向龍場潰退，二、連日天雨，路窄山險，進攻九龍場高石梯，昨晚始克奏功。又據報告，一、木門口旺蒼屬百丈關一帶，甚冷靜，附近有小操場十餘處，二、上列地區及關界各場內，道上均有少數人行動，三、蒼溪浮橋已不見，城內有少數人行動，關中浮橋被水冲壞，尚未修好，行人尙少。

四月十四日

綿陽十四日專電 一、馮旅已佔領余安寨，匪向李家壩退，胡縱隊正攻龍洞背王家山。二、昨午匪紛向江油城移動，預料夜間必有激戰，當飭部向江油之匪猛攻，半晚，匪攻江油城，我守備嚴密，匪受大創，同時中壩亦有匪來襲，並經擊退，魏城梓潼小有戰事，三、中央軍已領朝天關，現正向余安寨攻擊，並佔領朝天驛打卦山，四、據報前日飛機轟炸保寧境，適值匪聞其大計，當炸斃匪民千餘，五、余安民部，文午進佔保馬溪大柏地石龍場一帶，刻正築工井派部進佔新場河溪關等地。

經定十四日專電 彭誠守師，文日進攻九龍場過街樓後，已於察日繼續進攻，周重生旅余圍，以一部攻黃木場，以主力攻石馬場，鄧以璋部以四區控制九龍場附近，向彭家場之匪威脅，何旅位置掃射河邊橋樓，掩護我有說，并克龍山監視，彭本人率五區駐守山，為總預備隊，又電，楊勳安旅，文日由迴龍場出發，即封達龍門場，元日向官興場進，又電鄧 取部佔領打響山，當乘勝追擊，當日佔領蒲川嶺，匪在三台山子馬山一帶抵抗，隨於真日冒雨與匪接戰，至文午始將匪擊潰，佔領子馬山，同時將九龍場完全克復。

彭誠守行營電 一、據報周重生旅，在九龍場前方約十里之李家坪與匪相持，二、據何克修報稱，徐國阮營昨佔領過街樓前方之青山觀，匪乘夜半月落時，以三百人來攻，戰事排擠，退去，匪退，微遲不及，突屍三具，內有女屍一具。

綿陽十四日專電 鄧軍長原電云，(一)圍江油之匪，昨午至子迫砲亂轟，楊國軒旅奮勇死戰，異常壯烈，入夜經中隊選派一區，附以輕機槍，分數道夜襲，斃匪甚眾，中壩江油已穩固，(二)昨江油梓潼匪復來犯，均擊退，魏城中壩安穩。

經定十四日專電 彭煥章部，奉令留守老鴉岩與鞍山許家壩之線，已於真日午後三時，接收完竣，其配備以彭家兩團，任留守，周圍作預備隊。

西充十四日專電 一、原在大河壩大橋壩之匪，已退踞高年壩附近，(二)西義場有匪約百餘人，係宣傳隊，(三)西充團隊，約九連，分駐龍鳳槐龍馬鳴各板，防務頗固，(四)原駐西充山南之四師羣旅，已開赴富林關待命。

鄧以璋行營十四日專電 我軍寒日由龍興場什官場出發，先後將永興場什官場燕十窩佔領，繼而石鴉場追擊前進，至涼兒井，與匪戰一小時，再向杜家井一洞山進。

巴中十四日專電 本日拂曉，我軍將李桂攻下，匪退紫黃木壩三合場一帶，據抗我總攻石馬場，當於本晚佔領四場，及三合場，匪向黃木場紛紛潰退，我軍繼續進攻，已將八卦之匪擊潰，本午佔領龍山，正向彭家橋推進中。

旺蒼縣十四日專電 我軍文元四日，佔領長地木門，頗有新機，敵隊退於兩河口校場場柏楊樹分水嶺一帶，

一戰死
大應過
成過油
續程爲死

兩日將匪擊潰，寒甚佔領華坪，午刻佔領沱沱匪軍千餘。

四月十五日

成都十五日航訊 連日前方軍事，大有進展，六路軍王總指揮治易，已於十三日進駐江油金華堰，一路軍鄧錫

指揮，親率八團之衆，截堵江油之匪，陳寶農師率駐昭慶部隊，馳往江油附近截剿。

又訊，匪以主力撲我江油中壩，經我軍抵禦兩日，激戰甚烈，鄧錫林親如率十團兵力，由廣元馳援，匪前軍四

團，由綏陽應援。

又訊，一路軍第二師黃鵬泉旅，奉令死守梓潼城，連日匪襲未逞，江油防務，亦經楊國軒旅佈置，城內外共有

兵十餘連，楊昨呈上峯，願下決心，死守江油。

重慶十五日專電 二十一軍第三師許師宗，及獨立第二旅張錫誠部，奉令調赴南部增援，許師由萬縣梁山開往

大竹遂安等處，向南部開拔，張錫誠部即由巴縣龍岡開往合川順慶等處，馳赴南部，刻兩部先後到達南部，即向

中壩亭前進。

四月十六日 閩中十六日專電 我彭旅旅旅，刪將營面之僞九軍七九，八一兩團，節節擊潰，至午抵南津關，始向八廟場

方面退去，浮橋船隻，皆被匪焚燬，迄午後三時半，乃派部強渡至江，將匪驅逐，當即佔領閩中城。

南部王行營十六日專電 我軍銑日佔閩城南津關，及七地山毛觀子邑角垓靈寶廟八角寺，匪退據八廟場之線，

其大部及主要機關，在金全場。

綿陽十六日專電 我軍於十六日午後四時，佔領梅子壩，匪向凌溪寺紅土關方向退。

趙彬致駐渝辦事處銑電 (一) 刪日，我全線進攻，匪雖頑抗，幸我官兵奮勇，仍被我擊潰，彭旅佔領彭城壩

，富樂廟附近，陳旅佔領柏垓子附近，修旅佔領萬年橋馬鞍山張爺廟，鄧司令佔領平樂山，劉旅佔領大橋附近，楊

旅佔領柳樹壩。(二) 我當面之匪，爲僞四，九，三十各軍，其主力約二萬餘人，槍約萬餘。(三) 我彭旅傷官兵

二百七十餘員名，陳旅傷百餘員名，修旅傷十餘員名，修旅擊斃匪團長一名，匪死傷數倍於我，趙彬叩銑。

又電，今晨匪約四五千人，在彭城壩柏垓子與我彭陳兩旅激戰，至午，匪向雙龍場富樂廟退，同日我三師劉旅

佔石泉河，楊旅長柳邊驛，明晨續攻，趙彬即斃命。

綿陽十六日專電 飛機報告，（一）江油及中壩之匪，已退至涪江東岸四岸，已無匪蹤，江油中壩城內外，及中壩河邊沙灘，一舖有我軍符號，惟東岸山嶺，匪蹤頗多，并有工事，我會以彈擊之，（二）南部以西及鹽亭東北，綿延三四十里，均無匪情。

劉湘通令各軍銑電 在第一路軍第六旅旅長黃慈所部，防守梓潼，被匪隔斷，不為所動，第一旅旅長楊晒軒所部，防守江油，被匪圍攻，卒能堅守，本轉司令深為嘉慰，除轉呈委座從優給獎外，并山本部先發該兩部官兵洋各三千元，以資鼓勵，仰即飭遵，劉湘銑印。

總司令致川省府電 據鄧錕指揮侯寒辰電稱，劍閣縣長孫為武，由綿赴江城收容移民團隊，不辭艱險，克盡厥職，江油縣長袁如讓，臨危不苟，知恥尚義，均屬難能可貴，懇請電嘉獎，以昭勸懲等情，希貴府查照辦理為荷，劉湘銑印。

安縣李縣長士慶公函 壯遊（編者別號）先生文席，奉讀瑣函，藉慰懷切，承詢各節，逐復於後，略具梗概，聊備蕩采，異日鴻篇出版，定傳海內，史乘借鏡，奚止雙碧，適企雅席，無任欽慕，專此佈扎，即頌著祺。在二十四年四月十六日，共匪由北川方面竄入安縣曲山指散茶坪等鄉，至同年六月二十九日始出縣境，計擄掠坪一鄉，失蹤者三千人，棄屍二千餘具，其餘曲山茶坪二處，民衆受屠殺者較少，失蹤約四千人，匪初入境時全係團隊據險抗拒，至半月之後，始由四川劉匪總部，調來四十一軍大部往剿，嗣後四十五軍，二十一軍均各抽一部，來縣圍剿，四十一軍王銘章師，會南夫師，董長安師，會趙我旅，呂立南旅，及特務獨立等部，全軍由擄掠坪曲山擄出擊，四十五軍一路司令游廣居，陶宗伯旅，楊宗驥旅，林翼如旅，由茶坪場出發，二十一軍王治易師七旅，全部，由鹽水關出發，同向千佛山，南華嶺，沸泉山三高山包圍，四十一軍在清水池，九倒拐，涼風壩，蘇包溝等地，當與匪接觸，四十五軍在大一口南華嶺等處與匪接觸，二十一軍在大石壩舖兒溝等處與匪接觸，均經大小數十戰，卒仍固守防線，無大勝負云。

四月十七日

成都十七日專電 （一）孫錕十六日到綿，山梓潼抽調五團，今日可抵綿陽，安縣，並無匪蹤，（二）鄧錕

五九一

請四寶，佳午復嚴令鄧飭部死守土門，十一日上午十二日午均有電訪鄧部派三團到土門，行營夜日電，總部，蘇區電，以胡宗南師及許曉軒師封鎖洛江沿線，王清易師向大播口進攻，鄧錫侯孫震兩部，同時就原線出擊，鄧部增援土門之兵力，限十三日前達到土門，策固茂防，原駐土門之鄧部陶凱，由土門進攻，均定十四日開始，歷料至十四日，鄧錫侯復電調攻擊準備，尚未完成，不能如期開始，且謂無法抽兵三團，兼顧土門，致十四日總攻，竟未實施，現一變激勵全身，殊堪惋惜，至十五日午，鄧錫侯總以所部陶凱被迫，退守乾溝開矣。

據土門爲松茂門戶，此地既失，形勢全變，總部復令第二路王清易師，十六日由恩奇向土門之匪進攻，並令陶師死守土地嶺，一二路鄧孫兩部同時出擊，以期將四寶之匪，節節打斷，使其首尾前後失其聯絡，然後一鼓滅之，昨日陶師復以退守文鎮關矣。

據軍事專家云，徐匪奪取土門後，今後路線，或由理番西竄西康，南竄天全寶興，與朱毛合股，或據西康甯遠，以圖休養生息，再圖進犯，均屬可能，該匪預定打通國縣路線之企圖，其實力又增多一分，且西康甯遠，交通困難，萬山重疊，實行封鎖，尤屬不易，國家無窮之慮，從此開始矣，軍事上有因局部而貽誤全局者，如鄧軍陶凱進退土門之類，是也，誠可慨矣。

四月十八日

綿陽十八日專電 據中壩電話，鄧總指揮十六日親率所部，與匪激戰，已解中壩之圍，十七日晨，並分三路向江油挺進，正面已攻至魯家橋，至搭子山之線，左翼已進至江油城西南之官渡，逼近公于祠，右翼已渡過涪江，佔領風火山，與江油城我軍楊西軒旅，已取得聯絡，全線戰事激烈，傷亡極大，胡宗南師接河防後，於十六日晨以大部向青川平武進擊匪部，同時陳賢農農長率十餘團，由廣元昭化渡江南進，時已有七團由昭化蒼溪間渡嘉陵江，向匪後方之側開一線襲擊，對匪取大包圍勢。

巴中十八日專電 在九龍寨石馬山土門煙文昌官一帶之匪，係僞三十三軍九十七師，全部三團，及僞三十二軍之一部，自經我軍逐次攻擊後，分向梓潼順城坪元壩子方面潰退，其殘匪約二營，在土門經於昨日擊潰，眼向東漢坪退走，現正肅清東岸殘匪，搜集船隻，準備渡河進攻。

四月十九日

綿陽十九日專電 (一) 固守江油城之一路楊西軒旅，士氣極旺，交通材料，由飛機送往，現匪主力大部，集中在江中一帶，沿江東岸，見我軍飛機助戰，現籌築工事，意圖苟存。(二) 六路軍王治昂奉令，調七旅由南部蒼溪向綿陽方面出發。(三) 楊西軒電告，飛機隊長王伯岳，十八日午後來江轟炸甚佳。

◎ 綏定十九日專電 五路軍總部報告，(一) 南江方面自長池木門旺蒼場各要隘，被本路軍先後攻克，匪根據地已失，現通南已無匪蹤。(二) 中央軍胡宗南師，以兩旅一獨立團，分取嘉陵江河防，進駐劍閣，並別遣一部，向安龍寺川截擊，匪前逃不得，退後不能，均被牽制。(三) 中央軍郝夢齡師，全隊精兵，已到達三中場，一路軍陳師七團，與江中各地駐軍，出擊沿江上游東岸大山中匪隊，飛機亦飛往投彈，匪遂化整為零。(四) 閬中線上之匪，連日由澄泥溝雙龍場向蒼境潰退。

綿陽十九日專電 匪一部由土門竄擾茂縣，似有南侵之企圖，駐屯區內之一路軍各部，及新到汶川之川路軍部隊，現正集中威州北面之文鎮，及雁門關一帶，構築堅固工事，匪南竄企圖，將成泡影。又電，江油彰明北川間之匪現已大部由北川西北移，企圖繞道與朱毛合股，一路軍除調大部進出沿岷江上游一帶防堵外，并另調重兵沿汶川綿竹間，一線駐紮修造堅壁壘，以防殘匪乘機南援川西平原。又電，殘匪連日向土門乾溝一帶猛撲，我軍沉着應戰，頗獲勝利。又電，竄擾平武之匪，仍盤踞江岸，與北川之匪，共相策應，本擬圍竄松潘，下臨茂汶，惟胡宗南師與駐松軍隊切取聯絡後，匪計難逞，故連日匪仍由平北向安縣綿竹茂縣一帶進援。

四月二十日

成都二十日專電 頃據駐綿官探電稱，昨午飛機助孫旅由正面強渡，追擊，匪向通口場竄去，有竄北川安縣之模樣。

綏定二十日專電 據前線情報，此次五六兩路軍，聯合剿匪，猛力攻擊，進甚迅速，殊有出入意外者，緣通南巴地面，既無匪蹤，前線各部隊，即以最堅毅之尖兵，乘勢突出匪方，初料官軍向持穩打穩策略，僅留少數匪隊任後衛，防禦力十分薄弱，經各路一鼓追擊，分頭潰竄，五六兩路軍，繞道而行，連拔南江以南，蒼溪以北之滑灘要隘，銳不可當，現刻已進至劍閣附近，分道攻城，并與一路軍陳鼎助所部，取得聯絡，江中魏梓一線之一路軍，並向火峰山進攻，至江油附近之匪，已解圍而去，退入山林，避機轟炸。又電，五路軍早已肅清東河左岸，進佔兩

會守關見兩敵家將東溪岳東之線，范部已佔萬活嶺整編子與軍之一部，取得聯絡正進攻王壩壩，及向蒼溪縣江石岸之匪進攻中。

四月二十一日

重慶二十一日專電 (一)我六路軍進攻新福，山路甚遠，且無路可通，經詢得一小道可通，經派員帶子左後方，連旅申刻，佔領上橫樑及觀音樑，形勢頗險，刻正乘勢猛追中。(二)我張于兩旅，進攻千佛寺之匪，經過魚洞日橫樑子，該地有匪約三百餘，與我遭遇戰，一小時佔領該地，得米包草鞋軍械甚多。

孫寶銘劉湘賀國光電 竊查此次嘉江失險，實有攸歸，職前奉委應冬亥電令，飭查失敗將領員名，呈請懲辦，謹將已經通辦情形，暨分別擬處辦法，具報如下，職軍二十二路指揮何德隅，於軍事迫切之時，擅自請假離防，卸後，會稱該路防線，已由劉縱隊司令漢雄統轄分配，一段河防，較有把握，乃隱患之間，即爲匪突破，平日既不盡令做到堅工高壘，又不能督率官兵，勒令嚴防，一隅之誤，遂致潰堤，天塹之防，竟成失險，該路指揮何德隅，除於事變之初，已請撤職外，茲遵令督押職部，其餘奉令飭查各事明澈後，再行擬請處分。該路副指揮兼二十旅長楊持生，見到工事不堅，巡邏不密，事前既失於報舉，臨變又補救無方，職係暫代指揮，究屬實無旁貸，已由職部派員，用觀後效，該路二十一旅長陳繼善，身負重傷，漫不經心，貽誤全防，失守汛地，前已因傷赴省，現經職拘押成都辦事處，敬候懲辦，該段防守之陳團長，登時身亡，其祖住鼓突破點，防守之陳營長宅仁，早重傷斃命，均予免追究，第三縱隊劉司令漢雄，負有蒼閣間地區防守責任，總預備隊位置不宜，司令部指揮地，更不適宜，以致一隅事變，挽救無從，亟該部轉進之際，又不能遵令固守劍城，除已呈請撤職留任處分外，擬再請加記大過二次，第二十三旅旅長覃世科，於木馬寺陣地創開時，飭令受劉師指揮，固守劍城，因周璣子劉都引退，竟倉皇突圍退走，殊失軍人奉命精神，該旅長覃世科，已由職部爲副旅長兼團，并記大過二次，該旅團均分別降級，第八路指揮李連如，原任扼守南部，雖係因匪險後抄，聯絡斷絕，依訓令意旨，權宜動作，究未明達到以最後力量，固守目的，請予記大過二次，第二路指揮李鈞陶，於聞中方面撤退時，奉令率部在老土地，佔領收容陣地，不能完全守到任務，請予記大過二次，所有奉令撤查防失事各級長官處辦情由，是否有當，謹當請示遵行，職孫寶銘叩。

廣元二十一日專電 中央軍組整肅師主力，巧日向摩天嶺麻子坪，蔡婆屋平台山之線，進攻，現已佔領平台。

山。

綿陽二十一日電 昨夜匪襲魏城數次，均經擊退，現一路軍仍扼守魏城背連渡香水通口沿河一帶，防務穩固。又電，綿陽防務，極為穩固，並由彰明西南背連渡經香水通口，鄂家渡曲水渡坪土門沿通江河，直抵茂縣，構成一條防線，兵力極厚，佈置亦極完善，川西決可無慮。又電，六路軍王續緒部，概日可全到綿江，王本人已過富村驛，三日後始可抵綿，該部集中後，即可協同進擊江油中場之匪。

四月二十三日。

成都通訊 此次赤匪偷渡嘉陵江，攻陷綿陽，一般輿論，愈謂應由何路負責，據確息致受突破之由，係何部有少數軍官軍士，行為不檢，疏於防範，有以致之，查匪偷渡處，仍在胡家壩，當夜防守此點之警兵一班，全體在側境內聚賭，令老更代為監視，當其一聞槍聲，即往報警，旋即以柵欄穿渡河，老翁聞之，往報該所兵士，當謂某正順手，勿在此吵擾，揮手令去，翁復視，則匪已全數渡河，將此岸木船，悉駛彼岸，賊頭大隊渡來，翁不顧而去，匪登岸後，不發一槍，先將此一班兵士殺絕，然後進入後方地帶，時官兵正酣然高臥，驟不及防，多遭殺戮最慘者，被殺女人亦達二百餘人，嘉陵江防線，由此遂為匪突破，良可慨矣。

四月二十四日

成都通訊 自徐頭突破嘉陵江後，毗河各縣，為防患未然計，早已分別佈防，旬日以來，正積極建築碉堡工事，業已大體完成，前日此間二十八軍部，復明令發表，毗江各縣守備司令如左。新漢守備司令 陳谷生，金堂守備司令 黃英，彭縣守備司令 劉萬撫，崇寧守備司令 周烈，灌縣守備司令 吳仁軒，其副司令一職，則由各縣長兼任，守備司令之職務，為指揮軍團，建築碉堡工事，肅清土匪，維持治安，其守備地點，則側重於毗河沿線，現陳等已分別就職，刻正聯絡着手。

四月二十五日

綿陽二十五日專電 徐頭僞卅、卅一兩軍，在平青附近及白水關之線，我鄂孫兩軍仍扼守魏城綿陽背連渡沿河之線。

重慶二十五日專電 第五路軍，攻克蒼溪，現正向劍閣猛攻，刻已抵近郊，范紹增奉令由綏定進駐三台，二十

四月二十六日

成都航訊

近日剿匪各路軍，對於嘉陵江東岸之匪，努力追剿，日內可望肅清，計第一路軍一部份，由江油梓潼一帶，一部份在昭化廣元一帶，二路軍在綿陽潼川一帶，三路軍及五路軍在嘉陵江東岸，六路軍所指撥之十三旅，在嘉陵江西岸，以至鹽亭一帶，其一部已到安縣屬之花街十力水一帶，北川安縣邊境，已與一路切實聯絡，匪於二十三日晨，竄犯石家堡，青蓮場一帶河防，經兩處守河兵痛擊，及中央空軍轟炸，匪不得逞，江油魏城防務，仍極穩定，王治易師率部十餘團，由南而北兼程前進，並於二十三日午後到達魏城，以四團佈防魏城，以六團佈防綿陽，一路軍向河沿線防務，已交由胡宗南接守，刁劉兩旅，已準備向匪出擊，青川平武一帶之匪，經胡部壓迫，連日均有激戰，以一小部有沿嘉陵江竄往甘邊之勢。

四月二十七日

成都航訊

聚集江中一帶之匪，有一部謀進擾北川增上經駐土門之我軍，迎頭擊退，二十八軍黃紹欽旅，開抵茂縣後，正積極分赴東面邊境，布置防務，防匪西竄，現一路軍前敵總指揮陳瑞貴，正由黃曉院指揮所部，南進，向徐匪後方積極壓迫，使匪首尾難以兼顧，據綿陽二十六日電，中央飛機，連日由省飛往前方轟炸之結果，匪損失極大，白雲山藏匿匪事內，不敢外出侵擾。

四月二十八日

綿陽二十八日專電

據探報重慶經聚匪極多，糧食器械，均集中於此估編之壯丁，亦在此編製教隊，感未飛機在該處投彈八枚，有感兩日，青蓮香水通口對岸，增匪頗多，用船筏強渡數次，均被擊退。又電，匪三十軍八九九師一部，在官場築壘，為我軍前衛擊潰，匪八十九師師部在朱河壩，九十師在平武附近，另一師在古城附近。

成都航訊

匪大部在火峰山被轟炸，近日復偷往江油城附近民房內，不時襲擊空軍報告，昨日午刻飛往七架，各攜三十二磅重之炸彈十二枚，直飛江油轟炸，當飛機扎扎時，一路軍守城官兵，各頭綁紅巾，立刻奮勇出擊，空軍則盡量投彈，炸斃匪部頗多，且將週圍房屋，炸塌一光，免匪部藏匿。

又訊，安縣北川土匪，日前向茂縣進犯，被劉銘哲代督辦，調集屯區重兵，迎頭擊潰。

綿陽二十八日專電 鄧家渡增來當面之匪，約數千人，於感夜十時，在川渡口至縣關康之間，焚殺五六隻，掩護強渡被擊退。

咸元二十八日專電 胡宗南部右路，於感申攻平武及附近各要隘，殘匪向青川退，胡部倏午又擊破摩天嶺，匪向唐家河青川退却。

四月三十日

成都航訊 中央軍胡宗南部，連日向青川平武進迫，感日午克平武匪向西南退，二十九軍呂康旅亦由昭廣繞道，由綿陽駐南山寺，王治易駐羅江，一路軍前赴羅江，增防綿陽一線，前鋒二十六日已過官村驛，月底可達，徐匪主力，集江彰附近，不時仍向江城攻擊，其在江油邊所鑿隧道，業於前日斷開，惟係用舊法將火藥置棺材內，引燃爆發，炸力有限，且距城內尚遠，僅於邊，有梓片飛往城上，離傷守兵數人，匪方肅城詭計，已成泡影。

五月三日

綿陽三日專電 一路軍鄧錫侯以安縣爲後防重鎮，特調大軍佈防，安縣前方，以堵匪南竄。現調集二路軍孫震部，及六路軍王縉緒一部，並一路軍部隊，共十有餘團兵力，極稱雄厚，匪妄謀突破，實不可能。

成都通訊 一路軍李樹森旅，於五月一日克復梓潼後，跟蹤追擊，匪向東北潰去。

川西剿匪自衛團成立發佈公函 啓者，本團以匪氛瀰漫，局勢緊張，集合同志，挽救危亡，並指定綿陽安縣一帶，爲成立第六總組，業已呈准剿匪第一二路總指揮部，積極工作，已於四月二十四日，派遣部隊，向茶坪大壩口方面，實行出擊，第六總組，暫設安縣城內，策應一切，犧牲奮鬥，寧計其他，救已救人，別無希冀，惟務事體大，非集羣力，難收實效，所望愛國同胞，投袂興起，或執干戈以赴前方應敵，或節省消耗以助餉糈，俾士卒無枵腹之虞，早收殲滅赤匪之效。

成都通訊 據江油難民來省談，縣屬青林口重壩堰龍泉鎮各地，偏在東部，殘匪竄擾，首當其衝，鄉民逃難不及，多被編爲游擊隊，訓練十餘日，即驅之作戰，在匪隊中徒增烏合之衆，前日魏城之役，該鄉民數十人，即棄甲而逃，投效官軍，中壩被匪陷後，殺人劫財不一而足，聞有小南河莊，被匪拉夫，川鹽被貫穿咽喉，索洋五萬元。

共匪四竄記

五九八

，又余某家遺小康用火烤背，索洋十萬元，凡屬稍有資財之家，多被捉去，無不一一搜以巨款，錢既罄盡，命復殺戮，匪中中道，約三十餘分鐘，後即將全市殲滅，鎮則宣佈匪化標誌。

梓潼三日專電 青川衛莊天機院一帶之匪，係偽三十、卅一軍及獨立師，雖經擊潰，匪尚有百、二十人，由匪首陳昌浩率經青川南竄。

劍門江未電 (一)徐向前主力潰竄松潘邊境，民房闢大姓司水鎮一帶，(二)均在松潘河東岸，連日經我師偵察部，迎頭截擊，先後在黑水鎮江關各地，與匪激戰，匪頗傷亡，(三)綿縣綏寧軍克復化宜兩城歸各地散匪，亦經肅清，(三)我一路軍自克復梓潼後，即向劍門推進，陷東多等日，在劍門關武連驛等處激戰。

五月四日

成都航訊 徐匪大部，約三四千人，三日由馬溝向茂縣土門進竄，陶楊一部，與匪接觸，至該小時之久，匪向馬溝方面引退，又據上壩地舖至北川一線，昨亦有匪來犯，均被我軍擊退，前二日大雨，匪大部全向江油城猛攻，我守軍楊國軒旅，仍沉着應戰，匪迭攻不退，刻於週城增築土牆一道，匪部則緊靠土牆，圍與我軍對抗，現梓潼軍軍正向江油方面側擊，匪已為我軍夾攻，匪近派探，化裝軍官，混入綿陽城內有所企圖，經我連日清查結果已完全捕獲，徐匪總部已移城北公千山。

綿陽四日專電 本日午前八時，楊應威旅，率軍挺進，匪據險頑抗，戰至午，佔領大壩口，匪退土地嶺。

五月五日

茂縣五日專電 茂東土門乾溝一線，經一路軍黃紹誠旅長協同護旅長所部，及屯軍堵截，後方防務，至今尚稱穩固。

茂縣同日專電 徐匪向前，連日以大部分道由馬溝壩地舖嶺上向我土門之防守部隊進攻，現仍相持於嶺上土門間之桃坪一帶土門西北方面之渭門關，有小道可通馬溝，為軍路上之要地，一路軍已調黃旅吳營駐守，佈置堅固工事，防匪竄擾，一部由山口西竄，松潘縣屬之鎮坪，至白草道上，均為匪軍擾亂之目標，除有部扼要防堵外，並令松潘軍擴大戰，馳赴前線加厚兵力。

茂縣又電 屯軍將辦署，為防範匪西竄計，除在茂縣東北邊境之土門渭門關，及松潘南境之鎮坪，嚴密防外

，並征調蜀番屯軍在茂縣汶川間，劃定第二道防線，並準備扼守茂縣西南之文銀關，及汶川北面之雁門關，又另調大軍屯岷江西岸堵剿。

「綿陽五日專電」第一路軍楊成武旅，及林翼如旅，昨已到達茶坪，楊親率部在茶坪前方，將匪擊潰，我軍現派援軍一部，向大壩口追剿，王繼緒前部部隊，微日已抵彰明東南草壩場之線，刻正向彰明推進孫雲麟部由綿陽與安縣指揮，沿江防線向固。

綿陽五日又電 一路軍前後防務佈置周密，鄧軍特於今日協同六路軍王繼緒部，及孫雲麟部，分道出擊抄襲彰明一帶之匪，並中央在省空軍分兩隊輪流飛赴前方助戰，土門墩上一線，及安縣西北之茶坪木頭井等地，匪方駐有重兵，我軍對此已有相當配備，今晨我軍已由茶壩山向江城推進，激戰甚烈，匪勢大挫，於午刻達到江油河岸，現正隔河對峙間。

蔣委員長本日特獎楊國軒電 渝劉總司令，綿陽鄧總指揮，孫軍長，瀘縣楊總指揮，查二十八軍楊國軒旅，固守江油旬旬，匪掘隧道，亦不搖動，奮鬥精神，殊堪嘉慰，除令胡宗南王懷慶兩部，迅速赴援解圍，並再犒賞官兵食品，由飛機投送，以示鼓勵外，希飭屬遵照，中正敬申川行參戰一。

五月六日

豐谷井六日專電 據捕獲匪負傷營指委，係河南人，供稱前供嘉陵江，原非本意，既突破後，遂以大部渡河，集結主力擬進取瀘綿，又因我各旅圍剿迅速，計不得逞，頗為懊悔，擬竄松茂，及打箭爐以圖生存。

王繼緒行營六日電 本路軍支隊兩日，與匪戰況如下（一）王旅於支日攻克率壩場，匪約三百餘人，係匪游擊隊，捕獲三十餘人，我傷亡數人，微日攻頭婆梁，匪係偽九軍三六團，堅工頑抗，交戰中，匪後增援四五百人，戰二小時退（二）微日鄧和部在八角石圍剿匪槍十九枝，手榴彈二十餘發，斃匪連長一名，獲槍六枝，馬四匹匪退河口許堯卿師行營六日電 我軍於歌晨由太平樓援剿，至白廟子黃山場遇匪約團餘，即猛攻，將匪擊潰，同時特向陽場茶壩場之匪驅逐，已佔領黃連壩，匪向兩河口退，其大部亦由重華壩，向白石舖沙灣官渡退竄。

五月七日

成都航訊 徐匪向前，最近圍攻江油不下，被剿匪各軍包圍，同時又見所圍區域日漸縮小，擬傾全力向南竄擾。

，日前匪曾以主力進擾城上，我方守軍，因衆寡懸殊，暫時引退，旋據軍趕到，隨將陣地恢復，並俘獲匪甚多，匪主力向陳家場方面移竄，重慶極爲僞總指揮部，亦移官渡，我五路軍許曉卿師，於六日晨由新店子向兩河之匪進攻，已將該地佔領。

綿陽七日專電 匪聯集大部於青山坡九個拐大安山伏泉山一帶，陸續增加，約五六千人，由沙窩子向陳家場前進，與我軍在九個拐白廟等處，激戰甚烈，尚未，始將大安山恢復，刻正協同進剿中。

王繼緒行營七日專電 王旅長徵佔領浩彰明三合場各地，彰明城外，有小河不能跋涉，匪約千餘人，縱火將民房燒燬，已飭將其封鎖，又魚日佔領，兩河口後，即向神龍河開草地前進，均有進展。

綿陽七日專電 江油彰明一帶，沿江東岸之匪，經鄧王兩部約六旅之衆，向匪進剿，匪衆多退往西岸，沿彰明中壩江油一帶，河岸構築工事，尙謀頑抗，現江油城河東之我軍，已可遙望城頭上之楊樹村旅守兵，因匪距江城附近沿河工事內，極力頑抗，我軍短期內，即可強渡過江，解江城之圍，現已調集軍逐日飛往轟炸摧毀匪之工事，助我東岸軍前進。

綿陽七日專電 一路軍前敵總指揮陳寶鼎，昨親到安縣之北，背腹連日，各線均有進展，某坪一線，經一路軍肅清，正切聯境上黃紹族抄襲，北川濠坪一帶。與匪相斡甚烈，現已佔領北川南面之伏泉山。

綿陽七日專電 六路軍王治易部，昨日午前十時，佔領彰明，大部刻沿涪江，直進至一路軍前敵左岸任務，刻尙與匪隔河對峙，日內或可克復江城，現匪大部集駐重慶及火鋒白塔諸山，欲抄出擊各部之匪，已被守軍擊潰。

五月八日 豐谷井王行營八日專電 許縱隊昨日已佔領神河關市場之線，正趕築陣地，據飛機報告，涪溪河之匪，大部昨由官渡江油開拔，我軍正合圍追剿，即令飛機炸斷，通中壩之浮橋。

五月十日 彰明十日專電 我田王兩旅，於昨日拂曉，開始攻擊，匪據城頑抗，並迭次衝擊，均被我擊退，戰至今日拂曉，已將彰明城，完全克復，匪倉皇向涪江右岸退。

彰明又電 我國攻彰明之軍，於今晨二時，復向彰明施行猛烈攻擊，官兵奮勇非常，均爭先梯城，戰至天明，

匪漸不支，我軍愈戰愈猛，至卯刻，城東西兩面，爲我大軍攻入，斬擒無算，奪獲匪械亦夥，餘匪同城西潰竄退，渡過江左岸之匪，落水者，不計其數。

○綿陽十日專電 涪江東岸之匪，已全部向西北移動，加入北川一帶之匪軍戰線，彰明城內外之匪連日經六路軍王續綽部圍擊，匪渡西北竄去，王續綽部灰晨進駐彰明城。胡宗南師兩下增援，江油一部，已於昨日抵重慶，已切聯六路軍王續綽部，正向江油之匪進攻。

○豐谷井十日未刊專電 彰明城逼近河邊之匪，因我軍猛攻，匪於昨夜偷渡逃去，灰晨即克復彰明城，刻正追剿當面之匪，并迅速接通江油，寶固山彰明城均攻下，關江左岸，已肅。田冠五旅陣亡營長一員，傷官兵二百餘人。五月十一日

江油縣民哀呼救援電 重慶中央參謀團主任賀鈞鑒亦匪肆厥，連陷江油、彰明、梓潼、劍閣、平武、北川、各縣，二十八軍楊嗣軒旅長，困守江城，忽已匝月，救兵不至，形勢瀕危，難民代表，全縣民衆，懇請中央速派大兵解救，庶足以勵忠勇，而激士氣，臨電迫切，佇候明教，江油縣到省難民請願團代表戴俊齊，郭子宏，劉受之，張佐虞叩，又電，綿陽孫軍長德操鈞鑒，赤匪橫流，迭陷名城，中央整軍經武，委任鈞座，責長軍符，士氣重振，雄旗一新，難民等遠道聞之，曷勝願領，二十八軍楊旅長嗣軒，因守江城，忽已匝月，重圍不解，救兵不至，人民將陷於水深火熱之中，無由振拔，素仰鈞座仁慈爲懷，痼疾在抱，擬請迅派重兵，十張鎗伐，始足以激忠勇而勵來蘇也，臨電迫切，佇候明教，江油難民叩。

附記田冠五旅長緝攻彰明陣亡營長楊源略歷

楊營長時源，雲南巧家人也，民元入武漢軍，歷各級士兵，升至營團旅各長，西南各省戰事，無役不從，勇敢善戰，稱於僑羣，民二十一年，本旅改隸廿一軍，鍾毅（即冠五）以私人友誼，囑約共事，一時苦無相當位置，不得已勉以二團一營長職相屈，雖不足盡時源之長之而時源固尊就卑，意志泰然，并不以降格介懷，自就營長以來，力除惡習，刻苦自勵，日與士卒習爬山，共同甘苦，全營官兵，受其薰陶，莫不敬愛，二十四年五月九日，本旅奉命攻彰明，楊營長身任前鋒，涉河攻險，破匪工事數道，進展至彰明城北河，（即涪江主流）將匪浮橋破壞，守據之匪，深憐四方面軍徐向前之三十四師，戰鬥力最強，深慮後方聯絡斷絕，甚爲恐慌，乃以一部向我右後抄襲，時

有夫有婦
大忠大烈
可嘉可敬

源被其側射，命中討部，乃以手緊按傷處，指揮進攻，大呼衝鋒，士兵均奮勇爭先，時源亦自忘其曾已負傷者，繼被匪集中火力射擊，一彈洞穿腰腹，始不能支，乃揮筆急書「本營長由四連連長暫行代理，死力撐持戰局」，數語，旋即舉命，遺墨剛勁，人人見而生敬，時源殉國後，全族壯士，莫不悲痛填膺，奮起效死，共撐危局，於九日夜半，復施行夜襲，將匪擊潰，十日曉前，確實克復彰明，匪即狼狽逃竄，烏乎，士之舍身為國，臨死不忘戰局，其壯烈之精神，直可經天地，薄日月矣，當此剿匪軍事緊關國家安危之頃，後之死，亦得聞而興起乎，楊營長盡瘁國事，罔事積蓄，身後蕭條，夫人王氏，聞耗慟絕，服毒以殉，遺子女各一，均孤幼無依，事經報呈中樞，蒙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嘉其忠烈，特頒贈「忠節齊芳」以光墓表，并令從優議卹，遺族并送入革命遺族學校教養云。

附楊君遺像及其臨終遺墨



五月十二日

綿陽十二日專電 燕日匪以我甚急，我陳國率部猛擊，身先士卒，將逃入岩內之匪十餘人砍死，激戰三小時，始退去，清晨又復來襲，將匪擊退，就黃家山築工警戒，至夜半匪由龍神堂築子彈擊擊甚烈，我以機砲手榴彈擊之，始潰。

寶縣十二日專電 匪於晝夜半來襲寶縣渡陳地，經我軍奮力抵抗，始退。拂曉又來襲九倒拐大坪山，繞陣，亦經擊退。

五月十三日

成都十三日專電 殘匪連日向我反攻，進犯安綿土門，均經我軍沉着應戰，沿江東岸鄧部，正準備搶渡，蒙應孫軍，又電，有匪四千餘人，於十二日晨進犯土門，一路軍陶副師長率屬黃南旅，及梁團，血戰一晝夜，迄十三日晨，斃匪六百餘名，俘繳極夥，匪仍繼續增加，正清剿中。

成都十三日航訊 連日以來，剿匪軍事重心，已轉移於安縣北川之間，沿江右岸，已無匪蹤，蓋以匪部，見我五六兩路軍加入前線，明知無力抵抗，乃積極傾全力於安縣綿竹，及岷山山脈，而江中一線官渡，及寶口寺爲最後據點，其所部以即日未能放棄江中之原因，則由於軍實糧食，搬運難時，匪中且有多支持一日，即可移糧食到後方之口說，惟官軍方面，已在沿江江上下游新舊浮橋多架，日來正強渡過河，預計短期內，必能將沿江左岸之匪，徹底肅清，連日匪部渡河，移駐安縣者，有偽四軍，偽卅軍偽卅一軍各部，而其主力仍集中於北川前方之伏泉山，大安山，大壩口一帶，由曲山至大壩口之匪，爲偽四軍徐向前部，及偽卅軍王樹德部，共約二萬餘人，均係匪之精銳，日來與一、二兩在大安山大壩口茶坪等地不斷發生血戰一路担任該線防務有黃鰲盧濟清李正川，楊庶威，林翼如，賀乾煊各旅，約十七團之衆，二路軍孫震，約十二團之衆，統由鄧錫侯指揮，昨日（十二）仍在千佛山伏泉山大安山白家林一帶激戰，至爲猛烈，嗣經鄧將林盧兩旅，增上在白家林上一帶，昨晚仍在激戰中，匪有引退模樣。

五月十四日

綿陽十四日專電 殘匪圍據平北，四竄松茂，近見西北一帶，剿匪軍密佈，地形高峻，不甚竄擾，仍欲南圖安縣綿陽，抗拒我軍，欲死據江油高地，以爲策應，連日出擊，匪亦死命相抗。

茂縣十四日專電 匪於十三日在土門慘敗後，今日續以大部反攻，由土門東之觀音樓子，向我後方乾溝抄襲，戰事至爲激烈，意圖包圍，經鄧軍查悉，立即派隊嚴堵，匪之詭計，迄未得逞，乾溝防務，如常。

五月十五日

綿陽十五日專電 寶縣平武北川之匪，自爲割計，近據俘匪稱，匪首陳昌浩張國燾徐向前等，見於各路已受剿

匪軍大包围，平北糧食，又感缺乏，匪之游擊隊，及新近募得之壯丁均不願效命，日就逃亡，特命衝出安茂進圍滑松，實現通明路線。

五月十六日

茂縣十六日專電 連日匪大部抄襲土門後方之乾溝一帶，殺掠之激烈，爲從來所未有，匪傷亡均大，正圍寨中，茂汶屯軍及一路軍，在茂汶之部隊，已在茂縣附近，及汶川北面之文鎮關、雁門關等地，嚴密佈防。

茂縣十六日專電 松茂屯殖督辦劉銘書，前奉命組織屯區警兵，實施訓練，以爲協助剿匪之用，已早着手進行，現劉氏在各縣所征調之警兵，已近十餘萬之衆，均受有相當訓練，茲以匪部積極西竄，警兵不憤其殺人放火之殘行爲，多自願赴前方堵剿，劉氏現已揮其精銳之警兵，約二萬左右，調至茂縣城附近，并汶川岷江上游一帶佈防。

綿陽十六日專電 沿通河口線之曲山，通香水青蓮場各地，連日均無戰事，一路軍擬即聯絡岷江東岸之王贊部，一齊渡河，向東南方前進，與茂汶軍團，夾擊赤匪。又電，竄居平武北川之匪，迭次圖向西移，現我軍在土門乾溝一帶激戰一連一退，頗爲壯烈，土門仍在我軍駐守中，又電，王治易部前奉總部令，援助茂北，大隊全集綿陽安縣，昨先頭部隊約二團，已由安縣茂東大石壩一帶，向大岩小路扼守，其餘大隊，俟到北川，再行進攻。

五月十八日

綿陽六路軍行營電 我軍於感日由高山坡岩老谷向上河壩敵陣地攻擊進剿，午前五時三十分，即將敵陣地突破，繼續猛攻，當時乾漆樹，確實佔領，查魚洞口，形勢險要，應即乘勝前進，因即督隊猛攻，至午後一時，已將該地完全佔領，并築工事，固守魚洞口。

五月十九日

臨水關十日專電 我彭旅巧日夜千佛山，已佔領寧澤台，三碗水一線，距千佛山僅數里，是役俘匪數名。

安縣十九日專電 孫軍長所部，於昨日晨續攻伏泉山二道坪一線，幸賴官兵奮鬥，業已逐次攻仰前進，突敵方兩層堅固工事，已於已刻，到達二道坪，匪退踞伏泉山高點死守，懸崖絕壁，推進困難，請酌派飛機助戰，轟轟高點工事。

灌縣十九日專電 李軍長抵灌，決以二十五團兵力，增加前線，以致傑生任前敵指揮，所部五六兩混成旅兩旅

，十六日由此陸續向茂縣開拔，聞已到達距茂縣六十里之文鎮，與陶宗伯師，魏清源旅，黃偏旅，及茂松屯殖軍之剿匪各部隊，切取連絡，痛剿土門場方面之匪，又救僑生。李注東，李清廷三旅，於十七日冒雨率部抵茂，即向茂縣汶川彭縣各方面開去。

五月二十日

陸水關二十日專電 我六路進攻新嶺山，路甚峻遠，且無路可通，詢得一小道可達觀音樓子左後，遂於申刻佔領上橫樑，惟上橫樑及觀音樓子，地形最險，仰攻不易。

大石壩子二十日專電 我張子兩旅進攻千佛山墩上之匪，經過魚洞口橫樑子，即據前衛報告，該地有匪約三百餘，與我遭遇，激戰一小時，始將高地佔領。

安縣二十日專電 孫軍長德操督師安縣以來，剿匪軍事，連日均有進展，十八日晨，開始總攻，伏泉山二道坪等處徐匪主力，會起我旅，由漩渦坪向楊柳坪之匪進攻，張熙民旅由九倒拐及大陰山分兩路向白廟子熊家樓進攻，戰事激烈，攻至午刻，遂飛機轟炸伏泉山之寨又增加呂旅旅，猛力仰攻正面，李益陶旅抄襲陳家山之二道坪側面，激戰終日，火力愈熾，匪據高山工事，步步頑抗，我軍亦前仆後繼，奮勇進攻，直至酉刻，呂李兩旅，始將二道坪兩面包圍，會張兩旅，始逼近楊柳舖白廟子，戰鬥於是益形激烈，適李豫如旅，奉令由搖鼓坪進攻，控制於和仙坪附近，三面包圍，徹夜攻擊，至十九日拂曉，各路官兵，均奮勇逐步仰攻，突破匪方兩重堅固工事，即將二道坪佔領，又電，二路軍佔領二道坪後，旋復進攻，呂張兩旅，即佔領羅家山，斃匪甚衆，匪憤大部反攻，居高臨下，我軍進展稍難，對戰至午，我軍傷亡連排長數員，士兵百餘，同時會起我旅，向漩渦坪續攻，在黑岩頭附近，激戰三小時，斃匪百餘，於午前十時，佔領黑石頭，跟向白廟子續攻，匪由漩渦坪增兵反撲，我軍傷亡連長一員，排長數員，士兵六十餘人，仍在激戰中，匪軍傷亡數倍於我，匪勢稍殺，我軍仍積極進攻，伏泉山高地，並據飛機通暢漢渭河左岸，匪部已向茂縣移動，足見我軍此次出擊，奮勇犧牲，予匪以重大懲創，克復北川，指顧間事。

五月二十一日

成都二十一日電 江油城於二十日午已解圍，中壩同時收復，許曉卿彭城孚兩師，渡過洛江，是日午我軍分三路進攻，楊應軒旅遂敢死隊出擊，匪大潰敗，我正向光霧山進攻中。

楊四軒族
困守江油
四十餘日

五月二十二日

綿陽二十二日專電 一路軍楊四軒族，困守江油城，日夜戒備，與匪苦戰達四十餘日之久，始於馬日午，完全解圍，一路軍總指揮鄧錫侯，楊廣困守江城，勞苦功高，特於發長電令楊族長，率所部開回綿陽休息整頓，特命華匪，江油城防務，交由五路軍許曉卿守備，聞楊族奉令，擬於明日由中場向綿陽開拔。又電，匪部約二三千，乘由雅坪潛進經我掩護，集中部隊，在歸化安順間，節節防止，剿匪先頭部隊，已進至松潘城南，向李旅塔山進攻，當經擊潰，匪機槍一挺，步槍數十枝，匪退據南側高地對峙，據俘匪供稱，匪係偽四軍二十八團。

五月二十三日

江油二十三日專電 楊四軒族，今晨已陸續向綿陽開拔，臨行備受軍民之熱烈歡送，江城附近之殘匪，連日經我軍秘密搜索，已全部肅清，官渡苦竹嶺前線，今日小有接觸，我軍追剿先頭部隊，已達沙窩子及觀音山一帶。又電，江油中場收復後，我軍通口河一帶之通口橋，香水壩各部，亦乘勢渡河，向匪壓迫，現已與江中各部相連，貫成一條戰線，又電，六路軍許曉卿兼指揮所部，往江城西南之高功觀，及公子祠一帶進剿，殘匪險與許師對峙。

五月二十四日

綿陽二十四日專電 本晨伏泉山匪約七百餘人來擾，我黃官山陣地，當經一路軍擊退。

灌縣二十四日專電 灌縣北區，接近茂縣之太子城，大連河，和尚橋，獅子坪等地，近日已陸續佈防就緒，並築有堅固工事，並值防堵。

臨水關二十四日專電 連日獲匪探甚多，稱匪糧食困難，尋出路，觀音樓子正面之匪，係偽卅一軍，其軍長

孫玉卿，軍政參議才，四師長陳友壽，師政委葉義範，匪大部似在北川土門間，大經口千佛山，係偽三十一軍。

五月二十六日

綿陽旅自綿陽電 昨日偽九軍匪兵張城祥攜武式機槍一挺來降，據稱，係安徽人，因國中生活太苦，不如

中馬，特攜械來降，當經審訊，所供匪中情形甚多，在該匪攜重要武器來歸，殊堪嘉尚當給洋貳拾元云。

成都軍訊 滇軍觀音樓子一帶之匪，日，糧食極感困難，雖曾由土門茂縣地方向人民募捐至參（即包谷）等食

物，但隨時仍發生恐慌，茂理所屬夷民，均痛惡共匪，正謀團結抵抗，並決出以堅壁清野之策。

五月二十七日

綿陽二十七日專電 馬夜彭師當面觀青山二郎廟之匪，約二百餘人，猛襲我西塔山陣地，未逞，據俘匪供，中繼至老鷹窩之匪，爲偽九十一師約兩團，及八十團之一部，西塔山至江油，爲偽九軍二十七師，之部隊連日均向官渡平通方向退。電，據鄧國璋司令馬午電稱，馬晨匪襲陣地兩團陣地，被我擊退，即乘勢強渡過河，當佔領彼岸之孫家壩迴龍閣，胡家壩等地。

五月二十八日

綿陽二十八日專電 宜縣平武北川之匪，近以糧食異常缺乏，匪心多所渙散，爲圖抵抗各軍，匪化壯丁計，由匪首等集議，另謀出路，惟對平北險要，及與鄰縣江安綿茂相連之要隘，決設法盤踞，非至山窮水盡，均不願放棄，又電，近日殘匪移轉西南一帶，節節受創，已成強弩之末，頃聞一路軍奉令移駐雅安，五路軍亦加入瀘縣防線，俟佈署完善，一致進攻。

綿陽十八日專電 昨晚十二時，匪大部夜襲我文鎮，守軍當被我一路軍楊鄧兩部覺察，作爲不知，俟其深入，即予猛擊，當斃匪三四百，生俘數十人。

五月三十日

徐氏防
李學良
張學良
抽防
徐氏防

潘文華略未電 (一)徐匪殘部，企圖南犯，我軍於九嶺山雁門文鎮等處，迎頭痛擊，匪向水草場潰退，(二)盤踞平武北川之匪，及平通一帶，連日經胡宗南魯大昌兩師，向匪猛擊，匪紛渡小江向白蠟潰退。

六月一日

成都一日專電 徐匪向前，一部由茂縣北竄松潘，已抵松潘境，與駐軍小有接觸，胡宗南急調部增援，某某與朱毛合股之匪，已竄理番，與駐軍發生激戰，劉文輝赴前線，督戰決難合股，又電，徐匪向前，前由殘家壩到北川組織偽蘇維埃匪已由北川到茂縣馬槽河，匪部少數游擊隊，竄攻桃子坪，圖竄理番，被駐軍及團隊迎擊，徐匪大部，由北川之蔡家壩千佛山等處，竄擾茂東大石壩，猛撲高川，經我軍沉痛應付，匪仍由原道退去。

六月四日

成都航訊 徐匪向前大部主力，移集茂縣，似有南渡企圖，松理汶告急，灌彭亦相當吃緊，灌縣北區，接近茂縣之太子城，大連河和尚橋子坪等地，正佈防扼堵中，威州至彭縣雲華九寨兩山沿線，已建碉堡，除第一路軍之第一師陶凱部防守外，尚有團隊增防，鄧錕指揮並委劉閣之彭縣守備司令，吳仁軒為灌縣郭河守備司令，郭河南岸防務，業經佈置就緒，三路軍李家鈺，已抵灌縣，該縣特開街電，促李其相赴灌督師。

附促李督師電 溯自赤匪竄越嘉江，繁華富庶之川西，畢成岌岌之勢，近又進擾茂境，據我岷江上游汶灌人民，扶老攜幼，孑子於途，道經彭郭，情狀至慘，查汶灌為川西門戶，省垣鎖鑰，誠千鈞一髮，匪我爭存之地也，現貴部軍隊，雖已陸續開赴，而半數灌縣，尙無元戎，特請總指揮早日西上，督飭追剿，庶足以殲醜類，而定人心，臨電轉飭，無任企禱，中國國民黨四川省縣黨部籌備委員會，農會，工會，商會，教育會，水利會，縣區安川促成會同叩。

六月六日

重慶六日專電 徐匪向前，連日由威州茂縣南竄汶川，經我軍迎頭截擊，退至七盤山，江油殘匪，日前曾再度反攻，亦被擊退。

六月七日

成都七日專電 匪在茂縣高山坡，與二十一軍第二旅各戰對峙之偽二十師，因糧食缺乏，紛紛攜械投誠，糧供稱，匪大部已向西移動，圖與南部匪朱毛合股。

六月十二日

成都十二日專電 徐匪部入川時，祇有數千人，中途募脅之衆，盡屬烏合，故指揮不靈，徐匪才亦下驕，故雖佔據二十餘縣，經二十一軍及中央軍之夾擊，均短期收復，現匪之目的，似在兩金川與朱毛合股，而烏合之衆，集結甚慢，迄今猶有殘匪在北川茂汶之線，而西南奔竄，朱毛過大渡河後，還向懋功方面前進，對漢源榮經蘆山瀘定等縣，均不敢久據，且未進窺雅州，似欲速集中憑險休息，當局正趕築成雅公路以供軍用，

六月十三日

重慶十三日專電 四十一軍部隊已於今午佔領黑頭岩合廟子二道坪等地，隨後派一部協同向伏泉山之匪攻擊已

於午後三時，將伏泉山最高點之伏泉寺佔領，殘匪向北川及蔡家嘴之涼風垭方面潰退，并遺少數糧食在山頂。

安縣又電 昨夜十二時匪由伏泉山蔡家嘴向九倒拐四十一軍某營陣地襲擊，未幾各營陣地均發現匪股，分頭襲我陣地，向我猛撲，我官兵憑險抗戰，至以手榴彈轟炸，約二小時，匪漸搖動，即以一部向匪還擊，擊潰退，直至牛心關黑洞溝匪之後盾工事附近，旋因匪增援動搖，且天已明，仍撤回原地。

六月十四日

羅江十四日專電 據揭城投誠匪兵鄧云齊供稱，伏泉山五家山之匪，僅偽三十軍第三團，已於昨前兩日星夜轉移，刻近留兵一營防守。

羅江又電 匪大部已向北川退却，伍家山涼風垭有匪約一營，經我王周兩團夜襲攻擊，即向北川退却，察晨已將伍家山涼風垭佔領，刻準備派大隊沿河向北川搜剿。

六月十五日

成都十五日專電 (一)匪大部已向北川撤退，我軍於察夜襲攻佔伍家山涼風垭，正沿河追擊中。(二)安縣方面涼風垭晚由王爺廟前進，察晨佔包包署山，圍棚樑子，正向大壩口搜剿，匪向茂縣方面退却。(三)據俘匪供稱，糧食缺乏，須在三百里以外運輸，現日食包各發一餐，正匪已減少，太華山已無匪蹤。

六月十六日

僑中央軍朱德，毛澤東，張德勝等兩股，會合於懋功，以下編入正編第十四師。
附編甲終於此。

共匪西竄記

附編乙 賀龍克西竄湘鄂黔滇與朱徐合股為止撮記

因者按本書第二編記蕭克西竄，與賀龍合股於桐腰界，（一作南腰界，要讀作腰），第七編記賀龍蕭克掩護朱毛，竄至湘軍克復慈利爲止，其所以不能消滅賀蕭之原因，該兩編中已詳論之，茲編紀載，以賀龍蕭克竄擾湘鄂黔滇，自民國二十四年元月起，迄於二十五年四月竄到滇邊與西康接壤之華坪同朱德徐向前合股爲止。此附編乙所以分爲三個時期，追剿軍何總司令鑄，與湘鄂川邊區剿匪軍徐總司令源泉，兩部會剿，爲第一時期，自宜昌設行轅，由陳總參謀長誠代，行委員長職務，督師痛剿，爲第二時期，其後委員長蔣中正，行營主任顧祝同，剿匪軍第二路總司令龍雲，更迭負責，督師剿辦，爲第三時期。本書爲節省篇幅起見，先後各軍進剿之部隊，統列之於宜昌行轅領導指揮之下，以示軍權統一，但其間時有詳略不同之點，茲以搜集材料之難易爲轉移，非謂者同意詳略也，然以編者視小一書生，編個人奔走蒐求之可量，僅得乎此，其所不可得者，實難於再得，箇中消息，懸恨人不疑厚照，其掛一漏萬之缺點，讀者深漸不免，特附誌之。

第一時期。

自民國二十四年元月起，至同年十月上旬止。

駐湘可總司令鑄
駐鄂徐總司令源泉兩軍會剿賀蕭。

一月一日

代水師總長劉可羣東電 職隨團旅長張齊賢（鳴九）由岳部，後日，到王村集合義勇隊，向縣城推進，爲安撫人民計，本日在王村宣佈說，前縣長劉某銜印他失，未接印以前，權原式刊刻原文呈報。

一月三日

途源一
再期一
匪中之
人也

常德縣長蔡其璋江電 (一) 慈利城由朱樹助部，於廿午收復，匪向澧澧渡渡于頭渡，大股已移洞口。(二) 黃市仙娘廟一帶，有匪一股，約千餘人，似掩護慈城退出，匪向大庸竄去。(三) 陳子賢族向上溪追剿。

一月四日

朱指揮樹助支電。江未與賀齋鷄匪遭遇於澧澧渡渡于頭渡處，接獲激戰，匪向大庸竄，我軍向源口進。

一月五日

何總司令健歡西電令 (一) 賀齋股匪，刻仍肆擾慈城桑永各縣中。(二) 我軍不使該匪流竄湘西，擊援朱毛，宜急會合友軍，分由沅澧兩水流城，將其合圍聚殲於慈松桑永間地區之目的，決定進剿方略如次。(1) 第六路李司令覺所部，除以劉司令運乾部固守常城外，餘經桃源太平橋，李公港，先行肅清桃源境內散匪後，進駐龍眼池附近，與友軍切取連絡，候命向大庸進剿。(2) 第一路陶司令廣所部，應以一部進駐四都坪，大部位置於王村永順之綫，連絡陳師，候命向大庸進剿。(3) 陳師長渠珍，除以一部精築麻陽保靖綫之瑪瑙外，餘應進剿于永順龍安之綫，堵剿由大庸西竄之匪。(4) 郭司令汝棟所部，及馬旅進剿任務路綫，應候徐總司令部署命令，沿澧水流域分經石門慈利江澧路口大庸進剿。上四項，除電告徐總司令，以津澧部隊及郭繼兩部，沿澧水流域城四進，以原在鄂西部隊南下，進駐桑植，與我軍齊向大庸會剿，並商定總攻日期外，特電遵照，總司令何健部西參援。

新編三十四師參謀處電 賀齋殘匪一部，約三千餘人，由四都坪馬尿水竄常安龍塘，向我軍襲擊，經總指揮懷忠，一接應為對軍第八師長，兼前敵總指揮，新近脫離對軍軍長王家烈而赴湘者，周族長登卿兩部，圍剿，與匪激戰兩晝夜，至本日拂曉，始將其擊潰，刻王會同顧家齊族追擊中。

一月七日

桃源七日專電 (一) 赤匪二部退慈利縣城後，即向江安福鋪方面退企逃，桑植一部，由溪口退大庸城。(二) 我附柳陳子賢朱樹助三部，已分向穿石腳江澧三星渡潭口等處推進。(三) 現陳渠珍及沅陵永順保安團隊，向匪包圍。

一月八日

桃源通訊 第三十四師隨偵，前因擊斃兩股，進駐常桃，乃親由鳳凰防次調遣大部，進駐沅陵龍塘，匪敗走

大庸，現追剿軍何鎮司令，派來十六、六三兩師，均已開抵辰州，分向大庸進剿，陳師長奉令，仍駐乾城，依照計劃，指揮顧家齊兩營剿辦李賴各旅，分兩路向大庸永順三線抄襲，陳師來電謂，匪退出城外，庸城即可收復，顧旅已推進永順之虎視坪岩弄溪等地，與匪作戰。

一月十二日

桃源來電 我第一路追剿司令陶廣部，六十二師鍾光仁旅，十六師何友松旅，自沅陵推進大庸後，齊日與匪一部遭遇於庸境來鴨溪之七里山一帶，激戰，匪向青魚潭竄去。

陳師長渠珍電 (一) 擊踞永順城匪，連日經我顧家齊兩營剿辦各部抄襲，匪退入城內，正由圍城轟擊，匪有向龍桑方面潰竄之模樣。(二) 庸境殘匪，被我朱樹勛陳子實陶柳羅啓隆各部追剿，匪無鬥志，奔潰。

一月十四日

朱樹勛電 赤匪一部退魚米渡溪口一帶，經會同郭汝棟師王旅鎮東，分途追剿，與匪戰於穿心岩，匪向石鋪竄，三星渡竄去。

一月十五日

李師長覺山常德電 (一) 陶柳羅未電，據朱樹勛電話，匪自岩泊渡至溪口退却時，經飛機炸斃二百餘，我軍佔領岩泊渡南蛇岸，匪退集大潘杜家溪。(二) 朱樹勛報告由大潘竄甘堰之匪，係偽五十六團。

一月十八日

李司令覺山電 (一) 據陶柳本日電話，戰部由太平橋進剿，已將李公港楊公橋一帶，股匪擊潰，刻向大庸推進，匪在溪口及庸城附近，築工抵抗，(二) 郭軍長王朱兩旅已越過慈城，向大庸協同進攻，陶(廣)章(亮基)兩部，亦已北進會剿。

沅陵來電 赤匪一部，伏踞坪後仙人岩(大庸邊界)一帶，經陶師鍾光仁旅，陳師顧家齊旅，夾擊戰數小時，匪向大庸溪口退。

一月十九日

徐總司令源泉皓電 湘城警師長萬信十八日電，赤匪一部，伏踞通津鋪附近，天尖山一帶，經我周旅長輔經率

共匪想解
決我甲送
青年婦女
入營服役

自剿匪軍
興以來只
有這一次
徐營長厚
火攻

部進剿，十七日移駐桐鄉，戰數時，匪向官路口退去。

一月二十日

追剿軍總司令部報告（自一月二十日起至二月九日止），以次分述，週日拾頭。

永順縣義勇支隊長彭月祥，與保安團之編連戰匪於橋子坪，斃匪百餘名，我方彭隊長潤生，班長彭觀五陣亡。共匪數百人，竄至石堤司附近，強迫民衆，派米捐款，並限每甲運送十五歲以上二十歲以下之婦女，充女游擊隊，及看護婦等，人民不堪其擾，被強督武舉潰，匪竄龍蛟溪。

一月二十三日

何健徐源泉兩總司令，商定協剿計劃，（全文見第七編）

一月二十八日

陶廣鍾旅之徐營長孟溪，在酸子界爲匪五十三團，及僞特務團，及大庸赤衛隊等匪接觸，該營以彼衆我寡，限於山地，非死戰不足以圖存，乃分一半兵力固守據點，一半兵力，伏於山腹，匪約七八百人，已由山窪向該營攻擊，同時右翼大道口，亦發現匪約四五百人，向之抄襲，大道口爲通四都坪咽喉，亦被匪七八百人佔領，三面受敵，戰鬥極烈，當匪衝至山地山麓，伏兵突出，以手榴彈猛擊，匪退山窪，仍復頑抗，約二小時，反覆衝鋒十餘次，地物地形，均被我利用，匪因傷亡過多，向雞公腦高山退去，我軍乘勢猛追至山腹，限於山勢陡峻，追趕不易，正停止中，而雞公腦之匪，數倍增加，下山反攻，我軍既不能進，又不能退，乃放火燒山，作驅逐抵抗計，適天助微風，少頃猛烈火焰冲天，匪乃狂奔，左翼夾攻我之匪，我乃折轉向該匪迎擊，匪亦緣山巔向雞公腦退去，至午後三時，始告結束，此役斃匪百餘，傷匪二百餘，獲步槍十三枝，我兵陣亡四名，傷一名。

一月三十日

永順義勇隊長沈良煊，率隊游擊，與蕭匪五十四團在澧批鎮激戰，張督武團長，率兵趕到增援，匪不支，向關砍吊頸岩竄去，是役斃僞連長張奇雲，僞隊長尹元奎二匪，小匪二十餘名，獲槍十四枝，我方傷亡官兵十餘員名。

二月三日

陳渠珍師之田少卿團，率部游擊，圍攻楊士坡驛堡之匪，匪退龍爪關，當救出洞內難民。

二月四日

永順游擊隊長顧寶壽，妻康堂，向沅生，率匪徒吊頸谷，匪退永順城。蕭匪爲五十一團，及大庸游擊隊等於粵千餘人，由大庸出發，經毛坪竄犯軍大坪，企圖截擊軍米及運糧部隊，支隊，有匪一部，約四百餘飛竄老將，將屯積軍米千餘石焚毀，捉去民運隊長賴才雄，軍需民德隆，比經班竹溪湖田向爛泥高家山一帶竄去，機司令部，王鍾剛旅部隊，分由藥口者游擊，向匪兜剿。

二月七日

王旅之王團，經者游，虞申進抵大坪，匪已預伏該地兩側高山森林內，我軍團甫到，匪即兩面向該團猛擊，經我軍分途猛攻，連行衝鋒數次，匪不支，向軍大坪東北方面逃竄，天黑未追，此役斃匪五十二名，傷亡二百餘，擄槍三枝，我陣亡排長一員，兵三名。

二月九日

由大庸竄來匪爲十四十五兩團，在距永順城四十里之小竹湖，被保安團羅致英，大隊長顧開升，及騎兵隊長向沅生搜剿，匪兩次向我衝鋒，嗣以機槍掃射，一面反攻，官兵用命，卒將匪擊潰，斃匪三十餘人，生擒張雲桐胡欽堂十餘人，獲馬步槍十八枝，我方陣亡隊長楊光顯，宋生晚，隊附田雲豐，黃斌，田黃贊先，士兵李順勝，向勝文，等十五名。

二月十八日

黨委員長改任何健爲第一路軍總司令，屬劉建緒總指揮，及陶質平雲杰李鶴珩李覺四團縱隊。

二月二十六日

何總司令總統就職，通令各部電（一）賀蕭股匪，仍出沒於鉛口大庸四都坪大窩坪一帶，連日以來，其大部進犯鉛口大庸未退，復向大庸回竄，又據報朱毛殘匪萬餘，回竄黔北赤水東皇殿，頗似有與賀蕭會合之企圖。（二）刻我徐總司令所部之第三縱隊陳耀漢部，已集中新安石門一帶，正準備進通津舖江壩，向桑植龍山進剿，第四縱隊郭汝棟部，已集中慈利岩泊渡鉛口一帶，并準備沿澧水向大庸進剿，其第一二兩縱隊，正陸續集中湘縣邊城，準備向施南來鳳咸豐黔江等處搜剿防堵中。（三）我軍以先行肅清湘西，早日會合友軍，掃蕩朱毛殘部之目的，除

續源泉部
到此時仍
在準備中

何總司令
能過能度
光明

軍事消息
廣退

第二、兩縱隊維持鐵道之交通聯絡，及扼堵西秀銅松防匪竄逃外，主力即協同徐總司令所部，將寶蕭包圍於廣沅桑永間地區，而聚殲之。(四)李司令榮所部，應迅即肅清斷架山之匪，一面乘匪之退竄，協同郭部(郭李戰鬥地區，由兩司令自行協定)，由還水南岸，(此道狹小，務排除萬難前進)，向大庸方面進剿，但須以兩隊大部，率領固守李公港，直龍潭水觀音寺麻衣溪之線，與柳林汶陶司令所部，切取聯絡。(五)陶司令廣所部，除以一旅固守沅陵，及沿沅水至柳林汶之防線，另編一支隊，(約兵力三團)由古文進駐王村附近，協同陳師收復永順，并堵匪西竄外，主力即分由馬安譚軍大坪，先行肅清當面之匪，逐次推進大場坪四都坪之線，構築據點工事，即向大庸方面進剿。(六)陳師長渠珍所部，除以一旅構築永保龍山綏線，斷絕匪之東西連絡外，大部應即收復永順，位置於永順龍家寨之線，堵匪西竄，并截擊山塔臥北竄之匪。(七)李司令雲杰所部，由現地(麻陽辰谿)取捷徑，應以一部進駐興場，(龍山西南)主力仍扼守西秀一帶，與黔軍之將在珍旗，切取聯絡，防堵寶蕭萬一之漏網西竄，并朱毛殘部之回竄。(八)李司令龍珩所部之第五三師，除以小部駐銅仁外，主力仍應進駐鎮遠一帶，維護第二路軍部之後方交通線，并希與之切取連絡，其第六十三師，仍駐烏江東岸思印等處，嚴防朱毛殘部回竄。(九)剿圍寶蕭各部，統限於陰日前準備完畢，三月一日，一齊開始進剿。(十)劉總指揮部駐沅陵指揮各路之進剿，上十項，除呈報委座，并電請徐總司令飭郭陳各部，如期協同進剿外，特電遵照。總司令何健着常參攷。

二月二十七日

何總司令李師長覺感常電 郭部王旅謀自棉花山之戰，我軍因應援不及，各方均來電話詰責，劉王旅仍在原地固守，而該司令所部，尚未與之切取連絡，萬一友軍因陣地突出，為敵所乘，其將何辭以對，仰該司令所部，迅即進駐李公港，將部推進大庸，遵照部署命令，完成助剿準備，并與友軍就近妥為協定，是，免誤機宜為要。

何總司令再令李覺感平電 查兩軍相約進剿，友軍尚在棉花山，我出大庸部隊，何以擅自撤退，應即迅令高橋坪部隊，立向大庸狗子壩方面推進，以與王旅確取連絡，攻擊當前之匪，速復大庸，不能退後築壩，取消極行動，免為各方責難，仰即遵照辦理，為要。

二月二十八日

何總司令令郭汝棟陶廣李覺三司令檢西電 查我軍由斷架山四都坪之線進攻，山帶重疊，道路崎嶇，匪若圖此線險扼守，則我軍進展不易，因此陶李兩縱隊，應仍以一部扼守大譜四都坪之線，俾爾後進剿便利，又查谿口大譜間，澧水沿線渡河點，何潭，老鴉口，楊家溪，南莊坪等處，河內船隻甚少，因此由澧水南岸進剿部隊，應預行準備架橋材料，以便進攻時渡河之需，但在斷口之匪，未退竄以前，如松雲兄（郭號）先進展至谿口附近，李縱隊以一部繞出谿口，大部繞至老鴉口附近，扼堵其渡河點，則該匪必成囊中之雛矣。

三月五日

賀蕭股匪一部，約二千，已西竄買家寨市客寨等，其主力仍在唐永附近，徐總司令所部第三四兩縱隊，正各按預定目標，準備進剿。何總司令所部李司令覺，由谿口沿澧水南岸向大庸進攻，但仍須與澧水北岸進剿之郭部，密切協同搜索前進，陶司令廣部，除負沅陵及沅水河防外，以十六師由王村向永順進，六二師起推進大場坪四都坪之線，向大庸進，陳師長渠珍協同章師收復永順城龍家寨之線，堵匪西竄，並由永綏吉洞坪野豬坪里耶等處，向由買家寨市客寨西竄之匪追剿，與第二縱隊李王兩師夾擊，何總司令本日進駐沅陵營師。

三月十一日

何總司令原未電 據李司令友未電，已收復大庸，章師長昨接電，刻正與匪之主力約五千激戰於王村附近，又據徐總司令佳成電，郭縱隊進達漁浦，陳縱隊之暫四旅，已進抵三官市，本日正向百丈峽搜進中，除電請徐總司令，請其速飭二三兩縱隊迅速前進，郭縱隊抵大庸後，以一部守大庸城，大岩協同李部向永順西進，陳縱隊連由桑植堵臥一帶，西進追剿，我章師應以全力堵匪，迎頭痛擊，勿令轉渡北河，陶部搜剿四都坪及王村外，應策應章師，李司令率部由大庸龍爪關石田溪掃除當面之匪，向水順前進，陳師集結保靖，應援章師，並出買家寨堵匪西竄。

附記湘軍收復大庸各役 李司令覺率部由桃源方面推進李公港陳家河高橋坪一帶後，令陳旅率唐何兩團及王團之一營，經燕子岩大譜等處，於三月江日，繼續推進至谿口，一面構築工事，防匪襲擊，一面連絡郭縱隊，逐漸沿澧水向大庸攻剿，庚日，李部經斷架山到連金岩山南坪之線，先頭團行抵金岩山附近，擊潰當面之偽游擊隊數百人，佳晨，繼向斷架山大庸攻擊前進，友日我陳旅何沛霖團，到達大庸附近，與匪一部稍事接觸，匪即由大庸城西北門退竄，李部遂收復大庸。

此始有部
物原系到
匪徒之

兩軍爲匪
乘連夜
撤退

章師長亮基江日率部由沅陵經烏宿澧水坪草塘古文之線，魚日到達王村，因米糧未到，未進，住於山小店竄來之匪，與保安團向兩部接觸，匪隊不多，章師得報，米船未到，先令戴鼎甲團攜槍現存糧米，于佳午開往高粱坪，佔領陣地，制匪蔓延，行抵楓香塘附近，匪隊紛紛潰退，戴團即協同蔣營，佔地拒匪，不料匪分三路來攻，數在五千以上，該團以地形不利，敵寡懸殊，乘夜撤至王村，追與主力激戰，徹夜，次晨，章師從王村北端龍山山嶺油坊堡陣地對面之匪用擊，戰鬥甚烈，至正午始將五里牌至十里岩之一帶高地，逐段攻佔，匪不支，向楓香塘高粱坪退却，次犯王村匪，係賀龍率偽四十、十二兩團，及偽十六師之十六、十七兩團，蕭克率偽十七師五一五二兩團，由大庸三日趕到高粱坪，企圖襲擊王村，賀蕭兩匪潰脫，王村爲國水軍鎮，水順門戶，勢所必爭，佳晚，在晨，三次獲擊，匪退楓香塘，其長，向羊峯城竄去。

三月十四日

何總司令陸塞西電令

(一)綜合情報，賀蕭股匪，仍聚集於羊峯城石田溪塔臥龍寨一帶，往來竄擾中，(

二)徐總司令所部之陳縱隊，已到達江堤附近，準備向桑植龍山方面進剿，郭縱隊已到達大庸，正準備向塔臥龍寨方面進剿，(三)我李司令覺，除守備沅城外，主力應經龍鳳關，向石田溪方面進剿，陶司令廣六二師除守沅陵外，主力向羊峯城方面進剿，十六師向永順方面進剿，陳師長榮珍所部，除控衛保靖應章師推進龍鳳關外，擊西甯之匪，并與秀山王師長東原呼吸相應，統限三日開始行動，先將沅水遺蹟肅清散匪，隨即協同友軍，聚殲該匪於永順洗車河龍山上河溪桑植塔臥之包圍圈內，(下略)

三月十九日

何總司令陸效午電

李司令覺巧成電，據報該部在鶴公堤與匪激戰，及我軍傷亡情形地悉，匪經此次痛擊，受

創甚鉅，據羊峯城義勇隊報告，可見匪已陷於慘敗之境，正宜乘匪追剿，擊其情歸，須知匪之慣技，每當欲退之先，向我一度猛攻，然後乘機竄逃，并非有真正頑強之抵抗性也，且子彈缺乏，無有補充，給養困難，較我尤甚，我龍稍爲忍耐，遂已制敵死命，勝算在握，豈可縱逸，現陶司令率領旅於本日可抵王村，章師本日亦已開始向永順方面進剿，仍仰李司令激勵將士，乘匪喘息未定之際，與第一縱隊東西夾擊，先行打通永甯大道之交通，爲要。

附記鶴公堤之役

佳日午後十二時，據陶旅長柳報告，本日午後六時，正我浮橋完成之際，佔據鶴公堤之匪，

湘省此時

陽公垣之
投爲湘軍
匪戰檢閱東部
熱戰隊到

突然全部向我掩護部隊襲擊，隨即擊退，本晚十一時許，我掩護隊派小部，向陽公垣襲擊，即佔領該地，巧日午前，接李司令茂陽旅長柳於陽公垣報稱，破於六時三十分，令百十團，於大府所展開，向後坪搜索前進，至黃泥岡附近陣地，六九四團隨戰部循一一四團經路跟進，距一一四團第三營，向陽公垣左翼高山搜索，突有匪之射擊，旋第一營亦與匪接觸，槍聲甚密，似非匪少數部隊，現天霧迷漫，咫尺不能見人，該團正在激戰中，官兵負傷頗多，損架不數，傷設法派遣運送，我一四團三七五團之各一部，因迭次仰攻，傷亡頗重，致受挫折，李司令乃一面令二零九團，以一營沿崇山，向匪右翼施行側擊，一面令六九四團，固守陣地，對右翼田領中山之匪，嚴密警戒，并協助一一零團，向匪左側猛衝，時一一四團及三七五團之各一部，士氣陡增，復向匪猛衝，兩面夾擊，死傷枕藉，自午前十一時至午後三時，戰鬥慘烈，至四時始趨和緩，午後五時，郭軍派胡團趕到，自後漸入休息狀態，時天近黃昏，未便出擊，匪以傷亡過重，即夜退去是役匪傷亡千餘，悉獲長短槍四百餘枝，我軍傷官兵二八九員名，陣亡官兵二零七員名，損失長短槍一零七枝，機槍三挺。

三月二十日

何總司令健覽中電 匪主力仍在塔臥龍家鄉永順石田溪，而石田溪係永順大道之咽喉，即爲匪劇要點所在，欲遂行我第一步打通永順之目的，應以石田溪爲第一共同目標，茲特予以指導要領如次：（一）陶縱隊應以一部向永順方面，構築據點，施行側翼之伴攻，掩護主力向石田溪方面，節節進剿，如匪主力傾巢來犯，即電李縱隊由東夾擊，期將該匪壓迫於龍家寨方面，而攻擊之，（二）李縱隊仍應與匪保持接觸，以牽制匪之兵力，在該方面須與陶縱隊先行協定，出擊時機，如當面之匪，不過一部，宜向機擊破，節節向石田溪進剿，右與郭縱隊，左與陶縱隊聲氣相通，期收合圍之效。

三月二十四日

何總司令健敬午沅參電 我友軍陳縱隊，已於昨日進佔桑植，匪向西竄，除飭陶李兩縱隊協力攻佔石田溪，打通甯永交通外，新三十四師應位置於保靖及其東北地區，第十五師應注意於里耶直澧河邊方面，防匪乘隙竄走，務予迎頭痛擊，毋使漏網。

三月二十五日

何總司令健中電 友軍進剿賀蕭情況。(1)郭縱隊渡日，有三團由溫塘渡河，其餘數日由仙街渡河，向塔臥進剿。(2)陳縱隊曾在桑植搜剿附近散匪，以一師協攻塔臥。(3)張縱隊有日，以一旅進至沙力溝，以一旅進駐來龍。(4)潘旅即由龍山向龍家寨夾擊，右四項，陶李兩縱隊，迅即協力規復石田，永順交通，隨以李縱隊協同友軍，夾擊塔臥龍家寨之匪，并退匪南竄，陶縱隊一面搜剿永順附近之匪，一面向大農軍方面，包圍截剿。

三月二十七日

何總司令健中電 頃接徐總司令有申電開，賀蕭逃經重創後，企圖西竄，劉敵軍四一師已到沙力溝附近，會令兼程，以一旅推進龍山，并令龍山之獨三八旅，向東南茨岩坑紅岩溪馬皮寨堵剿，并夾擊龍家寨一帶之匪，至於馬皮寨以南至保靖間之空曠，希貴部抽隊扼堵，期將該剿聚殲于龍保線以東地區，否則若任西竄，則此後貴我兩軍，又將疲於奔命，敬希妥籌，電復爲荷，等由，除電復嚴令新卅四師，刻日完成岩穴場經保靖隆興口洗車拾頭寨線之防堵工事，并以主力位置於隆興洗車，以閉塞龍保間之空曠，并令陶李兩縱隊，仍應遵照本部有申指導要領，迅即規復甯永交通，爾後李縱隊，即協同友軍向塔臥龍家寨之匪，夾擊，陶縱隊一面搜剿永順附近之匪，一面向甘溪向大農軍方面，與馬皮寨之友軍，聯接協剿，并堵匪西竄。

三月二十八日

徐總司令源泉電 據第一縱隊司令陳耀漢電稱，(一)桑植屬梅溪橋苦竹渡等地，散匪連日經督飭屬部，分途搜剿，斃匪四百餘名，傷及俘虜甚夥，已告肅清。(二)赤匪僞模範師一股，尙盤踞桑植永順邊界岩屋口一帶高山，企圖頑抗，感午，經我旅旅長連山，率部進剿，到達該處附近，泥塘地方，與匪遭遇，血戰約數小時，幸我士兵用命，將匪全線擊潰，斃匪二三百名，殘匪部向龍山永順邊界潰退。

三月二十九日

陳師長渠珍電 我軍自擊破龍頭寨股匪後，即向前進，廿八午與匪遭遇於洗車保塘坊坪等處，當即接觸，激戰至黃昏，我李可達周璧卿兩部，分途夾擊，匪以首尾不能相顧，又復死傷枕藉，勢不支，紛紛由紙棚市向龍山方面潰走，是役斃匪二百餘名，並燒燬匪棚數處。

三月三十一日

陶司令廣世電 蕭賀股匪，尙盤踞松柏塢，掘險頑抗，卅日晚，經鍾光仁王育英兩旅，及章師之何友松杜道周等部，今由縣溪博古塢向匪作大包围，自辰至午，激戰竟日，肉搏十餘次，匪初猶負隅，幸各部往復衝突，將匪擊破，匪傷亡千餘，全線崩潰，殘部急向飛霞山至屏山方面退走，我軍正搜索尾追中。

四月一日

大庸縣東電 李師之陶陳三旅，自向永順推進後，迭挫蕭賀股匪主力，廿日與匪尾隊遭遇於天順橋川岩坪一帶，激戰甚烈，經王寶璣何沛霖各團，奮勇殺敵，斃匪甚多，殘部分向石鐵市賀虎溪潰竄，所有背竹山慈山寺等處散匪，連日搜剿，已無匪蹤。

郭軍長汝棟世電 (一) 四水坪水溪潭等處散匪，連日搜剿，已告肅清。(二) 賀蕭股匪主力，尙盤踞五碼頭南岩附近一帶高山，盤踞等日，經我王鎮東旅，合同張萬信羅啓疆所部，向匪夾擊，匪不支，潰向化沙溪逃竄。

四月二日

徐總司令源泉多午電 赤匪偽模範師仍盤踞桑植永順邊界臥雲山一帶大山中，出沒無常，阻我進剿，一日我陳縱隊李連部，及張連三部，向匪主力夾擊，匪山川洞向塔以方面潰退。

何總司令部通報 蕭賀大部，仍在塔臥三家田等處，輾轉傷兵，分向西庫龍家寨移動，永順城仍有匪圍守，幸師檢日佔領石田溪，李司令率唐伯寅團，東日抵虎落坪石田溪。

四月三日

陶司令廣江電 我軍自佔領牛路河，即向榔溪口將軍洞之匪進攻，永順城附近，二日晨與匪遭遇。抗戰至午，匪初恃工事頑抗，經我張馬各團，奮勇衝鋒，將匪工事破毀，匪向岩門塘十里舖退竄。

陳師長渠珍江已電 賀蕭殘匪，大部尙盤踞永順岩西深山，建築工事，企圖苟延，冬晨經我李可達旅，督同永順保安團隊，向匪夾擊，猛攻至黃昏，匪向楊公橋退。

四月四日

陶司令廣支未電 (一) 盤踞永順內龍保之匪，三日午經王育英旅進剿，屠其各團，衝鋒斃匪三百餘，殘匪向棚多所，殘匪向貯庫坪退。(二) 寶家坪烏洞等處散匪，連日搜剿已肅清。

小股出沒
無常蹤跡
匪軍連剿

四月九日

陳師長渠珍佳電 (一) 匪一部，盤踞兩合江瀾溪坡，本晨經李可達率部，督同永順義勇隊開匪擊，由波白向勾哈鋪退竄。(二) 竄踞大朋界股匪，八日經周燮卿旅，會同永保國隊，由小井新官團推進夾擊，毀約五時，匪向龍山邊界雲山潰竄。

四月十日

永順縣長蕭傳漢奏電 職奉令隨軍推進，本晨與章師長同進縣城，難民亦陸續來歸，地方殘破，糧食缺乏，職一面召集紳商，安撫難民，就近採辦糧食接濟，一面征集民壯，協助軍隊，趕緊築壘，以固地方，惟公私匱乏，懇迅予照撥救濟。

陶司令廣友來電 我鍾光仁旅，率師所部何友松杜道周徐旨乾等旅，克復永順城後，鎮旋尾追，本晨與匪戰於富坪鋪梯子岩一帶，至晚，斃匪二百餘，傷匪無數，殘匪由椅桿坡，向龍家寨十萬坪竄退，永順城內外散匪，羣集斬獲頗多。

李司令登友電 我軍自克復塔臥後，即協同郭繼隆乘勝由瀾溪尾追，九日在盤龍山內塔臥堡一帶，將匪追擊，當予痛擊，斃匪甚多，匪由牛角口向龍山方面潰竄，我軍當將盤龍山內塔臥堡佔領，附近王家岩王家田散匪，亦經次第肅清。

四月十一日

何總司令勉真來電 命令，(一) 自塔臥永順收復後，賀蕭兩部，逃竄龍家寨一帶，(二) 我軍協同友軍，將該匪合圍聚殲於盤龍水間之目的。決定部署如左，(1) 陶繼隆之陶章兩師，除一部仍任軍大坪大官坪一帶散匪之清剿，及沅陵城防外，大部應速構築，自旋房(不含)小甘溪風溪，北門冲，至釣磯石(不含)之獨堡線，并維護永城王村至古文之交通，左與陳師，右與李師切實連繫，俟完成後，即向龍家寨馬皮寨一帶，覓匪主力進剿，其陳師應迅速完成枋車洗車至龍山，及枋車至旋房(含)各線防禦，并控固兵力一部於葉家寨附近，連絡龍山友軍，堵匪西竄。(2) 李縱隊除一部仍任大庸城防及維護庸永間交通外，大部應構築自釣磯石，月遊橋，馬家槽，葉林坡，至塔臥之獨堡線，在該線上，應與郭司令協同，分段構築，迅速完成後，即協同友軍，覓匪主力進剿。

，上三項，除電達徐總司令，并呈報外，仰即遵照辦理。

四月十四日

章師長亮基覆電 本日拂曉，我何友松旅，率部向龍家寨之匪進剿，與匪尾除遭遇於新樓地方，匪紛向牛皮衝逃竄，何部鍾魏兩團，乘勝追擊，匪傷亡甚多，殘匪向龍山邊界時湖湖方面潰竄。

四月十五日

李司令覺卿電 我軍自收復塔臥永順後，已將附近散匪肅清，陳子賢柳柳兩旅，向匪進剿，戰於內廟砂保，（龍家寨附近險隘）經我王寶華何沛霖各部，分頭夾擊，斃匪甚多，生擒官兵百餘，匪棄潰竄，向龍山邊界，乾溪屏風山逃竄。

轉在
桑植
損失部

何總司令健剛申電令 命令，（一）據報賀贛股匪，集中全力，進犯桑植，我後部陳繼隆之李旅，文日在陳家河邊剿失利，現正在長澗冷水附近整理中，（二）我軍以集結主力，特機進剿，并堵匪東南竄之目的，決定部署如左，（一）李司令所部，應以主力集結於大庸附近，構築自百福寺，龍家山，新橋，三叉坪，茅土關，至李家台線之碉堡工事，堵匪南竄，并向桑植方面截剿。（二）陶司令廣所部之第十六師，除杜旅仍在王村附近，維護永沅間之後方交通連絡線外，主力集結於石田溪，構築自李家台，五官坪，車溪口，釣磯石，至北門沖線之碉堡工事，堵匪南竄，務鞏固鼎水交通，并與友軍郭部切取連絡，第六二師除王旅長在沅陵附近，擔任沅城及其以北地區防務外，其鍾旅應固守永順城，并構築自北門沖黑水潭，鳳溪寨，至雙鳳橋線之碉堡工事，堵匪南竄，右與章師，左與陳師密切連繫。（三）陳師長渠珍所部，應仍遵原區未電，即接鍾旅，構築自雙鳳橋，經龍房撈車洗車至龍山之碉堡線，堵匪南竄，并截匪西竄。

四月十六日

郭司令汝棟申電。（甲）匪昨晚二時在竹葉坪，與國軍一營及警政之團接觸，今午我方已退至江通象耳橋兩處，如確保匪主力，國部決退石門，否則拒戰。（乙）大庸城三十里，已發現匪蹤等語。

四月十九日

羅旅長啓誠皓午電。(一)竊賀剿匪，竄歸桃樹舖一帶深山，十八日午，經率部會同郭師朱旅長戴雲，向匪夾擊，匪利用地形頑抗，我更番衝鋒，匪傷亡甚重，急向茶溪莊退。(二)據投誠匪供稱，匪首戴克，於永順塔臥之役，身受重傷，匪黨軍心大亂。

四月二十三日

郭軍長汝棟漢電。赤匪大部，距三家城一帶高山，二十二日拂曉，經我陶師二部，協同羅啓誠旅，向匪猛攻，匪不支，向吳家莊龍洞坪等處分竄。

四月二十七日

何總司令健感晨電令李覺。據慈利王旅長電話，竊賀剿匪，已到九溪，羅團擬向石門方向撤退，請即派隊救援等語，仰該司令迅率主力部隊，至大庸截剿該匪，鞏固慈石爲要。

四月二十八日

何總司令健儉午電耳令李覺。據慈利保安九團電話，羅旅英部向樟樹閣方面撤退，匪大部在通津舖附近，先頭已到慈利對河，與我激戰中，一部向樟樹閣跟蹤部追進等語，綜合情報，匪爲征掠糧食計，雖一部仍在桑植以西牽制我軍，其大部東竄，企圖津澧，殆已無疑，仰該司令迅將各部集中大庸，詳偵匪情，予以痛剿爲要。

五月一日

常德縣東電。竊賀主力，進擾慈利屬龍潭坪余家白山一帶，自四月廿四日起，至昨未止，經我陶師王育瑛旅，協同徐總司令張萬信師之周旅，與匪肉搏，復經郭汝棟師之王旅，趨至，將匪全線擊潰，匪向王家坪趙家舖逃竄，現我大軍雲集石門澧縣大庸永順龍山各縣，向匪作大包围形勢，不難短期消滅。

五月三日

何總司令健江戌電令。命令，(一)竊賀剿匪主力，仍在桑植江通津舖一帶，我龍(山)來(鳳)友軍已抵猛毛壩附近，搭隊友軍，擬協同向桑植東進，(二)幫李司令迅即派旅長一員，抽兵三團，取捷徑開石門溪，以一團協同馬驥團守永順，統歸該旅指揮，其餘位置於於石門溪，限陽日到達，不得遲延，(三)幫陶司令迅飭馬團，速駐永順，準備抽調鍾旅三團，接代塔臥防務，(四)幫王師長飭汪旅長兼程開駐永順，到地後，馬團即推進塔臥。

，歸鎮旅長指揮，(五)增陳師長仍擔任自變恩橋，且設房搬車洗車路搭線之調查工事，并即接任龍城防務，加緊洛塔至龍山沿線剿匪。

上五項，仰即遵照。

●郭司令汝棟江電(一)蕭匪殘部，竄匿諸境無事溪龍家略等處，企圖擴展匪境，今日拂曉，我朱旅會同李司令所部，陶陳三旅，分抄小路，向匪夾攻，斃匪六百七十名，悉獲長短槍二百餘枝，匪向觀音山逃竄，(二)赤匪老巢，既爲我搗毀，已失憑依。

何總司令部通報 蕭賀股匪有晚在江壩經緝致英團迎擊，斃匪數十，分向東南移動，感日匪經義耳橋通津舖，復復竄至慈利城對岸，與我保安第九團及王育瑛旅之一部。遇河對峙，經我後槍掃射，斃匪數十，王旅長派兵分由茶安長潭河渡過澧水繞襲，斃匪數十，總槍四枝，當日將壩門以南匪竄消，正大部現仍分路通津舖茶林河對岸，及澧水以北九溪江壩一帶，企圖東犯，餘渡北岸，亦有匪約千餘，槍數百，與我保安第七團，隔河對峙中，匪首賀龍，現仍踞廖家村嶺一帶，東多等日，經我張萬傳師，協同第一路軍陳渠珍部，向匪主力進剿，及抵龍永桑三對邊界萬民崗附近，螺獅湖麻風坪臥龍溪等處，與共匪一都遭遇，激戰十餘次，斃匪四五百，獲械百餘枝，殘部向南盆市方面潰退，我當將失地，一律收復。

五月五日

李司令覺微電 蕭賀匪殘部，竄慈利石門邊界，桐梓岡，望野坪，東岳觀，市塘之匪，支日經我唐王各團，及保安七團，會同王育瑛旅，分由芭茅溪，白岩壁，包抄，匪向樟樹橋月亮岩潰退，是役斃匪二百餘。

五月六日

郭司令汝棟魚來電 蕭賀主力，竄府北官路口分水嶺一帶，企圖回竄桑植老巢，荷械殘喘，本日我王米兩旅，協同陳陶各部，分由太極山金龍山等處，向匪截擊，與匪遇於火燒橋道塘溪北岸，將匪逼退，於張家界賀龍岩嶺事溪方面，向桑植潰退。

五月九日

何總司令健佳成電 命令：(一)塔臥仍在圍中，乘朱鍾剛回，固守待援甚急。(二)蕭鎮光仁旅即率馬團

共匪死於
醉生夢死
之中

可愛之兵

張國之兩營，并抽派汪旅一團，明灰日由水順出發，將餘旅長督乾，率兵兩團，同日由石田溪出發，各取安寧據。同日在十里冲北端會合，暫歸鍾旅長統一指揮。遂當前之匪，向塔以觀。○(三)石田溪防務，仍由六二師之某營防守，并着現駐王村陳孔達旅劉團長，率兵一營，前往石田溪指揮協防。○(四)若汪旅長之派，督率餘部，及石田溪部隊，妥為固守永石，除已電請郭旅長策應進剿塔以外，仰即遵照辦理，具報，為要。

五月十日

章師長亮基灰午電 蕭匪殘部，盤踞慈利屬九溪象耳橋一帶，企圖久踞，佳亥，經我何友權率部，督同當地團勇隊，由關門岩寨家塔等處，乘夜渡河向匪進剿，斃匪百餘，匪由夢中驚醒，不敢抵抗，紛紛向秀耳塔潰退。

郭司令汝棟灰電 赤匪一部，實屬匪屬黃冠塔乾溪河一帶，構築工事，企圖苟延，佳日拂曉，經我王朱兩旅攻擊，匪向會子界兩溪口潰退，剿正會同編旅，尾追中。○(二)茅石界緝水自生橋等處散匪，均經次第肅清，已無匪蹤。

五月十二日

據陶司令廣文電 蕭匪殘部，盤踞慈北東岳觀市塘四眼橋家園一帶，灰日經職率部會同王團長育葵，飭各保安團隊，抄包，擊匪於四眼橋附近，殘匪向鋪坪朝元坡方面潰退。

五月十三日

何總司令健元灰電 據陶司令廣文四電稱，(一)蕭匪仍踞石田溪北之九官坪五官坪一帶，鈞微岩且有匪增加，費匪仍踞塔龍之間，礙我援軍。(二)章師長亮基申電告，灰日在潭口溪宿營，李司令灰西電云，真日抵大庸，文日可達石田溪，但至今未到。(三)連兩日匪圍攻塔以甚猛，鍾朱兩團，給餐每日食粥一餐，即將斷炊，尤以彈藥告罄，若不急援，守塔官兵，將全體犧牲。(四)查鍾朱兩團，殺至今日，已被圍六日，而鍾徐兩旅，因受匪牽制，仍未動作，李司令章師長所部，此刻尚無到石田溪消息，似此遲延，則彈盡援絕，坐使陷圍孤軍，淪於危境，可痛孰甚，務懇鈞座飛電李司令，於元日馳抵塔以解救，則被圍官兵，或有一線生機等語，特電貴旅伯炎督飭所部遵照，佳戊手令，兼程趕到石田溪向塔以進援，救兵如救火，毋稍遲延，是為至要。

剿匪第一路軍總司令部報告(自五月六日至五月十四日)防守塔以之役。自陳耀漢師於四月下旬，在桑植附近之陳家河失利後，匪勢益形披猖，乘虛來窺，於四月下旬感儉等日，竄到江通九溪等處，繼而進犯慈利，經本旅派

軍士恩名
僅於此見
匪以甘言
誘我官兵

與增剿，匪計不逞：仍向四回竄，斯時，徐總司令克成，爲防匪向東北竄擾計乃令。駐塔以一帶之郭汝棟縱隊東移，一面電請本部派隊接替巡防，遂令陶縱隊司令，派兵馳往接防，以便郭部迅速東開，陶司令遂派六十二師一四八旅朱再生團，及補充第五師旅長，於五月六日晨，分由永順城石田溪出發，於當日午後二時，馳抵塔以，當時將郭縱隊調防，接收完畢，該朱鍾兩團長，旋據塔以義勇隊指揮報稱，匪二千餘，由桑植竄到沙壩劉家寨等處，有犯塔以企圖，又彭村浴官場，亦有槍匪數百等語，朱鍾兩團長爲商定，以朱陶佔領塔以西北陣地，對龍山龍家寨桑植方面警戒，鍾團（缺一營）兩營，佔領東南陣地，對永順石田溪警戒，部署既定，即一面派探四出，偵察匪情，一面整理陣地，準備固守。七日，拂曉，據各處探報，賀龍金部約二萬餘人，在沙壩劉家寨白竹山一帶，其先頭已到七里坪黃土坡馬家槽沙之線，午前九時，接南兵報告，距本陣地東北方五六里處，有匪五六千，馬數百匹，向永順方面運動等語，朱團長當令鍾營長，率部沿高山佔領據點，擊匪後尾，該營以機槍掃射，斃匪百餘，敵至黃昏，匪之後尾，即分途散竄。八日，晨，匪以二師之衆，將塔以包圍，槍炮并舉，勢極兇頑，朱鍾兩團長，當令各要處守兵，塞斷陣地前道路，阻絕內外交通，一面令士兵非於發現良好目標時，不得射擊，以節子彈，一面嚴查市內戶口，以防奸細，相持至晚，匪僅鳴槍示威而已，九日，午前十時，匪一小部手機槍，向我團第八連陣地反覆衝擊，該連據守砲堡應戰，以自動步槍手榴彈斃匪數千，傷匪百餘，匪即退守當面高山，向我零星發射，而鍾營當面之匪，亦經擊退，入夜，匪復以數千攻我陣地，右翼劉德未成之高地，我朱團第七連謝福軒部，拚死抵抗，因衆寡懸殊，遂不能不移離陣地，該連中士陳玉山，率軍士哨兵十名，佔領左翼小山，抗戰二小時之久，斃匪十餘，卒率全班安全退回，實屬難得。十日拂曉，匪以土砲助戰，向我陣地總攻，我官兵沉着應戰，匪未得逞，相持至上午十時，匪以迫砲兩門，向我射擊，雖發彈數十，而命中效力甚微，以威迫無效，乃甘言誘惑，然官兵大義深明，終不爲動，我鍾團陣地，本日已利用機會，增修五座，士氣益形鞏固，相持至十一日，朱鍾兩團長，因糧彈漸缺，恐亂軍心，遂以重金賄土民，隨朱團副官趙興邦赴永順旅部請示，一面以機兵將到，勉勵士兵，藉維軍心，是日午後，匪以小鋼砲向我陣地射擊三十餘發，炸斃我官兵八名，重傷五名，朱鍾兩團長因匪之火力旺盛，即派鍾團第三營長廖邦植，率兵兩連，附機槍二挺，往擊當面之匪，激戰三小時，始將鍾團陣地前之匪擊退，但廖營回後，匪復合圍如故，朱鍾兩團長，一面令守兵加修工事，於永順陣地內，復增修四座，匪因難於接近，僅可對峙射擊。十二日午前

塔臥被圍
亦反封鎖
戰綫之
二幕

始而甘言
繼而辱罵
繼而痛擊

共匪殘黨
來風騷擾
軍心

時，匪復四面猛攻，并以輕重機槍掩護衝擊，我軍憑藉頑固工事，梯槍還擊，集中機砲四挺，掃射傷斃匪四百餘名，至十一時，匪又發砲十餘響，均未命中，但我軍糧彈漸缺，實屬爲濟，各部幸殺牛馬，搜索菜根樹皮，以維軍食。十三日晨，朱鍾兩團長，督率陣地官兵，修理工事，匪即用機槍掃射數次，未得損失毫末，是夜雲霧迷漫，匪分數十路撲哨，接近外壕，以機槍手榴彈掩護衝擊，我以大刀手榴彈力拒，傷斃三四百名，激戰至拂曉，匪始引退，至十四日，匪以連夜未退，惟遠距辱罵，官兵亦毫不爲動，至午後十時，鍾旅長光仁率援隊到來，匪聞風向龍家寨急竄，塔臥之圍遂解，此役被圍八日，斃匪六百餘，傷匪千餘，朱團傷官兵二員士兵十四名，陣亡士兵二十八名，鍾團陣亡士兵十五名。（報告完）

五月十五日

李司令覺雷電 赤匪殘部，竄匿北官路口鐘鼓山一帶，寒日，經何沛霖團協同郭司令繼旅長所部夾擊，匪向桑植邊界當地舖龍尾壩潰退。

五月二十二日

陳師長渠珍發來電 竄匿洗車河對岸紅岩溪鐘鼓坡大字溝一帶股匪，馬日經李可達周燮卿兩部，協同張師長萬信所部，夾擊，斃匪約四百餘名，匪向桑植邊界來風方面逃竄。

章師長亮基發來電 潰竄桑植水順邊界細沙坪桃子溪股匪，馬晨，經何友松杜周兩部，協同李師長所部王寶華唐伯寅各團，攻擊，匪退桑植岩屋口楊家館，所有縣砂市的破岩接龍山桃樹坪各地散匪，亦經徐旨乾分別肅清。

五月二十四日

徐總司令源泉發來電 赤匪大部，竄匿龍家山來風邊界石嘴山官渡口涼風洞一帶，連日經我張師長振邦所部，迎頭痛擊於象鼻嶺關家塘等處，我軍已於西水西岸，嚴密佈防，務期殲滅於湘鄂邊境。

陳師長渠珍發來電 蕭匪主力，竄匿龍山境天岩塘一帶高山，連日經我李周兩旅，協同張萬信師，與匪戰於石家壩挖斷崗岩山坪，匪向來風岩脚舖潰竄，我軍當將該岩新失地恢復。

五月二十五日

慈利縣長周仁有電 察匪竄逃桑植邊界竹葉坪官堆舖溪口等處之匪，連日經郭司令汝棟，王旅長寶瑛，陶旅

長柳各部夾擊，殘匪退桑水邊界。

五月二十七日

陳師長渠珍感午電 肅賀股匪潰竄龍山來鳳邊界，以全力扼桑城附近，連日經徐部張振邦師痛擊，匪竄桑禾龜馬池一帶，有日，張師退匪於白泥壩，匪退花柳迎龍壩。

六月五日

徐總司令原泉微午電 竄龍山來鳳邊界迴龍壩花柳石牌洞太陽山一帶，股匪連日經我張振邦師，渡河追擊，匪向葫蘆壩落麥塘方向退。

六月七日

由湘
轉入

何總司令鍾陽申電 巡奉委撫東安電令，頒佈肅清匪患要旨，規定步驟如左，（甲）第一步以陶章兩師，收復桑植，完成塔臥橋線，以李師一部，扼守橋頭橋子壩之線，其餘國隊，担任永唐慈石線之防堵，以郭師扼守江場百丈峽之線，并策應橋子壩大庸方面，以陳師担任雙鳳橋洗車龍山之線，防堵，以汪旅之斌集結永順，歸劉總指揮應機調遣，以王東原師（缺汪旅）進扼石堤百戶司國水西岸之線，築壩堵剿，所遺西秀防務，暫交當地國隊，憑固固守，（乙）第二步及佔桑植後，陶章兩師，即轉移至沙壩，轉襲官壩馬龍壩，至塔泥湖之橋堡線，郭師迅即移駐桑植洪家關南岸姚子溪之線，特命進剿，李師除派一部，并附國隊担任永慈庸石線上之固守，其主力以永順為軸，轉移於塔臥沙壩橋子壩之線担任守備，陳師仍在原防堵匪四竄，請徐總司令派部，由江場推進，斗溪官地坪走馬坪之線，左與洪家關郭師連路一線，堵匪東竄。（丙）第三步陶章兩師，完成沙壩至塔泥湖壩線後，即位置於毛壩塔泥湖附近，協同徐總司令所部，圍剿匪匪於桑官塔龍之線內，郭師除一部扼守姚子溪桑植洪家關之線，以其主力由桑植向曉家沙河壩剿，李師以河沙為軸，轉移塔泥湖官壩之線，就固固守，汪旅推進龍家寨，策應封鎖。上三項，仰劉總指揮嚴飭各部遵照實施，務將匪匪於三個月內，逐步肅於湘鄂邊境內，無使一匪漏脫焉。

六月八日

章師長亮基輝電 赤匪殘部竄龍山以北杉木橋打鼓泉一帶，本日拂曉，我何杜兩旅協同李師所部唐王各營，由龍砂泉折岩坪紫紅壩等處，分途截擊，向匪攔擊，匪向大小尖山及龜津鋪竄去。

石門縣八日軍電 蕭賀麟匪，竄踞石門縣利交東四牛灣牌塔寨子觀一帶，連日經我張師長萬信，率司令覺部陳周等旅，向匪夾擊，匪退三仙坡清水溪。

六月十二日

陶司令廣呈何文電 蕭匪殘部，竄踞慈北東岳觀市塘四眼橋朱家岡一帶，十日，經戰事部會同王團長培，並督保安團，向匪抄包，戰於四眼橋，匪退朝元坊。

六月十三日

徐總司令源泉元未電 蕭賀麟匪，被我軍包圍於桑植及慈利邊界，飭率五旅防務，異常鞏固，人心亦極安靜。

六月十八日

何總司令德報告 查蕭賀麟匪自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圍攻龍山四十一日，不過後，經桑植剿匪東竄。

六月二十五日

何總司令德有西電令 命令，（一）桑植匪部於號日四竄，我陶廣部之游擊隊，已進桑植，巧日以來，匪攻龍山甚烈，我劉文輝固守待援，（二）郭司令汝棟，迅督所部，接任桑植防務，向西剿進，左與陶縱隊切取連絡，（三）陶司令廣率陶寬兩師，即向龍山方面援剿。（四）李司令亮，仍督部鞏固慈利邊界，并策應陶縱隊之援剿，（五）陳師長渠珍，務督部固守原陣線，堵匪西竄。（六）王師長東鳳所部，有策應陳師堵匪西竄之任務，上六項。仰各遵照實施具報，為要。

六月二十六日

章師長亮基有未電 赤匪一部回竄至永順附近，岩門塘李宗塘馬家洞一帶，向羅村本城堡等處進犯，戰事部迎擊，匪向桃樹坪龍山潰竄。

慈利縣府電 竄踞慈利邊界安福舖股匪，連日經我亮基師之何杜兩旅，將同歐陽海甸曹明陣朱際凱各保安團，分由萬家舖唐湖塔包家溪等處，抄匪，匪向葉家橋回竄。

徐總司令源泉有電 賀匪主力竄龍山來鳳邊界，正南陽羅口一帶，企圖搶渡酉水，經我張振邦所部追擊，匪仍向石青山香花嶺竄去。

七月八日

赤匪一部盤踞桑城附近，豐卡梅大溪一帶，轉築工事。連日經我鍾先仁朱再生張全盛兩團，由塔臥官場向匪夾擊，匪不支向阻渡口高家坪潰竄。

七月十日

徐總司令源泉灰未電 蕭賀股匪，流竄宜恩來鳳間之興隆街石牌洞沙刀溝高羅一帶，我軍陽庚等日，擊之，匪復由沙高等處，向北移竄，九日午，蕭匪率千餘人，向宜恩進襲，企突圍於寶塔山附近，我爲調內守兵及宜城駐軍，（第八五師謝師長彬）參加作戰，匪始被擊散。

七月十六日

陶旅長銳柳成報 蕭賀主力，現已逃竄鄂西，其潰竄竹葉坪附近龍尾壩康莊姑一帶匪部，本晨我陳子實旅，聯同郭汝棟夾擊，匪向老鴉泉院家坪竄去。

龍山十六日專電 蕭賀股匪，竄擾宜恩受創後，盤踞龍山境偏岩鋪洗羅市一帶，我陳師所部楊劉吳各團出擊，匪向桶車坪天然坡潰竄。

八月三日

謝師長彬，在鄂西宜恩屬板溪團剿匪，陣亡 附記謝師長彬略歷，謝彬，字惠如，貴州銅仁縣人，民元投筆從戎，後入貴州鎮武軍，由排連營區旅升至國師八十五師師長，撫城一役，創匪有功，受知於蔣委員長，年來轉戰於閩贛湘鄂間，頗著勳勞，八月三日，進剿宜恩縣屬板溪團附近股匪，於崇山峻嶺中，躬自督戰，殊蕭賀傾全力來犯，因地形生疏，敵爲所乘，流彈洞胸，猶裹創督戰，卒以傷勢過重，知無生理，乃自以手槍自殺，頃遭匪辱，其慷慨忠烈如此，蓋亦黔中山水所鍾毓也，慘殉國後，時年甫四十三歲，一千早孺，僅遺孤女三人，英雄失血統之續，亦足悲矣，嗣聞中央從優撫卹，并公葬其遺體於南京紫金山下，聊慰忠魂於泉壤云。

八月二十二日

何總司令鍾令李覺榮朱電 雲辰電悉，查趙石一帶防務，兵單自屬實情，惟目下軍主力，在西，一時不易轉移，此間亦無兵力可以增援，特請師長設法抽兵策應，并嚴防防團嚴死守江綏爲要。

八月二十五日

何總司令鑒令李覺有未電 據供專員道豐敬電稱，江堤駐軍，確被包圍，慈石交通斷絕，萬乞速派援軍等語，現江堤為慈石屏障，若江堤不守，慈石可危，除電復飭轉督死守特援外，希就近設法派兵馳援為要。

八月二十七日

何總司令鑒報告 蕭賀股匪，大部於八月二十六七日，竄到石門臨澧澧州津市一帶，後本部經調十九師鄧莊兩旅各一團，車運至常德方面，增加進剿，并電請公安澧師長安邦，向津澧援剿。

何總司令鑒令鄧南騷莊文傳兩旅感電 據十九師參謀唐福衡有亥電稱，頃據本部派赴臨澧青長偵探周德和回報，竄遣於本午到匪二三百，後續尚多，據由慈山逃回義勇兵報稱，有申有匪數百，進犯慈山，勇隊槍枝多被繳去，各等語，查蕭賀合股東竄，石門澧縣臨澧相繼陷落，其先頭已犯慈山，繞常吃緊，爾後隊遠在慈山一帶，馳逐不及，着星夜趕赴來援待命進剿。

八月三十一日

軍師長亮基世申電 蕭匪本人率部，約三千餘，現踞桑植附近，竹葉坪有匪四百，陳家河南等處，有匪五六百，龍家寨有匪一部，在該處割禾。

九月一日

王軍司令育瑛東午電 據報賀主力，現踞孟溪寺，張家廠，清泥潭，石灰港之線，澧津祇有匪千餘人，所掠民物，均由大堰塘西運，似有西竄模樣，高山廟復興廠，有馮師部隊駐防。

馮師長中邦東午電 (一)本師聞族世疊進抵彭家廠，午後九時，賀匪親率偽四六兩師，及偽十七師向我開族右翼陣地猛衝，激戰數小時，被擊退，東日拂曉，匪復來犯，現仍相持中，(二)聯軍部隊於東午趕到彭家廠策應。(三)黃族進抵田家鋪，三十一師李旅到建張家廠。

九月二日

漢口何主任成得冬來電 賀匪主力，已由津澧向西竄以南地置石家鋪陳家廠一帶，經二十七師痛擊，刻仍南竄。王司令育瑛冬晨電 據報，津澧之匪，約千餘，機砲俱全，小渡口青龍溪已焚，所劫糧米，均運往王家廠，賀

匪本人，事關主力與匪主家廣大墳墓之類，與家河有匪一部據守。

何主任令總司令李覺多未電 命令。(一)據報匪已無匪蹤。(二)我軍應先行收復臨潼，肅清渭水南岸之匪，以便與友軍相機收復津澄。(三)肅清匪師長即派駐旅長率兵一團，即日進駐臨潼相機進剿。

九月三日

何主任成清江安電 據僑十七師投誠文化委員賴彬供稱，黃匪現率偽四六、十七兩師，及數團圍集結陳營嶺石家鋪一帶草地，企圖乘機向我進擊。

九月四日

何主任成清江安電 據空軍回報，黃匪主力仍在清泥潭官山坡一帶與我軍對峙中。

馮師長安邦支已電 匪大部仍盤踞陳官嶺，支樓嶺一帶高地，一部西北竄，江西路西竄。

馮師長又電 (一)匪大部仍在陳官嶺，確有誘我出陣，而後截擊之企圖。(二)匪約千餘人，於冬未竄向關嶺洲馬家舖寶塔寺一帶，大樞橋耳山清泥潭等處，均有匪盤踞。(三)楓林堤有偽十七團全部，分散山林中，今晨被我飛機轟炸，死傷百餘。

九月五日

李司令覺報告 據莊族文樞文西電，秦慶武團，於微申收復臨潼城，石門亦已由我軍收復，沿途搜剿，匪向新安合口退竄。

何總司令健歌申電令 命令，(一)綜合連日情報，黃匪主力，現盤踞於西甯以南王家陵陝甘增大樞嶺一帶地區，津澄石各城市，僅匪一部盤踞，又清泥潭以西，備有民船多隻，新架浮橋一座，擬向西竄之模樣，我馮安邦師，刻正在關興廠張家廠等處，與匪對峙中。(1)肅清南隴旅營率一〇十一團，并指揮莊族之一〇十三團，即日推進臨潼附近肅清慈利以東，渭水南岸之匪，協同王都相繼收復津澄，(2)王都司令官，應一面聯絡馮師長，協同鄧部向津澄聯擊上三項。

九月六日

馮師長安邦魚西電，據報清泥潭有匪二千餘，今晨與我黃旅營擊斃接觸，我在孟溪市之登峯隊，刻正征集材料

，與敵洋橋中，又大堤橋邊同士兵相戰，現在大堤橋附近有國四五國，我陣地前方時有匪游擊隊。

王兩司令育瑛處未電 據報，我二十七，三十兩師，在孟溪寺彭家廠與家廠之線，匪主力盤踞清泥潭大壩壩王
家廠之線，對峙未動。

馮師長安邦虞電：（一）據報匪大部，現在耳山陶管壩附近一帶山林中，草帽均插松枝，並在平地捆紮草人，以混我飛機視線；（二）西齋柏林鎮，各有匪四五百，盤踞清湖潭，竹州潭有匪掩護輸送部隊，所餘大批食鹽，及食物，皆以船運王家廠。

九月八日

陶司令廣齊西電 據周族長交卿電話，興隆持有偽十八師之一團，茨岩塘有偽六軍團部，招頭森洛塔一帶，各有縣小部隊踞。

顯安齊族長齊電 擬陳代族長文烈齊申電據報，烏雅河上溪等處，有匪大部盤踞，似有向茨岩塘移動之構想。

何總司令鍵令王育鎮燕申電 津市之匪，似有退竄模樣，速詳偵匪情，勿失時機，向津市推進。

九月十一日

馮師長安邦佩申電 賀臨龍於晉師。由遼縣來大堤壩對河北岸。曹家莊。每日戴草帽穿草鞋。在河岸釣魚。隨從三人。

馮師長安邦文西電（一）夏山有匪千餘，並築有工事，今午被我山砲轟擊三發，均逃入林中；（二）敎家嘴唐家橋等處，由緩水偽軍來股匪千餘，（三）王家廠附近，山林有偽二軍團之夏師盤踞，（四）賀匪龍，原踞大板寨北岸之曹家莊，次日被我飛機投彈，房屋炸毀，該匪險被炸死，當夜移踞西南約三十里許之山邊。

九月十三日

但總司令鍾令李愛生育發元未幫，據孫傳芳（連仲）文午電，賀國已有同意模樣，本路取決於元發總攻，二十七師由現陣地向雲南之匪猛攻，三十師推阻西面，向地區停攻，請飭十九師部隊，及王育發，迅速向津浦一帶。

捕剿，以收夾擊之效，等語，查該匪既有竊竄嫌疑，友軍已對期進攻，我軍自應協力夾擊，以期一戰，規復津浦鐵路，仰王區司令率部向津市，十九師部隊向津縣，迅速前進，驅逐殘匪，規復津浦為要。

馮師長安邦元電 (一) 津市之匪，約千餘，及津縣匪兩團，均於文夜移踞清泥潭，內有機關四挺，迫砲三門，不准百姓渡河，(二) 匪潰散黃河被炸傷左腿，均因九里河西北張家廟大廟內，(三) 王蒙慶匪，師部查問移動南山土洞中。

九月十四日

馮師長安邦元電 (一) 王蒙慶之匪，寒日大部竄竄南口一帶，清泥潭之匪，元未復竄，竄家廟羊人與放馬路至互山之線，(二) 津浦元日上午無匪，至晚由新安合口竄到股匪千餘，(三) 大樞營之匪，現向彭家廠，節節移動，(四) 我王育瑛部保安團，寒晨在黃姑山與津市之匪，激戰甚烈，小渡匪二百餘，亦移動增加。

九月十五日

王司令育瑛已電 大石橋仁和舖之匪，經周營跟蹤追擊，紛向邊城逃竄。

何總司令健剛午電令 津市小股匪向邊城逃竄，僅四五百人，友軍正在查擊，我軍相應截堵，仰即督部前進，規復津市，驅逐殘匪。

九月十六日

何總司令健令王育瑛統率電 我保安八團周營，佔領津市，甚慰。獎指揮(常甫)及鄭(洪)孔(令詢)兩師，已抵常城，現津浦部隊，歸獎統一指揮，當有整頓部署，該部佔領津市後，曾向西北嚴密防堵，詳察匪情，候獎決定補署，即可統籌進剿。

馮師長安邦元電 (一) 邊城匪五六百，其大部竄合江津市，於寒晨被我保安團隊佔領，(二) 清泥潭竹根潭竄家廟放馬路羊人河線上之匪，於前夜四時，全數向大樞營方向竄去，并分佈於乾河杜家巷關田寺等處，(三) 大樞營及花橋舖之匪，準備向開口方面撤退中。

九月十七日

李司令學後辰電 (一) 據鄧旅長南驛其電，轉據團長統西電，聯團全部，於昨申進駐邊城，轉據保安八團，亦有一部到達，(二) 邊匪已向花溪谷毛家谷方向竄去。

馮師長安邦後電 (一)據報賀匪主力，於十五日夜山大堰附近，經譚家舖向大堰壩以西約六十里花溪峪方向竄去，至晚十二時，始撤離，(二)賀匪向開口附近山門峪竄去，(三)本師正向陳宜渡進西地區，搜剿殘匪。

◎王司令育發後來電 (一)職派隊協同秦團一部，正分向大堰壩御史橋追剿中，(二)馮師昨日已佔領清泥潭西南之真山袁家廟杜家巷一帶。

九月十八日

委員長行營第一總巧西電 (一)距大堰壩泥潭真山袁廟一帶之賀匪，大部獲斃，被獲馮師二路捕獲，該匪不支，由大堰壩向花溪峪方向竄去，我馮師已進至真山，袁家廟及其以西之線，(二)竄離開口附近之偽十七師一部，被我三十師壓迫，亦向杉木橋退去。

馮師長安邦巧西電 (一)匪以一部約二千，在瓜子峪掩護作戰，其大部向花溪峪方向竄去，(二)開口附近一帶，已無匪蹤，(三)匪經昌角市廣闊隘向西北撤退，其先頭已抵二百里之泥塘河，行程一日達百里，並聞有退桑植消息。

九月二十一日

樊指揮嵩甫馬家電 據鄧師長馬未電，(一)孔師附本師全團，今午佔領御史橋金雞岡，合溪橋之線，築工，已派有力部向新安進中，(二)合口之匪，經驅逐向新安逃竄。(三)據報賀匪主力在昌角市附近，瓜子峪，花溪峪，西溪峪，均有股匪盤踞。

九月二十二日

何主任成濬豐西電 據樊部鄧孔兩師及段旅，已陸續渡河至澧水北岸，佔領御史橋，金雞岡，合溪橋之線，馬匪規復合江，正向新安進剿中。

王司令育發豐成電 據王團長馬成電，賀匪先頭已竄抵慈恩廟廣廟斗溪口附近，其主力現踞昌角市白雲橋廖家坪一帶。

九月二十三日

李司令覺濬午電 據莊旅長豐成電 (一)賀匪大部，現竄至桃壩分水嶺一帶，其一部昨又竄踞新安，(二)孔

譚長率兵六團，已抵清溪鎮駐合江，馮師長進駐大壩塘。

九月二十四日

樊指揮嵩甫敬午電 本擬除馮安邦部，及鄭孔樊三師已於數日驅退當面之匪，佔領譚家舖龍鳳坪新安之線，重剿綏備匪反攻。

九月二十五日

劉總指揮肅清有午電 (一)據報由塔泥湖經赤溪至桑植沿途均有股匪盤踞，並有匪四五百在柳林坡警戒，斷絕交通，(二)茨岩塘之匪，正趕築工事，又匪一部，後日由官場經茶林坡新寨坪向龍家寨竄走，(三)偽十八師五二團，割仍踞沙水坪，偽五三四兩團，趁巧等日，由龍家寨竄茨岩塘，號日復竄往茅坪，(四)偽獨立一團，竄興隆街，偽獨立二團，踞李家壩北車洞一帶。

九月二十六日

樊指揮官嵩甫敬午電 偽二軍四六師，及偽二軍團之一部，於數有兩日，分向磨岡隘礦廠方面逃竄，南岸板竹橋附近，留有偽十六團，担任掩護。

九月二十八日

何主任成濬敬午電 (一)賀匪大部，沿漆水兩岸西竄，有日已竄至磨岡隘礦廠一帶，其掩護部隊，仍踞白沙渡，自萬市附近，(二)偽十七師大部，已向桑植竄去，偽五十一團，有晚竄抵九間鋪。

王司令育葵敬午電 據羅致美報告，盤踞烏角市一帶之匪，已兩次向仙陽坪袁公渡礦廠一帶移竄，另一股千餘，護解大批布匹藥材，經望月坪方向竄去。

鄧旅長南駿敬午電 據石門義勇副總隊長覃正銘感日報告，(一)賀匪本人，確在磨岡隘，(二)袁公渡礦廠龍陽泉坪一帶，均有股匪盤踞，(三)南坪楓樹灘約兩團，時派一部到東岳觀一帶據掠，(四)有晚白沙渡由楓樹灘回一部。

十月一日

湖南何主席鑒敬告貴省邊境匪情情形 歷水流域，今年慘受水災之後，又有匪災，本報賀匪龍，被圍於龍山寨

匪之糾，窮蹙萬分，遭遭水流域，因調防未及的關係，沒有駐軍，賀匪乘虛竄發，純是藉掠掠物，以圖最後的掙扎，遂由桑植出臨澧，經石到澧，在津市盤踞多天，將所有油鹽市斤洋油谷米，掠劫一空，並將搶得之谷，就地發賣，每担售洋一元，以收現金，本人此次前往視察，其中受害最重要的，要算是津澧，因為被匪盤踞的時間較久之故，次為石門臨澧慈利三縣，慈利因有獨立第三十二旅王增國，與維維英團，駐在江垭，及王育瑛部與保安軍建謀圍，駐在慈利縣城，分途堵剿，十分得力，賀匪不敢久踞，故受的重大蹂躪頗重，比較津澧稍輕，澧縣城池，原被大水衝塌多處，當賀匪進犯澧城之初，該縣劉義勇隊，王副總隊長，率部不滿三連守城，擊斃多匪，因匪猛攻一天不下，乃直趨津市，該處並無駐軍，賀匪於佔津市後，第三天，又親率匪衆進犯澧城，王副總隊長督部力剿，支持三天之久，卒以城池被水衝破甚多，衆寡懸殊，以重被匪攻破，王副總隊長及第一區區長均殉難，情極慘烈，至於津市房屋，雖被匪焚燒最少，殺者亦少，但財物劫掠一空，損失實屬重大，這次澧水流域城空虛，在軍事當局，事先並不是沒有計劃，行營與湖北綏靖公署，原已指定有負責的軍隊，乃因為大水所阻，以及其他特殊情形，到軍隊調防未及，匪乃乘虛進犯，嗣本人加派第十九師之兩旅，與保安第二區司令王育瑛部馳剿，王司令曾在六十二師任旅長職，又是湘西人，情形熟悉，故能以很少的部隊，收復澧澧，極為得力，賀匪因見我軍趕到，即竄澧水北岸，該處原駐有我軍馮師，（安邦）據津市人民報告，賀匪原擬集中全力，乘是夜風雨交加，向馮師襲擊，而馮師早有準備，予以痛擊，嗣又用伏兵以特馮師來追時，予以迎擊，而馮師極為穩當，並未進追，因此匪計不逞，加以樊部各師，均向澧水流域推進，故匪勢大挫，同時我石門劉義勇隊，又收復石門，賀匪乃向桑植方向潰竄，現我十九師各旅，與孫連仲樊嵩甫各部，均已集結相當地點，一俟頒佈整個剿匪計劃，達到實施日期，相信此次一定可將為寄湘鄂川邊區之賀匪兩團，一鼓殲滅。

劉總指揮建緒通報，（甲）津澧方面，一、賀匪大部被我莊文儒王育瑛各部，及中央大軍，節節壓迫，連日由大堰壩王家廠石門北一帶，向花溪峯岳角市方面竄去，二、偽二軍團賀師及偽六軍團之一部，每日猶徘徊新安附近，三、偽學生軍二千餘人，號日由桑植竄大堰壩因賀匪潰竄瓜子峪，我樊部鄒孔兩師，及段旅，馬日規復合江，（乙）桑植方面，一、蕭匪一部盤踞桑植附近，及龍山東南地區，其偽省府設茨岩市。二、竄擾劉家寨之匪，約槍五六百，搜掠數挺，經我官場驛勇隊迭次擊潰，斬獲頗多，又匪一部，槍約四五百，號日由塔泥湖竄抵沙壩黃家會等

處，亦經當地軍國，將其擊潰，我陶司令復，正督部尾追中。

樊指揮官趙甫東代電 (一) 賀匪大部，現踞磨岡隘市街一帶，(二) 踞樟樹開之偽十六團，大部昨竄家山銅官峪，偽十七團，現踞蛇頭嘴買家村附近，偽十八團分踞楓橋南坑昌角市白沙渡等處，偽四一部，踞渡水坪，熱水溪一帶，仙陽坪杜家崗古城堤有匪千餘，盤踞美盛橋，竹板橋有匪游擊三百餘，係集合白沙渡新安合口大堤等處散匪組織。

十月二日

王司令育瑛冬已電 據羅團長致英電稱，(一) 賀匪大部，向盤踞磨岡隘市街一帶，袁公渡橫磨樟樹開等處，均踞有散匪，(二) 感日有匪二千餘，陷石門城。

樊指揮官趙甫東代電 (一) 賀匪大部均向磨岡隘竄集，並圖誘我深入，(二) 賀匪僞日在磨岡隘召集團長以上會議，(三) 偽四六兩師各一部，仍在蛇頭嘴熱水溪買家村渡水坪等處，仙陽坪白麟橋有偽十七師一部，約千餘，(四) 美盛橋一帶之匪，偽游擊隊張煥，不時在白沙渡昌角市東溪峪出沒，(五) 感日匪一部約千餘，復陷石門城。

十月三日

劉總指揮趙緒電告剿匪近情 (甲) 慈石方面，一、賀匪大部，自磨集白沙渡附近後，連日竄向西竄，其偽第二軍四六兩師，及偽第六軍團之一部，於敵有兩口紛山昌角市方面，分向磨岡隘橫磨牛溪口一帶進竄，匪部傷亡亦正向桑植進送，二、偽十六師在南坑竹板橋附近掩護，杉木橋三聖宮方石坪等處，均有少數匪部竄擾，三、我羅致英團及義勇隊於敵日將石門附近殘匪擊退，佔領石門城，四、樊縱隊鄧九鴻各師及樊師段豪已進佔馬鞍嶺，林家橋，及王家廠橫水街之線，正掃地陣地，向匪跟剿，(乙) 龍桑方面，一、龍匪政治部及偽十八師，仍盤踞茨岩壩毛坪一帶，二、桑城有匪千餘，槍約六七百，其一部向塔泥湖附近游擊，三、蕭匪已炸斃，朱子溪陳、河官壩龍家寨等處，已無匪蹤，四、我陶縱隊各部，正在永龍之線兜剿。

十月八日

陸員長蔣令殷宜昌行轅，以陳誠為參謀長，代行職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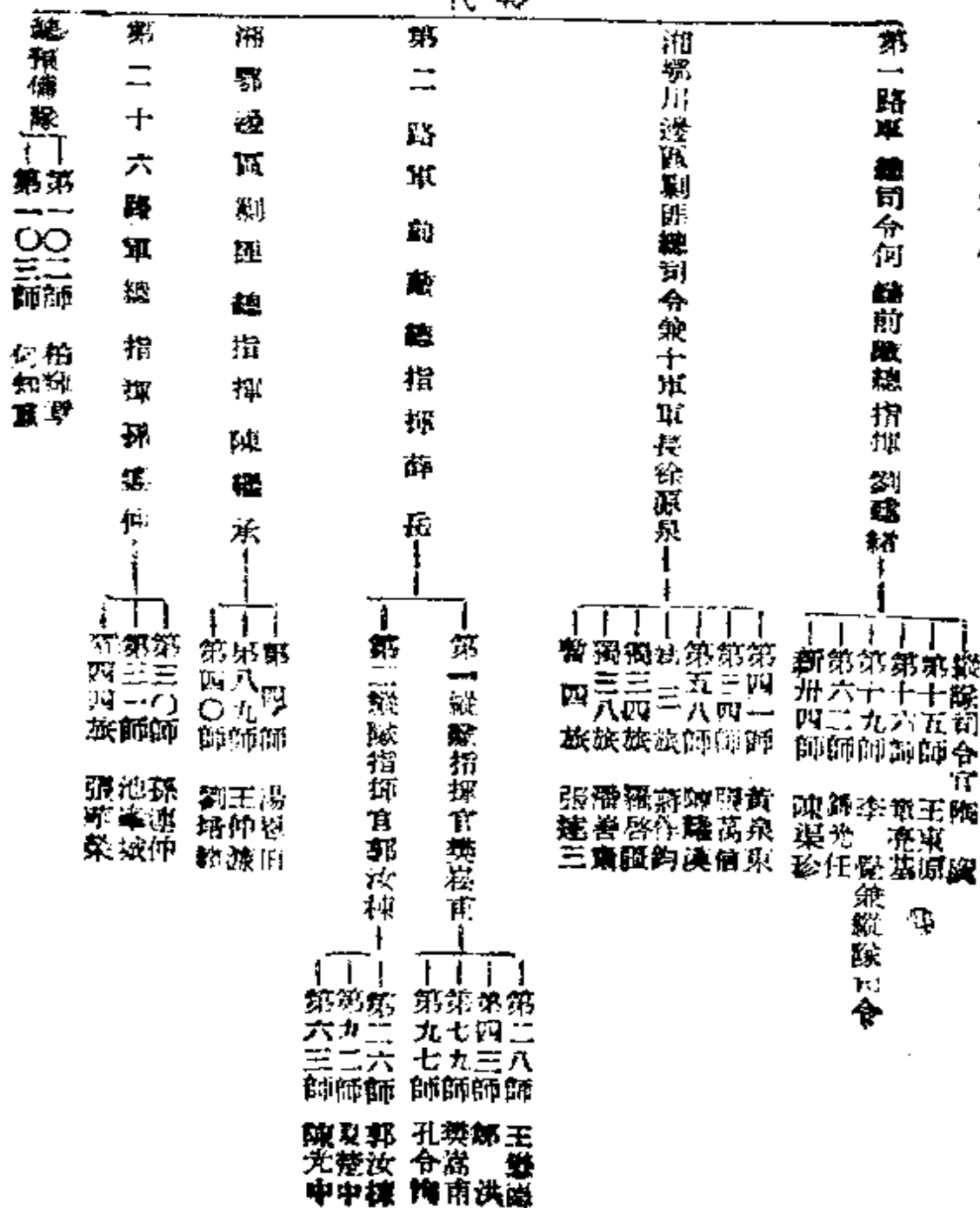
匪蹤地位
熱水溪一帶

有匪水處
不出久伏
不匪之說

委員長宜昌行轅初頒序列

宜昌行轅

參謀長
陳誠代



附錄 乙

按右圖係十月八日初領序列。行轅成立後，隨國、兩廣張，聯日發肅火，其地真遠及安撫江西貴州。軍制編制華、衛立煌、梁冠英、郝夢齡，以及潘朔端三省之保安團隊，陳誠以行轅參謀長代行職權，可其成績至今，官員對岸高山上，猶嵌有擁護革命領袖蔣委員長十六字，可與三國時的八陣圖的遺址，遙遙奉命追制土匪朱毛時，所轄軍隊行列番號，兩相比較，何實望塵莫及，相差數倍，而其剿匪結果，朱毛與之，委之於敵耶，歸咎於人耶，余非軍事專家，留待後之來者批評，茲再詳述行轅所屬各部隊以及團長番號，委員官行轅參謀長陳誠第一路軍總司令何健前敵總指揮劉建緒

陶縱隊司令處所轄部隊

第十五師師長王東原 第四三旅長陳孔達 第八五團周光仁 第八六團長劉煥德 陸芷江 第四
第八七團長蕭學文 第八八團長王志剛 駐麻陽 第四五旅長李選甫 第八九團長楊明 第九〇團
駐陽 第六二師師長鍾光仁 第一八四旅長成鐵俠 第三七四團長張奎選 第三六八團長朱再生 駐
五旅長陶柳 第三六九團長譚有志 第三七〇團長鍾維松 駐沅陵 第一八六旅長劉建文 第二七團
七二團長袁亞初 駐辰溪 第三十四師師長陳集珍 第一旅長彭家齊 第一團長譚文烈 第二團長舒
第二旅長劉文輝 第三團長陳範 第四團長劉昭卿 駐松桃 第三旅長周燮卿 第五團長楊紹卿
承 陸邑梅 第六三師師長陳光中 第一八七旅長王德彰 第三七三團長湯宏儀 第三七四團長李伯
第一八八旅長李國鈞 第三七五團長李東昇 第三六七團長李國鴻 駐平瀏 第一八九旅長趙孟炎
練齊 第三七八團長陳佩慈 駐貴平 第七七師師長羅毅 第二三〇旅長胡良玉 第四五九團長蔣大
團長陳有明 駐瀏陽 第二三一旅長席秉鈞 第四六一團長羅可夫 第四六二團長趙雲鵬 駐銅鼓
胡連 第六九四團長王培 第六九五團長李湘霖 駐長沙

禁縱隊司令處所轄各部隊

第二八師師長董劍 工兵營營長張開印 輜重營長張景福 第八二旅長郭鎮麟 第一六三團長董
國長衛光華 第八三旅長楊四忠 第一六五團長張奉梧 第一六六團長張景福 第七九師師長陳安
張光顯 工兵營長狄鵬宇 輜重營長朱竺青 第二五三旅長段如明 第四六九團長葉霞 第四七〇團

三七七旅長李祖白 第四七三團長馮家毅 第四七四團長楊振先 補充團長木王林

郭縱隊司令汝棟所轄各部隊

第二六師師長郭池棟 工兵營營長陶唐 第七六旅長朱啟堂 第一五一團長楊澤霖 第一五二團長解國基 第七八旅長王鎮東 第一五三團長胡蕩 第一五四團長王高 第一五五團長陳文之 獨立三十四旅長羅啓臣 第七〇團長楊恩貴 第七〇一團長周文紀 第七〇三團長梁珍 工兵營長沈奎
讀者按郭縱隊汝棟，追剿蕭賀至雲南祿坪爲止。

李縱隊司令覺所轄部隊

第十六師師長章亮基 工兵營長朱玉田 第四六旅長何平 第九一團長鍾子奇 第九二團長魏繼微 第四七旅長杜道周 第九三團長唐肅 第九四團長歐陽烈 第四八旅長徐旨乾 第九五團長胡錫 第九六團長歐陽震
讀者按該部追剿蕭賀至雲南祿坪

第十九師師長李覺 砲兵營營長歐陽 九五旅長唐伯寅 第一九〇團長劉湘輔 第一二〇團長鄧知樂 第五六旅長鄧南驥 第一一一團長周繩源 第一一二團長傅希穎 第五七旅長莊文樞 第一一三團長秦慶戈 第一一四團長王寶華

讀者按，該部追剿蕭賀至雲南祿坪。

行轅直接指揮各縱隊

萬縱隊司令羅煥所轄各部隊 第十三師師長羅耀煌 工兵營長夏氣清 第三七旅長潘祖信 第七三團長余耀龍 第七四團長余振華 第七八團長張正一 第三八旅長夏鼎新 第七五團長鐵振亞 第七六團長王亞翹 第七七團長冷直
讀者按，其時該部駐清鎮

第九九師師長傅仲芳 特務營營長劉國光 輸送營長洪瑛 第二九旅長周化南 第五八九團長雷祥霖 第五九〇團長黃鶴立 第二九七旅長溫良 第五九三團長葉邁 第五九四團長孫謙大
讀者按，該部其時駐清鎮

第六十師師長陳沛 該部駐貴陽 第二五九團長周成欽 第三五七團長張雙云 第三六〇團長葉仲江

郭縱隊司令夢齡所轄各部隊

第四十七師師長張昌會 特務營長李逢春 砲兵營長褚宏濤 工兵營長趙升堂 輜重營長周剛培 該部駐永城
第一三九旅長汪履芳 第二二七團長李銘斗 第二七八團長張信成 第一四一旅長劉秉誠 第二八一團長郭之精
第二八二團長劉秉誠 第五四師師長郭夢齡 特務營長宋邦偉 砲兵營長曹年麟 工兵營長王鴻年 輜重營長孫
志選 該部駐黃柏樹一帶 第一六〇旅長郭貽琬 第三一九團長李鴻陵 第三二〇團長杜慶雲 第一六一旅長
孔繁瀾 第三二一團長王燕臣 第三二二團長張慶保 第一六二旅長王晉 第三二三團長李棠 第三二四團長陳榮修
郭縱隊司令恩濱所轄各部隊

第二三師師長李必蕃 特務營長馮雲鑑 砲兵營長李奇生 工兵營長文楚丞 駐關嶺 第六七旅長李必蕃 第
一三二團長黃子華 第一三四團長李森 第一三五團長劉鴻基 第六九旅長李卿 第一三六團長鄧體元 第一三七
團長李昌詒 第一三八團長李若霖 補充團長何欲 第九三師師長甘廣初 駐募役司至盤縣公路 第五五三團長彭
廷祖 第五五四團長鍾偉 第五五八團長陳金城 第一二一師師長吳劍平 駐安順 第六五九團長常文鑑 第六六
〇團長周文彬 第六六一團長趙錫卿 新第八師師長蔣在珍 駐綏陽 第一團長傅衡中 第二團長李誠榮 第三團
長吳謙 暫編第五旅長柳善 駐黔西畢節 第一團長雷道隆 第二團長徐孝安 第三團長

湯縱隊司令恩伯所屬各部隊

第四師師長湯恩伯 砲兵營長姚篤宇 工兵營長張陶 輜重營長唐驥 通訊營長吳之江 追剿隊共至甘肅 第
十旅長馮勵武 第一九團長傅毅芳 第三〇團長劉漢興 第十二旅長陳大慶 第二三團長倪祖耀 第二四團長石榮
第八九師師長王仲廉 砲兵營長何齊政 工兵營長門長春 輜重營長楊正元 軍官連譚乃夫 第二六五旅長李銳
第五二九團長韓方珪 第五三〇團長賴汝雄 第二六七旅長龍慕韓 第五三三團長李守正 第五三四團長舒榮

徐縱隊司令源泉所屬各地隊

第三四師師長張萬信 砲兵營長劉佩榮 工兵營長杜伯彥 輜重營長杜培材 駐五峯彭水一帶 第一〇〇旅長
張萬信 第一九九團長薛鴻毅 第二〇〇團長董廷伯 第二〇一團長李朗生 第一〇一旅長姜宏謀 第二〇二團長
王兆瑞 第二〇三團長王志德 第二〇四團長孫繼五 第四師師長徐源泉 工兵營長鈕子英 輜重營長黃芬岩 著

完團長侯介卿 第四一師師長徐源泉 第一二一旅長張習崇 第二一四團長傅慎修 追到桐梓 第二四二團長趙景
雲 追到新站 第一二三旅長蔣勤華 第二四五團長 余勤仁 第二四六團長孟常宜 第四八師師長徐繼武 工兵
營長胡林 補充團長李德惠 追到遵義 第一二四旅長楊佔東 第二八三團長潘允恭 到板橋 第二八四團長任蕭
亭 到遵義 第一四四旅長韓溶 第二八七團長趙我華 刀靶水 第二八八團長曾毅 息烽 第九四師師長朱懷冰
駐恩思 第二八〇旅長蔣作鈞 第五五九團長汪笑清 第五六〇團長汪憲民 巴東 第二八二旅長張連三 第五
六三團長閻心育 第五六四團長周建章 施秉 補充團長潘春齡 來鳳 第二六軍兼四四師師長蕭之楚 砲兵營長
登世昌駐陽陽 第一三〇旅長張池 第二五九團長于顯文 第二六一團長楊廷文 第一三一旅長于兆龍 第二六二團
長傅佩亮 第二六四團長李印臣 補充團長雷貴春 獨立第四旅長王金鑄 第六一〇團長徐世敬 第六一二團長王漢民
孫總指揮連仲所屬各部隊

第二十七師師長馮安邦 工兵營長段耐巖 輜重營長杜蔭棠 通訊營長張懷冰 第七九旅長尚繼松 第一五七團
長侯象徵 第一五八團長楊守道 第八十旅長閻廷俊 第一五九團長張克明 第一六〇團長郭金榮 第三十師師長
孫連仲 工兵營長孫振聲 輜重營長胡成龍 第八八旅長任仲蘭 第一七五團長吳明林 第一七六團長袁有德 第
八九旅長侯統如 第一七七團長孫玉泉 第一七八團長李公敏 第三一師師長池峯城 工兵營長楊銘智 輜重營長
屈伸 第九一旅長黃則新 第一八一團長毛子斌 第一八二團長王貫之 第九二旅長劉恆德 第一八三團牛殿群
第一八四團長王震 獨四四旅長張華榮 第七〇三團長吳明舉 第七三三團長黃宗德 第九七師師長孔令恂 特務
營劉蔭廷 工兵營田盛玉 輜重營王子清 第五五七團長王清輝 第五七九團長董德乾 第五八二團長陳夢庚 第
四三師師長鄒洪 特務營長莊玉樓 駐岳州 第一五三團長趙天錫 第二五五團長金福源 第二五八團長梁樹森
第九八師師長夏夢中 砲兵營長鍾濟凡 工兵營長周占奎 輜重營長劉文藻 駐宜昌 第二九二旅長王嚴 第五八
三團長路景榮 第五八四團長顧傳文 第二九四旅長方靖 第五八七團長王禹九 第五八八團長向敏思 駐奉陽
第五八師師長俞濟時 第一一二旅長 覆著 第三四三團長朱奇 第三四四團長陳武正 第一七四旅長吳濟光 第三
四七團長魏常祿 第三四八團長李德生 補充團長齊永年

師總指揮顧承所屬各部隊 駐浦圻

附 圖 乙

第三十三師師長馮興賢 第一九三團長宋再榮 第一九五團長張松軒 第一九八團長高玉潔 第四〇師師長劉增祥 第二三五團長周中禮 第二三七團長劉鳳翔 第二四〇團長周廷榮 第三五旅長李宗滋 第七〇三團長王子德 第七〇四團長楊昆源 駐羊樓司 第二六旅長盛元堯 第七〇六團長馮正國 第七〇七團長魏鳳韶 第七〇八團長傅軍 海軍陸戰隊第一旅長林秉周 第一團長魏錫 第二團長何志興

第二十二軍軍長道源所部

第十八師師長朱耀華 第五二旅長易湘 第一〇三團長唐植成 第一〇四團長王俊武 第五四旅長喻鏡淵 第一〇七團長張文獻 第一〇八團長潘池 第五十師師長成光耀 第一八四旅長彭財圭 第二九五團長文德 第二九二團長朱竹軒 第一四九旅長朱剛偉 第二九七團長楊德煊 第二九八團長李作雄 第三〇〇團長李邦藩

衛總指揮立煌所屬各部

第十師師長李默庵 第二八旅長陳牧農 第五六團長馮叔明 第五七團長劉明夏 第三〇旅長谷樂軍 第五八團長劉建修 第五九團長王曜道 第三八師師長劉戡 第二四七旅長李楚瀛 第四九三團長李紀雲 第四九四團長余錦源 第二四九旅長陳武 第四九七團長梅展誠 第四九八團長曾憲邦

劉總指揮鎮平所屬各部

第六四師師長武廷麟 第一九一旅長邢清忠 第三八一團長任步林 第三八二團長武永祿 第一九二旅長楊天民 第三八三團長張漢惠 第三八四團長朱璣 補充團長武永彬 第五六師師長劉恩茂 第一九四旅長姚北辰 第三八七團長王漢傑 第三八八團長王文林 第一九五旅長馬繼燾 第三八九團長牛正亭 第三九〇團長邢國光 補充團長張奇 安慶警衛旅長阮助 第一團長毛文虎 第二團長呂文

梁總指揮冠英所屬各部隊

第五三師師長梁冠英 特務團長潘陶萬 砲兵團長穆政仁 第九四旅長時德學 第一八七團長潘陶萬 第一八八團長王德宏 第九五旅長高國鈞 第一八九團長符子琴 第一九〇團長葛振鐸 第九六旅長王修身 第一九一團長蔣修仁 第一九二團長陳耀琳 獨立第五旅長鄭廷珍 第六一四團長李繼程 第六一五團長高增級 第一〇二師師長柏輝章 第一旅長杜聯華 第一團長李維亞 第二團長陳寶璣 第二旅長蔣德銘 第三團長鍾立綱 第四團長

陳偉光 第一〇三師師長何知重 第一旅長何知重 第一團長羅炳誠 第二團長戴玉堂 第二旅長楊昭輝 第三團長周相魁 第四團長萬式炯 第二十一師師長李仙洲 第六一旅長崔振東 第一二二團長金遜城 第一二二團長德印 第一二三團長馬貴衡 第六一二旅長趙振超 第一二四團長呂祥雲 第一二五團長張子耕 第一二六團長王元堂 實慶指揮丁炳權 第四團長胡大佐 第七團長皮宗榮 第十一團長王樂宇 第十二團長薛元震

以上部隊，均受宜昌行轅統一指揮，此外尚有湘鄂贛三省保安團隊，亦在行轅調遣指揮之列，附誌如左。

湖南省保安司令何健 處長劉濟古

第一區司令羅樹甲 第一團長章紫雲 第三團長劉愛山 第四團長賀生石 第二區司令王育瑛 常澧警備團長官鼎良 第六團長龍叔翰 第八團長王育瑛 第十團長羅致英 第十一團長袁建謀 第三區司令陳錫珍 第四區司令張其雄 第十二團長徐煥湘 第十三團長蒲士驊 第五區司令段 希 第十四團長王熾昌 第十五團長曹湘瀾 第六區司令劉濟人 第二團長何金蘭 第五團長向松華 第七區司令唐嗣衡 第七團長唐孚侯 第九團長黃聚杰 第八區司令歐 冠 第十六團長陳樹屏 第十七團長何宗漢

湖北省保安司令張羣處長丁炳權

第一區區長書 第五團李雲梯駐湖北 第二團李輝武 第六團蔡文宿駐大冶 第三區陳琢如 第七團皮宗榮駐劉公河 第四區程汝懷 第八團王顯鳳駐麻城黃岡 第五區楊恩熙 第九團王述先駐隨縣 第六區石鍾靈 第十團陳敬山駐梁山 第十一團王鼎宇駐沔陽 第七區黃小柱 第十二團薛元震駐江陵 第十三團胡雲飛駐公安 第八區程澤潤 第十四團李如荅駐襄陽 第十五團方曉駐光化 第九區王 烈 第十六團蔡鳳麟駐宜昌興山 第十區范照麟 第十七團蔡增輝駐鄖縣 第十一區關麟書 第十八團陶溶三 保安團臨時指揮院前 第一團王仲瑄 第二團胡協南 第三團馮 璣 第四團胡大佐

江西省保安司令熊式輝

第一團黃新富南昌 第二團曾夏初南昌 第三團吳都俊南昌 第四團 宿鐘祥鄉 第五團蕭 鈞安義 第六團吳 騷修水 第七團周 垣萬載 第八團羅建勛萬載 第九團吳安文吉安 第十團柏式諸蓮花 第十一團蕭燕霖南康 第十二團鄧俊龍南康 第十三團鍾石堅景鎮 第十四團鄧子超河口 第十五團汪懷仁貴谿 第十七團鄧曉嶼光澤

第十八團楊植文臨川 第十九團黃鐵中寧都 第二十團黃世珍瑞金

右述各團位置，係統歸序列時所在地，其後調動，均有變更，不過不在共匪西竄之屬，故不冗贅。

十月十一日

劉總指揮建緒電 一，贛匪主力正經九開舖，緩向東竄，龍河峽天門均六字橋等處，二，贛匪主力仍踞贛麻磨岡隘石門一帶，其偽四師及偽十八團分踞白沙渡瓜子嶺分水嶺各地，三，我李章各部，正包圍痛剿中。

樊指揮官嵩甫電 一，偽二軍團部及偽四師部，偽十一團均踞贛麻附近，偽十團踞蛇咀袁公渡，偽獨立團及四團附近，二，偽第六師師部，偽十七團踞九開舖仙陽坪，偽十六團踞熱水溪渡水坪，偽十八團踞楓橋白橋橋白沙渡，三，偽十七師四九、五一兩團，踞杜家岡白麟橋天門均一帶，四，佳午仙陽坪匪五六百，糾集當地民衆四五百人，到桐子溪開會，壓迫地方組織赤衛隊及游擊隊，齊晚有匪隊號未明，人槍約四百，由石門竄桐子溪。十月十二日

何總司令健通報，（一）潯水東岸（石門境內）白沙渡附近鷓鴣山，張吳嶺，新開市一帶，殘匪連日經我十九師鄧南驥旅，周昆源團，會同剿殺英部，分別肅清，沿途東岸，已無匪蹤，（二）竄踞烏角市（石門）竄兒寨羊寨坪等處股匪，連日經我樊指揮官嵩甫所部，孔都兩師，及段旅渡河追剿，將匪擊破，緩向絡陽樓花子溪潰退，（三）唐北何家略康屯各地散匪，經李師長覺所部，及獨三十二旅王育瑛團，分別搜剿。十月十三日

劉總指揮建緒電 一，我樊指揮官所部孔師及六十二師肅清之其西初團，已由慈利渡過涇水北岸，截匪歸路，特將牛溪口附近漁船舖店煙門關等處之匪擊潰，二，賀師大部，已被我軍包圍於潯水以西，及潯水以東一帶地區，內部已趨恐慌，其偽二軍團四六兩師官兵，連日向我投誠，日必數起，三，竄據塔泥湖岩屋口屬永甯邊界細沙坪大米界一帶匪部，亦經我十六師四十八旅，及當地義勇隊擊潰，匪向桑植城退却。十月十四日

樊指揮官嵩甫電 一，偽二軍團部及偽第四師偽十一團其日竄到，向所市街水南渡一帶，贛匪本人，現踞所市街偽十團於灰日由袁公渡蛇咀袁公渡，二，偽六師之十六團，踞熱水溪渡水坪，十七團踞楓橋白橋

臘，十八日由南圻楓橋分水嶺竹潭口，其自角市白沙渡，備有即前，並據集民船四十隻，裝載西運，三，僞十七師大部，仍據古城堤仙陽坪新開市一帶，僞湘軍獨立團，踞臘臘。

○ 沅陵十四日專電 一，賀匪近率大部移竄冷水坪，一部分向馬坪東之賀家台舊驛坪，及南方之江口收書坪等處竄動，二，自白沙溪至新市街沿澧水兩岸地區，匪部正向東構築工事，希圖抵抗，三，贛匪一部，約千餘人，槍數百枝，江未山茨岩塘竄坪，魚辰棚竄坪溪，正飭陶李兩縱隊，嚴密防剿中。

十月十五日

陳師長渠珍脚電 據龍山譚代旅長文烈泰電本日拂曉，令陳團長範，率兵兩營，向洗洛清剿，第一團陳營長紹武，向興隆衝截剿，洗洛殘匪，僞五十一五十二兩團，約千餘人，戰於桐木均，匪退茨市，我陳排長負傷，中十彭帶陣亡，是役俘匪十二名，女匪二名。

十月十七日

潘聯緒參謀松年確午電 一，賀匪敗匪一部，回竄抵紅岩溪馬皮寨之線，近日來盤踞上河溪烏鴉河茨岩塘興隆等處之匪游擊隊，及僞獨立團，四出流竄，並在龍山東南地區活動甚力，二，龍山潘旅長日派兵一營，及龍山區隊，分向興隆衝遊擊，在泥場田遇伏匪七八百，激戰數小時，始退。

十月十八日

委員長宜昌行轅巧辰電 茲頒發第一期推剿計畫，仰各道照實施，（甲）方針，將賀龍主匪，竭力向西壓迫，逐次縮小匪區，完成東北兩面封鎖線，同時鞏固西南北現有封鎖線，限制其突圍，（乙）指導要領，一，進剿軍主力，由新安附近，向磨岡隘方面，逐段築壩前進，二，堵剿軍加強并軍縱已成綫，依據壩樓，極力活動，使進剿軍，作戰有利，（丙）兵團部署，一，第二十六路軍，及樊縱隊，均由孫總指揮統一指揮，以樊縱隊（欠王師）附馮師為進剿軍，於十月廿日，開始由新安，經塘房角角市樟樹閣向磨岡隘交互，逐段築壩前進，應於十一月五日前，佔領磨岡隘，完成新磨間壩線，緩水間壩樓，由孫總指揮派隊接守，王師仍在慈利通津舖之線，依據壩樓，極力活動，在走馬坪五峯漁洋關子及坪部隊，應加強壩樓，四出遊擊，為進剿軍聲援，并相機完成子及南北墩間壩線，二、何總司令所部，仍固守天堡廟，（不含）洗車保靖永順大庸石門間壩線，并增築慈我永順間壩線，從總司令所

部，仍固守走馬坪，（不含）鶴峯，沙力溝，來鳳，龍山，天恩廟間區域，對走馬坪鶴峯打火礮線，應加強守備，井各軍機訓練，四出遊擊，極力活動，三、慈利石門各要點，由何總司令酌派保安團守備之，各堵剿軍隊，所乘糧械，應交又火力，連接成線，應隨時阻匪之竄突，井統限有日以前，確實完成，四、郭師仍駐百戶司，策應各方，五師仍守備宜昌歸沙豐間一帶，五、其他補充衛生諸事項，另訂之。

編按：陳誠自負滿腹經綸，處處馳騁其才智，在委員長亦曾聽計從，因江西贛前一夜，為蔣氏極慮高興，殆朱毛土匪竄出以後，賀龍蕭克兩股，在川湘鄂邊竄擾，牽制追剿國軍，中樞亦認定賀蕭為大軍入川之障礙（文見正編），所以又在宜昌另設行轅，行轅者，即行營之謂，其實即行營也，而陳誠欲別開生面，建立奇功，乃以北路軍之前敵總指揮，一躍而為行轅參謀，挾天子以令諸侯，而西路軍總司令何健，及川湘鄂邊區總司令徐源泉以及參謀長上之參謀長熊式輝反低頭賴下，恭受指揮，為陳氏者，果有孫吳輔略，大可以抒雄才為委員長分勞，為國家除害，計算拜命旬日，頒出第一期計劃命令，一則曰進剿軍，積極進剿，再則曰堵剿軍，依據根據地，極力活動，三則曰兵團部署，莫不以逐段築壩為指，似乎除了逐段築壩之外，已無其他進剿辦法，須知根據地若果能限制自由，則匪死命，則粵閩湘鄂四路大軍五次圍剿之匪，已被殲絕無遺若布如天羅地網之封鎖，而其結果，似不能限制朱毛之虎兒出則，可見編造有時固可應用，有時亦失其效能，不可刻舟求劍，膠柱鼓瑟，專恃為唯一剿匪工具也，而其自命不凡之陳將軍大權在握，為我獨尊，其首次發號司令，見地計劃，也不過如此，其他不必論矣，余客長沙，見何體陵十一月十二日奉拜追剿軍使命，十三日即頒佈計劃，十四日即赴衡陽，以四路軍所負圍剿責任，歸之於何氏一人追剿，倘不胸有成竹，經一晝夜，而全部計劃易能完成，且精密有條，綱舉目張，觀此旬日謀而後定之新計劃，似覺完善較多，而其所率之兵力，相去已有霄壤之別，筆述至此，不禁慨歎。

十月二十一日

何總司令總報告 前令下也，劉總指揮建所，於十月馬日適應區分地區守備如下，（甲）（1）由龍山天皇廟起，至龍崗岩止，為第一守備區，以十六師（欠歐陽烈團）守備之，師長章亮基，為地區守備官，（2）由龍崗岩起，至白家坳止，為第二守備區，以六十二師（缺陶團）守備之，師長鍾先仁，為地區守備官，（3）由白家坳（不含）起，至龍崗止，為第三守備區，以新三十四師守備之，師長陳渠珍為守備官，以上統歸陶司令廣指揮，（乙

(1) 由龍房(不含)起，至水關(不含)止，爲第四守備區，以十五師汪旅附劉團，守備之，副師長汪旅，爲地區守備官。(2) 由水關(含)起，至溪口(不含)止，爲第五守備區，以十九師(欠傳團)附二十五團，何沛霖團(欠一營)守備之，李覺爲地區守備官。(3) 由溪口(含)起，至慈利石門澧縣區澧桃源柳溪一帶，爲第六守備區，以袁趙謀團，徐煥湘團，龍叔翰團，羅義華團朱兩團守備之，派王司令爲地區守備官，以上統歸李司令覺指揮。(丙)十五師除汪旅外，另以一團位置澧縣澧縣，爲總預備隊，集結於附近待命。(丁)六十三師(欠李國鈞旅)到達保靖，即開王村待命。(戊)柳林溪(不含)至四方溪(含)沿河防務，歸陶旅長柳指揮，羅旅隨同，及陳士伯營，喻副兵營，步兩連砲各連守備之，由四方溪(不含)至王村河防歸歐陽烈團負責守備之，由王村(不含)至保靖(含)河防歸譚有恩團負責守備之，由保靖(不含)至里耶河防，歸新三十四師指揮，屬部隊及當地團義守備之，凡在各地區團義守備各地區守備官，調遣指揮。

十一月五日

宜昌行轅戰報電 綜合情報，暫設匪主力，已竄向桑植附近地區，我軍應乘機迅速完成第一期進剿計劃，茲頒部署如下，甲、子良坪天門壩垣右門之牆樓，完成後，即由孫部派兵三團接替，其子良坪燧水新安白沙渡石門開守兵，即行撤去，乙、孫部馮師歸還總制，應於元日前，完成王家廠三聖宮開公路，爾後以主力堵水南渡泥沙市間地區，逐段構築水南渡走馬坪間牆樓，限有日前完成，丙、樊部應於元日前完成天門壩廣陽沙市水南渡(不含)間，第二步構築廣陽通津舖間牆樓，限有日前完成，丁、孫：兩部擬由孫指揮統一指揮，戊、何徐兩總司令所部，仍在原線加築工事牆樓，嚴密守備爲要。

委員長宜昌行轅密令 查清剿赤匪，必須斷其接濟來源，使匪衆生機絕滅，進剿軍事，容易奏效，此種封鎖措施，在籍已著成效，此次剿辦費資匪，自應依照成法，嚴密施行，以匪死命，惟在赤匪在籍，係分散多數縣境，現在湘鄂邊區匪衆，盤踞桑植石門慈利各地情況，微有不同，封鎖辦法，自當按照實際，適宜變通劃定。來鳳縣城，沙力溝，太平鎮，鶴峯縣城，市馬坪，澧溪，土坪，五峯縣城，漁洋關，懷水街，林家橋，新安，趙家巷，茶林河，慈利縣城，通津舖，九溪，江壇，鶴子坪，仙桃舖，塔臥，永順縣城，龍房，洗車，丫頭溝，芳坪，龍山縣城，新渡口，爲匪區封鎖線，來鳳，宜恩，鶴峯，五峯，松滋，澧縣，慈利，石門，桑植，永順，龍山等十四縣，爲

封鎖區，所有施行封鎖應辦事宜，如封鎖區管理所之成立，公賣會之組織，均限於十一月底完成，此令。
十一月十二日

劉總指揮建緒文電 一、賀匪率一團，機由官地坪賀三百餘，旋回歸桑城，賀匪主力，似已竄集洪家關，南金山上河溪一帶，原賀子坪附近之偽十七師一部，尚未西竄，二、蕭匪率偽十七師大部，西竄，似已到茨岩嶺，與偽十八師會合，據山區逃出難民，及各偵探回報，匪軍連日在桑境，徵發米袋草鞋等語。
十一月十五日

何總司令健訓電 頃據李司令憲成電稱，頃據鄧旅長南駿電語，橋頭轉子橋水打坪到匪七八千，并襲勇隊稱，本午盧東生率偽十七師來轉子橋，該處民房均已住滿，企圖突圍等語，又桑植義勇隊在廖家橋報稱，齊日上河溪偽十八師移來陳家河桑植等語，是股匪已判桑唐地區，除飭嚴密戒備外，頗嫌兵力單薄，除飭妥為防堵，并派飛機前往偵炸外，希將永順部隊，酌向東移，準備策應，為要。

何總司令健，令空軍第五隊隊附景新訓中電 據報匪情，（同前略）天候轉佳，立即派機前往連絡地上部隊，偵炸為要。

十一月二十七日

郭參謀長持平報告蕭賀匪部南竄情況 本日在賓慶追剿總部報告，略謂蕭賀殘匪，於前日突圍流竄，此在本八早就料到，殘匪恐會南竄，前本人赴宜昌行轅時，即將慈庸間兵力，過於單薄，恐匪乘虛南竄，詳細報告行轅，經參謀長，請即設法調兵增防，當允調湯恩伯縱隊，集中大庸，本人得到此項結果後，始行返常，不意部隊未到，殘匪果然傾巢南竄，我守兵拚命死守，激戰甚烈，所謂援兵，以路途太遠，一時不能趕到，因衆寡懸殊，卒致被匪強渡澧水，本部當即一面調兵防堵，一面飛電行轅報告，現李陶兩縱隊，已分頭向匪側擊，樊指揮各部，正南移追剿，湯縱隊將赴日集中長沙，想殘匪此次離巢南竄，我大軍不日即可殲滅，正好趁此機會，一鼓消滅。

何總司令健追剿賀蕭股匪概要報告 自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起，至二十五年二月十八日止。
賀股匪，經我軍於湘西澧水流城，及湘鄂邊境封鎖圍剿，因龍山桑植地區，糧食帶盡不能立足，乃於十一月馬丑，集中主力，突被大群慈庸間口老鴉口碼頭之剿匪南竄，先是本路軍遵令嚴防匪竄，匪勇兵力側重西北，由

大勝起。沿漢水下游，守備兵力，甚感單薄，本部令選呈委員長，請調湯恩伯縱隊，經常巡邏駐防桑地，增加防守，藉資鞏固，嗣湯隊因担任宜都漁洋關一帶，難兼繁雜任務，不能開到湘西，匪以尋找出路，由薄弱點，拼命猛攻突圍，我第十九師鄧旅周岷源團守潭口老鴉口一帶，適當其衝，盡力抵抗，雙方傷亡甚重，經堡壘被擊破，匪乘黑夜強迫渡河，我預備隊向東轉移不及，以致不能退堵，賀匪龍率偽四、五、六、三師，蕭匪克率偽十六、十七兩師，（偽十八師及偽獨立團仍踞龍桑間）於

十一月二十二（癸巳），始渡漢水畢，旋一小股向龍潭河竄擾，大股向會家河桃源方面南竄。

十一月二十三（庚午），蕭匪先頭二千餘，由大安溪偷渡沅水時，我編聯保安團之一連，防守該處，匪衆猛襲，而來，全數損失，賀匪同時亦由洞庭溪麻衣渡過沅水。

十一月二十四（敬午），均向沅常汽車道上急竄，敬成停止官莊界亭驛新店驛一帶匪之後續部隊，至

十一月二十五（有子），悉渡河完畢，有辰起，匪先頭側衛一部，佔領南岳廟松溪側與我歐陽烈團，略有接觸，有成匪仍停止於沅常汽車路附近。

十一月二十六（有辰）起，即分兩股流竄，是時，李縱隊司令覺遜令率十五師，十九師，（缺鄧南賦旅）六十師，（缺李國鈞旅）正經黃溶溪王村之線，向沅陵瀘溪辰谿剿，陶縱隊司令廣遜令率十六師，（缺歐陽烈團）六十二師，（缺陶柳旅）由拾頭寨，洗車向鳳凰麻陽急進，陶旅長柳遵令率鍾維松謝明等兩團，向洪江堵剿，保安第六區晏司令國壽，指揮團隊，在寶慶洞口之線扼堵，歐陽烈率全團并指揮三六九團，陳士伯營，及編聯保安團，爲追擊隊，尾匪追剿，樊縱隊指揮官嵩甫率第二八，第四三，第七九，第九七四師，遵令由慈利以西，經桃源柳林汶間，渡河，向新化截剿，一股由賀龍率領，其一部由畢亭驛經墨洞溪兩溪張家灘等處向長沙方面進竄，一部經鷄公山麻溪鋪船溪驛向辰縣進竄。

十一月二十七（感巳），辰辰谿。

十一月二十八（僉日）續竄到沅市之匪，人槍約二千，經十九師唐旅，十五師汪旅，於該中進浦市附近，向匪邊攻，擊潰，當時佔領浦市，匪向西南逃去，其向寧浦進竄之匪，經瀘溪日，於儉辰陷歐而，儉成一帶，分竄大紅口。

十一月二十九(贛日)，又竄觀音閣民莊花橋一帶，我歐陽烈團跟蹤追擊，以上係賀匪一股，竄擾情勢，以下述數匪，一股由瑞兒率領，其主力

十一月二十五(有晨)，由官莊界亭驛向江溪進竄，有段抵馬轡市東坪。

十一月二十六(有日)，竄烟溪渠江。

十一月二十七(感日)，經白溪油溪竄錫鑛山，一小部竄孟公市，太平鋪鑛山之匪，分部由大洋江渡河。

十一月二十八(儉四)，竄陷新化，蕭克夏隨到新城，宣傳赤化，并於城南五里亭至阿羅漢一帶，構築工事。

。

十一月三十(鹽卅)兩日，竄延慶田及距安化縣，四十里之姚家鋪鄉。十二月賀匪大部仍盤踞大江口，歐陽底莊觀音閣花橋去溪一帶，一部仍踞辰谿方面，我歐陽烈追擊隊，於

十二月一日(東辰)，追抵觀音閣附近，即被匪包圍。

十二月三日(江子)，向我攻擊激戰四小時，我官兵奮勇抵禦，匪不得逞，江晚乘機出擊，雙方傷亡甚衆，當以匪衆我寡，繞道折回東坪。

十二月四日(支晚)，抵馬轡市，令其在原地整理，并暫歸樊指揮官指揮，樊縱隊江日到達黃土鋪官莊倉巷溪柳林渡將家灣一帶，續向底莊倉浦追剿。

十二月六日(魚日)，僞四師竄至倉旺江溪湖南坡莊坳等處，魚西與我樊縱隊先頭七九師金團，及偵察隊接觸，激戰，斃匪十餘人。

十二月七日(處日)，仍與我相持中，踞辰谿方面之匪，經我陳光中師進剿，東辰在船溪驛，與兵力未詳之匪激戰，當經擊潰。

十二月一日(東午)收復辰谿，匪向觀音大江口逃竄，我陳師先頭三七七團，冬日進至修溪口附近，與匪對峙，率王副師，到修溪市後，當令進出沉水溪路右岸，會合陳師，擊破修溪口大江當面之匪，即向觀音追剿。

十二月五日(微魚)兩日，竄浦之匪，一部向底莊觀音閣移動，大部潛伏觀音渡道官屯賣家溪等處。

十二月六日(魚辰)觀音渡之匪，被我李漢卿師擊，紛紛潰竄。

原來我國
匪反被匪
圍剿

十二月七日（陽曆），我隨師三七八團，由橋木鋪，三七四團由黃揚屯雷公坡，向寧浦攻剿，申刻逼近城下，三七三團及三七七團，在竹坡雷公坡一帶佔領陣地，王東原部跟進策應，匪嚴城頑抗，抵黃昏，以一團之衆向我三七四團左翼抄襲，當被我第三營迎頭擊潰，我三七四團全部，繼續猛烈追迫，匪紛紛向觀音閣底莊逃竄，該團遂於十二月八日（癸卯），收復寧浦，是役斃匪三四百，擄獲長短槍二百餘枝，軍用品甚多，我兩團除今日過乾城後，遵令折回瀘溪，運絡率獎兩團隊，向南協剿。

十二月一日，蕭匪自東日起，仍盤踞新化羅洪銅鐵山鹽田，并東竄楊家灘墓地一帶，擾害，經令晏司令督率寶蔭兩保安團，由寶蔭向保安團，由湘鄉分向新化進剿，新化之匪。

十二月四日支未又經我飛機轟炸，大部經橫陽山孟公市太平鋪之線，向西北竄新化城，僅留殘匪四五百，資水以東已無匪蹤，晏區司令督飭蔭團，由瓦口鋪向匪追剿，向團山孫家橋直趨新城，斯時瀘溪之偽十七師，已向圭溪坪竄動，我殘縱隊之孔師，已到馬路口，王師已到太平鋪追剿，預備隊及指揮部，到達舒家溪，微魚等日，前進至唐家園平溪用水坪東坪等處。

十二月五日，蕭匪大部，幾日起，由芝麻溪經潭家灣圭溪坪竄黃封界江溪一帶一部。

十二月七日（陽日）經茶朗溪，向北回剿，虞晚經茶溪路線折回南竄。

十二月八日（癸未）竄抵江溪。

十二月九日（佳日），賀匪主力竄至溪坪，譚家灣底莊一帶地區，旋在圭溪坪開軍事會議，將所有輜重駁馬三百餘匹，行李約二千挑，於當日由圭溪坪向底莊移動，匪大部經花橋底莊南竄。

十二月十日（灰日）竄抵喬江小河東岸，及兩下江大道以北地區，偽四師一部在芝麻溪担任掩護。

十二月十一日，賀匪與日回剿橋底莊一帶，蕭匪折竄喬江河洛橋七星冲雷鉢井等處。李縱隊，收復寧浦，一部在浦城附近築壩，大部向花橋觀音閣進剿，葉縱隊，由湖南坡界丹溪東坪一帶，灰日到達馬營市，自宗溪之線，向寧浦新化以北地區竄匪夾擊，陶縱隊，齊日到達灘頭大江口之線，令其進出寧浦，以主力策應李縱隊進剿一部由寧浦以南繞攻喬江之背。郭汝棟師由百戶司，灰日到達抗陵，已令潛沉水截剿，蕭賀股匪，被我李葉兩縱隊追迫後。

十二月十二日，賀匪於文縣由底莊花橋，經紫蘇殿大小莊防一帶南竄，蕭匪由喬江一帶，同時竄至高朗溪，經

我陶縱隊鍾光仁師截擊。

十二月十三日（元日）主力經桶溪，於

十二月十四日（寒申）竄到龍坪司附近，一小部於元日竄抵風車巷，西二十里之中洞，又一部約二千人在燕子岩一帶，構築工事，担任掩護，其匪經風車巷，亦於寒申到黃泥井蘭草田等處。

十二月十五日（朔日）竄抵孫家壩隆迴司。

十二月十六日（銑日）匪主力，先由龍溪洗馬潭，另一股其先頭達賽市，另一部銑日竄到塘壇坳古樓驛附近，經我保安團擊潰獲匪百餘，李縱隊，元日由沙浦東南，喬江高以溪一帶，跟追，朔日李王兩師，抵龍兒江兩丁坪，續向龍潭司追剿，陳師由兩丁坪向大小江前進。幾縱隊，由烟溪於元日到達神溝渠江曲皮王灘之線，向兩下江黃泥井追剿，并有堵匪東竄之任務，陶縱隊，已令於兩辰山桶溪取捷經，向新路河洪江堵匪西北竄，并截擊之，李縱隊之李王兩師，銑日由沙口灣九溪江之線，向龍潭司前進，先頭李師泰團，午刻在燕子岩與匪警戒部隊遭遇，激戰三小時，適唐旅趕到，將匪擊潰獲匪槍百餘枝，鎗匪二百餘，我軍傷亡官兵數十員名，乘勢追抵裴龍坳，復與佔領該陣地約三團之匪，激戰至午後五時，將其擊潰，匪均向龍潭司逃竄，經我唐旅率所部劉師兩團，追擊至向家冲時，已黃昏，就地停止，警戒，是役斃匪三百餘，俘匪六十餘名，奪獲馬步槍百五十枝，機槍一挺，手槍七枝，該旅傷亡官兵五十餘員名，陳光中師同日到達黃土坡，瀝泥灣之線，風車巷附近之匪，聞訊，於朔日向黃泥井竄走，王東以師率十五師及十九師唐旅，續向龍潭司進剿，右翼陳孔達旅，由木殿冲出仙鋒嶺，左翼唐旅由廖家冲政擊前進，陳旅進至仙鋒嶺，左翼唐旅之師團，進至向家冲西南端高地，兩翼均有匪扼守，接觸激戰甚烈，唐旅伯寅，令所部劉團，以大黃為目標，迂迴截擊，陳旅與匪往復肉搏衝鋒，相持至

十二月十七日（篠己）匪不支，將主向洞背山界方向逃竄。是役斃匪參謀長吳某及官兵百餘人，俘匪十餘名奪獲五兩槍十餘枝，李王兩師，跟蹤追至背山界，復將匪擊潰，匪向隆迴司逃竄，後午該匪經過小沙江老花坪一帶，適我陳光中到達該地，即予以截擊，斬獲甚多，將匪截為兩段，一小部經響水洞，向麻塘山潰竄，大部由龍潭司向隆迴司逃走，向隆迴司黃泥井逃去，嗣後偵察匪之輾重，已于銑日由龍潭司經圭洞背山界向隆迴司逃走。

十二月十七日，同日在黃泥井隆迴司一帶之匪，反攻古樓驛，先是我晏團司令督率向兩師團，在古樓驛馬王

鄂湘洪一帶堵剿，自該日將竄古樓驛之匪一部擊潰後，即擬向隆迴司發市進剿，該匪乘我委司令尚未抵縱隊取得聯絡，後日拂曉，匪以一部向我古樓驛向圍逼撲，經次增加人槍達五千餘，分由江家壩朱家壩水車等處，左右包圍，我師團援應不及而兩官兵，沉溺應戰，肉搏衝鋒，徒中突出重圍，至大橋邊，固守待援，是役斃匪數百，向圍陣亡連長三員，其第三營士兵傷亡尤多。

十二月十八日（巧日）和尚橋徐家舖均為匪先頭部隊盤踞，其大部仍踞隆迴司發市，一部在山門，我李王兩師追抵大沙江附近，陳師追至隆迴司東北之椒水塘，與匪對峙。陶縱隊已由白岩橋進至江口，當令經金屋塘瓦屋塘，向洞口紅岩李溪橋之線以東，覓匪截剿。樊縱隊，銑日由兩下江巧日遠置板橋，向隆迴司前進。湯縱隊，開到岳陽城陵磯，經長沙洲潭湘鄉，獲巧兩日，到達邵陽青樹坪之線，續向四堵剿。郭汝棟師，正由瀘溪向辰溪前進。劉繼指揮建精，於寒日由沅陵經辰溪大門口，巧日到遠置板橋將剿。

十二月十五日（皓日）匪由隆迴司發市徐家壩，經橫板舖山門竄到石下江，竹篙塘洞口等處，當晚在洞口石下江，架設浮橋。

十二月二十日（號日）竄到橫板舖，石沙市田路口等處，一部於號晚竄抵花園。

十二月二十一日（馬日）匪主力停於石沙市洞口花園間地區。

十二月二十二日（養日）竄匪經橋頭，竄匪經花園紅岩，向西逃竄，先一日我鍾縱隊之章鍾兩師，星夜趕到金屋塘之線，準備向匪迎剿，樊已賀匪率所部三師，由黃土塘來犯，與我鍾師在牛欄冲鷄公坡批葉樹一帶，激戰甚烈，經該師往復衝激，至午後五時，始將該匪擊潰，向唐家坊武陽狼狼竄走，是役斃匪二千餘，奪獲匪槍二百餘枝，又傷十三團團長劉漢卿，十五團團長黃炳元，均當場擊斃，我方傷亡官兵二百餘員名，鍾長師復派隊向唐家坊追剿，行至白家坊附近，與匪二三千遭遇，當將其擊潰。

十二月二十三日（漢日）匪仍向武陽長鋪子逃竄。竄匪率部兩師由橋當頭進犯，與我陶章師在金屋塘祖師殿一帶激戰，經該師奮勇衝擊，亦將匪擊潰，匪經水口漢口向會溪逃竄。陶縱隊，由現地跟進。李縱隊，之陳師經發市水西橋石下江，於養四抵洞口，李汪兩師，經洞下石橋舖隆迴司徐家舖龍潭舖花亭子，同時到達石下江高沙市，均向武陽花園追剿。樊縱隊，經黃板橋黃泥井隆迴司發市，養日到達水西橋山門徐家舖橫板舖一帶繼向高沙市前進。

湯縱隊，（漢日）到連桃花坪，繼續西進。郭汝棟師，（經辰溪祁溪口）幾日與大江口停止，補充糧秣。本部，剿匪軍第一路總司令部，爲指揮便利，迅速殲匪起見。

十二月二十一日（馬日）進駐寶慶，將剿，巡委座級已有午電令，轉飭劉總指揮，將李縱隊改在陶嶺隊右側方前進，令陶縱隊，經武陽向長館子緩南追剿。李縱隊，以一部山水口經會溪，班塘縣方向覓匪追剿，主力經田螺灘兩路口，取捷徑直趨會同堵匪西北竄，并向西南前進。湯縱隊，到連花園，適令就地停止待命。章亮其師改歸李司令覺指揮，王東原師改歸陶司令廣指揮。賀鵬兩股匪，被擊潰後。賀匪經武陽長館子竹升江，及團河一帶。

十二月二十六日有未竄至會同附近，蕭匪經會溪麻塘瓦礫等處，有日一小部竄到寶慶城，經我若水部隊夜襲，擊潰，大部竄抵錦平堡子脚一帶。

十二月二十七日（辰辰）與我會同義勇隊，在馬鞍山遭遇，激戰經時，因衆寡懸殊，午刻竄至江西街，當晚架設浮橋，渡河，一部約三四千人於。

十二月二十八日（儉晨）竄到黔陽四岸，與我謝明強團，隔河相持，其大部同日渡河後，竄原神場托口北渡。賀匪亦於儉日經托口北渡。

十二月二十九日（贛）經古坡界向芷江進犯，與謝團激戰之區，儉午由黔城附近經楠本舖羅溪田，亦向芷江竄去，體日應集芷城四岸之黃甲稱，及城南景星市一帶。

十二月三十日（卅日）與我守城之清士團圍，隔河對峙中。

十二月三十一日（世晨）匪一部約三四千，向冷水鋪竄動。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元月一日，共匪竄至臨屏縣城。

一月一日（元月東日）晚匪分向西南兩門渡河，襲擊，一部由汰洲灘進涉，一部由龍津橋衝鋒，經我謝團奮勇抵抗，匪不得過，仍隔河相持。

一月二日（冬日）匪大部經竹牛館岩田鋪雙路口竄抵便水土橋冷水鋪等處，分一股竄碧湧米貝一帶。

一月三日（江日）匪由便水分股，繼續西竄，當匪分由武陽水口西竄時，我李縱隊，改在陶縱隊右側方前進，時值嚴冬，大雪，山路崎嶇，李陶樊各縱隊行進，均不遇過滯。樊縱隊，先頭儉日方到洪江，餘部在兩路口田螺灘。

匪止

勢之線，跟進。李縱隊，同日（儉）到達其水，高樓村一帶。陶縱隊儉日抵懷化，湯縱隊感日到達花園附近，停止，迄匪部到達黔陽以西地區，本部當令劉總指揮督飭樊縱隊，迅經黔陽向芷江截剿，李縱隊向江西街托口追剿，陶縱隊取捷徑向會同堡子脚追剿，郭汝棟師向辰縣麻陽間高村岩門對芷江方面，警戒待命，樊縱隊突擊兵團，（兵力三團）翌日抵黔陽，餘部經洪江前進，卅日該團派兵一部，向大洋坳楠木岡挺進，李縱隊卅日追抵江西街錦平，陶縱隊抵團河，王家坪之線，郭汝棟師，經檣樹灣向岩門高村急進，當匪圍攻芷江城時，我劉總指揮已進抵洪江督剿，遂令防匪向西北竄，卅日電令郭師向麻陽鳳凰埔剿，令陳渠珍師由永保方面，派得力部隊兼開鳳麻，聯絡郭部堵匪北竄，令樊縱隊經黔陽檣樹灣向江口前進堵匪東北竄，令湯縱隊由花園向洪江前進，并向西南截擊之，令李縱隊由江西街，以主力經原神場古坡界，一部經羅田新店向芷江兼程追剿，令陶縱隊向竹牛舖張家店追剿，迄匪竄至便水晃縣，覓匪主力追剿，陶縱隊到達錦平堡子脚，令其由托口向碧湧米貝方面追剿，樊縱隊正經檣樹灣向芷麻堵剿，湯縱隊多日抵瓦屋塘，郭師長汝棟東抵麻陽，遂令沿辰水左岸江口至溪頭司，扼堵，陳渠珍師第一第二兩旅已抵永綏，餘部結集保靖附近堵剿，江日晝亮基師進抵竹牛舖，并派便衣隊向冷水舖挺進，支日到大關小關，冷水舖一帶，李陳兩師，同日跟進追剿，陶縱隊抵江西街，支到托口，樊縱隊先頭部隊，支日抵檣樹舖三溪舖檣樹灣一帶，湯縱隊經金屋塘向洪江轉進中，迄匪由便水未見西竄，我劉總指揮令李陶兩縱隊，仍分途尾匪追剿，樊縱隊經鳳凰拉營向銅仁省溪間堵剿，郭汝棟師出溪頭司向銅仁堵剿，陳渠珍師移駐永綏茶桐相樓向秀山松桃間截剿，湯縱隊遂令回寶慶集結待命。

一月五日（數日），陶縱隊之王師，追抵米貝，饒師追抵碧湧附近，李縱隊之章師杜旅，微申追到上坪，即與由龍溪口波州四竄之賀蕭主力遭遇，我杜旅當佔領陣地，奮勇應戰，匪向我兩翼包圍，章師比將魏胡兩團，加入作戰，此時杜旅唐團，死傷甚重，士氣仍旺，沉着應戰，李司令當率陳李兩師，跑步應援。

一月六日（魚午）向我右翼進逼之匪，在新店坪便水之線，與我李師莊旅及唐旅之一部，又接獲滋誠章師杜旅，在上坪朱屎洞大坡界一帶陣地，仍受優勢之匪，迭次猛撲，肉搏衝鋒，斃匪無算，我章師何旅率胡團，從右翼轉入，攻勢，遂段攻佔，當白茅峯螺旋坪一帶陣地，但匪兵力厚，而據地險要，不易擊破，午後匪另一部人槍數千，從左翼雪峯山高地，向我新店坪鋪水一帶陣地抄襲，企圖夾擊，經我李師唐旅一部，奮勇迎剿，激戰尤烈，魚申與

陳師一部趕到，增加作戰，四期將當面之匪，擊退，是役自發中至魚西，激戰一晝夜，斃匪及傷匪官兵約二三千，俘匪四十餘名，章師計陣亡營長一員，負傷團長一員，營長二員，連排長傷亡三十餘員，士兵傷亡九百餘名，奪獲匪槍三百餘枝，機槍一挺，駁克槍十餘枝，機俘匪供係賀鰲股匪全部，（五師計十五團）歌日拂曉，以一部由波州潛伏門樓均，對河鋪螺旅均一帶，及兩翼高山，其全部於歌午前陸續由龍溪口出發，用跑步趕到作願云，匪經上坪新店一帶被擊潰後，於魚夜一部由馬路坡向黃道司逃竄，大部仍竄見縣龍溪口一帶，我劉總指揮得報後，當令李縱隊向省溪方面尾匪猛追，陶縱隊向見縣龍溪口覓匪追剿，樊縱隊迅出鴉拉營大興塘，向南覓匪追剿，郭汝棟師因避令點驗，在麻陽漾頭司堵剿，劉總指揮處中進抵對陽向芷江前進督剿陶縱隊之王師。

一月七日，陽日分由龍溪中寨，向龍見前進，陳孔連旅為前衛，湯憲耕營長領部，為先遣營，八時進至馬驛嶺南麓，與匪遭遇，九時佔領馬驛嶺，陳旅長隨至，察知見州界及其東西各一吉米之線，被匪佔領，判斷地形不便，因命八五團一部，由我右翼伴攻，旅主力利用山路蔽蔽，向見州界分進抄襲匪之側背劉匪長軍山動作迅速，午後二時，又將沅水南岸高地一帶，佔領，匪不支乃退竄龍溪口，東南端後套內擺壩線，相持至黃昏，固守壩堡，無法接近，遂徹夜警戒。

一月八日，齊日拂曉，匪向田坪坪方面，潰竄，這一匪竄清河南岸殘餘散匪，本部旋一齊未，率乘座手牌處已參軍電令，（甲）賀鰲股匪竄抵見縣附近，經我追隊擊潰後，其主力似有向省南北嶺之模樣。（乙）我軍以陳匪於烏江以東，松桃附近之目的，茲實行部署如下，一、着劉總指揮建緒，率樊縱隊（二八師七九師九九師）李縱隊（十六師十九師六三師）郭縱隊（廿六師獨立廿四旅）仍跟蹤追剿。二、陶縱隊（十五師六二師新三十四師）即至保靖永綏秀山，迅速構築鞏固工事，封鎖線，堵匪北竄。三、郭縱隊（四七師五四師）即至后坪思南間，沿烏江堵匪西竄。四、許紹宗部，除一部即構築秀山沿河間頭堡線外，主力集結秀山附近。五、湯縱隊着在寶慶壩待命。六、鄧孔兩師，即向瀘谿集中待命。七、當經轉飭劉總指揮及各部遵照。（灰日）樊縱隊之陳師段旅，（附本團）推進大興塘，鄧師到鴉拉營，孔師到大橋江南村之線，指揮部及陳師，（缺段旅）到齊天坪，李縱隊進抵龍溪口，陳日對建汪家溪應鍋壩線上，陶縱隊灰日由龍溪口轉向保永前進，郭縱隊正向鎮仁推進，劉總指揮已進抵芷江。新時，賀鰲股匪，竄集朱家場大魚塘北岸一部。

一月十日（灰日）陷江口，一部竄抵銅仁屬謝家橋，委員長蕭西轅電令。（甲）賀蕭股匪主力，庚由田壩汪溪朱家場，有向西北竄模樣，我劉總指揮，正督隊追剿中。（乙）我軍基於慮已待參京電，部署如左，（1）樊部設旅，暫在鴉拉營堵剿，鄒孔兩師，暫在鳳凰附近待命，陳靈州師，改經麻場鳳凰與郭縱隊連絡，向酉貴剿，（2）郭指揮官，（思濟）指揮郭蔭（新八師蔭在珍）兩師，集結銅仁與樊部連絡覓匪截剿，（3）李縱隊跟匪窮追。（4）傅師（仲芳）相機開岑蒙，與李縱隊連絡追擊竄匪，俟機歸入樊縱隊。（5）樊郭李三縱隊，及傅師，概為劉總指揮，統一指揮。（6）陶郭隊由現地經松桃開保靖永綏秀山之線，設防在未到達以前，新三十四師應速構築鞏固封鎖線，防匪北竄為要。（7）獨三十四旅，即開永綏，暫歸陳師長指揮，俟機歸入郭縱隊。（8）郭縱隊迅速開沿河思南餘慶司間，沿烏江佈防截剿，置重點於思南附近。（9）許紹宗師，即構築秀山沿河開綏堡，以主力集結秀山附近，不失時機，宜迎擊北竄之匪。（10）湯縱隊集結實慶待命。（11）徐總司令所部，在湘鄂川邊區，迅速整訓，緩靖，但須集中一團以上兵力，控置百戶司，準備策應各方。其時，樊縱隊之陳師段旅（附木團）真日集結大興場，築工堵匪東竄，鄒孔兩師，在雅拉營之線，董師到官村銅仁溪，陳師（欠段旅）及指揮部，和麻陽向銅仁進。李縱隊之章李兩師，文日到朱家場一帶，向江口閭家場尾匪窮追，陳光中師在田壩坪龍溪口之線，防匪回竄。郭縱隊之二十六師，文日到銅仁。湯縱隊真日到實慶。賀蕭股匪，仍竄踞江口閭家場德旺一帶，其先頭竄到松桃屬之孟溪洞口岩山等處。樊縱隊董兩師，（缺段旅）元日即渡頭司，向銅仁西北橫進策應。李縱隊章李兩師，同日追到楊橋壩積屯一帶。郭縱隊指揮郭蔭兩部，以少數部隊，固守有銅，主力出銅仁西北，與樊縱隊連絡向西北截擊。劉總指揮由芷江向晃縣推進，匪竄到江口閭家場孟溪一帶後，原擬向思南北岸，因我軍兵力甚厚，且有烏江之險，改道西竄石阡，我劉總指揮，銜日進抵晃縣，樊縱隊鄒孔兩師，剛日到達銅仁向江口前進，朱縱隊同日派郭師朱旅長，率兵三團，先到場王，佔領陣地，向江口警戒，飭部連絡樊縱隊，向西北截剿，李縱隊之李師唐伯寅旅，寒晨向視素凱德旁之匪進剿，即與匪遭遇，我佔領楓索以北一帶高地，匪部數千，佔領洪領冲以南高地，與我對峙，匪方山勢陰峻，正面仰攻困難，激戰至酉，則匪頑抗如故，時已黃昏，一面就陣地徹夜，一面令各部向前集結，俟翌日拂曉進剿，匪匪於當晚黑夜，向閭家場逃竄，洪家冲高地，僅留殘餘少數，掩護部隊，當將擊潰。是役獲槍十餘枝，軍師同時到達太平寨，陳師到達狗牙苗堡之線，劉向視素凱德旁跟蹤追剿。

元月十二日，賀爾股匪西竄，代理貴州綏靖主任劉興，督率二十三師李必蕃部，在龍溪（貴州省餘慶縣屬）堵剿，被匪突破，匪自文日起，縱向石阡屬集縣城，一部至老紅岩，樊縱隊，（孔部兩師，取捷徑向上寨前進，段族三團由川河場經溪口挑映場向寧英西之樂賢洞前進，董陳兩師，銑日由銅仁率段族行進，向寨前進），李縱隊，八章陳李三師，因沿途難糧食米，均被匪攔劫殆盡，一日頗得旁探報給發後，仍尾匪窮追），郭縱隊，（蔣師吳團，已進佔江口，郭師全部，銑日抵場王，向江口會合蔣師吳團，向匪直剿），樊縱隊，巧抵寨英，經烏羅司向印江方面覓匪追剿，李縱隊章李兩師，巧向石家場轉進策應，郭部掃蕩聞一場之匪，向石阡攻剿，陳師在江口一帶，休養續。

一月二十一日（馬日）經涼風哨，龍溪及餘慶附近。

一月二十二日（雙日）竄集猴場，我樊李郭三縱隊，當日分由印江關家場君屯馬鞍山等處，向匪跟追。

一月二十四日（敬日）匪主力攻陷竄窰安。

一月二十五日（有日）一部經牛場到平越。

一月廿六日（有）晨，平越城陷，元月二十六日晨，匪陷平越縣城，專員兼縣長聶洗殉城，城紳劉聘驊，率雲程死難，初郭恩演部之某團，駐防馬場坪，距城僅二十里，聶洗告急，該團忽復電話尤以即夜增援，聶遂調鄉勇二千人，有槍者約二百人，餘皆戈矛守城，與匪相持一晝夜，援兵不惟久不至，反向貴陽背進，城遂陷。未刻分向馬場坪猛攻，未過，經大麻窩清水河。

一月二十八日（儉日）匪主力竄抵洗馬河虎場附近，企圖窺貴陽，一部分竄羊場，我蔣委員長駐節貴陽，匪不敢逼近。

一月二十九日（隨日）越南明河，（貴陽附近）

一月三十日（卅日），與馬場之匪竄到新鋪水田場一帶。

一月三十一日（世日），向扎佐修文及狗場場西竄。

附國府褒揚令二則

據行政院呈准軍事委員會函，貴州省第七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平越縣長聶洗，於本年一月剿匪陣亡，轉請明令

褒揚等情，專員押衛地方，力竭殉城，死事壯烈，應予明令褒揚，並交軍事委員會照中將陣亡例從優議卹，用彰激勸，爾示來茲，此令。

行政院呈據內政部呈稱，貴州平越縣士民譚德慶，劉尙衡，胡吉卿，劉民傑，劉晉封，袁星北，劉雨生等剿匪殉難，擬請予以旌表等情，轉呈明令褒揚，并飭該管地方官勒碑旌表等語，查譚德慶等捍衛鄉閭，慷慨捐軀，殊堪嘉尚，應予明令褒揚，並准行政院轉飭該管地方官勒碑旌表以昭激勸，此令。

平越殉難紳民

譚德慶，原名德慶，字雲程，廿歲貢以世襲畢業貴州武備學堂，任軍職，反正後任都勻安龍縣縣長，省府顧問，被執不屈，遇害於西門外橋頭，年六十八。

劉尙衡，原名起微，字聘卿，清癸卯貢民國衆議院議員，時任江口思南桐梓縣長，四川古蔺縣長，貴州高法院長，被執不屈，劫至西鄉梁家舖遇害，年六十三。

胡吉卿，字慶三，清己酉拔貢，反正後，歷任劍河天柱石阡等縣長，有胡青天之譽，被執不屈，擄至乾螺嶺遇害，年六十五。

劉民傑，字耀炎，尙衡長子，曾贊我復位至中將師長，兼兵工廠長，貴州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禦匪東城因傷殞命，年四十二。

劉錫侯，字晉封，清貢生，被執不屈，匪勒斃於城內宅，年七十。

張正祿，字發開，中學畢業生，任本縣教育局長，匪擄至龍里濫田灣被殺害，年四十二。

劉民蒼，字雨生，城北保長，匪擄至月山寺洞上先以刀刺，繼以火焚，死狀極慘，年四十四。

袁星北，城中保長，被擄至大麻窩，以刀刺其喉未死，又活埋之，死狀極慘，年二十四。

周傳軒，縣人丁糧徵收員，被擄於西門坡，年五十三。

吳平之，縣人會充區長，被擄於清水江，年四十一。

陳希哲，縣人任徵收員，匪擄至城隍廟剪其喉而死，年二十八。

胡銀安，縣人丁丁，被擄至下壩被剪喉死，年二十四。

蕭紹武，縣人壯丁，陣亡於東門。

羅瑞甫，縣柏秧坪人，壯丁陣亡於城內女學校門前。

王玉林，縣柏秧坪人，壯丁陣亡女校前。

徐文顯，

王守貞，縣人壯丁陣亡於南鄉鄭家山。

周寬訓，七齡小兒肄業初小匪竟殺於城內楊氏宗祠。

張錦堂，縣巴巴等人任團務多年被害在鄉年六十餘。

劉魏氏，縣人城內被匪劫持殲死於下學。

周管氏，

平越城陷，專員兼縣長沈死之，紳耆譚德順，劉尚衡，胡吉卿，劉德傑等死難，均經國府明令褒旌，邦人暨紳志悼，良足以慰忠魂也，初朱毛四竄，掠地攻城，兼而用之，却少屠殺，蕭賀初竄黔境，亦鮮殺戮，非不殺也，因前有堵擊，後有追兵，其殘忍狼毒之手段，迫不及施耳，故城居者，猶自相安慰，殆蕭賀再度犯黔，餘慶獲安，相繼陷落，噩耗傳來，初仍冀爲土匪唐大王竄擾，沈與民衆久歷戎行，位至將帥，自然知兵，事前調丁築堡，防患未然，且侍國軍駐馬場坪，萬一艱危，應援可以立至，德順尚衡吉卿相與謀曰，艱危見節義，國難顯忠貞，當此勦髮風聲之時，吾輩留身城內，以安人心，且可協助官府，萬一不自保就，願賭命耳，軍駐馬場坪者，爲郭思演之某團，距城僅二十里，通電告急時，該團尤以朝夕來援，城中雖集警壯六七百，而有槍者半，戈矛者半，堅城固守，相持一晝夜，援兵久不至，匪以三路猛撲，西城告陷，民衆隨城別命，沈仍督警巷戰，猶冀一線之援，不料軍至瀘水橋，被匪遮斷，退守吳家橋，沈在護國寺門首，猶手斃數匪，不幸中彈而仆，遂爲國犧牲，匪舍之，切其首懸之南衙，匪退二日，縣人始收沈而殯葬之，沈嘗對民傑曰，吾儕據守此點，可以屏障省垣，孤城困守，牽制股匪，不敢急犯貴陽，烏乎，智勇兼備如吾沈者，誠不多覯，奈城垣遼闊而守紳者稀，事不從心何，然沈之見危授命，雖出爾素養，然得力於紳耆譚劉胡諸君之互相策勉，有以成其志也，沈死於護國寺前，可謂得其時，得其地，與耆老同二浩氣長存，永傳不朽，抑又何悲。

附錄 馬敘倫

昔傳言，命有壽命，壽命者，正命也，有隨命，隨行爲命也，有遭命，遭命者，行正不誤，逢世賤賤，君上遭亂，辜咎下流，災禍并發，陰陽散忤，暴氣雷至，滅日動地，絕人命，沙塵襲邑，是也，於乎，若平越譚先生者，豈非得其遭命耶，何幾經於正命而卒不終於正命耶，雖然居子居易以俟命，所俟者，豈必正耶，君子居易以俟命，而不謂得其正，若先生之行，正不誤，而得遭命，則非先生之過也，何傷，先生諱氏，諱懷慶，字曰雲程，先世自湖南之寶慶，徙於貴州之平越，遂爲平越人者，七世矣，曾祖掄元，祖承忠，父有光，皆縣學生，先生生於憂患，尅苦自勵，未冠，嬰疾爲試職，學弓馬，復不自足，治文事爲縣學貢生，故其才兼文武，武職自正哨官，歷轉陞軍少校，率兵所至，除暴衛良，功勳世府，辛亥，平越克復，州人尊其德望，擁爲行政代表，遂攝知平越州事，時州賊亂，先生撫輯於殘破之餘，未及一月，全州以靖，主兵者，皆得賊數十人，欲威誦死，先生必必有脅從者，乃審情得實，殲其渠魁，餘悉全之，其政尚矜情，類若此，建國十有八年，長都勻縣，全省內政變，諸軍並起，潰師過境，實食無厭，民不堪其擾，乃治鄉兵，以保閭閻，縣內始安，吏民頌之曰，君子如怒，亂庶盪已，又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乃去縣，復識其遺愛焉，任安龍縣長，治之如都勻，卒以政令繁雜，不能申其志，謝去，歷事不滿八月，而民之愛之如都勻，立石贈彩，以示去思，及行，父老祖道，驢歌唱答，咸以爲繼國以來，官民之治，未有若此者也，先生治軍，則訓以不擾百姓，臨政，則忘宵旰，視民如傷，屏藩，則爭民之利，若捐財以設義渡，入穀以備義倉，施衣贈藥，以濟貧苦，雖及苦者，樂爲不倦，乃以二十五年一月，共產黨軍陷平越，被執不屈而死，先生生於清穆宗七年十月，年六十有八，男子四人，克讓力田，克敏貴海省政府民政廳長，克慎原任安徽祁門縣政府縣長，克勤陸軍第七軍通信所所長，先卒，於乎，先生豈行正不誤者耶，未得其詳而終於正，蓋所遭者然，夫伯夷之仁，而遭文武，且以餓死，仲尼之聖，而厄於陳蔡，顏淵履空，冉伯牛有惡疾，皆罹於正命，則先生之得遭命，何傷於先生哉，竊欲以狀諸志幽堂之石，不辭。

全賴以適命兩字爲骨，藉成實行正不誤，逢世賤賤兩句以顯譚公之行，以彰其匪之罪，末段復以聖賢爲陪襯，同，用意已足長思矣。是日，共匪迫近貴陽大小關，備貴州保安團第二營，（舊黔軍應懷忠部縮編而成立者）死守扎佐，孤軍抵抗，外無援兵，結果全軍覆沒，殲無餘孽，無一生降者，可謂壯烈矣。

二月一日 二月來日，匪攻破修文後，竄匪向鎮西渡鴨池河，潛泥溝。賀匪則向六廣竄走。李縱隊，李率兩連，東抵務州，出洗馬河，貴陽之線，向四與友軍聯絡夾擊。樊縱隊，兼陳兩師，向湖潭進發急進。郭縱隊，郭率兩連，東抵乾溪（餘慶屬）一帶，向安山羊場西迫。

二月四日 支日匪匪集黔西縣，邑人清貧生張臨軒被匪共縛執自東門綁赴西門外欲加害，而全城貧民數百人尾之，擁代其死，匪共知此人素得民心，縱之去，并探查張某何以如此得衆心，貧民曰，微張某吾等早已餓殍於道矣，蓋張臨軒周卹貧苦數十年如一日，故臨難而貧民舍死以救之，可爲矜式，故錄之，及其以北地匪，樊縱隊連進，李縱隊李率兩師，到達平越鐘山之線，陳光中向鎮遠開拔，郭縱隊郭率兩師到安山、陶縱隊王鍾兩師，遂令到達銅仁松桃之線。自

二月五日 微日起，匪仍踞黔西大定畢節各縣，打鼓新場顯兒井之地區。

二月十四日，中央軍郭縱隊擊斃，擊匪於打鼓新場，敗之。

二月十八日（巧日）我萬縣師收復大定，雖日以前，匪仍在大定以北，及川滇邊境徘徊，我劉總指揮率委座巧成筑電令，指揮樊縱隊（轄李必恭蕭劍陳安寶三師）郭縱隊，（轄郭汝棟及羅屏廣旅）李縱隊，（轄李景章張基）萬縱隊（轄萬耀煌傅仲芳兩師）郭縱隊，（轄郭夢齡裴昌會兩師）等五個縱隊聯袂窮追，匪自二月四日起，由畢節經渡邊李香，威甯開地區入滇。

編者按，以上述剿匪軍第一路軍總司令部報告概況，全文，其間有提行直書者，係得之黔方通訊，就其日序中插入記載，以省篇幅，及重複。

當其時，重慶行營，已調川軍楊森全部，許紹宗師一部，移守川南敘永高拱六屬，對匪軍第二路軍孫縱隊渡，則駐昭通堵剿。

三月九日 竄匪竄鎮雄。

三月十日 賀匪一部與中央軍萬縱隊在彭德場，楊源開，遭遇，相持一日，卒與竄匪會合，西竄。

三月二十一日 自本日起，至二十四日，孫渡萬縱隊兩軍，擊匪於威寧威寧之虎頭山一帶，匪傷亡在二千左右，其時滇軍扼守北盤江，桂軍扼守南盤江，欲將賀竄封鎖於兩盤江之間。

三月二十七日 下午四時，共匪陷縣城，縣長羅佩榮山南門遁。

三月二十八日 匪大部竄至平彝，以偽十七師團攻平彝縣，縣長周懷祖失守不還。

三月二十九日 匪向勝境關方向退去，又經亦資孔，一部竄至普安以西之舊管安。

三月三十一日 匪踞盤縣劉官屯以北地，及石勒江小猴場一帶。

四月一日 蕭匪竄抵羊場營，賀匪竄抵麻片山，先頭已到進發所。

郭縱隊司令汝棟追剿蕭賀匪，經黔入漢報告。本師自二五年一月文日抵鎮仁，與蕭師（蔣在珍）會，是時，匪已竄陷江口，其主力移向閬家場，蔣師吳團追擊，寒戰擊退，偽十七師第六團，收復江口，一月中旬以來，與幾李各縱隊協同追剿，師經江口閬家場石阡餘慶，二月魚日，抵魏安，於時匪已先後山餘慶分陷黃平魏安，直向貴陽附近之扎佐流竄，本師又向扎佐進進間，奉委座電令，以蔣師素質薄弱，不宜担任追剿，飭開遠義師兩縱隊指揮，担任綏靖，又以匪擾亂扎佐後，進陷修文，分竄六廣鴨池河西竄，已令到鎮遠之羅啓龍旅，急行歸入序列，飭師改經開陽息烽前進，隨奉委座佳成筑電令，限即日到達貴陽，以察剿匪日，陸旅抵貴陽，奉行營主任顧面諭，即就貴陽休整待命，於本縱隊編旅，亦抵鎮山。

二月（後日）一旅旅到貴陽，匪已陷黔西，并陷大定，經我萬兩縱隊追剿，流竄兒井附近徘徊，本縱隊奉命先經鎮西衛，限馬日到達黔西待命，有日羅旅亦達黔西，是時，匪在大定畢節道上，經我兩萬兩縱隊猛攻，潰匪向畢節竄擾，那萬兩部，躡追，本隊遂令於有日集結大定，以羅旅移甘肅棠，感日以所有經畢節南竄之樣，本隊全部奉令，以三月冬日到大兔場，（即納雍）隨奉令起經水城轉向威寧道上前進，其日在威寧奉委座真電令，飭向朱歪急進，於是有威寧東北財神塘之役，三月元丑，奉總指揮劉文西電令，知萬兩縱隊部在德章場與匪激戰，是時師宿高視槽，當令星夜行進，約元拂曉，可達朱歪之先頭，王旅速向六曲溝急進，師部以強行軍，在後續進，元午王旅先頭在財神塘與匪便衣隊相遇，互相射擊，遠匪約三四千人續到，當就財神塘西佔領陣地，以午後二時，與匪接觸，匪由高山向我猛射，我官兵沉斃甚多，至黃昏時，匪始不支，向九道拐退去，王旅以山形複雜，山霧甚大，不及窮追，師以薄暮趕到朱歪，探得匪佔潛伏財神塘附近，乃於寒拂曉馳抵財神塘，鞏固陣地，即派隊出擊，初匪尚頑抗，經官兵奮門激戰至午後三時，匪始向川潰竄，我軍佔領洛伐伐酒酒之線，此役匪方傷亡在百人以上，我

方傷亡十餘人，奪獲步槍一枝，手提機槍一挺，俘獲偽通信員李吉臣供稱，此股偽二軍係賀龍所部，與我相遇者，爲匪先頭偽五師，後在陣地屍中，搜獲偽五師長賀明炎，政委譚有林十一日命令（係經簡家底到以沙寨之行軍命令）李勝明炎確已回來，又謂蕭克所部在賀龍後，隔一日行進，至與國軍相遇之偽五師，原企圖經財神塘竄黑軍，因倉卒相遇，故爾變更方向，向北退去，三月卅日晨，奉委座廖成行電令，以匪大部向西南急竄，飭本縱隊向取捷徑，向水槽壩天橋回水塘之線夾剿，堵匪向東南竄等因，嗣夜師邁趕回天明水槽壩之線，號晨奉委座昨午行軍電令，飭本縱隊經威甯在滇軍孫縱隊後跟進，隨又奉號即筑馬申電令，飭督部經可渡河向宣威急進，堵匪東竄，敬日探知賀龍已向新天逃竄，當督部跟進，有日在四里船之草香河，與對岸之匪作戰，匪憑天險築工頑抗，我以機關轟擊，匪卒不退，我遂派出擊隊，衝至河岸，匪用重機槍掃射，均被阻回，及查上下游數十里，又竟無渡河點，屬農值濃霧，乃令一五四團團長王高，率輕裝兵兩營，以已刻衝過石橋，向匪仰攻，我岸復計時間向匪陣地轟擊，以掩護我部隊之進攻容易，激戰二時，將約一團之匪擊潰，王團奪得陣地，加緊工事，乃令王旅率餘隊繼進，至未刻始將四里船制高點，確實佔領，據俘匪供，蕭賀匪部主力，於感拂曉紛向豬場銀廣營竄去，在河對岸阻止我軍者，爲掩護部隊云。

昨日又有漆家槽之役，我先頭王旅附一五三團，胡團攻下篋子山峒口，匪衆約兩團，退扼漆家槽，（即肖家村包家村一帶）兩側高山頑抗，時忽大霧，至已至中不散，咫尺不辨人物，師飭部隊紮穩打，猛進至未刻，匪始不支，退大壩隔河相持，激戰又二小時，始將該匪擊潰，當晚奉委座感西行軍電示動作要領第二次，匪股如竄踞繁縣，李縱隊應進至土城上下砥聯絡孫部，待命，嗣匪所向尾追攻擊等因，是時探得賀匪大部，已陷昭縣，孫縱隊以匪向平彝轉進，本師以卅日到達土城狗場，（即圖上之上中碼）四月冬日，奉總指揮劉世成參電，以匪已屬集整，飭就現地嚴警巡探，靜待命令。

四月三日 蕭匪繞道曲靖，犯馬龍未過，犯雲益屬之松林，經神前雲南第二屆省議會議長殷季明，馬賊死之。

郭縱隊司令汝棟報告 四月江日，奉委座多實行軍電令，以肖賀股匪，已由盤縣西竄，有竄擾雲益曲靖模樣，飭本隊迅向馬場石崗一帶西進，隨即取道板壁坡，期堵要道那池西進，爾後則匪愈竄愈西。

四月四日 雲南龍主席雲，乘飛機觀察，并與綏馬龍縣長楊時芳守城有功，共匪先頭到易隆後，部在板橋，賀匪萬

殷季明馬賊死之
而馬賊死之
情爲會
會長

421-402



湯故縣長更新

餘，由露益松林到大聯坡。

四月五日 蔣委員長電令顧祝同龍雲，在黔中各縱隊，應跟蹤追剿，凡入滇各軍，均歸龍總司令統一指揮，同時發表龍雲爲滇黔剿匪軍總司令，仰各軍一體遵照勿誤，有匪克約四五千，微晨竄抵尋甸屬羊街，午後即經梁王山向祿勸方面竄去。

四月六日 肖匪陷尋甸城縣長湯更新死難，附湯縣長事略：湯君名有臣，字耕莘，後改更新，以字行，蒙陽故家子也，君少岐嶷，好爲羣兒長，儼然干城之選，及長，慨國家之多故，投筆從龍紫水段間泉軍於粵東，補段以世誼故，雅器重之，積功洊至營長，民十歸里省親，適馬關李佐青任蒙自道

尹，約縣團務，旋成穩城，雲君補充大隊附，改營長副官長等職，皆克應付裕如，十七年，今總司令龍委以副官處科長，西巡調作戰股股長，回省仍任科長，二十年調充第三旅第六團團附，繼改委曲溪縣長，三載考績最優，遷尋甸縣長，尋邑當去歲米毛殲破之餘，瘡痍滿地，君承重於休養生息，爲之修築堡壘城垣，每黎明而出，待工人至，部署略定，始回署午餐，理案牘片時，復出郭督工，日以爲常，尋人感激，僉謂二十年來無此好官，每奉功令，輒競赴郭日，勿累我父母，其得民心也如此，今年四月六日，爲赤匪捲地來，君先事已爲之備，分城防爲三區，自任其最艱者，次以委前保衛團首保某，最易守者以委常備中隊長龍某，匪至猛轟，東城陷丈餘，君率親信四人往禦，右膝負傷，從倚壁抗拒，命左右往調團兵增援，而匪集，其砌段離昌，扶之退拒於建設局長饒介石家，卒不支，遂以身殉，其甥亦死。

郭縱隊司令汝棟報告 本日奉委座魚已發電令，劉總指揮下之入滇追剿各軍，爾後行動，統向總司令請示，齊日經益馬龍易隆前進，以冀到達嵩明，進行營主任顧，總司令龍，召赴昆明，面領機宜，略有補充。
四月十二日 共匪圍攻彌次縣城，縣長周汝彥率常備隊警衛團固守，城得不陷。

四月十三日 共匪圍攻祿豐縣城，縣長李□□率兵圍死守未陷。共匪一股向鹽興逃竄。顧主任祝同由昆明飛成都。第二路軍軍息，孫縱隊渡及劉世安三旅，十二日宿富民及縣次。郭縱隊汝棟，十二日在雲南都甸一帶，李縱隊，在馬龍曲靖一帶，樊縱隊高甫，在舊益一帶。

四月十四日 滇軍安旅馳援祿豐之圍，孫渡報告魯旅到土廠，劉旅到馬街子。

第二路軍總部軍息，樊縱隊高甫部陳師，到曲靖，董師到舊益，向馬龍進，李縱隊覺部，元日到易隆馬隆之線，明日向嵩明進，郭縱隊汝棟，元日到達羊街子鼠街馬金納寶村之線，明日向富民武定進。

四月十五日 蕭匪克寶陷鹽興縣城縣長（待訪補入）

四月十六日 賀匪寶陷鹽興縣城，縣長馬故陣亡。附馬縣縣長遺像，其事續待訪。

四月十七日 蕭匪克寶陷姚安縣城。

四月十八日 賀匪寶陷祥雲縣城。滇軍魯旅長道源克復姚安城，匪向白塔街十街逃竄。

四月十九日 蕭匪陷鹽興縣城。賀匪仍踞祥雲縣。滇軍劉旅長奉令，遮匪西竄，慮鷓鴣關地形天險，乃沿汽車道前進，皓西到普棚，探悉賀匪皓晨在雲南驛，大部已到祥雲。

第二路軍總部軍息 孫縱隊渡，仍率魯安兩旅，尾追蕭匪，樊縱隊高甫，皓日率陳師段旅到富民，李旅到半個箐以西地區，本部及陳師一部，到鼠街，董師到金馬，每日向富民北進。李縱隊覺，皓西章李兩師，本日達大德莊，羅大馬街白魚村之線，明日向祿豐進。郭縱隊汝棟皓成本部郭旅部向永仁道前進。

旅尾追之，賀匪分竄寶川鳳儀，本日下午五時，陷寶川，



馬 縣 長 遺 像

全部集結元謀城，羅旅皓全部可達馬山，遂令各隊，四月二十日 蕭匪陷鹽興後，即竄孔仙橋，滇軍安旅長楊□□於城陷時遁去。

蕭賀合股

四月二十一日 蔣委員長派龍雲爲滇黔剿匪軍總司令。蕭賀兩師，合股於孔仙橋，滇軍孫殿英部，本部到雲陽，與旅到鼠場，安旅到孔仙橋，蕭旅到鹽豐，劉旅到鳳儀大理間，樊縱隊部陳師旅由者白河向羅次進，本部及陳師主力，向貓洞附近進，蕭師向九岳坪水口之綫進。李縱隊覺，率李兩師，本日建黑佐會資之綫，明日向廣通橋安進，郭縱隊汝棟，率朱旅及直屬隊連首却永仁，王旅到黑拉羅旅到得大多樂一帶，本部今晚到永仁。

四月二十二日 蔣委員長由成都飛昆明，樊縱隊南渡西電，本部及陳師，本日到沙衣舊，及以西地區，蕭師到大莊科，敬口向張興進。

四月二十四日 蔣委員長龍主席乘飛機視察大理鄧川劍川鶴慶賓川金江一帶。劉總指揮建緒由漢口飛貴陽。

郭縱隊司令汝棟報告 四月敬日，在永仁接奉軍第五隊飛機擲械，奉委座諭，在永仁着陸，接汝棟赴昆明候訓，是時，委座乘已早飛昆明，指示機宜，汝棟因飛機蔽水已晚，以有日飛昆明見，蒙面渝後，即返永，當日所得消息，匪已竄過英武關，向鶴慶麗江而西，擬在金沙江上游渡河，師奉令經仁和在大渡口河北進。

四月二十五日 蔣委員長飛回貴陽，劉總指揮人見請示。

四月二十七日 劉總指揮建緒，奉命飛滇督師，本日抵昆明，編者是時劉第一路軍總司令何公之使命，由越南赴滇，商洽追剿事宜，本日在昆明。

四月二十八日 蕭賀股匪由麗江西北之石鼓街格子附近，全部渡過金沙江，向康邊與朱徐會合。

四月二十九日 編者本日謁見龍總司令雲，龍告編者，本日接前方報告，蕭賀一股，已與朱徐徐向新股匪，在華坪一帶會合矣。第一路軍劉總指揮建緒，率李旅郭三縱隊，繼續跟追至大理麗江，共匪全部渡江後。

六月，兩粵出師，號稱抗日，中央指爲異動，電劉調回追剿各軍，而朱總徐向前賀龍蕭克等匪合股之後，安全竄過川康甘邊，後於廿五年十月，在會寧與毛澤東彭德懷合股，開慶祝大會於馬營。

郭司令汝棟報告 是時蕭賀乘已由鶴慶以西地區渡金沙江，孫縱隊奉令担任麗江鶴慶緬西一帶河防，本縱隊奉令担任華坪永仁之金沙江左岸河防，六月庚日，奉總司令龍陽丑謀電令，轉奉委座電，以兩粵發生異狀，飭即命令回黔，本隊正準備回黔，又迭奉改開兩縣，開雅安，開川康之令，於庚日以兩粵叛國，辭憤填膺，請即回黔，參加討伐，上報委座，嗣後奉侍參京電，准仍開黔，并令駐格江及黔東南各縣云云，軍長郭汝棟參謀長劉雨卿偏報。

共匪西竄記

附編丙 徐海東竄後西北各省捕記

陝甘偏在西北，剿匪軍事材料，搜集極感困難，是以西安事變後，往日剿匪機關，一切文電，均多半銷毀，而從事剿匪工作人員，風流雲散，亦無從問訊，不得已而取材於報紙，凡有關於剿匪之通訊雖殘簡斷簡，亦掇拾而入之，以補本書之缺略，言雖不詳，却對於徐海東劉子丹股匪，爲陝西北各省之情況，已可概見一斑，茲特摘記如左。

西安通訊 陝省匪患，當於民國二十二年內，關中陝南兩區，備有土匪，而無大股之赤匪，陝北方面，尤甚平靖，僅有寶龍山之積匪賈得功一股，尙不足爲患，當聞於是年先後將關中之匪首王結子，王太古擒斬，將劉子丹擊潰，匪徒已告肅清，陝省甫入平安狀態。二十三年秋，豫皖邊境之殘餘赤匪馮子華徐海東，由豫邊竄入陝南靈山之南，匪徒利用山勢，四處竄擾，至二十四年春，匪勢愈熾，先後陷南雄，擾山陽，商縣柞水鎮，安寧，陝佛坪，南鄭等縣，南邊地均遭其蹂躪，後經陝軍楊虎臣派隊追剿，以山地複雜，不易奏效，後由中央派大軍入陝，實行圍剿，楊虎臣並在藍田設行營，親自督剿，至六月初旬，匪被王以哲在商關一帶痛擊，無法立足，又因內遭水災劫，亦糧荒，徐海東率其狼狽之匪部，由長安城南出，經長安鄠縣縣界，沿途擄掠，無所不爲，竄至藍屋，被我軍前後夾擊，匪又由新口子竄入山佛坪一帶，經我趙蔣山旅跟蹤追擊，殘匪遂由江口向鳳縣竄入甘境，企圖撲我天水一帶，後適于學忠部趕剿天水南三十里之馬跑泉，予以痛擊，殘匪遂經秦安蘭州之定西一帶，殘匪現僅剩千餘人，均係狼狽已極，據八月二十八日平涼來人報，徐匪流竄數省，行經我軍迭次痛擊，始而由皖入陝今故棄其流竄年餘陝南巢穴山谷，而就平原，實係自趨末路，徐匪海東，夙稱殘悍，在陝省已受重傷，右臂已不能動彈，現匪徒多係十六七歲之無知兒童，面黃肌瘦，毫無人形，其狀不堪一擊，現約千人，向海原方面竄去，其企圖欲經寧遠，而與陝北之赤匪會股，以圖有進無退，但我馬鴻賓師與湯奎軍，在蘭東與寧邊，已取包圍形勢，殘匪西不歸蘭州，北不歸渡黃河，東不敢稍近平涼，南有蘭南之大軍駐守，殘匪必被殲於蘭東一帶，刻甘省蘭南，除徐匪千餘人外，再無賊蹤。

楊虎臣

王以哲

趙蔣山

于學忠

馬鴻賓

湯奎

，且今隴南駐有大軍，根本使匪無可立足，至陝南方面，徐匪於七月初四竄後，境內已無大股匪蹤，徐匪遺留之零星份子，經我軍搜剿，知大勢已去，無法生存，故投誠者極衆，刻鎮安一帶，尙有土共與一部份匪外，赤色已無蹤跡，蓋徐劉均係流竄性質，民衆多未被其誘惑，匪化不深，隨之西竄中，不但無民衆，土匪亦無之，良爲一良好之現象，故陝南原爲多匪之區，今一變爲太平世界，政府當局，以匪蹤已絕，乃令各縣積極辦理清鄉事宜，以清匪源，各縣均組織清鄉委員會，積極進行，陝南以後或可安枕，惟陝南各縣，山嶺叢雜，地瘠民貧，又經徐匪長時間之竄擾，本年（二十四年）六月中，復遭空前水災，地方損失，人民痛苦，已達極點，目前糧食恐慌，已極嚴重，民皆困，除中央已撥款兩萬元急賑外，當局亦已撥濟達萬元因山內交通不便，運輸困難，災區廣大，車水杯薪，無濟於事，今陝南不愁匪，而愁災荒也。

西安通訊 上月西安剿匪會議中，對清剿陝北赤匪方案，討論頗詳，並有重要決定，今陝甘寧晉綏五省各縣都，出兵聯合圍剿，惟邇來匪勢，仍頗猖獗，仍四十二師匪首楊森，賈子文等，近乘各軍換防之際，偷向渭北各縣移動，至徐海東匪首，前由鳳縣流竄入隴南時，想必係與其川匪合股無疑，乃匪竄抵兩當後，即折而北竄，攻天水，圍靜寧，一度會匪蘭州不遠，刻又聞至隴東固原涇川等縣，一般推測，徐匪或將竄陝北與劉匪聯合，亦未可知，兩匪均謀單獨發展，非至萬不得已時，決不合作，以縮其範圍，尤以徐匪爲最堪注意，至陝北匪首劉子丹，近率三千餘名，犯擾吳堡，向北擴張，與駐防之晉軍方旅，激戰頗烈，當當局聞報，即派一〇一師馬廷守旅，渡河應援，刻仍在相持中，吳堡依山靠水，周圍不及百里，地瘠民貧，民風強悍，匪對之頗爲注意，因其南臨綏清，可與匪之巢相呼應，北接葭縣米脂，可得向數縣發展，目前該縣士紳薛士璋等，以地方不寧，特聯絡鄰近縣境之護邊團民代表，具呈向各方請派兵清剿，並陳述過去官民之間，每多缺乏合作，陝北沿河各縣，近因我方用堅壁清野之策，收效甚大，惟當地人民，匪化已深，但究其原因，亦係壓迫使然，似應先期保障善份子，蓋有軍方從事剿匪以來，人民痛苦，已達極點，當此之時，若添設駐軍，一有相當保障，人民死中求活，踴躍反正者，當有十分之八九，惟招撫之法，不外辦理保甲，清查戶口，以期軍民合作，打消一切隔閡，合力肅清殘匪云。

太原通訊 陝北赤匪首劉子丹，率匪衆三四千竄擾晉西孟門鎮對岸邢家莊莊家垣一帶，經方克猷旅痛剿，雙方激戰甚烈，匪不支，向西北一帶潰竄，經陳長捷團長武兩旅，繼續由軍渡與陝軍協同進剿，河西難民，因被匪蹂躪，

續

由方旅送督四者，二百餘人，由臨汾等縣分別收容，孫楚未赴前方赴師前，特委陶岳武以臨時總指揮名義，備轄各部云。

高雙成

米脂通訊 赤匪巨魁劉子丹等，及其殘部迭被剿匪各軍痛擊，已成強弩之末，近日該匪又聽中央加調重兵剿辦，自知已成釜底遊魂，決戰再行有延殘喘，於是集結殘餘，圖作最後掙扎，日前劉匪子丹，親自糾合殘部，烏聚兩千餘衆，（內戰鬥員千餘赤衛隊千餘）槍一萬三千三百餘枝，內有輕機關槍六挺，企圖經過吳米境界，乘督軍正在渡黃河之際，先將綏宋交通破壞，再爲北進擾亂，元吉父通，以便整頓險要，頑抗督軍以來，並打通葭綏路線，援救府神匪首王兆相，以便其謀劫存，劉匪率領烏合殘匪，經過吳鳳縣界，即督軍方克敏旅接應，劉匪大遭軍剿，殘匪一股，狼狽奔突，企圖北竄之際，被井師高雙成旅駐紮延家畔之李花榮馬福兩營，偵悉，當即率部迎頭痛擊，雙方接觸後，戰鬥竟日，異常激烈，幾度肉搏，雖以生死關頭，竭力頑抗，然卒因官兵驍勇，匪勢不支，始行向南潰退，翌日，劉匪主力，潛匿於延家畔南山中，先以少數匪徒，向延家畔作攻，欲誘官軍窮追，深入，再以主力包圍，冀圖最後一逞，李營長以憤恨異常，隨即身先士卒率部隊，由匪側翼猛擊，一時殺聲大震，匪徒首尾受敵，當擊斃約五百人，負傷者百餘人，匪乃驚惶萬狀，勢極不支，即行狼狽向東南藥家院一帶逃遁，計戰二日，斃匪六百餘人，并奪獲槍步槍馬騾重甚多，刻吉正以南，均無匪蹤。

子思忠軍
紀可親
張鳳任
武昌行營
主任中
來一個
昌行營
平其土
下其居
乎其怪
西之安

西安通訊 五十一軍（子思忠）奉令調至陝西，担任剿匪，其百十三、百十四、百十八、三師及各特科軍司令部，均於六月下旬，陸續到達西安，該軍長兼川陝甘邊剿匪司令子思忠氏，於七月四日，由漢抵陝，原擬即日西進，不意霖雨多日，豐渭決口，道途浸水，橋樑相斷，輾轉未能成行，現在各部隊，始陸續開拔，分赴陝甘兩省防地，川陝甘邊剿匪總司令部，近經組織就緒，于氏於七月十六日，即在西安旅次就職，五十一軍各師，到西安後，分駐四郊，將十里舖等處，一律嚴密巡邏連日大雨淋漓，衣被均濕，未嘗借宿一間民舍，士兵隨守紀律，與其他各友軍，亦頗能相安，當開拔之時，于氏向士兵訓話，諄諄以嚴格守紀律，愛護民衆，維持軍譽爲誡，因此值大雨之後，道路亦崎嶇不平，西向必經之途，尚未有能行駛車輛者，各隊出發士兵官長，均係步行，冒暑長征，困苦可憐，武昌行營主任張鳳飛抵西安，召集各軍長官會商剿匪事宜，于氏俟張抵部，本人即率部到防地，尙需十天左右云。

西安通訊 陝北剿匪軍，本以以來，已極大的進展，我軍已開始動作，赤匪劉子丹等，乃楊森，上月經

隨談錄

高杜滋

楊欽成

老烟文

榆海東劉
子丹合股
於陝北保

我軍前進，向南移動，我軍事當局已早有準備，當調關麟徵入陝，北上追剿，因情於我軍北上，即不敢南向，停止於中部以北地區，後當局以陝南赤匪，已肅清，遂調王以哲所部，由省經涇陽三原北開，自至軍北開，先肅清涇陽淳化栒邑各縣之零星赤匪，大軍隨即北進，於本月中旬，先後抵膚施城，被匪包圍之膚施城，遂解圍，城內原有高桂滋部，榮督，協同民團禦守，幸未陷，解圍後，城內軍民，以困苦不堪，省府特發千元，辦理急賑，並撥千元嘉獎守城官兵，并令地方辦理善後，王以哲復赴前方督剿，觀察地方情形，次日並收復甘泉縣城，殘匪均被擊潰，我軍正搜剿匪並積極向北推進，同時營軍由孫楚統率，所部由軍渡過河，向匪推進，夾擊之勢已成，匪內部已起絕大之恐慌，匪勢大挫，日前竄擾韓部之匪，亦被馮欽哉部擊潰，至徐海東由隴南入關東，上月既及本月初，被我周鴻賓主剿文等部，包圍痛剿，匪部已受重創，本月四日，徐匪到建板橋鎮，被我步砲夾擊，匪不支北潰，當場斃匪，偽政府主席吳煥先一名，偽二〇二團長一名，營長一名，匪兵一百十八名，受傷百餘，俘匪三十餘名，奪獲機關槍十枝，步槍及軍用品甚多，匪僅剩百餘名，竄至古城與合水一帶，復被騎兵追擊，均被包圍，激戰一日，徐匪率匪數十名，騎白馬一匹，僅以身免，現逃至陝北保安縣山中，已無新勢力，隨軍殘匪，經此次痛剿，已整個解決，現搜獲之匪約數百，均解至西縣緝司令部，及第三區行政專員公署，暫時收留，並加以訓練，匪徒均係青年之兒童，與婦女，多係豫鄂皖等省，徐匪經此重創，本大除逃命於陝北，依附劉子丹外，已無自立成股之可能。

緝獲通訊 陝北赤匪主力，原以清澗安定之間為根據地，延川延長綏德吳堡等為出沒游擾之所，至本神米脂等，不過為匪中之一二支隊，及匪兵不時出而騷動之區而已，日前赤匪集合首領劉子丹，謝子常，楊麟等於安定屬之手家河，開某項重要會議，對於擴大匪區，似有絕大企圖，事後匪首劉子丹率領偽二十七軍一部，由安定擾三邊，匪首楊麟率領偽四十二師，由延川擾陝北關中交界之韓城等處，劉子丹設匪竄入三邊之靖邊境內，與八十六師駐軍某部相遇，經詳密偵察，匪仍退回安定間，楊麟設匪竄至韓界時，與四十二師某部相遇，據漢人談，是役因連日大雨，與四十二師遇，被擊斃匪約四百餘人，復竄長延間，七月十三日，匪忽發現於綏德西川之三壩，約六千餘人，槍械三千餘，並有輜糧，將駐軍劉世總營重重包圍，並用力向劉營駐守之山寨，數次猛撲，所幸營長曹學所部，從前應戰，時屋先後擊退，當夜戰况激烈，幸第二日，經八十四師艾隊長率領某團兩營趕到，並有空軍相助，匪受重創，將向安定之巢穴竄，後聞逃匪云此次匪來係劉子丹楊麟等率領，計匪四十八師，八十六師，共五團

如此國軍
實在丟人

及義勇隊特務隊游擊隊未斷隊，轉匪行動，頗有詭謀，其後竄至渭河之老君殿時，又被八十四師騎兵張營擊，獲糧甚多，並獲匪團防文件，現聞該匪仍集中力量，有再攻宜陵之勢，十七日匪之主力部隊，又在渭河之老君殿高家塔發難，有三千餘人，槍械齊全，爲匪部精華，經騎兵張營沉着應戰，未得過後，由艾團督率袁團兩營，又來助戰，猛力攻擊，匪勢不支，紛紛向華山寺一帶潰退，二十一日據前方駐軍電稱，匪之主力，已集中於于家溝一帶，牠有別備陰謀，幸我方步步緊迫，不使匪徒稍有休息，現雖當夏令，暫紆帳成，政府若能即早增兵，入陝討賊，則匪患雖重，當不難戡平也。

西安通訊：陝南方面，徐匪海東，於七月中旬率匪三千餘衆，由南鎮鎮梓等縣，突圍而出，是役追擊徐匪之警備第一旅唐嗣桐，有兩團覆沒，唐旅長被俘，終以身殉，其後匪部即進襲田出終南山口，竄長安縣境之引駕週鎮。翌日，燒殺甚慘，另有一股由上午口竄出，兩地距省城約四五十里之譜，以故人心惶惶不安，鄉民來城避難者甚衆，旋經署派得力部隊止殺，匪始沿山竄至鄠縣整屋一帶，又被各部隊跟踪追剿，匪又由勞峪口，回竄入山，最近據前方報告，已竄至佛坪華陽等地，與彼處潛伏土共，聯合，駐軍正防範包圍中，陝北方面，當無重大變動，膚施近較吃緊，四鄉匪化甚深，孤軍守城，極爲可慮，若再無增援部隊，恐難長此支持，保安駐軍張團，近亦向安邊及寧塞等地撤退，是役該地匪勢，近又嚴重，此外又聞劉子丹匪，有進犯渭河城全圖，八十師駐守部隊，已防範中，吾軍已沿渭河集中一團，必要時，立可渡河。

綏德通訊：陝北赤匪，自上月間聞政府增派國軍入陝討剿，即將各處匪股，化整爲零，匪首楊森楊順等，則在延川一帶集中，盤踞，劉子丹高剛等率匪五六千之衆，沿安定清澗延川等處，由東西竄達黃河沿岸，企圖堵截國軍渡河，高剛部竄吳堡綏德東吳堡宋家川之呼兒塢一帶要道，一處破壞，仍沿黃河繼續前進未脂渡縣東境，於上月下旬，竄至綏德境內，將綏德至米脂境內之匪，約三千餘衆，猛撲綏德交界之古鎮，駐軍沉着抵禦，由米脂縣派、調往援軍，極力攔阻，匪始潰退，又經督軍堵擊，復由綏德南竄，向清澗延川兩縣潰退，現督軍已有三團渡河，一部正在趕修宋家川往西一帶道路，一部則在綏德東吳堡西之間剿殲殘匪，至劉子丹匪在上月中旬竄抵沿河一帶後，轉向南竄，直奔膚施境內，另聞徐海東匪，已由關南北竄，至陝甘邊境之慶陽六盤山等處，並聞劉子丹匪之南竄，與高剛之繼續南竄，似與徐海東匪，頗有響應，更有合股會竄之意，如此則陝甘赤匪集中一處，易於剿剿，且

兩部隊，已經入陝者，除前漢軍三團，已渡河，寧夏馬鴻逵部，已於上月底開抵三邊，甘肅馬鴻賓部，亦有二部已入陝北，及王以哲部，朱紹良部，現聞亦在積極向陝北推進中，如此四省聯剿，已將實現矣。

太原通訊 陝北剿匪軍事，自實施圍剿以來，進展甚速，因糧不支，自行督主任張學良抵陝佈置後，又迭獲勝利，並經偵察結果，知匪根據地，大部在寧梁堡，其屯糧處，則米脂縣境之王家畔一帶，欲早剿滅匪衆，以上列各處爲目標，積極進攻，張主任已將此項意見，函告劉匪各方面商定，但必須墮空兩軍並進，方能事半功倍，至劉千丹率匪西竄，在會定河一帶，被劉匪軍八十四師高桂滋部堵截殺戮，匪傷亡甚重，劉匪西竄企圖，與徐匪海東取得連絡計劃，已擊破，刻下南有王以哲部，由膚向向北急進追剿，北有井岳秀部隊堵擊，東有晉軍追剿，匪已困入重圍，劉匪因勢東，徐匪因勢西，匪部糧食大起恐慌，如最近期內，匪無其他變化，更不難一鼓殲滅，陝北赤匪，至此已成困獸，再陝北總指揮部孫楚，自到建柳林後，指揮各旅，督剿散佈吳堡與綏德間匪衆，近極勝利，匪已化整爲零，向西北大柳河一帶潰竄，刻陝北米脂吳堡清澗綏德一帶，已爲我軍擴展之地，據匪係方面談，宋家川至綏德間，連日我方軍事極爲迅速，八十四師及孫總指揮，由柳次帶往之賊車汽車，共三十餘輛，在運輸中，在河東岸者，雖柳林以至軍渡，係我軍運輸，應用軍在河西，由宋家川至綏德者，經由八十四師及我軍方擊破，馬延壽等旅，軍運中，其軍運除軍械外，多係糧食，供給劉匪軍之用。

太原通訊 晉陝兩省，僅有一河之隔，交通方面，向稱便利，惟自陝北赤匪滋擾以來，各方實行進剿，陝晉交通，幾已斷絕，以致對於匪情，知者甚少，而匪區人民生活，更爲外間所難知到，茲有某君由陝北匪區，冒險回晉，並將其匪區所見情形，詳述如下，俾外間對於匪區稍爲明瞭而已，據云，其匪之手段，就是破壞，將各村鎮，無不一洗而空，掠利之機，不問人民如何，一走了事，一般困苦民衆，慘夢想其匪一來，吃飯問題，即可解決，及見其匪殺人放火搶奪，又聞之喪胆，地方之強壯者，均被匪爲青年軍，敢死軍，老弱婦女，則編爲糧食隊，洗衣隊，青年軍等，如稍觸犯，立即身首異處，若在匪區附近，亦是進退兩難，其匪一至，即將任其指揮，知不遵從，即殺個雞犬不留，人民在朝不保夕的環境中，多半坐以待斃，所以米脂至宋家川一路，十分之二三農田中，見有禾稼外，餘均野草遍地，滿目荒涼，其最殘忍者，爲延川縣，被匪攻破後，大搶七日夜，奪淫殺害，任意擄爲，行政人員，知識份子，無一倖免，縣長被匪所擄，竟被割成肉條，遍懸各街，現在匪區之內，農不能耕，商

不殺市，人民不得安居，路無人行，屋無人住，村不成村，縣不成縣，人民生活，亦不成生活。

歸化通訊 綏防會議，二十三日開第一次會議，傅作義以次各團長，四子旗落王，及張欽藩等三十餘人，均出席，傅講演，首謂共匪因開闢一區一策失敗，故打通國際路線，策略如此，則綏遠首當其衝，組織此會，係為集中防共力量，使軍政各機關及人民，通力合作防共，鞏固共匪以麻醉人民為手段，綏省土地問題，民衆負擔，亦漸減輕，給予共黨之機會不多，只要生活安定，即不易麻醉，末謂綏省情形，欲使共黨客觀條件不完備，惟有要求官吏，絕對的清廉，鄉村攤款公道，金融活動，高利貸取消，奸人組織起來，及官吏能保護良善，抑制強豪，望大家一致向此方面努力。

靈遠通訊 陝西共匪，近來逐漸迫近綏境，綏西防務，驟覺吃緊，伊克昭盟，更為共匪竄擾必經之路，綏省當局，刻因伊盟副盟長杭錦旗扎薩克阿王，共定蒙漢聯防辦法，綏省政府主席傅作義，並電召駐包頭之第七十師長王增國來綏，會商防匪步驟，軍事方面，因伊盟鄂托克旗，與陝西三邊一帶接壤，共匪最近既有竄擾模樣，萬一成爲事實，則必由鄂旗入口，阿王主張在鄂旗駐紮重兵，本日榆林行政專員毛積賓電傅作義稱，陝北共匪刻有竄擾形勢，亦請在鄂旗新台地方，駐軍扼守，王增國二十四日返包頭，即將派所部，馳赴鄂旗，駐守伊盟，鄂旗大約尚有數百騎兵，調動甚易，地理熟悉，足以防匪，恐不能作主力戰，傅作義王增國兩部，必須開赴蒙旗協助，同時並須對各旗接濟械彈，然後蒙漢聯防，當可奏效，軍事方面，近聞亦頗吃緊，偵察綏西沿河一帶，有山寧夏逃往之人民，恐慌情形可見，綏省防共一切，秉承山西九公政治，一分軍事，已成定案，特對政治之改奪，特別注意，本日在綏成立綏遠防共會議，在包頭亦設一綏西防共會議，由傅作義王增國分別負責主持，防共會議，係由軍政負責，及地方士紳，共同組織，此種組織，以集中全省人民，及政府力量，協同防止共匪爲標的，同時即辦理防共之策劃機關，防共會議委員十一人，主席傅作義，委員各廳長，第廿五軍參謀長陳炳謙，憲兵司令張家貽，伊盟副盟長阿王，土默特盟王榮，此兩會成立後，對政治上澈底洗刷一切不平等事項，額外負擔，諸凡苛捐，均將設法爲之掃除，不久傅主席將調各縣縣長督省，將各縣防匪，有所指示，太原綏靖主任閻錫山，提出土地公有問題後，綏省對此亦甚注意，不過土地問題，在綏省並不十分嚴重，因綏地廣人稀，各縣大都爲自耕農，佃農甚少，河套五原綏河一帶，與其他各縣不同，歷來有大地主，貧富懸殊甚巨，綏遠土地之成問題，目較爲嚴重者，僅河套一區域，綏

省府對此特設一政務研究委員會，已聘經入張欽爲委員長，不久此會即正式成立，將專門研究河套土地問題，附山西開闢山地村公有主張案。

太原通訊 陝北共匪猖獗，晉西防務緊急，閻主任錫山，爲擬根本防共辦法，及現在防共有效辦法起見，由該省兩署，防共聯絡會議，召集河曲、保德、興縣、臨縣、離石、方山、中陽、石樓、永和、大寧、吉縣、鄉寧、河津、偏關、臨縣、蒲縣、絳縣、五寨、神池、平魯等二十一縣，防共區域內各縣長開會，茲將議決案錄如次。

(甲)根本防共辦法 發行村公債，將土地收歸村公有，實行耕者有其田，以補土地私有共產黨飛機造亂之空虛，請中央核准後施行案，(此案開呈國府有案，本編不贅)。

(乙)現在防共有效辦法 一、擬定縣村經濟合理負擔辦法案，二、消除民間不平案，三、組織好人團，制裁壞人辦法案，四、推廣整理各縣新民工廠案，五、管理佃租土地辦法案，六、規定以政治力量，限制高利貸辦法案，七、應使富人覺悟，農工覺悟，游民覺悟案，八、痛改不仁之政治，并嚴定懲處辦法案，九、責成各縣小學教員，負責宣傳，並協助防共案，十、分配人民工作，以減少失業，實行整理模範建設鄉村案，十一、關於整理警察案，十二、清理警餉積欠案，十三、省府實行合署辦公，及縣府改局爲科案，十四、縣長兼第一區長之困難，應如何解決案，十五、沿河各縣代購駐軍給發辦法案，十六、原缺，十七、各縣所獲共匪嫌疑，解省辦法案，十八、修築河曲至三岔汽車路案，十九、各縣司法經費不足，如何統籌案，二十、取締河津以南私船，並將榮河劃入防區分渡案，二十一、文武官署，辦理公事，對呈報人，應守秘密，應隱其名案，二十二、剿匪區道路，應由駐軍與民夫修築，對佔用民地，應先免勘案，二十三、各縣區卡，安設電話，所帶電報，請由省地方補助或借給案，二十四、辦理防共保衛團案，二十五、防共時期，如遇緊急需款事件，應如何處理案，二十六、村長訂爲有給職，年支車馬費五七十元，以資獎勵，而專責成案，二十七、沿河各要隘，必要時建築砲臺案，二十八、沿河零星莊村，必要時籌設集中居住案，二十九、各縣派員下鄉，辦理防共保衛團事務，所需旅費，可否由地方款開支案，三十、沿河一十縣各防保衛團，及冬防警察，均與防共保衛團理案，三十一、各縣財政局，對於保衛團服裝，及開辦經費，無款可發時，應如何辦理案，三十二、縣長及駐軍，與防共保衛團，責任劃分規定案，三十三、防共區內，各縣聯防籌備大綱，應計關於根本防共辦法者一案，現在防共有效辦法三十三條，均就地方情形，詳密研究討論，並經各機關

負責人員，分別審議，復經大會決定。

太原通訊 好人團裁制壞人，查共產黨提倡階級鬥爭，集合無黨派，向有階級進取，吾人應不分階級，分好壞，集合好人，裁制壞人，擬就裁制好人團，制壞人辦法。

(一)政治標準，(1)有正當職業，(2)主張公道，(3)品行端正，(4)熱心公益，(5)無不良嗜好，(6)無犯罪行為，(說明)具備以上條件者，無論從事何項職業，不分貧富，均得入會，依手續加入組織，不合以上條件者，不准加入。

(二)組織目標，(1)打倒違法失職的壞官吏，(2)打倒佔便宜，不說理的劣紳士棍，(3)打倒辦公營私，欺壓人民的一切敗類，(4)主張公道，保障良善，消除民間不平事，(5)防止共產黨徒，欺騙方法，與擾亂行為，(6)勸導無業游民及流痞，改邪歸正，(7)宣傳物產證券，使人民之貨物，能變成流通貨幣，以減少民間利息負擔，增加生產，(8)提倡勞動為人生義務的精神，分配人民工作，保障人民生活，(9)提倡土地公有之制，(10)實行民衆軍事化，建設社會與安寧，(11)提倡國術與各種健身運動，(12)秩序與贊助地方一切興利除弊事項。

(三)組織方法，(1)團體採用民主集權制，以期行或統一與迅速，(2)幹部份子，須受嚴加訓練，其資格，方能充任，(3)各縣幹部，由省指派，村幹部，由縣指派，(4)鄉村黨組織的基本單位，縣為中間組織，統一於省指揮監察之下，(說明)過去組織，須裁為趨黨黨專制，分黨又無黨派爭執，所以採民主集權制，期負責有人，且不至貳斷專制。

(四)制裁方法，(1)嚴格分清好人壞人的標準，與系統統一規定，考查制裁等方法，以免混淆，(2)發覺壞人行爲，須公開其事實，不能隱瞞，(3)對告宣傳運動各項方法，均得分別輕重壞人，(4)以政治力量，法定組織，以合法之組織執行制裁，(說明)不能嚴加格外分清好人壞人的標準，怕引起情與憤氣，事實不加證明，容易誤判，組織非政治指導，易出毛病，制裁不定系統與標準，亦恐流弊發生。

閻錫山對此問題，諒諒明話，謂此關係甚大，行之得法，可收舉直錯枉之效，行之不得法，可致壞人假借，擾亂社會秩序。消除閥閥不平，查社會上最大惡習，莫過於有權而無公道，弱者愈弱，橫者愈橫，好人終被壞人欺

共國四章記
太原通訊

，壞人因此毫無忌憚，此實為共產黨人所乘之一大空隙，茲欲挽救此弊，謹擬定消除民間不平辦法如左。

(甲)不平事項，一、官吏不主張公道，徇情偏袒，對其家屬強暴，好佔便宜行為，於任不理，一、官吏濫用職權，或貪贓枉法，致人民之權利以受損害，一、官吏濫理地方及人民事務，頑固敷衍，或矜才使氣，致使人民蒙受冤屈，一、官吏勾結劣紳土棍，顛倒是非，一、官吏放縱匪犯，致再殃民，一、官吏對於所屬員役之失職違法，庇護縱容，一、官吏以客觀劇，仗勢欺人，為非作歹，一、在本籍担任公務人員，藉職務上之機會，為自己或他人，規避攤款，一、霸佔他人妻女，一、家資殷實，藉此傾陷騙人，一、現任官吏之家屬，在本籍作威作福，一、劣紳土棍，不納錢糧，違抗攤款，一、大戶欺凌小戶，一、貪斷鄉曲，欺壓平民，一、密手虐待密工，一、劣紳開設賭場，也要脅官吏為不公平之處分，一、劣紳橫徵營私，盤據機關，侵蝕公款。

(乙)消除辦法，一、勸考在，縣政府切實負責，主張公道，一、省政府切實督促縣長，主張公道，并保護之，一、視察員對於各縣不平事項，考查要勤，報告要公，縣長不主張公道，縣長受懲罰，視察員報告不公平真確，視察員受懲罰，一、各種不平事項，應破除情面，不畏強禦，依法處辦，如縣長遇有困難情形，或希望扶助辦法，應向主管長官，密請證明。

(丙)紳士標準，一、主張公道，熱心縣村公事，一、扶弱抑強，排難解紛。以上通訊完。

北平電訊 第八十四師師長高貴滋，卅日晚到平，向軍分會報告陝北剿匪情形，高會同記者詳談，匪軍狀況，茲分述如後。

(一)匪之組織，盤踞陝北者，為紅軍二十六軍，其確實人數，究有若干，現無從統計，但知其槍枝，不過萬餘，而可用之好槍，則七千左右，匪軍軍長劉子丹，轄三師，其番號完全與我方相同，如本人所部為八十四師，彼亦號八十四師，其偽師長，職，係劉自兼，井師長岳秀所部為八十六師，彼亦名八十六師，偽師長為楊洪，馮欽哉所轄四十二師，而被亦有四十二師何樣番號，偽師長為楊森，此三師為匪主力部隊，其下尚有十四個游擊隊，此外甚多小組，如赤衛隊等，則甚多，匪軍現完全佔領者，有五縣城，為延川，延長，保安，安塞，安定等，靖邊一度陷落，已收復。

(二)剿匪情形，所部自去歲開到陝北，接防担任剿匪後，與匪大小戰，不下百餘次，其後因擾亂綏遠之楊嶽小

匪部，^(一)陝境，本人抽兵前往堵剿，同時馮欽哉部，又調至陝南緝捕，以防範徐海東，官軍之力量薄弱，匪軍之防地乃愈擴大，當時曾被佔有十縣之地，防線延長，交通不便，如是則匪，更爲不易，現在陝北狀況，正與民國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似。

(三)西安會議，正式會議，只開一次，無若何具體決定，各將領除陳述意見，希中央更從政治方面，加緊工作，以補軍事之不足，一切主張，由張學良向蔣委員長報告，并指示辦法。

西安通訊 陝北赤匪主力，集結延安延長一帶後，由關東被擊潰之徐匪海東，亦經保安鄧縣，而竄至延長，與原在陝北之劉子丹合股，陝北匪勢，至此又形成一新形勢，據二十七日綏德來電，徐海東股匪，竄入陝北，與劉子丹聯合股後，匪主力已移竄延川縣屬永坪鎮一帶，徐匪由關東竄陝北，沿途經官軍截擊，損失奇重，匪已形成不伍，計全部約二千餘人，多疲勞之衆，戰鬥力已減，徐匪於九月二十四日，竄抵延長之石油溝地方，與劉子丹會晤，對我軍之圍剿，大軍分途壓迫，亟謀應付辦法，對於逃竄之計劃，似已有決定，近日距永坪鎮附近百里內之石咀驛，榆家灣等處，時有赤匪向民間搶掠，徵收糧食，形勢頗爲緊張，劉匪在陝北主力，向雖偵知，今忽集永坪鎮，日徵糧食，必有向縣逃竄之企圖，近匪一部會同清湖竄擾，當被我清湖駐軍擊退，一股由安塞向三邊，一帶竄擾，復經我軍由清湖繞安塞以西堵擊，匪復回竄安塞，許蔡匪之企圖，似已打消東南西三方面逃竄計劃，而向北京，欲由安塞經保安邊境，沿山竄往三邊，(按即靖邊，定邊，安邊)，賊長城各口而入察地，刻匪主力，亦延長延川安塞清湖一帶，我軍事當局，根據匪之動向，已有嚴密之布置，期在陝北之匪區，而就地殲滅之，絕不使其流竄任何方面，自^(二)蔣軍，將肅清各縣之殘匪肅清後，即繼續北進，向延川之匪主力進迫，一部開抵洛川，與陝軍馮欽哉部，協防澄城一帶，以阻匪之南竄，晉軍由^(三)韓城，月來已大部西渡黃河，并嚴密封鎖黃河各渡口，以防其竄入晉境，北方我軍非岳秀，高桂滋，及甯軍一部，除防守各城鎮外，並封鎖長城各口，以阻匪之北竄，^(四)張井高兩師，已與甯軍及綏遠駐紮地之傅作義，王增兩部，取得聯絡，赤匪如北竄，我軍必根本殲滅云云。

共匪西竄記

附編丁 贛閩浙皖共匪餘孽略記

南昌通訊 贛匪主力，爲偽一三五八九各軍團，於上年十一月上旬西竄後，殘留贛省者，約有三萬餘人，槍一萬六千餘枝，由匪首項軍陳毅等，在贛南組織偽中央辦事處，爲中央區，負責指揮一切。北路剿匪總司令部，於上年十二月上旬，奉命改組，成立駐贛綏靖公署，繼續担任贛省綏靖工作，督率駐贛各部隊，劃爲八個綏靖區，各配相當兵力，積極從事剿辦，經各官兵奮勇努力，清剿方面，成績頗佳，自上年十二月起，至本年三月底止，業將重要股匪，如贛南偽中央軍區之偽二十四師，及會山部，各獨立隊，贛東北之方志敏部，及第卅四師，匪之主力，消滅殆盡，現在散匪各處之較大股匪，僅湘鄂贛邊區之徐彥剛股，及贛閩邊境之爲十，十二，十七，十八，十九，各團，連同各地零星殘匪，總計尚有萬餘人，槍約八九千枝，預計本年底，定可全部肅清，茲將四個月中清剿情形，分述如次。

贛南方面

(甲) 贛都，會昌，尋鄔線，四南地區，經我預備軍各師，及余漢謀部會剿後，已將偽中央軍區，第二十四師及獨立團游擊隊等，槍匪約六七千人，於二月二十八日起，至三月七日止，悉數擊潰，該匪四散竄匿，各部隊除第八師擊斃偽中央委員，兼中央軍區政治主任賀昌，偽二十四師政務楊英，及偽中央軍區秘書長賈桂寒外，計俘獲偽中央政府秘書長朱紅色中華報主筆謝然之，團長李集斌，贛南軍區財政部長趙雲龍，游擊司令李希訓等，以下匪首共三千餘，長短槍一千三百餘枝，輕重機槍二十九挺，手槍二十四枝，余漢謀部，亦俘獲偽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劉伯堅等，以下匪首共約二千餘名，長短槍一千一百餘支，輕重機槍十餘挺，無線電機一架，該地區內零星散匪，刻當在繼續搜剿中。

(乙) 興國古龍岡以北地區，經贛南縱隊，於二月十五日起，開始剿辦，迄向社棧剿至三月六日止，已將

僞獨立十三團，及各獨立游擊隊，次第斬擒殆盡，除擊斃不計外，共俘獲僞中央江西委兼鄱陽縣主席謝先寬，僞中央江西委兼公略縣特委書記謝名仁，僞十三團長陳世明，僞公略縣游擊司令徐捷江，及僞營連長各級政委主席等以下匪官兵一千二百餘名，長短槍八百餘支，輕重機關槍六挺，無線電機一架，該匪在興古線以北地區，不能立足，乃由僞江西省蘇區副主席曾山，率僞獨一獨二兩團，人約千餘，槍約九百枝，於三月八日，冒死奔突北竄。經我各部隊分途追剿，截至三月底止，先後在水豐以南之富田，學士橋，古縣，丁毛山水豐以北之流源，馬埠，擊斃五百餘，奪獲馬步槍四百餘枝，輕重機關槍十六挺，手槍十三枝，殘匪百餘，四散竄匿，匪首曾山，化裝潛逃，刻正分區追剿中。

(四) 雲南瑞金會昌中間地區，經駐軍搜剿，除僞中央衛生部醫院總管理局長兼政委朱非紫，被我擊斃外，計俘僞醫院院長等以下雜匪三千三百餘名，內傷兵病三分之一，奪獲步槍三百餘枝，三月六日，經我第十師在瑞金西二十里之海坑，掘獲電話總機十餘架，桌機一百一十餘架，三月九日在瑞金西北約四十里岡田圩附近，掘獲步槍八十枝，輕重機關槍二十餘挺，迫砲十餘門，刺刀七百餘把，又在南約十餘里龍山附近，掘獲造幣用鋸機，軋皮機，塊印花機各一部，迫擊砲三十餘門，迫砲坐板一百二十四具，在岡田圩西北十餘里高坡附近，搜獲僞中央圖書館書籍二十三箱，又銅塊銅塊彈壳，共二百餘担。

在贛南方面，以僞中央軍區之二十四師，及贛南軍區之僞十三團，為國方兼幹實力，此股撲滅後，大患已除，其他殘餘零匪，短期間定可掃清。

東北方面

方匪志敏，盤踞贛東北，及浙贛皖三省邊境一帶，已有七八年之久，上年十月間，僞七軍團等匪維州部，復由贛南竄入贛東北，橫半德英一帶，與方匪部會合，聲勢浩大，並將所有匪衆，改編為七軍團，統轄僞十九二十二二十一三師，統計人在八千以上，長短槍約三千餘枝，機關槍五十餘挺，本年一月，經我追剿部隊，第四十九師伍誠仁部，第二十一旅李文斌部，及補充第一旅王耀武部，由俞濟時統率，討該匪跟蹤窮追，及我趙觀海部各部隊，四面搜剿，自一月五日起，至二十一日止，先後將開化玉山一帶地區，將該匪擊潰消滅，除擊斃不計外，計俘獲匪五千餘名，槍二千餘枝，無線電一架，重慶匪首，無一漏網，僞七軍團長蔣維洲，二十師師長王裔之，均在戰鬥中擊斃，

余以不知
其真面目
故以他
說以三民
主義爲說

偽國偽軍區主席方志敏，偽十軍團長劉瑞西，偽二十一師師長胡天陶，新任十九師師長王增，偽保衛局長周華，政委李述彬，參謀長陳士明，喬信等，於一月廿八九日，在德興邊境之懷玉山玉邪峯附近，先後就擒，現均在押。

贛西方面 贛西萍鄉宜春安福一帶交界之武功山，南贛山一帶，偽湘鄂軍匪首陳洪澤，率領偽獨三獨五兩團，槍約七、八百，經贛司令官道源，於本年一月開始進剿至三月中旬止，先後在萍鄉蓮花境內，斃匪二百餘，俘匪四百餘，獲槍三百餘枝，機槍五挺，無線電機一架。餘匪現已西竄湘境攸縣邊境一帶，現已派隊越境追剿，並電請湖南何主席，派隊堵截，肅清之期，當在不遠。

西北方面 徐匪彥剛部，人約三千餘，槍約二千餘枝，盤踞湘鄂邊境一帶，歷時已久，本年一月，因該部部隊他調，兵力單薄，匪勢復猖，經署於二月上旬，增調部隊，馳往鄂南，參加進剿，該匪不能立足，乃於三月十八日，竄至湘屬平江，迄今三月中旬，竄至銅修一帶，刻已由譚陳兩司令，分別抽調部隊，跟蹤追剿，合圍已成，不難消滅。

邊境方面 偽贛軍區所屬之十二，十七，十八，十九各團，及黃立賢股。來往流竄於石城瑞金線以東，寧化及閩北各縣地區，經署刻正計劃，與閩省綏靖部隊，協同會剿中，惟黃立賢股，自偽國北軍區司令李德勝投誠後，已將其偽司令部電台，醫院，及一切組織，根本消滅，內部已搖動，近據黃立賢股，經我各部隊會剿，無路可走，復令封鎖，給養斷絕，在黃陂縣南楓堂附近，沿途遍插竹簽，意圖投誠，並將肉票十餘人，一律釋放，表示決心，日內即率向浦城劉軍長處投誠，總計該名偽匪實力，此四個月來，經我綏靖部隊，迭次清剿，消滅人數約一萬二千餘，繳獲槍枝八千餘，至捕獲匪所窖藏之步槍千餘枝，機槍二百餘挺，尚不在內，刻下贛南及贛東北兩方面，以已告肅清，贛西贛西北，及贛閩邊境，亦正在積極清剿中，至殘匪現有實力，統計人數約一萬二三千，槍八千餘枝，與去年十二月初相較，實已消滅一半以上，預料本年五月，可以肅清。

閩贛匪首一調打盤 贛省與閩省廈門南昌上海福州各方電訊，彙志如左，匪秋白，項英，在閩贛被捕之原因，因匪朱毛不合，未贖西竄，留守瑞金指揮散匪。

廈門十日電 保安十四團團長鍾和奎，在上杭長汀交界之路潭地方，俘獲匪首曹秋白，及項英妻張亮，梁伯台妻周月林三人，張周解職處，曹偽名林麒麟，解長汀，由俘匪指認，嗣張亮在龍巖供出，同獲之林麒麟，確係曹秋

自，現將山長汀龍巖，按羅秋白於民國九年，以新聞記者，遊俄，拉攏留俄學生，任辦時陳昌浩等，組織旅莫支部，派十三年回國，十五年八月，南昌暴動失敗，陳獨秀下野，羅遂起而代其總書記，十一月提出秋收暴動口號，實行燒殺，戰湖南民衆，死於其下者，不下二十萬人，十八年，羅失職遊莫斯科，十九年，回國，派項英入贛南區，搜取軍事領導權，爲毛澤東所制，後羅亦入匪區，僅任僑中央政府委員，政權已入周恩來之手。

南昌電訊 赤匪巨首羅秋白項英，先後在長汀瑞金被捕，除羅秋白被捕情形，已見前報外，茲據國軍圍困瑞金殘匪，於縣屬萬沙里一帶，其竄至興國屬官田股匪，旋經國軍第四師，及民衆與匪激戰，卒將該匪完全殲滅，巨匪項英，及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謝桂三，僑瑞金縣主席危輝春，及各留贛重要匪首，悉爲我生擒，省民莫不稱快，日內解省，至羅項所以未隨朱毛西竄，而在江西被捕原因，因羅項在赤匪中，地位雖高，均爲失意，當十九年僑黨開中央會時，羅爲提議軍權起見，派項入匪區任僑中央軍委會主席，二十年春，項到瑞金，毛澤東設法敷衍，請項專任後方軍事，全權仍操毛手，項之能力，本極薄弱，雖任主席，一籌莫展，後羅入匪區，亦不能如毛何，故與項在匪區中，均爲失意派，去年中央軍五之圍剿，大破驛前後，匪方主戰主守，大起爭端，史丹林派，主與中央軍拚命，一戰後，率領殘部竄川，軍人派則反對決戰之後，再竄，羅秋白項英等失意派，則根本反對竄走，主張死守贛南匪區，堅固保守，敗則分散游擊，如此爭執，相持十餘日，最後軍人派，以權力關係，取得最終勝利，遂於十月西竄，羅秋白項英，則令留守瑞金，指揮散匪，項英指揮之一股，初尚有萬餘，漸次被剿匪軍撲滅，羅項無地容身，猶不棄其老巢，卒爲我擒獲矣。

上海十一日電 僑國軍區司令龍騰雲，政委萬希誠，被擊斃後，僑中委羅秋白及項英之妻張亮，梁伯台之妻周月林，亦就擒，羅更名林麒麟，押解長汀，由俘匪指認，張周在龍巖亦供林即羅，將由汀解閩，憲兵區何叔衡擊斃，鄧指揮逃，閩西匪首，至此一網打盡。

福州十一日電 共匪羅秋白等在長汀縣屬橫嶺水口，被我軍俘獲，九日解龍巖，第二區警備司令部，共匪葉凱，現一被水警第一大隊在魁奇拘獲。

羅秋白伏法詳記 據長汀通訊，赤匪僑中委兼教育部長羅秋白，自經三十六師俘獲後，押解長汀，該師師部，爲時已屆月餘，待遇頗優，爲關特別囚室居之，羅嗜煙酒，每日可吸一瓶，捲煙亦時不離手，記者曾往訪三次，見其

態度從容

幽伏案寫文章，或四圍章，所寫小冊一本，頗爲多餘的話，語頗多幽憤語，好作詩詞，有懷內感懷自嘲等語，內集唐人句，所刊圖章，不下六十餘顆，字跡古雅，眉面目清秀，身體瘦弱，頭部神經系頗多發達，獄中穿青衣褲，雖若商人裝束，但談吐間，尙能不失書生面目；記者曾與之作下列之談話，問瞿先生此次被俘，有何感想，答，余生平奔走革命甚忙，祇思作一度小休息，今得入獄，此乃意料中事，問此次赤匪失敗，以瞿先生觀察，竟敗在何點，答，此次失敗，純係國軍採行二分軍事，七分政治政策之成功，其他修補鐵路，物質封鎖等，無一不限赤匪於困難，問瞿先生之夫人，楊之華女士，現在何處，有無通訊，答，余自去年二月間，由滬入閩，楊即偕偕行，後因病不果，今年上海方面，環境惡劣，祇將組織，破獲無餘，恐伊亦作階下囚矣，問瞿先生此後個人方面，有無改變，答，余生平文人，性好文學，此後亦必願多翻譯文學書籍，問瞿先生對僑共產主義，有何感想，瞿笑而不答，取酒自飲，記者知其不願有所表示，始與辭而出，六月十五日，瞿至新生活俱樂部閱報，衛士招待其側，復見記者，領首爲禮，且笑容可掬，隨即問報章甚忙，記者未與談話，十七日，奉中央電令，將瞿秋白地槍決，翌日十八日晨八時許，特務連連長廖祥光，親至獄中，促瞿至中山公園，瞿欣然隨之，照像畢，廖連長示以命令，瞿頭作豪語，死是人生最大的休息，廖連長詢以有無言語留下，瞿答，余尚有詩一首未錄出，當即返囚室取筆，書詩一首並序如下。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晚，夢行山徑中，夕陽明滅，寒流幽咽，置身仙境，翌日，讀唐人詩，忽見夕陽明滅，亂山中句，因集句偶成一首。

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同，已忍僞傳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

方要錄出，而畢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眼底烟雲過盡時，正我逍遙處，此非詞識，乃獄中言志耳，秋白絕筆，書畢，復步行中山公園，在園中涼亭內，飲白干酒一斤，談笑自如，並唱俄文國歌，及紅軍歌各一闕，聲音顫抖，幾不可辨，歌畢，始步行赴刑場，手持捲烟，態度已非，及至刑場，盤坐草地上，點頭微笑，俄頃靜靜一聲，飲彈而殞矣，其時觀者塞庭，羣情稱快。

殘錄罪狀如下，瞿秋白，年三十八歲，江蘇常州人，爲宣佈罪狀事，查匪口瞿秋白，自民國十年，在俄國莫斯科加入共產黨後，即爲該黨工作，民十二被派回國，加入本黨，深審陰謀，希圖匪化全國，甘作第三國際之走狗，民十六，我國國民革命軍，底定武漢之後，該匪之謀陰，益形暴露，本黨領袖，始毅然之手段，宣言反共，是時

，該匪主時匪黨政治最高領袖機關之僑中央政治局，因見陰謀不遂，乃自導自演主戰，主戰以上等之行動，事敗政權，因此搜捕湖粵皖等省之無知良民，在其驅逐威脅之下，無辜受戮者，以十萬計，而各省遭受共匪燒殺之慘劫，亦於此起，民十七年，該匪重赴俄國，充中國共產黨代表，民十九年回國，仍充僑中央委員，在滬潛匿，辦理對俄接濟事宜，去年二月，又潛入瑞金，充匪黨教育人民委員，企圖匪化贛閩兩省之兒童，以爲其根據地，去年十月，匪軍大舉西竄，該匪留駐瑞金鄉間，組織僑中央辦事處，指揮贛閩兩省之殘匪，繼續擴張，今年二月二十五日，因我軍搜剿，知不可爲，欲過滬甯動，三月二十日，於水口附近，被我軍阻攔，旬餘日林德祥，企圖混，以易開釋，次經嚴訊，始供不諱，總之，自民十六年以後，各地共匪之行動，無不由其策導，其策導之機關，即該匪所著之生命財產，直接間接受匪之教唆與殺者，不可以數計，其大要已極，匪不吝其計，尤以該匪之陰謀罪，致使我政府不能不先事安內，爲民除害，因此爲……更爲國家民族罪人，實受其肉，喪其皮，不足以充其罪，所幸該匪等之殘暴伎倆，已爲國人所共見，世人而不吝，是以數年以來，我軍民之努力奮鬥，大都已告殲滅，尤以該匪被擒，共匪失其領導，殘孽自易肅清，茲經本部呈軍事委員會呈請，請示，奉各午電開，覆秋白，在閩槍決，照例呈驗，等因奉此，除驗明該匪正身，解赴刑場，執行槍決，照例呈報外，合行布告，俾衆週知，此佈。

浙閩皖邊之匪蹤

杭州通訊 浙東金甌處三屬與皖贛閩邊交界各縣，近月以來，因閩北匪匪，聚勢猖獗，流竄，均受蹂躪，聚斂兩股，所謂匪衆，爲第一二三四支隊，爲共匪浙贛閩三省之僑府所轄，自經浙省保安隊，協同民團，及各縣基幹隊，分頭截堵後，化整爲零，散據各地村落，浙江省府主席黃鈞維，因此發覺匪蹤，派兵剿辦，而後邊宜，以資防剿，一週以來，經將卒用命，協同剿辦，節節勝利，其竄匿於昌北鄉，井下諸徐王均元等，均被大四坑大岩村觀音堂一帶，殘餘之匪，已逃過門陣，張村，龍海南部北界鎮松陽兩鄉自岩村一帶，殘匪已逃往遂昌主村口關塘村，兩股有會合之勢，浙軍駐饒頭砲部隊，遂以逸待勞，向匪分頭猛擊，匪乃狼狽向龍泉北區麻鴉窠用浙境，匪往閩北浦城境，仙陽青陽山等處，現第一二兩支隊，會合移竄上田村東之大山中，正由浙軍保安隊中調洋追擊，匪將全部入閩，但閩匪稍平，而贛邊之匪，又在玉山大鎮一帶發現，爲數約二百衆，正由駐玉山之四十三旅進剿，皖南婺源一帶，亦發現匪千餘人，自稱化整爲零，僑府自皖境向浙開化之州里開楊梅嶺進犯，已竄至該嶺，包圍林山何家等地，共匪自備金銀果鹽，方志敏匪被擒後，處在浙贛皖三省邊境，另覓根據地，故近來股匪一變殺人放火慣技，專事粘貼標語，誘惑民衆，初擬竄至金華，浙省軍事當局，已據報，予以截斷，匪計不得逞，已竄回贛境。(附編丁完)

共匪西竄記

附編戊 徐匪彥剛竄亡記

本編根據湖南省保安處官科長周良日記，摘其關於徐匪彥剛者自二十三年三月五日，至同年八月十五日，徐匪消滅為止。

三月五日，徐匪一股，約三千，入倍之，由通城竄南江，鄧南驛旅守梅仙，六日竄塘湖高楓嶺石鋪天岳關一帶，經謝師兵力阻，與之相持，七日復攻中洞嶺堡，未逞，乃經芭蕉嶺向恩溪移竄，八日徐匪徘徊於長壽嘉陵間，九日經九嶺分水均南竄桃坪，十日莊團長文樞，派蔡登山東門市向桃坪擊之，徐匪大部似竄黃金洞，十二日徐匪攻平瀏交界之鹿均，及分水均嶺堡，十三日黃團排進瀏陽，十四日匪仍分分水均嶺堡，擊退，十五日匪全部出黃金洞奔東門市，十六日匪一部竄金鐘橋，成主任鐵俠擊之，十七日匪向歐家橋大團山分竄，十八日匪南犯張坊，一部仍竄黃金洞，武昌行營派謝彬師，及李定五旅阻剿，匪已化去，十九日張坊已無匪蹤，譚司令道源電，徐匪大部，在陳家坊彭家坊一帶，進出於上洪朱家山，已令岳師管團朱團，集銅鼓，羅師旅，集慈化桐木，危團集上栗市，朱師康團，進駐萍鄉，向匪圍剿，二十日匪仍圍攻上洪洞嶺堡，二十一日匪主力已竄費孝，二十二日匪攻張坊不逞，分竄萬載之小源，一仍竄上洪，一竄銅鼓大團山，二十三日徐匪經慈化潭埠之間，向萍鄉先頭已到在觀前，二十四日匪抵九七山口之線，廿五日徐匪經萍鄉東移團山，竄抵上坦，顧祝同主任令謝彬師，由鄂南移萬載，李宗傑旅由九江到南昌，汽車運輸至萬載，王懋德師，由泰和向支輻進，二十六日徐匪竄過湘贛公路，已由在觀前趨京竹根，忽又折回高岡埠，二十七日匪大部經新店，竄武功山，李宗傑旅我宜春，羅師一部達大有里，二十八日匪由大龍經橋頭新村，向上坦分竄，二十九日匪一股，向七里店高岡埠，主力經黃家源安亭里達大龍嶺長木嶺山田里一帶，三十日徐匪經黃沙嶺大壩嶺回竄赤山橋，三十一日徐匪全部，竄至桐木文家市中間之梨樹均，架設哨棚，構築工事。

四月一日 徐匪犯文家市一部持牌械，三日匪竄永和市與守兵激戰，成鐵俠部擊潰，一股竄觀音堂，一由原道回竄。

，四日匪竄山經門市，退茶亭均，五日攻東門市不逞，竄起碼均由山，經城軍圍剿，又潰退分水坳，六日委員長電飭第某某軍界平瀾陽鎮鎮鎮，七日匪竄平瀾邊境之營地，及水坳中間之大楓溪，並將起馬均大楓溪，十日謝彬陽調陽協剿，徐匪在黃平坑被擊潰後，山分水坳大古溪及崇德，十一日委員長電謝彬陽赴剿，另派夏楚中師，由贛南經支福開宜泰，十二日徐匪大部竄銅鼓西北之樂家垠，梓茶坪石橋一帶（官註詳日寶報境此謂無情報，故無記載）二十日，指揮師電話，徐匪全股回竄黃金洞，二十三日委員長電飭分區負責，堵剿徐匪，規定辛樓司東門市要田橋之線，歸湘省軍區指揮負責，當指定羅樹甲司令，鄧南屏旅，成鐵俠主任三部負責，是日匪約千人，突犯長壽橋以東十五里之沙鋪，與我鄉旅之第八連游擊遭遇，連長陣亡，委員長發電，在陶匪情勢，偽四十八區，文日（即本月十二）經三十七旅，在金塘桃花尖土平山一帶，迎擊潰後，竄往崇陽東南之金家坳，隨後情形如何，盼復，何鎮長此間未得情報，二十四日犯長壽，一股竄木瓜，另一股竄黃金洞，向長壽進犯，已達國灣，黃新團向長壽圍剿，二十五日徐匪營竄虹橋一帶，偽四十七區竄桃坪，成鐵俠率黃周兩團，（各缺一營）及機槍連即刻由長壽向虹橋進剿，戰至中刻，卒以大雨霧迷，地形限制，陣傷團長周焜源，陣亡周團附，及黃吳陳三營長，二十六日成率部開長壽整頓，計徐匪有四團，偽四六、四七、三團，進犯，其四八團尚在崇陽城間，胡司令達，派兵一營，以汽車運平江協同，二十八日徐匪向平江城進竄，先頭到三墩，二十九日徐匪由三墩進援平城，李宗鑑旅到瀏陽，夏楚中師率顧主任圍剿計劃來湘，三十日湘當局電顧，謂匪情更變，請改計劃。

五月一日 羅樹甲轉曹遠團長呈報，派兵兩連，及楊國棟排，協同周團於虹橋設役，損失僅十餘人，匪本由虹橋長壽桃花洞分竄南江梅仙，二日匪經平北轉竄平西，午抵版江，三日徐匪分竄圍攻傅梓源區山鋪中洞嶺，四日派胡司令達，於本日午後專車赴湘，與顧主任商改計劃，徐匪逼近平江城，一小股竄瀏平間洛洞，六日匪大部進攻黃岸市，調堡，一股攻破塘均嶺後，竄上源，李鎮鈞全部開豐陵待命，七日令莊區集中瀏城待命，其瀏陽地區指揮任務，交成主任接替，徐匪竄離南江，向版江竄去，李旅到瀏陽之兩營，開長沙轉汨羅，莊旅派隊剿上洞徐匪之一部，八日徐匪竄黃岸市，並分股擾小港沙坪，李鎮鈞旅開平江，九日匪攻岸破黃岸市嶺後，一股竄南沖，二股竄石嘴頭黃田，向黃口進竄，令李鎮鈞旅開汨羅，十日徐匪中隊回徐家棚，匪攻忠坊，先頭抵羅嶺，一股圍攻詹家橋，並陷南沖嶺，李鎮鈞旅及莊旅李湘琳團副團長，帶團之五營，集中汨羅，歸樹甲司令指揮，進剿忠坊，股，竄到方家祠，十二日黃岸

南冲各有匪數百，大股則竄竄橫沙塘雁嶺大藥姑山十字均北港等處，破城，顧主任增調孔令恂師，歸英崙甫指揮，肅剿徐匪，委員長准何總司令健之請，饒中軍隊歸羅樹甲指揮，並派海軍第二艦隊曾司令，派艦至岳陽遊弋，十三日偶與赴汨羅訓話，顧祝同電徐匪升閩匪閩閩為偽師長，自任軍區司令員，全部槍約二千餘，機槍十六挺，自來槍八九十，自動步槍二十八枝（上項機槍孔荷龍報告）十四日匪回竄南江橋，竄建縣團開株州待命，十五日徐匪四六、四八兩團，在黃岸市版江（四四五、四七兩團，在南江江口，有傷匪甚多，餘在通城受傷者，陳司令繼承電告，羊樓洞麥市沙坪之線，工事鞏固，十六日徐匪竄花嶺張師山李國鈞部，及莊李兩團，到黃沙，十七日徐匪埋伏仇家洞，老虎港黃石洞仙人洞，偽司令部在南江橋，十八日羅司令樹甲，連駐黃岸市，李族等經月田甘溪坊，向小木嶺南江進剿，莊李兩團，經連田花嶺尖向張師山馬鞍山南江進剿，劉愛山團清剿散匪，十九日匪向老虎洞相鄰山竄走，南江之匪，經玻璃坊至北港，偽西六團繳去義勇隊槍，二十日李族到南江與匪先頭接觸，匪向紅橋竄去，二十一日徐匪大股，向通城之三埠橋馬港竄去，小股竄湖佩，顧主任令樊崧甫孔令恂洪各師，兼程交進，候到萬載附近，即令夏楚中師，及李宗鑑旅，從事進剿，匪一股襲趙李橋後，進攻羊樓司，鐵道被損，二十三日吳光仁師通報，徐匪犯趙李橋後，竄潘圻之大小茶坑，饒中軍報告，犯羊趙之匪，槍千餘，隊號不明，經擊退後，竄十字均八斗山一帶，二十三日，李族報告，犯羊趙之匪係偽十六師兩團，擊潰紛向大港逃竄，一股犯新店，由新鋪子退入大港，徐匪亦匪大港十字均馬頭等山中，一股在北港四甲鋪等處游擊，并召集民衆開擴大匪區組織，二十四日徐匪主力向八斗山及臨澧交界之澧頭市，委員長派陳繼承為湘鄂邊區總指揮，凡第二八、二七、四三、九七、九八、五九、七七、一八、三三、一〇五、一一七等師，及獨立三五、三七等旅，暫編三旅，第一九師之鄧旅，羅樹甲，成鐵俠，危宿鍾等部，及贛鄂兩省第四第五兩師總區司令，與境內駐軍，統歸陳繼承指揮，偽師長閻國瑞李定五旅在羊樓洞游擊，張經國旅一挺，步槍十數枝，二十五日徐匪大部，仍在馬頭十字均大小茶坑等處，廿六日徐匪由馬頭經九嶺衝，向南江竄犯，在通城附近，與防軍接觸，激戰甚烈，廿七日陳繼承由蒲電徐匪主力，由馬頭桃花洞經水口鋪南竄，其先頭午刻到何婆橋西四十里之馬港附近，當飭鄧旅協同李族之一團，於平江至三眼橋以西，夏師於龍門廣義義獻忠之線，沿沿羅江截堵，羅樹甲所部直趨南江三墩堵截，二十八日匪竄上橫市，另一股竄天岳關，二十九日以羅部担任黃沙街經梗口桃林市桃樹均至羊樓司之線，守備並築鐵線網，並築兩重鐵七九師段族李團，儉可至株州，暨本楓林世可至澧太和舖師部，及直屬隊與李族改旅，隔一日行控，軍可到澧陽，鄂

九七師孔令梅，第四二四師鄒洪跟進到，遂後，即於平江瀏陽長壽構成環線，匪山上搭市向上雲溪天岳關各方竄去，至十日有匪在龍土坳白龍大塢等處出沒，脅迫民衆加入，并擄人勒贖。

六月一日，徐匪仍在白土長嶺一帶盤踞，二日徐匪經長嶺抵中坪璦佩，三日夏匪展開花橋杉橋市相公市洞底溝謝家嶺溪鋪太和鋪之線，九七師開平江花橋之線，對東溝橋築工事，四三師展開平江長樂之線，對北溝築工事，及封鎖線，第一步安定無匪區域，第二步縮小匪區活動，第三步入匪區剿匪，五日匪竄大團山，攻田心驛堡，并踞黃龍山毛源虹橋一帶，七日委員長改委樊崧甫以湘鄂贛邊區剿匪總指揮官，樊電謝家嶺楓林洞到匪却給養，大四洞吳家嶺王家嶺一帶，到匪一股，約五六百，羅樹申飭李國鈞旅移駐楊林街公田之線，距黃岸市二十五里，匪一股竄黃金洞，陳繼承電請湘何指定部隊，以便調遣，當復電除平瀏岳陽守備部隊，均歸節制外，羅部四團，暫時歸指揮，特殊情況，仍須隨時調用，八日徐匪竄虹橋，僞省區區中坪，夏楚中報告，匪利用黃龍山爲巢穴，九日匪西竄南江，十日徐匪竄抵大洲下橋頭談家坊，十一日竄抵長樂之匪，一股在談家坊劫掠食物。陳派鐵甲車赴湘羅，並電樊指揮九七、四三、兩師，出洛口向長樂進剿，張主任學員增加十八軍入鄂剿匪，歸陳繼承節制，以一師集中武昌，餘均在羊樓司集中，十二日匪在長樂一帶嶺川藍家洞洪源洞，均有匪蹤，孔師抵洛口，十三日匪在通平江小道之藉子河，劫長樂財物，匪向洪源洞竄，孔師進至長樂，十四日徐匪主力回竄談家坊，匪在嶺川綁票，十六日徐匪經汪坪竄入湯又竄談家坊謝家坊家薛家坪向萬家洞竄去，十七日徐匪又由萬家洞回竄汪坪，本日又竄南江，十八日主力匪部出關王橋，竄回版口大洲汪竄附野，一股竄抵莊璦佩三塘，陳令李泉鑑旅定榮家灣黃沙橋湘羅間築壩，十九日鄒師電，匪派槍兵四百名，押運掠去糧食至南江，僞獨立營今早由三塘竄萬源，蒸家洞，大股竄南江，十八軍至調，另派湯恩伯縱隊集中趙李橋，廿日匪犯七里山礮堡，二十一日匪竄南江東南六七里灶裏，鄒師電告，僞十六師大股千餘，踞五角山附近之尖山水泥洞等處，四方令官兵將米豆炒熟碾碎，準備供兩期之糧食，二十二日匪出南江水嶺之間，向花貌間移動，一股仍在白家坳竄黑漆門之匪，仍在老虎洞，陳令湯指揮第四師之一旅，開通城麥市之線，二十四日徐匪由大坳樊石等處竄集中坪，僞省縣蘇仍在璦佩，樊崧甫電告，僞十六師原由四六四七四八三團，於三月間改爲游擊隊，戰鬥力較強，每團三營，營四連，連約八十八人，槍七十枝，自動步槍手槍各一，由南江竄縣阜山黃龍山，天岳關大坳一帶，僞師部踞縣阜山，僞赤色警衛團區長百餘竄五角山璦佩，二十五日匪由縣阜山竄恩溪，委員長電限七月中旬，肅清徐產兩股匪，逾期以縱匪殃民論罪，陳

國軍令第四師担任羊樓司至通城北石咀尖（含）之線，第一一七師担任石咀尖經連城至白沙嶺線守備，餘部策應朱溪廠間守備，三旅担任羊樓司（不含）至廣家橋（不含）一線守備，以上歸湯恩伯指揮，二十六日陳雷徐匪大部，約三千餘人，槍二千餘枝，馬十七匹，滾山由大坳不樂寨阜山等處，經南江窺集中坪，征集糧材三百餘具，押途不明，并在該地構築工事，無電報匪東南作戰，分區司令黃金洞附近壯丁，預備接應烏銃，七天糧米待命，二十七日匪主力竄橫橋附近，電線破壞，二十八日徐匪圍南江，被水阻，由恩溪橫江折竄中洞，以一部攻橫，掩護搶倉，匪又竄博梓源，投誠匪供，徐匪竄橫江一帶，中洞過汨水，往黃金洞，再往湘贛邊境，竄湘西與贛賀股匪會合，因水漲不能通過，二十九日變電徐匪大部，仍據桃花洞恩溪一帶，向獻謹三眼橋警戒，吳師雷徐匪一股，竄至界上通城十二里南政程橫，三十日匪主力由灶臺，經南江向上塔市竄走，偽省蘇區委率殘匪，槍約三百餘，在梅仙掠食，又徐匪剛股匪，竄中坪又竄三眼橋。

七月一日，徐匪主力由白家坳南江，西北竄相嶺山後，又竄石潭碑三埠橋，與彭營接觸，偽蘇區竄至恩溪，二日徐匪派兵送豬五隻，米三十担至中坪，偽省蘇區派中坪，三日徐匪一股由白家竄灶裏，搭棚工作，偽省蘇區派中坪三墩，四日徐匪知圍剿之勢已成，全股竄集灶裏，構築工事，準備抗拒并已成土壩四座，中坪至灶裏，警戒極嚴，九日徐匪經中坪竄虹橋長慶洞口，主力在長慶，偽四八團踞琉璃之田家山九樹洞一帶，趕搭棺木，并已抬送四十餘具至暖水，田途不明，十三日匪攻寨阜山調線，陳繼承雷徐匪率四六四七四八等團，及軍區獨立旅，灰日進犯我岳林師之坡坪嶺，沙富得派長田街福線，在渣滓朱溪廠之間，計自午前八時起，午後五時止，先後猛衝數十次，經岳師朱旅守禦部隊，及王仲廉之一部，應援，猛力堵拒，斃匪三百餘，獲槍五枝，朱旅亦傷亡官兵三十餘名，除飭湯縱隊留部接應各市嶺外，第四師主力應與樊部向東南覓匪圍剿，十五日孔師由白家坳上塔市尋匪追擊，十六日徐匪自經第四師馬旅激戰一晝夜，八十九師之李旅增援，始擊斃匪五六百，寨日由夢市通城縣線，突破一點，匪竄踞天岳關寨山九嶺間地區，樊夏孔三師，分頭追剿，十七日匪竄至中舖，十八日徐匪經鄉孔樊夏各師，於剛銑兩日，偽粵會剿，其主力奔竄寨阜山，徐實徐匪親率兵力，猛撲虹橋長慶，經樊師黃旅守禦部隊，奮擊不退，轉向毛園，重圍東竄樊師李旅附本團，先期趕到，予以痛擊，匪受創過重，遂向西退，計黃旅斃匪百餘，獲槍六十枝，國軍傷亡十餘名，十九日投誠匪供，徐匪潛匿，國軍圍剿，必須突破橫線，尋國軍戰鬥力薄弱者補充，故分四路突圍，到清水溝集合，（一）四七團及特務營為一路，經八斗嶺

突圍，(2)四八團及偵察連師部爲一路，由通城南方突圍，(3)獨立營及軍務處(僞機關在內)爲一路，由通城南突圍，(4)四八團由通城十五里突圍，但只突過一二營及第三營之機槍，十六日下午四時，到清水塘，二十日樊電徐匪親率僞四七團，及保衛營，人槍千餘攻長慶，被守備部隊擊潰後，竄距丹方附近，廿一日俘匪供稱，徐匪留小股，親率四七團及僞政治保衛局，及保衛營等，猛竄虹橋長慶未逞，仍向幕阜山回竄，二十二日鄧旅報徐匪突過長慶綏線時，七十九師葉團，跟追，匪抵丹方，準備由大小嶺突竄，因工事堅強，徐乃由桐坪過河，轉周團夜由恩溪經三眼橋增援，匪遂竄橫江，徐匪率四六四八兩團，竄出綏線，竄丹方一股，係僞參謀長郭子明率僞司令部，及四七團，保衛營，由橫江竄羅家洞，二十三日陳電徐匪人槍二千餘，竄越封鎖線，連日分頭擾白沙橋橫石潭等處，已令湯恩伯爲追剿指揮官，統率第四，第八九各師，及獨立三七三五各旅，爲追剿縱隊，二十四日周峨源團跟進，追僞四七團及保衛營於廣洞附近，戰數小時，斃匪甚衆，獲槍數十枝，除電劉旅之李京元營，率兵多連，腰擊股匪，以衆克懸殊，傷亡過半，李營長王連長及排長，兵多陣亡，樊電僞省蘇區教育部長張懷一投誠供，徐匪政弱不進，變更策略，利用夜間偷渡，劃渡麥市，僞四七團及獨立團因天未明，被守備部隊發覺，未得竄過，由僞軍區參謀長郭子明率領，經天岳關幕阜山回竄，徐匪則由繞道修銅萬載一帶逃竄，二十五日徐匪突圍後，向崇陽通山邊境竄去，湯恩伯奉令追剿，夏楚中師附八十九師之一旅，任武陵修水馬坳線之守備隊，二十七日匪自廣洞竄後，一股竄三坪洞，一股竄平春山界，周團追剿，粉向平洞南竄通山，徐匪大股有回竄平北之勢，三十日僞四七團竄至郭家冲，三十一日僞四七團人千餘，槍六七百枝，竄劉東竄蕪洞大光洞之間。

八月五日，莊團電報，竄剿之匪，仍在南境洞，丑由我周泰各團進剿，將漢槎電，主力匪部，人槍千餘，陷日回竄蕪夏南之沙洲，李宗鑑旅，世午與該匪接觸，激戰一晝夜，斃匪五百餘，殘匪向西南潰竄，十五日陳總指揮繼承元電，徐匪逃竄股，自七月寒日在通城突圍東竄後，原竄崇陽通城武陵及陽新六邊境，經本部督飭湯恩伯指揮官恩伯，統率所部之第四第八十九兩師，及九十八，獨立三十七，三十五各旅，分途追堵，在高湖朱小九官沙洲等處，被劉劉增緒率宗鑑兩部，迭予重創，本月多日東竄龍港附近，劉劉多泰師團頭截堵，被迫北竄，又經湯恩伯阻堵擊，分頭突竄於柏高橋一帶，魚目經我湯師馮師及李追剿隊各部，迫至陽大湖沿地區後，經我王仲廉師，周馮興賢師，及李追剿隊各部，齊頭並進，分途合圍，於真文兩日，在筠山大王店太子廟一帶，將該匪完全殲滅，計先後共獲長短槍千餘枝，輕重

獲槍三十餘挺，匪約三千餘人，現正分飭各部搜剿殘匪。

九月 武昌行營，據李旅長宗鑑真電稱，我軍於本日午前八時，進至朱家祠，與偽十六師四七團直屬隊遭遇，該匪據山頑強抗拒，經我痛剿，匪衆潰散，是役斃匪無算，奪獲槍械甚多，據俘匪供稱，徐匪彥剛於傍晚率偽四六團渡江，被我駐軍擊潰，斃匪多名，徐匪生死不明，偽軍由偽副師長魏平率領回竄，匪部因徐匪失蹤，極感恐慌，勢將瓦解。

南昌十五日電，徐匪彥剛，盤踞永修靖安間之雲居山，經九十八師夏楚中痛剿，復逃至牽牛嶺張子嶺，恃險頑抗，圖最後爭扎，夏師進剿努力，自八月二十七日起，至九月十一日，始將徐匪殘部，完全消滅，徐匪彥剛，負重傷，生死不明，徐之妻亦被擊斃，偽十六師四十六團長錢林，亦被生擒，十四日押解南昌。

徐匪彥剛，年三十三歲，四川人，中等身材，臉黃白色，留小鬍，牙齒不整齊，（附編戊卷）

共同西竄記

附編己 余匪澤洪消滅記

編者根據川南電訊情報記載，該股原爲王共王逸濤，響應朱毛西竄而成立之偽部，嗣後王逸濤投誠，其殘部即由余澤洪，繼而率領，擾川南六屬，自二十四年九月起，至十二月即告消滅，川滇黔不留此赤禍根苗者，於該股之消滅亦有極大關係焉，爰記之以殿本書之末。

九月

成都七日專電 川南匪首余澤鴻，率領王逸濤殘部，竄擾川滇交界之大山中，劉湘已令駐軍不分畛域，跟蹤追剿，聞龍雲亦派安旅協同圍剿，以期早日肅清。

又電，低川滇黔游擊司令王逸濤，受行營招撫投誠，已偕其胞弟王元希到理波縣，住七區專員署，委員長准其反共自新。

重慶九日專電 余匪澤洪殘部，曾竄四川南邊境，經我駐軍迎頭痛剿，匪勢不支，潰退洛木柔，及滇屬高山，現駐軍已會同保安隊及滇軍安旅，將該匪包圍，短期內，即可撲滅，川剿匪各部隊，八月份經費，已由總部悉數發出云。

重慶十九日專電 剿匪總司令部行營，頃電各部，銜略，頃奉委座電，據四川行政專員樊剛電稱，查擾亂川南之匪黨巨魁，僞川滇黔三省游擊司令王逸濤，確已自新，現滇黔邊區共匪，由王部僞政治主任余澤洪統率指揮，戰鬥力已失，剿匪軍必往急下肅清，當在指顧間耳，擬請准將王逸濤通緝案撤銷，各軍政機關各部隊以後文告電訊及披覽，關於川南殘匪，應一致改稱余匪澤洪部，勿再稱王部等情，除電復王逸濤通緝案，准於撤銷外，並請飭有關機關，遵照等因，除電復外，特電遵照劉湘處施行。

成都二十六日專電 近接峨邊僞川滇黔邊區游擊司令王逸濤，由該縣來省，晉謁軍政長官，二十五日晚抵蓉，

二十六日下午，購買國光，定二十七日歸劉湘，王身軀魁梧，年約三十許，係川南口音，王除詳述其反正經過外，並謂赤匪已至末路，因係六金會以後，僅足糊口之所謂富農，亦須殲殺，是以離開軍隊，自掘墳墓，根本消滅，乃屬捷聞事耳，又謂其舊屬偽軍，現由余匪澤鴻率領，受國軍痛剿，已分股潰竄，再跟蹤追擊，殲滅可以立待。

附王鴻澤略歷

王原名嶽生，敘永人，家中每年可收租谷二百餘担，嗣後受中教育時受環境支配，加入共產黨，民國十八年，曾參加瀘縣特委工作，旋赴重慶參加川東特委工作，及梁開等縣游擊戰爭失敗後，始出川與偽組織發生關係，又參加匪中工作，奔馳於湘鄂贛三省，後潛行四川，轉回敘永家中，一方面復興偽瀘縣中心縣委，時通音訊，嗣後宋毛被中央剿匪軍，五次圍剿，計不得還，逃竄至黔境，渡烏江，走遵義時，王始以三支半槍，三支步槍，另由某匪湊槍一隻，共大小槍七隻，率農民十餘人，組織游擊，擾亂官軍後方，或退匿大山之間，乘隙而動，繼至宋毛竄擾邊境，王即與之竄通，宋毛因特派偽政治主任余澤洪，率領人槍四百，與之合股，並任王為川滇黔三省邊區游擊司令，惟王在匪軍中，僅負虛名，除指揮軍事外，別無絲毫權利，照匪軍例，每偽高級領袖，必須派特務員數人，編名保護領袖，實則負監視工作，王以既不能取得偽方信任，又得官方招撫，頗欲脫身他去，王在匪軍中，與余澤洪二人，皆負重要職責，各有馬一匹，王馬忽告失蹤，王急於脫離匪黨，即借找馬為名，將特務員四地分遣，乃藉此機會，通知其弟，相率出走，中途忽遇找尋失馬之特務員，王情急智生，立問其獲否，曰無電棒，當令速歸住處皮箱內取用，特務員匆匆而去，乃得逃出匪窟，其弟名元希，亦川南共黨之特委。

成都二十八日專電 余匪澤鴻總部，竄至納谿縣屬之馬場，經我軍收復，現竄五通橋圖竄黔邊深山藏匿。十月

與文二日通訊 余匪澤鴻總部擾亂各鄉鎮，迄今半載於茲，頻發掠劫，慘不備言，前次洗劫紅蓮後，隨竄黔屬博山橋錦山岳家場，經拖船灣，竄東壩井口壩，直向大州縣竄去，因受川軍綠旅趙團謝營痛擊，潰為數股，現又會合同竄，聞已竄至距城四十里之會龍橋，沿風埡鴨子溝一帶，警戒幸城中有周化成率全隊駐防，貴縣長榮勳力持鎮靜，一面防保安中隊，嚴密防守，親身上城，監視余匪，並派計未遠，現連匪周旅之關隘，已於二日午後一時，由長寧到達此間，隨即馳赴天星橋協剿余匪，同時滇軍萬團今晨已由大關出發，余見勢不佳，一部又向江安長寧交界

境之安寧橋潰去。

成都四日專電 余匪澤洪，自竄入黔境被擊後，又回竄敘永邊屬，據反正僞匪首王逸濤談，余匪自徐策陣亡，領導乏人，故目前避實就虛，竊以騙取匪衆，政治上之信任，我軍指揮統一，紀律森嚴，當不難撲滅。

江安九日專電 余匪澤洪在古宋屬大山中，爲滇軍安旅所部，迎頭痛擊，損失極大，該匪糧彈兩缺，匪部極感恐慌，而滇黔兩境，駐軍甚厚，皆被境封鎖，川軍又四處窮追，昨有匪兵一名，向軍官投誠，繳槍一枝，只有子彈一枚。

瀘縣十三日專電 余匪澤洪，竄擾敘納各縣，該匪於八日竄抵興隆場，九日在敘永西貢地方早餐，營踞兩河口一帶，十日即由兩河口到敘永之鴨溪池，現川滇黔各軍，正合圍剿中。

江安十五日通訊 余匪澤洪受川滇黔各軍合擊，已狼狽不堪，現潰至川滇邊境，人數不足五百，刻川軍第二十二軍，五師十三旅，三七、三八兩團，奉令繼續竄捕該匪，現三七團已開到古宋，聞黃鵬即將整隊前往出擊，又滇軍安旅剿匪，亦甚出力，前週在川境三支橋會龍橋，雖遇夜大雨，亦不辭勞苦實行夜間行軍，前往擊匪第五師十三旅連鳳岡部，自調南路剿匪，異常出力，該旅三七團，在敘永屬趕場場邊激戰，會繳得匪槍二十餘支，斃匪數十名。

成都二十二日專電 竄擾興文雲雪峯之余匪澤洪，近因該處山高，氣寒糧食缺乏凍餓餓斃者甚一日，特改變方針，逃竄滇省邊地長官司一帶，目下南路無匪蹤，惟長官司距敘永及興雅各縣，近在咫尺，官軍戒備，異常嚴密。十一月

古蘭七日通訊 余匪澤洪於本月七日午後四時，由蘭屬二郎灘經龍鎮山前竄魚盆，隨行僅有殘匪二百餘人，此間古蘭駐軍會同，及國防隊保安隊，立往追蹤并電各方團隊，四處截堵，定明八日午前圍剿。

敘永九日專電 此間邊防二師司令部，頃得余匪竄至魚盆消息，特於本日派兵一團，前往箭竹坪一帶截堵，相機剿剿，務期一鼓殲滅。

瀘縣十二日專電 余匪澤洪率四百匪兵由古蘭屬又均，十日至蘭南雪關附近，有西貢石獅子分水嶺橋橫，經瀘瀘洲部分進攻，匪部傷亡頗衆，變專員已令各縣，圍剿剿剿。

成縣十六日專電 潰竄古蘭邊境之余匪，經我軍分途痛剿後，僅存殘匪百餘人，急向漢邊逃竄。

錢永十七日專電 共匪余澤洪，在水田寨被川滇軍圍擊潰後，約二百餘人，竄由木廠樑子，經清水河到澤潭廠等地，軍團向前圍剿中，余匪竄到錢馬象鼻子郭家莊等處，江安團隊加緊戒備。

畢節二十日專電 共匪余澤洪率其殘餘四百餘人，竄至畢節龍營場附近，三十里之長黔坪懸崖，土目顧承德堡，黔西畢節兩縣，調團隊圍剿，駐畢節之陳師長光中，派兵一團前往協助，該匪復竄入大定之長集九倉壩一帶。

興文二十三日通訊 余匪澤洪被滇軍痛擊，損失人槍三百餘，殘餘人槍約數百，回竄興文邊境狼狽不堪，本月二十日，在長馬之梅桐場附近，被周司令部下，白區長率隊圍攻激戰四小時，匪不支向興文博望山潰退。

江安二十四日通訊 余匪澤洪，前竄滇邊經中央軍夾擊後，現又率殘匪百餘潰竄興文之陵署寨觀音崖周家溝各地，連日發現小股匪徒，二十日會將興文縣府第一科長綁去，縣以各地匪風大熾，多防吃緊，保安大隊附李品三已率保安兩中隊，在各地抽調壯丁三百餘，到縣屬納山鎮佈防。

江安二十六日專電 頃又率匪隊二百餘人之余匪，已竄距梅花鎮五里之古佛台地方，似有重陷梅花鎮企圖，惟此次李品三已在該處佈防，諒無他慮。

興文二十九日通訊 余匪連日彼軍圍剿，業已紛紛潰散，已無死灰復燃之可能，刻連營長搜剿周家溝殘匪，聞營長在簡陽待命，一面派兵兩連，在大田壩一帶搜索，一面會同彭營，下周化戎部圍剿，並飭江安興錢永各團隊，嚴防要隘，以免漏網。

十二月

長寧四日專電 三日午前，我保安中隊剿獲小梅壩，余匪劫獲興場，保安大隊附麥復甫，立即率隊向該場進剿，匪場後高地抵抗，激戰三時許，匪傷亡十餘人，向貓兒山黑寨子潰去。

江安六日專電 保安大隊副李品山，率團隊與駐軍昨在泥溝溪，與余匪澤洪殘部接觸匪員百餘人，立時被擊散，保安隊追至水口寺之角莊會龍一帶，搜索，底蘊皆耕田場均駐有市兵。

長寧十日專電 余匪澤洪，經周化戎部之第二團隊在梅子坡附近之竹家山，小洪橋附近之沙子坎，迭次擊，將其擊潰，連日在底洞周家溝附近一帶大山搜索，密蹤頗多，該匪三五成羣，已半聯絡，余匪本人，尚率殘餘五六十人，竄至涼風壩，已被軍團包圍。

長甯十四日專電 周化成部之第二中隊，十日據報涼風城之土匪，戰二小時，斃匪十餘名，匪不支，四散潰竄。隨即搜獲，匪隊長熊吉一名，及從匪二名，奪獲手槍步槍各一枝，子彈十二夾。

長甯十六日專電 余匪現被我軍擊散，復據報線上俘匪供稱，匪首余澤洪中等身材方寬下有一紅跡，約一酒杯大，有高級幹部王官劉徐成，係兩腿鼓腿，腰瘦而尖，身材最高，右手被砍斷，現余匪失却戰鬥能力。已化為零，潰竄至永古宋兩地境內。

江安二十二日通訊 川南招撫特派員王德海氏，由瀘因公來此，發表談話如下，

據兄弟派偵緝回報，現匪部因澤洪已死，劉匪幹才又在古宋新場子自殺，匪支隊長黃復山亦因沒辦法而自斃。匪首劉復初亦化裝潛逃，於是匪衆皆失却領導，此時多分散演習邊境，我報稱，今日即須到鼓水從事招撫，又聞澤洪昔年在瀘進川南師時，即與我私交極好，我說離匪部後，曾多番派人赴澤洪處，勸其來歸，共同反正工作，不料澤洪執迷不悔，故有今日，匪股分散而致各逃生路。身受一彈之苦，在澤洪本人，本事極好，若得反共，不啻爲國家民族增一健強份子，此次之死，實失我國一精幹人才，再匪部招撫，事本極易，惟因匪部欲改過自新，既受各縣圍保，從中陷害，一遇匪人投誠，即私吞軍械，將投誠人暗殺，故絕其自新之路，此點本人曾與斐軍以冷專員陳師長明談，商量，不過各專員出不禁止此種陷害，但觀者說，而害者仍舊，此點本人不能不認爲可悲，現行營投一中隊劉副隊長我指揮，將來此一中隊，分佈南路，分別宣傳安撫，餘匪或可感暗來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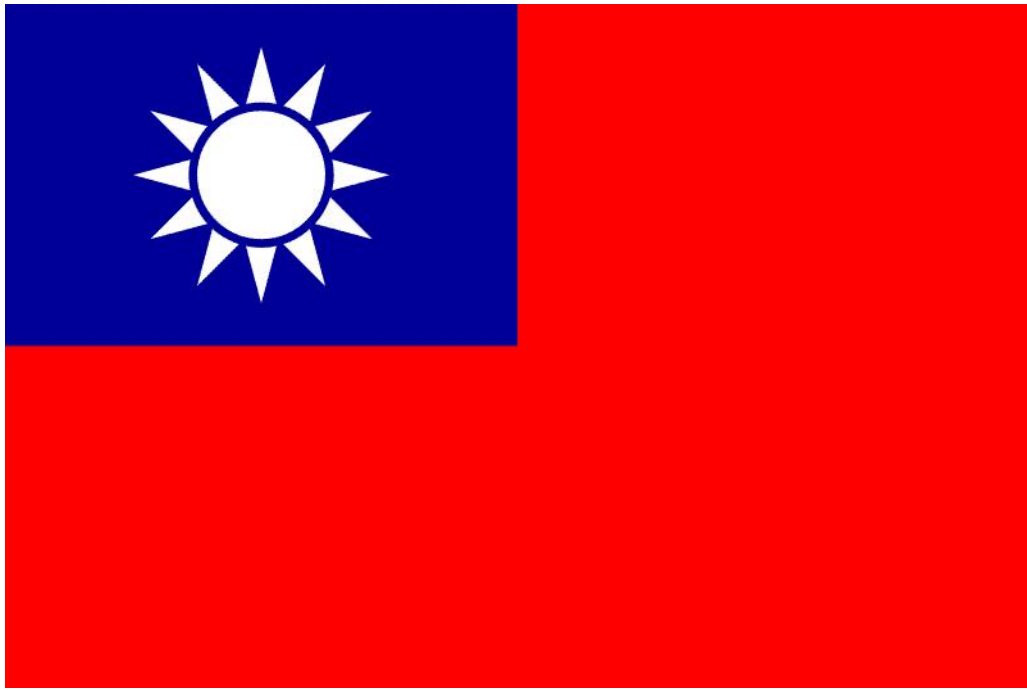
承如說是
少了一個
戰害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八十七輯
沈雲龍主編

共匪西竄記
胡羽高編

上（民國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第一編至第九編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